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四〇册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四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6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四〇册目次

子部・小説家類

刻祝京兆野記序

嗟乎自吾夫子修春秋而馬班二君子叙記書因不整齊國史茲以還官喪其職玉版圖籍散亂而家各有作東京猶可指數降至李唐而後叢談不可殫已豈非以上絕其道而下聘其說哉于涑水考異見之矣　明興高皇垂情述作一時起居所注頗號淂人然禁網操切容有不淂書況二百年來學者惟經

義尚矣間有博雅不羣之徒世顧嗤為鬱滯非通儒而列官太史者見不出目睫以故金匱石室之藏第拾諸司供報漫漶諸錄焉爾王弇州謂皇朝史良不可信而余聞楊升與陸生論史竊笑當代穢陋鄙最孔氏曰禮失而求之野則夫採蓃綴輯不有賴於其人乎故自王迹所起以逮嘉靖之季綜其行事何啻數千而余逮見者百廿餘家獨祝京兆允明野記為能罔羅天下舊聞上紀開國靖難下載保治之際兵權禮樂損益變通既科條之矣而閭里瑣細物象詭怪陳其一二又足以廣異聞是以本朝往蹟史不具列者畧見此編斯亦粲然載著明者哉惜其軌傳褒書未遑揀組辭多不雅馴此又瑕不掩瑜者也然自李鄭黃三人博通當朝典故而所采摭往往取諸信哉其備史官之放失也嗚呼以祝

子之博物洽聞而不能致館職於其時有欲論薦而卒弗果豈非貫穿馳騁文與時違迺考盤在澗如詩所訥歎耶觀此而世變良可太息矣余校閱之暇付之梓人因識其端以俟知者云玉笥山人毛文燁序

野記小叙

勾吳祝　允明　著

允明幼存内外二祖之懐膝長侍婦翁之杖几師門友席崇論樂聞洋洋乎盈耳矣坐志弗勇弗即條述漸故涸仍又益迷落比暇因慨然追憶胸罫獲之輙書大槪細一已漏九矣或衆所通識部具他策無更綴陳焉蓋孔子曰質勝野文則史余於是亡所簡校焉小大稗雜錯然亡必可勸懲爲也大畧意不欲泊於文焉爾辛亥歳八月既望在家筆完

野記一卷

勾吳祝　允明　纂

韓林兒始由潁川逃之武安為穿窬漸肆劫殺有徒既繁乃嘯亂稱小明王劉護軍始就之謂豎子不足謀去適　皇祖皇祖初亦與共事謂劉應便除之乎基云不足為伺他偽僭熄時彼應已先下矣因請建號大明　皇祖從之韓果先殄

陳其不知何許人精識緯候元季見王氣在東南徧遊閩廣江黃間久亡所遇乃北涉淮泗入塗山之境曰得之矣遂止不行假五行命祿求諸陶漁中大姓其令觀其家人數輩悉賤人命也後及一女陳曰公家之貴悉繇此女矣主人曰是乃雙瞽無復問聘者奚以貴爲哉陳曰非若而所知今吾未娶誠能歸之邪主人幸甚就館焉生四男一即滁陽王也亡幾天下大亂王糾旅已衆　皇祖亦歸之王妃以女即孝慈也王分兵授　皇祖往守某地時與王同起有甲乙兩軍王從甲軍飲甲將除王因徙席漸遠王從兵已隔即執之

皇祖聞變馳援王得脫　皇祖被執王速遣
中山王達往貿易　上歸父之兩軍復連和
中山亦全已而　上悉有滁陽之衆王後伏
鴆死
高皇龍潛時漁于川一日獲鯉三十五寘之一
笭箵有陳四者來共語又戲以罩罩聖躬既
而　上持魚還舍啓笭箵已失其五知陳竊
矣往問之陳諱匿　上欲毆之陳笑出以還
上及上即位一日問劉誠意吾享位幾何
年劉曰聖壽亡疆然以數言當三十五又其
間五歲假者　上忽思竊魚事以其數符也
立召陳至將殺之　上問若頗憶與吾周旋
無陳對曰臣何敢忘因述漁事　上曰吾忘
之爲何地陳曰烏龍潭也　上曰吾鄉烏有
此陳曰臣嘗於此罩烏龍故云爾　上見其
對以爲畏懼頗謂稱旨因曰汝欲爲官乎陳
叩頭謝　上曰可爲戶部江西司郎中時錢
後如山積此司陳居三四年竟以墨誅迨後
洪武之紀果符其數
周顛建昌人年十四得顛疾行乞於南昌比長
擧措詭譎人莫能識常趨官府白願有言問
何言曰告太平　皇祖征陳友諒下南昌還
顛謁於東門　上至京師三月顛復謁　上
問來何爲曰告太平　上每出顛必前遮拜
時有所言必以告太平爲首詞　上厭之命
沃以燒酒觀其如何顛飲極多終不醉擬遂
除之顛曰公寧能死我乎水火金挺直亡耳
乃命覆以巨甕積薪煅之火熄啓缶正坐晏
然乃令出既復煅之顛猶故也後益加薪又
蒸之迨啓甕缶底顛若寐微撼其首即醒
然起乃令居蔣山寺僧益狂肆日挑競諸兇
良不堪月餘猶白　上言其異嘗與沙彌爭
飯遂不食已半月　上便命駕幸視之顛無
飢　上飯翠微亭命盛饌召之侍食既罷
上令僧且餓之諭之以爲清齋僧因閉顛空
室水米不入口日遣問如故旬有三日　上
躬自往諭之曰吾來爲若開齋令諸將饋之
衆爭進酒食顛一一食之甚多既悉吐去伺
上命至侍食安舒久之酒太多亦已有醉態
乃趨出先行　上還伏於道右　上至顛以

手畫地爲圈顧謂　上曰你打破箇桶作
箇桶巳而王師徇九江　上問顛此行何如
應聲曰好　上曰彼已稱帝今欲取之豈不
難乎顛仰視屋久之端首正容搖手曰上面
無他底　上曰汝從行可乎曰可即以所扶
杖高舉趨前作壯士揮擊狀以示必勝意行
至皖城苦無風遣問顛顛曰只管行只管有
風無膽不行便無風乃令衆挽舟行不三里
風起既而迅飈猛作倏忽逹小孤　上諭衆
聞顛言輒來白至馬當江豚戲波中顛曰水
恠見前行損人多　上聞之怒持顛去投之
江久之衆與偕來　上曰何不死之衆曰顛
擲不能死　上乃更與同食食罷顛整容飭
衣若遠行狀趨近上前曲腰伸頸謂　上曰
你殺之　上曰且未能殺姑縱汝行顛遂去
莫知所之及　上彭蠡戰後宿師江上命訪
之廬山其地極荒惟太平宮側一民居草莽
中言頃忽有一人瘠而癩來語曰好了我告
太平來了你爲民者用心耕田因止此舍不
食半月乃深入匡廬今不知所在

上既定天下洪武癸亥八月有赤腳僧詣闕自
言名覺顯頃於匡廬深壑中見一老人使我
來謁　大明天子有言當面啓殿廷儀禮司
問其何說但云言國祚事比奏　上恐惑衆
不令見守闕下四年乃辭去云將復往匡廬
上竟不見御製詩三篇以與之令行後三年
上因便使令問赤腳僧曾見老人否對以不
見又四年　上不豫外奏赤腳爲天眼道者
及周顛仙人遣送藥至　上初不令見既而
召入赤腳進所持藥一曰溫良藥兩片一曰
溫良石一顆其方用金盆子盛之磨藥注金
甌子一服當好　上服之至暮胸次撼掣其
夕即安巳而聖體日康勝倍覺精爽乃日服
之三似聞菖蒲香而甌底凝丹砂紅彩迥異
赤腳且云其所居去巖五里天池寺中有徐
道人者來見其言嘗在竹林寺見詩可往視
之因與偕往見天眼坐寺中少頃一人被帶
衣入其扣天眼天眼曰此周顛也即今　上
所詢者因問詩何在顛曰巳書石上視之果
有二首乃天眼與顛各爲之詩語粗拙大略頌　上功德亦

不審其所謂分不錄其後竟不得其所終 上自製顛
僊傳命詹希原書碑在天池寺中又有祭天眼
周顛徐道人赤脚僧文及有詠羣仙并赤脚
僧詩皆不及錄又一日道士初進藥 上未
見俄而召之亡矣 上遣行人走江州令三
司索之三司與行人偕入匡廬至廬山觀且
漠然無爲計前道士忽至語行人云周在竹
林寺與天眼道者校棊就導之去果見顛在
門與一道流奕行人致朝命顛殊不顧良久
行人屢請之顛令入寺姑遊觀行人入見殿
堂廡甚弘麗漫循廊行且觀廊左右對列
室中各有主者或冠袍或野服侍從甚都旌
旛供設珍貝充牣主者咸踞座啓門治事通
二十八室獨其一扃鑰中無人焉一巨砥標
屝地微有流血出而問顛顛曰若既見之矣
二十八室者經天之宿也適爲人世主汝主
方御宇故虛室疾故血然而行起矣聖壽無
疆行人曰周爾然將以何語復皇命苟無驗
吾罪且死顛乃賦詩一章畀之曰 上覽之
當信也又邀天眼同賦行人持去回顧寺亡

有也遂以二詩進 上覽之皆淺近語亦不
知何所指意 上必知之俄而疾愈
高皇嚴朽索之志每夕膳後露坐禁苑玩察天
象有時達旦不安寢 上善推測於天心亡
不洞然也
高皇聖學超傑以尚書咨羲和惟天陰隲下民
二簡蔡沉注誤嘗問羣臣七政左旋然乎荅
祿與權仍以朱熹新說對 上曰朕自起兵
迄今未嘗少置步覽焉可徇儒生腐談因命
禮部試右侍郎張智與學士劉三吾等改正
爲書傳會選制示天下學子曰凡前元科舉
尚書專以蔡傳爲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
繆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甚爲不
然夫日月五星之麗于天也除太陽人目不
能見其行於列宿之間其太陰與五星昭然
右旋何以見之當天清氣爽之時指一宿爲
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盡一夜則太
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舍次而不動者太
陰過東則其右旋明矣夫左旋者隨天體也
右旋者附天體也况如五星右旋爲順行左

旋爲逆行其順行之日常多逆行之日常少
若如蔡氏之說則逆行多而順行少豈理也
哉若不革正有誤方來今後學尚書者天文
一節當依朱氏詩傳十月之交註文爲是又
如洪範内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一節蔡
氏俱以天言之不知陰騭下民乃天之事相
協厥居乃人君之事天之陰騭下民者何風
雨霜露均調四時五穀結實以養民之命此
天之陰騭也君之相協厥居者何敷五敎以
敎民明五刑以弼敎保護和洽使強不得凌
弱衆不得暴寡而各安其居也若如蔡氏之
說則相協厥居事皆付之於天而君但安安
自若奉天勤民之政畧不相與又豈天佑下
民作之君師之意哉今後當依此說
高皇凡得封疏即令左右疏節其事粘之壁甲
乙治之裁斷如流壁粘一日數易
高皇與宮人語不離稼穡組紃後宮垣壁屏障
多繪耕織像焉
高皇龍潛時過臨淮郭山甫山甫驚異急具饌
與交歡酒酣踞　上備陳天表之異他日貴
不可言幸無相忘　上去山甫語諸子吾視
若曹皆非田舍郎往往可封侯今始知皆以
此公宜謹事之復以女入侍渡江協孝慈以
肇家孝慈崩嘗攝六宮事號皇妃追封山甫
營國公
癸卯歲八月　高皇援南昌兵駐鄱陽彭蠡湖
友諒以巨艦連鏁爲陳旌旗樓櫓如山我師
舟小怯於仰攻　上不悅執旗四麾右師小
卻　上遽命斬長而下十餘人猶不止郭威
襄公英請以火攻　上命常開平遇春與郭
宣武子興帥衆以輕舸載火縱焚敵舩悉燒
溺友諒敗走鞵山旬餘復來戰開平還用前
法燒之友諒蹙迫啓窻顧視宣武遽射之矢
貫其顱及精而死
高帝平僞周先有榜諭曰皇帝聖旨吳王令旨
總兵官准中書省咨敬奉令旨予聞伐罪救
民王者之師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
蚩尤殷湯征葛伯文王代崇侯三聖人之起
兵也非富天下本爲救民近覩有元之末主
居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求罪以情免臺憲

舉親而劾雖有司差貧而優富廟堂不以爲
慮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役數十萬人湮塞黃
河死者枕藉於道哀苦聲聞于天不幸小民
誤中妖術不解其言之誕妄酷信彌勒之眞
有冀其治世以蘇困苦聚其燒香之黨根據
汝穎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兇謀遂逞焚蕩城
郭殺戮士夫荼毒生靈無端萬狀元以天下
兵馬錢粮大勢而討之略無功效愈見猖獗
然事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旁觀
熟慮乘勢而起或假元氏爲名或託鄉軍爲
號或以孤兵自立皆欲自爲由是天下土崩
瓦解予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漸至提兵灼
見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與立功遂引
兵渡江賴天地祖宗之靈及將相之力一鼓
而有江左再戰而定浙東陳氏稱號爰據上
游爰興問罪之師彭蠡交兵元惡授首父子
兄弟面縛輿櫬既待以不死又封以列爵將
相皆置於朝班民庶各安於田里荊襄湖廣
盡入版圖雖德化未及而政令頗修惟茲姑
蘇張士誠爲民則私販鹽貨行劫於江湖兵

興則首聚兇徒負固於海島其罪一也又恐
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於元坑其恭
政趙璉囚其待制孫撝二也厥後掩襲浙西
兵不滿數萬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三也初
寇我邊一戰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揚苗直
擣其近郊首尾畏縮又詐降於元四也陽受
元朝之名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
楊左丞五也占據江浙錢粮十年不貢六也
知元綱已墜公然害其丞相失帖木兒南臺
大夫普化帖木兒七也恃其地險食足誘我
叛將掠我邊民八也凡此八罪又甚於蚩尤
葛伯崇侯雖黃帝湯文與之同世亦所不容
理宜征討以靖天下以濟生民爰命中書左
相國徐達總率馬步舟師分道並進攻取浙
西諸處城池已行戒飭軍將征討所到殲厥
渠魁脅從罔治備有條章凡有逋逃臣民被
陷軍士悔悟來歸咸宥其罪其爾張氏臣寮
果能明識天時或全城附順或棄刃投降名
爵賞賜予所不吝凡爾百姓果能安業不動
即我良民舊有田產房舍仍前爲主依額納

粮以供軍儲餘無科取使汝等永保鄉里以
全室家此興師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旅拒
王師者即當移兵勦滅遷徙宗族於五溪兩
廣永離鄉土以禦邊戎凡予之言信如皎日
咨爾臣庶毋或自疑欽此除欽遵外咨請施
行准此合行備出榜文曉諭欽依令旨事意
施行所有榜文須議出給者龍鳳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本州判官許仕傑賫到
張九四之敗由其偽司徒李伯升倒戈今吳人
猶斥賣友者爲李司徒　皇祖始見伯升命
勞以酒花絲迎賞於京城三日卻取對九四
斬之
呂珍爲張士誠守紹興　皇祖屢攻之未克珍
有才畧善戰嘗以牛革囊兵宵濟以襲我師
每戰令戰士及城中人爲歌高譟以詬胡公
大海王冕元章不肯附珍詬我軍獻策攻之
然亦弗克既而竟不能支降深自效初珍作
保越錄自詡守城之功既降乃泯之今越人
有其書
皇祖一統後每高秋嚴冬分命諸王帥兵巡邊
遠涉不毛校獵而還謂之肅清沙漠歲以爲
常
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凡三十四人公六人曰李
善長韓國徐達魏國常茂鄭國李文忠曹國馮勝宋國鄧
愈衛國侯二十八人曰湯和中山唐勝宗延安陸仲
亨吉安周德興江夏華雲龍淮安顧時濟寧耿炳文長興
陳德臨江郭子興鞏昌王志原六安鄭遇春滎陽費聚
平涼吳良江陰吳楨德清趙庸南雄廖永忠德慶俞通源
南安華高廣德楊璟滎陽康鐸蘄春朱亮祖永嘉韓政東平
傅友德潁川胡美豫章黃彬宜春曹良臣宣寧梅思
祖汝南陸聚河南先是受封而已沒者六人曰馮
國用郢國常遇春開國耿君用長興侯　廖永安
楚國公　俞通海虢國公　沐英西平侯　及後十七年又
定功臣次第與前稍異功高望重連歲曾總
兵者八人曰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
國公馮勝衛國公鄧愈信國公湯和長興侯
耿炳文江陰侯吳良西平侯沐英專簿書備
聽指示者一人曰韓國公李善長以義氣而
封者三人曰滎陽侯鄭遇春六安侯王志原
平涼侯費聚所在隨軍征討累有戰將之功

未有總兵之名而論舊功者十九人曰江夏侯周德興鞏昌侯郭子興南雄侯趙庸安慶侯仇成崇山侯李新南安侯俞通源永平侯謝成鳳翔侯張龍靖海侯吳禎東勝侯汪興祖晉定侯陳桓航海侯張赫舳艫侯朱壽德慶侯廖永忠臨江侯陳德濟寧侯顧時延安侯唐勝宗吉安侯陸仲亨淮安侯華雲龍建功者十五人曰潁國公傅友德梁國公藍玉靖寧侯葉昇會寧侯張溫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景川侯曹震懷遠侯曹興雄武侯周武安陸侯吳復宣德侯金朝興永成侯薛顯東川侯胡海鶴慶侯張翼永嘉侯朱亮祖因父功而封者四人曰開國公常昇蘄春侯康鐸金寧侯孫恪自已功又作陳輅西凉侯濮璵持兵負固於兩關可觀望而不觀望來歸者七人曰東平侯韓政宣寧侯曹良榮陽侯楊璟河南侯陸聚汝南侯梅思祖宜春侯黃彬豫章侯胡美又作均美共五十七人後於二十三年五月初二日以肅清逆黨事命刑部尚書楊靖備條亂臣情詞播告天下 上曰詔幾四千

言其始言前代君臣相負者可爲哀傷憤恨因推開國元勳之名起於湯武之後非因推讓而有故堯舜禹無之次述受命之由輔興之功至於偃華夏之兵奠安鬼神妥天地於大定以至武則摧堅撫順卧雪眠霜披金革而死若中山開平等文則剸繁治劇無缺公用輯和將士無有怨嗟若李韓公前後封以五等而善長心謀不軌黨比胡陳其弟李四告變善長不言既貸其族誅之罪至二十三年京民爲逆僇其伴以半遷之化外善長復請免其黨數人於是始正其辟而備述前後功臣爲逆之由以見非朕不能保全功臣而害舊人也自洪武十三年四月前後胡黨事覺內有逆謀不仁者濟寧侯顧時等一十四人亂宮者豫章侯胡美延安侯唐勝宗吉安侯陸仲亨二人以無符擅馳驛降發代縣捕延期年不獲責禁文之役爲遂反吉安侯自十七歲爲亂兵所掠衣食不給文毋兄弟俱無潛處草莽手持一把累參升許見朕朕曰從行乎曰從自從至今二十九年前二十一年無事自洪武六年至二十二年反戶十八年非家奴所覺朕畧不知但見其居貴位而無雍和之色黙然名帶憂容今既事露乃知前日 之能果有反意焉臨江侯陳德爲征西匿頭臣而餓死單

法司　上曰朕已遣之矣海宵知之相結爲
計通於惟庸走關下言劉基善相地以此土
踞山面海有王氣構圖欲空民居假以立公
署而規據爲已有則將居之以當異符且其
地本不可爲巡司　上下之有司惟庸等因
請加重辟　上不報久之爲手書諭劉廬營
古之君子保身之福作孽之禍及君臣相待
之義詞甚詳末言念卿功姑奪其祿而存其
爵（先是劉[illegible]居猶給[illegible]）劉得書即詣闕謝恩訖遂居
京師不敢歸矣始求[illegible]環　上已洞釋前疑
從之復手書慰之語極尊隆方以周公劉歸
未幾而卒又御史中丞徐節言基以遇毒死
汪廣洋宜知狀　上召問廣洋廣洋對無之
上怒以爲欺罔貶之則誠意之没未得其實
也
汪廣洋先爲中書左丞爲楊憲嫉御史劉炳劾
斥爲南憲誅召拜右丞相忠勤伯後復謫復
相寵遇殊渥又以知惟庸之逆而不言又引
進夷使不時繼又爲節言之遂仍謫德南謫
北國門又賜勑切責廣洋懼自經

劉誠意初仕元方谷珍兵起劉疏請勿受其朝
當舉兵伐之谷珍納賄元主及權倖朝命貰
其罪應偕竊名號儀物就令有之且謫劉於
紹興海濱谷珍將甘心焉劉遽欲自盡其僕
勸止之無何遂歸　皇祖聞功臣廟正殿初
有劉誠意　文皇去之未審果否今七人徐
常李鄧及湯馮沐也
功臣廟祀饅頭撒之散給衛士以激勸也却除
一日糧
高皇始造鈔署不就一夕夢神告當用秀才心
肝爲之寤思之未得曰豈將殺士而爲之邪
高后曰不然士子苦心程業其文課即其心
肝也　高皇喜曰得之矣因命取太學積課
簿擣而爲之果成遂令歲輸上方今太學季
納課業簿云給軍衛糊爲䊷傚書給光祿爲
麪袋造鈔事想行於國初耳
鈔法既行　上命皇太子專董其事時僞造甚
衆比有得者一驗即知眞僞蓋其機識在二
印僞者不知
太祖築京城用石灰秫粥錮其外時出閱視監

掌者以丈尺分治　上任意指一處擊視皆
純白色或稍雜泥壤即槃槃者於垣中斯金
湯之固也
懿文太子以洪武二十五年夏薨將停羣祀禮
部議當如宋制從之
洪武三年二月命製四方平定巾式頒行天下
以士民所服四帶巾未盡善復製此令士人
吏民服之皂隸伶人如初所定以異其式二
十四年五月又諭禮部右侍郎張智等憶禮
部將士民戴的頭巾樣製再申明整理智奏
先爲軟巾制度已嘗欽定而小民往往成造
破爛不堪紗羅用紙粘裹竹絲漆布混同造
賣有乖禮制請申禁違者論如法舊傳太祖召楊維禎維禎戴此巾以見上問何巾對曰四方平定巾上悅令士庶依其製且用其名又請有司初進樣方其頂上以手按偃向後如民字形遂爲定制
國初諸司官或不由科薦苟得其人便令正席
民服藍衫故有平巾祭酒等稱或有過稍輕
罰去冠帶此法今猶用之
孝慈嘗幸太學遂賜監生家人漿粉錢後以孝慈崩諸婦不哭臨除之

詹舍人希原書　殿公署榜最後寫太學集賢
門門字右文稍鉤其末　上曰吾方欲集賢
希原欲閉門塞吾賢路耶以此殺之
太祖命有司造成均士人肄習案座以獨木堅
厚曰秀才頑毋敗吾案
太學初成　上幸觀怒其處侈費命葩督造部
官于髫臺下頃成化間有廣士入監潛頁其
旁云是厥祖也
洪武七年二月丁酉朔日食詔孔廟釋奠用十
一日丁未
洪武七年御史荅祿與權請舉禘祭下禮部太
常翰林集議奏以古者世系易尋故有禘自
漢唐來皆不明言始祖所出已不可行今國
家既追尊四代所自出者未有所考恐難遽
舉事乃寢
國初諸司所進表牋皆如往代撰製後　上以
其文多犯嫌忌如質本生知與民作則等語頗見諸刑書
因命詞臣撰爲定文迄今遵之惟書以進而
已
嘗禁四六文辭欲撰者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

表及韓愈賀雨表爲式頒示（洪武六年九月）

洪武十四年重進表牋儀其文內二名不偏諱嫌名不諱

洪武三年五月諭中書省曰今人書劄多稱頓首再拜百拜非實禮也宜定其式細民有取古聖賢漢唐國寶等字爲名若字者亦宜禁止禮部議凡致書於尊者稱端肅奉書答書稱端肅奉復敵已者稱奉書奉復上與下稱書寄書答卑幼與尊長云家書敬復尊長與卑幼云書付某人其名字有天國君臣聖神堯舜禹湯文武周漢晉唐等國號犯者悉更之

是月又命考服色所尚禮部奏宜尚赤從之

洪武己未冬詔致仕官居鄉與人叙坐惟於宗族外祖及妻家叙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待坐無官者之下如致仕官胥會則叙爵爵同則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次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敢有陵侮者論如律著爲令此制今殊不然不知何時弛也又允明記先公云國朝之制三品致仕事理與見任同今亦不知所出也

洪武十九年六月二十日詔賜耆老粟帛京師應天府鳳陽府民年七十以上天下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應天鳳陽民八十以上天下民年九十以上賜爵鄉士皆與縣官平禮並免雜役冠帶服色別議頒行正官歲一存問此爵稱今亦多不知也

又官民吏胥等除正名表字應合公私身名於世敢有更名易諱及兩三名字者爲人舉發家產給賞告人誅其身家從化外（同前誥）

洪武壬午遣中人往蘇杭選民間婦女通曉書數者入宮給事須其願乃發得四十四人比至試之可任者纔十四人乃留之賜金以贍其家餘悉遣歸至永樂癸卯又令選天下嫠婦無子而守節者有司籍送內廷教宮女刺繡縫紉因以廩之及有藩王之國分隸隨行以教王宮女其所處曰養贍所（此王國然內廷未審何稱）初獨以無子者其後有子而幼且窘者亦遣行時吾郡吳江吳家婦陸氏亦以例入內有子遺於家至宣德丙午陸從某王封廣東又

轉從封江西子已長往來二藩間屢請求見
毋輙不允逆正統丁卯復懇啓於王王憐而
許之命入見於養贍所陸已病篤不能言字
封股食之陸甦王聞益閔召見賜金帛勞遣
之子遂引出至旅而卒歸櫬先墓大夫士多
作吳孝子傳詩歌子名璋生子起進士歷顯
仕即今南京刑部尚書洪也

國初司天之官猶候氣測景測用八尺之表而
郭守敬用四十尺故號精密今並廢矣聞後
來候氣者具文亦置灰於中潛通地遂按時
以沸石灰湯從彼穴灌之湯至而灰飛也
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三十六度皆以
地盡處言今南京乃入十二度至蘇殆十五
度北京出十五度即南之南北之北視此九州不啻各有三之二海內之小可知然二極如許二十八舍何以只臨內九州又崑崙爲數度之中四際相若亦只應近此即佛氏所談亦未可懸訣爲誕又吾里有鄧老宣德中下西洋爲予言歷數國至極遠處仰視三光大小次第一切與中國不異斗柄亦只如此予又知舊以二十八宿只紀內九州者殊非
月下於日如日下於月此晷捷要
郭守敬說古日舒長今日漸促此義在度數之
內無傷也不可以語泥者每百年短一分也
將能日運轉無已天地容移疇覺之哉
元之授時曆逆之前千載不差而順之後四十
年已爽一度
大統曆法即用授時特改太陰行度耳
雲唯本朝祭前代不然以爲雲即雨也
國初議郊禮主分合者各有之久不決　太祖
曰非天子不議禮朕決爲合祭升壇屋諸制
一日悉定
上敬天無復毫末怠以樂生不娶顓絜翔神樂
觀居之贍給優裕所轄錢糧不刷卷曰要他
事神明底人不要與他計校常膳外復與肉
若干曰毋使饑寒亂性
郊壇武舞執干盾後易以楮甲繪兵其上曰爲
後世防微
國初舉神尚仍舊稱洪武三年即詔更之城隍
神並爵有封爵府爲公州爲侯縣爲伯皆號
顯佑其制詞曰帝王受天明命行政教於天
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此天示不言之
妙而人見聞所及者也神司淑慝爲天降祥

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
理人心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智弗類代
天理物之道寔聲予衷思膺天命此神所鑒
而簡在帝心者君道之大惟典神天有其澤
之承事唯謹某府城隍聰明正直聖不可知
固有超於高城深池之表者世之祟於神者
則然神受於天者蓋不可知也玆以臨御之
初與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睠此
府郡靈祇所司宜封曰鑒察司民城隍顯佑
公顯則威靈丕著佑則福澤溥施此固神之
德而亦天之命也司于我民鑒于郡政尊崇
祀典悠久無疆主者施行洪武三年正月某
日

國初官名有更制後人鮮知者湯記一二未之
盡也曰尚賓大使曰都諫官曰知驗騎衛指
揮使司事曰詹事府贊讀曰儒學提舉司校
理曰侍禮郎曰引進使曰翰林院直學士曰
翰林院應奉曰起居注曰左右正言天門符
部閤門使觀察使侍儀司通贊舍人如罷中
書四輔諫院儀禮司及政御史中丞大夫之

屬不復具錄

洪武初嘗命翰林院編脩撿討典籍左春坊左
司直郎正字贊讀考駁諸司奏啓如平允則
署其銜曰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事某官
某列名書之

洪武十三年九月諭禮部左侍郎張衡左都御
史詹徽等有司公宴擾民今後支與官鈔布
政司一千貫以下令詳十月衡等奏行進守
凡遇正旦聖節冬至公宴錢於本處官錢內
支給無府州縣都司衛所移附近有司關用
每節布政司一千貫本城司衛所附郭大小衙門官吏師生耆民倒起本司建宴府有都司七百貫以下各有差州有衛五百貫以下有差縣有衛四百貫以下有差無有司衙門一百五十貫衛四百貫所十九
年又賜有司官朝覲每員給盤纏鈔一百貫
在任歲支柴炭鈔五十貫又定引為堂食費

太祖命圖大辟因造罪被刑之狀於錦衣衛外
垣俾人得見為懲戒亦象刑縣魏之義

太祖平亂國用重典當時政刑具有成書及輯
古事勸懲諸王百官往往今人少見之如彰
善癉惡錄逆臣錄清教錄永鑑錄省躬錄志

戒錄世臣總錄等甚多
國初犯大辟者甚多其家多請代刑屬　上矜
宥之如五倫書所載是也其後繼請乃一切
許之爲多既以杜姦譎且因成其孝弟此非
迂細者所知吾蘇戴用代其父王徽代其兄
餘未殫紀至有都文信代婦翁
高皇惡頑民竄逆淵藪犯者數十人掘地埋
其軀倂狂耕劙特露頂用斧削之一削去數
顆頭謂之鏟頭會時有神僧在列因示神變
而既喪隨復出一凡三五不止乃釋之并罷
斯會
國初重辟凌遲處死外有刷洗裸置鐵牀沃以
沸湯以鐵帚刷去皮肉有梟令以鈎鈎脊懸
之有稱竿縛置竿杪彼末懸石稱之有抽腸
亦掛架上以鈎入穀道鈎腸欲出放彼端石
屍起腸出有剝皮剝贓酷吏皮置公坐令代
者坐警以懲有數重者有挑膝蓋有錫蛇遊
等凡以止大憝之辟也上嘗往行國事見縣屍連比屍手足動以爲尚活語之曰汝欲放邪吾行放矣既還無幾晏駕追作祖訓即嚴其
禁至哉聖心之仁矣

洪武中徵高僧復見心其師訢笑隱止之曰上
死亦無頻婆果且留殘命喫酸梨復不聽後
竟被誅溯死而悔因道訢語　上聞逮訢至
將殺之訢曰此故偈臣偶舉舉非有他也
上問何出訢曰出大藏某錄在某函某卷某
葉命檢視果然乃釋之
高祖微行大中橋旁聞一人言繁刑者語近不
遜　上怒遂幸徐武寧第武寧已出夫人出
迎　上上問王安在夫人對以何事在何所
夫人欲命召　上止之又言嫂知吾怒乎夫
人謝不知因大懼恐爲王也扣首請其故
上曰吾爲人欺侮夫人又請之　上怒甚不
言久之命左右往召某兵官帥兵三千持兵
來　上默坐以待夫人益恐以爲夷屠其家
矣又迄不敢呼王頃之兵至　上令二兵官
守大中淮清二橋使兵自東而西列誅之當
時頗減數千家　上坐以伺反命乃興
僞周用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爲參謀軍國事
三人皆奴才也丁未春蔡葉伏誅於南京風
乾其屍於竿一月黃已死矣吳人爲十七詩

云丞相做事業專用黃蔡葉一夜西風來乾
鼈竟成其讖
秦從龍字元之洛陽人為元江南行臺侍御史
避亂居鎮江王師在金陵命徐太傅湯信國
徇鎮江　上謂徐曰入城為吾訪秦元之宣
予欲見意既而得之馳報　上上令某王以
金幣聘之從龍與妻偕來　上至龍灣迎候
時　上居富民陳家因與陳同處日夕共謀
畫深見采納既而　上居元御史臺從龍居
西閣外謨議益密稱為先生而不名每以漆
板書訊問答人不得而知也乙巳歲求還鎮
江　上餞之郊外握手為別既卒　上適督
軍江上遂幸其家哭之慟命營葬厚賻其家
洪武中郭德成為驍騎指揮嘗入禁內　上以
黃金二錠寘其袖曰第歸勿宣出德成敬諾
比出宮門納韡中佯醉脫韡露金閽人以聞
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關嚴密如此
藏金而出非竊邪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
間安知　上不以試邪衆乃服
洪武中造徐中山坊表初成江陰侯吳良靖海
侯吳禎兄弟薄暮過之問左右曰何以稱大
功坊對曰此魏國公賜第也良乘醉運擊壞
額畀有司以聞明日二吳入朝　上怒問何
以壞吾坊良對曰臣等與徐達同功今達獨
賜第表至且稱大功陛下安乎　上笑曰毋
性急未幾令有司即所封地建宅二區賜之
在今江陰縣良居前稱前府禎居後稱後府
甚弘麗也
宋祭酒訥剛嚴當其職　高皇殊眷之君臣之
契莫倫　上燕居常思見之不欲數召勞煩
令畫工陰寫其神以來工往潛處簾幃訥方
公服危坐不語工亟圖以進　上覽之收近
明日訥朝罷　上謂曰昨日某時卿嘗公服
坐堂上乎對曰然　上曰何以有怒色訥惶
恐對曰適一生獻茶踣而碎茶甌臣不覺怒
且念臣不才不能教率所致有負陛下委任
故含怒自訟未責此生耳因問何以知之
上出像語其故笑而慰之更賜以茶
危學士素以勝國名卿事我　太祖年既高矣
上重其文學禮待之一日　上晏坐屏後素

不知也步履屏外甚爲舒徐　上隔屏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語復雍緩　上低聲哂曰我只道是文天祥來(或云伯夷叔齊)

太祖召楊維禎將用之維禎年八十餘矣作老客婦謡以見意或勸　上殺之　上曰老蠻子止欲吾成其名耳不繆而遣之一時頗稱其事宋學士送以詩詹同文爲作傳皆假借之所謂非義之義也維禎直不恭耳予有論暴其罪此不載

宋學士景濂以王佐才受聘草昧間輔成帝業制禮樂定律曆敷文德頌武功　太祖眷禮隆篤其孫愼得罪當死以學士故未赴市學士不敢請既而且連坐學士高后遣奏　上乞念宋先生教太子諸王之功請免其死上未允皇太子乞請亦未蒙恩命太子竄遽投金水河左右救止以聞　上乃釋公竄之松潘　宋公被謫居茂州卒于夔葬蓮花山下成化末蜀府承奉宋昌葬母鑿獨石屋爲椁垣隧悉擬邸園之制又大築享堂有司將以上聞昌懼請毀去衆曰盍以藏宋先生乎昌欣然應命因稍削僭節啓學士之蔵學士骸肉消盡骨猶完整浴加襲衣而瘞焉享堂即以爲祠堂昌以同姓且敬祀守護焉

太祖平吳後慮猶有餘孽城守難其人與孝慈議因言惟魏觀可守已致仕及同起事有蔡本忠勇可武衛今在散地后勸賛用之　上即命召二臣既至引入後宮便殿賜坐二臣扣頭謝且請曆旨所在　上曰朕新得蘇州恐餘孽包毒朝夕在心今思其人唯卿觀公忠謹幹可爲朕一守顧本官爾本我好兄弟托得爾屈爾作(音佐)指揮其皆毋辭二臣又拜領宸旨將辭出　上曰且住皇后要見爾少頃后出宮人擕酒果以從　上手酌以賜二臣受飲拜謝而出

魏守欲復府治兼疏濬城中河御史張度劾公有興滅王之基開敗國之河之語蓋以舊治先爲僞周所處而卧龍街西淤川即舊所謂錦帆涇故也　上大怒置公極典高太史啓以作新府上梁文與王彝皆與其難高被截爲八段云

洪武中朝命開燕支河先曾祖臣煥文往役役
者多死先臣獨生會工竣將歸失去路引分
必死無爲謀其督工百戶者名失謂曰主上神
聖吾當引汝面奏脫有生理先臣從之百戶
爲口奏 上曰既失去罷先臣扣頭辭退方
退上忽呼回顧之曰看爾模樣也似箇本分
人可賞鈔二十貫先臣受賜謝恩而歸鄉里
莫不驚羨
吳中自昔繁雄逮錢氏奢靡徵斂困弊及僞納
土宋人沈其賦籍於泳王方贄更定稅法悉
畝出一斗民獲其惠蒙古禮隳政靡民富而
僭汰潰不經其後兼幷益甚 太祖憤其城
終不下惡民之附寇且受困於富室而更爲
死守因令取諸豪族租佃簿曆付有司俾如
其數爲定稅故蘇賦特重懲一時之弊 後
且將更之也洪武三年二月庚午 上問戶
部天下民孰富產孰優對曰以田賦校之惟
浙西多富室若蘇州一郡民歲輸糧百石至
四百石者四百九十戶五百至千石者五十
六戶千石者六戶二千石至三千八百石者
二戶計五百四十四石而歲輸十五萬有奇
上曰富民多豪強故元時此輩欺凌小民武
斷鄉曲人受其害宜召之來朕將免諭之於
是諸郡富民入見諭之云云皆頓首謝復賜
酒食遣之 上顧謂宋濂詹同王褘起居注
陳敬曰朕諭此輩秖欲勉之爲善耳褘曰此
最得君師教養之道是年五月戶部奏蘇州
逋稅三十萬餘請論守臣罪 上曰蘇州歸
附之初軍國之用多頼其力今積二年不徵
民困可知若遽其官必責之於民民畏刑罰
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不可得矣
其幷所逋免之至十三年二月朔遂命戶部
減蘇松嘉湖四府重租糧額舊一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
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以下者仍舊其後復
命戶部覈實天下土田而兩浙富民畏避徭
役往往以田產詭託親隣佃僕謂之鐵腳詭
寄久之相習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奸
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而富者益富貧者益
貧矣 上聞之遣國子生武淳等往各處隨
其稅糧多寡定爲幾區區設糧長四人使集

里甲者民躬覈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圓次其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四至編類爲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圖冊二十年二月浙江布政司及蘇州等府縣圖成上進自是以爲定賦然視他郡終爲偏重周文襄恂如况侯伯律撫守於茲皆嘗請免得除詠税數千萬而猶未大均其後朝無特命掌郡計者不敢擅議以迄于今

太祖微行至三山街見一媼門有木榻假坐移時問媼何許人對曰蘇人又問張士誠在蘇州何如媼曰方 大明皇帝起手時張王自知非眞命天子全城歸附蘇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又問其姓而去翌日語朝臣曰張士誠於蘇人初無深仁厚德昨見一老婦深感其恩蓋蘇民忠厚恐京師百姓千萬無此一婦也迨洪武二十四年以後取富戶實京師多用蘇人

太祖初渡江御舟瀕危得一檣以免令樹此檣於一舟而祭之遂爲常制今在京城清涼門外已逾百四十年矣有司歲修祀給一兵世守之居舟旁免其餘役或云即當時操舟兵之後也

南京兵部門無署榜 太祖一夕遣人偵諸司皆有宿衛者獨兵部無之乃取其榜去俄有一吏來追奪不能得偵者以聞 上召兵部官問誰當直對曰職方司某官某吏卒又問奪榜吏爲誰乃職吏某也遂誅官與卒斷以此吏補其官不復補榜以迄于今其後

太宗遷都命各司以官一員扈從兵曹素恥此吏並列因遣行後部亦恒虛此席

初監生歷事諸司皆旦往夜歸號舍往返迨十餘里 太祖一日命祭諸司官吏等獨戶部歷事監生一人不至逮問對曰苦道遠行不前耳 上始知之因給歷事監生驢錢令貲驢而行然獨戶部有之今亦無矣

野記一卷

野記二卷

勾吳祝　允明　纂

聞之故老言洪武紀年之末庚辰前後人間道不拾遺有見遺鈔于塗拾起一視恐汚踐更置堦圯高潔處直不取也

建庶人國破時削髮披緇騎而逸其後在湖湘間某寺中（或云武當山）至正統時年八十餘矣一日聞巡按御史行部乃至察院言欲入陳牒門者不知誰何亦不敢沮既入從道中行至堂下坐于地御史問爾何人訟何事不對命與紙筆即書云告狀某姓　太祖高皇帝長孫懿文皇太子長子以付左右特上御史謂曰老和尚事真偽不可知即真也吾與爾無君臣分不得行此禮雖然爾老如此復欲出何為乎曰吾老也無能為矣所以出者吾此一把骨當付之何地耶不過欲歸體父母側爾幸為達之御史許諾命有司守護飛章以聞　上令送京師至遣內竪往視咸不識庶人曰固也此曹安得及事我爲閻吳誠在無恙以白　上　上命誠往誠見庶人亦遲疑未

人曰不相見迨四十年亦應難辨矣吾語若一事昔在某年月日吾御某殿汝侍膳吾以筯挾以臠肉賜汝汝兩手皆有執持不可接吾擲之地汝伏地以口躡取食之汝寧忘之邪誠聞大慟返命言信也　上命迎入大內某佛堂中養之久而殂云（或曰庶人削髮乘馬自朝陽門出行至河南居其寺寺僧亦下之知一日有盜劫寺俄而一文官一武弁同來捕圖其寺且將屠之僧徒雜擾庶人大書黃布檣出曰[illegible]皆令官軍散二官執而關之庶人道其實[illegible]于朝朝命某二官往迎取驛起闕下置之禁中時正統間事與前聞異辭）或又云在沐黔公府後沐爲奏還非也其出由地道

文皇兵薄京城內以搶支門門內搶滿無隙焉請難兵先鋒死者甚衆兵始入遂克之建庶人數以　文皇靖難之謀問中山王仲子增壽對以保無他及兵至建召徐詰責腰斬之横屍路旁　文皇入城問爲誰尤右以告　文皇哭之即時追封武陽侯進定國公召見其子年甫十五賜名即命襲爵焉

文皇兵入城駙馬都尉梅公死于笪橋下其國長公主曳　文皇裾不釋問駙馬何在　文皇遽命左右速取二帶來比至一一玉一金

文皇與公主言與二甥爲世官以慰主心
靖難兵未起時長公主有書遺 文皇勸沮大
計 上不答遠兵興以手書寄之言興師大
意且令遷居太平門外恐誤罹鋒刃及 上
紹統後二甥猶幼主保護甚到恒與同寢置
於榻内如是數年比長乃已 上亦恒賜手
詔有曰若不念爾毋親不至今日爾畜生宜
知之

今世傳逸詩一篇曰參落東西四十秋而今霜
雪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
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
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建庶人親屬初居中都廣安宮正統時有司奏
人衆不能容應稍展大其居或徙他地 上
命悉放出聽雜居民間遂皆出強壯者不能
名六畜時命既下或言仍宜稍拘制之 上
曰本吾一家又舉宋藝祖言有天命者任自
爲之羣臣不敢復言惟仰聖度之如天也

永樂初都御史陳瑛言建文時效死之臣如禮
部侍郎黃觀太常寺少卿廖昇修撰王叔英
衛府紀善周是修浙江按察使王良沛縣知
縣顏伯瑋宜加追録 上曰朕初舉義兵誅
奸臣不過齊黃數輩耳其後二十九人如張
紞王鈍鄭賜黃福尹昌隆等皆宥而用之今
所陳猶有非此類者勿問初靖難兵入城
是修自經死觀守安慶投江死叔英守廣德
亦自經死良在官舉家自焚伯瑋在縣兵至
城不肯下與其子偕死瑛後閲方孝孺等獄
詞乃收觀幷英妻女將給配之觀妻出通濟
門擠其二女于河即自溺叔英二女皆已笄
還赴錦衣獄皆赴井死

高帝令宋學士濂作靈芝甘露頌賜酒大醉歸
爲方孝孺言之須臾酣寢方俟之夜深殊未
醒方料先生不寤明當誤事即爲製文書完
比曉宋起趨朝愕然謂方曰我今日死矣方
問何故宋曰昨 上命作頌醉甚誤不爲今
無及矣 上怒必賜死方曰正恐先生覺遲
已具一草或裁定以進可乎即以文呈宋閲
之曰何改爲函懷之入朝 上迎謂濂頌安
在宋出進之 上讀之曰此非學士筆也宋

又愕然　上曰此當勝先生宋扣首謝臣實
以賜酒過醉未能成章門生方其代為之
上曰此生良勝汝立召見即試以一論五策
方立成　上覽訖復顧宋曰渠實過汝即命
面賜緋袍腰帶猶平巾令往禮部宴命宗伯
陪之復遣覘焉方據上席岸然　上曰斯人
何傲因不留俾為蜀王府教授語懿文曰有
一佳士賚汝今寄在蜀其人剛傲吾抑之汝
用之當得其死氣力　文皇既即位問廣孝
誰可草詔廣孝以方對遂召之數往返方竟
不肯乃強持之入方被斬衰衔哭既至令視
草大號詈不從強使搦管擲去語益厲曰不
過夷我九族耳　上怒曰吾夷爾十族左右
問何一族　上曰朋友亦族也於是盡其九
族之命而大搜天下為方友者殺之

死節練安字子寧臨江人

鐵鉉字鼎石為山東布政靖難兵攻城鉉固守
不下　帝即位致之來不屈終不面天顏遂
劓刵磔面支解軀體至死詈不絕

卓敬字惟恭瑞安人洪武中起進士除給事中
後遷戶部侍郎嘗密疏言北平事及　太宗
皇帝南下執敬責以不迎乘輿之罪敬厲聲
以對詞甚不謹　上怒欲殺之而憐其才繫
之獄或以管仲魏徵之事諷之敬復斥之竟
被誅夷三族　上曰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
卓敬劉忠愍公所撰傳云爾

周縉字伯紳武昌人以太學生授永清典史攝
令事　文皇兵起郡縣望風迎降永清地家
邇燕府縉極力為拒守縣民寡弱相率逃散
縉度不可為懷印南奔將他圖焉道聞母喪
歸葬即出糾義旅勤王戰艦戎器數日畧具
則聞南師潰而天命去矣遂去匿海濱閱已
而事露有司即其家械赴京師縉分必死慷
慨就行至則下獄久之從輕典論戍興州居
數年以子代還年八十考終于家吳文定公
撰傳云爾

曾鳳韶廬陵人建文中御史詔遣使請罷靖難
兵衆憚行鳳韶請往至不納　文皇即位以
侍郎召不赴自殺年二十九

王省字子職吉水人洪武辟舉擢為濟陽教諭

靖難兵執之不從釋歸學舍以頭觸柱而死
鄒謹魏勉皆永豐人建文世同為御史朝士有約北兵至開門以納謹勉率同列廷毆之又請加誅明日建文亡三人自殺
陳繼之莆田人庚辰進士戶科給事中屢論時事洪武三十五年六月與太常卿分宜黃子澄兵部尚書溧水齊泰戶部侍郎定遠郭任翰林侍講定海方孝孺戶部主事平度臣敬兵科給事中西安韓永列名姦臣榜皆死夷族闕死書方黨錄黨最多練案子寧二人此不具錄
王艮字敬止吉水人為翰林修撰建文亡前一日吞腦子死
陳彥回本莆田人父丞歸安被誅家破彥回幼同縣定遠令黃積良收育之積良又論戍彥回轉依南充丞于中和被薦授保寧[illegible]累遷知徽州府靖難兵興彥回糾義勇赴援永樂初詔械送京師殺之妻妾給配
黃鉞字叔揚常熟人以進士為戶科左給事中居憂於家壬午歲聞國事遂赴琴川橋下死
劉政字仲理吳縣人中解元家居亦以壬午歲聞國事不食大呼躍投地絕脰而死
錢芹字繼忠吳縣人隱節峻白太守姚君問政芹授一策不言而退其策言勤王事莫知其詳也
文皇龍潛時劉觀為王府良醫一旦以事悉之與數人謫雲南始至入鐵佛寺寺僧[illegible]顧劉等曰方談盛德旁一僧曰豐干饒舌劉知二人異禮拜請言皆固拒懇之又乃顧劉曰君知之劉又問荅曰姚和尚知之蓋二僧方談邸事時劉等亦未知也無幾果召還劉歸以啓　上時姚公未見親密劉等言其能　上召問爾能卜乎姚以吳語對曰會曰何術耶曰觀音課曰用課錢乎曰我自有即開襟有太平錢五文繫于內衣帶解奉於　上上祝既姚以一文錢擲之徐復一擲擲訖語上曰殿下要作（音佐）皇帝乎　上曰莫胡說曰有之又曰有一人善相殿下可尋來一看問為誰曰寧波袁珙既而　上乃命人致之來至燕使者與飲于酒肆一人馳入報　上命與天類相類者九人並服衛士衣同入肆沽使

者因謂袁試看此十人珙趨拜　上前曰殿
下何如此輕行　上曰胡說我等十人皆後
護衛長官也（俗呼衛士云爾）珙不答　上還宮命召
陜座詳扣之珙曰殿下太平天子也何龍髯
及臍即登寶位　上怒命數士縶送有司言
有道客來府中為妖言令解還原籍索文牒
而去既至直沽入舟士以一大桶盛袁而鑰
之舁入王府　上遂與言事　上日夕視其
鬚既一年有半及臍矣召袁視之袁方至
上昂首謂吾鬚如何珙曰已及臍矣殿下何
忽仰視乎仰之猶少不及然時已至特稍費
力耳

文皇一日燕坐有二人突入見　上遽言曰殿
下尚安坐此乎何不速起去　上問何二人
曰殿下將應天順人乃安坐乎　上曰何等
狂夫妄言二人曰今布按三司已上奏言殿
下事不半月朝廷來覓殿下矣尚不省耶臣
為恭亨布政司吏臣為李友直按察司吏也
奏草在此出諸袖中以奏　上怒呼左右逐
一去二人曰逐乎出門亦死不出亦死臣尚出

焉乃詈之

文皇將靖內難年餘不視朝以末疾曳杖而行
六月十一日召三司府縣官入出西瓜數柈
曰有進瓜與卿等嘗之　上自齧一片瓜既
而訶責曰吾奉藩守土未嘗擾有司爾等何
為離間以瓜皮高擲起杖亦棄去伏甲皆起
執群官盡殺之兵遂出

文皇屢問姚公起義之期姚每言未可　上曰
如何姚曰伺有天兵來助乃可　上未知所
謂一日啓　上明日午時天兵應至及期
上已發兵見空中兵甲蔽天其帥即玄帝也
上忽搖首髮皆散解被面即玄帝像也此其
應云

時都指揮平保兒聞變南奔建庶人命捷兵守
徐州　文皇兵至金川門平時守禦遂拒戰
平善槍槍及御衣當胷洞數重而過俄而平
騎忽蹶平歎曰真命天子也遂就擒　上命
縶于軍其夕　上駐蹕于鼓樓翌日克城
上即位又明日召平問之曰汝前日馬不蹶
將若何對曰吾槍及膺則無今日矣臣欲得

生陛下致止穿衣耳　上曰父皇養如許人
止得此小廝乃令守北平後六年平以事入
見　上顧曰保兒而尚在乎盖喜之也明日
更召則夕已殂經矣誤以　上言為憾之也
上嗟惜曰是予錯說話矣（或曰平非事即在徐）
文皇兵駐金川門命人請皇嫂来軍中既至
上陳建庶人罪狀與興師之故比皇嫂還宮
宮已焚矣皇嫂汪氏後　文皇追謚懿文曰
孝康皇帝廟號興宗謚曰孝康皇后
文皇兵初入城楊文敏公迎見馬首　上問何
人對曰翰林編修臣楊榮曰何如曰臣請謁
殿下今始入城當先謁陵乎先入朝乎　上
啞然曰固當先謁陵遂從之既而召文敏謂
非若言幾誤乃事矣由是寵遇遂隆
文皇即位詔傳為王達善所草聞之先輩言實
景彰學士筆也
周紀善枋與胡廣金幼孜解縉黄淮楊士奇胡
儼約同死比難及周命其子邀諸人皆不應
周獨縊于應天府學櫺殿東廡
姚廣孝為　文皇治兵作重屋周繚厚垣以瓴
甋缾缶密甃之口向内其上以鑄下畜鵝鴨
日夕鳴噪迄不聞煖聲（文皇常至燕邸聞地道下有金鼓聲驚誨）
姚廣孝建取日功後　文皇欲疏茅土姚固辭
乃只為善世卜日朝罷　上與語姚應對如
常　上曰公今日胸中當有事乎姚曰無之
上曰兄有之朕見卿詞氣知之矣勿諱姚又
對如初三四問咨姚始言今早駕未出時臣
與吏部尚書言尚書班在前臣進而應之凡
越二班話間屢進屢退殊為不安以此少介
介耳　上曰向欲爵公固以此耳即命為少
師姚乃受之然終不畜髮　上即欲為建第
姚力辭之竟居慶壽寺中又賜宮人姚亦不
受惟章服曾服之今有畫像面大方肥紅袍
玉帶光頂上戴唐帽也
國初至於今文臣膺封爵者洪武中五人曰李
善長（韓國公）劉基（誠意伯）汪廣洋（忠勤伯）陶安（姑孰侯）
李炎（桂林伯）永樂中二人姚廣孝（榮國公）茹瑺（忠誠伯）
正統中一人曰王驥（靖遠伯）天順中二人曰
徐有貞（武功伯）楊善（興濟伯）成化中一人曰王越

威寧伯嘉靖中一人曰王守仁新建伯

風李秀不知何許人　太宗在藩邸時秀寄赤籍中陽狂奇譎衆因呼之云然無他異惟上知其人數召與語語多不倫府殿鴟吻墮上殊惡之左右莫敢言秀突來前　上曰秀吾殿獸墮何也秀曰欲換色耳　上笑曰痴子胡說嘗啓　上明日臣生辰欲邀三護衛飲乞為臣召之　上又笑令諸校往及往秀也出茅廬蕭蕭然僅具老妻坐茅炊下云秀請客未歸卒少伺諸校坐門外地上踞而不敢怨也及午秀持楮錢來謝言勞諸公枉臨伺燒紙後奉款置楮于地不散之便煨之煙起衝人竅諸人涕橫流紙已盡秀趣笑颺之灰被衆衣秀乃大言曰如此時候若輩猶不起耶衆咸憤詬其狂顛去復於　上　上笑而已張英公時未極臣位坐堂上偶墮塵落其背秀疾趨自後拍其背三曰如此大塵猶未起乎吾拍公起耳嘗啓　上甚地貴不可言　上寧有可葬者乎　上怪其不祥曰無之秀曰固也第不知殿下乳母誰歟　上曰死矣藁葬于其秀請更葬　上從之其地去西山四十里平衍閒即聖夫人墓人呼妳母墳是已及　上登極秀猶在後不知所終殿獸墮事或云是上夢而姚答之有一誤

永樂元年正月李至剛言宜以北平為北京從之

太宗大崇文教特命儒臣纂脩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書供賜甚渥禮部先脩書成最號精當既而亦頗有餐錢之賚遂急成餘帙或謂未協輿論[illegible]其後複開局修永樂大典凡古今事物言辭網羅無遺每摘一字為標揭繫事其下小大精粗無所不有以太樣濫竟未完淨而罷開其目錄且幾百卷云

太宗徵善書者識而官之最善雲間二沈學士度粲御尤重度書稱為我朝王羲之命中書舍人習其體凡王言悉為一家書迄今百餘年傳習不改

永樂三年進士放榜後詔選二十八人入文淵閣緝學以比二十八宿號庶吉士其人曰曾棨周述周孟簡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

直余昌章敞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
沈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旒李
時勉段民倪惟哲袁添祥吾紳楊勉周文襄
忱不與乃自請于　上詔從之時謂之梹宿
此稱遂遍於人間凡未至其地而強攀附者
以此稱之
太宗一日命左右至文淵閣覘庶吉士講習否
令一一記其動靜比告各有所事惟劉子欽
袒腹席地酣睡蓋時初飯罷子欽挾酒竟入
夢爾　上命召至謂曰吾書堂爲汝臥榻耶
罰去其官可就往工部爲辦事吏子欽略不
分疏遞謝恩趨而出至外邸即買吏巾絛服
之步入工部跽于庭尚書見之驚曰劉進士
何爲爾特起迎之子欽曰奉聖旨命子欽爲
本衙門吏尚書不敢答子欽便登堂侍立乎
旁與群胥偶少頃　上又命一豎入部覘之
還報云云　上笑曰劉子欽好沒廉耻更令
召來子欽至猶吏服　上曰汝好沒廉耻顧
左右還與冠帶歸內閣着讀書子欽又無言
遞起謝恩出具官袍返閣中即一日間也

永樂戊戌取進士六百人分爲六甲狀元爲李
馬　上以馬爲騏既而騏除名故今人罕知
其尾榜者曰官生是年勅進士年二十以下
者遣歸仍附本學肄業皆預注擬其官待俟
取用悉出　上意人人自擬之就注登科錄
是歲進上有林廷美者閩人儀貌頎偉　上欲
俾近侍問其貫籍以鄉音對　上嫌之乃擬
爲其京官林逡數步復召回曰者蠻子也沒
者福即改爲山東某州知州凡二任會有朝
旨有司繁劇地陞一級林時在京師三司以
下皆保奏其州係繁劇林當準勅時程襄毅
公信謂林曰公必與歟與然亦應稍通人事
林曰我何爲爾程曰官不須爾當承胥輩一
語無傷林亦不從一日倚部門吏出揖曰公
其州使君乎林曰然吏曰公在陞格可賀矣
林曰然吏曰其當承效殷勤公少顧之乎林
曰否吏白耳三林曰吾有銀伍錢爲日費姑
以餽爾吏欲十兩林不答去吏明日抱文書
白所司言其州保結恐三司失實異時進坐
官曰奈何吏曰當更行下軍衛具保乃可官

從之林知之窘矣悶之吏吏曰公亦悶我爭今欲集事反手耳第與我金然當倍之林予之十五金吏曰公高枕旅邸以俟新命候有帖子召公當來越二日果然蓋吏又白官移文往返應得半歲期恐違朝廷一時恩典官曰柰何吏曰今當州有操兵數百在京或令具一結狀則事可速辦無獲其實官曰然吏即行牒彩軍具狀如式林遂得如格舞文筆入賂市權如此而上之知人亦洞徹矣

永樂中征安南黎季犁降有三子皆隨入朝其孟曰澄賜姓陳官為户部尚書澄善製槍為朝廷創造神槍後貶其官而命其子世襲錦衣指揮澄願從文乃許令世以一人為國子生今凡祭兵器并祭澄也其仲曰某賜姓鄧亦官尚書後貶江陰縣佐(未審丞簿)有三子亦令一人襲錦衣指揮久之并賜江陰田甚厚永躅其徭今猶守世業其季曰某官為指揮久之乞歸墓祭既往即自立為王季犁死葬京師其子後葬於鍾山之旁

本朝賜姓臣下不多見惟國初有之予友鄧州車揮使自言本姓信洪武中信禄有軍功賜姓車天順中進士直茂賜姓陝直讀如陝也

太宗置供用庫在內宮牆外密邇御在所云典守者出內作弊令納戶高叫皇帝則自聞之其初旨如此後有呼者有司謂之驚駕輒問罪徒杖竟不得申今納者有以五十石入而止得作四十石者

永樂初 上言客人販甆器入京取他粗盌三兩筒與飯還乞晁有司循之至今國家良法美意多不能復大率視司存者耳

文皇嘗召盛御醫寅至便殿令切脉盛稍診候便止奏云聖情方怒後脉理不可察 上曰一時之怒亦形於脉乎汝識妙手又云盛胡子我許汝前時沐昕進兩小丫頭頗能唱我每飯常使唱之近呼之不見久之始知為他以銅椎打殺了適來小公主見我投懷中哀因撫抱少頃遽去却聞其哭問之又是渠擊以銅椎箇小女兒能勝之耶有如此人我怒甚不覺揮幾肘至今氣未平也盛拊頭陳勸再三乃已 上語謂仁孝也

永樂中山東民婦唐賽兒夫死唐墓祭回經山麓見石罅露出石匣角唐發視之中藏寶劔妖書唐取書究習遂通曉諸術劔亦神物唐能用之因削髮為尼以其教施於村里悉驗細民翕然從之欲衣食財貨百物隨須以術運致初亦無大志事冗浩闊妖徒轉盛至數萬官捕之唐遂稱反官軍不能支朝命集數路擊之屢戰殺傷甚衆逾久不獲三司皆以不覺察繫獄既而捕得之將伏法恬然不懼裸而縛之諸市臨刑刃不能入不得已復下獄三木被體鐵鈕繫足俄皆自解脫竟遯去不知所終三司郡縣将校等官皆以失寇誅

太宗崩於榆木川　仁廟在南京帳内左右良窃擾金文靖公速集諸内侍令秘不發喪亟命工部官括行在及軍中錫器悉収入内幄召攻金者入銷錫製為椑椑成權歛而錮之即殺工以滅口命光禄日進膳如常儀隨作二詔一為遺詔入朝一召東宮於留都俾星馳即位比喪達京師寂無知者皇太子至遂發喪易梓宮成禮文靖一時鎮定之功迥不可及也

仁宗皇帝日記萬言　太宗親稱之　帝聖學緝熙詞翰並精尤喜舉業在青宮每得試録輙指摘瑕病手標疏之以示宮臣往往審當語之曰使我應舉豈不堪作状元天子耶

仁宗聖體肥碩腰腹數圍　上常令太子諸孫習騎射　仁宗苦不能　上見輙恚令有司減削玉食其官每供膳私益以家殽　仁宗德之　上知監其人　仁宗登極乃官其後

仁宗失意於　文皇每含愠言何以了事　仁孝每勸之一日内死曲宴又對后詈之色怒甚既而曰媳婦見好他日我家厯他撐持又曰吾不以媳婦故廢之久矣誠孝也時先在侍忽不見　上令覓之乃在爨室手製湯餅以薦比薦　上大喜復至感泣命痛飲而罷

太宗既久不見皇儲亦頗思之一日命召之勅既具未命使人某進曰請令夏原吉往　上問何故對曰皇太子久不蒙召一旦忽有命恐過疑或致他虞　上歎服從之比原吉至

仁宗初聞之果驚怖謂或有後命頗欲自
裁問誰御命左右對原吉　仁宗曰原吉来
必能為我調護當且見之及見原吉偹道
上旨　仁宗乃安即與就道
太宗初　宣宗為皇太孫　帝命監國居留都
又以其柔仁令漢庶人輔之庶人於諸王中
特雄傑勇力絶人極精孤矢毎從　上蒐畋
射生特多有烏並栖而棲庶人連發二矢前
矢巳貫烏偶棲者未覺而後矢巳及遂聯翩
而墮焉其妙如此　上嘗稱之謂昔人有一
箭落雙鵰之譽我漢王豈不匹休之及輔監
國既久屢欲歸朝無計然　帝雖假為監國
重自又不可少之毎思欲在左右後
公以事如南都庶人因託其陳委曲歸言於
上上即命召至繼令之國於時反謀未嘗
一日忘暨　仁宗践祚庶人益輕之姑伺機
而發無何　仁宗晏駕庶人謂我向在兄未
正位時猶欲居之兄在亦應竟取况姪乎逆
謀遂决
仁宗一日謂三楊公曰見夜来玄象否對曰
高皇帝有私習天文之禁故臣等不能暁
上曰大臣與國同休戚豈可諭此朕夜中觀
之紫薇垣有事甚急不可解矣沈思久之長
歎拊髀而起明日郭妃以中宮誕辰邀過其
宮上壽　上亦往妃進巵於后后不即飲
上曰爾又為疑乎遂取飲之妃失色巳無及
矣俄而　上崩妃自經死時適雷
宣宗嘗乘怒殺二奄尹心恒念其非辜晩年毎
遊幸時指曰此厮又在此即命彈丸自射之
左右問何如　上曰即某某見猴行即鉄亍
前妃侯侯者以後益頻以速宴駕太監阮安嘗說　宣宗崩時肌膚燥裂猶嚼氷以裂動故
漢庶人既獲繫于禁省以鐵鎖繫其足而維以
長木曳地及見　上庶人以足運曳木廻拉
上足　上踣庶人將遂為弑逆左右急扶
上起而免　上因以銅釜覆庶人燔之
英宗皇帝登遐之後羣臣兆民若喪考妣悲哀
特甚以為仁德聖政不可殫寬四事尤為尊
絶終世未嘗殺一非罪未嘗差遣内官出幹
郡縣復中宮位號不用宮人殉葬罷皆自昔

君人甚難而出於　帝之剛　明獨斷所謂
度越百王者也
正統甲子三殿新成　上御正衙受賀大陳禮
樂百辟濟濟一時偉觀甚盛而容臺贊拜者
目眩心忪誤多唱一拜覺之無及矣廷中惕
息謂大失瞻望譴戾必重禮畢糾儀官舉劾
天顔笑曰今日是好日子只恐少了拜既誤
多了罷須之錫宴甚豐洽也
皇后大漸召三楊於榻前問朝廷尚有何大事
未辦者文貞首對有三事其一建庶人雖已
滅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脩其一朝實録仍
用建文之號后曰曆日已華除之豈可復用
對曰曆日行於一時萬世信史豈可象洪武
之年以亂實后頷之（或曰貝封諡為神宗皇帝非實）其二后
亦嘗肯其三方孝孺得罪已誅　太宗皇帝
詔收其片言一字者論死乞弛其禁文辭不
係國事者聽令存而傳之后默然未荅三公
即趨下扣頭言臣等謹受顧命遂出
英宗一日獨與楊文敏公語語及家事甚詳又
問公有何事難自處者朕為御處之公謝無

有　上固諭之公曰臣雅有一妾與臣同衾
賤頗善事夢妾有父以臣貴久依臣臣固厚
伺之今被假家政覘權賂頗撓臣事臣未能
去之也公意蓋欲　上屬之法吏罪而屏之
耳　上忽呼左右喚校尉來面封狀至公第
狀發之公扣首謝然而獲籠往公請其故
上曰既去其父安用其子予公頓首言此女
頗無過居亦自疾其父殆且留之　上曰父
以女死女寧自安要之勢自不可後或螫嚙
無窮勿恐情也公欲申懇再三竟不從披去
須刻報已兩斃公猶未出朝也
正統時王振雖跋扈大臣猶持體分甚尚書遇
振未曾少降辭色同坐時攙欲尊席公曰太
監職四品吾尚書二品岸然凝坐振無如之
何
李祭酒先生時勉始為侍講直諫　仁宗大怒
命武士以十八斤金瓜擊其脇脇折曳出异
下獄楊文貞公遇於外朝以燒酒灌之得不
死　宣宗即位召見亦盛怒將斃之先生對
云云乃少霽已而釋之及為大司成在正統

中諸生稱之曰父母之心天地之量時王振
勢傾朝野每進香文廟司成設茗延欵至先
生獨否振乂銜之令人密廉其事無所得彝
倫堂前有大樹是許平仲手植先生嫌其一
面陰翳妨諸生班列稍令伐去旁枝振遂聲
罪以為擅伐官木入私家用傳聖旨以一百
斤枷枷之肆諸成均前時為三枷與司業趙
琬掌饌金鑑同枷先生之械特重數斤而竅
極隘不可飲食鑑請易之先生不可始先生
以助教姑蘇李繼為將薄厥之至是繼力自
致權家冨素結諸權貴與其伯李者為兄弟
因李識會昌伯孫公至是李為求援於孫孫
適生辰家啓宴太后令家自餽禮孫因附奏
臣今歲生辰殊不樂比年每得諸公卿為賀
國子學先生不過一幅綃帕耳然辱此太人
君子臨貴為榮今諸公皆集獨李先生為朝
廷折楊之禁臣席無此君子為重故不樂爾
奏上太后即邀　上言之或曰太后云擎酒尊貴臣奈何施以
襄頭是甚紀綱　上言不知太后言不知作甚皇帝　上遣問之乃知
振所為也即飛詔放李先生令就去賀孫曩

公乃得釋繼又已脩儀物公因就詣孫其宅
杒筵猶未散也或曰諸生司馬恂等上章請代枷伏闕三日始得命公脫
械乂始蘇稍遲皆死矣又曰願代枷者石大用皆未知孰是
李先生在翰林時一歲上元夜朝廷結鼇山一
騶控先生馬而行中道拾一墮釵以呈先生
視之金也懷之歸少酬騶以錢大書揭于門
既而失釵婦往尋不獲倉皇間人告以李翰
林家有示帖婦遽往先生扣之婦言夫為錦
衣千戶勾當海外妾昨出看鼇山失去一金
釵尚有其一可驗也先生出驗之良是即以
歸之亦不問其姓氏既乂千戶還妻述失釵
事夫言非李公汝當憂思成疾或且致絶汝
絶吾亦不聊生是二命所關也亟往扣謝之
因具儀物酬先生先生悉郤之其人曰公不
受不能強此一匣藥乃海域所産初非傷財
所得而幸罕貴公幸受之先生問何物曰血
蝎也乃受付夫人言此為血蝎當識之既而
先生被摯脇折身至錦衣適此千戶涖獄驚
曰此李翰林先生也聖旨固未嘗令死因密
召良醫漸入視醫云可為第須真血蝎千戶

曰吾曩周嘗睍公立命索之夫人夫人以取畀之醫治藥以板夾脇傳之越二日夜遂甦焉
正統末王振謂三楊朝廷事亟三位老先生然三先生亦高齡倦瘁矣其後當如何文貞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文敏曰不然楊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效力當薦幾箇後生報聖恩耳振喜令具名來翌即同薦陳循高穀苗衷等振欣然用之文貞或譏文敏文敏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力彼肯自已乎一旦内中出片紙王寫幾箇名字某公閣某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士竟是我輩人當一心力也文貞歎服

己巳之變郭忠武登守大同極效勞烈自是年秋至明年夏與寇相拒大小數十百戰未嘗挫衄斬獲無算初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　上班師將旋駕郭欲有陳論不能自達乃告學士曹鼐張益宜從紫荊關返爲益曰然即當入奏既而行營果入紫荊郭以爲得請矣俄復折而東纔四十餘里耳蓋竟從居庸也未入而蒙塵矣

己巳八月二十三日虜以二十餘人奉　上皇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賄至即歸駕郭定襄登閩門不納　上皇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袁斌以頭觸大呼廣寧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或曰同知）霍瑄乃出見有所獻瑄尤效力及如約以賄往虜笑不應竟擁駕去及　上皇迴鑾瑄與朝衆見　上皇特嘉瑄久之至復辟即擢瑄爲工部侍郎登止奪爵降守甘州而已（郭氏家傳云定襄謀以死士七十餘人詢之食令膺前執其丐刀衆擁駕還召而與之盟約事成酬以一品之祿賊則族誅之士皆死命已書券給之會有阻者既淹久虜疑遲驚擾而去未酬其約）

虜擁乘輿登陳臨視諸臣在城下朝　上虜以長刀塗一鬻燒羊於銛端啖趙尚書雍趙徑開喉仰接而吞之虜驚嗌指曰好漢好漢

英宗在虜庭未嘗少沮降辭色聖敬無斁虜以女入侍不受虜畏服不敢少失臣禮會大雪乘輿所止穹廬上雪不凝虜尤異之往覘上天容穆然危坐亦無寒色咸極駭歎效順之謀益篤焉

北狩時袁錦衣彬勞力特著世皆知之又有沙
狐狸亦衛士在侍嘗以乏御膳告也先也先
不曉何等語問譯者譯者曰中國惟皇帝飲
食稱為御膳也先嗌指稱羨以我中華君臣
雖在蒙塵其禮猶如此耳乃與之六羊令自
致行在盖又以測沙之強弱智愚沙即裂其
衣聯革帶為長條二各繫三羊擔著兩肩而
行也先已異之復令人覘沙行數里始至
上前扣頭復命置羊復出數里外取水返又
出數里取薪䕺每往返皆復命如初也先益
奇之召問其姓名及有無事係沙告之又問
汝避追至此耶亦故隨駕者耶沙曰偶隨來
耳又問中國如爾比者幾沙曰十萬勝我者
若干更勝而至精者復若干也先曰然則向
何不以爾等輩來迎駕耶沙曰先是往征東
南某國未旋耳回即來此矣也先聞頗心動
及駕旋沙不及從留虜中虜授以士卒為頭
目浸用事權力已雄納婦生子為富貴大族
亦時奉虜命帥部曲至朶顏三衛市馬如是
殆四十年弘治初又來訪得其子因家詔之

令輸情於朝期以明年復至當遂歸明年朝
廷多益兵衛之歸其子以聞　上允且深閔
之如期果至見我兵及其子已渝意徑揮其
屬幡然南趨暨其胡婦胡兒一家悉至所携
輜重且甚富至京師入見　上上恐其詐命
所司詳驗時諸上下莫有識之者不敢決沙
曰是固有證　先帝頃嘗賜我一繡囊且曰
此周孃孃手製也今囊故在乞進孃孃驗之
所司取以進太皇太后覽之曰此真老爺爺
物也　上乃授以錦衣衛千戶賜宅一區
景泰五年春積雪恒陰詔求直言御史鍾公同
奇疏請朝兩宮復太子未上以示都御史[illegible]
廣衛廣衛沮之鍾不聽稍易數語竟上之詔
廷臣集議章恭毅公時為儀制郎中方具封
事欲發遂急入奏其疏大意亦言二事與鍾
類五月巳未也晡時入奏　帝讀畢大怒日
已暝宮門扃乃傳旨自臬隙中出命錦衣衛
即時逮捕入獄明日加訊無所指又明日大
施榜掠體無完膚辭連鍾公即逮置對復下
苛栲追令通南內潛杯伏乃用炮烙之刑又

不伏更益窮下慘酷欲必致死會大風雨沙
乃令禁錮獄中終身大理少卿廖公莊在憂
中亦上疏言復儲事　帝怒命伺服闋詣之
既而陛見即命於朝堂以大杖杖之八十瀕
死而止貶爲定羌城驛丞因是命錦衣衛封
巨梃六擇六壯卒就獄中痛杖鍾章二公各
一百每五杖易手鍾公尤瘠杖至三十已僵
不動杖畢頭之乃舉衆以手舁入獄又禁不
與醫既而二人皆不死

勾吳祝　允明

景泰末在廷多擇君之志二張都督輗軏石武
清亨楊鴻臚善曹太監吉祥則主復辟謀於
許學士彬許薦徐公有貞諸人就徐議徐覽
步乾文言時在今夕遂成取日之功徐既錫
茅土權寵傾朝始凡批荅制旨皆出閣臣後
入官寺手至是徐復請歸閣官人浸失權嗛
徐迨曹石私謁徐以事輒不從去自陳請於
　上徐復諫止每節縮恩異益銜之會御史
楊瑄劾曹石中批令銓曹記瑄名曹石愈憾
　上與徐多屏人語曹石乃令小豎竊聽得
之以聞　上上果驚疑徐實直又之　上應
既動曹石因造奏誹毀朝政多危語假給事
中李秉彝名上之李時以丁艱去曹石以貌
類一人持奏入接本小豎視其牘甚長言本
人說何事有許多文字其人不語豎覰懸牌
吏科給事中也奏入明日朝命召其人則亡
之矣逮捕甚急校尉妄持一人入示小豎小
豎曰非也昨肥而髯今瘠無髭乃復大搜常

熟張廷端以寫竹游都下捕者視其貌惟肖且吳語也取以入加掠亡狀後乃得李竟死酷烈之下曹石因言此徐有貞怨望使所密泰州布衣馬士權及其官某某吏楊某共為之而滅其迹耳遂收四人及徐家屬下詔獄加之酷烈益甚顛死數四竟亡狀馬尤毒虐馬曰今欲吾三人何所承刑官曰徐有貞欲作逆與汝三人同謀誣為此以惑朝廷士權顧建計某某執筆作狀楊某書謄之士權大呼曰徐有貞欲使今　皇帝為堯舜之君今百姓為堯舜之民如此而已不知其他刑官不能折獄竟不成會承天門災徐遂得釋論金齒

英宗復辟後厲精聖治庶務綜察每覽封疏必得其情或有一二字可疑輒取本映日視之曰是磨改者指示左右果然莫不驚伏

景帝汪妃甚賢　帝欲立懷愍時妃執不可語帝曰恐礙監國之稱帝不從汪殊不悅及英廟復辟汪猶在宮中時　憲宗在青宮意極感之曰當時事我固詳知嬸孃信聖哲所以禮之甚恭而奉養極隆汪與太皇太后尤相得既而憲宗言嬸既就養於此甚好但居處不相宜嬸當不安乃言于　英考遷之外王府汪至弘治中猶存本生與景齊年太皇太后歲節亦時邀入敘家人禮

汪既出而其郡主尚在宮中望　憲宗朝命選郡馬主堅不肯行言當終身不嫁　上曰妹不肯嫁志雖好然終不了後去恐無結果處乃強下嫁王氏汪出久　英廟一日入內帝問大監劉恒曰記得有一玉玲瓏繫腰今何在恒言景帝取入今當在汪所　上遣問汪汪言無之又問劉如初俄有間於　上言汪之出所攜甚夥　上命往檢取得銀二十萬以入蓋汪出時宮中物　憲廟為護持令盡二宮所有悉取自隨故所蓄甚厚從是遂索然矣遠　英廟崩後汪稍稍言於人帶實有之當時索太急吾謂景雖廢亦嘗為天子七年一繫腰何不可勝消必欲追取耶且景之天下尚遜而歸之何有於數片玉其第二番索時實怒而擊碎悉沈之井中也

丁丑承天門災岳綸脩正草詔罪己甚至曹石
相謂言姦邪蒙蔽不謂我曹抑不謂徐有貞
乎諸於　上上命杖岳百謫戍肅州室廬財
産盡賜指揮季鐸鐸得旨自往㨿岳門檢括
淨盡家人出門一一搜驗奇辱特甚無幾
上宥岳還適鐸得罪　上曰季鐸家産盡是
岳正物可悉取還之岳乃亦往㨿鐸門搜括
如鐸以復昔怨初岳為儒臣貲無幾何鐸素
積不貲皆歸於岳岳復加厲于鐸婦女出門
亦加撿索尤極醜辱焉

武功方被殊眷劉原博溥謂曰公氣甚不佳適
與天氣合公将不免武功曰奈何劉曰天上
金氣甚沴應當在公既而果罹其咎武功奮
志疾惡湯都閫胤績謂曰省齋誤矣公曰東
谷亦為是言耶湯曰公身在殿上乃可推人
下階陛今公自立庭下乃欲挽殿中人出乎
公默然

曹欽逆謀既就知朝廷以七月某日寅時出師
征麓川期以其時為亂先日以語都督吳瑾
瑾其妻姪也令以兵從瑾陽許之曰斯事非
有内應殆難為措手欽即以屬之令與守門
者通謀瑾諾之曰翌旦必伺吾報始可舉兵
欽亦諾之瑾遂去匿他所作奏請翌旦勿遣
兵第不開朝門以伺其變奏成不敢命人書
瑾書素不善勉自寫之大字數行而已薄暮
詣禁門呼守兵自門隙投奏入語門者奏有
急情須即上之比欽伺至雞鳴猶不見瑾來
欽往問其家家人曰瑾自昨日早朝竟未嘗
歸欽色動知為所賣矣即往索之門旁得之
投之於兵瑾墮溝中遂被射死朝廷得奏不
啓關欽已擁衆馳長安東街天大明城門猶
未闢欽知事露無以為計第索一二太臣將
殺之軍卒無紀律騎驟縱横市中欽入朝房
朝士奔迸遂殺逯杲寇都御史深方備着
擊欽以太刀斫其肩身破而兩既而孫鏜率
鏜率兵來擊欽戰敗伏誅須臾事定方戰時
孫會士巡街大呼居民令勿開門故無誤嬰
鋒鏑者已而朝門開即傳宣剳市覓吳瑾不
得内中接次遣人傳呼有藏得瑾賞若千無
應者午後方得其屍于溝遂收葬之追冠[illegible]

忠良死矣觀者駭然揚止之曰已矣無益於我更累若耳娼曰吾已辦矣公先往妾隨至揚挺身呼行刑者曰何不快動手既喪元娼慟哭吮其頭血以鍼線紉接著於項顧揚氏家人曰收去葬之即自取練經于旁

憲廟仁愛天縱每接覆死刑奏雖燕歡輙慘然或當食便廢食或以手拒牘謂左右與刑官說少緩之何妨

河東驛丞王佇奏知州徐孚事法司問妖言罪斬其妻李氏上疏言國家公法臣復何云獨念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還續夫死固宜第其父母老病憊甚不久人世而所生惟夫今妾欲守事翁姑則夫在獄衣食斷絕失所是妾能孝不能義而夫婦之道乖欲舍翁姑而從夫則舅姑貧病而死是妾能婦不能孝而子婦之義缺矣此於孝義不能兩全故與苟完一時之命不若代夫死以全孝義也且夫既死則其父母必痛傷以死夫父母死妾爲未亡人亦當偕死是夫一人之命而三人之存亡繫焉使妾而死則不過一人而夫得生養父母享有天年是妾一人之死有以全三人之生此妾死所以不足惜也伏幸聖慈宥夫一死俾得歸全父子之恩却將妾斬首抵罪用彰國家大義成化十三年三月十六日奉聖旨是都饒死罷

孝宗在青宮仁孝恭儉令聞已浹四海比諒闇菅麻未嘗去體久絕酒肉每朝退苫坐于靈幄側哀擗之餘不釋卷籍所覽者四種書分作日課務在記憶研覈旨意有未得即召問儒臣法吏四籍即孝經尚書朱熹家禮大明律[illegible]

御膳日用三羊八鵝　孝宗勅即位減羊一鵝三

陝西都司都指揮使楊敬等奏據西安府鄠縣道安里軍人毛志學等狀弘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午時在本里趙倫村泥河水邊澡浴得一玉璽臣等辨得篆文係是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八字背有螭紐其光洸白光彩異常厚一寸連紐高二寸方圓一尺四寸四角完全篆文明朗刻劃奇古純無瑕玷巡撫右

都御史熊翀會驗此即歷代傳國璽也除璽
該熊翀差官賫進外謹具奏聞
國朝太廟至英宗九廟已備及　憲宗山陵禮
畢神主當升祔而祧一代詔禮部集廷臣議
議者多以自德祖而下四廟以次當祧至
太祖乃為百世不遷之祖倪文毅公岳曰此
固所以尊　太祖然豈　太祖崇本尊親之
意哉故周既追王太王王季又上祀先公以
天子之禮其意蓋出於此國家自德祖以上
莫推其世則德祖乃周之后稷也不可祧懿
僖仁三祖以次當祧至　太祖　太宗為周
之文武百世不遷今　憲宗升祔當祧懿祖
一廟宜於太廟寢殿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
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則奉祧主合享亦應古
祫祭之制詔從之
成化戊子慈懿皇太后崩　上命別擇葬地禮
部翰林院以為不可乞集議詔從之群臣議
以為宜與今皇太后千秋萬歲後俱合葬裕
陵慈懿皇太后居左皇太后居右一體祔廟
上答詔云卿等言固正理但聖母在上事
有窒礙朕屢請命不蒙俞允又令內臣往返
數次懇請堅意不許朕平日孝奉兩宮如一
若因此違逆致有他虞豈得為孝今當於裕
陵左右別擇吉地安葬崇奉如禮庶幾兩全
卿等具悉朕意群臣復奏大意謂　上所有
者祖宗之天下當守祖宗之成法即　先皇
帝與母后猶不敢違而況陛下乎若今日之
禮稍失則非　先皇帝之心損母后之德
上上不得為至孝當起敬起孝以諫而號泣
隨之可也若母后猶堅持不從則當用尊無
二上處親以大義之道斷而行之　上猶未
從於是內閣復請會議詔下群臣再奏其言
益切謂或者曰　上為皇太后所出不可薄
於此而厚於彼殊不知慈懿與皇太后他日
並合裕陵並享太廟畧無輕重大小何謂有
厚薄乎或又曰慈懿無子宜與恭讓皇后同
此尤不然恭讓在宣宗時已嘗遜處別宮而
立孝恭皇后矣慈懿在當時未嘗遜處他宮
未嘗別立一皇后豈得謂之同乎況　宣宗
晚年追復恭讓徽號悔恨莫及自嘆曰此朕

幼年事葢可知矣又況　皇上繼統承緒即
同其子而可謂非其所出而別議乎後復繼
以危言　上乃從之合葬祔廟如禮
初成化戊子議葬孝莊睿皇后於裕陵時已有
皇太后他日祔葬祔廟之說矣至弘治甲子
太皇太后崩既上尊謚曰孝肅貞順康懿光
烈輔天承聖睿皇后同孝莊之制矣內閣大
臣覺其誤乃上疏言成化初因事有難處臣
子姑為將順之意今當再議於是始詔禮官
會議議未定　上頻召三四元臣密議便殿

中反復甚勤吳文定公寬以掌詹事府與議
一日衆推文定言文定乃云魯頌美姜嫄閟宮
春秋考仲子之宮皆為祀於別廟之證自漢
唐來亦然至宋乃有並祔者其禮已繆然皆
諸帝繼室生而為配者非後世子孫追尊之
比惟李宸妃之沒仁宗傷痛出於至情乃用
追尊而祔祭此豈後世所當法哉僉曰然遂
奏請去睿皇后改稱太皇太后立廟別祭竟
從之時倪文毅為禮部尚書亦言周之姜嫄
為帝嚳次妃后稷之母故周禮有享先妣樂

舞葢指姜嫄而魯頌閟宮之詩特見其名此
別廟之明證也且唐宋以來皆有故事可考
如奉慈殿是已今孝穆神主宜於奉先殿旁
別立廟歲時祭享悉如奉先殿之儀於是議
遂定
國初天下府僚咸屬衛官節制朔望郡官至衛
作揖生徒里老等亦先詣聽處分吾郡自況
公鍾至遂革其制
我守況公鍾字伯律南昌人始由小吏授為郎
郡由前政狼籍公私憊甚　宣廟方軫皇衷

內相三楊公特薦君遂分左符又賜璽書假
便宜從事君初視篆猶無為稱群刻木為
提控持文書上不問當否便判可吏耻且狎
猾[illegible]牘中鼠塞囊穴君退輒密疏之弊害多
蚤然且不暴之通判趙忱百方誘設兼[illegible]
侮君亦唯唯既期月一旦命左右具香[illegible]
并呼禮生來既至僚屬以下亦集君言某有
朝廷勑未嘗宣今日宣勑及宣中有僚屬不
法徑自拏問之語於是諸吏皆驚禮畢君坐
堂上與里老言吾聞郡人多狡武毋輕詆善

人吾有彰癉之術然不能如闍羅老子自為
判別今以屬君等速以善戸惡戸來報善者
吾優視之甚則實致鄉飲惡者且為百姓殺
之吾所善惡二簿伺若曹矣又召府中胥悉
前大聲言某日某事爾某作如此擬爾罷黜
賄若干然乎某日某如之然乎羣胥駭服無
敢辯君命引出曰吾不能多耐煩命裸之俾
負縑有膂力者四人舁于胥擲空中顛死之
鬼姑少救去君大怒吾為百姓殺賊狗鼠輩
為吾捕殺產鄉高牧之立死不死死爾狗曹
矣皂權如命立斃六人君命呼屠人持鉤來
鉤其吳曳出郡衙肆諸衢上下股栗革面焉
初前守王觀亦嘗蒞死某吏錢英　高帝喜
遣使賜勅獎諭勞以上尊御詞甚重之也
況君於庠校師徒乃加禮焉至講誦校試多不
親事朔望謁先聖後亦不命講曰某本刀筆
吏未嘗事墳籍不能妄教習所能者精別勤
惰消長耳諸君幸自勉同寅有勸君稍加考
簡勿廢進退權者君報之如前語且曰公以
科目名以蜀公矣後每同難闈士類頗卷惟

聽同寅酬酢君袖手敬陪事無少不足意焉
師徒每入郡白事必延之內堂坐而叙名談
笑愉然不衰如以私事至則頓慢之矣
陳祭酒敬宗持己方嚴師矩振肅飲量甚洪而
未嘗失色於人豐城侯李公貞居守留都禮
公甚恭公過豐城豐城夫人即其公主也聞
公飲量欲闞之命豐城留款內治饌甚豐而
廣為甕座後堂從廡幽軒曲館以達於內凡
經行處輒陳席駐飲速酬觴酬已無算而公
亦醉矣始入正席公主坐屏後潛窺之且命
奏樂今目不暇視猶恐失儀然屈指數
掌中以持杯盃行數盡數不可勝乃散公至
相羅起視之學真與其律檢如是也
曾內翰棨之飲亦大戶也有虜使至稱善飲酒
同推能伴者幾得一武弁猶恐不勝　上命
廷臣自薦皆諸往　上問卿量幾何對曰無
論酒量且當陪過此虜　上喜令往二人然
飲終日初不可計虜使已酣武人亦濟倒內
翰爽然復命　上笑曰無論文學此酒量豈
不為大明狀元耶賜以內醞甚厚

本朝初不禁官妓惟挾娼飲宿者有律耳永樂
末都御史顧公佐始奏革之國朝於京師官
建妓館六樓於聚寶門外以安遠人故名曰
來賓曰重譯曰輕烟曰淡粉曰梅妍曰柳翠
其下四名主女侍言也其時雖法憲嚴肅諸
司或朝退相率飲於妓樓羣婢歌侑暢飲踰
時以朝無禁令故也後乃寢弛放恣解帶盤
礴喧噉竟日樓窗懸牙牌累累相比日昃
歸署半已沉醉曾多廢務矣朝廷知之遂從
顧公之言顧公太康人剛嚴為朝紳冠時謂
目之包公也每待漏朝房諸僚無一人與同
坐比連壁三五室內皆寂然畏其聞也或過
門竟變欬外立知是顧公遽而避之
夏忠靖公以忠純事　文帝眷遇極隆為尚書
三十年不離戶曹中間恒兼二部或吏或禮
又嘗兼戶禮刑三部至總掌六部并掌都察
院大理寺凡佩八印焉
先朝掌邦賦者夏公及周文襄皆理財盡善手
也文襄蓋劉晏韓滉陳恕之流如桑孔王鉷
輩何敢望哉二公事紀者已多不復煩云近

者並祀于吳然其功豈獨吳哉
陳內翰衣宗使高麗太嶽風采方物倚妓一無
所納國人無以狎之因請造其殿記公不允
君臣懇禮數四乃為握筦奠王燕謝獻紫金
瓶一枚公拂去王強之公便索文欲戲戳王
乃收瓶謹謝焉歸朝咸謂公既足為丈夫辭
可也公言造文潤筆固亦有之天朝儒臣為
彼殿記體勢重矣受瓶則褻有價且吾行為
責文也寧可忽諸
李布政昌祺為人真愨不同於時才學亦贍雅
少觀其作剪燈餘話雖寓言小說之靡其間
多議諷節有為作也同時諸老多面交而心
惡之李不屑意也其尊裴記有江南舊事休
重着桃葉桃根盡可傷之句亦別有所指葉
文莊公水東日記亦稍紀其行概及韓公雍
按江西亦以公有此書不入鄉賢祠蓋時獨
以文人且病其惟亂乃爾未知此也縱未知
此公大節高明安得以筆墨疵戲累之
韓中丞兵入大藤忽青袍方巾數十人出林中
執香拜伏軍前問之曰我等悉良民向執公

役為賊掠至官軍累征未嘗深入撫綏殄滅
今公至此我等必得脫穽陵矣韓厲聲曰爾
等皆賊敢欺我耶命悉躶而斬之果皆短兵
褁於衣乃盡支解之隨兵入路散懸身首於
樹夾道不絕峽中酋聞驚呼天神至矣極力
拒敵不支遂平之其詳別見
韓公膽勇絕人初得賊斬之即取其首傾腦飲
之卻命將校飲之多不能也又兩司官方集
議兵適引數賊入公握刀付一布政曰公可
手斬此賊布政戰揺公笑曰公談兵何美哉
一繫囚猶爾臨陣當如何即自持刀連斷數
人頭衆懼有眩絕者其他類此甚多故軍中
與賊皆畏之如虎比聞其死祠之為神
孔侍郎公鏞平生以忠信自厲事英憲孝三朝
歷處外所至聲績褎然言信行達真謂蠻貊
行之知田州日峒獠倉猝犯城公蒞任纔三
日郡兵先已調發衆議閉門守公曰孤城中
虛能支幾日乎秪應諭以朝廷恩威庶自解
耳皆難之謂孔太守書生迂談耳公曰然則
束手俟盡乎衆曰即爾誰當往公曰此吾城
也吾當獨行衆猶諫沮公即命騎令開門去
衆請從以少士兵公笑卻之衆乃乘城向城
啓門賊以為出戰門啓一馬乘官人出二人
控絡而已門隨復閉賊遮馬問故公曰我新
太守也當至爾峒寨有所言爾當導我賊巨
測姑導以行遠入林箐行間顧從夫已逸其
一既達其地一亦逸矣賊控馬入深林夾路
胄裸人於樹者猶望見公叫呼求救公問何
人乃庠序士也前期赴郡為賊邀去不從賊
將殺之耳公不顧徑入峒賊露刃出迎旁刃
夾擁如林至巢穴公下馬立其廬中顧賊曰
我乃爾父母官可以座來爾等來參見賊取
榻置其中公坐呼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進渠
酋問公為誰公曰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
孫耶公曰然賊皆羅拜公曰我固知若曹皆
良民迫於凍餓聚此苟圖救死耳前者上之
人不知此動以兵相加欲勦絕汝我今奉朝
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猶子孫不忍便殺
害汝若信能從我當宥汝前罪可送我歸府
我以穀帛賚汝爾後勿為劫掠事若不從可

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自當之矣衆錯愕
爭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卹請終公任不敢
擾犯公曰然我一語已定何必多疑衆復拜
公曰我餒矣可以食來衆殺牛馬為麥飯以
進公飽啖之賊皆驚伏日暮公曰晚矣我不
及入城可即此宿賊除治中廬設牀蓐公徐
寢賊羅寢侍衛明日賊復進食公曰我尚倦
行且止此又宿至明日吾今歸矣爾等能從
往取粟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公顧曰
此秀才皆好人汝既效順可釋之與同吾返
賊即解縛還其巾衣諸生競奔去公按轡出
峒數十賊騎而隨薄暮及城公命呼城中城
中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畏死叛而降之
導來降城矣爭問故公言第開門吾有處分
衆益疑拒公笑語賊爾等勿入城吾當自入
乃出犒汝賊少卻城開公入復閉公命取穀
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謝公而去迄終任不
復出

阿溪者貴州清平衛所部苗也本江西人漂蕩
至彼桀鷔多智數乂之為寨主雄視諸苗有
養子曰阿刺膂力絕倫能被三重甲持二丈
之鎗兩端着刃遇數百人與敵刺以槍點地
躍而起輒三五丈飛行稠人之上以戰若一
二丈川澗躍越之如溝澮爾二人謀勇相挾
由是橫行夷落推為渠帥觀諸酋之附近而
稍弱者歲以產畜分給而倍征其入既得苗
夷之利又謀詗我之商民經行其地者輒誘
他苗令邀劫殺掠官司差健步往深探訪健
步先謁溪請計溪乃要我重賄期為勦之健
步歸報官司發之溪乃以素不能服之苗遊
而悍者指為賊導官軍往擊捕於是遊苗畏
憚亦服從之其後與我官司益狎我凡有事
就令訪處不復閒備之矣三堂之寡廉者甘
有歲賂溪益負恃為惡滋甚每交訌官苗使
爭鬪以收鷸蚌之利歲輒數次其志小則覬
為土官大猶恭可知也以是清平一境官苗
交受其害歲無寧居吾郡孔公為都憲受命
鎮兹貴州初至尚未之知往往見報某地被
賊劫殺官軍某地劫殺民商公問何以處之
上下皆謂須剿之阿溪當治公言清平為指

揮使司諸土官宣慰等乃命官且乘何以不
能治軍事更借一寨主力覊縻之徒耶固疑
之漸詢諸人人以溪兇横且私於監軍總帥
言之恐無益得禍多不吐語公諏究轉力乃
得前扇亂諸狀謀欲除之因佯扣監軍總帥
等皆迴護之公益信其私黨知不可與共事
且務决去之乃命復自往清平衆沮之公不
聽獨至清平復訪求部曲之良有指揮王通
蘊才而端方稱疾不蒞事公召而禮之因廣
扣時事通有濟而不及溪公曰吾聞此中事

惟商溪矣且要爾乃不言何也通不荅往復
數四竟默然公曰吾所以異待而以爲解辦
大事非輩行等今爾何以酬我通曰言之而
公事且辦則一方受福而愚言有益否則公
獨已耳吾家且赤乃當若何公笑言何用不
克通始慷慨許諾陳列根枝公問溪所任倘
人何以能通吾上官通曰彼獨藉王指揮陳
總旗二人公必先得此二人心力乃可濟公
曰吾自能之通謝去公俟旬朔羣將校參揖
時號於衆曰今急闕一巡撫官若等悉留前

吾自擇之乃從指王曰可矣獨留之衆出王
前公謂之曰汝何以與賊通王驚諱之公曰
阿溪歳賂三堂誰爲之通我已備知而尚諱
耶王悚懼不敢言公曰吾今且貰汝罪推心
以用汝汝必取溪自贖仍被醲賞或貳或僨
則重辟不汝免矣王扣頭曰信如公言然阿
溪之猛猷擒之而不可得柰何公曰然則事
遂已乎王曰當更得一年幾多謀者同事乃
可公問誰王曰無如陳總旗公曰諾吾命拔
[illegible][illegible]令舉謀勇之士聯所部兵來有事指麾

汝[illegible]從舉陳與俱來王受令去少之偕陳入
見公物問之亦若問王者陳諱駭亦若王憂
顧王王曰勿諱爲吾與若事公已悉知之第
當自力以報公陳亦言其難狀公曰而第誘
之出寨吾自有以取之陳言此易耳此有闔
牛可以此誘之出（土大姓畜牛每歲時出牛對之以拳圖牛腹拳多期
牛大每數十拳有至百拳者以拳多寡為勝負）乃計令以一人牽牛
在野陳入寨訪溪誘令出觀而隨遣王率勁
卒伏牛旁伺出擒之且刻其期遣他兵來援
并又豫檄近溪各寨及期各以部兵同集助

之議定陳受教去見溪溪曰何久不來陳曰新都堂至故不能來見老王(溪呼為老王刺為小王)溪曰都何如曰無能為耳溪曰聞在廣解捉賊何謂無能陳曰同姓耳非其人也溪曰賂之何如陳曰姑徐徐何以遠舍重貨溪留陳食縱談到牛事陳曰適見道中牛未審校老王家牛何似然亦大矣優劣未可決也溪曰寧有是乎審爾我當買之陳曰牛人非商賊似不可致入寨溪曰我往觀之陳佯曰何必自行溪奮曰必去必去因顧刺令俱陳又激言

曰新都堂在小王豈敢去乎刺怒曰何都堂能阻阿刺足耶因即座以雞卜不吉溪言吾夜夢大網恐不利出陳曰夢網得魚牛必屬王矣溪刺乃與陳刻木(土人與衆為事必刻木為信)即俱起三騎聯而出至其地視牛𦙶爾溪詫樂命酒飲忽報巡捕官至陳曰王知乎王指揮也盍往訪之溪曰何彼來可陳曰寧有新官遽下訪人乎因勸令往又說令去所佩刀曰新武職官見刀以為不利是求好反惡也溪乃去之既往見王留坐因戲謂溪刺新上司按

部至境何不速迎待此來何為溪刺猶謂故戲漫言拒之王怒曰而戲乎吾豈不能執汝溪刺猶笑傲王呼伏出數百人徑捉刺刺徒手搏傷八十人竟就執并溪縶之時援兵正至無失期諸寨兵亦集共圍之公又速命造二檻車隨王令一得溪刺即囚之徑馳赴貴州無經清平恐其黨劫之也於是一如公命解至三司鞫之論死公既問皆無一語第垂頭請死刺語人吾不畏千萬人獨畏一孔公耳然亦不知其擒我若此易也中官猶為解

脫公言吾不究若事猶能解乎溪刺死溪有子爭寵都勻公又撫都勻官司徑擒之悉殪焉

洪武中山西都指揮郭敬性解鍾律臥冰置食器中斟酌損益以審聲之節奏音調諧叶聲韻奏登降之樂㵎然不爽識問之曰非爾所知也

驍騎右衛指揮郭德成嘗侍 太祖宴內苑既醉免冠謝其頂蕩然 上笑曰酒風漢頭毛如此非酒過耶德成曰臣猶厭其多欲盡髠之

史了了偽問婦何聲婦曰猫兒跳下樓耳御
史曰諾遂亦終免及後家居時已老鄉里目
稍稍稱愈或日與婦競婦喧辯御史曰記得
猫兒跳否婦悟即自經
國朝巡牘奏御　上一覽即送東宮令參決以
覲才識鑒稍後遂定制凡章奏必以副封啓
東朝與實封同進
洪武中御史與校尉同居官舍重屋御史在上
尉在下欲其互糾察也
洪武中京師有校尉與鄰婦通一晨校瞰夫出
輒入門登牀夫復歸校伏牀下婦問夫曰何
故復回夫曰見天寒思爾熟寢足露衾外恐
傷冷來添被耳乃加覆而去校忽念彼愛妻
至此乃忍負之即取佩刀殺之而去有賣菜
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門見無人即出鄰人
執以聞官翁不能明誣伏獄成將棄市校出
呼曰某人妻是我殺之奈何要他人償命乎
遂白監決者欲面奏監者引奏校曰此婦實
與臣通其日臣聞其夫語云云因念此婦忍
負其夫臣在牀下一時義氣發作就殺臣不

敢欺願賜臣死　上歎曰殺一不義生一無
辜可嘉也即釋之
洪武中歐陽都尉挾四妓飲事覺逮妓急妓分
必死大毀其貌以往一老胥謂曰與我千金
能免爾死妓與之半胥曰　上位仁聖寧不
知若曹之侈肆慎不可欺當如常貌更加飾
耳妓曰何如曰須沐浴靚潔以脂香澤粉冶
面與身令香遠徹而肌理妍麗之極首飾衣
服悉以金寶錦繡雖私服褻裾不可以寸素
間之務窮盡妖麗能奪目蕩心則可如此無
伺他術問其詞曰一味哀呼而已妓從之比
見　上上令自陳妓無一言　上顧左右曰
搒起殺了妓解衣就縛自外及內備極華爛
繒綵珍貝堆積滿地照耀左右至裸體膚肉
如玉香聞遠近　上曰箇小妮子使我見也
當惑了那厮可知哩即叱放之
藍都督玉始以常開平妻弟從征累功至大將
所向多克捷素狠愎不學恃功暴横莊奴假
子數千倚奪民田民訴之御史王執御史簿
而逐之征北還私載無算北度喜峯關吏以

夜不即納王毀關入　上聞之怒會有言其
私元主妃　上詰責之王不為意每侍　上
坐飲宴容止傲悖總兵在外專黜陟刑罰至
違詔出師屬征西歸意望進爵時已封涼國
公　上命為太傅王攘袂曰我當為太師何
太傅也及奏事　上不從王退曰　上疑我
矣遂謀反密召故部曲令收集士卒家奴餘
甲為變將發為錦衣衛士蔣瓛上告捕訊伏
誅連坐者鶴慶侯張翼普定侯陳垣景川侯
曹震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都督黃路吏
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洪武二十六年二
月乙酉也
後一日天禧寺（即古長干寺）浮圖災有司入奏　上
命兵馬督人邏衛於內外令勿救火寺既燼
命盡取其灰投之于江即其地鼎建大剎立
塔十三重賜名大報恩寺雄麗甲海內焉
太宗皇帝一夕夢服緋七人上謁翌日銓曹引
進士七人奏擬其官皆如格七入品　上以
符所夢謂冢宰曰五品以上服緋方面官闕
幾人速省檢以來尚書上其數　上即命注

授七人中有布政一吾鄉陳公祚得河南參
議
陳僉憲祚疏勸　宣廟讀大學衍義　上怒自
批其奏曰你道我不讀書我是怎麼來作（音佐）
皇帝遂下獄父母兄弟妻子姊姪凡男子悉
同禁婦女下浣衣局凡七年　英廟踐祚釋
之幼女出時才七歲不能名六畜公剛勁絕
類後復屢諫瀕死詳具別籍
宣宗召吾鄉欽院判言欽謙汝江南人惺惺朕
欲用其藥可製與我謙對不解　上曰與酒
飯喫乃出如是凡三　上曰何其吝乎謙曰
臣以醫受陛下官祿先聖賢傳醫道者無此
等術亦無此等書臣實不解　上怒命數力
士以旃席囊其頭持去及出朝無一人知者
家中失謙問之太醫院不知訪諸朝市皆不
知所在諸省部大臣潛為訪之一獄卒言知
狀扣之曰今在錦衣衛以四鐵繩縶之加以
三木與陳祚同處極幽冷一室中家人不敢
白亦不敢通問久之釋出
有李校尉者口奏　宣廟爺爺詔求直言臣不

解文字只口奏二事其一云去其二陳符乃奄人爺爺賜一宮人何所用直言此二事爲大　上大怒命刮去舌行刑者即他校尉也少削其尖不大去之　上令持去餓七日來說即入獄諸校吏以肉餌啖之七日奏李不死　上命再餓七日校啖之如初又七日奏不死　上曰豈神仙乎放之既出人遂呼爲李神仙

宣皇幸其官第就宴家人供事有女甚美行酒左右　上悅之然稚齒未可進環　上謂曰

爾要東西與我說又曰先與爾頭面眷戀久之而去明日賜金玉珠寶首飾各一稱又數日語近璫曰向見其家食器皆銅何其貧邪又賜金銀飲食器具甚夥價數千緡明年上崩女竟不入宮

正統末京師旱街巷小兒爲土龍禱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成羣噪呼不知所起未幾有監國即位之事繼又有復辟之舉說者謂雨帝者與弟城隍者郕王再來還土地復辟也以謠爲有徵也

成化　進士放榜有南昌龍騰霄　上曰龍而騰霄其飛龍在天也命更名

成化丙戌　上病舌澁朝臣讀奏荅旨多以是字而尤甚　倪鴻臚卿施純請以照例二字代之　上喜擢爲大宗伯時號兩字尚書施京師人體貌豐偉音吐洪亮詞語莊整班行中可觀其內子亦京師人貌甚端麗一日同諸命婦朝兩宮內廷嬪御色亦鮮儷咸屬目焉太后命之前問夫人誰氏對曰妾禮部尚書施純妻也太后賜鈔諦視久之顧左右寺人曰

向者東朝選妃何不及此人又顧謂曰夫人向後不必更入朝也

尚書楊公翥厚德冠一時鄉邦傳誦其事甚多如鄰家搆舍侵其楠溜墜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又或侵其址公有普天之下皆王土更過此些也不妨之句又以鄰翁生兒恐乘驢驚之賣驢徒行如此等紀載已多又聞其先墓前碑爲數田兒戲推仆墓人奔告公曰傷兒乎曰否曰幸矣語諸兒家善護兒毋驚之

尤參議先生亡度惇厚莊介鄉國模範亦多紀
載者游學時行委巷一妹遥迎之將獻笑先
生趨避之更不由是途也予姨夫蔣君廷貴
應試經行教坊羣婢夾擁蔣不一顧妓揶揄
引其裾蔣絶裾去亦不怒吳文定公在吏部
時以喪歸過其第西偏一曲巷諸娼媼奔趨
避公語騶從彼亦貧迫不得已耳吾既未能
濟而葦之亦沮彼糊口計命廻車迂行而東
戒勿由此

盛寅先生嘗夜夢有竊椒於家者乆矣急欲椒
遂私發用之竊而深自訟曰豈素日義心不
明以致此耶迄不能寐坐以達旦

陳檢討繼幼孤母　節婦守義甚堅教公嚴篤
郡邑上其事朝命廵按御史廉覈之御史既
得狀復微行至其鄰家樓上潛窺之節婦方
率子灌園節婦前行檢討抱盎從步趨整肅
如朝廷然已而同灑少頃節婦入内乆之手
持茶二甌來檢討逡望見遽擲盎趨迎至前
跪兩手捧一甌而起飲之御史不覺動容稱
歎即以上奏旌表門閭

戈新劉　行業端茂永樂戊子領鄉薦會試
下第道遇滏水一女子未没號救劉命援之
登舟附載以歸道中皎然不涅逮家婦迎問
曰買妾乎劉告之故婦扣女女言本富族今
舉室葬魚腹矣感君子再生恩請執婢役以
報劉曰惡有是吾力猶能返汝立命人送之
還至則茫茫大川耳親戚皆絶形迹復載來
劉命婦善視伺爲覓壻歸之婦曰渠已無家
吾亦無後君非搆意室之政使從人未必勝
君殆亦天作之合其留侍巾櫛劉固不可知
者諭勸數四乆之乃處貳室既而生二子長
郎大宗伯文安公定之次布政參議寅之也

孫御史鼎吉安人正統初提學南畿生徒誠服
所歷戒毋候迓舟行比學舍匆數夫肩小輿
猝入無知者師弟子既集便令闔門試之試
文不以完篇破題數首隨閱隨差次之比畢
諸生猶在堂而已發文案私請自無所入有
過者未始輕罰惟自訟格其心而大戾者必
黜一日庭中橘熟命摘與諸士同啖人一枚
一士輙取二枚問之曰將遺母孫大稱賞令

掎益與之其後乃得天台陳選及福建陳琳二君江南士人人能誦之

太祖留神學教胄監教術尤爲嚴密司成亦多得人今多稱李公時勉以耳目相及又以忠節震灼耳

英宗以來道學稱薛文清公後來如吳與弼陳獻章輩博學有山西石宗人鮮知後稱丘相等文學楊文貞公後稱徐武功等政事兵刑等各有名世不可悉述而評且有所不敢也即此所徵道學惟文清誠爲之餘亦不服方久也要之祖宗時人物不樹門戶而各臻其極寸載自有律度量衡獨忠義之節前後所出者扶植寰宙萬古一時耳（此舊作既語以頗近紀事附筆之）

景泰中劉學士儼典北畿秋試取江陰徐泰爲解首泰本富室或以爲有私高閣老穀乃請覆試　上不可比泰等赴禮闈中旨特召北畿五經魁士入禁中覆試陳閣老徐步觀五士文章至泰微言曰仍應以此卷爲首亦不知識泰否也　上拆封其次一與原第符乃仍賜泰爲解元劉公初大不平欲扣閽力辯迨覆試乃已後劉歿有司議謚亦以此事謚曰文介焉初高之請以子尚書王都御史二子不第乘此爲之地耳既而朝廷徇其意特命以二子登科時目爲欽賜舉人

舊制生員以貢舉入監中襴無所變直至殿試選授後方易命服洪武中嘗許監生戴遮陰帽遂因私戴之洪武中貢士入朝　上問此着籃衣者何人左右對監生　上曰教着青衣好看乃易青袍迄今王尚書恕在吏部有欲請歷事附選監生服冠帶者以咨於王王曰秀才在諸司惟此衣巾易辨稍可禮待若冠帶則與衆差辦事官何異任其趨走於前而禮無少別所損乃大矣乃止近南京有司亦草疏謂吏胥在選即已冠帶況儒生乎欲行有沮而寢

倪文毅公頎躬廣顙美如冠玉腹大十圍體有四乳儀觀表揭百僚爲宗伯定廟祀爲冢宰公正剛方人不敢干未久而卒譽充朝野初厥考文僖公在翰林御命祀北嶽其妃姚夫

久夢緋袍神人入室語之曰吾知汝無子鑒汝夫齋祀之誠今以此子乞汝因指捧香合童子示之乃寤果得文毅文僖因以岳名之文毅但無隆岐無子

徐文靖公少學時性甚沉質言動不苟嘗效古人以二餅貯黃黑豆每擧一善念道一善言行一善事投一黃豆不善者以黑豆投之始黑多黃少漸積參半久之黃者乃多云平生如是雖貴不輟

吳文定公忠信弘厚天性學力交成全德不可勝紀漫志耳目小端一二未第時家應繖人役徵擾百狀公見重於有司其父亦長者不以有公息事武當苛甚時稍謂公盍亦白之上官公曰譬我不作音佐秀才亦已矣乃潛入金胥徒輩以寬其事父不知也里儇子以私憾公同夫人出隨詈公於車傷從人欲一較公召戒勿應而已又刓去公所爲郡學碑刻名上官追究公曰吾文誠不足存幸無校官重刻而已縣官嬌激束縛公家人固無所可罪至事公禮儀亦嬌而簡慢公殊不介意縣官述職公正佐吏部冢宰欲黜此令問公公曰謂之最固非公以黜則亦未至爾冢宰即從之遷佐別郡

祥符民袁海景泰初從募戍邊母病於家婦徐氏刲股餌之即愈後復病婦禱於空祈玄帝佑之願進香武當以謝姑即夢神與丹藥一粒吞之既寤復愈及大還語之故夫與母妻偕往至南巖宮徐始言向姑危切時妾寔請捐軀代姑今當如約姑與夫愕然方止之宛轉間不見徐乃潛登飛昇臺剪投身萬仞之崖留韈崖畔以示覓者衆覓不獲見韈始悟慟而已俄而母與夫持香上金殿遙見一人在殿下拜禮即之徐也駭問之徐言方隕軀而下忽見衆擁持之不覺已在此也遂同歸其孝感明烈如此

洪武永樂間蘇郡人有爲嘉定縣吏者郡中一人以事註誤至縣潛白吏求助直之吏曰今上自郡守下至縣首領官皆廉公奉法吾曹亦革心戒謹豈敢私出入文牘耶然若事既直第公聽之決無枉理鄉人如教果獲伸雪

感吏情以米二石餽之吏固卻父之此人竟不肯也吏曰我以鄉曲故爲君受一斛鄉人別去後半載吏假歸以原粟奉鄉人之母曰此若兒向寄我處今以還母

文皇將靖難嘗念成功后當建一塔寺以展報誠既渡江忽見江中湧出一寶塔上怵然起前念遽即位此下四十六則後一日上[illegible]缺今補之

野記三卷

野記四卷

勾吳祝　允明　纂

鹵簿官儀非可私籍昔者亦有述焉固窮厥樂聞也今列大駕梗槩殿內左右扇三重內雙龍扇二十外素扇二十二又外素扇二十殿門左右黃曲蓋繖二次左金交倚一右金脚踏一次左金盆一右金罐一此外爲丹陛左右伏三重內雙龍扇二十次單龍扇二十外金節六響節二十六次領頭二又外左朱雀旗一右玄武旗一次骨朶六次金鉞六次金鐙六次臥瓜六次立瓜六次儀刀六次梧伏六次斑劍六次龍戟六次單戟六次左青龍旗一右白虎旗一次領頭二中道左右雙龍扇內紅花繖二次黃蓋繖二次紅方繖二單龍扇內設大樂之所此外爲丹墀左右伏三重內黃蓋繖二次紅繡繖二次紅花蓋繖二次紅曲蓋繖二次紅方繖二次紫方繖四次雉扇十次紅花扇十六外羽葆幢十次豹尾四次龍頭竿十次信幡十次傳教幡十次告止幡十次降引幡十次黃麾二又外戟氅二

十次戈氅二十次儀緹二十凡三重皆有領
頭各二中道右黄蓋繖内馬兀一雉扇内左
爲玉輅右爲大路王輅前爲步輦大輅前爲
硃紅輦戟氅外左右誕馬二十四（此糸比[illegible]）伏下
左右鳴鞭各二馴象各三此立仗之儀也其
出行鹵薄大畧同前而陳列稍引而長之最
上一重稍𣂏二重數稍減殺而左右先列黄
麾二次朱雀玄武旗次五繖中黄蓋繖前左
紅銷金繖前右黒銷金繖後左青銷金繖後
右白銷金繖次左兀子一右轂籠一次中爲

從馬一次中爲板橋次中爲步輦次中爲硃
紅輦次中爲大輅最前爲玉輅自王輅至從
馬前皆列燈（玉輅前特多）次左右爲誕馬而刀鎗
弓矢之衛未及詳陳若旂之象及序列畧志
之最後左右爲旂門二次左爲熊右爲羆（或曰亦熊）
次左天鸞右天麟次左天鹿右天馬次爲
門次左青龍右白虎次爲門次左淮右濟次
左江右河次左西岳右北岳次左東岳右南
岳次左參右軫次左觜右翼次左畢右張次
左昴右星次左胃右柳次左婁右鬼次左奎

右井次左箕右壁次左尾右室次左心右危
次左房右虛次左氐右女次左亢右牛次左
角右斗次左火右水次左木右金次左雷右
雨次左風右雲次左日右月次左右黄旗四
十次左右白澤二次門二其中左右箕壁之
際爲龍旂十二而居中之旂最後鸞麟之際
爲豹尾江河之際爲玄武參軫之際爲北斗
奎井之際爲中岳斗角之際爲紅纓纛龍旂
之前爲土又前爲黒纛最前旂門中爲朱雀
舊傳東夷諸國多乞賜書及賜惟易不能達凡

數四每有之舟輙溺或曰令人誦記去人亦
不達未察信否
正德辛未歲巴喇西國遣使臣沙他白入貢言
其國在南海甚遠始領其王命在洋舡行凡
四年半被風飄至西瀾海面舡壞惟存一腳
艇又在洋飄風八日至得吉零國住十一箇
月又往地名秘得住八箇月乃遵陸行二十
六日至暹羅國以情白王王賜日給又與婦
女四人住彼又四年至今年五月纔附番人
奈林船入廣與所貢本匣六枚内金葉表文

祖母祿一塊珊瑚樹四株玻瓈瓶四把玻瓈
盞四箇及瑪瑙珠胡里丹也
辰州楊君說上貢硃砂舟中以竹筒貯砂筒外
以狗皮裹之又頻塗狗血以其精英焰發經
行江湖龍欲戲取之也楊又說砂産處奇秘
與採取之法甚巧
嶺南友人說大蟒蛇食人鹿牛皆遍體吞之不
咀嚼既下咽塞於鬲臆即入水浸兩三日則
肉糜於腹腸矣或遇大角雙格吻旁不能入
則鹿死而蛇困如遇蛇醫急拔去巳頂心上

鬢指破頂皮毒水出即愈
嘗得公牒列海味名漫筆之曰鰳魚鰣魚鰲魚
黃鮎鯔魚鱸魚馬鮫鰣魚鱭魚魦魚鰊魚飯
魚鱅魚鯮魚鮀鮪虎頭蛇燕丫冠子沙鮋斷
沙鰻魚鱇頭魚鱒魚鱗鰲鯸頭魚鱸魚海鯽
魚鮥洋箭頭魚師子魚波鱉硃子沙錦裙襴
犁頭沙鰆魚鱟子魚鯛魚鮮魚紅娘子雞沙
魚草鞋底鮫鮎子鰌鰣蠘蟹蝗蟹蟛蚏鬼面
蟹竹蟶毛蟶沙笋蝸蟳蛤蚶土鐵強蝦鷹爪
蝦水精蝦蠬白蝦紅芒蝦蝶肚蝦梅蝦子

烏賊（即時脯乾）螺螄子蚶冠子汁蚶鮰魚水母
鯢鱵鮆魚鮎魚鰹羅香螺羅縱蝤蟹螺蟶子
白海鰱花蠣錯淡菜鰍兒
安南鄧上舍說其祖初入朝時貢象牙簟金枕
象簟者凡象齒之中悉是逐條縱攢於內用
法煮軟牙逐條抽出之柔韌如線以織爲席
今橫截牙心有花紋即是也縱時可抽
先公說正統中在朝每燕享廷中陳百獸近陛
之東西二獸東稱麒麟身似鹿灰色微有文
頸特長殆將丈望之如植竿其首亦大頴

如筝頗醜怪絶非所謂麕身鳳頸有許文彩
也乃永樂中外國所獻右者稱騶虞亦與傳
記所稱不同又公以巳未登第時有貢麟禮
闈以命賦亦非此類又成化甲辰泗州民家
牛生麟黃毛中肉鱗隱起如半錢以爲怪殺
之弘治初蒙陰茵滋秀才家驢生駒馬首牛
尾圓蹄遍體花紋閃爍如電時或以爲麟滋
家亦以爲怪杖殺之
河南府龍門南有婦人曰司牡丹爲夫蹴死越
三年同鄉有袁馮頭死而復甦自言我司牡

于市臨刑追免之蓋已得也豎言入市時猶惟懾既而覺身坐屋簷上下臨市中見反縛二人將就刑頃之聞報至我乃下屋驅還耳蓋死者大率魂爽先逝如此又異教謂人魂非一可以分爲死生去來者亦可參審之

俞華說其縣令之能縣有民將法商既登舟俶亡奴久不至舟人覓其羅[illegible]地復僻寂忽發惡悉念急趣橋次水攜其貲歸更詣商家擊門[illegible]商何不行商妻遣視舟無有也問奴奴言[illegible]登舟不見主人莫知所之也乃姑以聞之縣逮舟人鄰比訶詢反復卒無狀由是歷政莫決至此令因舟人獨詢商妻始舟人來問時言語情狀乃若何妻云夫去久舟人來擊門門未啓遽呼曰娘子如何官人久不來下船言止此耳令却舟婦召舟人詢狀其語同令笑曰是矣殺人者汝汝已自服無他證矣舟人譁曰何服邪令曰明知官人不在家所以扣門稱娘子豈有見人不來而即知其不存乃不呼之者乎舟人駭伏遂正其法此亦神明之政也惜逸姓字

成化中南郊事竣撤器亡一金爵有疱人侍其處咸謂其竊之何疑告捕繫獄拷掠不堪竟誣伏索其贓無以爲對迫之湯云在壇前某地如其言覓之不獲猶繫之將斃焉俄盜以爵系金綵粥於市市人疑之執於官乃鞫上也适云既竊之遽無以藏遂瘞之壇前只隔寂系耳官與俱去發地得之乃密比庖所指處相去數寸而已或前發土微廣則庖人兼命矣訊獄亦誠難哉

舊傳一事有巨室主婦歲當晨時獨騎往祀督視朝出墓返爲常一日晚臨城不及入矣及不可返田舍因就城下巨室假宿其家館之樓寢詰旦日夜不啓戶主婦久伺訝惑排闥則殺死於榻矣居鄰聞之官數敢莫之能明竟歸辜於主翁後御史監決翁瀕刑因號冤御史乃止即往其家究察周視樓居見旁垣有補甃痕因問此補垣外何鄰乃一雜人也召之來錄其家口縱曰其其主一女久居母族審初去時正婦死一日前也御史曰得之矣立命呼女謂之曰汝姦事吾知之矣可

吐實無嘗吾刑女即陳與東鄰少年郎私召
郎至亦具狀本末爲姦巳久每姦佩刀自衛
是夕穴墻入便登牀女拒之因忿手刃焉蓋
所即者婦婦以爲居停主人拒之耳獄具斬
郎論女如法此事盛傳而多異詞或以御史
爲吾鄉盛景或謂事後白于法司發之者爲
嘉禾項尚書又以爲白主事丁季戸云皆未
審覈

又延歲陝西丁四官人事亦相類其鄰有婦與
小姑春日在園中作秋千戲園前短垣外臨

官道有美少年走馬墻外駐而寓目二女瞥
見之皆興感慕因問侍婢識此郎否婢令人
物色之報云丁四官人也此郎故不知少年
自去明日鄰嫗來與二女周旋之頗言外娘
昨見丁四官人爭女以爲得其情頻發藏嫗
曰母庸諱我此來正爲丁郎耳郎昨觀芳儀
固深顧注二女稍鬭郎踪跡嫗盛稱其美嫗
見小姑有動意令其寢識其戸徑而去入夜
女滅燭不寐惟忪若有所伺宵深忽一郎踰
垣而入暗中即闖女房女詰何之小語曰我

丁四官人也女默然携手入就寢未明而逝
初不睹其面也是夕復至亦在暗中相處往
再數月一日女以事適外家且久未返兄嫂
還寢其室亦滅燭而寢郎來見扃戸毁扈而
入遽登牀捫女得騈首枕上即取所佩刃斷
雙頭而去詰旦家人入視見之不審何故直
以爲盜聞于官緝捕無狀後至一上官録之
因沉思良久謂翁媪曰若子婦故居此室耶
翁媪言故爲女室斯夕偶暫宿耳上官命召
女至訊之即承與丁通速丁至詢之愕然無

答女言前事丁亦惘然曰是自從墻外偶駐
雖見秋千事初無謀念小玩適過其後事畧
不知也顧安得終妄若此官猶以爲詐問識
之乎女言每來輒在暗中終不及早面不識
也官更沉慮因逮嫗掠之嫗乃不能諱初立
女偶語時嫗伏鄰壁聞之因宛轉以屬其子
耳捕子至即具服言久與女私甚密是夜見
其閉戸疑其他也入襲之果與男子並寢遂
戕之耳不知其非女也於是各正其辟此與
前事又甚傳者似亦以爲審確且云數年内

事未知叅互傳之或本二端云
京師有盜刼一家遺一冊子旦視之盡冨室子
弟名書云某日某甲會飲某地議事或聚博
狎娼集地云云大都如此凡二十餘以白于
官按冊捕至皆訴訟少年也良以爲是各父
母亦頗自疑諸兒皆不逞事豈信邪及究羣
小飲博諸事悉實蓋盜每偵而籍之也少不
勝搒毒誣服訊賄所在浪言埋郊壇外東南
角頭發之悉獲諸少相顧駭絶本妄語何爲
爾遂結案詞決亦指揮疑之數呼囚詰少言
天亡我徒第感公恩耳亦復何辭指揮滋思
又曰吾左右中一髯職蒙馬何得每訊斯獄
輒侍側因復引囚鞫數四察髯必至他則否
猝呼而問之髯曰然吾職也焉知其他指揮
曰爾欲潰膚邪呼取鉋烙具髯扣頭曰公毋
張皇恐外漏逸賊願屏左右乃曰初不知事
本末惟盜賂祝令每治斯獄必記公與囚言
馳報耳先與若干金約事訖足之前後獄情
賊罔不知今聚以伺我幸畀之衆請悉擒以
自贖指揮令數兵易雜衣與往至僻境盜[illegible]

集以閒兵悉執之一人不遺向發賊乃得報
宵瘞之耳遂以伏法
嘉定有少年曰徐達巧黠而亡賴聞一家將嫁
女借持櫛具去爲女開面即復謀爲婚筵茶
酒嘉會日達相事未終輒不辭而去約二惡
少共竊女昏時二少辟後墉外達復入供事
至入更女獨在室突入急負之奔至後垣開
關授二少復閉門入公出前門而去乃趨同
挾女去如飛女蓋怕攝不能呼喚餓而其家
失婦訝惑亦黠奴謂家長茶酒索賞賴數日
覡新人殊似有姦態兩度不辭而去可疑也
女父母亦言開面事二家奴僕咸曰渠非末
伎業人直造姦耳因俱入後巷追之巷甚永
而無旁岐二少見勢迫棄女而逸達獨持之
行無計脫去適道旁有井遂擠女其中衆既
追返達就執訊之不伏待旦上官始吐實與
往撿覓果得屍然而男子也達亦自怪逮二
少對同達舅姑或謂事由父母又逮之及妁
人兩家鄰交訊皆無可言官不能決搒召屍
[illegible]亦終無認者乃獨繫達少數拷掠竟無狀

居歲餘官方引問達適開封其縣解至二囚
一男一女達回首見之大駭號叫久眎女所
在此真是也鬼邪官召前問之始得其實方
女入井昝不死大呼求救面追得達喧譁擁
回不聞井中聲也將曙纔有二男子井旁過
即開封人同賈於松而歸聞聲趨視因以單
下井肩女一以布接出之既出乙視女忽念
甲貲厚因而戕之則誰知者覬獨得美婦兼
其貲非計邪遂下之石甲斃焉即所疑屍也
已問女得故曰若當從我逝矣我開封富家

若幸爲我妾而勿道實於我家人不然若爲
人女婦而外逸尚可返復女婦乎女懼從之
至乙家甲家來問乙甲耗乙言分手於蘇州
女如乙戒而乙婦極悍妬女百端女絕不能
當一日乙出女謀諸鄰媼媼言若固無罪特
從誘脅來何苦忍如是因導之奔訴於官於
是逮乙於女解來審驗耳令聞之大駭息因
請正乙誅而論達少如法還婦於先夫焉

秦中有僧約衆期焚身錢鏹坌集至時衆就大
士民擁仰巡按御史聞之來視令止炬扣所
願三四不應御史訶令人扦柴棚察之僧但
攢眉墮淚凝手足坐不動不言御史命之下
亦不能乃諸髠縛着薪上加以緇袍而麻藥
噤其口耳伺其熟訊之乃知歲如此先邀厚
施比期取一愚髠嘗之也遂抵于辟今有姦
僧道僞作坐亡者往往以鐵梗入死人穀道
釘着座上也

諸民惟緇徒不可盡察大姦賊多寮其中頃一
賊尤惡南京城外僻地有婦人探親獨行一
髠遙尾之至迥寂處迫而調之始以好語不

從繼以財賄又不從既以威脅拔刀撼之懼
而從焉既復謂婦我欲觀爾雙乳即椎仆掔
弃中踞坐其體取囊間利刃割取兩乳頭纍
藏而去婦痛絕而甦適兵馬巡邏過之見婦
仰臥道側口不能言但指胸臆間又指賊去
路官知其故亟令追之不遠獲焉乃以抵罪
扣其割乳乃將爲煉指之用蓋割乳頭之皮
包於指上復以藥物粘牢燒之內肉了無與
也凡燃指燎頂刺血之類蓋皆有術而此事
亦可備訊鞫之一知

先公說宣德中一日未申間天裂於西南視之若十餘丈時晴碧無翳内外際畔了可察其中蒼茫渺眛不可窮極良久乃合

鳳陽宿州民張眞妻王氏孕當産臍下之右痛不可言凡歷三月憊苦委劇成化十八年三月一日亥時腹右畔開裂一處産出一男鼻準中有黑痣一巡按御史周蕃具聞于朝

弘治庚戌三月陝西慶陽府雨石無數大者如鵝鴨卵小者如雞頭實皆作人言說長道短奏疏云爾

已酉歲闕里孔廟災初火發於樹杪俄及殿廡室宇不甚燬焚蕩古木甚多惟先碑刻咸付煨燼

甲寅六月六日蘇州衛銅印大熱不可持以布裹而用久之始復

戊午　月　日蘇州水溢不分江湖陂塘溝井一時平起數寸頃之即平予在友人園池中適見之後乃知所在甚廣南盡浙地北盡邳徐正古揚州境也

成化初上元民女張妙清與允張二嫂陳之室連壁兄最與嫂偶而出女不勝婬想呼嫂亦同臥悶狀且與戲效爲之遂感胎事聞法司擬以不應得爲之律後竟生子猶處女也官令兄育其子又鄞縣民出娶妻與姒婦同處慕夫兄成疾家憫其將殆而不改爲婚通乃令伯氏從帷外引手入衾少拊腹逸去以釋婦想婦亦遂感胎産一掌焉前事與誕多比丘尼阿㜷國仙人事相類後事與零陵太守女飲小吏殘水事意亦相似宇宙之間何所不有

國初有尤六十者南京人父以六十歲生之因名六十絕有力途人或不識與競六十不怒更好謂哥且來遂持其襟袖至廊簷下以一手扶起柱引裾壓其下知而懇之乃舉柱出衣他如此甚多當時以勇名遠近成化中義興人王昌四力尤絕衆治田不以牛身犂而耕妻駕之昌一奮土去數尺或抵滕膝爲之動嘗餽運肩舟艤而檥焉前後十鍾達數百里他舟人不知昌乃或侮昌昌曰若欲以衆儕我邪雖百人胡能爲衆恚集百許人爭擊

昌昌持檣拂左右及拂者無弗溺山行見蜥蜴起叢薄眠之有巨虺長十尋昌走不竟蛇虵將尾而寘之口昌怒提蛇尾振之擲空中迨地死矣行遇搏虎者持鎗乂來昌搦其具都折而委之捩巨竹削其端廉甚治以水火治未就虎突至後昌不及運竹便以兩手搘虎兩髆又交執於一掌抽腰間竹刺入虎喉信手擲起踰背後樹杪而墜斃焉或乂虛其力輙手足撼棹不休速舁出中檯林木數株運弄之或提頑石行百匝兩無爲于室則索絢如杵數十丈寸寸搯斷之力稍解云昌有女力省其父陸有修艦衆莫致之水造昌廬命之昌痾命女往辟人獨盪舟手及舟舟在水矣余朝制選將軍（謂直駁者號大漢將軍）身力相應以長八尺（所司以木架高八尺選者立其旁與之齊則是也）者擔五十觔輙行殿廷二匝爲合格

吳邑朱宣德中商湖湘泊舟官河下其旁四方客雲集娼船鱗附焉一日傳有名妓新王二者至衆競出觀果豔姬也一優偕來其船密比生舟既數日凡生言笑動靜娼罔不密察有眷眷意數以言挑生生湯應之或日生登岸獨留一僕在娼移船就僕密問生之年里性行及其家族生計以及妻之妬悍子之多寡極悉僕一一語之乃去生還僕以告生亦不爲意明日晚娼視生在舟使優邀之飲又潛告生曰君但言延我入舟則可我欲有言於君耳生從之娼入生舟飲間戚戚無懽容生數與勤之亦漠不領倩其歌亦不肯俄去眠榻上生曰小娘子既辱臨近何不開意爲懽乎娼曰我自不耐煩君勿纏殢也生有新衫在榻娼取碎裂之生亦無慍容惟心念風塵驕賤不足介意酒罷就寢中夜問之娼顧旁舟無覺者乃低語生曰我有冤欲圖之人久不獲日者察君久似見君有心人故輙自求近凡君身家事我固悉知矣獨不見性度適裂衫及試君度耳我用意精如此不知君有此力量否若果能擔負則我事乃濟而君亦不爲無益也生曰吾頗負義略豈不能庇一婦女乎娼潸然曰我非娼淮安蔡指揮女也吾父以公錯謫湖廣之襄陽衛挈家以

行舟人王賊乘父醉擠之水并母死焉僮僕
悉盡以我色獨留犯之呼爲妻吾父貲素豐
賊厚載欲商於他不幾日復爲盜刼吾與賊
僅免吾家貲仍罄焉賊欲歸以有我不可進
退維谷遂以餘貲買小舟俾我學歌舞爲京
娼而來此君能復吾仇於官我終身事君爲
妾侍耳因出父文牘示生生慷慨許諾翌日
優來曰二姐未起乎生大罵曰賊不知死所
尚覓乎姐乎優知事泄隨生語投於水生遂
持娼歸家而李老焉

蔣霆餘杭人素佻浪與二客同賈江南過經諸
暨村中行漸暮不逢居人迤麗微雨作三人
疾步而前俄林間有一莊宅三人大幸立門
下雙扉一闔一半扃霆遽推門二人止之霆
曰何傷乎此吾婦翁家二人又止之既久雨
甚門啓主人出乃龐眉翁也揖客入且曰適
聞有云云者誰邪霆面發赤二客不敢對翁
曰二君請入少周旋此郎既云爾乃吾子行
非賓友之禮何得預伺於外可也語既徑爾
二人入戶復闔二客登堂聼涼後翁又曰途

道間無狀如此豈周身之道乎二客敬謝翁
不知額少頃進酒食竟不邀霆二客又不敢
請霆栖栖獨倚雨簷良不堪也然又不可獨
去迫夜雨止月出籠明霆聞内稍寂似已寢
去住未決忽聞内附檻小語云姑勿去霆以
爲客語漫應之少選又小語云有少物將出
可取之霆又唯唯念必二君耳既安享留醫
又攘其賄乎然而姑伺之須臾牆上投物出
視之二襆也中實以女飾飲器黄白錢布霆
急負而趨少遠其門又久之聞牆上踰出二

人霆謂客耳不復近先行去數十步踰者遙
尾之霆又念二士及當均賄焉乃止啓撿貲
金重貨別裹之援襆以行尾者亦不敢近冥
行半夜不相覿將黎明二人乃疾逐之及霆
視之二女子也睨霆亦皆驚欲退霆刼持之
曰何去乎急從吾行不然鳴于爾家女不敢
言既從之霆挽與偕逝天明入一館密扣之
女曰我主人翁女也幼許嫁某今其人瞽矣
我不願歸嘗屬意於一姻家郎期今夕竊負
而逃我伺之不至忽聞父入内喧言門前客

妄語云爾我料爲私即必矣急妝奔以貲貸引此青衣爲伴攖襆踰墻以從郎慮爲人覺故不近今業如此則且奈何哉然而既兩失之即應終附君耳餘固不容計矣霙欣然不待二友徑携之還家紿家人以娶之逆婦入門甚賢能爲霙生一子已而思其父母不置謂霙曰始吾不欲從昔夫故冒禮顛沛至此今則思親不能一刻忘殆病矣奈何然父母愛我甚脫使之知當亦不多譴君決圖之霙因謀於一友其人報當爲君效委曲乃至翁

所爲商人貿易者事竟翁款客縱譚客邑中事客言三年前餘杭有一商而歸道里間以片言得一婦仙邑人也翁寧知之乎翁曰知其姓耶曰聞之陶氏也翁矍然曰得非吾女乎客復說其名歲容貌了然翁曰眞吾女矣客曰欲見之歟翁曰固也翁妻王媪屛後奔出哭告客吾夫婦生只此女自失之殆無以爲生客誠能見吾女傾半產謝客耳客曰翁媪固欲見之得無難若婿乎翁曰苟見之慶幸不遑尚何迕情爲客曰然則請丈人偕行

矣翁與俱去既相見相持大慟載之以歸設女哭絕分此生無復聞形迹誰復知昔日哉婿扣頭謝罪共述往語翁曰天使子爲此言眞前定也何咎之有遂大召族里宴會成禮厚貲歸遣之復禮客爲娣遺貺甚夥云事在成化間

野記四卷

野記四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祝允明撰允明有蘇材小纂已著錄是書所記多委巷之談如記張太后遺詔復建文年號一事張朝瑞忠節記已辨之至謂永樂大典修輯未成而罷則他事失實可知朱孟震河上楮談亦稱允明所撰志怪及此書可信者百中無一云

皇明紀畧一卷

〔明〕皇甫錄撰

涵芬樓影印明刻歷代小史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記畧四卷》提要

皇明紀畧

長洲皇甫錄著

後湖志國初天下戶計一千六十五萬二千七百八十九口計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二至弘治十五年則戶計九百六十九萬一千五百四十八口計六千一百四十一萬六千七百三十五

國初田土計八百八十萬四千六百二十三項六千八畒稅粮二千四百七十二萬九千二百五十石至弘治十五年田土計四百二十九萬二千三百一十項七十五畒零稅粮二千四百四十八萬八千二百二十三石六斗一升如此則戶日衰而田愈少有司不察漏開冒報之弊徒為重役加泒之徵無惟乎民之日困而偽之日滋也

太祖高皇帝生於盱眙靈跡鄉土地廟父老相傳云生時夜有神光燭天明日廟忽移置東路今其地方丈許不生草元至正乙未夏渡江自和州取太平路丙申春取集慶路丁酉春取寧國路秋取楊州路戊戌春取建德路冬取婺州路己亥秋取衢州處州路庚子夏取信州路辛丑冬取饒州路壬寅春取江西諸路癸卯秋克偽漢陳友諒甲辰春稱吳王湖南北江東西諸郡皆平秋取廬州路乙巳春取寳慶路夏取襄陽路丙午春取高郵淮安徐宿濠泗潁安豐諸路冬取湖杭嘉紹諸路丁未春取沅州路秋取平江路張士誠平冬取益都路及濟寧萊州東平由海道取福州戊申春即皇帝位南取建寧延平路北取東昌路秋克燕京元帝北遁遂

清中原天下一統萬古帝王所自立之地穢于夷狄者百年一旦
取而復之
國朝科第自洪武庚戌至甲寅五年皆秋試辛亥春試宋濂所謂二
月會試畢三月　太祖幸臨豪八月駕旋九月𢌿試傳臚唱名於
午門外是也會元俞友仁狀元吳伯宗十五年以後仍舉秋試而
春試定於乙丑方孝孺撰南畿鄉試録序謂至甲子而始盛乙丑
春試會元黄子澄狀元吉安登科録作程以善平陽縣志作丁顯
當是戊辰會元施顯狀元任亨泰辛未會狀元皆許觀即黄觀登
科記作韓克忠雜志是年狀元福建陳䢼　太祖以一榜皆南人
覆試得克忠以下皆北人故陳䢼無傳甲戌會元彭德登科録不
載狀元張信丁丑會元宋琮吉安題名記以尹昌隆為狀元或云

宋琮陳䢼皆除名故以尹昌隆為首陳都憲鳳梧言國初有詹狀
元者以事除名故登科録缺而國子監碑亦𢇁疑即是科也庚辰
會元缺狀元胡靖即胡廣廣與楊溥同與廷試初擬溥為狀元而
廣次之上偶問今年狀元何人中官以胡廣人對蓋謂溥也館閣
誤聞遂以廣為第一永樂甲申會元楊相水東日記作劉子欽狀
元曾棨丙戌會元鄭文興吉安題名録作朱縉狀元林環己丑會
元陳璲是永樂七年試畢上幸北京至九年辛卯廷試狀元蕭時
中見王直撰錢文肅神道碑壬辰會元林誌而狀元亦擬之
太宗曰馬鐸氣象廣大林誌學問淵源當以鐸為首誌次之故馬
鐸為狀元乙未會元洪英狀元陳循戊戌後皆有録可考而永樂
甲辰狀元初定豐城孫曰恭　文皇曰朕方用刑尚寬期無為而

化遂以無為刑寬為首曰恭第三水東日記謂臨汀張顯宗試元
及第前一夕　高皇夢殿下有一釘掛兩絲墮地撫汀志皆載顯
宗進士及第按顯宗當為汀之寧化人及按地誌作丁顯日記誤
也正統戊辰廷試前一日　上夢儒釋道三人來見傳臚狀元彭
時儒士榜眼陳鑑嘗為神樂觀道童探花岳正嘗為慶壽寺書記
東里集載豐城朱善字備萬初授教授洪武八年起取赴京廷試
第一除翰林修撰後至文淵閣學士不知是舉為何名莒州志載
程璘登洪武丙辰科進士任御史于寘楊瀚登洪武己未科進士
寘任給事中瀚任中都國學分教則庚戌以後乙丑以前皆舉春
試矣盧熊作吳郡志謂洪武四年金璹榜璹崑山人續志者皆以
列於狀元施槃之前歷考崑志及訪崑之耆舊皆無所謂璹者練

安子寧作金川玉屑集有送花狀元奉詔歸娶詩亦無考
太祖於國初所克城池專用義子作心腹與將官同守如得鎮江用
周舍得宣州用道舍得徽州用王駙馬得嚴州用保兒得婺州用
馬兒得處州用柴舍真童得衢州用金剛奴也又有馬兒潑兒其
後悉令歸宗周舍即沐英見史傳而功臣録載朱文剛朱文遜亦
皆養子文遜取無為州與守將花雲拒陳友諒死難文剛即柴舍
與耿再成守處州被苗帥賀仁德等所害都指揮使徐司馬即馬
兒都督僉事何文輝元帥世隆孫也即道舍　武宗時被寵遇者
亦稱義子勇士教坊伶人多冒名其間不可悉數如朱寧朱安者
宦官子弟也許泰江彬者武冒也周惠疇者中書也其與國初養
子異矣

太祖吳元年八月命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征張士誠御戟門集
將佐諭之曰卿等討張士誠戒飭士卒毋肆虜掠無妄殺戮毋發
丘壠毋毀廬舍聞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無侵毀其墓汝等毋忘
吾言大抵克遠者必以成功為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為務卿等勉
之諸將再拜受命張母墓在盤門外人稱為太妃墳百餘年無敢
樵採者　太祖之德厚矣弘治間一達官之子知其中有可欲恃
勢肆奸盜發之得其金寶鉅萬益富橫吳中後屢為人訟於按使
竟以賄脫嗟乎　太祖之法能行於草昧震蕩之時不能行于昇
平安養之日能行於被甲荷戈之士不能行於世祿紈褲之子惜哉
太祖嘗曰極刑之家五服內子弟不無怨恨不許用為官吏永樂二
年李衡舉進士自言臣父洪武中死於法不敢違例干進　上曰

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朕不爾罪宣德七年上命大
學士楊士奇曰舜殛鯀用禹至公之心也又曰劉翀亦極刑之家
今不在近侍乎汝於勅諭中許過犯子弟有文學才行者並聽舉
用今刑喪過犯之禁當止論本身而官吏往往受制何也
太宗嘗命翰林院覆試下第舉人得張鉉等六十人賜冠帶入國學
以俟後舉又嘗進副榜舉人親試之拔三人入翰林時復有副榜
進士之例
太祖即位追封　繼祖為義惠侯妻婁氏為夫人繼祖蓋嘗割地以
葬　皇考妣者也
宣德元年以蘇松嘉湖諸郡多豪右不法命大理卿胡槩參政葉春
錦衣衛使任啓御史賴瑛按治之一時被沒者凡數十家

啓宋宗室得舉進士皇明典禮凡鎮國將軍以下有文武才堪倚任
用者量才授任不拘原定職名品級按國初靖江王守謙出知東
平州後宗室日驕無志於用　太祖之法弛矣
予在儀部得閱安南所進鄉試錄稱承宣使阮公正參議陶正卿洪
德二年辛卯秋八月集會內士試之制分四場一四書五經義二
制詔表三詩賦四策列所取七人曰阮廾吳子盈沱頌黃綸劉汝
虞武敬武德清前敘海東府雲長州知州范托後敘海東府萬寧
州知州黎化策中稱聖朝啓運　太祖高皇帝以天錫智勇之資
躬億兆君師之任首設明經之科以求鴻碩之彥其規模洪遠矣
文皇帝克詰兵戎鼎新科目文武並用各適其時　皇帝聖神文
武奮發有為敷責前功規恢盛治科舉既已舉行文武又以並用

則我　列聖德化被於海外者可徵也
憲宗皇帝受終日　英宗遺言不用殉葬宮嬪此最盛德事也故
憲宗賓天下亦有是命克遵先訓以貽後昆世守為成法云
成化間楊文懿公守陳嘗具疏言國史不可滅建文中朝政與忠
於所事者史官皆闕畧無傳及今猶可補緝疏未上公逝矣　弘
治時禮部主事吾蘇楊公循吉嘗遣子疏復建文廟號中沮近有
華除錄板行天下然一時死義之臣漫不可考者亦多也
夏忠靖公原吉嘗諫征北虜獲罪籍其家惟賜鈔千貫餘皆布衣瓦
器而已　正德初兵書劉公大夏既謝政逆瑾窘摘以事遣官校
逮繫檢其橐惟俸給三十餘金公以與之官校感涕不納二公皆
湖人也

唐尉遲敬德與我朝常遇春俱封鄂國公謚忠武孟不但勇畧之似
而功烈亦相侔也
正統中民間有輸穀一千二百石遣行人賷璽書旌義之表其門[illegible]
太祖發建康往濠州省陵墓濠父老經濟等來見上與之宴歡甚識
其訓導子孫為善且曰濱淮諸郡尚多寇兵不宜遠出此與漢高
過沛使父老佐酒事同而慰勉之意尤拳拳也
右副將軍李文忠獲元諸孫的買八剌等送京師獻俘　太祖曰古
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商曾用乎但令服本俗衣以朝仍賜衣
冠建第龍光山封崇禮侯
宣德四年都御史顧佐憲度嚴明有吏挾私怨諂佐責放隸卒上命
佐自治之且曰易被以給芻薪不足為過也今京官俱給柴薪皂
隸銀兩疑始此

太祖嘗以太醫院使葛京山院判郝有才鄭德素有功年老特令致
仕而以其子代職今太醫院官族得隸籍供事疑始此
文皇嗜沈度書法嘗鏤其名氏於笏塗金以賜度　孝宗極嗜之官
其孫世隆為中書舍人
弘治癸亥以往　孝宗時召內閣部院大臣於文華殿或寶座後平
臺間咨訪時事慨然欲復　祖宗之舊時大學士劉公健李公東
陽謝公遷在內閣學士吳公寬制誥倪公岳戴公珊楊公守隨皆
召自南都岳為吏部尚書珊為右都御史守隨為大理寺卿時戶
部周公經禮部傅公瀚兵部馬公文升刑部閔公珪祭酒謝公鐸
既而尚書許公進劉公大夏韓公文都御史史公琳張公敷華侍
郎王公鏊相繼代任一時得人甚盛政事多所興革而士之沉抑
者舉用殆盡
國朝事蹟永樂間凡郊社慶成聖節　皇太后壽誕東宮千秋節祭
太廟社稷先農皆賜宴今特慶成有宴　皇太后壽且賜麪聖節
給宴賞鈔諸祀分胙而已
正德庚午大理評事羅僑疏請視朝經筵上大怒逆瑾欲腐僑曰使
僑入內乃知從適之勢於是廷臣會議莫敢出言予奮筆草疏曰
僑之輕言固迂妄當誅而僑之敢言則忠誠可憫舉朝稱善　上
怒亦解僑僅免官去
逆瑾時又詔餘姚人輕薄不許選京朝官有在任者皆調外後又詔
下江人不得濫用

天順間李賢自郎署入翰林歷至內閣劉宗益自方面入為祭酒正
正德間劉宇自縣令歷都憲曹元自郎署歷方面皆躋至內閣王
雲鳳自臬司為祭酒事同而公私異也
太祖嘗命狀元張信訓諸王子信以杜詩舍下筍穿壁四句為字式
太祖怒曰堂堂天朝何譏誚如此腰斬以徇經生信四明人時為
翰林修撰
國初選庶吉士分置府部如乙丑進士子子仁為參軍府庶吉士見
劉三吾送行序永樂以後始隸翰林院命學士教之
國初李秉正犯罪免歸鬻其四歲女為貲　大祖命腐之以為不父
者之戒見御製集
六科遇公事差遣除都給事中不動餘以次行正德庚午冊封占城

國上禮部請以給事中李貫為使內批還著李掌科去蓋指禮科
都給事中李憲也瑾嘗以為皇門且曰爾等出入天子之門故稱
皇門妥勉之當時以為笑談也
正德己巳詔問教坊童孺百人送鍾鼓司習技又詔天下擇其技倡
優以進時廣平進筋斗色數人技巧絕甚瑾誅乃移檄止之
國初考試官雖儒士亦在所聘惟其人而已後專任教職乃有遺珠
之歎弘治甲子禮部議各省主試以進士為之而不拘見任致仕
故少卿楊濂以服闋主浙江試主事王守仁以病痊主山東試言
官劾楊為不孝王為不忠法遂廢至嘉靖戊子復行之而兩畿同
考亦用京朝官僅兩試而止
光禄寺凡供用內府醮祭果品俱用猴飣僥工甚費厨役恒苦之

孝宗察知其狀命改為散裝且曰奉天格祖在誠孝不在侈美也
自後率以為例時予適為膳部員外郎
伶官臧賢頗解音律能作小詞為　武宗所眷得賜殊服優寵嘗奉
勑祠于泰山攝卿而行後乞骸歸西山自號雪樵尋被召用特賜
堂名曰勉起中外干　者爭以奇貨賂之得所願者賢報以名香
目曰雪中春信為朱寧中傷杖死賢父亦以技受寵于　憲廟任
為中書舍人
禮祭社用上戊先朝偶以事遲至中戊遂因循之　弘治間御史四
明金洪疏其事洪素刻薄至是尤極矜肆將使禮官屈意上察知
之視朝後召禮書張公昇於寶座後命止且揭帖陳所由以進洪
疏免覆明日詔復上戊若不與洪者中外稱快焉

景泰間內閣商公輅等協府院奏西廠太監王質年幼百户常英奸
惡肆志遂罷西廠至　正德間始復時又立內刑名廠逆瑾主之
未幾一人而瑾事露首下馬若為瑾設者
仁宗設弘文館命翰林學士楊弘濟侍講王汝嘉居之以備顧問又
擢給事中何澄編修楊敬與儒士陳繼共事見繼送何序館在大
內之西　正統初始革
朝廷鈌經筵官內閣悉於翰林中選正統初　章后內批云如何不
見推舉外官於是劉球等數人自部屬進
永樂四年八月集翰林儒臣及修書秀才十數人于冊塀內同賦白
象詩擢右庶子胡廣為第一王淮為第二餘賞賚有差
孫賢當廷試日上偶行至其處問其姓名對曰孫賢上因誦但願子

孫賢之句諸臣遂疑上注意於賢卒狀元及第矣
景帝即位始求顏孟周程朱之子孫各一人為翰林五經博士世其
官以奉祠
武宗時以工部尚書才公寬總制三邊公率師大敗比虜乃悉命左
右追襲無一人自衛者於是公平日所慢士得詐為虜伏兵執公
殺之竟莫能究徐參政翊時為西安守知其事
嘉靖初甘肅都御史許銘以減省軍餉被衆焚其廨宇而殺之大同
都御史張文錦委參將賈鑑開白溝河鑑以苛刻為衆所殺文錦
執其首惡將按之竟亦被害
正德戊寅冬駕幸揚州河冰方合　上問何時當解江彬對曰立春
然尚有旬餘日也　上曰春迎之即至耳焉能俟之命迎春於揚

州之東郊明日百花盛開河水澌臣民駭覩

武宗自南都還駕過鎮江幸閣老楊公一清第遂夜暢飲製数詩刻于堂又愛其假山之勝取数石去幸閣老靳公貴第撫其柩選番僧善呪者懺 之

武宗嘗狎邊妓劉氏時稱為劉娘娘劉恃寵畧不以上為意苟有所忤輙稱病不起上為之失措然多所規輔如蘇杭之行决矣而劉以百計止之上幸鎮江劉䫻先過江遣人促駕刻期以返於是衆不以為怨竟免於禍

國初定制百官俸給皆支本色如七品官月支本色米七石足以養廉後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分折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折色又改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餘皆折色折色以鈔為準米一

石折鈔十五貫或二十貫鈔法不行不值一錢布一疋值銀不過五錢折米二十石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或通不得支其何以養廉其何以使之不貪

建文嘗有詩云是日乘輿看晚晴蔥蔥佳氣滿金陵禮樂再興龍虎地衣冠重整鳳凰城人以為 文皇讖也

都太僕言 仁宗監國問諭德楊士竒曰哥窑器可復陶否士竒恐啓玩好心答云此窑之變不可陶他日以問賛善王汝玉汝玉曰殿下陶之則立成何不可之有 仁宗喜命陶之果成士竒不悅後以王弟汝嘉卒其子乞墓銘于士竒其文有云汝王汝嘉同居禁林而長厚之德人於汝嘉無間言盖亦為此而發也

太祖嘗以胡大海配享晉下壷廟封楊國興為宜興城隍顯佑伯

太祖征陳友諒於鄱陽湖被圍甚迫介士韓成請服龍袍冠冕誑賊投水死圍解友諒平上念成忠賜封高陽郡侯建祠於康郎山有司歲時祭祀子觀授散騎舍人論者謂成與紀信誑楚事同而成之食報則異 文皇靖難時有一瑞服建文袍帶赴火死此又與紀信韓成事同而其姓名無傳焉可慨也

宣廟好促織之戲遣取之江南其價騰貴至十数金時楓橋一粮長以郡遣覔得其最良者用所乘駿馬易之妻妾以為駿馬易虫必異竊視之躍去矣妻 懼自經而死夫歸傷其妻且畏法亦經焉

劉瑾擅政忌張永軋己乘 逆鐇之隙命永帥師討之意鐇勢方熾永邊無功因可剪也永未至安化鐇就擒永矜出師奉勑乘馬由馳道上親送出正陽門瑾益不平計其歸必復 由正陽門

入列衛校俟而擒之永竟入崇文獻俘既畢上曲宴於豹房 語甚洽永因陳瑾反狀上曰瑾反欲何為曰欲為天子上曰彼為天子必有安我處永曰彼為天子尚有安陛下地耶上怒然已酣醉夜分矣永急呼馬永成等扶上乘馬排闥門瑾以直宿閣中怒出不遜語永曰上在也瑾益怒罵不置上始知瑾状命繫於菜園待罪明日下內刑厰又明日捕瑾黨俱下錦衣衛獄詔百官廷鞫瑾顧左右廷臣曰諸公有今日誰不由我若我反諸公宜皆知之衆惶汗歛避惟駙馬蔡公震禮書白公鉞正色叱曰亦有不由者乎命批其頰按以叛逆

正德戊辰廷試閣老焦公芳以其子黄中不得及第僅居二甲第一遂變制刻其所對策并刻三甲第一者是年庶吉士入院僅四月

而授編修黃中與吏書劉公宇子仁力也踰年黃中出使特陞侍
講後以瑾黨皆免歸餘多外補實黃中仁累之也
弘治乙丑春朝鍾新成而細忽絕奉天門寶座下階石忽自製五月
上崩崩之日大風拆木黃沙四塞有見黃袍人乘龍而上者
正德初逆瑾等八黨被寵而王岳獨守正每言上動静於内閣故諸
臣得以實諫瑾察知忽傳旨命岳南京鎮守刻期遣行後使人偽
為衛校持旨追至清源賜死截其耳以為信於是偽詔斥内閣部
寺科道數十人文士之禍始慘矣
八黨自王岳死後但存五人瑾與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也外雖
和同内實相傾及瑾誅魏彬在司禮監馬永成欲易鎮守内臣勅
仍與刑名等事彬曰已有詔革不可復行永成怒曰凡事吾輩同
議爾何敢專因毆彬二人訴於上兩罷之乃以張永管司禮監無
何永為内官能茂奏謫孝陵司香谷大用亦以事罷京師謠曰馬
飽不用喂皷破不用張五人同一心劉瑾去頂缸方音呼魏為喂
谷為皷也
王文恪公言宣德間巡撫周公忱會計入朝上命置酒於樂館集公
卿大臣侍飲極歡東里公獨不豫是日一學士醉歸忘其帶詞林
為賦醉學士歌
宋制科先命從官各舉平日所為文五十篇於學士院中選而後召
試弘治癸丑以前凡選庶吉士必先期呈所為文於内閣謂之投
獻殆亦制科之意後請其名廢不用
洪武癸未　文皇渡江天順癸未貢院災皆以其年八月會試明年

三月殿試於是有前後甲申科之稱正德庚辰以　武宗南巡
其年春會試明年三月殿試於是有辛巳科三科皆登極之年殆
運數使然
菽園雜記楊文貞公妻早世止一婢侍　太后常召入内見其容服
甚陋命嬪御為粧沐且賜衣飾笑曰揚先生當改觀矣
常遇春死子昇以罪謫戍廣西戴平巾有與呵從　太祖令人往剌
之昇覺乃自盡
李景隆投　文皇既而降為　文皇所薄藥家置獄中正統間始
釋其後
正德十四年諫止南巡請戮朱　江彬者俱被謫謫主事陸震行人
李惠孟陽俱杖死
國初冬至正旦節百官皆賜宴　高皇曰設此祀先奉親於朕有不
安也乃命賜宴賞鈔今聖誕節亦以為例國初條例與會典差異
靖難兵渡江吏部尚書張紞自經於部之後堂一妻二妾一子六奴
隸相繼投池中死此革除錄載而未備者
正德間刑部吏有被郎中捶辱者乃指其盜易賍絹事訴瑾瑾按實
曹臣悉被黜而擢其吏為刑部司務諸曹皆不能安張彩言於瑾
改易州幕官
成化間朝行忽自相驚擾如有鬼物使之者而實無所見也上亟還
宮竟莫測其故
洪武三十二年四月建文以讒言遣人囚湘獻王于宮城欲執之獻
王具衣冠赴火死門宮皆從之見解公縉所撰神道碑文

宸濠之叛也上傳旨云便着提督軍務威武大將軍揔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親提各鎮邊軍前去征勦蓋自謂也

正德十四年三月兵部郎中黄鞏陸震奏為陳言圖治崇聖學通言路正名號戒遊幸去小人建儲貳等六事其曰名號指上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也曰遊幸指上幸大同太原陝西榆林延綏諸處也曰小人指朱寧江彬奸狠傲誕不誅則天下之亂必自此始也二臣皆被責百數震死鞏罷職去彬使人追刺於途有管洪主事知兩臣之給刺者已前往矣鞏得微行免於難　嘉靖初詔起為大理寺丞未幾責傷之疾發卒

正德己卯逆濠傳檄有顛覆典刑壞亂紀綱朝儀盡廢廟祀不脩建寺禁中路處妓女玩弄邊兵身衣異服至於市井俯取下流賊賤

靡不樂為蓋造行宮於宣府稱為家裡東至永平諸處西極三邊所過掠民婦女索取贖錢穀逐諫臣以拒南遊之阻既奪指揮之妻稱為馬后又納山西所獻娼婦呼為娘娘等語

正德五年六月上自稱大慶法王命吏礼二部便寫勑鑄印與他時予為儀部郎中專印事

弘治戊午秋仁壽宮災正德甲戌春乾清宮災嘉靖改元夏日精門災乙酉夏仁壽宮災

古人謚必有議謚不當則加貶削我朝之謚國初猶存公道如胥邱曰荒伊邱曰厲是已其後惟官尊者有謚謚定無改奪者古意蓋蕩然矣又官由翰林方得謚為文而劉公球謚忠愍以其節也若魏文靖公驥葉文莊公盛吳文恪公訥姚文敏公夔邵文莊公寳則翰林之制安在謚以易名故陳公文以翰林謚莊靖若尚書金公忠謚忠毅王公文謚文愍則易名之義又安在乎

嘗聞印綬監一老內使云國初鑄將軍印十六顆見行者十顆即征西征南征虜征蠻諸印是也餘貯御榻之側有事則請而行之又按條例國初鑄將軍印紐有立虎伏虎單火珠雙火珠之別其文則皆鳳字篆取其神速也

成化間山西陽曲王以敗倫肆惡問革為庶人求辨至百餘本皆被切責正德初逆瑾受賂銀二萬兩特旨云鍾鉸准復王爵自是求復者蜂起矣

弘治丙辰科道官交章極言皇親壽寧侯太監李廣事朝廷震怒悉下錦衣衛獄僅存三數人署事而已人皆危之翰林楊公守阯以

書摩諷屠太宰鏞乃協群臣力評於是僅免

孝宗嘗罷朝宣都御史戴公珊於寳座後問近來御史在外多生事害人珊對曰有之由吏部所選也　上曰吏部選在一時爾之教誨在於平日何得但言吏部耶今宜察其甚者一二人奏來處治自能警百矣珊愧謝而退

孔廟去朝堂數里凡春秋祭皆在夜分時禮畢趨入朝稍緩即誤弘治己未刑部主事陳鳳梧奏言是祭丙而非祭丁也上然之命百官是日免朝著為令

朝制端陽節賜百官摺扇綵索寒至賜百官戴煖耳正德間以時賜百官穿紗羅紵絲

孝宗之崩病熱也院判劉文泰以熱劑進上遇甚索水執不可閹臣

有進爪者　上咲之僅能出言召大臣受顧命於是文泰下獄煞
僅謫廣西戍而死
國初太學成　太祖喜曰有偪者在此坐孟言太學也時上偶坐廣
業其後生徒出廣業者率多顯貴視他堂特盛遂相傳為上言兆之
吳文定公卒後朝廷賜官議謚命祭葬仍官其一子為中書舍人時
公長子奭已承蔭為國學生部以次子奐進　上特改奭為中書
舍人而以奐補國學謂弟不可先兄也群臣嘆服
弘治間太監何文鼎以皇親入禁城觀燈諸事極言下錦衣衛雜治
究所主者文鼎曰有兩人但不可執按曰姑言之曰孔子孟子也
文鼎死猶能於禁中拽銅缸作聲若稱寃者　上特命勒碑祭之
人言文鼎少習舉子業能古文詩壯始閹也

京師祭孔廟先二日上御奉天殿傳制百官朝服侍班內閣臣受命
攝祭鴻臚寺官二員導引至朝房齋宿次日詣廟祭酒司業迎至
中道習儀止用鳴讚設樂而不作　引官曲躬斜行如導上禮百
官陪祭者列衘籍中謂之集禧薄子曾三主其事
弘治癸亥春大風伐祖陵松柏上遣禮侍王公華往鳳陽祭告公陛
辭俯伏三叩頭上命賜酒飯公起頓而俯伏三叩頭時朝行嘆其
知禮蓋前此二事叩頭揔一俯伏若作一事也
正統十四年春北虜遣使二十餘人進馬報稱三千人太監王振怒
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失利歸秋七月野仙等大舉入寇否泰録言
野仙求婚通使皆私許之因進馬為聘朝廷不知答詔無許婚意
野仙愧怒於十四年七月初八日入寇既遣駙馬井源等四軍禦
之王振勸　上親征至大同還駕八月十三日至狼山為虜所及
至土木去壞來僅二十里以輜重千餘輛未至留待遂被圍一
五日　英一北狩古穰録言朱勇兵敗於鷂兒嶺傷駐土木人馬
巳二日不飲水渴極掘地至二丈餘無泉寇見不行退圍忽傳起
營南行就水未二四里虜復進圍四面擊之二十餘萬人中傷者
過半死者山積衣甲兵器盡為虜有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
盛於此者也
建文時新宮初成見男子提一人頭血色模糊直入宮中大索之無
得也夜宴張燈忽不見人狐狸滿宮徧置鷹犬逐之不能止日赤
無光慧掃軍門熒惑守心犯斗山崩地一錦衣衛火武庫自焚文
華承天俱燬正統間浙中山移於平田地動白毛徧生陝西山崩

壓數千家山移有聲號三日黃河東流淹千餘家南京殿宇火明
日殿基生荊棘二尺許
正統時南奉天殿灾而後北都定嘉靖時南太廟灾而後九廟成揆
之人事皆天數與
京師有蒯侍郎衕衕蒯為吳香山人斵工也永樂間召建大內凡殿
閣樓榭以至迴廊曲宇隨手圖之無不稱上意者位至工部侍郎
子孫猶世二業　弘治間有仕為太僕少卿者今江南一工巧工
皆出於香山近七陵九廟等功成工匠為卿者多矣而工曹亦被
濫恩時謂工官轉遷何異斜封墨勅
正德間都御史彭公澤嘗與言官論朱寧忿曰吾恨不手刃此奴有
白於大司馬王公瓊者王以語寧且曰為君致彼君私察之於是

匪容彝後致彭過王激怒之彭復大罵寧乃銜之即衛士罷彭官
而意未已也使衛校至其家案得其教兵官調用邊軍事令言官
劾之坐彭擅調官軍公卿廷議籍其家衆皆秉筆署名惟禮書毛
公澄為之稱冤時陸太宰完稱病不出明日出亦從王議毛復大
呼於朝卒得免時科道有敢言者即傳旨謫任未幾寧敗王與陸
皆以應僇黨編籍嘉靖初詔起彭公為兵部尚書云
正德間上命太監廖某鎮守河南等處訪察官吏賢否兼理軍民詞
訟總督黃河一時鎮臣劾任鮮有比者
孝宗山陵經理皆出臣關吏部郎中楊子器知石中有水上疏門惧
罪曲為掩飾子器伏責中外惜之
郊祀省牲日駕還無樂正德間上始命製之樂章為李文正作也

逆瑾時文臣被閹木之刑者不令坐卧不數日輒死山西劉御史澤
被刑時夜有金甲神來伏於地令坐其背上又嘗以藥啖之邏校
多有見者劉獨得生後起知揚州
成化間夷人於朝堂爭賞衆莫能止太宰屠公鏞時為御史奏曰夷
人當宁喧譁似有不平合着通事查問既不失大體而遠夷亦知
所畏上甚悅群臣亦敬服焉
逆瑾當國惧無以懲言官者大學士焦公芳進計曰文臣所惧惟杖
責耳於是首木笞撻之法日熾後悉以為例
永樂二年曾棨與狀元及第周述周孟簡次之皆江西人述與孟簡
兄弟也　文皇御批棨策曰貫通經史識達天人有講習之學有
忠愛之誠擢魁天下昭我文明尚資啓沃惟顯良哉批述曰環偉
之才充實之學朕用爾嘉擢居第二勿自滿假惟時懋哉批孟簡
曰辭足以達意學足以明理兄弟齊名古今罕比擢尔第三勉其
未至罔俾二蘇專美於世欽哉
天順初也先得知院各遣使入貢胡忠安公計令得知院使進青鼠
裘為私禮公議賞之甚厚也先使不平歸告其七截殺得知院使
得知院亦聚兵殺也先殆盡於是土木之忽少雪事隙鮮有知者
近出於胡氏子孫而郭郡倅汝載為予言之郭胡至親也
汝載又言忠安奉使於外遇土酋以櫻桃三奩來饋公問所欲曰求
洪武正韻耳公與而却之　文皇使人覘知之公還因遽問曰櫻
桃小物道漕中何却耶公曰因求書故却耳　文皇嘆賞久之
高皇將宴群臣預題一詩命武臣習之至日群臣應制作詩而武臣

特首倡云皇帝一十八年冬百官筵宴正陽宮大明日出照天下
五湖四海春融融群臣知上意也皆謝不能
洪武三年命福建行省都事沈秩監察御史張敬之使勃尼國永樂
五年命太監鄭和使古里國即西洋大国也七年使滿剌加國十
一年命陳誠子魯使西域歷哈密火州別室八里哈烈撒馬罕兒
諸番又命和使古里歷占城爪哇暹羅啞魯蘇門荅而南浡里榜
葛剌錫蘭小葛蘭忽爾沒厮阿丹天方四十一国二十三年八月
詔停止和與王景弘侯之二率官兵萬七千六百有奇船三十號
大者長四十五丈會稽馬歡作瀛洲勝覽太倉費信作星槎勝覽
宣德間將命使通西洋諸國會　英宗踐阼不果
李文淹公言　宣帝上賓　張太后即撤宮中玩好罷不急之務禁

中官尤遠政歸臺閣委重三楊雖太監王振無敢專擅故正統數
年天下休息人稱為女中堯舜　菽園雜記謂諸事皆王振之功固
不可知要當以文達之言為是
宣宗嘗命侍臣游東苑指草舍一區諭之曰此朕致齋之所雖不敢
上比茅茨不翦之意亦庶幾不忘乎儉矣
永樂十九年四月上命大臣巡撫天下而各副以近臣一人此始巡
撫鎮守之始
朝制大臣除子入監必奏行禮部覈其事行得實乃為覆請今悉歸
之吏部　祖宗之法置不用矣
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副楊砥請黜楊雄從祀而進董仲舒　太祖
嘉納之至成化三年七月十四日詔封董仲舒為廣川伯胡安国
為建寧伯蔡沈為崇安伯真德秀為浦城伯通行南北兩監於天

下學校改正從祀
永樂己亥秋上以有司薦布衣艾瑛至見而奇之遽授浙江右布政
使前此所未有也瑛字廷正鳳翔隴州人
洪武癸酉崇仁縣令羅恢上言孔子廟庭從祀如論語稱有若者四
貴宰我若二宜以有若居十哲而以宰予居兩廡公伯寮沮壞聖
人不宜從祀蘧伯玉孔子之故人行年六十而化今居兩廡未當
奏不報恢字師聖永豐人任至国子博士見周叙撰恢墓誌
宋仁宗像真武我朝　孝陵像文昌見劉定之贊
洪武元年春正月　太祖即位祭告天地文其畧曰帝賜英賢李善
長徐達等為臣之輔遂有戡定釆石水寨蠻子海牙方山陸寨陳
也先袁州傾祥江州陳友諒潭州黄忠信新淦鄧明龍泉彭時中
荊州江玨濠州孫德崖廬州左君弼安豐劉福通贛州熊天瑞辰
州周文貴永新周安萍鄉易華平江王世明沅州李勝蘇州張士
誠慶元方国珍沂州王宣益都老保等處之兵以息民於田里解
縉統論上功德其大征伐有四曰縛張士誠致陳友諒友諒為偽
漢張九四為偽吳明㬚為偽夏方国珍為偽宋
閣老楊公廷和性度褊偪然能任大事　武宗革命之日江彬在位
天下事殆不可知而公獨能奮力殫智縛彬就獄以死奪冗官百
人於豪強烈焰之中不一顧避於今上可為有定策功至議礼不
合為言官論列失意而歸每言革命之事未嘗不泣下霑襟也
洪武中求通曉天文曆數奇驗者官之有至侯爵食禄千五百石者

率多不免於禍初寧海布衣葉兌占天運有任上策言武事一綱
三目　太祖嘉其言欲任以職不就後削平天下規摸次第悉如
兌言而兌亦得自保其明哲過諸術家遠矣
太祖開国之初所降詔書一則曰朕本淮右小民一則曰朕本淮右
布衣
昶字書作昶永樂中崑山夏太卿昶於文淵閣寫經　文皇見其字
愛之問其姓名因移日於永上故今書文從之天順甲申箕茂舉
進士　英宗不知其字李文達言音與陝字同因命改為陜
国初詔諸司文移有奉旨施行者勿書聖旨二字凡有陞賞差調等
事悉以欽字代之迄今為令
國朝吏部選官曰天選選之日上退朝立寶座後召尚書等官面命之

國初定百官朝賀禮儀贊禮者山呼則曰聖躬萬福後三呼萬歲不
知起於何時
洪武十八年設醫學正科尋止之至三十一年乃定制設官鑄印
開寶二年詔西川山南荊湖諸道舉人並給來往公券令制新科令
試舉人得給券乘傳蓋始此
漢至武帝五世始立太學宋至仁宗四世始立州郡學我朝 太祖
於至丙午秋即訪求遺書立國學以許存仁主之洪武二年立郡
學八年立社學其視前代相去甚遠矣
欽天監每年十一月朔進曆樣十一月朔頒中曆於諸王大統曆於百
官進內有上位曆七政曆月令曆壬遁曆又上吉日十二紙每月
粘一紙於宮門御弁議用紙數本色拆色併監收俱祠部官一員

掄往予嘗與之
宣宗製歷代臣鑒外戚事鑒二書既成即以賜勳戚臣俾鼎之
洪熙元年十一月御劄付禮書呂震言建文中奸臣丁化已受顯戮
其家屬初發教坊錦衣浣衣局并習匠為功臣奴者悉宥為民
給還田土凡言事謫戍者亦宥為民
交阯國王被繫入中國以詩謂藩臣曰吾入中華大邑州夷和焉敢
謂王侯可憐無主東隣客卻作中原大國囚鴈過衡陽迴塞遠雲
遮故里楚天愁有人問我家何在萬里長江不斷頭
國初徵經學士江右胡子祺王佑等十八人至是日大中奏文明之
祥上悅悉授御史
成化壬寅八月 憲宗命監生楊琴軍舍孫知往毘陵段銓家取藏

江綱盧岐僧院取刻絲觀音羅漢又命太監王敬往蘇杭諸處取
書籍珍玩時敬之翼王千戶臣即王臣子誅索無厭江南為之騷
動巡撫三原王公按其狀上之悉坐以法
成化癸卯九月十四日太監覃昌傳旨廣東韶州巡檢劉璋陞錦衣
鎮撫仁智殿辦事儒士楊珪陞鴻臚寺序班文華殿辦事上林苑
監錄事邵義陞蘇州府通判是時傳陞之濫非可數計偶閱王公
奏議論邵義事特識其一耳
安南國在漢為交阯郡國初其主陳日熞奉貢稱臣後陪臣黎季犛
殺其嗣子煜而立己子蒼為王使易姓名朝廷數遣使誨諭弗悛
乃命將臣朱能張輔討之以父老言陳氏夷滅已盡願復交阯為
郡縣詔許之見王文簡公平安南序今南都國學尚存交阯館又

聞朝鮮國李氏亦為陪臣所簒
永樂間一宮人姓韓身不滿三尺而長於碁呼為韓長 文皇與之
奕負則賜一金錢勝則命仆地三轉而起之
國初選科道不限年歲成化間始定三十以上方與選若由庶吉士
則二十五歲以大也
紀太后黜居吳后幽宮生 孝廟而卒吳后實有保抱之功年十餘
歲 憲廟猶不知悼恭太子卒宦者張敏始言上即召見儀形器
語不凡大喜送仁壽宮撫育 孝廟登極甚德吳后幾欲復之抑
於仁壽一日皇城邏卒得吳氏姪所盜幽宮銀器 上親召問之
曰娘娘所與自門隙中投出非盜也上見其貧甚憐之復其官為
錦衣百戶吳后賜加膳等於諸妃正德間吳蒙劉瑾欲禁之以減

迹執政曰吳嘗毋儀天下若爾必大駭物情乃以妃禮葬之
宗藩之盛自古帝王無如我朝者二百年來不下萬餘人分封之制初封親王歲支祿米萬石郡王二千石襲封親郡王各減半支又以歲歉不給乃為折支之法則實支又減半矣將軍而下每不得本支盖由生齒之繁如慶成王七十餘子又十一歲即支祿米有司不能供億予在礼部既舉行十六歲已上支祿之法又以生子之多由不檢制其宮嬪而然為立妃夫人而下不係奏請宮嬪所生皆與庶人同不得混襲庶省歲支嗟乎使帝孫王子豈謂無才而不得一試貧乏者不得為商農之業以自給生受困辱則處宗藩之法於斯闕矣

蹇忠貞公初名瑢登進士為中書舍人　高皇時奏事稱旨深見獎賚一日問汝蹇叔之後乎御書義字賜之以易舊名近大學士張璁以避上嫌名請改名字敬上親字之曰懋功二公寵遇同而功德盖不侔矣

戶部尚書郭公敦以御史陞參政未行胡文安公言於　文皇曰郭敦有大臣体宜在左右即日召見以病弗克入遂遣御醫視疾疾愈入見奬勞再四賜宝鈔襲衣明日陞禮部侍郎兼大僕寺卿用賢之誠薦賢之公可想見矣

嘉靖壬辰比虜犯邊劉太卿榮言　英宗土木之難幾不免矣也先之母告其子曰吾蘇州人也少隨夫戍生被汝父擄回與之生汝吾念昔居中国為今天子臣民無殺君之禮踠且泣以請也先從之　英宗得還此說不見記載而太卿掌詔勅在內閣四十餘年必有所授之也

藩府親臣無不任京朝官之禁弘治十二年詔修問刑條例吏書屠公鏞與大理少卿王輔有隙因言輔係儀賓之弟不當居輦下乃出為參政遂係為例至今遵之不知國初王親多掌禁兵為輔佐曷嘗有是邪

年號犯前代者三前凉張重華五代蛮人張遇賢宋方臘皆僭永樂元武宗太子阿速急八即位上都僭天順夏主李乾順僭正德正德紀元詔下馬冢宰試選人題為宰相須用讀書人論盖用宋事以譏內閣也

仁壽太后之喪予時在膳部奉檄治喪事　英廟山陵不與孝莊合多有議者奪於　仁壽竟不行　仁壽崩上召內閣幷內臣容語以手畫圖示之必欲通壙中隔道合于一旦曰此　先帝意也可令禮部卜日行之無所避忌於是孝莊乃合　英廟玄宮焉

李中丞充嗣巡撫吳中欲均田賦問其利害於一達官答曰吾不知利害但聞國初有滕尚書者曾建此議　高皇怒其变乱黄冊腰斬於市李公不敢更言均賦矣嘉靖間王守儀銳意均之節奉明詔不顧也吾長洲曰畝均三斗七升水鄉下田十年不三四登者大受其害而高鄉腴田亦不為益何也文襄公之法四斗五斗額田半折白銀每銀一兩准米三石六斗七斗而上全折花銀每銀一兩准米四石徵收之法先米白銀次之花銀又次之故民力舒馬今畝徵米二斗銀八分五釐准米一斗七升則銀一兩士折米二石又一時併徵民不堪命文襄之良法盡壞而美意亦不復在

民令許蘇州多米萬石以明詔之故不敢作正故有司徵收用新
法戶部會計用舊額巡撫者亦不究其故上下相蒙以為利
孝皇時管河通政奏巡按御史陸偁私变均徭則例又擅華接遞夫
役召內閣曰陸偁為御史乃敢擅作均徭則例减舊制夫役劉公
健對曰均徭亦是御史所管　上曰何不奏請對曰多是革弊與
利豈可罪之乎　上曰巳姑令回話縱不深罪亦須薄懲令府縣
往往違詔乱法吏賦変徭刻為成書肆行於時漫無紏舉者
皇明祖訓所以教戒後世者甚備獨委任閹人之禁無之世以為怪
或云本有此條因板在司礼監削去耳閹人當刑無斬首惟剝皮
凌遲二條以其刑餘之人也
正統庚辰戶部尚書黃公福言天下學校宜得實才乃設提調學校

之官以憲臣為之賜璽書以行
正德丁丑浙藩林少叅塾莆田人録革除間死事之臣刻之十得五
六寧波郡守王公璡山東日照人聞变造戰艦將完　文廟已入
寧波衛官械公至南京上問造艦何為荅曰由海道趍瓜州以截
來略上義而釋之卒于林下先大夫帝言之惜少叅不獲聞也
元天曆戊辰婁宿降靈　高皇帝以是年生至洪武戊寅而婁星復
明洪武元年正月彗出昴是年元運除舊　高皇布新是昴宿實
應胡星也正統巳巳熒惑入南斗車駕北狩
永樂末詔許學官考滿無功績者有子嗣願自淨入宮中訓女官時
有十餘人獨王振官至太監正統初居中用事　張太后崩權傾
內外遂成土木之禍

翰林院學士一人多或三五人閣老洛陽劉公健脩會典成翰林一
時陞學士者十人時餘姚謝公遷以禮書為大學士在內閣吾蘇
吳公寬以禮書在東閣南昌張公昇為禮書湯陰李公守直以禮
書掌通政事買公斌以禮書掌鴻臚事神樂觀道士崔志端以禮
書掌太常事京師為之語曰礼部六尚書為黃老翰林十學士三
是白丁朝紳一時盛傳盖十學士內三人皆成化戊戌閣老萬公
安所選為庶吉士者至是三十年而公論終莫掩也
高皇推卿相聘儒士皆有勅令惟內閣吏部元臣降手勅而巳
國初命百官礼儀皆尚左改右丞相為左丞相餘官如之按漢尚右
如周勃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是也豈尚左之說因循至我朝
始定而其間或有因革耶

國初以禮部尚書崔亮議周官五祀止於歲終臘祭　朝廷祭門戶
中霤竈井四品以上中霤門竈三神五品以下門竈二神命為令
又詔以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壽星五神為中祀命翰林院撰文
國初工部尚書黃肅坐法當笞　上曰六卿之職不宜以細故加辱
命以俸贖罪令諸臣有過罰俸當始此
高皇時諭禮部臣曰古者士大夫祭宗廟亦有服其見私親尊長亦
有公服其議制度等殺以聞於是定議別制梁冠絳衣絳裳革帶
大帶白襪烏舄佩綬其衣裳三品以上用佩綬三品以下用抉祭
服三品以上去方心曲領三品以下去佩綬從之仍令如式制祭
服賜公侯各一襲以為祭家廟用之又議古祭享無上香之禮命
罷之

洪武間以河間知府楊冀安等來朝命吏部精別賢否第為三等稱
職而無過者為上賜坐宴有過而稱職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而
職不稱者為下不與宴序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今此制亦間行
之然但以宴其第居上者

欽天監漏刻博士元統推演大統曆積分之數上進云臣聞磨勘司
令王道亨言有郭伯王者西安府郿縣人也粮明九數之理深通
曆數之源若得此人推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上是其言

翰林待詔朱善言臣見民間婚姻之訟非姑舅之子若女則兩姨之
子若女蓋以於法不當為婚故為仇家所訟或以聘而見絕或既
婚而復離或成婚有年兒女成行遍而奪之使夫婦分離子毋永
隔按律尊屬卑幼相與為婚者有禁若謂父母之姊妹與己之身

是謂姑舅兩姨之子彼為姑舅兩姨之女本無尊卑之嫌古人未
嘗以為非也欲以臣奏下群臣弛其禁上然其言今大明律中乃
載若娶己之姑舅兩姨姊妹者杖八十並離異不知朱善之言與
頒律之時孰為前後也

遣進士分巡郡邑廷議以新進士未經事宜令行監察御史事而以
久任御史一人與俱皆厚遣之

上嘗以給事中魏敏卓敬等八十一人適符周元士之數改為元士
繼又以六科為士之本源又改為士源後仍改為給事中

孝宗登極之日有掌酒內官携其所養兒入內俄以禁嚴不得出懼
而投之酒瓶為同輩所發 上怒曰是兒奚罪立命斬之諸太監
叩頭請俄曰今日吉辰不宜刑戮 上不聽命諸璫盛服觀刑又
一豎有寵驕脂時或令俯匐作犬飼以為笑他日入光祿寺庖人
誤污其假豎怒蹴之至死上即收下獄豎涕泣求哀上太息曰法
者祖宗所立朕安敢貸竟戮以抵罪

孝宗時主事李夢陽上疏有六害二病三漸之說語侵貴戚貴戚惡
之宣言曰彼所謂張氏誰耶中外度其必有深禍早朝上忽問李
夢陽事如何劉健疑 上怒解之曰夢陽狂生妄議時政惟 陛
下宥罪以開言路 上作色曰夢陽為朝廷盡言孰謂狂耶健出
不意慚感無地時中宮力請誅之 上曰此直臣也何可 深罪止
令覆奏罰俸數月

學士張元禎進所著太極論上寘懷中時出展誦凡數日乃已聖性
好學如此時語侍臣云人於身心當自檢束已不能檢而欲服人

其能乎

文恪公言 高皇克陳友諒俘其妻孥曰我自起兵以來未嘗納人
子女今友諒三犯我金陵四犯我太平我甚恨之其妻闍氏可沒
入掖庭未幾生子友諒遺腹也封潭王国於長沙將之国闍氏語
之曰爾乃漢王陳友諒子汝父彼殺吾為汝忍死於此仇日當為
父復此讐也故事諸王來朝者皆止於宮中潭王來覲入止宮不
以禮自檢歸国發兵反 高皇遣太傅徐達之子討之潭王堅閉
城門抱其幼兒統城上行取銅牌書其上云寧見閻王不見賊王
因擲於城外遂縱火闔宮盡焚携其子投隍塹而死 高皇大怒
因假妖星亂宮為辭盡殺宮人 皇后脫簪珥待罪僅免餘悉殲
除焉

太祖南都建文官開濟等宅甚宏麗因呼為樣房至今猶呼品官房
太祖建都金陵四方運舟悉由大江至洪武十三年海運遼東以供
軍餉　文皇肇建北京江南粮舡一由江入海出直沽口白河運
至通州一由江入淮歷黄河至陽武縣陸運至衛輝府由衛河運
至通州永樂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工部尚書宋禮都
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
三百八十五里漕舟始達於通州而永樂十年宋禮以海船造辦
太迫議造淺船五百艘撥運淮揚徐兖等處歲粮一百萬石由會
通漕運以補海運一年之數永樂十三年始罷
洪武甲戌五月兵部試尚書茹瑺奏禮庶子襲父秩止封贈嫡母所
生庶母無封贈制劉三吾奏宋制母以子貴庶母亦依所生之秩
封贈詔從之後復以茹劉二公言宋嫡繼母亡許封贈所生之母
無正妻次妻並封者今議正妻次妻有子無子皆得封贈如正妻
有子次妻無子俱存未有定論　上曰制封嫡母正妻所生則兼
從宋制見行事例但嫡母在生母不得受封亡後始乞恩若父秩
皆於子則以父秩封之
洪武丙寅命翰林院議軍官男姪替職襲叔伯職事及弟襲兄養子
女壻承襲養父母封贈禮制事見條例但養子女壻事載功臣録
以後未有聞者
給事中寇珹臨汝人仕　仁廟朝少孤鞠於祖母王及登朝以妻所
得封邑回授朝臣得回封祖母自珹始又著令不封贈父母不許
先封妻室

中書舍人許應會試如弘治之唐徑是也亦許應鄉舉如成化之呂
甞是也教官登第者尤多

歷代小史八十五卷終

明記畧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皇甫録撰録字世庸號近峯長洲人宏治丙辰進士官至順慶府知府明史皇甫涍傳稱父録官重慶府知府案録下陣紀談載順慶事甚詳則明史字誤是編據嘉靖壬寅其子沖序稱原本多冗談細故命沖讐定於是原始要終掇拾大别爲四卷云云則録之藁本而沖所刪定也所記皆正德以前舊聞然如鐵鉉二女在教坊作詩建文帝騎騾在黔國公第王振嘗爲教官永樂末以年滿無功見閹仁宗或云死於雷或云爲官人所毒或云爲内官擊殺之類大抵委巷之傳聞其刪除猶有未盡矣

近峯聞畧一卷

〔明〕皇甫録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古今名賢彙語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近峯聞畧八卷》提要

吴郡　皇甫録　　吉

邵康節曰世有温泉而無寒火抱朴子曰水性純冷而有温谷之陽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燄西京雜記董仲舒曰水極陰而有温泉火至陽而有凉燄康節又云石入水則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木入水則浮而南海有沉水之木虚實之相反也肝屬木當浮而反沉肺屬金當沉而反浮肝實而肺虚也

歐陽公非非堂記曰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訕不幸而過寧訕無諂坡翁有是是堂詩非非義之屬是是仁之徒非非近乎訕是是近乎諛

元親王及功臣侍宴者别賜冠衣謂之只孫今儀從所服團花只孫當是也輟耕録所載制飾不同

常山何初字原銘洪武間以名儒召訂經史嘗錫宴南樓賦詩有雲開遠見山河壯天近長依日月明之句時人服其渾雄

宋學士濂至正中被召不赴隱居仙華山為道士易名玄貞子號仙華道士戴良叔作送濂序謂昔賢知章辭秘書之職請為道士於剡州陳圖南不應時君之聘入嵩山為道士是皆有慕聖賢之誨而寄跡於

老子者也唐張致和著書自稱為玄貞子

楊誠齋簡一江西士人云配盐幽菽欲求少許士人不觧亟往謝之請問何物誠齋撿禮部韻略豉字注云配盐幽菽也按楚辭曰大苦醎酸辛甘行説者曰大苦豉也言取豉汁調以醎酸椒薑飴蜜則辛甘之味皆發而行然古無豉字見史游急就章史記貨殖傳葢漢以来始有也今江西人患傷寒疾多以豆豉煮湯飲之汗出即愈

唐樂府雜録云舞有字舞以舞人亞身於地布成字也王建宫詞云羅衫葉葉綉重重金鳳銀鵞各一叢每遇舞頭分两向太平萬嵗字當中則由来久矣

逆瑾用事時百官門状啓禮悉用紅紙故京師紙價頓十數倍雖元臣宿将必曰晩生曰門下生而稱瑾則有恩府恩主千嵗公公之語

唐丘和父子同謚曰襄常肇三世同謚曰貞我朝倪公謙謚文僖子岳謚文毅父子同謚文尢僅見也

景泰間河决張秋嵗久弗治乃以諭德徐公有貞為僉都御史往治之先是其地一老人夢有赤幟列九龍口大書徐字其上公至訪求治法遇一異人告公曰誰能無欲公退而思之良久悟曰决河者龍龍欲者珠也制龍者鐵耳即以萬斤鎔之而沉之功遂成

蔡節推昂言成化以前貴久任而専役使如府州縣佐貳官每至九年六年區保糧長各三名以次收糧觧運甲初年收糧則次年治水糧未完不得以累乙乙初年治水則次年觧運水不治不得以累丙故事無奬而功易集後官不久任而後各分叉别設塘長故轉相推避肆為慢易官租日負隄防日圮運餉日誤雖嚴刑督併如近時宋郎中以方王員外景星之慘攣染平民多死杖下終不能竟其事

野禽殚走犬空蒯通傳狡兎死良狗烹韓信傳志稿生應月至閏月益一節東坡詩惟有黄楊厄閏年

四朝聞見録歐陽子謚文忠京丞相鏜以附韓侂胄亦謚文忠初謚文穆時有無名子作詩曰一在廬陵一豫章文忠文穆两相望大家吹上梧桐樹自有傍人説短長近西涯李公謚文正亦有無名子詩云文正從来謚范王如今文正却難當大家吹上梧桐樹自有傍人説短長

今人呼謔之語皆有所本如宋都汴有何家敷者其下行貨濫悪故呼何敷今越人云敷頭者當是南渡

之遺也吳人善治豆豉遂以呼之所謂千里蓴羹未下鹽豉者也閩人多疥呼綿鍋襖故云癩子見類説粵人善食蛙蛇秦少游謂蛙蛇當家口故粵有蛇呼秦人不識豹稱為程故秦有豹呼衞地產驢呼驢為衞故洛有驢呼中州謂蜀人誕故稱川蕪莨見山谷集老鼠其訛語也褚遂良諫立武后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注西南夷曰獠今山西人呼獠疑此青齊人呼奋以貌言也於布凡亦云滇人善馴象呼象奴荆楚人善治鱃魚海錄碎事作鮑呼乾魚元南人仕於朝者多以醋雞為贄見草木子今特江

右呼臘雞或曰吉安畜老雞能療病其價數倍故云

嘉興張寧以才質受寵於
英宗嘗稱為我張寧吏部祭上意推為巡撫都御史
上曰張寧止可作都御史耶繼推南京侍郎
上曰待北部有缺來説未幾
憲宗即位詔給事中陞二級外補寧僅得通判至知府耳晚歲無子禱於家廟曰寧何陰禍以忝先人乃至是傍一妾遽云誤我輩即陰騭耳寧即日嫁者數人惟一妾號泣不忍去侍寧終其身寧以文學名所著有方洲集豈天子不能貴一臣而嫁妾不足為陰德耶

成化癸卯春
憲宗命內使王敬索珍翫於江南諸郡敬至蘇召府學諸生為寫沙滌經諸生不從直前批敬頰而嗤之敬怒奏行巡按御史鞫治諸生以陸公完晩進而家多貲遂謬以完為首捋有資於完適完魁鄉榜得從輕貸後舉進士被選三原王公時為吏部指完以語諸屬曰此即以秀才批王敬者得選御史

小滿芒種說者不一按周禮稻人澤草所生種之芒種註云種之芒種謂此地宜稻麥麥有芒刺者蓋至

是麥未可收過是則可收矣士人樂明遠曰小滿四月中謂麥氣至此方小滿而未熟也芒種五月節者芒種而收麥也至是方當熟矣

樂曲謂之均謂之韻均也者宮商角徵羽合變徵為七此均也變徵或云始於周如戰國時燕太子丹遣荆軻於易水之上作變徵之音是周已有之矣韻也者凡調各有韻猶詩律有平仄之屬此韻也律呂陰陽旋相為宮則凡八十有四是為八十四調然自魏晉後至隋唐已失徵角二調均之韻矣孟軻亦言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疑春秋時徵

角已亡不然何特言刱作之哉政和間詔加討論乃
作徵招角招而補八音所闕者曰石曰陶曰匏三焉
匏則加匏而爲生陶乃韻也而石則以玉或石爲響
配與鐵方響並奏謂之燕部樂八音蓋自此始全
成化辛丑秀水有楊姓者里長索租過之見其家方
治湯餅因索食楊曰吾自度不免故爲家具以足一
飽非爾所可食也里長竟取食之食頃楊與家與里
長俱死葢先置毒餅中也又長洲一人鬻其妻臨行
妻解衣與其姑姑曰爾去當衣此婦曰彼既娶我宜
有衣耳姑服而悲咽婦傷其姑相継投於水夫爲售

者迫其値亦溺皆死焉又一鬻妻者止索錢五十文
售者疑其過廉也夫曰吾妻事我二十年餘今遭此
不忍見其餓且死耳故不須厚價爾其善遇之無虐
也別去即往酒家取醉赴水死嘉靖甲申鳳淮諸處
災有母食子姑食婦夫食妻者市中餅餌多人肉釀
之南畿大疫死者過半民居多無主饑不逮辛丑而
患過之有司之罪也
蕪湖胡濙子仲光舉弘治癸丑進士改庶吉士內閣
試上苑聞鶯詩曰春日晴和欲醉人耳邊忽送一聲
新似将明主三推意喚起良農四海春花鳥有情憐
好景雨賜無補愧微臣聽餘忽起江南思百畝沙田
野水濱内閣以賜雨句爲譏已遂出爲户部主事
禽言起於韓退之與催歸之詩後提葫蘆泥滑滑不
如歸去婆餅焦脫却布袴刷鍋打火取亡接客之
類不一而足至顧諸了報春五老山塞號遇暑則鳴
鳳凰不如我嚴寒日出鳴得過且過此數亦多未有
詠之者
狀江南鮑防詩云江南孟春天荇葉大如錢白雪裝
梅杖青袍似葑田謝良輔云江南仲春天細雨浥如
烟絲爲文昌柳布作石門泉嚴雅云江南季春天蓴

葉細如弦池邊草作徑湖上葉如船賈滄云江南孟
夏天慈竹笋如編蚕氣爲樓閣鼃聲作管絃樊珣云
江南仲夏天時雨下如川盧橘垂金彈苷蕉吐白蓮
范汀云江南季夏天身熱汗如泉蚊蚋成雷震袈裟
作水田鄭槩云江南孟秋天稻花白如氊素腕慚新
藕殘粧妬晚蓮沈仲昌云江南仲秋天鱘鼻大如船
雷似樟亭浪苔爲界石錢劉蕃云江南季秋天栗熟
大如拳楓葉紅霞岸蘆花白浪天謝良輔云江南孟
冬天荻穗軟如綿綠絹芭蕉裂黃金橘柚懸呂渭云
江南仲冬天紫蔗節如鞭海將鹽作雪山用火耕田

亓卌云江南季冬天江鱻大如鯿湖水龍為鏡鑪風
氣作烟右唐詩紀事所載蓋摘奇於諸作中為聚錄
於此江南之勝槩亦備矣
喬白巖冢宰雅好山水登眺必以善繪者隨旋車而
圖其形常與吾兒仲索沂山瀑布圖記道之蓋公以
太常卿禱祀四鎮特登此也其所書沂山瀑布泉五
字則架木而上時為奇談而王推官與齡言公一日
一登其山絕頂遇虎伏林莽間公甚危幾不免虎視公
久而從容引　去又登其山石洞甚古架木攀緣而
上及洞口迴視其下澗流萬丈戰慄不能下失措者

久之一承差碩膚有膂力負公而濟此與韓退之登
華山叫譁幾失墜者類也公之好奇如此蓋公正士
虎避之不加害其亦有知者耶抑山靈陰有以護
相之耳
宋姚鏞守章貢郡人趙東野題詩[illegible]贈之曰騎
牛無笠又無蓑斷隴橫岡到處[illegible]風不常有
前村雨暗欲如何規之也後李[illegible]選吾蘇劉完
庵鈺為僉事將致政有憲臣李[illegible]圖詩曰牧子
驅牛去若飛免教風雨濕蓑[illegible]指桃林外多
少牧牛人未歸憲臣亦藏[illegible]

太常卿陳公音以文學鳴世然不事修飾蓬垢自喜
特苦吟輒遺世務嘗赴飲既出而復旋默坐於堂若
有所忽僕疑以告其夫人出視之公訝曰何為亦在
此官四品時夫人為嚮得金獅緋袍不知為武臣服
色公亦竟不察一日命工肖像公整容服獅袍而坐
西涯李公適至因乞為贊西涯遽題曰觀其髮則齊
觀其衣則非若人也可信而可疑使逢其髮更其衣
嗚呼庶幾士林傳以為笑談
龔天然作鐵筆賦以屈楊廉夫致其下拜又應口作
碧梧翠竹詩中二聯云曾聞剪葉書周史又見翻枝

入楚歌金井月明秋影薄玉壇風靜夜涼多
昔太公釣於渭水之溪而李白以為釣位所謂廣張
三千六百釣夙期暗與文王親是也嚴光釣於七里
灘而勝以為釣名所謂秪將溪畔一竿竹釣却人間
萬古名是也是又烏足以語聖賢
竹未嘗香也而杜子美詩云雨洗娟娟靜風吹細細
香雪未嘗香也而李太白詩云瑤臺雪花數千點片
片吹落春風香出韻語陽秋予亦謂雨未嘗香也李
賀四月詞依微香雨青氛氳
高郵張指揮以無子求良妾不能得一日出湖上見

敝船板坐一女子甚麗浮波而来詢知為覆溺之餘也挾以歸與之處甚洽踰年生一子其女每旦櫛沐必掩戶無使見者偶一婢從隙中覘之則見取頭置膝上簪珥畢乃加於頸婢懼以告主母往覘之如婢言遂語於張張復覘得其實急排戶斬之其屍則船板也時其子已数歲後襲父職今號為鬼張云

近有人作竿戲詩曰人皆歡喜上高竿上去難時下亦難若到上頭須把捉幾多人在下頭看此即宋人諷賈似道作相詩收拾乾坤一擔擔上肩容易下肩難意也

杜東原作耕餘錄有弔張士誠詩云天星夜落水犀軍又見吳臺走鹿群睥睨金湯空自固倉皇珠玉竟俱焚將軍只合田横死國士嗟無豫讓聞風雨年年寒食節麥盂誰上大妃墳不載為何人所作疑當時有感於士誠者

光庵王先生賓撰南宋諸陵復土記載倪端叟游杭雜稿云高孝光寧理度諸宗陵在紹興蕭山至元十五年戊寅十二月為楊璉真珈所發取其器物冠服焚其屍而以骨置草莽中時楊為鎮官號稱楊如虎人莫敢視蕭山士人唐珏字玉潛募鄉人取他骨代而收之以木函藏之七日楊聚陵骨雜馬牛骨累塔壓之名鎮南塔不知陵骨已為珏所收矣後珏食多子良田之報珏仍以陵骨移故内常朝殿前樹冬青其上作詩弔曰馬箠闘髐形南面欲其語野麕尚屯来何物敢盜取餘花拾飄蕩白日哀后土六合忽怪事蜿龍掛茅宇老天鑒區區千載護風雨又作冬青行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凉積香雪遥遥翠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又蔓感悼絶句四首珠亡忽震蛟龍睡軒弊寧無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西風吹兩鬼神驚

一抔自築諸公七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珠凫玉匣又成埃班竹臨江水重迴猶憶去年寒食節天家一騎捧香来又鄭明德遂昌雜錄宋太學生東嘉林霽山景曦以楊總統發諸陵故為丐者負竹籮遊地上骨即收之且以銀賂西番僧得高孝二陵骨為兩函貯歸瘞東嘉景曦於常朝殿前植冬青於兩函堆上作詩曰冬青花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移来一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

觸月後忘之實按二家所記一言唐玉潜一言林霽山盖霽山止收高孝二陵玉潜則收光寧理度四陵事甚明白至正十九年巳亥雷火震厥壞塔太尉海陵公命族復發塔下諸骨疏理澡雪匱送歸舊園陵后妃皇族骨皆徙焉實以為始皇塚不四年項羽發之漢唐諸陵樊崇温韜其氏人也發之南宋諸陵為西羗濬賊所發何誅焉收陵骨如唐林者漢唐不聞有之殆百年海陵公啓還藏焉亦奇事也

相傳枇杷秋而萌冬而花春而子及夏而熟得四時之氣他物無與類者讀顔氏家訓易統通卦驗皆曰苦菜生於秋更冬歷春至夏乃成則又未嘗無類也

王荊公云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珠簾暮捲西山雨皆警句也然不若院落深沉杏花雨為優言有盡而意有餘也

古有数九九語盖自至後起数至九九則春巳分如至後一百五十日為寒食之類也予聞太史鄧宗文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看至之餘更籌大小盡㫋定不差殊如來歲合置閏止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為率且以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則其月尚餘八日來年之閏當在八月或小盡則止餘七日當閏

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為止十二日則復起一閏數焉推節氣歌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隔若要知仔細兩時零五刻謂如正月甲子日子時初春則数至巳卯日寅時正一刻則是雨水節也推立春歌括云今歲先知來歲春但隔五日三時辰謂如今年甲子日子時立春則明年合是巳巳日卯時立春若夫刻數則用前法推之凡朔望大小悉有歌括不能皆記然此亦曆家之淺事耳

吾蘇劉草窓先生為御醫特作鍾馗詩而匏庵吳文定公在南雍時亦嘗賦之聲溢兩都今文定詩見集

中而草窓詩無聞矣予故識之以示知者劉詩云長空糊雲夜風起不忿成群魈狂鬼倒提三尺黃河水血洒蓮花舞秋水飛螢負火明月羞櫟巢影黑啼鵂鶹綠袍烏帽遲行事磔腦刳腸天亦愁中有巨妖誅未得盍駕飈輪驅霹靂如何袖手便忘機回首東方又生白

占城使人入貢詩其初發云行盡河橋柳色邊片帆高掛遠朝天未行先識歸心早應是燕山有杜鵑其揚州對客云三月維揚富風景暫留佳客與同床黃昏二十四橋月白髮三千餘丈霜玉句詩聞賢太守

紅蓮書寄好文章欲尋何遜舊東閣落盡梅花空斷
腸其江樓留別云青嶂俯樓樓俯渡遠人送客此經
過西風楊子江邊柳落葉不如離思多又嘗寓蘇之
天王堂問葵花何名人紿之以一丈紅花即題云花於
木槿渾相似葉比芙蓉只一般五尺欄杆遮不盡獨
留一半與人看
蘇人葛可久當元季時舉鄉薦後以醫名至今人稱
其神術多傳習之可久善射一日挽弓內傷命其子
以大黃四兩置諸劑中子損其半進之既愈察病未
盡徐問其子知損去半嘆曰吾明年疾作當不起矣

及期果卒葛應雷者可久從姪也以名醫仕元浙江
醫學提舉金華黃溍為撰墓誌銘有云公論醫當視
時盛衰劉守真張子和輩值金人強盛民悍氣剛故
多用宣洩之法及其衰也兵革之餘饑饉相仍民困
志勞故張潔古李明之輩出多加補益之功宋之季
年醫者大抵務守護元氣而不識攻伐之機能養病
而不能治病失在不知通其變也予嘗執此可以論
治
江西有畢氏者中歲無子甚以為憂然與其妻極恩
愛不忍置妾每醉後與妻遇寢多不省記其妻陰以
侍婢代已即有娠厥於畢畢怪而併其妻疑之既產
子欲斃之其妻以實告乃納其婢試之明年復產一
子於是釋然乃感其妻後二子相繼登進士長濟川
由庶吉士任翰林編修次濟時云
江西有新淦謝老者富而無子晚年與其妻治壽藏
既成寢其中數有人叱之曰他日一品夫人墓也何
得據此謝疑而告其妻妻弗之信夜自寢亦被叱如
夫所聞改其藏於他所後謝置一娼生二子長綬次
綬皆舉進士綬至工部尚書紱至工部郎中先後進
封其所生至一品卒葬於此娼陳氏人以其悍劣呼

為陳騾子既歸謝置群婢妾之末屈意從順甚宜家
焉
吉水江頭繫客舟緬懷丞相舊風流堂堂大義勤王
日耿耿孤忠就死秋北伐自期終復漢東征誰謂竟
亡周一身獨任綱常責肯戴南冠學楚囚此弘治間
安南使過吉水吊文丞相詩也予聞之同年黃布政
褒
有人命題云新竹似村姑遇節暑施薄粉李狀元公
旻即對曰落梅如老妓下梢猶帶餘香
四明姚堂守蘇郡被調鎮江代之者為林一鶚武功

送姚詩云柚歸白壁原無玷移去寒梅不改香童謠
亦有雙木撑篙不如搓之句姚一日過蘇士民有為
野人懷惠圖列詩文其上不言姓氏俟其出投之至
今不知為何人也一鶚林氏孽之子也毋始娠為嫡
母所妬百計墮之不能既而父懼害寄養於所親某
教諭移至蘇學稍長即勵志經史每夜截紙濡硫黃
以俟起火後舉進士迎養其所生母於京師及守蘇
郡母令夜陳其日所行事或有過輙笞之故公得以
賢能稱至工部侍郎

昔人謂詩人於鴈曰孤燕曰雙而未嘗言孤燕者齊
衛敬瑜妻王氏題孤燕詩云昔年有偶去今春猶獨
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此詩蓋寓意也
宣德間江陰徐景南者以附巨璫逮繫至途中值大
雪不能進聞隣家有號寒聲訪之則秦中馬舉人其
也景南與衣絮供饌甚厚及霽共載以行且約之曰
公舉進士當置鞍馬居第為贈及舉進士果贈焉馬
計無以報會景南成獄臨刑適馮御史當監視時京
師災甚馬乃以冤獄上疏一時與景南同刑者數十
人皆被宥後景南與馬為通家今子孫肖其像歲時
祀之

栢子庭作可憎詩世間何物最堪憎蚤虱蚊蠅鼠哉
憎船脚車夫并晚母瀉柴爆炭水油燈
西涯李公與大學士焦公芳禮書傳公瀚同年也早
朝見校尉有露卧者焦戲傳云曉日斜穿校尉頭盖
以傳為新淦人時有江西校尉之號也傳不能答李
順指焦耳傳悟遽云秋風正貫先生耳焦河南人時
亦有秋風貫驢耳之説也
閩人取撖欖以鹽塗樹則自落故東坡有紛紛紅紫
落青鹽之句今取銀杏以竹篾箍其本擊篾自落
先府君著見聞錄後失去予畧記數事關羽降乩詩

云當初悔不誅曹賊直至如今恨未消妻寄夫衣詩
云不隨織女渡銀河每到秋來幾度歌歲歲為君身
上服絲絲是妾手中梭剪刀未動心先碎針線縫縫
淚已多長短只依元式樣不知肥瘦近如何有兄弟
同溺死采石江後其友夜泊溺處望旦見沙上大書
云長風吹浪海天昏兄弟同時弔屈原千古不消魚
腹恨一門誰識鴈行冤紅粧少婦羞臨鏡白髮慈親
尚倚門腸斷不知回首處一輪明月照雙魂吳東涯
弔溺婦詩綵雲零落倩誰收飄泊孤城野水頭翠袖
尚籠金釧冷清波難洗玉容羞蕪烟綠暗香魂杳芝

雨紅添血淚流莫向盤門歌此曲月明風細不勝愁
吳妹寄母詩久蔻膝下缺承歡尺素無由遠問安蓬
島日華雙闕曙洞庭秋老兩峯寒紫泥誥下終承寵
白髪年来且自寛安得南歸重戲綵菊花須插滿頭
看有賈者見一媍日經其門怪而踵其所在至古墓
間忽不見乃知爲鬼也行間聞婦口占詩云爺娘送
我青楓林不記青楓幾回落當年手緝衣上花今日
成灰不堪着有竹溪翁者讀書山中夜分鬼扣門不
納鬼誦云墓頭古樹號秋風墓底幽人萬慮空獨有
詩魂消不得夜深来訪竹溪翁

吳人以風吹攪檻千手佛搖摺疊扇久無對者子先
叔祖降神令對之曰霜凋荷葉獨脚鬼帶逍遥巾
天余翁遊靈岩山寺調水龍吟詞云佳麗地是吾鄉
看西山更北東山好有層樓臺金碧岩扉彷彿十洲
三島却也有風流安石清貞范少向西施洞口望湖
亭畔對雲影天光上下相涵相照似寶鏡裡翠娥粧
朖且登臨且談笑入眼前事幾多堪吊香徑踪消屧廊
聲杳麋鹿還游未了也莫管吳越興亡爲他煩惱是
非顛倒古與今一般難料喚箇海風波幾人歸早得
在家中老過酒天花新歌清弄妙儘開懷抱又何

較短量長此生心應自有天知道醉呼童更進餘盃
便拚得到三更乗月迴仙棹此天全歸田時自慰之
作也
韓襄毅公雍招友人賞雪不至乃以詩促之云前往
五載不見雪今見江鄉臘雪飛老我不禁清興發故
人何事賞心違包含梅柳春無跡照耀乾坤夜有輝
預想来遊須秉燭瓊瑤還襯馬蹄歸識者惟讀後聯
二句即可以知公之才力事功矣
弓曾得元僧雪岩外集畧記数語其題買田券云賣
與買人誰是主一犂春雨鵓鴣啼鍜工云一聲鍜子

噪秋蟬門内老僧驚晝眠毫髮盡時髭髮在夕陽芳
草自芊芊皆可人意
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之名見於曲禮指四方星之形
似而言師行則畫于旗旐之上以象天而示武蓋以
角爲角心爲心尾爲尾故謂之青龍以參有四足如
虎故謂之白虎以翼爲翌井爲冠而軫如項下之索
故謂之朱雀以虛危如龜而螣蛇在虛危之下故
謂之玄武詩注所謂鳥隼曰旟龜蛇曰旐楊子所謂
龍虎鳥蛇是已玄武位在西北故曰玄神有鱗甲故
曰武宋真宗避聖祖諱故改玄爲眞說見篁墩集

有以朝無相國無將氣運相將令西厓李公對者公即對云天難度地難量乾坤度量

皮硝入鷄腹中同煮食之可銷痞疾

周禮春官大師樂其祭祀之樂不用商音朱子與蔡西山議論樂書俱不說出予觀陳暘樂書引荀卿太師審詩商之言盖周以木德王天下商聲屬金也因金尅木故樂音之間不用商音及佩玉左徵角右宮羽亦去商聲

正德庚辰閩人劉世揚以會試入京夢有神告之曰今年狀元名國裳劉明日即取以易己字後劉竟進士而狀元果舒芬國裳也鬼神固先知之耳

揚州陸滄浪者狂生也好作俚語正德間從戍京師嘗有揚果不果一清不清朱安不安朱寧不寧等語寧知而執之問曰汝作詩時曾吃醉否陸正色曰我實不醉寧竟釋其罪僅謫邊方而去時有人投陸詩云落魄當年老陸郎智囊今已作詩囊醉中又復重來醉狂裡如何更著狂喻海喻河何日了奔南奔北自家忙不如撚點親經史一榻清風舊草堂或云即果所作以復其諷己者也

揚黿山廟祀在常州項有豪家欲奪其地者郡守於行香日題詩壁間豪家愧而寢焉詩曰辦香勇略拜黿山獨立斜陽未忍還廟貌儼如生氣在斷碑惟見蘚苔斑道傳伊洛名千古迹寄毘陵屋半間黃鳥不知誰是主隔林猶自語間關

李義甫詠烏詩上林無限樹不借一枝棲唐太宗曰與卿全樹何止一枝宋楊大年不與後苑曲宴詩遂來咫尺無由到始信仙凡迥不同宋真宗聞之令預曉宴此詩人之遇者也若戚幼文吹皺一池春水之句見罪於中主李遠惟消一局棊之句孟浩然不才明主棄之句見棄於宣玄又何詩之病人也至於空

梁落燕泥庭草無人隨意綠則貽禍殺身而後已詩何為哉

猿食果故多膽斑黑魚不知何所食膽亦斑人多烹而啖之以為佳味也

周益公云蘇子容聞人語故事必令人檢出處司馬溫公聞新事即便抄錄且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諺曰古事莫語子容今事勿告君實

率然巨蛇也物觸之中首則尾至中尾則首至中其中則首尾俱至故孫子以比將之三軍果然獸類也人取一果然則數十可致古人以比人心薄俗有不

如者卒然見山海經云常山出果然見國史補云出
揚州我朝王文簡公淮應制賦果然則云娑羅之國
溟海東荄物於世不常有
都憲韓公雍初授御史年二十三巡按江西藩臬諸
司多玩視之至日即具疑事數十條請决公覽畢即
條荅衆皆驚服平兩廣所向克捷號稱神明將致政
時已憒不復勝事如兩截人豈公之昏明係福位之
盛衰而鬼神陰有以予奪於其間耶
吾蘇徐用理題翠盤舞詩爲一時傳誦其全集亦多
可觀也詩云曲按霓裳舞袖翩擺蒲身香汗怯衣单凌

波涉小月三十傾國貌嬌花一團楊柳欲眠風不定
海棠無力露初乾風流自古迷醒目莫怪三郎倚醉
看
都督湯胤績和孫也巡邊爲虜所害嘗題守宫云曾
觧秦宫一粒丹記時容易守時難鴛鴦夢冷腸堪斷
蜥蜴魂消血未乾榴子色分金釧冷琲珠光映玉鉤
笑他時笑捲香羅袖留與夫君仔細看
魏文靖公驥易簀時自爲詩曰舊日華池水漸來今
朝懷抱覺寬開上蒼未必重頒福殘喘何期又復回
瑶島不勞青鳥至蒲離還許白衣來明當放棹西湖

上翠水丹山與作酷後書云是時因病篤未及敲推
故有兩来字繼復書平生不作欺心事一點靈光直
上行書畢乃瞑先期有星殞於公隣王文振宅人已
知公不起矣
具隱士陳完檢討繼子也嘗晙元僧覺隱詩卷謂覺
隱名文誠字道元浙人也與笑隱訢公天隱至公皆
以詩自豪相頡頏時號三隱覺隱晒起云花下拋書
枕石眠起来閑漱竹間泉小窓石鼎天猶煖殘燼時
飄一縷烟江亭秋晩云獨倚清江秋思長晩潮初上
水亭凉海門風起雙巒暝一抹銀花湧夕陽又云藤

枯雀老樹石裂礙深溪陰洞水聲合短垣松影齊硐
回知徑遠山迴覺梅低忽爾破孤寂嶺猿清晝啼
俗諺云大樹大皮裹小樹小皮纏乃宋僧行持作也
全詩云大樹大皮裹小樹小皮纏庭前紫荊樹無皮
也過年行持明州人盖有高行而善滑稽者
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黄退出道藏
近有稚子戲以綫錘置口中誤吞之有胡僧啖以餳
糖半斤即於谷道中隨綫而下僧云凡誤吞五金者
皆可啖也
京師有一人毋病方絶見白氣從母屍延入妻室妻

方生一子其人急擊斃其子而母即甦輪迴之說或
有之
雀糞名白丁香左旋為雄右旋為雌辯而用之蝦蟇
置地上凡東行者雄陽物受生氣也
兎生從口中出蛙亦然雞之毒在心鯗之毒在尾羊
之毒在駁名橘栄羊者為甚凡物之父者皆不可食
也
嘉靖初邵武府一日震雷擊二指揮於衞之門外頂
而復甦一自伏嘗毆其父一自伏嘗罵庶母毆父者
即死罵母者庶母至籲天曰此子為嫡母所命非其

罪也因得生然竟發狂成癎疾矣
東坡云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康節云
花見白頭人莫笑白頭人見好花多康節壯而東坡
怯
蜂採百花俱置翅股間惟蘭花則拱背入房以獻於
王物亦知蘭之貴如此
嘉靖丁亥十月十日吳館娃坊一道人坐化口偈云
六十五年全功今朝撥却苦空撒手便隨明月西方
極樂清風
泮學士縉童時婦翁過其家解父抱縉出置椅上婦

原缺第二十五葉

驚目而燻蚊以鱉骨
后山詩話王介甫以萬八千戸冠軍侯對二十四考
中書令爲精切唐温庭筠對近比趙公二十六年宰
相遠同裴令二十四考中書已先得敏捷之稱矣趙
公令狐綯封爵也
吾蘇周時懋惠疇少以疹毒死其家置之墻限為犬
嚙其鼻出血而愈後以字藝被用官至工部尚書相
者謂其鼻存則與五官不相稱當不貴矣
陰符經云玄龜食蟒飛鼠斷猿狼䶂噬鶴青腰食虎
此以小制大也尹和靖云濯錦以魚攻玉以石治金

以鹽浣布以灰此以賤制貴也
有鎮邊都憲與兵官不合都憲於酒席間出令云天
上有天河地下有蕭何蕭何手裡持一本律口稱犯
法之事莫做發病之物莫吃有所指於兵官也兵官
云天上有太陽地下有張良張良手裡持一把劍口
稱鋼刀雖快不斬無罪之人時一太監在坐欲為分
解即云天上有雲山地下有寒山寒山手裡持一把
掃箒口稱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遂一
笑而散
爾雅素鶴以鷙交鵲以意交鵁鶄以睛交變化論曰

鷺目成而受胎鶴影接而懷卵鴛鴦交頸野鵲纏枝
酉陽雜俎言釋氏書孔雀因雷聲而應孕
劉子云海上之人有好鷗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遊鷗
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其父命取翫之明日之海上鷗
舞而不下也呂覽云海上有好蜻者每旦居海上從
蜻遊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其父命取翫之明日之
海上蜻無至者矣
明道先生知金華有一富人瀕死而以其少子囑於
壻曰幸善撫之他日長成當使衆資中分之後子成
不從父言訴於官先生客語之曰汝父智人也惟壻

有半資之望故汝得保全耳子悟遂中分之張詠知
杭州有同前訴者張公視其父遺券曰吾家財七分
當主於壻三分吾子得之公嘆謂其子曰是父大能
若微彼券則汝患在乳臭中矣又以其券而析其資
二公問事微有不同如此
唐曹松詩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宋劉
貢父云不如直與黃金帛借取沙場萬髑髏
唐薛元超平生三恨不以進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
得脩國史我朝東里先生亦自言三恨不由進士不
得作縣令御史

夢遊錄云今教坊開場先引一段尋常事名曰絶段
次引正雜劇爲兩段末泥色主張引戲色分付副净
色發喬副末色打諢又或添一人裝孤其次曲破斷
送者謂之把香輟耕錄傳奇出於唐宋有戲曲金有
院本雜劇院本一人曰副净爲叅軍一曰副末謂之
蒼鶻鶻能擊衆鳥末可打副净故云一曰引戲一曰
末泥一曰裝孤又謂之五花爨弄今南戲副净同上
而末泥即生裝孤即旦引戲則末也一説曲貴熟而
曰生婦宜夜而曰旦末先出而曰末净鬧而曰净亦
言之也其貼則旦之佐丑則净之副外則末之餘明

矣副净始於漢和帝時館陶令石躭犯贓和帝惜其
才原其罪令於設宴著白夾衣皂巾使伶優戲而辱
之名叅軍至唐爲故事名副净
大明律有官吏挾妓飲酒之條然宣德三楊公猶及
用之嘗聞其與一兵官會飲文定倡爲酒令各誦詩
一句以月字在下而分四時令畢文定指席中侍妓
曰不可謂秦無人汝輩有能者乎一妓遂成小詞捧
琵琶歌曰到春來梨花院落溶溶月文定句到夏來
低舞楊柳樓心月文敏句到秋來金鈴犬吠梧桐月
兵官句到冬來清香將度梅稍月文貞句呀好也一

月總不如俺尋常一樣窓前月諸公劇飲需醉而去
太祖克金華召一星者劉日新推命荅曰將軍當極富
極貴又推諸將校則言或為公或為侯
高皇怒其不言官職劉請屏去左右曰極富者富有四
海極貴者貴為天子
高皇太喜洪武四年召至問欲貴乎對曰不願又問汝
欲富乎對曰不願問以所欲曰臣所欲者求一符可
以遍遊天下耳
高皇因以手所揮白扇題曰江南一老叟腹内羅星斗
許朕作君王果應神仙口賜官官不要賜金金不受
持此一握扇横行天下走識以御寶劉持此遍遊十
二年回家忽對妻子言我當死於非命故歸欲作別
去游京師友留之曰既當死死於家耳荅言當死於
京都遂至南京都市中推筭但講命而已盖先被
旨不許與人筭故也都督藍玉平雲南回因詰劉言
將軍將星見梁地當封梁國然七日必有一隂我當
與將軍同死後果封王為梁國公侍朝穿紅袍在西
班特日當上照映
上目之曰此將軍不獨外邦人畏之朕亦膽寒矣有張
尚書者同往雲南與玉不睦對曰此人陛下之前不

妨但恐非少主臣也
上由是欲誅之因潛令科道糾之科道問張尚書何以
為罪張第言軍還不交軍欲乘此作亂耳玉臨刑時
嘆曰神乎劉先生之言問為何人曰劉日新
上聞因逮劉至問汝與藍玉筭命對曰曾筭又問汝命
盡幾時曰盡今日因殺之今其家子孫猶在賜扇尚
存
山東有人家共爨五百餘口二百餘年不染瘟疫其
家每年以三伏日收苦草曰一束陰乾至冬至日為
末正旦五更用蜜調每人服一匕此即古人屠蘇之
法也
方賓錢塘人也為庠生嘗在靴舖中買靴新乘驢逸
適蔡都司過驕者以插驢驢驚跳賓罵騎者時 國
初重武功軍官多橫蔡因乘勢杖賓賓不勝忿與蔡
相詬蔡云汝他日為官能臨我乎賓因援皮刀撃檻
曰他日不得相臨有如此檻遂歸去家入鄉校論門
脩業當中傳飡三年竟獲舉於鄉登進士授兵部主
事常賦元夕觀燈詩稱旨陞郎中尋以侍郎陞尚書
蔡適有事至兵部懼不敢見乞賓覩厚謝罪賓不荅
俾以公事所見上下無以直報之蔡且喜且懼乃盛

嚐候其歸休叩頭待罪賓禮之有加蔡就位謝之曰
非君一激何以至此寔褊人也此雖矯忍然亦愈於
睚眦必報者矣
兵書王公竑應詔薦編脩岳正給事中張寧為都
御史二公為内閣李公賢所忌嫉吏書王公翱附之
皆得外補竑致仕歸河州柯學士潛有詩送之末云
不知白髮龍鍾者猶踏清霜候早朝王翱見之曰柯
君此詩盖謂我也
今匠多作魘鎮之術有法能觧之主人於立木之日
密令人取木馬與八尺竿并墨斗俱放在後門口以

竿横頓在木馬上又以墨斗引線於竿亦横亘之兩
頭垂下却伺匠人立木已完俱令匠者至木馬邊以
溫言諭之曰衆作頭雖無毒念害我然我有疑心不
决請各作頭從木馬上跨一過以釋所疑如其人不
跨即是用手者便強扶跨過便覺有疾歸當不起矣
又一法候立木之日令匠人先擡一木架於木馬上
引鋸截去巴鼻却令人拾起曰頭在這裏了撖過候
屋造完將前鼻頭置在正屋中斧碎之以火焚過鏟
造亦不驗矣惟江西人能破此術凡入人家即知其
屋有魘以羅經盤內針貫長線口念訣以斧擊柱其

針自然引線颯颯而行直至作魘處自偃卧竟取出
其物遂以百沸油鑊煮之然後爇於火則作魘者得
病即死嘗有人家取出一小木人投於油鑊少時取
出其工人適在隣近覺病至遂往其家叩頭乞命主
人因復投木人於油中其工隨即倒地扶歸即絶凡
取出魘物須用油煎否則雖藏甚密就逃去文白湖岳
父談世英家嘗獲一木人錮於篋中明月開視已失
所在急覓之已隱於戶檻下矣
造片腦法真片腦形如氷雪其氣香寒能除眼疾熱
毒或曰古梅之精或曰龍氣所積與金同價有假造

者其性亦寒用之頗與同功往往欺人亦得高價造
法用新磚一枚納於厠中一二月後取出用新汲水
洗潔淨於室中陰處下用新磚閣起上用新磚盖之
待霜出結如氷雪收之如此數次霜盡而止與潮腦
同包取香氣多不能辯
成化間禮書四川劉公岦年六十餘無子妾生一子
夫人妬斃而委諸隍間一部吏過之聞啼聲察之為
劉氏子持歸與已子並育數歲鄉人吳主事某知其
事以告公公遣禮幣迎歸試使認其母於諸妾中子
竟就所生母者母亦以子觖中數黑子為驗後以蔭

受中書舍人岌醇謹士也人謂宜有後者都御史劉
公果言之其吏爲吾蘇常熟人
古者賔位皆在西以東卑於西也禮記曰主人就東
階客就西階後通謂主人爲東道主韓信得廣武君
東鄉坐而師尊之又史記陳平頥以右丞相讓周勃
於是帝以勃爲右丞相位次第一平爲左丞相位次
第二古者得罪下遷者為左遷古人尚西尚右亦甚
明矣後世乃有陰道尚右之説遂以東爲尊今時賔
主間南人尚東向北人尚西向
武功伯徐公有負當正統北狩時有南遷之議後以

奪門之功進位台輔至於于謙之死人尤歸咎焉而
李文達公特指爲奸臣士論所以然之吳文定公謁
武功墓詩云衆口是非何日定老臣功罪有天知殆
自有定見也
吏書吳白樓先生少題赤壁圖詩云宋家學士愛風
流赤壁磯頭作勝遊明月在天天在水玉簫吹徹露
華秋識者已占其爲翰林之具矣
喬冢宰字作賀人生子詩間時暁散龍墀後紀月春
分昴宿中蓋子以二月望日寅時也士林服其精細
爲傳誦之

少師西崖李公東祀歸上通達下情疏云請以所見
喻之節用度如開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
儲如源泉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惟在聖心一
轉移之間而已人稱其引類親切
白公圭會試偕同事數人就鋪覔舫舟舟卒方假寐
似夢有神人叱之曰急起之尚書來矣衆中最少者
是也卒方寤而白公至卒延納之曰致欵覗甚恭與
之偵不受問其故亦不應比登岸始潛以實語公公
識之是年公果登進士後至兵部尚書公爲都御史
征麓川時訪別卒二十餘年矣江行遇漕舟有人坐

其上疑卒也止而問之是已移檄俾從軍事抵麓川
卒以功累陞為指揮使食厚報云卒之云雖為公徵
而實已被遇之祥也
古人嘗以成語隱括作對偶若出於天成者如東坡
吾亦愛吾廬卿自用卿法愧無琴瑟旨酒樂我佳賓
所喜直諒多聞稱爲益友宋頌曆詔惟曆象日月星
辰乃能成歲自侯甸男邦采衛要欲同文而以報之
青玉案我姑酌彼黄金罍龔尹謝丞啓生民以来未
有盛於孔子天下之士豈復賢於周公張安國自撫
州移蘇謝表雖自西徂東謂爰執事然以小易大是

誠何心王覆謫居八桂作青詞萬里江墳草木牛羊
之戕覆百年鄉社室家風雨之飄搖張柳賀洪含人
廣夏細旃備唐虞之聖道珍屋祕館冠皐伊之倫豈
又雖進退必以其道然功烈如此其卑宋人上巳請
啓云三月三日長安水邊多麗人一觴一飲會稽山
陰脩禊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美難併崇岡峻嶺
脩竹茂林群賢畢集張敬夫答教官啓識其大者豈
誦說云乎哉何以告之曰仁義而已矣近吳文定公
為何令却金甄紅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辭十而受
萬是為歉富乎管仲之器小哉周公之功大矣何許

子之不憚煩知虞公之不可諫

江陰卞郎中荣嘉興姚御史綬皆一時詩人嘗集古
句聯老妓詩云天涯歸計欲如何記得雲間第一歌
氣力已無心尚在鬢毛白盡興還多池邊命酒憐風
雨洞口經春長薜蘿留得舊時殘錦在往来星騎一
相過

蘇郡守楊貢以民間多隱田於是為丈量之法有投
楊守詩者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蒼海與青天如
今那有閒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楊為廢法

造海石法用苦瓜蔓搗碎連汁用煅過蛤殼粉拌勻
作餅晒乾入藥用此藥最去痰蓋醎能軟堅蛤生海
中凝結成殼得醎性多故能破痰之墻壁而瓜蔓又
去痰之藥故用之相和則攻去凝結之老痰極有效
若以海浮石為海石者非是

種茶樹必下子移植則不復生故俗聘婦必以茶為
禮義固有所取也

張士誠據蘇時其弟士德為相豪占民田以益富
產　構王食以取奢樂門下養士亦多有張明善者
元之遺老能填詞度曲語言諧謔士德愛之一日雪
大作設盛宴張女樂邀明善咏雪明善倚筆醉題調

詞曰漫天墮撲地飛白占許多田地教眾口　嗷嗷吃
甚的早知如此難道是國家祥瑞甚得諷諫可見前
輩風致如此

國朝大魁前甲戌張信無聞丙戌林環戊戌李琪庚
戌林震皆終修撰壬戌劉儼終禮侍甲戌孫賢終太
常卿兼學士丙戌羅倫終脩撰戊戌曾彥終太常卿
兼侍讀庚戌錢福壬戌康海皆終脩撰今甲戌唐皐
凡戊魁無一人台輔豈有數也然羅公之道高一世
名聞四海則氣數固不能以勝理也

近峯聞畧終

近峯聞畧八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皇甫錄撰此書亦其子沖所刪定於稗官雜說采摭頗繁而考證全疎舛謬亦復不少如拾遺記介子推之白鷂龍城錄李賀之亦虬皆信爲實事又如楊溝事出古今注乃引霏雪錄爲始妻之父曰外舅文本爾雅而云始漢董承前進士見國史補而云出唐會要甘草苦草之說出師曠占而云出大戴禮他如以龍生九子爲出爾雅以李商隱樂游原詩爲王建以二喬爲妓皆不考之甚至於陳善捫蝨新話記馬大師等在孔子上之類皆謬妄之語袁宗徹客座新聞記元順帝爲瀛國公子之類亦誣罔之詞一概取之尤冗濫矣

下陴記談二卷

〔明〕皇甫錄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下陴紀談二卷》提要

原缺

下陴紀談序

吳郡皇甫沖

下陴紀談者家君守順慶時談紀也家君去郡歸田不能具餰粥命沖耕於梅林乃授沖曰是編王生雍所書未經刪定吾作於兵戈之間屬汝以鋤鍤之隙存其十五足矣沖跪曰唯又曰沖來汝知斯談之所由乎自夫嬴通封蜀而雄鑠諸侯賓旅贅劉而銳剽西楚於是畫野分州建侯置長李冰啓其耕鑿文翁導以禮義蠶叢之地肇起衣冠宇靈之區係忝都會此揚雄謂之光羲虞夏左思稱其富有無量者也爰入我 明百五十餘年時康物阜其釁易作地險民偷其亂難戢藍鄢小寇一旦作孽遂使井邑蕩焚髑髏盈野屢會商淵之地沒為戎墟金楹玉宇之宮化為煨燼昔賢之所表著方輿之所記載豈得而

下陴記談卷上

此書筆法典雅得古記載之遺

中憲大夫四川順慶府知府近峯皇甫録著

國名記巴姬之國楚靈妃也晉文公西伐巴蜀即其地呂氏春秋今果之南充也杜預云巴之江州縣江州今重慶巴縣

寰宇記充國故城在閬中西南九十四里今在新井東北二十八里又有西充今果州南充郡治西九十五里西充縣唐武德四年縣也有西充山大曆間爲充州有充氏孟子書充虞

劍閣金牛峽極天下之要害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者也順慶東枕大溪西控金泉南聯渠水北接通川溪山奇秀若中土也

益州有三蜀三都三蜀謂蜀郡廣漢犍爲三都則成都廣都新都也土地沃美人士儁乂爲一州稱望而順慶則邵伯溫詩云自昔充城號奥區蜀人喚作小成都

順慶男不餙羅綺女不乘輿有則人必耻之至詆詬以爲浮薄雖達官命婦多布衣徒步焉

都尉娘充人女也代父戍以功授都尉歸爲嫂氏所誣女封腹示肝腎以死葬鳳丫山故其地名都尉塸有豐碑社祀今廢其歲代姓氏無所考或曰即陳壽妻也壽嘗爲騎都尉故人稱其妻爲都尉娘云

順誌修於進賢樊侯盖弘治癸丑間筆也其載開漢萬卷仙鶴清暉諸樓閣相樂平政坐嘯凝香桂竹諸堂藏書四水清風覽秀五友諸亭甚悉今訪其遺墟多不可得兵燹後民顧衣食之不暇而慨然興復者當何時何人也耶

十道志果州南充禹貢梁州之域春秋戰國並屬巴子國秦惠王滅巴蜀是爲巴郡地自漢至晉爲安漢縣華陽志漢獻帝時劉璋分墊江上爲巴理北縣理北字疑誤

周地圖記相如縣有相如故宅因以爲名

廣安州吹短笛爲淒溢之韻疑賨人之遺格也

開漢志在漢以忠節名義著在唐以神仙浮屠顯在宋以文章學術稱盖指紀信謝自然程真人江萬里蕭謙益馮休諸公也

呂好問覽秀亭記思史賓之遺風弔譙陳之舊績想陳謝之仙蹤仰張閻之英躅謂史謙如賓淡譙周陳子昂陳鍊師謝自然張嶷閻續也

水經安漢縣雖迫山川土地特美蚕魚鹽家有焉江
陽治也方輿勝覽郡即安漢城南充即安漢縣
清居山兩峯峭立一水中盤內有龍節堰宋淳祐間
以兵亂從府治於此山下元至元初嘗建征南都
元帥府
嘉陵江出大散關之西去鳳州九十里
郡國志馮緄爲車騎將軍於此鐫崖十餘處今果山
有車騎崖
瑣碎錄川人顧舟出峽有三字訣輕貞貞謂不覓客
貨也
蓬州琴臺相如僑居時彈琴處也蔡宓謂蜀人詩書
而儒自長卿始故土人立祠臺下迄今祀之或謂
州舊爲相如縣人遂以長卿爲土神祀焉
古稱順慶爲忠義之邦盖特指紀信也信西充人廟
祀於化鳳山尹頊謁之讀碑刻得元耶律楚材詩
云不道將軍是邑人扶龍今有紀家村孚存卯金
死義氣未泯丁火灰忠寃周苛一烹後嗣顯襄平
互出史筆渾漢封班載幾兩負負與不負何足論
不數語而信之情事槩見或曰信成紀人高帝王
漢中始居西充

搜神記巴東有澤水民謂神龍居之不可鳴鼓其傍
即使大雨蜀都賦曰潛龍蟠於沮澤應鳴鼓而興
雨
順慶舊惟土城無夜警吾蘇沈中丞公林爲郡時始
議甃石而公擢去因循至藍鄢之寇遂定甃計而
予適至郡發帑庫所積貿民間階除墻垣之石以
繕不旬月而城成寇三犯順慶民兵喜躍乗城守
之有餘力焉賊竟不能攻但中實沙土不能久而
未免繼治者之補緝耳
東觀奏記山西道奏渠州犀牛見差官送赴闕廷既
至上閔於便殿仍於月華門外宣示百寮慮傷物
性遣中使押還本道復放於渠州之野
天彭闕岷山之水出焉漢延平中岷山崩壅江水三
日不流
紀信譙周陳壽皆順人紫崖馬侍郎廷用博洽多聞
嘗著論辨以斥譙陳直指穢史降表爲史官人臣
之辱至紀則崇稱之不置盖不嫌於高議漢儒之
說而特爲後世折衷也
壬申夏六月甲子大風摧郡廳學舍前古栢樹各一
株未幾而推官宋繪檢校李繼疾卒訓導雷豫劉

傑皆擢官去謂物理之徵於人事吾不知何所從
也

益州志南充縣西南六十里有昆井塹井又曰雞鄉
神在相如縣東有雞鄉溪因此而爲之名

華陽志巴子理閬中地形志云閬中居蜀漢之半東
道要衝今郡城即古之閬中城註云閬水紆回三
面地在其中故名

後魏書梁彌忩者宕昌羌也其先嘗爲豪自稱宕
昌王彌忩世祖初求内附遂拜彌忩爲宕昌王因
其地爲宕昌番即今宕州是也

廣安有篆水在州治東北渠江三十六灘之上即涓
江圖經所謂東臨篆水是也石磧平坦微波射日
則華彩晃漾歲有登科豐稔之祥水紋宛成篆體
水際刻古詩又於石壁多磨滅不可句惟宋知廣
安軍杜鵬舉一詩爲完好予和韻刻其左水東南
數十步有清潤二爲綠羅漕紫羅帶又有灔淵二
爲湧玉湍沸珠瀨紆坂又得盆山龍鏡泉流盃池
皆奇勝予欲遍題以戎事亟去未暇也

女兒葛出隣水縣極纖細必五越月而後成不減所
謂蟬紗魚子纈之類蓋十緉之力也予以爲淫巧

下令禁止無敢作者

袁天綱嘗修鍊於順之青城山一日卜有異人當瘞
金來謁將尅之以神其術乃執炬延納至則李淳
風也令往索金液爲泉矣人名其地爲金泉里宋
進士江萬里大書金泉字刻於石

予既築順慶城謂無井泉不可以守乃取甓工於合
州穿十井順人皆江飲頗不以予爲然無何寇至
城閉幾月民賴以飲而後知十井之爲功也御史
王維貞請爲銘而記之予止之曰此特一時之利
耳民終不飲此水已而果然

賨芊姓子宗也頃王四年楚執宗子遂圍巢十六國
春秋常璩志云宕渠古賨國冢宇志故賨城江流
縣東北八十四里古賨國都又廣安軍渠江縣北
十二里即始安城宕渠令入伏虞賨城見存蓬州
也中興書云廪君後非

順慶無兵守爲賊出入所予始至乃募民兵得四埧
民五百餘人分爲四部置長領之教以騎射擊刺
之伎進退合散之法爲之廩餼一時賈勇者千餘
人郡之城守實賴之廳卯曰賨人剽勇因其性而
振作之易爲力果然

高祖為漢王時閬中人范目說高祖募取賨人定三秦封目為閬慈鳧鄉侯并復除目所發賨人盧朴沓鄂度夕龔七姓不供租賦閬中有渝水賨人左右居之人有銳氣喜舞高祖樂其猛銳數觀其舞後令樂府習之

周地圖記武帝天和四年割巴陵之伏虞即隆州之隆城郡於此置蓬州

漢志宕渠屬巴郡輿地志曰梁大通三年於此置渠州左思蜀郡賦曰外附銅梁宕渠

順慶有二洲在嘉陵江中志稱宋有異人曰鐵冠子占地侯曰大洲連小洲此地出公侯迄今未有顯者計其說當在嘉定咸淳之前則已驗於克國文公二公矣不然必其見之未至尚有所待也

東渋嘉陵江百步得僧寺傍有方塔廣可二仞高二十余仞層十有二尺楹簷椽宇皆以甓甃外施堊扁曰玉龍萬壽之塔寺中一頭陀能飛步其末元夕燃花燈百枝倒影江水中如寶珠瓔珞可愛予嘗尋斷碑讀之乃知為翔龍觀塔今屬之寺矣曰翔龍者必宋寧宗潛邸時名或曰塔唐物也觀址在寺之左

順慶產甘蔗如葦俗呼茭白為菰筍殆所謂菰蒼烏鬱類也

秋官張云謨家嘗掘土得石板刻曰紅蓝曾經此地來青青今見數枝梅只應尚有嬌春意不肯凌寒取次開後印曰御書之寶此板疑宋寧宗潛邸時物不然則詩為僞明氏之作印其僭耳

黃山谷撰張子履墓誌外兄張子履沒後十年其子㧑葬子履於蜀嚴道來請銘銘曰張氏本河南族姓唐末避亂家成都成都亂甚家嚴道君工部侍郎琫之孫太常少卿觀之子君官果州請繼毋黃以行可以觀其孝矣君由邛州火井尉為錄事參軍佐果州

續博物志尔朱先生僞蜀廣政中飲酒食若㦸渝州刺史謂其幻惑威以竹籠沉之江至夔州為漁人所得上昇嚴補闕得其青金丹方

蜀漢末譙周字允南巴西充國人也幼孤與母兄居既長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遇有得欣然獨笑身長八尺體貌素朴無造次辨論之才而潛識內敏初見諸葛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況左右乎

郫筒酒凡蜀地皆能造俗呼爲咂酒又呼爲咂嘽麻或曰造法出於蘇李麻三氏故名酈道元曰巴鄉村村人善釀故俗稱巴鄉名酒

古謂蜀呼㬥雨爲凍雨孫樵可之祭梓潼文亦云凍雨如泣予歷蜀郡過半未聞有爲是語者質之士大夫亦不諭方言之由於變可知已

緯畧載有遺予玉筆格一枝狀如泉水瑪瑙而非玉也扣之謂出嘉陵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蜀石黃碝張揖曰蜀石次玉者也

述異記巴東有眞香茗其花白色如薔薇煎服令人不眠能誦無忘

初藍鄢之冦相習爲隱語使人不可測識如呼馬曰褭衣驚曰巒刀鎗曰幹子箭曰飛子行路曰上線掣兵曰倒毛發兵曰調老酒衆稱其長曰師父長呼其衆曰本錢被誅執則曰折本游騎絡繹於道探我軍遠近以爲行止必據險峻曰架梁無卑撥無偺稱值我軍至則馳突而去若畏懦不敢敵或失墮其計不自免嗚呼盜亦有道也誠哉

蓬州山燈初起三四點漸至數十點高下相應離合不常多在蓬山上人呼爲聖燈

唐史謙恕爲果州刺史百姓歌之曰史使君來何晚昔無儲今有飯

唐杜子美閬水歌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憐日破浪花出更復春從沙際歸巴童蕩槳欹側過水雞銜魚來去飛閬中勝事可腸斷閬州城南天下稀

副使張公敏僉事郭公東山招撫蜀賊廖酋萬餘人過順慶予道迎二公曰無恐既降矣予察其無降意勸兵於城中設伏要道計盡縛之二公不可會得撫公檄曰擊之者以殺降論士卒莫不扼腕夜有酋率三十餘人攻清泉山砦砦兵敗之殺其酋賊帥怒訴於二公下予捕之予爭不能得因陽爲之捕賊故延脫不肯去予乃夜半鳴鼓傳發呼聲動天賊懼乃去於是召殺賊者厚賞之

順慶漢曰安漢充國巴西魏曰南宕渠隋曰隆州唐曰果州充州五代曰永寧宋曰梓潼路寧宗嗣統以潛邸陞順慶府元曰順慶路洪武四年置今府領四縣南充西充營山儀隴州一蓬九年改廣安府爲州渠州爲縣大竹岳池皆隸于順隣水隸順則成化二年也

蜀人多重朋戶故江陜之人得以餌之稱貸則倍息結約則爲乾父乾毋日累月積而恒産多償折以去予視版籍討流寓之於土着殆相半也

渠學生有能降仙作詩者予兒子沖得其訣亦能之每降必先書曰吾白樂天也問其平生著作能悉數且謂吾得意處在無可柰何歌一日自題曰世事紛紛誰向說此身眞與紅塵別無可柰何可柰何碁聲敲落香山月予嘗夢與紫崖馬侍郎山將聯句一律覺而忘其五紫崖足成之仙和云學士西來此會同無端情入夢魂中風敲落月長松老雨濕殘烟故蘚芃正氣塞天軍伍怯妖氛接地壘符通沙間鷗鳥空能舞長唳誰憐落塞鴻時閱武倫冠而適有撫諭榜至又嘗詠雞冠花翌日復次韻予皆倚席賡之仙曰此奇語也吾莫能措一詞矣

文翁傳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注凡蜀刀有環者也凡蜀布細密者也二者蜀人皆善故賚以爲貨

順慶以端午日賽社作蛟舟爲水戲所製甚狹僅可接膝長短以人之多寡爲差皆相對持棹船首擊

鉦鼓尾揚旗各一人呼噪鼓勇以趨先爲勝予詩有踏浪較船驚電掣殷江鼉鼓忽雷同之句諺爲士林所賞

蓬州石佛寺有寶盤歌刻於石曰老僧夢龍龍感通青眺買魚魚眼紅百錢得之置江海變化倏忽生雷風魚因得脫感知己寶盤見出龍宮中貯以珎寶一剩百惟異驚倒百歲翁弟子後貪爭奪取寶盤復送龍宮裡舟人燃犀窺九淵老龍枕眠方醒起江烟漠漠含遠山江月茫茫照江水此語相傳七百年過客感歎心茫然我來繫舟岩下宿幾欲刻石僧窓前山中盛事有如此只恐歲久徒空言末刻至正甲午秋蓬州太守西雪道人喬不書名志亦無考嘗稽古僧曰廣通者爲廣人造寶盤所餘盡以構材作九樓十八殿極偉麗宋燬於燹攸今遺址半爲江水所嚙

今蜀中妯娌相稱曰先後出博雅

衛公言蜀中有碧花

碑記談卷上

下陴記談卷下

中憲大夫四川順慶府知府近峯白蕭錄著

宋嘉定中充人江萬里與兄江萬頃同舉進士萬頃知南劍州死於賊萬里由右丞相出知福州與其子鎬遇元兵破襄樊赴水死後贈太師益國公謚文忠郡祀於學之先賢祠按宋史萬里都昌人知潭州

鄧艾入蜀自陰平行無人之境七百餘里出油江章皐入吐蕃境從蠻國攻故嶲州北谷破其青海臘城又分三奇路一由龍溪石門路南一由吐蕃維州城北路一由吐蕃棲老鵐城又有松州道雅黎嶲道種松城道昆明城道陰平之道守蜀者不可不知嶲州諸路謀國者不可不講也

充人蒲謙益舉興隆元年進士歷任左臺御史右丞相罷歸人有步行歸故里俗語待鄉人之稱其視買臣季子何如也

巴人以清水穴水爲粉則皜耀鮮芳貢粉京師因名粉水世謂墮林粉

吾卿沈公林沈靜莊肅正已率物而用法不私盛公應期剛正英敏以法糾人而情能用恕二公皆士林之師表官箴之軌範也沈公守順慶盛公爲別駕仁恩義烈民心不忘可謂一臺二妙者矣今猶稱沈君子盛神明也時適隆平易於臥治不難贊理芳休流衍聞者興懷予本拙劣嗣領郡符兵戈在境鞭策徒勤豈駑馬之驅華土雖美非鉛刀之礪勉思二公不勝景仰

王公源字淵之太原人以進士任四川僉事巡部至營山縣遇藍鄢入寇公親帥民兵二千人出戰及郛皆散走從者僅百余人公度不能脫乃挺身突其陣斬首數十級身被二十餘創而死死猶左手執賊首右手把其劍後十日而殮面如生時

予被劾拘制彭公數舉奬勞其稱許必曰忠信才力曰勞勤居多曰偹盜惜民毅然無所顧忌大抵居人上者當任事任謗其肩屑屑於嫌疑之跡者非度也

海録碎事果州南充縣唐神龍元年道士郭玄休經故地見黃雲赤霧光耀前後三日但聞斧斤之聲暨霧散雲斂於元真觀際基二十步後山之上有一宮化出上聞賜爲玉華宮

予守蜀適兵亂嘗即元人詩戲張秋官去一官未脫

羆貙穴萬死來號耒豹闞坐客傾倒
元微之詠嘉陵水詩尒是無心水東流有恨無我心
無說處也共尒何殊又嘉陵驛二首嘉陵驛上空
床客一夜嘉陵江水聲仍對墻南滿山樹野花撩
亂月朧明墻外花枝壓短墻月明還照半張牀無
人會得此時意一夜獨眠西畔廊又嘉陵江二首
秦人惟識秦中水長想吳江與蜀江今日嘉陵驛
樓下又憐明練入明窓千里嘉陵江水聲何年重
遶此江行只應添得清宵夢時見滿江流月明贈
吳渠州世則憶昔分襟重子郎白頭抛擲又他鄉
六千里外巴南恨二十年前城裏狂寧氏舅甥俱
寂寞荀家兄弟半淪亡淚因生別兼懷舊回首江
山欲萬行吳爲元從姨兄也
劉淵林注蜀都賦有給客橙冬夏華實相繼
莊子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化爲碧
蜀西南高山有土物如猴狀長七尺名猳玃一曰馬
化好竊人妻多時形皆類之盡姓楊蜀中姓楊者
往往玃爪酉陽雜俎博物志皆載焉
蜀中有竹蜜蜂好於野竹上結窠窠大如雞子有蔕
長尺許窠與蜜並紺色可愛甘倍於常

杜詩云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夔州圖經稱峽中
人謂鸕鷀爲烏鬼予又見一種名水猫獺類也捕
魚極神捷縱魚前躍嚙其尾而取之
蜀漢之土與秦同域南跨邛笮北阻襃斜西即隈礙
隅以劍閣窮險極峻獨守之國也
堅牧閑談蜀中能造箋紙有松花金沙流沙綵霞金
粉龍鳳諸品今人與法俱亡之矣
充人王公忠卿由鄉舉仕順寧府通判致政歸偶得
一銅牌於土中範仙人肩龍首杖懸葫蘆作跳游
之狀傍注曰壺中仙背有詩云有時壺內去去即
一千年榮辱悲歡外須知別有天公珎襲之及卒
牌忽亡去若有所奪者
顏真卿貶爲蓬州長史在蓬四年爲鮮于仲通書離
堆記於崖石上又小字書仲通里門記大書磨崖
碑數文於崖石上皆世所未覩者
邵伯温詩從昔遨游盛两川充城人物自駢闐萬家
燈火春風陌十里綺羅明月天山圍翠合水連雲
萬室樓臺照眼明勝地風流真樂國四川惟說好
充城皆非今日之謂也惜哉
水西在治城西南六十里古流溪縣地也宋張令所

建堂宇有東坡手書醉翁亭記於壁末題云眉山後學蘇軾書迄今子孫世守之無恙

劉賓客嘉話果州謝眞人上昇前在金泉山道場上帝錫以馬鞍使安其心也刺史李堅遺之玉念珠後問念珠在否云已在玉皇之前矣一日眞人於紫極宮致齋金毋下峯郡郭處處有虹霓雲氣之狀至白晝輕舉萬目覩焉

蜀賊廖麻子藍鄢之裨將也四入順境無所掠而去予與都御史林公殊爲所惡廖有二善馬乃以林公與予名呼之馬亦能應聲而至一時統軍諸公

遣使招撫則稱之曰廖管長去

北戶録巴箐八月生箐音媚竹筭冬夏生又云新州出變柑有苞大於升者但皮薄如洞庭之橘餘柑之所弗及予謂順慶所産如簍筒獅頭之類尤極甘美以是得名果州宜也

漢西南夷傳南粤食蒙蜀蒟醬注樹如桑取其實作醬蜀人以爲珍味也

唐張蠙詩嘉陵路惡石如泥行到長亭日已西獨倚欄干正惆悵海棠花裏鷓鴣啼

膳夫經蜀茶南走百越北臨五湖皆自固其芳香滋味不變茶經則云建茶皆喬木吳蜀淮南惟叢茇而已品自居下

丹子地勢論蜀居梁州之界有劒閣峨眉之險長江遠塞之固沃野膏腴天府之地青城山爲五岳之丈人江源爲四瀆之首長其人多智而趨利不慕貴也其山北拱水帶朝宗固不可恃也劉氏二十而滅李特四十七年而卒是其效也

廣安石龜在井中能轉其首所向之方豐稔

夷陵州有蠻路可通夔巴避峽險疑即宋輿元中故道諺所謂孤雲兩角去天一握處也近所司欲闢

之而以事中止或曰天險不可闢以啟玩侮金牛峽事可鑒巳殆有識者之論

桂坡遡録廣安州出金羹玉飯紅腊紫梨註謂金羹鴨也當是以鴨爲羹玉飯殆指香稻飯紅腊即火肉耳今作羹之法與梨種皆無存

漢書臨卭令日往朝相如相如琴歌云鳳兮鳳兮從我栖得托孳尾永爲妃禮記謂儒有一畝之宮今朝妃宮諸字多不用而皇考字亦改爲顯考盖避尊稱禰也

蜀人呼魚鮓爲苞蘆味誠美而釀藝尤極風味或彼

時未有也

九域圖青州有文章嶺涪州有錦繡洲子閔渠江志

得禮義山

蓬州石佛寺有石刻一詩解作一春事聊爲三日行
江山無限好冤夢有餘清剩欲心猶壯微吟思亦
精阿蓮同此意伴我語天明不知其爲何人作也

詩註嘉魚出沔南之丙穴説者謂嘉州夷惜水出嘉
魚長三尺蜀誌古朐忍縣今梁山也栢枝山下有
丙穴明通縣在今達縣東北并峽中凡十穴臨邛
今雅州城南五里有丙穴皆出嘉魚則凡穴口南

向皆有嘉魚出焉皆當謂之丙穴若文公所謂鯉
質鱒鯽肌者爲嘉魚蓋特指沔南所産當與夷惜
諸産異類子美詩魚知丙穴由來美又不知何所
指也

嘉陵江由陝西鳳翔之嘉陵谷經廣元劍州歷保順
而下入於峽其曰閬水巴水渝水漢水皆異名也
閬中縣以閬水迂遶而蓬州則以大蓬小蓬二山
得名世遂爲蓬萊閬苑之稱亦或因其地多神仙
隱士故以比美也

水經巫峽杜宇所鑿以通江水成都志蜀皆大水王

與居人避於長平山鱉靈開峽治水人得寧
處宇禪位與之今宇靈二墓俱在郫縣

范石湖雨中至鄰水詩云昨日方無雨今朝又不晴
潚山皆屐齒隨處有泉聲頗恠陰霖甚應催老病
成泥塗千騎士與我共勞生早晴發廣安軍晚宿
萍池莊云夜雨洗煩蒸曉雨薦清穆雲頭噴鐵山
日脚送金瀑暑塗一日凉遠客萬事足羈人正奔
波觀者何陸續翠蓋立嚴粧青裛行跣足俗陋介
南徼物華入東蜀竹萌苦巳青茘子酸猶緑修蘆
鬖戎鞬直栢森似纛泥乾馬跡鬆路坦亭堠速暮

投何人莊窓戶暗修竹

岳池舊縣在充城東六十里今遷而又東五十里附
廣安州曰岳池者世傳取四山環聳而中坦夷也
近聞之故老云縣傍有池水四時不竭中隆阜特
出故名

儀隴縣東南有賢妃山説者謂宋時出賢妃於此故
名後人立鎮其下名賢妃鎮今廢妃姓氏無所考
清暉閣懷古詩吾聞南充今縣治劉漢譙侯之故宅
平岡南向突以隆大江東趨枕其北譙侯幼孤嗜
典籍腹有群書肆八尺益州從事職勸學太子家

令重經術主逸上書以規諫民勞著論託仇國潜
窺天象識興廢寧免史官評得失侯芍沒齒有可
言不受魏晉之爵蔑其孫曰秀冠鹿皮世亂躬耕
謝徵辟我來緬想前賢風惜首卧冢餘九十客至
但誦清暉閣受此川光與山色山如城郭十里長
川湫炟波寸岑碧觀星之臺尚遺址棟宇摧頹急
如萁丙子十月廿九日後溪翁賦時南充縣主簿
跋尾云恭承宮使制置顯學侍郎劉公先生来登
清暉閣翌日辱公佳製當是宋孝宗淳熙間也
水經江水東北至巴郡江州縣東強水涪水漢水白
水宕渠水合南流注之注云強水即羌水也宕渠
水即潜水書曰沱潜既導出渠縣渝水在賓國大
竹縣也
順慶稅糧不過六萬歲存積外餘撥小河三舍松磻
諸處小民但領文憑恣昇所產漆蠟鹹鵝火肉至
其地易米以納取收爲驗自攪納之法立而侵玩
之弊滋矣
吳𥓿録有萍池讀書記云長安教官周伯中蜀之順
慶人也其地有萍池伯中讀書其所伯中弱冠領
鄉薦以淋人爲職業

慶伯生蓬州相如縣文昌萬壽宮記文昌宮者蜀梓
潼縣七曲山神君之祠也曩蜀全盛時俗尚禱祠
鬼神之宮相望焱多民間商賈里巷男女師巫所
共尊信獨所謂七曲神君者學士大夫乃祀之以
爲是司禄主文治科第之神云
蜀盜之起洪林諸公勞師數年僅襲得藍鄢二酋而
已廖賊用兵尤精彭公之来代洪也出師八日而
平之可以爲神矣公蹤功録予爲上予未嘗操戈
從公初聞而駭之既得蹤則知守隘發塚二事蓋
公之以江隘委予也予極爲之偹有四人自賊所
来者獲之則廖之諸兄往來探風者也鞠其爲廣
安人遂發卒盡捕其族黨敌賊與官軍消息不得
通遂發其塚塚中皆白蟻也
老學庵筆記蜀人爨薪皆短而粗束縛齊密狀如大
餠餤不可遽燒乂以斧破之至有以斧柴爲業者
孟蜀時周世宗欲取蜀卒涅面爲斧形號爲破柴
都
紹興初漕粟嘉陵以餉邊每一斛至軍中計其費爲
七十五斛席大光胡承公爲帥始議轉般招運於
是費十減六七向非二公蜀已大困故至今蜀人

謂承公爲湖州鏡

劍門關皆石無寸土潼關皆土無拳石並號天下險固之處

東坡牡丹詩云一朶妖紅翠欲流乃蜀中語鮮翠猶言鮮明也又蜀人謂糊窓爲泥花蕊夫人宮詞云紅錦泥窓遶四廊

清波別志東南士夫尚川墨蒲大韶恭州樂温人梁果渠州人皆世業此梁膠法精而價高蒲粗而損梁直太半出蜀者利其廉携以來者皆蒲墨也雖均名川墨而二製異焉

水經宕渠縣西北有不曹水南逕其縣注潛水縣有車騎將軍馮緄桂陽太守李温塚二子常以三月還鄉水暴長溺死郡縣吏民莫不於水上祭之人謂之馮李也

張世南游宦紀聞蜀都賦云旁挺龍目側生荔枝布綠葉之萋萋結朱實之離離讀至此切有疑焉世南游蜀徧歷四路數十郡周旋凡二十餘年風俗方物靡不質究所謂龍目未嘗見之遂謂左氏考方志草木之未精鄙道元曰巴郡有官荔支園夏至龍目荔枝熟設醼命士大夫會食樹下特世南所未考耳

果山書院爲宋譙秀隱居讀書處也今碑刻尚存為治正八年所建云書籍四千二百七十一冊其中如疊谷洞江集唐十賢詩中問戒子通經江東十問明善經漢非韻祝氏遺書部書一點東楚文集皆世所未見者也

古今記蜀王尚納玉丁之妹為妃不習水土欲出王固留之為作東平之歌無幾物故王悲悼不已乃作臾斜之歌就歸之曲而哀之

秦李冰治蜀俗歲為神娶婦冰至祠勸神酒厲聲責

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牛鬬於江岸頃之冰還謂官屬曰吾鬬太極當相助也南向腰中正白者乃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神遂死

岳池忠靖廣佑王封於徽宗時一統志載唐秀士何滔舉義兵討賊死難於金城山下故立祠祀之縣志云何滔隱居讀書金城山下天寶間安史之亂舉義兵討之死焉唐肅宗至德二載六月丁酉南充郡民何滔執其太守楊齊曾以叛劍南節度使盧元裕敗之安史之亂在河南北滔與義兵不當死於金城山也唐書所載似是然廟食百世而無斥

之者何耶滔隱居讀書自號森林子並滔之聚兵以死有所不忍於民者乎此民之所爲以義也

譙縱南充人獻之之孫也獻之有重名於西土縱少謹慎蜀人愛之爲安西參軍義熙元年刺史遣縱及侯暉領諸縣兵東下遂爲暉等所逼反自號梁秦二州刺史以譙洪爲益州刺史譙悅爲尚書僕射譙道福領重兵守涪將東圖劉裕裕遣朱齡石擊破之縱走其先墓旁縱女曰走必不免祇取辱焉死於先人之墓可也不聽走死既不能守先人之德又不及一女子之智悲夫

予觀蜀水峻急而山有奔突飛動勢故多兵燹曰長亂丘墟也

予在順慶二年凡四禦寇圍城中相周旋共事者郡丞商州任秉常別駕雲南趙以鐸南官閔世芳節推長安宋尚素南充縣令新淦錢瑞及予去郡則任以內艱歸趙關改任宋錢物故居然東下不能無陳蔡之思

甲子春三月閱虎帝差記

乙酉秋八月廿四日雨窗漫閱　萬春子方夏記

下陴記談卷終　康熙庚辰冬日雪窗閱訖

下陴紀談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皇甫錄撰是書乃其守四川順慶府時所作或載時事或考前聞大抵皆有關於是地者也時值藍鄢之亂賊三犯順慶錄授兵固守以其登城則守陴下陴則著書故以下陴爲名末附三峽山水記一卷爲其子沖作沖字子浚嘉靖戊子舉人明史附見皇甫涍傳稱所著有幾策兵統枕戈雜言三書今皆未見惟此記附其父書以存耳

延休堂漫錄一卷

不著撰者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宛委山堂刻說郛續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延休堂漫錄三十六卷》提要

延休堂漫錄

闕名

劉忠宣

劉忠宣公大夏任兵部尚書戴莊簡公珊任左都御史時有大政事　上每召二公面議弘治乙丑春二公對畢　上令中使出白金二笏以賜且面諭曰卿等將去買茶果用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有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恥也

滕用亨

滕用亨初名權字用衡避諱更今名蘇人自少遊學四方頗多見聞問學辨博文詞爾雅尤精六書之學篆法之妙高在近世永樂三年被薦時年幾七十矣召見面試篆書用亨作麒麟龜龍四大字又獻禎符三詩稱　旨授翰林待詔預修永樂大典在官四年卒用亨善鑒古器物書畫嘗侍　上閱畫卷衆目爲趙千里用亨頓首言筆意類王晉卿及終卷果有駙

馬都尉王駙名

伍文定

伍文定初爲常州推官以簡伉忤提學御史陳琳左遷起爲嘉興府同知而陳亦來爲郡守相見握手道舊歡若平生彼此各無芥蔕時兩賢之

楊一清

江西宸濠謀逆　武宗親征旣得凱駐蹕金陵渡江幸致仕大學士楊一淸第　賜絶句十二首公又有應制律詩四首應制賀　聖武詩絶句十二首編爲

二卷名車駕幸第録公自叙謂虞廷賡歌之後古帝王有以詩章寵臣下者不過一篇數言而止未有聯章累牘若是其盛者至以屈萬乘之尊在位者或有之然亦鮮者若罷政歸休者爲尤鮮或有之豈有至載至三如今日者乎守溪王公鏊有四絶句云相國林家江水湄金山望幸已多時太平金鏡無由進願得囘鑾一顧之趙普元爲社稷臣君臣魚水更何人難虛雪夜相過意游錯尤堪佐酒巡北固山前駐翠華慇懃來訪相臣家太湖怪石槎多幸也得相隨載後車賡歌千載盛明良　宸翰如今更煒煌温衍魚龍看未了梨園新部出西廂

桂文襄

桂文襄自穉褐授丹徒知縣執正不肯徇時曲媚見辱于知府林魁林辭官疏有此縣有聖人之令之言請避之公亦棄官去

孫榮僖

孫榮僖公交初任南京駕部主事時每日散衙後諸僚輩各歸私第或出訪客或拉朋儕飲奕賦詩習之

爲常公獨退處一室默坐觀書至晚方囘或以爲言則曰對聖賢語不猶愈于對賓客妻妾乎三原王公時爲大司馬嘉其有志甚愛之後累官至戸部尚書致仕平生言論恂恂誠慤淸愼恬雅始終一致云

陳恭愍

陳恭愍選任河南按察使持憲公廉不畏强禦時中官汪直司西厰事能立中人禍直往河南勾當公事藩臬竦息郊迎公不爲禮俟其至盛服自公署中道而入直不能堪詰責之功密疏其擅權之罪疏入廳

中建直歸　上問河南好官爲誰直以公對　上以
疏示之

延休堂漫錄三十六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羅鳳撰鳳字子文號印岡應天人宏治丙辰進士官至石阡府知府此書徵引蒐輯頗爲繁富然或録漢晉以來遺事而錯以有明或詳有明一朝人物典制而復泛摭前代古今混淆巨細錯襍此其失也又其所載明一代事如謂劉基識天子氣之類皆襍取小說不足徵信惟辨袁忠徹符臺外集謂元順帝爲瀛國公子之謬謂瀛國公六歲降元至元世祖崩時年二十四元順帝生於延祐庚申其時瀛國五十矣設使眞有感夢涉疑從釋奪后之事在世祖未崩之前其去順帝生時二三十年矣此論最善可以釋千古之疑也

翦勝野聞一卷

〔明〕徐禎卿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翦勝野聞一卷》提要

東海散人徐　禎卿

太祖嘗自敘朱氏世德之碑其文曰本宗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巷在通德鄉上世以來服勤農桑五世祖仲八公娶陳氏生男三人長六二公次十二公其季百六公是爲高祖考娶胡氏生二子長四五公次即曾祖考四九公娶侯氏生子曰初一公初二公初五公初十公凡四人初一公配王氏是爲祖考妣有子二人長五一公次即先考諱世珍元初籍淘金戸金

非土産市於他方以先祖初一公困於役遂棄田廬携二子遷泗州盱眙縣先伯考五一公十有二歲先考纔八歲先祖嘗家泗州置田治産及卒家日消的是五一公遷濠州鍾離縣其後困至鍾離居先伯考性淳良務本積德與人無疾言忤意鄉里稱善人先伯娶劉氏生子四人重一公重二公重三公生盱眙重五公生鍾離先考君娶徐氏泗州人長重四公生盱眙次重六公重七公生五河某其季也生遷鍾離後戊辰年先伯考有孫六人兵興以來相繼寢沒先

兄重四公有子曰文正今爲大都督重六重七俱絶嗣最者父毋因其自幼多疾捨入皇覺寺中平中父毋長兄但喪次兄守業又次兄出贅劉氏某托跡緇流至正二十四年天下大亂諸兄皆亡淮兵大起孫入行伍乃招集義旅兵力漸衆因取滁和龍鳳三年帥師渡江駐兵太平爲念先考君常言世爲朱巷人宗族俱存平日每有鄉土之念即訪求故鄉宗族之所遂調兵取何容明年克金陵而朱巷距城四十里舉族父兄昆弟四十餘人至始得與之叙長幼之禮

行親睦之道但朱氏世次自仲八公之上不可復攷今自仲八公高曾而下皆起家江左歷世墓在朱巷惟先祖葬泗州先考葬鍾離此我朱氏之源流也爰自金陵太平駐節開府爲基本之地寔鄉郡焉屢歲征伐拓境吳楚甌越方數千里由是累膺顯爵乃龍鳳九年三月十四日內降制書曾祖考爲資德大夫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司空吳國公曾祖妣吳氏吳國夫人先祖考稱　大夫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司徒吳國公祖妣王氏吳國夫人先府君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平西右丞相吳國公先妣陳氏吳國夫人以閏月十三日祗謁先壠焚黃告祭遵舊典也重念報本禮行宜厚今勉盡事功匪由己能實荷先世靈長之澤垂衍後昆宜得報恩三代並爲上公以遂爲子孫者之至願書曰作善降之百祥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祖父積功累善天之報施茂於厥後凡我子孫皆當體祖宗之心蹈德存亾以永其緒於無窮是吾之所望也於是備書于後以傳信將來有所考焉

淳皇帝及后疾疫死仲四公繼之貧薄不能具棺　太祖與仲謀草葬山谷行未抵所而綆絶仲反計一太祖視候忽風雨雷電　太祖避對下聞空中神語曰孰襲取我土髣髴有應者具淳皇帝諱神曰爲若人則已已而暴風揚沙折木天轉晰比明往視之土裂冢已陷因俗劉大秀遂歸其地而棄責今鳳陽皇陵即其地也

太祖在滁嘗濯手於栢子潭有五蚍擾而就之因祝之曰如天命在予汝其永附焉一日戰畢[illegible]坐糖土蚍忽蜿蜒其側　帝乃掩以兜鍪

復報戰亟戴兜鍪忘往是日手刃甚衆軍治戰勝必祭甲冑衆推　帝與功多乃置其兜鍪于前前奠忽霹靂大震白龍夭矯自兜鍪出挾雷聲操火光騰空而去諸將自是畏服

劉基昔嘗攜客泛於西湖抵暮仰天而言曰天子氣在吳頭楚尾後十年當興我其輔之及過蘇閶門見張士誠曰貴不及封侯何能久也夜登虎丘山曰天子氣尚在吳頭楚尾聞郭子興據濠上就見之過　太祖曰吾主翁也深自結納曰後十年君當爲天子我當輔之乃拂衣而

去

太祖之初振也將屬皆草莽粗士人人欲更試大位徐相國陰奇帝乃謂諸將曰天子豈可更立耶遂止

帝遇春初附劉聚時常晝寢夢一羽士語之曰起起此非爾所託也爾主至矣既寤適　太祖至於是遂傾心焉

王師與僞漢戰於湖中時乘白舟漢主以赤龍船厭之及戰王師大捷　帝因制令以赤船載囚白船給官胥之用

偽周主士誠面縛見　帝俛首瞑目踞坐甚不恭　帝叱之曰盍視我對曰天日照爾不照我視何爲哉　帝以弓絃縊殺之及見周伯琦遥伏於後問爲誰對曰前元江淛行省參政臣周伯琦　帝曰元君寄汝以心膂之責乃資賊以亂耶伯琦惶恐不能荅先迫三日大醉以鼎其功後殺之司徒呂伯昇先以國情輸我師　帝以爲侫臣命斬以示士誠

帝念劉大秀之惠封爲義惠侯又感汪媼之意勑授世官從事郎署令衛皇陵　帝微時汪媼嘗爲禮遺歸於皇覺寺中者

徐太傅追元順帝將及之忽傳令班師常遇春不知所出大怒馳歸告　上曰達反矣追兵及順帝而已之其謀不可逆也太傅度遇春歸必有變乃留兵鎮北平而自引軍歸駐舟江浦伏劒入謁　帝時方盛怒宿戒閽吏曰達入愼毋縱之達既入未見　帝自疑有變乃按劒斬閽吏奪關而出　帝因使人釋其罪令內謁達不可於是　帝不得已枉視於舟中達因進曰達有異圖不啓今日雖曰晩矣然吾臨江鞠旅亦

能撫有江淮顧弗爲耳且吾之不擒元帝亦爲
之慈矣彼雖微也嘗南御中國我執之以歸汝
曷治焉天命在爾已知之矣顧達何人敢以自
外 帝重感悟結誓而去
太祖於後湖中築一臺以藏天下兵冊避火災
也築屢潰乃命裒所誅髑髏爲基其臺即就
太祖勤於庶政每臨食七筯屢廢思得一事即
以片紙書之綴於裳衣或得數事則纍然滿身
若懸鶉焉臨朝則一一行之
太祖既營大内而以舊禁賜中山王王謝不敢

繼而觴之大醉使人扶寢禁内密伺其意已而
達醒驚拜殿下 帝聞之而喜
洪武十年宋學士濂乞老歸 帝親餞之勅其
孫慎輔行濂頓首辭且要曰臣性命未畢蓮土
請歲覲陛階既歸每就 帝慶節稱賀如約
帝惟舊戀戀多深情十三年失朝 帝召其子
中書舍人璲孫殿廷禮儀司序班慎問之對曰
不幸有旦夕之憂惟 陛下哀矜裁其罪 帝
微使人瞰之無恙大怒下璲慎獄詔御史就誅
濂没其家先是濂嘗授太子及諸王經太子於

是泣且諫曰臣愚顓無他 陛下哀矜赦
其死 帝怒曰俟汝爲天子而宥之太子惶懼
不知所出遂赴溺左右救得免 帝且喜且罵
曰痴兒子我殺人何與汝也因徧録救溺者凡
衣履入水擢三級解衣冠者皆斬之曰太子溺
俟汝解衣而救之乎乃赦濂死而更令入謁然
怒卒未解也會與太后食后具齋素 帝問之
故對曰妾聞宋先生坐罪薄爲作福佑之 帝
艴然投筯而起濂至 帝令毋相見謫居茂州
而竟殺璲慎

太祖視朝若舉帶當胸則是日誅夷蓋寡若按而
下之則傾朝無人色矣中涓以此察其喜怒云
太祖御膳以馬后親調以進深以防閑隱微一
日進羹微寒 上怒舉杯擲之羹汚狼藉后耳
畔微有傷后熱羹重進顏色自若
洪武二十五年下度僧之令沙彌至者三千餘
人中有冒請者 帝怒悉命錦衣衛戮之吳僧
永隆請焚身以救免 帝允之勅中官以武士
衞其龕至雨華臺出龕望闕拜辭入龕書偈一
首又取香一瓣書風調雨順四字語中侍曰煩

語　陛下遇旱以此香祈雨必驗乃秉炬自焚骸骨不倒異香逼人羣鶴舞於龕頂　上乃宥三千人誅貯大旱　上命以所遺香至天禧寺禱雨至夜雨大降　上嘉曰此真永隆雨　太祖製落䰟僧詩以美之永隆乃蘇州尹山寺僧也

太祖嘗爲漢兵所逐馬后負之而逃太子私繪爲之圖及后薨　帝慘不樂愈肆誅虐太子諫曰　陛下誅夷過濫恐傷和氣　帝默然明日以棘杖遺于地命太子持太子難之　帝曰汝

弗能執使與我潤琢以遺汝豈不美哉今所誅者皆天下之險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焉太子頓首曰上有堯舜之君下有堯舜之民　帝怒即移所坐榻射之太子走　帝追之太子探懷中繪圖遺于地　帝發視之大慟而止

太祖嘗遊一廢寺戈戟外衛而內無一僧壁間畫一布袋僧墨痕猶新旁題偈曰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又何妨蓋　帝爲政尚嚴猛故以此諷之遂命索其人不得

余嘗於民家散集中得僞漢上梁文聊識於此其詞曰伏以乾坤造漢宮獻符璽圖書之瑞日月光天德立國家柱石之基千以濟世安民于以建邦啓土地靈有待天眷無私欽惟皇帝陛下齊聖廣淵聰明睿知當有四海作之君作之師天錫九疇得其位得其祿視民猶己立賢無方北伐東征專不邇聲色之美文韜武略厲宵衣旰食之勤儼九重龍鳳之姿擁百萬貔貅之衆惟皇作極應天順民萬福攸同一人有慶習成周之　如豐沛之寓都展三輔之皇圖覽

九江之秀色瀑布瀉銀河於峭壁小孤屹砥柱於中流左彭蠡右洞庭滔滔天塹前朱雀後玄武燁燁京華工人掄材梓人獻巧電布星羅之合度翬飛跂翼之奏功黃道紫宸峙中天之華闕金釘朱戶啓南面之明堂虹舉雙梁雷陳六偉　東扶桑擁出一輪紅光被海隅開壽域家衣端拱帝王宮　南嶺嶠猺獠奏表函方土奇珍皆入貢華生形管照晴嵐　西使臣踰蜀馬如飛五十四州霑甘露民安物阜悉依歸　北萬里幽燕苦霜雪江南佳麗樂昇平比屋熙熙

蒙聖德　上天命唯新增氣象中天帝座十分
明歷歷泰階光萬丈　下邊境鋒消牧戰馬六
軍務在盡歸農率土豐登樂閒暇　伏願閭閻
開宮殿巍巍玉几之端嚴山河壯帝居翼翼金
城之鞏固永保安寧之日信符海晏之時衣冠
講唐虞殷肱皆社稷廬山高幾千仞綱紀四方
天子壽億萬年本支百世
元君既遁復留兵閞平猶有覬覦之志　太祖
遣使馳書明示禍福因荅詩曰金陵使者渡江
來漠漠風烟一道開王氣有時還自息皇恩何

處不昭回信知海內皆王土亦喜江南有俊才
歸去誠心煩爲説春風先到鳳凰臺
太祖嘗微行每至徐太傅家一日太傅病方
帝來太傅自枕蓐下出一劍以示　帝曰戒之
他人得以僇爾也自後諸功臣家不復至矣
太祖嘗微行京城中聞一老媼密呼上爲老頭
兒大怒至太傅家遶室而行沉吟不已時太傅
在外夫人震駭恐有他虞惶恐再拜曰得非妾
夫遶負罪耶　帝曰嫂非也勿以爲念亟傳令
召五城兵馬司揔諳軍至曰張士誠小竊江東

吳民至今呼爲張王我爲天子此邦呼爲老頭
兒何也卽命籍沒民家甚衆
太祖幸內庭見遺素綺些微在地召諸妃計其
蚕繅徵稅之費而譲之令不悛者斬
太祖嘗微行里市間遇國子監生某者入酒坊
帝揖而問之曰先生亦過酒家飲乎對曰旅次
草草聊寄食耳　帝因與之入肆坐客滿案唯
供土地神几尚餘　上移之在地曰神姑讓我
坐乃與生對席問其鄉里曰某四川重慶人也
帝因屬詞曰千里爲重重水重山重慶府生應

聲曰一人成大大邦大國大明君　帝又舉案
几小木命生賦詩因喻己意辭曰寸木元從斧
削成每於低處立功名他時若得臺端用要向
人間治不平　帝私喜因探錢償酒家而去生
不知爲　帝也明日忽移召召生入謁生茫然
自失既至　上笑曰秀才憶昨與天子對席乎
生惶恐謝罪又曰爾欲登臺端乎遂命爲按察
使秣陵人家至今供土地神在地
僧宗泐性頗慧　太祖愛之忽令其養髮髮成
欲官之泐固辭乃止　上嘗戲命往西土求釋

典沕不敢辭行至外士道逢一老僧沕遥拜之
曰西域去此幾何老僧曰爾頭白行不到也沕
曰明天子命往覓經唯老師指教老僧曰毋行
秖自勞耳爲我致書　明天子慎毋發也沕受
之歸見　帝具道所以　帝發書視之乃　帝
即位時作水陸齋以荅神貺手書表文也紙墨
如故　帝允之乃止
周主士誠據有江東時姑蘇童謠曰張王做事
業只憑黃菜葉一朝西風起乾鱉後國事既去
太祖取其臣黃蔡葉三人者刳其腸而懸之至

於枯死蓋三臣皆元戚機臣欲高[illegible]侈　帝特
惡焉
常開平遇春驍勇絕世狀類彌猴指臂多修毫
所過縱士伍摽掠故其兵特銳有戰輒舉
太祖微時甚愛於郭子興郭氏五男惡焉乃以
事幽之空室中絕食漿馬后竊以餅飼給之一
月炙餅釜中將修供爲郭氏親信所窺遂納懷
中肉有腐痕
代王之母郅人也先是　太祖嘗戰敗而夯挼
王母家王母曰爾　朱某郙人言爾爲天子也因

留之宿及旦辭去王母曰吾　後有娠何如　帝
乃貽弊㭊爲質王母亦以匣中裝贈行自是果
娠遂謝答及　太祖即位子且長矣因攜子及
質謁　上上令工部草設木宇居之不令入宮
及代府成遂分封焉故王卒得終養其母踰於
常制
太祖以太子性仁柔不振一日竊令人載尸骨
滿轝過其前激之太子不勝慘慼撫掌曰善哉
善哉
太祖嘗於上元夜微行京師時俗好爲隱語相

猜以爲戲乃畫一婦人赤脚懷西瓜衆譁然
帝就觀因喻之曰是謂淮西婦人好大脚也甚
銜之明日召軍士大戮居民空其室蓋馬后淮
西人故云
洪武十三年五月四日雷震謹身殿　上親見
霹靂火光自空中下乃再拜曰陛下赦臣臣赦
天下蓋　帝時刑戮過厲故云（或云雷火遶宮追帝）
貴妃某氏薨　太祖詔太子服齊衰杖期太子
曰禮唯士爲庶母服緦大夫以上爲庶母則無
服又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蓋

諸侯絶期喪諸侯之庶子雖爲其母亦厭於父不得伸其私然則諸侯之庶子不爲庶母服而況於天子之嗣乎　上大怒以劍擊之太子走且曰大杖則走翰林正字桂彦良諫太子曰禮可緩君父之命不可違也爕隙由是生矣太子感悟遂齊衰見　帝謝罪　帝怒遂釋

馬后既薨臨葬期風雨雷電　帝甚不樂忽召僧宗泐至曰太后將就葬爾其宣偈焉泐卽應聲曰雨落天垂淚雷鳴地擧哀西方諸佛子同送馬如來　帝甚悅頃忽朗霽遂啓輀詔賜泐白金百兩

徐魏公病疽篤　帝數視之大集醫徒治療且久病少瘥　帝忽賜膳魏公對賜者流涕而食之密令醫人逃去未幾告薨亟報　帝帝蓬跣担紙錢道哭至太傅第命收斬醫徒夫人大哭出拜　帝帝慰之曰嫂勿爲後慮有朕存焉因爲周其喪事而去

太祖在軍中甚喜閱經史遂能操筆成文章嘗謂侍臣曰我本野人未嘗從師指授然讀書成文釋然自順豈非天乎

太祖多疑每慮人侮己杭州儒學教授徐一夔嘗作賀表上其詞有云光天之下又云天生聖人爲世作則　帝覽之大怒曰腐儒乃如是侮我耶生者僧也以我嘗從釋也光則摩髮之謂矣則字近賊罪坐不敬命收斬之禮臣大懼因請曰愚蒙不知忌諱乞降表式　帝因自爲文傳布天下

太祖嘗下詔免江南諸郡秋稅秋復稅之右正言周衡進曰　陛下詔蠲租稅天下幸甚今復稅之是示天下以不信也　上曰然未幾衡告歸省假衡無錫人去京畿近　上刻六日復朝衡七日失期　上怒曰朕不信於天下爾不信於天子遂命棄市

獄有疑囚　太祖欲殺之太子爭不可御史袁凱侍　上顧謂凱曰朕與太子之論何如凱頓首進曰　陛下欲殺之法之正也太子欲宥之心之慈也　上以爲持兩端下獄三日不食出遂佯病顛啖汚穢　上曰吾聞顛者不膚撓乃木錐凱凱笑　上放歸自縲木榻于床下久之上使人召之凱慢坐對使者歌使者廉其縲㷍

僊還奏狀　上不爲疑已而　上晏駕凱始出
優游以終
翰林應奉唐肅初以失朝坐免官歸　太祖重
其才再召入嘗命侍膳食訖供筯致恭　帝問
曰此何禮也對曰臣少習俗禮　帝怒曰俗禮
可施之天子乎坐不敬謫戍濠州
太祖之封十王也親草冊文適李韓公北征唐
之淳在軍中嘗爲草露布　上讀其文嘉之問
草者爲誰韓公以之淳對　帝令飛騎召之使
者不諭旨械之淳之淳以父肅得罪悚慄不自

保至京師過其姑門告使者止索其姑出泣曰
善爲我歛尸姑乃大慟之淳行次東華門門已
閉守者曰有旨令以布兜從屋上遞入纍纍遞
易數次至便殿膏燭煌燿　帝坐閱書之淳俯
首庭下　帝問曰爾草露布耶對曰臣昧死草
之良久中侍以短几置之淳前列燭　帝令藤
坐以封王冊文一篇授之曰少爲弘潤之之淳
叩頭曰臣萬死不敢當　帝曰即不敢姑注
之之淳如命　帝令中侍續續報定畢上之遙
望燭影下　帝微微喜次第下凡十篇悉定之

每奏輒嘉悅奏畢時夜未央　帝令明日朝謁
復如故出至姑家猶守門見之淳相慶幸具酒
食沐具及旦廷謁　帝問曰爾世宦否對曰臣
父翰林應承唐肅即日命嗣父官
洪武十一年元幼主崩六月詔部省國學文吏
擬祭幼主文獻之先是星變詔求直言蘇民錢
甦具封事謁丞相不拜旁或趣之甦曰豈有未
拜天子而先拜宰相乎丞相紿之曰然　天子
覽其奏詔甦於中書省試事丞相令校簿後湖
至是甦聞詔乃爲文獻詞當　上意即召見曰

錢甦乃者何在對曰臣校簿後湖　上悟曰宰
相憾爾耶即欲官之甦謝病歸　上許之曰爲
我道諸郡縣入南向坐口諭曰　皇帝勅爾善
歸田里養老恤孤無忘軍旅簡在帝心欽哉勿
替甦再拜出出句容令禮之而不達如丹
陽丹陽令待之甚恭猷上其事　帝嘉其愼密
報之曰朕命也命禮而將之因怒句容令不達
召而罪之由是郡縣望風尊禮之還至家而止
國學士安既沒其子尋以事見戮家人四十餘
人悉坐罪從軍喪亡之餘軍衛收完伍而家無

餘丁安妻　莫可控乃果素裳赴京師撃鼓求見
帝帝異其容儀問曰今媪爲誰安妻頓首曰妾
陶安之妻　帝泫然曰是陶先生之嫂乎言及
陶先生使人心懷愴然又曰嫂有子乎對曰妾
不肖子二人咸伏辜死家人四十餘悉補軍伍
今以缺丁州司督妾就道犬馬餘年無足顧惜
惟　陛下念先學士安一日之勞使得保首領
入溝壑　帝唯之立召兵部臣諭之曰朕渡江
之初陶先生首與先後蒙涉諸難功在鼎彝形
神入土子姓殘落甚可憫念今即赦四十餘軍
還養老嫂其毋緩於是安妻辭謝而出

太祖召畫工周玄素令畫天下江山圖於殿壁
對曰臣未嘗遍跡九州不敢奉詔惟　陛下草
建規模臣然後潤之　帝即操筆倏成大勢令
玄素加潤玄素進曰　陛下山河已定豈可動
搖帝笑而唯之

余嘗見倭國求通表文曰臣聞三王立位五帝
禪權豈謂中華之有主焉知夷狄之無君乾坤
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洪荒乃萬民之糾首
故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非一人之天下也臣
居遠疆偏倭小國城池不滿六十座封疆不足
二千里故常存知足之心而知足常足也臣聞
陛下作中華之主爲萬乘之君至尊至上也城
池數千餘座封疆數萬餘里尚然不足常起滅
絕之意天發殺機神鬼號哭地發殺機龍蛇走
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堯湯有德四海來賓周
武施仁八方拱手今聞大國有興戰之策小邦
有却兵之法臣豈肯　靴途拱奉天顏順之
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今聞　陛下選股肱
之師起竭國之兵來侵臣境賀蘭山前聊以博

戲倘若君勝臣輸則滿上國之衆設若臣勝君
輸番作小邦之利自古及今講和爲上罷戰爲
強免生靈之疾苦救黎庶之艱辛年年進貢於
中華歲歲稱臣於弱國今遣使臣徑詣丹墀

翦勝野聞終

翦勝野聞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記皆明太祖初年之事亦多互見他書陶珽續說郛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皆載此書題吳郡徐禎卿著然明史禎卿本傳及藝文志俱不載書中所紀亦往往不經如謂徐達追元順帝將及之而遽班師常遇春愬於帝達入自疑拔劍斬關而出眞齊東野人之語禎卿似未必至是也

碧里雜存一卷

〔明〕董穀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
寶顏堂祕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碧里襍存
一卷》提要

陳眉公訂正碧里雜存

海鹽董　穀碩甫輯

檇李　沈振覽譽伯
王錫福子建　校

甲辰

按邵子皇極經世斷自陶唐甲辰年即位爲始

我

國家萬載無疆之曆自洪武元年戊申即位至三十一年戊寅建文元年己卯至四年壬午永樂元年癸未至二十二年甲辰洪熙元年乙巳宣德元年丙午至十年乙卯正統元年丙辰至十四年己巳景泰元年庚午至七年丙子天順元年丁丑至八年甲申成化元年乙酉二十年甲辰至二十三年丁未弘治元年戊申至十八年乙丑正德元年丙寅至十六年辛巳嘉靖元年壬午至二十三年甲辰盖自戊申迄茲三歷

甲辰一百七十七年計自陶唐至此共六十五甲辰整三千九百歲也至嘉靖一百四十七年灘四千歲

梅梢

梅梢者我

聖祖高皇帝鏖戰鄱湖時御舟黃帽也吳人謂舟子爲稍子其人梅姓故云時

聖祖御舵樓指麾將士適僞漢有舉流矢相向者梅梢偶見之急撤御座甫倒舟中而流矢及矣利害在毫忽間比之沛公傷胷捫足福孰隆耶登極後大封已畢獨不及梢時梢老病家居目已失明辦時自數無敢爲之言者他日候外天駕間梢令其孫扶之路傍大呼曰

皇帝忘梅梢乎

上大驚曰朕忘之矣即日厚加錫予以其孫尚公主云余聞諸江寧父老如此鄱湖之鏖也僞漢兵力甚盛我師小卻友諒推蓬四顧志得氣驕二女子捧銀盆具帨以進潔手未畢我郭英者發一矢中之貫睛及顱而死子理舁屍遁去遂大克捷乃知帝王有真信天命也英字子興先用其策兩以火攻僞漢有大功封郯國公謚宣武

滿江紅

我

聖祖居和陽時欲圖集慶遂與徐公達間行買舟以覘江南虛實至江口適値歲除呼舟人無肯應者有貧叟夫婦二人舟尤小欣然納之曰天晚矣明當早渡且進雞酒具黍情甚真厥明發舟老叟舉棹口中打號子曰聖天子六龍護駕大將軍八面威風

聖祖元旦得此吉語喜甚與中山躡足相慶登極後訪得之無子官其姪并其舟而朱之以故

迄今江中渡船皆謂之㴩江紅云

千里草

高皇帝初作孝陵於鍾山之陽因山多鹿禁人捕獵而設孝陵衛於山下特置牧馬千戶所蓋取義鹿馬欲其蕃息耳所既置矣尚虛典守之職他日因微行至陵所歸途遇雨偶於民家門屋下憩焉問其何姓曰董氏也

聖意遂註曰千里草馬所宜也即拜其人爲千

戶以典斯牧至今子孫世掌所印不得而易墻門每壞官府輒爲之脩云

彭友信

彭友信者攸人也歲貢至京一日

聖祖微行途中相値忽見虹霓

聖祖口占二句云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友信應聲曰玉皇昨夜鑾輿出萬里長空駕彩橋

上異之相約明日會於竹橋同早朝明日彭果往候久不至遂失朝已而宣入喜曰有學有行君子也以爲北平布政使

賢人心肝

南京國子監生常課之外別有進呈文字謂之進呈冊余初直以爲供

御覽耳後攷歷尚寶司事見一室中充棟皆進呈冊也詢諸同事者曰子不知其用乎昔

我

聖祖初造寶鈔屢不成將戮工匠匠俱乃妄奏云前代造鈔皆取賢人心肝用於內然後成耳

上將信之入以語於

高皇后馬氏欲於文臣內從事后即啓曰以妾觀之今秀才們所作文章即是賢人心肝用之足矣焉用殺

上悅即於本監取而用之鈔遂成因有進呈冊

示以為例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古戰場

南京國子監在覆舟山之陽晉宋以來古戰場也多鬼物人不敢行

聖祖既定都卽其地為太學以鎮之氣象宏大旣成下令敢有婦女入門者斬趾盖欲絕陰類耳

高皇后聞其壯麗欲觀之

上曰不可是不信也遂於雞鳴山東麓緣崖開道俾后自上望之今石磴猶存焉立法甚嚴敢有誹謗師長者梟首相傳皆云頭門檻下官一員日暴柱下官一員皆當時生埋者正義堂西三班第一卓第一位至今無人敢坐云昔有孝子因母病危欲面訣告歸不得遂自刳其肝而死於此六堂之後别搆光哲堂以處四夷子弟遊太學者凡八九千人會饌食鍋二皆徑可八九尺寛深稱鉅鑊焉或云後因墮一膳夫於內蒸死遂廢會饌砌浴覽池銅為之底引後湖水徑其中南出俾諸生澡雪又置水磨運機作麵以食諸生今河沉幾絕磨盤巋然尚存徒想當時秦淮水勢而已平南號房一帶卽昔之校尉

聖祖置校尉於此使檢察士類以故士風克一無敢有頗異之愆者立積分之法監生每考以朱墨為優劣滿七百圈而後選官出監速者十

餘年遠者二十餘年多有白首老死不得出監者朝出歷事暮復歸監與今之事體絕不相似矣

舊內

南京舊內在今應天府之左

高皇帝建大內宮殿既成遷居之舊內虛焉他日召中山王飲樂甚卽以是第賜之中山拜謝而出

上乃夜命工作匾刻舊內之門闕守厥明將往

蒞之未及行而中山辭表至矣

上悅今其前門所揭匾是也中山之純謹而機警如此

沈萬三秀

沈萬三秀者故集慶富家也貲鉅萬萬田產徧吳下余在白下聞之故老云今之會同館即秀故基也

太祖高皇帝嘗於月朔召秀以洪武錢一文與之曰煩汝為我生利只以一月為期初二日起至三十日止每日取一對合秀忻然拜命出而籌之始知其難矣蓋該錢五萬三千六百八十七萬零九百一十二文今按洪武錢每一百六十文重一斤則一萬六千文為一石以石計之亦該錢三萬三千五百五十四石四十三斤零沈雖富豈能遽辦此哉

聖祖緣是利息只以三分為率年月雖多不得過一

本一利著於律令者此也沈萬三秀不知其名蓋國初鉅富者謂之萬戶三秀者國初每縣分人為五等曰哥曰畸曰郎曰官曰秀哥最下秀最上洪武初家給戶由一紙以此為第而每等之中又各有等沈乃秀之三者也至今民俗尚有郎不郎秀不秀之諺云

寶誌公

寶誌公蕭梁時神僧也余嘗於雞鳴山谷中睹

其塑像臞高貌古筋骨皆露儼如生人非今之匠工所能為也詢於故老告余曰今之孝陵即誌公之瘞所也瘞傍原有八功德水泉脈甚美誠意伯奏改葬之乃見二大缸對合啓之端坐於內髮被體指繞腰矣瘞既遷而水亦隨徙

聖祖異焉勑建靈谷寺賜之庄田甚廣仍迎其像以歸建塔居之命太常歲祭行搢笏之禮焉

孫賁

孫蕡字仲衍號西庵五羊人爲翰林典籍無書不讀詩高古坐爲藍玉題畫誅臨刑口占曰鼉鼓三聲急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死後

太祖聞知此詩曰有如此好詩不覆奏何也併誅監斬者又訪駙馬不遇題壁云踏青駙馬未還家公主傳宣坐賜茶十二闌干春似海隔窗閒殺碧桃花

青蘿祠

宋潛溪太史乞歸時

御製詩二句餞之云白下開樽話別離知君此後迹應稀太史續之云臣身願作衡陽鴈一度秋風一度歸

上悅賜白金緡幣文綺曰與汝作百歲衣也自是歲一來朝後子燧被誅乃諱迹焉

上命使者取其鐵券太史無所慰勞但云吾用鐵券何爲使者歸奏之震怒賜誅因鍊刀於金華五日未成決懿文太子驚聞赴水

上馳詔赦之謫戍於蜀終焉夫　坐於青蘿山以太史衣冠配之山陰王琥題其祠云乞恩曾許下鑾坡魚水雲龍竟若何一代文章周禮樂百年盟誓漢山河秋風歸鴈衡陽少夜月啼鵑劍外多回首故園何處所蕭蕭遺像守青蘿

建文君

白下故老爲余談建文舊事云建文君人皆言其自焚非也實逃也蓋其初誕時以月晦日生

聖祖聞之不怡詔免稱賀髫年時

聖祖夜夢內庭左右楹柱有黑白二龍繞之而鬬左黑者勝明日偶見燕邸與皇太孫各抱一柱而嬉燕邸左焉

聖心固已疑之稍長因閱御馬出一對句試之曰風吹馬尾千條線太孫對曰雨濕羊毛一片

毡燕邸同日照龍鱗萬點金

聖心益異之蓋真氣驚人固非凡矣

聖祖已知天命乃封鎖一篋密召太孫諭之曰汝他日遇有大難垂死之際方許開視雖有小災不可開也壬午歲靖難師至乃開篋有僧衣帽一副度牒一紙剃刀一具而已遂夜削髮縱火焚宮從大隧中出而去有司以自焚奏此其順天知命見機保身不忍以土地殺人隱德可

嘉也至正統中雲南布政使司有老僧挈瓢杖錫從甬道入至堂南面而立曰吾即建文帝也今吾年八十彼已傳四朝事既定矣吾有首丘之懷故欲歸耳汝等可為奏聞因袖出一詩云淪落西南四十秋歸來白髮已蒙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藩臣因奏送至京舊人皆物故無能辨其真偽有一老宦者曰吾能驗之請出左足視焉持其黶悲慟蓋當時宮中侍浴見足底有黑子可識也

朝廷亦善處之獲考終焉

星犯紫微

天心所眷默定於冥冥之中去留之機雖聖人不能測識而挽回按聖政記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庚申夜有星大如鷄子尾末有光自天廚入

紫微垣後有二小星隨之至積氣中沒

上以天象示變占此方當有警勑晉燕代遼寧趙六王曰驗之歷代天象若此者邊戍不寧往往必驗今天象與此正同不可不慎也其應雖非今歲然二三歲間灼有寇邊者宜令軍馬東西布列各守其地胡人南牧馬勢必盛自非機智深密晝夜熟筭孰能制之吾老矣難於籌邊爾等受封朔土藩屏朝廷若不深思倘有失悞

非惟詒朕之憂亦爾等安危之所係也噫
聖祖之變勤惕勵者至矣豈知天命有在變不
虛生玄象之應不在千里之外而在几席之下
乎使覆甑翁尚在必能知之然亦非人所能為也

聽經樓

我
成祖文皇帝既靖難卽思所以導民於善乃於
都城凡四達之衢必建一聽經樓每夜妙選高

僧於上諷講經義俾臣民咸席地而靜聽之既
遷都百餘年後舊制盡失尚存其一於北門橋
與十廟相近嘉靖初僧復新之雖翛然臨市然
知者鮮也蓋我
太祖高皇帝天縱之資博通三教作養人材儒
風既盛禪學並興當時若姚廣孝訴笑隱泐季
潭琦楚石諸僧皆高才博學與宋景濂沈士榮
諸學士往復論難各明其道而
成祖繼之表章六經尊信朱子法嚴機新豪傑
輩出雖異教之徒亦皆砥礪振作以自見無有
蠢然游食以厲民者
聖母仁孝文皇后武寧王之女也精通內典在
燕邸時嘗夢白衣大士授以經一卷謂之曰汝
他日當正位中宮誦此可以禦難夢中誦之一
遍覺而書之凡數千言不遺一字遂命之曰觀
音夢感經自製序文宣入大藏余嘗得而伏讀

之潔淨精微深入三昧不滅圓覺諸經信非神
聖不能為也後
聖母端坐而逝
獻陵嘗有御製記之云

碧峯

余昔於京師大興隆寺觀少師影堂卽姚廣孝
祠室也原相一軸人物魁梧雄偉信豪傑哉聞
諸其徒之老曰廣孝故元臣也元末削髮為僧

於蘇之承天寺其兄碧峯長老戒行甚高洪武中徵天下高僧以輔諸王廣孝有用世之志將應詔碧峯苦勸止之不從既而佐
成祖靖難遷都北京碧峯思之往訪焉既見厲聲訶責廣孝事之甚恭謹或有以其語聞於
上者怒欲罪之以廣孝在未發乃
勅廣孝公差於外始
御鞫之具以實對無懼容

碧里雜存

上曰汝號碧峯必有不爛者曰然命以甑蒸之經一日夕無傷也乃下之獄逾年而廣孝始還服日從容以請
上曰朕固忘之即命宣入至午門跏趺於地不肯入曰業緣盡矣又奚見爲雙玉筋自鼻中出長尺餘遂化去即命龕置禮塟西山仍命舉朝送殯後廣孝官至少師命之蓄髮還俗不從如其志卒與碧峯合塟西山云余又見上海士人談園謂余曰碧峯北行時戒其徒曰明年某月某日吾有大難汝等當於佛前圍坐各持楊枝水洒地誦大悲咒三日夜則可免矣慎無忘也其徒如戒果應蒸時云蓋在國初多有異人如周顛仙之類信非妄也廣孝配享廟庭聞近年已斥去之矣

石刻先兆

先師陽明公既平宸濠乃正德庚辰正月親書鐫于廬山石壁其詞曰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寧藩宸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復南昌宸濠還救大戰鄱陽湖丁巳宸濠擒餘黨悉定當是時
天子聞變赫怒親統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歸於赫
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神器有歸

碧里雜存

詎敢竊窺密式昭
皇靈天下已定嘉靖我邦國凡百二十餘字越
明年辛巳
武宗晏駕
今上皇帝入繼大統又明年改元嘉靖先師石
刻實先兆爲長發其祥出於無心此何異漢之
公孫病已實天保之所在也

連子弩

高皇帝削平群雄兵精器利有所謂襄陽砲者
止攻姑蘇一用餘不復事其製以木爲架圓石
爲砲重百餘斤發機用數十人激而上之入土
七尺又有連子弩者最爲利器天下既定即收
蔵之不以、[illegible]巳卯歲
敎皇帝幸南[illegible]內庫搜査方詔如式製造
而權臣江彬者夜已私造[illegible]千張矣不軌之志
何如哉遂亦傳於民間余嘗於江都見之其製
弩面有匣隨弦上下中蔵十矢匣上有鐵挽手
挽匣使卻則弦隨之內墮一矢於弩面及機則
弦發而矢往復挽如前相繼連發盡十矢在剎
那間全不用力又不費工夫比之凡弩有十倍
之易也或曰諸葛武侯所遺云

本朝超越前代

程伊川謂宋家超越前代者五事余謂我
朝超越前代者畧言七事而一統之盛尤自古

之所無也是故漢呂臨朝唐武易姓趙宋雖多
賢后猶有垂簾之失國家歷
九朝椒房不預政事內廷甚正一也夷狄之患
自漢以來和親致幣不知紀極
國家廓清驅逐之後遂絕其源大限甚明二也
人君即位謂之元年無兩元之理其弊自漢文
帝始後代多因之至一君有十數元者無謂之
甚我朝　列聖相承只以一元紀世老成正大

無誇侈變更之心三也黨錮之禍漢以之亡牛
李洛蜀何代無之
國朝百八十年多士一心無復朋黨四也古者
名不偏諱臨文不諱惟致謹於君上之前耳後
世忌避太甚極爲可惡名晉肅而不舉進士姓
石昂而改呼右昂片言隻字無心獲罪者不可
勝舉我朝惟進
御名避外一切皆畧之士風稍古五也前代殺

人無忌雖平居盃酒之間動以人命爲戲如王
愷飲客日殺美人除知誥鴆弟貽禍伶者其他
快巳欲復私讐雖當盛世漫無法度
我
聖祖在御先出五刑酷法後申大誥三編明著
律令使之趨避故雖位極人臣無敢專擅殺戮
太平全盛人有所恃而無恐六也前代皆有官
妓雖張禹大儒後堂女樂而謝安之風流杜牧

之狂縱猶以爲美談至於有宋士習稍還而
此風不變我
朝一革遂盡始無寄假之醜七也

金大節

金大節者吾邑澉浦鎮人也洪武初爲鄉老人
國初重老人之選必推年高有行者爲之天下
官員三年朝
覲則老人亦與焉大節之往覲也侵晩出門行

里許欲登厠有鬼自厠中出指大節曰此人好
一箇金肚皮忽不見大節甚憂怖曰此行必腰
斬矣旣入朝
上問曰今天下盜賊平否耆民無敢答者獨大
節抗聲曰捕獲已盡惟恐復生
上異之卽擢爲知府果腰金云其居與余家隣
比余兒時尚及見其孫名基者基死遂絕

賈蠻戶

賈萬戶者名銘字文鼎元時海寧富家也儒業行藏悉載伊譜不能備錄劉伯温先生未遇主時漫游海上嘗止於其家亦有意于銘也久之知其無成遂不言但爲之擇一牛眠地于尖山之麓興工之日文畢名士若山陰胡隆成崇德鮑恂等皆在座忽大風起吹金箔一片止其梁上伯温曰汝家世世金帶與國同休後

高皇帝龍興銘之子以汗馬功一于河南一於

臨山衛各爲指揮子孫世襲迄今焉銘後壽至百有六歲書寢夢更緋 公策雄騎西往遇一女子乘金碧輿侍從甚都出輿拜曰妾自月宮來送彭祖殯前之新塚即彭墓也公宜就觀之言畢而游門外適報青田劉先生題壽山福海圖寄公爲壽其詞曰吾聞軒轅之國乃在大海之中央其不壽者八百歲壽者乃與天地同久長樓臺縹緲造雲漢赤日繞戶扶桑承玉泉之水清以香瑤草之味如瓊漿洪厓有時來環珮聲琅琅鳳鳥自歌鸞鳥自語青蜺連蜷白雲舞淋漓豹髓浮縹觴璀錯金盤薦鱗脯耳聞楚水泣皇英眼見商郊荎彭祖琪花生樹宵有光東風入律春茫茫春茫茫樂無極青鸞夜夜月中來廣寒嫦娥寄消息銘覽畢月夢與詩符吾將已矣越三日而卒

姥其

姥其者海寧衛前所軍士也景泰初鄧茂七者反于台州姥其實從征焉戰敗被傷而逃自匿於積屍之下夜半見燈火熒煌訶道而至乃一神官也據簿點名驗屍至姥其曰此人乃校閘之數豈應死此遂去天明逃回固無恙恒以告人後十餘年運糧至淮安校閘墮水死焉本所千兵閻爾松告余者姥其緯忘其名

牛舞

李西涯程篁墩二公在
英廟朝俱以神童薦時程九歲李七齡耳
上面試之先出鶴鳴二字程對以龍躍李對云
牛舞
上命中使問曰牛如何會舞對曰堯舜在上百
獸率舞牛何獨不舞
上大異之出對曰螃蟹渾身甲胄程對曰鳳凰
遍體文章李對曰蜘蛛滿腹經綸

上曰此兒宰相器也又出對云鵬翅高飛壓風
雲于萬里程對曰鰲頭獨佔依日月于九霄李
對云龍顔端拱位天地之兩間
皇情大悅即皆廩于翰林後李以天順甲申二
甲第一程以成化丙戌一甲第二程竟為典試
所累而李功名壽考終焉

南岳碑

南岳岣嶁山碑神禹治水告成之文也昌黎集
中有千搜萬索之嘆則其湮沒久矣且岐陽石
鼓退之尚以羲娥之遺為孔子憾況此虞夏之
書乎嘉靖丁酉余于白下新泉書院睹焉蓋甘
泉宗伯刻之貞石譯以楷書然後可識凡七十
七字始以承帝曰嗟終于鼠舞欲奔末有隸書
帝禹刻三字想秦漢間人所增刻者亦佳甚蓋
山崩得于碧雲峯下泯滅數千載一旦出我大
明之世固為是碑喜而重為尼父憾云

承發房

余嘗於禮部承發房見壁間一詩不知何人作
亦無題辞味之必蜀人有辦事者寄予之詩也
雖雜之少陵集中亦不能辯人品其可以貪格
論哉錄其詩曰骨骼今年異衣裳昔日殊詔書
須努力寫字莫胡塗白水搬三峽青山出兩都
吾衰竟何以賴爾得相須

周溥

爲程周溥者庠生也成化初人有姊被選入宮嘗有詩寄溥云一自承恩入帝畿難將寸草答春暉朝隨步輦趨丹扆夕侍鑾輿入紫闈銀燭焼殘空有夢玉釵敲斷竟無歸年來望汝登雲路同補山龍上袞衣溥後以貢仕至別駕

朱靜庵

自漢以下女子能詩文者若唐山夫人曹大家立言垂訓詞古學正不可尚已蔡文姬李易安

失節可議薛濤倚門之流又無足言朱淑貞者傷於悲怨亦非良婦竇滔之妻亦篤於情者耳此外不多見矣我朝成化弘治間海寧朱靜庵者周汝航妻博學高才福德兼備壽考令終遺文番後才識純正詞氣和平筆力雄健眞閨門之懿範女德之文儒也所作甚富不能悉錄聊紀數首以見之游仙詞曰洞天春暖碧桃芳瑤草金芝滿路香吹徹玉笙天似水笑騎黃隺過扶桑秋日見蝶云江空木落鴈聲悲霜染丹楓百草萎胡蝶不知身是夢又隨秋色上寒枝長信秋詞云長信深沉天路遙玉階露濕宮袍不辭團扇輕拋擲雙燕猶驚別舊巢明妃云玉容憔悴向胡天憔爲黃金誤少年堪笑君王重聲色丹青不畫夢中賢虞姬云力盡重瞳霸氣消楚歌聲斷處難招貞魂化作原頭草不逐東風入漢郊金陵懷古云石城風起浪聲齊六代興亡動

客思吳苑落花啼杜宇宋臺荒草走狐狸殘香猶染胭脂井遺恨空傳碧月詞誰道鍾山佳氣歇眞龍又見起鍾離題虞美人云楚漢不兩立苦戰民力疲君王豈反悔腹心生嫌疑亞父已謝病龍且仍喪師威望日已挫壯士日叛離鴻溝定界分收兵歛旌旗釋彼妻與父恩義何恐欺幡然背盟約匹夫猶不爲陰謀迷失道天亡復何辭空歌拔山力羞世功業衰美人起長歎向

劒揹蛾眉寧甘刎頸死肯事忘親兒芳魂逐君夫雖兮竟何之烈烈貞婦心千古名不泯讀霍光傳云武帝果明斷付托眞得人偉哉霍子孟功與伊周倫曾孫踐天位相業益忠勤精誠貫金石大義驚鬼神牝晨失剛斷子禍成殺身赤族一何憯孝宣胡不仁元勲覆宗祀何以懷人臣申韓不足法王道誰爲陳乃知元始後舉國皆頌新

周雲宗

周雲宗者成化弘治間人也有神力能隔墻擲馬又獲神劒可以屈伸仗之作耗於太湖中官兵捕之不能得一日束身歸罪曰吾今自詣毋苦斯民爲也遂三木下獄一夕視之去矣惟枷杻存焉後竟不復見嘗入山遇龍龍蜿蜒遂入石壁雲宗執其尾以劒截斷之霹靂隨下復急走獲免余嘗讀博物志有𥂕丘訢者以勇聞於天下過神淵飲馬其僕諫之不聽飲之馬果沉訢拔劒而入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覲其雲宗可信也

擾龍

按左傳龍見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蟲莫智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智信乎對曰人實不智非龍實智昔有飂叔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

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既衰其後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后饗之既而使求之而迁於晉縣范氏其後也夫物有其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蔡墨之言如此則上古之

時人能馴龍可知故游於宮沼而豢流於庭至戰國時尚有傳屠龍之技者後世德薄術踈龍不相接反疑古人之虛誕淺之乎其見哉嘗觀吾邑有陳山龍湫之碑宋紹熙元年大旱知縣李直養走龍湫祠之俄有蜿蜒舉體金色見神座上直養迎揖即循左臂而上巾幞因置奩中以歸出四龍于如衆闔境驚異閱三日大雨沾洽乃真蜿蜒弃子于石頂之俱無所見詔進龍君爲廣惠淵靈侯龍復見於殿自空而下其大如柱光彩奪目觀者震悸其答如響也我

太祖高皇帝初起義兵禱于神祠有龍見神座上即以帽收之後征友諒龍挾御舟西上 上親爲文記之則龍不難致惟德斯應蓋昭昭矣

姓氏

伊川先生嘗言姓氏有極蕃衍者有極少者此不可曉愚謂此物理也觀之草木可見五穀五木之類天下萬世相同其餘各自土之所宜乃至瓊花只一本遂至於絕姓氏多寡推此可見余嘗註千家姓其間異姓極多余於傳記偶有所得即錄其人以實之然千家姓所不載者亦多矣如追喜娶豹裂儒梓愼杞梁犬華仲上之登哀駘佗皆春秋人尋穆涅浩輸燓破石親肥公玉帶鄗屠洛皆漢人地萬去居序挺肉念僧疆可敬容比羅通皆東晉南北朝人吐萬緒胥人龍忠靜壽孫唐人衷愉刺羽五代人斗盍哈珊志能月彥明皆元人使儀色容倪賓底蘊鐃賜撒祥冰融陝茂浙興順境華從時皆本朝進士若此皆不載者也而姓名俱稪者美門子高鬬穀於菟落姑重異安國少季宗正珍孫關門慶忌公上不害沮渠蒙遜耶沛棹尾公戶滿意游水發根何龍廷實青陽夢炎答祿與權皆四字者也

鄧杞

鄧杞字貞甫温州府學司教也余憶丙子歲計偕北上會同年葉成規出其所為詩一卷皆豪邁奇古止憶其一絶云三入都門尚舊官新豐客子布袍寒當時只爲高堂計寧得高堂幾日懽今三十年矣且彼之親祿養但不久耳而余之高堂竟不獲沾迄成終天之痛於乎尚忍言哉

天體

渾天之説古今皆以爲日入地下西没東生余嘗閲西方之書有曰地種之上有百億須彌山各有大海環之今此中國乃一須彌間地耳一須彌居一海中分四洲焉其南謂之贍部洲阿耨山主之即崑崙山也中國乃贍部東南一彈丸耳日月五星皆繞須彌之腹而一周焉非實有晝夜也光之所及則明山之所障則暗北洲之日午爲南洲之三東東西亦然故四方無定位十二時無定辰皆自人所見而名之其言如此固荒唐宏濶世所無稽然今人謂日入地中亦豈有所稽乎余嘗疑於是及觀浚川王先生雅述言北極在天之中中國在天之南日月周行其光有限故光到處則爲晝不到處則爲夜常常在天非入地下以南而推三方皆然矣日之正午沓無定端各從得明得暗之中以爲午

位古有周髀之法言天如覆蓋日月繞蓋緣而行惜乎其法不傳矣列子以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亦非大觀之見日月星辰恒在天也人遠不及見如入地耳論衡曰日不入地譬人把火夜行平地去人十里火光藏矣非滅也此語甚眞崑崙山地中極高之處故山南之水皆入南海三方皆然中國當崑崙之東故江淮河漢皆入東海乃云不滿是知其委而不[illegible]其源也邵

了以天地自相依附夫天乘氣機自能運立非藉乎地地在天內豈能繫屬乎天惟釋氏謂風輪能持水輪水輪能持大地此論勝於邵子但言風而不及天爲未盡耳天之轉動氣機爲之也虛空即氣氣即機浚川此論殊爲精到眞有先儒所未及者然天無體太空而已其轉動者性也動則自然生風自然成形皆不得已然耳謂天乘氣機恐亦未盡大抵如渾天之儀則天形當如紡車如周髀之法則天形當如磨子二說未知孰是

形氣

康節先生嘗有天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之說程子歎之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愚謂康節之言引而未竟故先儒皆不得其意以爲天內只有一地故疑天無窮而地有限誤矣今敢加一轉語云惟氣也無涯故有涯之形亦相與無涯則盡之矣蓋地外有水水外有地地外又水水外又地氣蒸成水水聚成土土載於水水浮於氣所謂天一生水是也故氣無盡地亦無盡有涯云者自四海之內一地言之耳而四海之外人力不能通者其地可勝言哉漢儒之言曰中國謂之赤縣神州中國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謂之九州則有裨海環之裨海之外復有大瀛海環之淮南子曰九州之外有八寅八寅之外有八紘是皆推測之論實有其理但無其名耳惟佛氏比之微塵數世界海斯則善形容無窮之意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之而不論存之者默識也不論者不容言也晉紀瞻亦曰其理極盡無復外形得之矣四方如此上下亦然惟象山先生反而求之心之無際而始盡其理此又至妙至約超越千古之談也

黃田碑

春秋書吳子使札來聘胡氏傳曰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之爲也故因其來而貶之以示法焉愚意如胡氏之說則聖人之刻核亦甚矣雖張湯之筆何以過之且札在春秋一孤鳳耳聖人獨不能爲賢者諱吾恐天下無全人而聖人求備之意乃更深乎札之墓今在江陰黃田山下仲尼爲題其碑曰於乎有吳延

陵季子之墓十字見存大澗徑尺但剝落殊甚嘉靖初丹陽縣尹某模勒新碑立於陳火陽祠前聖筆大書豈易得哉去之二千年矣遺墨燦然優崇於墓道而深貶於春秋吾恐聖人不如是二三其德也

馬肝

漢景帝時有黃生者與轅固爭論於帝前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人臣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

原缺第三十七葉

對曰陛下愛毛羽而賤骨肉帝不悅可見朝時尚席地坐也椰于厚有斬曲几文則疑唐時尚然今世已不知几爲何物矣古人既危坐于地則列食於前艱於俯取故爲籩豆便其高耳每種必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始爲飲食之人此皆古製以施於今則泥矣宜我

聖祖於宗廟革去籩豆而用盤楪也

刀圭

撰晦翁感興詩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然學者皆不知刀圭之義但知其爲妙藥之名耳嘉靖十四年八月晦日忽悟刀圭二字甚通快不知古人亦嘗評及此否前在京師買得古錯刀三枚京師人謂之長錢云是部中失火煨燼中所得者其錢形正似今之剃刀其上一◎正似圭璧之形中一孔即貫索之處蓋服食家舉刀取藥僅滿其上之圭故謂之刀圭言其少耳

刀即錢之別名布也泉也錯也刀也皆錢之類也但無年號欵識殆漢物乎

沈趙夢徵

趙文憲者廣西舉子也嘗司教于常之靖江與江陰舉子沈天麟交嘉靖戊子秋趙夢巳中式居第九沈中第十二晨馳報焉沈北行舟中夢巳果中榜矣送一繖帳至家大書一利字於上覺以語趙二人惟相慶也既而巳丑會試趙以

初九日失格被斥沈以十二日失格被斥蓋二場論題出人臣懷仁義以事君誤寫作懷利以事君也且在隔歲之前而所斥之日所命之題鬼神巳先知之茲非定數矣乎

飛越峯

洪武四年平蜀明昇銜壁山降因獻馬通體白色首高八尺長丈餘春月游牝於養龍坑得之乃龍駒也不可控馭詔祀馬祖然後用之囊沙四百斤壓而乘於苑中久漸馴習將行夕月之禮於清涼山乘之如躡雲一塵弗驚賜名飛越峯繪形藏焉學士宋濂爲之贊余因思嘉靖初年吾鄉海濱地名宋亭民朱蘭家牝馬夜産駒家人驚見滿廐有光起視正見駒目開合如炬以爲恠也急擊斃焉厥明視之遍體毛皆成鱗甲之形葢日牧於海上沙塲信龍種也物之幸不幸有如此

板兒

四方風俗皆本於京師自古然矣故有廣眉高髻之謡吾鄉自國初至弘治以來皆行好錢每白金一分准銅錢七枚無以異也但揀擇太甚以青色者爲上正德丁丑余始遊京師初至見交易者皆稱錢爲板兒恠而問焉則所使者皆低惡之錢以二折一但取如數而不視善否人皆以爲良便也既而南還則吾鄉皆行板兒矣

好錢遂閣不行不知何以神速如此既數年復見復行揀擇忘其加倍之由而仍責加數自是錢賈而錢賤其機亦始於京師二十年前吾鄉婦女皆窄衣尖髻余始至京見皆曳長衣鬅大袖髻卑而平頂甚訝其製之異也還鄉又皆然矣余素不識蝗嘉靖八年於京師慶壽寺見一宦者晨至手持一蟲云不知何名近日生於宮中甚多余觀之殆類吾鄉所謂蚱蜢者但稍大耳

比南還而淮南北皆蝗矣舟爲所阻至不可行南至家而吳浙皆蝗矣江南有蝗太之前聞實昉於此氣之感召捷於影響有如是夫

論斛

齊民要術後魏時書其言一石註云當今二斗七升此不可曉然考魏時長安董謐云百升飛上天是以百升爲一斛則魏所謂斛正今所謂石也魏所謂石今時無此制[illegible]今官斛五斗爲一斛蓋取其輕而易舉耳實當古斛之半也今米一石重百二十斤正合四鈞爲石之説

論里

今以兩足平移一十二步准是五弓蓋一步准二尺五寸也六尺爲一弓五六則三丈也凡八百六十四步是爲三百六十弓是爲二百一十六丈是爲一里

論畝

畝法古今不同漢書鹽鐵議曰古以百步爲畝漢高帝以二百四十步爲畝今時俗語云横十五豎十六一畝田穩穩足蓋以十五乘十六正是二百四十若古之百步以今弓准之則其一畝當今四分强耳故后稷爲田一畝三畎廣尺深尺是横過一弓直長一百弓也古之一夫百畝當今四十一畝耳播種之迺一畝二畝通計百畝二十丈闊六十丈長耳傳言顏子有田百

畝信乎其貧哉

論尺

按家語孔子云布手知尺布指知寸舒肱知尋蓋用手拇指與中指一叉相距謂之一尺兩臂引長剛得八尺謂之一尋中指中節上一紋謂之一寸蓋中指有二横紋准上一紋也后世營造尺始准下紋但不知始於何時宋儒以爲本於仁宗中指中節恐未必然若以古准今每尺當今七寸七分耳今以拇指與中指自臂腕一叉盡處謂之尺脉此亦可驗然程子又言古尺僅當今五寸五分弱則文王十尺當今五尺五寸六尺之孤當今三尺三寸梢七寸當今三寸八分强而已不知其異於家語者何也然文王五尺五寸可謂短矣恐還准作七尺七寸者爲是

白沙詩識

白沙陳公甫先生嘗成化弘治間以道鳴於廣中爲嶺南夫子時李士實憲廣東常從先生講游玉臺之下他日先生與世卿閒談兼柬若虛二律存於詩集蓋自先生歿後以至正德己卯之變約三十年而士實從逆詩詞規諷宛然若合符節殆至誠前知耶抑偶合也其詩曰風光隨處可憐生共把閒愁向酒傾今日花非前日看少年人到老年更秦傾武穆憑張俊蜀取劉璋病孔明萬古此冤誰洗得老夫無計挽滄溟禮

樂猶存兩生至今聞者尚心傾乾坤已正高皇統作制還思霸業更事機每向忙來錯山色偏於雨後明枕畔白雲閒一片直從南斗跨東溟

星異

熒惑者七政之一非彗孛比也然星家多忌之若宋景公時守心姚興時出東井唐德宗時守歲苻秦時宋理宗朝皆犯南斗則中國往往有事昨甲辰四月熒惑初見於箕斗之間說者謂

揚州之境有災既而大江以南麥果無收吳蚕盡死六月一日正入斗中迫半月始出斗口漸稍遠矣七月初復入斗中數夕乃下而出直至九月始遠凡百五十餘日而兩犯焉于時大旱米價昂貴民不堪命從前所無苗皆蟹死民大失望茂多力勤人事愈盡者被災愈甚顆粒全無此又自古所無之變也犯斗之效蓋彰彰矣

人異

譚紫霄化書有曰至淫之極男化爲女至暴之極人化爲虎愚按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爲丈夫漢獻帝七年越嶲有男化爲女宋文帝元嘉二年燕有女化爲男宋徽宗時女子生鬚男子懷孕皆人異也弘治初吾浙蕭山縣有陳三者嘗爲耆民人呼爲陳三老人一夕化虎惟一脚不變入山爲害人有遇之者呼三老官拜而懇之即捨去正德間蘇州吳縣有男子孔方者一日忽聞空中呼其名遂懷孕而生人時高安朱侍御寶昌巡按蘇松以災異聞大意以爲男子生人古嘗有之然未有出於穀道之內者實大變也嘉靖初余姻家陳古涯瀧知福之漳浦縣境內有衛氏者妯娌三人皆不孝甚一日雷震一聲化爲牛羊犬三物惟頭面不變雷神立於空中觀視良久而後隱三物見人不能言惟垂淚陳乃圖形刻板詳述其事散於四方後

陳解職歸年餘縣中人有來謁者曰三物已死其二尚存其一云

陳世章

陳世章者以易經補邑庠子弟員嗜酒尚氣人皆以狂目之然性直而質敏余獨與之善也生子曰乾今亦庠生嘉靖乙酉世章醉死四年矣吾友蔡時信者處其堂兄茂才之館時乾亦從游他日將信與諸生扶鸞召仙[illegible]乃朱晦翁

原缺第四十八葉

也衆皆驚愕羅拜賞以易經所疑十餘條一一
剖析詳明益信無疑也已而忽書曰時信汝以
色病氏以酒亡衆方疑駭又書曰陳乾兒過來
衆矣始悟其爲此寺也余因問陰世所謂地獄
者有諸曰有然則公何以在此曰我無罪者不
往也又問輪迴有諸曰有然則公當何如曰三
年後在光澤徐知縣家范氏爲男鸞旣退諸生
乃紀其言於壁次日乾出其所遺指書昨所剖

析皆其存日親筆題意也後三年吾邑有徐豐
厓先達以遂州學正遷光澤令歸而移居無子
夙將有矣夜夢有遠客至門徐亟出迎乃一冠帶
者曰吾陳姓聞公新居故來耳覺而異焉遲明
子生彌月以夢語人偶隊氏諸彥昔之召仙者
聞焉曰噫微矣爲言其詳及所同見者厓未信
以問於余余曰不謬壁記尚存可質也厓嘆曰
有是哉蓋召仙時徐尚爲學正因名其子曰應

問之答曰年十七時夜與本房老僕忿爭毆之
死焉房後地曠而風烈吾師急聚薪焚之天明
無知者十年後足外臁發毒成瘡瘡口似唇而
有舌無齒能言曰我即僕也我今安在且索酒
食但開口言時必大痛垂絕口閉復甦飲之以
酒則四周皆紅啖以脂膏亦能消爍食畢則閉
疼乃稍可但流濃血不止每日一度或二度其
發無常極受苦楚貝毋亦不能療如是者一年

忽七日不言以爲將瘥矣有兄在牛首寺爲僧
行往訪之在寺幾半月忽復言痛絕尤甚曰我
纔出數日汝即避我使我尋之苦也雖然究亦
解矣汝明日下山遇一樵者可拜求治之明日
果遇樵者懇焉樵者厲聲怒曰業畜敢言我也
去半夜瘡汝忽不見恍然間覩夜夢金甲神人
胄掛赤心忠良四字謂曰藥在案上可煎湯服
之以左手持藥查出水西門外第二十家門首

有婦人潑水者卽乗于道而返覺起視案有物
如亂髮而無端遂如戒果見婦人秉之歸瘖遂
愈自後屢採本婦竟亦無他不知此何故也陸
時自出其足尚有微痕可驗云

朱府君墓銘

按五代史紀吳越國王錢鏐歐陽公得其封落
星石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始知其嘗改元餘
皆閉而不見余家舊藏武原志內載土中所得

朱府君墓銘則知尚有寶大二年在甲申乙酉
歲又自稱爲義忠國惜歐公不及見耳作者謝
諤卽其所言可考見當時吳越尊王效順之意
使歐公而見必當以備列傳無疑今錄其畧於
此府君諱行先字藴之吳郡人也猿臂燕頷完
備將才始隸職于建寧高公所在征討有功雾
守用爲心膂自渤海公厭世高禮亂行君奮臂
一呼率衆歸國時天下都元帥吳越國王親統

全師撫寧郡縣君遂以功累封協力勤上佐正
匡國功臣加右僕射靜海鎮遏使君在鎮鉏耰
荆棘板築城壘親載耒耜遍植桑麻以備祇奉
供承南北十五年內外無閒言以寶大元年四
月得疾終于鎮殿下遣中使三賜湯藥賻贈甚
厚進明州郡侯太傅世墓在烏程縣不克歸瘗
以其年歲次甲申厝于開元府海鹽縣德政鄉
澉墅村之原有子八人元晟節度使正散將元

杲節度正散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
兼監察御史元昇節度下將皆有父風鶚輿府
君幸同王事不敢飾詞銘曰挺生英特邈爾奇
形素藴韜畧能精武經戈鋋异衆氛祲廓清從
兹勇冠大振威聲盛績既彰威名遂振靜守謙
敬動知逆順惟此賢王賞其忠信不有殊功那
遷劇鎮隣吳忘佐越功全一人注意白碑大惟賢
方期剖竹宜分重權孰謂梁木俄隨逝川生作

功臣沒留遺策眷彼令嗣恭承帝澤丹旐斯引
玄宮已闢萬載千秋芳塵永隔覩鶚之文既佳
而又能知大義所言恭承南北者南指吳越北
指宋也謹用識之使忠義之士白于後世

碧里襍存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董穀撰穀有續澉浦志已著錄是書襍記見聞
多齊東之語如謂明太祖作鈔用賢人心肝馬皇
后鑿雞鳴山石磴望太學成祖龍蒸僧碧峰皆不
近事理其以鄒衍爲漢儒亦殊踈舛甚至以禮部
壁上所見讀書須努力寫字莫糊塗之句爲襍之
少陵集中亦不可辨尤不可解也

莘野纂聞一卷

〔明〕伍餘福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莘野纂聞一卷》提要

明　吳郡伍餘福君求述

終南勇士

近有二賈過山東者路迷東西誤入終南山中猿啼虎嘯令人驚悸二賈自意其必死也望烟炊而進焉得草廬有老嫗訶之曰爾何來耶吾兒勇且武遇之則死宜速去二賈求哀老嫗不得已而止之俄有勇士以鐵杖肩二物前一虎後一鹿矯矯而歸入其室老嫗語之曰適有二賈吾援焉以候請見之二賈爲通其姓氏且告以失道艱辛之狀勇士憐之遂出酒肉以爲餉了無害意翌日二賈告行勇士送之及半途而返且告之曰勿語吾姓名恐見知也

木介

正德己巳冬十二月吳中大雪凍死者塞途自胥門河以及震澤水不流澌或有事輒涉冰以行偶從來者問湖海冰山之狀或告曰尚有木介焉曰何以言之曰瀕海有樹其水激而飛集樹皆冰也是之謂木介識者以爲兵兆云

安化伏誅

安化王寘鐇據甯夏潛圖不軌與逆瑾交通誓書約為內應而甯夏都指揮何錦輩又從而附之假偽符以號召諸路官軍具有形迹俄有詔率兵討之擒瑾輩幷檻車寘鐇械遞京師得其狀初不出於寘鐇而瑾實先之則瑾其首誅耳瑾以中貴得幸權傾中外大肆誅殺以矜華類觀者側目皇上赫然斯怒密用廷臣計遂籍其家得玉琴獅蠻帶及金寶奇物無慮億萬以正德庚午八月賜寘鐇死仍加瑾以極刑其門下士若張文冕等

悉就顯戮

蘭溪節婦

鍾氏者浙之上虞人也年甫笄而歸蘭溪孫景雲景雲以進士令玉山病革且死孫氏環室而號之幾絕復甦曰吾終以身殉可也絕粒者數日其姑慰之不能釋家人卜以九月二十日發喪孫氏知之遂點檢殉葬儀衛自座靈外更設一座以自待忽語其姑曰若無伯叔則當奉舅姑今伯叔俱在妾無慮矣語畢而其姑在醉中懵如也翌旦往叩之則就縊矣年止二十有五眾皆流涕部使者為之奏聞得建祠致祭焉

蔣燾靈

吾友蔣燾少負才以文章知名乙卯科試南都不利輒死先是燾夢入元冥作賦有清虛玉府之句蓋凶兆也死後降靈于其家其母徐氏進之則應聲曰吾不死若拈弄吾典籍若舉慟皆令吾悲一日又曰吾得從先君遊甚有賴徐氏又將追逐之而燾蔑如也年止十七所著有東壁遺稾其文皆豔語雖老儒不能及

葉湘屍

洞庭賈者葉湘挾千金以市布買一舟行至澱山湖日就暝舟人利其有也酌以酒且給之曰前此則近賊巢不若是地艤舟之為安也湘然之方就枕而操戈者突至湘授首遂沈其屍於湖中而人不知也家人以湘未歸諏諸卜者得凶兆尋卽其所往而求之見有蕩槳者悠悠然出蘆葦中從而問曰若見湖中莩乎則曰有之指示而得蓋湘魄也第不知謀自何人置不問已而京口有操舟者倉皇失措且自誣以神語有司擒之勒其實卽殺湘者也移檄檢之果然卒抵罪予友閻起山為

作傳以著其事

李貞伯諫草

李應禎先生當憲廟時以中書舍人供奉內閣有詔命繕寫佛經禎辭以不可其奏略曰臣聞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未聞有所謂佛經者也憲廟可其奏遂寢至今諫草猶存余嘗從陳氏得觀之說者謂其鯁直有古內史之風焉

張淮牡丹百詠

張淮先生善吟咏晩而孤貧就館琴川錢氏時牡丹盛開錢戲之曰一夕而百咏成中峰例也先生能倣而和之否乎淮操筆賦之及成則漏下五鼓矣主人嘆賞以爲牡丹未有賦百篇一韻者而先生獨能之亦一奇也從是詩名益振會金肅公子以詩挍戰淮應口而酬之肅遁去其詩在今有板行者

徐武功神術

武功伯徐珵雅奉摩利諸天法當英廟初或中以飛語英廟特加嚴刑以斃之珵不能堪遂借水以試其術俄而雷電交作震殿一角上以其冤而天監之也遂赦之

不知墮其術中矣

黃白米歌

戴章甫冠予表兄也嘗作黃白米二歌示予予詢其故則曰吾不堪時事之多舛也是時中貴李廣當國求倖者或以黃金或以白金賄賂行而公道微故作此語耳

成器哭劉球

劉球學士以避難隱居姚江幾數年從學者日衆而名始聞當塗以其異黨也廉得之竟寘於法有成器先生者姚之名儒也特憫其忠爲作文以祭之登靈緒山望空而哭者三祭畢輒書祭文數通分呈藩臬跡其所爲若謝翶王炎午之於文信國皆非有爲而爲之者后數年而球之子僉事釪以提學至造其廬而拜之執子弟禮甚謹至今山上有祭忠臺在焉

陳韓二貴相

吾蘇陳僖敏公鎰韓都御史雍竝爲郡庠弟子未第時會郡守進香城隍廟二公職當分贊先期而至有丐者私相語曰適見城隍迎丞相前導而出往常在此未嘗見也二公陰然之后果相繼第進士爲顯官皆以勳名

終然則享爵祿者神明預識於塵埃中矣

楊尙書厚德

希顏先生楊翥嘗講道於胥溪之上生徒彌眾楊士奇自廬陵來邂逅間以求館事公叩其中而器之乃告主人曰吾不足爲若師尙當求我之所師者以師之遂辭去主人詢其所謂師者蓋指士奇也竟延之公初與士奇不相善而家具貧意之所交惟以義相讓而士奇德之迨入閣首以公薦入翰林尋拜禮部侍郎進尙書時公在京邸鄰有惡少侮之公不爲意至慮以驢鳴駭其

幼子而轉售之惡少爲之感化其厚德如此至今鄉人猶能稱之惜乎家無噍類而家乘世守之物往往流落人間可怪也嗚呼豈天之於作善者食其報耶

楊和王神像

余讀宋史知楊和王沂中之忠深以隔於異代不得親見爲恨偶過友人家得其當時所畫像而觀之其軀長六尺有奇而魁岸且勇兩顴間髯奮如戟首蟬冠玉帶紫袍中擁臯比而坐神采凜凜令人見之有生氣外別有一像貌不類尼姑而服則似之識者謂高宗嘗賜二妃於王而此其一也或曰王好殺其一妃厭之出爲比邱尼云

文交木伐梨

博平故多梨甚美而碩土人歲一貢率以爲常而蒙害者甚眾至交木作縣悉斧去謂其利微而害大也交木諱林字宗儒其仲子璧與余交嘗道其事爲筆之以告司牧者

北寺浮圖災

浮圖九級坐奠吳城臥龍街上作爲雄鎭正德壬申五

月六日有火自空而來流爲烏其聲殷殷然與雷相薄而風雨隨之火愈熾延及如來示寂像亦入毗荼自內城而外烟燄燭天見者駭目次日往觀之則向來金碧之飾土木之費蕩然盡矣因嘆息久之以爲佛有靈乎有靈則護之胡乃自滅如此遂循廊而行得一碑爲宋濂撰相傳創於孫吳再新於蕭梁又再新於趙宋所謂東坡施金龜以藏舍利者卽其所也未幾流聞日急俗以爲兆而竟不驗然則浮圖之興替常也奚怪焉

吳甘泉數學

吳甘泉長洲呂山人也博物洽聞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精於數其學主先天加一倍法而以時日占之吉凶成敗之理具有左驗時都御史俞公諫撫吳都諜報者曰至公以爲憂延甘泉而問焉甘泉以數推之曰賊必來來未及城而敗計其時蓋中秋節也已而果然余將舉山妻葬事而甘泉適至試以葬日陰晴卜之甘泉曰自午而前半陰晚乃雨至期卒如所言所著數書十卷時人稱之曰甘泉先生

尹鬔頭

尹鬔頭者不知何許人手持一杖披羽袍翩然而行見者以其童顔鶴髮有仙風爭延致之叩其中不答或以年問則曰吾歷紹興以來蓋三百十有一歲矣郡守林公世遠聞而異之一日召見亦嗒然不答惟曰吾宋人吾宋人於今何有尋遁去近有自天台來者亦云見之

郎山奏捷

霸州文安劇賊劉寵擁衆數千橫行江北所至郡縣悉皆風靡朝廷命將征之而勢益猖獗正德庚午秋八月吾鄉水部陸公完以都御史攝將權提兵自山東而下晝擊夜馳窮追罔憚偵其税駕棄馬而舟渡江抵郎山據險公曰此賊左計也約來日擧兵而風雨猝至賊欲以不習水戰望洋而懼公又曰此天亡賊也遂銜濤而進登郎山躬自督戰擒渠魁殲醜類一夕而空之海水爲赤蓋自提兵以來未有如郎山之捷者也公將獻俘于朝而先梟其羽翼者以示衆于是駐節於蘇而韓公不得專美有宋矣

盛氏變怪

盛早爲吳世醫家官正科其家故無恙忽有鬼嘯于梁

者早以爲祟命羽士治之方步虛而瓦礫隨至晝夜擾擾室家靡甯或以豬首獻封而食之輒吃吃有聲類能言者家人欲窮治之而莫之能也厥后三子相繼夭折祟亦寢

萃野纂聞一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伍餘福撰餘福有成化陝西志已著錄是書所紀僅二十條皆吳中故實間及朝政末有其子忠光跋謂餘福家食時所纂歿後始於笥中檢出因鋟諸梓云

賢識錄一卷

〔明〕陸釴撰

涵芬樓影印明刻今獻彙言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賢識錄一卷》提要

四明陸釴

洪惟我

國朝

太祖開基，胡元終運，乾坤再整，日月重明，而其應天順人，創業垂統，立綱陳紀，盡制盡倫，巍乎成功，煥乎文章，一時臣工仰名言之，莫盡幸親見之，有知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作，類而述之，涵泳之餘，庶得以知識乎

盛美云。

我

太祖高皇帝微時，嘗託身濠之皇覺寺，旋丁兵亂，寺僧散去，

上祝伽藍神，以竹筊卜吉凶，曰：若容我出境避難，則以陽報；守舊則以陰報。祝訖擲筊，一俯一仰，如是三四。後祝曰：出不許，入不許，神其欲我從雄而後昌乎？則請如前。於是再擲如前。

上驚悔，以爲難，復祝而擲，其一卓立，知神意有在，乃歸滁陽。時至正壬辰閏三月也。昔宋太祖微時，被酒入南京高辛廟，香案有竹杯筊，因取以占己之名位，以一俯一仰爲聖筊，自小校而上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忽曰：過是則爲天子乎？一擲而得。宋人記之，謂天命素定如此。宴元憲

為留守題廟中詩有庚庚大横兆讋欻如有聞之句盖謂
其事與我
太祖事亦何其相類也（出何孟春餘冬序録）
高皇龍潜時過臨淮郭山甫山甫驚異其饌與之歡酒酣踞
上備陳天表之異他日貴不可言幸無相忘
上去山甫語諸子吾視若曹皆非田舍郎往往可封侯今始
知皆由此貴宜謹事之復以女入侍從渡江協
孝慈以肇家
孝慈崩嘗攝六宮事號 皇寧妃追封山甫營國公（出祝允明野記）
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士

庶咸辮髮椎髻深襜胡帽衣服則為袴褶窄袖及辮線腰
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無復中國衣冠之舊甚者
易其姓氏為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怪我
太祖心久厭之洪武改元乃詔悉復衣冠唐制士民皆束髪
於頂官則烏紗帽圓領束帶黒靴士庶則服四帶巾雜色
盤領衣不得用黄玄樂工冠乜青字頂巾繫紅緑帛帶士
庶妻首飾許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釧環用銀服浅色團
衫用紵絲綾羅紬絹其樂妓則帶明角皂褙不許與庶民
妻同不得服兩截胡衣其辮髮胡髻胡服胡語一切禁止
斟酌損益皆斷自

聖心於是百有餘年胡俗悉復中國之舊矣（出餘冬序録）
孝慈高皇后以懿聖之德上佐
真主成萬世之業化及海隅比隆任姒盖 聖母出自宿
州徐王王篤生 聖女而無他子乃屬有司以王之祀武
氏主之武之先有諱原者於
高皇后有葭莩之親 龍興初數從征伐授武藝將軍至
其孫戡遂授徐州衛指揮僉事其命諸武之彦曰忠為奉
祠曰聚為祀丞隷官太常寺徐王之祀則洪武巳巳也
太祖文皇帝嘗以巡狩北京過焉復求武氏之後而得名貴
以嗣聚歷定暨閔至騰霄以詿誤廢職事者三年今歲夏

詣 闕自陳
皇上惻然憫其先劳特許復官故與騰霄善者有請於予而
予獲聞其詳如此惟古帝王之有天下者推恩之漸必由
親及踈况
聖后之先有開祥毓秀之功而不及享一日之養于生前者
乎肆我
高皇帝 御極首厚大倫而推恩徐王又推而及于武氏
與古帝王同一道也夫祀官秩比中士而 恩禮殊異其
賦入有田輸作有徭有養薪有林雖以為祟祀之需而
祠官實綜之盖上公之尊外戚之貴未有能過之者

金碧峰者勝國一和尚也寓宣州
皇帝過江元氏故臣迎謂曰今欲恃覇我則當有財貨納贐
太祖叱曰我應天順人行王道汝敢覇視我耶故臣曰若篤
行王道可尋宣州胡僧金碧峰必有所授
太祖抵宣州見州治西一草廬處一老僧
太祖仗劒叱問其名僧不荅
太祖即揮劒向之其僧引頸就焉
太祖咲謂曰可見殺人王道乎僧曰可見不怕死和尚耶語
遂投乃若今欲行王道我有所指
太祖然後推誠溫問乃云建康有地可王此處非帝王之居

遂定鼎金陵云乃建寺延碧峰主之（出客座新聞）
今之戒石四句銘舊傳乃宋太宗書以賜諸郡縣者其辭
則摘蜀王孟昶之文也自是天下始有戒石予考歐陽集
古目録稱唐明皇擇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
後天下爲縣者皆以所戒刻石又知戒石不自宋始蓋唐
已有之特不見其詞耳（出餘冬序録）
太祖初渡江　御舟頻危得一檣以免令樹此檣於一舟而
祭之遂爲常制今在京城清涼門外已逾百四十年矣有
司歲修祀給一兵世守之居舟傍免其餘役或云即當時
操舟兵之後也（出野記）

吳元年丁未
皇明兵破姑蘇太傅徐魏公縛張士誠送　京師遣豫章侯
胡公帥師圍無錫吳將莫天祐時號老虎猶欲聚士嬰固
守太傅再命使者諭降天祐俱殺之太傅怒傳令胡公曰
即不下可屠其城君知事急率二三父老往見天祐揚言
曰吾民不見天日十二年張氏已就縛縱負固自守將誰
爲況未必能守耶天兵如雷如霆觸之者無不虀粉一城
生聚死生定在今夕願孰慮之天祐沉思良久擲帽於地
曰議如君言乃縋南城而下走謁胡公胡公問所以來之
故君進曰無錫亦良民安敢自外聲教不幸居割據之中

咫尺雖近奚翅千里之遠耳目塗塞若罔聞知胡公奉揚
天威頓兵城下勢若泰山壓卵孰敢不懼今不避萬死特爲
生民請命煩明公加察焉胡公覩君氣貌非常言辭復慷
慨喜曰君誠福人哉城不受兵宜也遂命還君叩城門呼
曰亟開吾事濟矣（闔吏啓關而入）天祐出降所活數十萬
高皇平僞周先有榜諭曰予聞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之往
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殷湯征葛伯文王伐崇侯三
聖人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爲救民近覩有元之末主居
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求罪以情免臺憲舉親而劾讎有
司差貧而優富廟堂不以爲慮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役數

而配享亦無王氏位不知何也靖江文正南昌王子也（出餘冬序錄）

洪武三年禮部尚書崔亮請定

仁祖陵號既得又請下太常行祭告禮太常博士孫吾與以為山陵之制莫備於漢凡人主即位之明年將作即營陵地以天下貢賦三分之一入山陵如漢文帝起霸陵欲以北山石為槨時文帝尚在尊位豈有陵號祭告之禮乎又唐太宗昭陵之號定於葬長孫皇后時武侯合葬乾陵其號定於高宗初葬之日其時帝后之陵初未有兩號其於祭告之禮决無有也蓋廟號與陵號不同廟號是易大行之號不祭告不可故必上册謚以告之神明若陵之有號則後之嗣王所以識別先陵而已故歷代皆不以告今

英陵加號亮欲行祭告臣竊以為非宜亮曰加以陵號尊歸先世考之典禮如漢光武加上先陵曰昌宋太宗加上高祖陵曰欽曾祖陵曰康祖陵曰定考陵曰安蓋創業之君尊其祖考則亦尊崇其陵既尊其陵亦必以告禮緣人情加先帝陵號而不以告先帝者非人情也臣以為告之是於是廷議皆是亮遂命俟陵碑石成遣太常行祭告禮焉（出餘冬序錄）

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宋皆為宦官敗蠹不可拯

救未嘗不為之惋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人勤苦如呂強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洒掃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為亂豈可得乎三年十月丁巳朝退雨有二內使乾靴行雨中

上見召責之曰靴雖微皆出自民膏民脂為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令左右杖之謂侍臣曰嘗聞元

世祖初年見侍臣有着花靴者責之曰汝將完好皮為此豈不廢物勞人此意誠佳大抵為人嘗歷艱難則自然節儉若習見富貴未有不奢靡者也因勑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許服雨衣洪武四年中書省臣奏議宦官月俸宜量給米三石

上曰內使輩衣食於內自有定額彼得俸將焉用之但月支廩米一石足矣卿等不宜開此端也五年定宦官禁令凡內使於宮城門內相罵詈先發而理屈者笞五十後罵而理直者不罪其不服本管鈐束而抵罵者杖六十內使罵奉御者杖六十罵門監官者杖七十內使等於宮城門內鬭毆先鬭而理屈者杖七十毆傷者加一等後應理直而傷者笞五十其有不服本管鈐束而毆之者杖八十毆傷

者加一等毆奉御者杖八十毆監門官者杖一百傷各加
一等其內使等心懷悪逆出不道之言淩遲處死有知情
而容隱者同罪知其事而不投首者斬首者賞銀二百兩
十年內使以文事內廷從容言及政事
上即日遣歸鄉終身不齒諭群臣曰自古聖明之君凡有謀
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己未聞近習嬖幸得
與謀者況閽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聲音笑貌
日接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便僻專忍其
體態也苟一爲所惑而不知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
政事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而階亂者多矣朕常以爲監

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洒掃不許干預政事今此宦者
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十七年
敕內官毋與外事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來（出餘冬序録）
舊傳東夷諸國多乞賜書及賜惟易不能達凡數賜每有
之舟轍溺或曰令人誦記去人亦不達未察信否（出野記）
江伯兒者母病刲脇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嶽願母病愈則
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
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
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捕治之遂逮伯兒杖百謫戍海南
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子之事親居則致其

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拜託良醫進善藥至於呼天禱
神此懇切之至情人子之心不容已者若卧冰割股前古
所無事出後世亦是間見割肝之舉殘害爲最且如父母
止有一子割股割肝或至喪生卧冰或至凍死使父母無
依宗祀之主豈不反爲大不孝乎原其所自愚昧之徒一
時激發及務爲詭異之行以驚俗駭世希求旌表規避徭
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
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母病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
而卧冰割股亦聽其爲惟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按史劉
宋時郭世通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婦恐廢侍

養乃垂瘞之文帝勑榜表門爲孝行焉此與郭巨事同方
遜志論郭巨埋子世傳其孝嗟乎伯奇順令申生之恭君
子弗謂孝也大杖不走曾子不得辭其責從父之令然且
不可夫孝所以事親也苟不以禮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
不孝況其親以口體之養殺死無辜之幼子乎故覺不忍
君子羨之況子孫乎巨陷親於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
則天理幾於泯矣其孝可以訓乎或曰苟爲不孝天何以
賜之金吁設使不幸而不獲金死者不復生則殺子之惡
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又焉得爲孝乎俾其親無惻隱
之心則已有則奚以安其生養志者固若是歟徼幸於偶

爾好事者遂羡其非義之行亂名教而不察甚矣人之好異哉豈其然乎或者天哀其孝而相之歟不然則無辜之赤子不復生矣然則宋文帝勑榜表世通門爲孝行非可爲法者也韓退之云不腰於市而已幸況復旌其門

太祖之識所以立教於天下者高矣出餘冬序録

洪武四年天台方克勤知濟南府事時始有詔民墾荒田者閱三載乃稅吏徼近功不竢期斂之復以田定其科繇是民益墮田不墾闢克勤與民約定爲簡書列其丁產爲上中下三等復析爲三每有徵發恒視書爲則吏不敢並緣爲奸宋景濂撰克勤墓誌載此事舂按此今日三等九

則之法也有事均繇者徒論田糧而不酌之丁產繇其得均乎宋史葉衡知臨安府於潛縣戶版積弊富民多隱漏貧弱困於陪輸衡定爲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頓蘇民戶等則之法蓋見於此克勤忠臣孝孺之父爲政務以德勝威性不喜近名嘗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至害人吾不忍爲也出餘冬序録

賢識録終

賢識録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陸釴撰釴有山東通志已著録此書皆紀洪武中禨事所採惟餘冬序録野記客座新聞草木子諸書援據既寡事迹亦僅寥寥數則不足以當賢識之目

病逸漫記一卷

〔明〕陸釴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白雀山房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病逸漫記

無卷數》提要

太倉[illegible]儀

翰林檢討王偁孟揚其父翰勝國時爲潮州值天兵至覓歸閩中其友吳海憂勸之死翰以無嗣辭既而得偁吳復勸之翰曰吾今可死矣期在明日吳朝素服往吊至則翰自縊於圃君子曰守土之官當死於上有子無子豈可復計惜哉翰之死幾也然其雍容商確不以事過而忘其心亦賢也已

高季迪撰蘇州府上梁文為御史張度廣東人所奏與知府魏觀等皆斬于市

黃鉞常熟人與胡濙尚書同榜進士以給事中養病家居永樂初元微赴京至半途投水自溺

黃觀安慶人狀元及第官至學士承旨靖內兵至南京觀走死其一妻二女俱被執有旨配象奴妻詭言避難時有金銀若干寄城外某家須吾母子去取不尒為其所匿矣奴利其物因與俱往至城門市人填隘妻云吾母子當以衣裙幅相結恐稠人中相失不便奴許因固結之其二女亦不解母意此至江側遂挈二女同溺水死

仁宗在東宮監國為漢府所譖盖 太宗初有易儲

之意而高煛賓覬覦之故也於是使給事中胡濙
往伺察　仁宗令書其不軌事以聞時梁潛黄淮
楊士奇等皆東宮官署於保護教太子守禮法而
濙亦不敢曲意　上承回朝但言皇太子敬天孝
親　上意稍解後終見讒乃徵諸　東宮官悉下
獄士奇引咎得免黄淮等繫獄十年梁潛語家人
云此長麻線也不足多慮後被害
太宗時教庶吉士曾子棨等二十八人督責甚嚴嘗
親爲試誦一日令背捕蛇說莫有全誦者詔戍邊
已而貸人令柀大木棨等以書愬執政執政爲見

白雀山房

上極陳辛苦狀乃得釋
脩永樂大典亦求脩冊府元龜諸書之意
仁宗皇帝宴駕甚速人疑爲雷震又疑宮人欲毒張
后誤進藥中　上予嘗遇雷太監質之云皆不然
蓋陰症也
姚壽南陽人父仲道永樂九年牽人母某甚明居床
褥者十五年壽事之甚謹每奉酒食必跪進鄉人
初莫之知後從門隙竊視始知其然母沐浴身自
奉之不使其妻曰汝未必不厭吾母也
弘文館在大内之西正統時始革去黄淮嘗直事正

統初選經筵官閣下悉以翰林院官充選時　章
后在内批云如何不見居外賢良以　旨付弘文
館於是劉球等數人自部屬進次經筵
正統十四年　駕幸土木成國公朱勇軍鷂兒嶺有
旨徵還勇以滹嶺口此軍一撤即隨而殂矣不從
遂内徙虜至駕陷時駕下營平地四向皆山
十四年十一月虜以六騎犯河間時都御史陳鎰御
史姚龍等悉赴火捷合城宵遁渡滹沱河斷橋結
三營以待舍堅城而屯曠野可謂無謀之甚矣時
城中留者唯七十餘家

白雀山房

景泰廢儲之議自廣東指揮黄𤥭發之其謀出於江
學士淵當時詔草有云父有天下傳之子乃江淵
之語天降下民作之君則陳循之言當時以爲妙
對後淵家居與楊侍郎家爭田不勝遂訴於朝其
中有云父有天下傳之子實自臣發之以自
邀功可謂自實其罪矣
景泰七年征銅鼓等處猫蠻兵部尚書石璞總督軍
務工部尚書王永壽提督軍務侍郎一人太監六
人郎中二人總兵方英以京軍千餘至南京發符
調各處軍八萬征進中軍都指揮董琛以五哨從

八公進其苗民所居凡十四案二三千人大率柔
脆之兵遠勞天兵所費過多非所宜矣
景泰七年黃肖養反肖養以殘盜集廣州獄時無賴
子弟若千人繫獄獄吏與之索錢不可得盡置之
重刑與肖養同處因相通謀置兵器飲食中劫守
出哨彩為亂有都指揮王清被擒嘗城勸降肖養
所為詔文疑出其手後死以陣亡聞亦在褒贈之
列
景泰帝之崩為宦官蔣安以帛勒死
裕陵來復辟群臣奏請建儲初云復立元良蓋專言
今上王文改云選立元良後迎襄之說實萌于此
豈文等自以罪逆深重無面目見 上故妄意欲
選立邪可謂自取誅滅矣
徐有貞初名珵正統十四年有南遷之議內中甚惡
之後吏部擬進輒不見用遂易今名博學能文詞
天順元年以復辟功陞武功伯兵部尚書兼翰林
院學士諸學士草復位詔草有貞獨不署已 而
上問故有貞乃別挾詔草以進內有豈期監國之
人遽擬當宁之位等語
英宗有意江南買辦諸李士難言欲持不可而有貞
度不可言持入對給學士薛瑄云予苦多言恐忤
上意居度稍可當從後觸止之瑄以為信於其語
半時觸其後有貞即大聲曰薛瑄欲有所言 上
問言何事瑄倉卒無對即以買辦一事言之 上
不說而罷
係撰岳正入內閣太監牛玉所薦也墓誌作王翱薦
正其指揮與牛玉善故數稱薦正於天順元年五
月十一日入閣先一日 英宗召至文華殿喜其
北人又所親擢第三人令與呂原協同辦事入閣
僅一月前後宣召無虛日正以天下事自任即語
上欲解曹石兵柄 上令往諭之正即親往道所
以保全之意石駭之詣 上慟哭乞哀 上云非
于朕岳正言汝二人有謀反意故耳由是二人怨
正 是月某日有人於左順門進一本假給事李
秉彝名具訐曹吉祥徐有貞等數人善惡內云曹
吉祥之權不減王振而曹欽之惡不減山林獨石
亨不與時有貞閣住吉祥怒令京師大索且勸
上榜示必得其人逮捕至者頗衆正自云與呂原
許彬諸人勸止正之被出也頗以饒舌之故 上
嘗疾視之曰岳正敢多言乃尒耶後以家事田畝

白隺山房

之類為曹石所怨出為欽州同知尋以逗留發充
軍曹石敗放回原籍為民後復起知興化府
羅綺都御史其愛妾石亨之妹也綺外除以亨為內
援且以銀千兩賂曹吉祥求轉京秩吉祥云此易
事但欲汝陰索徐有貞事來告不患不得也羅竟
無所報、
正統初年北京東角頭有為姓者通其里婦甚遇婦
人夫自外歸馬潛隊以俟至五鼓夫起有所往以
天寒不欲其歸婦同起且為覆被按拊極其周至
然後去馬竊視之甚嚮因念夫之篤愛如此而其

婦乃踈外通於人甚為之不平入廚中取刀殺其
婦而去後以婦死坐其夫弃市馬遂陳其見殺之
故曰寔某殺之也有司上其事遂皆原之
學士錢溥素善內官王倫　陳文與溥東西鄰謂溥
曰倫來君當見報一日倫至而溥不言文甚銜之
上初即位倫以潛邸舊人頗自尊大於老內官若
牛倫皆易視之又　仁壽太后初嘗欲見　上
于東宮為倫所阻以故交惡之遂下倫獄溥坐交
通預草　上即位　詔并下獄黜為順德知縣文
在內閣頗與力焉

兵部尚書鄺埜一日與恭順侯吳瑾取五軍軍數恭
順聞於　上鄺走謝以軍非外人所預知此　祖
宗舊制
成化　年五月初九日罷西廠初　上使御馬監太
監汪直即西廠審問妖㞐遂以校尉百人與之專
以伺察為事而百戶韋英為直鷹犬遣人四出所
得贓吏一二然自達官以下許先報後開凡文官
無辜受其屈辱者甚多御史黃本以道遇韋英失
敬遂為英鞭撻不可言左都御史李賓迎候風旨
惟恐或後復與英結為父子恬不為恥自後尚書

以下人人自恐至內官黃賜等亦受窘迫賜等構
內閣商輅等及六尚書同日奏直年幼不識時務
韋英奸惡小人害及無辜有傷政體即日令韋去
西廠官校各回原衛著役汪直入內十二日着黃
賜過南京陳祖生降一級往鳳陽調尚寶卿朱粹
為四川某府同知汪景昂等四人為禮部郎中等
官商輅等亦罷
成化　年八月聽選監生袁慶祥江西袁州人進一
本內言賞賜過多所入不當所出刑部尚書董芳
不能執法而折辱屬官又欲慎簡知縣正本清源

從學校監胄始黜去衰老以止貪汙起用高明夏
塤張元禎羅倫奏入送東華門打五十

東宮官典璽局郎覃吉廣西人自云九歲入内余初
在内書館教小内使吉提督内使因識其人乃温
雅誠篤之士識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不
能過輔道　東宮之功爲多大學中庸論語等書
皆其口授動作率止恭尊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
部及天下民情農桑兵務以至宦官專權蠹國情
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
賢主足矣　上嘗賜　東宮五莊吉倫脫以不當
受曰天下山河皆　主所有何以莊爲徒勞民傷
財爲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　東宮嘗隨老老念
高麗經而吉適至東宮駭曰伴讀來矣即以孝經
自携吉跪曰　主得無念經乎曰否吾方誦孝經
耳其見畏待如此　東宮出講吉必使左右迎詣
講官講　則詔　東宮云先生喫茶局丞張頫不
以爲然吉曰尊師重傅禮當如此

郭鏞山西人美儀表嘗習李子通詩經自腐以進從
太監張敏今　殿下起服居食鏞幼所服事云

兵部尚書陳公汝言退朝遇太子洗馬劉公定之戲
曰君職在洗馬所洗幾何劉應曰廐馬皆洗矣獨
大司馬洗不得也聞者爲絶倒

南陽衛頫有淫風有某氏女聘未得而夫卒乃白其
母欲夫家送葬之畢遂行三年喪事其舅姑曰舅
姑無他男獨安夫今死爭忍去耶太守段堅賢之
月廪其家

天下藩王惟蜀府最富楚府秦府次之楚府昭王
太祖愛子田最多故富其他如韓府襄城范寂貧
至有喪不能舉衣不能充者漢將封王止以皇帝
所生之子爲王王之嫡子世爲侯其他枝庶皆同
庶人但免其徭役今王支子爲郡王王支子爲鎮
國將軍自此以降凡六等至其末世爲奉國都尉
故不能無窮迫之弊

禮部選駙馬同司禮監太監天監官筭命錦衣百户
視其隱駙馬曾聘者聽其所從

王妃之父駙馬之父俱爲兵馬指揮無祿母雖以子
貴然嫡在則不敢並封生母未封子婦亦不敢受
封

三年須知考退官毛疾者同致仕例疲軟與素行不
謹者冠帶閑住但有冠帶無品級一應服色儀仗

皆不得用其贓者為民
京官有首領官者得稱堂上考滿得单引不出考語
其餘如庶子諭德等皆出考語又給事中外除職
事相等得前後通考御史外除則不得通考有司
考滿至部惟力口不增者送問清軍得三分以上
者陞其餘雖錢粮未完不在問例
正統間英國公張輔坐五軍營襄城伯三千營武靖
伯趙輔神機撫寧侯朱永兩營苻統團營冬夏每
月操三日春秋五日間操一月共十五日
五軍三千神機團營軍共二十五萬之數連各處輪

白雀山房

番有三十萬團營十二萬為精軍南京不過四五萬鎮江除旅
操不滿百名
廣平侯表瑄總領宿衛忻城伯懷寧侯輪直宿衛九
門凡十八衛內外閒閑團子手二千六百作兩番
指揮八人日輪一人銀　一千多火校尉五百三
十將軍三百二十四侯伯以下帶仁字號金牌將
軍以下帶智信等號金牌其餘帶銅牌金牌亦以
銅為之銅牌較長
天順間錦衣衛校尉五所約八九千人二十四監僱
事二百五十巡城五百東西廠共二百朱指揮一

百表指揮一百巡店三十名上直每番連官共五
百二十力士五所將軍一所清軍所達官
將軍馬日給料四升草十五斤校尉以下馬俱三升
選將軍身長五尺三寸擡城磚十塊重四百斤方
為中式隷錦衣衛月食米二石總旗二石伍斗侍
衛二十年以上得冠帶此詔書事例不為常其數幾千人每
直三百二十四人其四十八人身幹冣長分兩番
侍立奉天門東西各十二人其餘布立丹陛左右
通州五衛通州衛係在京衛分其左右衛并龍武等
衛皆最小衛

白雀山房

太僕寺丞十二員分管北直隷山東河南地方三年
一易　孳生馬匹一牡牝為一群一歲産駒三匹三
年差內官車駕主事太僕少卿各一員印烙俵散
其送至寺者則給與順天府寄養每歲江南北共
納馬駒用種字印大馬用江字印
遼東養馬皆恩軍　國初以富民充專養馬匹不以
征進
通州秋青草自正統十四年馬草為虜所焚因令天
津八衛打秋青草遂以為例
東直門外二十馬房收草料每房太監三人每單一

萬須銀二十兩方收納其馬不許查理曾有人進本乞查馬數發充軍

馬毛稀他而齒少者是老馬所産馬眼光照人見全身者其齒最少照半身滿十歲所照漸短其齒愈大又云欲識馬有病無病取其毛附手掌中相粘者為無病粘少則有病

天下歲運米至京四百餘萬民粮不在數

光祿寺教坊司皆禮部支粮教坊支粮者七百餘人

光祿行移俱以手本至禮部而轉行轉行六科以手本至順天府轉行蓋光祿六科皆內府衙門故也

在京倉粮每月放二十七萬石

內承運庫每季散軍職折粮銀十二萬兩軍職通計二萬七千有餘

磚城北甲乙丙丁戊庫與天財承運等庫惟天財庫贓罰銀香料等項最留磚城內文華殿南是內承運庫以藏銀絹除歲用外其餘皆入內女官庫雲南各處礦銀名開辦銀歲進若干多入女官庫其各處折粮銀有一項入太倉以備邊用歲送西北諸處三十餘萬兩

各處巡撫都御史總兵參將等俱請雙馬單馬或雙船單船符驗先從兵部題本得　旨車駕以手本送尚寶司尚寶司又題本得　旨然後給與勘合起從印綬監關領它日繳納又從車駕送尚寶司尚寶司類繳其餘小官出行但以車駕共字號符驗從會同館起關其符驗隨繳入車駕巡按御史出巡領印與領雙馬符驗行移同

南京御史刷卷清軍皆從北京都察院進本點差遣人賫印送去

尚寶司所領寶璽凡十二顆第一　皇帝奉天之寶郊祀齋醮用之第二尊親之寶上尊賢用第三親親之寶有大小二顆誥命之寶勅命之寶廣運之寶用之最多勅命遠去者悉用一寶封識其文云冊符出驗四方凡寶皆內尚寶監尚寶監請旨然後赴內司領取歲用寶三萬餘顆歲終尚寶司繳進數目

欽天監每年二月初一日進曆樣十一月朔頒大統曆于百官進內有上位曆七政曆月令曆壬遁曆又上吉日十二紙每月粘一紙于宮門御屏又賜諸　王有中曆各布政司則皆禮部降鑄欽天監印以造曆遍及民間無欽天監印為私造

太子三加初折上巾二遠遊冠三九旒冕
朝制以漢中府隸陝西瞿州等衛隸湖廣者所以分
全蜀之險山西磁州守禦千户所在河南界中直
隸寧山衛蒲州守禦所在山西境內亦犬牙相制
之意
迤北進貢至者待之加于四夷順天府供床褥禮部
置酒宴光祿人日供米一升肉一斤酒半瓶又欽
賜下程每五日五人供羊一隻米五升酒若干賞
賜頭目十六表裏一云八表裏加賜織金其餘各
兩表裏又各一套鞋襪全馬價高者三表裏次者

二表裏其覊留大同者取萬億庫錢粮供給萬億
庫錢粮頗為大官侵欺以馬草為名軍士所得少
而入己者多
安南之北雲南之南八百車里老撾木邦木邦帶西
南孟密舊屬木邦今漸強欲侵木邦求為宣慰寶
井在孟密
白浮泉今入清河一䶊泉在甕山後已塞塞甕山下
玉龍雙龍青龍等泉入西湖經高良橋注皇城濠
一自西一入內一自東會入通惠自通惠四里至慶
豐十一里至平津慶豐地形高平津一丈許水陡

絕故平津閘開則慶豐河身立見議者欲於慶豐
南添置一閘又云濬慶豐河身然濬深則兩涯易
恐不若增之便平江伯陳其盡力欲通舟左右多
阻之迄無成功或云道士仰弥高為上言黑青之
出為濬河之故或云河通則兩河木可種故權貴
止之
三里河在天地壇前去通州五十里地形高通州一
丈九尺置二閘可行舟但有一二處流沙大通橋
去通州四十里地形高通州五丈置十間方可行
舟

戴村壩以分汶水出龍王廟口入運河堽城堰以分
汶水入洸河出濟寧金口壩以分泗水入洸河出濟
寧水利主事公廨在寧陽
溫州平陽小木最工寧波奉化大木最工木匠中又
有圓曲一色如製交椅香卓之類
南京飯僧領於光祿寺內官主之悉用白糧米
子游武城今兗州府嘉祥縣魯之西郊獲麟之地
張子房墓在壽張再考鄭村壩以鄭當時得名
清寧宮本　太子所居之宮今　皇子既冠皆居此

病逸漫記 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陸釴撰是書雜記當時事實如明史高啟傳稱啟歸居青邱知府魏觀爲移其家旦夕延見甚歡觀以改修府治獲譴帝見啟所作上梁文因發怒腰斬而是書則載啟因撰蘇州府上梁文爲巡按御史張度所奏與知府魏觀俱被極典本傳不載張度之奏則是書爲加詳又明志載天子冠禮一加冕服皇太子乃三加初加折上巾次加進賢冠次加冕服是書爲天子三加初折上巾次遠遊冠三九旒冕則是釴猶及見天子三加與志所載皇子儀同益志舉成典而是書據往制也又若載三里河在天地壇前去通州五十里形高通州一丈九尺置二閘可行舟但有一二走沙處大通橋去通州四十里形高通州五丈置十閘方可行舟今三里河湮塞與二閘不通是書猶可以備志乘之採然其他多冗瑣之談不盡足資考證也

孤樹裒談十卷

〔明〕李默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孤樹裒談十卷》提要

孤樹裒談十八卷，雜記明太祖迄武宗朝事，最爲纖悉。達齋李公古沖著。公名默，嘉靖間歷官冢宰。康熙癸酉九月三日周子雪客訪予吴門，以是書見贈。按王阮亭侍郎皇華紀聞云：廣州老城内督糧道署西園有管樹一，甚奇，大略如榕樹，葉似大貝，幹皆根枝樛結而成。李冢宰著裒談於此樹下，有記刻石嵌樹間，亂後兵掃得之，作搗衣砧。一士人夜聞砧聲甚異，贖取之，今尚存。

右錄宋牧仲西陂類稿一則

宣統二年庚戌六月初六傅增湘書

孤樹裒談引用書目

聖政記
野記
瑣綴録
水東日記
立齋録
革除遺事
北征録

餘冬稿
雙溪雜記
草木子餘録
海涵萬象録
寓圃雜記
傳信録
客座新聞
震澤長語

保齋録
天順日録
出使録
否泰録
三朝
聖諭録
菽園雜記
郊外農談

懷麓堂稿
西湖塵談録
蓉塘詩話
篁墩文集
龍飛集
燕對録
近代名臣録
理學名臣録

孤樹裒談書目終

談卷之一

太祖上之上 洪武紀元

我
太祖高皇帝微時嘗託身濠之皇覺寺旋丁兵亂寺僧散去
上祝伽藍神以竹筊卜吉凶曰若容我出境避難則呂陽報守
舊則以陰報祝訖擲筊一俯一仰如是三四後祝曰出不許
入不許神其欲我從叛而後昌乎則請如前竪之再擲如前
上驚悔以為難後祝而擲其一卓立知神意有在乃帰滁陽時
至正壬辰閏三月也昔宋太祖微時被酒入南京高辛廟香
案有竹杯筊因取以占已之名位以一俯一仰為聖筊自小
校而上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忽曰過則為天子乎一
擲而得宋人記之謂天命素定如此宴元憲為留守題廟中
詩有唐 ̄大横兆聲筊如有聞之句蓋謂其事與我
太祖事亦何其相類也 餘冬

高皇龍潛時过臨淮郭山甫驚異急具饌與交歡酒酣跽
上備陳天表之異它日貴不可言幸無相忘○上去山甫語諸
子吾視若曹皆非田舍郎往可封侯今始知皆以此公宜謹
事之後以女入侍從渡江協○孝慈以肇家邦
孝慈崩嘗攝六宮事号皇寧妃追封山甫營国公 野記

癸卯八月
高皇援南昌兵駐鄱陽彭蠡湖陳友諒以巨艦連鎖為陳旌旗
樓櫓如山我師舟小怯于仰攻
上不怿扰旗四揮麾右師小卻○上遽命斬長帥八十余人猶
不止郭威襄公英請以火攻○上命開平遇春與郭宣武子
興帥衆以輕舸載火縱焚敵船焚溺友諒敗走戰山伺餘
復來戰開平还用前法燒之友諒屢迫登窓顧視宣武遂射
之矢貫其顱及睛而死 野記

元世祖起自沙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変易中国之制士庶
咸辮髮椎髻深襜胡帽衣服則為袴褶窄袖及辮線腰褶婦
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無復中国衣冠之舊甚者易其姓
氏為胡語借化既久恬不知怪我
太祖心久厭之洪武改元乃詔悉復衣冠唐制士民皆束髮于
頂官則烏紗帽圓領束帶黒靴士庶則服白帶巾雜色盤領
衣不用黄玄樂 工冠此青布頂巾係紅綠帛帶士庶妻首
飾許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釧環用銀服淺色團衫用紵絲
綾羅紬絹其樂妓則帯明角皂 褶不許與庶民妻同不得
服兩截胡衣其辮髮胡髻胡服胡語一切禁止斟酌損益皆
斷自
聖心于是百有余年胡服悉改中国之舊矣 餘冬

孝慈高皇后以懿聖之德上佐 真主成萬世之業化及海
隅比隆任姒盖 聖母之自宿州徐王 上知我王爲生聖
女而無他子乃属有司以王之祀武氏主之武之先[illegible]京
高皇后有葭莩之親 龍興初数從征伐授武毅將軍其孫
戚遂僉徐州衛指揮事其命諸武之彦曰忠爲奉祠曰聚爲
祀丞隸官太常寺徐王之祀則洪武巳巳也我
太宗文皇帝嘗以巡狩北京過爲復求武氏之後而得名貴以
嗣兼歷定暨閼至滕霄以詿誤廢戰事者三年今[illegible]
皇上惻然憫其先勞特許復官故與滕霄等者有請于寺而予
獲聞其詳如此惟古帝王之有天下推恩之漸必由親及疎
況 聖后之先有開祥毓秀之功而不及享一日之養于生

祇若乎肆我
高皇帝膺天御遂首厚大倫而推恩徐王又推而及于武氏興
古帝王同一道也夫祀官秩比中士而恩禮殊其賦入有田
輸作有本鄉有餐新有林雖以崇祀之儒而祠官實綜之蓋
上公之尊外戚之貴未有能過之者
楊廉夫正統辨誠萬世公論解學士縉所作元鄉貢進士周
君墓表其言曰宋承中華之統三百餘年致治幾于三代不
幸遼金二虜擊牙其間至元氏遂以夷狄入而代之誠有天
地以來非常之变然一統者亦幾百年有不得而廢之者於
是正統之論益紛紛矣夫遼與本朝不相涉又其事首已具
五代史雖不論可也而當論者宋與金而已然本朝平金在
先而事体輕平宋在後而事体重宋之為宋比之漢唐而有
光遼金之為遼金比之元魏而猶歉或曰金人嘗甘心于徽
欽靖康絕則金嘗讎矣臣愚應之曰周幽王嘗陷犬戎衣
平王　東迁宗國黍離矣孔子作春秋乃明尊周之義周之
統未嘗繫幽王而絕也晉懷愍亦罹青衣之辱元帝南渡神
州陸沈矣朱子述綱目亦申帝晉之義晉之統未嘗繫懷愍
而遂亡也聖賢經世立法以存天下之大防耳在元有鉅儒
矣文正公亦曰元氏宅土中神皇王天下書傳三千年未有
如此者夷夏之辨豈不甚明矣乎我
太祖皇帝諭孔氏之詔曰吾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
大哉王言矣後來吳思庵訥岳武穆褒忠録序亦皆是說之
輿衛羽翼世必有是哉而與教書並傳者矣
周顛遷昌人年十四得顛疾行乞于南昌比長益猖狂謬人
莫能識常遊官府白原有言問何言曰告太平
上旅出顛必前遮拜時有承言必以告太平為首詞　上厭之

命沃以燒酒觀其如何顛飲甚多終不醉擬處除之顛曰公
寧能死我乎水火金挺直亡耳乃命覆以巨缸積薪煅之火
熄啓缸正坐晏然乃令出既復煅之顛猶故也復益加薪火
熱之還啓煙凝缸底顛參瞑微撼其首即醒然起乃令居蔣
山寺轉益狂肆日捻競諸髡良不堪月餘僧白
上言其與省弟沙弥爭飯遂不食已半月○上便命駕辟觀之
上飯于翠微命盛饌召之待食既而○上令僧且餓之諭之以
為清斎僧因閉顛空室水米不入口遣問如故旬有三日
上又自往令諭之吾來為若開斎令諸將校先饋之衆爭進酒
饌顛二食之甚多既悉吐去伺
上命至待食安舒父之酒太多亦似有酣態乃趨出先行伺
上還伏于道右○上至顛以手畫地為圈顧謂○上曰你打破
箇桶作箇桶已而王師狥九江○上問顛此行何如應声細
上曰彼已矣亦令歎耶之豈不惟乎顛仰視屋久之端首正容
搖手曰上面无他底○上曰汝從行可乎曰可即以所扶杖
高擎趨前作揮擊狀以示必勝意行至皖城苦无風遣問顛
々曰只管行只管有風无膽不行便无風乃令衆挽舟行不
三里風起既而迅颷猛作倏忽達小孤○上諭帥問顛言輒
來白至馬當江豚戲波中顛曰水怪見行損人多○上聞之
怒令持顛去投之江○久之乘舟偕來
上曰何不死之衆曰顛擲不能死○上乃更与同食々罷顛整
容飭衣若遠行狀趋近○上前曲腰仰頸謂
上曰你殺之○上曰且未能殺姑縱汝顛遂去莫知所之及
上彭蠡戰後宿師江上命訪之廬山其地僻寂惟太平宮側一
民居於中言順忽有一人瘠而須來語曰好了我告太平來
了你為民者用心耕田因此今不食半月乃深入匡廬今不知所之

上既定天下洪武癸亥八月有赤脚僧詣闕自言名覺顯
于匡廬深谷中見一老人使我來謁○大明天子當面啓般
庭儀禮司問其何說但云言國祚事比奏
上恐惑眾不令見赤脚守闕下四年乃辭去之將復往匡廬
上竟不見
御製詩三篇與之令行後三年○上因便使令問赤脚曾見向
老人否對以不見又四年○上不豫外奏赤脚爲天眼尊者
及周顛仙人遣送藥至
上初不令見既而引入赤脚進所持藥一曰溫良藥兩片溫良
石一顆其方用金盤子盛之磨藥注金盞子一服當好
上服之至暮胸次撼掣其夕即安已而
聖體日康勝倍覺情神爽爽乃日服之三似聞菖蒲香而盞底
凝丹砂紅彩迥異赤脚且云某所居去岩五里天池寺中有
徐道人者來見其言嘗在竹林寺見詩可往視之因與偕往
見天眼坐寺中少頃一人被草衣入某扣天眼天眼曰此周
顛也即令○上所詢者因問詩何在顛曰已出石上視之果
有二首乃天眼與顛各爲之詩語粗拙大略頌
上功德亦不審其所謂令不錄其後竟不得其所終
上自製顛傳命詹希原書碑在天池寺中又有祭天眼周顛徐
道人赤脚僧文及有詠群仙并赤脚僧詩皆不及錄或曰道
士初進藥○上未見俄而召之亡矣○上遣行人走江洲令
三司索之三司與行人偕往入匡廬至廬山覡且嶺然死爲
計前道士忽至語行人周在竹林寺與天眼道者校棋就道
之去果見顛在門与一道流奕行人致○朝命顛殊不顧良
久行人屢請之顛令入寺姑游覡行人入見殿堂無甚弘麗
遂循廊行且覡廡左右列各有主者或冠袍或野服侍從甚
都雅幢供以珍貝充牣主者咸踞坐啓門治事道二十八室
獨其一扃鎖中無人馬亘虺擬席地微有流血出而問顛亡
曰若既見之矣二十八室者經天之宿也虎爲人世主汝
主方御宇故虛室疾故血然而行起矣
聖壽無彊行人曰固爾然將以何語復
皇命苟死驗吾罪且死顛乃賦詩一章畀之曰
上覽此當信也又邀天眼同賦行人持去回顧寺亡有池遂以詩進
上覽之皆淺近語亦不知何所指意○上必知之俄而疾愈此
與傳少異　野記
陳其不知何許人精識緯候元季見王氣在東南偏游閩廣
江黃間久無所遇乃北涉淮泗入塗山之境得之矣遂止不
行假五行命課求諸陶漁中大姓其令覡其家人數輩悉貴
人命也後及一女陳曰公家之貴悉繫此女矣主人曰是乃
又嘗復問聘者奚以貴爲武陳曰非若而所知今吾未要誠
能歸之邪主人曰幸甚就館焉生四男一即滁陽王姓郭氏
也亡幾天下大亂王糾旅已衆
皇祖亦歸之王配以女○孝慈也王以兵授
皇祖往守其地時舟王同起自甲乙兩軍王從甲軍欲甲將滁
王因從席漸遠王從兵已隔即執之
皇祖聞變馳援王得脫而○皇祖被執王速遣中山王達詹易
上歸久之兩軍後連和中山亦全已而○上悉有滁陽之衆王
後伏誅死　同上
高皇龍潛時漁于川一日獲鯉三十五寘之一签签有陳回
者來其語又戲以留○聖躬從而○上持魚還舍啓签皆已
失其五知陳稱笑往問之陳諱匿○上欲毆之陳笑入以還
及○上即位一日問劉誠意吾享位幾何年劉曰

壽元强然以數言冨三十五又其間五歲假之
忍思竊魚事以其欲符乞召陳至將殺之
問若頗憶与吾周旋元陳對曰臣何敢忘因述漁事
上曰吾忘之為何地陳曰為龍潭也○上曰吾鄉恐有此陳曰
臣嘗於此罩烏龍故云尔○上見其对以為㨂惧為頗謂称
旨因曰汝欲為官乎陳扣頭謝
上曰可為戶部江西郎中時錢谷山積此司陳居三四年竟以
畢誅迨後洪武之紀果符其數　野記
國初鉄冠道人精數李今人類称之而少知其姓名者春現
唐文鳳作鮑尚絅行狀云○上登鍾山詞臣從於攤瑟產
給筆劉即景賦詩鮑与翰林朱升張以寧秦伯裕起居單友
中李具鉄冠道人俱應制亦但言其號耳後見宋景濂集有
張中傳者云中字景華撫之臨川人本進士不中遇異人授
以太極數李談禍福多驗為人倨介寡与人言嘗戴鉄冠人
因號曰鉄冠子乃知今人有秘録其言者盖此人也　餘冬
韓林兒始由潁川逃之武安為穿窬漸肆刼殺有徒死黨号
嘯乱称小明王刘護軍始就之謂竪子不足去適
皇祖ㄝ初亦与其事謂刘應便除之乎基云不足為何他僞
爝時彼應已先下矣因請建號大明
太祖從之韓果先殄　野記
金碧峯者勝國一和尚也寓宣州
皇祖过江元氏故臣迎謂曰將軍恃覇我則當有財賄納[illegible]
太祖叱曰我應天順人行王道汝敢覇視我邪故臣曰若為行
王道可尋宣州胡僧金碧峯必有所授
太祖抵宣州見州治西一草庐一[illegible]一老僧
太祖佽劒叱問其名僧亦叱

太祖即揮劒而向其僧引頸就之
太祖笑曰可〻見殺人將軍乎僧曰可見不怕死和尚耶語遂
投乃曰若公欲行王道我有所指
太祖然后推誠溫問乃云建康有地可王此處非帝王之居遂
定鼎金陵云遂建寺延碧峯主之　客座新聞
唐世祖嘗刱老君像居祖廟之中此甚無謂彼老君乎八以
天地万物為芻狗豈以唐為輕重哉况唐有天下以万乘之
尊冀之与亨何必借重于老君其事可鄙而當時莫有非議
之者何怪乎今之崛起微賤者冒袭于冨貴之族哉惟我
太祖高皇帝始与儒臣議修玉牒欲祖朱文公見徽州有姓朱
者為典史問其果文公后乎其人对曰非也於是○宸衷頓
悟彼一典史尚不祖朱子而我國家又可祖乎竟却前議此
高皇帝之識量神聖遠軼前古豈唐主所可企哉　[illegible]录
吾邑元朝楊季任洪武間由太李生擢僉浙憲嘗見教授角
書生自社李散帰其中一生手抛書包為戲季任召至前出
對云童子六七人无如尓狡其生即对云太守二千石莫若
公旦請賞季任日有乃卒言莫若公廉季任後詰之曰无賞
又何如对曰莫若公貪季任加賞大奇之盖生名　升後官
亦至江西僉憲分按滋邑首詢揚僉憲之家頗致照[illegible]
金華有元遺官陛給事者
太祖高皇帝兵駐金華首訪文李之士鄉里以給事應命
旨下令作文对不能○命作詩請題就指客印寺布袋佛為之
即賦云削禿削禿擡得我天反地覆布袋盛的是金陵錫校
挑的是咒兮噫我道你是真僧元来是活漆頭　客座新聞
令之戒石四句爲旧傳乃宋太宗書以賜諸郡縣者其辞則
摘蜀王孟昶之文也自是天下始有戒石亭老歐陽集古録

称唐明皇撰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
縣者皆以新戒刻石又知戒石不自宋始蓋唐已有之特不
見其詞耳　餘冬

宋李士景濂以王佐才受聘草昧間輔成
帝業制礼楽定律暦敷文德配武功
太祖眷礼隆篤其孫祚得罪當死以李士故未赴市李士不敢
請既而連坐李士○高后遺奏
上乞念宋先生教太子諸王之功請宥其死○上未允
皇太子懇請亦未蒙恩命○太子窘遽投金水河左右救止賜
上乃釋公究之杉潘宋公被謫居茂州卒於夔奔蓮花山下成
化末蜀府承奉宋昌奏毋鑿独石為樽垣隧恐損郡園之制
大桀享堂有司将以上聞昌惧請毀去帝曰盍以蔵宋先生
乎昌欣然應命因稍削僭飾啓李士之喪李士骸肉消尽骨
犹完整俗加袭衣而瘞焉享室即以為祠堂昌以同姓且敬
祀守護焉　野記

太祖初渡江御舟瀕危得一檣以免今樹此檣出一册而祭
之遂為常制江在京城清涼門外已逾百四十年矣有司歳
修祀給一兵世守之居册傍免其余役或去即當時操舟兵
之後也　野記

刘誠意伯初仕元方谷珍兵起刘疏請勿受其朝當率兵伐
之谷珍納賄元主及權宰○朝命貰其罪旧階納名号俾物
就今有之且謫刘居紹興海濱谷珍將甘心焉刘還故自尽
其僕勸止之元何遂帰

皇祖○開國功臣廟正殿初有刘誠意伯
文皇去之未審果否今七人徐常李鄧及湯沐也○功臣廟祀
饅頭撤之散給衛士以激厲也鄧除一日粮　野記

汪廣洋先為中書左丞為揚憲所劾御史刘炳劾貶海南憲誅
召拜右丞封忠勤伯徐後詔復相先遇殊渥又以知胡惟庸
之逆而不言又引逆黄使不时継又為徐節言之遂仍謫海
南南山国門又賜勅切責廣洋惧遂自経　野記

刘誠意屢白○上汪廣洋不堪相胡惟庸必乱政
上未見從刘屢乞帰久而得請且有密旨令察其郷有利病於
民社者潜入奏括有淡洋斥而不肉豪酋数輩即為之場竈
私煮海販利聚為大盜益肆劫掠刘疏其事請建巡檢司其
地而歸其酋為醛丁令子尚宝璉上之○上納其奏遣璉帰
将見施行惟庸聞之怒謂中外竟觞恐由中書刘雖勲旧
官已休閒不應私有陳請且安得不入政府而径徹
宸覧言于○上請究其事且請以璉付法司
上曰朕已遣之矣海酋知之相結為計逼于惟庸走闕下言刘
其善相地以此土踞山面海有王氣構舊欲空民居假以立
公署而規擇為已有則将居之以當異符且其地本不迥聯
上下之有司推庸等請加以重辟
上不報久之為手書諭刘歴言古之君子保身之福作辟之過
及君臣相待之義詞甚詳末言念郷功姑奪其禄而存其爵
先是刘雖閒居犹給禄刘得書即詣闕謝○恩乞遂居京師
不敢帰久始求賜还
上以洞什前疑淡之後手書慰之語李尊臨方以周公帰未戈
而卒御史中丞徐節言基以遇毒死廣洋宜知状
上召問廣洋之对死之
上怒以為欺罔貶之則誠意之死殊未得其実也　野記

吳元年丁未
皇明兵破姑蘇太傅徐魏公縛張士誠送京師遣豫章侯胡公

師師圍兀錫吳將莫天祐号老虎犹欲聚士卒固守太付毋
命使者諭降天佑俱殺之太付怒傳令胡公曰即不下可屠
其城軍知事急率二三父老往見天佑揚言曰吾民不見天
日十二年張氏巳就縛縱負固自守將誰為況未必能守耶
天兵如雷如霆觸之者死不虀粉一城生聚死定在今夕須
熟慮之天祐沉思良久擲幘于地曰誠如君言乃縋南城而
下謁胡公胡公問所以來之故軍進曰無錫亦良民安敢自
外声教不幸居割拠之中咫尺雖近寔翅千里之遠耳目塗
塞若罔聞知胡公奉揚○天威蟻兵城下势若太山壓卵孰
敢不惧今不避萬死特為生民請命賴明公加察焉胡公覩
軍氣貌非常言辞復慷慨喜曰君誠福人哉城不受兵宜也
遂命还軍叩城門呼曰亟開吾事済矣聞吏啓関而入天祐
出降所活数十万

高皇帝平僞周先有詔諭曰皇帝聖旨○吳王令旨総兵官
准中書省咨敬奉令旨予聞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之往古
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殷湯征葛伯文王伐崇侯三聖人
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為救民近観有元之末主居深宮臣
操威福官以賄求罪以情免憲臺挙親而劾讎有司差貧而
優富廟堂不以為慮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役数十万民湮塞
黄河死者枕籍于道哀苦声聞于天不幸小民誤中妖術不
觧其言之妄誕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蘇困苦聚為
焼香之黨根拠汝潁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謀遂逞焚蕩城
郭殺戮士夫荼毒生灵死端万状元以天下兵馬銭粮大势
而討之略无功効愈見猖獗然事終不能済世安民是以有
志之士傍观熟慮乘势而起或假元氏為名或托香軍為號
或以孤兵自立皆欲自為由是天下土崩瓦觧予本濠梁之

民初列行伍漸至提兵灼見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难与
立功遂引兵渡江頼天地祖宗之灵及将相之力一鼓而有
江左再戰而定浙東陳氏称号拠上上游爰興問罪之師彭
蠡交兵元悪授首父子兄弟面縛輿櫬既待以不死又封以
列爵将相皆置于朝班民庶各安于田里荆襄湖廣尽入版
圖雖德化未及而政令順修惟兹姑蘇張士誠為民則私販
塩貨行劫于江湖兵興則首聚凶徒負固于海島其罪一也
又恐海隅一區难抗天下全势詐降于元坑其参政趙璉囚
其待制孫撝其罪二也厥後掩襲浙江兵不滿万数地不足
千里僭号改元三也初寇我边一戰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
揚兵直擣其近郊首尾畏縮又詐降于元四也陽受元朝之
名陰行假王之令挟制達丞相謀害楊左丞五也占據江浙
銭粮十年不貢六也知元運已墜公然害其丞相失帖木児

南臺大夫普化帖木児七也恃其地险食足誘我叛将掠我
边民八也凡此八罪又甚于蚩尤葛伯崇侯雖黃帝湯文与
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討以靖天下以済斯民爰命中書
左相徐達総率馬步舟師分道並進攻取浙西諸処城池已
行戒飭軍将征討所加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備有条章凡有
逋逃臣民被陷軍士悔悟来帰咸宥其罪其尔張氏臣寮果
能明識天时或全城附順或弃刃投降名爵賞賜予所不吝
凡尔百姓果能安業不動即我良民旧有田産房舍仍前為
主依額納粮以供軍儲余无科取使汝等永保鄉里以全室
家此兴師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旅拒王師者即當移兵勦
滅迁徙宗族于五溪两廣永离鄉土以禦边戎予之言信如
皎日咨尔臣庶毋或自疑敬此除敬遵外咨請施行准此合
行備出榜文暁諭敬依

令旨事意施行所有榜文須謄出給者龍鳳十二年五月廿一
日本州判官許仕傑賷到　野記

呂珍為張仕誠守紹興
皇祖屢攻之弗克珍有材畧善戰嘗以牛革裹兵甲以禦我
師每戰士及城中人為歌高唱以詬胡公大海王冕元章不
肯附珍詬我軍獻策攻之然亦弗克冕死而竟不能支降宗自
効○初珍作保越録自詡守城之功冕降乃詆之今越人有
其書　同上

皇祖一統後每高秋嚴冬○命諸王師兵巡邊遠涉不毛校
獵而还謂之肅清沙漠歲為常　同上

張九四之敗由其偽司徒李伯升倒戈令吳人猶呼賣友者
為李司徒
皇祖始見伯升命旁以酒花綵迎賞於京城三日郤取对就迺

太祖平吳後慮猶有余孽城守誰其人與○孝慈設因言惟
魏觀可守已致仕及同起事有蔡本忠勇可武衛今在散地
后勸貲用之○上即命召二臣既至引入後宮便殿賜坐二臣
扣頭謝且請○上賚旨所在
上曰朕新得蘇州恐餘孽包毒朝夕在心今思其人惟卿觀公
忠彊幹可為朕一守頭本言尔我好弟兄託得尔过尔指揮
其皆毋辞二臣又拜領○宸旨將辞出
上曰且住○皇后要見尔少頃○后出宮人携酒果以送
上手酌以賜二臣受飲拜謝而出　同上

魏守欲復府治煎濠城中河御史張度劾公有興滅王之基
開敗國之河之語蓋以舊治先為偽周所處而卧龍街西浚
川即旧所謂錦帆涇故也
上大怒置公極典高大使啓以作新府上梁文与王彝皆与其

雖高被戮為八段云　同上

高皇帝以胡元竊據中夏起兵江淮後还旧物而即位之初
大臣祀典涵昏之祠報罷繳之所存惟公越及梁將忠壯程
公二廟忠壯當侯景之乱倡義率兵肅清鄉郡湘東王繹傳
檄四方則間道奉表請以兵從卒之賊平而民免于难盖忠
壯之拒景越公之貳隋同一討罪之義也忠壯之奉繹越公
之与唐同一救民之心也
高皇帝考其事而并録之所以扶天常立人極由一州而推之
天下使人知撥乱反正之為功其有関于世教大矣豈有私
于二公者哉　野記

危太僕素黃殷士嘐皆撫之金溪人少同李閒至正中危仕
至中書叅知政事翰林李士承旨黃翰林侍制洪武元年八
月○天兵定燕都危走所居報恩寺俯身入井寺僧大梓等
挽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危由是不
死垂老喪節黃投居賢坊井中從人張午下救負以出為獻
欷曰君小臣而死社稷耶黃曰斉太史兄弟皆死小官彼何
人哉午終不解还舍置酒叙使家人歌辞為勸環守至日晏
會大將軍徐達下令勝国之臣俱輸告身黃給午取告身若
欲輸官者午喜出沽及还求弗得亟往視井黃已死午買棺
以歛僧梓與營葬焉危黃事始同而終異如此其墓碑皆宋
景濂氏為銘之危初為礼部尚書每陳得失自云吾不畏丞
相畏後世史官耳元亡史存景濂皆危力也嗚呼危故史官
知畏史力能存史然得罪元史深矣元史初成無直筆其
乃求君子之議乎若黃乃真死媿斉太史者僧梓拯危何如
送黃之為義雖然梓非所責黃固梓之又也濂作太僕銘委
假借詞死乃过乎後世並与銘殷士者观之死未生辱自覺

壞矣　餘冬
南京國子監內號房皆无門限而集矣門〻字无鈎
太祖謂秀才湏出冂不宜限隔故門皆去限且怒　詹孟奉書
門字有鈎即以粉塗鈎蓋至今粉跡宛然號房以規矩準繩
紀綱法度為序每学二十間北監則以格致誠正脩〻治平
為序蓋各有取義也南京文武各衙門俱有牌扁直書衙門
之名惟翰林院三字横列而兵部独无相傳洪武間一夕盜
有掣去之者而莫知所自詰且具聞
上不之省蓋以示去兵之意至今不敢復揭　鎖綴
陳煥慈谿人洪武初以人才徵至見其美丰姿且年少敏才
旻李歷問時事称
旨即以白衣除上元縣知縣
朝廷每以劇務俾處皆周辦一日晚朝〇旨諭明早郊
天要汝縣料理燎火万炬退呼各坊長在城不問大小户各要
具一章門廡并香灯迎
駕不備者罰米一石如是奉以稻稭胡芦萧織緝而成却令坊
長捲收為炬夜追半果
旨以取火炬逾万明日〇朝廷詰其所置之由倫对以其然
朝廷亦笑而称其能　客座新聞
洪武間有一人爲僧頂一冠一道士頂十冠一斷橋甲士与
民俱待渡立橋左右揭于〇皇墻上
朝廷見之敕教坊司參究其意來說明日奏云僧頂冠有官无
法道士十冠官多法乱軍民立橋边皆过不得後法網稍寬
亦滑稽而諫者　同上
山西平陽有金姓張者受幻術聞洺州湫水之蹟要往視之
默然对水沉思久之曰不过術耳帰以後圃鑿一池積水其
中設機亦能溉物有一老者至道流也不通姓名知何所人揖
張曰聞君多術故來探耳張引观池客笑而不荅曰他日請
遊寒寓亦可為樂踰數日道者遣三童子各騎龙至邀張龙
疾童鞭之始伏至一山長松落〻然中有圓標前老人危坐
其中見張不起迓張拜始曰老夫不欲涉塵世以二足置他
所且伏取至張見兩腿兀然別倚壁間其老手盼腿自行膝
及其体始起為礼如常老者謂張曰君後必為術累不若挈
家至此同享仙鏡之樂張謝不能致老囑二童往与移來倏
忽張家房産之類男女大小皆在前見之大驚俄奉不見止
留張在口外荒山中張尋路久之得出就大道數日總得还
家故在也問前故荅曰本常見人來取亦未曾有所往張大
服其術後張果為
高皇帝取至南都問汝術何以張荅臣術能採蓮為戲瓶中又
能出五色云命為之袖中取一鉄瓶書五符与水同其中用
火四炙瓶中初出之如縷漸勃然皆五色弥布殿廷
帝異之又以蓮子撒金水河湏臾蓮花万柄以剪紙作採蓮舡
張閭門老少同任舡上採蓮唱吳歌東風汎〻為樂
帝喜大咲忽失所在蓮与舟俱不見但金水如舊耳遂隱去朝
廷亦不追　同上
胡日星者
太祖既題扇令遊天下數載回对妻曰我命當刑必至京後命
就死妻勸沮曰数不可逭入見後
朝廷溫慰遣回適　監都督王克靈南回就日星云公當封伊
國公但七日中其与公同彼难数也不日玉果如所言得封
遂驕同列尋被所譖其不執贓刑月嘆曰早依胡日星之言
不受封或免此禍

上聞召曰星問曾与王推命來荅曰豈言其禍在七日後亦必
自推來荅曰臣命終在今日酉刻亦遭戮之 同上
洪武紀年之後庚辰前後人間道不拾遺有見遺鈔千淡拾
起一視恐汙踐更寘階圯高潔地直不取也 野記
國初蜀保寧城中有韓氏女年十七遭明氏兵乱慮為所掠
乃偽為男子服混處民間夗而果被虜居兵伍中七年莫知
其為女子也后洪王珎兵掠云南還邂逅其叔父贖之帰成
都以適尹氏同時洪軍者皆驚異成都人稱為韓貞女者可
配古之木蘭矣 余冬
洪武初商淵之妻以兵而死於義吾友平仲既為之傳而吳
瀚又哀之以辞嗚嗚乎自于天下淵也不死其妻矣天下之
大義德兆人之所同也而淵之見之君子從而与之曰節婦
方事之殷軍士之所利者貨宝耳婦女耳一旦奄至于邑而
淵之家骨肉不暇顧為節婦者逃則不脫止則汙辱遂溺而
死固其所也兵興以來吾鄉類是者往往有之吳履之妻曹
誠之妻俱死于溺姜氏之女童氏之婦張氏之妻若女俱死
于刎此余所知者一日之間死者數人何其烈哉吳之妻謝
貫之妻宋循曰儒家聞習之有素也若姜氏童氏皆里巷富
人非素有聞而積習者循曰富人知所貴重可也若張氏者
家不过編伍業不过牧圉忽聞难其妻死之其二女死其初
女方笄又從而死之一家死者四人焉吾以是知天理之在
人心不可泯彝倫之在天下不可易死富貴貧賤等生不[illegible]
其身死孰計其名死所為而為之者也 余冬
高庙肴書議論英發且排朱文公集註每儒臣進講論語[illegible]
書必有辯説呼朱熹曰宋家迂闊老儒因講夷狄之有君不
如諸夏之亡也辨曰夷狄禽獸也无仁義礼智之道孔子之
意蓋謂中國雖无君長人亦知礼義勝似夷狄之有君長者
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哉又講攻乎異端斯
害也已辨曰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異
端則邪説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為專治而欲
精之為害也甚豈不謬哉又講听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无訟
乎辨曰自古聖君莫如尭舜天下向化莫如虞之世而有
皐陶為士師明五刑若當时无訟何用設此官且天下之廣
吾民相殺安得无訟孔子之意蓋謂听人之訟我无異於人
但能得人是非曲直之情不致枉道既断之後更无寃者宋
儒乃謂正其本清其源則无訟也豈不謬哉如此辨者甚多
漢唐以來人君能事詩書如此留意者亦不多見由其天縱
迈所以不袭故常能將許奏見識來説 天順日録
洪武間句容張國寶弟國端其同生並蒂瓜献于縣尹尹
進之朝廷廷 儒之宗庙有敬誦傳美于府後張氏兄弟為
同姓者株連于罪皆棄市二首結連其髮正類瓜之並蒂人
謂非瑞乃禍兆也国兵子三歲發赤水從軍生四子子生十
一子在赤水生子孫一百余人一子佑于四川亦生子孫百
余人一子後業南京子孫亦百余人四五百丁又信瓜瓞之
徵福兮禍所 倚禍兮福所伏誠哉是言也 客座新聞
会稽王冕元章其為人見宋潛溪所 著傳今人間往往有
其所㕍梅花断縑尺楮人爭宝之爭元章自書所題其上者
所謂洗硯池頭樹个个花開淡墨痕不要人誇好顏色只留
清氣滿乾坤皆有可观又聞初見
太祖高皇帝應制題梅詩曰獵獵北風吹倒人乾坤无处不
凍胡兒凍死長城下誰信江南別有春
[illegible]忠極春之

臨安錢宰子予武肅王之裔元末老儒也
高廟礼徵同諸儒纂尚書會選孝子節文公退歛書曰四鼓鼕
鼕起着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
時察者以聞明日文華燕畢進諸儒而諭之曰昨日好詩然
曷嘗嫌汝何不用憂字宰等悚惧謝罪未几皆遣还宰以国
子博士致仕家会稽臣業至今不絕宰嘗自書門帖曰一門
三進士兩国五封王唐昭宗賜勅宋宣和所賜吳越家宝鐵
印一片至今藏其家鐵券王像在台郡長房
洪武元年李士陶安寺奏古者天子五冕祭
天地宗庙社稷諸神各有所用請製之
上以五冕太繁今祭
天地宗庙則服衮冕社稷等祀則服通天冠絳紗袍余不用
洪武改元山西童謠云少做衣裳多做鞋过了年下去南臺
次年太原晋寧皆陷其人多徙于南方　草木子全錄
洪武元年八月六日夜建業天鳴如河傾海立乃肆赦丞
相李善長言曰凡濫殺者千余人其內三百由我其余皆為
汝今天变凡三度宜共戒之　同上
洪武元年御史大夫湯和征福建泛海道進兵遇漁翁見藍
色操舟就之曰了勿殺人吾指子敬攻之路湯曰諾遂指潛
兵直抵城下全城降附覌昔之漁翁乃南臺大庙殿師也至
今祠之　同上
世有怳惚不可知者三鬼神也神仙也善悪之报應也若神
仙者謂之有則平生未之見謂之無則古今所傳奇踪異跡
不可勝紀〇國初周顛張鉄冠張三丰灼在人耳目顛仙乾
太祖親立碑于廬山入火不爇入水不濡不可誣也三丰則
太宗遣胡忠安旁求者數年又有冷啓敬者傳聞頗不経余不
敢信今見其仙迹画二年題識則其事不可謂无也国識之
震澤長語
冷謙字啓敬国初為協律郎郊庙樂章多其所撰謙有友人
貧不能自存求濟于謙々曰吾指一所往焉慎勿多取过分
許之乃於壁間昼一門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々忽自開入
其室金玉燦然盈目其人恣取以出而不覺遺其引他日內
庫失金守藏吏以聞引有人姓名曰此必人盗也令所在执
其人訊之詞及謙因并逮謙々将至城門謂逮者曰吾死矣
安得少水以救吾渴守者以瓶汲水与之謙且飲且以足插
入瓶中其身漸隱守者驚曰汝无然吾輩皆坐死矣謙曰无
害汝但以瓶径至〇御前
上問之輙於瓶中應如響　上曰汝出見朕々不殺汝謙对臣
有罪不敢出
上怒擊其瓶碎之片々皆應終不知所在与左慈事絕相類三
丰所育昼鶴之誣者非謂是邪　同上
国初江岸善崩土人謂有水獸曰猪婆龍搜抉其下而然適
朝廷訪求其故人以猪与国同姓同音諱乃嫁禍于黿
上以黿与元同音益悪之于是下令捕黿大江中黿无大小索
捕治殆尽老黿逃捕者不上灘淺則以炙猪為餌釣之乘力
掣不能起有老漁云此盖四足爬土石為力耳當以甕穿底
头釣緡而下甕罩其頭必用前二足推拒泛而併力掣之則
足浮而起矣如其言果然猪婆龍亦四足而長尾有鱗甲疑
即黿也未知是否聞黿之大者能食人是亦可悪然搜抉江
岸非其罪也夫以
高皇之聰明神智人言一迁就禍及无辜如此則朋黨獄興之
時人之死于迁就者可勝言哉　菽園杂記

太祖上之下

洪武已酉剪除群雄天下大定既而元宗室魏王郊王出兵
攻蘭州志謀恢復徐國公達率兵迎戰敗之辛亥蜀川平
上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其一所少者歷代傳國璽耳
得此我為天子可以無愧其二統兵王保ヒ未擒其三前元
太子不聞音問汝諸將不得寧莫回於是命靜海侯　出海
道趨遼東曹國公李保兒出北平路抵上都信國公徐達出
大同路趨和林宋國公馮勝出臨洮路攻甘肅期定漠北師
行人既久糧運不繼遂值王保ヒ師出為其騎兵所蹂躪死
者十八九餘軍尋除前后約去四十餘万人　草木子餘录

朝國以兵力取天下大戰惟鄱陽耳死者六万余人城守之
久惟姑蘇耳死者十万余人其余皆同拉朽然戰鄱陽前一
歲婺源州同知以事至鄱陽夜分見天星乱落如雨墜湖水
中皆有声次年交戰得屍数万符天象也　同上

洪武二年詔孔子春秋什奠遣使降香曲阜攸廟於仲月上
丁致祭京師免祀天下不必通祀刑部尚書錢唐言孔子百
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万世為士天下祀孔子如天下祝
聖壽報本之礼不可廢也時修孟子節文并議其配饗唐論之
尤力○上皆從其議一日召講虞書陛坐而講或糾唐草野
不知君臣礼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道陳於
陛下不跪不為踞常諫宮中不宜揭武后畫件
旨待罪于午門外終日
上悟賜飯即命撤畫唐字惟明浙江象山人其論諫於是乎可
稱矣　余冬

洪武二年二月詔脩元史
上謂廷臣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當紀載況
史紀成敗示懲勸不可廢也乃詔中書左丞相宣國公李
善長為監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通判王褘為總裁徵山林
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纂修開局天界寺取元經世
大典諸書以資參考諸儒至
上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於后世
故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國殆将百年
其君初亦勵政事簡略与民休息時号小康然昧於先王之
道酣溺胡虜之俗制度疏闊礼樂無聞至其繼世嗣君荒淫
雎跌邑兵戈四起民命顛危雖間有賢智之臣言不見用天
下遂至土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昰其
言行亦多可称者今命爾等纂脩以備一代之史務直述其
事毋溢　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七月詔遣儒士歐
陽佑等往北平等處采訪故元一統及至正事蹟增脩元史
將成詔先成者上進闕者俟續采補三年二月詔續修元史
時歐陽佑等采摭故元一統以后事实还朝乃命宋濂等總
裁儒士趙壎等十四人同纂脩七月續修元史成計五十有
三卷紀十志五表二列傳二十六凡前書未備悉補完之通
二百一十二卷翰林李士宋濂等率諸儒以進詔刊行之授
儒士張宣等官趙壎宋右朱世濂乞还田里許之史氏成書
詎未有述于此者矣歐陽佑等訪采元統及至正間事蹟如
今存高氏庚申外紀之類恐亦有所未見也　余冬

洪武中徵高僧復見心其師祈無隱止之曰上死亦死頻樂
深且爵殘命吃酸將後不听后竟被誅溺死而惜國道祈讖
上聞遊祈至將殺之祈曰此故俚臣偶李非有他也

上問何出訢曰出大藏某録在某函某卷某葉檢視果然乃釋之　野記

太祖垂訓立法尚出千古罷丞相分任六卿尤偏听独任之弊此法能世守之朝政悉付六卿如有遺怯其諫得糾正擧劾
朝廷端拱以照臨於上万世死弊矣　双溪杂記

嘗見紀国初事蹟者内載洪武間設有殿閣大学士其職不過代草詔令然每有犯輙罪黜凡制誥碑文祭文多出
御製如今天下各衙門表箋祝文祭文雖臣下所用亦出
御製至於武臣誥命皆組織之不書其每日羣臣奏事面奏取
旨畢各衙門官将奉
旨意批寫本後送科類寫奉到旨意覆奏豈有太学士　敢擅
口旨送内批于手本面發書之事乎永樂初始建内閣于東角門内命解縉黄淮胡廣胡儼楊栄金幼孜楊士奇七人在閣办事尋往侍講　同上

国初在内設中書省置左右丞相在外設行中書省盖
太祖神聖文武乜事俱断然其初亦以任相為務昔与誠意伯刘基論可為相者基曰夫宰相以義理為權衡而已死預焉者也胡惟庸小犢将僨轅而破犁及後胡惟庸為相事敗罷丞相不設

祖訓首章曰敢有奏請設立丞相者文武羣臣即劾奏本身陵遅全家處斬大明律云在朝官員交結朋友紊乱朝政者皆斬及交結近侍官旨符同奏啓或上言大臣徳政者皆坐以斬罪盖鑒古宰相專擅結黨滔移国祚為慮至深遠也　同上

国初議郊礼者主分合者各有之久不決
太祖曰非天子不議礼朕決為合祭並壇屋請制上一日悉定上
上敬
天無毫末怠以楽生不要顢頇褻瀆神樂观居之膳給優裕所轄錢粮不刷卷曰要他事神明底人不要与他計較常膳外復予肉若干曰毋使飢寒乱性

郊坛武舜执于盾後易以楮甲画兵其上曰為后世防微　野記

国初羣神尚依旧称洪武三年即詔更之城隍神亦始有封爵府為公州為侯縣為伯皆号显佑其制詞曰帝王受天明命行政教于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此天示不言之妙而人見聞所及者也神司淑慝為天降祥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礼楽幽有鬼神天理人心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智弗類代天理物之道実璧于衷思應天命此神所鍳而
簡在帝心者君道之大惟典神天有其李之承事惟謹其府城隍聰明正直聖不可知固有超於高城深池之表者世之崇于神者則然神受于天者是不可知也茲以某御之初与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睠此府郡灵祇所司宜封曰鑒察司民城隍显佑公显則威灵丕著佑則福澤溥施此固神之徳而亦天之命也司於我民鑒於郡政享茲祀典悠久无疆主者施行洪武二年正月某日　野記

国初官有更制後人鮮知之者漫記一二未尽也曰尚宝大使曰都諫官曰知驍騎衛指揮使司事曰詹事府賛讀曰儒李提舉司校理曰侍礼郎曰引進使曰翰林院直学士曰翰林院應奉曰起居注曰左右正言天門待詔閣門使观使侍義司通賛舍人如雖中書曰輔諫院儀礼司及殿御史中丞大夫之属不復具余　同上

国初定黜涉之法即古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義意今百官歷俸三年六年九年考満三次方論黜陟是也然官或有缺不候考滿而陞去者多矣是三載陟官之法不守也既行三

載考察之法又行遇缺推補之例天下庶官九載考績者皆
何人哉況四方之遠一官赴京考滿往返勞費且誤公務詔
令本處考覈庶為便也方面官有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開
報考語亦令就任后戒待朝覲定黜陟如此朝覲之典考滿
之法兩不相悖矣　双溪杂記

国初諸司所進表箋皆如往代撰制後
上以其文多犯嫌忌如質本生知与民作則等語頻見諸刑書因
命詞臣撰為定文迄今遵之惟書以進而已洪武六年九年
嘗禁四六文辭敬撰者以柳宗元代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
表為式頒示又洪武十四年重定進表箋仪其文内二名不
偏諱嫌名不諱　野記

洪武三年五月諭中書省曰今人書劄多稱頓首再拜百拜
实非礼也宜定其式細民有取古聖賢漢唐国实等事為名
字者亦宜禁止礼部議凡致書于尊者稱端肅奉書答則端
肅奉復敵已者稱奉書奉啟上与下稱書寄書答卑幼与尊
長云家書敬覆尊長与卑幼云書付某人其名字有天国君
臣聖神尧舜禹湯文武周唐晉漢等国号犯者悉更之是月
又命考服色所尚礼部奏宜尚赤從之　同上

太祖築京城用石灰山秫粥錮其外時出閲視監掌者以丈
尺分治
上任意指一處擊視皆純白色或稍杂泥壤即[illegible]
斯金湯之固也　同上

懿文太子以洪武二十五年夏薨將停享祀礼部議當如宋
制從之　同上

洪武三年二月命製四方平定巾式頒行天下以士民所服
四帶巾未尽善后制此令士人吏民服之皂隸修人如初所
定以異其式二十四年五月又諭礼部右侍郎張智等悉礼
部將士民戴的頭巾様製再申明整理智奏先為軟巾制度
巳嘗欽定而小民往往造破爛不堪紗羅用綳粘裹竹絲漆
布混同造賣有乖礼制請申禁違者論如法○舊傳
太祖召楊維禎賜此巾以見○上問何巾対曰四方平定巾
上悅令士庶依其製且用其名或又謂有司初進様方直其頂
上以手按偃而向后正如民字形遂為定制未知然否　野記

国初諸司或不由科薦苟得其人便令就帶民服莅政故有
平巾祭酒等称或有过稍軽罰去冠帯此法今猶用之　同上

高祖始造鈔累不就一夕夢神告當用秀才心肝為之寤思
之未得曰豈將殺士而為之邪
高后曰不然士子苦心程業其文課即其心肝也
高祖喜曰得之矣因命取太学積課一簿搗而為之果成遂令
歲輸上方今太学季納課業簿云給軍衛糊為礮倣書給光
禄為麵囊造鈔事想行于国初耳鈔法既行
上命○皇太子專重其事時偽造甚衆然有得者一驗即知真
偽盖其机識在二印偽者不知　同上

孝慈高皇后嘗幸太学遂賜監生家人漿粉錢後以
孝慈崩諸婦不哭臨除之　同上

詹舍人希原書宮殿公署榜最后寫太学集賢門門字右文
稍鈎其末
上曰吾方欲集賢門原欲閉門塞吾賢路耶以此殺之　同上

太祖命有司造成均士人肄業祭座以独木堅厚曰秀才頑
毋敗吾案太学初成
上幸[illegible]怒某処侵費命[illegible]督造部官于[illegible]下頃成化間有庸
士入監潰[illegible]其旁云是厥祖也　同上

大朝国初配享親王十五位有妃者六位共二十一位下森
等八王妃国初失記南昌王妃王氏附葬鳳陽皇陵而配享
亦无王氏位不知何也靖江文王南昌王子也　余冬

国初司天之官猶候氣測景測用八尺之表郭守敬用四十
尺故號精密今並廢矣聞后來候氣者旦夕亦置灰坎中潛
通地隧按時以沸石灰湯洪彼穴灌之湯至而灰飛也　野記

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北極入地三十六度皆以地尽処之今
南乃入十二度至蘇始十五度即南之南北之北視此九州之小不啻各有南三北之二崑崙內外之數可知外二十八舍可以只度內九州又聯崑談方異度之中四際相若亦以近此即佛氏所度亦未可知又吾西有大寶宣一穗中下西洋了言歷戴國不豐視三光大小次第一切与中国不異十賊只如此野言又知旧以二十八宿只隷內九州者殊非月下于日如人下于月提其數最
郭守敬說古月舒長今日漸促此義在度數之外无傷也不
可以語泥者每百年短一分也粥熊曰運轉无已天地密移
疇覓之哉　同上

元之授时曆逆之前千載不差而順之四十年巳爽三度大
統曆法即用授时特改太陰行度耳　同上

国初官制全論歷俸深淺轉陞如京官六品六年考滿陞一
級從五品又歷俸三年陞一級正五品外官必九年考滿陞
繁簡陞轉此定制也如宋景濂洪武二年除斈士十年致仕
五品終身自洪熙以后于法漸变盖因四品以上官漸少五
品以下官漸多卑官該陞高官无缺不得陞或卑
官未該陞高官急缺亦須陞補以此有不待缺亦須陞補
翰林斈士春坊閣大斈士有陞至尚書侍郎帶虛銜者通政
太常卿国子監祭酒及由序班出身陞至鴻臚寺卿醫出身
陞至太醫院使寫字出身在內閣書办陞至編修郎中寺官
皆有陞至尚書侍郎帶虛銜者皆因該陞而无缺也又有無
缺而无該陞之人則爲署職也六部署郎中署員外郎是也
然署職之例惟行于六部司屬其余衙門无之如給事中之
上監察御史之上序班行人中書之上俱无五品官五員以
此俱无署職国初有御史陞主事者如僉都御史陞侍郎也
然侍郎科道官職專講讀弾劾近侍清要又因在外四品以
上官缺多乃于科道部屬中論其歷俸年深者不次陞補翰
林官不歷政事故不外補九年方得陞行人內選補科道中
書亦九年得陞各部員外郎惟序班一官九年方得外陞八
品官最為貧若此建官之制变而不能久也盖轉迁雖有資
序官制則有定員若資序雖當迁轉而官无員缺則但仍旧
任不迁中間年深政績卓異者加陞俸給必待有缺方迁補
之則黜陟之典額定之員两不悖矣　双溪雜記

国初定制百官俸給皆支本色米云若如知縣月支米七石歲
支米八十四石足勾養廉用度后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
分折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折色又后改在外官月支
本色米二石其餘俱支折色其折色以头鈔為則每米一石
折色十五貫或二十貫每布一疋折米二十石京官折俸四
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俸祿之制果能守哉欲禁貪
婪豈以難也　同上

高帝令宋斈士濂作灵芝甘露頌賜酒大醉帰為方孝孺言
之須臾酣寢方候夜深殊未醒方料先生不寤明當誤事即
為製文書完比曉宋起趨朝愕然謂方曰我今日死矣方問
何故宋曰昨
上命作頌醉甚誤不為今何及矣○上怒必賜死方曰正恐先
生覺遲已具草或裁定以進可乎即以文呈宋閱之曰何敢
為遂懷之入朝

上迎謂濂須安在宋出進之○上讀之曰非李士筆也宋又辭
上曰此當勝先生宋叩首謝臣尖以賜酒過醉不能成章門生
方某代為之○上曰此生良勝汝立召見即試一論五策方
立成○上覽訖復顧宋曰渠實過汝即○命面賜緋袍腰帶
備平巾令往礼部晏令宗伯陪之后遣覘焉方坐上席岸然
上曰斯人何傲因不留俾為蜀王教授語○彭文曰有一佳士
遣汝今寄在蜀其人則傲吾抑之汝用之當得其大氣力 記纂
泰從龙字元之洛陽人為元江西行臺侍御史避乱居鎮江
王師克金陵命徐太傅湯信公徇鎮江
上謂徐曰入城為吾訪泰元之言予欲見意既而得之馳報
上上令朱王以金幣聘之從龍与妻偕来
上至龍湾迎候時○上居富民陳家因与陳同處日夕共謀議
深見采納既而○上居御史臺從從龙居西門外謀議益密
称為先生而不名每以悉版書訊問荅人不得知也乙巳歲
求还鎮江
上餞之郊外握手為別既卒○上遊督軍江上遂幸其家哭之
慟命营葬厚賻其家 野記
唐元任仕龍虎丁酉我洪武初
高廟将兵下江南駐新安延訪耆老旧而衛國鄧公愈以先生
及鳳林朱李士允升二人名上○召对称旨有尊酒束帛之
賜 双溪雜記
洪武中造徐中山坊第既成江陰侯吳良靖海侯吳貞兄弟
薄暮過之問左右曰何以称大功坊对曰此魏國公賜第也
良乘醉徑擊壞額署有司以聞明日二吳入朝
上怒問何以壞吾坊对曰臣与徐達同功今独達賜第表異
且称大功○陛下安乎

上咲曰毋急将来我令有司即所封地建宅二區賜之今在江
陰良居前称前府貞居后称后府甚弘麗也 野記
宋祭酒訥剛嚴當其職
高皇殊眷之君臣之契莫倫○上燕居常思見之不欲数召勞
煩命畫工陰寫其神以来工潛窺觀訥方公服危坐不語
工亟畫以進
上覽之收之明日訥朝罷
上謂曰昨日某時卿嘗公服坐堂上乎对曰然
上曰何以有怒色訥惶恐对曰適一生献茶踣而碎茶甌臣不
竟怒且念臣不才不能教率所致有負
陛下委任故含怒自訟未責此生耳因問何以知之
上出像語其故咲而慰之更賜以茶 同上
吳中自昔繁雄迨錢氏奢靡俶儉困弊及版納土宋人沈其
賦籍於水王方贄更定稅法悉令畝出一斗民獲甚惠蒙古
礼隳政靡民富而僭汰潰不經其后并益甚
太祖憤其城久不下恶民之附寇且受困于富室而更為死守
因令取諸豪族租佃簿歷付有司俾如其数為定稅故蘇賦
特重蓋懲一時之弊后且將平之也
洪武三年二月庚午
上問戶部天下民孰富產孰優对曰以田賦校之惟浙西多富
室若蘇州一郡民歲輸粮百石至四百石者四百九十五
百至千石者五十六戶千石至二千石者六戶二千石至三
千八百石者二共計五百五十四戶而歲輸至十五万有奇
上曰富戶多豪強故元時以此欺凌小民武断鄉曲人受其害
宜召之来朕將面諭之於是諸郡富民入見諭之云云皆頓
首謝復賜酒食遣之

上頒諭宋濂曹同王禕起居註陳敬曰朕諭此蓋祇欲俾之爲善耳■曰此最得君師教養之道是年五月戶部奏蘇州逋稅卅万余請論守臣罪○上曰蘇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多賴其力今積二年不償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之於民民畏刑罰必須賣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不可得矣其并所逋免之至十三年二月朔遂命戶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租粮額旧一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三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減徵三斗五升以下仍旧其后復命戶部覈實天下土田而兩浙富民畏避徭役俱以田產詭托親隣佃僕謂之鉄脚詭寄久之相習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奸弊百出謂之通天　寄而富者益富負者益負矣

上聞之遣國子監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粮多寡定爲幾區區設粮長四人使集里甲耆民躬履田畝量度之畫其田之方員次其字号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四至編類爲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冊畝二十年二月浙江布政司及蘇州等府縣畝成上進自是以爲起賦然視他邦不无偏重周文襄恂如况侯伯律撫守於茲皆嘗請免得除永稅數十万而猶未大均共后朝死特命掌邦計者不敢擅議以迄于今　野記

洪武中朝命開燕支河時羅煥文往役々者多死煥文独生伺工滿將歸失去路引分必死死爲譏其督工百戶某者曰主上神聖吾當引汝面奏脫有生理煥文從之百戶爲口奏上曰既失去羅煥文扣頭辭訖方退上忽呼回頭之曰看你模樣也似个本分人可賞鈔二十貫煥文受賜謝恩而歸鄉里莫不驚羨　同上

洪武三年礼部尚書崔亮議定仁祖陵号既得又請下太常行祭告礼太常博士孫吾与奏以爲山陵之制莫備于漢凡人主即位之明年將作即營地以天下貢賦三分之一入山陵如漢文帝起霸陵欲以北山石爲槨時文帝尚在尊位豈有陵号祭告之礼乎又唐太宗昭陵之号定於葬長孫皇后時武后合葬乾陵其号定於高宗初葬之日其時帝后之陵初未有兩号其於祭告之礼決无有也蓋廟号与陵号不同廟号是爲大行之号不祭告不可故必上冊謚以告之神明若陵之有号則后之嗣王所以識別先陵而已故歷代皆不以告今英陵加号亮欲行祭告臣竊以爲非宜亮曰加以陵号歸懿世考之典礼如漢光武加上先陵曰昌宋太宗加上高祖陵曰欽曾祖陵曰定考陵曰安蓋創業之君尊其祖考則亦尊崇其陵既尊其陵亦必以告礼緣人情加先帝陵号而不以告先帝者非人情也臣以爲告之是於是廷議皆是亮遂命俟陵碑石成遣太常行祭告礼　余冬

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凡三十四人公六人曰李善長韓国 徐達魏国 常茂鄭国 李文忠曹国 馮勝宋国 鄧愈衛国 侯二十八人曰湯和中山 唐勝宗延安 陸仲亨吉安 周德興江夏 華雲龍淮安 顧時濟寧 耿炳文長興 陳德臨江 郭子興鞏昌 王志六安 鄭遇春滎陽 費聚平涼 吳良江陰 吳禎靖海 趙庸南雄 廖永忠德慶 俞通源南安 華高廣德 楊璟營陽 康鐸蘄春 朱亮祖永嘉 傅友德潁川 胡美豫章 韓政東平 黃彬宜春 曹良臣宣寧 梅思祖汝南 陸聚河南 先是受封而已沒者六人曰馮国用郢国公 常遇春開平 耿君用長興 廖永安鄖国公 俞通海虢国 沐英西平 及后十七年又定功臣次第与前稍異功高望重運籌帷幄總兵者八人曰魏国公徐達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馮勝衛国公鄧愈信国公湯和長興侯耿炳文江陰侯吳良西平侯沐英[illegible]輔翼所指示者一人韓国公李善長以義氣而封者三人曰

胡陳所誘於火显另二人先在宰夏任指揮明所新廷无礼发耳忠於琥胡陳之命將因軍對錄追送崇序勘地中通报消息后大軍克敗胡營獲積穷問所以禍乂情賦迹路 野記
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与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註說与
鄱陽鄒季友所論間亦有未安者
太祖嘗召儒臣博士致仕錢宰等諭以啟正是書之意命翰林
院學士刘三吾等總其事開局翰林院凡蔡氏傳得者存之
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書成賜名書傳会選命
礼部刊行天下然今是書世竟鮮行蓋永樂中勅刊五經大
全書經一依蔡傳士子專業以為科举蔡說之外遂不復有
所考故也　余冬
太祖皇帝定金陵之丙午年令曰余自創業江左十有二年
軍国之費科徵于民效順輸賦固為可喜然竭力畝畆所出
有限而取之過重必甚憫焉曩因民間造酒糜費米麥故行
禁酒之令今春米麥稍平或以為頗益于民然不塞其源而
欲遏其流不可也而今農民今後无得種糯米以塞造酒之
源庶使五谷豐積而價平吾民得所養以樂有生庶哉万民
之富實也及后酤禁開故至今不行　同上
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宋皆為宦者敗蠹不可拯
救未嘗不為悅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人勤苦如
呂強張承業之臣豈得无之但開国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
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洒掃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
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
宦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為乱豈可得乎三年十月丁巳朝
退有二內使乾靴行雨中
上見召責之曰靴雖微皆出自民力民脂為此旦夕可成汝何
不愛惜乃暴殄如此令左右杖之謂侍臣曰嘗聞元世祖

初年見侍臣有着花靴者責之曰汝將完好之皮為此盖不
廢物勞人此意誠佳大抵為人嘗歴艱难則自然節儉若習
見富貴未有不奢靡者也因勑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許
服雨衣
洪武四年中書省臣奏議宦官月俸宜量給米三石 初宦者為散官月支米九斗中書議令既為官
上曰內使養食衣於內自有定額彼得俸將焉用之但月支廩
米一石足矣卿等不宜開此端也五年定宦官禁令凡內使
於宮城門內相罵詈先發而理屈者笞五十后罵而理直者
不罪其不服本管鈐束而抵罵者杖六十內使罵奉御者杖
六十罵門監官杖七十內使等于宮城內鬥毆先鬥而理屈
者杖七十毆傷者加一等后應理直而傷者笞五十其有不
服本管鈐束而毆之者杖八十毆門監官者杖一百傷各加
一等其內使等有心怀惡逆出不道之言者凌遲處死有知情而
容隱者同罪知其事而不首者斬首者賞銀三百兩十年有
內使以文事內廷泛容言及政事
上即日遣还鄉終身不齒諭羣臣曰自古聖明之君凡有謀必
与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于已未聞近習嬖幸得与謀
者况閹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声音咲皃日接耳
目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佞僻褻狎其休態也苟一
為所惑而不知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势以干政事其久也遂
至于不可抑且階乱者多矣朕常以為鑒戒故立法寺人不
过傳奉洒掃不与干与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
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十七年勅內官毋与外事諸司
毋与內官監文移往來　余冬
高皇嚴防宗之志每夕膳後露坐禁苑玩察天象有時達旦

不安寝○上長於推測于天星亡不洞然也　野記
高皇聖李翀係以尚書咨昰羲和惟天陰隲下民二簡蔡沈註
誤嘗問羣臣七政左旋然乎又令祿与雚仍以朱熹新説对
上曰朕自起兵迄今未嘗少罝步覽焉可循儒生腐談因命礼
部試右侍郎張智与李士刘三吾等改正為書傳会選刋示
天下李子曰凡前元科举尚書專以蔡傳為主考其天文一
節已自差繆謂日月随天而左旋今仰观乾象甚為不然矣
日月五星之麗天也除太陽人目不能見其行于列宿之間
其太陰与五星昭然右旋何以見之當天清氣爽之時指一
宿為主使太陰居列宿之一四一文許尽一夜則太陰过而
東矣盖列宿附天舍次而不動者太陽过東則其右旋明矣
夫左旋者随天体也右旋者附天体也必如五星右旋為順
行左旋為逆行其順行之日常多逆行之日常少若如蔡氏
之説則逆行多而順行少豈理也哉若不革正有誤方来今
后李尚書者天文一節當依朱氏詩傳日月之交註文為是
又如湯誥内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一節蔡氏俱以天言
不知陰隲下民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天之陰隲
下民者和風雨霜露均調四時五谷結実立蒸民之命此天
之陰隲也君之相協厥居者何敷五教以明五刑以弼教保
護和治使強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各安其居也如或蔡
氏之説則相協居事皆付之於天而君臣但安〻自若奉天
勤民之政畧不相与又豈天佑下民作之君師之意哉今后
當依此説　野記
太祖微行至三山街一媼門有木榻假坐移时問媼何許人
对曰蘇人又問張士誠在蘇州何如媼曰方
大明皇帝起手肘張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全城帰附蘇人不受
兵戈之苦至今感徳又問其姓而去翌日語朝臣曰張士誠
於蘇人初无深仁厚徳昨見一老婦深感其恩盖蘇民心常
恐京師百姓千万死此一婦也迨洪武二十四年以后取富
民户実京師多用蘇人盖亦以此　同上
鹵簿官仪非可私藉昔者亦有述焉因労厥乐聞也今列大
駕梗槩○殿内左右扇三重内双龍扇二十外素扇二十二
又外素扇二十殿門左右黄曲盖繖二次左金交椅一右金
脚踏一次左金盆一右金罐一此外為丹陛左右伏三重内
双龍扇二十次单龍扇二十外金節六次響節二十六次領
頭二又外左朱雀旗一右玄武旗一次骨朶六次金鉞六次
金吾六次臥瓜六次立瓜六次仪刀六次檑杖六次班劍六
次龍戟六次鼻戟六次左青龍旗一右白虎旗一次領頭二
中道左右双龍扇内紅花繖二次黄盖繖二次紅方繖二単
龍扇内設大楽之所此外為丹墀左右伏三重内黄盖繖二
次紅綉繖二次紅花盖繖二次紅曲盖繖二次紅花繖二次
紅曲盖繖二次紅方繖二次紫方繖四次雉扇十六次紅扇十
六外羽保幢十次豹尾四次龍頭竿十次信旛十次傳教旛
十次告止旛十次降引旛十次黄麾二又外戟氅二十次戈
氅二十仪鍠二十氏三重皆有領頭各二中道右黄盖繖内
馬兀一雉扇四右為玉輅玉輅前為步輦大輅前為硃紅輦
戟氅外左右誕馬二十四此数伏下左右鳴鞭各二馴象各
三此立仗之儀也其出行鹵簿大略同前而陳列稍引而長
之最上一重稍前二重数稍减殺而左右先列黄麾二次朱
雀玄武旗次五繖中繖繖前左紅銷金繖前右黒銷金繖后
左青銷金繖右白銷金繖次左兀子一右鞍韀一次中為[illegible]
馬一次中為板輿中次為步輦次中為硃紅輦次中為大輅

最前為玉輅皇輿馬前皆列灯輅玉輅前左右為誕馬而刀鐋
弓矢之備未及詳陳若旂之象及字刻略志之最后左右為
旂門二次左為熊右為羆或曰亦熊次左天鳶右天麟次
左天鹿右天馬次為門次左青龍右白虎次為門次左淮右
濟次左江右河次左西岳右北岳次左東岳右南岳次左參
右軫次左觜右翼次左畢右張次左昴右星次左胃右柳次
左婁右鬼次左奎右井次左箕右壁次左尾右室次左心右
危次左房右虛次左氐右女次左亢右牛次左角右斗次左
火右水次左木右金次左雷右雨次左風右雲次左日右月
次左右黃旗四十左右白纛二次門二其中左右皆簪纓之除
為龍旂十二而居中之旂最為麥麟之際為豹尾江河之
際為元武參軫之際為北斗奎井之際為中岳角斗之際為
江纓纛龍旂之前為土又為前黑纛最前旂門中為朱雀

○旧傳東夷諸国王及賜太及賜惟易不能達凡数四鮮有之
丹輒溺或曰令人誦記去人亦不遠未察信否

孤樹裒談卷之一終

孤樹裒談卷之二

太祖中 洪武紀元

○律條歷代相承損益無幾觀唐宋刑統所載敕令則世自為
格宋人敕重于律斷獄用敕中所無方用律朱子嘗病之勝
国笞杖十減其三笞當止四十七杖當止九十七及後斷獄
七下至五十七用笞六十七至一百七用杖罷徒杖数亦然
則是反加十也大德中刑部尚書王約以為言竟不能改国
初刑亦重事取
上裁榜文紛洪武末年更定新律刑官始得據依以為擬議輕
重歸一後又申明 大誥死罪外笞杖徒流俱從減一等論
累朝遵之而法外遺奸則不免時有條例之設然條例特用
輔律之不逮耳律中所無方用例寬仁之政于是疏

○江伯兒者母病割脇肉以食不愈禱于岱嶽願母病愈則殺
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
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礼父為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殺
其子絕倫滅理宜亟捕治之遂逮伯兒杖百謫偶海南命礼
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礼部議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
致其樂有病則拜托良醫而嘗進其藥至於呼天禱神此懇
切之至情人子之心不容已者若卧冰割股前古所无事出
後世一旦之間見割肝之事殘害為最且如父母止有一子
割股割肝或至喪生卧冰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祧之主
豈不反為大不孝乎原其所自愚昧之徒一時激發務為詭
異之事以驚俗駭世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
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人子遇父母病
醫治弗愈无所控訴不得已卧冰割股亦听其為不在旌表

之例詔從之按史劉宋時郭世通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婦恐廢侍養乃瘞之文帝勅榜表門為孝行焉此與郭巨事同方遜志論郭巨埋子世傳其孝嗟乎伯奇順令申生之恭君子弗謂孝也大杖不走曾參不得辭其責從父之令然且不可夫孝所以事親也苟不以礼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況俾其親以口躰之養殺無辜之幼子乎故虎不忍君子羙之況子孫乎巨陷親于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乎泯矣其孝可以訓乎或曰苟為不孝天何以賜之金吁設使不幸而無獲金死者不復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又焉得為孝乎使其親無惻隱之心則已有則奚以安其生養志者固若是歟徼幸于偶尔好事者遂羙其非義之行乱名教而不察甚矣人之好異哉嘗其然乎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與不然則無辜之赤子不復生矣然則宋文帝勅榜表世通門為孝行非可為法者也韓退之云不腰于市亦已幸況復旌其門乎

太祖之識所以立教于天下者高矣

○洪武間憲典火烈期以止辟刑部郎袁觀

上久欲除之一日忽問觀有某犯法朕將誅之而太子輒欲宥之何也觀對曰

陛下欲殺之者法之正

太子欲生之者心之慈

上含怒口誦法之正心之慈二語數四不止已而叱觀退觀知不免即日佯狂顛謬百端或搏類前炙如大獵狀家人皆布諸途輒自拾啖之既久人以為真狂

上聞乃置之又御史某松人也偽為瞽聾家人不之知其婦迷與同居按尉適一旦尉自其室出屏錯然有聲御史[illegible]婦曰猶跳下樓耳御史曰詐遂止亦終免及後朝出已日盲稍稍愈或曰與婦對婦喧鬨御史曰詎得猶見跳否婦悟即自縊 野記

○洪武四年天台方克勤知濟南府事時始有詔民墾荒田者閱三載乃税吏徵近功不竢期斂之復以田定其科縣是民益懼田不增闢克勤與民約定為觧詢列其丁產為上中下三等後析為三每有徵發恒視書為則吏不敢並緣為奸案景濂撰克勤墓誌載此事春按此今日三等九則之法也有事均縣者徒論田糧而不酌之丁產縣其得均乎宋史葉衡知臨安府於潜縣戶版積弊[illegible]貧弱困於陪輸衡定為九等自五以下除其藉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頓蘇民户等則之法蓋見於此克勤臣孝孺之父為政務以德勝威性不喜近功名嘗曰近名必立威威立必至害人吾不忍為也 餘冬

高皇帝微行大中橋侍聞一人繫刑者語近不遜

上怒遂幸徐武寧王第武寧王已出夫人出迎

上問王安在夫人對臣何事在何所夫人欲命召

上止之又言使知吾怒乎夫人謝不知因大懼恐為王也叩首請其故　上曰吾為人欺侮夫人又請之

上怒甚不言久之命左右往召其兵官與兵三千來

上默坐以待夫人益恐以為決屠其家矣叔[illegible]呼王頭之兵至

上坐以伺返命乃回 野記

○今南京兵部無著榜

太祖一夕遣人偵諸司皆有衛宿者獨兵部無之乃其取榜去俄有一吏來追奪不能得偵者以聞

上召部官問誰當直對某職方司某官某吏卒又問奪榜吏為誰

乃職乃洪吏也遂誅官與卒即以此吏補其官不復補榜以
近于今其後
大宗遷都命諸司各以官二員扈從兵曹棄恥與此吏並列因
遣行後部亦恒處此柄
○初監生歷事諸司皆旦往夜歸號令往返殆十餘里
太祖命察諸官吏皆獨戶部歷事監生一人不至逮問對曰
昔道遠行不前耳
上始知之因給歷事監生驢錢令賃驢而行 然獨戶部有之今亦罷矣 野記
○洪武中郭德成爲驍騎指揮嘗入禁內
上以黃金二錠置其袖曰第歸勿宣出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
鞾中佯醉脫鞾露金閽人以聞
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閽嚴密如此藏金而出非竊耶
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亡間安知
上不以此相試耶衆乃服 同上
太祖平亂國用重典當時政刑俱有成書及輯古事勸懲諸王
百官往往今人少見之如彰善癉惡誅逆臣錄清教錄永鑒
錄省躬錄志戒錄世臣總錄者甚多 同上
○國初犯大辟者其家屬多請代刑
上幷宥之如五倫書所載是也其後繼請乃一切許之爲多既
呂杜奸譎且因成其孝弟此非迂細者所知吾蘇戴用代其
父王敬代其兄余未殫紀至有都文信代婦乘
高皇帝惡頑民竄避緇流聚犯者
俱出野記
○國初重辟凌遲處死外有刷洗裸置鐵牀沃以沸湯以鐵帚
刷去皮肉有梟令以鉤鉤脊懸之有稱竿縛置竿抄彼末懸
石稱之有抽腸亦掛架上以鉤入穀道鉤腸出却放彼端石
無起腸去有剝皮剝贓酷吏皮置公座令代者坐警以懲有
教雖有非法蓋有鍚蛇遊戲凡以正大戮之辟也 同上
○洪武辛亥冬十月舟行安陸大霧中北風吹勁皆成黑雪凍
凝草木竹栢皆枯壬子年河南黃河竭又皆可涉鼻中風塵
皆滿是年建康地大震七月十七日戌時地移示有司宜謚
天戒又大雷震死男女十六人擊丁諭旨曰皆由我朝廷禁
網疏濶遺漏者多故天助朕殺之
出草木子餘錄
○自辛卯盜起州郡監造弓甲刀鎗工匠造作晝夜不絕以
供軍用者迨二十六七年至於江船海船風快船多渠船通
淺船運船運船亦無年不造各處山林材木爲空制割車弩及
筋纏脚蹬弩毋弩用把三條弦絲半斤用車絞拽上弦用以
征北臨陣倉卒不及用遂廢造兵軍用二十人拽以九馬弓
甲鎗刀弓矢雖頗皆具擬以征北職者以重大不可運掉難
于進退亦廢 同上具
上念舊臣宿將崛強難制皆令其朝見
太子潛視其拜俯不恭者輒以事誅之凡四十八衛于臨濠
○凡一應造作凡造作所物皆書監工官吏及作者姓名輸者
受者皆精加檢點有濫惡者物既交納再加揩憤重者即斬
於是段疋器甲無不精利造作處罷木稗織造處要剩頭經
製戰衣處要碎布祭祀處要稍毛錢皆令籍數官考較以其科入
上九月十八日誕辰戊辰生州郡皆進表賀幷上
皇后箋 太子啓冬至元旦三宮表箋皆同后令各縣皆進

遠在萬里勤經年歲前後相□惟於道壬子命龍之以省府進
賀後以生日始于唐玄宗葉此能獨於冬至元旦進賀　同上
○癸丑六月旱
上於冊壇祈雨
皇太子既進疏膳數日不雨乃禱曰應天及刑部囚凡三千天
尚不欲殺之三日當奏朕即什之不雨乃天意不欲之生遂
盡殺之後五日始雨　同上　○洪武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皇帝御端門文武百官早朝宣聖五十六代孫封衍聖公臣孔
希學領列班中
上詔問曰爾年幾何臣希學謹對曰三十有九
上曰今去孔子爾祖歷年幾何臣又對曰近二千年矣
上曰千代雖遠而人尊敬如一日者何也為爾祖明綱常興禮
樂正人倫所以為帝者師為常人教傳至萬世其道不可廢

也且爾祖無所不學無所不通故得為聖人如問禮于老聃
學琴於師襄之類此孝無常師非特如此楚昭王渡江得一
物其大如斗其赤如日其甜如蜜衆皆不知遣使問於爾祖
爾祖曰此萍實也問何以知之答曰昔聞諸童謠云童子之
言爾祖尚記之不忘況道德之興者乎今爾為襲封爵至上
公不為不崇矣此非爾祖之遺蔭乎朕以爾孔子之裔不欲
流官內銓註以政事煩爾正謂保全爾也爾若不讀書抵朕
意矣且人年自八歲至弱冠多侍家未聞不肯向上也朕續
承大統不法成憲尚推孔子之道一皇考之所以表章者於
此其可忽乎乃曲阜闕里在焉道統之係實由于茲而廟宇
歷久漸見隳弊弗稱瞻仰往命有司撤其舊而新之今年夏
畢工宏邃壯觀庶稱朕敬仰之意但凡覩于斯者有所興起
致力于聖賢之學敦其本而去其末將見天下之士皆有可

用之材以贊輔太平悠久之治以震耀孔子之道朕於是深
有望焉遂勒碑樹之於廟并系以詩曰巍巍玄聖古今之師
垂世立言生民是資天將木鐸以教是人謂欲無言示之者
至惟天為高惟道與參惟地為厚惟德與合生民以來實曰
未有出類拔萃雖乎先後示則不遠日月攸趨教敘有彝倫
皇考聖德是崇礼樂治平身底厥功曰予祗迷能敢或懈纂緒
丕承儀憲是賴岩岩泰山魯邦所瞻新廟奕奕奕祝有嚴鼓
鍾鏗々璆磬聲八音相宣聖情怡懌作我士類世有賢才
佐我大明於斯萬年
永樂五年九月十九日立石衢州之孔氏嫡也談竹闕里華
詳見傳記

陛下有旨表文不許杜撰務出經典臣謂天下有道乃先聖孔
子之格言臣謂万壽無疆乃詩經臣子祝君之至情今謂誹
謗不过如此聞其説良久曰此老還甯強放去竟不問左右
相謂数年以来绝見容此一人而已　天順日録
○洪武六年以桂德称為太子正字與桑府紀善　林弼　大本堂
上嘗從容問人品高下人有过何如及仁者有好惡乎德称悉
本經傳要語以對至問三教則對曰治天下當法孔子八年
授晉王右傳陛辭
上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
上曰濂文人爾基峻隘不足取是時劉基已歸于京濂方近密府

上於德稱優獎如此固不俟他日召還進十二事名万世太平
治安策而知其人也德称字彥良慈谿人　餘冬
○國朝之制臣民奏事称奏本後以奏本用長紙字書必依洪
武正韻久用計字数千後舍鄭重而從簡致用題本則不然
矣然題本多在內衙門公事若在外并自陳己事則仍用奏
本東宮前稱啓本
宣廟呼為楙子曾見傳旨中云然
○崑山盧熊字公武洪武初名儒大通篆籀之學曾為兗州知
州既視篆即具奏以印文兗字誤類衮字
上不悅曰秀才無礼便道我衮呢幾被禍弟熙字公敬権州同
知有賢名公武寄以詩有義望清憂秋鉄石古心存之句時
人称之公武後卒坐累死今其家尚存中書舍人告身
高皇帝聖製也官署印款時尚循宋制云
○呉思菴先生題錢武肅畫像卷云昔彥強王先生誌謙齋錢
甦墓称其先本呉越武肅王後謙齋之孫宣於予婿也一日
奉畫像卷求題抑聞洪武庚戌我
太祖高皇帝将剖券大封功臣遣使詣合郡訪唐和陵所賜武
肅鉄券十五孫尚徳捧券及五王像以進蒙寵遇優渥已而
還其券與像以礼教遣而帰至今蔵在其家
○國初廬陵諸士仕於朝其聲光炳燿卓然為時所称者皆無
慮数十人而刘公季道其一也公以明經被薦初拜起居注
遇事知無不言竭盡誠悃首發御史大夫陳寧姦深為
上所信重嘗隨駕幸中都度清流關
上賦詩命百官和公獨先就有治定不教生縱逸功成開闢之先創道歴
上覽之曰有安不忘危之意賜白金二十两綵段二端未幾拜
浙江提刑按察司僉事決積歲滯獄六百餘起有声於文聲
者平反尤多民以無冤或嗟服之此其卓然有聲称者公諱
可行季道其字也　○國初疏牘奏御
上一覧即送東宮令参決以觀才識緊稍後遂定制凡章奏必
以副封啓東朝與實封同進　野記
○洪武中御史與校尉同居官舍重屋御史在上校尉在下其
亦相糾察也　同上　○南康有老姓潘　儒
上問之曰国以何為本對曰以民為本
上責之曰國以兵為本何以民為使無兵何以能国势之命故
遜山又一儒生與　上說中庸多見與說
上不說一日侍食先執箸以待
上曰此何礼對曰此元禮也
上怒以我朝行胡人之礼遂殺之　草木子餘錄
○御飲酒盛禮也古先聖王皆致重而不輕我
太祖高皇帝尤注意焉嘗觀前吏部尚書且崑山余熿茂本所為
鄉飲禮序似始於洪武十二年及考餘干縣誌所載則又云
行于五年八年未知孰是併録於此余序曰
皇帝龍飛十三載特　詔天下行鄉飲酒礼崑山縣人臣李
無逸尚義讀書時為萬石長奉
詔惟謹延郎其鄉賓礼老英遂近至則有應周壽踰年百有
十二歲翛然在席九十八十七千者坐以尊盛升降揖遜拜
俯周旋之儀獻酬有容讀法宥告觀者如堵莫不感化翕然
已而醉者扶帰者歌髣白欣欣笑言載途卿士大夫紀其事
而咏之吾友余彥智以書走京師求予引其端久弗克為其
請益堅焉嗚呼鄉飲不行久矣黃鮐之老耳不聞鹿鳴之歌
目不識賓介之儀蓋百有六年矣
皇明出而四海一舉累朝之曠典一旦而復之何其易哉而無

之遂聖世獲覩盛禮之行乃能率先鄉人哉世傳肅與廳
眉兒嫡雍容揖讓於尊俎之間且以忠君孝親睦閭門比鄉
黨爲勸可謂不惑流俗篤信古道者矣世有厳鑑數百萬郎
爲富家翁烹羊炰羔舉觴浮白挾呉姬侍趙女弾筝搏拊歌
呼嗚嗚以盡一時之樂烏識所謂鄉飲酒礼者哉聞無逸之
風者亦可以少媿矣使鄉鄉如無逸則古礼不難復而況年
弟可與風俗可厚其機亦寓于是乎吁紛紛百卉中見此孤
蕙蘭亦君子之所喜也爲我謝曰聖天子在上誓自律以化
其鄉人他日璽書惟汝加尚勉旃哉洪武己未春正月既望
承勅郎同縣余熾叙懿

○洪武七年二月丁酉朔日食詔孔廟釋奠用仲丁未。 野記

○洪武七年御史荅祿與權請舉禘祭下礼部太常翰林集議
奏以古者世系易尋故有禘自漢唐以來皆不明言始祖所
出已不可行今
國家既追尊四廟所自出者未有所考遂罷禘事乃寢 野記

○南劍太守林積送張天師子獄中而奏云其祖乃漢賊不宜
使子孫襲封朱子嘗謂門人言張者一時人皆信之而林獨
能名其爲賊其所奏必有可觀其流今不傳其事不知當時
何施行也元之正一教主天師尊寵甚至蓋無論也我
太祖兵取江西張四十二代孫正常既遣人來見自後屡覲京
師洪武初間
上謂羣臣曰至尊者天豈有師也以此爲號褻瀆甚矣遂命去
其舊稱俾爲真人改天師即爲真人即以領其教正常有道
術嘗校術故永壽宮井中飲者疾輙瘳
詔作亭井上名曰太乙泉云嗚呼天師名妃幾代始而獲正於
聖君真人秩二品而猶得嗣於
盛世非其幸也乎 餘冬

○南京太平門外鍾山西有内官享堂一區我
太祖高皇帝所賜今加贈司礼監太監雲公奇塋也按舊碑公
南粤人洪武間内使守西華門時丞相謀逆者君弟距門甚
近公刺知其事乘因隙以發未幾彼逆誑言所居湧醴泉邀
上往幸之輿當西出公慮必與其會走衝蹕道勒馬銜言狀氣
方勃崪舌缺不能達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撾捶亂下公垂斃右臂將折猶顧指賊臣第
弗爲痛縮 上乃悟登城眺顧則見彼第内壯士裹甲伏
屏帷間數匝亟返捷殿罪人□ 就縛召公息斷矣
上追悼公死非罪忠弗白宜申卹典遂贈公司礼監左少監
賜塋地遂命有司春秋致祭仍給六人供歲時洒掃役 同上

大祖召楊維禎將用之維禎八十餘矣作老客婦謠以見意或
勸 上殺之 上曰老蠻子正欲吾成其名耳不殺而
遣之一時頗高其事朱學士送以詩詹同爲作傳皆假借之
所謂非義之義也維禎直不恭耳子有論暴其罪甚戦 野記

○洪武中福建按察使陶垕仲清介自律在任治贓吏數十人
宿弊爲革時布政使薛大方貪暴甚垕仲奏之大方詞連垕
仲至京事既白大方得罪垕仲還官閩人迎拜爲之語曰陶
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垕仲寧波人春聞近歲黄
州知府盧濬守己愛民而得罪上司應朝去或曹濂繼之特
其所親貪暴自恣兩經考察皆得完璧有爲對揭于途者云
盧濬不來天沒眼曹濂重到地無皮公道爲之嘆焉以始聞
垕仲事天眼地皮之對蓋有由來矣 餘冬

○陳誇爲刑科給事中遇事剛果嘗奏事声鐸甚大所者悚然
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前乃曰是天生也每見呼爲大声秀才

上怒　　遷職
復陞吏科都給事中
○乙卯年庫銭飛忽一日南臺民家屋皆有銭竪立在屋上家
家各以竹穿其孔中貫之或得一二十文始知皆庫銭也又
一日廣積内庫鎖庫銀其重数百斤忽穿庫飛出有一儒者
夜坐見田野間光起曰此必有宝也因往其地探識次早探
乃在秋田中去土尺許見白銀大不可舉遂告相識十八人
同掘取其上有朱填廣積字詎分争不平遂聞于官
上曰此銀已失三堠矣此天所以畀是儒也其賜之餘同取
十八人止與儒工銭飛銭飛銀皆大異也。亦陸粲庚巳編之類 出澤木子余知
○宋朝各州立學賜田元朝因之今收其田師生廩給于公也
乙卯會百家之中立社學一所令軍民就學民不樂從甚若
卷二　十二
之府縣生初命年二十五以上
朝廷取用后二十者亦取然国法嚴急為仕者无能久生見
取者如棄市父母愛子者多傾家营免　同上
○丙辰五月京城水溢入午門百官乘舡以朝是年六月六日
大同府平地雪高三尺七月五日有星孛于北斗司天奏兵
星見殺氣多遂什秋刑之家親屬之在官者皆令遷鄉諸司
為之一空　同上
○洪武中兵部侍郎徐宗实奉使两淮海州有節婦侍小花年
十六許嫁而夫亡歸夫家秉夜持服卷姑送終剪髪昚誓守
節不二採訪使上其事所司以其年未五十不合例宗实上
言曰随事慶中始為合義守文執一豈曰得宜厥婦既能哭
夫于笄嫁之初又能剪髪奉姑之後雖剜目截耳亦死以
加自當與立志卓異同科豈與守節尋常比例廷論題其言

下郡邑旌之 見黄文簡公集 宗实黄巖人其奏事多所建明
云　餘冬　○葉宗茂新安名士至正末與汪同起兵禦寇
國初授婺源知州陞饒州知州坐事罷官徙濠須久之授取
赴京使築城所賦役十倍其家產不給也子仁救疑奏上
書得免無何病卒金陵卯時洪武十年也　餘冬
○蘇城天王堂東廡土地神貌類
太祖相傳為周日興人所塑者有属也 或曰僧有至京見者乃圖于此自崇道
云肖之耳
太祖嘗問　太宗外論以我何如对曰百姓皆謂陛下寬恕
上曰何謂以諸功臣縱恣踰分　父皇含容太甚
上然之後皆不復假借而鷹揚之輔略尽焉
皇祖以胡元穢乱刑新或用重典然洪武十年以後頗游否也
聖意必有所在前輩云然　三野記
卷二　十三
○十年丁巳正月十八日丁酉夜雨黒求如墨汙池水皆黒金
慶境皆有之按占云黒竭霧下天下冤次年按察司經歷王
肯賢分金慶酷刑援害徙死者五百家是其應也　草木子　餘冬
○十年十月初三日虎白日入漢西門傷二軍人其一死矣
上問之為釋在京徒役　同上
○十一年戊午元旦早朝文武已集鳴鞭時上始出數而忽斷為三
上怒其欲罪工部官得胡丞相奏始免及朝有鵲鶴自天而殞
死于丹墀見者異之慶州遂昌縣嘗有大聲如鐘自天而下
無形蓋鼓妖也次年官民俱災
○鳳陽府
上命鑄大鐘重萬斤實用過銅七千餘斤及成以高架懸之扣
之不鳴再用大木為梃懸以長繩六人挽而撞之僅聞嗇當
聲如鼓

○洪武己未丞相胡惟庸井中生石笋日夜漸長出水有尋取
汲使人取之笋旁復出三枝次年及禍
○洪武十三年正月初一日殺丞相胡惟庸汪廣洋御史大夫
陳寧及其黨與前後凡數萬人
○己未聚銅數万斤鑄大鍾厚數尺扣之不鳴凌遲鍾工以死
宋金於是乎再見矣
○洪武己未冬詔致仕官居鄉與人叙坐惟於宗族外祖及妻
家叙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得坐無官之下如致仕官骨
會則叙爵々同則叙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次答礼庶
民則以古礼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著為令此外今殊不
然不知何時弛也又允明記先公云
國朝之制三品致仕理事與見任同今亦不知所出也野記
○廬州府一所屋上夜有人大頻足于承塵板者三聲人多聞
之三日闔府以車械赴臺

太祖欲去中書左丞相李善長問於誠意伯刘基曰朕欲易相
誰可刘基曰丞相猶人家棟柱未毀壞不宜易之非得大木
不可易之也
上曰楊憲何如曰憲有相才無相量曰汪廣洋何如曰廣洋褊
不任事曰胡惟庸何如曰此子若用必敗轅破犁曰然則相
無如卿矣曰臣老且性剛不堪作相後
太祖竟相胡惟庸以汪廣洋為副相洪武十年劉基朝于命陵
得疾病
上與之藥胡惟庸怨其言投毒藥中陰攻之七日而斃後其事
稍露
上問汪廣洋廣洋不以正对依違而已十三年斬
惟庸發死士數百占蘇松常鎮民田半之
上頗惡其權太重蓋思刘基得其毒藥之故收惟庸得其狀

刃謀不軌之状戮之誅胡黨前後共六萬餘人有挾讎者
以為胡黨亦戮之遂分中書為六部以散其權汪廣洋已致
仕貶之嶺南賜伏劍死
○洪武中朝廷訪求通曉曆數々往知来試无不驗者必爵及
封使食禄一千五百石山東監生周敬心奏言国祚長短在
德厚薄非曆数之可定三代有道之長固所定論三代而下
深仁厚德者漢唐宋而已如漢高之寬仁繼以文景之恭儉
昭宣之賢明光武之中興章帝之長者唐太宗之力行仁義
宋太祖之誠以愛民是以有道之長国祚最短者莫如秦其
次如隋又其次如五代始皇之酷虐煬帝之苛暴五代之窮
兵是皆人事所致豈在曆數惟
聖上應天眷命掃滅胡夷救乱誅暴其功大矣然神武過於漢
高而寬仁不及賢文過於太宗而忠厚不及是以御宇以来
政教未敷四方未治伏乞效漢高之寬仁同太宗之誠懇法
三代之税斂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以小數耶又言
陛下連年遠征臣民万口一詞如為恥不得傳国宝欲取之耳
臣聞傳国宝出自戰国楚平王時以卞和所得之玉琢之秦
始秘之名曰御璽自是以来歷代珍之遂有是名易曰聖人
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宝玉璽非宝
也且戰國之君雖先得宝而国不守五代之君皆得宝皆不
旋踵而亡盡徒知玉璽之為宝而不知仁義之為宝故也天
下治安享国之久者莫如三代々之時未有玉璽是知有天
下者在仁義而不在此璽亦明矣使兵革數動軍民困苦是
忽真正之大宝而易无用之小宝也聖人智出天下明照万
物乃輕此而重彼愛彼而不愛此耶又言方今力役頻繁户
口雖多而民勞者衆賦斂過等用粮雖寡而民[illegible]

溥矣而民不悅所謂徒善也法度嚴矣而民不服所謂徒法
也昔者汲黯言于漢武帝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
欲效唐虞之治乎方今
國則患富兵則患強城池則患高深宮室則患華麗土地則
患廣人民則患少人是多取軍士廣積錢財征伐之功無虛
日土木之功無已時如之何其可治也又言
洪武四年欽録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起天下
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殺京民者妄言罪名不分臧否一槩
殺之豈無忠臣烈士善人君子誤入各項之中於茲見
陛下之德薄而殺戮之機深矣夫自古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
而殺之多者後嗣不昌秦隋元魏之君好殺不已其後至于
減絕種類漢時誤殺一孝婦致東海枯旱三年方今水旱連
年未臻大稔未必不由殺戮無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又言

明王之制賞不僭刑不濫今刑既濫矣復賞賜無節天下老
人非功非德人賜鈔五錠出征軍官位高而禄厚平寇禦侮
亦其職分當然今乃賞賜無盡不計其數夫厚斂重科窮民
困苦而濫賜無功之人甚無謂也宜節無功之賞以寬窮民
之賦則天下幸甚其餘若通鈔法罷充軍等事皆切時弊約
三千餘言節其要録之敬心不知為山東某州縣人後任某
官問之山東仕于朝者皆莫之知也無官守言責而能直言
極諫如此何其壯哉不可泯也 菽園雜記

○江陰有焦某者為
太祖舊人屢召不赴将使人搜索焦忽自荷鷄酒由御街直入
太祖喜其至以其物付光禄治具共飲甚歡出金銀角三帯命
其自取以官之焦取其角授以千户数日逕出高橋門掛冠
帯於系樹間而歸又正統初有刘士宗者如讀書語言斬絕
常守莫愚含眞酷計抱不平奏其不法数事
上命大臣置辯于午門外两人不伏太宗伯胡公濙以鄉人稍
勸解士宗大詬曰汝欲爲庇其家而壞朝廷法耶歷数其过
聲振[illegible]諸臣以莫為能吏而士宗言有理两什之故江陰有
焦千户直行天子道式士宗大開六科爲之語以為奇事也
禁 菽園雜記

○俞貞木字有立錢芹字繼忠皆蘇人革除年間蘇守姚善好
礼賢士有立以明經見重于守月朔望必延致講書府李寄
令吏魄米于有立誤送繼忠吏惶恐白守将取回有立云錢
先生與人不苟合尤不苟取與今受米不辭必知公之賢耳
守驚異即令請會繼忠對使者云吾為郡民有召敢不赴但
吾心未宿戒不可輕往他日可也他日乃浣濯衣冠齋沐而
往守甚喜延之別室請問經書疑義繼忠云此壯之務耳公

為政何不談時務而及此耶守益加敬服問今日以何為急
務繼忠令屏左右云今日之務以勤王為急守矍然而悟於
是密結鎮常嘉松四郡守訓練其民率先赴行竟死其事 菽
園雜記

孫樹[illegible]談卷之二畢

太祖

○洪武中山西都指揮郭敬能鍾律以水置盒中對酌損益以
箸擊之即合音調嘗聞教坊奏降之樂愀然不樂或問之曰
非尒所知　野記

○驃騎指揮郭德成嘗侍
太祖內宴既醉免冠謝其頂瀉然
上笑曰酒風漢頭毛如此非酒过耶德成曰臣猶厭其多欲盡髠之
上默然既醒悔悟觸犯遂尽削其髮被緇誦佛乃免　同上

○危斈士素以勝國名卿事我
太祖皇帝年既高矣　上重其文斈礼待之一日
上燕坐屏後素不知也步履屏外甚為舒徐
上隔屏問為誰素對曰老臣危素語復雍緩
上低聲笑曰我道是文天祥来　賊伝伯虎　野記

○洪武十三年
上諭山西潞州壺關縣儒士杜教昔之御宇內者無倖位無遺
賢致治和而世太盡由善論耳聰目明之道所以士仁者樂
從其遊輔之以德間有非哲者處于民上則倖位遺賢亦將
矣今朕才疎遺聖道之良宗是致賢隱善匿民未康世未太
今尒悖李君子齒有年矣符到若精力有餘則策杖来朝果
可作為加以顯爵與朕同遊故茲勅諭時五月二十九日也
遣內使趙通賫勅臨門宣教悖李儒者六十九歲赴召任四
輔夏官並太子賓客位列三公都府之次寵眷極隆孚君臣
有唱和詩甚多教七十歲辭帰命終云

○洪武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丁未建德府下雹六月初八日
巳卯杭州府晴日飛雪金陵自十二月不雪至于五月霽天

一守城指揮係眾其不折聖　草木子余

○京衛上二十二衛称親軍指揮使司不隸五軍都督府錦衣與
旗守寺衛并同其衛

○洪武十五年自儀鑾司改置一府隸又有將軍力士校尉各
等役直駕侍衛巡捕等事若有重囚下本衛鎮撫司
推鞫二十年以非法凌虐本官皆得罪將本衛刑具焚毀以
所係囚俱送刑部二十六年申鞫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
求樂後北京照例開設職事仍旧而任遇漸加視諸衛雄
旨提取罪犯本衛從刑科給駕帖都察院給批差官則一官之
差一事之行亦未嘗得專也鎮撫司掌問理本衛刑名始亦
與諸衛同兼管軍匠後尋役鎮撫二員專理刑名成化十四
年始增鑄印信各為一司今謂之北鎮撫司者非
祖宗制也凡問刑洪武旧制徑自奏請不經本衛凡鞫問奏意

重罪奏請
聖斷或奏送刑部擬罪發落內外官員有犯亦如之御不得用
參語則廷尉之評亦未嘗得撓也凡東廠及本衛各處送到
囚犯弘治十三年令法司從公審察究問務得真情若有冤
枉即與辨理不許拘定成案濫及無辜此令去今幾何時法
司東廠及本衛之所送問者少有為平反矣撫司用參語亦
或不能易也　餘冬

○洪武十五年始定勘合之制

○本朝賜臣下姓不多見惟国初有之予交郢州衛指揮使章
言本姓信洪武中信祿有軍功賜姓章天順中進士章茂賜
陝直讀如陝也　野記

○乙丑六月以勘合事不完令天下官吏自實贓先是刑部尚
書開濟建言各立文簿一扇所有所行事今逐日謄寫并華

太陟抹宇跡歲終進呈考其得失及各部半印勘合文簿所
行之事皆要依限結絶如有未完及有无情弊以定功罪至
是官吏上計者皆押付錦衣鋒衛門問罪慘酷煅煉无不誣
服自无所輸皆以寄借為名動以數千萬計凡所㩜連皆至
破家仍責工役徧及天下官吏以其刑状黥刺滿身肉无空
白發充雲南軍　草木子餘録
○夏五月大殺倉庫官前後京城細民就軍士糴粮軍就倉
善運支與之𡨥者指称倉官糶粮與民
上大怒遂一槩加責誅罰数千人府縣以監臨自盜抵罰黥𩬊
為軍又潘尚書了於倉冒支俸給為御史盤發亦一深加罪
除吏部外其餘五部郭桓等盜過官粮凡七百萬石有餘招
指臓鈔寄借滿天下皆致破家怨声載道御史余敏丁廷舉
呉貞等言妄指平民皆歸謗

朝廷於是遂歸罪刑部右審刑呉容凌遲示衆以息天下之謗
又編榜於天下　同上
○太保曹国公李佾保卒先是
上欲征高麗保保曰去年始征雲南請且復師
上不聽已而師果无功又諫宦者太盛非天子不近刑人之义
上大怒曰非女所能知必儒者教之遂殺其館客及歸巳横寵
館下矣保保益懼遂疾篤令醫視疾不愈而卒遂殺侍醫族
誅城内外大小醫家及保保婢妾六十餘人弃戮内監将千
人又併殺後宮妃嫔近千人　同上
太宗嘗供用庫在内宮墻外客迎　御在所云典守者出内
作弊令納户尚叶
皇帝則自聞之其初旨如此後有呼者有司謂之鴑
鷂輙問從杖竟不得中今納户有以五十石入而止得作四十石者　野記

太祖建都将迁宝誌冢祝之不報乃曰假地之半迁[illegible][illegible]
一日享尔一供乃得卜發其坎金棺銀椁因函其骨遷靈谷
寺衛之建浮圖于函上覆以无梁磚殿工費鉅萬仍賜庄田
三百六十所日食其一歲而周焉以為永業
御製文樹碑紀績靂霹震其碑再樹再擊
上曰誌不欲謂吾績耳乃寢不樹　野記
太祖時整容匠杜某專事　上梳櫛修甲一日
上見其手足甲用佳紙裹而怀之　上問将何處去杜對曰
聖体之遺豈敢狼藉將歸謹藏之
上曰汝何詐邪前後吾指甲安在杜對見藏奉於家
上命杜命人往取甲其家人從佛閣上取之以朱匣盛頓香燭
供其前比奏
上大喜謂其誠謹知禮即命為太常卿後卒瘗于某山及宋西

寧之後卜地其傍欲并購其壤以啓于朝不可今西寧營側　西寧是西寧
一路山即是猶有題表曰太常卿杜公之墓　侯宋号也　野記
吾太和肖子部盖木匠之子洪武初拳身
高皇帝問曰家世對曰一絶云嚴親曾習魯般藝當年製下青
雲梯艘問帯得純鋼斧要砍蟾宮第一枝陳善芳由户部主
事謫戍陝邊慶王問其出身對以一律云今主從容問出身
草茅原是布衣臣戊辰歲貢三千士庚午秋闈第四人列戟
地官階六品承
恩天府僅三春戎衣弃際風雲会始信儒為席上珍後復起為
知縣尋致仕　暖姝録
○洪武十九年議定工匠驗其丁力定以三年為班更番役起
京輪作每月如期交代名曰輪班匠二十六年間工部侍郎秦逵復
議量地遠近為班次定匠籍為勘合付之至期齎至工部聽

撈免其宗徭役署為令於是諸匠便之 餘冬

○洪武十九年六月十二日詔賜耆老粟帛京師應天府鳳陽府民年七十以上天下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應天鳳陽民年八十以上天下民年九十以上賜爵鄉士皆與縣官平禮並免雜役冠帶服色別議須行正官歲一存問此爵稱今亦多不知也又官民吏胥等除正名表字應合公私身名於世敢有更名易諱及兩三名字者為人举發家產給賞告人誅其身家徙化外 野記

○洪武壬子遣中人往蘇杭選民間婦女通曉書數者入宮給事須其願乃發得四十四人比至試之可任者幾十四人乃留之賜金以聘其家餘悉遣歸至永樂癸卯又令選天下婺婦无子而守節者有司籍送內廷教宮刺繡縫紉因以廩之及有藩王之國分隸隨行以教王宮女其所處曰養贍所 王比

細[illegible][illegible]繼初獨以無子者其後有子而幼且寡者亦遣行時吾郡吳江吳家婦陸氏亦以例入內有子遺于家至宣德丙午陸從某王封廣東又轉從封江西子已長往來二藩間屢請求見毋輙不允追正統丁卯復懇啓於王王憐而許之命入見于養贍所陸已病篤不能言子割股食之陸甦 旅而卒歸櫬王聞益閔召見賜金幣勞遣之子遂引出至先墓大夫多作吳孝子傳記詩歌子名璋生子起進士歷顯仕即今南京刑部尚書洪也 野記

○洪武二十二年申嚴巾帽禁凡文武官除本等紗帽外遇雨許戴雨帽公差出外許戴並不許入城不許其公差人員出外者亦不之將軍力士校尉旗軍常戴頭巾或楂腦官下舍人并儒生吏員人民常戴本等頭巾鄉村農夫許戴斗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農被業也不如商賈今制農民之家許著紬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著絹布如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許著紬紗農民許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

國家於此亦寓重本抑末之意然貧者何處得穿紬紗富者自不求戴斗笠今之商賈姑以衣服言之豈止用紬紗而已于教坊伶人制當常服綠色巾以別士庶之服女妓冠褙不許與庶民妻同庶民妻女用袷袖止許黑紫桃花及諸淺淡顏色其大紅青黃色悉禁勿用帶以藍絹布為之女妓無顏色所以別良賤也伶人婦不許戴冠著褙子樂工承應日出外不許穿靴所以賤之如此而今有違此制者乎

○洪武二十三年九月諭禮部左侍郎張衡左都御史詹徽等有司供宴擾民今後支與官鈔布政司一千貫以下令詳十月衙等奏行遵守凡遇正旦

聖節冬至公宴錢於本處官錢內支給無府州縣都司衛所移附近有司關用每節布政司一千貫在城都司衛所附郭大小衙門官吏師生耆老民俱赴本司延宴府有都司七百貫以下各有差州有衛五百貫縣有衛四百貫以下有差無省司衙門四百貫所一百五十貫十九年又賜有司官朝覲每貫給盤纏鈔一百貫在任歲支米炭鈔五十貫又定引錢為堂食費 野記

太祖命圖大辟囚造罪被刑之狀於錦衣衛外垣俾人得見為懲戒亦象刑懸魏之義 同上

○洪武初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得奔赴二十二年吏部言祖父母伯叔兄皆係期年服若俱令奔喪守制或一人連遭五六期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數煩曠官廢事今後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服制不

許布衣任遺致祭從之 節令

○洪武二十二年申定官民服式先是

上見朝臣所服之衣多取便易日就短窄有乖古制乃令礼部

尚書李原明國子司業龔斆祭酌特宜俾存點䄙明乍議定

凡官員衣服寛窄以身為度文官長自領至裔去地一寸袖

長過手復回至肘袖椿廣一尺袖口九寸耆民儒士生員制

同惟袖過手復回不及肘三寸庶民衣去地五寸武職官衣

長去地五寸袖長去地七寸袖椿廣一尺袖口僅出拳公侯

附馬與武職同軍人衣長去地七寸袖長過手五寸袖椿廣

不過七寸袖口僅出拳着為定例頒示中外 餘冬

○洪武二十四年定生員巾服之制襴衫用玉色絹布為之寛

袖皁縁皁縧軟巾垂帶

上以學校為国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

工部製式以進

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由是士子衣冠粹有古風

焉 同上 ○河南府龍門南有一婦人曰司牡冊為夫

蹴死越三年同鄉有袁馬頭死而復甦自言我司牡冊也召

其家人驗之語音良是云死後其魂徑至薄姬廟中為婢侍

得袁死乃借其屍還魂所言甚詳時

懿文太子自陝西還河南府官因啓茲事 太子回言於

上上遣中人召至面問確实賜鈔帛遣還召两家同給養之事

在洪武二十四年八月

○洪武中欧陽都尉挾四妓飲事覺逮妓急妓分必死大毀其

貌以往一老胥謂曰予我千金能免你死妓與之半胥曰

上位神聖爭不知若曾之後肆慎不可欺當如常貌更加飾耳

妓曰何如曰須沐浴靚潔以脂粉香澤治面與身令香遠徹

而肌理妍艶之盛首飾衣妝悉以金宝錦綉雖裡服亦不

可以寸素間之務窮盛妖麗能奪目蕩志則可第如此無问

他術問其詞曰一味哀呼而已妓從之比見

上上令自陳妓死一言

上顧左右曰捞起殺了妓解衣就縛自外及内备索一華爛綃

綵珍貝堆積滿地照耀左右至裸体膚色如玉香聞遠近

上曰一个小妮子使我見當惑了那厮可知裡即叱放之

○洪武京師有校尉与鄰婦通一晨校瞰夫出即入門登床夫

復歸校伏床下婦問夫曰何故復回夫曰見天寒思汝衣

足露衾外恐傷冷来添被耳乃加覆而去校忽念彼愛妻至

此乃忍負之即取佩刀殺婦而去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

是入門見死人即出隣人執以聞官翁不能明誣伏獄成将

棄之於市校出呼曰其人婦是我殺之柰何要他人償命乎

遂白監决者欲面奏監者引見校奏曰此婦実与臣通其日

臣聞其夫語云云因念此婦忍負其夫臣在床下一時義氣

發作就殺之臣不敢欺愿賜臣死

上嘆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嘉也即釋之 同上

○臨海孝子危貞昉字孟暘事母以孝聞其父孝先洪武以文

進士擢官遊丞拜迁臨川坐法謫役江浦縣貞昉時為郡庠

諸生聞之奔訴于郡守欲走代之守以其名隸李籍难其行

貞昉號泣于庭曰人孰無父哉柰何独沮于我也左右為之

言獲如其請即日上道詣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臨川丞孝

先不幸罹吏議輸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能執役大母范

氏春秋復踰九十旦旦念之恐染霜露之疾无以遂其菽水

之忱終天之恨或及其身臣犬馬之齒方壯願代父作勞役

其歸養即宜死无恨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惟衣衿䕶疏奏
上惻然從之貞昉乃觧儒衣易短製帔然就役施之無難也然
質体尫弱不勝任負之労越七日病卒貞昉通周易能兼事
唐人歌詩性剛直讀古忠孝事欽枉久之曰使貞昉生其時
亦能為之遇友患難蹈湯火赴援不為利害惑卒時年才十
八聞者悲之
○天下茶貢歲額止四千二十二斤而福建二千三百五十斤
則福建為多而天下貢茶但以芽称而建寧有探春先春次
春紫笋及薦新等号則建寧為上國初建寧所進必碾而揉
之壓以艮板為大小龍團如宋蔡諟所貢茶例
太祖以重労民力罷造龍団一照各處採茶芽以進復其戸五
百俾專事焉事責于有司有司遣人督之茶戸不堪於是
洪武二十四年又有建寧上供茶聽命採進之詔民此一事知
祖宗愛民盛心矣

○西番之人資生乳酪然食氣滞非茗飲則亦無以生之番饒
馬而無茶故中國得以摘山之利易彼乘黃此中國之利茶
不可無禁也若守邊者不得其人通路商賈縱放私茶即假
名朝廷横科番馬既虧國課又啓戎心洪武中我
太祖立茶馬司於陝西四川等處所西番納馬易茶因置金牌
勘合命曹國公李景隆直抵西番令各番首領受俾為符契
以絶奸偽詔定三年一差官召各番合符認納差發馬疋給
与價茶有以私茶出境者斬関隘不覺察者處極刑民間蓄
茶不過一月之用茶戸私鬻者籍其園入官三十年勅兵部
遣人齎諭川陝守邊衛所仍遣僧管著臧卜等往西番一体
申飭時駙馬都尉歐陽伦奉
命西使以巴茶私出境貨鬻所至倚勢横恣所在不勝其擾而瀕
河大臣皆奉命不敢違倫令陝西布政司移文所屬起車載
茶渡河州倫家人有周保者索車至五十輛蘭縣河橋巡檢
司吏被捶不堪以其事聞
上怒以布政司官不言併賜倫死保等皆伏誅茶貨入官河橋
吏特嘉労之曹国公還自西番凡用茶五十餘萬斤得馬一
萬三千五百一十八匹分給京衛騎士
国初之法如此永樂十三年遣御史三員巡督陝西茶馬正
統十四年停止茶馬金牌後每歲遣行人四員巡察私販自
潼関以西至甘肅等處通行禁革成化十四年奏
准定差御史一員領勅專理今法之行非復国初而所得之
馬亦微矣　同上
○国朝班戸口食塩于天下而歲收其鈔曰戸口鈔蓋以塩豫
鈔也今塩不班已數世矣而民歲拆銀錢戸口鈔如故天下

咸病于是然無一人言于上者
祖宗之良法美意不得推行而末流之弊又不得停止良可
慨夫　同上　○辰州楊君説上供硃砂冊中以竹筒吋砂
筒外以狗皮裹之又頻塗狗血以其精英焔發徑行江湖能
欻戲取之也楊又説砂産處之竒秘與採取之法甚巧　野記
○監都督王始以常開平妻弟從征累功至大将所向多克捷
素狠悖不學恃功暴横在奴假子数千嘗奪民田民訴之御
史王抗御史、捶而逐之征北還、私載無美比度喜峯関上
吏以夜不即納王毀関而入
上聞之怒會有言其私元主妃
上詰之王不為意每侍
上坐飲宴止傲悖総兵在外專擅陟刑罰至遣
詔出師偽征西歸後益違爵時已封涼国公

上命為太傅王擴祆曰我當為太師何太傅也及奏事
上不徒王退曰
上疑我矣遂謀反矣密召故部曲令々收集士卒家奴伏甲為変
將發為錦衣衛士蔣瓛上告捕訊伏誅連坐者靖寧侯葉
普定侯陳桓景川侯曹震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都督黃
路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奴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乙酉也 前上
○洪武二十六年涼国藍王之獄
上集群臣廷訊有所攀引始多未服吏部尚書詹徽叱令具实
王因奏徽即其黨也遂同伏誅按辯大紳在河州時寄貝川
書自叙草諫書答韓国公亊有為詹徽所嫉欲中以危法語
徽者真傾險之徒與韓国之獄當亦有力其及重禍固宜韓
国太師善長也事在二十三年解大紳代虞部郎中王国用
論其冤狀程篁墩嘗載之
皇明文衡此朝迷大事解當時乃不自諫而代人具草不知何
為狀末云臣至踈賤言出而禍必隨然恥立乎
聖明之朝而無諫諍之士云云似非代筆者所自安雖然解與
王之賢於此可并知矣 餘冬
○洪武戊申十一月十四日早朝宣聖五十代孫襲封衍聖公臣
孔克堅於謹身殿同文武百官面奉
聖旨老秀才近前来恁多年紀也 臣 對曰五十三歲
上曰我看你有福快活的人不委付恁勾當尓常常寫書與尓
的孩兒我看他資質也温厚是成家的人尓祖宗留下三綱
五常垂憲萬世的好法度尓家裡不讀書是不守尓祖宗法
度如何中尓老也常寫書教訓者休怠惰了於我朝代裏
尓家裏再出一個好人呵不好二十日於
謹身殿西頭廊房下奏

上位曲阜進表的回去臣將
主上十四日戒諭的
聖旨備寫將去了 上喜曰道與他少吃酒多讀書欽此
○高昌王世勳碑雍虞公叔之詳矣此碑尚存副在帖木兒補
化之五世孫宣府前衛指揮使寧家盖帖睦兒補化二字長
不答試里嗣亦都護高昌王尚阿哈也先忽都公主卒傳子
一和賞次子伯顏不花的字蒼岩為太常典簿鮮于樞之甥官
至江東廣訪副使浙東宣諭使介立不群草書逼真舅氏和
賞嗣亦都護高昌王鎮甘肅国朝洪武十三年宋国公西征
以全部士馬金印帰附除陽衛指揮同知洪武十七年卒
賜塋於聚宝門外子偰宇怀美襲職後調宣府前衛卒子求
傳寧云偰之姑妙光適馬奔速者前廬州宣讓王世子之子
二十五孀居偰遺腹子三歲毋上賴姑以生寧亦遺腹子云
太祖高皇帝嘗及大臣所居曰大官人必得大宅第即與刑部
尚書開濟創為之製甚宏麗今有司以此為式俗因呼為採
旁子前年過金陵燕今刑部尚書前左都御史公所及此相
與感嘆
祖宗之禮臣下如是其厚也 ○山東參議鉄鉉切為五軍斷
事奏對詳明
高廟善之字之曰鼎石凡法司有疑獄未決者必屬鉉而成
文廟潜邸時有訴遠法狀者召至屬法司問之数日獄未成
高廟怒屬鉉鞫之片時而成以此益愛之未幾擢山東參政
文廟兵臨城不下圍之月餘亦不得時城有攻破者隨完之以
計詐開門降用扳候其入下之钱中其計後復出戰
文廟彼其窘甚知不能克乃并去及過江登位用計擒至正言
歷令其顧終不可得去其耳鼻亦不顧碎分其体至死罵聲

方巳後思忠烈不可撓者惟餘一人而已平民有愧焉 吳顯
○夏元吉國初以詩領鄉薦入禁廡書誥勅
太祖幸書所見公字格方正特賜紗衣鈔遣人察諸生所以簡
公端坐正書竟日不色惰
上必念之二十五年書滿有司奏當署部職
上曰夏原吉端厚特実授戶部主事三十五年
太宗入定大統以公舊臣負重望遷左侍郎尋進尚書凡貢賦
後法悉命詳定公酌古今為經久計其所議所從厚曰不可
使後難繼困吾民也
永樂初兩浙大水國用告乏公往治之至則奏罷蠹民苛政
數十事諏訪宿相度地勢疏河導渠修築堤堰俾水歸於海
又奏發廩數三十餘萬石所活不可勝計乃分給牛種督之
耕種民忘其飢三年還掌部事首請赦宂食浮費又禁益歛

法諸弊凡水旱必奏請蠲免租稅掌刑部有指揮冒支官粮
上欲斬之公曰罪自有律若真盜者何以加之諸乃止 洪熙元年
上以天不雨製憂食吟公賡稱旨翰林進公詰辭
上親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忽
上欲禁西山樵採云犯者死公曰林木固可惜人命尤重乃命
如律宣德三年公嘗扈從巡邊
上取公等糗糒嘗之曰卿亦食此乎公曰臣等得食此足矣隨
今將士尚多餒者遂撤
上供物賜公等且徧賜將士又從狩至兎兒山諸將有違令者
上褫其衣以辱之公言天寒甚不可因微罪致殺諸臣
上不應起入帳內公隨之　上顧見公曰卿且休公曰以
陛下憐臣恩甚至諸將瀕死矣
上笑曰特為卿赦之先嘗受命監修

太宗實錄并修
仁宗實錄宣德五年兩朝實錄成賜宴賚明日公入謝歸得疾
猶執筆擬旨以進是夜卒年六十五矣
○唐殿庭間種花柳觀杜詩可知宋朝惟植槐楸欝然有蔽數
氣象朱子嘗言之國家當陽殿庭間並无栽植兩京皆同京
都傍　○皇城內沿種柳樹御河左右乃有松栢若圓殿五
松瓊花島諸栢皆金元舊物前代宮殿樓閣命名立號
多欠鎮重有人間得通用者我
太祖創置一皆取義玄象方儀閱之知其為天府也
祖訓宮殿之外離宮別館不許營造神孫万代守為家法鮮寄
扁榜自不容側其間於戲是豈前代之所能及哉 餘冬
○洪武三十四年誅涼國公藍玉及藍黨凶万餘人殺之以征
雲南十萬餘人故也初出師時諸將十餘人陛辭時

上與王論刀呼諸將去三呼而三不應王斧袖三麾諸將盡起
上甚惡之後以事誅之所謂三呼不如一麾四萬餘人之命皆
基於此矣　草木子餘錄
皇陵初建時量度界限將築周垣所司奏民家墳墓在旁者當
外徙
高皇帝云此墳墓皆吾家舊鄰不必外徙至今墳在陵域者
春秋祭掃听民出入不禁此言聞之鳳陽戶杜長云於此見
帝王氣象包含徧覆自與尋常萬萬也 菽園雜記
○南京通政司門下有一紅牌書曰奏事使云洪武間凡有欲
奏事不得至御前者取此牌執之可以直入內府各門守衛
等官不敢阻當
國初通達下情如此成化初元南京通政司遇告狀有所知
名則不受甚者撻而逐之

祖宗之法盜蕩然矣　同上

○先叔祖母李氏乃著澤趙氏之甥嘗言其外祖澤民富而禮
賢聘王行止仲為西賓奉養無不至命廚人每食必具一單
詣先生求判方敢進食行稚甚飲甚雖隆非甚不食澤民以
盤物不忍命數日一進行曰醴酒不設可以去矣遂行其友
勸之曰賓主盡東南之美何忍遽然耶行曰寧能餓々久居
於此又問曰今將何之行曰往金陵耳時
太祖造邦法制嚴峻友復沮之行大聲曰虎穴中好歇追
邏至京久無知者偶舍于藍都督府之傍藍有家人子肄業
于行每歸藍取其李以觀重加稱賞一日召行見行以為奇
遇所談皆韜畧無一語及文事藍曰先生文武才何見之晚
也因徒置府中以師事之不久藍以謀反見勘或勸行曰可
行矣行曰臨難毋苟免亦被勘刑官無以入其罪命行供狀

卷二　三十二

行曰行本一介書生蒙藍大將軍禮遇甚厚今將舉事焉敢
不從遂同謀被誅亦迂士也祖母有書數卷皆行題志惜篇
錮之禍以行字中增三點作衍字遂失其真今亦不存矣 [illegible]

附録

高皇帝既平吳楚遂遣大將軍北定中原元兵部侍郎青田林
格非名謙見元運已去先作詩送其姪使南歸云清秋送姪
出都門別淚臨風下酒尊雙鬢豈無鄉井念為官肯負
聖朝恩鶺鴒飛疾家偏遠鴻雁行稀日欲昏獨上居庸最高
處回頭一望一黯魂及天兵至通州格非以子自隨々元主
近於沙漠人謂之不失臣節云

○歐陽韶字子韶永新人性剛介洪武初以賢良方正舉授監
察御史時
高皇帝威斷莫測一日韶侍班
上乘怒欲殺戮一人同列御史皆莫敢諫韶趨近跪[illegible]手加額
連呼曰　陛下不可々々々
天顔為霽其人得從輕典韶後引年[illegible]乞致仕以卒于家 [illegible]

○鄭克敬延平之將樂人洪武中由薦舉任延平府儒學訓導
賜名公正擢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以廉介受知
高廟嘗奉使彼　命賜燕不食餅兆祿卿以聞
上詰其故對曰今日臣父忌辰不忍食酒肉
上曰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況君命乎公正對曰臣聞有父
子而後有君臣　上悅其言賜鈔五錠　同上

○洪武二年
上以孔子釋奠止令行於曲阜林廟京師及天下不必通祀刑
部尚書錢唐上疏力諫畧曰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
萬世為土祀孔子如天下祝聖壽報本之札不可廢也吏部

卷二　三十三

侍郎程徐亦上疏畧曰蹟古以來帝王之治天下教养而已
民無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斯二者在
國家在萬世不可一日或廢者也故有國者祀之徧天下无
非為維持人心世道之計而示人以崇本始報功施之典耳
三代而上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而舜揖三綱
五常之道載之於經以之儀範百王師表万世使世愈降而
人愈不墜者孔子之力也孔子以道設教其心未嘗一日忘
天下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天下不可一
日無孔子之道則教不可一日廢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
教則祀不可一日廢今使天下之人必讀其書由其教行其
道而不得通祀焉非崇本始報功施也從天人之敦孔子之祀
得不罷焉唐字惟明寧波之象山人徐字仲能同郡鄞縣人　同上

○洪武元年八月

上謂韓国公李善長曰治天下須用匠平有規矩縄墨於後百
度可貞也乃敕三省立六部拜諫議大夫設登聞鼓院罷逋
租不征下
詔責躬求天下岩穴深藏不售之士顧元臣秦裕伯曰斗米
三銭外户不閉朕力行三年可以臻此至理於是
命学士詹同等十人分行十道訪求良才而進用焉 同上
〇洪武末蘇州姚知府善安陸州人下車聞郡有處士王先
生賓者命駕往見之及門賓見騎従乃告之曰吳有老毋在
未嘗見声势恐驚之乞損騶侍善後造宮望門下車徒歩而
造之坐談今古商確政事時謂不減古人之風 同上
〇袁凱為洪武中御史
上一日録囚畢令凱送東宮覆審遞減之凱还後 命
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
陛下法之正 東宮心之慈
上大喜悉從之後以疾罷帰卒凱字景文其先蜀人後徙松江
之華亭 同上
〇洪武七年岐陽武靖王李公文忠平西番还至西安以其民
病鹹水也言於秦王穿渠貫城中遏九龍池水以利之汲者
飲者皆以額首謝九龍池一名九龍泉上有九穴會於一池
俗名鵞鴨池在同州城東南十五里救宋陳康粛公尭咨守
京兆乃疏龍首渠引灞水入城以便民汲
国朝天順中余粛敏公子俊知西安府又引交滴二水入城
以便汲西安之民免鹹鹵之病者三公之患正今龍首九龍
所引俱絶秦民日飲者余公所引者耳 同上
〇初魏国公徐達与常遇春同伐元元主知曆数在我
太祖遂北帰沙漠尽蕩華夏之地常遇春矜功好殺欲邀其帰

路而殺之 魏国曰不可彼不戦而去还我中夏是順天
也我邀而殺之寧非逆天乎及还常遇春先帰見
太祖曰我欲殺元主徐達受其賄縦之
太祖由是疑魏国俟其帰收之魏国素寛仁長者左右之人皆
向之魏国至将入金川門有一内侍馳馬来附耳与語魏国
遂还坐舟中陳兵甚厳
太祖待之不至命衆公卿往迎于江上魏国堅卧舟不起
太祖親往迎之猶不起
太祖不得已入其舟中魏国始伏地慟哭指天為誓以自明
太祖亦泣下慰労再四自是君臣相遇如初此事聞之呂秉之
大常大常聞之徐錦衣徳裕云蓋開平剛毅雄勇好武嗜殺
而中山純誠厚徳忠志無私其性質本殊故挙動自別今嘅
国封爵与
國同休而鄂失其傳且殘継絶不能不有待也 ○昭言皇変
○銭塈字更生常熟人洪武十年應
高皇帝嘉納之召試祭元幼主文稱
旨将擢用之以老疾固辞乃遣帰臨川
高廟面諭之曰尓帰於経過府縣為我宣諭官吏我百姓箇上
要安徭役處上要均百姓所以不安徭役所以不均者皆貪
官汚吏壊我法度今後犯者不饒
高廟創業之君起于民間備知生民疾苦故有是諭使為官者
人人体此意則百姓安而邦本固矣
〇晋史中台星坼時以為大異張華等慮其禍然中台星至
國朝常坼此理之不可曉者也或云上下不交之故或云
本朝不立宰相之是應果然歟北斗星七各有所主分野而衆
四星常不甚明白樂天詩云君聞西漢元成間北辰微暗少

光色至今猶然不知何也
○嘗聞括蒼清虚王先生云元末台州方國珍舉乱有孔子裔
孫官浙者避亂過淮道阻見淮上推車挑擔者多公侯容貌
因曰紅巾必成事時括人劉伯温棄官帰家與括豪傑十
数人先看國珍非成事者皆失授陳友諒獨伯温於鎮江見
太祖奉小明王治兵因說曰如此後有項羽義帝之㷊大丈夫
當自立成事　海涵萬象録
太祖允之自立為呉王
○南京浦子口入天長六合縣有河出高郵湖水勢相平只務
邵伯兩閘置湖口京口則漕運免涉儀真過壩前陳御史具
奏二次俱被儀真人喝却不行　同上
○各布政司用空印紙於各部查得或錢粮軍需民疋有差錯
改正却将空印紙填寫咨呈補卷事發
太祖怒曰作弊瞞我此盖部官容得所以本布政司敢用空印
紙填寫尚書與布政司官盡誅之遂用半印勘給関防
○泗州人民常作社會　帝鄉尤盛社中諸老念
熙祖家貧惟煩其催促督不令出錢至於
仁祖亦復如是洪武十一年　○皇堂于陵所四時祭享遂封社
高祖命江陰侯呉良監造　同上
中諸老官爵配享　○二祖馬
太祖初有天下一夕微行至神樂観見一道士於灯下結網巾
問曰此何物耶對曰此網巾也用以裹之頭上則萬髮皆齊矣
太祖去明日朝罷有
旨召神樂観昨夕結網巾道士以來至則命為道官仍命取
其網巾至今遂為定制盖自元以前無此也　同上
○中山武寧王徐達南征陳友定至蘇州閶門見一女子絶色
也即以重幣偕結曰且不即納當為後期及師旋悔之使
道意令其他適女父堅求納女以侍巾櫛王固拒不從厚之
数十金以助其粧資且謝負約之罪王之厚德如此　同上
○國初特嘗欲征倭國彼遣使嗒哩嘛哈來表云降
上問倭國風俗何如嗒哩嘛哈以詩答曰國比中原國人如上
國人衣冠唐制度礼楽漢君臣銀甕篘新酒金刀膾鯽鱗年
年三二月桃李一般春　同上
上初欲罪其不恭徐乃貰之
○明天淵髯長數尺任元為李士元亡削髮為僧改名来復見
心而其髯如故
太祖既有天下召至帷而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出家為僧吾
亦任汝然留髯亦有說乎對曰削髮除煩惱留須表丈夫
上咲而遣之　同上
○南京歷代帝王之廟毎年一祀帝王之前皆一爵惟献漢高
祖以三爵盖因廟初成時
太祖臨祭礼畢後至漢高祖神位前咲謂曰劉君今日廟中諸
君當時皆有所憑藉以得天下惟朕与汝不階尺土手提三
尺致位天子比諸君尤為難事可共多飲二爵至今永為定制　同上
太祖有天下建廟以祀歷代之帝王自伏羲以下皆易成至元
世祖共面屢為淚痕所汙塑工頻加修飾然越宿如故
太祖聞之幸廟謂曰痴達子尔以胡人入主中國傳祚幾至百
年可謂幸矣今我以天命人帰奄有天下然於汝之子孫亦
不加戮但驅还漠北而已則我之待勝國亦可謂恩有礼矣
汝復何恨耶宜自寛付毋再啼哭為也於是塑工明日遂奏
世祖面上無淚矣　同上
○國初時京師中有沈萬三者甚富今會同館是其故宅後湖

中地是其花园京城自洪武至水西門是其所築也　同上

○南京国子之址舊為積屍之所謂之万人坑每遇天陰雨湿行人多為鬼眩有至死者因建鶏鳴寺設斛以度而鬼又夜飛磚擊莊僧人怖恐

馬太后聞而告于
太祖曰此非孔子大聖無以鎮之是日迁大成木主于此鬼遂不復為祟因建国子监焉

○洪武初天下官員三年一朝覲而凡州縣之老人亦与其年朝覲
太祖問一老人曰朕将命工部築室于後湖之中以為蔵天下黄冊之所然當作何向宜乎一老人對曰此室當東西相向庚朝夕皆為日色所曬而黄冊無浥爛之虞也
太祖既喜此老人之對又見其貌頗猶既明遂召至謂之曰汝為朕定冊室之向甚喜朕今復令汝守此冊無俾鼠耗遂

命一内侍引至後湖埋之自是後湖雖有鼠而黄冊無恙弘治其年户部郎中東莞鄧深嘗管冊後湖一日独坐于庁事中見一老人入揖而言曰吾為
朝廷守此黄冊今将百四十年一冊不為群鼠所噬然未嘗或豪嘗冊諸公隻雞斗酒之賜恐此非所以待有功者言訖忽不見鄧明日即具牲醪祀之至嗣嘗冊者歳必祀之以為常或曰老人新會人也　今

高廟舊制内侍不許讀書識字至
宣廟始以翰林官教之于内侍監　○二聖之所慮者皆有意義然以臣之愚覌之
高廟之思慮預防可謂深且遠矣　俱出侍倍錄

○今太监之冠帽盖因高麗王冠之制而為之嘗聞之今内侍綬以為　国初時高麗来朝
高廟遣一細作瞷其王之冠制而為之遂命諸内侍皆冠之因其使者之来指諸内侍之官而謂之曰汝王之冠與朕此内臣同今此曹日供使令之後于朕而汝王乃欲倔強不服朕耶使者帰言之遂奉國降　同上

○鐵券之制其形如瓦國初時
太祖高皇帝欲以鐵券賜諸功臣而不知其制聞浙江錢王之後尚有宋所賜券存焉遂命官取諸其家倣其制而為之其賜東莞伯何真券文曰維洪武二十年歳次丁卯八月戊申十一日戊午
皇帝制曰昔人有云識時務者謂之俊傑若者元運将終華夷鼎沸擅聲教以後生民朝異暮異若此者相継終不知時務而失天道尚驅民以應鋒鏑如此者豈一二人哉當是時尔何真領南諸州壮士保境安民他非其人安敢軽入尔守境

于斯已有年矣其嶺南諸州之民莫不仰頼安全于乱時洪武初朕命将西征所在錐有降者非見旌旗則未嘗肯近附聞八閩負固桂林之徒驅海上羣生亦不畏力獨尔真心悦誠服整嶺南諸州県衣表文入朝全境安民得非識時務者乎暑者事務煩冗有失撫順之道致貞職御有負初帰之誠今特命尔為東莞伯食禄一千五百石使尔禄及嗣世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礼與尔誓若謀逆不宥其餘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推誠之心其加恭順以保禄位延于永久豈不偉歟尔敬之哉

太祖将封十王時毎王擇一名僧輔之姚廣孝自請于
文廟曰殿下若能用臣臣當奉一白帽子與大王戴也蓋王字加白為皇帝之皇字廣孝蓋欲弼成燕邸為
皇帝故云然耳　既而　文廟自求廣孝於

太祖許之熱一日寒甚
文廟一日召廣孝侍宴出一對子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
氷廣孝即應之曰國亂民愁王不出頭誰作主
文廟大喜自後漸有興師南征之意矣　同上
○今南京孝陵城西門之內有吳孫權墓在焉當時築城者奏欲去之
太祖曰孫權亦一漢子也宜留以把門遂不得毀
太祖微行嘗至朝天宮前一孝婦重服而大哭問曰覌夫人之
被服如此而胡盧大笑何也曰吾夫為国而死為忠臣吾子
為父而死為孝子然則天下之婦人其好夫好子未有如我
者矣吾所以喜而笑也
太祖問曰汝夫已葬乎婦人以手指示之曰去此数十步是吾
夫埋玉之處也言訖忽不見
太祖識其處明日命有司往視之則黃土一坯草木森鬱及掘
地数尺見其誌則晉卞壼所葬也面色如生兩手皆拳其指
甲出手背外六七寸是時城中墳墓有禁
太祖以其為忠臣也遂命掩之仍為立廟命有司春秋祀之
○大將軍中山王徐達與開平王常遇春將兵三十萬圍張士
誠於蘇州久攻城不破常架飛楼以覌城中動靜而士誠以
物蓋覆街巷了無所覩者有善風角者曰此城龜形盤門是
其首齊門是其尾擊其尾者首必出矣二王如其言而攻之
盤門果先開
太祖既得建康以兵力尚寡募集太平建康鎮江宣州廣德五府
民户為軍謂之民兵及既即位曰廝了五府供給永遠歸了
他秋粮止當均徭夫役至今以為定制
太祖嘗曰浙西寺院田粮多寺僧惟務酒與女色不思焚修乃
畫起來京城工役死者甚衆
皇后諫曰要僧本為佛教為僧犯戒自有果報不可使以工役
致死吾不忍也
太祖曰后言是也遂釋之
太祖建奉先殿於禁中旦夕薦獻四更時拜天後即往拜奉先
然後臨朝　聖人之敬祖也如是
高廟嘗召魏國公徐達夜飲命左右強之使醉既醉則命內侍
数輩送至舊內宿焉公中夜酒醒問曰此何處耶內侍曰此
舊內也即起趨冊陛下面北四拜三叩頭而出明日
高廟聞之喜
○國初時御史皆築室以居之謂之御史廨每室有閣夜則御
史宿于閣上有兩校尉宿于閣下以防之亦充出入起居必
與之同每日以御史言動奏聞以行誅賞
太祖克建康都之然以六朝國祚不永意欲遷都他地後人有
言遷長安者矣　太祖曰漕運艱難且已之
太祖初時編律須行各衙門遵守然而犯法者益多
太祖曰我欲除貪贓官吏柰何朝殺而暮犯今後犯者贓不分
輕重皆誅之後再編律合枉法輕重罪之著為令
○國初立富樂院於乾道橋男子令戴綠巾腰係紅搭膊足穿
毛猪皮靴行在街兩傍不許當中妓婦戴皂冠身穿皂褙子
出入不許穿華麗衣服専令應天府礼房典吏王迪管領凡
文武官及舍人不許入院惟商賈不禁院內戲因失火延燒
號歎大夫衙係寄收一應贓物在內
太祖大怒庫官及院內男子婦處重罪復移武定橋等處
太祖以遞送使官夫轎為民之苦曰人雖有貴賤其口体則一
今後使客有符驗者止給夫二名按察司官及出使外国者
給四名俱於田粮內出錢顧倩不許擾後良民苦其筋骨勞

奪農務情恩受顧者听
太祖有朝政有失無人敢言乃立執法議理司以汪廣李勝端
為執法議理官置白牌于上書執法議理四字如有失許將
牌直言極諫
太祖在婺州嘗出夜私行遇巡軍拘之小先鋒張煥從行謂巡
軍曰此是大人也宜急放行巡軍曰我識是何大人只知犯
夜者執之耳煥懇之再三乃什之次日
太祖賞巡軍米三石乜是不役夜出
太祖謂李善長曰湖廣江西直隸府州縣六房有主文老先生
書儒積年把持官府蠹政害民尒行文書盡數起取来京俱
發雲南五開衛充軍
太祖謂善長曰濠州是吾鄉里兵革之後人烟稀少田土荒蕪
天下無田耕種村民儘多於富庶處起取数十万散于濠州
鄉村居住給與耕牛谷種使之開墾荒田永為己業数年之
後豈不富庶以監丞其督之
○京師自夏至秋不雨有司禱求不應
太祖曰在京法司及在外巡撫按御史按察司官冤枉下人以
致天旱遂逮京畿巡按御史何士弘等至京命細于馬房及
諭中書省御史臺都督府言事次日御史中丞劉基言三事
一曰出陣亡病故軍妻數万盡令寡婦營居住陰氣鬱結二
曰工役人死暴露屍骸不收三曰張士誠投降頭目合充軍
太祖曰寡婦听其嫁人不愿者送還鄉里依親工役人什放寧
家投降頭目免充軍後旬日仍不雨
太祖怒曰劉基着還鄉為民御史按察司官俱令自駕舡差發
汴梁安置被問官吏赦罪還職後得北方欲用舊人乃謂楊
憲曰發在汴梁御史等官俱係舊人宜盡用之

○洪武二年高麗國王顓進貢方物稱臣
太祖給以金印封顓為高麗王其相李仁人及子李成桂凡殺
王禑王昌王瑶王奕四主而自立貢方物進表請更国號
太祖改高麗為朝鮮從其自為聲教後成桂改名旦進表納前
恭愍王金印請朝鮮印及封王　誥命
太祖不從旦所進表有犯上字樣
太祖罪其使者言此表乃鄭某所撰
太祖以所貢金鞍等方物發還李旦趣要甚旦懼即以鄭某送至京
太祖罪之發雲南安置仍令守遼東都司禁約邊上不許高麗
人等通界亦不許商賈貿易永遠絶之
○金華歲貢香米三十餘石
太祖曰我訪知民間揀擇圓净者用黄絹布袋盛貯封護進呈
令後作秋粮一本送納官倉不須歲貢勞民
○藍玉家人中雲南塩一萬餘引倚勢先支事發
太祖曰此等侵削民利阻壞塩法但是功臣家中塩引盡行沒官
太祖開國之初用葉春王與宗直廳後有天下以其　老成不
貪除春為儀禮司副使陞福建布政司參政除與宗為金華
知縣李善長諫曰與宗由皂隸出身難以牧民
太祖曰與宗跟我數年勤而不貪又能處事雖儒與吏不及於
牧民何有比到州見李文忠亦曰隷輩如何牧民
太祖不從與宗到縣三年塵辭公勤得民之心戰滿陞南昌通
判調嵩州知州僉院任亮集民為軍與宗曰元末世乱聚則
為兵散則為民民皆為軍稅糧何處奏乞止之
太祖從之陞懷慶府知府朝京時正聞養蚕種田官吏與宗亦
在數指揮毛驤奏王與宗亦當被問
太祖曰府主八公勤不貪不必問比還怀未久蘇州缺知府

太祖謂胡惟庸曰選一能人去未戊又曰蘇州知府曾有人否
惟庸曰未得其人
太祖曰我意懷慶知府王興宗可任惟庸曰臣思未到此
太祖曰行文書與王興宗就取便道速去到任三年盛有政声
又陞河南布政司布政赴京辭
太祖曰取不死尔老矣我亦鬚白賜之賞鈔撫而遣之既抵任
以事累 病卒
太祖於其年以湖廣江西等處按察司官坐視官吏貪贓致民
受害不伸令今後務年終來朝考其間过貪贓人数以憑黜
陟如贓官贓吏不拿体察得出處以重罪
太祖之定鼎金陵蓋雖出自
聖意然亦由馮國用與陶安之言也国用濠州定遠人歲甲謁
太祖于妙山 太祖見而奇之曰尔被服若是其実儒生耶
問定天下計將安出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
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命將四征掃除群寇救生靈于
火勿貪子女玉帛倡大義以收人心天下不足定也
上大悦曰吾意正如是也陶安太平當塗人乙未夏六月
太祖帥師渡江取太平路安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迎安見
上狀貌謂習等曰龍資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
上召安與語善之因問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之
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勢出師以
臨四方則何向不克其言亦合
上意國初後官至帳前總制親軍都督指揮事侍[illegible]
林院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国史二公亦[illegible]
矣

孤樹裒談卷之二終

孤樹裒談卷之三

太宗上 永楽紀元

○文皇龍潜時刘观為王府良醫一日以事怒之與数人謫云
南茹至入鈇佛寺僧此宗顧刘等方談盛德傍一僧曰豈干
饒舌刘知二人異礼拜請言皆固拒懇之久乃顧刘曰此君
知之又問答曰姚和尚知之盖二僧方談邸事時刘等亦未
知也未幾果召还劉歸以落
上時姚公未見親密刘等言其能卜○上召問爾能卜乎姚以
吳語對曰會曰何術邪曰觀音課曰用課錢乎曰我自有即
開襟有太平錢五文係於内衣帯觧奉于
上上視既姚以一文錢擲之徐後一擲ヒ訖視
上曰殿下要作皇帝乎○上曰莫胡說姚曰有之又曰有一人
善相○殿下可尋來一看問為誰曰寧波袁珙既而
上乃命人取之未至燕使者與飲于酒肆一人馳入報
上命與○天顔相類者九人並服衛士衣同入肆沽使者因謂
袁試看此十人珙趨拜○上前曰殿下何如此輕行
上曰胡說我等十人皆後護長官也珙訴懺珙不答
上還宮命召詳扣之珙曰○殿下太平天子也伺龍鬚及臍即
登宝位○上怒命数士禁送有司言有遊客来府中為妖言
令觧还原籍索文牒而去既至直沽入舟士以一大桶盛袁
而觧之舁入王府○上遂與言事
上日夕視其鬚既一年有半及臍矣召袁示之袁方至○上
首謂吾鬚如何珙曰已及臍矣○殿下何忽仰頭乎仰之猶
少不及然時已至特稍費力耳 野記
○上一日燕坐有二人突入見○上遽言曰殿下尚安坐此乎

何不速起去○上問何人曰○殿下將應天順人乃安坐乎
上曰何等狂夫妄言二人曰今布按二司已上奏言殿下不半
月○朝廷來覓殿下矣尚不省耶臣為李亨布政司吏臣為
李友直按察司吏也奏草在此出諸懷中以進
上怒呼左右逐去二人曰逐我出門亦死不出亦死臣尚出耶
乃晉之 野記
○文皇屢問姚公起義兵之期姚每言未可○上曰如何侗有
天兵來助乃可○上未知所謂一日啓
上明日午時天兵應至及期○上已發兵見空中兵甲蔽天其
帥即玄帝也○上忽搓首髮皆散靡被面即玄帝像也此其
應云時指揮平保兒聞變南奔建庶人命提兵守徐州
文皇兵至金川門平時守禦遂拒戰平善搶搶及御衣當脅洞
數重而過戕而平騎忽蹶平嘆曰真命天子也遂就擒
上命縶于軍是夕○上駐驛于鼓樓翌日克城○上即位又明
日召平問之曰汝前日馬不蹶將若何對曰若搶及膺則先
今日矣臣欲生陛下故止穿衣耳
上曰父皇養如許人止得此小廝乃令守北平後六年平以事
入見○上曰保兒而尚在乎蓋善之也明日更召則平已自
經矣誤臣○上言為憾之也○上嗟惜曰是子錯訛話矣或
曰平拒戰事在徐州、 野記
○風秀才不知何許人
太宗在藩時秀邸寄赤籍中陽狂奇譎衆因呼之云然無他異
惟○上知其人數召與語〻多不倫府殿鴟吻
上殊惡之左右莫敢言秀突來前○上曰秀吾殿獸壁何 也秀
曰欲換色爾○上笑曰痴子胡說嘗啓
上明日臣生辰欲邀三護衛飲乞為臣召之○上又笑令諸校
往及往秀已出茆廬以紙營具老妻坐茆下云秀請客
不歸幸少伺校坐門外地上躁而不敢怒也及午秀持楮錢
來謝言勞諸公枉臨伺燒帋後來就置楮地下散之便煨之
煙起衝人勃勃人涕橫流紙已燼秀運箕颺之灰被報衣秀
乃大言曰如此時候若輩猶不起邪衆咸憤詬其狂輒去後
于○上上笑而已張英公時未極臣位坐堂上偶梁塵落其
背秀疾趨自後拍其背者三曰如此大塵猶未起乎吾拍公
起耳當啓○上某地貴不可言○上寧有可葬者乎
上怪其不祥曰無之秀曰固也第不知○殿下乳母誰與
上曰死矣棄葬于某地秀請更葬○上從之其地去西山四十
里平壞間即○聖夫人墓人呼奶母墳是已及
上登極秀猶在後不知所終 野記
○文皇將靖內難年餘不視朝以足疾曳杖而行六月十一日
召三司府縣官入出西瓜數拌曰有進瓜與卿等嘗之
上自嚙片瓜既而訶責曰吾奉藩守土未嘗覆有司尔等何爲
爾間以瓜皮高擲起杖亦棄去伏甲皆起執羣官盡殺之兵
遂出
○文皇兵駐金川門命人請
皇嫂來軍中既至○上陳建庶人罪狀與興師之故比
皇嫂還宮宮已焚矣○文皇追諡懿文太子曰孝康皇帝廟號
興宗
○文皇兵初入城楊文敏公迎見馬首
上問何人對曰翰林編脩臣楊榮曰何如曰臣請○殿下今始
入城當先謁○陵乎先入廟乎○上啞然曰固當先謁○陵
遂從之既而召文敏謂曰非若言幾誤乃事矣由是寵遇
隆 并野記

○太宗文皇帝初駐金川門蹇夏二公首出迎戴而觧胡二楊
諸公則已召命至然皆不自靖而竊比於魏徵夫唐室之由
太宗化家爲国而宮臣魏徵等皆出唐高祖之擢建成未登
大位統天下故魏徵去事秦王不自作焉今建文嗣統五年
蹇夏二公當時執政大臣出於建文所親擢視魏徵之於建
成殊不類况當時群臣中如周是脩之死我
太宗有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之○古○聖意寘然今二公乃安
然狥冒何其忍也後雖有輔佐微勞难盖前愆大節已虧而
猶謂之名臣士林莫有非議之者予則獨不諒焉故予列諸
名臣而謂之通錄良以此也其中惟觧公終歸自詭所亡居
冗散則其責任又非蹇夏諸公比其亦溥乎云耳　瑣綴錄
太宗渡江時觧胡金三先生與楊文貞周是脩相約自尽于應
天府學既而觧先生使人覘胡動靜因得胡先生如厠回問
家人皆飼猪否觧先生笑曰一猪尚不肯舍豈有捨性命者
皆初無意於死也惟是脩竟行其志哀哉宜文貞爲之著傳
以表見於後也然文貞之進以觧薦而文字中絕不語及歸
省過文江僅以白金十两壽觧夫人耳　同上
○文皇渡江時翰林諸公在京誠先死節者周是脩一人而已
李文達日録謂胡廣金幼孜黄淮胡儼觧縉楊士奇諸公初
亦有約同死已而俱負約惜哉諸公後來雖有王魏之事業
不能盖斯媿矣㕘又聞長老言靖難之事師既駐金川門是
脩欲速諸公同死前約首至其門見其方令家人飼猪乃亟
退自縊于應天府學之尊經閣噫此何時而猶不忘于飼猪
者又可期已令生事耶　餘冬
太宗兵駐金川門即命訪觧公大紳既至甚喜始建内閣
翰林七人而公爲首今内閣規制皆自公創及議儲未决乃
召公預議公言立嫡以長繼曰好○聖孫○宸衷頓悟事遂
定後立儲等泄此語於洪庶人怨譖不已乃調外任竟下獄
觧后以死固非朝廷之意實漢庶人之所爲也　瑣綴錄
○文廟過江時胡廣金幼孜黄淮胡儼觧縉楊士奇周是脩輩
俱任朝是脩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
宣聖遺像畢自爲贊係於衣帶自縊於東廡下可謂從容就死
者矣諸公初有約同死已而俱負約真有愧於死者後縉爲
誌士奇爲傳且謂其子曰當時吾亦同死誰與爾父作傳識
者哄之諸公不死建文之难與唐之王珪魏徵無異後雖有
功何足贖哉縉才獨高使遇唐太宗其所論諫豈下於魏徵
若晋于
仁宣時事業必有可觀者士奇輩遠不及也　天順日錄
○井泉南京人光祿寺庖丁也素不知書性灵敏洪武間得事
燕邸甚稱旨靖难時多預謀過江後遂陞本寺卿寵眷非常
上曰論該大爵酧汝早晚須汝在左右惟厚賜償之　客座新聞
○太宗靖内難於時死節之臣泯沒於天下多矣其章章著者
後人衷其姓名曰革除遺事一楷罹禍及陣亡之臣凡十九
人曰齊泰黄子澄方孝孺愈逢辰謝貴張昺葛誠宋忠馬宣
朱鑑曾濬彭聚孫泰耿炳文俞通淵瞿能莊得楚智鄭華一
聞变自尽之臣凡十五人曰黄觀王叔英周是脩顔伯瑋廖
昇王良曾鳳韶魏公冕鄒公瑾高巍王艮錢芹黄鉞王省刘
政一在朝之臣罹禍者凡二十有三人曰陳迪練安侯泰郭
任盧迥暴昭毛太黄魁胡子昭卓敬茅大芳胡閏戴德彝盧
原質廖鏞宋徵陳繼之韓永高翔董庸王度巨敬甘霖一在
外之臣與官爵不可考而俱罹禍者二十人曰鉄鉉王彬崇
剛陳暉馬溥陳彦回林嘉猷鄭公智程本立葉惠仲姚善鄭

茹瑺通陳思賢盧振謝昇周璿黄彥清高不危牛景先一中
外臣士獲宥而後死者凡十八人曰董倫張紘徐輝祖李堅
景清龔泰陳性善平安楊璉刘真何福梅殷王璡周璵周縉
刘亨高賢亨徐宗實王稌 一華除中見用之臣不及於難者
七人曰汴春王紳高遜志唐愚士刘現宋怿魏澤 一華除
中見用之臣及宦官後被斥於永樂者六人曰王鈍薛嵒張
顯宗刘有年徐安沐敬其內外臣士宦官有所關係而見用
於永樂者共二十二人曰李景隆姚廣孝鄭賜黄福尹昌隆
茹瑺胡顯楊文宋晟徐凱吳高吳傑袁宇郁新李得成羅義
陳瑛李友直胡廣李貫歐陽譓吳亮於戲行實之梓具於本
傳讀者當自得之矣 華除遺事

○文皇渡江檣折江濵神廟竿甚壮將取為之先以籤問其詞
云物有主君莫取又有豪傑天生須循規矩乃置之稍前又
一廟有竿其神玄帝也○文皇欣然用之遂濟

文皇將靖难發念成功后當建一塔寺以展報誠既渡江忽見
江中湧出一寶塔
上悚然起前念逮即位後一日天禧寺浮屠災即古長干寺有
司入奏
上令兵馬督人運衛于外令勿救火寺既燼命盡取其灰投于
江即其地昇建大刹立塔十三重賜名大報恩寺 野記

○文皇既即位問姚廣孝誰可草詔廣孝以方孝孺對遂詔之
数徃返方竟不行乃強持之入方披斬衰以行既至令視草
大號詈 不從強使搦管擲去語益厲曰不過夷我九族耳
上怒曰吾夷十族左右問何一族
上曰朋友一族也於是盡其九族之命而大搜天下為方友者
殺之 同上

○文皇兵入城附馬都尉梅殷死於笪橋下其国長公主哭
文皇捃不釋問附馬何在○文皇遽命左右速取二帯來比至
一金一玉
文皇與公主言予二甥而世官以慰主心 初靖难兵未起時長
公主有書遺
文皇勸沮大計○上不荅逮兵興以手書寄之言與師大意且
令迁居太平門外恐誤罹鋒及
上紹統後二甥猶幼主保護甚至恒與同寢置于榻內如是数
年比長乃已○上亦恒賜手詔有曰若不念你毋親不至今
日爾畜生宜知之

○文皇即位詔傳爲王達善所草聞之先輩言宋景李士筆也

○姚廣孝建取日功後
文皇欲既孝士姚固辭乃只爲善世一日朝罷○上與語姚應
對如常○上曰公今日曾中常有事乎姚曰無之
上曰必有之朕見卿詞氣知之矣勿諱姚又對如初三四問荅
姚始言今早○駕未出時臣與吏部尚書言尚書班在前臣
進而應之凡越二班話間屢進屢退殊為不安以此火介介
耳○上曰向欲爵公固以此耳即命爲少師姚乃受之然終
不畜髮○上即欲爲建第姚力辭之竟居慶壽寺中又賜宮
人姚亦不受惟章服曾服之今有畫像面大方肥紅袍玉帶
髡頂上戴唐帽云

○姚廣孝爲○文皇治兵作重屋周繚厚垣以瓴甋餅缶密甃
之口向內其上以鉄鑄下置鵞鴨日夕鳴噪迄不聞鍛聲甃
文皇在燕邸闢地道下有金鼓聲驚怖至疾 以上俱野記

○文皇初甚寵愛解縉之才豈之翰林縉豪傑敢直言
文皇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国通正朔時賓貢而已若得

其地不可以爲郡縣不听卒平之爲郡邑
仁廟居東宮時○文皇甚不喜而宠漢府遂恃寵而有覬覦之
心縉謂不宜過寵致有異志○文皇遂怒謂离間骨肉縉由
此二諫得罪洎
宣廟初漢府果發交阯叛悉如縉言 天順日録
○太監沐敬建文中人貌魁偉敢慷慨直言永樂中從征漠北
逾月不與虜遇人馬困頓○上意猶未已諫者皆披譴敬諫
再四○上　罵之曰反蠻敢仰視曰顧不知孰爲反蠻也
上怒命曳出斬之敬辞色不爲動○上徐曰我家养人皆若人
豈不誠有益遂釋之此與東㴻事皆今日得之錢李士原海
盖其同使交南奉鄉張崇云 革除遺事
○永樂元年正月李至剛言宜徙北京從之 野記
○太宗大崇文教特命儒臣纂脩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書供賜
甚渥禮祀先脩書成曰取號精當既而亦頗有褻戲之譏遂
急成余帙或謂未協輿議或又云[illegible]后其後復開局各
永樂大典凡古今事物言詞網羅无遺每摘一事爲標揭係
事其下小大精粗無所不有以太捸濫竟未完事而罷其
目録且幾百卷云
○太宗徵善書者試而官之最喜雲間二沈[illegible]尤重度書
稱爲我朝王羲之命中官舍人習其體凡王言悉爲一家書
迄今百餘年傳習不改
○永樂中曾有人造木牛流馬數步而止 或曰刘誠意盖非
○李至剛嘗以罪衣褫冠服平巾入史館供職閣人誰何之李
既不敢舉其銜又非徒役乃自稱脩史人李至剛直操鄉音
於是館中皆称之曰羞死人李至剛 ○初親王歲[illegible]
○太宗靖难後遂皆革罷不許來朝初制親王歲支禄米一萬
石後因地方豊歉或有減支郡王將軍供有常数亦因民供
有限悉減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其折色米不關支又如初
封郡王歲支米二千石以後襲封俱支一千石後亦有例初
封郡王亦支一千石又如郡王生子多至三十人者有之慶
成王生七十子只以十子論之該支米二万五十石反多一
字王禄米矣先年陝西慶府分封郡王俱于慶府一万米内
分撥并軍校亦於大府分出不知彼時奉何事例又如鎮國
等將軍年十一二歲即請封號禄米弘治十年因災異禮部
令官議脩省事件郎中慈谿王綸曰于諸大臣定擬鎮國非
將軍年及十五歲方准擬支禄米至今行之以民供給之則
日益不給以宗室論之往往衣食不繼反不如庶民之家得
自爲生計也又宗室犯罪降爲庶人計口月給米石比與將
軍中尉反得實惠宗室例不得種田納税商販營利而常禄
不給日見其貧乏不能存活矣 雙谿雜記
○永樂初都御史陳瑛言建文時效死之臣如禮部侍郎黄觀
太常少卿廖昇脩撰王叔英紀善周是脩浙江按察使王良
沛縣知縣顏伯瑋宜加追戮
上曰朕初奉義誅奸臣不過齊黄数輩耳其後二十九人如張
紞王鈍鄭賜黄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今所陳猶兆 此
類者悉勿問初靖难兵入城昇是脩自經死觀守安慶投江
死叔英守廣徳亦自經死良在官奉家自焚伯瑋在縣兵至
城不肯下與其子皆死瑛後閒方孝孺等獄敍乃牧觀叔英
妻女將給配之觀妻翁氏出通濟門先擠其二女於河即自
溺叔英二女皆已笄逝赴錦衣獄皆赴井死 野紀
○永樂間禁中凡端午重九時節遊賞如剪柳諸樂事翰林
臣皆小帽襖衫徹侍從以覌覌畢各献詩歌詞

上親弟高下嘗詹封宝楷有差至宣德間猶然以後閣老與尚書
士卿兎間與焉以下儒臣不複近而恩例之作罕聞矣
○太宗皇帝初營○天壽山○命
皇太子偕漢趙二王暨○皇太孫往視之過沙河漢王請却步
輦就行○仁廟素苦足疾中官翼之猶或時失足漢顧趙曰
前人失脚後人把滑○宣廟即應聲更有後人把滑哩漢回
顧怒目者久之此事雖由一時而後來武定州事已兆于此
矣　瑣瑣錄
○永樂二年六月一日文華殿大李士楊士奇進呈講議
上覧畢稱善因曰先儒謂尭典一章一部大李皆具士奇對曰
誠知○聖諭尭舜禹湯文武數聖人九修諸身施於家国天
下者皆大李之理
上曰孟子道性善必李尭舜尔等於講説道理處必李前古編
証兵幾易入又曰帝王之李貴切已實用講説之際一切
浮泛無益之語勿用　三朝聖諭錄
○永樂二年一日進呈勅邊將稾
上曰武臣邊將不諳文理只用直言俗説使之通曉庶不誤事
他日編入實録却用文
○太宗皇帝一夕夢服緋七人上謂冢宰曰銓曹引進士七人參
擬其官如此格七八品○上以符所○命夢謂冢宰曰五品
以上服緋衣乃面官關幾人速皆擢以來尚書上其數
上即命注授七人中有布政一鄉陳公祚得河南參議　野記
○永樂初京中察察民俗甚嚴有坐童孫毆祖母獄者刑部主
事李厚鞫其情以童穉无知非真有所毆也上諴情如不听
繼之以泣明日
太宗以前面試其童曰能識左右何謂无知遂謫厚為安南㯶

厚忻然就道曰吾敢附死獄以媢○上邪厚在安南三年
上感悟召為吏部主事厚赴召僅五日而安南変復作華人多
不得歸人以為忠誠獲報之驗楊尚書彦謐為之傳云徐冬
○永樂二年饒州府士人朱季支献所著書專斥濂洛閩関之
説肆其醜詆
上覧之怒甚曰此儒之賊也時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李士解
縉侍讀胡廣侍講楊士奇侍側○上以其書示之覌畢縉対
曰惑世誣民莫甚于此至剛曰不罪之無以示儆宜杖之擯
之遐裔士奇曰當燬其所著書庶幾不誤後人廣曰聞其人
已七十燬書示儆足矣
上曰謗先賢毀正道非常之罪治之可拘常例耶○勅行人押
季支還饒州府令布政司府縣官及郷之士人明諭其罪笞
以示罰而搜檢其家所著書会衆焚之又諭諸臣曰除悪不
可盡悉燬所著書最是　三朝
○永樂三年進士放榜後詔選二十八人入文淵閣緝李以比
二十八宿號庶吉士其人曰曾棨周述周孟簡楊相刘子欽
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敞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
沈昇洪順章朴金李獎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
哲袁添祥吳紳楊勉也周文褒不與乃自請於
上詔從之時謂之挨宿此稱遂遍于人間凡未至其地而強攀
附者以此稱之　野記
○曾内翰棨之飲亦大戶也有虜使至稱善飲有司推能伴者
纔得一武弁猶恐不勝
上令廷臣自薦皆請往○上問卿量幾何對曰無論量臣量且
當陪過此虜
上喜令往三人默飲終日初不可計虜使已酣武人亦潦倒内

翰爽然復○命○上咲曰無論文李此酒豈不為大明狀
元乎錫呂內醖甚厚　野記
○劉子欽江西人為李子業最工由省元至會元將殿試解縉
在翰林會問稱之曰狀元屬子矣子欽自負畧不少遜遜縉
少之密以題意示曾棨明日廷對棨策詳最殆及萬言遂為
狀元刋十人之後方及子欽壓其負也後子欽終于教職名
位竟不顯云　天順日録
○太宗一日命左右至文淵閣覘庶吉士講習否令一一記其
動静比報各有所事唯劉子欽袒衣席地酣睡蓋時初飯罷
被酒徑入夢耳
上命召至謂曰吾書堂為汝卧榻耶罰去其官可就往為工部
辦事吏子欽畧不分訴遽謝恩趣而去至外買了吏巾條服
之步入工部跪于庭尚書見之驚曰刘進士何為尔特起迎
之子欽曰奉
聖旨命子欽為本衙門吏尚書不敢答子欽便登堂侍立於傍
與羣胥偶少頃○上又命一竪入部覘之還報云云
上笑曰劉子欽好沒廉耻更令召來子欽至猶吏服
上曰汝好沒廉耻顧左右還與冠帶歸內閣着讀書子欽又無
言遽起謝恩出具冠袍还閣中即日間也　野記
○永樂初年○文皇嘗召盛御醫寅至便殿令診脉盛稍診脈
侯便止奏云○聖情方怒後脉理不可察
上曰一時之怒亦形于脉乎汝誠妙手又曰盛胡子我訴汝前
時沐浙進兩小丫頭頗能唱我每飯常使之唱近呼之不見
始知為他以銅椎打殺了適來小公主見我挍懷中我因抚
抱少頃既去遽聞其哭問之又是渠擊以銅椎箇小女児能
勝之耶有如此人我怒甚不覺揮拳肘至今氣不能平也盛
門頭陳勸再三乃已　上語聞　仁孝也　同上
○永樂初取進士六百人分為六甲狀元曰李馬
上改馬為騏既而騏除名故今人罕知之其尾榜者曰宜生是
年勑進士年二十以下者遣歸仍附本學肄業旨豫注擬其
官待闕取用悉出○御意人人自擬之就註登科録　同上
○是歲進士有林廷美者閩人儀貌頗偉
上欲俾近侍問其貫籍林以鄉音對○上嫌之又擬為其京官
林退数步復召回曰老蛮子也沒這福即改為山東某州知
州比二任會有朝旨有司繁劇地陞一級林時在京師三司
以下皆保奏林州係繁劇林當準敘時程襄毅公信謂林曰
公必與駁典然亦應稍通人事林曰我何為尔程曰官不須
斷承胥輩一語無傷林亦不從一日倚部門吏出揖曰公某
州使君乎林曰然吏曰公在陞格可賀矣林曰然吏曰某當
承效殷勤公少顧之乎林曰否吏曰再三林曰吾有銀五錢
為日費姑以餽尔吏欲十兩林不荅去吏明日拖文書白所
司言某州保結恐三司失實與時連坐官曰柰何吏曰當更
行下軍衛具保結乃可官從之林知之窘矣問之吏吏曰公
亦問我我子今欲集事反手耳第與我金然當倍之林與之
十五金吏負斋挑旅邸以伺新命俟有帖子召公當來越三日
果然盖吏又曰官移文往返應得半歳期恐遲
朝廷一時恩典官曰柰何曰今當州有操兵数百在京或令其
一結狀則事可速辦兼獲其實官曰然吏即行牒移軍具狀
如式林遂得如格舞文輩入賂市權如此而○上之知人亦
洞徹矣
○萬奎言顯宗狀元及第唱名前一夕
高皇有夢雙絲墜地後任国子祭酒往江西起義兵不知所終

又嘗記徐侍講元玉云聞之錢侍郎習礼錢吉水大族本亦
練子寧疏遠姻親一時脫禍而指爲鄉人所持峯旗不敢一
吐氣習禮既入翰林猶然習禮不可柰何以告建安楊公公
一日獨對畢即以其事聞
太宗欣然曰立賢無方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耳
下令禁之。文皇帝之盛德至矣
○廬陵胡文穆公楊文貞公兩人同被
文皇館閣之命一時文章固有定價然文穆頗厭爲人序譜以
其多牽合不實也文貞平生所叙譜幾五十余家自昔文人
譜序盖莫盛于斯文穆之嚴近於義文貞之厚近於仁然文
貞文與位稱享有高壽而亦丁夫承平熙洽之時士大夫皆
敦本务禮此亦可爲世道之幸而彼自薄者則又在所不足
議焉

○太宗皇帝以任事十臣者問解縉縉各以實對十人者黃福
最優次蹇義夏原吉鄭賜陳洽其最下者則方賓李至剛刘
儁然至剛壽終儁以節死得贈謚也古亦有之王倫嘗爲胡
忠簡公所罵後亦盡節云　野記
○永樂中征安南黎季犛降其三子皆隨入朝其孟曰澄賜姓
陳官爲戶部尚書澄善製槍爲朝廷㭫䊗後貶其官而令其
子世襲錦衣指揮澄頗從文乃許令世以一人爲国子生令
凡祭兵器并祭澄也其仲曰某賜姓鄧亦官尚書後貶江陰
縣佐沐澣有三子亦令一人襲錦衣指揮并賜江陰田甚厚
末謝其俸今猶守世業其季曰某官爲指揮以之乞歸於甚
既往即自立爲王季犛死葬京師其子後迁葬於鍾山之傍
○國朝名將劉江以中軍左都督總兵鎮遼東殺倭寇事載王
倫書悉矣近閱楊文敏公兩京類藁乃曰公鎮守遼東備倭

寇至即相地形勢請于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堝築城堡立
煙墩一日瞭者言東南海島夜举火光計寇將至亟遣馬步
軍赴堝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船三十余艘泊馬雄島寇相屬
登岸徑奔堝上公親督諸將伏兵堡外山下間遣一裨將領
馬隊要其歸路一裨將領步隊與之逆戰公奔㷛伏发寇大
敗奔入櫻桃園空堡中合軍圍之自辰至酉擒戮无遺生獲
百餘人斬首千餘級事聞○賜璽書褒徵公至京面慰劳之
公對曰受任禦寇分所當爲此皆奉行○陛下成算及諸將
士效力所致臣不敢當其功
上嘉其讓既而封公爲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
國廣寧伯食祿千二百戶子孫世襲仍遣歸鎮公號將士
有功者陞賞有差先是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財貨殺虜
生口北自遼東山東東南抵閩浙海濱州郡無歲不被其害

官軍捽不能制往往有坐失機罪死者至是覆寧帖息倭海
千餘里其民安生樂業以至于今　野記
○劉江宿迁人永樂中爲中軍都督府左都督總兵鎮遼東敵
已亥倭賊二千餘以數十海船直逼望海堝下登岸魚貫行
一賊貌甚醜惡揮兵率衆勿入無人之境瞭者飛報江令都
師秣馬累不爲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戶姜隆率
壯士潛焼賊舡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举伏兵砲鳴奮擊
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堝下江披髮举旗鳴砲伏
兵盡起繼以兩翼而進賊衆大敗死者横仆草莽余衆奔櫻
桃園空堡內我師追逼環攻者皆奮勇請入堡勦殺江不許
特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有千餘間有
潛脫而走艄者又爲隆等所縛岸無一人得脫凱还之際將
士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閒惟飽士馬及臨陣作真武披髮

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飢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飢固治力之道賊始所貫而來此陣故作此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以壯士卒之氣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臨之彼必致死未必無傷我於故縱其生路以之則闌師必闕之意此固兵法額諸君未察耳事聞進封廣寧伯明年卒進封侯諡忠武先是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財皆殺虜生口北自遼東山東南抵閩廣瀕海无歲不被其害官軍卒不能制雖有至失機死罪者至是寇掌屏息傍海千餘里民共獲安以至于今　保齋

○英國公爲

文廟功臣平交阯回進祿爲公位羣臣上

宣廟時漢府密遣人與謀公即縛其人自首○宣廟自此愈重之洎顧佐拜都御史謂宜保全功臣去輔兵權而寵賚無虛日正統特亦不衰安享福祿榮名二十餘年天下倚以爲重四夷莫不知名戍阝羌 既從敗亡 武如屬吏猶加禮於輔而不敢慢仍戒子孫致敬于輔之兄弟輔既衰老亦屈節于振以避禍竟没於土木之難以衣衾葬爲輔爲人寡言笑膂力過人章縫之士爲本朝武臣之冠　日錄

○国初文臣死賜謚者謚自永樂間太子少師姚廣孝太子士胡廣二人始廣乃建文朝狀元傳臚更名靖建文之意謂胡廣同漢臣名且北虜爲胡不可令廣故更之夾

文皇御極復舊名　餘冬

○永樂中吳陵陳濟先生善記書予同寮王廷貴語予嘗見濟長于前其父特侍側偶問曰外人云父善記書有之乎曰然兒探一書請父試誦之可乎曰可乃探得朱子成書曰是書固難誦汝可提一首句如命遂朗誦終篇不誤當時

文廟楷濟爲兩脚書廚信矣惜其筆力不如故著作不見於世

○楊文貞公初以明經徵入翰林任編纂未幾有

旨諸編纂悉送吏部試文章考第高下而官之尚書張紘讀策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詞之士也以爲第一奏授○親王府審理文貞由是著名後果大用知人之鑑張公有焉　同上

○國朝

太祖高皇帝實錄永樂初命曹国公李景隆暨翰林李士觧縉等後命戶部尚書夏原吉等凢經㨗進二次觧縉表內開一百八十三卷計一百六十五冊以元年六月十五日進夏原吉表內開二百五十七卷計二百五十冊又寶訓十五卷計十五冊以十六年五月一日進觧表今載

皇明文衡夏表刻其家集可考也夏表乃是約觧表語爲之者其云頌脩史之詔在嗣位之初爰纂成書實由

聖斷謂事貴直而文貴簡理必明而義必彰乃○敕命乎儒臣重編刪於歲月所以見再脩者此数言耳实録既出再脩而名文衡之人乃載其初進之表殆有深意矣

太宗皇帝嘗御便殿宣二三給事中玉揭前詢其姓名其中一脩偉者對曰臣姓黃名某由進士出身除給事中

太宗曰問汝姓名只對以姓名何用縷陳其曰臣幼讀魯論対君不可不詳○太宗喜遂陞爲山西布政使捷給偶幸亦命矣夫　瑣綴録

○元起朔漠建都北平漕渠不通江淮至元初粮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中灤即今開府封丘縣地淇門今屬大明府濬縣乃淇水入御河之處即枋頭也去中灤旱站一百八十餘里自黃河逆水至中

滦自中滦陸運至淇門其难盖不可言况運粟不多不足以
供京邑之用於是遂有海運之举然海道風濤不測損失頗
多故又自任城開河分汶水西北至須城之安民山又入清
济故瀆通江淮漕經東河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接
運至京任城今之济寧州也須城今之東平州也其後海口
沙壅又自東河陸運二百餘里至臨清始入御河其难循不
可言時韓仲暉辺源輩各出己見相継建言乃自安民山開
河直抵臨清屬御河而江淮之漕始通矣然當時河道初開
不甚深濶水亦微細不能容重載所以又有會通河止許一
百五十料船行之禁海運之初歳止得米四万六千餘石其
後歳或至三百餘万石会通河所運之米每歳不過数十万
石終元之世海運不罷○国初定鼎金陵惟遼東邊餉則用
海運其時会通河尚通今济寧在城閘北岸見有洪武三年
晓諭往來紅隻不得擠塞閘口石碣在至二十四年河决原
武漫过安山湖而会通河遂淤自是江淮舟舡始不至御河
矣永楽間肇造北京粮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黄河水運至湯
衰武務河南山西二布政司丁夫旱路搬運至衛輝上舡由
御河水運至北京亦不可謂不难矣後得济寧州同知潘叔
正建言工部尚書宋礼等提督始開鑿会通河潘之建言止
言济寧州往北旱站遞運軍需等項艱苦欲開此河以省民
力耳初未嘗言開此漕運也河成宋尚書建言始從会通河
漕運而河運於是乎　罷當会通河漕運之初又得平江伯
陳瑄於凡海道事宜莫不整頓所以至今京儲充羨不至缺
乏者会通河之力開鑿經理以底於成者斯又数君子之力
也此書刑部侍郎三原王公恕漕河通志節其要語記之觀
園雜記

孤樹裒談

太宗下
○禮部尚書致仕昆陵胡公濙予赴廣時謁之尚強健取酒命
酌因有請曰老先生身承○
列聖寵遇○聖德○聖訓不可無記録否則百年後門人故吏
多誤謬矣公笑曰无之因辞夆四五事公不亥人也護記一
二可傳者曰
太宗命濙使外演行○旨諭曰人言○東宮所行多失當至南
京可多留数日試观何如密奏來奏所書字須大晩至我即
欲观也其至南京旦晩随○朝○勑免朝辞只不敢盖九所
見○殿下所行之善退即記之如一日趨朝數臣其者語禅
侍衛挹之仍口奏有旨不問既退朝座○宣侍衛者當獻
若干錠歟羣臣皆言不显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其衆而
媿其心○殿下之明断也往稍久隣居楊斈士士奇曰○公
命使也宜亟行則權辞謝之曰錦衣數種未完耳至安慶始
書奏公所從驛驢給較尉齎進也又一日侍
太宗奏事退獨召某至膝前曰古人有言徳勝才謂之君子才
勝徳謂之小人眼前豈乏幹辦之才求一好人難耳吾欲用
汝但汝官小特某為都給事中数月○上召吏部特陞其礼
部侍郎吏部○奏禮部缺左右侍郎
上曰左侍即又某為都給事中已叩受○上知每缺給事中輙
命舉監生等堪任者具名以進
宣宗皇帝一日召某曰侍郎知某者吾所任戸部輙欲差巡撫
汝與楊士奇等議巡撫須用不須用退偕士奇等覆○奏此
年粮餉多稽差部屬官動数員民擾事誤須得重臣則民安

而事集
上曰爾等識奎堪任侍郎者以名聞因疏薦其年若干人
上喜皆陞侍郎俾巡撫當時吏部復言其寺侵越殊不知
上惟命與楊士奇等議因不能援吏部也律凡京官及在外五
品以上官有犯奏○聞請○旨不許擅問今刑部都察院於
京官五品以下提問南京都察院亦然刑部則又具奏往年
南京兩法司會論此事云查出永楽中北巡時有晋守事宜
數條多有相因宜行至今不改者當求得録之此亦政體故
為也
○建安楊文敏公行状云永樂十七年十二月己丑則進言十
事皆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
上覧而嘉之密諭公曰實劾時病但汝為心腹之臣若進此言
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
鄧真畀入奏衆皆股栗免冠請罪○詔諸司即日悛改怙終
者不赦王文端公所為公傳云○朝臣有傾巧迎合為上
所抑者議欲問之會北京欽祭酒衆請以公任焉
上不許公又指言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有十
上命以授御史楊言於廷衆皆請罪○詔原之而使整正楊文
貞公墓誌則云一時廷臣狎恩多蹤忌公伉直發其私適太
學缺祭酒衆共奉公實欲踈之
上不聽公遂密言十弊指斥五府六部都察院章留中不下所
書似不同若楊文定公撰神道碑則又略之矣覧者詳之翻
○永樂五年冬一日胡廣獨于○武英門進呈文字
上覧之稱哥三既從容問曰楊士奇文李於今唯得而黄淮数
不容之何也對曰淮有政事才士奇文李勝且簡靜无物刹
心益因解縉重士奇及臣而輕淮故有慽

上曰朕知汝亦不容於淮惟朕不為所惑廣叩首既退與臣言
上恩知此當子孫世世不敢忘蓋自是吾二人待淮愈謹矣
聖諭
○永樂五年冬廣東布政徐奇進香至京師載嶺南土物將遺
諸大臣及侍臣之任事者有得奇所列单目以進
上閲之既明日早御西角門翰林諸臣奏事退特召臣士奇还
令赴西角楼中官齎奇单目示之而後至榻前問曰何獨無
尓名対曰奇前為都給事中與翰林六科官皆隣居相往來
於臣亦然今单目無臣姓名者蓋奇初赴廣東衆作詩文贈
之而臣以病未作土物之饋蓋荅詩文耳
上曰尓時不病亦賦詩否対曰必賦則今单目亦必有名
上曰其以遺諸大臣何意対曰臣在下未聞大臣有受外臣饋
贈者此亦奇不能卓立任己意而為之也然終未知受否且
臣观单内土物不過篠桃藤簟合香丸之類皆微物无重貨
必无他意
上曰汝言是即取单目付中官令燬之一无所問○上後諭臣
曰為臣當戒私交為士當務清謹臣叩首曰謹遵○聖訓
○太祖平一天下有北都意嘗御謹身殿親策問廷臣北平建
都可以控制胡虜比南京如何翰林編以修鮑明主起自沙漠
立国在燕今日地気天運已尽不可因也今南京興王之地
宮殿已完不必改圖傳曰在徳不在險也永楽中
太宗定鼎于北及震殿之災群臣有言不宜者多藉口尚綱之
後可謂不知变已　　餘冬
○戸部主事王良機謀過人有御衆之才
文廟知名委督口外粮餉威声大振凡軍衛有司无不畏服一
出边境衛自指揮以下数百里來迎為前驅督務边将亦敬

悼之英国公莫有抗禮者出師在边亦屈势相接後雖有尚
書侍郎繼理其事者名位徒高人不如此畏服也後與主事
刘良搆怨相訟卒自其枉惜乎位止於斯以老疾致仕蓋奇
特豪邁之士云　日錄
○國朝進士惟永樂中甲申科多至四百七十三人
太宗命近臣拔其尤異者二十八人賜名庶吉士俾入文淵閣
讀書周文襄公忱以不遇列自陳詔特許之諸人日游中祕
食于大官月給膏燭費○上閒燕之頃駕親臨問時夆僻書
疑事以驗其夆激厲而期待之甚至故庶吉士之選至今論
者亦惟是科為多得人今考其名業自王端直王文安英李
忠愍時勉曁文襄四公外羅侍郎肅陳祭酒敬宗李布政禎
人知其賢者余亦不尽知也曽狀元棨自翰林時有邑人入
奸黨事當累及
太宗特原之謂曰朕惜尓才也曽所居近西長安門家不戒火
延及禁垣○上為置不問其受知如此刘子欽當時極有才
名以刑部主事坐累謫廣西南丹終
太宗世始起于教官不克振竟致仕去景太甲戌始卒壽八十
有七十若有位而壽以大行於世如王周者一科可数得邪
李忠愍之大節固有科目以來人物也張宗璉者為常州同
知德政最多卒之日民老壮奔走哭於廷皆哀具仪奠祭累
日枢行自衣冠而送至数千人後數年民不能忘作廟江陰
之北似山至今歲時祀焉夫進士得人如張亦足以不朽矣
寿考禄秩係於天君子論人豈以寿考禄秩為豊歉哉客有
與吾商及近來科目士者因夆是科吾所知者告之餘請例
推○宋太宗朝吕蒙正之弟吕蒙亨夆進士礼部高等擬名
既廷試與李昉之子宗諤並以父兄在中書擬之仁宗朝韓
億為叅知政事子維以進士奏名禮部不肯試大廷受蔭入
官唐介叅政子義問鎖听試部用夆者召試秘閣介引嫌罷
之洪容齋云舊例嚴於宰執子弟如此與夫秦檜柄国而子
熺孫塤皆係省殿試冠多士者異矣春按宋徽宗恭居諒子
其登第在前列蔡京引爲同族嫌而抑置於後恐伏之諭巳
我○朝公卿子弟高第不以爲嫌景泰時都御史王文子倫
試弗第至自訟焉事見天順日錄　春目所及見者
孝宗巳未科○武宗辛未科閣老皆有子入廷試其父引嫌不
預讀卷其子並得及第也　餘冬
○永樂六年六月禮部尚書鄭賜卒先是禮部政務繁夥賜爲
侍郎趙𤣥所聞憂懣且有疾奏對屢失指
上厭之是日早遽以訃聞召翰林諸臣問曰未嘗聞賜病豈其
自盡乎衆未對臣進曰臣覌賜有病數日但惶惧不敢退耳
便安求醫藥詐自晚臣與賜同立右順門外賜体立不支仆
地傍人怪其鼻口之氣有嘘無吸臣遽令其屬官扶出五門
外○上不侯臣語竟即諭翰林諸臣曰賜本君子顧才不足
耳其選叅文遣官祭之又命工部予棺其晚臣與黄淮奏事
退○上召臣还諭曰早來微汝言幾誤疑賜自今有事但直
言勿隱　聖諭
○永樂六年冬巡狩北京○詔書命臣士奇視草
上覧之再三喜曰簡當更勿改易其擇日書之頒下又曰試與
諸尚書觀之諸尚書皆称善独兵部劉儁私于士奇曰請以
有字易自字如何士奇曰善即以告於衆衆曰義與相遠不
足易且○上既善之矣士奇獨以文請易之皆准於
上前執不是易昭於○国家大體當用寫　言
上顧士奇曰從汝從汝明日諭胡廣曰楊士奇能服善難得[illegible]

○商狀元弘載家藏宋時公牒一帋内凡朝廷語言皆朱書蓋
其先本西夏人以獻密有功徙浙中意與今安种來降人相
類多所寓即今居淳安　之麥源族頗繁衍蓋四百年于茲
矣弘載入翰林予以其同年之長且厚也携乃先德卷求題弘
載因出此得觀覽焉　　聖諭
○永樂乙未科始開會闈於北京泊菴先生主考得一卷三場
俱優取定爲會元拆卷乃陳芳洲循先生以鄉故爲嫌欲取
林文秸而又以秸字難識進呈不便因見第五名洪英曰此
洪武間英材也遂取爲會元而循居三王翺第五
太宗見翺名喜北京初啓会闈而經魁得一識句士遂以布衣
召見賜酒飯后翺至宫保太宰壽祿名位非常可及遭際有
自來矣　　瑣綴錄
○胡儼爲祭酒以師道自重
文廟亦寵之公卿莫不加敬士由太學出至顯位者執弟子禮
益恭儼遂名重天下先後居是職者皆莫能及
○故事朝官級銜皆有一定之序近年有初拜一品即書光祿
之銜且云掌文淵閣供事始於
文皇當時無此名且閣在○御府大内非人臣所可掌也又有
三品官以由從二品外陞書逕通奉大夫者予皆不知其爲
何說也閣老三楊先生止書同知經筵事以知經筵屬英国
蓋亦崇向勳德之義今亦異矣
○今懷來城東南舊石橋遺址壞柱猶存聞之故老云橋前元
所建甚宏壯欄楯狀刻扁形因名五虎橋又名白虎橋洪武
中○文皇兵北出過此厭其名即○命毀之今城隍鴕紮於
皆是物也又聞如狼山如土墓猶寓此　虜當時皆駐營居
人多能言其事云　　同錄

○文廟武英羣臣奏對必能稱旨惟愛東楊先生之才自總裁
同鮮縉胡廣等入閣議国政未嘗一日離左右凡大事密討
必參與焉或大臣謀事未决○文廟不樂至發怒東楊一至
輒霽威事亦隨决有濟人利物之仁而不忍卻人之餽人以
爲愛錢
文廟亦知之每遂其所欲蓋用人之仁去其貪也或鄉人來餽
者必詢訪貧富何如若知其貧亦不卻其餽但以別物與所
餽相稱酬之若富者以十分爲率亦各其一二或生法乞休
或在草求薦必留意振焉相繼而不厭也自五府六部都察
院無不畏其威聽其說使百職不能持正亦由於此大抵居
仕途者安能向遂意蓋天有乘除之數默行乎其間早年得
意晚必坎坷少年寒滯老必通显或首尾多难而中則安榮
若東楊自入仕得君无日不在寵榮之中者四十餘年歷事
四朝貴無數月愁生榮死哀始終全美不可以常數論也或
者間氣所生而稟得完厚如此其輔理之功在
文仁宣時亦尋常在正統數年天下休息頗有力焉至於格君
心之非引之當道則槩乎未有聞也　　天順日錄
○永樂九年三月一日翰林諸臣奏事右順門退特召士奇還
上問曰汝輔監国久東宮所行果何如對曰孝敬
上曰試言其事對曰於事　宗廟甚虔凡籩豆之類皆親閱視
一日常享偶頭風作醫言當汗
殿下曰上以命我〻又遣人千及期遂親涖祭祭畢还未至宫
遍體汗不藥而愈每尚膳進御用饍請行在皆一閱過緘識
遣行不輒信任下人自○車駕北征恒切懷憂不遑寧居且
中昃始食及○勅使至始斂寬慰
上曰聞輔臣中獨爾能持直道不見忤否對曰臣性愚戇

殿下恒見容納然○殿下天資甚高非衆所能及或有過求領
不知從未嘗不悔而速改之日
殿下最用心處在以愛人爲本將來○宗廟社稷之寄允不負
陛下付托○上甚喜命膳賜酒餅　聖諭
○永樂十一年十二月一日獨於武英門進呈○勅藁畢
上從容問曰汝今兼東宮何官對曰左諭德
上曰吾嘗察之獨胡廣與汝所行不忝東宮官胡廣今兼何職
對曰左春坊大學士○上曰好又曰吾聞諸留守官內汝与
黃淮遇事肯言然聞○東宮有　從有不從對曰
陛下推誠待下遇臣等有言必自斟酌如言當理無不聽納如
未當亦不曲從○上曰如此甚好　聖諭
○永樂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鴻臚寺奏習正旦賀儀
上召礼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有官賀礼可行尚書呂震
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侍郎儀智曰終然同日
免賀爲當
上顧問翰林諸臣古有日食行賀禮否黃淮楊榮金幼孜皆未
有對臣士奇對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
朝賀宋仁宗時元正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宰相呂夷簡不
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中国羞後有自契丹回者言虜是
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
上曰君子愛人以德不以姑息其免賀及宴仍賜百官節鈔
上之敬天致誠必求當理未嘗苟狥人言大率類此　聖諭
○太宗偶問宋指揮琥有子無宋對有二子令帶來看琥引入
見○上喜曰都好即命三公主四公主同下降兄弟並爲都
尉一日琥從外臨二子迎侍琥醉大喜撫二子曰吾家受恩
深矣父腰金子腰玉時二主在屏後聞之後見　上偶語及

二十六

之○上曰渠要玉帶耳無我命守寧夏以功擢都督存至封
侯西寧　野記
○謝員友規者鄞人洪武初以戶役起充浙江憲司吏非其志
也告指疾求退得調臨洮府後例充興州衛軍員善爲文有
鳴旁衛又有臨江滿若水者吉爲王府引礼舍人以言事權
翰林待詔與脩永樂大典坐事黜爲西寧行太僕寺吏亦善
詩有退庵集正統初太僕司羅若水卒於長安而脩李士大
紳永樂中亦嘗謫河州衛吏門中因有吏中三傑之稱同上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周王橚楚王楨相繼來朝例次日謁
孝陵周王先至適遇節○上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孫陪謁
已出東華門
上遽召翰林臣時楊榮金幼孜及士奇皆至○上問曰二王東
宮太孫及小皇孫謁○陵展敬之位如何朕意雖略定三人
試言之楊金未有對○上顧問臣對曰周楚二王屬列稍前
兩傍東宮殿下列稍後居中皇太孫亦居中列於東宮殿下
之後諸皇孫與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傍○上曰爾所言有
據乎對曰宋儒朱熹家禮如此
上曰吾未嘗覩家礼但據己見書其位次遂出片楮○宸翰所
書位次正與臣所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援筆命臣足之遂
遣鴻臚丞周昇馳賫赴○陵俾率行之必頃復○命以○宸
翰進○上以授臣者○上天資甚高所意見暗合古人多類
此一日東宮殿下傳○上命召吏部翰林院官令舉老成正
大儒者傅皇太孫講讀明日東宮殿下特召尚書蹇義及臣
上奇問已得人否義對曰臣兩人共舉礼部侍郎儀智然蹇
鮮知之議尚未決
殿下曰往者吾奉李繼鼎大誤後悔無及智甚端正但年老矣

二十七

臣對曰雖頗老然起家李官道理明熟守正精神不衰目前
廷臣中老成正大未見其比是日午朝
上顧問東宮曰太孫處侍讀已得人否對曰已李礼部侍郎
儀智然議尚未决
上喜曰此得人矣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問之元正日
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礼惟此老與楊士奇言之宜免賀朕從
之今傳太孫講讀　必有益盖
上於臣下有片言之善皆記憶不忘　聖諭
○永樂十四年○上在北京頗聞高煦有異志馹召隆平侯張
信詢之○上猶未信○車駕遂还南京以問皇太孫對曰人
言未可輙信且
父皇在上當未敢有此心一日翰林諸臣奏事退○上召士奇
還問曰汝與蹇義在此漢府事皆當悉知昨日詢義固辞不
知不肯言汝當爲朕言之又曰如朕未有知汝輩處有閒
之罪朕既知矣汝何慮對曰臣與義同事
東宮殿下外人固無敢與臣等言雖聞有言者亦百之一二又
多出臆度非見實跡此固不敢輙對
陛下然漢王始受冊封国雲南不肯行後改過青州又堅不行
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天下之人疑其
心亦豈待事有實跡哉惟
陛下早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貽永世之利
上默然起还宮後数日○上得高煦私造兵器及皮舡教習水
戦及僭乗輿服物挾私擊死無罪官民縱護衛官軍京城内
外刼掠恣有實跡大怒褫之冠帶係之西華門内
東宮殿下叩頭懇救乃免○上命翰林條示其罪且曰若此
所爲將來必不静朕今削兩護衛處之山東樂平州盡去北

京甚近即其作擬可朝發而夕擒也
○清江黎恬潛輝覯過豪云何忠字廷臣荊州人永樂中監察
御史辛丑應○詔言事出爲交阯知州遇寇难從容賦詩罵
賊死其子还陳其詩総戎以○聞詔褒異云何公詩予少時
習張誦曰萬里孤臣久困時腹中懷奏請王師紅塵失路風
霜苦白日愁心天地知死向南荒應有日生還北闕定無期
英魂不逐西風散原助天戈殄叛夷
○松江李墟沈夢齋先生資深永樂中李畧通書史吏部試招
撫四夷榜納卷獨遲衆譏斥之尚書取卷閱其首云詩曰普
天云云王臣遽曰是何可斥也遂得擢第優等授山東新
城知縣先生弱冠娶昆陵大族鄒氏詣謝婦翁出名扇命題
即走筆一律其警聯有王氾千里江城暮鉄笛一声烟雨秋
之句吳思庵先生奉堪風窓試河清論起語中庸曰致中和
云云兩事頗相類今思庵業不載
○清江俞行之在永樂中有能詩成名其題清慎敬之句曰夜
門无客敢懷金秋屋有情甘飲水惜不多見近見其題顧師
頡西湖昼二幅云西湖湖上可憐春烟柳風花最惱人叉袖
淚乾無好思昼船歌舞爲誰新又秋來碧水湛平湖荷葉菱
花取次枯唯有斷堤殘柳樹淡烟猶鎖亂啼烏　聖諭
○本朝初不禁官妓唯挾娼飲宿者有律耳永樂末都御史顧
佐始奏革之○国初於京師嘗建妓館六樓於聚寶門外以
安遠人故名曰来賓曰重譯曰輕烟曰淡粉曰梅妍曰柳翠
其下四名主女侍言也其時雖法憲嚴肅諸司勿朝退相帥
飲於妓樓倂娼歌侑懽飲踰時無禁令故也後乃浸淫放恣
解帯盤薄喧啾竟日樓窓懸係牙牌累累相比日晏歸署半
已醉醒曹多廢務矣朝廷知之遂從顧公之言顧公太康人

剛嚴爲朝紳冠時皆之包公也毎待漏朝房諸條無一人與
同坐比連三五室内皆寂然畏其閑也或過門見有癸藤外
立知是公也趨而避之　野記

○夏忠靖公以忠義事
文帝眷遇極隆爲尚書三十年不觧户部中間値兼二部或吏
或禮又嘗兼户禮刑三部至総六部兼長察院大理九佩八
印焉○先朝掌邦賦者夏公及周文襄皆理財尽善者也文
襄盖劉晏韓滉陳恕之流如桑孔王鉷輩何敢望哉二公事
紀者已多不復煩云近者並祠於呉然其功豈獨呉乎　同上

○冷謙字啓敬號龍陽子武陵人也元中統初與劉秉忠從沙
門海雲游博李精於易尤深邵李百家方術靡不洞習至元
間秉忠爲相謙乃棄什從儒雲川交趙孟頫嘗同在四明故
相史弥遠家觀李思訓畫遂效之深得其趣因以善繪称後

隷淮陽遇異人授中黄大丹傳張氏悟真之旨迨至正間年
百餘歲矣顔如童孩値朱縣之乱避地金陵日賣藥市中神
效駭人
國
初仕于朝爲大常未的悖士遊旅人貧謙数給之一日就館
壁畫爲公門状語館人曰吾與爾同入慎无將帶片物遺落
館人如戒謙引手推門々開挽館人入見是大帑庫金宝百
貨充牣謙令恣取之同出如是數々爲之其後館人入時有
一醉路引身畔忘去之比出驚視之亡之矣謙語之曰尔遺
物矣尓則不終吾亦從此逝矣遂入壁不復再見初内帑㬥
失物守藏吏数被誅於是得引捕館人至吐实乃正其辜而
謙乞漏網焉謙常於至元六年五月五日作仙桑畵以遺三
丰遐老者即所謂張刺闥也迨永楽二年四月手題此畵以
帰大師推国公近歲流落一友家倩予叙詠其畵作奇幽

異沼林木室宇種軒特屋内爲仙桑沼中荷花正艶旁有仙
妹狩採其傍張題及謙終事第云天朝雖称居有昼霍之疑
隠壁仙遊予友将訪居於十洲三島恐後人不識奇仙異筆
混之凡流故識者盖秘且寳之也本朝仙跡称周顛及張為
最著奇遁之事称謙及山西金箔将張
太宗未登極時刺闥異蹟甚多比即位不復見乃命胡忠安濙
馳傳徧索於天下不限時月数年竟無所見秘御一言[illegible]
凡二張之事人喜談之然往往傳聞異辞此故不記

○周志新永楽甲申拜監察御史憚劾不避權要敢直言雖㬥
犯天威不少変貴戚皆畏之目為冷面寒鉄因称新曰冷面
寒鉄公擢云南按察司未赴有
旨改浙江有冤民淹係聞之喜曰冷面寒鉄公来也吾死患矣
及至洗其冤放之一日視篆忽旋風吹葉至前左右言城中

无此木独一僧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
其下也冤䰟告我矣發之得婦人屍欵服加刑人称為神明
境中有虎害為文告城隍須臾得虎格殺之　野記

○永楽中山東民婦唐賽兒夫死唐祭墓回径山麓見石罅露
出石匣角唐發視之中藏宝剣妖書唐取書究習遂通曉諸
術剣亦神物唐能用之因削髪為尼以其教施於村里悉驗
細民翕然從之欲衣食財貨百物隨須以術運至初亦无大
志事尤猖獗妖徒轉盛至数萬官捕之唐遂称反官軍不能
獲○朝命將数路擊之屢戦殺傷甚衆久之不獲三司皆以
不覔察係獄既而捕得之將伏法怡然不惧裸而縛之詣市
臨刑刃不能入不得已復下獄三木被躰鉄紐係足俄皆自
解脱竟遁去不知所終三司郡縣將校官皆以失寇誅　同上

○太宗崩于榆林川

仁宗在南京帳内左右良冦擾金文靖公速彙諸内侍令秘不
發喪亟命工部官括行在及軍中錫器悉收入内幄召攻金
者入銷錫製為榫椑成封歛而錮之殺工以滅口命光祿日
進膳如常儀随作二詔一為遺詔入朝一召○東宮於南都
俾星馳即位比喪達京師寂无知者
皇太子至遂發喪易梓宮成礼文靖鎮定之功迥不可及也
○孝婦王貞其先出浙之仁和永樂間從実京師爲順天大興
人適蒯氏事姑韓謹嘗病醫藥弗效孝婦計死所出瞿然悟
曰嘗聞老醫言人肉療奇疾非此不可即潛入幃中剪右股
爲糜以進韓食已嘆然而甦曰吾已分死不祩何醒之亟也
孝婦匿不言韓察其有痛状詢家人得之泣曰新婦至此乎
天道亦甚迩㦲斯婦他日得婦如斯婦也隣當歎息出[illegible]
諭孝婦墓誌　野記

○永新劉伟行業端茂永樂戊子領鄉薦會試下第道遇泽水
一女子未殁號救命援之登舟附載以帰道中皎然不涅逮
家婦迎問曰買妾乎劉告之故婦扣女言本富族今舉族葬
魚腹矣感君子再生恩請服婢役以報劉曰恶有是吾力猶
能返汝亦命人送之还至范ヒ大川耳親識皆絶形迹後𠦑
來劉命婦善視伺為擇婿帰之婦曰渠已无家吾亦无後君
非排意室之政使從人未必勝君殆亦天作之合其意侍郎
榔耳劉固不可知者劝諭数四久之乃處二室而生二子長
即太宗伯文安公定之次循欧吟議寅之也
○東廣一人言其地有宋墳元唐墻盖自宋南渡後衣冠家多
流落至此始変其族事丧葬也相傳嘉定中有厉布衣者自
江右來賫精地理之学名傾一時有経其葬至今故老猶能
言其處𥸩州林某者宋元冨家永樂初中衰以術者言祖冗

向稍偏所致因發地而得石書云布衣厲伯韶為林某葬此
千載含食之地后李没識不許輕改徐視之盖下向與土封
徹不同耳遂揜之今林氏頗振奥千李人林弁癸酉李人林
汝恩林廷輝皆其族也廣人口音稱頼布衣云
○永樂中俞行之試記里鼓正統中憑益試事道皆不知所肯
莫能批一辞所肯名浮于実君子弗貴者歟
○楊公景事毋以孝聞本永樂癸卯郷貢舉業国子拜霸州判
官專領馬政政久弛逋課累数歳官急徵馬数耗公嘆曰養
馬者民也民困馬何由息乃與民約悉縱使就業期年而馬
足後以父丧服闋改灃州力益奉劇有卒失牛誣民吳姓爲
盜州為成獄公疑之陰遣人置牛郭外縱之歸牛經卒門奔
民家入其笠中卒乃服罪以秩滿擢化州同知峒夷乱賊千
餘将攻城會久雨城寝壊民謀走徙號声震天地守将夜縋

城以遁公令曰吾在此毋恐時城中民兵不滿三百公激以
義且示禍福皆感尽力乃撤故倉木以蔽城缺又縛藁人被
衣鎧置城上以疑賊　夜至攻甚急有三人縁堞上擒斬以
狥賊知有備乃引去都督歐信自高州以兵至而賊已遁乃
遺守忠二字于公而置守将於法公益治城練兵寇至而無
所獲遂不敢犯民皆曰活我者楊公也天順庚辰以老乞致
仕道巴陵貧不能歸因占籍焉　野記
○文皇兵至濟南城未下以箭書射城中促降時国子監生済
陽高賢寧適在城中乃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乞罷兵未
幾城下賢寧被執云此即作論秀才
文皇曰好人也欲官之固辞其友紀綱勸令就戮賢寧曰君是
李校弃才我已食廪有年不可也綱言于
上全其志而遣之年九十七而終盖綱前時被黜生故云棄才於

是見賢寧守身之節
文皇保天下之氣象兩得之矣此事聞之濟南安監生云　菽園雜記
○尚書呂震有通材掌禮兵刑三部事
太宗將北征沙漠命洗馬姚其撰祭文姚書題作宝𦵏文上進
上大怒曰何舞文如此命置姚於獄俟旋師行讁師行至榆木
川宴駕
仁宗登極命震治此獄震擬進曰本名旗纛姚其寫作宝纛係
是字體差譌當得罰爵　寓圃雜記
○袁柳庄先生廷玉在
太宗潛邸屢相有驗登極授以太常丞
太宗一日出宋元諸帝容命相袁見太祖太宗曰英武之主自
真宗至度宗曰此皆秀才皇帝元自世祖至文宗曰皆是吃
綿羊肉郎主見順帝則曰又是秀才皇帝也
太宗大笑厚賜之豈順帝果合尊太師之苗裔歟　同上
○翰林院尚寶司六科官在前常朝俱在奉天門
上御座左右侍立故云近侍今在門下御道左右云是
太宗晚年有疾用女官扶持上下因退避居下今遂為定位六
科本與尚寶司相鄰今工部委官製衣處稱六科廊是也
永樂間失火遷出午門外今遂為定居　菽園雜記
○漢唐宋兵制皆取兵於民壯則入伍老則放歸即三代寓兵
於農之遺制也
本朝軍伍皆謫發罪人充之使子孫世世執役謂之長生軍且
謫發之地遠者萬里或數千里近者千餘里南北易調非其
土性難以自存是以死傷逃竄者十常八九行伍寔數能幾
何人況有罪謫發者率皆奸民善於作弊无惑乎行伍之虛
耗也在京惟府軍衛幼軍皆正終其身與前代兵粮皆合[illegible]

守衛所并軍士永樂間奉有不逃止終本身逃者子孫勾補
之○吉寧老死行伍無一人逃者府軍前衛幼軍伯亦多逃
者特為身謀其不敢逃者為子孫謀也使當時議兵制者以
前代之制為主而以此法繩之則隱匿肥瘠之弊固不能保
其必死恐亦不至今日之甚也　菽園雜記

附録

○蘇州士大夫家多有
太宗文皇帝即位詔書嘗得伏覩而莊誦之曰允炆以幼冲之
資嗣守大業桼其秉心不孝更改憲章戕害諸王放黜師保
崇信奸回大興土木委政宦官淫佚无度禍機四發將及于
朕朕乃
高皇帝嫡子祖有明訓朝无正臣內有奸惡王得興兵以討之
朕尊奉條章舉兵以清君側之惡蓋出於不得已也使朕不
奉天下亦將有声其罪而攻之者允炆曾不反躬自責肆行
旅拒朕荷天地祖宗之靈战攻既克駐師畿甸索其奸回庶
希周公輔成王之誼而乃不究朕懷闔宮自焚以絕宗社天
地不庇鬼神不容朕乃整師入京秋毫无犯諸王大臣謂朕
太祖之嫡應天撫人天位不可以久虛神器不可以無主上章
勸進朕拒之再三撫詢輿情乃於六月十七日即
皇帝位云云　傳信録
○永樂二年三月二十七月封顧寧王詔曰朕聞帝王之道立
愛惟親為子不祗不及於父朕
皇考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
高皇帝○皇妣孝慈昭憲至仁文惠承天順聖
高帝后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創業垂統傳之萬世朕長兄懿文
皇太子降生弗永嫡子允炆幼冲嗣立昏愚自暴顛覆成章

崇信奸邪戕害骨肉奉兵攻朕必欲咸刘俾无噍類天下蕩
然社稷戕墜朕惟
祖宗積德之勤○父皇毋后創業之艱不得已而應兵賴天之
佑内难廓清允㸒罪惡買焚闔宫赴火諸臣民同詞劝進朕
以○宗社為重勉徇輿情君臨大宝長兄諸子允熥允熞仍
襲王封不意允熥弗知省躬自生疑怼朕以長兄至情不忍
譴責免為庶人以保全之朕痛切於心常存念慮長兄未有
承嗣其第四子允熞生十有四年矣兹特改封甌寧王世守
懿文皇太子之祠於戲協和之道睦族為先敦叙之仁継祖
為大用展同氣之情庶續親親之義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坰
○永樂二十年雷震
奉天殿門○詔求言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主事蕭議言
之尤峻○上怒寘之極刑時六科十三道上言者亦以
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於燕故有此變
上曰方迁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数月而後行非輕奉也科道因
劾大臣
上御午門樓命言官与大臣対辨於午門前時都御史陳瑛等
抗言御史給事中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日将午
上命中使問大臣與言官対辨是非諸大臣皆嚚然啐罵言官
妄言夏忠靖公元吉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
廷耳目之官況應○詔求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
協賛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以公言入奏
上仍命復出問之公対如初○上悦両宥之而言官无一人得
罪者或尤公背初議公曰不然
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人言雖失幸○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
不小衆始嘆服　蔡瑞詩話

○廬陵李公昌期永樂甲申進士也選庶吉士累官河南左布
政使工詩文嘗賦新安謡云新安野老髪垂肩説着先朝涙
泫然洪武初年真事少幾曾經到縣衙前○垂老頻逢歲滿
收秋租多欠責耕牛縣官不暇憐飢餓喚拽官車上陝州當
夫當匠子孫忙田地荒蕪戶有粮昨日逓西番使过尽驅婦
女趕牛羊吁以今觀之則民之困苦又甚於彼時也　同上
○北京宫闕成
太宗命解縉書門帖以古詩書之曰日月光天徳山河壯帝居
上大喜賜賚甚厚　傳信録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
御劄付禮部尚書吕震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
属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花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為奴今有
存者既経大赦可宥為民給還田土　同上
○永樂某年八月中秋節
太宗開宴賞月而月為濃雲所掩因命解學士縉賦詩解作風
落梅一闋其辞曰嫦娥面今夜圓垂簾不着臣見拚今宵倚
欄不去眠看誰過廣寒殿
上覧之惟甚晋縉飲樂方白
○夏公原吉自洪武間出仕歷事四朝功業不可殫述初太夫
人廖夢三閭大夫降其室而生公及長家居僻陋有若戴大
笠土神者客夜護公行○宣宗時○上寵眷公日傳使者召
公日数十輩于道家有
御賜名馬性甚灵毎召臨馬必跡嘧闕者報公具衣冠出而錦
衣人至矣其異如此　同上
○文廟第三次親征北虜師次開平夜夢有又告之曰上帝好
生如此者再既覺遂命儒臣草○詔班師可謂聰明睿神武

不殺者矣
○方孝孺先生未生時其父將葬其祖已預擇某日矣忽夜夢
一朱衣人前跪曰聞執事要作尊翁之葬于某山之原然吾
九族居此已數百年子孫繁衍不知其數望執事再緩三日
吾當徙而避之[illegible]以仁恕為心俯從所請言訖辞去明日起
土即得一穴濶六丈許中有赤蛇千金尾共一穴其長數尺
蓋所夢之赤衣也先生之父素不信鬼神事見蛇不顧亦不
憶夢中之言積薪縱火焚之有煙一道直指先生之家是時
毋方娠數日先生生焉厥壯甚異舌能舐入鼻中幼穎悟甚
長師宋景濂為文議論滂沛類蘇東坡官至學士尽忠於建
文君遭赤九族蓋蛇之報云
○太宗將營北京宮殿時有神木出四川馬湖山中命礼部尚
書浦城潘賜齎香帛往荅神休聞山呼声者三震動天地賜

亟歸奏、
○禮部尚書胡公濙常州武進人生白髮白弥用方黑毋夢一
僧持花以遺之覚而生公居數日有僧至家索觀公見僧即
笑僧曰此吾師大地高僧後身也今我來見以咲為誌果然
聞者咸驚異之公洪武間為給事中後
太宗嘗命公巡遊天下以彷異人為名實察人心問背時
御製性理大全為善陰騭孝順事實書成俾公以此勸厲天下
以故雖窮鄉下邑軌跡无不到先是
仁宗為太子監国時有飛語上聞○文廟屬公往察之公至以
所見七事皆誠敬孝謹密疏以聞
上覽之大悦自是不復疑　俱同上
○太宗靖難之事議於姚廣孝而征伐之功始於張玉玉開封
祥符人也字世美初仕元中事

太祖後事
太宗東昌之戰○上以數千騎繞出陣後敵圍數匝
上以衝擊而出玉不知○止所在突入敵陣大戰殺百數十人
玉亦被創而没
上哭之慟師旋諸將皆侍語及東昌事
上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張玉良輔吾至
今寢不帖席食不下咽隕涕不已諸將皆泣
上既正大統行報功之典顧輔臣曰張玉才倫智勇論靖難功
當第一惜其蚤没追封榮国公謚忠顯
○我朝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為三法司
國初時三法司在太平門外建文時迁於城中○文廟南狩以
建文為変乱成法此亦其一事也文廟既有天下遂復故處

仁宗 宣德紀元

○永樂二年七月翰林侍讀李士王達講離卦九四李儲貳為
說講畢　殿下召問臣士奇經旨于此必无儲二之說達不
合識否臣士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陳豈敢含譏此晋宋儒
胡瑗之說　殿下云對我言此常人得此爻亦李此說乎对
曰　殿下此問最好因李程子云凡卦中六爻人人有用圣
夫有聖夫用帀人有帀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
又李王昭素對宋太祖之言以對　殿下悦又对曰今翰林
春坊諸臣分撰諸經講義
上肯命內閣之臣閲过有未當處悉与改正然後呈　御覧允當
然後以講內閣解縉專閲書胡廣閲詩金幼孜閲春秋臣士
奇閲易昨日進呈此條　上問儲貳說有據否臣士奇对以
以胡瑗之說　上甚喜盖講臣非有據不敢妄出意見
殿下喜自是講義有疑処必召解胡等四人相与辨折暢而
後已遂作数鉅冊命春坊司経局臣分録講章以備常閲
殿下監国視朝之暇尊意文華因覧文章正宗一日諭臣士
奇曰真德秀李識甚正選輯此書有益李者臣对曰德秀是
道李之儒所以志識端正其所著大李衍義一書大有益李
者及朝廷為君不可不知為臣不可不知君臣不覌大李衍
義則其為治皆苟而已　殿下即召翰林典籍取閲既大喜
曰此為治之條例監戒不可无因留一部朝夕自閲又取一
部翻刻以賜諸子且諭臣士奇曰果然為臣亦所當知遂賜
臣一部盖　殿下汲〻于善道如此
上在東宮稍暇即留意文事間与臣士奇言歐陽文忠文雍容
氣象醇厚近三代生不同時之歎且愛其諫疏明白切直
以励羣臣遂命臣及賛善陳济校讎歐文正其誤補其闕壓
為一百五十三卷遂刻以傳廷臣之知文者各賜一部時不
過三四人而止恒　諭臣曰為文而不本正道斯无用之文
為臣而不能正言斯不忠之臣歐陽真无忝矣庐陵有君子
士奇勉之臣叩首受教　三朝聖諭録

○太宗皇帝在北京有白鵲之瑞行礼部行南京慶　賀
監国下及五府六部例各進表時士奇以病在告　監国表
命庶子賛善撰呈稿　殿下不懌　命尚書蹇義持以示臣士
奇曰甚宂贅且不着題以賀白鹿白龜皆可　命臣士奇改
盖士奇改一对云望金門而送喜馴彤陛以有仪盾增一对云
与鳳同類蹌〻于帝舜之廷如玉其輝翯〻在文王之囿義
以進　殿下喜曰此方是帝王家白鵲適內厨進膳遂命內
使陳昂撤以賜臣且傳　旨諭臣曰其勉進菜食早出非但
倚卿文李久不聞直諫之言慮有过不知急得相見也同上

○永樂七年賛善王汝玉每日於文華殿後道說賦詩之法一
日　殿下雇臣士奇曰古人主為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对
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引南薰之詩是唐虞之君之志最
為尚矣後来如漢大風歌唐太宗雪耻酧百王除凶报千古
之作則所尚者覇力皆非王道漢武帝秋風辭氣志已衰如
隋煬帝陳後主所為則万世之鑒戒也如　殿下於明道玩
經之余欲娛意于文事則两漢詔令亦可覌非独文詞高簡
近古其間亦有可裨益治道如詩人无益之辞不足為也
殿下曰
太祖高皇帝有詩集甚多何謂詩不足為对曰帝王之李所重
者不在作詩

太祖高皇帝塞手之大者在尚書註諸書作詩特其餘事於今
殿下之事當致力于重且大者其餘事且姑後
殿下又曰世之儒者亦作詩否对曰儒者鮮不作詩然儒者
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記誦詞章前輩君子謂之俗
儒爲人主尤當致辨于此　同上

○永樂中御史李祥郤仲成嘗奏
勅理木植稅課之弊王汝玉與爲汝玉　上監國時所愛者
令旨命祥等削其名勿奏二人力言不可萬一
上有覺得罪反重既迂意遂已祀者後皆苟免及
上嗣位尚書蹇義因奏仲成他事
上曰是嘗爲御史查理木植稅課者乎对曰然曰李祥安在对
曰丁丹艱去矣時仲成已陞湖廣憲副即
命都察院捕治仲成臣士奇因之進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
陛下即位以來皆已宥之今又追理前事即詔書不信漢景帝
爲太子時召衛綰称病不赴即位進用綰前史韙之
上覧之意即有青罷治仲成而降
勅奬諭臣且賜米及鈔幣又　面諭之曰有卿盡心如此朕復
何憂　西書附
勅少傅楊士奇覧卿所奏道朕以仁助朕以德欲朕爲唐虞之
君惜俊良共成王化此寔金石之言誠爲忠良股肱之臣也
朕朝夕所慮恐御等以朕尊居宸極畏有譴責不肯進言今
覧此奏朕甚欣喜足副于衷但望卿始終如一知无不言以
副朕委託之意共成王道之美朕深感卿特賚卿白米十石
綵幣二表裡寳鈔二千貫实彰眷待非應故事卿其領之以
慰朕懷故勅　同上

○仁宗皇帝正位東宮時輔春坊官兄早削蔡修于事惟翰林
院掌之无内閣掌管之說也如永樂十三年纂修性理大全
書成翰林院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春政大夫胡廣奉政大
夫右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
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楊溥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
侍講金幼孜上表進呈蓋雖春坊官必須兼翰林院或方得
與纂修之事未有殿閣大學士而獨得纂修之事者也況永
樂間胡廣所兼不過左春坊大学士則是時殿閣大学士不
設已久矣今雖尚書在内閣办事六部請勅手本只云台用
手本前去翰林院僞勅施行則應宗猶存可政迹終永樂之
世二楊官止五品蓋爲衙門所拘初未有衙門小官大之例
也　双溪雜記

○太宗既久不見　皇储亦頗思之一日命召之勅既具未命
使人進日請令夏原吉往
上問何故对曰　皇太子久不蒙召一旦忽有命恐過疑或致
他虞　上嘆服從之比原吉至
仁廟初聞之果驚怖謂或有後命頗欲自裁問誰齎　命左右
对原吉　仁宗曰原吉来必能爲我調護當且見之及見原
吉備道　上青　仁宗乃安即与就道　野記

○仁廟在京宮時嘗观二内侍奕棋因命曾子棨先生应制詩
云兩君对敵立双营坐運神機決死生千里封疆馳鉄馬一
川波浪動金兵虞姬歌罷悲垓下漢將旌旗逼楚城兵尽計
窮征戰罷松陰月影滿棋枰
仁廟和云二國爭強各用兵擺成隊伍定輸贏馬行曲路當先
道將守深宮戒後征乘險出車收敗卒隔河飛砲下金城十
閑識得軍情事一着成功見太平詞意宏偉尤勝前詩君臣
之器量見矣　[illegible]

〇永樂甲辰九月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倣漢制什服練易服震奏已遂退遍語羣臣明旦易服士
奇詣震曰今喪服未可比例蓋洪武有遺詔且
仁孝皇后崩
太宗皇帝在上練服後仍服數月白衣冠絰帶今　上於
皇考乃遽即吉乎時黃淮同余意然不敢明言忤震〻厲声詈
余曰朝廷每事被尔𪾢　尚書蹇義從旁解之曰渠言當理國
家事公豈應偏執已見請兼取二說明旦君臣皆素衣冠黑
角帯遂偕六部都察院具奏　報可明旦
上素冠麻衣麻絰出視朝文臣惟李士武臣惟英國公如
上所服余文武羣臣皆從義等所定朝定
上召蹇義原吉及臣士奇等　諭曰呂震昨奏易服〻皆与汝
等議之前後奏時吾已疑其非但聽臣下易之　梓宮在殯
吾豈忍易後聞士奇之可有言始知震妄士奇所執是因嘆
曰張輔知礼六卿乃有不及又顧義曰汝所折中亦未當然
不必再以語人羣臣聽其便
〇上御思善門選用東宮官命戶部尚書郭資為太子太師仍
兼尚書蹇義夏原吉力言資偏執妨事且病請令致仕
上意可召臣士奇語以二人之意且曰　先帝初奉義兵一切
軍需粮餉皆出資調度吾時居守竭誠輔佐其得資力今出
危履安吾嗣大位乃遂棄之吾誠不忍臣对曰故舊无大故
不棄此　皇上聖仁　上問臣資為人果如何对曰資強毅
人不得干以私但性偏執甚至沮格　恩澤不流于下
上問其故对曰　詔勅數下蠲免灾傷租稅資不聽開除必責
有司依歲額徵納此其过之大者然耿介能守廉非衆所及
上曰吾在此又有原吉与之同事當不復偏執矣乃不從二人
言无幾蹇夏又數〻言資偏執妨事不去資仁政必為所格
上強從之命資以太子太師戶部尚書致仕璽書褒諭賜銀鈔
綵幣甚厚資歸踰月
上念之不置間諭臣曰无使大臣怨乎不以資其謂我何吾欲
遣人視之少加賜賚对曰賜賚有時而尽洪武中有尚書致
仕給全俸者今北方倉廩少儲得減半給之可常足用
上喜即命戶部給資半俸　上之篤于故舊類此　三朝聖諭錄
〇仁宗皇帝日記萬言
太宗稱之為昭帝聖孝緝熙詞翰並精尤喜舉業在青宮時每
得試錄輒指摘瑕疵手標疏之以示宮臣往〻審當語之曰
使我應舉豈不堪作狀元天子耶　野記
〇仁廟体肥碩腰腹數圍　上常令太子諸王習騎射
仁廟言不能　上見輕羸必令有司減削肉食其宮每供膳私益
以家殽　仁廟德之　上知醢其人　仁廟登極乃官其后
仁廟失意于　文皇每含悒言何以了事　仁孝每勸之一日
內苑曲宴又对　后詈之色怒甚既而曰媳婦兒好做日我
家做撐持又曰吾不以媳婦故廢之久矣謂　仁孝世時
先在侍忽不見　上令覓之乃在爨室手製湯餅以薦比薦
上大喜復至感泣命痛飲而罷　野記
〇永樂十五年　上在東宮卜筮專用揲蓍而断以周易凡後
世俗占法皆不用嘗命臣士奇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
朱氏本義要言為一編既進
上悅名曰周易直指臣進曰周易因為卜筮作然文王周孔彖
象十翼之辭凡修齊治平為君為臣之道悉具請編緝以進
用備覽閲從之踰年輯成以進

上覽之大喜名曰周易大義賜臣士奇綉衣銀帯宠爲好古
作尚書直指金幼孜作春秋直指皆已進之
上諭臣曰凡此皆書縱本於斋閣書殿寢室各置一本得備觀
覽蓋 上素好學如此 三朝聖諭録
○文帝初 仁宗為皇太子 帝命監國居留都又以其采仁
令漢庶人輔之成人下諸王中特雄桀勇力絶人極精弧矢
毎從 上蒐畋射牛特多有鳥進柯而棲者人連發二矢前
矢已貫禽偶棲者未墮而后矢已及遂聯翩而堕爲其妙如
此 上嘗称之謂昔有一箭落双雕之言我漢王豈不匹休
孝及輔監國既久屡欲歸朝無計然
帝倚為國監重自又不可少之每思欲在左右後公以事如南
都庶人因託陳委曲歸言於
上上即命召至継今之國於時反謀未嘗一日忘既

仁宗殘在庶人亦輕之姑從撓而發无何
仁宗晏駕庶人謂我向在兄未正位時犹欲房之兄在亦應竟
取況姪乎逆謀遂决
○永樂廿二年八月辛七楊榮自行在还報 大行晏駕
東宮殿下即遣 皇太孫出居南京赴開平迎 梓宮時京師諸
衛軍皆随征發行在惟趙府三護衛軍留京師一時浮議籍
藉慮護衛為变遂秘未發丧 皇太孫瀕行啓
東宮殿下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无以防偽 東宮殿下
顧臣曰渠言良是但行急新刻則不及臣对曰 殿下未發
祚今居喪无所事有事自應行常用之印東宮小圖書亦間
太孫出外无行事惟有上稟 朝廷之事可假之行此出一時
之權宜即納上 東宮殿下即取付 太孫曰有啓事以此
封識來此亦須當帰汝 太孫就白之既行 殿下顧臣曰汝此
説是雖出從権亦事机之會也
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
又曰自今朝廷之事使塞与汝但塞亦有遅疑汝須尽心汝
二人吾尚重用不輕也对曰 殿下嗣位朝廷大小事皆當
尽公以厭服天下之心須淵思然下然必先在從征行之臣
若漢文即位首進宋昌定舊以為鑒此當深戒臣兩人日在
侍近 殿下必不遺忘不應先及此
殿下初政收人心之悦也 三朝聖諭録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臣士奇新改華蓋殿大學士謝
恩畢闕拆新司奏准循歲例賦北京山東粟八十萬官禁者歳
之用士奇入將奏之時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
上望見士奇咲謂蹇夏曰新華蓋本大來奏事必有理試共所
之臣言詔下才兩日今闕拆新司傳 旨賦粟八十萬得无

过多雖是歳例然 詔書所减除者皆歳例
上喜曰吾固知學士有理吾数日来宮中事聚脒此是急遂中
冷之不假致審即命减除四十萬又顧蹇夏及臣士奇曰汝
三人吾所倚非輕但有事須尽言庶幾以輔吾不逮 同上
○解縉侍
太宗論及羣臣御書蹇義等十人名命各疏于下既奏
上以授 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余徐驗之後十余年
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楊士奇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
向所論皆定見也此卑楊公既著干 聖諭録於解墓碣内
又載之墓碣載解初被庶人譛出為廣西參議以李至剛言
其怨望又改交阯后入奏事庶人復有言遂徵下獄后三年
病死獄中按李至剛墓表亦楊所作載李言解事詔下獄而
并下李今莫知其怨李之言解其因解有誕而附勢雖才不

端之奏而怨之故欤
上之斥下李也所謂洞燭之者有在矣噫小人之怨君子事每
如此小人終亦何利解死獄中而李不死則命也
仁宗臨御既明解究又肖其從子為中書舍人雖貴緣官故為
通政參出知遠郡賢否在
聖衷其彰彰矣乎　餘冬
○永樂中臣同尚書蹇義侍
仁宗皇帝監國義重厚老成更歷多而慮深臨事寡斷每同
承顧問一事之間義常持兩端猶豫未決臣進曰有事須行
死終不決之理　上曰然受事皆應復
命豈得不決義曰事當熟慮慮不熟有後患故必應詳審
上曰義言亦是臣对曰凡事豈得不思但思多則惑即思而有
疑則擇一端近于理而可对　上以言者行之
上咲曰此須兼知仁勇自今議事只如士奇言擇當理者從之
不須多思致惑
○仁宗登極始以東宮舊臣陞楊士奇為禮部侍郎尋陞少保
轉少傅兼華蓋殿大学士楊榮為太常卿進太子少傅兼謹
身殿大学士又陞工部尚書在閣办事楊溥永楽間繫獄十
年至是釋出擢翰林院学士尋陞太常卿兼学士内閣办事
此三人皆以龍飛超陞委任不可以例論也后楊溥丁憂起
復不入閣宣德間因九年三品考滿方陞礼部尚書学士如
故　双溪雜記
○永楽二十二年十二月庚午百官習新正儀於海印寺用楽
明日臣士奇等進言近礼部与臣等已議定新正朝儀不用
楽昨日習儀所仍用楽不然今四方朝覲官皆集于此觀礼
乞　勅礼部設楽不作不報蓋尚書呂震復言臣等所議不

當楽幼孜皆欲已楽即趋出臣与淮不可三人遂復進言夜
漏下十刻未得　旨午門官入奏臣等尚未退遂有
旨命礼部設楽不作正月初二日特　召臣士奇四人奉天門
諭之曰呂震每事誤朕卿等所執停楽是為君以受直言為
美不受直言則过益深為臣以能直言為賢不能直言則忠
不足如昨日朝會從呂震言今悔何及頼汝等尽心遂免此
悔自今遇朕行有未當但尽意言之毋以不從為慮各賜鈔
千緡文幣一表裡　三朝
○仁廟好文之主宮僚鄒済徐善述王汝玉以及楊士奇梁潛
將　御醫蔣文等皆被詩文宝翰之　賜甚夥予前年識
問軒崔二憲長於兵部後堂閲馬尚書　賜物見刻本
仁廟御製文内尋見為近得天台徐氏所蔵　令旨一通永樂
十六年三月初二日　皇太子書一通冬至　賜詩一首永
樂十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御問古詩各一首十月二十七日
呈試王業古詩一首
聖製必已具刻茲不尽録録　令旨書各一以見　昭皇帝崇
文礼兵之盛徳云尔其文曰
令旨說与好古尔将選詩内取易入手解意的詩分類賦比
興三字每字要十六句八首十二句八句八首尔為選擇王鍰
直明日早要進來看又聞卿染疾可稍得否乃冬寒善加湯
藥順時将息　吉不多及　皇太子致書贊善好古先生余
欲李作表卿可一如詩題並例惠余為撰文請益好古其
詩題与表題閒日封進以解豫今晨覓卿為余所收之詩
甚是平采清雅且有益于日新但卿疾不痊未及仔問日見
擾煩　尚古優待高年才望之士乎然優待必々豈忘　朝夕
但卿今年迩恐余為李有日似卿朴直苦口者百无一二而

諛順領者比匕有之故特相矣而襯繼者為卿才德宜要趙卿
康健焉十其事卿死悴勞瘁于成業惟堪藥石之言曰甚一
日毋務佗鱗肤諦之處若余成李根谷之礼豈得忘之春候
循寒當善為湯藥順時將息以慰余懷　旨不及及永樂十
六三年三月初二日
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兵部尚書李慶言于　上曰今歲北方
之民畜馬頗蕃皆送至京已散軍伍操用尚餘數千欲散民
間畜則民甚弊不可重困之今逐近方面郡縣觀朝官皆業
請每員給一馬俾畜可散一千余匹正官給牝佐貳以下給
牡太僕死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与民同　上令蹇義夏原
吉商略可否以聞二人奏如慶議　命已下臣士奇聞之謂
慶言必不可行慶忿甚不納臣士奇遂請晨前力陳不可曰
朝廷以礼徵夫上者授方面郡守次者授首抵事今皆役之畜
八四卷　十一
馬以蘇民是青民而賤官矣時蹇夏皆在侍
上曰士奇論當慶同死識汝兩人亦言其便何也兩人对曰初
慶与臣等言此出　陛下意必欲行之非謂出於慶也
上曰幾誤朕矣頃臣士奇曰少須批出罷此令明且復奏
陛下許臣罷散馬之令豈遂中止如必欲行此令天下懷材抱
德者自此誰肯出生蓋虧損一馬必責賠償破家竟產累及
子孫且所散不及三千而　朝廷負此名於天下後世誠非
佳事　上曰吾偶因事稽緩耳明日必批出又明且復奏內
批初日不出兵部已督責朝觀官多領馬矣且今所領多走
驕初受轡絡南方人較怯不能控制立視其奔逸有號泣衢
路者矣臣恐將來逐處者非但不領仕亦死忘李問此令失
之非小　上曰吾即批出不妄也卒刻
上御思善門召士奇論曰內批豈直去之初聞汝言即遣人觀

李慶曰震等意欲輩客只忽尔朕心尔孤立意為衆所傷固
不欲因汝言而罷此令今有名矣出示一章乃陝西按察使
陳智言亦言之制
上曰不就據此章物止散馬臣士奇叩首对曰古人有言
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馬已有領去者望如何處之
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馬例給之不責生息虧欠亦不
責償未領者悉止未散之馬給邊軍操用　上復顧曰繼今
令有未便惟容与朕言此輩多不識大体但皆
先朝舊臣未可遽退之　三朝聖諭錄
〇仁宗嗣位初一切政議與者二四人而蹇夏二公眷最盛
楊文貞公撰蹇忠定公墓誌載當時所賜師傅之臣銀章各
一日繩愆糾繆蹇首被賜
上謂之曰朕有过卒卿但具疏用此封疏識進來夏忠靖公墓
八四卷　十二
誌亦言之楊文敏墓誌云
上命範銀為方寸印四枚以賜師傅公与金幼孜同受其一其
文云云是知蹇夏楊金四人是已然金文靖公墓誌又云賜
大臣五人銀圖書文並同前按楊文定公于文貞神道碑載
公當時被賜銀章一其文同前然則賜五人為是蹇誌洪熙
初賜語蹇公等誥詞
上特增二句勿謂崇高而難入勿謂有所從違而或怠夏誌不
書今忠靖遺事載此誥詞月記
上諭曰此朕實心蓋望公等匡輔之切也按陳祭酒敬宗所撰
其文簡公墓誌此誥詞亦亦同被賜者而繩愆糾繆之章非
及焉一時特恩何各有所在耶我
祖宗之所以望大臣者如此宜諸公之各尽其才也　餘冬
〇上嗣大寶之三月特詔吏部令京官五品以上与御史給事

中及外之布政按察司与郡縣之長吏各斈才德堪守令者
命下少傅楊士奇与翰林侍讀斈士王直合議斈左春坊中允
張宗璉應詔將上 上以奏時中外皆未有奏者而礼部郎中
黄鍾最先奏宗璉會
上擢用舊宮臣以宗璉為大理寺右寺丞當之南京出
上親命固非用鍾言而錘遂以知兵名縉紳間 上臨御以來
惓ゝ爲哀矜庶獄雖笞罰不自用必付廷論每憲臣奏讞讞
必懇諭之欽恤之意矧大理天下之平宜夫親擢而后授也
○仁廟在位時一日内臣道及
太宗皇帝晚年欲立趙府為儲論意於東楊ゝ 即對以趙府面
鼻歆側不正遂宜趙府熱視填之意嗜膺
仁宗聞之即日降内批陞東楊少傅謹身殿大斈士西楊得旨
懷進請加太子二字於少傅兩傍乃傳出未幾復陞兼工部
尚書夫立趙之意素所未聞豈内假以為東楊地乎而加太
子二字西楊亦未必然厥後
宣宗因東楊便殿奏对手執其牙牌曰今在我身边如何尚帶
此牌可即去了太子二字東楊遂叩頭謝后実録完乃同西
楊進少師
○漢庶人既擒繫于禁省以鉄鍊繫其足而維以長木曳地及
見 上庶人以足運曳木廻拉 上足 上踣庶人将遂爲
弑逆左右急扶
上起而免即以銅釜覆庶人燔之 野記
○洪熙元年正月吏部傳
旨命臣士奇兼兵部尚書三俸供支士奇明日見
上叩頭辞尚書之職曰少傅殿斈士二職臣已过分尚書一職
更不敢當 上厲色曰吾推楊榮金幼孜皆受三職汝独二
職外間将謂朕何汝必勿辞士奇叩首言請辞尚書之俸
上曰汝勞勤二十年一志不懈故以禄相酬何用固却对曰請
必辞俸尚書月俸六十石國家可養六十賢臣受二俸扰惧
过分敢望復加 上曰不受俸米可折支俸鈔对曰鈔亦俸
也与米但異名耳時尚書蹇義在傍言於
上曰听其辞斈士一俸亦可臣士奇曰辞俸當辞厚者何用取
虚名 上曰朕成汝志遂听臣辞復顧義曰廉介之風士奇
有焉於是黄淮亦辞户部尚書俸 三朝聖諭録
○礼部會試天下國初惟南方士子中式居多而南方惟江西
吉安為盛北人曾不十之一洪武三十年被黜落者咸以為
言 上乃命翰林儒臣復擢ゝ第六人文卷得六十一人而
廷試之擢韓克忠為第一仍賜克忠等進士出身有差克忠
等則皆北人也時年再試寄監丁第斈八中式者四百一十
五人次其等第除教授教諭訓導不中者八十七人爲州吏
目洪武取士之科蓋止于此洪熙元年定南北中三卷以取
士自士人才之用始不偏矣 餘冬
○上召士奇至奉天門諭之曰監生之不可用皆由翰林不嚴
試所致此弊已数十年非一朝夕之故今不可復尋舊弊必
嚴試之即其中皆下惟得一人亦可即皆元可取亦不妨但
須得实才
上又言科斈弊亦須革臣士奇对曰科斈須兼取南北士
上曰北人斈問遠不逮南人对曰自古國家兼用南北士長才
大器多出北方南人有文多浮
上曰然将如何試之对曰試卷例緘其姓名請令后於外書南
北二字如一科取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則南北人才皆
入用矣

士北士得進則北方李者亦咸發與起往年只緣此北士冗
進用者故怠惰成風汝言良是往与蹇義夏原吉及礼部計
議各処額数以聞議定来上会　官車晏駕
宣宗皇帝嗣位遂　奏准行之　三朝聖諭録
○仁廟一日謂三楊公曰見夜来玄象否対曰不見
高皇帝有私習天文之禁故臣等不能暁　上曰大臣与國同
休戚豈可諭此朕夜中観之熒惑垣有事甚急不可解矣汝
思父之長歎拊髀而起明日遂宴駕　野記
○十一月十二日復大理卿虞謙官先是虞謙奏事侍臣有言
此當楊前密請旨不當于朝班对乗數奏為曹恩者又言其
屬官楊時習先導之密陳而謙不從者遂降謙為大理少卿
而陞時習為卿其后臣士奇独進奏事畢不退
上問臣汝有欲言者否対曰有非虞謙乎对曰然
上曰吾亦頗悔之汝試言之対曰外聞皆云時習実先導之
言時習是臣江西人亦親語臣本无此言今冒居卿位慙愧
不安臣又言謙歷事　三朝皆居通顕頗為得大臣体若且
今所犯小过　上曰吾之悔亦念此因問時習其人若何対
曰雖起于吏然明習法律公正廉潔
上喜曰吾有以処之会吏部交阯闕按察
上諭尚書蹇義曰左迁虞謙吾过矣後其大理卿改時習交阯
憲使　上之敏于改过率類此　三朝聖諭録
○十二月翰林院進呈三孤誥草
上閲既取筆親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难入勿以所從違而或
怠頑臣士奇守曰此朕実心卿等勉之又諭臣士奇曰近日
覓羣臣意甚好事或未當輙有封章進来臣士奇对曰
陛下聖徳容納昔富弼有言願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

取舍
上曰朕志正如此朕每聞羣臣言退未嘗不反覆思之或朕言
有過退未嘗不悔士奇对曰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為聖人願
陛下常以古人為法　同上
○李祭酒先生時勉始為侍講直諫
仁宗大怒命武士以十八斤金瓜擊其脇〻折曳出昇下獄楊
文貞公遇于外朝以焼酒灌之得不死
宣宗即位召見亦盛怒将斃之先生对云〻乃少霽已而什之
及為大司成在正統中諸生称之曰父母之心天地之量時
王振勞傾朝野毎進香文廟司成設茗延款至先生独否振
乂銜之令人密廉其事无所得彛倫堂前有大樹是許平仲
手植先生嫌其一面陰翳妨諸生班列稍令伐去旁枝振遂
声罪以為擅伐官木入私家用傳
聖旨以百斤枷〻之肆諸成均前時為三槭与司業趙琬掌饌
金鑑同枷先生之械特重数斤而綁極臨不可飲食鑑請易
之先生不可始先生以助教姑蘇李継為浮薄厭之至是継
力自効継家富素結諸權貴与其伯李者為兄弟因李　会
昌伯孫公至是李為求援于孫〻適生辰家啓宴
太后令家士礼孫因附奏臣今歳生辰殊不樂比年毎得公卿
為賀国子李先生不过一幅絹帕然辱此大人君子臨貴為
栄今諸公皆集独李先生為　朝廷衔掛之禁臣席死以君
了為重故不樂尓奏上　太后即邀　上言之曰祭酒尊貴
之臣奈何施以裹蹟是其綱紀　上言不知
太后曰不知作甚皇帝　上遣問之乃知振所為也即飛詔放
李先生令就去賀孫男公乃得代継又已脩儀物公因就謝
其宅初莛猶未散也或曰諸生司馬恂者上章願代枷伏三

日始得命賜拔又始擢指揮即死矣又曰頭代掬者亦大用
初李先生在翰林時一歲上元夜　朝廷結鰲山一騎控先
生馬而行中途拾一墮釵以呈先生視之金也懷之帰少酬
騎以錢大書揭于門既而失釵婦往尋不獲倉卒間人告以
李翰林家有示帖遽往先生叩之婦言夫為錦衣千户匆當
海外妾昨出看鰲山失去一金釵尚存其一可驗也先生驗
之良是即以帰之亦不問其姓氏既久千户还妻述失釵事
夫言非李公汝當時憂思為疾或且致絶汝絶吾亦不聊生
是二命所関也亟往叩謝之因具儀物酬先生先生悉却之
其人言公不受不能強此一片菓乃海域所産初非傷財所
得而甚罕貴公幸受之先生問何物曰血竭也乃受付夫人
言此為血竭當識之既而先生被係脇折舁至錦衣適此千
户蒞獄驚曰此李翰林先生也　聖旨固未嘗令死因密召
良醫師入視醫云可為第須得真血竭千户曰吾曩固嘗既
公立命問其夫人夫人取畀之醫治菓以板夾脇傳之越一
日夜遂甦焉　野記
○仁宗郭妃以　中宮誕辰遜過其宮上壽　上曰尔又為壽乎遽取飲
上亦往妃進巵　后后不即飲　上崩妃自縊死時適雷
之妃失色亢及矣俄而
○宣廟常乗怒殺二奄尹心恒念其非辜晩年每遊幸時指曰
此廝又在此即命挼丸自射之左右問何如
上曰朕未甞見朕行輙伏于前如候伺者以後益頻以遊宮禁
太監阮安留說
宣廟崩時肌膚燥裂枕婚魚以刻削　野記
○諸制生員以本貢入監巾襴无所变至啟試遂捉後方易命
服洪武中嘗許監生戴遮陽帽遂因私戴之洪熈中貢士入
朝　上問此着監衣何人左右対監生
上曰教着青衣好看乃易青袍迄今王尚書恕左吏部有欲請
歷事附選監生服冠帯者以咨于王王曰秀才在諸司惟此
衣巾易办稍可礼待若冠帯則与承差办事官无異任其趍
走于前而礼貌无少別所損乃大矣乃止近南京有司亦草
疏請吏胥在選即已冠帯況儒生乎欲行亦有沮而寝
○陳嗣初久著文名大学士楊士奇素不諧薦于
仁宗遣使驛召即至士奇坐東朝房候与相見先教以面君之
礼継以方巾布袍随使者見　上于武英殿中
上曰當為侍從継曰臣下部疝氣难居禁近
上曰今下何処継又曰臣舍館未定　上因厭其語言无遜動
止迂踈止除國子博士最為冷官諸生各以経課求改嗣初
惟讀古文不通経義数為諸生詆咲不樵因往士奇訴曰先
生本継継愛之実害之継於此官不能一朝居也訴畢大泣
不已士奇特奏改為翰林五経博士稍進儉討以帰寓爾
○洪熈元年二月朔臣士奇武英門独对
上問近日外間事对曰竟告訐之風復萌且動輙加人誹謗禍
及身家請諭法司禁止
上曰不特此如宮中一事朕所甚悪尤須厳禁对曰此當用璽
書行之
上曰尔更思三二事通行盖　聖心惓惓于仁政无時忘也
○趙王既之國鄭村垻多護衛耕地
上命太監左角擇二頃膏腴者賜臣士奇蓋前已賜蹇義二頃
矣至是聞命懇辞
上曰汝于朕表裡一誠未嘗婀阿首鼠吾賢益良多此所以忘
恒耶慈汝前辞祿今又辞朕何執之固也对曰臣起自寒微

遺逸 聖明今論越湄分〻〻豈當尚不知止足幸
陛下大恩不使之浩漁庶幾少延殘喘服事
陛下三二年復帰全山林皆 陛下之賜
上曰汝勿憂終身吾送汝入土身後事皆勿憂对曰
聖仁在上臣復何憂遂乞臣辞田明日 上諭蹇義曰士奇真
能廉使仕者皆如此世豈有贓吏乎 三朝圣諭録
○洪熙元年四月初有進言太平之政者
上召蹇義夏元吉楊栄及臣士奇以其章示之已而曰今朝无
闕政生民皆安蹇三人意皆云然惟士奇以為尚未義等对
曰臣等観 上即位以来詔書勅旨无非仁政百姓无科歛
之擾徭役之繁可謂治世臣士奇对曰臣観
陛下之恩澤已覃被天下但流徙尚未帰瘡痍尚未復遠近猶
有艰食之人須更得二三年休息庶幾人皆得所
上笑曰吾意非為此也朕与諸卿相与出自誠心去年各與縕
愆糾繆函書切望臣輔惟士奇曾封五章已皆從所言末一
章言周王求藥事不曾從後亦悔之蹇三人皆无一言豈朝
廷政果皆无闕生民果皆安乎三人皆叩首有慙色既退復
召蹇義还諭曰尔与士奇吾監國舊輔原吉夫良皆吾所倚
任各与函書自吾本心士奇懇言待人宜均亦望与栄幼孜
死与之後往聞栄有怨謗語義对曰栄之不足于義者為官
品在臣等之次其他誹語臣実未聞左右之謗惟
陛下慎終縱其或有亦望容之义當自定
上曰吾亦不信此語但偶然及之以明吾所任者尔二人耳事
有未當皆須直言勿疑諱諂 上之求言懇切如此 同上
○上自臨御以来大理少卿弋謙数言事
上頗厭其絮瑣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刘观侍郎吳廷用等交

奏其賣直沽名遂召臣士奇非楊前詔以謙之逾分臣士奇
对曰謙不諳大体有之然其心感
陛下超擢之恩欲図報效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将惧矣 上雖不罪謙然臨朝之際数
形于詞氣又数日
上御奉天門臣士奇独奏事因進曰 陛下頒詔求言〻不當
者不罪弋謙不暁事激
聖怒数日朝臣皆悚駭相与以言為戒今遠近朝覲之臣皆集
闕下目見而口傳将謙之名愈彰而朝廷受不容直言之謗
上惕然曰此是固是朕不能容如呂震迎合以益吾过自今吾
不復言謙遂免謙朝参今專坐司視事自是一月餘朝臣言
事者少 上特召臣士奇諭曰尔料事不虚自免弋謙朝言
者不至豈果无事可言对曰臣下孰不欲進言納忠惟在
上寛容以來之 上曰朕非怒謙言事但其言亦有矯激过実
者尔可諭衆人以朕之实心对曰此非臣言所能使之信必
得璽書親諭乃見 聖徳之実遂令臣就榻前書
勅引过命弋謙如舊朝參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為戒因諭臣士
奇曰朕有过不难于改雖一時不能容然終知悔尔朕知心
无吝于言可也未幾有言中官謝安四川伐木害民者杖是
召弋謙諭曰尔本清鯁之臣朕今取清鯁用尔遂陞謙副都
御史賜鈔千緡馳駟詣四川罷伐木之役并糾察安等 同上
○洪熙元年四月有 旨鄒濟徐善述王汝玉皆贈官
賜謚官建祠于墓四時 賜祭臣士奇言于
上曰礼貴得中 朝廷惟 宗廟以四時享社稷孔子皆春秋
二祀濟等雖有舊労不得过社稷孔子而与宗庙等
上曰吾过矣誠念其舊労不能忘故率尔下令而不覆其过今

賴尔正此失对曰先儒有言周公之功固大皆臣子之分所
當為何况済并
上曰然遂召礼部改祀春秋蓋
上未嘗有固必心從義迁善速于轉圜云
○上自少侍　太祖高皇帝明于星象士奇侍監國時間以教
臣曰宋元儒者多髐習不可忽也元年四月中尚書蹇義夏
原吉楊及臣士奇奏事奉天門畢　上間夜来星变曾見否
皆对曰未見　上曰蹇三人雖見不能知士奇當知之臣对
曰臣愚亦不能知　上曰天之命矣嘆息而起又明日早朝罷
召蹇義臣士奇至奉天門
諭曰監國二十年為讒慝所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
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泫然義士奇亦流涕臣士奇对曰今
已脫險即夷皆　先帝之賜　陛下之誠之效更不煩

聖明憂慮　上曰即吾去世后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
二　勑二印賜两人臣士奇得楊貞一印勅曰云云皆拜受
而退蓋踰月　宮車晏駕矣　同上
○洪熙元年引郡縣貢生入奏請如例翰林出題考試
附録
○仁宗皇帝嘗問太醫院判蔣用文保和之要对曰在养正气
正氣完邪氣死自而入又問御醫劾率復何如对曰善治疾
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本聖人所以戒欲速也
仁宗稱嘉誠者以為用文以醫諫　蓉塘詩話

孤樹裒談卷之四

孤樹裒談卷之

宣宗
○宣德元年高煦反○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師還六部尚書陳
山迎○駕山見
上言宜乘勝移師向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安
上召楊荣以山言諭之荣對曰山言○國之大計遂召蹇義夏
原吉諭之两人不敢　議荣言請先遣○勑趙王詰其与高
煦通謀之罪而六師奄至可擒也從之荣遂傳
上旨令士奇草○勑士奇曰事須有实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且
勑旨以何為辞荣厲色曰汝可沮○國之大事乎今錦衣衛責
所係漢府人状云与趙連謀即事之因何患无辞士奇對曰
錦衣衛責状何以服人心荣曰汝不然吾言可往弗蹇夏言
之士奇往見二人蹇曰

上意已定荣意亦定公可中沮邪夏曰萬一
上從公言今不行趙后或有变如永樂中孟指揮之事誰任其
咎　士奇曰今事勢与永樂異趙擁三護衛今已去其二
且昔孟指揮所為王实不預聞不然趙王豈至今日乎蹇曰
即如公言今若何處置士奇曰為今之計
朝廷重尊屬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必无虞而於○國体亦
正矣二公曰公言固當然
上特信楊荣言不係吾二人可否也士奇退与荣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
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不可恕其无罪者當加厚之庶幾仰慰
皇祖在天之灵荣曰汝既不草○勑則我當以聞時惟楊溥意
合溥曰吾二人請入見
上明其大義兵必不可移荣聞溥言即移入見溥士奇亦踵其

後而門者止吾二人不得入已而有
旨召宗義入塞戮以士奇言白
上意不懌然亦不復言發兵遂还京自是道中有顧問惟召宗
及蹇夏不復○召士奇及溥至貴鄉至二人始得見
上意猶若未平忽厲声曰奸机曾不得来到家
皇太后必見尼矣○上至京大悔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
喋請尽削趙護衛且請○召趙王詣之京師
上皆不听一日特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妄如何対曰今
日宗室惟趙王於
陛下最親當思保全之毋惑群言
上曰吾亦思之
皇考于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
之之道吾今将封群言俾都御史刘观及公侯中選一人齎
以示之使自處対曰必不得已則於
皇親中擇一人与趙心相孚者偕观行庶幾有所開導
上曰然則誰可對曰廣平侯袁容至親且善開諭更得璽書親
諭之尤好
上从之遂遣容观行趙王得　璽書及言者所上章大喜曰吾
生矣即献護衛且上表謝
恩而言者頓息
上待趙王日益親厚而薄陳山尧疎斥之蓋○上初雖為山所
惑而後灼知其非踰数月○召士奇至南齋宮諭之曰吾待
趙叔不失親親之礼尔有力焉自今毋以見忤為嫌遂賜白
金宝楮文綺　聖諭錄
○宣德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三世嫡孫暠表乞
立為陳氏後其辞懇切惻

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从将士勞苦数年然
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詐當益發兵誅此賊耳輔退乃召尚
書蹇義夏元吉示之且諭二人曰何以処之二人對曰峯以
舟之死名徙示弱于天下二人退遂召楊榮及士奇出表示
之且諭以三人所对曰今日与尔两人决之榮对曰永樂中
費数万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説必不
可从不若因其請而与之旋禍為福
上顧問臣云何对曰榮言當从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数年来兵民困于
交阯之役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行○祖宗之初心以保○祖宗之赤子此正
陛下之盛德何謂无名且漢弃珠崖前史為榮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皇帝久聖心数數追悔此事臣願　陛下今日明决
上曰汝两人言正合吾意
皇考言吾亦聞之屡矣今吾三人可謂同心同德遂○命尚膳
賜酒饌明日朝罷出暠表示文武群臣且諭之曰
太祖皇帝初平天下安南最先○朝貢及黎氏篡弑毒虐國人
太祖文皇帝發兵誅之本求陳氏之后立之求之不得始郡縣
其地至我
皇考每追念往事形諸慨嘆比数年来一方不靖不得已屡勤
王師豈朕所樂今陳氏既有后尔等試观表中所言其从之
便抑不从之便群臣對曰○陛下之心即
祖宗之心且偃兵息民上合天心从之便
上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涉不武但得人安朕何恤人言
其從之
○宣德二年春交阯之復叛也守臣累奏請益兵○朝廷命安遠

侯柳升等将七万人往盜之命兵部尚書李慶參贊軍務軍
且勅慶凡六卿之屬才且賢者率以自助慶所率十數人其
最才且賢礼部仪制郎中史安祠祭主事陳鏞爲行慶与同
則起九月入交阯賊下官軍所經之処悉列栅以守升既連
破之直抵鎮夷関升有矜色升雖勇然不好謀安鏞言於慶
曰総戎之意驕矣公宜力言之且夷賊譎詐不可以其屢敗
忽之安知其不示弱以誘我况 軍書數〃戒說謂賊卑以
誘伏取勝不宜輕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時慶已病強起与
升力言升唯而已中寔死戒慎意明日前進以數百騎徃先
之副及慶等皆在后升前渡橋還坡後軍沮不得前賊伏兵
四起升被創死明日慶病不起又明日副将崔聚固宿将會
卒賊驅象閙中乱聚被執冠大呼官軍降即不殺安鏞皆曰
吾輩見危授命耳皆死之十月十八日也先是賊陷昌江守
城〃中如都指揮顔福知府刘子輔知府何忠等皆守節死
交阯守帥知任等死事以聞得皆褒䘏從升等死者守即隕
遠不明知不及聞時与安鏞同行親見其事后得脫帰者雖
言之詳而有司以死官府上状不可償故安鏞之節不得暴
白于朝此世之所深惜而痛悼之者也
○宣德二年二月戊寅
上御文華殿召内閣楊榮面諭之且賜慶金銀刻歯書五顆曰
方直剛正曰忠孝流芳曰関西後裔曰建安楊榮曰楊氏自
記如以王抑庵作公傳不具者蓋傳惟載公行事之大者体
當然也東里江陵二楊公作碑志東里略及崙書江陵不一
及而東里公云凡今文士咸公之德述公之行雖有之矣若
交之久知之深言之信者余而人其庶幾可无愧也此語以
斟酌考之是安謝世之后知抑庵公如臨川王公英吉水錢

公習礼周公叙皆有文字皆 公知巳之語而抑庵語尤切
蓋抑庵之去翰林爲吏部侍郎出東里公意而建安則嘗慍
之也 聖諭
○宣德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上将赦交阯命羣臣李奉使者僉李
上聞巳定尚書明旦蹇義欲易以伏伯安乎莫敢異之士奇私
謂夏元吉曰此先藉小人用之必辱
朝廷公當楊前主張盡時
上忽主夏李言既而有○旨召乎皆入蹇遂奏用伏○上顧問夏
対曰不可用蹇義言語非乎所及臣士奇曰伏有穢行而无
李識遣之必辱国遂不用又數日臣士奇独对
上曰朕旁詢伏伯安之行乃貪淫无耻人蹇何爲欲用之对曰
蹇不过取其能言然言不忠信蠻夷之邦不能行且恣其所行必
爲蠻夷所鄙
上曰蹇李固非乎何以默然不言对曰非此蹇也蓋亦重其離
上曰蹇不尤夏与尔否对曰蹇平日和厚无人巳心况於
国事孰敢偏任巳見
上喜曰君子和而不同是巳向因尔言伏之力故决不用之朕
巳知尔心継今但一志爲国毋憚遠乎士奇叩首言謹遵
聖諭 三朝
○宣德三年刘有罪下獄先是六月中一日早朝罷○召楊榮
及士奇至文華門命光禄賜食既
上曰吾三人商量一事○京師端本澄源之地○祖宗時朝臣
死貪者年来貪決之風漸副何也臣對曰貪風永樂之末巳
作但至今甚耳
上問永樂何如対曰十五六年以後○太宗有疾浸不出居從

之臣放肆无顧藉請托賄賂公行無忌此事已徹九重仍未
奉發
仁宗嘗謂臣言初到北京○上問兩京臣僚有能守廉者否对
曰无敢不守
上曰覔從來此者贓賂競行其能守廉惟吏部侍郎師逵一人
文當知之榮曰是時贓貪方宿最甚
上問今日之貪誰最甚者榮对曰莫甚刘觀臣曰風憲所以整
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皆效之不肖御史差出四方
則不肖有司皆效之
上撫掌歎曰除悪务本又問廷臣中今誰可使掌憲兩人久昧
上曰未必都无一人士奇对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嘗任御
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佐亦嘗為京尹能防禁下吏政
清弊革○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命賜茶而退數日有旨令
刘觀巡閱河道觀既去數日陞顧佐右都御史賜　璽書令
考黜不肖洗滌積弊佐奏黜其属不肖者二十余人罪甚
者發遼東於是御史連章劾奏觀貪贓狼籍并奏其子輻脇
制諸道驛私贓公皆明著实跡
上大怒追觀父子皆至出御史章示之既承伏法司坐觀重法
以輻同犯免科具奏次年四月
上召榮及臣以奏示之且曰觀負○朝廷処重非過臣對曰觀
誠有罪但經事○四朝数任显仕願姑屈法全其生榮亦乞
貸之○上曰為汝二人曲貸其死發為边吏曰屏之計甚死与
爷耶○上曰欲父子皆俱乎曰子發戍边而令觀随居恩与
法兩尽矣遂命法司發遼東　三朝
○宣德初許臣僚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满前紀綱為之不振
朝廷以通政使顧佐為都御史臣刘觀遂黜貪淫御史弾劾不

廉者禁用歌妓糾正百僚朝綱大振天下想聞其丰采澹泉
部邑既赴當時惟佐正色立朝无勛貴戚俱憚之陝西布政
周景貪污无度佐切齒欲除之累置之法為○上累釋之不
能伸其激濁之意後而沮之者数次正統初以風疾乞帰
賜勑褒嘉優礼而去其实用事者忌而陰排之也後疾愈亦不
復起居家十余年而終居其位者皆莫及也　天順日録
○宣德初李士楊士奇輩以方面大職亦任吏部自奉未尽得
人乃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奉所知當時以為美事行之既
久公道者少時人有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訊景泰初遂罷
此例乃從吏部自擢時予在銓司乃将六部郎署年深者第
其才之高下為一帖給事中為一帖南京者附之方面有缺
持此帖于尚書王直前斟酌用之将尽復增之其推用之時
人皆不知
命下令人傳報彼方驚喜正謂各官奉時有九年將滿者以其
自守不求之於人恥為奔競至此不得已而亦造人之門況
其素行奔競者會奉方退其所奉之人已預知之不待
命下而戝位地方无不既悉且又不知所奉之人才能高下但
以奉主官大列名在前者其所奉之人官亦大以此與論不
平及吏部自擢恔短量長多怏輿論然各奉所知本是良法
若肯存存矣為国之心豈有不善但各出于私情反不若吏
部自擢雖不能尽知其人却出于公道也　同上
○祭酒安成李先生初以言事得罪下獄
宣廟登極後一日御刑殷以其激怒○先帝命左右械取将就
戮焉俄又○命錦衣衛指揮王㦤出有不測之○命王甫行
而先生至
上退近臣其就先生問故先生告以忠誠之实

上出有間共具以對
上稍怡命仍就御蓋乎其被○旨急趍出昨与先生相失于端
門左右而立俟于西長安門外久之而始得之守衛者已誰
入入久矣王某急趍过則先生已得再生矣夫臣子于君父
天也天佑善人豈欺我乎　同上
○午門外東直房六部都察院堂大理寺堂上官候朝之所兩
下入惟都御史正官独処一小夾室聞之近歳都御史顧佐
作公聚未嘗与諸司群坐立此其一耳蓋亦得宋制般房幕
次惟中丞独設椅子坐簾門後稍西北向之遺意也　同上
○宣德四年十月一日朝罷侍
上于左順門遥望見大学士陳山
上曰汝試言山為人對曰　君父有問不敢不尽誠以對山雖
侍從○陛下久然其人寡学多欲而昧於大体非君子也

四卷　廿九

上曰然趙王事幾為所誤朕已甚薄之近聞渠於諸司日有干
求不厭當不令溷内閣也蓋
上初臨御以山及張瑛東宮旧臣俱陞内閣視事二人行相類
至是浸聞于○上数月後有○旨調瑛南京礼部専設内竪
俱罷内閣之任朝士皆誦○上明決山遂見踈不復得近家
前矣
○宣德四年顧佐自陞都御史㬥度厳明痛懲清革下至吏卒
悚駭凛然更有遺笞者据撫佐之过謂皂隷賍放帰息具姓
名訴通政司以聞
上密示臣士奇且曰尓不幸佐廉乎對曰所訴之事誠有非
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一石薪炭馬芻咸資于皂不得不
遣半帰使備所用皂亦楽得帰耕実官皂両便此京師大小
臣僚皆然臣亦然自永楽以来如此

仁宗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
上歎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為小
人所排彭下法司之臣對曰此末之不足上干
聖怒但付佐自治与法並行矣臣退
上名佐以吏訴状授之諭之曰於皂隷帰耕使給薪芻京官皆
然不足為过小人不楽検束誣陥正人汝自治之佐叩首退
召吏示之状吏恐甚佐曰
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為善竟不治之○上聞之喜曰
佐得大体矣数月有囚告佐枉人重罪不听訴理者
上大怒召楊栄及臣士奇諭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小人陥
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三法司鞫之実千戸臧清殺一家无
罪二人當死代写状教之誣告
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于市蓋上去悪佑善明決

四卷　三十

率類此　三朝
○国初設中書省有不設宰相永楽初乃設内閣選翰林六七
儒臣居之職知制誥日備顧問参決政机隠然相職而官不
过学士洪熙初始陞孤卿皆兼卿旧人而三楊同官最久當
是之時干戈甫定宗室未蕃軍職尚少経費充裕国用有餘
民間人稀地廣法網未密財利充制
宣廟英武乾剛独断自司守令久任不更官民相安天下號為
太平三楊之名所由以著将福建僉憲廖謨杖死駅丞事東
楊以郷官　欲坐償命西楊以郷故欲擬因公互争不
決請裁于
太后王振因而進言三楊皆有私償命过重因公过軽宜对品
降調府同知
太后題之自是振日据撫内閣之誤裁決一帰于振三楊乃遂

請告展省遣宗室中有遺東陽上物者振将發其事西楊以
東楊不在京办之東楊聞報兼程造朝触冒瘴疹卒于銭塘
以此振挫益尊好大喜功遂因麓川思机發思任發兄弟雠
殺遂有麓川之征遣将出師疲耗中國濫賞罰賞所未済兵
之地竟何益于○國家乃致九溪猫獠乘勢不靖兵連禍結
延至英宗流鄧茂七黄蕭養輩相扇而起極于土木之大变
此乃三楊失柄于初不能沮振之所致也然西楊之文學東
楊之政事南楊之清雅皆人所不及故論今之吳相必曰三
楊三楊蓋所善者多也丘仲深雜著云一時吳相比称三楊
踰矣然當是時南交叛遠斬龍易位○勅使旁午瀕泛西洋
曾无一語遊帰常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于土木之大变
誰実啓之春秋責備吳者其能逭哉　瑣瑠録

○宣廟最好詞章遂南陽与陳芳洲二先生日直南宮應制南
陽思遲陳思敏一日○命御製寿星賛陳援筆賛云渺南極
兮一星爛祥光兮八紘兆皇家兮永齡我懐思兮治平賴忠
良兮弼成宜壽域兮同升南陽以指畫屋寿域二字欲易而
未能時中官促進甚急先生曰有則改无則罷遂取去賜内
閣二楊先生曰寿域二字如何西楊應曰八荒開寿域中官
还詰南楊曰八荒開寿域此句詩何如楊曰好詩中官曰先
折寿域為未好何也南楊默然少頃陳退食還西楊于端門
西楊語陳曰適賜寿星一賛甚佳必然筆也陳唯唯后正統
間朝鐘一日不受杵命内閣製禱鐘文南楊入室中斷旧稿
不得太監候久促陳芳洲曰先生何不作陳乃白南楊曰旧
无此稿先生第口占我寫南楊乃起一語陳遂續成之
仁宗昭皇后當題主祔廟南楊執称
皇太后爾莫能止及後奉命御製修國子監碑文題曰重建太
学之碑時西楊寢疾不能出家○旨封令西楊另製[illegible]
曰大明新建廟学之碑進呈遂用之南楊又執用其題西楊
具本論凡言重建者既謂作之后用作之廟学雖前元所建
非○國家事此不可命且廟与学二者若只書太学而不云
廟於礼未安請通改作新建廟学四字為是廷議雖題西楊
之言然已刻石无及矣二公争論于是可知　同上

○有李校尉者口奏
宣廟爺爺詔求直言臣不解文字只口奏二事其一云云其二
陳符乃奄人○爺爺与二宮人所用直言只此二事為大
上大怒命割其舌行刑者即它校尉也少削其尖不大去之
上令持去餓七日未說既入獄諸校吏以肉餌啖之七日奏李
不死
上令再餓七日校啖之如初又七日奏不死
上曰豈神仙乎放之既出人呼為李神仙　野記

○宣德五年二月十九日○上御奉天門召吉司論曰吾欲下
一寛恤之令今独与尔商之然吾未能悉知尔當效助益遂
命内傳具楮筆
上曰免災傷税粮當是時事閉民間應欠畜馬驢騾所司追償
甚迫民計无出亦甚艱难部官坐視而不言對曰
陛下聖念及此生民之幸各部惟知督責下民以供公家而不
顧民心之離故一切民瘼蔽不以聞今所當寛恤者殆非此
兩事
上曰汝所知者具言之对曰百姓積年負欠新舊及採办買办
之物所司責償甚急皆當寛貸各処官田起科不一而租額皆
重細民困乏郡縣以聞蘇州尤甚户部固執悉不与除錦細
民多有乗弃逃徙者此當量与減除部符下郡縣採办買办

諸物但一槩泒徵更无分别出產与否非出產処百姓[illegible]
倍償元納此請戒納該部今后凡物只泒產有之処不許一
槩均泒害民年来刑獄冤濫者多感召旱澇恐由于此請戒
飭法司教用平恕务求情实今工匠之弊尤多四方遠近每
户不問幾丁悉徵在京役於訟什不一二余皆為所 官之
人私役不得營生嗟怨滿路此請命官巡察究治及分豁户
丁之半放回单丁者免老弱死余丁除籍又宥平民本非業
匠為怨家誣引者當審实除豁南方運粮至此人力甚艰而
倉廪无関防奸人盜竊動輙数万前者就執后者復継恬无
警畏此請 命風憲関防巡察
上歎曰朝廷任六卿但知苛責下民而不能察奸清獘有媿厚
禄矣尔所陳有益于朕皆應行命即草
勅明旦頒下遂令尚膳賜饌 勅諭既下
上聞乎心悅戴召臣賜鈔三千緡文綺二端及羊酒臣叩首受
賜○上笑曰薄用潤筆耳 三朝
○宣德五年三月清明節 上奉
皇太后謁陵謁畢 上侍
皇太后于行殿賜英国公張輔尚書蹇義及臣士奇楊榮金幼
孜楊溥四人見
太后曰尔等皆先朝旧臣勉輔嗣君云云遂賜酒饌及白金彩
幣皆叩首謝既还京臣間因独对
上曰前日陵上汝等謁
太后退 太后為朕言
皇考往年在宮中談汝等姓名及行事甚熟 太后悉能記憶
其間才否孰優孰劣孰肯任事不任事皆有訖評言輔雖武
臣而達大義蹇重厚小心但多思而少断汝能持正言不避

忤意議事之際
先帝數不樂汝言終從汝以不敗事皆有三事之失
先帝甚悔不從汝言
太后又謂朕曰凡正直之言尔不可以為忤而不從謹之謹之
上奇对曰○太后之盛德 仁宗皇帝之盛德也願
陛下常奉 聖訓 同上
○皇后大漸召三楊等相至榻前問 朝廷尚有何大事未办
者文貞首对有三事其一建庶人雖已滅曾奉御四年當命
史官脩其一朝实録仍用建文之号
后曰暦日已革除之豈可後用對曰行于一时万世信史豈可
蒙洪武之年以乱实后頷之或曰且請識為
神宗皇帝非实其二 云
后亦有肯其三方孝孺得罪已誅
太宗文皇帝詔收其片言一字者論死乞弛其禁文辞不係国
事者聽令存而傳之
后默然未荅三公即趨下扣頭言臣等謹受顧命遂出 野記
○宣德五年六月一日
上于文華門御道屏左右独召臣士奇諭曰楊榮家畜馬甚富
初聞之張敏未信令察之皆得之边将榮交通边将其寔豈
可任於親密之地对曰榮与諸将交蓋因永樂中屢從北征
太宗皇帝命掌兵馬之数以此於諸将稔熟今内閣諸臣知边将
之強弱才否边境之遠近險易四裔之順逆委曲惟榮一人
知之許臣等皆所不及方今用人之際幸未可疏他用且其
在密地凡制物中于香高下皆稟上○旨又有臣等同议而
行皆榮所得独專且臣与之同官久亦常观其餽馬三五足
有之多不能審蓋物未易办

上曰爾未知其家馬多驟守市朕知之審矣渠數請復永樂以
來調衛軍官朕詢其兵部已有罪調衛洪武舊制死可復之
理朕固已疑之對曰此事亦未明但其人尚有他長可用幸
姑容之
上曰朕初嗣位若惟信衆言而不听蹇夏則士奇不得在此久
矣今士奇乃力佑衆乎對曰
陛下曲容臣天地之恩也臣今日亦願一 陛下推天地之量容
衆使之改过自效此道在
陛下今日所當行 上意乃解然自是不專任之矣 三朝
○晉天文志瑞星凡五宋中興天文志瑞星凡十有二詳藏不
一其三曰則皆曰含譽宣德五年冬是星見於九斿○朝臣
表賀○上謙不居賜之玺書相為戒飭時楊文貞在閣進詩
一章有曰宣德庚戌月維巳丑其日丁亥文瑞在酉大星如
丸九斿之旁有煌若射金玉其煌厥名含譽大史數奏百辟
嵩呼賀祥獻寿
皇德仁聖謙讓不居歸功 ○穹祇歸功
祖宗歸功
聖母亦及臣子申命飭厲敬哉死念敎句善焉
聖君之心 餘冬
○宣德六年夏忠靖公原吉卒 朝議欲贈以伯者以死例而
止蓋為國初文臣死贈爵者也洪武間劉公基封誠意伯永
樂間姚公廣孝封忠誠伯生可爵封死何妨贈言者未為爾后
癸丑歲太子太師戶部尚書郭公資卒遂贈湯陰伯 同上
○宣德六年七月時
上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出过臣前報者言范太
監來臣倉惶出迎○上已入門立月中臣俯伏悚惧言
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擾上厲聲倚中誰識
至尊万一或有識者变起倉卒何以備之○上曰思見卿一言
故來耳遂屏左右語竟顧謂臣曰此居宜歛當為爾葺理臣
叩頭懇辭曰 陛下宮殿未竟臣必不敢當臣 車駕今夕
南臨外間明日必有知者万一自此慎出萬变不測當慮也
駕還宮明旦遣太監范弘密問臣 車駕幸臨曷不謝對曰
至尊夜出臣迨今中心惴悚未已豈敢言謝又數日遣弘問臣
曰今天下平靜 上時一微行何足过慮光不微行乎對曰
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遍洽幽隱万一有冤夫怨卒窺伺竊
發誠不可不慮後旬余錦衣衛獲至二盜盖盜嘗校人官捕
之急遂私結約候 車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边林莽中
一作亂時有捕盜校尉亦变服如盜入盜羣具盜不疑以其謀
告之遂為所獲 上既誅二盜數曰士奇言不虛即日遣范
太監賜白金文綺士奇明旦入謝 上諭盜謀且曰愛朕莫
如汝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士奇叩首盖大臣中先有導
上以天下平寧可微行而生日得賜鈔及馬者故至是有愛朕
莫如臣之説 三朝
○宣皇幸某官弟就其家人供事有女甚美行酒左右
上悦之然稚齒未可進御
上謂曰爾要東西与我説又曰先与爾頭面春恐久之而去明
日賜金玉珠寶首飾各一称又敕曰語近當曰向見某家倉
器皆銅行其貧邪又賜金銀飲食器具甚殺價數千緡明年
上崩以女竟不入宮 野記
○永樂萬文簡公淮永樂中以疾燕人之譖下錦衣獄十年瀕
畏不測積成労瘁○仁廟嗣位重覩天日存進孤卿宣德丁
未主考会試后以疾歸甫寿而父已封以保年踰九十慈孝

具樂世以為榮癸丑公以父夲業郵典即吉赴京謝恩數月
至賜遊西苑乙卯春復赴憩仲夏乃東帰后終于寢予蚚名
臣通録米得其家傳銘志僅撰其省約集略為之贊曰高才
懿孝夙荣遭際簡任輔　儲兢惕洚砺莫為而為省約懲艾
困久乃亨存陟三事退休你和亦惟履侍橋梓並榮寿楢隆
倫盖頌其美耳　又旁詢其詳於博識諸士夫有謂方正孝之
誅夷尹昌隆之藉没許白云之極刑皆出于文簡因憶昔癸
酉夘益嘗見謂文簡好訾毀同列一日便殿未入侍
宣廟問淮何在東陽对以淮素病瘵々能涂人自是有○貞免
奏对久乃告病侍親是則文簡好短毀人固宜有及尔之報
至謂方尹許之慘禍一出于文簡則未必然若果有之則小
人之尤何得老死牖下好还之天豈懵然邪通録宜不敢姑
俟知者審焉　瑣綴録

○宣德中一日未申間天裂于西南視之若十余丈時晴碧无
翳内外際畔了可察其中蒼茫深昧不可穷極良久乃合
○宣德中漢庶人事時亦甸々莫定賴楊文敏數公者力勸親
征事以克濟正統十四年冬徐元玉先生以占天候氣為言
土木之潰既驗即畜南迁之議幸而其議不行不然事未可
知也
○都察院右都御史太康顧公佐洪武庚辰進士永樂初自莊
浪令為監察御史陞江西按察司副使入為應天府尹轉通
政司宣德初進掌臺事疾
上遣醫往視再閱歲除　勅慰問俾致事賜楮幣永復其家刑
部尚書南昌衛公源永樂丙戌進士監察御史浙江副使入
署刑部右侍郎陞河南左布政使賑飢三年為刑部左侍
郎進尚書常奉　勅整飭北边武備問禁兵晚以足疾辞

詔免朝辞賜　勅褒美給舟車以還復其家二公皆同道為
御史同大拜挑邦法俱嘗典留守声名相上下帰荣令終亦
同而廉介公執人於太康无間言云
○總督軍務自總兵官以下悉所節制盖王靖遠麓川之役已
受事以来继之者乃夫继靖遠者侯尚書璡也于少保在
京師王塩山馬滄洲之於两廣石璞於関外於湖貴王来當
於湖貴皆是命云總督二字盖自宣德中巡抚總督税粮始
○楊武襄洪為人雖尚雚譎然有嚴威将士知畏之此其所長
不可掩者亦類　朝廷主張以成其名耳盖自宣德正統来
已受知于閣中戶陵楊公董皆愛重之如初為指揮杜衡所
訴以姚尚書源發言而衡貶廣西継為部李李友全等奏
上以付洪自治頗類宋太祖待郭進事又大同指揮張琰嘗奏
令總戎石公彪然千户張宣奏刘侍郎璉　朝廷皆寘之死

祖宗扶掖人才之心其盛如此
○石瑛大保寇莊愍左遷年尚書冨皆一時顯官重任三人皆
不由科甲皆不喜進石在工部遇观政進士數人郎中厖僚
言年尚書一日越常規於考滿主事三人各考論一道稍劣
者輒叱曰尔進士為此文耶侯疏御史亦云寇公考進士問
刑者詬罵不已至屢有撻辱而遇監生則每温言改容導之
因念楊文貞公布衣校職官至○帝師且扵當时文柄而其
於進士科第其稱艷考道盖拳々然世傳其詩文可考也信
乎人之材量器識不能同如此　野記
○宣德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上召臣士奇至文華殿諭曰憶五年二月共尔南斋宮論寛恤
事今两閱歲矣民事又不有可恤者乎对曰誠有之只五年
官田減租額一事

聖恩已下詔書已明民間已知戶部格而不行至今仍旧額追
徵小民含冤不已　上怒曰戶部可罪也対曰此循習之弊
永樂末年多如此往年高煦反以夏原吉為奸臣之首逐指
此事為說　上怒少解曰今欲再下勅寛恤必舉此為第一
事却於其末増云中外該管官司不許故違　上又曰如再格
不行朕必罪之不恕汝試言今日之事當寛恤者対曰事有
當変通者不宜執故逃民一事其初本因賦役繁苛不得已
為偷生之計歷歳已久　朝廷雖已赦宥復業而家業久廢
非但歸无所資又有公私債負之擾勢不能歸所在官司又
不能容則往往逃聚山林相結為非積微至著蓋有可慮願
得　恩旨許门凡逃民願帰郷者令郡縣用心撫恤優免差
徭不願帰者聴於所在附籍為民官給空閑田廬処之免差
役三年庶以安其危亦以弭患于未萌

上曰必事須行蓋在彼在此皆　朝廷之民何須定逼之帰但
得人安足矣臣又言各処課程先因鈔法不通加倍其額徵
納蓋一時之權今鈔頗流通宜量減倍徵之額又言天下課
程皆納鈔惟湖広広西浙江商税魚課旧例皆納銀民不勝
敝請裁為一例
上笑曰此两事皆須変通其課程納銀者悉改納鈔銀一两折
鈔一貫臣又言田里小民之不安皆原於有司之貪汚暴虐
請令風憲官考察奏罷
上曰然向使不縦刻覈風憲亦未得靖尔此言是但有司中有
廉幹能興利除害者亦令具名来聞用憑擢臣又言方面
郡守皆是要職吏部往往循資歴授不免愚良混進請令吏
部自今方面郡守有闕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
務取廉公端厚識大体能為　国為民者仍屬吏部審其所

保果可用然后奏聞量授以官後犯贓罪併坐舉者又請令
法司凡保舉授官人指告其罪者必先取問干証明白然
後奏聞請　旨提対庶幾不為失人誣陷
上曰然若所舉得人須保全之庶不墮小人之計
上又曰更責吏部須慎選縣令臣又言年来吏員太冗其間多
有昏昧愚劣不通文理今后請令六部都察院翰林院会同
考試選用臣又言今軍民中豈无文學才行卓然出衆及有
智謀才勇精於武略者請令羣臣詢察保舉量用
上曰進賢之路宜廣此皆應用若有拘于例者宜當開広臣言
唐虞之世罰弗及嗣今極刑之家有賢子弟例不許進用
上曰舜殛鯀用禹聖人至公之心也又曰刘翀亦極刑家今不
一在侍近乎汝于　勅諭中明言極刑除犯謀反大逆外其余
犯者其子弟有文學才學並听舉用

上又曰此数事皆可書勅須下矣臣進曰愚臣一人見聞不廣
願更得一人同論此事庶幾可以推廣　上澤
上曰若又令人知即勅諭未下事已偏播於外矣臣対曰大臣
固有謹厚者　上曰胡濙謹厚汝与之密議就録稿進来於
是臣退同濙議増十数事通録明旦進呈
上悦三月朔　璽書遂下　三朝
○宣德七年八月
上在宮中覧尚書黄福贊選近時言便民数事出其章示臣士
奇因論臣曰福所言皆知慮深遠可行今六卿中其誰之倫
對曰福受知
太祖皇帝最先大用其為人正直明果一志于国家生民今六
卿中鮮及之永樂初建北京刑部命之經輯周察及得交阯
命總藩憲之政安輯附之甫躬勤夙夜具有成績其才德

倘有大臣体諸卿誠不及之但今年七十矣諸後進以年高
坐公堂理政事且佚樂輿馬騶從揚揚福四朝旧人乃朝暮
奔走道路劳瘁不已殆非　国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
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吾嘗欲得一老成忠直之人処之南京根
本之地緩急可倚今以命福豈不誠當士奇对曰福必不負
陛下任使明旦
上命吏部改福南京户部尚書中外聞者皆悦蓋
上之納直言明于用人類如此
○東里集諸廟斈記皆精當惟晚年所作帝国府一篇可疑蓋
文昌事既不経而国斈制亦无此考之歐陽文忠云不知祭
義者以孔子官立祠祭為尊而帯為有德之報至斥為謬誤
以其巍然端坐語不合古祭用主之義也况宋斈士太斈碑
已言我朝祭木主能革千載夷習矣而此文乃云冕服南服
以崇報也何耶　　倶三朝

○陳祚奏祚疏勸
宣廟讀大斈衍義
上怒自批其奏曰你道我不讀書我是怎麼作皇帝遂下獄父
毋妻子姊妹凡男子悉同禁婦女下浣衣局凡七年
英廟践祚什之幼女時才七歳不能名六畜公剛勁絶類后後
孫陳瀕死详且別籍　野記
○宣宗召吾鄉欽院判𢈔言欽諭汝江南人惺惺朕欲用某宗可
製与我讓对不解
上日与酒飲飲訖乃出如是者三
上曰何其吝乎讓曰臣蒙恩　陛下官禄先聖奉傳醫道者死
此等術亦无此等書臣实不解
上怒命救力士以旃席裹其頭持去及出朝死一人知者家中
失議問之太醫院不知訪諸市朝皆不知所在請省部大臣
潜為訪之一獄卒言知状扣之曰今在錦衣獄以四鐵繩懸
之加以三木与陳祚同処極幽冷一室中家人不敢白亦不
敢過問久之什出　同上
○户部尚書夏原吉有德量嘗出使館晨発命館人烘韈誤焼
一隻館人惧不敢告索韈甚急左右請罪咲曰何不早白欲
餘廃易之弗及并存者弃之而行館人感德曰他則死故加
捶着咲平生絶一遇也在部時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為
墨所污吏驚惧即肉袒以俟公曰汝何与焉叱起乃自袖其
所污吏猶惧莫測明日朝畢至便殿請罪曰臣昨日不謹因
風起筆污精微文書怀中出之
上命易之既罷朝吏猶莫測尋出其所易吏大感免冠謝

○人之窮達有莫之為而為者
天順二年臨川吳徵士与弼入京擇日而後廷見
英宗退御文華殿召問大略与弼禁无以对左右坐之輒始言
使曰容臣上疏而已先時与弼宿草備顧問竟不如志懾起
因慄然出至左順門脱帽視两蝎存焉頂顙螫已腫人始知
其不能承旨以忍痛故耳據此何莫非数也哉
○太宗文皇帝建都北京凡百政務多出崔宜因北征土木川
宿天末及更正○宣宗在位十年天下承平因三楊俱南人
陰為都南之意亦未議改如北京六部仍稱行在正統間始
去行在二字文武官俸仍於南京倉関支户部奉塩引中鉄
扳言者欲貯在户部竟不従留馬快船於通州听用至今行
之蓋两京並建兵冗費繁而求一時用兵而費宜之改遂因
衆而為弊也　餘冬

○宣廟時三楊用事思天下之事不由已進退勅方面風憲郡
守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且薄吏部尚書郭進不舉死術
但以老成至此乎　勅令後御史知縣許在京三品以上官
舉保由是天下要職吏部不得除已而奔競之風大作以賍
露者甚乎舉有以奬言者遂罷御史知縣保舉之例郡守以
上仍舊出于三楊之門皆由其操去取之權也西楊雖偏而
無私尤持公論當將天下方面頗亦得人正統六七年以后
張太后崩三楊相継而沒進退天下人才之權遂移于中官王
振邪正倒植矣　天順日錄
○胡順庵急流中勇退非有高尚之實不欲居等輩下耳觀其
在鄉猶倚當道友声势自尊嘗其地者避之不較其私詩文
有作即刊況又未至好処以此傳世果何益哉適自暴其淺
深而已　同上

与王文正悪人造門者不同也　同上
○予在李讀圣夫書知佛為異端同類有掛其像者即斥其非
以為名公鉅儒決不為此后居驗封造家宰宅見正寢東廡
整室疑必家廟問之曰佛堂也不覺駭嘆又以為文章名不
尔既而見石首先生庭中高懸一軸視之乃觀音象也不覺
失嘆嗚呼人其人火其書果誰望邪　同上
○平江伯陳豫以白金采幣之類求西楊為其父作墓誌西楊
却之不許因請益堅不得乃減余幣三分立求於東楊即納
而為之称許過實或見西楊曰以平江之父先生不為誌何
也曰汝安得称彼皆祖吾為墓碑雖未識其人其子封爵非
積德之厚不能致吾安狀而発揚之必有实也彼祖吾復爲
之以首暂清邏而有行实功績可紀所以発揚之若徒死可
述者而称之过实非所以取信於后世也吾何以金帛為哉

予因思唐之張説受幾宗之玩物而德之盛為称許之甚此
碑蓋有媿於西楊者也　同上
○吏部郎中常牛乎出身甚微初為巡檢得異術能煮白金尤
寶玉之器有損者能補之如舊
宣廟知之召見試其術果然乃授是職毎用其術必引入官内
為之雖中官至御者亦不可得造其処嘗婚姻竟已而寵之
○宣廟初思用舊人召蹇義等数人寵待之皆依違承順之不
暇惟户部尚書黄福持正不阿命观戲曰臣惟不好戲命圍
棋曰臣不会着棋問何以不会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
不曾学无益之事所以不会○上意不樂居数日勅黄福年老
不煩以政轉任南京户部優閑之実疎之也向使寨諸公皆
如此持正其勢未必尽踈之則君德可脩天下肥矣
文廟命李士鮮縉評大臣十人如何縉毎用八字断之首許黄

福其餘互有得失人以為確論且載縉傳　同上
○工部尚書吳中奏对口音宏亮丰姿魁偉望之者知是享福
之器貪財鉅万嬖妾数十人厥妻嚴正中惧之不敢犯
宣廟知之嘗宴臣寮命伶人作惧内戯以哭之中雖媿而不能
也一日閣誥迎于家其妻拜畢呼于曰將吳中一軸誥来宣
之我所聞左右曰此誥詞是
主上自言欲是翰林代草欲曰亦翰林代草也嘆曰翰林先生
果不虚吳且吳中一篇誥文正説他平生為人何嘗有清廉
二字中聞之雖恚强咲容而已　同上
○宣宗　胡皇后无子宮中某氏育
英宗孫貴妃攘為已子遂得册為皇后而廢胡為仙姑時
仁宗張后為皇太后愛胡之夫且憫其无辜不使別居令入自
所処清寧宮進膳如常儀毎朝会宴享必命胡坐孫之上婦

姑之間恩礼甚篤孫常怏々
英宗立尊　太后為太皇太后孫為太后胡廢無譴議不敢居
孫之右正統六年　太皇太后崩凡六宮有位号者皆得祭
奠胡不敢与太后之列惟与諸嬪御同弟太后知而見謂之童
胡因痛哭而殂太后命閣下諸臣議治喪之事侍楊士奇卧
病于家諸臣往問士奇曰當以后礼殯葬陵附者曰此非
内中所喻士奇遂面壁不荅惟曰後世罵名諸臣因議以嬪
御礼葬天順六年孫太后崩
英宗尚不知已非孫所出惟　皇后錢氏知其詳亦不言八年
英宗大慚　后泣訴曰　皇上非　太后所生实其宮人之子
死于非命久死称号　胡皇后夭而死罪廢為仙姑其死也
人畏太后殯葬者不如礼后位未復惟
皇上念之　英宗始悮卒如其言遺命大行尊崇之典錢后素
性孝謹絶无妬忌　英宗北狩毎夜哀籲拜天倦則臥地因
損一股哭泣太多後損一目傾宮中之所有佐迎駕之費
英宗在南城不自得　后毎曲為慰解復辟之後處　景皇后
猶尽礼焉　寓圃雜記
○宣德中俻幸火師楊士奇弟夜已二皷士奇驚起朝服而迎
但見儀從寥寥香氣氤氳不知
上所在惟向北而拜不已　上方倚東閣看月咲而呼曰士奇
朕在此所賜已乞庭矣頃之舁去左右有所問人皆不得聞
遂廷以侍闈崐山衛靖中書言之　同上
○長洲宛景陽卜易甚驗宣德初馹取至京命於午門上市卦
乃問英國公征南之事景陽得占遂曰此大勝之兆明日正
午當得捷音俟其時果有飛騎自報生擒黎王尽得其國一
線不逺遂賜金幣遣還故里　同上

○宣徳中吉水羅公汝敬剛正不屈為権貴所擠以工部侍郎
兼翰林侍撰出使交阯回過吳中適大理卿熊槩巡撫庫作
威福大家巨族少被誣捕隨至抄没究号之声上聞于天公
見而不忍且与槩有郷里之好因以陰騭為諭槩岸然不省
為之益甚公至京謁見陳使事畢具以槩事奏
上其言甚切
上覧之惻然曰事有甚于此者即日召槩回以周文襄徃代自
此東南荐安夫錡六歳時侍先君司竹府君之側聞府客言
公事甚詳若有感徧之意不幸早孤其詳不復記憶止記踪
中有暫疎法網一言因書其大槩目闘羅之使有一僕死于
交其王範一金人舁僕身畧寺用以償公々拒而不受其奉
使得体又如此云　同上
○晾御史訒面目嚴冷雖家人亦不假辭色宣德七年進大斈
衍義勳　上曰勤
上大怒抄劄其家併捕其子姪瑄等同下錦衣獄不得相見者
三年俻嘗苦定
宣宗晏駕什出祚乍見瑄等畧無憐惜之意偶都堂顧佐来訪
祚命瑄等出拜但曰作素不能庇此輩為祚累之　惟此一
言而已瑄宣等帰不問其生理其少恩如是　同上
○國家正旦冬至聖節凡大朝會先期百官皆赴朝天宮習儀
或灵濟宮惟翰林從否相傳
宣朝一日召翰林不至　上問故左右对以往習儀所
上曰翰林終日侍朕側尚何習為視其倒拜邪自是不復習以
為故事成化中上官汪直用事㕘使邏人　察諸司不法寔
日李士王献檢討張太方在途被邏人执之以故事对
詔以問内閣侍于万安刘珝刘吉不能执奏乃云有故事而致誤

故典不見獻太雖免罪而翰林不習仪之典遂廢惟内閣并
東西兩房至今不習蓋
宣廟之命史官失于紀載故也　震澤長語

○文淵閣在奉天殿東廡之東　文華殿之前对　皇城深嚴
禁密百官莫敢望焉吏人無敢过其地閣中惟侍使令惟厨
役耳防漏泄也禁密文書一小匣右无上鑰之而不合太李
士暮出鑰其門匙置門上恐禁中不時有宣索也故事禁中
不得举火雖閣老亦退食于外相傳
宣宗一日過城上令内竪覘閣老何為曰方退食于外曰曷不
就内食曰禁中不得举火
上指庭中隙地曰是中独不可置廚乎令烹膳処是也自是得
會食中堂又傳一日过城上瞰閣老何為曰方对奕何不聞
落子声曰其以帋　上咲曰賜也明日賜象牙棋一副至今
藏閣中又内閣庭中花臺上有芍藥三本相傳亦
宣宗時植至今盛開　同上

○國初諸司皂隷主騶從而已宣德時始有納銀免役者聞
宣廟因揚東里言京官禄薄遂不之禁名曰柴薪銀天順以来
始以官品隆卑定立名数每歳銀解部以鉅萬計在京諸司
皆出畿内并山東西河南州縣南京諸司則皆出南畿州縣
予未第時見京官索皁銀意頗薄之及仕官乃知其不可無
也後官出庫常以有害於义欲奏請改作折俸名色俸钞而
皂隷銀数不足者乃以鈔絹補救庶幾名正言順屬草時以
此事属兵部折俸屬户部事体窒碍不果行　菽園雜記

附録

○宣德中金板章惠知温州之平陽縣奉公愛民理繁就簡凡
百公務不差隷卒勾攝止用粉板背繪刻隷卒甲乙為次傳
遞勾攝題其板曰不貪不食与民有益人隨牌至庭兌謳實
人咸信服不敢稽違由是案牘清簡囹圄空虛　蓉塘詩話

○舊制無巡撫侍郎寺官宣德中吏部ゝ有蹇尚書左右侍郎
久缺后蹇奏保文選郭郎中誠陞右侍特本部趙郎中新事
蹇婿且久因觖望日言于蹇曰郭誠做得趙新如何做不得
蹇敬奏准于中命久之假以巡撫各処為名保陞十二人為
侍郎趙得　列巡撫江西此巡撫之名自趙新始而蹇公之
心实欺君矣　海涵万象録

孤樹裒談卷之四終

英宗上之上 正統紀元

英宗九歲登極有詔凡事白于
張太后然後行○太后令付內閣議決每數日必遣中官入閣
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具帖開報驗有不付閣議者即召
司礼監責之內閣票旨始此 双溪雜記

英宗之初立年在幼沖朝廷大政承
張太皇太后指裁為多○太后常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国公張
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
太后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
英宗東立英国公西下立○太后召問之人皆有奬励之辞及
溥乃歎曰○先皇帝嘗称卿忠不謂今日得相見也
仁宗監国于南時○太宗方寵漢庶人有代嫡意溥以翰林學
士切諫下錦衣獄者十年○仁宗即位始出溥數月遂為大
學士故○太后有是言因顧○英宗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
皇帝者有行必与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
英宗受命頃間宣太監王振匕至俯伏
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令當賜汝死女官加
刃振頸○英宗跪為請之諸大臣皆跪
太后曰皇帝年小豈知自古此輩禍人家国多矣我聽所帝暨
諸公留振此後不得與令干国事也
太后駕起詔○英宗賜英国公等酒飯乃出嗚呼
太后其所謂女中堯舜乎宣德正統二十年間清理之治毋坤
儀天下之力也○太后正統柒年崩溥為鄉人泣而云此時
二楊已物故公亦老病不久得謝蓋有傷於時事也十四年

土木之禍振實為之 余冬

○吏部尚書郭璡出身早不遑問學然天資甚美受氣完厚藹
事從容喜怒不形於色精於吏事簡切不泛為吾曾属
文廟已知其名正統初侍臣因蝗旱言大臣不能久妨賢
路有○旨回奏衆欲歸罷田里以謝天譴璡独以為不可云
非是貪位但○主上幼沖吾輩皆
先帝簡任受付託者皆罷去誰与共理只宜戴罪修省改过以
回天意帝從其言識者韙之

○正統丙辰廷試閣老將進讀卷問同事諸公曰孰能識周旋
否其人物何如浙人有誤听者荅曰面白而偉蓋所指者温
州周旋而所对者則淳安周瑄也已巳冬虜將入寇兵部郎
中罗通守居庸復以給事中孫祥守紫荊廷議皆授僉都御
史時○殿下方御極面命吏部誤云副都御史遂因之云 天順日録

○正統時有鴻臚寺少卿王某音詞清亮傳制贊拜超邁儕輩
而每當誦奏必至蹇吃失仪其項寡髮而美髯有戲為詩嘲
之曰傳制声无敵宣章字有訛后边頭髮少前面口鬚多或
使外歸問京師新事人誦此詩問為誰遂荅此王少卿也

○正統間石璞為江西按察使王孟堅先生僉事清方端重文
學淵邃且仪覌豐偉亦殊常人而石才行猶人學止亦輕率
適又以失囚降副使士大夫莫不以不日台輔期先生而以
常人遇石有占命者曰石向去遠到股王尚未艾也王當止
五品寿亦不久后皆如其言然則人生修短通塞皆本于命
耶刑部員外郎吉水許琛先生請生也嘗与夏御史頊言如
此 野記

○正統中京師旱街巷小兒為土龍禱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

城隍土地雨若再来还我土地成群來呼不知所鉴未幾有
監國即位之事継有復辟之举説者謂雨帝者与弟城隍者
郕王再来还土地復辟也以識為有徵也　野記
○正統甲子三殿新成
上御正衙受賀大陳礼楽百辟済々一時偉観甚盛而容臺賛
拜者目眩心怯誤多唱一拜竟之无及矣廷中协息謂大失
瞻望譴戾必重礼畢糾儀官奉劾　天顔咲曰今日是好日
子只恐少了拜既誤多了罷虜之錫宴甚豐洽　野記
○正統中在朝每宴享廷中陳伯獸近陛之東西二獸東称麒
麟身似鹿灰色微有文頸特長殆将二丈望之如植竿其首
亦大聚如羊頗醜怪絶非所謂麕身鳳肩有許文彩也乃永
楽中外國所献也右者称騶虞亦与傳記所称不同又公以
巳未癸第時有貢麟礼闈以命賦又非此類又成化甲辰泗
州民家牛生麟黄毛中肉鱗隱起如半銭以為怪殺之弘治
初蒙陰苗滋秀才家馬生駒馬首牛尾員蹄徧体花紋閃爍
如雷時或以為麟滋家亦謂之怪杖殺之　野記
○宣廟崩○太后初命将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
罷去禁中官不差然蝗虫水旱訖无虚歳或者天使民之念
多艱而不欲其安楽也　天順日録
○張太后崩王振始弄權正統某年雷擊奉天門殿鴟吻勅群
臣言得失翰林侍講刘球上言十事一言
主上宜親政務權不可移于下振貪之怒以錦衣衛指揮馬順
為爪牙令以他事奉之陛前捽去殊不知所謂免刑但曰死
太祖太宗遂支解其体自是人緘口不敢言球之被害順乎数
之罪順頗不安命緇流誦経度之振死得權售人疑附振者
初不知數以徵譴見謫始惧兵部尚書徐晞工部侍郎王佑

憸邪小人首開趨附之路百計効勤極尽諂媚之態家當燕
於手曰吾輩公物相送振遂大喜以為敬已待之甚厚且
振意不進見致物者為慢已必得禍乎聞知益俱礼進是後
洪以為常初惟府部院寺大臣以后百執事俱行在外方面
俱見之當朝覲日大開其門郡邑庶官皆具礼者无不進見
以百金為尋常重千两者始得一餉一酢而出由是以廉
為拙以貪者為能被其容接者若登龍門上下交征利如水
去堤防势不可止君子付之太息而已　天順日録
○正統時王振雖跋扈大臣猶持体分尚書某遇振未嘗少降
詞色同坐時振欲据尊席尚書曰公耶太監四品官吾二品
也岸然凝坐振无如之何
○武安侯鄭亨守大同年已七十餘剛正有為一志為国而性
稍偏每議事輙不欲從中貴言既卒人謂中貴啣之中貴乃
悼惜之不已盖其心本公能服人故耳予曩在宣府中貴稍
王酒間輙追念侍郎刘公璉以為好人雖得詢其故玉每有
事干之无從者然我至今思之蓋侍郎所執是耳
○近年論两京堂上官出自甲科者以宣德五年為最次則正
統七年五年至尚書者楊寧江淵薛希璉肖維禎尤未若七
年則今姚尚書白尚昼一時聯官尤為罕見耳
○胡忠安公嘗跋先公遺書卷亨抗求夏主事仲昭夏局使有
賢録过請公畫書公用清和恭靖斋昼畢戚然言曰
先帝賜物也當時同受賜者如蜀蹇公廬陵建安諸公猶記建
安同年因謂予曰子濕思过矣何也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
之和两人百世之師者吾輩得一可矣而子乃兼之耶以
語在正統十二年時余初授給事中今考之蓋及合於蔡曰忠
厚寛弘廬陵曰清方貞静建安則方直剛正夏忠靖曰含弘

貞靖少師則和敏詳達上

○王抑庵先生还政帰太和日有嘆落花一首寂寞東園桃李花可堪飄蕩委泥沙人生榮謝皆如此不用臨流起嘆嗟春雪一首東風万樹發膏條信宿都隨雪色彫惟有前林松与栢依然蒼翠拂雲霄其亦有所感寓而作歟

○文衡之任亦难矣語言文字不足以変士習服士心誠亦浪為之耳正統某年會試王抑庵先生主考第二名張穆兵馬策其元起語云兵所以衛民也非兵无以安夫民之生馬所以資兵也非馬无以足夫兵之用兩句減去八字抑庵筆也自是李子以造語簡嚴典重為尚先生前序嘗有寧王所許蓋其云天之愛人君莫大乎以資才遺之雖稍変大蘇語然亦自佳惜乎李如不及論語分截做策如以六馬作五馬之類不能无疵嘗观場屋文字无疵者絶少其亦追于揭曉

而改訂不及歟　野記

○正統十一年太師英國公晉侯伯二十余人早朝畢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经典願賜一日假詣國子監听講上命以三月三日往于是太師率諸侯伯至日到监始携茶湯果餅之類甚豊祭酒李先生時勉命諸生立講五经各一章講罷設酒饌奉款諸侯伯議曰教授之地皆就列坐惟太師与先生抗礼飲甚歡太師贊辞先生日秀才家飯不易措置願太師少寛後命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〻抵暮而散此亦太平事也　寓圃雜記

○劉忠愍公球為侍講奏宦官王振専權振命錦衣衛指揮馬順夜殺公于獄中二子鈗鉞號哭求屍止得一臂鈗識痛公之死終振之世不出帰葬後皆以進士為京官同擢官閩浙一藩毋夫人尚无恙兩地養迎供養甚厚人争羨之此天之

報忠也　寓國雜記

○正統以前天下歳徵税粮凡三千六百三十二萬一千余石内三百二十万九千折銀八十一万四千余兩戸口商税除折米外并舡料鈔折銀可得四十三万九千余兩兩淮塩課銀歳不下數万千兩各該税粮折徵共一百三十万余兩雲南閘办三万余兩各鈔関舡料四万余兩馬草折徵二十三万余兩塩課折徵二十余万兩每年入數共三百四十三万兩　震澤長語

○福建參政宋彰交趾人与中官多親舊侵漁得銀以万計餽送王振遂陞左布政抵任計营所費驗戸歛之貧乏不堪者甚為所迫於是鄧茂七聚衆為盗因勢而起遂不可遏不兩月間天下震動聞風而作若火燎原不可撲滅人心易揺如

○正統十三年閩賊鄧茂七乱巡按御史汪澄将延平聞賊勢已熾即回會府刷卷御史張海至延平被圍海躬撫諭之賊且降海以実聞而澄忌之適朝命御史丁瑄按賊事澄則附瑄妄奏以抑海兵科給事中姚銑等以為澄畏避且忌嫉當言之掌科事唐世良不從未幾而兵部奏澄擅止浙軍有罪下獄又御史林廷舉巡視兩浙塩法俾治處州賊　奏賊平當代適処州奏賊復起當劾盛謂廷挙君子其巡視地遠安知賊起不在其出巡后邪已之俄而其父山西參政厚奏承委督餉代州不欲往厚素為上論所怒因奏遣治之廷挙尋因亦以他事得罪又都御史張楷都督劉聚征閩寇尚書石璞都督徐恭等征浙寇皆无善挙皆當劾而楷聚尤甚有召还之　命下纔數日詰其遲必再余月也一日于后偶暇為草疏適書入又皆具疏成視

川尚未暮遂赴進少頃得　上梧衆如所奏是日早朝罪將
嚴忽聞梧守將入見同僚相視驚愕因倉卒　易原號前尾
而廷論之梧由是之羅位凡人禍福之來固其自取似亦有不
偶然者此數適相類因併記之

○張翼學文翔太倉人性嫉惡至不容人小過御史按吳中不
律翼忿々不能平因建白數事指拆頗多竟爲重所傾謫開
平數年以有返予亦以其或懲于是矣一日來偶及後御史
之不律者其事尤詳或從旁竊咲之翼犹瞋目罵曰使得一
琬凉水巳吞之矣盖方言云翼善書學顏二大家得意處
謂能逼其真嶺北察院公館及温泉等処題筆極多大者至
如方斗終日揮洒不倦蓋其吞于題壁尤長予詞尤門諫院
題名記尤超偉非流輩所可及

○馮昱御史濮州人云舊濮受河水之患極惨聞有祭地深數
丈見全骸兩々卧土坑尚分明者盖水至頃刻間不能避也
又云父老言水多自三年至如洪武三年永樂十三年正統
十三年皆是也其亦異哉

○國朝將官專生殺如都督韓觀守廣西尚然觀師行慶遠生
員迎候忤命斬之曰我知此亦賊耳山忠毅公代觀則有間
爲聞公盖懲并国稜黄恭將故耳予所見時將有名異如楊
洪石亨洪自百戶至封侯威名聞嶺北未嘗專殺一人而亨
尤甚也先犯土城亨与余尚能等在軍中敗將頗多然將士
失律无彼誅罰者死斜聞言
上命特云云等而亦如故后聞尚書言蕭嚴之下自專誅戮孔
宜忠毅公蘿川之举則是之人多亂道之云

○廣西守將韓觀都督英武有文頗喜誅殺山忠毅公继之則
光前絶后矣公深沈有將略用兵如神而其廉其正又遠東

比肩亦不多見嘗別有紀載其駮云官一以威嚴秋期調征
无敢違限三日有驚而成疾者有斃于杖下者不調兵官故
使不敢帰復者其嚴如此后來柳安遠則反是一以恩結人
心始劳以酒食吞未把飯也犹有書凡未嘗有心于梧歛待
之如一不以其把飯厚薄爲輕重其見可稱則御田州知府
岑紹銀事初紹　奏幼子鏞正出嘗在其家挾其庶長子
奏請柳安遠析之曰父子間事當從其父言鏞遂得襲紹德
之懐銀一千兩爲謝則卻之曰我豈爲此而爲之汝殺賊報
國足矣是年鏞親率土民随征俘馘甚衆盖有以感動之也
都督陳旺始有心梧刻与柳大異然犹能文飾兇絡支吾慶
日至武進伯朱瑛則掃地矣其略亦見盛　奏中边政之治
忽係乎人灼々可憑如此聊一及之

○山東參政海寧孫子良与同年進士西昌楊相交遊極厚相
爲主事坐谷府累卒子良惧不敢往弔由是爲東里楊公所
薄子良累膺薦举輙不果雖未必由楊公而士論固云然矣

○正統中都察院因陳智李庸事　奏去御史五人三人出蘇
州而成規敢言之士章珪亦无大过頗爲公論所少楊仲举
先生時爲　王府長史以去国一身輕似兼高名千古重予
山分韵爰諸公賦詩送之或以忤當道爲言先生毅然曰彼
固得罪於　朝廷不得罪於郷里交際之礼何可廢耶然蘇
人輕薄之謗始于此矣又嘗見奴間言石都御史耿公初以
石氏事補外継而及奴問門外迓者犹紛々未巳奴問治裝
謝絶親友非至親亦无敢入門者惟孫狀元夫日一至爲奴
問以彼此无嫌謝之則吞曰誰无朋友意此爲狀元也歟

○林爲庶吉士命儒臣教督之長洲刘詹事先生宗　公安王
祭酒先生某亦嘗同事時山東二人尹旻同仁孫昱廷昭也

同仁之言曰兩先生言行皆所師法劉先生一日出送行同
官之任南京詩一律命書之詩成慟哭不能語忠誠之發左
右莫不感動其詩曰一樽傾罷雨蕭蕭客思離情總不消十
載禁林同侍講五更清瑣共趨朝西風鴻雁南歸急落日幽
燕北望迷此際送君無限意蕭蕭揚柳五河橋

○廬陵李禎字昌祺河南左布政使為人耿介廉潔自始仕至
歸老始終一致人頗以不得柄用惜之嘗自贊公像曰貌雖
醜而心嚴身雖進而意止忠孝稟乎父師學問存乎操履
仁廟目為好人周藩許其得休不勞朋友贊詞自有帝王恩旨
蓋亦有為之言也景泰中韓都御史雍以告之故老進列先
賢祠中禎獨以嘗作剪灯余話不得与禎為他詩文尚多有
運甓寺集行世其余話語誠謬而四首至正妓人行亦大褻
前人雖死作可耳　天順日錄

○吏部尚書魏驥浙迼初為松江教官汲汲成就人才諸生在
学者候一更盡必攜茶往視之見書声者供茶一甌而反之
三更將盡必攜粥以隨尚有誦書者供粥一碗且嘉其勤如
此亦不頗數間旬一行士子咸感激後出其門者显宦甚盛
為考功員外郎有声遷太常少卿拜吏部侍郎尋至大宰素
尚斯文性好吟詠矍然若不勝衣中官王振亦重之呼為先
生贄見惟帕一方振亦不較以引年致仕士林加之

○廣西總師府一鄭牢者老隸也惟鯁直敢言都督韓觀威嚴
不可犯亦知牢觀每醉后殺人鄭牢度有不可殺者輒不殺
為俟其醒白以不敢殺之故以是觀尤德之觀卒山忠殺公
云繼其任公固廉正貧者下車首延高年耆德詢邊事有以
鄭牢言者公進之曰世謂為將者不記貪何齎而素尚貧
我亦可貪否鄭牢曰大人初到如一張新白紙有一沾污如
白袍點墨終不可湔也公言曰人云土夷饋送有不納之彼
心疑且忿奈何牢言居官贖貨則○朝廷有重法乃不畏
朝廷反畏蠻子耶公亦笑納之公鎮廣西踰十年廉操終始不
渝固不由牢而牢亦可尚云

○奏事有常規亦爰所司預進事目惟正統戊辰狀元彭時謝
恩以夜坐久誤入○朝被劾○上命惟錦衣衛尋而已与他凡
有劾皆即
命逮捕不同於此不惟可見
聖明倉卒應變而保全愛惜儒臣之心至矣狀元退就鴻臚習
儀大鴻臚疾言厲色詰其誤事之由狀元率止殊從容惟惟
謝過而已此亦可見其量也　天順日錄

○士夫之姓名動靜於○朝廷之休戚未必有關涉然往往有
偶然之符如彭文憲公正統十三年及第當上表謝
恩之旦以起早隱几睡垂不寤竟不及上○疏時謂元首失于
明年遂有駕留虜廷之變不亦失元首之讖乎景泰辛未狀
元柯潛人指与哥同音未幾
英廟還自北虜退居南宮不亦柯潛之讖乎弘治十八年狀元
顧鼎臣予聞之心怵然竊謂臣与成字同音鼎成龍駕名犯
嫌忌時司訓梁洪弘周聞予言踰月
遺詔到弘周曰先生之言信矣豈非鼎成龍駕之讖乎因憶天
順癸未會試監察御史焦顯時予丁內艱起復途間竊謂宋
有不因南省火安得狀元焦之語今焦監試能無忌乎未幾
春闈果被火市謠曰御史原姓焦科場被火燒是皆偶然符
合亦似有定數未可槩指附會之說也　瑣綴錄

○正統間南京祭酒四明陳敬宗以不見內侍之故一任十八
年未嘗難階泰和王公直為天官一日欲以司寇之任轉陞

從容問曰老先生久居司成將以司寇相轉何如陳起揖曰
某托先生為知已豈有与天下英才終日講論道義而顧以
桎梏之徒見辱何哉王公頻那卒寢之前輩風節岩岩有如
此 客座新聞
○正統間 朝廷敕一邊將本左軍都督府之職而誤寫右軍
都督府邊將既受敕具疏請于何府支俸疏下內閣召武選
主事鄭厚至乘皆詰其初移敕手本之誤欲歸罪之惟東楊
先生徐曰鄭主事你何出身主事對曰曾中會試東楊曰然
則亦明經進士豈不解王言如綸其出如綍乎敕書既云右
府即于右府帶俸何誤之有乘什然時謂得体蓋東楊才識
敏捷多類此然微誤可也誤有大於此者可護短恥過遂非
耶蓋又當審事体之輕重何如也 瑣綴錄
○正統間祭酒以贓罷西楊先生与李古廉先生對奕因嘆祭
酒缺員難得振作者古廉荅云不可謂无人惟
朝廷所簡任耳時程南雲在側遽称李先生豈不宜于此任古
廉怫然曰胡說胡說明日有
旨古廉為祭酒初古廉与陳敬宗在翰林袁柳庄嘗鬼二人並
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捋時陳公儀皃魁梧而古廉頗短小
聞者未之信后陳公以方廉肅下古廉以公恕得士声[illegible]
然柳庄之術已有驗矣
○正統中朝廷選翰林講讀以下官儀表俊偉者十人[illegible]
於東閣蓋以備內閣之選也十人者裴倫杜寧謝璉王玉江
淵陳文呂原李紹商輅劉儼至十四年有事乃罷后入閣者
江商陳呂四人耳
○正統中宗伯胡公濙一日早朝承
旨跪把帶解落地從容係之遂叩頭還班御史亦不敢糾[illegible]

年彭可齋中狀元當上○表謝○恩之夕坐以俟旦至四鼓
乃隱几不寤竟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拿了奏
旨公從容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合着錦衣衛拿
上是之不然一新狀元遽被拘執如囚斯文不雅观矣老成[illegible]
措自得大体於是可見 供瑣綴錄
○正統間官服當絲綸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齎敕屬巡撫南
直隸尚書周公忱如辦供時公以議事赴京遇諸途
敕使請公還治公曰弟行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貯皮張久
朽腐請出煎膠應用回治即撥余米貿皮照數輸納以新易
舊兩得便利太監王振欣然從之益加敬重 瑣綴錄
○少保戶部尚書東萊黃公在南京才識通敏亦為襄城伯諸
公所歆服一日得
旨欲生虎進京襄城密召殺虎手討論取方略既定始以咨于
公公所對与其所預計略同以是尤敬服之少師廬陵楊公
歸省过南京公適然病在告廬陵公就卧內候之公不及他
惟以手作丈尺狀曰○主上尚尔老相出于心安乎廬陵公
改容謝焉后来而公作神道碑畧述其事蓋紀實也
○獨石城堡今治開平衛初陽武侯薛祿 奏築城廷衛于此
有倡慶西堂者號精地理術宜之奉
命相地嘗云城中水泉枯時當有變指東南角地以王侯可當
此楊昌平時為百戶已有名因治第在焉已已春泉果涸不
流今則復汎濫矣昌平第潭潭餘百間都御史下予相度撤
其材以飾樓櫓嘗登之賞猶兵火不存者其間將軍祠潔雅
可愛不忍毀之但城中已有祀不宜復出而偶得宋 本上所
撰開平常忠武碑文因諗于眾曰公有功○國家其收漢北
嘗過此而是邦又其封也所在請易為開平王祠仍環其碑

文于壁既成始聞僧之飪而益奇其術之神也或傳迩處寁
目昌平為楊王昌平為人雖多爭先声要必曾有是懿獅
○正統間礼部缺侍郎吏部擬甫先生衷以進
朝廷易以錢習礼先生出補之搢紳皆往賀之錢先生曰君今
任有司之職矣何足賀未幾陳高帝前四季士皆遥授各部
侍郎仍舊供事翰林蓋一時館閣盛事也　（璅綴録）
○建庶人國破時削髮披緇騎而逸其後在湖湘間某寺中或
曰武當山至正統時八十餘矣一日聞廵按御史行部乃至
察院言欲入陳牒門者不知誰何亦不敢沮既入從中道行
至堂下坐於地御史問你何人訟何事不對命与紙筆即書
云告状人某姓
太祖高皇帝長孫懿文太子長子以付左右持上御史謂曰老
和尚事真偽不可知即真也吾与你无君臣分不得行此礼
雖然你老如此復欲出何為乎曰吾老矣无能為矣所以出
者吾此一把骨當付之何地邪不過欲歸体父母側尔幸為
我達之御史許諾命有司守護飛章以聞
上命送京師至遣内竪往視咸不識庶人曰固也此曹安得及
事為吳誠在无乖以白
上命誠往誠見庶人亦遅疑庶人曰不相見殆四十年亦應難
辨矣吾語君一事昔在某年月日吾御某殿汝侍膳吾箸挾
一脔賜汝汝两手皆有托持不可接吾擲之地汝伏地以口
[illegible]取食之汝寧忘之邪誠聞大慟及命言信也
上命迎入大内某佛寺養之久而殂云或曰庶人削髮乘馬自
朝陽門出至河南居某寺寺僧亦不知之一日有盜刼寺僧
而一文一武弁同來捕閫其寺且将屠之僧徒惶擾庶人大
書黄布擲出曰聖旨今官軍散二官執而問之庶人道其實

乃聞于朝〻命某二官往迎取驛赴闕下置之禁中時正䖏
聞事与前聞異辞或又云在沐黔公府後乃沐為〇奏还
也或又曰其出由地道
文皇兵薄京内以搶攴門〻内搶滿无隙焉靖難兵先鋒死者
甚衆兵始入遂克之建庶人数以
文皇靖難之謀問中山王仲子增壽對以保无他及兵至建召
徐詰責腰斬之横屍路傍
文皇入城問為誰左右以告
文皇哭之即時追封武陽侯進定國召見其子年甫十五即賜
名命襲爵焉
○正統十四年南京太常卿馮必政以老疾令致仕當除先是
王檢討資謂盛言寺卿馮必政者妖婦焦奉真之姪輕兆矯
妄士論耻之至是又聞将以羽流發身者任之季聰因會奏
以為太常清職重任當用文学儒臣南京寺丞馮必政邪妄
進身不由其道當黜以示懲會
上親擢舊官臣張文為南京太常卿吏部因〇奏馮必政當從
六科言削職為民〇詔從之焦奉真其事大類宋于尼云
○陳僖公敏治陝西王文少保為按察使金素襄為副使兩人
皆僖敏先後保薦入臺然皆互有嫌隙僖敏至則稍舒景泰
中金為十三道所劾乃其隠慝蓋文実主之金聞以乃以素
加事後之奏雖留中將事則可嘆矣僖敏屡為文所侮一不
校金至部正位在臺間上以僖敏季将會聚每辞就次席士
論亦以僖敏為寛而以金為近厚　（野記）
○太監阮安一名何留交阯人為人清苦介潔善謀畫无長於
工作之事其修营北京城池九門〇两宮三殿五府六部諸
司宮宇及治塞楊村䣙諸皆大著勞績工曹諸屬一受成而

謚見東里文集晚歳張秋河决久不治淮察
侖行道卒平生○賜子孫出私帑上之官不遺一毫蓋中官中
之不易得者嘗刻書建祀成詩一時名人題官无不有作將
傳布間以王振一言而止於他後皆有碑獨斬此者要不可
以不矜一善歸之則小娟嫉之　水東日記

○兵部尚書鄺埜初任陝西臬司副使有声其父家教至嚴嘗
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此汝掌一方刑
名不能洗冤澤物以安其民乃索此不義之物汙我即封還
以書責之埜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為教戢居閑秋闈聘典
文衡者謀于僚友往請其父〻大怒曰此子无知汝居憲司
吾為考官何以防範且將遺誚于人又以書罵之埜一念之
差為此夆不恤其他迎書跪誦泣受其教而已后為府尹益
励其操声價愈高召為兵部侍郎端謹小心行事縝密没于
土木士林惜之清議无所貶云

○予榜狀元曹鼐為人疏通爽俊初為校官不樂簡繁劇一
耽泰和典史益進季不倦復修举子業遂發進士第西陽先
生嘉其志薦入経筵復入閣秉政士林栄之自東楊接后議
大事多决於鼐明敏之才頗相類焉雖王振恣横而亦曲加
礼敬没于土木之难

○襄城伯李隆丰資凝重器宇宏遠守南京数十年鎮之以静
最識大体富貴尊嚴于王者　雅重斯文接儒者之礼尤恭
以此上下官僚无不敬畏若祭酒陳敬宗先生造宅務款留
之不酔无帰士林嘉之何慕手采三楊李士楨重爱之正統
中以浮人心見疑召来京師始近声妓為自安計数年終于
第后代数易其人終莫能継　以上俱天順日録

○正统末王振謂三楊朝廷事虧三位老先生然三先生亦高
齡倦矣其後當如何文貞曰老臣當尽瘁報国死而后已
文敏不然楊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残无以效力當薦残个
後生報
聖恩耳振喜令是各来翌日即同薦陳循高穀苗衷等振欣然
用之文貞或議文敏〻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岂自
已乎且内中出片帋指我个名字其入閣則吾輩束
手而已今数士竟是我輩人當一心力也文貞歎服

○統幕遺圖一戍卒嘗語其家曰日乱叢叢中吾見一神人謂
曰尔非此中人豆腐閘兒人也既而得脱也然莫曉所言何
謂未幾虜犯土城官軍接戰此卒竟没于豆腐閘陣中　野記

○霸州守張需長于治民先佐鄭州有声渠有淤者廢水田数
十年守継者莫能疏需甫至守言及此悍于動乎需往相之
曰着得人若干二日可畢守怪以為妄需乃聚人得其數各
帯器物分量尺数爭効其力三日遂畢守往視之大驚以為
有神助洎守霸見其民游食者多毎里置一簿列其户毎户
各報男女大小口数派其所種粟麦桑棗紡績之且雞豚之
数徧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户簿驗之缺者罰之於是民
皆勤力无游惰者不二年俱有恒産生理自滋盖亦生道使
人其易如此後以覲礼至京遂受旌異之典尋歳内蝗捕之
有决吏部侍郎魏公巡至其郡異之下其法于諸郡人皆便
之有牧馬者授其民露之領牧者諂於宦官王振捕之下
獄竟謫边戍　天順日録

○昌平侯楊洪起行伍生長在边有机变用詭道累立边功歷
陞将師能用奇兵如遇胡虜兵必掎其虚或出其不意搗掊
刼营胡人畏之呼为楊王然自德以来胡氏与中国和好舜
歳进馬貢資源来庫往未嘗大奉入冦或有擾边者不过眾

陋之類或徵或掠多不過百余騎少或十数騎而已洪以咝浮立边功大抵其用謫逆取耳洎正統十四年虜酉也先大举入冦洪在宣府警惶死指閉門不出若土木之圍洪能以后衛之必无是敗及胡人得
上皇至城下呼之亦不出救視君父之难略不為急所存可知矣后至京師適虜勢猖獗之際人心驚疑念以边之旧將遂進侯爵用之終不能挫賊鋒以疾卒然在边校之諸將紀律頽廢士卒用命為一時之巨蠹焉 天順日録

○户部尚書王佐山東人儀表凝重器宇深厚初為給事中泰对宏亮擢户部侍郎得大臣体立心忠恕有愛民之心士林重之与人相接開心見誠坦然无疑光明正大雖政務叢集未嘗廢本恒以不若人為耻書義有不通者必請教于閣下先生后卒土木之难蓋有為实君子之風人咸情之 天順日録

○何文淵守温州時廉静寡欲一郡大治當時浙守称為第一既而召為刑部侍郎民有餽金者却之有好事為之立却金舘在刑部雖有深刻意以尚書王之郁先遂入亦未之知也后以故乞病帰正統十四年○朝廷多事士大夫交章乞起之名為吏部侍郎遂進尚書太子太保其於擢用人才之際詭譎之迹已露而居言路者不能容矣 天順日録

○正統壬戌冬○張太后既崩王振尤无忌憚作大第于皇城又明年作智化寺于居東以祝釐自撰碑及土木之难言官論其擅權誤国或有謂振陷虜中為虜所用者振族黨並坐沫虎居弟没入于官后為京衛武李夫順改元振黨以聞欲陵大怒云振見殺於虜乃朕親見追責言者过实皆罷黜
詔復振原官
命于智化寺北想像祀之刻賜祠額曰旌忠 水東日記

○李翔在翰林直言進諫○仁廟怒命力士打数十瓜不斃宣宗即位察其忠復召之翰林拜李上自后不聞直言矣在正統時為国子祭酒倣胡安定教條随其器而造就之諸生効然與起人才遂盛於一時待諸生恩義兼尽有病者委醫調治死者助其殯殮為文以祭之后王振怒其持儒礼構以罪枷于監門諸生不忍顛代者甚衆獲免未幾乞帰士林高之亦可謂明哲保身矣 天順日録

○麓川初叛時沐晟尚在若彼時只遣人宣布 朝廷自威殺其罪抚安之未必不從輕動李兵又不委晟而另遣將以致王師失利適王振握柄之初乃逞其忿闕下議謂遠夷不足較且為耕守計振不從且与兵部尚書王驥謀驥阿其意李兵以興省軍起東南兵十五万給餉者倍之穷其巢穴而寇首思人終不可得焚寨而还殺无辜十数万且以為功驥封

靖遠伯以次陞者万餘未幾寇勢復盛驥再往起兵如前来東南搔擾軍乎疲僭殆不可言復穷其所寇首亦不可得还又有功陞秩半前然麓川不如中国一大縣縱得其地与人有何利益而連歲與兵軍需所費万万不可計陞秩之俸又万万不可計皆出于民以所得較所失誠不忍言兵連禍結致有今日人以驥為功之首不知為罪之魁也 天順日録

○正統十四年春北虜遣使二千余人進馬報作三千人權臣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好秋七月虜將也先等大举入冦其鋒不可犯大同失利边將有弃城走者權臣挾
天子出師百官上章懇留不從迫促而行至大同見虜勢猖獗始懼旋師至土木會兵將先鬬志人馬飢困虜乘我前鋒莫當追而圍之我師大潰遂獲
乘輿駕于虜八月十五日也天下聞之驚惧不寧今

上皇帝以太弟即位尊兄為
太上皇人心始安　太上皇在虜音問不通者一載余有自虜
脫回者方知无恙虜亦遣使来通但譎詐不可信柰可以使
往報左都御史楊善慨然欲往　上從之人皆危惧善曰
上皇在虜庭食君祿者於心何安此為臣者效命之秋也遂行
至其境虜將也先密遣人黠慧者田氏来迎且探其意相見
云我亦中國人被虜于此因問向日土木之圍南朝兵何故
脫衣甲而走答曰大平日久將卒相安况此行只是扈從随
駕初无號令對敵因四方无虞只营修寺宇而已何曾操習
彼尔虜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雖然汝虜幸而得勝未見為
福今
皇帝即位聰明英武納諫如流有一人献策云虜人敢入中國
者只憑好馬扒山過嶺越関而来若今一帯守边者俱做鉄
頂橛子上留一空安尖頭錐子但係人馬过的山嶺遍錐橛
来者死不中傷即從其計又一人献策云如今大銅銃止用
一个石砲所以打的人少若装雞子大石頭一斗打去迸開
数丈闊看人馬即死打中最多也從其計又一人献策云廣
西四川等處射虎弩弓毒藥最快若箭頭搽此毒藥一著皮
肉人馬即死亦從其計已取的藥来天下選了三十萬有力
能射者演習曾將有罪人試驗箭去着皮就死又一人献策
云如今放火槍者雖有三四層他見放了又装藥便放馬来
衝踏若做大様两頭銃装鉄弾子数个搽上毒藥排于四層
候馬来齊發俱打穿肚曾試驗三百步之外者皆然献計者
皆陞官加賞天下有智謀者聞知莫不皆来操練的軍馬又
精鋭可惜死用了虜人曰如何死用答曰若两家講和了何
用虜人聞此言潜去報知次日至营見也先問曰汝是何官

答曰都御史曰两家和好許多年今番如何拘留我使臣減
了我馬價与的段疋一疋剪為两疋將我使臣閉在館中不
放出這等計較関防如何答曰比先汝父差使臣到我
太宗宣宗皇帝前進馬不过三十余人所討物件十与二三也
无計較一向和好汝今差来使臣多至三千余人一見
皇帝每人便賞織金衣服一套雖十数孩兒也一般賞賜殿上
進宴為何只是要官人面上好看臨回時又加賞宴差人送
去何曾拘留或是帶来的小廝到中國為奸為盗惧怕使臣
知道從小路逃去或遇虎狼或投別処中國留他何用若減
了馬價一節亦有缘故先次官人寄書一封官使臣王喜送
与中國某人會喜不在着吳良收了進与○朝廷後某人怕
朝廷疑怪乃結雀臣因說曰這番進馬不係正經頭目如何一
般賞他以此減了馬價疋及某人送使臣知友說是吳良
詭計減反意欸官人殺害吳良不想果中其計也先答曰者
胡語云者然辞也又說買鍋一節此鉄鍋出在廣東到京師
万余里一鍋賣絹二疋使臣去買止与一次後次爭鬧而賣
鍋者閉門不賣
皇帝如何知得譬如南朝人問使臣買馬價少便不肯賣豈是
官人分付他来也先笑曰者又說剪開段疋是回乜人所為
他將一疋剪段两疋送与官人充做課程若不信去捜他行
李好的都在也先曰者者都御史說的皆实如今事已往都
是小人說壊因見說的意思和了又曰官人為北方大將帥
掌領軍馬却听小人言語忘了
大明皇帝厚恩便来殺虜人民上天好生官人好殺將无罪人
民虜去有想父母妻子脫逃者拿住便剜心摘胆高声叫苦
上天豈不聞知答曰我不曾看他殺是下頭人自殺又曰今

曰兩家和好如初可早出號令收回人馬免得上天怒降
災也先咲曰者者問
皇帝回去还做否答曰天位已定难再更换也先曰尧舜當初
如何来答曰尧讓位于舜今日兄讓位于弟正与尧舜一般
有知院伯顔帖木兒說将這使臣留下再差人去問未还着
這 皇帝做然后放去不然不要放去也先曰當初問他要
大臣来迎既差来又去問是我失信了着他迎
皇帝去罷有平章昂克說汝来取 皇帝将何財物来答曰若
将財物来后人說官人要錢了若空手迎去見得官人有仁
義能順天道自古无這等好男子我鑑史書備細寫上着万
代人称賛也先咲曰者者都御史寫的好者次日方見
太上皇帝明日也先設進宴与
上皇送行也先自弾琵琶妻妾奉酒也先曰都御史坐
上皇曰太師着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礼也先顧
羡曰好礼数宴畢也先送 上皇去明日又設莚与使臣送
行至午後而罷又明日伯顔与
上皇送行又明日与使臣送行次日 駕啓也先率眾頭目羅
拜而別伯顔帖木兒領大軍護送野狐嶺痛哭別去仍命大
頭目率五伯騎送至京師行未数里忽有五十余騎追来
上皇失色大驚及至乃是平章昂克因而回獵射獲一獐来献
受而去 駕入關送的頭目緊随
上皇不離左右至東華門住 乘輿揭簾覷見侯入大内然後
就館此事雖是也先輩累受 朝廷恩惠一念之善不可遏
向非使臣有忠義之氣発于言詞應对不窮有以悚動观听
陰折兇悪而開其向善之心則彼未必不豫犹遲留以索利
于再四安得一旦慨然首肯无異以回 乘輿于不可出之

境哉前代若晋宋数帝陷入者迎之不得祗見其辱耳嗟夫
使臣若此千載一人而已

○福建鄧茂七反按察副使邵某字宏誉領兵殺賊失机監軍
金尚書濂為同年邵私謁求免死方入都統太監曹吉祥忽
来急索邵斬之邵竄入後幕時周先生鼎在幕中視邵之貌
曰公殺氣定矣飲之以茶匿於床下曹不獲而去金謂邵曰
可少避三二日蓋軍中之令凡違節制者遇見即殺稍緩則
不問矣使邵見曹不能避其頭已断矣人之死生亦有数也
周先生為言其詳記之以見軍中一時之制 寓圃雜記

○正統十四年朝廷有北虜之患東南諸郡調発頗多周文襄
為巡撫 奏以鉄官署用凡門下之人皆得爲牽有逸人鄒
肵者詭譎多智先為長洲縣丞憂制於家遂起為昆山尹故
縣有双尹三丞四簿之濫縣民王廷佩候文襄至大書于迎
海驛壁曰昆山百姓有何辜一邑那勝兩大夫巡撫相公閑
眼覷思量心裡恁泥无文襄見之略无怒色鄒亦不久而罷
寓圃雜記

○福建賊鄧茂七竊発凡三司官之親臨者皆得貸死惟前后
巡按御史柴文显汪澄二人俱被極刑盖因王振嘗奮所悪
者御史之官故尽殺之斯豈法之正乎 同上

○自 太祖相傳
列聖臨朝每至日昃不遑服食惟欲達四聰以来天下之言
英宗以幼冲即位三閣老楊栄等慮 聖体易倦因創權制每
日早朝止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詣閣下豫以各事处
分陳 上遇奏止依所陳傳旨而已
英宗既殂三臣継卒无人敢復
祖宗之舊有迄今遂為定制 同上

楊文貞公在內閣時夫人已早世惟一婢侍巾櫛而已一日
宮有喜慶文武大臣命婦皆　朝賀
太后聞公无命婦令左右召其婢至則諸婦已退矣
太后見其貌既不揚衣復敝陋　命妃嬪重為妝飾易內製首
飾衣服而遣之且笑云此回楊先生不能認矣翌日　命所
司如制封之不為例其眷遇之隆如此此即南京大常
少卿導之母也導字蕳叔能詩文善談論以尚寶卿陞是官
菽園雜記

○本朝中官自正統以來專權擅政者固嘗有之而傷害忠良
勢傾中外莫如太監王振然宣德年間
朝廷起取花木鳥獸及諸珍異之好內官接迹道路騷擾甚矣
自振秉內政未嘗輕差一人出外十四年間軍民得以休息
是雖　聖君賢相治効所在而內官之權振實挽之不能乏
監肆及天下陰受其惠多矣此亦不可掩也

○楊文定公溥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官迎
送餽送之勤南京吏部侍郎范公理時知江陵縣頗不為礼
公聞而異之後廉知其賢即薦知德安府其為縣才八月而
已商文毅公輅自內閣黜官帰工侍桂公讓時為主事治不
呂梁過之獨厚商后被
召復職每汲引之曰恭敏公圭任浙江布政使過徐州洪家人
与水手相毆主事表規收其儀仗懇請而解未幾
召為工侍表不自安而公未嘗形于辭色少保于公謙為兵書
時薬文莊任兵科屢劾之后復偶于為詩嘉慨然成之李文
達公之於文莊聞人謟其叙已則深嗔之且抑之至其後文
莊始得入為礼侍其不同如此　俱菽園雜記

○正統間楊文貞公自江西還 [illegible]

○正統己巳夏瓦剌脫脫不花王及太師也先背逆
天道侵臨邊境声息日至時太監王振竊弄國柄請
上親征吏部尚書王直及大小群臣極諫不從是年七月
十六日　上躬率六軍啓行往征虜罪直至大同命平鄉伯
陳懷領軍与虜戰敗績回至宣府八月十三日過鷄鳴山遇
寇成国公朱勇出戰亦敗績十五日至土木也先人馬四圍
大戰大軍倒戈自相蹂踐虜寇大肆殺戮邀留
上駕十六日邊報飛至奔潰回京者皆傷殘裸体京師恐怖
太后命　今上監国立　皇太子詔告天下九月初六日
今上登皇帝位上　太上皇帝尊號景泰庚午六月二十六日
戊戌阿剌為頭知院差恭政完者脫歡等五人齎番文赴京
請和二十七日己亥
上御文華殿文武大臣懇請差人往虜中議和奉迎
太上皇帝未允即時　上命太監興安傳　旨要衆大臣中務
選如富弼文天祥者遣之二十八日庚子礼部以三品以上
官具名封進黜差時實任礼科都給事中
上命興安召實問其鄉貫傳旨曰侯累進章朝廷素知忠節
上欲遣使虜中如何實曰某雖才識不周適朝廷多事之秋安
敢辞諒亦不辱君命興安欣然入內復　命少頃欽奉
聖旨李實陞兵部右侍郎做正使羅綺陞右少卿做副使馬顯
陞指揮使做通事寫勑与他每去欽此本日進本討馬疋等
物本上　欽改礼部左侍郎三十日欽給馬疋帳房酒餅等
物七月初一日早辞　上御左順門召實等　面諭曰你每
去脫脫不花王也先那里勤謹辦事好生說話不要弱了
国躰賞銀三十兩并衣服一套綵段三表裏領賞達達可汗
太師也先阿剌知院勑書三道

道及各人銀三百两綵段二十四表裏本日同虜使参政完
者脱歡及侍郎人等五人共二十一人起行宿榆河驛
上命光禄寺酒飯初二日宿居庸関給價鈔办酒席管待使臣
初三日宿懐来衛仍办酒席管待初四日離懐来賦詩云曉
出懐来望北行西風吹送馬蹄輕扇营迎復吾
皇駕会見生民享太平本日過長安嶺賦云盤旋曾上長安嶺
偏斿驅馳路轉賒遥憶 上皇经过日幾番回首望京華过
雕窩堡一十里乏馬一疋宿荒初五日天暁忽有達賊二十
一人各張弓挽刀一人杖剣衝入帳边完者脱歡急与打話
詢知可汗所差尚書阿魯木等先送使臣皮児馬黒麻赴京
奏事在彼等候阿魯木下馬作礼送二十里而別賦云胡騎
長驅入帳来張弓仗劍怒如雷譯知两国通和好長吠一声
作礼回同日过雲州夜值雨过赤城温泉口四十里宿荒被
盗去馬三匹初六日过独石衛遇也先人馬乾車運粮有感
賦云道経独石停征騎世事皆非実可傷守将四貪营第宅
近臣徒力保边疆人家已尽将兵火倉廪犹存助敵粮回首
具封希 上旨用懲有罪表忠良相离城北五里宿荒虜人
喜悦勧飲乳酪其夜被搶去馬六匹初七日过毡帽山二十
里賦云万里窮荒極遠遊風凉露冷正高秋山川野宿運忘
險飲腹腥羶肖解愁駝馬連营轉饋餉犬羊夾道喜歌謳虜
帝悔过重朝貢早奉鑾与復帝州初八日过與和衛東海边
宿纈兒硼瓏海初十日宿失剌失箔秃即也先边寨营中送
下稃羊二隻十一日至也先营中地名失八秃兒与也先并
伊婦開讀勅書畢也先曰
大明皇帝因何差你每沓曰自太師祖父以来至今日朝貢
朝廷三十余年尓使臣進馬往往以厚礼遇以重恩近因奸

臣王振擅權減少馬價以致太師動兵趟畓
太上皇帝駕擒掠人民殺害軍馬今阿知院上合天道下順人
心奏知可汗禀知太師特念前好同差参政完者脱歡賫文
赴京以求和好因此差我大臣賫送賞賜給与太師并可汗
阿剌知院以全終始依旧遣使往来也先曰這事只因陳友
馬清馬雲小人上是非所以動兵小事做成大事我实心送
大明皇帝到京你每不差大臣出城迎接我暫張関保姚讓去
奏又将他殺了因此上又搶了良郷涿州一帶人馬笑曰太
師既是送 駕軍馬不由関入漫山而来四處搶掠不过假
名送 駕耳 朝廷不能无疑况又分兵各門厮殺姚讓張
関保死为使臣却使達達百余人各張弓矢遇敵乱殺实不
知二人為使臣也先曰說的是又曰又差盈不花六人赴京
奏事何故又不放回因此上又搶了大同寧夏一帶人馬笑
沓曰太師軍馬南侵父被害者子為報仇兄被擄者弟為報
仇人皆樂為從軍今南朝沿边関口軍馬多者十余万少者
六七万極少者亦有三五万各奮勇欲報君父之仇且軍士
獲一首即得陞賞太師虽差使臣若无南使同行或被兀良
哈達子或被守边軍救戮以圖陞賞又曰復又差李實我着
送到大同城里因何亦不放回实沓曰近时夜不收报說哨
到大同東边离城八里見有杀死身尸四五十人拾得荷包
一个内有文書一紙称是太師差来奏事人况不知未審虚
的想被守边軍士殺了并不見一人将到 朝廷如恭政完
者脱歡等到京奏事重加賞賜礼待筵宴又差我每同来两
国講和必資使臣以通其情豈肯殺害自絶其路也先然之
又曰我差喜寧奏事何以杀了实曰喜寧自幼及長累蒙
朝廷恩寵加厚於人托為心腹令齎執金帛迎取

上皇却引領太師人馬搶掠京師復寇寧夏　朝廷已將喜寧
明正典刑凌遲三日以為將来不忠之戒也先喜而言曰是
我亦知道又曰
大明皇帝与我是仇人自領軍馬与我廝殺天的氣候落在我
手里衆人教我害他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主我特着知
院伯顔帖木兒早晚恭敬不曾怠慢你每捉住我留到今日
麽明日引你去見实答曰此足見太師仁厚之心也先曰你
每来的好我正歡喜料得你每事務成就了若不来呵我每
七月十五日人馬到北京也先把酒曰路上辛勤可飲數盃
飲畢出令平章尚書人等送壯馬一匹寧之為下程十二日
差頭目人等賫筵ヒ可汗并阿剌知院勅書當賜分頭前去
同日差平章人等引实三十里見
上皇同少卿羅綺指揮馬显共進紵絲四疋粳米魚肉椒炒燒
酒器皿等物实泣下行礼畢唯見校尉袁彬軍余刘滷兒僧
人夏縁三人侍左右
上所居者皮帳布幃蓆地而寝牛車一輛馬一匹以為移営之
具　上曰比先我来非為遊獵私已之事乃為天下生灵躬
率六軍征討迤北不意被留在此实因陳友王振馬清馬雲
所陷也先实有意送我回京被喜寧引路先破紫荊關搶殺
人馬圍京城害不肯送回後至小黄河也先欲送回又被喜
寧阻住在乾河又要送回喜寧阻住喜寧已凌遲了陳友不
要饒他　上問
聖母及　今上安否实奏曰安乃問舊臣一一道其姓名甚悲
上曰我在此一年因何不差人来迎我回你每与我將得衣服
冠帯靴帽来否实奏曰　陛下蒙塵羣臣及天下生民如失
考妣但虜中數次走回有言見　陛下者有言未見　陛下
者言語不一又四次差人来迎俱无回報难知有无因此特
差臣等来探虚实不曾有衣服帯来　上曰你每回去上覆
當今皇帝并內外文武羣臣差人来迎我回我情願看守
祖宗陵寝或為百姓也好若不来接我也先許令人馬擾边十
年也不休我一身不足惜　祖宗社稷天下生灵為重实詢
知也先每五日送牛一隻羊一隻送
上以為所食殊无米菜实奏曰昔　陛下錦衣玉食观今服食
悪陋不堪有大米數升欲進　上曰飲食之類小節与我整
理大事实奏曰王振一宦官耳若何寵之太過終被傾危国
家以致今日蒙塵之禍　上曰王振先事之時人皆不說今
日有事都歸罪於我ヒ亦知此人將壊大事不能去之今悔
莫及時伯顔帖木兒適来歷言其故亦如也先之詞
上賜酒飯畢　上令至帖木兒營中宰羊与伊歸把酒勸飲復
回見　上復命次議大事实以　上昔任用非人當引咎自
責謙退避位之理忠言正道懇切應对
上嘉從之日暮深有不忍之情欲留宿館伴者促歸不果賦云
再整衣冠拜　上皇偶聞天語甚凄涼腥膻之臘非天擘章
野為居異帝鄉始信奸臣移国柄終教胡虜變天常只今天
使通和好翠華南旋省建章帰宿也先営中送下程羊二隻
十二日也先宰馬備酒相待令十余人彈琵琶吹笳兒按拍
歌勧酒曰你每来時心里可怕麽实答曰自古敵国以礼為
上欲发讎和必命使臣以通兩国之情途中遇賊寇臣已危
險尚无所怕今到太師営中便如一家何怕之有也先喜而
然之且曰有理的不怕无理的怕也先曰你每認的
上皇可想他麽曰為臣尽忠為子尽孝君父之恩豈可忘乎我
毋之恩　上皇即太師之恩可汗耶也先曰然既是恩想何

不取回実答曰朝廷四次差人賫金帛太師皆不紛今太師
既是肯着我奉迎回朝廷自有厚礼給賞不輕也先曰
大明皇帝勅書内只說講和不肯来接　駕
大明皇帝留在這里又做不得我每的皇帝是一个朋人講斷
难用我還你每千載之后只留个好名児你每回去奏知務
要差太監一二人老臣三五人来接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
去呵輕易了你每　皇帝了再三言之不可待酒畢送下程
羊三隻十四日与也先作辞倫酒曰如今我差一人你每議
一人去大同調回山西大同一帯擾边人馬也不動一箇差
来接　駕的来約至八月初五日実答曰差人奏請
皇帝聖旨我每豈敢約期也先曰初五日不来你每边上人吃
苦了再三不与定約若来遲可着差去的两个達子同两个
漢人務要初五日先到回報正差使再遲三五日亦可若不
差人来軍馬擾边又說我每失信勉強与央各送馬四疋貂
鼠五十三个同実等赴京　奏事進貢本日往辞
上皇時伯顔在側　上再三叮嚀迎復之事惟恐来遅袖出書
三封令実賫回　上曰未時冠帽放在宣府便服随身帯来
路程遥遠勿辞辛勤當以天下国家蒼生為念賜酒飯畢令
伯顔帖木児仍同伊婦把酒曰大人回可着人早来當職大
事我每也要回去了実曰　皇帝在此多蒙恭敬奏知
朝廷給賞慰劳送馬一匹復辞
上皇上皇曰你回去上覆　聖母太后上覆當今　皇帝也先
所欲者非要地土非要歳幣惟要蟒龍并織金綵段等物差
人早早賫来実領命泣下辞起程行二十里宿荒送下程羊
二隻十五日中途遇午送下程羊一隻牢之宿刺失箇禿児
送下程羊二隻當夜三更过潰麻嶺山下宿荒十七日宿陽
陽河口入関至万全左衛食午飯宿宣府見彼処軍民出郊
採打柴草收割黍粟擳運木料人皆歡悦生意袜盈十八日
會摠兵等官驗馬造冊差人奏報仍宿宣府十九日過土木
右丞把禿馬上指顧曰
上皇在此被拘南朝徒有人馬亦多不能戦実曰中国人民勇
如草芥土木失利出於不意不可以為常理有盛有衰有隆
有替把禿曰亦非我每勇力乃天之氣候又曰元世祖未得
帝時与敵国戦后遣使臣往敵国遺針一袋羊毛一袋世祖
怒謂彼処鋭兵多如此針彼処戦馬多如此毛遂与二子并
頭目往征之后諫不听後果滅敵国回至中途世祖病故載
尸回还后曰二子不听我諫敵国雖滅汝父不得復生二子
告天世祖即甦後滅金即帝位二十余年人馬固多不足恃
実答曰昔項羽號伯王善鬪軍馬英雄蓋世漢高祖寛仁大
度信任豪傑与項羽戦七十二陣高祖皆敗厥後高祖一皷
而禽之伯王遂滅有漢四百余年天下此无他伯王荼毒生
灵天怒于上人怨于下无故興兵乘隙搶掠上天豈不厭之
邪把禿咬指仰天嘆曰大人言者大道理本日宿懐来時在
京運粮二万石至軍士皆悦適　朝廷差都御史楊善侍郎
趙栄同虜使平章皮児馬黒麻同知哈銘等下番議和実將
虜中与也先應答之詞及一應事情并奉迎
上皇之意備細說了使彼无詞以全終始二十日少卿羅綺同
尚書士堒军魯自大同俱至說大同人馬共六千七百時二
千國朔州等処俱令回軍民俱出外採打柴草実別把禿等
預先回京奏事过居庸関遇長随陳瑢賫　勅書実等并将
虜使騎坐馬匹留在懐来喂养先已将馬匹并各人恩帯弓
矢俱留宣府就領　勅書賫回过楡河駅宿朝房二十一日

早復 命
上御文華殿召实賜問曰也先有甚麼說話实飛陳前詞又問
太上皇帝如何說实拜首奏曰上覆 陛下脩陳
太上皇前旨皆允肯 上曰也先請和之意果实如何实對曰
臣入番境彼処虜人奉皆忻悦夾道謳歌沿途乳酪勸臣飲
之咸启和好盖因彼処人馬相継病死又因离家年久論其
和意似有实情但也先万一变詐非臣可知望
陛下処置 上曰一路辛勤驚恐賜鈔三千貫羊二隻酒十瓶
命太監李三於文華殿前右廊下待酒飯二十二日少卿羅
綺同右丞把禿等到京進貢朝見二十三日把禿等奏討使
臣 上不許五府六部数上章 請遣使亦不許二十五日
实進奏其畧曰臣切謂先差臣等未嘗為迎
上皇專為講和今已事完其欲差人迎復定約日期出也先之
口臣特傳說虜情伏望 陛下如羣臣之請另差有能大臣
奉迎 上皇虽虜变詐不測亦可察彼无詞倘不差人去則
直在彼而曲在我臣若不言恐日后復差人僉必曰臣实可
差臣自揣違期失約自不敢去若另行差人不可去臣固不
敢去人亦不可去則彼必猜疑〻〻則和議不成和議不成
則 上皇終不可復干戈終不可息边鄙終不可寧臣頗知
虜情不惧斧鉞昧死為 陛下脩陳乞早賜 乾断天下幸
甚謹具以聞伏候 圣旨當日于奉天門奏奉
圣旨也先使臣明日回赶上楊善來再定奪欽此二十六日把
禿等回二十九日早到虜营見也先楊善本日晚到時也先
打圍未回楊善等八月初二日方見也先初五日也先脩酒
餞 上行初六日發程初十日过野狐嶺十一日到万全右
衛演武亭駐蹕十二日宣府南城東駐蹕十三日仍駐宣府

十四日至懷來 上發書二封 命中使陳瑢賫十四日宣
唐家嶺遣使回京詔文武言避位之事十五日 勑文武羣
臣免朝見之礼當日百官至西安定門迎
今上于東安門下輦拜迎 上皇亦下轎礼之百官随至南城
殿中 上皇陞座百官行礼終始所見之礼事悉实言之允
爽噫 上皇所以回鑾 社稷之所以奠安寔允分寸之功
寓於其間特紀歳月云尔 出使録
○景帝不豫文武羣臣不过候其不起請
上皇復位時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軏掌大兵小人欲当富貴者
以為少保王文于謙与中官王誠等欲取宗室立之之說以
激亨等借其勢而成之亨等遂以迎 駕為功殺王文于謙
等并貶謫陳循等数十人亨忠国公軏封太平侯乃固寵招
權冒濫官爵黷貨无厭方復 位之初人心大悦及見亨等
所行人皆失望于時天象告出屋变日暈数重數月不息乃
群陰固蔽太陽之衆而亨恬不知戒賄賂公行賴朝政掠奪
市恩易置文武大臣边將以彰其威有不出于門下者使歆
中傷中外見其勢焰莫不寒心敢怒而不敢言亨姪彪驕弱
勇驟陞都督性尤貪暴粗立边功大肆兇悪謀正大同邀人
奏保○朝廷覔其不实使人廉察果皆虛詐置彪于法人心皆
快已而罪逮亨○朝廷初念其功累宥之未几家人傳說怨
謗有不軌之謀於是置亨于法籍其家受禍甚烈議者以為
天道好还如此人見其名位勢如太山之安一旦除之曾不
少旧蓋幽明觉抑从此伸氣也○朝廷大法有所不免亦其
罪悪大盈人神共怒助于其間當時若以彪鎮大同誠為可
惧凡在京武官盡出亨門下而亨又握兵權天下精兵死如
大同稍有变動内外相應其禍可勝言哉此時虽欲撲滅力

不能及今力之甚早除此大害非○上之剛明果断不能如
此而亦○祖宗在天之灵有以默相之也
社稷綿遠端兆于此　天順日録

○英宗幽南城時有御史某奏
景皇帝南城多樹事叵測遂尽伐之時盛夏　英宗嘗依樹涼
息及樹伐得其故惧甚復辟后下御史詔獄杖殺之御史滑
言其父之悪有非人所為者郷中横被其害御史盖下朝人
謂天道報施死所帰既御史坐誅其父已死怨家得掘其墓
而焚屍焉嗚乎自后観前天道果済之邪

○于前庵公舊居小蘇州巷与予南北隣其自河南以大理少
卿婺父回始相識一再往来后予忘妻金氏物故相見即有
悼惜語且慰問児子輩遊張篠庵書来云金氏如是美有是
不幸宜得名公显卿語白之予亦重其意窃以為必求墓文
无踰公者因偕董仲魯謁于朝房盖時董又西隣也公讀行
状既曰嘉禾易伐甘泉易竭奈何不数日為是年十一月八
日徳勝門軍為馬踏死予甚奉劾
詔原之是月午郎中王偉持墓表来还且云少保今日朝退坐
堂上曰科中兼公近日求作一文不意今日有此事若稍遅
則偹矣即命紙一揮而成監生争本呈僅改一字此本是也
當時皆以為致称之又嘗聞叔簡尚寳言其從兄与柳庵尚
書王公同為庶吉士内附考文守楊先出而王之家僮問楊
先曰尔家官人作不出文也王後頗与相為惚景太中対簡
欲乞王公作相之妻楊節婦傳而以為疑不得已請焉公聞
惟之次日即答奠対簡以知公不深自嫿此亦可見二公者
尚有前輩風致云　介冬

○上復位之後因思建庶人輩在幕海禁将五六十年意欲寛
之一日謂李賢曰親之之意実所不忍賢対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实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実監之尭舜存心不过如此　上遂決即日白
太后許之左右或以為不可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左右聞之皆媿服不能止乃遣中官
於鳳陽造房屋畢日　上召賢曰今可送去　勅軍衛有司
供給柴米一應器用悉令完具听其婚娶自在出入給与閽
者二十人婢妾十数人遣太監牛王禁諭其意建庶人聞之
且悲且喜不意
聖恩如此時庶人年五十六七矣庶人已没尚有庶祖母婦老
婦五六人有年八十之上者庶人入禁時方二歳出見牛馬
亦不識　上召賢謂可発其意賢謂此非細事宜諭文武
上曰然次日宣畢人人感嘆以為真帝王之美事而又有淺見
者以利害之言沮之　上不聴　天順日録

○英廟復辟厲精　聖治庶務綜察毎覧封疏必得其精或有
三字可疑輒取本映日視之曰是磨改者指示左右果然莫
不驚伏

○景帝汪妃甚賢　帝欲立懐慜時妃执不可諍　帝曰恐碍
監国之称　帝不從汪殊不恱及
英廟復辟汪猶在宮中時　憲宗在青宮意極感之凵當時事
我固詳知嬸嬸信聖哲所以礼之甚恭而奉養極隆汪与
太皇太后尤相得既而　憲宗言嬸就養於此甚好但居處不
相宜婚當不好乃言于　英考遂之外王府汪至弘治中徙
有本丁未生与　景帝齊年　太皇太后歳時亦時邀入叙
家人礼汪既出而郡主尚在宮中至
憲宗命朝選郡馬主堅不肯行言當一生不嫁　上曰妹不肯

嫁忠雖好然終不了後去恐无結果處乃强下嫁王氏
○汪出末久
英廟一日入内稀問太監刘桓曰記得有一玉玲瓏今安在桓
言　景帝取入今當在汪所　上遣問汪曰無之又問对如
初俄有問於　上言汪之出所携甚夥　上命往檢取得銀
廿萬以入蓋汪出時宮中為　憲廟為護持令藏一宮所有
悉取自隨故所蓄甚厚耳是遂索然矣　遺
英廟崩後汪稍〻言於人帶尖有之當時索太急爭謂
景雖廢亦嘗為天子七年一條腰何不勝消必欲追取耶凡景
之天下尚遜而帰之何有于数片玉其弟二番索時失怒而
擊碎悉沉之井中也　野記
○國初官馬養於各苑馬寺各監苑而已永楽中始以官茶易
和林等處馬養之民間謂之茶馬正統十四年京師有警乃
選取以備軍資养于順天府近京屬縣謂之寄養騎操馬及
京師无事寄養之馬不復散去至今遂為故事毎歳孳生陪
補之法悉与各處茶馬无異养馬之家雖已量免粮差而陪
補受累者多北方民力疲弊此其大端也成化丁酉予嘗差
往畿内及山東河南三処印馬咨訪馬政之弊力能行者宜
為処置一二其最害事者牝馬毎歳不通滑而孕謂之瓢沙
新楽縣一家養此馬毋三年陪二駒九年已陪六駒産已廢
矣有司莫肯為理予為縣实呈于本部擬行各府縣如民間
有此勘驗无詐以馬送駙走逓別給課馬責令孳生以紓民
患逓該同一二死状者尊事以予為掠美而寝之　菽園雜記
○太監王振山西大同人
英宗登極即侍左右有扨主之威言无不從正統初
太皇太后張氏同听政元老楊士奇楊栄楊溥居輔弼凡朝廷
大事皆自三公處分数年間政治清明為本朝之極盛振毎
承　命至文淵閣三公与之言振必立受自
太毋上仙楊栄継死士奇以子稷之故堅臥不出溥惟一人當
事亦年老勢孤継登庸者皆不能自振于是内閣之柄悉為
振所擅生殺予奪尽在其手遂殺諫官刘球去大臣之不附
已者举朝皆以翁父呼之一日振召兵科給事中蒋性中至
一処有門南向甚宏麗蒋自東横行詣門遥見都御史陳鎰
王文跪門外俛首向北性中以為
上在歩稍後微聞二人連諾而起急趨而東蒋遇而問曰
上在耶二人曰王太監也蒋既見乃是索遼東地圖言畢蒋竊
出圖乃　太宗朝所蔵久蔵兵科後來圖籍屑厭其上甚多
尋之数月方得送上不知其何用也後有曰李御史者因見
振不跪坐事送錦衣衛獄捶之幾死發極边充軍振之作威
如此已巳七月振又逼　上親征沙漠八月十六抵大同城
下欲　上幸其第倉卒為虜寇所遮報至科道之官方奏劾
振之章遂正其辜復榜示天下云　寓圃雜記
○正統己巳　車駕蒙塵虜勢益熾群情驟然太監金英集诸
臣議其事重臣懦久之翰林徐珵元玉謂宜南迁英甚不然
之適兵尚于謙奏欲斬南迁之議者衆心遂决　同上
○甲午北征帰自宣府过土木嘗詢問己巳　車駕蒙塵有老
百戸云初六軍出関以此地有水草之利因以安营建牙初
忽有鳥集其上人心疑之且此山舊有泉一道流入渾河未
嘗乾涸至此適涸乃議移营近渾河以就水虜遥見軍馬移
動遂羣譟而衝至未及交兵我師顛頓莫能為計相与枕藉
于胡馬蹴踏之余矣由是
車駕蒙塵太師英国公兵部某尚書等皆不知所以蓋比廃黜

敵必待人動彼始動使我師堅壁不戰未必如此之速也先
是大臣亦嘗七奏勸
上班師皆不听盖王振止之也自是虜酋也先乘勝入寇陷紫
隥塞驅掠人畜攻陷州縣騎至逼近京師矣盖宦官喜寧本
夷種土木之敗降虜為其鄉導故以后猖獗特甚也于時賴
少保于公内總機宜外修兵政而武強侯楊洪武清侯石亨
又皆戮力捍禦故能保固京師奠安
社稷也近見翰林文臣叙此事謂嘗与虜戰而失利盖知之未
真抑亦粉飾也歟　菽園雜記

○馮益守禎之慈谿人陰險有謀詩文筆札皆出人上善談兵
多游公卿間先為斧戕以罪謫戍口北昌平侯楊洪喜其能
假軍功擢為百户子俊継為后又進為千户為忠国石公陷
死遂出入石門下石因用為京衛指揮石敗自投都督曹欽
爲議甚密不乂欽謀反彼擒因捕益時同謀者法官憐益才
欲出之時欽巳死惟妻賀氏為証益故為自異見賀加詆
賀不堪曰馮先生不須多言昔先生与欽坐中堂欽問曰古
有宦家子弟為天子者乎先生云曹操乃曹節之後終成大
事欽大喜命妾佐酒言猶在耳今何諱之深也益遂死證併
致極典　寓圃雜記

○宣德間大理寺卿胡槩巡撫南直隸用法嚴峻凡豪右之家
素為民害者悉被籍其産徙置邊方雖若过甚而小民怨氣
一時得伸周文襄继之一意寬厚富家大小頗被惱懞有告
訐者亦不輕理一訐者而斥公曰大人如何不学胡卿使我
下情不能上達公從容語之曰胡卿勅書令其袪除民害我
勅書只令撫安軍民
朝廷委托不同温顔遣之人服其量

英宗上之下

○錦衣衛指揮馬順正統初欲作威被御史訟之泊王振擅權
順乃媚附之振以為爪牙翰林侍講劉球進言權不可下移
振怒欲置之法順阿之適有翰林官董璘亦進言願為太常
卿以事禅順即依振意苦拷令招球為此謀當朔捽去支解
其體由是人益憚順自府部卿寺而下莫敢誰何所其指揮
奔競之徒請托者滿門賄賂沓至殆死罷日振益寵爱之泊
振土木之敗众情切齒劾扎㩴者悞国状順猶曰護當陛楊
言众怒不可忍直言拷之乱毆至死人情始舒順体肥暴其
屍于長安門外恨者猶毆之不什众欲没其産為中官沮之
可為附權者之戒　天順日録

○自振專權上干天象灾異屢見振畧不警更凶狠愈甚且諱
言灾異初浙江紹興山移于平田民告于官不敢聞又地動
白毛徧生奏之如常又陝西二処山崩壓拆人家數十戶一
処山移有声吼三日移数里不敢詳奏又黄河改往東流於
海濟沒人家千余戶又振宅漸起于内府乾方未踰時一火
而尽又南京殿宇亦為火燬是夜大雨明日殿基上生荆棘
二尺高始下詔赦謫不可遏蝗不可滅天意不可回矣胡寇
乘機大举犯边声息甚急月報数十次巳巳秋七月振不与
大臣議挾○天子率師親征明日朝罷使
上宣諭出師又明日即行大臣倉卒不及言各退以待予与驸
封郎中趙敏謂虜势猖獗○駕不可出白于冢宰乃約大臣
上章留之不從明日○駕出總兵官以下亦弗預知軍士俱
死絡文武大臣皆匆匆失措而隨之天時人事極不順至龍

虜營礼營方一鼓即虜驚飛以為不詳明日过居庸関又明
日过懷来又二日至宣府連日非風則雨人情洶〻声息愈
急随○駕文武連上章留之振益怒俱令略陣明日當过雞
鳴山乘皆危懼死不嘆息怨恨者亭不勝其忿銜三五御史
約謂令○天子蒙塵六軍喪氣无不切齒於振若用一武士
之力捽而碎其首于○駕前数其奸詐誤国之罪即遣将領
兵詣大同而○駕可回也欲謀于英國公不得間竟行人〻
自危未十日兵士已乏粮矣方秋禾稼徧野所过一空將至
大同僵尸滿路寇亦開避待我深入至大同又欲北行因鎮
大同中官郭敬密言其势决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
大風至晚雷雨滿營人〻驚懼益甚又連日雷雨不止过宣
府寇追至明日于土木駐營宣府報至遣成國公率五万兵
迎之勇無謀冐入鷂兒嶺胡寇于山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
尽遂乘勝至土木明日巳時合圍大營不敢行八月十五日
也將午人馬已二日不飲水渴極掘井至二丈深无泉寇見
不行退圍速傳令擡營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復圍四面
擊之竟无一人与鬪俱觧衣以待死　或奔營中積叠如
山幸而胡人貪得利不專于殺二十余萬人中傷居半死者
三之一騾馬亦二十余万衣甲兵器尽為胡人所得滿載而
帰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于此夲者胡人亦自謂出
于望外况
乘輿為其所獲豈偶然哉
○已巳之變徐元玉最有時名亦銳意功業太監金英趨問計
以南迁對英怫然不悦前成山侯王通亦以挑築京師外城
壕為太監興安所鄙二事似皆未為得也　天順日録
○英宗在虜廷未嘗少沮降辭色孛欲元數虜以女入侍不受

虜服不敢少失臣礼會大雪
乘輿所止穹廬雪不凝虜亦異之往見
上天容穆然危坐亦无寒色咸極歎嗟效順之誠益篤焉守迎
○北狩時袁錦衣彬劳力特着世皆知之又有沙狐狸亦衛上
在侍嘗以乏御膳告也先也先不晓何爷語問譯者譯者曰
中國惟　皇帝飲食称為御膳也先嚁指称美以我中華君
臣雖在蒙塵其礼猶如此耳乃与之六羊今自致行在盖又
以測沙之强弱智愚沙即裂其衣聯革帯為長條二各繫三
羊携着兩肩而行也先已異之復令人覘沙行数里始至
上前叩頭復命置羊復出数里外取水送又出数里取薪薪每
往返皆復命如初也先益奇之召問其姓名及有无事任沙
告之又問汝觧后至此耶亦故随　駕者耶沙曰偶随来耳
又問中國如爾比者幾何沙曰十萬勝我者若更勝而至精者
若若千也先曰然則向何不以爾等輩来迎　駕耶沙曰先
是往征東南某国未旋耳回即来此矣也先聞言頗心動及
駕旋沙不及從留虜中虜授以士卒為頭目漫用事堆力已雄
納婦生子為冨貴大族亦時奉虜命帥部曲至永顏三衛市
馬如是殆四十年弘治初又来訪得其子因密諭之令諭情
於朝期以明年復至當遂帰明年朝廷多益兵衛之其子歐
上之且深閔之如期果至見我軍及其子巳而意徑揮其属僅
然南趋暨其胡婦胡児一家悉至所携輜重且甚冨至京師
入見
上上恐其詐命所司詳驗時諸司上下莫有識之不敢决沙曰
是固有証
先帝頒嘗賜我一綉囊且曰此囲娘〻手製也今囊故在乞賜
娘〻驗之所司取以進

大皇太后覧之曰此真老爺物也
上乃授以某衛千户賜宅一區　野記
○巳巳之変郭忠武登守大同樹效労烈自是年秋至明年夏
与寇相拒大小数十百戦未嘗挫衂斬捕死葬初西寧侯宋
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没○上班師将旋○駕郭敬有陳命
不能自達乃告斉士曹鼒張益宜従紫荊関返鄜益曰然即
當入奏既而行営果入復紫荊郭以為得請矣俄従折而東
繞四十余里耳蓋竟従居庸也未入而蒙塵矣
○巳巳八月二十三日虜以二十余人奉
上皇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賄至即帰○駕郭定襄登閉門不
納○上皇傳旨曰朕与登有姻連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
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衷斌以頭触門
大呼廣寧伯刘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乃出見○駕云
上皇廻鑾瑄与焉○朝見○上皇特嘉労瑄久之至
上皇復辟即擢瑄為工部侍郎登止奪爵降守甘州而已
○定襄謀以死士七十余人餉之食令奮前執其弓乃奉擁
駕還召而与之盟約事成酬以一品之禄敗則族誅之士皆用
命已書券給之會有沮者既淹久虜驚擾而去未審其的虜
擁○乗輿登陴臨視諸臣在城下朝○上虜以長刀簽一衛
焼羊柃銛端啖趙尚書雍趙徑開喉仰接而吞之虜驚咤指
曰好漢ヒヒ
○正統十四年未多事之先五軍都督府并錦衣等衛官旗軍
舍人等三百二十五万八千一百七十三員名実有一百六
十二萬四千五百九員名事故一百六十三萬三千六百六
十四員名馬駝騾駈牛廿萬八千三百二十六匹頭隻実有
一十九萬七千三百五十八匹事故一万九百六十八匹蓋

官軍守則錦衣守三十五衛二十九萬四千一百一十七員
名実有一十五萬九千八百七十一員名事故一十三萬四
千三百四十六員名五府并所属二百九十六萬四千五十
六員名実有一百四十六萬四千六百三十八員名事故一
百四十九萬九千四百一十八員名馬騾守則錦衣守三十
九衛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匹頭隻実有二萬五百一十二匹
頭隻事故二千三百八匹頭隻五府并所属一十八萬五千
五百六匹頭隻実有一十七萬六千八百四十六匹頭隻事
故八千六百六十四匹頭隻令休養蕃息之久其数何如也
○興安侯徐亨正統中守関一日御史張文昌語及時将徐云
以予観今之将官无一人可當　朝廷大事者御史問曰今
揔戎成国公何如曰強虜視之要児耳又本得時名二边将
問之曰彼何嘗臨大敵瑣ヒ僅得名耳曰其必為公曰我非
其人曰然則為誰曰无如英国公屡典大兵且威厳勝将校
无敢犯可赴水火公為大将彼有時名者為之偏裨所向无
前而彼亦可以備他日之用也
○弋謙代州人累任顕官有声
仁廟時歳巳巳布衣走闕下疏前成山侯王通龍州致仕指揮
窜　真定同知阮迁十三人皆奇才可用通報虜酋也先犯
紫荊口時石亨為時倚重俾于尚督治兵七城外乗議欲以
通副亨召謙等至左順門通辞不預兵政久矣一旦以副人
不能也謙則力言専用通乗導之耕四两人将論牛不可動
半遂已六科閣議賁輩名　奏留之由是亦不報使通守拒
稍却則皆任用矣后通雖復用亦无大过人者不久竟卒謙
亦以建白語侵時貴亦不久卒
○巳巳虜騎之薄都城朝野洶洶　廷議有以南迁為言者蓋

亦寇準所非王欽若之讒耳大監金英一日宣言於衆曰死
則君臣當一處死耳有以廷都為言者
上命必誅之衆心稍定明日監察御史于謙上疏及論茲事因
乜 諭旨禁飭焉
○真定逻卒獲一人為虜諜甚悉以為先被虜見俘虜皆也先
将𡨋烏清使我等從宣府边關入住城中数日而令低此蓋
先為偵伺耳守臣以 聞兵部奏虜皆為計至此宜急遣廷
臣豫脩禁剚等関口因薦郎中陳汝言陳金等堪是任
詔止治備而已都察院○奏宣府守臣不覺察當罪使也先欲
其首将携去久矣於是特○命錦衣衛押其人至宣府会巡
按御史勘問所主之家御史淶水張鵬心疑其事百方鞫之
一夕得其実蓋平定州故荆郡中奴在○京師以貿易冒虜
語不事作業被擄楚潛歷於外妄為此言彼逻者洩而付會
之耳此雖一事而臺省之張皇內批之鎮靜得体御史之明
决能任事皆可記者
○扈都御史睿在边以虜使入境節省供給為中貴人所数得
罪下獄或謂扈本為公家以附楊文敏公曰事故有輕重使
吝者小背而边患或生則所實誠不貲矣
○正統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殿下駕御午門左門言官大
臣次第宣劾王振章有
旨朝廷當别有處衆心觖憤呼號不已長史儀公迸 膝前免
冠有言於是衆皆免冠長號已而有○旨急籍王振等家然
呼号不辨人声不能皆聞惟儀公長号膝行而前去袍服
绝咫尺忽王給中竑手执捽馬順至
上前曰奸臣當在是於是
駕起門掩一時間足履之下尸暴血流矣今日官稍退惟上直衛
衛官恢左掖門譁云尚有王長隨毛長隨在少頃校尉持兩
人送錦衣衛南出左掖軍衛官捽死之矣蓋
駕既行使人於門內伺外何為而惟聞此言以為出自百官殊
不知因 大駕出尤嚴斷兩長隨日事擲衮昵結怨于軍衛
而殺兩人者直官非百官也初尸血濆碑石門官呼水滌之
儀公曰不滌可也留与作样子門官不能答儀公氣亦足多
云 野記
○正統十四年秋虜逼京城 朝廷以內閣政機重繁欲增一
二人而未得時錦衣劉揮使素善徐珵薦于金太監乃召至
左順門問計徐甚言城不可守必須南迁衆內臣皆叱詈之
而徐力主前議至泣下語瑣匕不已金乃命人扶出之江時
宜先生直於左掖門問曰如何徐曰吾主南迁不合夫江入
倡言固守之策遂見称賞命入閣既而徐累被薦皆不允一
日徐為芳洲推一命狀侑以玉帶一束謁於芳洲先生且推
先生命玉帶當至矣故敢以献先生納之乃教徐易名廡
朝廷忘前議而薦可允於是更名有貞他日張秋河决徐欲往
治進官商先生託王公度請內閣本之遂陞僉都至景泰丙
子十二月修河訖还 上召詣御前慰劳給賞陞副都有貞
又求芳洲奏其入閣不得乃潛告石亨等
上有疾密函奏事踰歳春正月遂以迎 復功進閣坐芳洲諸
公以不軌榜示天下且私報商先生云我死奈何回互只得
置足下於末其亦可謂密口腹劍者歟 瑣綴錄
○正統十四年 駕陷也先以 朝廷盛布襲欲使群騎蹂踐
忽一雷擊死也先所乘馬遂設一帳礼鬼之日仍進膳又嘗
夜令人行刺者見一大蟒蛇遶護帳外畏怖而去此言出東
錦衣之口必斦 客座新聞

○嘗有人臨刑以三覆奏得免或問當此時自竟心神如何云
已昏然无所之但記身坐屋脊上下見一人面縛我妻子親
識皆在其旁少頃報至才得下屋蓋上屋者其魂而所見面
縛者其身也観此則世俗落魂之説信有之矣　菽園雑記

○李文達公賓在内閣時太監曹吉祥嘗在左順門外令人請
說話文達公語云
聖上宣召則來太監請不來也曹乃令二火者掖而至文達云
太監誤矣此處乃
天子頋問之地其乃謹俟頋問之官太監傳
聖上之命有事來說自合到此豈可令人來召邪曹云弄適病
足耳先生幸恕罪也聞李公殁后有事司礼監只令散本内
官来說太監不親至今日閣老請太監議事亦不至矣内閣
体势之輕又非前比　同上

附録

○正統間滄然陳公以南京國子祭酒九載奏績之京時中貴
有柄國者势傾朝野素慕公人品高欲致之門下適工部侍
郎廬陵周公忱廵撫南畿時亦在京進謁中貴知其与滄然
公同年微露其意周公詣滄然公以其意達之滄然公曰欲
宗泰為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周公因諷中
貴曰陳祭酒書法極高姑以求書為名先之以礼幣彼将謁
謝矣中貴然之乃遣人致綵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滄然公
為走筆書之而返还其礼幣竟不往見故為祭酒十八年竟
不迁轉于是士大夫益高其風節云　郊外農談

○宋襄侯郭公登守大同初酉寧侯宋英武進伯朱冕全軍覆
没　上班将旋駕公欲有陳論不能自達乃告李士曹詔衆
益宜從紫荆關返　益曰然即當入奏既而行營果入紫荆

公以為得請矣俄復折而東才四十余里耳盖竟從居庸也
未入而蒙塵矣八月二十三日虜以二千余人奉
上皇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納賂則即旆駕公閉門大納
上皇傳旨曰朕与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公遣人傳奏曰臣奉
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素彬以頭觸門大呼廣寧伯
刘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乃出見有所献瑄无效力及如
約以賄往虜咲不應竟擁
駕去初公守大同當創傷之余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
已意設為抗地帯飛天綱等法鑿為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
行如履平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激撞頃刻十余里
皆陷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余步每人馬死者數十賊以
為神云　近代名臣録

孫枝□談卷之□

景皇帝上 景泰紀元

○陳蕪交趾人永樂丁亥入内侍　皇太孫
宣廟既御極即陞御用監太監賜姓名王瑾字德潤又賜兩槇
圖書武岁州還賜玉帶金鞍廐馬金帛宅精陳廣宗濟誌云
東夷北虜西戎南蠻谿蠻皆与征行皆被重賞又嘗被重
詩草及範金為爵書四曰忠肝義膽曰金貂貴客曰忠誠自
厲曰心跡双清以賜之且与兩夫人及养子陳林一官今亦
從其姓曰王森也景太中疾命太醫院官入人絡繹御藥往
視中官遺金帛飲饌問安否不絕于道既卒官其家与其後
者十二人賜祭賜帛賜鈔五十萬緡謂内臣恩寵鮮有出其
右者盖蕪又有抱皇子之功諱秘不言也中官之寵任擎乎
永樂中如　繼諸人可知自后益勝矣嘗記童稚時無過太
倉封西洋寶舡勢張甚此誠所不具聞兼惟慈仁而其下人
則不可犯此盖中官通病云　水東日記

○景泰初始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兵部尚書
兼翰林學士高穀同知經筵事戶部右侍郎兼學士江淵學
士商輅侍講學士劉鉉吏部右侍郎俞山禮部左侍郎儀銘
兵部右侍郎俞綱祭酒蕭鎡左春坊右諭德趙琬兼經筵官
相傳去是時每講畢　命中官布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
為恩典時高穀年六十余俯仰不便无所得一講官忘其氏
名常拾以貽之按宣德中李時勉為侍講學士一日
景陵懷金錢至史館撒之於地令諸拾取時勉独正立乃呼至
前賜以袖中金錢則金錢之事其來已久不知當時諸臣肯
講到君使臣以礼一章否　立齋録

○工部尚書周忱江西人初蘇州一帶稅糧有八六年未完者
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未能完遂奉忱爲侍郎往任之忱爲人
謙恭言若不出口慮謀深長一切破崖岸爲之虛心訪問無
採求人命一二年累欠之数皆完矣余之積日見充溢小民
賴以振恤歲凶无虞歲輸京師之米甲于諸省朝廷每旁其
能亦善于附勢中官王振極重之宦游其地者无虛日人得
其所欲什　見造者必往求其所得必过望然自出粟千石
旌其門又令子納粟得官士林以此少之　立斋録

○景泰元年
英宗歸自北狩尊爲　太上皇別居南宮今　上在儲位又
明年乃易　兩宮踈隔嫌隙滋萌災異荐臻人心危惧廷臣
死敢以言時公爲儀制郎中狩陳修德弭災十四事曰天戒
二任癡理三養圣躬四選侍御五務儉約六勤論政七惇孝
義八慎賞賚九重名爵十崇巡撫十一擇重臣十二亦異端
十三却貢献十四汰冗官其畏天戒大意謂内臣不可干外
政佞臣不可假威福後宮不可盛声色凡爲陰盛之類請悉
黜罷其惇孝義則謂
上聖皇太后皇太后爲天下母受天下養可謂尊養之至矣然
必躬修問安視膳之礼乃尊養之誠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　陛下向嘗親受冊封爲臣子是
天下之父也至今以天下授　陛下尊爲
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每月朔望及歲時節且宜率群臣朝
見于　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而又復舊
皇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舊　皇儲於東宮以定天下
之大本如此則倫誼而和氣充天意自回災兆自弭矣疏上
忤旨下公錦衣衛獄刑逼誣大臣并南宮通拷掠慘酷体无

完膚濱死者數乎无一他及惟御史𨕖同先嘗有言故并逮
之俱欲重坐會天大風雨黄氣四塞刑乃小緩明年秋南京
大理寺卿廖莊入朝亦以嘗請復儲杖于闕廷因命杖公与
同至百同列公幾絶復生禁錮愈严公了無怨悔蓋越二載
英廟登寳位令 上還正儲位首録公忠出之歎嘉歎良深家
陞礼部右侍郎出太和直所拱立命恭毅章公神道碑立者
○景泰元年三月予自開封还兵科見壁間貼記某月某日京
回某本同僚言近日公侯伯尚書都御史大臣言欲遣使七
北 進冬衣有 旨欲能識 太上皇帝行群臣震惧謝罪
因缴納元 奏已之矣予因謂當時科中失之納还 奏疏
雖諸公以林威誤國者以欲泯迹科中當 奏知以某日某
人取回某本非但跡不容泯而亦可以警誤國者之心事已
无及徒一惋嘆而已

○景泰元年春久旱兩京災異亦迭見偶今礼科都給事中李
實吏科給事中毛玉御史陳叔紹羅箎相与惋歎盛因曰自
昔災異皆君臣引咎今事在内則大臣之罪不容辞而我輩
臺諫之臣緘黙无補病國尤重在外病民者非一而各處鎮
中官病民尤重兩事當首言之实曰此言誠是科中業明早
當就君取規既而盛曰兩事當先后言盖言羣臣 朝廷寛
大多不從言之類文具而中官則必欲取回者若並言之方
一上下戒飭之命再奉則雖然必得羣臣會
奏庶幾可済因詣謁諸大臣如金尚書等皆得莽可行无实心
且互為推讓無肯居 奏牘之首者一日兵部尚書于公謙
謂盛言官事言之有名矣近南京周叙等士言事中及以外
人未言更使也未幾兵部因他 奏官多民擾畧及乞将各
処公差内外官員量取回京有旨内官不動又数日會議吏

叙 奏有言此亦有例見行侍郎諸懋即揮筆批完盛因曰
此誠民病今既有言若若乘因之則合辞上請
上或可從時惟左都御史陳鎰力賛會 奏盖陳亦受謟者也
戶科都給事中馬昱忽言此事近日兵部有 奏
聖斷已不允矣盛曰人臣論事而但當觀事体如何且
主上仁明多有得 旨已行因論列而即改者今事有當行豈
可自沮而上負 朝廷下省言部礼部胡公迪易批會
奏竟不果他日因某奏南京洛江盗賊乞行御史錦衣衛巡
刑部尚書俞士悦以為當准擬盛曰錦衣官校近已革去當
止行御史盖兩月前亦因言者革之而刑部偶忘之也他日
又因馬昱言戶部請議節省用費昱意欲裁戶部額外官寄
有後言而对衆又不言金尚書因畧言不可之故抑之亦不
言盛曰用人之際此宜少緩宜開寬德中 内府工作宜應

之人多与軍戰雖老病不代支全俸此輩正亦冗食金云此
當即査行既出有大臣呼盛曰適言冗食官尚再細与尚書
言之盛初不應其偽也而大臣退語同官曰業某在議焉処
如有少係責任在己者然我名之而弃少保之 例凡中外
官陳言 奏事皆礼部於内府令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
司堂上六科掌印官會議礼部侍郎宜言其要諸部完正官
面决可否自正官外更无出一言者則舊習然也雖李实號
能言亦未嘗有言盛誠遵衆矣
○景泰元年八月十一日 朝廷禁門側尚書胡公手一揭帖
文武重臣群立而觀尚書王公曰此礼失而求之野耳盛甘
因起就觀詞多文而切有首循 於協 昭旨以為由此而
觀 上皇之出非游畋死益為 宗社計耳今郡人一聞
甚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 上皇也今日奉迎礼當從厚

主上當避以亂辭而后受　命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雖洗衣
有書上修史先生并語而逸其名其穢異之胡公言此得之
高学士采因告公曰連日言迎復
上意疑以虜情多詐為疑此所言若封　進見朝野同情或可
感動　上心公造廣之三法司都御史王文曰匿名文書不
得言以告于少保於弟言便封　進亦无妨蓋其意亦持两
端因詣礼科草疏同上疏為告言人罪蓋以破匿名之說云
紙頃得　旨繳進時乗候諸途加之胡公欣上言適三法司
言不可進已还　高矣兹復取来故遅耳王公有愠色曰諸
公勿累小子喫年飯也两人之量不同如此旋聞有錦千戶
者闘捕治急首罪下錦衣獄問謝二鎮撫以其當具奏而不
具奏坐不應尋會　赦得什閒錦千戶其名遂索借不曾識
之而揭帖亦留中矣

○景泰元年九月二十六日礼部會奏請遣使迎復當従明日
上立　文華殿門内面諭公侯以下各堂上官各科道掌印官
曰朝廷因通和壊事欲与虜絶而卿等累以為言何黒速部
王公首对云云大意以為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

○景太元年
太上皇萬壽聖節礼部請羣臣　朝　詔免　朝二年盛与季
聡約當草疏階科道与礼部同上既而竊念今
皇上孝弟　上皇盛徳　两宮帖然安静而長久當誼愈深而
礼愈隆矣使㒰以言則此衆易疑恐元中生有反為非便遂
已之御史盛泉一日私示盛一章亦此事因具以告泉曰予
言已下為之人不為耶盛曰此大事宜熟慮之惟安与靜久
長之道也時旂刘溥以書言為然泛閭盧指揮　奏行以來
然后益信予前說之不謬

○初京師最重冬節賀礼不問貴賤奔走往来者數日家覓一
冊題名瀟悁已已之变此礼頓廢景太二年入冬節礼部請
朝賀
上皇于東上門　詔免賀旧凡过節鳴胪佐式邀大臣把公偕
之賀公曰
太上爺上不得一見尚誰賀耶闕京師賀礼至今寥寥以不復
昔比

○景泰春内官善增侍寵驕縱撓織日益甚且聞大臣中有侯
其生日結約庶弁持賄拜賀其下如往年之事王振者李聡
偕六科十三道上言尽暴其罪惡乞亟治之不然必蹈覆轍
章既成对乗復增二語曰復起羣邪趨附之風大開小人奔
競之路蓋厚嫉大臣之諂小者也既奏
上即命錦衣衛捕治之后雖后什然迄今不復肆云

○景泰二年冬文淵閣办事中書舍人何觀言大臣旧老少師
兼吏部尚書王直等正統中皆阿附権奸今此輩老猾不宜
在左右及言北虜之来朝宜驅寘于南方忤　旨下六科十
三道議以　問吏科給事中毛玉屬奏藁辞連罪觀李聡導
之易不乏堅以告盛因与偕往時六科諸君皆在索藁閱欲
以　上促奏急閲之恐後索之再殆出以相示盛曰觀罷置
之說固迹其前言老猾蓋意在大臣但辞連権奸中貴人激
怒在必然終是言者諸君當熟思之藁須再易玉曰
上怒甚不可易盛曰當明言观縣指王真等為老猾非宜或可
回悟
上心奈聡言所引公会戒于将亦非胡傳本欲以東坡王者不
治夷狄之辭对盛以玉遂非其因曰此奏引經不切未甚害輩
不易之后辞有當易者留易之玉引觀奏考渧不得陷聖

惑吏部為此十三道已具此説奈不具此已輕矣蓋時有大
臣新遷吏部者嗾科道為此説也王素於盛厚因附耳諭此
意盛曰雖不具亡等耳奈必再易五曰君奈何亂敵佑視所
謂曰　朝廷太開言路未皆非一言者雖罪視猶令我曹有
議蓋甚盛德也君独不念刘球乎球之死人今以王振為順
諸君此　雷霆之下万一不測則是我曹為之而成
朝廷不容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独不為他日身計乎王意等
稍解盛因抹去冒頭所謂誣陷大臣按開边釁及終所謂曰
正視罪為進言虚妄者之戒等語且益云指大臣王直等諸
老滑於是乎皆曰好而退既而　奏入有
旨令錦衣衛杖視若干且調外乃知　奏惟去冒頭餘皆如旧
葉不易也明日道遇錦衣門謝二鎮撫及杖視事兩人曰彼
何可深罪杖惟具数耳而人所存較之王不啻壞耶

○刘侍郎廉夫清余同年鄉荐自負文武才籌边命兵飛乙如
見景泰初為庶吉士上書命時事遂見用也先犯上城諸公
主保衛京師廉夫主追擊頗忤意既而出督湖廣軍事王䇿
遂都御史王来皆有命薦遷　朝吏部擬遷本科　内批陞
刑部右侍郎廉夫素嗜酒不拘細行頗不協士論大順初改四
川参政聞有詩云一封
詔下九重天臺省諸公尽左迁自咲風流老参政昼舡簫鼓下
西川

○景泰二年廷試鴻胪楊公刘清時預讀卷公素負笑謔是日
莊重自将持卷一一詳校視試収其端好者以公少大總視
議之寛可知其如何既而尚書太和王公讀巻畢公即起持
巻予納策上作揖王公揺手却之公又揖不交語欽容而退
於是王公代為品第而不之示由是服公之大用誠亦不偶
然也

○景泰辛未廷試盛預弥封徐侍讀瑾受巻陳御史同年叔紹
等監試正午忽大風飛宅黄塵漲天侍讀曰今日監之人家
納婦贅婿而芝與者此進士中也日其有小人僣事者乎良
久一貢士試巻為風所曳飄半空去呼之至乃濬縣王越也
云文已成尚有策底在盛謂叔紹當入
奏庶不誤此生三年叔紹遂抗籍至　奏愿恩而未得盛曰以
全盛典侍講曰當矣偕叔紹至兵科書　奏適本　奏監生
皆已出不得已盛為自書之既而得　旨礼部再給紙巻是
科諸進士試巻皆盛封惟王越巻独長成凱巻以病録正不
完不得封二巻人皆能識之抑唐王先生謂成巻不胡説王
越策能引漢傳士脩于家懷于天子之庭語爭以其能言皆
傳覌焉又是日東閣讀巻陳閣老已得三巻赴南房觀西廂
閣圈寫外尚余周興等六七巻未有所歸蓋先是二甲三甲
巻皆陳手自判定封寘他所商弘載至以兩甲既皆定因判
六巻之外封白頭等于所親見也俄頃王抑巻拉陳至户外
附耳数語陳倉皇入内索所旨六七巻者即得首巻喜而入
傾閲此巻始得柯状元潛而初三巻内模出一巻則吳匯也

○祥符民家海景泰初從募戍边毋病于家婦徐氏刲股餌之
即愈后復病婦祷于空祈玄帝佑之願進香武當以謝姑即
夢神予丹一粒吞之既寤復愈及夫还語之故夫与毋偕往
至南岩官徐始言向姑危切時妾實請捐軀代姑今當如約
姑与夫愕然方止之宛轉已不見徐乃潜至飛昇臺傍脱身
万仞之崖而鞋崖畔以示不見者帀見不務見鞋始悟慟而
已俄而毋与夫持香上金頂遥見一人在殿下拜礼即徐也
駭問之徐言方殞体而下忽應帀擁持之不覺已在此也遂

同憫北孝感明烈如此

○景泰中四明衣中微嘗謁白布政主曰予固非我浙潘人也汪都御史于尚書何不退自問何為民王面饶色其名曰瀝血頭手双目常上視其名曰望刀眼保定伯梁瑶都御史王来帰自湖貴过済寧見王駒児曰吾行面奚曰奚為面君不可行也二公大詬之已而中消得旨还鎮乃厚遺焉年戸部常為予言駒児并能言其人性情心術某君子某小人往々皆中若鬼魅然究其所由則惟以五行立命推焉韓都御史坐事被妆江西術者周季龍曰此都御史官也及左迁按察司人復以為問曰此都御史官也其預言石氏之禍尤驗李景瓚占命聞京師至山東謁陸布政瑜曰刑部刘尚書休矣公宜促装代之已而果然景瓚館餞翰林原溥家厚溥酷好談星嘗中夜相対細推景瓚被酒言公五十左右得金帯不可受倘一得之明早便當遂行矣原溥不竟怒而推之聍聞原溥有調外之命則此説又偶中矣聞景瓚所占不皆中凡此偶中則亦甚奇也

○景泰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先啖其左右初閣下諸学士各賜金五十両銀倍之陳緒輩惟知感恵遂以太子為可易於是假以外徼陳奏謀易太子乃會文武羣臣議其可否有执以為不可者即以利害怵之无一人敢異辞于是择日立之即以官僚美秩付之閣下任其所取文武大臣与者十七八自公孤而下数十人為太保者十人名位之濫一至於此惟吳寺侍郎四五人不与一易之后人情悵然不平食其利者揚々自以為栄幸不知我者已知其非善后之計也已而天道一还尽革无遺因而謫謫者亦多回視不与者反有娩焉栄辱相尋如此士之立身不可不審也　天順日録

○太子太師鎮遠侯柳溥加太子太傅少傅吏部尚書王直少傅礼部尚書胡濙并兼太子太师少保戸部尚書文淵閣大学士陳循少保工部尚書東閣大学士高穀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并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翰林学士王文吏部尚書王翺兵部尚書仪銘刑部尚書俞士悅都察院左都御史楊善並加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兼翰林学士江淵戸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蕭鎡礼部右侍郎王一寧並加太子少保翰林学士商輅兼左春坊大学士　立斎閑録

○黄瑶廣西思明府人上世皆土官弟瑚以世嫡為思明知府瑶亦以捍禦功累迁廣西都指揮使守潯州者八年軍民畏服賊不敢犯境景太二年八月一夕瑚所部民兵四五千包圍其府黎明執瑚并二子家人頭目數其貪虐之罪幽囚府監二日并其父子俱殺之実瑶且會嫡陰主其謀乃使其子瀕尋陽以其事聞于官若欲為伸理者已而避擒刑部侍郎李棠総兵都督僉事武毅等発其情罪付獄究治坐當死瑶遣人赴京先賂用事者乃具奏請立見濟為東宮下礼部會多官議復本如所請瑶遂景太三年五月初二日
太赦原免復職已而陞都督充恭将棠因此致仕
英宗復登宝位時瑶已死發棺梟屍以示警戒　立斎閑録

○壬午易立之詔就下何文淵嘗告人曰詔語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既帰里又屡以告郡邑親戚人皆知之天順改元鄉人同厠文淵必及禍謂在旦夕一日迎報陳都御史将至邑人盜驚未幾至者盖廣東陳副使便道还家以都憲改戢誤傳云　水東日記

○今制東宮宮官多襲古如庶子洗馬是也景泰間刘主静陞洗馬兵部侍郎王偉戲曰先生一日洗幾馬主静應声答曰

大司馬洗得乾淨少司馬尚洗不乾淨串對之儼然咨乇靜
与李克述同陞庶子刘宣化戲謂主靜曰串人皆假庶子先
生真庶子蓋主靜庶出聞之默无以荅　瑣綴録

○景太三年四月十日獨石都督孫安奏墩軍言永楽年来每
墩有預偹余粮二石柴水一月遇警食用乞如例全柴衆時
為戶部有未審有无事例查行宣府守臣亦云查无見行近
閱冩修舊冊内永楽十年七月十二日巳時抛兵官武安侯
欽奉
勅書各処烟墩務要增築高厚於烟墩上收貯五个月粮食柴
薪井置藥弩于上鄰於烟墩傍開井〻外包圍烟墩相平使
外面望之只是一个烟墩不知其中有井務要堅厚勿致塌
塌欽此事与鎮交易銀兩事頗類但墩傍開井一事本难
行至今无能行之者不知當時武安會覆奏否

○訓導吾豫県景泰中應薦至京以婁言边事兵部奏宜边用而
在边久不得支俸請于吏部項侍郎曰是嘗撓我兵部者何
与之尚書王公曰官必有俸自須与之來竟亦莫能与也豫
私計侍郎尚然尚書乎公當何如然不得已乃以請于兵部
于公見公憤喟然曰奈何使應聘士至此遽与俸状諸公所
存不同如此

○景泰間　朝廷鋭意欲修續通鑑綱目竹俟志書完日開舘
時諸閣老秉閒詆本院官怠緩完期不可必因薦所知於是
丁参議瑆寺皆被召爾大年教授扶病入舘退食朴下経宿
而死其中病如章主事郁志如刘治中实刘宣化因訊之日
生老病死苦史舘偹矣一月丁参敘与宋尚寶懷尚氣失色
忿詈於舘中陳緝熙遂成一詩云参議丁公性太剛宋御凌
慢亦难當乱将毒手拋青史故致僉言污玉堂同輩有情难

劝解外郎无禮便傳揚不知班馬韓歐輩曾為修書鬧幾场
明日二人聞之悔恨自解謝曰毋吏貽斯文笑也識者以是
和此書畢竟无成蓋执筆者多非其人也　瑣綴録

○景太中刘李士價与南畿秋試取江陰徐泰為解首泰本富
室或以為有私高閣老乃請覆試　上不可比泰年赴礼闈
中貴特詔南畿五経魁入禁中秋試陳閣老徐步观五士文
章至泰微言曰仍應以此卷為首亦不知其識泰否也比拆
封其次一与原第符合乃仍賜泰為解元刘公初大不平欲
扣閽力办追覆試乃已刘后没有司議謚亦以此事謚曰文
介為初高之請以于尚書王都御史二子不第乘此以為之
地耳既而　朝廷詢其實特命以二子登科時目為
欽賜挙人　野記

○長洲民楊芳景太中嘗以十事上巡撫鄒都御史其均稅額
以為古者井田养民而秦壞之漢初輕田租十五而租一文
景三十而稅一光武初行十一之稅后三十而稅一晋隋和
ム牧二升五季錢氏以兩浙八三升宋王方督均兩浙田ム
一斗元耶律楚材定天下田稅上田ム三升中田二升五合
下田二升水田五升我　朝天下田租畝三升五升三合五
合蘇松后因籍没依私租額起稅有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
者蘇在元粮三十六万張氏百万今二百七十余万矣

○景太中盛　奏旌褒地方死節之臣以浙江都指揮脫綰僉
事王晟為首蓋兩人皆有吏能之譽又其死綰出倉卒晟出
慘毒昭〻在人耳目也后数月偶得御史林廷举按兩浙
時劾事葉亦以兩人為参何必褒我恭著邪會一奏於性論
懷檢討邪讓一奏首有前次　勅書不具迎復
上皇之意一言真為实録戶科給事中李侃等　奏内亦有若

舜孝弟之一說报　旨以爲誠朕者出異心將使礼部累有
旨奏迎復平上多以虜情多詐爲言將抵居庸一奏始得
旨羣臣同礼部議迎復仪注兵部撼戎議防变方略與情甚廢
剧朝下多官集会議所都御史王文忽厉声曰来孰以爲来
耶黠虜岂誠真不索金帛必索地有許多事在孰以爲来邪
来素畏文聞此皆相顧莫敢言武升有起出門去者矣既而
少保于公言防变方畧則在我与撼戎如是而退盛稱虜仪
注之議由此而寢心甚憤鬱比午造礼部問爲尚書胡公徙
容言仪注已送内閣看矣王一人言豈可憑但彼欲如是言
且姑任其言何能与办乃知老臣处事自有定执而其量亦
非后生可及也當时会奏多吏部王公筆皆六部都察院通
政司大理寺六科掌科官連署然主意皆出二老胡公㝷爲
三法司所憎云耳礼部事當　奏即自首吏部議覆不果行
乃知此等事不約而自同固出于人心士論之公豈亦忠義

十六卷　十三

烈足以感動夫人也欤

○独石条將黄瑄往日言少嘗逮事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两娖戎如斯人今皆不可復得也武安治大同極有威嚴前何一出街頭狗豕皆走避之瑄所目擊當時人亦大異此事不謁神祠控騎馬过城隍庙前則拳手曰大哥好照顧余寺观祠宇亦不顧也陽武㮣拙石除废諸城躬勤叅幕軍中肅然不毫髮科擾㝷以病还朝継之者修武沈清則貪濁之風作矣瑄故予部将也頗有廉声將累亦僾等蓋纍前輩者云

○景太中一时多两正官如吏部王直何文渊王翱礼部胡濙楊寧兵部于謙仪銘都察院陳鎰王文継王翱国子監刘鉉陳詢太常尚寳皆然天順初諸司當事多武任内閣則武少保矣肖郎署至閣老刘崇益出方面入爲大司成也

○景太間高少保先生以陳芳洲先生俱見寵任乃疏請内閣增人实欲援知己自助意属錢原溥方私託商先生薦之良及不應高曰商公如何商先生曰再看殊不知二公素不相得如水火烈及疏下内閣推举芳洲曰疏中有云不拘繫剧衙門則三法司亦可举若然則吾所知者肖惟禎也意实不在肖特以沮錢耳高先生遂改举王千之先生又所以沮肖於是千之遂有入閣之命后千之深服芳洲之識量而甚不足高之狹隘竟用不合時貴高先生自造敵然千之好悪固不私也　瑣綴録

○景太間　朝廷命揭纂修官职名于文華殿壁時命中貴諂館促完書或取稿
御覧每遇上林南死進時新果品輙　頒賜館中多至五六饌旋報閣老同行礼畢乃啓黄封品分以帰之又嘗賜燒猪羔羊上　宴旁于東閣皆沾醉直幸与被其荣豈一時

十六卷　十四

恩意勤渥前此元有也　瑣綴録

○景太五年御史鍾同郎中張倫合奏復正東宫下獄時兵部進士楊集以書上于謙畧曰奸人黄瑤進易儲之說以迎合
上意本爲脫死之計耳公等国家柱乃恋官僚之賞而略不思所以善后乎脫二人死杖下而公坐享高崇奈清議何讓以書示黄文卣言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胆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知安州集常熟人字浩然我朝進士選知州始此　瑣綴

○景太間南京夾岡門外娶婦及門㴱婦入空轎也壻家疑爲所賺訴于有司拘昇夫及從者鞫之東証云婦已登轎矣法司不能決乃令備求之得之黄塚中問之婦云中途遇嬌二人掖吾入門時子巳昏然且有物蔽面不知其詳至天明始驚在林蒢中耳古人有胭粉炎怪記观此事知其不诬　終

景泰帝之下

○集修宋史通志館中論公曰若不至或失朝者有之閣老乃令閣門吏每晨会後具報到否揭不至者姓名于東閣上考洲因揭一対云朝参未振尚聖賢宥罪府纂述不来奈史館書死成日人以為得斯文相規体　瑣綴録

○景泰中初脩寰宇通志采予宋兄例一皐陀穆方輿勝覽予称以為顧氏此書也宋偏安之物未可為法况此書初為四六試今欲誠盛代混一之書須要有宜国有益勸戒如地名道里戸口之類皆未可闕必永楽中志書凡例而益之可也主議者甚或未之思乎近肯以請于翰林友人則曰當時亦有以戸口為言者太和陳先生執議不從曰此非造冊子何用戸口耶后閲此書竟以要為状元之名可厭而改為之矣夫状元之策不問是否固已下果頭其人何如耳此非科举録何為而詳列進士之名又何為一一而書状元草稿死議其亦類乎愚也已

○翰林院侍講刘定之為尾言臣観自古以来夷狄之禍未有甚于今日也古者如四夷侵敵之陥于四代宋徽宗之陥于女真皆因边塞外破藩鎮内潰救援不及播迁死亡然后有蒙塵之禍未有若今日天下之大数十万之乘舂

上皇至于漠外委以与元剌昔也至于晋宋既遭此禍之后元帝継統高宗嗣服皆舎弃故都偏安一隅然尚能奮既衰之势以架方張之敵使刘曜石勒歎其雪焔而不侵掠官帝后因其講和而來帰未有若今日也先乘勝入寇直抵京城奉

上皇以来而天下之大数十万之帀既不能奮武以破敵又不能灼和以近能聴其自来又听其自去者也蓋國勢之弱久矣雖非

陛下所能派使之遂然豈不思其自強之術而力行之乎臣愚以知時敢陳所見以俟所擇　其曰戦陣臣観昨者之戦但知閉营堅壁假托持重之說而不能出奇尽力以收勝捷之功甚至前隊敗而后隊不救左哨出而右哨不随宜倣宋岳珂吳璘兄弟三叠陣之法前一行刀楯蹲伏以俟其陣稍近後一行騎兵弓矢其陣最高敵至得互相倚伏迭為救援又虜騎之来奔騰蕩突必資刀斧以制之昔郭子儀破安禄山胡騎用八千人執長刀如墻而進韓世忠破兀朮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斫人胸下斫馬足由此言之刀斧之揮霍便捷優于火器之遅後況起出其二曰守禦昨者若制為扇守隘既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名為関塞実則虚設兵士寡弱亭障缺敗蹊逕踈漏非一朝一夕之積也今宜増兵士繕亭障塞蹊逕如古者画境分守因其地也則縦横控塹以為地経因其水泉則遏以停蓄號曰水櫃或夾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募招士軍以助官軍其三曰延使夫通使之戒欲其内蘊忠信之心外有言語之才昔漢文帝濱陸賈使南越用能屈趙佗之膝以夫借号宋仁宗遣富弼使契丹用能結雍夷之盟以息戦争若賈弼者所仁蘊忠信而能言語者以今官用文武督臣修正使之選今適敏者為之介紹録其動静言語纖悉必奏回日以

聞庶乎不致招禍挑衅矣其四曰降胡往年以来降胡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矣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衝破関塞殺掠或乘伺机便恐惊畿甸今宜乘八年將集之時徙其帀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嫁変其衣服不許仍遵夷俗或以為兵使与吾中國之兵部伍相

稚以牽制之或以為民使与吾中国之民里甲相錯以除化
之庶可者金俸之給減消較之毋其五曰紀兵臣現向者兵
士受粟布于公門而納月錢于私室于是乎不習攻戰擊刺
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見旌旗之色耳不聞金鼓
之節但見其或負販貨財以営商或習斈技藝以為工而工
商之所得徒以補月錢之費當民爲而兵之氣力皆変為金
銀以恩好究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羊以當虎狼試何不敗
哉今宜痛革明武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蹤同弊而不
改者誅之可也忽於政而不務者罪之可也士卒練習既久
技甚勇鋭者汰其羅軟者粮賞有厚薄費用亦可節約矣其
六曰撫民夫養兵之費既出於民而兵敗之禍民蒙其害始
也出費而終也蒙禍民其何辜乎夫民則邦本固由曩夷狄
侵而邦本内固此保国末世之良筞也其七曰選將夫天生
將才豈當任將門賤細屠狗之夫而漢賴以王被褐操戟之
人而秦賴以伯至於趙括者豈非趙奢之子然覆首于白起
王离者豈非王翦之孫然係頸于項羽今国家用將有出于
將門之中者若石亨楊洪是也有出于將門之外者若于謙
楊善是也然將雖知將令其各率所知不拘門地或以勇力
或以計筞其余公卿亦令各率所知量能而任之將材由此
而免矣其八曰賞罰夫有兵將也將非賞罰死以將其兵焉
非賞罰死以將其將昨者這石亨于謙等將兵禦虜未聞其
擢陷陣迎回奮軼但迭為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
亦不足賞也今石自伯爵為侯爵謙由二品陞一品天下
之人未聞其功而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貴讓
之圖恢復也所恃者諸葛亮宋之圖恢復也所恃者張俊岳
人皆忠義素著功業久立及至街亭之戰不勝而亮降秩罷

之号符離之役未捷而後解都督之職待收後效乃復前官
宜使亨等但居其職勿受新陞以崇黜陟之節以作懲激之氣
他日勳名振而爵賞加亦何晚乎夫既与不忍奪者姑息之
政也既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
懐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矣至于昨日有臨陣而死
者有弃關而生者亦宜急加賞罰庶幾恩及卑賤而人知所
勸法行貴近而人知所戒矣其九曰設政向者御史建議勸
令大臣入内議政事寢不行夫人主當総覽萬機決機務
凡政事有早朝未及决者宜日御便殿近臣侍于側大臣
奏于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弾史官書其言動以示懲
陛下遵而行則決于万机也詳以执而察于百官也益以明圣
政益新
天命益隆矣其十曰德夫人主之德欲其知如日月之明則
可察任直仁如天地大則可要養生勇如雷霆之断則可以
收威柄故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徳也而吳相司馬
光之告其君仁宗英宗神宗皆以仁明武為言光之所謂仁
明武即中庸之所謂知仁勇也然是豈可以易而能哉必本
于斈矣成湯之聖斈于伊尹武王之聖訪于箕子曾謂聖帝
明王全由天資不假斈力哉然五経諸史之博儒生且未易
徧而況于人主臣謂經莫要于尚書春秋史莫正于通鑑綱
目 陛下宜留心焉不結觀其善而避其惡也夫兼善悪而
觀之則於為君也既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厉
之所以亡而趨避審矣於馭内臣也既知有呂强張承業之
忠又知有仇士良陳洪志之悪於馭外臣也既知有岳飛房
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国忠之好而用舍當矣其為仁知
勇之助豈不大哉

○景泰五年春積雪恆陰詔求直言御史鍾公同手疏請
朝两宮復太子未上以示都御史刘廣衡﹖﹖沮之鍾不听納
易藪語竟上之
詔朝廷集議章恭毅公時為儀制郎中方具封事欲發遂受大
奏其疏大意亦言二事与鍾類五月甲 巳晡時
奏入 帝讀畢大怒日巳晡宮門局乃傳旨自東崇中出
命錦衣衛即時逮捕入獄明日加訊死所謂又明知施榜掠巳
死完膚辭連鍾公即逮置对復下詔拷追令服通南内皆不
服乃用炮烙之刑又不伏更益窮治公慷慨欲必致死会大風
雨沙乃命禁錮獄終身大理少卿廖公莊在憂中亦上疏言
後諸事
帝怒命何服閑治之既而 陛見於 朝堂大杖﹖﹖之八十瀕
死而止貶為定羌城驛丞因是命 衛封巨梃六擇六壯
卒就獄中痛杖鍾章二公各一百每五杖易手鍾公尤瘠杖
至三十已僵不動杖畢填之乃甦由以手舁入獄又禁中不
与酒既而三人皆不死
○景泰甲戌廷試第一甲孫矣面黑係滑而白徐輶面黃時謂
鐵状元艮榜眼金探花 瑣綴录
○景泰五年五月貴州道監察御史鍾同奏為直言安國事﹖
下礼部会廷官議同使告礼部務期各官公平復正
東宮侍儀制郎中章綸建言前事當時章綸同拏送獄明年八
月十七日為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朝見被拏本月十八日
早該錦衣衛指揮同知舉旺等傳奉將綸同各打一百條棍
本月二十二日同死于獄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
英宗皇帝復位升綸礼部右侍郎時監生乘華办事官隨子平
奏請追封鍾同官本年六月内追封鍾同官寺左寺丞補其
長子国子監生
○是年七月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上疏勸
上朝
太上皇帝于南宮仍乞令羣臣於時節亦得朝見以慰
上皇之心及 皇姪猶子宜令親近儒臣誦經書以係人心以
回天意留中不出明年閏六月莊以母喪赴京関給勘合八
月十七日早於西角門朝見有 旨追斯在南京十分无礼
錦衣衛拏去着實打八十詔押送吏部去降除陝西定羌驛
驛丞天順元年二月十三日命吏部取回復職因丁父憂奏
乞依制祭葬父母并錄所項所言奏疏以進俄遷南京礼部
侍郎改刑部侍郎 立齋錄
○刘忠愍公与予為辛丑進士正統四年予僉憲山東至京師
時為講官留飲具論边事將有后来之患又二年為正統六
年召為大理寺少卿又二年為正統八年公上疏言十事其
一即前四年所論边事疏有詆訐權臣語遂為所擠以死
六年為正統十四年公所言边事大驗今
聖天子乃別白邪正誅滅權奸追贈公翰林學士加今諡遣官
祭以少牢所褒恤礼儀光荣除厚而公之名一日震耀天下
嗚呼自古以来鮮全節如公者天地間盖不多見其明有以
燭事幾于未然其忠欲以救事勢于將然其直氣正言至于
忤權奸死而不悔是盖天与之以全節足以為人臣之大防
立万世之人紀矣類若予輩之庸碌不乞為輕重者何足道
哉又三年為景泰二年冬得公与張御史手書覌之追直平
生三復悵歎書此以識于其後云辭瑣識 立齋錄
○解學士胡祭酒契好甚密一日同覌放進士榜解以胡不由
科目識之曰大丈夫必得黃榜書名可耳胡笑曰彼固亦有

洗倖得之盛時公卿其委虵張弛氣象如此
○吳思庵先生談及殘斈后進曰此艄符尋常秀才好熱航舡
耳航舡吳中所謂夜航船接渡往来舡中群坐多人偶語紛
紛蓋言其破碎摘裂之斈祇足供談咲也
○國初孔廟城隍皆木主今雖太斈亦皆以像塑為崇不知其
自何時始也豈亦流俗傳訛裂弊而然乎頗聞廣州城隍毀
木主景泰中太子太保左都御史今冢宰王公易塑像云
○景太丙子秋順天府鄉試以春坊大斈士刘儼侍講斈士呂
原為主考御史林鶚等監試是時少保戶部尚書兼文淵閣
大斈士陳循少保吏部尚書兼大斈士王文俱在內閣循子
瑛文子倫入試俱不与選循等論奏儼原等不公有旨令翰
林并科道官覆考瑛倫文字當時遂以瑛等文章合格得特
賜斈人礼科給事中張寧劾奏循等罪狀乞加罷黜不報儼等

問罪还戍未幾
景泰帝晏駕循等得罪
英宗復辟循鉄領衛充軍文伏誅
憲廟登極二家遇 恩宥子姪放还倫以字宗彝第丙戌進士
今為侍郎 立斎録
○景泰間陳循王文之子會試不中二人以私情怒考官取人
不公皆具奏考之不精欲黜考官 朝廷不從乃已天順四
年會試斈子不中者俱怒考官有鼓其說者謂宜有弟讓不
中亦怒考官一斈子遂奏考官校文顛倒宜正其罪
上見其所言疑而未定召賢問曰此斈子奏考官弊何以處之
賢对曰此乃私忿考官实无此弊如臣弟亦不中可見其公
上意方回乃命礼部會翰林院考此斈子驗其斈多不能答題
意且奏其狂妄遂枷于部前以示衆寢情方息不然欲訢考

官者不乗紛謂此斈子曰若尔所作文字有疵不中是尔斈
力未至非命也若尔文字可取而不中乃命也不知安命可
為士乎初亦有朝臣子弟不中者背助此斈子及見此事悉
赧然而媿矣 天順日録
○景泰間用人多密訪于少保于謙時缺祭酒翰林徐有貞欲
意補之以門生楊宜為少保內姻託為之請至于再四少保
曲意從之因中使言于
上一日退朝宣少保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詞
華然其存心奸邪豈堪為祭酒若從汝用之将使后生秀才
皆被他教壞了心術少保无所对惟叩頭謝而已退則汗出
浹背左右遥聞祭酒之說而未悉有貞竟不得知遂啣少保
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果誣以重罪於戮
景皇帝之於用人審矣其少保之子景瞻尹應天時嘗以告予

云 瑣綴録
○盛景允高蘇人年二十餘任御史巡撫廣東時王公翱鎮守兩
廣允高奏數其失政 朝廷以大臣姑啓之后以直諫
景帝青下御言固是朕自省察逾二年黜考在京百辟顆已陞
冢宰得行巳志却以允高為輕浮少实降古田縣典史往辞
都察院上長皆為惜之允高從容曰此去在某以為怒今止
去某一字尚存史字維是戲謔言其曠達古田在萬山谷嶂
中允高因賦詩云縣門如水倚峥嶸租稅无多訟亦清有酒
可斟詩可咏也无官長要逢迎後陞四川羅江縣知縣羅江
亦万山仍訟簡多暇韓都憲永熙謂曰王允阜不知人要安
排足下宜除臨清車馬輳輻处使奔忙日夕不使儞足下閒
散之懐方是曾安排也允高答一絕云才劣豈宜居要地性
慵只合对青山總書自有知人鑑一度移官一度閒謂之可

見其襟度之廓如兩詩得悠而不然之意郷官中要如此人
且不可得其政事之得体及遣迁擴畧不見拘僻无聊陞知
府致政足跡不詣府縣爲府縣者皆不識其人此又其高処
非終日旅進旅出者之比也　客座新聞

○孫以忠蘇之長洲人世業裝潢翁性誠慄木質不習爲誕一
日有郡吏晉佑醉至其家遺所裝金百兩而去翁与妻謹藏
之以俟已而晉倉皇来迎謂曰得死亡金乎即持还之晉有
分謝翁曰若利此还非本意也所酬一不受今翁年八十四
熊年九十子孫満前叅見四世豈天陰隲之報乎客座新聞

○景太丙子春兵部于少保病在告　朝廷諭旨内閣求一人
協同之時江淵先生在内閣毎爲同事者泪抑弗克如志嘗
垂涎代于諸閣老頗知其意乘此謂之曰兵權任不輕非江
先生不可江忻然不辞乃屬商先生具擬内批于便宦帝仍
对江坐閤中少頃王千之先起入商所以指昼擊中作江工
二字又作石兵二字即出商悟頷之陳芳洲先生継起知王
所指昼商書畢封完出置閤中卓上江竟不加省遂同商肖
三人往陪什莫明日　旨出調工部尚書石璞於兵部汪補
工部江大恚失望是年夏寰宇通志成内閣先承密旨擬陞
總裁纂修等官之秩時閣老皆戒保傅止進兼官独擬商先
生陞兵部尚書銭原溥自贊善兼檢討擬陞諭徳兼侍講董
廷臣自編修擬進中允稿定属商繕正商退銭兼編修告誤
筆然芳洲欲改如初擬商言銭越兩二級則兼官豈可復陞
遂付王忱太監將進諸閣老下階卻歩王千之先生独追送
出閤門耳語王忱曰諸擬皆止進兼官商豈可独陞亦須
從帀倒商恬不知至期　手勅出商仍升兵侍兼学士加兼
太常寺卿乃悟不肖　聊綴録

○翰林院実儒紳所居非雜流可与景太間陳循輩各挙所私
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皆委靡昏鈍浮游之流無由而
退　上欲將通志重修須行推擇進士出身者此輩自知不
可居此托闍院奄其意願補外職貲乃言于
上命吏部除之因其才而高下其秩無不自遂翰林于是爲之
一清　天順日録

○初景太不豫圖富貴者因起異謀李士王文与太監王誠謀
欲取襄王之子立爲東宮其事漸泄既而景太病亟太監興
安諷羣臣請復立東宮僉謂
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閣下陳循輩亦知之然
因會議問李士肖　乃曰既退不可再貧始覔其有異謀也
文又对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貧益知其
必然明日早观奏詞曰早選元良人皆曰此非復立之意遂
駕其說于石亨董王文于謙已遣人賷金牌勅符取襄王世
子去也即于十七日早帯兵入朝詣南城請
上皇復位是景泰不朝已四日矣先一二日又駕其説于石亨
董云景泰命太監張永等行拿数人掌兵者其謀立
上皇中官吉祥得見董白于　太后寫勅旨与亨董成此事遂
以爲王文董爲大逆奸悪然王文初謀于謙董未必知亨董
不过因于謙平日爲提督軍務一切兵政専而行之亨不得
遂其所私乃乘此機而圖之其余皆因平日不足者而中傷
之未必皆知王文之初謀也况王文之謀其実未発所以誅
戮者多非其罪乃曰臣等拾命幹此大事以爲社稷之功
上益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招權納賄擅作威福冒濫
官爵恣情妄爲势焰赫然天下寒心初徐有貞亦与迎
駕之謀特　命入閣有貞以陳循輩在前不得自専乃助亨除

去循黨未幾有貞亦為亨所嫉而出之人以為天道好還不
意亨復遭烈禍益見天道之好還矣　天順日錄
○景泰皇帝有疾都督張軏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以南城
之謀扣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為
矣盍圖之徐元玉輒等說其言是月十四日會有貞有貞曰
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畋為赤子故耳今天下無离心謀
必在此時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軏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
貞曰必伺得審報乃可議軏等又兩日夜會有貞言報得
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附軏等時在今夕
不可失遂相与密語人不得聞已而軏云今虜騎薄都城奈
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為名陰納兵入内誰不可者
軏首肯之復密語既倉皇以出有貞焚香祝天与家人訣曰
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矣歸人不歸鬼遂往會軏亨
吉祥王驥楊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内兵
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為有出入者兵輒叱之有命
仍鎖諸門曰万一内外夾攻事去矣鎖訖有貞取鑰投水竇
并軏等莫為知時天色晦冥軏等惶惑有貞輙行軏顧謂曰
事當济否有貞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鉄錮密扣不
應俄聞城中隱隱然有開門声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
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与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啓
城中黯無灯火軏等入見
上皇燭下独出㕧曰爾等合為何伏合声請
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輿兵士驚惧不敢舉有貞助挽以前
掖　上皇登輿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明朗星月光耀
上皇顧問有貞等卿為誰各对某官某有貞等前導密通房奉
既入　奉天殿諸臣猶有在椎前者武士以椎欲擊有貞

上叱止時黼座尚在殿隅諸臣推推之至中
上升座鼓鐘鳴群臣入賀
景皇帝聞鐘鼓声問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对曰
太上皇帝　景泰帝曰好好做好
上既復位即日命有貞供職左副都御史兼翰林學士明日陞
兵部尚書掌内閣事三月封武功伯仍命兼華盖殿大學士
掌文淵閣事　蘇林小紀　立齋錄
○景太八年正月十二日礼部會内閣及文武群臣議立東宮
事具奏不允十四日内閣陳循等招石亨東閣會本請復立
茂陵為皇太子亨对曰
上今有病休要激惱他又言少停慢慢說話見得人多不曾說
得初　景皇帝有病群臣不知其危劇本月十三夜石亨独
蒙宣到　郊壇齋宮榻前面受命代行礼観見知必难起於
是時有南城之謀十七日早四更時有郎中龍文至循家文
素善張軏得之軏肯前日石亨招兵与循計較說道西边病重
难起若請立東宮不如就請
太上皇復位可以得功賞要与循說韓循不着却与徐有貞計
較有貞先要与陳學士說不曾說得本官回言陳學士往日在
人前說爾無功封侯此事如何与他說他見為首請立東宮
他得知西边难起是的一久会集百官懇請
太上皇復位大采所謂必死功賞切不令知今亨只納内外典
兵柄者三五人密為之庶幾功勳有帰權寵在已又与亨計
必須提过興故污曡吾輩功高此事在今日早發　見陳循亦
究錄　立齋錄
○景泰八年春正月
上寢疾免百官朝數日内外群臣患之十有一日左都御史蕭

維禎右副都御史徐有貞率十三道同百官于　左順門外大嘩
興安自內出問曰若等何官衆曰乃都御史五府六部堂上
官　聖体不安請來問安興安以指作十字謂病之篤不过
十日耳衆曰若皆朝廷大臣耳目不能為社稷計日々徒鬧
安耳衆乃惶々而退即日維禎同有貞集十三道御史議曰
興安之言若皆達其意否衆曰　儲皇一立無他患矣請早
立之二公喜曰斯議得矣衆还道中作封事草其略曰
聖躬不寧五日未朝內外憂惧京民震恐蓋謂
儲皇未立以致如此伏望
皇上早建元良正位東宮以正人心草呈堂二公是非録於会
稿次日早具稿于
朝集文武羣臣石亨張軏張軏于謙王文胡濙楊善等柱左掖
門議允命題維貞率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為擇字更畢
矣曰吾輩亦欲更也是日登正本進　奏十有三日本出差
聖旨朕适幾日偶患寒疾是以不曾視朝待正月十七日
朝請擇元良一郎唯々報院達道皆勃々憂慮瑄与同官監察
御史錢進樊英同曰斯當復請未及礼部尚書胡濙令一办
事官赴道报曰請立東宮事今本部会閣下及文武大小羣
臣於十七日侍
上視朝今辭懇請令未報知愈各瑄与璡奕不勝忻々約曰若
上雨不可吾等皆免冠叩頭辭職乞还田里滿朝者是
上亦勅心死乃不可会議于礼部李士商輅主筆草奏其大略
曰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傳之於
宣宗　陛下宣宗之子見深宣宗之孫以　祖父之天下傳之
於孫此万古不易之常法稿成十五日登正本会命姓氏與
宇啓灵訛至十六日晡時方完是日先進題知本之具門閉
矣衆曰不先題知明日刘侠進呈亦无害也徐有貞時常往
返石亨家莫知其故是日未末有貞自造亨家燃烛時方出
十七日四鼓時衆集于朝人人謹待
上出以期事济頃之南城呼噪震地羣臣失色須臾鳴鐘鼓
上皇御極矣於是朝野驚懼以為復見太平本遂不進
旨下擒于謙王文等以其迎立外藩故也有貞等皆進爵有差
究迎立之迹死関实可験乃曰謀而未成于謙王文殺死弃
市商輅免还為民余從編戎伍有貞以巳乃謀首功冠文武
論下
上前乃錫以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武功伯兼
東閣大學士亨一日引千戶盧旺彥敬二人侍於　文華殿
前　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对曰臣之心腹人也何為心腹
復对曰臣每有幾事与二人謀他人不知也如迎請
上時亦与斯二人謀乃特拜二人為指揮使自是求請无虛日
冒報功次陞六千余人　上甚厭之事定日久
上察迎立事愈无状心頗見疑每詰亨及張軏曹吉祥等迎立
外藩之故对曰臣亦不知乃有貞向臣等言耳石曹二家專
権忿肆无復畏忌死生予奪皆在其手士皆重足而立復貪
敢遣視君子患焉有貞亦欲其過抑每沮其謀互相排抑於
是文武二途矣成化改元修国史瑄詢史館未載是事瑄乃
身為目見故謹録于斯以彰国史之公以備修史者采焉浙
江按察司副使曹城楊瑄識　立齋録
〇景泰末在廷多擇君之志二張都督軏軏石武清亨楊
曹太監吉祥則主復辟議于許李士彬々許薦徐公有貞謫

人就徐議徐冠帶乾文言將在今夕遂成取日之功徐烯鍋
布士羣起傾朝始凡批答制旨皆出閣臣後入宦寺手似迁
是徐復請帰閣闈宦人浸失權嗾徐追曹石私謁徐以寡賑
不從去自陳請干
上徐復諫 上每節縮與益嚁之会御史楊瑄劾曹石中批令
銓曹記瑄名曹石忿憾
上与徐叐屛人語曹石乃令小豎竊伏淂之以聞
上上果驚叐責直乂之　上素眊動曹石因造奏誹毀朝政多
危語假給事中李秉彜名下之李時巳丁艱去曹石以絶似
一人持奏接本小豎視其膚甚長言大人說何事有許多文
字其人不語豎覘懸牌吏科給事中也奏入明日朝命召其
人則亡之矣捕逮甚急校尉齊持一人示小豎々曰非也昨
肥而靡今瘠元彨乃復大搜常熟張廷瑞以寫作游都下擒
者視其貌惟肖且吳語也取以入加掠亡状後乃得李竟死
酷烈之下曹石因言此徐有貞悲望使所容太州布衣馬士
權及其官其吏楊某共為之而藏其迹耳遂収四人及徐家
屬詔下獄加之酷烈益甚瑱死数四竟亡状馬尤毒島曰今
欲吾三人何所承刑官曰徐有貞欲作逆与汝三人同謀先
為此以惑　朝廷士權頴建言謀其執筆作状楊某書膺之
士權大呼曰徐有貞欲使
皇帝為尭舜之君令百姓為尭舜之民如此而已不知其他刑
官不能折獄竟不成会　承天門灾徐遂得什謫金齒郎紀
○景皇帝八年正月病久不能朝外議稍藉々王冢宰直与諸
大臣議請舊太子其鑑御監周
太上还大内議畢其本時正月十四日以灯假有妨俟十六日
早進其藁留于礼部尚書姚夔家諸臣中有一人泄其議
人貪功喜事告曹石諸人知之遂亟起謀先於十五夜部眾擁
定至四鼓斬關而入亦有内應者遂成南城之計而前請旨
之議竟寝矣
英宗既復辟雖賞諸人之功而恒不除以其有軽　朝廷之心
後皆不得其終成化初姚為冢宰嘗以稿出示郎中陸果直
曰朝廷本无事但庸人自擾之兼亦无迎駕之謀特以此誣
于謙輩死耳泉向為予言如此　寓圃雜記
○洪武中大臣為三公者皆開国功臣三孤亦无備員如刘伯
温汪廣洋章封伯爵而不以公孤加之其慎重可知矣永楽
中惟姚廣孝為少師洪熙宣德間大臣為三孤者亦不過蹇
忠定公義夏忠靖公原吉黄忠宣公福黄文簡公淮数人而
巳正統中為三孤者内閣三楊公而已至景太中有以少傅
兼太子少師以少保兼太子太傅以太子太保兼尚書都御
史以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兼侍郎副都御史大理卿通政使
又有尚書侍郎兼詹事府詹事寺官公孤之少在朝不下二
十三員内尚書每部二員侍郎每部三四員都御史員数
有甚焉名爵之濫未有甚于此時者故當時語曰満朝陸傅
保一部两尚書侍郎都御史多似柳穿魚一作賤似耿山猪
菽園雜記
○夾棍之刑惟錦衣衛則有亦設而不作景太二年巡按御史
趙縉公行賄賂藉此以旧制人口匠作不諳其制縉自教為
縉終以會斷去官流毒不已遂為常刑三十年前官司杖人
惟用荊杖或加皮鞭故罪易受後稍用竹篦一篦之重不过
三四两自成化十九年一巡官忽有糊黄之制重过二斤用
以側研之名之曰研故獄中之人罪无軽重受研者多死至
今諸司往々效之刑具之重至此　寓圃雜記

○太上皇居延安宮　景皇帝久不朝給事中吳江徐[illegible]
見遂進離間之謀　景皇帝惡其言謫為遠衛知事
太上復位被支解天下快之　同上

○景皇帝信任于公方寄召入以僞叅投之公叩頭認罪
上曰吾自知卿〻勿憾也公既出併下堂迎問曰今月
聖諭為某事公曰姑入語之既入復諸乃唉曰老夫不是処置
弟當面言之未敢不從也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偉惶愧局
蹐无地君臣相与如此誰得而間之此于公所以成安
社稷之功也　菽園雜記

○夷人黨護族類固其習性同然而回回尤甚嘗聞景太間京
師隆福寺落成縱民入觀寺僧方集殿上一回〻忽持斧上
殿殺僧二人傷者二三人即時执送法司鞫問云見寺中新
作輪藏其下推轉者皆刻我教門人像憫其終年推運辛苦
是以讎而殺之无別故也奏　聞
上命斬于市予謂斯人之冒犯刑辟固出甚愚然其義氣所発
雖死不顧中國之人一遇利害至有背其類以自全者較之
斯人之激于義而蔽于愚其可哀憐也哉　同上

附録

○景泰間烏川聶大年用薦起為仁和訓導通詩書二經博涉
群書篤意古文及唐人詩書法李北海潘忠諸公与一時達
官顯人过杭者皆礼重之其名傳于遐迩癸酉歳值大比兩
廣湖湘山西雲南皆以校文來聘大年以老而廃李就辭以
疾并以詩謝之云名藩較藝選徵書使者頻煩走傳車老大
难遊太行路平生厭食武昌魚五羊城古仙遊遠八桂霜深
木葉疎寄与青雲舊知己貞因辭賦薦相如卒就雲南之聘
景太六年徵詣翰林脩史竟以疾卒于京師旅邸初大年嘗
言王抑庵冢宰求錢塘戴文進畫十年不得何如移十年求
畫之心以求天下之才則野无遺賢矣此言頗聞于抑庵大
年病不起以詩投抑庵云鏡中白髮难饒我湖上青山欲待
誰抑庵見詩曰彼欲吾志其墓耳及大年卒抑庵遂為志其
墓人以是知抑庵之德不可及　蓉塘詩話

○景太三年奸臣建請易儲之説事下廷議林莊敏公聰時在
刑科首言　皇太子无过不可易慎激不肯署名事不能沮
而人諒其忠未几廷吏部選法未當或私有徇者輒指斥改
易至屢疏劾之必置諸理而後已當事者雖外示敬惮而中
實忌之嗾御史劾聰甥為教官因聰言得善地文致其罪以
專擅選法當死大臣當連名署奏牘次及礼部尚書胡濙[illegible]
曰林聰至死耶如公論何即移疾不出
朝廷遣問之濙曰本无疾聞林聰被害心怖不安
帝始知聰為人所誣竟從末減左迁国子學正成化間歴官右
都御史掌南京院事先是為都察者能制十三道遇事規避
死所言以悦權倖士夫殊不直之及聰管院事道中時有所
彈劾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鈐其屬聰曰已既不言而又過
人使不言誠非聰所能也　近代名臣録

孤樹裒談卷之六

英宗中 天順 紀元

○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
聖上復位當日拏于謙王文第二日拿項文曜開父喪未起與
錦衣衛皆打一百第三日陳循蕭鎡商輅俞士悅江淵王偉
古鏞丁澄沈敬守衛官問皆打二十擬謀逆重罪奏
聖旨道監著內臣王誠舒良王權者十四五人皆擬重罪坐副
都御史徐有貞為兵部尚書太常寺卿許彬加礼部右侍郎
勑朕居南城今既七年心已忘于天下不幸奸臣謀逆武清侯
石亨等能機謀变當忠義奉邀朕復正位功在社稷進封為
忠國公食祿一千五百石右都督張軏為太平侯食祿一千
三百石張輗為数侯都御史楊善為興濟伯食祿一千二百
石俱子孫世襲如 勑奉行 立齋録

○正月二十二日
聖旨于謙王文舒良王誠張永王勤俞法度本當凌遲從輕決
了籍家下人口免死充軍家小為奴着隨營住家財入官陳
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免死發口外永遠充軍家小隨住蕭
鎡商輅王偉古鏞丁澄原籍為民欽此天順元年正月二十
六日都察院右都御史肖維禎等於奉天門欽奉
聖旨于謙王文結同內賊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構成邪謀逆
迎景泰纂易儲依阿從諛廢黜正后內外奸朋紊乱朝政擅
奪兵權將軍國大事都壞了近因 景皇御名 有疾不能臨朝
視政這廝每自知罪惡深重恐朕不容因共謀為不軌糾合
心腹都督范廣等要將總兵官等擒殺迎立外藩以圖僥倖
動搖 社稷其一般奸臣黨陳循肖鎡項文曜江淵俞士悅
王偉古鏞丁澄商輅亦各謀欲知前謀不行致李及朕復位
這廝每奸謀節次敗露已將于謙王文王誠舒良張永王勤
處以極刑籍沒家產成丁男子俱發充軍仍將其餘奸黨陳
循等發口外永遠充軍後及原籍為民了論這廝每罪惡
宗社的情理窮究極惡本當族滅如今
上天好生之德都從輕処置了令內外的官務要竭誠尽忠奉
公守法以保身家不許似這廝每朋奸乱政違了必誅不饒
恁都察院便出榜曉諭多知道欽此 立齋録

○天順元年二月初六日奉
聖旨軒輗陞刑部尚書刘廣衡刑部左侍郎李賓調大理寺卿
李東調南直隸管糧儲張鳳調南京戶部薛希璉調南京刑
部肖維禎調南京都察院姚夔調南京礼部宋調兵部鄭太
李敏孟鑑張睿沈翼張蕙孫元禎張純楊宣張敏王騏富馬
昂謀偏采揮程南云蔡翼嚴惟善姜勝都着他致仕刘本道督
張睿一晉京倉糧儲并通州糧儲翰林院便寫勑書着人齎
馬裏去欽此 同上

○上復寶位二三月間諸文武首功之臣列侍文華殿
上喜見眉宇呼諸臣曰弟弟好矣喫粥矣事固无預弟弟小人
壞之耳諸臣默然時都督刘深亦帶刀在侍深亦以復位功
進左都督復充總兵官掛征蠻將軍印來廣西為監偶及此
其語尤詳嗚呼
上之德堯舜之德也敢不有記 水東日記

○予嘗謂巳巳北狩一事大臣中持論不同本明白可知而或
隱或見予頗自負以為独知之真內惟興安一人似昧報施
以其全首領死牖下也今日偶與陳舍人語頗不合賺張曾
曰當時內非興安外非于少保等持命之堅必將[illegible]終以[illegible]

之澂之則天旋地轉不可得也虽亦主一説必非正論乎然
与之亦陳咲曰吾安受佛戒遺命沉香龕子粉其骨作浮屠
乞供此豈其報歟
○丁丑易儲召襄王議首謀迄今紛紛大夫易儲事一时君臣
不得逃譏召襄則云无之于王不得无罪弟行不敵法耳既
赴東市子弟言前日内外軍馬悉在吾掌中天下八十万精
兵任吾用吾不反今日一死豈才乃反耶王語尤傲揭然至
之功非于死也　野記
○丁丑承天門災岳編脩正草詔罪己甚至曹石相謂言好邪
黨蔽不謂我曹抑不謂徐有貞乎譖于
上上命杖岳百下謫戍肅州宅并財産尽賜指揮季鐸得肯自
往挽岳門撿括妻孥家人出門一一搜驗幷厚待之凡岳
上宥岳得还鐸得罪
上曰季鐸家產尽是岳正物可悉取还之岳乃以撿鐸門搜括
如鐸亦復昔怨初岳為儒臣豈兇哉何鐸奏禁不肯皆帰于
岳岳復加厉凡鐸婦女出門亦加漠索尤極厭辱焉　同上
○孫御史鼎吉安人天順初提學南畿生徒誠服所歷戒毋候
迓舟行比至舍傍數夫有小輿徐入先知者師弟子既集便
闔門誡之試文不以宫牆題數首随閲所差次之比畢諸生
循在堂而已發文案私請自无所入有近者未始輕登催自
訟格其心而大突者必黜一日庭中橘熟命摘与諸生同啖
人一枚一士輙取二枚問之曰將遺母孫太称賞命摘益予
之其後乃得天台陳選大略相以二君江南士人人主誦之
同上
○太祖留心李校胄監教術尤為嚴密司成亦爱得之今爰鄉
李公時勉以耳目相入又其忠節罷淅耳　同上
○英宗以来道学称薛文清公後来如吳与弼陳獻章[illegible]
山西石其人鮮知後秋丘相争文李楊文貞公後称徐武功
爭政事兵名等各有若世不可悉述而評且有所不敢也即
此所徽道李惟文清誠為之餘不服方人也要之
祖宗時人物不樹門户而各臻之極千載自有律度单衛独忠
義之節前后所出者扶持宇宙萬古一日耳　野記
○天順初石亨竊權稍見禍近欲免死許其門客謝昭者倣漢
嚴教蔡京招龜山故事教以徽臨川処士吳与弼以収士望
至　朝廷遇以重礼權貴官寺公卿士夫皆往候之初相見
時官无尊卑与弼皆稱大夫既而見勢要者皆迎接踰礼見
進士以下止称秀才或不送出門而受中貴權要厚賂輙造
門拜謝又籍朝紳名刺為一帙語人曰傳諸子孫見一時之
榮識者鄙之時予独不往見一日予同丘仲深送玉堂賞花
会詩詣李文達所適与弼先礼予見其戴大頂帽着棕帽趚
咨以下李上達之妙不能條析但謂且莫説上達之妙只説
下李事文達顧予哂曰老先生亦記註不得与弼支離出達
文本呈来達良久起身為敬辞状予亦起立与弼揖予曰大
人先出吾有私話与先生商量予揖出門別文達其徒黄頓
止復送数步予郤立謂之曰棕帽非士服矣先生何為不順
中曰應曰耳予又曰公事則公言之私事則不可言况處士
可語私事于宰相前乎順中曰非他私事只欲去就耳予曰
去就當自决豈可求决于宰相順中曰吳先生
朝廷授以諭徳不允其辞竟得李先生終後把作得傍可就職
故來問耳予曰把作得住否亦豈李先生所能預料當自度
才力何如耳然予適見吳先生所進白六事皆経生之恒談
死大裨于治教且詞語寂寥学術可知不着力其終隠之文

他日实不副名貽咲斯文順中曰諺不可留以是与弼乃辞
帰既帰矜肆无故態人有訊以一絶云假不假兮真不真君
岂氣象好难親不久東歸呈天子猶自循〻善誘人他日羅
状孫　休官往見指辞至再意侍倫三往而后見之怒遂收
前韻云如今弄假却成真轉見君〻不可親弄假到頭終是
假豈能欺得世間人書畢授之而去弼見詩大慚悔遣人追
之不及他日以弟不検死知之何乃自悔冠蓬首褐衣束裙
雑稠人中跪訟于府府府守閑状見其名始遇以礼未幾又
断于布按二司張元禎作書切責之其書起云拈起此書怒
氣中天未云當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先生久竊虚名為
名教中之罪人吾直按兵以待然此書実未嘗達上傳于鄉
里去世有徐言緩步揺首閉目縮瀕于昭〻而情行真〻欲
以欺世盗名而卒敗露為世所誚者不少則与弼下矣又足
道哉　瑣瑣録

○天順初
上以郕王甍欲令妊妃殉葬夫内奏曰汪妃雖立為后即遭廃
弃幽閉幸与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况又女死依尤
可矜憫
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為弟婦且以不宜在侍初不計其母子
之命一日
上曰汪妃所天下且在内欲居旧府何如區囬如此誠便但衣
食用度不可缺減
上曰朕則欲加豈可減乎其原侍宮人悉隨之俟道老成中官
数人以便使令亦由是母子保全甚得其所　天順日録

○正統十四年間
上在位未嘗有失徳事當時王振擅権致有土木之変
上既回鑾入南城天下人心向慕不衰及景太滋蕩无度至民
失望一聞
上皇復位无不懽忻鼓舞及石亨張軏曹吉祥弄威権人又失望
有御史楊瑄自河間来言石亨家人覇占民田
上謂吳与有貞曰御史敢言如此実為难得亨輩既請奏与有
貞主使不然御史安敢如此遂於
上前訴其迎駕奪門之功且言臣等欲排陥之悲哭不已
上不得已依其所言召言官劾之有貞下之獄是時士大夫莫
不驚惧方善　上焉御史以為朝廷清政可卜不料如此是
日或　雷電大作大風抜木　承天門災京師震恐翌日即
将吳等降除祭政等官人以為感召天変又如此其速亨輩
之家大木俱折氷雹尤甚皆恐惧不安遂有此處置不然吳
等安得即出
上亦心知此輩之非但以初復位等又自以為功掩在左右前
後只得循從越二日
上曰近日主張行事皆是徐有貞一人李吳在朕前未尝有妄
言今与有貞同貴於心不堪即召吏部尚書王翺曰李吳不
可放去还要用之遂轉吏部左侍郎
上之復位人心无不懽戴者无亨等擾擾左右前後皆得正人
輔導行事三代可復不幸而遇亨輩讒言一入未主惑解救
年之久言路猶塞所謂開国承家小人勿用可不用哉　天
順日録

○天順初石亨挌権納賂文武大臣多出其門奔競成風士大
夫不知廉恥節義為何物矣深憂之思欲息此風適
廷試策士以求矣安民二事問言之歎得真才止奔競以正士
風時非御史真缺有行賂于権貴之門者處其名

上知其不可問矣可以勝此任者且曰耿九疇何如矣曰
陛下得其人矣此人廉名素著士林重之未幾九疇自陜西來
遂陞都御史
上召見戒諭諄切深優與論初朝廷旨意多出內閣臣調進旨
稿晋閣中号絲綸簿其後定寺專恣時奏收簿秘內徐有貞
既得罪監乃告上款緊事还簿閣中　立齋録
王文端公天順初致政家居年踰八十子孫吳孝田園廣種
春夏間諸子集佃僕數百人挿秧擊鼓唱歌与陳夫人各乘
肩輿循觀于阡陌午憩庄所諸子孫更迭称觴上壽宴樂終
日形諸賦詠鄉邑以為美談一日澄江洪瀼公晻門坐觀徐
論諸子孫曰初東里先生不欲吾同事于內閣調出理部事
我時不能无憾然使我在內則天順初元當坐首禍必有遼
陽之行今日安得与汝曹觀水為樂耶以此益知出处自有
定分非人力所能為也　瑣綴録
天順初以景太易儲之故凡翰林有帶東宮官銜者改別職用
且改李克述林恒一間黃廷臣尚寶鄉刘主凈倪克讓呂逢
原通政叅議錢原溥尚宝少卿俱兼翰林講讀以下官乃旧
供職蓋出有貞意凡曰若改以翰林之職則是陞非改矣未
幾呂先生遂帶叅議銜同可斋彭先生入閣是冬陳汝言用
事言於
上曰翰林院官皆帶別衙門銜而本院学士乃无一人事体自
不便
上乃命寧王九皋承　旨九皋对曰学士職不輕今似太易汝
言折之曰唐有十八学士今何易於是俱改学士錢則侍讀
学士而可斋則以太常兼侍讀改兼学士明年廷臣使交
南还亦援例改與論汝言所行可称者惟此一事有貞有憾

耶〻　同上
國朝定制毋止封兩人正統中曹文襄公陳情乞封前母
詔從為後例景泰七年冬盛亦以昧自陳蒙
恩得封前母天順改元四月二十七日　命下
今上龍飛為天順八年是年八月盛自廣東赴闕時僉都御史
已逾三考吏部以聞而先母淑人今老母太淑人復俱被
命聞之得封前母者甚少而封母三人者尤少如鄒侍郎幹
等皆未得如願噫
上之德如此盛何以為報也　水東日記
○英廟初復辟徐有貞等嗾言官誣劾王于二少保等以召立
外藩不軌事至謂事雖傳聞情实难容以多官会鞫于倪首
不办但言辨也死不辯也死
朝廷赦得我乖人亦不肯惟王于之條析拆办乎莫能难肖都
憲維禎謂事出　朝廷不承亦难免總兵張軏即封太平侯
者瞋目与肖都云必輩自犯如何謂出
朝廷肖若不聞時刑部刘清秀款回語張軏怒手之曰看你這
等嘴臉也不是這才料而一時附勢者皆𦓐〻然刑科給事
中尹旻當帝奮然攘臂奉踢王于二公皆謂比二奸臣正好
歐識者含哄越明日有貞等遂陞旻通政叅議後有貞吽敗
王文事亦昭雪旻又慚悔揔護不及矣　瑣綴録
英廟復辟之初凡与擁戴者皆得陞職謂之奪門功次每宇濫
肸宣謝恩姓名輙以奪門為辭擁戴者聞之莫不嗤嘅于私室
彭𣏌道先生言所奪者何門　禁門豈可奪當時
景帝果若不諱臣万姓不能不擁戴
上皇以從宗份何煩用兵蹀血于禁門況當日
景帝已撮力疾出視朝若南宫出稍後事即不成不知右言

置　上皇于何地此乃僥倖貪天之功兆万金之躯而乃以
奪門帰其功果何謂邪于是彭先生聞言於李公元徒公時
亦以張賜薦入内閣未悟至此及聞此言亦為悚然遂於頓
対之余从容言之
上頓悟即嘉疏絶亨[illegible]友快々然竟致誅夷而陳芳洲諸公
从此得什　同上
天順初閣老皆被逐徐有貞薛文清公許道中李文達公代
之其中惟李公儀度端凝得体薛惟李行老成而因奏対鋘
称李生蔵以失寵求退可謂明哲保身者徐則兇陋心険許
則鄙劣放曠
英廟始見徐退諭左右曰徐有貞可惜死福一日朝退上東閣
階峻雪滑許失脚傾仆倒流面匍匐復上徐俛首側項嗛然而
咲至東閣乖官会揖後与許咲不已殊失現瞻貪鄙之徐性

多疑方章
即位詔改竄不一至経三宿内閣乃完及讀巻日
駕御文華殿中宮促進至再尚如廁不至故示偃蹇後岳正継
之進対尽言甚至語嗚咽鼻息涕涙
御衣亦不自覓　英廟諭侍臣曰齷齪胡子対我言摘手画脚
故以数人旋被斥而李則始終保全安享富貴蓋容貌詞
氣乃德之符而高卑俯仰吉凶之光君子可不慎欤　瑣綴録
天順初元会試同考官尽出于権貴所薦引及掲暁日録文
繆誤去取徇情謗議洶々死各詩詞紛然雑出一排律云
聖主開科取俊良主司迷繆更荒唐薛瑄性理難包括銭溥春
秋欠主張呉节只知貪賄賂孫吴全不暁文章問仁既是元
頭子剛柔如何有太王告子昇名当問罪周公係井亦非
閣老呉郎真慷慨総兵令姪亦軒昂榜上有名雖不羨至公

堂存至私堂盖許道来之子石亨之姪皆以私取而録文論
語題卩去顔子起克己復礼為仁並義本公都子之言而云
告子故詩中備言之其他招擬祭文不可勝紀　同上
揚昌平　范都督廣為石亨所搆誅皆兆其衆二人赴市英
氣不挫揚尤挺勁至市但云陪駕者誰今何在吾提軍救駕
今殺之固宜俄有一婦人縞而来乃一娼也楊故呼之顧謂
曰若来何為娼曰来事公死因大呼曰天乎忠良死矣観者
駭然揚止之曰已矣死盐于我更累若耳娼曰我已辦矣公
先往妾随至揚挺身呼行刑者曰何不快動手既畢元娼慟
哭吮其頸血以綫線紐接著於項顧揚氏家人曰去矣之即
自取練経于旁　野記
大傅安遠侯柳溥昌御寇无功取还即至
上名吴曰溥之為将畏縮如此若不懲治以警衆且有罪不罰

人誰為法即命言官弾劾罷太付閑住越数日溥以馬駝進
上怒擲并奏曰溥无状如此荘凉之人既被虜寇搶掠頭畜殆
尽復為総兵所索不然從何而得況无功戴罪
朝廷復受其所献可乎遂却之且責其罪溥慚惧而退　天順
日録
天順初虜酋孛来近边求食傳聞宝璽在其処石亨欲領兵
巡邊乘機取之
上曰何如吴曰景泰以来連年水旱灾傷府庫空虚軍民疲困
已極
陛下初復位正宜与之休息況胡虜雖近边不曾侵犯今无故
挙兵伐之恐不可若玉璽秦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国之物不
足為貴
上曰卿所見極是莫若只遣通事賷賞賜与之吴曰

聖意如以庶戎乞當明日召宣旦未可奉兵先遣通事撫其
逆順使其回報処置宣意方止於是遣都督馬政往撫宣来
條虜与賞賜深知威恩但其余部落為梗得宣来保送使臣
而回　同上
○上因説校尉行事者亦多枉且如行臨川王与肆尼姑適及
鎮撫司指揮門達問之実无此情又聞行事者法司依其所
行不敢辨雖知其枉亦付之嘆息惟門達能办之矣因言往時
行事者挟仇害人涉處者治以重罪
上曰若如此又慮其不肯用心訪察今后但令鎮撫办其枉者
可也　同上
○景泰間山東連歳災傷天順初人猶飢窘已発内帑銀三万
両賑済有司以為不敷乞增之
上召有禎与矣曰可浅否矣対曰可有貞拂然曰不可不知其
弊者以為頤常見放鉅販済小民何嘗上恵偶為里胥書算
得之矣曰雖有此弊猶勝于无艮
上曰増艮是也吉祥亦曰　朝廷銭財如山不必吝惜有貞不
得已従之遂増艮四万両有貞退而不崇矣曰先生悮矣
朝廷欲出内帑済飢民而我輩反沮之万一迫而為盗責将誰
帰蓋其初不欲可否惟歓事出于已古之人惟其吏之當而
従之不必出于已也後
上亦覚有貞之非嘗曰如増艮済民一事有貞不然先生之言
甚謬如此　同上
○天順間御史年富被石亨姪彪奏言自大同逮係至京
上曰此人何如矣対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
上曰此必石彪被富沮其所行不得遂其私耳矣曰
陛下明見直得其情須早办之幸甚明日

上在錦衣衛指揮門達曰尔當事情务在推問明白已而惟恐
果多不实矣曰須遣人体勘庶不枉人
上曰然乃遣給事中郎中二人
上曰再遣武職一人同往不然縱得其实彼必以為回護矣曰
陛下所慮極是勘回果无实中富遂致仕而帰
山西参議孫敬前兵科給事中今日言天順中科道糾劾冒
出或召対面諭且戒以勿泄賜酒饌而退亦或賜果核写其
劾安远侯柳溥西边玩寇章出内府掲帖蓋閣中人筆也且
云上或先私問兹事可否乎劾　同上
英皇之盛徳其至矣哉
上留心致務漸斉指権縦賂在右者之非厭其所為不能驅
遣嘗於争中斥其人告矣曰為之柰何矣以為人君之権不
可下移果能自覧彼之勢自消惟此為良法其私情既不能
行趨附之人漸亦少矣
上以為然且曰无此相礙何事不順吾早晨拝天拝祖宗畢視
朝罷進膳後閲奏章易決者即批出有可議送去先生処参
決矣曰臣等所見亦有不到處更望
陛下再加参詳斟酌停当施行如此則庶積其凝矣
上深以為然且云左右乃同此等奏章何必一一親覧又曰亦
不必送与閣下看又曰差便差到底奸邪不忠如此矣曰惟
陛下明見又白朕忝荷天下之重五更二鼓起斎潔具服拝天
畢省奏章剖決訖復且服謁　奉先殿行札畢視朝循此定
規定時不敢有悮退朝至文華殿或有政事有関大臣者則
召而訪問商確須省奏章訖回宮進膳後従容游息至申復
省奏章暇則听内政至晩而休昔
母后処每旦朝有命則一两月一朝隆冬盛暑免旦朝今左右另旨何

乃自勞如此吳曰自古人君脩德勤政莫不皆然今
陛下敬天敬　祖宗孝　母后親　　　　　覽政務則脩德勤
政之事備矣臣願
陛下持此不衰堅如金石可以馴至夫堯舜之道而為堯舜之
君矣又曰如此行之亦有何勞不然便於安逸而怠荒至矣
雖悔何追矣曰
陛下言此社稷蒼生之福也　同上
冬十一月間
上一日屏去左右召吳從容言政治得失吳因而極言下情之
之弊時往往差錦衣衛官校出外提罪人然此輩嗜利勢如
狼虎所過死虛必飽其欲而後已動以金銀千百計有司不
勝其擾害略達此情
上初不許但曰今後但不可多差耳不意差者多左右貴近所
囑因而諸毀譖多言彼有祀者自當其罪
上聽之從而見疏矣初亦莫之不知所由已而左右傳說如此
吳謂此弊九重之邃何由得聞吳既得親近豈忍隱蔽而不
言乎言而得罪亦所甘心越旬日復召吳待之如前蓋
聖鑒孔昭也　同上
英宗皇帝一日　御祥鳳樓恭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皆被
召入侍時忠國公新第成上顧問左右曰此何人居也永特
謝不知瑾獨扣首對曰此王府耳
上笑曰非也瑾曰非王府則誰敢如此
上顧太監裴富曰爾聞若所言乎蓋忠國新第極其宏侈
上固疑之久而亨昏愚不自知此一驕乘之萌之一耳平胡將
軍總兵官撫寧侯景昌嘗被禁遇能談舊事而其言亦不妄
惜乎師行匆匆不暇世及始記此一事尚有俟于他日也

同上
○四月中
上召吳謂曰如今各邊革去文臣巡撫十分狼狽軍官縱肆舍
畢士卒疲憊且曰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然變更以此不便
只得依從今乃知其謬卿為朕舉進才能者用之吳因請曰
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要人最急
上復曰卿與王翱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且曰多舉數人擇
而用之於是議推十二人明日進呈遂定浙江布政白圭在
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宣府僉都御史李秉在大同監察御
史徐瑄在延綏山西布政陳璧在寧夏陝西布政芮釗在甘
肅俱以京官巡撫其地　同上
○會昌侯弟昱宗家人私起店房專利以病客商事聞
上召吳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吳對曰若
陛下以至公斷之誰不畏服乃命毀其房家抵法昱宗俱免其
罪而戒之侯初病出既見
上為其弟乞恩終不允
上召吳謂曰為侯者不知自責反乞恩澤朕終不允又以畏老
為辭求之良久竟從公法吳頓首曰真可謂王者不私矣
同上
○吏部左侍郎孫弘聞喪
上召吳曰孫弘豈勝吏部吳曰誠如
聖諭蓋弘以知縣考滿赴京為忠國公石亨鄉里囑留京實
因奉迎有功陞工部侍郎後極力謀求得此士林鄙之
上又惡其謀奪情即令守制復召吳曰吏部侍郎乃天下人物
權衡非
物權衡地部比必得其人先生以為誰可吳曰以在朝觀

死如礼部二人可擇一用之
上復問其優劣夬曰鈬幹為人端謹但規模稍狹姚夔表裡相
稱有大臣之量
上曰然遂用之命下士類皆悅　同上
礼部郎中李和託一釋子嘱霍近求為侍郎士論紛然不平
上問夬此人夬對曰不知　上悟其意復問吏部尚書王翱亦
不甚許他日以李士李紹对
上復問夬〻对曰此公論也　上遂決奉天門朝畢召吏部發
玉音除紹為礼部右侍郎與命大慊　同上
時祭風雷山川之神而壇壝在城外
上不欲夜出問夬可以勛臣代否夬曰果有故亦須代但
祖訓以為不可　上曰今後當自行但夜出至彼无所止宿欲
效天地壇為一齋宮何如夬曰可但宜減殺其制
上曰既有止宿日未下時至祭畢拂曙而回庶免晚間出入
頊首曰
聖慮極是
于前庵乖子于康頗好聚畜書天順中自边被宥还将以節
庵柩帰葬于鄉一日死聊中坐表背巷人家見書畫人負數
軸来呼而取观之則兩軸者節庵夫婦容像也納微價而得
之節庵家畜画皆被籍自分不可得矣盖同時籍入者太監
厲求後被宥乞籍物皆还兩容像乃誤給还盧氏物也若于
氏有此事不亦奇幸矣鈬張郎中座中言如此　同上
二年叙天後
上一日頭夬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实賴
太后憂勤保護罔極之恩欲报无由可倣前代尊上徽號何如
夬頊首曰
陛下李此莫大之孝也於是命撰徽号夬定四字曰圣烈慈
寿　詔于天下人心大悅慶賀礼成
太后深慰喜之復加增其親以崇所自太夫人董氏寿方九十
兄弟五人長陸會昌侯次皆高品子孫數十人皆爵之左右
又有為其次兄求陞者一日
上謂夬曰外戚孫氏一門足矣復希恩澤以為慰
太后之心不知
太后正不以此為慰比者授其子弟官時請於
太后數次方允且不樂者累日曰有何功于国家濫授禄秩如
此然物盛必衰一旦有于　国憲吾則不能救今若開此必
見怨矣夬曰此足以見　太后盛德因問
祖宗以来外戚不預政向為侯者預政不審　太后知乎
上曰〻太后正不楽此初為内庭近侍慰以閑防之故至今猶
悔夬曰此尤足以見
太后之高但侯為人醇謹後不可為例耳　上曰然　天順日録
○處士吳與弼字子傅撫州人司業溥之子讀書窮理累辟不
就不教人奉業弟子從游者講道而已父在京時命还鄉必
姻而来及至親迎后不行合卺之礼另舟赴京拜父母畢始
入室祭酒胡儼父执也自京回家夢往謁之至大門四拜而
退明日又造其宅方請見曰昨日已行拜礼今惟長揖問其
故曰先生父執也若回拜恐勞尊凡行類此有来從学者不
納贄見之礼或極其誠敬姑收之不動後或有过即所収者
还之辞而不教非其力不食一介不以取諸人或親農事弟
子亦随而助力多不能堪躬行实踐郷人化之往時閩中盗
起四方揺動聞撫之貧者亦欲乘机刼富家夢早見之急晓
其富家曰宜散積粮於是皆從之一方遂安能自重不妄交

人師道尊嚴好書学奇古自成一家不立文字暇則味物適
興習襟高迈凡經史子籍天文兵法陰陽易卦无不晓暢楊
溥先生深重之兩召不起嘗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
难矣必除之吾可入人皆笑其迂嘗有咏桃一詩云灵臺清
晓玉无瑕独立東風玩物華春氣夜来深幾許小桃又放兩
三花有吾与點也氣象方岳名公皆重其為人分巡至寻造
其宅　同上

先是忠国公石亨来閣内議事因説山林隠士聞江西隠士
有吴与弼者乃司業溥之子累薦不起实淹貫經書動遵古
礼亨慨然曰吾薦之頃于代草章奏即日上之數日不報蓋
為左右所沮也一日
上召某問曰吴与弼果何如某曰与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
明王莫有好天下士徵辟隠逸者
陛下行此一事亦本朝盛举
上遂决乃命人賫　勅書束帛造其廬与弼接見之際即謂
朝廷厚意如此當赴　闕謝恩但本意不受官職就辞幣帛數
月太至
上問數次一人行人来報至通州矣某即入言之
上曰當受以何職某曰今
東宮講学正宜老臣儒者輔導之宜授宮僚
上曰何職某曰庶子諭徳皆可
上曰莫若諭徳之名某曰諭徳有左右
上因与之左某曰若見畢可名至　文華殿顧問以重之
上曰然仍以文幣賜之某曰冊与館次張具尤當
上許之次日見
上發玉音召吏部命為左春坊左諭徳朝士皆悚然驚異以為
布衣召至一旦授此
上召某曰明日可引至文華殿次日既見引至　上前問曰久
聞高義特聘尔来如何不受職初不对某促其对良久方对
云微臣草莽賤士年廿嬰疾日加虚怯不能出仕山林之下
不敢接見一人雖聞犬吠亦驚調治病躯不暇非有高世之
心不意声聞过情為當道論薦蒙
皇上厚意以天書幣帛来聘天使到門不勝感愧因而動作老
疾復發延至數月方能起程至通州忽失声一月又疾作二
日入見
皇上之時幸而不疾作況年六十有八老疾衰朽之人实不堪
供我
上曰宮僚亦從容優閑不必辞与弼对曰
朝廷眷諫次之官僚為　重
上曰宮僚亦衆不專劳先生不允所辞終不能應於是賞之幣
白表裡羊酒柴米遣太監牛玉送至館
上顧謂某曰此老非迂闊者务令就職与弼終不就三辞居旅
病叩其所以不就之故以勅書太重以伊傅之礼聘之却以
職授之故不受某謂如此亦固執矣且
朝廷致敬尽礼待先生非輕初不承權輿之意今必欲如何説
爰立作相亦难既称衰病务當大任倘勢不能行人皆失望
不若且就宮僚若果有建明則大任以漸而至不然所辞不
允亦宜就職以答
朝廷至意聞　日
上謂某曰与弼既来如何不受職不相拘听其自在俟秋涼欲
帰亦不固留以俸禄养其終身不亦可乎從命某諭以此意
亦不受某初見与弼待以宾師之禮於是公卿大夫士死不

加敘以待布衣之重如此近世罕見所以人咸整飭中官尤
不然之夫每為之解云待此所以励風俗使奔競干求之衰
之徒孜孜於利禄寵達者观此自覺羞愧吾子所云貪夫廉
懦夫有立志此李庶幾能之与弼不肯受職三辭以疾不
能動履留京兩月不敢具本再辭未是矣舍旅東出既長揖若
肯就職或有可行之道且東宮早晚天凉講李凡有輔道進
李之法矣必能擬議依行或因其召可以開
聖孝矣尝乘間進言云与弼於經書甚是究窮最精
皇上励精為治日勤政務凡天下奏章一一親覽自斷比先於
經書雖嘗講讀彼時春秋尚早至今歲久豈或天忘況此
聖心開明又非前日之比若於万机之暇令与弼逐新講說發
明則
陛下於義理愈加精熟由是剖政事益得其當有補於
聖治不浅矣又況夫輩早晚亦得請敬以治身心以資治道与
弼堅辭謂衰疾不能供職決意乞回又恐
上意見譴乞矣保全矣次日早見
上云与弼本意亦願供職弟以老疾不愈進退狼狽望
陛下寬容若不見譴許其具本再辭
上曰果然亦難留也夫曰然
朝廷盛事若始終成矣尚得賜与為
上首肯之且曰既以行人聘來还以 行人送歸再与 勑書令
有司供月粮米以贍其身夫即拜 共云此李実帝王之盛舉
之事懒世稀有於是与弼感激充 以報稱條陳十事上之伏
上表謝恩而去 天順日录
○冬十一月
聖節參冬至例宴群臣於 奉天殿

上顧謂夫曰節固當宴不惜所費但計往年其費尚有正旦慶
成一歲四宴朕欲減之如何夫曰大礼之行仍不在此
陛下減之亦是由是每歲二宴至正旦亦或不宴惟慶成一宴
歲不缺云 同上
○礼部請太子出閣讀書
上召夫謂曰東宮讀书嘗在文華殿朕欲避此往居武英殿但
早晚朝
太后不便姑以左廡居 太子卿可定擬講讀并官卿宜時常
照管且曰先讀何书对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宜先大李尚
書 上曰书經有难讀者朕讀至禹貢及盤庚周誥諸篇甚
費心力夫曰讀书法先其易者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
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
上曰然寫字亦須用心朕初習字侍书者不曾開指下筆法
意寫去及寫畢令其看視又不敢正以此寫字不佳矣对曰
寫字亦不必求佳但點畫不苟且率易為善
上曰然及定議講讀并官将二十人
上一一品其人物高下皆當其才明哲如此 同上
○英廟一日独与楊文敏公語及公家事甚詳又問公有何事
难自处者朕為卿处之公謝无有
上固詢之公曰臣惟有一妾与臣同貧賤頗善筆第妾有父以
臣貴久依臣臣因厚待之今彼侵家政規權賂頗撓臣事臣
不能去之也公意蓋欲
上為属之法吏而屏之耳
上勿顧左右呼校尉未面封杖俾至公第杖殺之公扣首謝然
而以及奏往公請其故
上曰既夫其父安用其子乎公頓首言此奴頑死过亦皆諫其

父始旦畜之
上曰父以女死女宰自安娶之势不可畜後或嗟呀死如初爲
情也公又申懇再三竟不泛校去頃刻報已两斃公猶未出
朝也 野記
○初石彪事敗言官寥奏明日大班劾之即有漏泄于彪者
上召賢曰羣臣憎悪如此不可不戒夷对曰誠如旨意乃勅諭
百官今後文武大臣无故不許往来近侍官不許造大臣私
宅錦衣衛官亦然於是莫不粛静天下聞之亦皆踈息交通
之弊遂止 天順日録
○朝廷用人多取仪表天順間韓都憲雍巡抚大同用議事至
京晋補少司馬
英廟諭李文達曰大同巡抚須得似韓雍人品方称文達以山
東廉使王越对及越至 陛下後復諭文達曰王越是袁和
武戟打扮越初廷試乎中巻子忽被大風吹起回翔雲漢莫
知所止時胡宗伯即具題知且于内閣取希稍成巻子付之
後越至封威寧伯盖飛騰之兆見于廷試豊偉之仪見於雄
用固不偶然而卒以啓边釁削爵惜夫 瑣綴録
○李文達公初薦布政陸瑜爲刑部尚書石亨以私譖之久不
乃对衆為公疋及瑜至當擬旨到任同事者謂擬侍郎公曰
吾以尚書薦而改擬侍郎則自慚不信矣竟擬尚書從之後
瑜頗称旨乃復召对如旧公為人恭莊凝重得時行志不為
小[illegible]平於尊崇正李[illegible]人言[illegible]前北之公天 [illegible]公式罢于同申考官見公[illegible]及人物予日五[illegible]中
張元禎神童也人物独王一變原先生晋意及請[illegible]燕吉士
英廟諭公專北人公曰南人亦須選乃会選于吏部元禎初不
与公曰此人童不可以親取急追回与進之成化丙戌廷試
王家宰以程敏政卷字精楷力賛為第一公曰論文不論[illegible]

李取罗倫第一
憲廟即位進少保華盖殿大學士尚书如故踰年丁父憂乞終
制不許罗倫進言請許云終制詞涉詆訐公怒力辞朝廷黜
倫乃已予引文彦博待唐介故事請公再倫公曰潞公市恩
歸怨
朝廷吾不可襲此公言亦未為无理 同上
○天順中李文達公独見寵任時冢宰王九皐以老成大司馬
马昂以仪表雅皆為
英廟所眷遇而尤頼公維持凡公有所薦必先諭意於二公
至 御前寿咨时於文則諉諸王公武則諉諸马公或自奉
其人亦必曰臣所知如此还須召二尚書審二公亦如公言
以是
上不致疑下皆信服 同上
○武功方被殊眷刘原溥謂曰公氣甚不佳違与天氣合公將
不免武功曰奈何刘曰天上金氣甚殄应當在公既而果謫
其昝 野記
○武功侯曾志疾悪湯都閫胤績譏曰省斋误矣公曰東谷亦
為是言耶湯曰身在殿上乃可推人下階陛今公自立庭下
乃欲挽殿中人出乎公默然 野記
○天順間肖維禎為都御史附阿吉祥石亨徐有貞害于謙等
文致獄案故入死罪律當反坐後維禎陞刑部尚書都御史
寇深為吉祥姪曹欽殺死舉代者李賢薦維禎可用
上曰此人曾在吉祥処通情吉祥力薦之非端士也遂不用夫
肖維禎當好誣忠而夫薦用之則夫為有禎之党而同ム諧
害譏益昭ゝ矣 双溪雜記
○景太間太監興安崇信仏教每三年度僧数万於是僧徒[illegible]

濫天順二年又如期天下僧徒復來京師聚數万
上召夫曰僧徒豈可如此泛濫矣对曰　陛下明見录是宜禁
止遂出榜暁諭今後每十年一度揺自披制二十以上者俱
令还俗違者発边衛充軍度者俱照定額考送於是僧徒知
惧皆散去　天順日录

○魏国徐公承宗貌偉異常衣冠儒雅守備南京数年廉公正
直都人𦜕稱道之天順庚辰予入儀还道外男尚皆耿公卒
於伍後引之曰早得疾卧病節之寓館聞之日枢在途公
偕其同事送而及即下轎泣而諸公皆下轎徐徐行共一里
始復乘轎送至江濱時行人亦以公臨喪有礼云　水東日記

○天順四年盛自兩廣入仪八月　日
上有事內壇祭服從衆皆戚服候
駕刘祭酒崇益倣就前班偶閣老李公語退而見告曰太宰者

前元時孔子廟碑卧草間欲具奏重立門下適請于李公言
此可耳何用奏崇益故有僚曰之好盛因復之曰此前代所
立皆建国時因而不改可也今国子監建自我朝已有
御製碑矣一旦遽立前代詔旨未宜若具奏重立恐亦未當况
加封諸製已有史傳圣道重輕初不係此須史商量復竟不
知此事如何秀才朱佐偶及之乃知兩碑者既立而仆矣秀
才亦不能悉其如何也　水東日記

○馬士權泰州人譲官于弟寓京師教授博極羣書与李士
先生游刘元愽徐有禎輩凡有疑必往質士權故与徐九厚
天順元年石亨曹欽等引有貞共為南城之計不久權勢相
扯疑有貞文臣不時見　上將為有貞所搆遂捕其黨自武功伯
亂東希政循慮其復起必欲殺之令人偽造奏本毀謗朝政
特搆千理假丁憂給事中李秉彝進

上令大索李至拷掠竟死石曹因諸有貞怨望使親信馬士權
為此而滅其迹上命權臣門達分遣邏卒捕有貞子途收士
權寺俱下錦衣獄達陳諸悪刑千𠬧必欲士權承以及有貞
士權遍嘗幾死者数終无一言若少齟齬禍及有貞尺七月
二十五日以天变得什有貞出獄感士權許以一女嫁其子
以奉湯藥洒泣而別天順四年有貞自金齒帰蘇士權自太
州来謁欲成婚約有貞頗有難色士權辞曰貧儒不能冨侯
家女有貞遂從其言而以微物贈之士權略无快意将行余
偶見士權于刘宗序所貌甚鄙陋長不踰五尺談論雄偉氣
節凜然无一言及徐之事真信義士也　寓圃雜記

○天順改元之初徐有貞方得君上以閣下缺人因問岳正可
否有貞曰臣性剛偏正又過臣恐不能共事又問李夫何如
遂薦其夫因得入閣蓋不屢　上之連問也后有貞之貶矣
反擠之以其死誠心薦已耳　同上

○天順庚辰春闈火起監察御史焦显因鎖其門不容出入死
者数十人焦頭爛額折肢傷体者不可勝計不久孔林亦灾
衍圣公其被奏不法得重譴此亦文運之厄邪　同上

○正統丙辰状元周旋温州永嘉人聞閣老預定第一甲三人
候讀卷時問同在内諸公云周旋仪貌何如或以豊美對閣
老喜及傳臚不類所聞蓋豊美者厳州周瑄聴之不真而誤
對耳天順曹欽反逮捕其黨寧波馮益損之甚急一星七馮
益譙之就逮亦弃市蓋二人皆寧波人且同名故有此誤乃
知人之禍福固非偶然ヒ亦有如此者所謂命也　菽園雜記

○恭友孫司務謙徐州蕭縣人嘗言正統間其里人王某女出
嫁中途下車自便忽大風揚塵吹女上空須史不見里人訛
言鬼神攝去父母親族號哭不已是日落五十里外人家菜

掏上問知為其家女被風括去叩其空中何見云但聞耳邊
風声霍霍它无所見身愈上風愈急体飄不可忍其家壽禱
識也翌日送歸乃復成婚　同上

○文莊葉公巡撫兩廣時崇与丘内翰仲深不合丘每接間與
之庚辰進士廣西張某常短葉于丘丘因為先容進謁李文
達言賊至城下葉酒詠詩不輟且殺无辜之民為功文達素
知葉公默識而已蓋張其歸省時葉嘗知其不檢躁之由是
致怨丘不知索也丘素知文章非李所長且復護短乃謂葉
笑其詩文不佳李公嗤之他日錦衣呂指揮貴湯都指揮儀
績盛称葉公李問文章之美且云置之内閣于先生无忝文
達悵然曰與中笑我乃為内閣地邪及藤峽用兵　勅韓公
雍書有云往者葉某盛張捷報致賊猖獗蓋張某先入言至
是始發也葉公后因言官之薦僅以右僉遷左僉而已文達
沒始得入礼部云　同上

○武功伯徐公金齒之謫或以為太監曹吉祥構讒害之非也
聞　上皇復位時称兵南内者以于謙華迎立外藩為辞故
論功行賞謂之奪門有功時石亨由武清侯進封忠国公都
督張輗封文安伯張軏封太平侯公由左僉都御史封武功
伯楊善由鴻臚卿封興濟伯其余都指揮而下陞職有差未
幾　慈烈皇太后備言于謙匡濟多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
英宗始白其冤而悔又常以問李文達公公曰天下
陛下之固有誰得而奪之此輩欲富貴妄生事端耳由此削
奪諸封爵及軍職功陞者公金齒之謫石亨詔獄之死始著
霍氏之禍萌于驂乘耳　同上

孤樹裒談卷之七

孤樹裒談卷之七

英宗下

○石亨嘗往來大同顧紫荊關謂左右曰若塞守斯關京城何
由能至識者知其心不順無憚于芒蓋惧正人之多不敢决
為天順初有南城迎復之功封忠國公為侍宥招集納叛天
下都司及邊將多出門下是年二月初三日朝退歸第私與
親厘旺彥敬杜清等二十余人各叩頭起侍亨曰我這職事
皆尒之所欲為者帝不知所謂咸曰我等賴老爹擡举各衛
都指揮及指揮之職至是足矣三公之位何敢望亮亨曰當
時趙太祖陳橋之变史不稱其謀反尒等若助我至此我職
非尒為之而何衆皆股慄南城有功督目指揮童先乃手出
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蓋天意有在尒等勉力
為之乃詐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充
遊擊將軍具白李彪代李文掛鎮朔將軍印北塞紫荊關東
出山東拒臨清決高郵之堤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疾
遂議以盧旺守黒河一道各設分其地而還二月虜寇延綏
命亨征之童先力勸亨成前謀亨曰為此事不難天下各處都
司除代未週待遍為之不晚也童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也
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听童先私罵曰這廝不足幹大事
亨師还死功見
上于文華殿　上命環衛露刃以待　立齋錄

○錦衣官校差出捉人惟財是圖動以千万計天下之人被其
極害不可勝言此情不能上達賢一日從容言於
上曰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　上曰何害賢對曰錦衣官
校尉也一出于外如狼如虎貪財无厭害有紀極
上即悟曰此輩出外誰不畏惧其害人不言可知今後非大故

重事不避賢曰幸甚　天順日錄

○太監阮安一名阿留交趾人爲人清苦而介潔善謀畫尤長於工作之事其修營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公宇及治塞楊村驛晚歲張秋河決久不治復承
命行道卒平生賜予悉出私帑上之官不遺一毫盖中官中之不易得者　營建紀成詩一時名人皆官无不有作將傳
來間以王振一言而止振於他後皆有碑獨漸此者要不可以揜善湯之亦娟疾之耳　水東日記

○項文曜爲兵部侍郎于謙爲尚書文曜附之朝議患其黨比遂以李賢爲兵部侍郎而遷文曜于吏部文曜復附何文淵言官劾其險邪謙力庇之時謂之于謙妾云每朝待漏時必附謙耳密言不顧左右相視及退朝亦然行坐不離既在吏部亦如是吏部尚書王直號稱儒者謙初甚敬之已而被文曜毀之謙由是頗侵直嘗論其老不去盖文曜有代直之意其後謙爲石亨所誣陷而文曜亦因是斥逐　天順日錄

○上一日言宦官蔣冕雖貫效勞其實乃亂小人朕初復位時即於　太后前曰　皇后无子亦當廢朕即斥之方止又立東宮日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爲　皇貴妃乃止一日令冕選宮人充用既選乃曰
太后処不必知朕曰不可復于　太后処曰上欲隱之及朕白
太后方知其離間以此遂絕之賢曰熟説彌行自古帝王所深惡者　陛下絕之良是　同上

○四年十二月六日
上於奉天門朝罷召賢曰吏部右侍郎不可久缺況尚書王翺年老早得一人習練其事者命与翺訪其人得巡撫南隸副都御史崔恭明日于・文華殿召賢之害以爲得人以山東布政劉孜代巡撫因論人才高下
上曰若符有良才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只是石亨張軏輩害之今兒後世議論可令原籍爲民賢与翺曰
聖恩所施最當即傳　旨之戶部　同上

○一日從容言及迎　駕奪門之功賢曰迎　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世況景泰不辭
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无有不順文武群臣誰不願請何必奪門内府之門豈可奪乎之一字尤非順幸賴
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足惜不審置　陛下于何地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辨方悟此輩非爲社稷計不過貪富貴而已矣曰臣彼時極知此事之非亦有邀臣与其謀者臣不從以臣之愚見景太果不起羣文武羣臣請出
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擾雖欲陞賞以誰爲功老臣耆舊依然在職豈有殺戮降出之事致于天象示警小人之計无所施招權納賄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无排擠之患　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
於是驗之尤信
上曰然　同上

○天順四年天下諸司官吏朝覲至京
上召賢謂曰朝覲之弊不可不革賢曰誠如
聖慮即出榜禁約不許与京官交通餽送土物亦不許下人攪擾
上召賢謂曰黜陟之典亦當舉行賢曰此
例告害由是爾然不犯
祖宗旧制即　勅吏部都察院退不職者數百人旌其才行超卓政績顯著者布政以下賞鈔若干人賜以衣服楷幣礼部

進宴 命太監牛玉吏部尚書王翺及予三人侍宴以勵其
岳輿論惟然隨于其中召布政肖晅為礼部尚書齊鋅為副
都御史　同上
○會昌侯孫継宗因冒報迎　駕功陞官者俱自首其子弟家
人冒報者亦二十余人且奏辭免
上召賢謂曰此事何以処之賢对曰以正法論尽當革去但念
國戚于親子弟存之革其家人冒陞者庶全恩義
上曰然但此事若白于　太后必不単去雖侯爵未可保也賢
对曰唯
陛下裁之上不失毋后之心幸甚
上曰須如先生之言然后允當卒從之　同上
○四年冬閏十一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失于推不行救
護　上召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失于推算如此因言
湯序以礼部侍郎掌監事凡有災異必隱蔽不言或見天文
有変必為解説甚至書中所載不祥字語多自改削而進惟
遇天文喜事却詳書以進且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
戒庶知修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臣下尽忠之道乎賢因自
古聖帝明王皆畏天変実同　聖意序君如此罪可誅也
上曰今有此失法不可容於是收下獄降為太常少卿仍掌監
事　同上
○五年二月因錦衣衛指揮行勘江西弋陽王敗倫事涉虚
上召賢曰宗室中豈顧有此醜事彼初既以為実今却云无此
事以此觀之其余所行枉人多矣賢曰誠如
聖諭因言法司明知其枉畏避不敢亦理賢曰君　貢責付法
司但枉者与之亦理不許為勢避嫌
上曰然於是召法司戒飭之人人皆悚　同上

○天順五年四月
上召賢謂曰今府庫錢粮所入者少所出者多奈何且軍官俸
一季関銀十四万余两賢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一衛官
有二千余員者
上曰一年四季或以一二季支与布銭何如賢曰須与戸部議
一日　上召賢曰同吏戸兵尚書議此事
上曰尔戸部奏來　朝廷復命會議不然不惟婦怨朝廷亦婦
怨尔数人矣慎之賢因言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令兵部漸
漸調出在外却以軍補其缺以省冗費
上曰此事時恐难行賢曰宜安靜行之如死事然使其不覺可
也　上頷之賢又言軍官有增无減且天地間万物有長必
有消如人只生不死无処著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鉄
券誓以永存然子孫不一再而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又
与其爵豈有累犯罪悪而不革其爵者今君因循久遠天下
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勞而邦本蹶矣不可不深慮也
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為之　同上
○天順五年七月初二日太監吉祥姪昭武伯曹欽作乱放火
燒東西長安門殺害左都御史寇深恭順侯吳瑾錦衣衛指
揮同知逯杲寺前夕指揮皮兒馬哈麻在欽家飲訴叛既而
悔之乃以聞　立斎録
○楊文貞于本朝大臣為巨擘例于宋之公卿終有媿焉試以
一二較之王文正以張師惠两造其門悪其奔競終身不用
文貞必以造門者奔之甚至人奔所知自以為不知而阻之
宜恬退自守者不出其門也文彥博以唐介攻已被謫再三
申救后卒牽用文貞以攻已者為輕薄生事必欲黜之禁錮
終身也与二公所行何相遠哉　天順日録

○楊士奇晚年溺愛其子莫知其惡最為敗德事若藩臬郡邑或出巡者見其暴横以実來告士奇反疑之必与子書其人說汝如此果然即改之子稷得書反毀其人曰某人在此如此行事男以鄉里故撓其所行以此誣之士奇自後不信言子之悪者有阿附稷者言子之善者即以為実然而害之由是子之悪不復聞矣及被害者連奏不善之狀朝廷猶不忍加罪付其狀于士奇乃曰左右之人非良助之不善也已而有奏其人命数十悪不可言　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時士奇老病不能起　朝廷猶慰安之恐致憂鬱歳餘士奇卒始論其子于法斬之鄉人預為祭文数其悪天下傳誦　同上

○内官吉祥居禁廷最久為人惟喜私恩小恵招權納賄擅作威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射取功因而收于部下加以恩澤為腹心天順初召呼此輩迎
駕俱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亨事發冒官者俱革去此輩又為吉祥所庇不動吉祥初以迎　駕為功貪冒富貴一家弟姪俱得大官又賣官鬻獄黷貨无厭
上初不得已而從其所欲后又不能堪稍踈抑之吉祥輙懐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所恩之人謀為不軌會兵部尚書馬昂懐寧伯孫鏜統官軍往陝西殺賊于五年七月初二日早辞欽等乗機欲殺馬昂孫鏜等就擁兵入内為変幸而孫鏜等先覺二鼓時即報于内禁門不開兄弟与同悪者先詣錦衣衛指揮逯杲宅前遇杲方出斬其首碎其尸蓋杲亦吉祥所恩之人後朝廷委任行事且發欽非理之事所杲恨者先害之然後分布于各禁門待其開擁入三更至門欽兄弟四五人俱在東長安門于四鼓到朝房閙搶馬驚乱以為出征之軍及入房閙呼錦衣衛指揮焦寿郭美等拏住予亦不
知何如俄又呼予官名曰尋李学士予方恐即出房至門前見披甲持刀者数人一人斫予一刀又打一刀背曹欽適至見予不忍殺遽呼尊長扶予手曰毋恐叱退持刀者且告曰我父子兄弟尽忠迎　駕復位今被逯杲譛毀反欲相害提杲頭示予曰誠為此人激変不得已也予曰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既除此害即可請命欽曰就与我寫本進入就令人防予至吏部尚書王翺處借紙筆寫成予拉翺同行于門縫投進欽見門不開乃奔火燒復欲害予令持刀同予尋尚書馬昂得翺等觧之及天明上馬呼兵馳往東長安門又令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予翺等復觧之忽有孫鏜領官軍襲而圍之予乃得脱時恭順侯吴瑾左都御史寇深俱被殺死予被傷在吏部至晚大雨不止聞官軍圍欽等於其宅尽誅之予慮其脅從者不寧即投本進入請急宣
聖旨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然后詔示天下布寬恤之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与民休息吉祥巳正典刑盖此時乱臣賊子肆行反逆天地鬼神所不容當時若不早責各門既開此賊擁入縱横一時不能禦之其禍不可勝言畢竟就戮被其傷害者多矣幸而早撲滅之此实
宗社之福也　同上

○本朝仕途中能以理学為務者總見薛大理一人盖其天資実処其嘗從遊以官歎弗果斯人跡于処世直道見黜已就閑矣未知造詣何如也　同上

○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早
上召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曰此輩放縱前日見吉祥敗稍牧斂近來又放縱亦毎戒曰汝等不可如此且如吉祥非无功劳一旦犯法不可留矣且朕在南城時如何过未今日不

可忘了朕今在位五年矣未常一日忘在南城時此等言語
常時告戒先生豈知賢曰古昔聖賢之君正是如此安樂不
忘患難之時又以此戒左右之人最善
上言朕一日之間五鼓初起拜天雖或足疾不能起亦跪拜之
拜畢司礼監奏本一一自看朝廟行拜礼八廟皆然出則視
朝退朝
母后畢復親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分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
隨宜雖着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益見盛
德若朝廷節儉天下自然富庶前代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
宗皆能節儉當時海內富庶惟耳目玩好不必留意自然節
儉　上曰如鍾鼓司承應无事亦不覌听惟時節奉
母后方用此輩承應一日間則看書或覌射賢曰前聖経書惟
書是帝王治天下大法最宜熟看
上曰書経四書朕皆讀遍賢曰此時正好玩味況聖質聰悟一
見便曉最有益也
上曰二典三謨真是嘉言賢曰誠如
聖諭帝王修身斉家敬天勤民用人為政之事皆在其中而貴
乎体而行之
上曰然朕在正統年間留心讀書惟不好寫字賢曰帝王之学
不在寫字惟講明経書義理最是緊要因說景泰全然不理
政務或用人陞官明日謝恩不知所以文武大臣未嘗接言
上下之情如何得通賢曰明君未嘗不与大臣相接商確治
天下之道所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也
上曰如此天下豈不治安賢曰近聞外議有二事不便
上曰何事賢曰松潘羌氏叛乱已　勅四川三司調兵剿殺然
三司官統兵頡頏难以成功須得朝廷命一將官統之庶得

成功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不可不慮
上曰此慮極是閣都督許貴可用遂取而用之又湖廣抽兵赴
統貴州凡百軍務貴州將官不得專擅行必遣人往湖廣計
議山路險遠往来遲滞以致事多誤悞未便
上曰如此事情誠非穩便即日召兵部易之今各鎮守地方賢
曰臣聞　陛下夏不揮扇冬不近火果然否
上曰實然夏雖極熱亦不揮扇在宮內亦不令左右揮扇冬雖
極寒曾不近火亦不披煖耳稍用双目即熱賢曰　陛下聖
質所禀堅厚如此蓋由体備中和之氣聞宋仁宗亦然臣等
受氣薄者不用扇不近火不能過也
上顧謂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翺老矣時翺
年七十八歲賢曰臣聞禄命之說翺壽最高尚有十年
上喜曰如此无慮矣如戶部年富不易得賢曰若繼翺吏部非
此人不可　上曰然朕意亦如此惟礼部石瑁俗務賢曰此
人居是位不滿人望早晚宜致仕
上曰且留之恐后來者未必過之刑部陸瑜甚佳都御史李賓
亦可如工部趙榮亦能办事賢曰此人可取且如曹賊反時
文職皆畏縮逃避況兵非己任誰肯出前惟榮自奮披甲跨
馬呼于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賊是乱臣賊子當共剿殺我
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於陣前鼓
舞獎励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豈能及
上曰是亦忠臣吏部侍郎姚夔崔恭亦佳賢曰二人才器異
日皆尚書之選　上曰然　同上
○天順六年夏四月一日奉天門奏事畢前鞠躬
上起身召礼部尚書石瑁等疾出班趨走欲上右階鴻臚寺呼
止方轉回御道跪承　旨乃勅曹吉祥事

上下僉達而飭石珤動止粗疎失措如此如何為礼部尚
　書不自求退朝廷难于遣逐胥曰誠如
聖諭令其自退庶全大臣之義
上曰若戶部侍郎張庸可以代之賨曰張庸老成人此職亦宜
　賨即報珤疏乞致仕珤遂上疏
上見珤疏意却不忍曰珤為人篤実豈可因此小失而退命太
監牛玉物吏部尚書王翺与賨議賨昇言石珤一淳誠人但
動作遲鈍耳既留之張庸可不動也　同上
○曹欽逆謀既就知　朝廷以七月初二日寅時出師征麓川
期以其時為乱先日以語都督吳瑾瑾其妻姪也今以兵從
瑾陽許之曰斯事非有内應殆难為措手欽即以禺之令与
守門瑾諾之曰翌日必伺吾報如可本兵欽亦諾之瑾去詣
他所作奏請翌日勿遣兵第不開朝門以伺其変奏成不敢

三二三

命人書瑾書字不善勉自寫之大字数行而已就暮詣門呼
守兵自門隙投奏入語門者奏有急情即須上之比欽伺至
鷄鳴猶不見瑾來欽往問其家人曰瑾自昨日早朝竟不曾
帰欽色動知為所賣矣即往索諸門輒得之投之以兵瑾墮
溝中遂被射死時
朝廷得奏不啓閉欽巳擁衆馳長安東街大明城猶未開欽知
事露无以為計鳥衆一二大臣将殺之朝卒无紀律馳突縱
横于市欽入朝房朝士奔逃遂殺吳宼都御史深〻方俯
首者紙欽以大刀斫其肩身破為两既而孫將軍挺提兵来
捕欽戰敗伏誅須史事定方戰時孫令士巡街大呼居民令
勿開門故无誤與鋒鏑者巳而朝門開即懸賞衡市取吳瑾
不得内中節次遣人傳呼有能得瑾首者千元應者于後方
得其尸于溝壕收殮之与宼深并陪葬郡典瑾後追封涼國

公謚忠壯贈欺順侯欽既敗捕其家人訊同謀者終不得於
巳赤独一妾賀氏在官問汝夫誰同謀答不知又問朝臣誰
為汝夫門下人賀曰汝等无一人非吾夫門下人官愕然无
言屢負荊者賀对皆如前竟不得而賀之受楚酷巳甚有馮
　先生者山陰馮益損之也捕之来馮徉不識賀顧詬之賀曰
馮先生胡詬為向非吾夫與与君密謀不記一夕吾夫問吉
有宦官家為天子乎先生言曹操乃曹節家竟成帝業吾夫
大喜觴先生命奏侑飲庸何諱乎益无語与賀对斬于市或
曰孫始伴与欽連謀欽留孫帥兵孫言馬須素乗熟者欽令
十鳥随孫往取馬孫入門輒鎖之重〻鎖入殺十兵于家後
后門出治軍裂欽〻殺孫之子孫遂迄成𠀤渠之勲時欽遍
見大臣惟冦遇害及執李相賢頻擬以刃而什之索王尚書
翺甚急王在一室宼追无計一主事大有力遂負王奔去而

三二六

免王後擢此人為要津時呼為駄官人　野記
○二日
上問吉祥南城事假官將不克則尔辈无噍類矣乃當如何对
曰臣有姪欽亨有姪彪皆掌精兵在此边内事有変當入救
　京兵不能敵也
上曰咨而心惻然謂彼于禁中本事直如此易使自取何有乎
　以是𠉀衛深疑末幾欽彪継反
上益信故于功臣罕終保全且皆有密旨地方有警不得調北
　边軍馬往〻及入京城　同上
○國朝旧制誥勅勘合字號國王用礼字追封用文行忠信字
　文官二品以上用仁義礼智字三品以下用十千字勳衮武
官誥命初編用二十八宿字續編用千字文字永樂三年十
一月以武官誥命二十八宿編尽用中書舍人尚寔奏請同

翰林学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縉等議用百家姓編纂
旨惟用演念究音字天順六年九月癸巳中書舍人樊貴等言
今文官三品以下誥勅千字號俱已編盡乞　勅翰林院
別取他字編號庶无重複
上命用十二文字編之　瑣綴録

○偏橋衛叔瀾言二事有胡氏子五六歳時因升高為戯墜地
扨其項骨稍長竟不能伸朱守貞者同里也一日相見戯擊
其頭有声屢然置地溘然死矣朱惧潜遁胡氏子頃許復甦
頭項于是端直帰家ヒ人驚喜詰爲朱謝之陶氏佃民有病
瘦者曾与陶僕輸谷如市道遠極瘦揮其頸氣幾不接陶僕
素黠匆遽間削竹為銳銛刺之瘦穿氣溢頭得完復荷擔而
起一死所苦天刑之在人不偶如此命苟不死雖有致身之
道而不死也豈不信哉　余冬

○都御史陳智性褊急躁暴撻左右之人死虛日洗面時用七
人二人攬衣二人捐頭一人捧盤一人捧漱水碗一人執牙
梳稍不如意便打一掌王年華有三四人從其傍者一日堂
上靜坐因岸幘取鑷鑷指失墮于地怒其鑷不得已而起坐
目拾鑷觸地傳數次若懲其鑷者方前坐若左右行過復有
声即撻之或諫以暴怒為戒曰諾乃作木方刻戒暴怒三字
掛之目前以示警已而怒其人欲撻之輒忘其戒取木方以
擊之怒性既消覩其所戒悔之莫及也　天順日録

○都御史陳智性剛而躁當坐堂偶有蝇拂其面即怒叱從者
拿從者紛然東奔西突為逐捕之状少頃俟其怒解稟問拿
何人乃叱之曰是蝇有相知者以寬緩為勸即置一木簡書
戒暴怒三字于上置諸左右以自警及至有忤觸者輒拿木
簡撻之一日与学順天府事工部侍郎李庸在朝議事不合
相忿詬　瑣綴録

○法司奏石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
上召賢問曰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矣对曰若查究則不可但
此等自陞職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豫不決若朝廷許令自
首免罪事方安帖
上曰然遂行之於是自陞職者四千人尽首改正人心皆快或
有議欲追其支过俸糧者矣曰不可戸部奏請得旨乃免人
心皆安石亨既置于法平日出入門下者元不驚惧一日矣
言於　上曰元悪既除宜戒諭羣臣且安人心不究其余遂
行之中外帖然元不感戴
朝廷之恩者石亨下獄死法司請瘞其尸
上召矣問如何矣曰如此行之之未為尽善法司宜執法論罪欲
梟首示衆　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尚存
上曰然即從之　天順日録

○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順曹石將前去雲南兩廣湖廣
貴州等処達官尽数取回物論沸騰以為不便下情不能上
達一日矣從容言於
上曰達人非我族類自古為中國患寺送之江南遠方今復取
来其是不便此類在夜往来以為梁士多不願来
上曰吾亦悔之初服時听其不預耳善者後日願去者仍從之
矣曰幸甚　同上

○何文淵守温州時廉謹寡欲一郡大治當時浙東守称為第
一既而召為刑部侍郎民有鬻金者劫之好事者為之立劫
金館鑄鑿駁州在刑部雖有深刻意以尚書主之弗克遂入
亦未之知也后以故乞病帰正統十四年朝廷多事士大夫
交章乞起之召為吏部侍郎遂進尚書太子太保其於擢用

人才之際詭譎之述始露而居言路者不能容矣雖百計圖
位奈何攻之者申目為奸邪暴其情狀終于斥去不能留矣
向使病去不出則清名必然傳后不失為蕭謝之人今也雖
得高爵而喪其美何足取哉予在銓司時或所見不當者必
面折之不行以此見忌浸于迁兵部若偶任其所行豈敢誰
何竟至顛踣而后已　同上

○刑部尚書魏源為人倜儻豪邁不羈嘗為河南布政痛惡豈
前當時之民感其惠凡出巡者亦議之在刑部不刻其術然
属也所見或不合即盛怒若不可解既过或別事相合即樂
咲与語若未嘗怒者御屬以此敬之但為御史府掖同出巡
者搜得私物收係于京后數十年其人以別罪謫配人以罪
觧部抵張然央而辱之清議以此少之然亦名材丈夫之流
也　同上

○都御史洪　福建人中鄉元為文選主事辭藻新奇迁考功
郎中士林重之尋陞山東左布政歷轉都臺未曾至京中官
不識其人消往浙江考察官員被斥者妄訴之且加謗毀朝
廷不及察而罷之令致仕二三大臣雖知其故莫能伏持朝
士皆后進不知其為人既去方惜之真儒雅君子動履似迂
而処世者泛然者以此見咲于諸智云　同上

○刑部尚書王質始由都官屢擢御史歷陞布政侍郎俱才一
考或未及者在蜀以廉示出巡唯蔬食而已蜀人呼為王青
菜在山東有恵及民召拜地官與命惴然及迁刑部條偽不
樂言行或少変于前未幾以失囚左迁其學甚博而文或淵
論者媢嫉排之不能醞藉云

○都御史軒輗天性廉介初為進士往淮上催糧時冬寒舟行
忽落水即取出衣尽濕得一錦被嘬之不能出有司急為衲
衣一襲却之只待旧衣乾着之后為御史巡按浙江藏之声用
當道薦為浙江按察使前使林真在任冒費假於王者服食
器用極其精巧洎輗在任一切供給皆罷之俸禄之外一毫
不取自着一青布袍无間于四時破則補之蔬食不厭午則
燒餅一枚而已与僚属約三日以廉肉時置貫肉一斤設多
者亦如此皆不能堪有減回鄉者或故旧幹經會晤者留供
一飯至厚者殺一雞僚属見驚異此率不易得也自余惟肉
一味而已忽聞親喪明日就行雖僚屬尚有未知者及香情
復任頗以廉自負又嗜酒或入公讌或僚友相讌必以至醉弄
酒詈人士林以此少之及居憲臺掌理南京糧儲清操愈堅
張都憲設席會諸僚但不赴既以卑人食饋多亦不納人皆以
為僻蓋古者狷介之流雖或过中有激貪風嗟夫今之仕途
中若此其烏中之孤鳳也　同上

○定西侯蔣貴起自行伍一卒之微以功歷陞至其為將也能
与士卒同甘苦凡出境搗敗巢穴衣糧器械不役一人親帶
而行与兵士无異及臨陣必當先直衝敵皆拔廝子弟及士
卒如蟻追隨以死向敵用是往往取勝其勝也未嘗不親手
擊殺數十人所恨者不識字耳以此短于謀略必得軍師而
后成功然天性朴实能忘己之勞所人指揮略不較也不止
于為一男將而已威鎮边真而北虜莫不畏仰而麓川之績
亦偉矣名將抑其次也　同上

○張泰都督鎮寧夏廿餘年締有夫言石虎之将擊將軍巡边
将至寧夏有捕緝者寧夏人道語虎曰都督家一古瓶可寶
也虎即欲之倘偽為石章書使人索之張得書不答既虎至
以不得瓶故百方窘辱之張終不為意后使人畏迫之甚子
中夜告之曰彼時人何可拒瓶所直僅百金耳張惋然不悅

曰尒非張泰乎矣吾豈吝百金顧此旐吾祖宗所賜豈可自
我為棄負失之總兵能百年我總兵能百年否耶明日泰稱
病不出乎麥官往時刻征蠻為余道此事甚悉　水東日記
○運使韓偉溫州人魁梧端重御史有声獲妖盗有功陞以男
婦數口出巡河南鎮靜有休一方仰賴閣省上下咸謂出巡
者十數輩或过于刻或猛而嚴或斎而懦或矜而眩或佻而
輕或好而譎或愚而暗未有如偉者自后繼者十數輩亦莫
能及后遷運使於河東清操愈著多所建明郵立李君得師
儒擇其屬尹子弟之秀者教之継登科第人才漸盛天性至
孝以毋垂白在堂屢乞致仕兼以數疾所足不能行
朝廷亦不忤終于任所士林惜其位不滿德云　天順日錄
○乘輿出御午門朝百官　詔下吉祥及伯顏也先并於御史
獄皆伏誅仍以磔斉市而磔鈙屍籍其家以齎將士余當莽
落二戰流炭南雄死節功追封瑾涼國公謚忠壯則深少保
謚莊愍俞功行賞加進宗太保安太子少傅吳鄞祥昌並以
本官兼太子少保鍾與爵微侯而后者亦七為
詔昇欽罷于中外　同上
○今制每旦常朝　御奉天門其
御座設一余蓋既升座錦衣力士張五繖蓋四團扇聯翩自東
西陛升立座后左右而内使一执扇升立座上一执武備雜
二扇立座后正中蓋武備兵出伏局所供一柄三刃而圓以
鉄線裝以黄羅袱如扇狀用則線圈自落三刃出高所以防
不虞也天順間命力士执繖有夾立于金水橋南止留座上
之繖及夾武備二扇耳而座上之繖遇風動時則去之　瑣綴
○同年郤來李由戶部郎中改通政司参議不以為美謂此官
何足榮子謂誤矣且曰尒才何敢當此若才有余而位不足

公命以為黜此是好消息或才不足而得高位公命以為非
此非好消息也遂悔謝自后歷显職而愈慎斯言有驗世胥
乎今之士患不及此惟恐位不高乎才也　天順日錄
○丁孟賢為吏部左侍郎時石亨輩聞之愕然而怒然无可奈何
及見吳但怩有愧色而反加親厚且以盃酒殷勤之歡或有
宣召同事喜見于面若独召吳心便生疑惟恐發其短久之
見吳椎誠无偽方不介懷但數不紧當召心便不安必假以
事而進出則撰大其言及宠恩所加使人畏其势而柔其柒
外所言大抵私情十八九在朝文武之士諫者雖正以為邪
其親附趨媚者雖邪以為正原其所存不知天理為何物性
利是尚欲其不敗难矣天順改元復位之初李士陳循輩斥
去惟徐有貞等三人承論謂吳宜入閣石亨聞之密譏吳曰
請子入閣矣即固辭曰不可用矣為吏部右侍郎亨即言於
上曰吏部尚書王翱老矣可令致仕即報翱上疏自陳已許之
矣亨見吳曰翱已休致君代之矣吳曰朝廷不可无老成人
翱雖老精力未衰以吳輔之可也吳何敢當此重任乎亨曰
事已成矣焉之奈何吳懇求不已明日亨言於
上曰李吳以翱不可什左右亦皆其說遂留之衆論復欲賢入
閣翱聞吳留之不樂曰吾計決矣何故見沮吳曰所以留之
者非為公計為
朝廷慮也已而吳為石亨輩嫉賊為福建参議
上召翱曰李其非其耶不可什去也翱曰既不去福建令往南
京可也
上曰南京亦老留為吏部左侍郎翱不得已從之翱之欽吳
者非逐吳也恐遭其害之拳使留此廉兒其害耳天順改元
之初天下人心莫不忻悦徐有貞以迎立有功命入閣与議

國事夫亦為再論所排入閣与有帯
達鈺善委任宠眷極隆賢亦自念遭遇之难勁有貞展盡底蘊
知无不言謂太平可立致凡用人行事一以公道處之右
遂不能堪初太監吉祥以有迎立功與国政不遇文墨頑事
帰司礼監以此極力擠說凡事與二李士商議而行賞欲離
絡附己及論薦文書士有徇私者貸等持公道且沮之祥亦
不悦會有御史楊瑄言太監吉祥総兵石亨家人占奪民田
乞加禁約　上嘉其敢言祥在旁見斥其名初甚慚懼已而
盛怒欲罪之　上不許乃已及石亨出兵回聽石亨言忿然
訴御史意不实意有貞与吴主使且激祥曰今在内惟你在
外惟我彼欲陥害其意非害初祥見亨盛冨陰實怨甚不平
每訐其短及聞亨言其势遂合日內閣專權欲除我輩
上初信其說而從之遂置有貞与賢于獄是日晚雷電大作雨
雹如注大風拔木祥之門老樹皆折亨宅水深尺余明日即
赦而出之初言官欲命亨不能振作兵威屢復入冦又雍數
不法事情附势者洩泄于亨亦謂有貞主使其都御史逮之
一空　朝野愕然莫不失望言路從此不通矣　同上
○刑部當東司公幹錦衣衛其官校率倚执勢肆横本司憂傷之
容否則据撫報復憂惮难為惟何廷秀任其司独曰法者天
下之公有犯至司輙淀公坐罪不少貸嘗有百户逐其壻之
子而奪其財產者壻子死其孫訟于官掌衛事都使袁　彬
媚廷秀右百户廷秀未奪財產帰其孫百户衛之唆翰旗校
百户掯撫卒死所得由是官校俯戒不敢犯罪惟士君子未
尝不服但有顧于公而不顧于私顧于火而不廉爲皆勉為
者也惟何廷秀則不然初弟進士奉使淮亜奧今閣微以尊
師其先公贈以白金文綺廷秀却之微曰吾以寿吾師非贈
君也曰子以寿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卒
不受在闗時典市舶内臣死鎮守大監分其余才道三司廷
秀独力辞之不獲則受而輸于公察及陛長沙泉都指揮僉
事武成德廷秀尝黙闈戒耶以犀帯飽畀叔事廷秀咲曰我
知君之不知我成慚而退及致仕日楊宣尉遣使致金銀為
壽并献文梓可為棺者廷秀一无所納或言可受廷秀曰弗
之在得正當今日此其所以為廉蓋性然也　瑣綴録
○天順七年錦衣指揮門達挖官校緝事兼鎮撫問刑權傾
中外道路以目人莫敢言自謂得以進言別是非于
御前者惟李閣老賢与袁指揮彬二人而已謀排去之乃摭
数十事
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諭之曰從汝拿問只要一个活袁彬还我
彬既下獄考訊苦楚莫能自白時有一匠人揚塤者僕家益
冤號揚塤者僅然上疏論救達欲并中李閣老遍楊供指
為李所唆揚惧拷死于獄乃誑達曰此实李所教但我言于
此无人証見不若請会多官廷訊我对衆言之李无得諱達
信之朋日遂遣二官徑詣闕門要李出午門外对李方自東
官請退陳安蕳彭韶道乃詰曾得貢否曰未出且暫去一对
二公沮之及至多官會問時楊大言曰死則我死我何敢妄
指人我一市井小厮如何見得閣老見神明鑒此实門教我
指也達失色以是彬得從軽調南京錦衣衛帶俸楊亦得免
人義之李有從兄任安慶府同知達又遣校尉往縛之欲
傾李辭以
英廟上仙得免達坐劾謫戍彬復職從達出城如礼亦人之
所难也　同上
○天順以前方面布政司按察司官及知府皆由吏部查答衛

門官歷歳滚來奏請銓除奏内云査得某官歴任年深損
陞除某官而已言稱間楊用事　勑方面風憲郡守今在京
三品以上官奉保天下要職吏部不得除皆出三揚之門後
亦革去不用天順末李美始令吏部方面官有缺推舉二人
請旨簡用至今為例　双溪雜記

○天順七年七月十三日余与刘宗序同詣武功徐先生日已
午尚未出盥櫛坐久方出卽問曰二子曾見夜来天象否吾二
人对无所見先生徐曰宦官之禍作矣我被曹吉祥所害至
此其禍尤甚于我也二人復唯唯而退是月吉祥之姪欽果
反誅連及祥焉　寓圃雜記

○英宗在内言問久不通指揮湯循績兩疏言皆托鄉人許内
使以進不知其所言何事
英宗復辟問徐有貞曰湯循續乃信國公孫朕欲用之何如有
貞奏曰与臣素熟真酒風漢耳遂止　同上

○湯循績為叅將守北边一日胡兒特至領兵出戰上沒將敚
月口外通州驛天色將暝忽有兵官至驛夜甚盛坐中室令
免供具但索筆硯燃燭閉戶而寝明早驛卒候其起寂然无
声開戶視之无一人在但見壁間有詩曰手提長劍斬渠魁
一箭那知中兩腮胡馬踐來頭似粉烏鴉啄处骨如柴丈夫
有義空揮淚弟姪死情不念哀血污遊魂歸不得幽冥空築
望鄉臺循績素能詩好怪其為鬼亦如此晋陵王希范為余
言　同上

○給事中李实出使北虜歸
太上以歸自以為功著出使錄甚鄙景太中為左都御史
太上復位首言实在虜時无君臣礼遂罷其官追毀其錄此事
惟　太上知之

○朝廷所重者名爵庶民所畏者鼎官近年富兒入銀得冠稍
揮者三品官也縣官豈能抑之余倘入城見满騎前属路金
紫煌赫行條分道而行士夫見之歎咩不明因詢于人始知
為納粮指揮虎而冠之无甚乎此　寓圃雜記

○本朝開科取士京畿与布政司鄉試在子卯午酉秋八月礼
部會試在辰丑未戍年春二月蓋定規也洪正癸未
太宗渡江天順癸未貢院火皆以其年八月會試明年三月殿
試於是二次有甲申貢院火時舉人死者九十餘人好事者
為詩云回禄如何也忌才春風散作礼闈災碧桃難向天边
種丹桂翻從火裡開豪氣滿場争吐焰壯心一夜尽成灰曲
江勝事今何在白骨稜稜漫作堆至今誦之令人傷感或云
蘇州栞昌允啓作　寓圃雜記

○羅修撰倫上疏論閣老南陽李公奪情事謫廣東市舶提舉
章編修懋黃編修仲昭莊檢討昶會上疏元夕觀燈事章謫
知臨武黃謫知湘潭莊謫桂陽州判李公歿后浮梁尚公復
入閣言于
上皆得復其官於是羅為南京翰林脩撰章黃皆為南京大理
評事莊為南京行人司副適彦陵陳公文亦舉士人為詩嘲
之者末二句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為報羅生已復官蓋言黃
二人之謫实出于　上意而羅之謫李公不能死其故云先
是大臣遭父母喪奪情起復者比比皆有至是始著為令皆
終喪三年奪情起復不聞有之实出于
朝廷勉留非復前時之習是則羅生一疏之力也　同上

○湯暄景和者北京人善騎射之更亦奮武士也天順中以指
揮門達怙寵朱殺之甚多暄告人同時表我指揮者隨
英宗北狩有護蹕功為達所閑久在禁地

憲宗初立逵恐其逼己令邏卒發其陰私欲置之死地惜考求
識於因抱不平之氣為彬訴屈遂奏逵違法二十余事奏入
上方与太監裴當擊毬廢之逵進門瞻至直前逵陳諸逆刑恐
瞻神色不変俾若无所与者逵歷詢其事皆曰不
知且曰瞻系係賤工不識書字又与君侯无怨何得有此望
君侯屏去左右瞻以实告因告曰此閣老李賢与君侯不善
固為此本使瞻按進亦不知中所言何事逵聞之甚喜方欲
至因以酒肉賞其直草覈直以其情覆奏
上命中官押諸大臣會闕于午門前方引瞻至逵欣然謂賢曰
此皆先生所命彼与我无干也賢勿驚詰瞻即曰此逵以酒
肉賜瞻使瞻言如此非庭中有某某見指斥所奏逵二十余
條署无余蘊監押官上請大臣皆曰逵不得辞其罪矣錄詞
以進
上命法官正逵罪謫戍廣西以死嘗得脫末後先任所如故京師
多能道其事后瞻求蘇于俞欽玉家往見之　寓圃雜紀
○錢原溥至北回自謫河道江西布政使翁公所詩送之序云
天順間先生嘗謂兵部尚書陳汝言曰方今諭公行當賂无
廉曰而
母后徽號未加独非缺典与汝言即以先生之言入奏
英宗大加称賞隨付史氏以行歲甲申先生遂為舊貴所擠而
有嫡德之行
皇上一日御經筵閣講臣僅以先生不在為問遂下閣吏部取
先生以歸復舊官千嵗以是夫之內閣供奉謝伯寬云甲申
以下一段失实蓋原溥常在內堂教讀書今之近侍有懷恩
輩多出其講下其出以附五倫其入以附公之力也若如此
說則泯　皇上之明没懷公之德矣翁蓋得之傳聞耳

○天順間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用事勢焰炎手可熱文人
武夫出入其門以益有名器者不可勝數京師有賀三老者
都督曹欽之妻父也見欽声勢日盛独不踵其門欽嘗欲為
求一官力辞不可乾麦餅街口一賣餅小家生女々美艷都
督石彪欲取為妾父母楽從之女独不肯乃已未幾石氏敗
彪弃市欽誅及凡連姻及所親者誅竄殆尽蓋三老独免
寓圃雜記
○于公謙王公文遇害時以迎立外藩誣之文称冤謂但云親
王非有金符不可召當办之即接尚宝內官問之檢閱各王
府符具在独无襄王府者衆皆疑不知其故乃問一退仕老
內官云嘗記宣德間　老娘々有旨取去但不知何在老宦
人某尚在必知其詳遂往問之云是　宣廟賓天時
老娘々以為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尊欲召及襄王取入後以三
李士叔不諧而上將今在後宮烟閣中某処
老娘々張太后也於是啓
太后求之果得某処蓋已積塵埋沒分寸矣使此老奄老媪不
存則典守之死于冤者亦有之矣其後
英宗悟二人之死而悔者此也断大獄者可不慎哉　同上
○天順間安陽民牧牛入一破塚中鉄索懸一棺去地四五尺
四旁无一物民揺動其棺沙土蒙頭而不能開眼民惧急趨
出沙已沒趺矣翌日拉伴往視之沙土満中不復見棺蓋懼
其机發而然也　同上
附錄
○刘忠宣公大夏張廂簡公敷華二公皆天順甲申進士選庶
吉士李文達公彭文憲公時在內閣欲留二公在翰林二公
力辞不就后二人皆以才能為名臣　蒼塘詩話

○天順初楊公瑄為監察御史印馬于圻內民蘇許太監吉祥忠國公石亨奪占其田若干頃公具以聞并言其怙寵擅權之罪　詔称公敢言称吏部記之将以大任也既而还京彗孛連見祥亨二凶日蓋張公与十三道御史謀劾之有私泄于亨者亨乃与祥合謀上譛既俳章入
上震怒召諸御史詰　文華殿俾讀俳章而詰之公与其道御史周斌且誦且对歷陳二凶罪状明甚正大意先入譛莫解回悉下錦衣獄逼公誣引大臣刑數瀕死卒无一語他及有司文致公死而十三道長皆坐戍余多貶奏上會京城大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於郊外於是獄皆從減公就戍遼東鐵領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請二凶謝鹿免後禍公不可後謫戍廣西南丹居五歲二凶相繼以逆誅公被特
旨还里
憲廟嗣位以言官奏復公舊官擢陞浙江按察副使巡視海道
成化丁酉春忽報倭舡數百犯邊公時在杭寮案驚聞公徐曰彼果來犯吾將尽誅之乃行邊至寧波府衛已戒嚴守令呼民壮授甲林立公謂曰海上甲兵自足內地不須爾安用民壮令農事方殷亟散之至寧海數日乃知倭僅兩舡入貢耳于是皆服公之智量　近代名臣録

○景泰帝未崩前有駕帖取楚世子入繼世子欲行有長吏王姓者止之曰事雖如此宜待金牌勅書來然後行未晚也不宜卯有後
英宗復位召世子問其不來之故世子具言之
英宗召長史賜以綵衣金帯令長史金帯自此始王蘇州人也忘其名矣　不太録

抓樹衰談卷之七終

孤樹裒談卷之八

憲宗上 成化紀元

○今上御極經筵肇於嗣位之初是為天順八年甲申之八月二日歲率以二八月中旬起四十月末日止毎月三會講日皆逢二進講毎兩人一四書一經講章皆預呈閣老轉付中書繕録正副各二紙隔日進司礼監官奏知先晚於文華殿內
寶座地平之南設金鶴香炉左右各一於左香炉之東稍南設
御案講案各一皆西向案上各置所講二書以次講章各壓以金尺一付至期早進近侍內臣及知經筵官総兵閣老學士并講官及六部尚書都御史大理卿通政使鴻胪卿錦衣指揮使及四品以上無講章官俱綉金緋袍其展書翰林官与侍儀御史給事中序班鳴贊寺俱青金綉服朝畢
駕起御文華殿皆隨之大漢將軍凡二十名導
駕至左順門退易冠帯便服仍各執金瓜而領將軍或侯或伯者則易金綉蟒衣退越衆官進左順門皆分班綴行立文華門外俟傳宣云進來則將軍先入殿內附東西墻立諸官升陛鴻胪卿贊入班行礼畢以次分由殿東西門入重班立稍揮則立西一班末稍前御史給事中序班六員分于中門左右北向立序班二人奉
御案進上二人奉講案置中鳴贊唱進講〻官各出班立講案前展書官二員出班对立鳴贊〻官行礼興東展書官進至地平膝行詣
御案展四書講章講四書官亦稍前近案俟所講書〻矣展官復位乃北說講其書然後申請〻畢掩書稍退後東展書附如儀進掩書復位西展書官与講經官進退俱如前儀講畢仍並行礼各回班序班各撤案聯立贊鴻胪卿中跪奏礼畢

上諭官人每奏酒飯各官跪承旨畢以次出丹陛仍行礼乃出
左順門與以官序惟學士之坐立則序於滿府卿及四品以
上講讀官右展書官坐立亦序於四品之下無講讀官上
重戒事也其號日講官者凡四員日輪二員先大學衍義次
貞觀政要二書皆不用講章惟各以黃票書所起止預進先
日內臣設
御案於文華殿後穿堂中以二書并起止置案上至日早朝畢
、四講官同閣老隨 駕入至殿內授內官以朱日起止俟召
、乃入穿堂門內行礼分班北向前後 立東班當講者詣
御案前內侍授以牙籤右手執之且指且講畫則向上初展後
掩皆屬內侍講畢還籤復位西班當講者乃進講悉如東儀
、講畢
上諭先生喫酒飯皆跪承 旨行礼前後皆一拜三叩頭出宴
於文華門外西廡禁中謂之小經筵或謂之小講云瑣綴錄
○成化間陳翰林師召所乘盲馬售錢六百文西涯李先生以
詩諗之有斗酒杜陵堪冊醉之句蓋用子美三百青銅語也
、時李刑部若虛舊屋為積潦所壞數年不售竟得銀四兩涯
翁亦諗之以詩云詞林馬價知多少即前師召事也前輩居
、處乘騎如此凡口体之奉可知今日士夫一登仕途必華屋
而居出必驅堅策肥其於飲食衣服能節省者幾人視數十
年前為費何啻千萬倍可以觀世變矣
○南京守備太監劉琅自陝西河南鎮守至金陵貪婪益甚資
積既厚於私第建玉皇閣延方士以煉爐火有術士知其信
神異也每事称帝命以動之琅事其財无算御有玉縧環價直
百鎰術士紿令獻於玉皇因竊之而去或為詩咲曰堆金
積玉已如山又向仙門夲煉丹空裡得來空裡去玉皇元不
係縧環子閣諸劉少卿子庚相与嘆然
○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僉事臣袁彬謹題為修史成化元
年七月二十一日該太保会昌侯孫繼宗等題奉
英宗皇帝車駕北征往還事跡有錦衣衛都指揮僉事袁彬一
向隨侍必能詳知合无令其開寫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本月二十五日臣將事蹟錄寫欲送該館未
敢擅便具題奉
聖旨錄寫完了还封進欽此欽遵今將事蹟開坐謹題請
旨 計開
正統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臣在土木為回 上寨伏喇所虜十
六日、
皇上在雷家站高崗地上坐衆達子圍着是臣遠觀認的是我
英宗皇帝臣叩頭哭
上問你是甚麼人臣說是校尉當奉
聖旨你不要說是校尉只說是原在家跟隨的指揮又問你会
、寫字不会臣說会寫就令左右隨侍答應本日奉
聖旨討珎珠六托九龍段子蟒龙金二百兩 銀四百
兩賞也先着臣寫書与千戶梁貴回京奏討十七日隨到宣
府西城角答話城上放短槍不得近又轉到南門有
聖旨宣楊洪范廣朱謙罗亨信着開門接我城上人回話今日
晚了不敢開門這城池軍馬是
爺〻的楊洪也出去了不在城裡星月上時隨
上渡宣府河臣下水控馬渡訖至二更時大雷雨就陣上震死
也先所騎青白騸馬雨止
上令臣出帳房外窺視但見赤光罩定
御帳隨即奏知先是虜中眾欲謀害

上数見瑞應誅逐追明日也先就來帳房叩頭致敬十八日
聖旨差喜寧回京奏討賞賜十九日也先令伯顏帖木兒差
來進乾肉鋪蓋皮襖二十日到大同東塘敗上
聖旨着寫書差力士張林到大同城裡有揔兵官刘安都督郭
登都御史沈固将張林付断事司審問來歷是晚差人出来
答話二十一日早过西門答話
上又令忠勇伯到城下城中不信着臣自騎馬到城下說我
是寫字的校尉見有焉牌為照我原籍是江西人這裡委的
是　皇帝在土木時軍馬尽被也先殺散了下吊橋放我進
去臣入城見刘安郭登沈固霍瑄再官計議良久留臣在城
刘安出城見
上慟哭　上問城中有会說話的通事着一人出来刘安說有
通事指揮李讓奉
聖旨便着他出來刘安入城方遣臣出臣見
上又令臣入城取李指揮李讓說我女兒許与大同王对親如
今不与他我若出去他定殺了我臣扯住[illegible]殿說
皇帝在門外你如何不去刘安又言我在
上前奏过用你便去隨同李指揮出見　上得知院等言說我
太師也先曾說我有甚麼本事征伐南朝只是天着我和
聖皇帝一会李指揮說官人你這說話有天理得知院等到城
下令臣於　上前索羊酒賞賜是日刘安同大小官員出城
朝見及進羊酒等物
上問大同有多少錢粮刘安說有十四万兩銀子當令臣取銀
一万兩以五千兩賞也先五千兩賞得知院等三人虜又索
亦軍馬賞賜
上令臣再入城取銀五千兩散与中達子二十二日臣傳奉

聖旨討武進伯朱冕西寧侯宋瑛内官郭敬等家財及三人銑
蟒龍衣服酒器尽都拿來賞与也先城内甲指揮千百戶缺
衣服綵段來賞与也先大小頭目又着排庭席管待他至晚
離城西二十里駐蹕有夜不收揚揔旗來与臣說今夜有五
个不收来密請
爺上石佛寺去待他尋不見時便乘間入城去臣備奏知
上曰此危事使不得先在土木時不曾死我命在天若万一不
虞如何好遂不用其計二十三日也先等說我每到猫兒庄
外会議擬送
皇帝南歸是日晚到水尽頭指揮盛廣等送至銀三千兩二十
四日送衣服二十六日送綵段羊酒筵食二十七日到九十
九个海子二十八日下柳源縣二十九到黑河三十日到八
宝山九月十六日季鐸賚賞并
聖母皇太后寄來貂裘胡帽衣服等件到營見
上說初六日郕王已即　皇帝位又說文武百官奏
皇子三人中年長者一人為　東宮
上聞知甚喜當時祝天本月十七到斷頭山住五日也先進諸
般熟野味二十二日又往北行二日也先会議復往南行一
日也先號令避厮殺馬疋五更時分起營至暮駐劄二十八
日到大同
上至北門下郭登等朝服在月門裡設交椅一把伺候叩頭
上不肯下馬郭登潛令人伏城上放下月城閘板虜覺之就擁
聖上出門也先到大同東門邀城中頭目出見不從惟進羊酒
諸物
上親說与城上官軍道厮每說不肯送我你每守
祖宗的城池操練軍馬不可怠慢十月初一日至甲桑店内官

喜寧說如今送　爺〻從居庸關進去初三日到陽和討了
牛羊酒初四日到紫荊關北空地駐扎有通事都指揮岳謙
与臣說喜寧會說達〻話也先前領哨馬進紫荊關去搶北
京臣思喜寧頗知中国虛實今為虜用恐其乘虛入關當以
岳謙所說奏聞
上曰只憑着天去初五日喜寧領哨進紫荊關北口初九日喜
寧等燒毀紫荊關殺都御史孫祥初十日过易州过良鄉縣
本縣里老人等進茶食果品羊酒十一日到芦溝橋有果園
署官以果品來進　上令臣寫書三封奉
聖母皇太后及　御弟皇帝暨文武群臣道報虜情固守
社稷當差岳謙同哪哈到彰義門答話岳謙為官軍殺了哪哈
出奔走回營与也先說他南朝人也不認得殺了〻岳謙也先
所得當領達子擺一字陣直至西直門
上御德勝門外空房內十二日臣從　上登土城答話有王復
趙榮來進羊酒得知院等說怎麼沒大頭目來皆着你小官
人出來十五日
上令臣与得知院說哈銘会說達子話就帶同去不要放他銘
降姓楊入城又宣喜寧三次不至是日晚回良鄉十六日到
易州十七日出紫荊關連日雨雪上下艱難十八日到渾河
十九日到蔚州二十二日到順聖川駐扎二十三日往陽和
後日到貓兒庄二十四日北行十一月十六日到老營得知
院妻宰羊迎
上遍五十七日宰馬做筵席在蘇武廟駐扎凡四十日天寒甚
臣得宿寢傍每至中夜令臣伏臥內以兩脇溫　上足
上時出帳房仰視天象或指示臣曰近來帝星朗〻此不久耳
也先每日進羊一隻每五日宰馬做筵席一次逐日進羊乳

馬乳又進窩兒帳房一頂差達婦管起管下
上在行營或坐煖車或乘馬途中達子達婦遇見皆於馬上叩
頭咱路進野味并奶子也先每宰馬設宴先奉
上酒就自彈箜篌思兒唱曲众達子齊声和之大同王賽罕王
也先之弟也得知院大同王賽罕王說奉
上酒十二月初二日在老營起往來駐扎也先及達子每夜見
上所御帳房上火起隱〻若黃龍交騰其上也先欲以妹進
上竟却之初六日也先与喜寧議請
上往高橋就寧夏去臣說如今天氣寒冷我
爺〻如何去得遂不成行喜寧与也先說都是校尉袁彬撥置
限住將臣臁去芦葦地內捆了欲開剮忠勇密令人走報
上令哈銘与也先說饒臣死方解皮條放了也先領達子四散
搶虜至月盡回營日期不等　上屢令臣寫書差人回京与
御弟皇帝并文武群臣以〻祖宗社稷為重好生操練軍馬謹
守城池不要顧我景太元年正月初一日
上自將白紙寫表宰羊一隻祝告　天地行十六拜礼至二月
初一日也先請
上至其帳奉酒彈唱也先三妻皆出叩頭獻鐵脚皮四月二十二月
上以久无使臣往來喜寧又潛懷二意數教也先擾边於是令
臣寫本差人同京若為喜寧伸理者又令臣至也先处說
爺〻有旨要差挖旗高磐太監喜寧達子哪哈出回京也先依
所〻奏書喜寧謀叛情跡寫於木片內係高磐腿上令到宣
府与總兵官以計擒之及至野狐嶺高磐与喜寧飲于城下
密約城上進湯將那殺短鎗少頃短鎗發達众走散高磐抱
喜寧滾下濠中遂擒入城哪哈出走回營見
上說喜寧在野狐嶺被高磐抱住滾下濠裡掛入城內去了

上大喜說使兩下動干戈害人多是這厮如今擎了他边上方
得寧靜我南帰也可期了五月内李實羅琦馬顯齎賞來与
也先見
上本月内回京七月初三日哈銘來說也先会議擬送
爺〻回朝要京裡着頭目来接就差哈銘詣京奏報二十七日
哈銘同楊善至龍門地方接見八月初二日也先得知院寺
及妻妾俱送　上行将半日路程也先下馬叩頭跪着僻所
帶弓箭撒袋戰裙以進衆達子羅拜伏地慟哭辞去惟得知
院領部下人馬直送至野狐嶺又進馬匹斉叩頭拜別宣府
右衛城外官廳住一夜宣府都督朱謙同男朱永帶領人馬
到右衛接見
上到宣府城外搭殿住二月十三日就着朱謙設宴討綵段衣
服并件賞達子哪哈等又有商輅王文于謙許彬接到朝見
畢後　上令臣宣彬等到　上敕為我家
祖宗社稷着你官人每多費心憂念我〻如今幸得回還到京
情願退居閒處你便寫書与　御弟皇帝知道十四日到双
泉鋪住一夜
上打點衣服以舊所服白樣中衣一件及也先所献蟒龍賜臣
十五日至京入南宮十六日早臣朝見二十五日蒙陞臣錦
百戶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
上復位十九日陞臣指揮僉事二十五日
欽賜弟一所於澄清坊舊居北向
上令内官監改造面賜本衛校夫千人又賜銀三百兩綵段六
表裡三月内臣娶妻
上命国舅孫顯宗主親及賜金二十兩銀二百兩綵幣八表裡
天順二年二月内臣生子

上欽賞金二十兩銀二百兩綵段六表裡又陞錦賜大紅織金
紵絲蟒龍并各色織金胷背衣服綉春刀磁器等物成化元
年二月二十二日進
○宦蘭方輪
皇長内相三楊公特薦南昌况鍾為郡守遂分左符又
賜欽書假便宜從事君初視　猶死為称郡刻木為提控持
文書〻不問當否便判可吏卽且俾爲凡牘中寘書畫究君
退謀賓跡之弊害了〻然且不暴之通判趙忱百方誘譏燕
肆淫佚君亦稚〻既期月一日命左右具香燭案并呼礼生
來既至僚属以下亦集君言某有
朝廷勅未留言今日宣　勅及宣中有僚属不法徑自擎問之
語於是諸吏皆驚礼畢坐堂上呼里老言吾聞郡人多狡武
每傾誣善人吾有彰癉之術然不能如閻羅老子自為剖別
令以屬君等速以善戶惡戶来報善者吾優視之甚則當致
綱欽惡者且為百姓殺之吾列善惡二傳伺若曹矣又召府
中胥悉前大声言某日某事你某作如此擬你庶竊盾若干
然乎某日某如之然乎群胥駭服不敢辨君命引出曰吾不
能多耐煩命裸之俾皂隸有膂力者四人舁一胥擲空中撲
死之皂姑少挍去君大怒吾為百姓殺賊狗鼠輩為吾樹電
威耶高挍之立死不死〻亦狗曹矣皂惧如命立斃六人屍
命呼屠人入持鉤来鉤其髮曳出郡衙肆諸衢上下戦慄革
面爲初前守王觀亦嘗蓄死奸吏錢英
高皇帝喜遽　賜敕奬諭秀以上尊御詞甚重之也况君下庠
校師徒乃加礼爲至講論校試多不親事朔望謁先圣后亦
不命講曰某本刀筆吏未嘗事場典不去妄教習所未者雖
別勤惰消長耳諸君宜自勉同官有御君稍加考簡必廢進

退權者居抿之如前語且曰公以科目名以僞公矣后每同
座閱士類課卷唯听同寅酬酢君袖手嚬蹙事无少不是意
為師徒每入部白事必延之内堂坐而啜茗談咲愉然不衰
如以私事則頗慢之矣
○本朝指揮湯徹績博斈強記議論英発為詩文亦雄健有氣
然性傲妄眼空時輩于朝士有一日之長輒以夷弟夷姪呼
之人多不堪以其有時名不較也成化初言者以将材薦有
才兼文武可當一面之語戲者以湯一面名之陝西孤山児
頗当險要適命将負欽兵部以徹績奉充助鎮未久有故人
来謁方与叙酌適报虜数騎薄城下徹績語故人云先生姑
自酌吾往生擒胡雛来以观也方出城未遠有胡伏溝中箭
中咽而斃人又名之曰湯一箭云此可以為将官夸大輕敵
之戒　菽園雜記

○本朝軍衛旧无斈今天下衛所凡与府州縣同治一城者官
軍子弟皆附其斈食廪歳貢与民生同軍衛独治一城无斈
可附者皆立衛斈宣德十年従兵部尚書徐何之請也其制
斈官教授一員訓導一員武官子弟曰武生軍中俊秀曰軍
生衛斈歳貢始于成化二年五月従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
大斈士李公賢之請也其制毎二歳貢一人年时不給廪食
至期以衆入斈者從提斈御史試而充之　菽園雜記
○圣天子纘嗣位改元遣使頒恩四方而安南素称文物不与
諸夷等詔礼部上文斈侍従之臣可使者于是刑科給事中
新昌呂君丕文实副翰林侍講安成刘君景元賜一品服行
○諸司职掌凡翰林官九年滿称职陞二級然自永樂以来多
止進一階正統間謝璉先生以編修滿陞侍講而尚約肖先
生則継陞侍讀編修陞二級自二公始时謂尚約之力居多

張益先生以修撰陞侍講斈士則出於特恩故往往援以為
例俱不允至成化初重大章曹世澤以修撰考滿章陞諭德
曹以陰叙陞尚寳少卿修撰陞二級又自二人始盖一時同
僚之贊襄李文達先生之主張也継此考滿如召和黎太樸
陞左右諭德実録成童皆進左右庶子楊維新江東之陞洗
馬喻年五月以无翰林兼秩不得与翰林事皆怏怏乃同具
本乞各兼舊秩且言自
祖宗以来東宮官无不兼翰林职者事下内閣詳擬彭之有先
生謂初考滿議陞時諸公咸顧陞二級寧无兼官今如所言
是我輩不諳事体　朝廷其用我何且西楊先生永楽中自
翰林斈士改左春坊大斈士亦何嘗兼翰林官豈可謂
祖宗以来无不兼者乎遂不許乖益不得色
○正統以来経筵毎日講畢

上必曰先生吃酒飯閣老与四講官皆承
旨叩頭乃退成化丙戌刘主静入閣遂托中貴献言今後酒飯
只以常例賜毋煩
王音自是儼然而進默然而退君臣之間合此无一語接而先
生之称亦不復聞久而左右无復知講官之為重矣必不自
此始先主静作宋論以歐公不得首相故主濮議以取悦兹
以私意度人可乎毋煩　王音其亦取悦之謂矣
○商閣老臣耶家居甫十載成化丁亥被召再起初未有復耶
之　命至日乖竊謂难称耶名矣
陛見方巾絲縧青布員領自称原錦衣民臣商輅行取到京見
聞者謂其妥帖一日士夫家會見參罪東冦事犯之戚中見
岳武穆械係下獄之狀瞿然呵止之蓋傷于虎者也
○初成化戊子議葬

孝莊睿皇后於　裕陵時已有
皇太后他祔葬祔廟之說矣至弘治
太皇太后崩既上尊謚曰
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承聖睿皇后同孝莊之制矣內閣大
臣爰其誤乃上疏言成化初因事有難處臣子姑為將順之
意今當再議於是始詔禮官會議議未定
上頻召三四元臣密議便殿中反復甚勤吳文定公寬以掌詹
事得與議一日乘推文定言文定乃云魯頌美嫄閟宮春秋
考仲子之宮皆為禮於別廟之証自漢唐來亦然至宋乃有
並祔者非禮已然然皆諸帝繼室生而為配者非後世子孫
追尊之比惟李宸妃之沒仁宗痛傷出於至情乃用追尊而
祔祭此豈後世所當法哉僉曰然遂請去
睿皇后啟称　太皇太后立廟別祭竟從時倪文毅為禮部尚
書亦言周之姜嫄為帝嚳次妃后稷之母故周禮有享先妣
樂舞蓋指姜嫄而魯頌閟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之明証
也且唐宋以來皆有故事可考如奉慈殿是已今
孝穆神主宜於奉先殿房別立廟歲時祭享悉如奉先殿之儀
於是議遂定
○成化戊子
慈懿皇太后崩　上命別擇葬地禮部翰林院以為不可乞集
議　詔從之羣臣議以為宜與
今皇太后千秋万歲後俱合葬　裕陵
慈懿皇太后居左　皇太后居右一体祔廟
上荅詔云卿等言固正理但
聖母在上事有窒礙朕屢稟命不業俞允又令內臣往返數次
懇請堅意不許朕平日孝奉兩宮如一若因此遺逆致有拂

慶豈得為孝今當於　裕陵左右別擇吉地安厝崇祭如禮
庶以兩全卿等其体朕意群臣復奏大意言　上所有者
祖宗之天下當守　祖宗之成法　祖宗之成法即
先皇帝与　母后猶不敢違而況　陛下乎昔今日之禮稍失
則非　先皇帝之心損　母后之德　皇上不得為至孝當
起敬起孝以諫而号泣隨之可也若　母后猶持不從則當
用尊无二上之親以大義之道斷而行之
上猶未從於是內閣復請会議　詔下羣臣再奏其言益切謂
或者曰　上為
皇太后所出不可薄于此而厚于彼殊不知
慈懿与　皇太后他日並合　裕陵並享
太廟畧无輕重何謂有厚薄乎或又曰　慈懿无子宜与
恭讓皇后同此尤不然恭　讓在
宣宗時已嘗遜処別宮而立　孝恭皇后矣
慈懿在當時未嘗退処他宮未嘗別立一皇后豈得謂之同乎
況　宣宗晚年追復　恭讓徽号悔恨莫及自嘆曰此朕幼
年事蓋可知矣又況
皇上繼統承緒即同其子而可謂其非所出而別議乎后後繼
以危言
上乃從之合葬祔廟如礼
○成化己丑春吏部尚書李秉抚中嚴初執中与王宏公度俱
以剛簡質直得書生彦再起巡抚一日左都大司馬缺方難
其人時僉都葉盛与中鎮守廣東以寇盜弗靖欲舭其地適
因故事赴京舟次河西託其鄉友兵科給事中王汝霖礼科
都給事中張寧為保留計二給事合科道啟李执中補左都
公度補大司馬与中堪入閣御史呂洪謂二公可李与中啻

頗損恐未宜遂止李王李其疏中謂上言大臣德政能衛有
禁然薦賢為国終无私意時人訊評謂詭奸人命皆可自首
与中亦得易鎮宣府而宰等又欲合李岳正復入閣意得核
附恭進王李杲德之会李清黄首排羣議李宰堪任僉都正
堪兵部侍郎
朝廷竟其朋比怒不允陞宗正知府以去公度暑謝病帰挽中
又被科道合李補冢宰時少宰崔克讓尹同仁皆不悅事多
異同挽中性粗踈原籍有廵撫任滿軍因数不足賂考功主
事刘道求陞而為郎中張宇中所沮如例擬付文選司对品
調除道因頷宇中不公挽中不察大詬於堂上宇中擬身抱
案面質飈言又如此為公如此為私今此私乎公乎若尔信
讒枉我是非我等何以尽職喧忿不止二少宰皆呼張郎
中汝言信是且罷挽中色失气沮再三柔声謂張郎中我已
知悔由是傳笑中外御史康永韶初以知星命驕下出入挽
中門得遷御史戊子冬彗出永韶奉挽中意向合求請汰京
官且劾姚宗伯商閣老程司馬匕司徒當罷挽中附主之遂
覆請会都御史考劾京官其大臣曾被劾考宜听自陳以是
司徒罷邊員外边退詬挽中謂我徒可消天变邪而姚宗伯
諸公皆見任因御挽中挽中不恤惟擇美职餌科道以自護
至朝除給舍幕輒造賀今尚書有造給舍門者自挽中始况
所指夲亦多偏徇清議不韙御史戴用乃建言方面缺宜照
正統間例許在廷三品以上大臣各夲所知
詔從之且諭在京四品以上官吏部具缺朕自擢用而御史刘
壁以九年將満惧死夲主倚夜走挽中所出肺肝相示合数
知己乃詆用所言請帰擢夲之柄于吏部至謂人君処九重
焉能办臣下之否語多侵内閣未幾吏部又黜朝覲官甚夥

彭彦克彦實以姻家僉事鄧秀刘倫正皆与焉寛恢匕二少
宰又日夜露挽中之短於相知者給事肖彦莊因具劾之疏
下多官会勘二少宰对欵承伏且曰吾人宜諫之不見听何
挽中坐罷竟与朝覲所黜者同辞人謂挽中為彗星掃人義
自掃也時彦莊疏中有挽中暗結御史等語 朝廷駭之
諭令指名彦莊惧揣然遲疑有
旨切責乃指刘壁等而丘布政姜爀彦莊見劾税职許彦莊嘗
使山西嗔其奉承不至遂俱逮下錦衣獄科道奏比挽中者
喧謗王大理同節嚮意冢宰因嫉彦莊彭閣老听彦實守禮
合訐罷挽中閣老内不自安称病子俱貽禍鄉郡請商閣老
急以崔補冢宰庶懈科道北人之心以解王彭二公之謗商
諾之翌日崔果從崔又託予自閣老轉同仁於左而調礼侍
一葉与中補右既而彦莊降驛丞壁与御史馮暉吳璘降州判
刑部主事吳智亦許永韶調知縣智調通判嗚呼禍福无不
自己求之者斯輩之謂与
○成化庚寅春露降于郊壇松栢府
上親郊御斋宫取以賜百官予時署翰林院進甘露頌盖彭純
道所命也然是瑞实兆
今上之在娠至秋孟胎乃誕自古圣帝明王之降生不偶盖必
有禎祥兆於先而非人所預知也况
今上实太平天子天意固有在矣 瑞兆
○舊制每早朝閣老与司礼监太监对立於宝座東
太宗晩年健忘宝座後常有三官從立紀
旨時金文靖公嫌不自安辞立丹陛下仗馬之南景太間陳芳
洲請復立 陛上託言毎遇雨雪不便
朝廷难之事遂寝天順中一日仗馬嘶齕驚逼諸閣老

英廟乃命諸閣老稍南立於諸給事之前大漢將軍之後給事
亦移南立
英廟見之命毋南移惟仍舊班成化間閣老後立北上請給事
又隨而北若前後班然不復分上下班矣初閣老以品序前
後立成化初劉主靜以四品入閣獨立於陳彭二先生後似
与給事同班
上因命立陳彭之下万循吉継之而立遂為一班予入閣身稍
長於劉吉万尤長吉于中吉不喜每觸予稍离遠未幾
憲廟宣諭内閣陞頁官係庶好与先生毋立站蓋　特恩也
○太宰每歳春秋什奠主祭官例遣閣老及翰林諸季士若祭
酒初任則一遣之景太以來間遣胡宗伯王冢宰二公近時
止遣閣老矣其分献十哲則太宰典籍所先期如例移手本
請翰林講讀等官二員至期同主祭偕往省牲畢就坐於致
齋所及会食彝倫堂後則主祭官中坐祭酒西南隅坐翰林
分献官兩員分東西坐於監礼官兩御史之上景太間編修
劉召和王惟臣分献御史沈義原侯監礼会坐時方議未定
主祭官肖尚約先生目惟臣〻遽过東坐召和下沈原二人
遂聯坐於西是後監礼者每為故常不少讓矣天順二年春
黎太僕以修撰直以編修當往分献諸同官相謂曰尹先生
素負剛毅之氣試观此行克復旧規否直至会坐時適二綉
衣皆同年齒長者直不得已據上復故揖讓之工綉衣勉強
就席分坐直右自是往者亦如旧仪同官皆喜曰非尹先生
畴能及此　同上
○成化中太監張敏死其姪太常寺丞苗傳欲陳資進乘託左
右求陞侍郎
上問苗何出身曰由承差乃諭之曰侍郎六部執政官与承

差出身之人其授南京三品官左右以官制進乃与南京通
政使蓋上不知通政亦執政官但南京閑俟耳當時有以正
一对必別授矣　同上
○成化間四方白丁钱虜商販技蓺業賤之流以及士夫之子
弟率賓缘近侍内臣進献珍玩輒得賜大常少卿通政寺丞
郎署中書司務序班等職不由内閣吏部謂之傳奉官至於
二閣老之子若孫亦皆已授中書冠帶牙牌支俸給隷但
不署事朝参而出於承方之門者多一日
内宴鍾鼓司承應扮一老人御粮者解户米湿解户答曰非我
之罪此船幾之病老人曰便須築了船縫免得耗湿
朝廷粮米答曰若要塞船縫須是无粮方好
天顏為之少霽晩年悔悟及予入閣因事諷諫遂皆革去　同上
○成化間太監汪直用事朝紳諂附无所不至其巡边也所在
都御史皆鎧甲戎装將迎至二三百里望塵跪伏半跪一如
僕隷揖拜之礼一切不行以是皆見喜遂得進陞有誇云抑
憲叩頭如搗蒜侍郎扯腿似燒葱奔竸之甚良可嘆也　同上
○南京諸大臣旧以
車駕在北京皆照品秩用凉傘成化間守備太監覃奏以已元
凉傘之制遂謂兩京一体北京大臣不用傘而兩都豈宜擅
用諸公唯〻独礼部侍郎章大經与之办論至取
大明礼制送去覃覧有怒色明日遂進本請禁止諸公謂章
激成之乃於暑月各製長柄大扇遮日予改吏侍至日見滿
街翩翩搖動甚不雅观予謂此非制度且有扇搖扇動翁戲
不作之兆不宜用令工製綠油綃傘而加一短檐用之余月
諸公皆效之以易扇　同上
○成化辛卯十一月末旬彗見廷臣連章皆謂君臣暌隔不通

請將召內閣大臣面議機政彭可齋先生亦对司礼監官章
莫謂
上不得見雖諸老太監亦不得見以是內臣难於齬拒乃約一
二日間
上御文華殿召見彭先生但初見時情未洽浹不宜多言姑俟
再見可說先生諾之至期將入復約如初既見可齋言天变
可畏
曰已知卿等宜尽心办事可齋又言昨御史建言減京官皇
隸与修文職尚可武官不免怨望忽彭傳
旨仍旧以慰安之
上曰卿即傳旨与該部万先生速呼万歲三人皆同声叩頭護
命光祿賜酒飯而退自後再不召見諸太監乃謂人曰常下
不召見及見无一奇謀至論止呼万歲四方因傳為口实曰
万歲閣老云蓋中官初慎有所言戒約至再後喜无所言及
見說詭然先是御史建言欲減京官皇隸傳旨承太監黃賜
風旨欲以此难京官不屬武職㤺㤺憾欲剌言者一時莫能
解按及此召見得
旨戶兵二部速請裁処卒如旧不減人情始大安而言者亦自
相慶使繼時召見則公天下而治功成矣惜諸公為中官所
誑未及尽言所以相見之並後悔无及手在內閣中皆歎惜
面見万循吉止之曰往年彭可齋每面見一語不答即叩頭
呼万歲不敢尽言今我輩每事尽言太監擇而轉聞无不允
從勝于面对是亦有理○同上
○成化間首奉
敕編纂宋元綱目兼各館分修而通行校正則各尽所見至凡
大疑似大關涉必相質敲乎考訂如宋太祖太宗傳禅之際

既詳其误又恐未考者之致詩乃採其大要為八其外曰太
祖太宗授受之際所以致後世之疑者蓋由李燾刪潤
山野錄而啓之陳桱附會涑水紀聞而成之不深考者以為
实然耳夫燾之所以啓之者何也曰燾為長編以太祖顧命
实録正史不載而刪潤野録之事随其下初意本以僃闕文
然野録旨太祖太宗对飲燭影下時見太宗有不可勝之狀
而燾改不可勝為遜避太祖下階戳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
而燾改戳雪為戳地好做為好為之又加大声二字野録出
於僧文瑩之傳聞固不足信就其中考之如所載太宗慟引
羣臣環瞻聖体玉色瑩然等語則亦初无毫發可疑之隙而
燾略加刪潤遂不克有蛇蚓添足之病夫燾既刪潤之以為
正文矣而又細办其非者何也曰实録正史皆為太祖有疾
命內侍就建隆观設醮而野録以為无疾方且登閣望氣下
階戳雪紀聞謂癸丑帝崩王繼恩始召晉王入宮而野録以
為太祖壬子夜召晉王屬以後事遂宿禁中故燾反疑詩
於大祖之病否太宗之出入時日先後本以為刪潤之地而
不自知其刪潤之語未瑩及以啓後世之疑也夫桱之所以
成之者何也曰桱止據燾所刪潤者書之又於好為之下妄
以己意添俄而帝崩四字復以宋后毋子託命之語係之則
遂駭人之听聞矣毋子托命之語本為王繼恩召德芳而発
出於癸丑帝崩之後而桱以屬之壬子且削去召德芳之事
而独存此語則是不知紀聞野録两書之文本相牴牾猶合
為一其附会比燾之刪潤抑又甚焉近世保斋宋論復指桱
所書者以為太祖太宗事之首尾不过如此則其不考又甚
桱下矣然則宋后召德芳之事信乎曰正史实録載之紀聞
又出涑公事當不妄然并疑德芳非宋后之子則过矣徳芳

在當時年甫少育於宋后或為宋后所鍾愛皆不可知但事出於兩人所記而不同者當但信其人溫公可信之人也溫公可信則文瑩可黜召德芳之事有則燭影之事无矣或乃謂燾之删潤蓋有意者太宗之惡始引野錄以證之而又自破其說以為偽則億度之太过亦恐李燾復生不肯自當尔史稱燾博極群書其為長編專务廣采擇為不精始有所不免也或曰太宗子孫繼立故人死敢言者然南渡孝宗以后其事當无所諱亦无一人言之何也惜 曰高孝授受之意可以蓋前人之愆故其迹亦泯然无史成於欧 陽玄諸公當時復何所諱又无一語及蓋必有定論矣不然此何等大事而不加意哉或曰太宗於太祖崩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死若德昭不得其死皆足以追証燭影之疑是不深考之故不踰年改元五代常事宋乃太祖第三后長編謂其崩太宗詐次發哀羣臣奉慰以后初立未嘗降詔故喪仪多所貶損百官不成服常時礼官之过也就使因召德芳而惡之則其事在太祖崩后矣廷美之死趙普為之太宗固有不得辞其責者至於德昭之死非出於幽囚禍逼之者長編謂太宗育其子惟吉於禁中日侍中食凡八年始出閣詔邸第供億務与親王埒諸王子不得僭也況德昭因他人行賞一言之憤不惜一死乃恐其父為人所戕而禁不出一語哉就使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德昭之死皆出太宗則亦未可以其后來之不善而遂逆探其有今將之心加之以无名之罪也胡一桂楊維楨泥宗之流銳欲以察鉞加之恐皆以不見李燾全書之故正猶獄官不據人所發之案而深文巧詆鉤致其罪倘有刻吏見而喜之又從而和之此太宗之事所以不能自解於今日也或曰太祖既傳弟何不使太宗正太弟之名

考之九朝通略謂唐天祐以後建儲之礼不復講行至太宗立真宗方始討論故事又五代凡當次者多領開封尹故太宗與美相繼為之則知太宗亦承唐末五代之習兼以年歲之未邁耳是或將有待焉而遽自隕其死乎夫傳疑史法也苟无疑可存則亦何心搜拾小說強為之辞以滋后世无窮之惑此燾拄之罪也或又引宋朝類要載陳摶对太祖大日之說終有可疑蓋不攻而破矣夫千載不決之爾其可以疑斷者理而事耳以事言之不过如此以理言之凡古之恭秋其号出於深謀急变不得已之詐又必假手他人然後如志未有親操刃而為刃斷之甫於大內觀太祖于太宗如灼丈分痛与夫龍行虎步之語始終无纖芥之隙太宗何苦而為此舍從容得位之樂而自處於危亡立至之地病狂喪心者所不為凶殘絶世者所不忍為而謂太宗為之斷乎其不可信也擬類要野錄皆斷於佛老之徒之口縱使有之[illegible]者所不道而況於无乎予之所篤信者溫公紀聞之[illegible]取焉尔璜叢錄

○成化七八年間

朝廷以姚冢宰大章陸司寇瑜願致謗訟當代者太監覃某間薦王理卿槩尹少宰旻

上領之覃密报王尹入朝道語王曰聊者有人到宅其言亦可信乎王曰无也尹質以事所报王悟曰恭喜予何敢望之附外議妄擬王代姚而商閣老亦御旻與姚屬意於王旻與商方經營及是喜得覃語故諂王以沮其来矣已春二月姚浚商公以妻喪在告旻極叩覃毋使商出覃乃引[illegible]刺事帝太監入奏以外議人望所歸於旻遂諭內閣擬旨而彭閣老謂從公在南京亦可取来可礼諸太監曰只李在

此者彭乃曰此則無如是遂擬陞冢宰并兼盛少宰轉左彭
又曰右侍郎亦即可補許太監曰從先生李乃循吉曰礼侍
刘吉好懐太監謂兼礼仪纔熟且莫動是彭与万私議尹
兼二人若逝轉則有右缺可处言正万曰正言是好至是不
乃李刘不允遂已之既而彭閣見語予謝之曰直何敢望他
日万復語予曰日者我本欲李先生又恐 朝廷不肯遷陞
首部故擬轉刘而以先生補刘缺庶幾可允不意内中不肯
動刘然此缺尚在予曰过蒙周慮但礼侍直不敢望也同上
○成化甲午秋八月二十五日戊申予計江西郷試當以是日
揭暁第未審嘉言弟中否因命卜者占之初内卦得离九三
白虎發竊意五爻坐青龍若再発則是龍虎榜動有中之兆
午是爻果発蓋外卦得坤明夷卦世二爻発者皆龍海底眼
云兄弟雷同难上榜卜者囁嚅不敢决一曰予以卜之蓋予
以兄問弟兄弟発者弟當動而来況在龍虎爻龍虎榜動也
一中何疑予即批卦揭諸壁以俟九月晦小録至京嘉言果
有名矣然則占書豈可泥哉書曰朕志先定昆命元龜但今
之卜非古法而以後天甲子為断似然在人之志意固有定
兆而能審於推測者亦幾何哉
○成化十年九月十八日文華讀講講官皆退留三閣老少俟親
授以 肯意揭帖且諭尔每將去行蓋先日内閣承
命所擬進者云翰林是儲才之地官翰林的必文学該博操履
端慎方為称職若不勉厲作興何由得真才実用今後侍讀
侍講修撰編修検討等官務要毎日赴館進学攻文不許因
循怠惰侍宜常加試以驗其進如有怠慢不遵及放肆不謹
的具实奏聞处置閣老欽奉以出大書掲于東閣明旦講讀
等官皆謝

遐相傳時有求進閣者陰誠本院蹤跡於中貴之前適是秋考
庶子淳刘俯撰健二人主考順天郷試録文有誤逐指摘轉
聞乃命内閣具進各官脚色欲做正統間選数十人之例而
閣老难於取舍故通擬 勅諭如右云 瑣綴録
○今制早朝班定鴻臚官贊謝
恩見辞行礼畢各官將奏事皆預咳一声文武班中不約而同
声震如雷偕私謂之打掃其有咳嗽不可忍者許引退自便
宣德曾子棨先生痰咳作引退
上遥見之 勅免其常朝成化中文華殿経筵户部尚書馬昂
以將咳退出殿門外俟講畢仍同行礼我所親見余 未見
有敢先退者蓋昂初嘗為序班故尚習此例在他見此不以
為異則以為失儀矣
○成化甲午秋刑部尚書王同斋李補以右都御史項忠未幾
兵部尚書白圭死商閣老慮忠以代而召鎮守大同右都御
史董芳陞刑部時兵部左侍郎李震已經九年考滿陞支二
品俸委注代圭不意項轉而來忿恚不平然次子宣聘項女
姻家也一日呼項曰親家既到部也罷何必又鑽[illegible]此項曰
親家何不鑽諭月震疽發腦後尚強力朝恭諸卿亚戲震曰
腦后生瘡因轉項震对曰心中謀事不知親衆以曰胸中有
病不知疼蓋兵部右侍郎滕自明時以母喪奪情任故云
胸為凶疼為滕雖对未切而事実相関亦可哂也太抵震素
患癭毎奏事声甚不称
旨故久不得陞竟以是卒也 瑣綴
○吾邑北陸老伯廷魁中成化丙戌進士授慈谿県知県滋任
歳余一日謁郡守拜不能興扶出気絶矣十二年以嘗墨
弗利啓迁揭棺儼然如生鬚髪[illegible]衣裳肖新蓋以手試

開兩目矓晴烱々因藏於家時一際視至四五載依然乃畬
莫焉予与廷魁同年知其善運氣及此異難未覩然運烟撥
光射其妻弟嘗親目者婿予言然　同上

○都憲韓公雍聰明才辦迴出流輩按江西時遼閩廣處州寇
發剽掠及境公設法擊却之當時巡撫侍郎楊寧称於衆曰
韓綉衣聰明百倍於小子官民奏留重按一年回朝陞廣東
僉副不數月陞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年未三十民情吏治素所
諳練風裁凛然凡臨重事動發百余言皆引經拠律无一
語凝滞処置事務靡不允當至今賢遵守之曰韓例繼公者
皆以為不及嘗念陳考洲先生為李丰赴鎮經太和躬祭墓
下涕涕不已曰士為知己者死何能報也　同上

○王竑字公度陝西河州人進士歷仕宣德成化間官至兵部
尚書公賦性正直剛毅无私毫試隨人意自其為給事時國

十八卷　三四

運中否奸邪柄正公首率諸同官具章䟽廷論其盡政誤國
之罪時有与奸邪為黨者不平其言浸旁沮止其命黄公勃
然奮其直直之氣手擊奸黨以死由是万口称快而積憤消
乘正和應而公道服而公之名遂以聞于天門　同上

○國明進退大臣皆出
宸斷天順間陞用大臣毎朝罷宣吏部發
玉音除某人為某部侍郎尚書成化間始有吏部會官推舉之
例其權遂歸於内閣每遇缺吏部必先謀于内閣而後從稍
出已意必令再推或諷使所私官倫劾故凡内閣親旧同
年相知厚者死不抜引超擢要地吏部与内閣相黨附者亦
得固寵終身如尹旻王恕立心不阿必被其害也内閣引用
親旧人以為公倫无敢議者皆出
宸斷用一人雖聖公亦必弾劾以為不由推舉係縁而得陞除

律明載大臣專擅選官者斬其弊猶至於此勢使然耳　双
溪雜記

○自來陞用六部堂上官不拘出身何衙門如天順間以布政
石璞為礼部尚書初无礼部必用翰林出身人之例又如楊
士奇以儒士由文府寄理副胡儼由知縣李実由吏部主事
薛瑄由御史皆得入閣亦无内閣必用翰林出身之拘成化
弘治以来内南北吏部毎部必須用翰林一人南北礼部非翰
林出身者不得陞入由是翰林人多陵显要而科道部屬雖
有奇才異能不能斉驅並駕矣　同上

○徐文定公初試京師夢至所若今文淵閣者上有三老立焉
授公以鑰匙一把公出至門啓数之其匙得六　後公入
仕司經局左右春坊詹事府吏部至内閣司印果六又公為
詹事日服闋至蘇城陶王時勉名醫也令診之時勉既診以

十八卷　三五

公脉有歇至不敢言公曰吾脉素有異時勉曰如是則无妨
然終不樂次謁范文正廟少憩忽坐睡夢一人衣冠来謁曰
勿憂也公之寿年还有兩千覓而思之以為二十年也其后
二十二年李蓋千之為学兩十兩一合為二十二云其神驗
如此庚戌会試公与汪伯諧李士為主考余為同考一夕余
送考至堂汪对余謂公曰来不怡問其何也汪曰以不得好
卷既而曰公昨夢人餽一大錢何也某曰昔人謂文如青錢
万選万中其有異卷乎汪曰公又夢人餽黄牡丹三本何也
余未有以應蒋錢福有名場屋某退而思之大錢之兆其在
福乎牡丹之説未得楊介夫曰此亦福之兆也不聞洛陽
相君忠孝家可憐亦佳姚黄花為錢性演故事乎斯人也高科
兆也而非端士是科會試殿福皆第一而不克終　長語

○乙未會試公与丘文莊主考久之未得魁選公与文莊約文

含默禱於天以祈夢兆明日公於文莊曰公有夢乎丘曰死
也丘問公何夢公曰余夢至所大浸茫茫不見水端忽有一
物若死龜焉叩首發岸余以三箭揷其上覺知是人頗異之
而未詳所主或以大浸淑渇其湖廣洞庭之間乎公謂不然
盤時新發解家在太湖公以為其應也及揭榜果忝第一謂
三箭者三元也深以狀頭望余而余不副其意終未知夢之
所屬後余在翰林久以公薦為李士又薦為火無事余詣謝
遷言于公曰所謂三箭者應矣某不才辱公薦會試一也李
士二也奉事三也非三箭而何公曰不然蓋吾當時愛有異
其揷箭也為品字之象其一品之兆乎某不敢當而退公不
祿后徐以菲才謬登政府雖不久秩一品　同上

○成化初給事中張寧等欲上疏迄起曹州李公秉為兵書詞
州王公竑掌都察院事恐左右或間之密以奏草請教南陽
李公其求謁說公事竟嘔之後正言曰薦人但當言其人可
用若預擬某為某官於事体得无碍乎寧深服之乃退而易
草以進翌日
御批出以為兵書李掌院事後有問其故者文達云事在
朝廷不可知也蕭者
上以王公受恩豐大分明置之彼処或恐不靜而然耶人服其
有識而愼菽園杂記

○大同猶兒在本北虜入貢正路成化初虜使有從他路入者
上因守臣之奏許之時姚文敏公夔為礼書奏請定宴請賜一
切糸理虜使有後言姚令通事
諭旨云故遶北使臣進貢俱從正路入境境
朝廷有大筵宴相待今爾從小路來疑非遶北頭目如只賊他
処使臣相待且虜使不復有言人以為得馭夷之体　同上

○洪武中內官僅能識字不知義理永樂中始令吏部聽選教
官入內閣書正統初太監王振於內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
討正字等官教內官多聰慧知文義者然其時賊尊辨內府
衙門事出差者尚少宣德間差出頗多然事完即回今則千
預外政如边方鎮守營掌兵巡理內外倉場提督營造珠池
艮礦市舶織造等事无處無在通州遇張太監陝人云永
樂年間差內官到五府六部禀事內官俱跪府部官一丈作
揖路遇公侯駙馬伯下馬傍立今則呼喚府部如呼所屬公
侯駙馬伯路遇如遇之且稱老爹矣　同上

○平江伯陳公銳鎮守淮揚日餘客作詩有燈前絡緯啼之句
侯問草虫何以能吟咏遂詠之不知絡緯啼李太白已道之矣
客終死以白問此人識者非諧故也成化附之
時戶礼科給事中思之以激朋不從力参送法司照不知
朋本古字漢書凡云風朋勉朋皆不從力此吏亦不能自明
此人盖本嘗讀漢書故也兵科給事中閱兵部題本以佼不
女呼吏詰之翌日有不平者令受詰吏執韻書以進乃翹
顏慰遣之蓋識俗字不識古字故也凡遇人文字所見未的
一輙死議之不主无悔也　同上

○御史耿司風死中書舍人供奉絲綸其任皆不薄也名器之
輕重衣冠之榮玷則係其人矣近時進一進徽州人素出入閹
宦方公之門得改翰林庶吉士乃除庶吉士自舍人善醫具薬
為洗之因得為御史翌聖夫人之姪李通以門蔭官中舍一
同寮濟寧人与通友善長得帰省以儀衛通所封鎬甚固夫
人素請世故命啟視其人国辭夫人不許乃強啟之一儀有
用衣數件其下皆書籍一劍旧衣下皆七聖夫人太怒曰他
日欲誣我家邪命燬之通跪勸乃以二篋令其擔去時人為

尒自保薦何与我事高世用亦為是言耶蓋先生与高武庫
高初以有
旨即欲入謝欲先生知之耳蓋出死心而先生之言如此其為
人可知也
○官府軍民預備倉之夅子往於懐者両年矣去年七月御史
張海亦嘗言之雇以数年来頗有多事之名[illegible]
諸予云云之件亦盆律耶文正王省事之説又嘗見黄東発撫州金
谿縣李氏社倉記文以是欲為復止至今犹豫為近得本院
咨知商夅七弘戴言八事一曰廣儲積戸部覆請乃以其所
言歸寡廢疾死依者作养済院数取息一斗則依擬行之不
知有司里胥之弊有在而所冒养済院何嘗得尽鰥寡廢疾
死依之人若取息之説既不合抵斗还官旧制亦為不才官
司添一騙局名目矣民之重困如此哉然則東發之言亦可
念矣
○国朝七十年来文物之盛江浙之秀如王景彰夅士張宗海
修撰之文章经術沈民則兄弟程南雲之以詞翰筆墨遭際
荣遇盛而能詩如刘原博方外如刘淵然者而皆出於云南
士大夫多誇異之　余冬
○朱公英夅正统乙丑進士授監察御史承
勅巡按閩浙州縣安変弭乱不惑乗誣迁廣東参議立均徭法
限以十歳一役九休民至今便之后擢福建右布政使再迁
陕西左布政均徭之法两省悉行其莅政專事儲畜数年間
所積金為两数十万流徙还業者四十余万以劳従獲免銓
鏑者不可勝紀史称其大有功於国家成化甲午擢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巡抚甘粛练兵積粮興屯種桑諸畨徙居戍簡
貢使謹烽堠防奸细諸事皆成陳安边之大略也乙未乎往

年在廣中有均平徭役痛折豪右不礼答京官不容生員
利膳銭寺事近復来边首飭边墻墩塹数万丈次修築屯堡
五百余座以及黜去贓貪老耄将佐寺事不过瑣々効耶亦
所以為扶植貧穷保全地方之意奈何得謗紛々莫能止息
雖間見奏牘亦不能什一數露或付之呵々不則仰屋竊嘆
而已　余冬
○陳祭酒敬宗持己方厳师夅振肅飲量甚洪而未嘗失色於
人豊城侯李公貞降居留都礼公甚恭公过豊城々々夫
人即公主也聞公量欲閱之命豊城留款内治饌甚豊而虚
其延座崇堂從屍幽軒曲節以達于内凡経行処輒陳席駐
飲逮夜觴酹已无算而公亦醉矣始入正廳公主坐屛後潜
窺之且命家妓奏楽公目不迁視猶恐失仪默屈指掐掌中
以持脩杯行輒稽殆不可勝乃散公翌日醒起視之掌血凝
矣其律检如是也　野記
○李布政昌祺剪灯餘話弾琴記有江南旧事都休問桃葉桃
枝尽可鐌當時以為有所指及韓中丞雍亦以公有此書不
入郷吳祠時併病其侫乱未知此也公大節高明不應以筆
墨戲累之　同上
○韓中丞兵入大藤忽青袍方巾数十人出林中执香拜伏軍
前問之曰我寺悉良民向执公役為賊掠至官軍累征未嘗
深入死縁殄滅今公至此我寺必得脱穽鑊矣韓厉声曰尔
寺皆賊敢欺我耶命悉裸而斬之果皆有短兵蔵于衣乃尽
支解之随兵入路散懸身首于樹夾道不絶峡中酋聞之驚
呼曰天神至矣極力拒敵不支遂平之其詳別見韓公胆力
絶人初得賊斬之即取其頭傾腦飲之却命将校飲之多不
能也又两司官集議兵適引賊数入公座乃付一布政曰公

可手斬此賊布政戰縮公咲曰公談兵何美殺一係囚耽尔
𤺥陣當何如即自持刀連斷數人頭帝惧有恥絶者其類此
甚多故軍中与賊皆畏之如虎比聞其死神之為神　野記

○尚書傷翁厚德冠一時鄉邦傳誦其事甚多如隣家搆舍其
桶溜墜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又或侵其址公有
普天之下皆王土更过此ヒ也不妨之句又以隣翁生兒恐
乘驢鷩之賣驢徒行某記載已多又開其先墓前碑為敦田
兒戲推仆墓人奔告曰傷兒乎曰否曰幸矣語諸兒家善護
兒毋驚之　同上

○允叅訟文度惇厚在介鄉國模範亦多紀載者游李時行一
秀巷一妹遥迎之將献咲先生趑趄之更不由是途也子婕
大將君廷當應試經行教坊群婢火擁將不一顧妓揶揄引
其裾將絶裾去亦不怒吳文定公在吏部時以丧帰过其地
西倫一曲諸娃嫗奔避公語騶從曰彼亦食逍不得已耳吾
既未能濟而車之亦沮彼糊口計耳命回車迂行而東戒勿
遊此　同上

○盛賓先生嘗夜梦有寄樹於家者久矣急欲樹遂私以用之
寤而深自訟曰豈素日義心不明以致此耶迄不能寐坐以
待旦　同上

○孔子廟祀漢晋及隋或號先師或称先圣宣尼宣父不越公
称至唐玄宗始謚為文宣王而至圣之號加於宋真宗大成
之號加於元成宗
国初未有改也弘治初有議尊孔子以帝號者言者所見不一
或謂宋真宗未加謚前常詔礼臣定議為帝太常李清臣曰
周室称王陪臣不當為帝其事遂止清臣之言豈无可議者
以孔子大圣有位无位非所損益而道則配乎天地功則美
於尭舜后世尊崇惟知其為万世帝王之師何与于廟異代
陪臣其何嫌疑之有而李清臣徒以其位言之必如所云公
亦不可称矣清臣得罪圣門至今人心不能无筆誅之忿或
乃又旨周天子称王孔子周人者而称王是即尊以天子矣
不當再改称帝夫帝王皆古天子之称誠非有差級然自秦
漢以来天子称皇帝而分封其下臣有功者及宗支為王迄
今然也
聖朝之制既以王卑于帝則當時所以尊崇孔子者又何必泥
子周之所冒王者而曰此周天子之称哉大圣无所假于位
至尊極徽號非在圣天之灵所有望于后世尊崇之典則不
容不隨代而致隆也元之入主中国知尊孔子矣然夷德腥
膻圣人弗受大成之至录於孟子非无本出於元制即當弃
之孔子以帝王之道教万世獲大行於
聖朝列圣以帝王之道治天下益有徵於孔子
国朝孔廟享祀循旧樂用六佾
憲宗皇帝用祭酒周洪謨言益而為八百代之下誰敢易焉正
德初嘗以此議言之於
朝梅福勉其君所謂不臧之名者也　余冬

○王忠肅公翺為僉都御史在遼東時治訴訟專行贖罪法雖
人命亦然自償命无益死者之家而財或足以濟其用故行
之不疑雖然彼有財者亦必輕犯法矣指揮孫景以公事鞭
戍卒至死其妻女哭之相繼死或訴環殺一家三人公曰卒
死以罪妻女死于夫非殺也今環償葬埋費罷之後為將有
名非公優容不及此戍卒妻女法應旌惜公未有以処此也
同上

○商閣老三試首榜及乙未殿試亦有處首選者商嫌已遂下其

手写
○癸丑礼部春試初燕宗伯戚与典衡争席比命題曰伯拜稽
首讓于夔龍戲示訊也
○舊傳弐兩朝貴以公事見時犢期不可屈屬甲先入乙闕之
甲跪伏惟謹比出乙知甲屏然曰如約乙入便跪出而甲責
之乙曰見君尔不能與同耳甲頗然診茲事甚審傳者屡其
共人故不名亦不欲名也　瑣綴
○成化乙未夏五月十九日早礼部面奉手勅
朕皇子年巳六歲未有名恁礼部会同翰林院且擬来聞明日
閣下擬偏揩傍集四字以進皆不用復論再擬乃定今
廃名初
皇妣紀氏得幸有娠万貴妃既知恚而苦楚之
上令託病出之安樂堂以痞报而瘍門官照管既誕
八公卷　三四
皇子齋今内侍近臣謹護視之及
悼恭襲后内庭漸傳西官有一　皇子歲甲午春直偶与彭先
生談及且請乗間言之或賜名付玉牒或訪其外家異加衰
異使外庭曉然知之不然他日何以信服於天下也公唯々
至冬又談及之公荅曰近嘗託黄賜太監具道至云漢髙外
婦之子且明取入宮今実金枝玉葉何嫌而諱
上乃諭黄賜汝比覆先生是有一子在西宮侯再打听直帰緩
欲建白請賜名以示外庭稿具復慮万一允請因而見忌致
有踈虞則各何辞老氏福首禍先斯所當盗且度
皇子日長中外巳籍々當必有發之者実俟子言遂巳至是太
監懷恩厚結貴妃主宮太監段英乗間說之貴妃驚云何独
不令我知遂具服進賀厚賜紀氏母子擇吉日請入宮次日
下勅定名徙紀氏処西内永寿宮礼数視貴妃中外臣僚喜

懼交并而張敏者以為巳功皆受賞敏因是管擁護而並
立意于諸總兵又令内史郭鏞致手簡託序班盧冠英来諭
意于予々即具請立奏稿呈商先生商許予勿進遂令從吏
二部議定具奏僉文武各衙門堂上及李士官名而以英国
公為首六月七日早本進即命司礼七太監宣四閣老至中
左門擬旨少頃七太監同持本出奉天門集百官以本授英
国公曰
聖断宜御筆親批云覧奏具悉卿等忠愛但儲貳事重姑俟
皇子年齡稍長行之明日復宣四閣老至文華殿
諭之曰皇子頗会讀書待他進此李且遅々商閣老独对数語
請譔保護予於乎意欲請
皇子母子同処別宮時脫虎口則未敢云蓋恐相激時
紀妃有疾命黄賜張敏将院使方実治中吴衡往治万貴妃請
以黄袍賜之俾得生見次日病以劇自是不復令人診視至
六月二十八日卒是日天色昏赤以時享致斎七月朔始発
喪追封淑妃初三日
皇子千秋乃自初四日起輟三日一時城中傳言病卒故紛々
不一蓋不能无疑
今上嗣位冠英請以予郭鏞之簡自陳推賛之功與巳亦有傳
道之賞予曰天命素定何功之有漢丙吉擁護皇曾孫何曾
自言冠英曰先生古人心矣　瑣綴
○舊制陞官謝恩惟在京堂上及都給事中初陞面謝而給假
起復除者及其余新陞自太僕丞以下者皆謝於午門外而
陞方面者則面辞至成化間有同陞都左右給事中者因俱
面謝后遂因之歲乙未九月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起復々
強行面謝礼未幾尚宝司寺丞李瓊亦然又僧道匠官每除

授必赴鴻臚寺報名謝恩礼也成化以来僧道或因斋醮
聖節[illegible]經匠人或因鋪床設帳架灯小匕工役輒祈董事內臣
為之乞陞繁冗不勝　朝廷恐貽清議乃許望
闕謝不必报名止得一票与吏部明且吏部如故事面說傳奉
事理補奏本以票進以本送科廷臣末由与知盖以报名謝
恩則鴻臚當廷宣白而傳奉
聖旨必逈面奏補本皆所以防欺偽既不报名廷宣而補本又
不開陳何事似此旧規日更将来欺偽烏独免乎　同上
○陳憲章新會斈業頗鄉薦上春官屡不偶乃卒業成均從
手祭酒邢讓而歸諸縉紳方相与作詩贈行勸其不必出仕
而帰隱終身竊意其得此名欲務詭異高談闊論後以荐者
言徵到京吏部欲如例試而后授官乃托病潛作十絶頌鄭
宦梁方太監方言於
上授以檢討致仕軒匕然自以為榮楊雄新謂其既託病不能
謝　恩辭朝乃[illegible]日乘轎出城輒張盖鼎道先復故態此豈
知道義者哉后梁方以其所頌十絶刻梓示人丘仲深遂采
以載諸
憲廟実錄中亦可謂遺穢青史矣張汝弼贈憲章一絶云平生
渾未識丹砂赤土時将向客誇忽憶自家丹一寸辰砂猶自
隔天涯盖譏其不得進士乃假道斈以欺人若使得一弟亦
必進取不已也　同上
○成化丙申予佐礼部林一鶚佐刑部一日謝賓賜
恩於午門外一鶚伏而不能起予掖起之一鶚遂以病告予同
命振恭往問安一鶚喘息嘆曰病将三月當往傳矣振恭曰
病在帰瓦水土便醫治固可愈也一鶚愕然不應明日报卒
予因嘆曰一鶚不厭病不起且慮傳當往盖以廉貧之故可
惜也　同上
○成化丙申秋七月初旬京師黒眚見時坊巷細民家男女夜
多露宿忽有一物自黒氣一片而来或自戶牖入雖密室亦
无不有至則人昏迷或手足或頭臉或腹背皆被傷出黃水輒
始竟傷亦不甚痛數日遍城驚擾群夜各持刃張灯自防凡
有黒氣来輒鳴金擊鼓以逐之予始不信一夕二鼓时予家
後賃房者王二之幼子啼哭其夫婦大喊救人予驚起隔墻
呵吒問之答曰有人且云取火取刀来少頃乃息入日使人
審其詳云一物坐其婦胸上冰冷婦驚起乃被齧其提孩切
与互爭其夫慌忙覓刀不得乃啓門得鄰居火條遂奔去初
此怪起於城西北人莫敢言及各城皆有被傷者始各訴於
該城兵馬司巡城御史拘審有驗乃具以
聞止云不知被何物所傷然多有見者云黒而小金睛脩尾状
類犬狸盖不啻廿余枚兼旬始息　同上
○成化丙申秋一妄男子名侯得權本山西僧行年二十余踪
跡詭異人物俊秀充頎類小官時晉旅游陝西抑遇一道士
妄傳讖語并書冊改名李子龍會有相者附會所至誑惑愚
本求食遂還入京賃緑棕往太監常舍外宅從者謂此人不
凡舍尊敬之引錐官監入内或登万歲山上殿中憩息御床
上而莫之禁久而執盖司扇諸官侍不得志者皆佯礼為佛
叩頭傍坐頗有非分之畢舍里以義子之女处以正寝隣有
識者竊議從来中貴不欽外人何独过礼此人蛛刺率旗校
日伺察之旗校窟三人其中亦以长礼為名漸闻約束以八
月二十五日當往真定府幹事即白于太監黄賜匕遣請授
捕果獲其所造黄絹袍寶冠等衣舍被逮至錦衣獄遺須
絶或疑黨類恃之以滅口其執盖司扇諸宦侍見舍既皆不

輸情惟子龍七甘心就死自謂享用过分備述所歷內外皆人所不能到御馬李賀王越等皆有所濟嘆呵止之節略指詞且揭帖与賜斟酌數四乃進賜亦根觀処決子龍等俱如律而諸宦侍止發南京靜軍而已予時佐礼部得其詳於御史郭瑞蓋當推断者云　同上

○国朝狀元对策皆経閣老筆削或自删潤乃入梓独羅倫一策未嘗改竄蓋對策恐天晚半不且稿一筆寫正既擢魁后以言件旨外謫不及改削然其策亦自詳贍初倫會試五策五千余言予取為會元主考司主辨分循古名主本経置倫第三予意不滿批其所刻一策云五策五千余言有孝有識進对　大廷未必如衰然出色者后来如所期一時士夫皆謂予有目力而姚宗伯廷称予曰尹先生狀元榜眼俱出門下予曰春卿之力也　同上

○成化丙申秋逆賊李子龍伏誅後
聖上自鋭意欲知外事顧近侍太監汪直年小便黠乃命選錦衣官校善刺事者百餘人另置廠於灵済宮前號西廠以別東廠也継之出入分命各校廣刺官貴大政小事方言俚語悉采以聞時福建都指揮楊華以毆死人命衆差刑部錦衣官勘提華逃匿京師其姊夫董中書與託錦衣百戸韋英營解適英正欲從汪刺事而无由即潜報汪謂華東楊少師之曾孫家資鉅万造惡百端嘗納生人手棺合置諸火今事露欵汪甚喜星夜馳至華家閧欲發官校掩捕華等就莊舍鞫之發廠監禁搜得一单擬送各當道士宦两閣老及三法司堂上与司禮黄陳二太監皆与焉明且汪入奏出追所挟黃白暴瑛僑骨刑且知所謂苕者一笳衣極酷之刑每上苕逼使骨節俱離寸許汗下如雨幾死復蘇如是三四次時楊華之父武選主事仕偉適令教校徑往兵部將得兩禮拷掠如華及令嘗舊數十人圍守仕偉并方黎明教校突入室一妾以身捍門妻倉皇攬衣起及四五妾婢并擾至廠逼略加訊責仍命押回追捜囊笈傾箱抑笞拷掠晝夜苦楚責追不已哀號徹天过者流涕時化丁酉二月十四日也是日司礼太監到内閣議他事商因白與嘗為華通送金帶一腰即峻斥之不容入門且輅幾曾濫受前輩先生家物乎語得轉達着
旨安慰然同僚刘叔温又乘此挤排商亦危矣越三日華死於獄中汪召御史相驗則罰跪数刻乃什而司礼太監亦畏汪誣毀避嫌莫敢觝牾遂遣錢太監同英廠馳往問時勘提官已械華父致仕指揮來寺北来黃途中輙具本逓奏劾提官受賄互回俱坐誣罷及至華家盡没貲財人口赴京往返所过嶋張虎嘗有司賄賂復籍送迎旁午又搜得華每歲賄結戚拔御史及在京當道濂縉揚言面奏聞者必驚駭夜及抵京英以贓敗戍边簿亦竟逢人痛快之东坐死于獄人口悉發軍家惟二女婦以逃帰所外續獲辦乃盡泥衣局項縣

○初汪太監出廠士夫无与往还惟都御史王越世昌日往候之滋久相得丁日司馬項璁途遇汪既过始覺追回下與謝过汪不為礼尋以事遣校卒直上部堂辞色頗厉項亦不之礼王素垂涎代項復數短之汪以是銜項拾掇之甚危甚乃約諸堂上疏汪过悪尹家宰旻不從項遂具草詞意剴切令郎中張瑄姚璧持詣諸堂上僉名而送稿於尹俾收以自剔尹即潜報汪疏入
上怒罷廠命汪回理事鈙監衆汪泣奏此外臣意实黄賜陳祖生二人所嗾且中黄以他事遂不容二人見辞出調南京時

御史戴縉以九年淹久不得陞陳言湯所行皆公不可奪譖
汪卽奉命仍舊刺事縉亦驟進用汪首項过廷鞫項詞頗直
但未有歷覓坐贓罷商閣老見幾求去乃陞少保賜勑給驛
而回汪權勢愈熾錦衣帶俸千戶吳綬營求從汪書办綬頗
知書汪任之歷指揮掌鎮撫司事言所計從而一時諸大臣
皆因越謝汪深自結納乘勢嗾科道詆誹異已許各自陳李
都堂賓董司寇方遂皆知請除未允不決旬薛尚書遠滕兵
侍昭程戶侍方里楊鴻臚宣刘寺丞潰俱被劾退廷紳側目
而翁世資補薛缺余子俊補項缺御史馮瓘補寺丞缺則以
首為鷹犬之故時成化丁酉五月日也是冬汪發南京太監
覃朋嘗乘馬快舡夾販私鹽歐殺巡檢事自往南京械係
之經过水陸巡河御史主事以下等官皆跪迎稍不至輒見
辱朋至京卒以黨援推支争軍未踰年復回南京内府窯
字黃賜陳祖生俱復太監黃賜代覃視事鎮守備蓋汪有
同家內府李理多不法嘗為彼所提至是皆衣於汪故奉其
雜 項紱

○宜興於成化間多虎邵文敬弟△設戈箭于道夜聞虎过帘
箭逐之不獲明日偶見山边古廟一泥鬼腿間其箭究然驚
尹王△聞而毀其廟虎遂少又聞總兵為禰征廣西多虎尽
出飲溪中一渠魁趙射之虎逃去明日逻卒於古廟見所主
之神被箭亡在脇間趙以其神令斬其廟較之尹毀廟為尙
云 客座新聞

○丁酉三月五日与尚讓文主事同訪肪先生小酌偶言文云
近見松江錢李士溥陞天官侍郎回自宅云我平生感左當
之恩為不淺蓋嘗在翰林中領教諸小嘗今復蒙是近李夹
其力懷骨於

聖誕日被賜金二錠奏云今其至此皆師父之教欲以轉奉溥
至京懷置燕以前入會為寿因號曰与師父置一酒器溥答曰
當与房下作首飾常七頂戴太監一座聞者皆絕倒 同上

○憲廟仁愛天縱每接死刑奏雖燕歡輒慘然或當食便輟食
或以手拒牘謂左右与刑官說少緩之何妨河東鹽丞王佇
奏知州徐某事法司問妖言罪斬其妻李氏上疏言國家公
法臣復何云独念死者不可更生斷者不可还續夫死固宜
為其父母老病愈甚不久人世而所生惟夫今妾欲守節養翁
姑則夫在獄衣食斷絶失所是妾能孝不能義而夫婦之道
亦欲舍翁姑而供夫則翁姑貧病而死是妾能婦不能孝而
子婦之義缺矣此於孝義不能两全故与苟免一時之命不
若代夫死以全孝義也且夫既死則父母必痛傷以死妾為
未亡人亦當偕老是夫一人之命而三人之存亡係焉使妾
而死則不过一人而夫得生养父母享有天年是妾一人之
死有以生三人之生此妾死所以不足惜也伏望
聖慈宥夫一死俾得帰全父子之恩如將妾斬首抵罪則聖朝
家大義成化十三年三月十六日奏
聖旨是都饒死罷 野記

○葉文莊公盛巡抚宣府時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地日廣積
粮益多以其余歲易戰馬千八百余匹其屯堡有缺者力修
築之數月完七百余所令边軍受後權門終歲勤苦嘗不得
尺寸地以自衣食置備一切仰給内帑戰馬之廢於太僕者
死有紀極屯堡尚誰修築悠悠歲月致今日之失事今巡抚
者若不再加整飭復完前績將來更有之禍殆難支也余冬

○成化戊戌冬兼丹寧伯李震嘗開往震初鎮守湖廣兼三边
功以平荊襄進爵与參將吳經有隙經弟紱從汪太監刺事

將甘心於震適南京後府經歷卜県進爲一僉直遣人至書
白衔而為沼其妻妾榜赴京首叟即附会震思遣人弘習
誠諱遣人籍建之途遇汪震詐一介武夫常辛恩仁爵父子
冨貴已極更欲何為此仇家所為也汪悟然以輕信遽発
勢不可已到京下錦衣獄鞫問竟死左驗僅得不死革爵閑
住喻年卜馬益老滿于署南京吏部事則考不稱奪職其子
亦以濫溢伏誅天網恢恢詎不信天　瑣綴錄

○成化己亥夏六月巡撫南畿副都御史牟俸坐罪充軍初俸
以僉都巡撫山東適令鎮守遼東副都御史陳鉞為左布政
二人皆強幹苛刻不相能至是太監汪直巡边至遼鉞以諂
佞見喜乘間言俸過惡汪还遣校尉緝得俸含暴事跡贓以
万計俸適以議事到官遂連俸姻家侍讀李士江朝宗俱下
獄拷訊追贓俸備受惨酷行賕指揮吳綃飒被逮所属守令
遷各代輸俸卒追贓刘对温張言俸以金產賄乃循吉為援
欲同傾之竟死左驗万得免惟朝宗自家起復赴京俸逆至
九江聯騎並行沿途有司以勢將迎供億加厚及駐上新河
調攝之疾日乂所屬頗有交通於是朝宗尚侍如平日俸厚
必与維持殊不知有傾万袁竟調廣東塩課提举而俸乞鎮
遠衛軍時任江西僉事陳麟陞副使在雲南亦坐罪羅為民
人謂牟陳二人皆嘗同擠許聰於死今聰之冤始得报云同

○成化己亥六月謫兵部左侍郎馬文升戍重慶衛先是文升
奉　命整飭遼東边务時巡抚遼東副都御史陳鉞行事乖
方多被文升即制更易会太監汪直亦来巡边鉞惧见罪乃
戎装遠迓險道飾厨供帳餅偹賄託隨從見汪叩頭乞憐狗
媚无所不至惟文升与汪无礼奴視其左右以皆言風董多言
鉞而詆文升鉞乘間短毀汪还奏文升妄起边釁謂文直建
州諸虜皆以文升禁不与農器交易故屡寇边
朝廷遣林聰司寇同汪往勘汪稍加恭敬聰深自結納勘报一
如汪言遂下文升於錦衣獄文升言实禁鐵器非農器也竟
坐謫戍士論惜之七年汪敗文升乃宥述尋起復用累遷太
宰少師　同上

○成化己亥九月二十三日酉時分地震自北而南有声如雷
八月二十四日天目宜紹長興同一夕山崩水漂屋廬人民
畜獸不計数及虎亦死者多十月二十日夜余犯南北斗因
記之客座新聞

○成化己亥秋遣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征建州衛初
文廟以女直種類帰款分置建女直屯憐海　并衛各授指揮
等官所以渙其群俾不相統攝以内藏中国外禦北虜誠以
夷攻夷之上策也歷歲朝貢聞有寇边不為大患惟巌守備
来則逐之耳成化初守臣以建州冦掠貪功賞請兵征剿至
是鎮守付都御史陳鉞又說汪立功固宠已亦倖進虜張边
警妄請出师汪主於内遂命抚寧侯朱永掛印総兵鉞提督
軍务汪便宜生殺陞賞時建州頭目六十余人来貢渦汪於
廣寧汪誣以窺伺馳奏請拘囚之既到給就渦所演礼入門
伏起三校禽一格鬪擾攘国乃就擲監禁在衛虜帥不意大
兵猝至壮者逃匿惟余老弱或殺或虜旋凱献俘汪將入城
諸大臣皆遠迓
上御文華殿以侯輸功陞賞汪加禄米三千余石勇進爵保国
公鉞進右都御史未上改司徒郎中王宗彝以備餉陞太僕
少卿尋改僉都鎮遼余進階有差未幾虜以復仇為詞屡侵
边堡擄去男婦俳肴火焚文廟以殉此堡屏遮弗克耕種遼
地騷然識者憂焉　瑣綴

○成化己亥秋九月六科十三道都給事中張海等劾戸部尚
書楊鼎工部尚書王復南京兵部尚書薛遠吏部侍郎錢溥
謂四方水旱皆四人妨政失職所致宜加斥黜不久鼎初与
劾对温極厚后以干託事多不能尽從遂見疎至是鼎知对
温等所主乃復求致仕皆見留鼎又求去從之賜
勅給驛以帰原籍官司月給俸米三石歳僉皁隷四人時溥以
進表詣京闕於途既至
陛見後出吏部尹冢宰同仁詢江南時事溥答以南直隷大熟
請以帰諸公北直隷大水皆溥与薛當之同仁咲曰彭云女
婿牙疼却炙丈母脚跟為之咲然傳聞禁中以資咲且溥不
得已亦乞致仕先是遠被劾退至是年春以近侍吴綬等協
力復起叅賛南京守備机務至是聞劾亦馳疏辞有
旨褒留歳暮當道者又欲求缺処知巳乃嗾於汪復嗾科道重
劾後遠与鄒宗伯當黜
朝廷遲回数日不允汪力賛去之乃奮勵疏于中傳
旨賜帰惟鄒 恩典与鼎同明年上元日
勅至南京改戸部尚書陳俊代遠任遠時与俊等同飲于工部
得騎報不覚失色席亦愕然 同上

○成化己亥冬陞監察御史王傚為湖廣付使時傚見戴縉以
媚汪得歴陞付使不恥效尤亦進言汪所行不惟可為今日
法可為万世法傳聞四方无長恩貴賤皆知嗤罵之数月吏
部承汪風旨故有是命 同上 [illegible]

○成化庚子五月内雲南麗江軍民府巨津州白石云山約長
四百余丈距金沙江許二里許一日忽然山裂中分其一半
走移於金沙江中与兩岸山相倚山上木石依然不動
江水壅塞逆流淹没田苗漂揚民居州府具申上司鎮守太
監寺官具聞諸朝時云南鎮守銭能報此山之兆也 同上

○鳳陽府州民張真妻王氏孕當產臍下之右痛不可言凡歴
三月忽苦委劇成化十八年三月一日亥時腹臍右開裂一
処產下一男鼻準中有黒志一巡按御史周番具 聞于
朝 野記

○永楽間 勅遣大臣分行各処凡民間子弟二十以上強健
者皆選取以備侍衛頗被騷擾其軍悉隷府軍前衛数至二
万有余立千戸所二十五領之年至六十驗有老疾寔状兵
部奏請疎放仍於本州縣照名選補成化間兵部余公詥欲
弄為差官點選時該選処適多飢饉職方郎中劉大夏与予
力沮之余公不能奪其議遂寝 菽園記

○成化辛丑歳西胡撒馬児罕進二獅子至加谷関奏乞遣大
臣迎接沿途撥軍護送事下兵部予謂進貢礼部事兵部不
一過行文撥軍護送而已時河南陳公鉞為尚書必欲為疏奏
予草奏大畧言獅子固是奇獣然在
郊廟不可以為犠牲在 乘輿不可以備驂服並无用之物不
宜受且引珍禽奇獣不育中国不貴異物賤用物等語為偉
力言當却之如或聞其重譯而来慕其奉藩之謹則當听其
自至斯尽進貢之礼若遣大臣迎接是求之也古者天王求
車求金各諸侯春秋譏之況以中国万乘之王而求異物于
外夷寧不貽咲於天下后世公覧之恐悚
上意乃咨礼部時則四川周公為尚書亦言不當遣官迎接事
遂寝而遣中官迎至其状只如黄狗但頭大尾長各有髯耳
同上

○成化二十年七月下陳鉞[illegible]求欲先是鉞鎮遼東同汪太監
[illegible]建州虜寇因而僥倖功庫銀兩計数十万私匿俘虜子

女多人父子各占一妹既醮戢家居寡嫂孤姪旨且凌轢渻
赴京訴其事東厰刺事太監即日以聞遣錦衣官校馳往逮
之執其幼子拷掠具服所侵庫中玉瑚蝶諸異品占所俘之
妹俱追解赴京下錦衣鎮撫司鞫問人皆為之危鉞乃洋上
然对丁官曰金銀實有之俱當時分送ム幾千ム若干子女
亦有之但送ム已人ム幾人同時同事ム収幾人ム收幾人
而我所收皆事所遺弃者以故大臣曽有所受者聞之皆胆
顫心寒相与極力营解遂得死事仍放為民　瑣綴

○成化甲辰徐州一婦初孕時肋骨下即生一瘤漸長如核大
皮漸薄弥月見從此産異我有司具聞月給膳米予每过
徐詢知子毋无恙欲一往視而未果然奏报之
旨予親見之蓋不誣也　同上

○成化丙午十月予進太子少保尚書兼學士万循吉与刘吉
進少師少傅方今中書寫祝文告家廟予偶見稿止列曽祖
祖父而不及高祖予怪問之則曰先世近徙不常遂忘高祖
之名故每祭不及予曰先儒酌情制礼止祭四代予尚以為
簡不足以尽孝子慈孫之情而先生不及高祖其名雖亡而
神氣相感固未嘗亡盍追尊一道号及今日祭以告知傳示
子孫不亦宜乎循吉喜曰承教倩乎先生出自文献之邦善
於礼也予思不逮矣予竊忖山公自一紀之年発解来京四
十六載不一展省溺於富貴功名略不念及於松楸可謂孝
乎宜其忘高祖而不祭也　同上

○西涯先生丙午長至祀陵紀行詩末韵云朝趍未报烏飛信
庭覲先陳鯉退詩二紀茲行今十度春来風物合分誰未幾
先生遂丁艱卷愛閑為卷書之以為詩讖先生嘗送吾同鄉
李天瑞謫官一聯云戒酒不從花底醉尖舟多在水中居李

后被酒过河溺死先生子敬伯嘗与春席上遇之受董圃春
詩云仙子曾我文章莫太奇青天踈作紙雲寫兒名雖白是書
先生賞之徵伯詩云工文雅奇筆精思入幽黃曾有取去耶
何如不相送先生頗不樂謂徵伯曰汝非子元敵矣其年徵
伯下世春哭之以詩先生次春韵云人間夢盡非亡北地下
修文信有郎蓋記此事然則詩信乎其有讖也　余冬

○成化進士放榜有南昌右騰霄
上曰騰而騰霄是飛龍在天也命更名　野記

上病亡懈朝臣讀奏奪旨多以是字而尤弗便鴻臚卿施純請
○成化末
以字倒二字代之
上喜擢為太宗伯時号兩字尚書施京師人体貌豐偉音吐洪
亮詞語莊整班行中可觀其內丁亦京師人貌甚端麗一日
同諸命婦朝
兩宮內廷嬪御色亦鮮儷咸屬目焉
太后命之前問夫人誰氏對曰臣礼部尚書施純妻也
太后賜鈔帛視久之復左右侍人曰向者本朝選妃何不及此
人又雇謂曰夫人向後不必更入朝也　同上

○成化末士夫顒望何廷秀代杜敬修為司寇万循吉預薦廷
秀為南刑部尚書恐妨敬各耳及像恩起自謫所一日詣内
閣言
新君即位如何又以何喬新陞去南京予徐对云初以其年深
暫且陞去今此有缺又可取刘拤之遷曰才到南部如何可
取予曰取居庸亦可拤之曰在唐宋俑予曰昨具題未已後
在南世寡天祐之曰年亦淺拤之欲進一私人而不果遂空其
位予乃薦彭紹為右侍郎　年春家宰王宗夬首奉廷秀士

夫翕然称快　双溪録

○成化二十三年七月進到十妃用十册予撰四道万刘各撰三道祐之曰尹先生不許过長只照旧様予曰意尽詞止何敢过求明乃刘各出册草同看万自看竟窃悄然謂刘曰你昨只言不許过長今乃許長予徐容出稿言刘先生之册比旧本不長且亦如此只是先生过所刘先生之言遂亦太短請増数語便好既而綫正進呈刘又曰勿依官次只混雑寫進乃取予四册置二五中而以彼之册置後蓋恐
憲廟覧后册出自手也
今上追尊　皇妣紀太后予撰册也
上燕閒時輙喜誦念而中有覩淡家甕毋之門增宋室真皇之癒二語則尤恒誦不置左右奏曰此尹ム所作曰朕固知也　同上

○内閣題本用小揭帖楷書封揩内封外以可漏封以文渊閣印方銀鋳王篆大如御史印其本金官銜則批出科中抄行其下僉衔止称臣ム則批閣下奉行

憲廟自尹同仁父子敗露廉照近侍之蔽凡有進称臣下之善者輙斥之曰汝管教尹是好今何如以是无一人敢言司礼大監尤深自退避不復可否凡諸司奏題本悉送内閣定擬時直初被擢任感激竭报而素性又疎處斷无不知顧忌適事輙尽言无隠万刘二公曾私戒約无尽言恐忤旨事不復來予曰不來下問或或從疑我錯无齋若來問而不以正对則是欺罔有愧于古人有孤於委任矣　同上

○成化以后凡内閣官者存心正大不招權納賄与六部相処自然不侵六部事有違失内閣官容救抑下六部自然畏服惟欲将權自專遂生他隙矣由吏部侍郎陞尚書掌銓衡者十八九年退法公平士有定守万安為内閣首深惡之每語所親厚者曰言官有傲刻尹同仁者勿憂无大官做也然旻在吏部久公論已帰又寿光刘翊与旻同郷相厚亦在内閣位並於安独持正論安雖害旻為翊所梗不得行詡因易儲事為安所詆閑罷免安遂引尹直入閣託所私道士李自省諂旻罪下旻于侍講尤于獄令旻致仕逮及旻郷里故旧皆降謫外補才望如倪鍾張海輩亦在貶謫之数成化丁未
孝宗登極李自省下獄死尹直罷斥万安等諫交章論劾極其醜詆時刘吉亜安位素附安因為之地竟不行庶吉士鄒知進士李文祥中書舎人吉人皆論之安自票旨令吏部選際李文祥係难衙門做縣丞着歴練鄒智与安皆蜀人智言安貪位固寵老无厭卑刘吉欺下罔上畏无可否天下之小人也王恕彭韶天下之君子也无忤内閣意鄒智李文祥吉人相継卒人以比之王阎盧照鄰云

○弘治改元司礼太監懐恩先以直道　懋忤陽至是召还司礼監与聞朝政恩素知万安諛佞及知王恕巡抚蘇松時奏発中官王敬欺罔事迹及巡抚云南時禁制鎮守太監銭ム不得肆行奏于
上共万安用王恕早朝退恩詣内閣傳旨令安出自陳觧其矛牌安疑出東長安門外從者不知也即日降
勅差人追取王恕為吏部尚書進矣退不肖一旦勇决如此人心為之痛快后万安并丁罹孫弘璧相継而死絶嗣

○成化末小人用事南昌李孜省挾左道于進而以尚書掌通政司事托言神降有江西人亦心推国之語以太宰歴城尹公不任江西人物叶謀尽力擠出而用豊城李裕代之及薦泰和尹直入内閣𢰅求新刘数長基憑尚安黄景二礼部四

人皆當世極称无廉耻者而新建謝一夔安成刘宣俱不保
修節竟以附麗一夔進工部尚書宣召亜吏部物議喧然不
平独圻江何公喬新節行之介特未洩一夔先卒致省旋亦
誅死直㝵相嗣克免公論始明而直誌一夔基云云是全不
知道理之是非者今録其文于左
皇上御臨廿有三年既久於揔攬洞鑒羣情乃赫然渙此綸達
天置一二大臣首召直於南都恭典客务且起致仕都憲刘
公叔融正中臺継擢李公昚徳位冢宰謝公位司空刘縚物
為少宰黄公文昭貳宗伯吾江右士夫素知刚介寡侶一旦
聯陟輿論翕然称抉　立斎録
○初直為翰林侍讀李士一月礼部侍郎員缺歴城尹公素不
满直他有李鵬
上皆不允内批以直為之翌日廷遇歴城李務謝之歴城曰公
簡在帝心者自此結怨尤深而巳直服闋到京適今少傳大
司馬〻公為兵部侍郎被宦官汪直誣奏謫戍直以兵部非
所為宜請補南京礼部未幾　宠浸衰直経营再入歴城久
不許直凡詩文語言形色率寓嗟嘆不平之意后既与致省
景葷擠嚴歴城及作丁未會試録序末云登名是録者異日
有服大僚亦為断〻乎休〻焉好思用舍一循乎理視天下
為一家中国為一人俾无一賢不效于用云云斯為有光於
科目孩或此町彼畦娟賢忌能且朋比媟黷自底僨僇為斯
文㽵亦奚頼耶說者謂此犹情于歴城也既而氷山見眼直
与景華亦為臺諫論罷戕名至指為小人之尤一網尽去雖
若以訊刺歴城而亦若自嘲云尔　立斎
○祖宗時歳用省以黄蝋一事言之国初歳用不过三万近景
泰天順間加至八万五千成化以後加至一十二万其余可

推也　震澤長語
○成化中京師黒眚見相傳若有物如狸或如犬其行如風倏
忽无定或傷人面或嚙人手足一日
上御奉天門視朝侍衛忽驚擾兩班亦喧乱
上欲起懐恩按之頃之乃定自是日遣内豎出詗汪直時在遣
中数言事由是得倖遂立西廠使偵外事廷臣多被戮辱漸
及大臣大学士商輅兵部尚書項忠皆以事去都御史牟俸
亦被逮或往南京或往北边威権赫奕倏忽往来不測人以
為黒眚之應也　同上
○春秋書木氷漢書謂之木介又云木稼王荊公詩木稼常聞
達官怕余在京師成化末親見之似烟非烟似雪非雪行道
茫〻尋丈不辨草木玲瓏皆成幡幢宝蓋少壮鬢髮尽成老
翁父老云是謂木稼殆應不止達官而巳　同上
○妖人王臣自幼為南京公侯府家人数易主易必易名惟以
妖幻惑取人財所得輙尽累為主人悪刑所加两足皆不能
良行成化初術衍於江陰諸大家皆不納独周惟瞻稍待之
見其一匣中有二木人長尺余主自相抵触坐作進退所其
指揮臣或手弄他人之物同弃水中少頃自其袖中出凡人
之物経其目者必主瞎耳否則不主其術蓋与王淵略相似
不知其殺戮人也後往北京逊攀援得見
上歳辛丑　上命中官王敬同往採芹於湖湘江右浙江京東
諸郡二人者從以无頼二十余輩專以攫取財物所歴三司
郡縣官受辱民受其擾戕致激変惟江陰諸大家以旧憾最
受其毒癸卯至蘇命工鎔銀為元宝累二千余錠凡江南書
畫玩器道什像典之精絶者擔括殆尽二人者本无所識所
在奉承之人反教其去取也復以妖書数十本命府学諸生

乎抄奥云不中实欲得賂諸生无所出因致罰于校官時在
胥門諸生王順輩数十人不勝忿恚大肆醜詆適有樵檐至
遂各取一本擁至其前将有所加二人者大惧避賜舍中其
下人皆被痛毆而散自此氣焔少熄蘇人得不深受其害二
人遂奏諸生抗命監司府官救过之不暇且為諸生甚危惟
巡抚大司馬王公知而大喜因奏二人不法
上遣邏卒往捕時大暑卒鍜其体遍以狗血塗之復囊以狗皮
以破其術至錦衣衛獄中三日斬於市函其首歷示所害之
地万姓称快　寓圃雜記

○憲宗紀妃自誕
今上不久而甍妃实姓丁氏江西南昌新建丁家道口人也上
世有子穆先生者重瞳子謫遹法永示中為王府官奉家當
大辟有支自南昌避难於廣西苗洞中遂娶于彼而某某生
厶厶厶厶生妃匕与表姊李氏同日宮父嘗在廣西上謁
至途中聞妃甍因恚而死有弟厶养于巨璫陸厶因冒姓今
為中官甚不慧不去記其家世成化末御史南昌丁隆亦其
族也嘗与中官往来欲白其事因左迁而事寢隆与其鄉人
黄太言余聞之太云　同上

○杭州戒壇焚毁　朝命浙江布按两司重建所費甚儧因召
湖州吴汝輝加丹曹艮等数人勸募汝輝入見諸閑戎何方
伯曰度得艮万两則可汝輝曰願一力當之憲長揚紀宗曰
何易若此得无誑邪汝輝曰民有一子不肖雖有所積死後
必為他人所取何如奉承勝事时两司官皆有開之称嘆既
而汝輝以十木匣装艮千錠詣献于司憲長特設席于後堂
邀請同僚共宴復以綵幔親送之帰汝輝可為達矣　同上

○胡佾有名法王者国師者　朝廷優礼供給甚盛言官毎及
之盖西番之俗有叛乱雠殺一時未能遥制彼以其法戒諭
之則磨金銛劍頂經說誓守性惟謹盖以馭夷之机在此故
供給雖云过侵然不煩兵甲芻粮之費而陰屈羣醜所得多
矣新進多不知此而　朝廷又不欲明言其事故言輙不报
此盖　先朝制馭遠夷之術耳非果神之也後世不悟或受
其戒或学其術或有中国人偽承其緒而冡襲其名号此末
流之弊也成化初一国師病且死語人云吾示寂在厶日人
時至期不死弟子耻其不驗潜絞殺之凡法王国師死中国
者例該營造墓塔時固安十公復為尚書奏言此僧平素受
国賜賚積蓄頗多宜藉以營造墓塔不須動支官錢人以為
得宜　菽園雜記

○宋景濂先生以文李除遇
高皇礼眷特優洪武十四年其孫慎犯罪李家當坐重辟
上不忍特赦景濂安置四川茂州未至殁夔州府葬蓮花池山
下成化間墓壞巡抚都御史池州孫公仁為迁葬成都適蜀
王府宋承奉新作壽蔵於成都東門外孫公令人求以葬先
生承奉以其同姓名人也慨然許之因此葬焉計其費可計
白金千两夫自開国以来将相大臣功名富貴烜赫一時者
多矣没甚之後陵谷变迁不保墳墓者有矣非
国有恩典誰復為経營之先生之殁百余年矣而其良會如此
於是益有以見秉彝好德之心不以遠近親疎而有間也　同上

○朝廷礼制頒暦其一也頒者自上布下之謂欽天监所進者
既頒于内廷則京尹及直隷各府領于司暦者當各頒於所
部之民各布政司所自印者亦當如是今毎歳頒暦後各布
政司送暦於内閣若諸司大臣使者芳午於道毎一百本為
一塊有一家送五塊者十塊者二十塊者各視其官之崇卑

地之敝要以為多寡諸司大臣又各以所得餽送内官之在
要津者京師民間多无曆可覌豈但山中无曆寒尽知年而
已哉此風不知始於何年今不可革矣　同上
○僧慧暕涉獵儒書而有戒行永樂中嘗預修大典歸老太倉
興福寺予弱冠猶及見之時八十餘矣嘗語坐客云此等秀
才皆是討債的客問其故曰洪武間秀才做官喫多少辛苦
受多少驚怕与　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来小有过犯輕則
充軍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二三耳其時士大夫无負
国家〻〻負天下士大夫多矣這便是还債的近来
聖恩寬大法網疎闊秀才做官飲食㖿馬宮室子女妻妾多少
好受用幹得哉許好事来到頭全无一些罪过今日
国家无負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負〻　国家多矣這便是討債
的此吾所親聞也適僧人談及此翁平生因記憶之还債討
債之説固是佛家緒余然謂今日士大夫有負
朝廷則確論也省之不能无愧　同上
○白恭敏公圭凝重簡默喜怒不形為兵書日奏疏悉假手焉
正官蔡貝稍加筆削人往〻以簡當服之公退即閉門坐臥
請謁者至左右拒之多不得入見而去故當時有睡翁不事
事之謗一中官請托不入令邏卒陰伺其短以脅之公密召
四司官令戒飭群吏而已竟不從公嘗再与征討累有軍功
未嘗令家人冒功得官耿此尤过人者公殁刑書項公忠代
之視篆日語四司云吾不如白大人有福尔各司凡事慎之
未幾項公以簠簋不飾敗去有福者蓋軒之〻辭然而若所
謂讖云　同上
○成化末正旦日申時中天有白氣如練仰視之宛轉如一白
蛇漸升漸消〻且尽忽有声如雷蓋天鼓也　震澤長語

○十三道御史与六部各司平行文移謂之手本御史有欠謙
厚者頗以言路有侍署名字大寸許一郎官厭之貽之口占
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無于事体无妨碍只
恐文房費墨多諸司傳聞以為談咲大書之風自是稍息或
云郎官為王兵侍偉常閲旧簿正統景泰間会議五府六部
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之外有閣老及掌科无掌道官今有
十三道而閣老不与聞始自李文達公上請　勑各与議不
知始何时景泰間各边鎮守巡抚官会本奏事及兵部覆奏
皆以總兵為首今皆首内臣天順以前公侯伯都督管営者
止称㘸営官總兵之名乃下人私相称謂後文中允之其以
總兵称則近年始及内官汪直用事时边方事皆会兵部与
總兵官議則總兵之称又出自
御筆矣蓋内閣大臣非止恭望而已廟堂謀議非也御史職主
糾察一与会議雖謬誤不復可言矣核使与議殆以鉗其口
耳　菽園雜記
○翰林編脩張先生元禎嘗建言選六科給事中不必拘体皃
長大惟當以器識遠大斈問該博文章優贍者充之其言最
當緣以不拘体皃一言有碍竟托之空言而已蓋六科緊近
侍官兼主奏对必選皃体端厚語言的確者以壯覌班行表
仪朝宁但在前居此地者体皃非不端厚而其器識斈問文
章往〻过人蓋出自精選号為得人如姚夔葉盛林聰君旻
張寧輩是已以后則專以体皃為主而其所重者反不之計
所謂出題考選亦不过借此以掩人耳應應故事耳揆其所
以其时典選者相継多北人大率多主体皃則其類得以並
進多不拘此考抗艰嚴則十无一人矣况斈識兼備者必主
灼見政治之得失而屢有糾弾不若安静簡默者故不得不

然者塩山王忠肅公名望素著者然亦進一二鄉里之劣者則其余不足貴矣使為吏部老以公天下為心不陰厚鄉里遇缺選其休兒豊偉音吐正當者五倍其数試其奏議彈文数篇場屋時文非所宜試每五六人中一其優者一人奏上如此而不得人吾未之信也　同上

○近時言官言宮闈事貴受挫辱自是事无大小禁不敢言有孫御醫者素善諛人問生亦何以愈之曰請六科給事中館之問故曰不語呼可治疥也崑山有徐生善寫竹嘗遊京師吏科有知者請寫竹於壁畫畢欲題其上云朝陽鳴鳳或云恐致人口語不若易以殘鳳或云以為不可乃以彩鳳易之有從旁語云鳴也鳴不成殘也殘不成不如好衣服搖擺过日可也衆哄堂一哄而散聞此寺哄談固言路之不幸也亦非国之幸也　同上

○成化間每南貢士陳憲章經明行修隱居不仕有司嘗薦上吏部奏除翰林院檢討薦部員外郎張弼書韻語誚之云擇君恩天地寬臣節日月皎无事徒受官優游豈不好未識義何如借問程明道李密是何人亦有陳情表獻章不能答未久辞帰獻章与弼門人也　同上

○吏部尚書尹公旻罷後朝士多措其招權納賂之跡甚者上章乞籍其家貲之半賑済山東之民公之富未必如是之甚也其所以失士大夫之心者直以待之不誠耳如各部司屬官之缺者每向人称道之以示其知人及推举時却先挙科掌道官若举部属亦先入中官之門者平日所称道者却不与此其病也又嘗記戸科給事中李孜暘奏使山西回見代州寺処要地武備不飭奏乞設整飭兵備副使以専其責兵部覆奏已蒙

俞允及咨吏部乃寢而不行後察之副使該於刑部年深郎中内以次陞用一鄉人覬覦京職不欲外陞欲越次他陞又恐撓泄故已之即此事在

祖宗時必誅无赦此古之為人臣者所以位愈高而躬愈卑功愈大而心愈小故能保其富貴而无敗也覬覦京職者不久果陞大理丞後坐其黨謫外任　同上

附録

○成化間　朝廷好宝玩中貴有迎合

上意者言宣徳間嘗遣王三保出使西洋等番所獲奇珍異貨无算　上然之命一中貴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項公忠為兵部尚書刘公大夏為車駕司郎中項尚書使一都吏于庫中検旧案刘郎中先入検得之藏匿他處都吏検之不得項尚書詰責都吏令復入検如是者三日水程終莫能得刘郎中亦秘不言會科道連章諫其事遂寢後項尚書呼都吏詰曰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刘郎中在傍微笑曰三保大監下西洋時所費銭糧数十万軍民死者亦有万計縱得珍宝於　国家何益此一特弊事大臣所當切諫者旧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无哉項尚書聳然降位対刘郎中再揖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

一當屬公矣後刘公果至兵部尚書　郊外叢談

○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宫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修南史皆以死守职司馬迁班　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
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已来人君不復与臣下接事亦无可紀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為吏户礼兵刑工為十館事繁者為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総裁刪削之内閣大臣総裁潤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　紀出身官階迁擢而已間有襃貶亦未必尽公後世将何所取信乎　同上

○汪直新坐西厰立威擬於　至尊内外官臥不帖席商文毅公輅𢿢十罪以聞且云用此人实係天下安危
上悲曰用一内臣焉得係天下安危太監懷恩傳　旨詰責甚厉公正色曰朝臣无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收礼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日擒械数人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拉自收捕諸近易渠敢拉自損易此人不黜国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上舌而退即日撤去西厰公後致仕帰比刘文安公見其子孫多矣乃嘆曰公与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乎子孫若是公應之曰实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　近代名臣録

○僉都御史齐公明化間乞終养帰貫溪山築卓間亭逍遥其中　詔起捕蝗賊賊承　詔書即聞時有四麓賦肎然安一榻寸心虚了湛三灵之句時卒𥙿絶句云帰去来兮帰去来一声長嘯出瑶臺誠明本是吾儒莫浪猜人書一对諸去平生无一事斯天今日送百骸帰地曾号五宜居士盖其初之帰號稱死才一宜退有病二宜退親老无兄弟三宜退及以遊盗微謂宜再起功成疾作再宜退其号五宜以此　同上

○寗岳朝有建言請以天縱二字加号　孔聖禮科給事中張公寗言孔子道大徳尊府賓明其理以行其道被之天下傳之萬世不在封号求勝于一字一名可得軽重時用公議寝之　同上

○秦襄毅公紘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横民苦之公悉擒治不以貸秦王不能堪奏公欺滅
憲皇怒逮公下錦衣衛命内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黄絹一疋故衣数事亨回奏公貧状　上親閲其皆下嘉歎良久詔付公係且賜鈔萬　以旌其廉調撫河南既抵任巨璫汪直亦以事至汪時竊弄威福声势烜赫他巡撫官率屈礼以見公独与抗礼略不為屈汪亦知重公不為較公乃密疏汪多帶旗校騒擾地方汪回京
上問各省撫臣孰否汪独稱公廉能　上以疏示汪〻叩頭伏罪稱公美不置　上釋之　同上

○陳曰紗寄章自臨川帰足迹不至府城閉門讀書徹夜不寝少日則以木沃其足久之乃歎曰夫學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后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遂築一臺曰春陽静坐其中足不出閾外者数年　同上

孤樹裒談巻之八終

孝宗上　弘治紀元

○孝宗在青宮仁孝恭儉令聞已洽四[illegible]衰麻未嘗去
體父絶酒肉每朝退苫坐于　靈幄側哀擗之餘不釋卷籍
所覧其四種書分作日課務在記憶研覈旨義有未得即
召問儒臣法吏四籍即孝經尚書朱熹家礼大明律也御膳
日用三羊八雞
孝宗初即位詔減羊一雞一　野記

○國初太廟至
英宗九廟已備及
憲宗山陵礼畢神主當升祔而祧一代詔飭集廷臣議〻者多
以自
德祖而下四廟以次當祧至
太祖乃為百世不迁之祖倪文毅公岳曰此固所以尊
太祖然豈
太祖崇本尊親之意哉故周既追王大王王季又上祀先公以
天子之礼其意盖出於此國家自
德祖以上莫推其世則
德祖乃周之后稷也不可祧
懿僖仁三祖以次當祧至
太祖
太宗為周之文武百世不遷今
憲宗升祔　懿祖一廟宜於　太廟寝殿後別建藏祧主之所
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格則奉祧主合享亦應古祫祭之制
詔從之　野記

○内監虫蟻房四方所貢各色鳥獸皆畜焉弘治初議放省之
以減浪費所司白虎豹之屬放即害物欲殺恐非諒闇新政
左右以為疑
孝宗曰但絶其食令自斃可也　餘冬錄

○今上嗣位縣丞徐頊上疏請理
皇妣薨折之由以復不共戴天之讎疏下内閣疑　旨万刻皆不
欲行只言請　上自處内臣将本去于謂姑不准行只請于
上示寛嚴輕重之意庶好擬旨批示諭三日詢之本在
御前予語二公曰此本不出徐必再言或有他人言必来問所
以不行将何以对今須請出擬行於是内臣持本来擬予擬
法司看了来説刘曰法司便要拿人且着礼部吉凶礼文煩
擾不暇万即依刘擬礼部覆本請拘万家親戚内眷曾經出
入宮闈在究問万家寔与祐之通好惧甚私謂予曰我与万
家多不往来予安慰之曰此事只宜寛処若興大獄株連牵
引豈　先帝之意哉刘喜曰盛徳之言也少須覃太監寺将
礼部覆本来議擬旨万曰如何刘曰
先帝存日覃揺首不然之目予曰尹先生如何説予徐應之
曰宮闈往事朕承
皇太后洎母后宣諭明白恁每説的都是外面流議难憑訪究
姑從輕処之者覃曰好〻指予曰还是你　予即他顧佯不
聞刘則面發赤而忌心愈切　瑣綴録

○吉水灘頭一豪家造楼占踰其孤姪孀嫂地基僅一間其孤
嫠呑声忍氣旦夕焚香稽首籲天弘治二年五月十八日夜
忽大雷　風雨移其楼于其地以帰孤嫠至暁人視之不失
尺寸神矣哉此可為欺孤弱寡者之戒　同上

○倪文毅公頎躬廣額美如冠玉腹大十圍躰有四乳儀观表
揭百僚為宗伯定廟祀為冢宰公正剛方权倖不敢干未幾

而卒耆充朝野杪厥考文信公在翰林嘗命祀北岳其配夫
夫人夢緋袍神人入室語之曰吾知汝无子見汝夫齋祀之
誠今以此子乞汝因指捧香合童子示之乃寤果得文毅因
以岳名之　野記
○黎大樸世居岳之華容性耿介眞合重倫尚節殯遷緑養極
嚴盾祀兄嫂卒其孫名献民及女皆幼育為巳子山東副使
董国器妻死而萬使過汞洛大樸展省至臨清使携其柩以
帰太常卿孟　亨卒家貧不能斈大樸倡諸卿寮官合賻俾
襄葬事御史鄧禄寓銀数十兩後禄死遂蔵所寓物十年後
其子長乃还之居官儉朴不受私餽常患凤佶侈自裁損婚
葬宴飲稍示節度易視以為慨所居黄洋渡積潦病渉私発
策堤四十丈民甚利焉後官至礼部尚書　懐麓堂稿
○國朝親王受封末之國者當出閣讀書自永楽以来必擇翰
林官二員輪日講讀迨之國日遂改陞長史以從故預者多
不悦宣徳中周文襄公忱自刑部主事陞越府長史辭已不
楽未幾越國絶遂陞侍郎巡撫南畿正統中推郕府講讀官
東里公欲奉侍郎儀銘忍銘見擬乃以故人侍講楊翥同奉
後郕王嗣位銘并皆從右起官至宮保尚書人之升沉固自
有定豈人之所能為哉天順初徳秀寺王當出閣
英廟諭李文達公愼選講讀官文達以親王四位用官八員翰
林去半矣乃覆对翰林官少請於新進士内選人物俊偉語
音正當者問優長者授以檢討之職分任講讀時得雷霖刘
誠等充選遂為定例此文達変通有方処置得宜後来官翰
林者固宜知所自也弘治初進士十人被選為親王講讀官
相率詣吏部照例九年考滿別陞時冢宰耿好問斥之曰你
每都要做大官耶对曰大官亦是進士做好問嘗曰小畜生

輕薄耶亦以老畜生復之譁然相訐好問怒乃奏為首者革
職余皆降調外任好問嘗望益損未幾捐舘盖亦暴怒自取
耳視文達之変通其有媿矣哉厥後降調者以次取用　瑣綴
○弘治間因刘吉駕馭言官李劾諸司
上知内閣与言官交通之弊言官犯法不少假借御史李興巡
按陕西用刑厳酷捶死人命数多為儀賓所奏論死廷臣請將
刘吉欲暗邀人心寄禍工部賈俊解之後居官廉慎与吉俱
保定府人素為吉所重故附之廷鞫畢奏覆
上令處決九卿承吉風旨連章論救又會中宋救於寿寧侯張
鶴得免死充軍因　勅都察院御史出巡務遵憲綱有故犯
者必罪不宥又御史彭程巡視光禄寺上言成化間濫費太
多今後如旧節省浮費
上怒其揚　先帝之过下論以大不敬斬罪巳押赴市曹處决
什充軍一時言路清粛无敢肆意妄言及所人主使牟劾人
者巡按亦不敢持勢欺凌三司一時憲体為之平正　双溪雜記
○弘治初刘吉用事威權隆赫无敢少忤其意者独諭徳張昇
上章極言吉奸邪蔽主之状且言其能駕取臺諫听其指使
害人吉諷六科十三道交章劾昇陰沮言路謫南京工部員
外郎吉初報復言官論已悉加貶竄而言官甘為鷹犬不媿
昇江西人中状元後至礼部尚書為刘瑾所逐遂致仕　同上
○刘吉致仕丘濬徐溥在内閣濬博学而不能約持公而失於
偏嘗言王恕雖好官但好名太甚弘治癸丑春朝覲考覈天
下諸司吏部以黜陟聞濬所擬旨皆用所著大学衍義補中
語有曰人才难得事貴得实人貴改过留用数人耶多咲之
者濬論有所異同濬輒怒拧冠于案執愈堅未久卒昔朱子
說大学是為学的間架看大学章句了只須看経傳文之経

傳也不用自有一部大學在胸中所謂博而能約正如此尚書云德无常師主善爲師善无常主協于克一亦此意盖正心修僃須要格物窮理然非必一一而格之但真積力久一旦自然到个豁然処可以泛應曲當而无不得其宜夫真德秀乃以事類行大學爲一定之法其見已差至於丘濬補衍益詳九天下政事古今沿革无不僃載其意此書一出可以尋類改案処断天下之事如刑名家引用律條之意无一事不可折衷而用其中矣殊不知天下之事变无窮而理亦无窮大學教人欲明一心之德以應万事非欲事事立法而不本於一心之活法也况有治人无治法气数之不齊世道之升降而事有不能必尽善者哉且綸綍之音當於簡要真知洪官过小才可惜但曰厶當用而已豈可如文士瑣言碎語以褻嚴之体哉　同上

○弘治初言官論薦大臣必以王恕爲首及論劾大臣指斥万安又連及刘吉至於南京科道保舉王恕入閣乞速罷去万安刘吉言尤激切巡河御史姜洪専劾刘吉舉李東陽謝迁等吉深御之及王恕召至不得入閣而刘吉代万安專政内外不合恕有所行吉從中沮之恕舉羅明丘鼎吉以爲私故旧票旨云召边方用時中官將琮等守僃南京許奏給事中方向等刘吉報前劾已恨欲謫殆尽給事中周紘御史張昺南京教場典軍数少不能破調守僃官奏其才蹇刘吉票旨令吏部調外任恕執奏紘昺奏命典軍不宜調吉票旨云周紘張昺黙軍不到如何不即奏聞却乃展轉刁蹬捺制人已從寛調外任了罷恕復奏言天下大事賞与罰而已賞必當功罰必當罪此爲治之良法也今不治失伍者之罪反罪典操之官後來何以使人哉吉不听必欲調外任因不知外鉄

票旨張昺調南京通政司知事周紘調南京光禄署丞後姜洪巡按湖廣令布政司抄案轉行漕運都御史秦紘湖廣参粮事紘奏洪犯分刑科給事中陳璚等駁論紘恕已不明十三道御史論紘剛愎吉票旨俱罰俸以事下大体令礼部会議調洪知縣其果於報怨類此恕奏薦戸科給事中陳寿爲大理寺丞言諷御史論寿不諳刑名改南京光禄少卿恕又薦大僕寺少卿白思明爲左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吉諷御史魏璋等論其不協人望調外任知府恕慣吉沮抑然不明言爲吉所沮但屢疏辨明求退吉票旨云不必深辨人皆知恕爲吉所娼嫉畏其威權不敢言如魏璋等爲其鷹大者皆得京美官御史湯鼐並即馬赴内閣会勅適新政之初鼐言公等輔國政必未得尽善万安曰我輩極力賛相裡面不從鼐退即上章劾安等不當以裡面二字語外人由是内閣深衘之及安罷刘吉當國適寿州知州刘槩考滿來京鼐寿州人与槩往來議論時政槩嘗遺書与鼐言夢一人騎牛背上陷澤中公左手把五色石于右手提牛角引入正路其人謝而去盖人騎牛背正我　朝姓字惟五色石子不可曉意者公首抗疏論時政爲弾之第一義耶附内閣者發其事鼐槩下獄鼐以受槩餽遺誹謗朝政發衛充軍槩比擬造妖言者律罪至死時言官畏内閣威權无一人敢爲槩申白者独王恕上言槩之書詞固爲狂妄其夢有无亦未可知原其心不过与人爲善之意初无惑衆乱民之情今比擬妖言論死使槩因死于獄中豈不傷天地之和哉吉票旨云刘槩造妖言引喩非類法司比擬未爲不當你如何這等來説且監着後竟發充軍吉等雖沮抑恕然以僚友在不敢加害及恩死丘濬附吉假刘文太建言命焼燬大司馬主公傳恕不自安求去

始准致仕　同上

○孝宗欲封張后弟伯爵刘吉不從言必尽封王周二
太后家子弟乃可封由是
上悪其専権今自陳同事者票旨極其褒美
上皆塗之止留不允所辞四字發出及再陳遂准致仕當時好
事者以為吉前票旨王如辞本曰不必深辨今吉自陳本曰
不允所辞正四字対也相傳以為美談盖刘吉嫉害六卿鉏
未李如徐有貞万安之狠毒而弄権挟詐蔽上行私排抑忠
賢亦自来所死者也　同上

○孔侍郎公鏞平生以忠信自厲事
英憲孝三廟皆處外所至声績表然言信行達直謂蛮貊行之
知田州日峒獠倉卒犯城公蒞任纔三日郡兵先巳調發衆
議閉門守公曰孤城中虚餘支幾日乎秪應諭以
朝廷恩威庶自解耳皆难之謂孔太守書生迂談耳公曰然則
束手伺尽乎衆曰即尔誰當往公曰此吾城也吾當独行衆
猶諫沮公即命騎令開門去衆請從以少壮兵公咲却之衆
乃乗城向賊啓門賊以為出戰門啓一馬乗官人出二夫控
絡而巳門随後閉賊遮馬問故公曰我新太守也當至尔峒
寨有所言尔當導我賊叵測姑導以行遠入林菁行間頗従
夫巳逸其一既达賊地一亦逝矣賊控馬入山林夾路皆裸
人持械者猕望見公吽呼求救公問何人乃庠序士也前期
赴郡為賊遮去不從賊将殺之耳公不須徑入峒賊露刃出
迎夯刃夾雒如林至巢穴公下馬立其庐中頗賊曰我乃尔
父母官可以坐来尔等来參見賊取榻置于中公坐呼衆前
衆不竟相顧而進渠酋問公為誰公曰孔太守也賊曰豈聖
人兒孫耶公曰然賊皆羅拜公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迫於
凍餒聚此苟面救死耳前官不知此動以兵相加欲剿絶汝
我今奉　朝廷命来作汝父母官視汝猶子孫不忍便殺害
汝若信從我當宥汝罪可送我帰府我以谷帛賫汝尓後
无復刼掠事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来問罪汝當之矣衆
錯愕争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恤請公終任不復擾犯公曰
我一語巳定何必多疑衆復拜公曰我餒矣可以食来衆殺
牛馬為麥飯以進公飽啖之賊皆驚服日暮公曰晩矣我不
及入城可即此宿賊除治中庐設床蓐公徐寝賊羅寝侍衛
明日賊復進食公曰我尚倦行更止此又宿至明日日吾今
帰矣尔等能從往取粟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公顧曰
此秀才好人汝既効順可付之与吾同返賊即觧縛还其巾
襦諸生兢奔去公按轡出峒数十賊騎而随薄暮及城公命
呼城中々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畏死叛而降之導来陷
城矣争問故公言第開門吾有処分衆益疑拒公咲語賊尓
等勿入城吾當自入乃出犒汝賊少卻城開公入復閉門公
命取谷帛從城上授与之賊取謝公而去迄終任不復出記野

○弘治庚戌占城國王古来言往者安南國王不道納臣叛將
而助之虐奪臣國授之以目　天朝之封臣授命无地頼
先皇帝大恩以命副都憲屠公不鄙夷我陋邦踰嶺海啓事机
合衆議以丹印畀之臣文告安南数其不能恤鄰之義抑其
奸萌道之逆順安南自是不敢肆其兇狡而臣獲返國以有
今日皆
聖天子盛德与屠公之功臣表謝外有白金若干鋌黄金器飾
若干事幷香番物若干奩附使者以謝屠公叙昧死上請
上嘉其誠命公受之公固辞曰綏遠之仁継絶之義在
聖天子臣何功之有　上不允公又懇辞曰臣不佞忝當憲之長

也而受外國金其何以率下聞之四方雖
天語再臨臣不敢奉詔　上知公志堅許之命尉礼部倫公使
之〻霝由是縉紳流聞嘖〻稱美　篁墩文集
○趙氏出宋宗室系歸于謝生一男甫晬二女皆幼夫卒時年
二十有九有奪其志者氏聞之斷髮自誓因嘆曰彼所利者
財耳財不去禍終未殄亟盡以媵夫之幼妹聞人有貧乏
及橋梁當葺治者因以給之數年貲亦衰外叡始息氏七十
有三始卒嚴閨者少趙氏十歲初寡憐其少欲嫁之嚴泣曰
閨兒独非人哉卒不去後趙氏十有七年卒人尤異之 [illegible]
○弘治癸丑歲貴州都勻清平之夷叛弗靖　詔平蛮將軍出
湖湘之師征之是歲冬師集貴州合鎮兵營其落乍之地從
事于賊壘指揮使尤礼等若干人書姓名於一卷題曰南征
紀績指日而誓于神曰此非大丈夫分功之秋乎此不協心
心同力以殄寇蠹報者有如此日申志既諧乃受大將軍鼓
旗以進薄其巢穴數与賊遇奮其驍勇先不一當百者由是
墦其寨若干俘馘其黨若干獲其軍實而还其所掠人畜若
干瘴烟雨清居民安堵奏捷于朝
天子嘉佽班爵賜賚有差
○高廟龍興一海內修復先王之礼律明嫡庶正良賤同姓不
相偶異姓不相継武升之矛文升之〻矛必上當世論其世而
後之二宗法之所推也百余年來寓中乂安而庐之為巢土
也久矣故老遺黎之子孫休養生息日益以昌誦詩讀書由
為世用若泰公祖孫[illegible]其先緒而行其文献之傳伊誰之
力歟
○弘治七年朝鮮之海內南夷有輸米其國而還復卅于海者夷
頼得拯半無死随漂抵依吾都海中地名值巡海官軍卅至截入
浙境事聞　朝廷令給衣粮館伴送東示以歸路夷自陳本
國米尽失歸將不能自明罪必死　詔差通事二人送之仍
物彼國主憫其情毋奉斂罰我
天朝柔存異類恩一至此其致四夷之賓服也固宜　余冬
○弘治乙卯吏部尚書鉏屯推兵部尚書馬文升都御史屠滽
及三侍郎堪補文升自以部次年勞當得之不意竟歸于滽
文升意不平賦一近体云朝退凭欄一黙然独將心事訴蒼
天青朝有意推公道白髪無心着錦韉天上浮雲偏掩靄地
中陰氣已凝堅云云滽既得吏部嘗班於文升之上固辭居
下及當
廷試讀卷又恐居文升之前即先移病以侍郎吳原博代時謂
正統中王抑菴以礼部侍郎陞冢宰即位胡宗伯之上亦弱
讓旧長官今滽自度不可居上只合辭職不當議班何違[illegible]
斎序若是哉　瑣綴錄
○予観問刑條例蓋弘治中尚書白昂等所定擬
朝廷初亦惟重　詔論詳審至于再三然諸大臣刑名欠精不
無空碍如殺一牛罪已罰十行之數月邊將
奏称軍需缺乏蓋牛禁付重人莫敢殺皮骨筋角無処可買
朝廷悔而难改乃諭東廠官校莫加剌訪又立後一條許寡婦
立其所愛之人不思世之寡婦貞節者少若許立所愛之人
則其所愛莫奸夫以例立之誰復能禁此論長奸之大不可
也此益見
祖宗之法不可少更〻則弊　同上
○弘治十年三月二十二日朝食両司礼太監韋泰馳至閣召
呼曰宣四先生叩其故曰不知臣溥臣健臣東陽臣廷與具
衣冠至文華殿叩頭畢

上门近前於是直叩　御榻司礼諸太監皆環跪於案側
上曰看文書司諸太監取本付臣溥臣健則置朱硯朱筆於斤席
數榻於臣東陽臣遷每一本
上曰与先生輩計較臣溥等看畢相与議定批詞以次陳奏得
允乃錄於帋上以進
上覽畢親批本面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皆應手疾書
宸翰清逸略无疑滯有山西巡撫官本
上顧曰此欲提問一副總兵該提否臣溥等对曰此事輕副總
兵恐亦不必提止提都指揮〻〻以三人可也
上曰然邊情事重小官亦不可不提耳又礼部本擬一是字
上曰天下事亦大还看本内事情若止批一是字恐有遺失因
取本閱之則曰是只須一是字足矣又一本臣健奏曰此本
事多臣等将下細看擬奏

上曰文書尚多都要一一看下去也是閒就此商量豈不好皆
應曰諾
上指余本謂左右曰此皆常行事不过該衙門知道耳乃皆叩
頭退　上復顧左右曰喫茶出文華門尚膳監官捧茶以俟
韋太監喜茶巳具蓋時出急召未有宿办也自天順至今四
十年
先帝及　今上之初間嘗召内閣不过二三語是日經筵罷者
此召因得以窺　天質之明睿　庙謨之周詳
聖心之仁厚有不可測量者如此且自是若将以為常故謹書
以識事始云　燕对錄
〇弘治太監李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大臣多賄求之戊
午歲建毓秀亭於万歲山上既成後適一小公主患痘療更
医莫效廣飲以符水遂殤宮中方归咎於廣未幾清寧宮災

有謂亭産年月不利犯坐殺向太歲故有此災
太皇太后怒云今日李廣明日李廣果然動土致此災禍
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懼飲鴆死訃聞
上意其所藏必有奇方秘書即命内侍搜索奉命者遂封其外
宅搜得一帙納賂簿籍首進之簿中所載某送黄米幾百石
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数百万石
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对曰黄米即金白米
即銀因悟賄濫如此遂籍沒之科道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
与名者惶懼危甚各自起夜赴戚畹求救不期而會者几十
三人月下見轎影重重而一人独乘女轎事雖得寢而納賄
者之名一二尺傳於朝野靦顏惟甚久而亦安然无復羞愧
矣賴　上英明終漸去了　瑣綴
〇弘治戊午夏京師西直門賊入城守衛者不知竟有被傷者

大司鈞陽馬公謂賊敢入城非宜既未問守衛者因乞嚴武
事以備盜賊何孟春謂同列曰賊之為兆既當備盜亦須慎
火同列莫恃未幾城内在処有火灾礼部疏焉或問孟春此
於占出何書春曰余不曉占書嘗記宋人記紹興己酉永嘉
灾前数日有賊自南渡至城下高世則謂其倅趙允緡曰賊
於字能火郡中宜慎火炷果延烧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事
而云耳不意其亦驗也　余冬
〇弘治戊午冬十一月朔礼部言安南國王死其陪臣表請封
其嗣王按故実宜得侍従旧臣一人充正使事聞
上以命大工梁公叔厚特　詔兼翰林侍講賜一品服草豪
〇十三年六月　召至平臺
上出諸営提督官辭任本示敘去留臣健等請
上裁決　上取英國公張懋本令擬　肯留之及保國公朱暉

惠安伯張偉皆然至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刘福皆准辭退問
曰如何臣健等皆應曰　聖覧極當皆擬旨訖
上又問新寧伯譚祐較之刘福何如蓋祐時亦有言其短長者
臣東陽対曰譚祐在營管事似勝刘福
上意亦以為然但止可令管神機營提督團營須另選可令鎮
遠侯顧溥代之因問溥如何臣健等皆應曰溥在湖廣甚好
臣東陽曰兒新有貴州功
上曰然則令兼管神机營臣東陽曰譚祐掌神机營久但係伯
爵若得溥同營即當為副溥雖侯爵但新自外入若令管五
軍皆名在張懋次而令張偉副祐似於事体稍便
上從之即令撰手勅稿是日司礼惟諸太監在侍余无一人在
左右者於是扶安李璋等小紅占卓具朱筆硯臣東陽録稿以
進　上親書于勅成付司礼監官臣東陽復奏曰今边方
多事　皇上留意武臣親賜黜陟臣等不勝瞻仰皆叩頭出
時巳召兵部尚書馬文昇等候于左順門候勅行之燕対録
阿溪者清平衛所部苗也本江西人票蕩至彼桀驁多智數
久之為寨主椎視諸苗有穉子阿刺勞力絶倫能披三重甲
持二丈槍兩端著刃遇敵百戶与敵刺以槍点地躍而起報
三五丈飛行稠人之上以戰若一二丈川澗跨越之如清淺
耳二人謀勇相扶由是播門東落推為渠魁視諸苗之附近
而稍弱者歲以畜產分給而陪征其入既得苗夷之利又誘
調我之商民經其地者輙誘他苗令邀劫掠官司差捷步往
探訪健步必謁溪請討溪乃要我重賄期為勦之健步帰报
官司從之溪乃以素不能服之苗遠而得者指為賊送官皇
往往輙捕於其遠苗畏憚亦服從之其後与我官司益狎視凡
有事就令訪処不復閉俗之矣三五堂之宣慰者皆有歲賂溪

益負恃為悪滋甚每交訌官首使爭即以收漁蚌之利歲幣
数大其志小則規為土官天尤未可知也以是清平一境官
治交受其害歲无寧居吾郡孔公為都憲受
命鎮巡貴州初至尚未知之往往見報山地被賊劫殺官兵公
地劫殺民商公問何以処之上下皆謂須属之阿溪當治公
言清平為指揮使司諸土官宣慰等乃命官皆責且帀何以
不能治軍吏借一寨主力覊縻之徒取心固疑之漸詢諸人
人以溪凶横且私於監軍總帥言之恐无益得禍多不吐語
公諏咨㝡力乃得前扇乱謀狀謀欲除之因佯扣監軍總師
等皆迴護之公益信其私黨知不可与共事且務决去之乃
僉復自往清平而沮之公不听独至清平復訪求部曲之良
有指揮王通素才而端方称疾不莅事公召而礼之因曆扣
時事通有言而不及溪公曰吾聞此中事惟阿溪大且要尔
乃不言何也通不答往復数四竟默然公曰吾所以異待而
以為辦大事非輩行等今尔何以酬我通曰言之而公事
且亦則一方受福而異亦有益否則公徒巳耳吾家亦赤乃
當應何公咲言何用不克通始慷慨許諾陳列根投公問溪
所任何人何以能通吾上官通曰彼徒籍王指揮陳捴旗二
人公必先得此二人心力乃可濟公曰吾自能之通謝去公
候旬朔郡指校叅謁時号於衆曰今急缺一巡捕官若等悉
侖前吾自择之乃徑指王曰可矣独留之衆出王前公謂之
曰汝何以与賊通王驚諱之公曰阿溪歲賂三堂誰之通我
巳備知而尚諱耶王悚惧不敢言公曰吾今貫汝罪捨之用
汝汝必取溪自贖仍被憲賞或二或偵則莫辟不免汝矣王
叩頭曰信如公言然阿刺之猛雖欲擒之不可得奈何公曰
然則事遂已乎王曰得[illegible]一年少多謀者同事乃可濟之

公問誰王曰无如陳敎旗公曰諾吾今授汝檄令募諸勇之
士佈所部兵来有事指揮汝則從令陳与俱来王受令去少
之偕陳入見公初問之亦若問王者陳譁駭亦若王嚴頑王
王曰勿諱為吾与若事公已悉知之第當用力以報公陳亦
言其难状公曰尔等第誘之出乃計令以一人牽牛在野陳
入寨詃誘令出觀而随遣王率劲卒伏牛房伺出擒之且刻
其期遣他兵来援又預旅近溪々寨及期谷以部兵同集助
之說定陳受教去見溪々曰何久不来陳曰新都堂至故不
能来見老王溪曰都堂何如曰无能為耳溪曰聞在廣解捉
賊何謂无能陳曰同姓耳非其人也溪曰賂之何如陳姑徐
徐何以遽令重貲溪留陳食縱談則及牛事陳曰適見道中
牛来審較老王家牛何似然亦大矣優劣未可决也溪曰寧
有是乎審亦我當罪之陳曰牛人非商販似不可致入寨溪

曰我去觀之陳佯曰何必自行溪奮曰必去々因頭剌令俱
陳又激之曰新都堂在小玉豈敢去乎剌怒曰何都堂能沮
阿剌足耶因即座以鷄卜不吉溪言吾夜夢大綱恐不利出
陳曰夢綱得鱼牛必属王矣溪剌乃与陳刻木即俱起三騎
聯而出至其地視牛盻尔溪論衆令酒飲忽報巡捕官至陳
曰王知之乎王指揮也盍往訪之溪曰伺彼来可陳曰豈有
新官遽下訪人乎因勸令往又說令去所佩刀曰新武職官
見刀以為不利是求好反悪也溪乃去之既往見王方留坐因
戲謂溪剌新上司援總至擁何不夙迎待此来何為溪剌犹
謂故戲漫言拒之王怒曰戲乎吾豈不能执汝溪剌猶笑傲
王呼伏出数百人往捉剌々徒手搏傷数十人竟就擒并溪
寨之時援兵至正无失期諸寨兵亦集共圍之公又夙遣二
檻車随王令一得溪剌即囚之從馳赴貴州死經清平恐其

賞勞之也於是一如公命解至三司鞫之論死公覆問死一
詳弟妻願請死剌語人曰吾不畏千万人独畏一孔公耳然
亦不知其擒我若此易也中官猶為解救公言君不究若事
犹能解乎溪剌死溪有二子氝都匀公又勦都匀官司徑擒
之悉殲焉　野記

○河南洛陽刘健自官翰林究心理学不重華藻立心亦端正
自徐溥去後專代言之任一以公平為主外无甚故李東陽
同時在閣以詩文氣節援引名流私植朋黨健処之若不知
誠可謂君子人矣惟処程敏政一事論者以健為報復私怨
敏政与東陽齐名嘗見健所作詩謂人曰不知刘先生不会
作詩人以為因是怨敏政為会試主考人有言其鬻題者及
揭晓同考給事中林廷玉上言敏政鬻題雖未發露而可疑
者七遂捕举人徐经及敏政下獄命多官廷鞫徐经者雖未

敢中曾以二幣饋敏政受之是落職盖敏政罪既在可疑及
翰林官皆為座主受門生饋遺亦係常事而独廷鞫敏政坐
以贓罪所以不能不起人之議也　双溪杂記

○十七年三月十六日
大行聖慈仁寿皇太后喪
上御西角門朝退遣内官召大学士刘健李東陽謝迁至内門
扉遂閾　上帯翼善冠素服腰麻傍御煖閣妻幄起立床前
左右皆屏不敢近臣健等叩頭畢致詞奉慰
上頣謂曰先生輩来臣健等皆至幄内
上曰為陵庙事与先生輩商量臣健等仰奏曰昨豪遣太監扶
安示諭
孝莊睿皇后葬不合礼欲為釐正此盛德事臣等仰見
皇上至孝所出前古不勝忻慕　上袖出

裕陵當一帶指示陵門內有二隧道其一西行北轉而至者為
英宗皇堂虛其右壙而中有道可通往來其一東行北轉而至
者為　孝莊玄堂相去可數丈中隔不通因曰此大非礼臣
東陽奏曰此事臣等不知
上曰先生輩如何得知都是內官做的勾當又曰內官有幾个
識道理的昨見成化年彭時姚夔輩奏章先朝大臣都忠厚
為国如此臣健臣廷对曰
英宗皇帝嘗有遺命欽后与我合葬大學士李賢記在閣下
上曰既有遺命當時奈何違之臣東陽对曰臣等當時嘗有別
議故委曲至此恐非　先帝本意
上曰先帝亦甚不得已耳臣健等奏曰誠如
聖諭但今日斷自　聖衷勿憚改作則天下臣民无不痛快垂
之史策万世有光矣

上曰欽天監言恐動風水朕不以為然臣廷对曰陰陽拘忌之
說不足信　上曰朕亦折之矣今日開壙合葬不為動風水
乎　皇堂不通則天地否塞因以為病帝曰若如此通之則
風氣流行惡得言動惟一点誠心為之料亦害東陽贊曰
皇上一念孝誠可以格天吉无不利臣健等皆力贊
皇上所見高出尋常萬々願勿復疑
上曰此事不難若祔廟之礼尤所當異臣健等奏曰先年奏議
已定　慈懿太后居左今　大行太皇太后居右合祔裕陵
配享　英廟且引唐宋故事為証臣等以此不敢輕議其更
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三后並祔者
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為非礼臣廷对曰彼三后一乃繼立
一則所生母也
上曰事須師古宋事亦衰世之事不足法臣東陽对曰

皇上當以堯舜為法　上曰然宗廟事関係綱常極重豈可有
毫髮僭差　太皇太后嘗育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
人之私情耳乃　太后乃
皇祖冊立正后我朝　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
朕壞起恐後來雜乱无紀極耳且奉天之祭先生輩尚不知
英宗　皇祖止設一座每祭餞一分也一張而已臣健等倉卒
不解　上意但應曰唯々退而思之蓋止容二分而　孝肅
未配食也　上又曰孝穆皇太后朕生身母尚不祔為
皇太后別祀於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亦寬爽欲奉
太皇太后於此他日奉　孝穆太皇太后於後歲時祭享一如
太廟不敢少缺臣健等皆未敢應　聖意蓋謂今
皇后千秋後也臣東陽贊曰
皇上言及　孝穆太后尤見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

上曰此事却难処行之則理有未安不行則違　先帝意又違
羣臣会議之說可奈　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
先帝固重而　祖宗之制尤重耳臣東陽对曰願
聖見主張得定臣等无不奉行　上曰朕亦难於降旨先生輩
是朕心腹大臣好為処置臣健等对曰須下礼部令多官議
之　上曰雖多官議不敢主張仍須先生輩為之耳臣健等
曰容臣等試議上聞　上曰先生輩辛苦且回去办事是日
上稱心腹者三呼先生以十數臣健等感激稱謝皆叩頭起
上前下板陛碩內臣啓扉立送而出時尊諡議已進奉
旨未上几筵臣健等乃具題本稱當時
先帝遇天下难処之事羣臣為委曲將順之詞或者不能无疑
乞　勅礼部会集多官再加詳議次日朝退
上起立呼內閣臣健等至煖閣榻前立問曰先生輩昨[illegible]作所

進令多官会議是幾个衙門臣健対曰即前月進諸議會民
東陽歴対曰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及詹事府翰
林院言未畢
上遽曰有翰林院是好考据古今大典礼須用翰林院又曰有
科道否皆対曰有
上又曰好少頃曰別先說話回去亦事蓋是日專為翰林問也
自是毎　召問必於退立呼内閣未嘗呼名二十一日復召
上袖出会議本問曰此事如何健等対曰議得是臣東陽奏曰
未知　聖意如何
上曰先生輩如何說臣健等対曰是正古礼　上曰仍称
太皇太后可否皆対曰既是別廟須如此尊称為當
上曰如何批荅臣廷対曰須說得委曲臣東陽曰要見是重事
上曰然　宗庙事重要見令後世子孫崇奉不鉄之意此本

随文書下来臣東陽曰臣等領去臣健亦云
上即以本授臣健復目送而出二十二日復　召
上袖出奉先殿圖指示曰此与　太庙寝規制度一般常時祭
薦皆如此又指其廊間有門通西一區曰此
奉慈殿也曰為神庫在廊廡及井皆未動又指其東一區別為
一面南五間東西廊各五間曰此神厨也然于此建庙可乎
臣健等皆対曰此地最便臣東陽但未知寛窄如何
上曰寛窄有数因指其旁小字曰東西十幾丈南北一十丈後
有墻墻之後為半倉　較之
奉慈殿區深不及八尺皆請曰墻可展否
上曰須展之其西偏有井亭亦須去之耳又曰欲迁
孝穆太后并祭于此如何臣健等皆対曰甚當再問再対
上曰位序如何臣健対曰

太皇太后一室
孝穆太后或左或右一室
上曰須在左後来有如此者却　臣東陽曰
太皇太后居中乃可臣迁奏曰會議本未知今日可出否臣東
陽曰外廷聯仰此本已数日
上曰正為庙地未定既定即出矣皆拜出如前二十五日
御批云祀享重事禮當詳慎卿等稽考古典及
祖宗庙制既已明白都准議特是庙奉享仍稱
太皇太后以伸朕尊親之意後世子孫遵守恪奉永為定制於
是中外翕然稱為得体蓋自丁巳之亡不奉召者已閲八年
龍顏温霽
天語周詳視昔有加而明習国事洞察義理惓惓以
宗庙綱常為已任蓋非臣下所能涯涘矣後陵事竟不行欽天

監以為歳殺在北方向不利内官監亦謂當于
英庙陵寝难以軽動而
聖意終不但已乃於
陵殿神座移
英庙居中
孝莊居左
孝肅居右云燕対録

孤樹裒談卷九

孤樹裒談卷之九
孝宗下
○六月北虜小王子遣使求貢甚急大同守臣以聞已許二千
人入貢既而不來六月閣老回男子報虜有異謀内閣具揭
帖臣東陽親書以進乞會同司禮監及兵部尚書照成化年
例於左順門詳審時選在告二十日
上朝退召臣健臣東陽至煖閣
上曰虜情譎詐今令大通事領去回人先生輩可密切譯審通
事且勿使近前臣健等对曰其人名能通漢語則不須計通
事 上曰然各邊関粮草須另刘大夏說用心整理臣東陽
对曰昨日兵部奏請差官整理正為此臣健曰雖有此事亦
當整理況有此声息尤當隄備
上曰然整理得亦是好事臣東陽对曰今边関兵粮實是空虛
不可不急為之備
上曰又着刘大夏用心整理臣健奏曰京營官軍亦須整点所
征 上曰然臣東陽对曰京營未可輕動亦不可不整理齊
備臣健奏曰京營總兵須要得人
上曰往年如遂安伯陳韶成山伯王章輩已退二三人矣今如
張懋亦可臣東陽对曰退者其實今總兵管營事固可領兵
則未知如何臣健曰須用曾經戰陣者
上曰未必要經戰陣但要謀畧耳臣東陽对曰
聖諭甚當有謀畧另經戰陣者須兼用乃可耳但京營官軍有
名無實初設團營時有十二萬今稍損过半前年選所無一
万及再選一萬便不能及數夫古之足食足兵今食不足兵
亦不足臣等每思及此寢食不安 上曰軍士須營官撫
恤不可刻剥臣東陽对曰誠如

聖諭但近年官軍做工太多既累身力又陪錢使用外衛輪班
皆过期不至正為耳此
上曰宣德以前軍工皆不做工内官監自有匠人云云 [illegible]
東陽叩頭对曰
皇上明見 朝廷養軍本以拱衛京畿不為工役今後工程衆
乞減省不令軍士受累养其銳氣庶緩急有濟
上曰然又曰京營軍士都着刘大夏用心整理先生輩亦傳得
旨 可以朕意語之 臣健等对曰諾東陽仰奏曰兵部不敢不
尽心若有擬議乞
皇上断而行之 上曰然又曰虜上强賊十分猖獗可令刘大
夏設法擒捕北山又有稱靠山王者擄掠為患
輦轂近地不可不除此患先生輩意嘗聞之乎臣東陽对曰亦
嘗聞之昨日兵部奏差京營指揮二人領官軍五百正為捕
上强賊而一應併諸賊在其中矣
上曰須揀好軍好馬去方可了事皆應曰諾 上又曰先生輩
是腹心大臣有事須說如昨日所進揭帖不說時朕不得知
臣健等皆應曰諾臣東陽又仰奏曰臣等有所聞見固不可
不尽心陳說望惟
皇上断而行之耳 上又曰然既而曰先生輩回去办事皆叩
頭出於左順門會審走回男子一人云在虜中聞有議者欲
搶黄裹比者謂京城也又三人云係衛頭目阿見乞頭領
三百人往北虜通和小王子与一小女寄养似有引誘入寇
之跡各具揭帖以聞二十四日臣健臣東陽臣迁議進衛虜
事宜又以兵部奏差廷臣整理边關粮草缺乏擬差侍郎顧
佐往大同宣府郎中等官分往各関預為計処廿五日復召
至煖閣上袖出所擬指顧佐名曰是嘗為幹事力量頗弱恐

不能一一也臣健等对曰户部尚書秦紘衍敢尚未至左侍郎
王儼可用但見署印故臣等擬差右侍郎恍
皇上裁擇　上曰王儼固好但掌印須留管家當顧佐亦不必
動凡有事二人令商議乃得停當各衙門官先生輩知之可難
有才力者不必拘定户部又曰各関可止用一人恐官多民
擾皆对曰各関相隔甚遠非一人可了巡関御史亦是二人
須差郎中二人亦可耳
上曰然臣健等退擬吏部右侍郎陳清刑部右侍郎李士实以進
二十七日　内批大同宣府差右副都御史劉仲宇各関差
通政司參議往俸七月初四日復　召至煖閣
上出大同鎮巡官本言虜賊勢重近又燒燬殺軍延綏奇兵
累調未至乞為增兵補馬情詞甚急　上曰我边墩臺賊我
乃敢窺掘墩軍皆我赤子乃敢殺彼被者苦何可言正當与
做主京軍已選所征一万整理齊備定委領軍名目即日啓
行臣健等對曰
皇上垂念赤子一言誠　宗社之福京軍亦須整點但宜未輕
動　上爰申前諭臣健等对曰大同亦曾請兵
上指其奏曰彼固云臣等拘于新例不敢上請天兵臣東陽对
曰用兵事須令兵部議処
上曰兵部既有新例亦不敢擅自開例請兵自　朝廷行之耳
臣東陽奏曰边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内顧家當
上倘未釋臣東陽奏曰近日北虜与朶顔交通潮河川古北口
甚為可慮今聞賊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正不知何処侵犯
若彼声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失此須少待其定徐
議所向耳臣健因備言大同險遠東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
京師不過一日最為切近誠可　先慮

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停當待報乃行免致臨期失措
皆对曰
聖慮甚當退擬通選京軍三万令兵部推委領軍官臨期酌量
地方事势具奏定奪後三日　召兵部尚書劉大夏面諭出
師之意大夏力言京軍不可輕出　上曰
太宗朝頻年出兵逐虜数百里未嘗不利大夏对曰
太宗之時何時也有粮有草有兵有馬又有好将官所以得利
今粮草缺乏軍馬疲弊将官鮮得其人軍士玩於法令不能
禦賊亦且因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大意与内閣議同
上納之師乃不出　燕対録
○陝西都司都指揮使揚敬等奏抛西安府鄠縣道安里軍人
毛志学状弘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午時在本里趙綸村
沿河水边渠浴得一玉璽臣等亦得篆文係是受命于天既
壽永昌八字皆有螭紐其色洗白光彩異常厚一寸連紐二
寸方圓一尺四寸四分完全篆文明朗刻劃奇古殊无瑕玷
巡撫右都御史熊翀会験此即歴代傳国至世除璽蔡熊翀
差官齎進不謹具奏聞　野記
○十五日朝罷
上召内閣臣健等随至煖閣
上曰劉宇在大同亦用心近又慮潮河川难守欲行令整器学
窖及以新製鉄子砲送与備用亦是為國可量与恩典以勵
人心皆奏曰未知
又曰曹近何恩典　上曰陞官亦难可以賞賜皆應曰諾臣遷曰
与　勅獎励亦可　上曰欣[illegible]劉宇併奏令难独
賞其江陸閣亦皆用心防禦辛苦可併賞之皆应曰諾
上又曰遼東張天祥事亦是大獄今欲令明白臣遷對曰張天

祥已先矣
上曰天祥雖死張斌尚在坐死罪張洪訴究抑臣健等皆对
曰此事御史李奏法司会勘張洪訴本又該都察院覆奏令
巡按御史審勘矣
上袖出東廠緝事揭帖云已令人密訪其情如此當時御史王
献臣止憑一指揮言誘余情詞只一头亦不曽親到彼處止
憑参政甯杲等勘报事爰不实今欲将一千人犯提解来京
令三法司錦衣衛於午門前会同方見端的皆对曰如此固
好　上以揭帖付臣健曰先生輩先去整理臣健等退且揭
帖云都察院本既已批出東廠揭帖又不可批須待会勘至
日再議十六日
上令太監陳寛等於　左順門傳
聖意令擬旨施行臣健等因極論此事乃所共知公論难掩傳
旨次命於事体大不安寛等不肯上且各有执办健等退再且
揭帖云臣等非敢固違但命已出今別无事由猝然改命恐
非　朝廷大公至正之体遂東不遠請仍待会勘至日施行
十七日朝退　上面召内閣兵部未至門上兵部選鎮撫司
理刑官與臣健等入至煖閣
上盛氣曰張天祥事秘密未行先生輩昨所進揭帖祇臣等書
密進如何令書办官代寫臣健等皆叩頭曰東廠揭帖臣等
已封定不曽令書办官見之
上曰閣下揭帖内乃有提解来京等語此事尚未行且欲解京
者正欲明白其事先生輩固以為不可行何也臣健等对曰
臣等非敢阻解京但死故傳
旨　事体未便故欲少待会勘耳
上曰此事已兩番三次何謂非阻皆対曰此事已経法司勘問

皆公卿士大夫言足取信
上曰先生輩此言皆説不得此是密切令人到彼体訪得来誰
敢顔也皆对曰此事干證皆在彼処恐劳人動衆耳
上曰此乃大獄雖千人亦須来若事不明白边将誰肯効死臣
健等皆曰賞罰　朝廷大典正須明白若有功不賞有罪不
罰誠恐失边将心无以厭服天下臣等愚見无他正欲
皇上明賞罰耳　上曰賞罰事重朕不敢私但欲得其实情若
果係僕殺冒功豈可縱之若果有功被誣須為伸雪語
久　龍顔少霽曰須傳旨行之皆應而去十八日復召
上從容問曰昨因張天祥事先生輩言文职官不負朝廷亦不
應如此説文官雖讀書明理亦伏有不守法度者臣健等皆
对曰臣等一時愚昧干冒　天威臣陳陽曰臣等非敢謂其
皆不負國但負国者亦少臣廷曰文官負國者臣等亦不敢
庇護必欲從処与公
上笑曰亦非謂庇護但謂其皆能守法則不可耳因謂此事當
如何發初欲傳旨先生輩謂別无事由猝然改命猝者暴疾
意此亦未為猝也如是再旨應曰臣等謂都察院已批出无
遏只欲事体安穏耳
上曰緝訪之事
祖宗以来亦有旧規今令東廠且所緝事題本批行皆对曰不
必傳　旨　上乃令擬　旨以進是日尤頻甚審盡以昨日
之命太嚴故後示寬慰如此　辯对
〇七月某日　召至煖閣
上問吴舜王盖之事蓋吏部都察院已查考参究巻人了但有処
置臣健等請曰未知　聖意如何
上以吴舜事情尤重可令為民王盖冠帶閑住臣健等同奏曰

似太重
上曰吳舜事重際冠帶閒住更死處置臣健曰吳舜今冠帶閒
住王盖对品調外任是矣
上曰王盖調外任亦可吳舜不謹自該閒住又查有許多事情
若究竟到底決难輕貸今須令為民王盖亦須閒住耳臣東
陽対曰吳舜事幾查勘得実亦不过不謹恐亦止該閒住
上未許臣健曰王盖似輕東陽曰王盖乃秀才時事耳
上曰王盖已考作不謹若止今調任难為考察衙門体面臣健
曰大臣是朝廷腹心言臣是 朝廷耳目 上曰固然但宗
綱明開不許風聞言事大明律風憲官犯罪加二等
祖宗旧制近來官糾劾大臣多有实亦須略加懲治以警將來
臣東陽曰科道以言為職古人云言雖不當亦不加罪
皇上一向優容諫官未嘗輕易罪譴天下人稱頌

聖德正在此
上曰在平時或今后言事自優容之此是考察事體难但已耳
終不許乃退復兩試王盖以進竟從初命行之 同上
○司馬公為稽古録朱子稱其可備講筵夫是真貴於稽古言
无大於論治若進言而无要猶无進也司馬公嘗告其君仁
宗修身治国之要及英宗時進歷年圖載之後序神宗即
位又以上聞且自言平生力所得尽在於是其稽古録時
陳治要蓋有在矣待御頣君在我
孝宗敬皇帝 朝進其所著稽古治要々有十目々有総論一
篇備典故凡十幾則而斷其下特蒙
嘉諭留備覧觀弘治末年召見大臣訪求政理
聖德之隆逐儔虞夏孰謂非君此書二卷中所以裨助海岳者
乎此書援經證史融古通今大參庙猷詳及工度直為治之

要我君之子吏部主事出以示余因得從其詳焉重感司馬
事与是類為跋于後而歸之 餘冬
○二十一日復召
上袖出大同総兵官吳江本授臣促曰吳江奏欲臨陣以軍法
從事昨所擬似太重恐边將輕易啓妄殺之漸皆未敢擬以
頃臣健等曰臨陣用軍法自古如此兩軍相持退者不斬則
人不効死何以取勝
上曰雖然亦不可輕許若命大將出師
勅書內方有軍法從事語各边総兵官親與大敵官軍有臨陣
退縮者止許以軍法發令從重處治如此方可臣東陽奏曰
此事若不說起尚可今既奏請若明言不許却恐号令從此
不行臣健亦力贊其說
上復申前論臣健奏曰昨日兵部擬奏依有斟酌尋常小敵或
偏裨出戰皆不許止依所奏足矣

上曰兵部所擬固好總兵官既奏了一塲若止答一是字亦不
為重外边視奏相亦不甚看重亦須於旨意說出乃為重[illegible]
臣廷曰今遵
聖諭批答仍用一是字為宜且軍法亦不當為輕重各有法
決打亦軍法也
上曰然可去整理停當皆叩頭而退 燕对録
○八月二十五日 召至煖閣 上曰
孝莊睿皇后神畢昨已造完內臺擇在九月初四日奉安奉先
殿此係內事於外无行 裕陵神柳
英宗原在上
孝莊在右當奉請 英宗居中
孝莊居左 孝肅居右欲傳 旨令欽天監擇日遣官行礼可

撰祝文臣東陽奏曰神牌向似已妥訖
上曰尚未向以
孝並當在左近有一門似未便乃令以靠壁移後五尺令始發
矣九月初二日復召　上曰初四日奉安
神牌須用仪註并　九廟祝文可寫來臣健等皆諾而退蓋自
張天祥事後至此一再見
天顔始霽如故云　同上
○十一日復召臣健奏曰謝迁有瘡疾註門籍
上曰只一头緑事被提可差一人代之皆應曰諾臣東陽奏曰
須再令兵部會推否
上曰边関事急若下該部未免展轉擻日只先生輩推二人或
经馮一人亦可因諭曰謝先生瘡疾可傳朕旨令善加調理
令便令良醫往看也臣健对曰亦不甚重臣東陽曰止是昨

未日三日亦當出也
上問曰是何瘡疾臣健对曰亦不甚瘡因抓破作痛行於未便
耳　上曰癬瘡不害事亦須從容調理數日出來办事方委
先生輩也皆叩頭謝是日朝退臣健等具以
聖意諭臣迁迁報不移發而遣醫矣　燕对録
○二十六日復
召叩頭畢臣東陽奏曰刘健今日肚腹不調不曾進來既叩楊
上曰昨先生輩題　神牌臣東陽对曰已題訖矣
上曰欽天監已擇九月初四日奉安可寫仪註來皆應曰諾
上又曰昨所言服色事須寫勑与鄭旺趙鑑緣旺原勑不曾該
載此事故須特降一勑耳皆应曰諾
上曰昨旨内有玄色黒緑黒緑与青皆人間常用之服不必禁
之臣迁对曰乃玄色黒緑耳

上曰黒緑常服禁之亦难不須載及也皆叩頭而退　同上
○三十日召
上諭曰先生輩可做一旨意如今各边殺賊功次行巡按御史
查勘多有經累不肯奏报或至病故不沾恩命无以激勸人
心可斟量地方遠近走与限期若有迁延令兵部参奏臣健
等皆奏曰誠有此弊
上曰此恐是都察院行臣東陽对曰兵部咨都察院轉行御史
上曰然少頃又曰昨者會李荣表說日講時刘机講陳善閉邪
字解做陳說不是止云數陳其說乃可皆应曰諾臣健曰昨
李荣又說以善道啓沃他七字不足
上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无隐道理
皆是於上原有的不是添出若不說尽也无進益且先生輩
与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臣健对曰臣等若不敢言

則其餘百官无敢言矣
上曰然臣迁曰
聖明如此講官愈得尽心臣東陽曰今年
聖学緝熙中外臣民无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
聖意皆叩頭謝　上又曰先生輩可傳与他不必顧忌昨所講
忘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話偶及此意以不若啓沃上更
好然不必深計也皆復謝而出是日
天顔和悦似以昨所傳来的恐講官因此　有所規望故特
示詳悉如此蓋經筵講章自數歲以来始起去旧時諛頌之
習加以規諷未嘗以忤及聞此　諭益知
上意所向云　同上
○弘治十八年四月初七日臣東陽病起已踰月
上召至暖閣出數本指一揭帖曰此廣東巡按御史聶夫所奏

地方盜賊事須察鎮巡官臣健對曰昨所擬已是切実
上曰然凡一应事务當興當革者皆齎在鎮巡令都不見奏報
更須何処置臣健等对曰進退大臣事重臣等不敢輕擬
上曰彼首言崔志端是道士出身先年亦有道士掌印者但不
是耳臣健对曰固然
上又曰彼言周季麟喪舔律此者非止一人臣健等对曰季麟
亦是好官
上曰然洪鍾在薊州時以潮河川南山因損人命故人倫之不
已健亦对曰洪鍾亦好来東陽曰好処侭多
上曰彼言張拯甲謟大臣要到亞有氣節若果有甲謟之行當
退但亦无指実难泚退耳臣健曰
皇上每值糾劾欲求実跡是是、上曰若有曠職壞事者誠宜
黜以示戒今亦无甚不好者須當留办事耳臣健等奏曰臣
等每見留者办事之之猶有未安大臣宜甄別矣否若黙云
着办事即係皆退之人姑容不退中有好者似不能堪
上笑曰然則先生輩意欲如何処置皆对曰止云照旧办事可
耳 上曰然又指一本云太常寺欠行户錢鈔昨有指查洪
武等錢緣何市不通使臣健等皆对曰必実朝廷行起如賞
賜拆俸之類在下如塩鈔船鈔亦用旧錢乃可通行且民間
私鑄低錢听其行用本朝通宝乃不可得行誠非道理臣迁
对曰昨令查議正欲通行但私錢不禁則官錢不能行前年
鑄弘治錢曽禁私錢不二三日即濫使如故
上曰何故如此对曰只是有司奉行不至
上曰今須嚴禁臣東陽奏曰臣等訪得今所鑄錢徒費工料得
不償失亦是有司不肯尽心若止如此雖鑄何益臣迁曰昨
令查已未鑄造数目亦是此意

上曰然臣健等因奏曰今国帑不充府縣无蓄辺儲空乏之行塩
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為繁費其余若屯田茶
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臣東陽因奏曰塩法尤重今已
壞尽各边開中徒有其名商人无利皆不肯上納矣
上曰商人何故不肯上納臣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害奏討亦非
亦是幾家臣東陽奏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
帶十分商人无利正坐此等弊耳
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臣健等又言 王府奏討亦壞塩法
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莊田稅課
朝廷每念親親輙从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
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与皆对曰誠如
聖諭但乞今後更不軽与則不敢奏矣臣健因奏曰臣聞国初
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私販茶数百斤
太祖皇帝曰我総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
高皇后亦不敢勸止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 上曰非不敢言
乃不肯言耳因言塩法須整理臣迁等贊曰請下戸部会議
上曰然明日降旨云 祖宗設立塩法以済緊急边儲係國家
要務近来廢弛殆不商賈不行各边開中雖多全无実用戸
部便通査旧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説於是中
外称慶知 上意励精圖治如此是日
天顔甚霽問答詳悉藹然家人父子之風誠前古所罕見也上同
○十六日 召至煖閣
上問曰昨管河通政秉巡按御史陸稱私寄書二冊題曰均徭
則例又摺筆接遞夫役若干陸稱為御史柰何寄人私書於
理不當且夫役係是旧制何得擅減臣東陽奏曰覌奏詞恐
所計只是則例

上曰書曾是書否不敢答臣健对曰鹽事亦須御史所管
上曰何為不奏臣健奏曰然則罪之乎
上曰今日既称已見姑令回話縱不深罪亦須薄示懲戒皆立
曰諾 上又出一本曰此戶部覆奏処流民本內推刑部侍
郎何鑑查已考滿只須会吏部戶部安得自推臣健对曰凡
係本部承行事亦有經推者
上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銓衡之职推举人才乃其职掌若使会
推他日不称亦无后詞臣健東陽皆对曰何鑑誠是好官
了此事 上曰何鑑雖好終要經由吏部臣健曰然則通令
吏部会議
上曰処置流民是戶部事只用是字答之不須再会吏部惟所
推官員須会吏部耳皆諾而出者時
上既明習国事論議層出或累数十句臣下欲尽三語至无間
可出或不竟其辞而退已而緣所受亦不能悉記也議事
畢之 召詔于是日不越月而大漸之命至矣嗚呼痛哉 同上

燕對錄

○弘治十八年五月聞
上不豫初六日晨要司礼監太監戴義出左順門宣内閣臣東
陽先生項之趣者六七次臣健臣遷繼至及門入報者道相
屬入乾清宮右門內由階陛西入東戶轉西廂又入戶北行
行数歩穿重幔上仙橋又数歩見 御榻
上着黃色便服坐榻中南面臣健等叩頭
上令近前者再既近榻又曰上來于是直叩頭榻下
上曰朕承 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乃得此疾
殆不能興故与先生每相見時少
上玉色發赤大声咳嗽臣健等皆對曰 陛下萬壽无疆偶爾
違和暫須調理安得遽為此言 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

不可強也因呼水漱口御藥事太監張瑜取金盃進水以指
觸拭舌勸 上進藥不肯喻曰再進此一服即死事矣 上
又曰朕為 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費
心我知道因執臣健手若將永訣者 上又曰朕蒙
皇考厚恩選張氏為皇后成化二十三年 月 日成婚至弘
治三年九月二十四日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
社稷事重可急令禮部老行皆應曰諾時司禮監太監陳寬李
榮肖敬等以次跪至皆羅榻外跪 上曰授遺旨扶安李璋
奉筆硯戴義就榻前書之 上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
樂先生每勸他出來讀些書輔導他做个好人臣健等皆叩
頭仰奏曰臣等敢不盡力
上復加慰諭而退是日雖倉卒 天語詳備累数百言不能悉
記而其重且大者如此臣健等出至後左門調旨傳禮部行
之戴義送出東角門一条而 龍馭上賓矣追念
先皇帝簡任眷遇之恩顧托付之意誠古帝王所不及俯仰
之間已如隔世叩頭攀號无所逮及可勝痛哉 同上

燕對錄

○弘治十八年八月 日臣等早出至文華門
上遣司礼監官召臣健等復至煖閣問曰昨差承運庫太監王
瓚崔杲往南京浙江織造奏長蘆鹽一万二千引戶部止
与六千引半与價銀今可全与 臣健等同奏曰鹽六千引又
与半價自足用 上曰既与半價何不全与鹽行臣健等対
曰戶部亦是權宜用度耳 上曰該部既要節用何不留此
半价与將鹽引與之所費豈不兩便臣健等対曰價銀
有限不若鹽引之為害多 上曰何故臣東陽对曰鹽引有
夾帶且如有引一紙便夾帶数十引以此私鹽盛行官鹽不
行 先帝臨終鍾愛整理鹽法正是今日急務不可不遵

上曰昔有夾帶事發　朝廷自有正法処治他臣東陽対曰此輩若得明旨便於帖上張掲黄榜書寫　欽賜皇塩字様勞焰烜赫州縣駒逓官吏称之答應不到便行細打只得隱忍承受塩商灶戶雖喫虧到底不敢声訴所以不若禁之於始臣健等亦共言之　上正色曰天下事豈只是幾个內官壞事譬如十个人也只有三四个好人便有六七个壞事的人先生輩亦自知道如是者再言之蓋是時已有先入之說矣

上復謂此事務要全行臣健等奏曰容臣等再去計較因叩頭出殿中司礼監追逹　聖意亦答云已奏过再去計較監官遝而奏云先生輩已承行矣臣健等至閣復具揭帖力爭議止後前明日內批出止与塩六十引如戶部議云　同上

○孝宗晚年厲精圖治召見大臣商確政事有大獄御午門面鞫於撥崔綱下死璽蔽及大漸見劉健李東陽謝遷三人至乾清宮正寢受顧命天下頌之

○進士松江張黼言于余曰黼未第時嘗夢中有人言若登第在狀元前竟而思之世豈有科名先狀元者乎吾殆无科名之望矣及丁未会試名在十五鉛山費宏十六是科宏狀元及第計得意時宏尚未生也書寅字子畏少有逸才發解應天第一橫罹語坐廢自吳至閩詣九仙祈夢〻有人示以中呂二字帰以問余曰何謂也余亦莫知其所指一日过余于山中壁間偶揭東坡滿庭芳下有中呂字子畏驚曰此余夢中所見也試誦之有百年強半来日苦无多之語然後卒年五十三果應百年強半之語　長語

附錄

○孝廟首登大宝明日當朝用御史二人侍班糾儀湯公鼐論侍庶吉士鄒公智往造其第告曰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時務得失言下取旨近年遇事惟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間隔不通也公言以奏対当值大政維新之日請效盛時故事此太平機會也及王公恕徵聘至京智又造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〻茍且老先生勿受官职先請且以時政之不便者歷〻陳于上前度其有濟一受官職再无可見之時矣二公善其言而莫能用識者訊之　近代名臣録

○初丁未星变智抗章言事極論陰陽之理至欲黜万安刘吉尹直而用王竑王恕彭韶且曰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有以陰主之也疏入不報会己酉言事者逕知州刘槩御史湯鼐寒言朝政嫉智因疏智名下錦衣獄智身親三木僅余殘喘神色自若无所屈撓供詞畧云智与今湯鼐等来往相会或論経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无賑済之策或論辺境空虚无備禦之畧謀者欲処以死刑部侍郎彭公韶辞疾不為判案獲免左迁廣東石城吏目毅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堅却不受其寫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尽事垂青史定誰真中不識身猶係又逐東風入岩崖辞朝詩有曰尺披肝胆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无一事孤臣万死更何悲其慷慨忠愛之意溢于言表　同上

○刘忠宣公大夏初為兵部郎中有中官用事献取交南策以中旨索永楽中調軍数公故匿其籍使者督吏檢被撻若

弗聞者怯㣲以利害是尚書余子俊力言沮之事遂寢朝鮮
使者為建州虜邀刼請改貢道中官有朝鮮人為之地事下
兵部議將從之公曰朝鮮貢自鴉鶻關由遼陽歷廣寧過前
屯而後入山海迂迴四三大鎮此
祖宗微意今若自鴨綠抵前屯山海路太徑恐貽他日憂寧不
從又北虜數寇雲中遣師失律中外震驚調發戰守无虛日
每一報至尚書必曰劉郎中云何所言輒行〻之輒效時右
侍郎缺中官欲有薦公者遣人言于尚書與一往見公噐詞
謝之然猶促迫不已乃自求尋出為福建參政初公郎中秩
滿三載朝中諸老皆欲以太僕処之公知其故私語所知曰
郎中轉京官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
平輙曰使我做將〻事當如何行〻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
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況郎中一出非知府則亦誥官階
泰和卷
崇重何為而不可但恐人負官耳後為大司馬日嘗言今日
所以至此得恭政布政之力也　同上
○弘治丁巳北边倉場粮草告乏〈刘忠宣公以户侍簡命經畧
瀕行周司徒經謂公曰边上粮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
公素不与此輩合行此行所謂刚取禍矣公曰處天下以理
不以势〻之天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區之公至召边上父老
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〻倉缺粮幾千石
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内外官員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粟
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
兩月倉場積蓄有余盖往時粜賈法有來告粮百千石草千
万束者方准以致中貴子弟爭相為市乃轉買边上軍民粮
草陸續運至自此法立粮草之家自往告报中貴家人即欲
收粜无処〻〻得買世边上軍民亦自公收市法行倉場有余

積私家有余財三十年前侍〻此耳
孝宗朝一日召公面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
部内事為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寫揭帖密封進來公
对曰不敢　上曰何也公曰先朝李孜省可為監戒
上曰卿与我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乎〻公曰臣下以揭
帖進朝廷以揭帖显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弊也
陛下所行宜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内
咨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弊且非後世法臣不
敢效順　上稱善久之公平生不以势位自居為參政布政
都御史日遇事有當行未宜先洩事有疑难心未明者不以
公文显行雖於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所未必書名如出
士大夫於公所委事无大小无不尽心竭力量有成績期于
相省人有言乃势要負欺軍民有不得其所者公必變顏不
樂於公所得為者一一思以濟之見㓂本者謂古人有言愛
民如有病見客似无官公足以當之矣　同上
○鈞陽馬公背卧病上言今天下財力大乾臣日夜思之計无
所出株麟松折粮銀價輕今稍增之民不病而國用足
詔下廷議倪文毅公岳曰馬公國家元老其言誰敢違之然今
有大难今東南民力竭矣又復重之因而生变誰其任之乃
不果增又雲南思恩種化守臣欲用兵馬公疏今外民疲
財困灾異迭見何以用兵且欲虞京朝官往諭之公言用兵
之法不足示之有余今公之言得无示弱于天下乎使思蠻
聞之或輕中國矣且京朝官諭之〻不從則衆劳矣不如姑
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彼當无不服〻〻再議之用兵未晚也
於是衆皆從之
○大同缺馬時端肅馬公在兵部請給折粮銀端之且戒守粮

官毋得沮格既得旨時戸部尚書周文端公經言椿馬各有
戢不宜侵奪且引　祖訓六部不許相壓之文為拠詞甚峻
上為改命兵部以馬價銀充用又清寧宮災方議建修兵部欲
調山東民夫七千余人公曰今歳歉民貧不可使遠去郷井
請以本部羨銀就京師雇役為之外戚有河間賜地数百頃
欲併其傍近民田千余頃得之且立畝加税銀二分公言河
間地多沮洳比因久旱貧民即退灘地耕之遇潦輙没即欲
加税将貽无穷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税二分而此独加税
人将謂　朝廷待外戚与宗親異矣又聞　憲宗妃家亦有
私田与民田比一切奪之彼亦无以為業又将謂　朝廷待
之与他外戚異矣疏三四上後有以雄縣退灘地献為
東宮庄者　上因公奏皆抵之罪一時貴倖有所東請公一裁
以法皆歛不得肆　同上
傻故欲將王振以絲綸簿付之故内閣之權尽移中官余亦
不知其然否及余入閣悉朝廷詔底本皆在非只詔恐絲綸
乎不聞送入况中官之専与否不在簿之存亡也顧人主信
用何如耳廉伯之言不知何所從授天下皆傳之嘉靖初元
言路大開諫官紛紛爭言利害有謂文貞居憂謀奪情起復
遂以絲綸簿奏振不知文貞聰乎帰省尋未嘗居憂也其著
又謂文淵閣印亦為司礼監奏請收之逐之路問印与絲綸簿
今不知安在令言者自来追取逐之言者伏罪乃已　同上
○孫忠烈公巡撫江西潘臬諸公以鄰懇行堂旧諡居者承病
試當卜葬別建公曰有正人光邪地際此民窮財尽而為戕
剏衙門乎策令加筆於後堂楹下隠故揭徒一字錯擾藥
字二十有八有昕朋光淳忠扶日月等語識者以為公将節
死难之兆云　近代名臣録
孤樹裒談卷九終

孤樹裒談卷之十
武宗上正徳紀元
○武宗嗣位之初舊東宮侍臣劉瑾馬永成高鳳魏彬丘聚
羅祥張興等日夕近侍講論世事時稍議論劉瑾通文墨
熟世務而性剛狠尤深悪文臣専権愛干
上前言弘治間閣權仅為司禮監内閣所掌朝廷不過虚名而已
如天下鎮守等項内官皆司禮監官奉用受大賄賂如不信
只将司禮監掌印太監抄了有金銀可満三間房若将天下
鎮守内官取回別用一番人令他各备銀一二萬両進上謝
恩勝如司礼監要了於是傳　旨盡数取回新用者謂地方
大小皆貸銀両進貢方得差出到彼肆意誅求無所忌憚甚
至取于官庫莫敢不從初承運庫内官恭往南京織造伏弘
治年間側奏討長芦運司官塩職至南京変売銀両貿办織
造物料業已行時韓文為戸部尚書司属官李夢陽王崇文
徐廷用等以名節相尚言於文曰今新政之初不可任塩課
織造於是執奏再上
上召内閣問之曰何為如此劉健等對以内官裝載官塩夾帶
私塩沿路害人　上曰内官固害人文官亦有不好的李夢
陽遂草一疏言自古閹宦誤國漢中常侍唐甘露之変至今
言之可為痛
英宗狎一王振有土木之変乞将劉瑾等拏問付之廷臣戸部
韓文為首率九卿共劾之司礼監太監王岳范亨徐智内侍
内閣劉健等亦助之時王岳等亦為
上所信任密奏外朝多官劾奏瑾等不可不從　上不得已允
之會天晚待明且發　旨捕瑾等下獄李東陽與瑾有舊祭
㪅東陽行詩文名至是東陽以韓文等所謀泄于瑾左右有

以王岳家奏公宦者瑾等欲逐趙至
御前俯伏哀號訴岳等內外交通欲害我等 上以為无此事
瑾等曰若待明日瑾等遂不得見 天顏矣須今晚拏岳等
三人送獄方可 上不得已頷之瑾等出傳 旨夜捕岳等
係獄明日奏請令劉瑾入司礼監兼提督團營兵馬設內行
官校巡察丘聚提督東廠官校巡察谷大用提督西廠官校
巡察張永等並司營務王岳范亨徐智俱發南京充淨軍行
至臨清將王岳縊殺由是權歸瑾等勢傾中外瑾等先嘗奏
內閣專主大事納賄行私及言文官欺壓內官軍戰之事至
形于剔戱 上久信之至是遂令劉健等三人自陳准致仕
內李東陽獨留不去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
臣將何辭以謝天下章屢上竟不從東陽門徒最盛初皆以
為東陽素有文名故得不去及後劉瑾于朝陽門外創造玄

真觀為製碑文極其稱頌人始信泄捕瑾之事為真適有進
納內府折銀者以有假偽驗出以韓文不能防奸罷職為民
令邏卒伺察于途文乘一騾宿野店而歸邏卒无所得適郎
中張偉公差回乘轎尚寶卿崔ム冊封回帶家小馳驛乘轎
副使姚祥赴任擡起人夫馳驛俱奏之捕下獄崔姚枷于西
長安門外張偉枷于通州張家湾公卿奏乞寬宥始什充边
衛軍自是內外諸臣皆重足而立欲謝政去而不可得矣

双溪雜記

○弘治間內閣劉健河南人李東陽湖廣人特仕顯達者河南
則馬文升許進劉宇焦芳李鐩湖廣則劉大夏王儼熊冲等
健与文升等雖同鄉而不阿比文升兵部每以軍職官不堪
委任欲添設兵備按察司官監之健屡止之票旨不准後因
奏設九江兵備兵科都給事中曰夏作論之令文升回話認罪
許進為戶部侍郎同平江伯陳銳統師出塞大御虜畏怯嬰
城自守無功罷進職致仕焦芳為吏部侍郎建言御虜少華
健票旨云這本所言窒礙难行芳以為媿李鐩為鴻臚卿年
深止轉南京太僕少卿文升薦劉宇總制宣大軍務時劉大
夏為兵部尚書与文升有隙因
孝廟召見言宇在大同私养官馬饋送權貴
上密遣錦衣衛百戶邵琪往察之以养馬未從回奏司礼監掌
印太監李荣亦河南人辭之得免先東陽与大夏同時為侯
吉極相厚王儼与大夏姻親熊冲以舉薦由山東布政巡撫
延綏陞兵部侍郎大夏抜起王儼由陝西布政巡撫山東陞
戶部侍郎文升時為吏部尚書欲抑王儼引進劉宇不得遂
一日兩薦巡撫缺文升首薦熊冲上閒经造吏部辞之守后
門吏不通冲即長跪其吏于門外後冲竟陞右都御史巡撫兩
廣由是大夏東陽深憾之諷使同鄉御史何天衢屡疏論之
遂令致仕劉健在內閣居首河南信陽人何景明年少能詩
人以為首相同鄉必選入翰林无疑健曰此子福薄能詩何
用不取後景明除中書舍人官至提學副使不壽卒自來居
內閣不黨比故同僚見健一人而東陽以神童奉与程敏政
齊名然皆以詩名延引後進海內名士多出其門往往破常
格不次擢用寖成黨比之風而不能迪知忱恂本用真才实
學當時有識之士私相講論以為數年後東陽柄用引進一
畨詩文之徒必誤蒼生尚名矯激世变將起後李夢陽草疏
急欲殺劉瑾等而謀慮不審且疏中既以甘露之变為言而
躬自蹈李訓之沒謀致貽數年衣冠之禍中官自為制度輒
此不可变更且草疏者李夢陽一部屬官耳而諸司英朋僚
士平昔以文章氣取重于世者翕然和之韓文亦素与東陽

見任未有缺廷儀復謀于宇托朱江求刘瑾求入閣許瑾
旋許之下手勑取廷和閣办事南京尚書入閣自廷和始廷
儀以白金并金銀器二千兩托朱泚陳于玄真觀瑾大悅納
之後焦芳老病致仕刘宇代之曹元与刘瑾親旧陞至兵部
尚書代宇李東陽楊廷和嘗与同事廷和感宇引薦恩故瑾
之敗廷和極力護之宇得保全廷和引門生侍郎靳貴入内
閣再嘗語勑曹元于衆儲刘忠入閣忠去廷和欲以靳貴代
之　朝廷以礼部尚書費宏代貴臧之後進靳拜罷宏仍以
貴代出楊廷和丁憂楊一清代一清致仕以蔣冕毛紀代
正德閒居内閣者東陽一清皆以文名廷和蔣冕奸邪亦各
遂乱新政　同上
○正德三年刘瑾行事九務派刻動曰一百五十斤大枷上号
示衆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因盐粮報數不明枷于東西長
安公主門外時暑雨昼夜不輟莫敢少移都御史刘宇到任
遲延示枷于吏部門外文臣垂首喪气惟恐獲罪給事中許
天錫都[illegible]因事皆昔主事王守仁執章論瑾弄專權乱政
矯旨撻于　闕堂不死降謫貴州驛丞守仁由此名聞天下
同上
○漢於張掖郡置金城属国以處蛮夷降者又於匈奴昆邪王
故地置酒泉郡隔絶匈奴与羌酋通路宋俱為西夏所陈
国朝於張掖設甘州五衛於酒泉郡設肅州衛命将屯兵拒守
肅州外為加峪関上外赤畏兀各因其種類建衛曰赤斤曰苦
峪曰蒙古曰安定曰沙州曰曲先曰罕東左降給印信各府
其酋長管束夷[illegible]内附[illegible]衛外捍達賊又於肅州外千里[illegible]
建哈密衛授官降印如赤斤諸衛之制而擇其酋長之效順
者封為忠順王降以金印令其世守哈密外通土魯番[illegible]
罕馬天方国諸夷　朝貢往来自古執有河西修飭武備
察羌戎之法惟
本朝最為精密守臣相継撫馭諸夷[illegible]一遵旧規不敢生事
所以百五十年来西陲晏然與事弘治五年哈密衛都指揮
阿木郎与達賊野乜克力引路擒殺土魯番人畜又将[illegible]
土魯番衣服剋留土魯番王阿黒麻率衆来哈密刀裂死阿
木郎陝巴係土魯番親枝不知阿木郎所為不忍殺擄[illegible]
魯番由是哈密失守
朝廷命侍郎張海往經畧之海未有奇術至彼上言該夷不可
加兵来則厚撫叛則拒絶之而巳
朝廷用其策至弘治十一年阿里麻因不得通貢自将陝巴送
回後[illegible]土魯番通貢如旧弘治十七年哈密属夷阿孛剌并
怨陝巴掊剋陰誘阿黒麻子真帖木児時年十三歳来哈密
陝巴弃城走沙州真帖木児亦退避刺木城曰我来恐[illegible]
奪占哈密耳若有人来守哈密我帰本土无他意世鎮巡官
差官合蓋僕等同哈密衛都督奄克孛剌写亦虎仙過哈密
撫諭夷[illegible]仍令陝巴守国阿孛剌并執逃不听欲真帖木児
守城奄克孛剌等将阿孛剌并六人擒殺餘黨方終見服[illegible]
僕等回報鎮巡官復差都指揮朱瑄統領官軍送陝巴到哈
密復立時阿黒麻巳死諸子仇殺離散真帖木児不肯還頓
依奄克孛剌暫住哈密朱瑄恐陝巴懷疑生变携真帖木児
甘州羈住正德七年放回陝巴死于速壇拜牙即立貪酒好
色不行正事属夷哈即欲許害之正德八年赤斤土魯番王
魯番王速壇滿速児令頭目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遣使進
書甘州鎮巡官曰哈密城金印在我与我段一萬將城与仙
差去使臣速打兒小来不来我領軍馬往漢人地方去巡[illegible]

都御史趙鑑提制都御史鄧璋以土魯番書聞且言逆虜所
求不可允乞照先年差侍郎張海故事差官往經略彭澤陝
西蘭州衛人也与大学士靳貴同年進士皆大学士楊廷和
門生貴丹徒人兵部尚書陸完長洲人同郷数人皆無済時
才而澤尤幽恭譎詐乃共為當此因澤在四川事完回京无
缺遂薦澤提督甘粛軍務欲曰番夷挟求賞務不可与差官經
略不可行請命彭澤徴調延寧人馬外追番夷内逐速賊書
勅都督奄克孛剌寫亦虎仙等共守哈密又勅赤斤等衛拒
辻番夷内侵併力折衝御史張鸞上言既有鄧璋提制不宜
復令彭澤提督且澤久陝西不宜差本貫公部楊廷和怒撰
旨斥責尋外補鳳陽知府後竟黜落又有給事中王江上
言治病者藥无二君奕棋者局无二師不宜並用二人総統
戎務亦外補江鳳翔知府澤自四川来甘州集延寧諸路万
余備戸部粮價銀買馬盗取為賂侍郎馮清等供甘粛軍餉
銀費以百万計通土魯番火者他只成冠赤斤苦峪諸処殺
掠甚惨遣人来甘州遺書曰速送段来澤素幽恭任情以為
番夷好利可以利啗乃故違　勅旨坐視殺掠按兵不救遣
使直造虜廷納幣二千銀酒器一付贖取哈密城印哈密衛
都督四人奄克孛剌失拜烟荅在粛州寫亦虎仙満剌阿三
在哈密彭澤遣通事火信馬驥等納幣土魯番以寫亦虎仙
者馬黒本等皆土魯番親族故遣同往喩之曰忠順王不得
城印与了小叚子児甚麼稀罕我奏　朝廷綵衣膝闌織金
段紗羅銀器珍珠都賞与你正徳十年二月初三日火信等
出嘉峪関十六日到哈密三月初八日往土魯番未到澤即
奏河西事寧乞休致奉　旨彭澤待処立哈密事停當行取
回京巡按陝西監察御史馮瀅者真定人也遂為真定知府

時相善澤因托瓊奏言陝西一省鄧璋彭澤二人提統戎務
動相掣肘乞取彭澤回京委以重大之寄澤亦自奏西夷納
降事已寧忌土魯番雖欲侵犯粛州決不可得時楊廷和丁
憂去澤又陰賄錢寧靳貴陸完等因燕瓊之奏取澤回京適
都察院缺官掌印燕瓊掌之催就道方燕瓊之奏也巡按甘
粛監察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之酋長尚不驕倨哈密之
城印猶未帰復遣使講和大開拜鞏之路要我以難從之事
后来之変故无形非愚臣所能逆覩靳貴令陸完寢其奏澤
又奏言土魯番速壇満速児王見咸悔禍已将哈密城池金
印献还乞將鎮巡等官各加恩典時寫亦虎仙等尚在途未
到土魯番見速壇満速児陸完改吏部王瓊代完乃以馮時
雍奏覆請乞留彭澤在甘粛俟寫亦虎仙等回処置停當京
靳貴等從中沮之竟不可奪澤憾瓊始此澤正徳十年閏四
月取回京寫亦虎仙等八月内到土魯番差頭目虎都六寫
亦火者撒者児同來送印取賞十二月初三日方入嘉峪関
正徳十一年四月廿六日土魯番進貢使臣四十二名哈密
進貢使臣六十名伴送土魯番使臣十名彭澤原差傳諭虎
情送賞撫取城印哈密使臣都指揮火者馬黒木等十二名驗
放入嘉峪関初彭澤之納賄求回也都御史趙鑑身彭澤密
貴亦同年進士澤之賄皆出于鑑々因是亦得轉南京操江
都御史不俟代輙離任陝西左布政使李昆亦貴澤同年代
鑑巡撫甘粛昆為人亢庸劣任情粛州兵備副使陳九疇嘗
征寒誤印来以綵幣二百匹付来使亦思馬因満剌桑思遣
速壇満速児火者他只可令其送忠順王国哈密肯留虎仙六
寫亦火撒者児於甘州以制其亦九疇言于昆曰彭総制書
火者他只可佗赤斤苦峪之時曲為撫処厚加賞賜被其愚

弄循摸㨗幹事不能身任利害以主国是復何面目立于天
地間昆不能遠亦思馬因非回以質留二夷告迷壞誰浅兒
怒差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來占守哈密差剌火者非來朝
甘肅消息陳九疇監禁致死速壇滿速兒又差斬巴思非來
肅州道番書云我殺差人去為和好不從監責打如斬射石
不得憑九疇以斬巴思非為奸細拷死滿速兒領兵到沙州
牙木蘭表瓜州候斬巴非等不回遂直犯肅州總兵官姜鑾
自甘州領兵來防禦九疇以粮之止之及是肅州急九疇令
遊擊將軍芮寧參將將存礼出[illegible]禦之番兵鋒甚銳芮寧全
軍敗沒將存礼幾不免攻破岩堡殺掠人民甚眾九疇懼
恐哈密夷人居肅州城者謀為內應倉卒之際擊逐出城夷
而擾乱都督失拜烟荅者進貢自京回九疇初亦遠出禦土
魯番即而疑其為变拖提繫獄死又[illegible]通事毛見等通土魯

番皆於賊退後拖死斬巴思非皆以為奸細拷死虎都大虎
亦火者撒者兒亦以為奸細拘係又以寫亦虎仙知土魯番
入寇不行勸阻及先年許土魯番段一千五百匹惹边患与
失拜烟荅皆謀背本国潛從他国以叛逆論報至京師彭澤
大懼密謀于內閣梁儲事未下兵部傳旨差大臣提督軍務
兵部會吏部諸衙推奪上請儲言于吏兵二部曰須彭濟物
一往蓋澤自知奸欺敗露欲自往弥縫奏討銀五十五萬兩
充軍費先是芮寧之敗巡按甘肅御史王允賢兵科都給事
中汪玄錫等劾奏李昆等有撫綏之重任昧經国之遠圖卷
成回賊之患大損中国之威兵部請勅切責昆等戴罪防禦
事寧勘究至是奏差給事中黃臣往甘肅會同巡按御史趙
春勘前事大奈士毛紀山東人李昆之姻家黃臣亦山東人
春出毛紀門下俱緣狗私黃臣至甘肅趙春奏言李昆有功

無過乞除其戴罪令吏部推用兵部不從及黃臣至与趙春
勘問依憑李昆陳九疇原案同奏一无異詞兵部以彭澤李
昆前後欺罔事跡疏聞乞令法司按実議罪毛紀与大奈士
將冕同年力庇李昆票旨令兵部會多官議冢宰付澤俱兵
部奏吏部侍郎王鴻儒者南陽府人也少時為門隸知府段
堅蘭州人彭澤鄉親堅見鴻儒俊秀教令習舉子業入奈宦
試遂中解元後出仕因堅以識澤為刎頸交至是會議鴻儒
托礼部尚書毛理戶部尚書石玠承望內閣風旨以為大夫
出使于外苟有利于國家專之可也今事須再勘兵部尚書
王瓊曰納幣虜廷失信夷人致貽后患於国家利乎不利乎
事已勘明更勘何事衆多是兵部而无一人為李昆庇者奏
上澤[illegible]為民李昆陳九疇等提赴刑部問侍郎金獻民爲
印淹滞半年不成獄刑部尚書張子麟省親回始問成會多

官于午門前覆審彭澤擅差寫亦虎仙等往土魯番講和送
与表疋後又許增添失信致啓边釁并李昆坐視冦掠国
喪師皆无異詞時楊廷和丁憂服闋在閣与將冕毛紀票旨
澤止罷免不罪李昆止降級陳九疇為民黃臣趙春調承差
因是憾兵部尚書不附已深入骨髓正德辛巳三月十四日
武宗崩四月二十二日
上即位楊廷和草詔捕寫亦虎仙下獄令法司會黃臣趙春鞫
提問奏又於什造紛官本內票旨以瓊為勾引奸夷科道劾
本原无勾引奸夷[illegible]欲令法司因此中傷瓊法司以事干夷
情関係重大不敢從逆和怒回話法司乃以寫亦虎仙問結
後来入罪死奏獄連及甚深所差取印夷使火者馬黑木及
受死供明米兒馬黑麻肯坐与寫亦虎仙罪同死之竟与瓊
无于御史楊秉中者彭澤同鄉素厚及見瓊係獄奉廷和旨

旨上言瓊害澤雖免乞罪瓊起用澤廷和票旨催取形澤其
京為兵部尚書李昆陞都御史尋陞兵部侍郎陳九疇陞都
御史就令巡撫甘肅土魯番因陳亦虎仙等皆被殺聚夷兵
三萬余嘉靖三年八月深入甘州殺掠以我驛為詞攻破堡
砦屠戮人民甚禍甚慘旨楊廷和彭澤毛紀蔣冕結黨亂政
之所致也後給事中史道劾廷和為瀰縫元惡彭澤附廷和
奏乞罪史道奏下吏部尚書喬宇以道巧詆廷和乞下吏治
罪遂下道錦衣獄謫南陽府通判給事中于倫御史曹嘉相
繼劾廷和彭澤結黨亂政扶同奏啓南北科道官亦交章論
劾澤迫塞言路蔣冕毛紀黨廷和彭澤票旨謫曹嘉外任知
縣令喬宇外補于桂淮安知府太常寺卿楊一瑛者呪獵銛
痔小人也奏言廷和孤忠特望所歸而史道首開誣詆之源
于桂則導其流曹嘉則揚其波也暴白是非懇留廷和以慰
中外之望蔣冕票旨極是其說褒奨廷和令速起視事廷和
蔣冕思史道曹嘉因揚露己奸被譏公論終不容再假言官
之手深罪之以塞天下之口又聞給事中閻閎与曹嘉史道
議相合不附己乃令給事中毛玉御史刘廷簋劾史道曹嘉
閻閎危疑忠良变乱国是廷和票旨再謫史道陝西金縣丞
曹嘉四川茂州判官閻閎已陞僉事遠竄雲南家自縣丞給
事中孟奇御史吴鎧等十九人相繼論救廷和票旨皆責之
時称史道閻閎曹嘉為館中三傑楊廷和蔣冕毛紀為閣中
三傑後宣府遊擊將軍靳英以贓敗御史郭輔劾兵部用人
徇私給事中曹懷論澤門如市道之交家有堆金之弟澤自
陳乞致仕廷和票旨称獎賜給人夫食米楊廷和因主事桂
論其為權奸首乱大礼等蒙
聖明開悟亦令致仕蔣冕票旨賜
勑給驛人夫月米并蔭一子世襲指揮蔣冕毛紀相繼去一如
廷和
恩典喬宇以附和廷和等亦罷免其後金獻民亦以交通边師
被劾去位其子檢討金皐以接授边師書簡降湖廣荊州府
推官廷和子狀元楊慎因伏闕叫哭雲南充軍史道閻閎曹
嘉皆蒙
召还復其官天道好还其速如此　双溪雜記
○正德初賊閹刘瑾擅政禁臣民不得用天等字為名如郎中
方天雨但令名雨忝試倪天民但名民之類中外紛紛尤為
可異昔北朝周宣帝自称天元皇帝不听人有天高上大之
称末世之令非后人所宜效而宋宣和中宰相蔡京用給事
趙野等奏凡世俗有以天寺字為名称者悉皆禁革前后共
禁八字化天字方天任改大任方天若改元若甚至承天寺
亦改能仁寺焉當時識者憂之正統十年進士登科錄凡天
字皆作兲字云出内閣意景泰中辛大李謝表内閣自為之
中有管窺臣蠡測海句盖亦避天字也時有識者嘗托其事
瑾目不知書故事皆其所為明年瑾以逆誅无天之罪其兆
于是乎瑾誅而禁废近有　詔人復其舊名矣　余冬
○刘東山時雍晚年肅州之謫雖由出逆瑾其实公同年焦閣
老芳為之公焦素无他焦特忌公名耳芳猛賂既行瑾集大
臣議欲寘公重辟諸大臣喘喘不敢吐一語独都御史屠公
鏞曰刘大夏此何罪必欲文致之當且不歷瑾勃然怒屠悪
語次黨刘耶明日大臣以屠議奏瑾詰於焦及吏部尚書刘
宇宇素嫉公者乃滑刘某輕議殺人迁徙与瀋尚書俱發遠
戍瑾初擬廣西边衛焦曰是送二人歸也乃肅州公西行猶
載公赴肅州時故舊皆避不來会独鄉人嚴仲宏贈詩和答

之公过六盤山寄西涯閣老末句云寄語同年老知已天涯孤客栈時还帰自六盤和前韵末句云慿誰寄語中州子爲度刘郎今已还其嵌意如此公之謫春當家难不在京今始得見其族子所刻西行稿者因以所聞為識其事中州子之云岂亦未之能忘情邪天下代公之憤而高公之為人今日已有定論公死可无憾也已　余冬

○刘瑾素知邊方召商買納粮草情弊因戶部奏差給事中御史三年一次查盤回奏内有粮粗粃草浥爛者瑾票旨遣係巡抚都御史管粮郎中下獄既而鎖扭差人押至所任地方加倍賠償凡商人納过粮草拖欠價銀皆沒官不給由是商賈困弊边儲漸乏　双溪杂記

○刘瑾因戶部奏送各边年例銀两瑾以為
祖宗朝无此例命戶部尚書顧佐查天順年以前年例銀数佐以天順前无前銀例回報瑾大怒曰此戶部官通巡抚边方都御史共盜内帑銀两之明驗也悉追問致罪並罷送銀之例边儲至是缺甚盖自成化八年開設榆林衛余子俊增置一城堡陝西民供不継奏送江南折粮銀以補不足然初亦係江南原折銀例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边缺乏亦暫送銀補足数皆不多未有以万計送者弘治間戶部尚書葉琪与内閣徐溥同年最厚琪淮安人塩商皆其親識因与琪言商人赴边納粮價少而有远涉之虞在運司納粮價多而得易办之便琪遂奏准两淮運司塩課於運司開中納銀解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边塩價積至一二百余万两人以為利而不知壞旧法也盖洪武永楽以来天下塩課俱開中各边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塩利預於近边轉運本色以待開　中故边方粟豆充其貴之時今廢商人赴边报中之法雖曰得多而近边米豆无人買運價遂騰湧正德五年侍郎叢蘭整理陝西边儲遂令百姓每名徵銀二两五錢准米一石盖六部政本少有差錯貽弊如此使顏尚書當刘瑾查問之時答曰昔塩課在各边上納故无年例銀之送后改塩課銀解京故不得不分送各边如此瑾必不怒而反正塩法琪必受其禍矣　双溪杂記

○刘瑾既止各边送銀又禁商人報納边儲遂大匱乏因詢
国初如何充足淺識者以為国初屯田齐举故軍食自足后為勢家所占以此軍不自給瑾遂慨然齐举屯田分遣胡汝砺楊武周東顏頤壽等往各边丈量屯田以増出地畝甚多又追完積逋者為能否則罪之又命散銀于近边州縣百姓買米倍脚耗運送边倉交納奉行苛刻人不聊生偽増屯田每至数百余頃悉令出租周東在寧夏与都御史安惟李比較屯粮尤嚴加刑於軍官妻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与安化王謀起兵傳檄以誅瑾等為名瑾禍自是起矣　双溪雜記

○刘瑾用事專抑文臣右武官尤崇重内官瑾等数人皆封贈父母為都督都指揮母為夫人造墳葬祭皆命祭文皆内閣李東陽延和等撰該部不敢執奏譲不敢言此弟一結黨乱政大罪首自内閣奉行陝西清澗縣侍郎郝志義病故其子李人郝亭援例乞祭葬瑾以為洪武礼制無此例遂下錦衣衛獄問發充軍山東沂水縣李士武衛病故其子乞恩亦下獄弘治間李東陽等奏准篡脩大明会典自東閣而下翰林春坊官皆陞職瑾以為壊
祖宗制書妄雜以新例欺其事悉追奪之惟東陽不奪又以翰林官不諳事体悉調除南北部属后瑾誅後修会典翰林官皆復原職　双溪雜記

〇刘瑾用事以天下巡抚官非旧制又知天順間曾革罷乃將各処巡抚御史俱取回惟边方及漕運都御史仍旧其余衙門添設官員悉革戢不用其增减南北進士名数頗為得宜及取南京戸茶塩引由契銅板赴北戸部尤最合旧制

〇正德新差天下鎮守太監奏乞如巡抚都御史之任干預刑名諸政刘瑾從之内閣何瑾意擬勅增入由是中官挾勢剥害寃邑不能禁矣其最為害者河南廖鏜剥取民財徧郷野輦送数十余万于京师畢真者初差天津取海鮮歛財数万後請　勅北起直沽歴山東沿海達于蘇松浙江福建所至括民財凌辱　官吏莫敢言者故事六部奏准差官請勅該部脩事由送内閣寫勅書有不由部而内閣自出勅者也畢真之勅并正德間内官賜生祠額護勅皆瑾分付内閣李東陽楊廷和創為之使東陽等執奏我輩不过請讀視草之官不由六部戢掌奏行者不敢擬寫凡李大明律結黨乱政法最重如此縱使不從亦不过如刘健等去位而已乃不能然后東陽李謚文正何所拠哉畢真后以通寧王反逆凌遅処死天之報悪亦不踈矣　双溪雑記

正德三年戊辰春天下諸司官赴京朝覲刘瑾令每布政司要銀二万两瑾等分用皆借貸于京師富家及回任括民財陪償之上下交征莫有紀極　双溪雑記

〇户科給事中徐昂揚州人以論救韓文亦罷斥為民人見瑾爺如此行事問昂畢竟如何昂対曰予児瑾等非能以正道相助者三五年以後互争権見相屠戮矣后果如昂言　双溪雑記

武宗下

〇正徳三四年間瑾等用事中外憤怨有偽黔國公檄書又作魏國公檄書者皆以誅瑾等為名又有作檄晋以應天府上元縣生員秋元出名者吏匿写于公生門外為之瑾還卒報之捕吏下獄拷訊所從得之轉攀指覚不知其由乃遣官校詣南京上元縣求之亦无秋元名姓説者以為秋者㚖秋也元者胡元也寓意于此耳又一日早朝畢御道遺一番帖

上覩見之命拾以進乃言瑾等乱政事瑾下殿入班分五品以下官出午門外跪所処分至午後不放時六月盛暑熱死者十余人復下獄追究竟死以得

〇春往使陝西至洮岷間夜聞雨雹甚久次早以詢館人云昨夜下大白雨彼処雹曰白雨又曰硬頭雨无言雹者昔宋紹興十七年臨安雨雹大李屋瓦皆碎李官申朝請修論言雹亦称硬雨土人所云亦有自哉　余冬

〇正徳四年已巳刘瑾用事益専恣驕横覇州文安諸処響馬強賊生發瑾不勝忿欲速除之用人言遣御史甯杲于真定殺毅于天津薛鳳鳴于淮陽専一捕盗旧例御史出差不得以家眷随今差杲等令携家眷責以滅賊為期鳳鳴在帰徳与守備指揮石玺会飲令人歌舞為楽瑾之遐年奏之傳旨降鳳鳴為徐州千戸毅在天津称牧畝惟杲奏立什伍連坐之法盗賊捕獲死處日無機係盗賊入真定城用鼓以前導金鼓之声弥月不絶由是奸人死所咎盗賊旲内官張忠姪張茂為大盗窩主杲親往捕獲斬之以其心覇州盗刘六刘七齐彦名等因是聚衆為乱瑾以捕盗功陞杲与毅皆為都御史仍専督捕盗　双溪雑記

○正德六年四月十三日講畢後　召至暖閣叩頭畢
上取会試録一本付司礼監太監張永授臣東陽等内有白圏
要粘於録上者三千指摘所刻文字錯誤處
上曰今欲別有施行但念衙門体面恐不好看但与先生輩知
之耳臣東陽捧録叩頭出至暖閣下外留當業上以項永令
内臣送至閣是年大牵士向忠累疏辭聚未允強起主考試
事出院后即省墓已得情是日
陛辭聞此事而去抵家復上疏乞休致盖已有先入之說矣
燕对録
○春往使陝西見西安城上旧貯鉄砲曰震天雷者状如合碗
頂一孔僅容指軍中久不用余謂此金人守汴之物也史載
鉄罐盛薬以火點之砲牵火發其声如雷聞百里外所爇圍
半畝以上火點著鉄甲皆透者是也然营不甚恐火發砲裂
鉄塊故能遠斃人馬边城豈可不存其具哉上震天雷又有
磁燒者用之強不若鉄之威軍中鉄不多得則磁以継之可
也飛火鎗乃金人守汴時所用今各边皆知為之不着寧夏
近作戦車一人可推而四人翼之其制面設一牌以衛人箱
上横上鎗房左右附秘俱孔達牌外牌下捡二木止則為車
前脚行則鉄鈎約之其旗亦有消息可偃竪車近身為衞倘
装搭什物臨戦時鎗銃之妻惟四人便之入夜下营人与車
淺車之取于戦陣大抵防衝突耳非北地之平不能用也然
○都民养女率賃視之稍覆縣者必束装以待外方之求厚取
價爲勃鴿之訟十常二三仕宦家娶妾媵娯乎是以不謹累者
盖往往而有也春所聞者近日瑞州通判姜榮妾王氏高豈
易得哉王京师崇文坊人也正德巳巳工部主事孝宗例調
瑞州署印时适華林賊来攻城榮携偕体付王印亟出集兵捍
賊勢不敵逸去八賊突入求榮弗得以刀傷婢妾王衣敝而免
因执王七先藏印池水中既被縛以行高安盛豹一父子時
亦在難王謂賊曰盛家子既在可遣其父報令贖我賊如其
言王密与盛曰我不幸以印未曰出今在某处婦幸言之我
死矣比至花塢渡遇渡旁井給賊以渴就飲遂投而死年未
五八其日也賊退屍殯城南僧院事聞
詔旌曰貞烈置祠而碑表焉春向嘗為喬侍郎妾高氏貞烈賦
今聞王氏事二人生處正同豈易得哉姜非城罪重都使倘
其家难且欽王之死飾特為之也又因縁功陞同知而性素
欠檢王死才兩月即属娼有所求明年奪職鳴呼今之无情乃
復有此丈夫媿于女婦多矣　餘冬
○正德六年八月十日流賊刘士斉老名寺肆乱北畿方擁衆
北向京師戒嚴
上命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師已出涿州忽報賊在固安甚
急　上召臣東陽臣儲臣廷和至左順門内
上南面問曰賊在東師乃卜西出恐緩不及事遣令兵部追还
陸完等令東可否東陽对曰甚當且行未遠一二日内可至
臣東陽復奏曰聞賊舡在水套自陷危地似赴死官軍併力
擒之不难但恐人心不能齐一向來累失事机正坐此耳故
今官軍在北賊若南奔逸不可制
上曰張俊等皆在廊料亦无害臣東陽对曰今須亟勅東西諸
将令嚴謹提备以防奔潰若有意外查照地方連地鄰境不
許互相推調務在万全
上曰然先生輩宜用心亦事臣東陽奏曰臣等敢不尽心但今
盗賊充斥臣等不能運謀設策致厪
聖慮俱合有罪

上日只用心便是臣東陽復奏曰此賊亦是烏合之徒但恐一
朝廷賞罰嚴明諸將效力必可成功
上慰諭令退臣東陽因復奏曰年衰多病累歲乞休未蒙矜允
即令勉強供職實不堪勝少待事情寧帖當再陳乞耳臣廷
和臣亦奏曰今已愈矣
上復加慰諭因叩頭出是日有羊酒之賜云　燕对録
○京師之南固安永清霸州文安等處京衛屯軍雜居其地人
性驕悍好騎射往往邀路劫財輒奔散不可尋人號為響馬
賊正德間内寵得志用事者劉瑾陝西興平縣人谷大用馬
永成張忠等皆霸文安諸處人大盜劉七等嘗因内官家人
混入禁内至豹房窺
上遊幸之所及為箭桑所逼遂聚市拒捕瑾誅果亦得罪係獄
當时右遣驍將五人各統勁兵一千分路而出所其便宜裘
捕惟以平賊為功不命首級裘寡不過旬月而平矣时兵部
尚書王敞不通政務止行有司擒捕已獲齊彥名牧安肅縣
獄劉七等十余人劫去旬日之間聚至數百所至劫民響應
增至數千敞束手无策揭一清為吏部尚書建議推用大將
征討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又着有能擒斬盜賊三名
顆者陞一級李東陽從中票旨極其褒美悉從所言行之故
事凡大政必下該部詳議覆奏然后施行今捕盜不關白兵
部徑准施行由是言官爭論敞不戰乞速罷黜張永系忙敞
不能留令敞掌通政司事以何鑑代之一清李巡撫大同都
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惠安伯張偉命為總兵官同征流賊所
領京營人馬皆不閑閱中錫書生欲効龔遂化渤海盜事招
撫解散張偉紈袴之子亦不知兵既出兵中錫遍檄諸路撫
示劉六等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捉与供飲食聽所抚待以
不死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
恩兒莊兵劉六菲來謁中錫開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
内臣主事馬老爹豈能自踐其言乎潛使人至京師探詢中
貴无擔降意又以山東所掠金良羅載至京饋權幸求赦不
得遂大四出劫掠衆至數万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
焚劉馬都堂家房屋財帛由是謗騰謂中錫恐賊害已私家
玩寇傷民遣錦衣官校捕中錫張偉下獄罪命斬後中錫死
獄中張綿並爵閑住中官因是以為此事非書生所能办乃
命太監谷大用総督軍務侍郎陸完提督軍務伏羌伯毛銳
掛平賊將軍印文総兵官所統兵万余亦未簡閱完李甫劣
銳已衰老而大用擁衆自衛高坐堅城行至真定所屬地方
遇劉七等交戰大敗損折官軍丧失輜重无算人失折傷印
駙馬游泰子隨銳肩功亦被殺䝉宣府游擊許泰領兵
至救援銳僅以身免罷回京以与谷大用同事劉不問銳失
律喪師之罪毛銳甘肅人夷種也彭澤為同鄉素厚澤後復
起為兵部尚書李銳為総兵官鎮守湖廣時後生居言路者
不知銳前失律之事惟御史張縉言銳老耄彭澤不宜用并
言崔文奎老耄喬宇不宜用楊廷和惡之即令守外藩潔官
宇在吏部凡不附廷和者悉外補人称之曰喬外補云　双
溪雜記
○夏南執冬北寒天時地氣古今所同正德七年冬燕
之地燠如而江淮風雪特甚南至洞庭彭蠡沅水冰凡
厚者昔六朝梁遺明少湖使崔助曰今歲所寒江沅
氷七年之事可為之異矣　余冬
○兵部尚書何鑑見京軍寡失利不能速平賊奏令陸完
主事田顧等招募民兵六擇地方又奏調遼府游擊許太

永大同総兵張俊遊擊江彬入征内地而又令俱听受谷大用陸完節制令二人居中於临清駐扎　當時以部伍行陣之兵遂奔逆散走之賊而又牵制于大用完之節制而不敢專行是以賊起自正徳六年至七年秋二年始底平定皆東陽是和何鑑等昧於经国之理処置乖方之所致也正徳六七年間流賊刘六刘七斉彦名等擾乱南北直隷山東河南等処地方衆至数万然多擄掠脇従之徒其親信驍勇善騎射者不及千人因東陽等進行首功之令官軍每追及賊首驅逐脇從良民与官軍对敵并弃所掠財帛奔逸而去官軍争斬官報以云取所弃財帛以故馴賊得晚走妄殺平入報功以万計每一遇賊斬獲脇従人首級輙报捷音降勅奨励谷大用陸完得奨勅十余次而賊首无一獲者甚至賊已过而官軍邀　平民亦殺之以報功也江桂过具州入人家杀二十三人有司申狀論陸完實不問自出兵後賊攻破城池殺擄人民不可勝数皆不責問提兵者失律之罪至剿賊縱兵但得脇従首級則輙紀其功後賊过江大掠吳楚之間至蘇州遇颶風覆舟始殲帰而論功谷大用并代大用者太監陸誾皆封其弟為伯陸完加太子少保一子為錦衣衛百户其余權勢所托素帯之人以首級命陞者千余人紀功御史皆陞京堂名爵之濫始于此　双溪雜記

○户部侍郎許進致仕家居正徳初起用為兵部侍郎尋陞本部尚書与刘瑾同提督團營焦芳入閣進代芳為吏部尚書示公直不附瑾而实不与抗初進致仕時馬文昇為吏部尚書陝西張綵為文選郎中進子許誥為給事中屢劾綵支升力救之不可已綵以病乞帰及瑾用事寄京師养病久者悉華為民未久者赴京听除綵不得已赴京綵前在文選時[illegible]芳為侍郎相得芳乃説是侍郎中萬子[illegible]以為綵乃公之[illegible]賓毅有才可用念文選郎中刘永陞通政進已試調驗封其中右礙于文選跡已入而綵適到瑾欲復用綵説于進進回用石確跡以綵易之進虽用綵而心甚銜之進素与央西雍太相善太已致仕進欲起用之屡薦于瑾除南京操江都御史尋陞南京户部尚書朱瀛每謀欲傾進以刘宇代之乘間言于瑾曰詩尚書佯為恭謹而外示抗直如雍大平者則暴為山西按察使辱打知府為都御史巡抚宣府辱打恭將朝廷屡戒飭不用今欺公奉用之又揚于外曰公因大同鄉用之非吏部本意瑾大怒立召綵入内詰問雍太既寺未壓如何不倫入奏内曰奏稱倫戴許尚書遂之瑾索原稿視之果然於是以進為詐直票旨屡以欺因斥之進惧遂乞帰

○刘瑾欲専権尽除朝巳者一日伺隙言於
上謂張永南京奏所可即日逐永出就道榜諸禁門不許放張永入永知覓直趨至
御前訴已无罪為瑾所害召瑾至語不合永即揮拳毆之谷大用等解之令諸近臣皆置酒和解由是永深憾瑾会寘鐇変檄書首以誅瑾為名且曰非敢窺竊神器也由奉永并楊一清往征之未至為変者心屡獲永等至寧夏面謀于途必因此除瑾既至京内外頌永功因張綵張忠等共訴于
上前以謂瑾激変寘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形已具宜早処之　上猶豫未决永曰以遅我等皆為　虀粉
陛下安所之乎
上允其奏命牌子頭往召瑾來劝
上親至瑾宅近地視変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寝令牌子頭入閤曰　上安在対曰在豹房瑾披衣出謂家人曰事可疑矣出

門有婢子頭數人執瑾就內家明送錦衣衛坐以謀反凌
遲處死悉誅其家屬抄沒財產京師稱快咸頌永功李東陽
楊廷和亦奏瑾惡以為旬日之間二難交作悉底平定歸功
于永守封張永兄富為　伯弟容為　伯魏彬弟英為
鎮安伯馬永成弟山為平梁伯谷大用大玘為永清伯封
子朱德為永寿伯各給券世七承襲食祿一千石廕李東陽
楊廷和梁儲楊一清子各一人為錦衣衛世襲正千戶辭政
中書舍人楊一清陞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敞
一子為錦衣百戶辭刘瑾雖誅而政權仍在內臣魏彬掌司
礼監印決大政馬永成等又奏有旨凡朝廷大事須彬等同
議時東陽廷和梁儲費宏四人在閣以空呑魚菜四字為題
名作長詩以獻東陽為窮字詩折点蚤為句極工巧永大悅
命工刊印裝錦軸送人未久山東盜起人以為窮苦之應遂

必不以示人東陽又屬楊一清作平定寧夏碑頌示功德后
亦不復傳刘瑾既誅雖有旨云凡瑾所行查革改正而又云
百官緘默順從皆非得已又于人來都不查究重內賄入閣
交亂官制如楊廷和者挽位如故楊一清為吏部尚書孫交
為戶部尚書孫交為戶部尚書何鑑為兵部尚書魏彬奏起
李鑑復為工部尚書刘璣流毒尚在天下盜賊蜂起而朝致
乖宜賞罰未當山東河南江西四川諸處盜賊并起而天下
不勝煩擾矣　双溪雜記
○初張綵為文選郎中每見瑾談論喜納之陞右僉都御史尋
陞吏部左侍郎未幾刘禹入閣以綵代之綵嘗劝瑾令天下
諸司官有饋送公礼物者非取于官庫則斂于小民恐貽
患所當知也瑾大開納遂禁絕饋遺者適山東巡按御史胡
節回饋送未至瑾偵知之捕下錦衣衛獄捶死少監李宣
侍郎張鸞指揮趙良差往福建回斂銀二万饋于瑾已收
良于承運庫李宣降長隨趙良降南京百戶張鸞以不知
良令致仕其余因饋得罪者甚多剝削之弊一時少息綵不
言于瑾曰公左右用事者多騙財壞事瑾遂逐去之其
正頗忌衣冠之禍少戢然綵在吏部惟知敬瑾共謀事同
者以為瑾之踈同類皆綵教之又楊廷儀為宇腹心宇过
部調廷儀為吏部郎中親信之及宇入閣綵代宇廷儀不
綵所親有所私綵不听廷儀兄弟深憾之又故事吏部推用
大臣必密謀于內閣官綵以為事在于瑾內閣不得与每忽
之東陽等以為遜廢內閣董其銜之及瑾被係亦捕綵下都
察院獄議以交結近侍同奏啟斬罪遇赦免死拜和等今
都察院改擬同刘瑾同反罪綵病死獄中仍令暴其屍然非
真副反流其母妻子弟于領南不誅配綵為郎中時楊一清

嘗薦綵諳曉韜略堪任巡撫边方都御史及宇夏之变楊一
清致仕居鎮江綵薦于瑾起用一清同征寧夏至是綵被誣
謀反一清亦不能救　双溪雜記
○正德十年湖廣永州府道州致仕右都史熊綉卒于家時春
為太僕少卿在京上疏為表清節以勵庶寮事切見綉存日
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貧能守居常能儉歷中外四十余
年守法奉公推美嫉恶不畏時官不争近功言若爽于偏埠
行弗愧于屋影田房一守先業未嘗少有所貽俸祿須及同
宗未嘗私有所入其在官也恒疏食以自勵故巡撫之日金
寶人有羨亦斥还官其在家也惟山居以自适凡饋遺之物
雖親戚至厚不容況已鄉人嘗許其人可謂自白自持清節終
身死过斧之士矣或曰士知礼法孰不原清而能終之清矣
过于清者也人非充养孰安死过而能矯之过乃清而过者

還寧王乞護衛疏有曰王以典章為言事体重大合会官議
十五日中官盧明以疏下閣擬旨过東閣只請楊師付到閣
諸公不必劳動廷和趋出票旨云既王奏缺人使用護衛也
田都俳与王管業費宏不得知十六日旨出宏言納重賄者
何人也廷和与完惧宏知其奸状会言官交章劾護不可与
遂共謀去宏譖宏于
上曰宏私郷里取黄初及第且曰乾清宮災下詔皆宏視草帰
咎朝廷傳旨以宏被御史余珊劾私其弟費寀選入翰林又
不記罪遂宏致仕寧王既得護衛益驕横聞
武宗巡幸边境納都督馬昂已嫁妹于宮中心懐異謀陰養盗
賊以為爪牙賊首閔念四呉十三等恃王金帛敢為巣窟出
行刻掠王与民争田不得必令盗屠其家官司莫敢問刘六
刘七擾乱中原之后王瓊為兵部尚書申明律禁不許隠蔽
賊情醸成大患督責醉切省府戒嚴巡抚江西都御史孫鐩
南昌兵備副使許逵捕賊甚急呉十三等已獲係南康府獄
復為賊劫去兵部奏責孫鐩許逵縦賊責限褒捕寧王怨賊
獲干已謀欲去孫鐩以息事乃復令南昌生徒保奉孝行扶
孫鐩并巡按御史王金守護奏乞朝廷褒奨以固寵眷差人
載金宝於椒夫処分饋権要後以書来命所差人曰事在司
礼監若与肖敏言事成即与陸公言急去孫鐩別用一都御
史来遅恨湯沐俱可王守仁亦可切不可用呉廷峯时江彬
宠日隆太監張忠附彬与銭寧有隙営欲借彬以傾寧及是
孫鐩等奏王悪因譖于
上曰朱寧与臧賢交通寧王謀而不軌　爺七不知乎奏内称
王孝訊
爺不孝也称王早朝勤政訊

爺七不朝也謝仪者南昌人避寧王害捕校尉接赴京太監頼
鋭選入東廠緝拏奸事鋭信任之往来楊廷和及諸大臣家
寧王之謀復護衛也鋭亦受賄後見寧王益驕横方絶之御
史熊蘭亦南昌人其父為寧王拘係甚苦聞孫鐩等奏保王
孝行不勝忿播言王必反密謀于謝仪求張鋭為内助諷言
官論王不法事仪言于鋭曰寧王必反将累公曷不早附張
忠江彬禁治寧王為自安計鋭深然之仪見楊廷和欲復寧
寧府護衛以免后患又知江彬寵盛銭寧将敗許共成仪計
仪与熊蘭密以張鋭意托御史肖誰論之張鋭張忠江彬等
共言于
上曰寧王求　勅褒奨不可従廷和票旨曰朝廷処待親藩自
有常典鎮巡官[illegible]章論廷和不与諸大臣議擅專差
官責諭革羅護衛従中密処不令外廷知一日晡時兵部尚
書王瓊在部未散駙馬崔元令家人王秀趋問曰適聞錦衣
校衛宣召駙馬明早赴闕何事也瓊曰不知及散衙过廷和
宅入問曰適聞宣召崔駙馬何如乎廷和佯驚曰果何事乎
瓊笑曰先生欺我耶廷和忸怩曰宣徳間趙府有異志命趙
駙馬往諭事得息今遣崔公亦此意也且革其護衛幸勿泄
瓊曰止此而已乎曰然明旦早至左順門崔元入内見勅若
曰〻准所言関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差太監
頼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顔頤壽往諭革还護衛守語瓊
曰此大事宜宣諭文武群臣而后遣况非密而可密行乎廷
和深恨不能遠乃留崔元等不行翌日宣文武百官諭遣官
意然后行廷和欲召兵部議發兵事瓊曰此不密而不可泄
者兵部因給事中孫懋易鐩之言議選補兵備江為江西盗
賊設备疏入留中日久累催不出先生盡力求批出兵部南

詠脩兵之方死过此矣廷和默然初京師知崔元等差往江
西不知止等譏衛以為必擒治寧王王府偵卒在京師者即
飛報王崔駙馬等差時在五月二十日六月十三日徐鑾者
已到南昌見王値王生日宴鎮巡三同報曰崔駙馬等官𦲷
程来矣後又聞宣各兵部不知事王大驚昔日擒荊王時差
大監咱敬駙馬蔡震都御史戴珊过南昌寧王親見之遂以
此来為擒我也既罷宴密召李士実夜議所処士実曰事急
矣明早鎮巡三司官謝宴可就擒之因而举事乃夜集劇賊
呉十三等飾兵器明旦各入謝左右帶甲露刃者数百人侍
衛拜畢王呼曰汝等知大義否孫燧曰不知王曰太后有密
旨令我赴京燧曰請旨看許逵曰天无二日此是大義王怒
曰尚敢如此无礼乎命左右曳二人出斬之仍尽擒三司官
鎖杻係獄用布政司印信咨文差人遍行天下布政司告諭
親王三司举兵之意給米聚兵修理戰具夜以継日十七日
王留中官守城自以妃眷世子登册北出鄱陽湖令参事潘
鵬持檄諭降安慶諸郡命参政季𡠇持檄諭降吉安諸郡命参
政王綸提督軍務為兵部尚書李士実為軍師督率護衛軍
并閔念四呉十三賊黨五六万人尽奪官民船万余艘蔽
江而下九江府開門納之遂趍安慶守備都指揮楊銳發兵
禦之寧兵不徑下南京而守安慶者十余日先是江西南安
贛州通連福建汀州漳州廣東湖廣彬桂諸処徭獞出沒為
患特設都御史巡撫南贛防禦徭獞然事権不專兵粮无処
集兵致討則深入山谷懈兵招撫則又肆出剽掠王守仁者
浙江餘姚人曾奏刘瑾罪被撻幾死謫遠方駅丞後起用
陞都御史巡撫南贛時兵部尚書王瓊見
武宗遊幸豹房権幸縱横天下多事恐一旦変起倉卒无措乃
奏晉陞天下巡撫都御史申飭兵務修明軍政務令精兵備以
有追慢即奏勅責治請鎮兵殺燃知兵法者惟先巡撫南贛都
御史文森被命不赴瓊勅奏切責森以病辭瓊完与森同舉
奏崔森在家調治病痊起用瓊奏有事托疾无事起用不可
遂罷免及守仁代森素有済時才又見兵部督率嚴励不可
偷惰乃上言乞听臣自由募兵積粮假以賞罰之権則盗可
息跡下兵部瓊深異之乃覆奏乞改守仁為提督軍务欽降
令旗令牌八面付軍前得便宜斬杀所在賍税官銭得自給
用数月之間得精兵四万余袭破徭賊斬首无算民得安生
後建議添設縣治為久長計民生立祠祀之遂守江西太監
畢真見守仁累獲軍功欲与同事遍干近倖奏之瓊执奏以
為兵法最忌遥制若使南贛用兵而必待諜于江西鎮守断
乎不可　惟江西有警則听南贛徑往策應
朝廷從之特勅守仁得兼應江西蓋兵部聞寧王蓄有異謀而
陰為之備也至是福建軍乱廷議調守仁往福建撫定守仁
已過吉安府趍南昌寧王知守仁将過南昌遣兵遮之守仁
預知返舟値風順瞬息回至吉安入城遂令伍文定集兵守
城守仁以前奉　勑江西有事許調兵策應乃徧檄諸路率
義兵急遣人徵調南贛兵四万人余就令南贛知府邢珣戴總
瓀領之兵既至向南昌破入寧王府其官人并守城者皆自
焚死遂統兵出鄱陽湖袭寧王王聞南昌被圍弃安慶回救
遇于鄱陽湖王尽散金宝勞軍死戰伍文定為前鋒軍少挫
守仁命立斬退者三十余人伍文定立册上火焚其鬚不動
守仁令小舟載柴燃火焚之乗風火直入寧軍大軍継之寧
王并其妃娄氏投水王為知縣王冕軍所獲溺水死者萬余
李士実亦獲為南昌人乱毆死守仁囚寧王於南昌待

命奏捷有曰人徒見獲禽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為御者獲功
于瑷且曰領
陛下罷巡遊勤政務不然天下豈獨一寧王哉初巡撫南直隸
都御史李充嗣聞江西変未得実奏曰待勘報的実另奏兵
部尚書王瓊即入奏會多官議于左順門曰寧王素行不義
今倉卒反不足慮急宜降勅令王守仁自南贛提兵來湖廣
巡撫秦金抵黄州李充嗣守安慶檄江西義士能擒反者封
拜侯爵王如釜中之魚安能為乎更宜遣大将ゝ兵三千直
趍南京以奉天討後果如瓊所料時将官在豹房者各遣所
見敵策而
武宗又欲假親征南遊張忠見錢寧臧賢等事敗又欲因此以
邀功及守仁捷音至
武宗已出兵駐蹕良鄉令人追回捷奏待至南京另奏得陸完
臧賢錢寧蕭敬泰用盧明等交通寧王往来書簡捕下獄籍
沒家產蕭敬以　罰參二萬兩贖免
武宗崩楊廷和竊柄陸完泰用并皆充軍王守仁雖封伯爵以
南京兵部尚書不令赴　闕受封爵守仁連章辞免以為兹
部有調度之功未蒙褒錄臣不言是掩人之善矣廷和竟寢
不行且飄同鄉王瓊論瓊綏兵不奎通謀宸濠欲殺之不果
蓋寧王雖蓄異謀而未發実廷和激成之殺戮死辜十萬余
人果有陰報廷和其得逃乎當廷和者猶曰削之亦反不削
亦反以比晁錯云　双溪雜記
○主事閩人馬君思聡瑞州知府湖廣宋君以方皆死于寧賊
之乱者甘泉為其詩序略曰夫忠德之大者也功德之著者
也不二其心而沉淵以報天子非忠乎寧殺其身以仕敵王
之偽為方張之寇正人心衞宗社非功乎故死而死功君子

不謂全忠焉是故死以成功ゝ以正忠則其為德也大矣有
司覆上其事
天子曰宋以方忠節可嘉贈光禄卿廕其子賜祠額以旌之
○武宗崩時馬永成巳死御史王釣首論魏彬与江彬姻親近
居肘腋宜早捕治廷和力庇之以王導大義滅親比彬仍令
在司禮監管事如故泰用先因交通寧王下獄抄沒矣廷和
票旨免死發南海子充浄軍谷大用張永皆降奉御南京閑
住廷和壊乱新政任情賞罰非此一端　双溪雜記
○正德十三年五月十五日未申之間常熟縣有白龍一黒龍
二自西北来天地晦冥至俞市村乗雲而下目光如炬吐火
燄ゝ鱗甲頭角皆現轟雷掣電猛雨狂風居民三百余家屋
十余間席捲而去船十余艘墜地為虀粉瓦石梁柱樹木星
散四飛驚死者三十余人至酉戌時至東海乗雲而去是夜
紅雨如注五日夜乃息　震澤長語
○正德中籍沒劉瑾貨財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
元寶五百萬錠銀八百萬兩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
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鈎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蛮
帶二束金銀湯盂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匱穿宮牌
五百金牌三衮袍八爪金龍四盔甲三千玉琴一玉瑶印一
顆以上金共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
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　震澤長語
○内閣不設公座惟東西兩旁相向對耳天順初李文達自吏
部入欲正南向之位彭文憲力沮之謂　宣宗嘗御此李曰
事久矣彭又謂禁中无南面坐李曰東邊曽食具為南面座
又沮之會内送孔聖像置于中事乃止司礼太監至亦惟東
西向正德初劉瑾攉重西涯欲尊之特設一榻于兇之上亦

不敢正也故事太監迎之止花臺送之止中門皆有定限余初入内閣西涯以是告曰是定例也不可失余寺守之惟謹是後不知何如也　長語

○刘瑾雖擅權然不甚識文義徒利口耳中外奏疏處分亦未嘗不送内閣但秉筆者自為觀望本至先問此事當云何彼事當云何皆逆瑾意為之有事体大者令堂侯官至閣下問之然后下筆故瑾益四人人據理執正牢不可奪則彼亦不敢大四其惡也　長語

○正德以来天下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至中尉二千七百文武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廪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二十名吏五萬五千餘各項俸粮約數千万　長語

○舊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于内支運于通州天津二倉成化十年議四倉所收令官軍徑赴州縣水次四倉交兑名為改兌弘治十六年又以派不足額每年於水次四倉支運九萬六百石以足前數正德九年全派改兌支運遂絶　長語

○正德十六年工部奏巾帽局缺内侍巾帽靴鞋合用紵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至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萬末年至七十二萬　長語

○追封淳國忠毅公武安侯鄭公亨守大同時已七十餘剛正有為一志為國卒時語不及私惟云此大同國家藩屏我乃死矣後来者何人勿壞我家事也時自嘉靖以来至十二年守者非人變生驕悍之卒戕殺總帥者再至引虜騎飲於城下使軍民積怨銜鏑者不知幾千人以至召三邊天兵再易主將然後寧定忠毅之言當國者可不念哉八蔡塘詩話　此無所屬姑録于此

附録

○正德中見素林公俊以右都御史命平蜀寇未幾即乞休致時閣臣共使俸用事故也空同李獻吉以詩寄公云錦水啼鵑起巴山春望微干戈滿眼急江湍一舟歸花送琴書色霜留衣鉞威所傷豹虎乱公也惜鷗盟諸葛能安蜀稷卨本善兵問来優起詔留作急流行老益丹心壯愛惟白髮驚秋憐川父老涕泣挽歸旌二詩寄寫公去矣　蔡塘詩話

○八十耆年一品官歸来清節雪霜寒雖然海内歸心在可李君前下拜参鷗鷺恐疑威鳳起風雲長護老龍蟠三公事業三槐傳留取完名久遠看此秦左史汝南强景明晟上三原王端毅公之詩也正德初関中盛傳朝議欲起端毅故景明見此規之毅得詩大悦後朝議雖不行若景明可謂益友也

○正德中胡端敏公之副憲江西也實兵備東鄉以公在廣西太平時有擒捷命士官之功故任之時寧庶人大謀逆公上疏發其事反為庶人所搆陷逮係詔獄瀕死者數矣内外為公訟寃者衆得減死謫戍遼左及庶人作亂而公言始驗乃釋自便又有言公忠義智畧宜任討賊之寄者適賊平乃以公為湖廣按察使陞都御史巡撫四川及節感
上知遇愈自淬礪以經濟為己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如疏薦林見素之美辨彭幸菴陳都御史有功无罪諫勿罪議大礼諸臣勿從銷兵之議及議処甘肅降夷此其大者他事尚多以是与二三執政不合又多病故數數求去既得請乃抵家即起為南京兵部不拜尋卒无之日家无積餘殯无贈賻者部使者訃奏稱公歸老家貧清約自守其实也公平生議論不肯附和詭隨独議礼事偶同諸公然非附人也今或有以

此議公為求進者恐不然乎　俱同上

○古稱大器晚成馬况所以知朱悖非速到之器也以我
朝諸公論之故少師李東陽五歲能作大字以神童入禁中十
七登進士少付楊一清亦以神童薦亦十七發進士今少師
楊廷和十二占揚鄉試少付將冕十八為解元盡宗丁九為
狀元官皆極品年壽亦高則晚成之說殆未不然也[illegible]

○正德初彗星掃文昌紫官云應在內閣未幾逆瑾出逐內閣
大學士劉健謝遷自是而後一時在位九卿臺諫无不被其
禍乃知文昌為天下斯文之應不特內閣而已　同上

○正德十四年江西有思宸紅雲若相鬪者久之分為兩城人
馬阎上若攻城上中人應之明年寧藩叛王守仁等兵攻之

○正統以前天下歲徵稅糧凡三千六百三十二萬一千余石
內三百二十萬九千石折銀八十一萬四千余兩戶口商稅
除折米外并船料鈔折銀可得四十三萬九千余兩匕淮鹽
場鹽課銀歲不下數万千兩各邊稅糧折徵共一百三十万
余兩雲南閘辦三万余兩各鈔關船料四万余兩馬草折徵
二十三万余兩鹽課折徵二十余万兩每年入數共二百四
十三万匕兩送內庫成造等項十八九万兩或二十万兩官軍
俸糧三十三万余兩官軍折庫三十三万六千五百余兩賞
府大同遼東陝西年例共四十万兩若有声息緊急奏討加
添四五十万或二三十万
聖旦千秋等節用三十九万千八百余兩
親王王妃公主及上用及天下王府銀俗水鑵儀仗等用共十
三万七千五百余兩每年出數共百余万兩正德以來天下
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国將軍至中尉二千七百郡文
戝二万四百余貝武戝十万余貝衛府七百七十二擯軍八
十九万六千余稟膳生員三万五千八百二小名吏五万五
千余各項俸糧約數千万制汗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隷
額派夏秋糧稅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五十余
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餉各
省缺俸廩
今上即位之初錦衣衛旗校革三万一千八百余歲省糧儲數
十万裁革冗官冗兵一十四万余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万
石　同上

○翰林地勢清切然品卑祿薄楊大年久為學士請外至云蓋
飜被從臣終作莫教之餓鬼從者之病莫賦方朔之飢欲死
自昔然乎　同上

孤樹裒談十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李默撰默有建陽人物傳已著錄是書錄有明事蹟起自洪武迄於正德所引用羣書凡三十種例則編年體則小說大抵皆委巷之談考千頃堂書目以是書爲趙可與作註云可與字念中安成人正德癸酉舉人福建鹽運使提舉舊作李默誤也未審所據姑兩存之

北牕瑣語一卷

〔明〕余永麟撰

武漢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金氏硯雲書屋刻硯雲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北窗瑣語無卷數》提要

北牕瑣語

鄞余永麟著

洪武登極後嘗微行夜過村落中口吟云微微細雨
洒脩竹拂拂輕風飄落花忽見一老人云天下車
書今一統五雲深處帝王家太祖召見曰昨聞汝
詩深見忠愛汝欲官乎曰不願問有子乎曰無子
引入内庫命其縱取老人遂取一金曰畢老足矣

周岐鳳蘇之常熟人豪俠跌宕縱情詩酒自號江湖
風月神僊多往來僧寺道院竟為鄉人所仇誣以

他事訟之於官官府捕之甚急鳳竄門投止莫有
容者錢永輝亦常之巨族鳳往造焉錢嘯以詩云
聞說多才命未逢年來無處覓行蹤一身作客如
張儉四海何人似孔融野寺鶯花春對酒河陽風
雨夜推蓬機心盡付東流水回首家鄉似夢中一
日至家欲與妻别妻曰良人避難人皆知之倘别
而有嫉時欲自鳴誰則信邪是累良人不淺也鳳
納其言而去卒死於外後扶櫬者祝曰長安萬里
月杜陵三月春一花一爐香滿風來故人鳳仰赴

鬨至今笑下不絕

方谷珍黃巖人長身巨目力能制虎適蔡亂頭倡亂劫掠村落珍嫉集家衆聚兵千餘遂執亂頭時元政不綱台州路兵官受賄奏免亂頭珍怒曰得賊者無功爲賊者獲免賞罰如此彼能爲賊我不能爲賊邪遂作亂元不能制赤魯不花者爲其所殺不得已降詔撫之授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遂據台溫明三府而明州爲其巢穴東連張士誠南結陳友定爲東南一巨鎭我太祖號令江左婺州既下

之後珍懼不敢敵遣使奉書求降太祖受之然惡其反覆後遣信國公湯和討焉珍遂入海和督舟師追之獲送建康太祖問曰谷珍你一向在那裡珍曰臣天下無道乘桴浮於海天下有道束帶立於朝太祖喜其言授以都督僉事卒於建康後台溫明三府民心未靖太祖以其從子明敏明做爲總管以統理鎭撫其向化而彼二竪者反生嫌惑潛謀不軌遂族之

錢與謙游西湖見天竺婦人燒香題云窄窄弓鞋欵欵撻爲燒天竺一炷香來眸凝綠水波微動掌合白蓮花未開腰細漫搖春日柳臉勻初試雪天梅不知暗說緣何事斜插金釵撥冷灰

黃翰多景樓詩乘興來游多景樓名因多景有人游長江不見水窮處山遠只疑天盡頭一色松杉分雨露四時花木度春秋書生就得經綸策明日乘風上帝州

唐子畏傀儡詩紙作衣裳線作筋悲歡離合假成眞分明是個花光鬼却在人前人弄人文衡山子翁

詩末郎且女假爲眞便說忠君與孝親脫用戲衣還本相裏頭不是外頭人二詩亦足以警世

陶時莊儆浙之秀水人嘉靖初守揚州作銅壺翁傳鐫石南門之譙樓甚得韓愈毛穎革華二傳體裁銅壺翁者銅梁人也弗顯其姓以其最壽故曰翁或曰軒轅氏始成之後世遠事湮莫可窮詰性嗜處高足不履地懸壺在左以代準繩雖身近闤闠而晝夜常開逝夫衆動既定則兢兢愼持坐以待旦恭禮天行玩歷惟悠悠爾也尤不喜與人酬酢

常曰我一滴水其理性情之鄉乎若等豈以我壺
爲飲器而欲器之乎賓客皆弗諳甚者鳴鼓而攻
之會娩德旣衰賢聖變騎翁歎曰孔鐸其不揚壺
可知矣乃托於六甲之法長生久視蒙世淵蛾蟲
相襲以爲神仙中人而天人之蘊終非衆毀者所
能窺獨漢子言因章房氏六日七分之尊爲盈虛
偶奇以損益之問於相襲翁翁後以房道不相爲
謀嘗曰我十二時中不忘行已而已焉知其他魏
晉以降代不乏人迨我聖祖定元都除舊布新時

守臣以元之水晶宮漏進帝曰廢萬機之務而營
心於此焉得不亡命碎出之而惟銅壺氏之滴翁
任使有加又自京師遷都邑分布其子孫以警數
天下亦號曰翁而厭先所任之翁盜辭祿請老矣
百六十年天人時萬物若諸福畢應瑞慶大臻底
於嘉靖不賓陰陽之道於乎盛矣邇來人之臧否
不同其都邑子孫有失其祖父故居歲巳丑侍御
西崖米公特斧維揚謂儆曰翁有功於世而忍諸
哉於是通商惠之得若干緡以爲翁助再成樂安

窩　杭州建所志擊壤者翁對曰翁其似我翁了
霽哉翁貞似我張孫公哉若公爲政嚴明鼓番灑
水歷歷可指倘一刻忽必諱之守儀者他日徵直
存好官員及公亦以郎中更鼓分明知之故翁與
侍御并言之言訖而去雁羽階簡綳綳末艾克世
其家者非揚之翁而誰

奉之雲寶淡入萬山中凹陷下平衆若荷峻竹木森
蔚浙之名山也宋高宗嘗夢入其境衆倣而求焉
竟得此山刻石曰應夢名山明奉化尹鄉賢有詩

曰板蕩徽欽出北闕五城山夜笑南渡康王自是
臨安主不夢中原夢此山

賈似道度王田甚急斷閒不得嗟息有人詩云失淮
失蜀失荆襄徒把江南寸寸量縱使步天長丈丈
也應不是舊封疆又盛販私鹽貨於蜀下有人詩
云昨夜江頭湧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鹺雖然要作
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

中山武寧王達夫人謝氏膂力過人常持鐵帶重百
斤者御中隨行後太祖登大寶中山就封册朝見

太后謝夫人時致不平嘗有我家不如爾家之言
太后以是語及太祖曰枕邊之言中山寧無動心
乎一日召宴內庭中山與焉命勇士殺謝夫人於
其第太祖持卮酒侑中山曰今日聊可免赤族之
災中山跪而飲之然不知夫人就戮也

張宏宜松江人爲餘姚令欲毀一僧寺題詩於壁云
古寺伶俜幾百春斷碑塵洗認前人忽朝一旦無
常到滄海桑田又一新寺僧憂不知所出適天童
寺僧懷讓者客於其寺遂賡一詩於其次元究歸

來不許春濃眉入社更何人栽國陀樹今枯樹看
遍桃花幾度新云張公來見詩而寢寺猶可保也
不然我亦當遁去次日張公果見此詩而怒既而
吟哦者久之又竊詢是詩何人所題僧以名對邀
與相見極口稱善遂得不毀

故老相傳于謙愍公臨刑時謂刑者曰且停刀得完
一詩云非椿居士老維摩做盡人間好事多正統
已深新歲月大明重整舊山河功過呂望扶周室
德邁張良散楚歌顧我於今歸去也白雲堆裡笑

呵呵及憶少時聞黃南崖先生言未嘗有詩但臨
刑時云皇天后土可表此心者三四時有同刑都
御史王文作側云砍頭就砍頭何用多言由此觀
之不免畏死戰慄無從容就死之義蕭愍剛大之
氣小大可知豈至此而錯亂畏邪余終以南崖之
言爲可疑

張白齋未第時遨遊吳下幾二十年平康樂地時每
放懷一日自吳中歸過舊識適張宴內庭以他辭
卻焉白齋立筆寫一律以寄初月黃昏欲暗燭高

樓朱箔未成眠閒燒紅燭成春夢背立銀河憶舊
年司馬青衫揮別淚小蠻紅袖拂新絃藕花風起
冰絲斷不問橫塘再采蓮投而即去見詩追之不
得渠牕友李春亭有和詩見窺豹集

漢文帝入繼大統首問每歲決獄幾何每歲錢穀出
入幾何陳平對曰有主者司馬氏謂平所對爲非
非也大臣惟擇夫主刑獄錢穀而已責大臣知刑
獄錢穀之數非也或者又云謂文帝非所宜問亦
非也蓋知刑獄之數可以觀風化知錢穀之數可

以知經費此文帝之問賢人君初政之首務也

倫白山以訓年少登甲第告歸親迎三司置酒邀遊投壺至夜分某提學者席中賦一律贈云夜淡壺矢屢更端賓主東南各盡歡燈下過橋年少易席中點水老人難獨龍入洞雲猶濕雙燕歸巢雨未乾留却一枝斜插鬢倚門人在五更寒某提學者亦善以文爲戲者也

太宗平定交趾問尚書夏元吉曰陞賞孰便元吉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多陞不如重賞眞有見之言也可爲國家建議之準

王鬱山江西人董學政南畿考法甚嚴凡見年長者降黜殆半惟丱角者俱獲留秀才至有已冠而復作丱角以幸免者一人詩云戴弁我我已數年於今丱角且從權時人不識予心苦將謂偷閑學少年

朱賢吳人考多不利忽登鄉薦寮簿者書其門云朱賢中科是偶然既而又登進士朱遂續於其後云誰道偶然又偶然世間多少偶然事要到偶然不

偶然

趙子昂作竹不減文與可得其眞蹟者甚珍愛之余鄰有一家出折枝一幅宋張白齋題跋遂書曰先生畫竹滿人間識竹爭如畫節難猥稱一枝湖水上與人堪作釣魚竿其實遂不珍重矣裝下有好事者得子昂苕溪圖一幅宋沈石田題題云錦衣公子玉堂仙寫出苕溪激灔川兩岸青山紅樹裡豈無十畝種瓜田與張白齋同出一意

江南一士人王姓未第時嘗設館與下作屈屈歌以自嘆曰屈屈復屈屈仰天難訴乖造物人皆讀書多顯達何我讀書成孤獨憶昔吾年二八時僥倖學讀詩與書初心只說教書好誰知教書無了期人生百歲能幾何在家月少離日多春來倏忽迎東館歲暮欲還待蹉跎今年已去復明年爽氈冷發俱坐穿寂莫〻飯小廳下冷落三杯孤燈前先生學問且莫論主人供膳難云云一厨先生不肯酒二厨先生不[illegible]先生要莫出門肯出門唯恐招朋友友人不覺尋訪來欲見主人如泄柳先生

先生獨坐悶始得虛名依本分有時散步舒精神
主人遂爲輕薄論恩頑之子功難成晨昏費盡千
萬情河東獅子反不足榭兒隔壁高聲讀先生教
法縱放寬主人責備無交撒平天冠往市中買牒
雖鈌向誰家罪不顧主人腐讀書只顧主人多畜
足先生雖讀萬卷書一字不堪療饑腹物薄神微
爲束脩受他便作無罪囚鳥不高飛遊入籠魚不
遠躍輕吞鈎束脩況復多虛花秕穀腐米如丹砂
輸租償債兩無用此物如何能養家先生此席何

可當天覆地載空昂昂青雲萬里在何處十年空
對槐花黃鳥堂白髮鈌甘旨貧賤糟糠歌屢屢白
雲滿目鴈南飛落日青山啼子規此恨綿綿怎生
可此心錯用將奈何年年去教他家子自家兒子
誰琢磨七情縱不隨吾身五味亦且由他人誰能
惆我度漸行誰能問我饑在陳男兒立心期富貴
縱得富貴當自致不過常公薦鳥爲投筆而聰有
何事安能不貴亦不富守株待兎終不悅艮辰美
景夢中過賞心樂事[illegible]及問君無學旣無才何

不因歸去來明月空谷桂花香秋風江上芙蓉
開問君有才旣有學何不攀龍附鳳與麒麟閣上
繪賢圖鳳皇池上延上客問君二者俱不爲蘐琴
挾劍將何之川原遠近多行樂漁樵耕牧俱得宜
且無榮貴亦無恥日月扁舟共妻子得魚沽酒醉
復醒欸乃一聲烟波裡樵者莫憂安與危利斧曉
出行歌歸未暮先期隱碎蘿晴乾已得服茅茨田
家有事在南畝𤲞饁朝朝兩夫婦老子長孫足衣
食頭白何曾識官府牧童有樂人未識臥牛背上

游朝夕前村北村烟雨歌三聲兩聲風月笛漁樵
耕牧俱有樂不在天祿不在爵早知教書反不如
絳帳皐比盡拋却安得江上數畝田簞瓢陋巷三
四椽布衣饘粥尚逍遙一家骨肉常團圓先生先
生王先生可憐三十名未成床頭金盡容憔悴風
簷寸晷難留情東君東君且莫屈先生素負英華
質鸞鳳固非枳棘棲蛟龍豈是池中物何處可覓
孟嘗君天下賓客徒紛紛繆公無人子思側子思
不能安其身屈屈歌屈屈歌寫不能盡情何多衙

頭紙價一日貴壘池蘸盡春水波君不見鍾子期逢何遲高山流水誰能知又不見楊得意在何地飄飄自負淩雲志先生自此永相別收拾清風與明月長揖主人出門去回首無勞再相訊借知先生自有家何須落魄度年華教書不遂平生志早期他業作生涯

王都御史越以事謫戍湖南度地建亭書四時吟於其上曰我愛春春意好山嘴吐晴烟牆頭戴芳草黃鸝罵杏花惹得游蜂惱海棠零落牡丹愁秪是

韶光容易老我愛夏夏日長玉戰棋聲碎羅翻扇影涼雨蕭貰奇貨添得芰荷香蟬在綠槐濃處鬧也須回首顧螳郎我愛秋秋思苦黃菊憶陶潛征鴻怨蘇武黃葉落將來無風花自舞匆匆社燕報歸期舊巢留着明年補我愛冬冬日閒烹茶浴雪水倚杖看冰山莫唱棲遑曲將軍夜度關若箇漁翁堪入畫一簑披得凍雲還美哉四時之景也吾何可以不樂乎朝五斗暮百壺醉而醒醒又沽傍人道我好飲酒若我豈是真酒徒我也不荷劉伶鍤我也不挑黃公壚我也不是奇男子我也不是賤丈夫用則兼善於天下舍則閉守於窮廬聖賢之訓乃如此不義富貴安足圖偶然吟罷發長嘆明月滿庭清興孤辭雖清麗而意則多怨望矣

蘇州通判某公學不識翁仲倒呼為仲翁人有嘲之者曰翁仲如何作仲翁讀書全未有夫工想來難入林翰院只好州蘇作判通

哥窰宋時舊物聲傳雖久真贋相雜人間頗多求其真宋而精美者絕少秀之嘉善曹族舊藏獲一香

爐高可二寸餘闊稱是以美玉鑲海東青捉天鵝為蓋真絕美者也漸聞於鎮守麥太監麥囚琨棄之其子良不得已而獻焉後為司禮監之有力者所奪正德間盜竊得之復貨於吳下上海嚴山張信夫淡好骨董以二百金易之而歸後至南京游都市遍觀雜器無甚奇甑雖千金不吝務求其絕美者市家云此間蘇人得一內府哥窰價可數百金為上海張信夫所得此其最者與然此物為內府所重得之者終不能為己物耳市家不知其為

狼信夫云然信夫聞之大驚歸而潛貨於吳之好
事者後內府竟不追今亦不知其歸於何人矣
朱某者鄞之民家子也無他才能粗識文字世居鄞
門家貧背畫爲業弘治間倭奴入貢其祖父與夷
交易費不能償以某沒入潛匿夷船載之而歸彼
國以某中國人也官之正德三年某變易姓名曰
宋素卿充正使入貢鄞人見之者皆曰此朱某也
鎮巡官知之以某叛入外國遂發其事於朝時逆
瑾弄權得某金遂寢不行放回彼國至今上嘉靖

癸未其國以夷酋元永春充正使入貢進泊寧門
館其酋於嘉賓堂境清寺後數日忽某以賀即位
爲名進泊和義門館其酋於天寧寺二夷互相疑
貳遂成嫌隙任事者又不知調停永春遂有圖某
之意而某不知也永春遂擁其黨擐甲執兵徑至
和義門太監三司會臬逃避民家某與黨循城奔
散永春謂太監曰素卿賊耳容追至前路盡殺之
方可解甲不然未已也太監不得已遂指揮袁璡
爲嚮夷兵使追至紹興時境清寺夷貨堂未發餘

夷猶有百餘城外水手稱是土民獻策於三司請
盡殺餘虜三司官畏怯過甚聞言震色人民喧譟
甚至出言罵詈是日即遣推官高選指揮劉文各
處擒獲斬戮殆盡而我軍民亦有被所戕者城外
水手聞城中擾攘整船逃奔出港定海馬把總與
之格戰死之夷兵追至前路斬某黨百餘餘皆逃
入紹興收某等囚焉夷兵回至瀆頭見城上鼓譟
防備知不可爲矣遂奪民船三艘放指揮袁璡順
流奔出後至夷兵八十餘人支路過穿山至海口

亦奪民船以行遇颶風飄入朝鮮朝鮮知其爲叛
中國之倭也遣兵誅焉擒其二倭以獻於朝今按
察司獄之望古多羅是也某黨鎮巡官撫賞以聞
朝廷遣劉給事查明罪在不原時巡按御史潘倣
覆奏若殺宋某恐無以辨彼國是非留此以待後
來之進貢者使證焉仍禁於杭獄餘黨着令造船
放歸

傳聞有一楊姓未第時田家也天順成化間始以仕
顯老儒李姓者能詩嘗往還而素知其家一時見

甲第如雲維舟觀焉楊之子弟恃勢作傲接人多
忽略李作詩題於壁間云昔年此地幾經過門巷
深深掩薜蘿今祖先生方振鐸賢孫學士未登科
將軍甯氏墳連墓社長王君店隔河今日重重新
第宅東風綫棹聽繞歌

聞之建溪清流激湍遠逝疾趨當波流稍緩更覺可
愛宋時有浙商極愛山水月夜停舟溪側立橋往
視忽作一聯云獨立小橋人影不隨流水去更欲
續完此聯竟不如意徬皇終夜思窮而逝嘗於月

夜隱隱作吟咏聲殊覺苦狀後一詩人過此舟予
以此事告焉詩人曰我當為之散魄果於林溝中
聞吟聲清隱字句歷歷可數遂續云孤眠旅邸夢
魂曾逐故鄉來

李西涯當國二十年浮沉保位無裨世教忽一日有
人投以詩云文章名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
回首湘江春水綠子規啼罷鷓鴣啼李得之大慚

諺云熒惑入南斗君王下殿走梁武帝時得此天象
帝甚疑之跣脚下殿以厭其變而不知魏孝武為
高歡所逐遂走入關武帝聞之曰彼國亦應天象
如此至國朝正統十四年己巳熒惑入南斗慈谿
馮損之見之曰何以有此象也已而鑾輿蒙塵太
監王振慫上親征果有土木之變弘治六年癸丑
太史奏土星犯斗門宮中有人以孝宗命大索之
果有一人縊死於紫金城上人事天象不爽如此

海外諸國獨日本粗知文義惟師東坡山谷及王晉
卿趙子昂諸家唐以前文字俱不好嘉靖乙亥入
貢正使石鼎周良珠官用璉皆解文字者也余每

致叢談多重佛略儒五經用漢儒王弼鄭玄之徒
皆彼所深信醫用舊方而略髮揮詩尚纖巧又元
體之下下者題咏頗多略述一二春雪昨夜東風
勝北風釀成春雪滿長空梨花樹上白加白紅杏
枝頭紅不紅鶯囚幾時能出谷燕愁何日得泥融
寒冰鎖却鞦千架路阻行人去不通游育王寺偈
來覺勝鄮峰境山路行行香作堆風攪空林饑虎
嘯雲埋老樹斷猿哀擡頭東塔又西塔移步前溪
更後溪正是如來真境界臘天香散一枝梅遊鄮

鱗鬣御不容針只爲根兒做不深曾與白雲爭水
面幾番明月下波心幾番浪打應難滅數陣風吹
不復沉多少魚龍藏在底漁翁無處下鉤尋被張
太守禁舟中老鶴徘徊月本東笑看宇宙作樊籠
空教飛入堯天淵還在偏舟一葉中體製大槩如
此

永樂初詔徵天下詩僧吾鄞萬壽寺僧某應詔適上
元節張燈時應詔者百餘僧傳旨以鰲山爲題僧
某云鑼鼓喧天慶太平燈山萬仞六鰲擎雲間一

佛開金闕天上羣仙會玉京錦樹有花春不老銀
河無浪月長明聖恩特與民同樂赦罷金吾不禁
更詩成進覽太宗見中聯後一句獨稱旨月餘厚
賜遣還

平江洞庭人施麟子經讀書能詩隱身商賈轉販金
陵寓金川門外之通江橋隣右有陳克恭者一女
名淑華質性溫柔好觀漢魏詩賦居於父家施生
見之挑以詩云何事佳人倦妝束含情獨倚闌干
曲桃腮未肯露臙紅柳眼無由轉微綠惜艷應須
獨鼓催春香君待新詩促也知不是快春姿故欲
通聞點杜收淑華見之每於施生羞盼情不能已
生又餽香花餅并詩寄之偶僧移棲過閒溪逗得
龍團幾片來味苦不堪陪淺液將來縁此作階梯
華隨和之君分仙茗過荒溪猶勝人參共藥齊不
覺清風生兩腋蓬萊何必問丹梯施生愛其才貌
欲娶又念已有家室且合之不正足妨清議竟作
詩以絕之殘花不折却空還自笑狂如蝶後看遊
眼紛紛紅雨散傷心片片錦雲飛護夢微笑窺珠

箔不用含情倚畫闌回首天台春寂莫瓊枝碧草
路漫漫華見之亦絕望矣

吳偉號小仙湖廣人善丹青尤工於人物人皆以吳
道子稱之先是其父吳老客金陵與報恩寺僧人
相得僧人亦工丹青不甚善性嗜酒吳老無子僧
以酒狂卒是夜吳老夢僧謂之曰與汝相得不欲
久離願爲汝子及醒果生一子三歲能舉筆
劃爲後遂名天下亦以酒狂卒知是僧人托生也

屠太宰襄惠公武宗初年召用過杭諸臬諸公設燕

於紫薇樓諸公案紫薇樓詩公云昔年問説紫薇
樓今日登臨衎願酬俯瞰參坺歸靜城仰觀星斗
射皇州氣連滄海晴還雨閣筆賦思時負事龍覺
在座遂續二句陰落長松夏亦秋公笑謝諸生之
曰滿座雅興俱皆俊傑共期戮力贊皇猷
太祖製民庶章服黑漆方巾取四方平靜之意青布
直身取四海永清之意服此巾服則人知禮節此
制作之深意也小帽截子惟執役厮卒服之其後
民趨於便雖士庶亦多用之以衣巾爲禮衣如備

嚴等處雖析薪者亦服此服尚有質樸之風邇來
巾有玉壺巾明道巾折角巾東坡巾陽明巾衣有
小深衣甘泉衣陽明衣琴面衣帶有琵琶帶鞋有
雲頭鞋婦人有全身披風金巳大袖風俗大變故
民謠云頭帶半段綾身穿襴裁布街上唱偌喏清
燈明裂幘又云蝴蝶飛脚下浮雲起婦人穿道衣
人多失禮體又云一可怪四方平巾對角戴二可
怪兩隻衣袖像布袋三可怪紵絲鞋上貼一塊四
可怪白布截子綴綠帶乘禮者痛之進言於朝遂

有章服詭異之禁於是制自聖心製爲忠靜冠服
第其品職以別之所以限崇卑者至矣邇來又有
一等巾樣以紬絹爲質界以藍線綳似忠靜巾制
度而易名曰凌雲巾雖商販白丁亦有戴此者憊
風俗之壞極矣
孫侍御璋出按全陝武宗西幸璋得侍駕問曰汝何
省人對曰浙人武宗曰天下各有諱名汝浙云何
對曰無之武宗曰獨不聞鹽豆之名乎璋謝而退
蓋鹽豆之名本於蘇州浙相連得通稱故耳時蘇

之士大夫謂璋曰鹽豆之名欽定在浙江矣
世言紙之精者可支千年今去二王已千年矣而無
片紙之存不特晉人雖唐之墨跡存者亦稀蓋物
之特異者常聚於權貴富盛之家一經火盜則蕩
失之矣非若他物散落傍出猶存者在玄之敗取
法書名畫一日盡焚諸城外可驗也
古人遠矣閻立本吳道子唐人也猶不復見一筆況
顧陸之徒可得見乎是故論畫者當以耳目可考
者爲準故言山水則當以李成范寬郭熙石恪趙

琪戴進李在花果則趙昌王友錢舜舉花竹翎毛則徐熙王凝黄白林良呂紀走獸則何澄韓冐炘胡瓌李眞人物則李龍眠趙子昂吳小仙姿正佐杜古狂仙佛則孫太古神怪則石恪梅則王元章竹則夏仲昭葡萄則溫日觀得此數家已有奇妙矣何必遠求太古以上耳目之所不及者哉李成作山水危峰喬起蔚然天成喬木倚欲下自成陰軒豁開雅悠然遠眺用墨頗濃而皴斲分曉凝坐觀之雲烟忽生澄江萬里范寛山川渾厚有河朔氣象零雪斑駁寒逼滲人郭熙樹石蒼古鈎棘宜軌山根水源把把在目石瀆細膩勻適縱橫布置純粹各有條理戴進整飭莊嚴在鄭則師在石則友也李在則關山蜀水秦嶺晉河形狀惟有趙昌花則含烟帶雨笑臉迎風果則賦形奇質辨眞僞設色如新雖久不變友乃昌之徒傳不入昌之室寫生則未逮焉錢舜舉單枝瑣葉儼然天成徐熙南唐處士博洽書史所作寒蘆荒草水鳥野鳧神氣超卓王凝蜀士孟昶家客目閱富貴所作多

綺閣花錦眞是粉堆而不比圈綠花白之淸雅另作一家林良寫意蘆雁尤其所工呂紀初年寫眞後於細膩中流出天巧尤致意木石古今翎毛之獨步者也何尊師不知何許人周熠則熙寧人胡瓌季眞代北人氏畫院祇應所作貓犬何則有士夫氣味周則有工製態度然生意自然二家皆有名不傳李龍眠多水墨不設色其畫殆無筆跡重濁者多僞作於人物而相尤妙趙子昂畫美人細及膚理窈窕之姿如在目前吳小仙信筆亂塗悉合規度畫之狂者也姜杜一味淸雅孫太古多用游絲筆作人物而失之軟弱出龍眠之下然衣摺宛轉曲盡又過於李石恪畫鬼奇怪筆益勁利亦能水墨作蝙蝠小禽之屬王元章之梅勝於張倚夏仲昭之竹過於與可溫日觀元僧也畫葡萄多作横過老榦棱稍靜觀以下皆不及也

吳越錢忠懿王能琴遣使以廉訪爲名而實物色良琴使至天台宿山寺夜聞瀑布聲正在簷外晨起視之瀑下淙石處正對一屋柱而且向日私念曰

桂若桐木則良琴在是矣以刀削之果桐也郎賂
寺僧易之取陽面二琴材馳驛以聞何年尚斷歲
獻忠懿一曰洗凡二曰清絕遂以爲曠代之寶後
錢氏納土二琴歸御府大抵桐材既堅而又歷千
餘年木液已盡復多得風日吹曝之金石水聲感
入之所處在空曠幽清蕭散之地而不聞喧雜之
聲取以制琴烏得不與造化同妙哉
古之畫者如閻立本王維李營邱徐熙范寬米元章
蘇東坡趙子昂黃筌皆士夫遇興則留數筆豈可必

其有對幅哉今人或以孤軸爲嫌甚至欲求四幅
兼得橫披名曰一堂不足與言畫者諺曰今人最
俗掛畫四幅
人物如尸似塑花果類瓶中所插飛禽走獸但取皮
毛山林水泉模糊遮掩屋廬高下大小不稱山脚
水面並無來歷皆非名畫
臘仙子得一葫蘆剖之爲瓢內有一物如蝴蝶之狀
五色可愛出瓢忽有光一道隨光失去臘仙子以
爲神物也刻其銘曰一瓢酌盡乾坤趣幾醉蓬壺

抱月眠一日有道士至臘仙引入丹室於炕頭酒
甕中以瓢與之飲道士以瓢就甕取酒而飲但得
半瓢一飲而盡因曰此瓢大能滲酒勿怪耳言畢
乃失臘仙令人視甕中之酒與糟俱盡竭矣道士
亦莫知所在
蘇松秋糧數倍各省莫知其由一日會王北川仁山
云予昔在科時嘗過湖查冊偶見蘇松舊冊一本
前開重賦之由蓋太祖見蘇松俗尚侈靡故重稅
以困之亦一時之權宜也後以東南財賦蘇松爲

最遂以此爲常法云太祖見某氏租簿遂定以爲
稅者想傳聞之誤
戶部尚書夏元吉有德寬洪隆冬出使宿於別館晨
發命館人烘襪誤燒一隻館人懼不敢告至事急
請罪夏笑曰何不早白我以餘剩易之乎所棄其
存者而行在部時吏捧精微文書抑之風起墨汚
吏驚懼肉袒以俟公曰汝何與焉叱起明日早朝
非至便殿請罪曰臣昨不謹因風起墨汚精微文
書懷中出之上命易焉罷朝尋出所易吏大感謝

宋靈隱寺僧了然不遵戒行常宿娼家李秀奴後衣
鉢一空爲秀奴所絶僧迷戀不已乘醉直入擊秀
奴斃之縣官得實具申司府時蘇東坡爲郡勘之
見僧手臂上刺字云但願同生極樂國免教今世
苦相思東坡撻之遂成獄作踏莎行以嘲之曰這
個秃奴修行忒煞雲山頂上持齋戒一從迷戀玉
樓春鶉衣百結渾無奈毒手傷人花容粉碎空空
色色今何在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
羅一峰夫人某氏善詩一峰初第之知也吾鄉薛知
州泣任江西參續於朝別一峰去一峰展冊葉欲
作詩以贈夫人曰吾亦爲之羅曰婦人烏能是未
之許夫人矚其不在書一絶於冊曰今日作詩送
老薛明日作詩送老薛秋江兩岸紅蓼淡都是離
人眼中血一峰歸而見之嘆賞不已

杭州妓者多鬻身餬客有一妓號素娥爲歙商所據
吾鄉黃甬谷過之見壁間懸小像一幅書曰淡紅
衫子淡紅裙淡淡梳妝淡淡點唇只爲渾身都是淡
將來付與黃顯人亦善謔者矣

下識錦城題畫梅扇詩一首絕年不見玉人面意在
淡冬雪裡看今日相逢當六月冰肌依舊逼人寒
此宋人詩也且予所見者宋刻本今於方正學集
中見之誤矣

應彦文作梅魂詩禹廟歸來骨已靈風林月落靜儀
形玉龍一曲香隨返彩鳳三招夢未醒吊影西湖
雲樹黑飲妝東閣土花清莫誇賦客心如鐵楚些
凄酸可忍聽時虞伯生周伯温見之稱爲應梅魂

象山所產木犀獨紅色甚奇絶邑人史本初得此種
遂獻闕下宋高宗雅愛之畫爲扇面以賜從臣題
詩曰月宮移向日宮栽引得輕紅入面來好向烟
霄承雨露丹心一一爲君開又曰秋入幽崖桂影
團香濃粟粟照林丹應隨王母瑤池曉染得嬌紅
下廣寒自是四方爭求之歲接數百本史氏以此
昌其家今惟邑境所植者色深而香烈移之他地
則香色少減此亦地氣然也

天順間李文達公薦臨川處士吳某於朝命行人賚
書幣往聘之至京授以東宮官職英宗親至文華

殿領問以重之某不欲就文達叩其所以不就之故緣敎書太重以伊傅之禮聘之今授以此職所以不受文達謂朝廷致敬盡禮寵待非輕初無不稱權輿之意今必欲如傅說爰立作相恐亦難行既稱疾病務欲大任俯勢不能行人皆失望不若且就宮僚若果有建明大任未晚竟不肯就遂送還家若某者亦可謂近濶之士矣

倭夷入貢泥金扇最佳先以金箔作底上施彩色高皇帝嘗賜近臣桂太傅彥良慈人也其子孫藏有

一柄太傅題曰海內車馬今混一萬里梯航進方物奇哉此扇日本來恩賜于官敢輕忽南薰殿高清晝長水晶簾捲薔薇香綠䆫蝶影弄春日碧天雁翅橫秋霜扶桑日華移上苑鎖綱珊瑚弱水淺香山寫入畫圖中金鰲騰空怒濤捲黑雲忽散丹霞飛江蘆蕭蕭月半規無窮變化不可測俯仰神仙知是誰稜稜疊竹十二莖不方不圓齊短長隨時啓舒足稱意一寸機關那可量齊紈團團堪障日豈爲好新輕得失朝端鵠立汗如珠焉得從容袖中出

戒石箴漢唐以來未之有也五代時蜀王孟昶始頒布於諸邑句凡二十有四字凡九十有六曰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託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馴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瘠瘦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公宜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爲戒本朕深思宋太祖刪煩就簡摘其中四句頒行天下至高宗紹

興間復以黃庭堅所書命州縣長吏刻石座右至元三十年癸巳浙西廉訪司移治錢唐恭政容齋徐公琰改書曰天有昭鑒國有明法爾畏爾謹以中刑罰今府州縣前道中有戒石亭南面刻公生明三大字北面刻宋太祖所刻之十六字而徐公改者今不存民嘗曰公生明亭云

人謂海棠無香獨四川重慶府昌州所產者有香昔李舟大夫客都下一作無涉遂乃授昌州議者以去家遠乃改授彭渊才聞之吐飯大步往謁

李曰開大夫欲作郵有之乎李曰然淵才悵然曰誰為大夫謀昌佳郡也奈何棄之李驚曰供給豐乎曰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曰然則何以知其佳淵才曰天下海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非佳郡乎聞者不覺一笑

張得中大本鄞人也作兩京水路歌南京水路歌云聖主乘龍天宇開鶴書飛下徵賢才鄞江布衣忝英薦蒲帆早駕長風來長風吹帆過西渡赭山大隱黃公墓車廄丈亭抵蜀山餘姚江口停泊處謝

灘七里如嚴陵前瞻石堰為通明上虞東山由謝傅錢王廟前雙樹清蔡家莊下梁湖壩曹娥廟古豐碑大路接東關白塔高樊江一曲縈如帶紹興城上會稽山蓬萊仙館雲霧間柯橋古寺殿突兀壩頭又見錢清關羅山林浦連漁浦錢唐江潮吼如虎六河塔近月輪邊龍山閘枕徵江滸杭州舊是宋行宮鳳皇飛來南北峰六橋三竺入天目西湖十里荷花風臨平寺前通崇德三塔清灣照城碧嘉興尚有讀書臺平望驛高八尺吳江八九

洞相連蘇州好在閶門前楓橋夜來過無錫橫林曉色凝雲烟常州古城高岌嶪奔牛呂城壩相接丹陽地勢控丹塗舟向鎮江城外涉金山焦山兩虎踞龍潭瓜步依江屯觀音閣下韓橋小龍江驛上金川門入門先到鴻臚寺奉楮殷勤報名字五更待漏覲楓宸從今願寫平生志　北京水路歌云四明古稱文獻邦望京門外西渡江水驛一程車廄遠舜江樓頭橫石杠新中二壩相連接上虞港內還通楫梁湖曹娥潮易枯大舟小舸車難涉

東關漸近樊江來薰風廿里芙渠開賀監湖光淨如練繞門山色濃如苔紹興城水如碧櫓聲搖過蓬萊驛柯橋遠抵錢清灣劉公廟食居其間新林白鶴路迢遞日斜始得瞻蕭山夢筆橋高對江寺雙塔亭亭各相峙古碑無字草芊芊猶羨文通好才思西陵古號今西興越山隔岸與山青錢唐江接海門潮奔潮怒搖撼雷聲杭州舊是臨安府藩臬三司列文武坐賈行商寶貨填錦繡街衢百萬戶北出關門景如畫竹籬人家酒旗掛高亭臨平

談笑間等閒催上長安壩崇德石門逢皂林滸過
三塔高十尋嘉禾郡過杉青閘貫江小路吳歌吟
平望吳江眼中過繁華地屬姑蘇郡楓橋倚櫂張
繼詩夜半鐘聲又信疑望亭無錫人烟多旣庶且
富閒絃歌瞬息毘陵暫相泊奔牛呂城谷易過丹
陽與丹徒鎮江人共游鐵甕城形環七國金山塔
影浮中流揚子江邊即江渼浩浩湯湯渺無岸山
露招提鎖翠微舟人遙指凝眸看一帆送過瓜洲
隄船行迅速如岸移維揚厚土瓊花觀覽游試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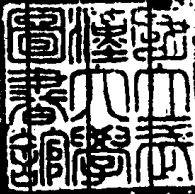
黃冠師程奔邵伯高郵路界首沿流水如注荻浦
淡處浴鷺蒼湖漫滔天似潮怒寶應縣寶縣湖荒
城已廢存浮圖古淮大道通南北物阜民康軍餉
儲漕運循規事專一客路征帆蔽天日桅檣接連
進舳艫舵樓按歌吹簫築清河口十高堰淮陰城
臺至今有桃源縣接古城墟宿遷旋覺人烟稀疏
河下邳地漸隆子房圯橋遺舊蹤馬家淺呂梁洪
篙師須備少作儺壽亭尉遲古名將金龍之祠屹
相向守邦治水各有功來往祈神乞險相扶駕船

飛莫能過鑼鼓催發號聲喝一淺一鋪穿井泉滸
濟兵夫往來淌徐州踰境山夾溝至豐沛泗亭況
對歌風臺崇下勿驚流水灘沙河谷亭閘最難湍
流縈回却船退南陽棗林次魯橋澎湃水聲翻雪
濤師家仲家勢亦險新閘新店坡尤高石佛趙村
頗平靜濟寧在城及天井棲草二閘追隔河支山
小驛來俄頃柳隄金線籠暮烟小河張秋燈火船
荆門阿城各二閘七級上下相勾連周家李家閘
流急崇武東昌舊城邑楊清臨清當要衝百工紛

紛共閙集衛河渡口夾馬營故城小市猶傳名德
州良店連高城東光新橋從此經沽酒澆離愁必
與朋儔共夜談風雨打蓬聽五更驚起思親夢明
朝涉磚河順入長蘆滄乾寧興濟青縣關河流靜
海楊青站直沽楊村吹便帆河西務河合縣漷縣
相將迴城域張家灣上趨通州牛肩行李惟書籍
我本江南儒宦游至於此所經之處三十六所歷
之程兩月矣其經水閘七十二約程三千七百里
燕沐整衣冠肅進鵷班列九重紅日麗青天四海

一奇珍貢金闕賢能輔聖朝共享昇平福我暫功成
奔錦袍早沐恩波食天祿

甲午季夏予避暑話山草堂曹賈有以北窻瑣
語來售者即於北牕晚齋中展卷疾讀如所載
倭國貢使宋素卿原名朱縞及元永春事皆與
明史日本傳互有異同又淡紅衫子一詩相傳
爲錢鶴灘作今改易數字嫁名黃南谷未知孰
信若夫華華傳唐人已辨其僞乃與毛穎傳同
稱韓筆何耶余公嘉靖七年舉人官蘇州通判

其云只好州蘇作判通亦可謂善自戲謔矣戲
山金忠淳識

北窗瑣語 無卷數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余永麟撰永麟鄞縣人嘉靖戊子舉人官蘇州
府通判書中叙日本出處土俗朝貢三事頗詳其
餘紀載則頗多失實如周岐鳳以邪術坐罪而永
麟以爲豪俠跌宕力爲左袒又謂明太祖殺徐中
山王達夫人太祖雖猜忌殘忍何至如是殆近於
無稽之談至所載淫詞瑣事更不足觀矣

病榻遺言一卷

〔明〕高拱撰

涵芬樓影印明萬曆刻紀錄彙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病榻遺言二卷》提要

病榻遺言卷一

高拱

顧命紀事

隆慶六年正月下旬　上有疾且有脘瘡在理越月
稍平以閏二月十二日　出視朝旣鳴鍾百官入班
臣拱暨張居正自　閣出北上過　會極門望見
御路中　乘輿在焉疑曰　上不御座竟往　文華
殿耶亟趨赴乃有內使數輩飛馳而來傳呼宣閣下
於是二臣疾趨至　乘輿所則　上已下　金臺怒

色立欲就　乘輿諸內使環跪於側　上見臣至色
稍平以　手執臣衽甚固有欲告語意臣即奏曰
皇上爲何發怒今將何往　上曰吾不還宮矣臣曰
皇上不還宮當何之望　皇上還宮爲是　上稍
沉思曰你送我臣對曰臣送　皇上　上於是釋衣
衽而執臣手露脘以瘡示臣曰看吾瘡尚未落痂也
隨上　金臺立　上憤恨語臣曰我　祖宗二百年
天下以至今日國有長君社稷之福爭奈東宮小裡
連語數次一語一頓足一握臣手臣對曰　皇上萬
壽無疆何爲出此言　上曰有人欺負我臣對曰是

何人無禮　祖宗自有重法　皇上說與臣當依法
處治　皇上病新愈何乃發怒恐傷　聖懷　上不
荅良久嘆語臣曰甚事不是內官壞了先生你怎知
道於是執臣手行入　皇極門下　丹墀　上呼茶
於是內侍設倚北向不坐乃移南向始坐而執臣手
不釋如故茶至乃以左手飲數口顧臣曰我心稍寧
遂起由東角門入至　乾清宮門臣不敢入　上牽
臣手曰送我既得　旨乃敢入隨至寢殿　上升榻
坐猶執臣手蓋自御路前至此皆執手未釋而顏色
相顧眷恋之情藹然言之流涕不忍言也時張居正

朱希忠皆榻前叩頭　上猶執臣手臣鞠躬膝側不
得下叩頭踧踖不安之甚　上見如此乃釋手臣始
得下叩頭又與二臣同叩頭辭出　乾清宮門外候
　旨須臾內侍傳宣閣下二臣復入候立寢殿丹墀
有　旨上來遂上　殿至榻前　上已升座二臣跪
承　旨　上從容曰朕一時恍忽又曰自古帝王後
事（下此二句聽不真意是豫備後事）卿等詳慮而行臣等叩頭出仍
在　乾清宮門外候　旨須臾內侍傳　旨着高閣
老在宮門外莫去拱即語張居正曰我留公出形跡
輕重難爲公矣公當同留吾爲　奏之隨語內侍曰

奏知　皇上二臣都不敢去薄暮內侍傳　旨閣下
着在乾清宮門外宿臣拱即內侍奏上曰　祖宗法
度甚嚴　乾清宮係大內外臣不得入晝且不可況
夜宿乎臣等不敢宿此然不敢去當出端門宿於西
闕內臣房有　召即至有傳示即以　上對舉足便
到非遠也　上允之於是二臣乃就西闕內臣房宿
臣夜不能寐披衣坐候掖門開即入候起居日數次
明日亦如之既傳　聖體稍安臣即上札子曰臣聞
　聖體稍安不勝慶幸今府部大臣皆尚　朝宿不
散宜降　旨令各回辦事以安人心而臣等仍晝夜

在內不敢去即擬　旨上請　上以爲然即時降
旨百官皆散人心稍定而臣等日問安如初又四日
　上覺益平愈臣問安札子有　御批字心稍安
上遣內侍慰勞命還家於是乃還　上付托之意乃
在執手告語之時此乃　顧命也慟哉至受顧命時
已不能言無所告語矣
隆慶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上大漸未申間有　命
召內閣臣拱暨張居正高儀亟趨入乾清宮遂入寢
殿東偏室見　上已昏沉不省　皇后　皇貴妃擁
於榻　皇太子立榻右拱等跪榻前於是太監馮保

以白紙揭帖授　皇太子稱　遺詔又以白紙揭帖
授拱内曰　朕嗣　祖宗大統今方六年偶得此疾
遂不能起有負　先皇付托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
等三臣同司禮監協心輔佐遵守　祖制保固皇圖
卿等功在　社稷萬世不泯拱讀既慟不能勝即哭
奏曰臣受　皇上厚恩誓以死報　東宮雖幼　祖
宗法度有在臣務竭盡忠力輔佐　東宮如有不得
行者臣不敢愛其死望　皇上無以後事爲憂且奏
且哭已大慟長號不能止　兩宫亦皆失聲哭於是
二内臣扶拱起遂長號以出嗚呼痛哉盖拱見得居

正與保内外盤結已固事勢必不可爲故有誓死之
奏不復有其身矣至二十六日卯初刻　上崩拱等
聞報哭於閣中而居正雖哭乃面有喜色揚揚得意
儀私謂拱曰不見張公意態耶是誠何心國家之禍
不知所終矣是日已刻傳　遺旨着馮保掌司禮監
印盖　先帝不省人事已二三日今又於卯時升遐
矣而已時傳　旨是誰爲之乃保矯詔而居正爲之
謀也　旨出百官駭愕相顧失色閭巷小民亦皆驚
惶奔走不寧而獨居正喜動顏色不能自禁閣中官
僚吏卒無不見之至二十七日馮保打出一報内閣

遺詔與　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應禮儀自有
該部題請而行你要依三閣臣并司禮監輔導進學
脩德用賢使能無事怠荒保守帝業報出人心大駭
以爲宦官安得受顧命且此詔今　上領受之矣保
安得取而打報盖欲專權亂政故以此示天下以爲
吾乃受顧命之人　先帝有托乃可以任其所爲而
莫敢誰何也然不知二　遺詔者皆居正所爲前三
月十六日忽報　上疾重閣下宜赴　宫門候宣拱
與居正即趨入至恭默室迤北有居正心腹吏姚曠
手持紅紙套内有揭帖半寸許厚封緘完固自後飛

走而過拱問送與何人曠荅云與馮公公即疾馳而
入盖不知其主人瞞我而遂直言之也拱即問居正
是何所言居正面赤惶怖遽荅云乃　遺詔事宜耳
拱默然以爲我當國凡事當自我同衆而處獨奈何
於斯際而有私言於保乎此中必有播弄之事故瞞
我而私言之也待看待看至是拱奉　遺詔又得
皇太子遺詔皆有同司禮監之説乃知居正盖爲馮
保謀也嗟乎自古有國以來曾未有宦官受顧命之
事居正欲憑藉馮保内外盤據窺伺　朝廷盗竊國
柄故以顧命與司禮監而次日即傳馮保掌司禮監

印大權悉以歸之而托其爲主於內以蔽　主上威百僚使人莫敢我何其欺　先皇之既崩欺　今上之在幼亂　祖宗二百年之法度爲國家自古以來未有之大事嘻亦忍心哉亦大膽哉天地鬼神有靈
祖宗　先帝有知必然鑒察保粗識三二字言不能成文居正凡欲有所爲必捏　旨寫與保瑞　皇上不知只說是司禮監所擬當行者乃即以爲　聖旨而傳行之欲要罷則要罷欲害人則害人惟其所爲無不立遂者而又佯爲不知以爲出自　上意我無可柰何也此事以爲常指鹿爲馬無敢不言馬者朝臣被其威刼不復敢言矣

矛盾原由

荊人爲編修時年少聰明孜孜向學與之語多所領悟予愛重之渠於予特加禮敬以予一日之長處在乎師友之間日相與講析理義商確治道至忘形骸予嘗與相期約他日苟得用當爲　君父共成化理渠曰若撥亂世反之正創立規模合下便有條理堂堂之陣正正之旂即時擺出此公之事吾不能也然公才敏而性稍急若使吾贊助在旁效韋弦之義亦不可無聞者以爲確論且每向人云自交玄老長多少學問見識其相稱許謂不在臯夔下此皆其初心也暨予爲司成渠爲司業予總校永樂　大典渠爲分校予在政府渠亦繼入盖久而益加厚焉至予爲徐氏擠排以歸凡三載亦各相望不忘庚午予蒙召還閣至京時則渠與趙大洲相搆日在[illegible][illegible]見予至喜曰公來吾可有倚仗若再一二月不至吾不能存矣而趙亦語予曰世所謂妖精者張子其人也乃備告以相搆故予爲解釋乃各稍寧息既乃見渠頗異往昔全以詐術馭人言語反覆無實人有不合者必兩利而俱存之怒甲則使乙制甲怒乙則使甲制

乙欲其鬬則嗾之使鬬欲其息則愚之使息使其柄常在我惟其所爲而人皆囿於其中不能自覺回互隱伏不可方物縱橫顛倒機變甚巧予乃嘆曰張別吾三載乃不能進德遂成斯人乎時予攝銓務進退人才而渠乃專假借凡予進一人必曰此吾薦之高老者也既已收恩退一人則又曰吾曾勸止之柰高老不聽何而又以收恩焉盖欲籠絡一世之人使之歸己而因以衆樹黨也而就中納賄無筭此事人所共知予亦聞之然惟自慎不復與言部事而已而安能止其假借乎昔徐氏之去寔渠嗾李芳爲之既以

示德於我既則又交通徐氏受其重賄而謂調停於
我在徐處則曰高寔未忘情也在我則曰徐可惡甚
若在他人孰能堪之蓋以兩利俱存獨持其柄之意
辛未秋徐因一通判送銀三千玉帶寶玩等物於渠
渠受之有松江人顧紹者知其事揭告於予證據明
白渠惶甚莫適爲居予爲解慰以爲小人告訐不信
而執紹付法司解回渠始稍寧而稱我曰畢竟是公
光明也然雖眼底支吾而本情既露相對甚難爲顏
而於是遂造言訕謗發意謀去我矣　荆人賣衆别
走路徑專交通内臣陰行事於内而司禮太監馮保

者狡黠陰很敢於爲惡而不顧者也荆人傾身結之
拜爲兄弟謟事無所不至保有慧僕徐爵極所信任
即陰事無不與謀荆人深結之每招致於家引入書
房共卓而食啖以重利惟其所爲皆傾意爲之成就
爵深德之爲之斡旋於内益固其交於是三人者遂
成一人而爵無日不在荆人所喘息相通荆人每有
意指即捏　旨付保從中批出以爲出自　上意而
荆人袖手旁觀佯爲不知此事已久予甚患之而莫
可柰何至是則遂與保謀害我而又令其客黨嗾言
官攻我賴　上信任我甚保計莫施而外亦無應之

者會殷閣老去任予具疏　請内閣添人荆人即捏
　旨付保誑奏　上批出曰卿二人同心輔政不必
添人朝臣皆以爲　上之信任輔臣如此二老之見
知於　上如此而不知荆人之爲也荆人之意予則
知之蓋彼方與保謀我又嗾言官攻我使再有閣老
在則旁觀有人不便今只二人在閣則吾一被言即
當廻避而彼獨在閣則可與保内外爲計以制吾之
命此其謀至深然已有　旨將柰之何辛未正月
上有疾不視朝會福建巡按御史杜化中參論福建
將官金科朱珏則贓罪重大先該巡按論劾兵部覆

行巡撫衙門勘問　國朝二百年來曾未有巡按所
劾行巡撫勘問之理而巡撫何寬受二犯賄乃不屬
按察司而屬運使問亦曾未有運使問刑之理二犯
遂得輕縱然尚未結又各持金送總兵戚繼光梭受
遂爲奏行取赴京聽用隨推兵部咨行福建巡撫衙
門將金科朱珏督發赴浙江聽副將胡守仁督同選
兵完日統領往邊納賄招權支吾責法情罪甚重荆
人見奏面如死灰頗有泚[illegible]咨嗟不已曰戚總兵
巳站不住了南兵不必選罷連日皆然予不知所謂
因訪之則此事乃荆人之爲也荆人又招納戚繼光

受其四時餽獻金銀寶玩不啻數萬計皆取諸軍餉爲之者又差心腹頭目錢珮等四五人日在荆人宅聽用喘息相通倏忽而至荆人極力庇護凡　朝廷機密動静與士夫向背一言一動當時即知之此人所共知者金科朱珏冨甚又以賄投戚繼光門下前被論時即納賄求解而繼光遂引入荆人家各餽千金荆人特令兵部覆行廵撫勘問而又作書何寛令其出脱而繼光仍復取用寔皆荆人展轉爲之及見化中奏以爲化中知其底藴也故皇急如此然化中河南人荆人疑我知之而不知此乃隆慶二年事吾

尚家居則何由知也又恐有人因而大發其事日夜不寧既力囑兵部題覆將繼光開豁不問二犯胡亂了事而何寛則當吏部題覆荆人不得已先餂予曰化中事公不知耶予曰此事在予家居時化中在嵩里外吾何以知荆人曰吾始以爲公知也連日熟觀公動静公寔不知矣今乃敢以情告二將皆可用吾故扶持之欲得用也前兵部覆巡撫勘乃吾意吾亦曾有書與何寛今若如化中言吾何顏面顧公曲處予曰彼既有言何以竟不問今只令聽勘勘來便好了也遂如此處荆人雖幸了此事而踪跡已露心愈

不安而謀我又愈甚令其密黨布散流言於南北欲趁　上病不理事好㗋保下毒手陷我其計無所不至矣　東宮出閣講學故事閣臣止看視三日以後更不復入予以爲　東宮幼而講官亦皆新人無慣熟者今只委之講官而吾更不在側於心未安乃上疏請　東宮講學故事閣臣止看視三日後不復入臣竊惟　東宮在幼講官皆新從事恐有事未妥者何人處之臣切願入侍而故典未有未奉　明旨既不敢以擅入而惓惓之心又甚不容已爲此謹　題望　皇上容臣等五日一叩講筵看視少盡愚臣勸

進之忠盖舊日所無之事而特起者也　上允之乃荆人遂挃一　旨㗋保奏　上曰　東宮幼小還着閣臣每日輪流一員看視纔好　上曰也罷保遂出　旨行之　上止知爲保所擬而不知乃荆人之爲盖荆人爲此有二意一則欲於　上前見得我五日之請爲踈慢一則欲外人見我請五日而　上乃欲每日如此是我踈慢是　上意不然我做此模樣使人疑望揣摩好動手我也而又日輪一人不是通往則彼得以獨與保爲謀計更爲便也於是凡荆人入看之日則保必出在　文華殿東小房與荆人密語

屛左右遠立不得聽闡直至　東宮出乃巳日爲常
各講官無不見之荆人既使徒黨造言招邀南北言
官論我然迄無應者而楚人少卿曾省吾者荆人幕
賓用事者也爲力更甚省吾有門人曹大埜爲給事
中省吾乃以荆人意嗾大埜曰　上病甚不省人事
事皆馮太監主行而馮太監者即張相公也張望君
擧事甚切君誠以此時劾高老事必濟張秉政必大
用君可永享富貴又尚寶劉奮庸者躁急孟浪人也
倖淺而求速化甚力屢托鄉人爲言予甚薄之以是
有怨言而省吾亦遂收與共擧事於是三人日相聚

爲謀會當外補科官而荆人即傳示大埜曰闔高老
欲陞君僉事矣於是奮庸即上疏陳事暗論我而不
明言以引其端大埜即日上本劾我十大不忠謂比
秦檜嚴嵩更甚而五日一叩之說即爲首件應荆人
之謀也時　上病甚見疏大怒命處治大埜司禮監
擬
旨曹大埜這廝排陷輔臣着降調外任而保馳
與荆人商量荆人遂抹去這廝排陷輔臣及降字而
改曰曹大埜妄言調外任盖既不能護庇則姑爲輕
緩之辭且以示人謂　上不甚爲我怒也擬上　上
領之遂發行而荆人則封一帖告我曰曹大埜是趙

大洲鄉人聞此事是大洲所爲盖欲掩巳而推以與
人爲先入之說惑我也又曰聞大洲布散流言於南
北今北果有矣恐南亦有之公不可不防盖渠既散
言南北不止北者推與大洲倘南亦有言者則遂以
爲果大洲爲之有言在先也又忽差人報我曰聞大
理寺有一官上本論高爺矣盖亂我也而竟無之乃
予則只上疏力求去而人情駭愕洶洶憤激不平之
甚乃是日六科公本一獨本三十三道公本一九卿
公本一太常寺等衙門公本一一日並上劾大埜誣
陷元輔而恐我必不肯留勸　上特加信任勿令去

上曰說的是而我本兩上　上懇留不允予自念
曰　上病甚我求去非宜且屢言不止徒苦　聖懷
更非宜吾今當以　君父爲急乃何有於此輩哉遂
出視事而言官有兩疏劾劉奮庸曹大埜朋謀誣陷
者事甚悉乞重處予當吏部覆本予乃即上疏救之
乞留大埜而免究奮庸　上不允大埜仍調外任而
奮庸降一級調外任於是大埜既爲人所嗾所賣失
意怏怏甚遂向人說是省吾所謀乃致我如此而又
自詣吾門洗雪曰此事非大埜本意有人令我爲者
公當自知也而其事遂明縉紳無不知矣於是御史

張集獨本劾曹大埜傾陷輔臣內有曰昔趙高矯殺李斯而貽秦禍甚烈又　先帝時嚴嵩納天下之賄厚結中官為心腹俾彰巳之忠而媒蘖夏言之傲遂使夏言受誅而巳獨蒙眷中外蒙蔽離間者二十餘年而後事發則天下困窮巳甚蓋指荆人馮保之事言也荆人見本面赤氣促良久奮起大言曰這御史如何比　皇上為秦二世乎遂擬票該衙門知道以上荆人恐本出則交通馮保害我之事有話說起引惹事端必有乘其後而大發之者何以收拾且又欲借以威衆乃嗾保收本不發而令散本內官至閣曰

萬歲爺爺說張集如何比我為秦二世乎顧荆人曰公昨日有此言荆人默然而又使保宣言曰　上怒本在御前意叵測將欲廷杖為民矣又曰廷杖時我便問他今日誰是趙高喧傳內外而張集則日在朝房聽絜貫南蛇膽買棺木分付後事謂必死矣有荆人門客問曰這事如何了荆人曰再困他幾日使他嘗此滋味也予知其詐乃令中書官入文書房問張集本安在文書官曰在此收貯　上通未見問如何下落曰留不發矣馮公公說再困他幾日使他嘗此滋味也而內外之言若合符節然集既朝房聽處

而人情洶洶益甚且其本雖未發而其揭帖巳流傳各衙門皆知其說矣而曹大埜怨曾省吾之說又日騰播於是言官皆攘臂切齒欲論荆人發其奸謀乃荆人客黨郎中王篆謂荆人曰張集一日不了則添一日說話見今人情如此而尚可激之乎於是荆人即使篆入朝房謂集曰張相公致意君第歸家本巳不下無事矣集始歸然踪跡大露不可掩人情憤恨愈甚科道各相約具本劾荆人交通馮保嗾使言官誣陷首相旦夕且上荆人窘甚惶急無以為計予聞之乃茫然曰　上病甚若聞荆人害我事必盛怒茲

時也安可以怒　聖懷且他人事有閣臣處之荆人害我則何人為處必　上自處也今水漿不入口而能處乎安可以苦　聖心人臣殺身以成其君則為之今寧吾受人害事不得白何足言者而安可以戚我君於是約科官吳文佳周良臣劉漼成王璇至朝房諭之曰閣臺省將欲有言此必不可　上病甚一聞此說將何如處碩諸君當以　君父為重吾寧受害寧事不白特鴻毛耳而安可以此時苦　聖心乎且此說為我白也如但有一言則吾即日去之矣說甚丁寧懇惻四人遂編告省臺使寢其事而荆人不

知也乃是日薄暮荊人褻衣至吾前園中請見予問公何言荊人囁嚅數四始言曰曹大埜事謂我不與知亦不敢如此說今事已如此頤公赦吾之罪予舉手曰　天地鬼神祖宗　先帝之靈在上我平日如何厚公公今日乃如此爲何負心如此荊人曰以此責我我將何辭但頤公赦吾之罪吾必痛自懲改若再敢負心吾有七子當一日而死予曰昨姚曠封送秘帖與馮保不圖吾見問之則曰遺詔耳我當國事當我行公奈何瞞我而自送遺詔與保乎且封帖厚且半寸皆何所言安知中非謀我之事乎荊人俛首

曰公以此責我我何地自容今但頤赦罪容改過耳予曰公不須困心玆科道嘖嘖有言吾已托四科官徧告力止之矣吳文佳周良臣皆楚人用此二人者欲其告公知也乃未告公知耶已矣何言吳周皆其幕賓二人聞予言吳往告周曰未知止得衆言官否若止不住而吾先言之恐是非弄在吾身上不必告罷遂已既荊人聞吾言則憾二人於是吳又賣周而自造荊人訴曰吾欲言而周止之吾二人共聞不敢獨告耳遂大恨周吾去後即出周爲南昌知府荊人雖幸目前風波暫止然事既敗露終有發時必去我

而後可於是稍收歛形迹而爲謀則愈深矣予見得事勢如此竊自計曰　上病甚二人内外爲奸而閣中止吾與彼賴天之靈　上得安平幸也萬一不然吾必持正與争死生去就不復顧矣吾去或死則彼一人專政　國家必受其禍吾既受　先君之托苟可爲處者不可不盡其謀也乃上疏力請内閣添人蓋欲有人旁視而彼或尚少有顧忌也　上允之於是乃推尚書高儀入閣辦事高正直然非荊人敵一時倉卒無可柰何只得用此人也而高入閣數日私語予曰荊人譎狠乃一至此哉不入此安得見其情

態於是閣中稍寧静而各以其心運用於冥背之中爲正爲邪爲國爲利天水違行矣荊人宦保交結盤據内援外應既密既久及　先皇晏駕愈益甚彼此或遣使或密帖相傳日數次旁若無人拱寔不勝慟憤乃謀諸太學士高儀曰今　新主在幼而二人所爲若此必爲社稷憂吾當國必不能行事欲去則先皇之托在焉委而不顧不忠欲依違取容則更負　先皇之托更不忠其將若之何儀曰天道六十年一周昔正德初劉瑾弄權其時内閣劉晦菴河南人謝木齋浙人李西涯楚人乃西涯通瑾取容而二公

遂去今六十年矣事又相符豈非天哉予曰吾安得
爲劉晦菴彼時武廟已十有五西涯只暗通瑾取容
尚頋忌形迹故晦菴止於去今　上纔十齡荆人陰
很更甚而不止與保交通不頋形迹凡吾一言當即
報保知行一事即爲計授保使從中假旨梗我而彼
袖手旁觀佯爲不知凡荆人之謀皆保爲之也凡保
之爲皆荆人爲之謀也明欺　主幼以爲得計如此
吾尚可以濟　國家之事哉儀曰然則何如拱曰昨
受顧命時公不聽吾奏言乎其曰誓死者蓋已見勢
不可爲業以死許　先皇不復有其身也今惟有死

而已吾只據正理正法而行其濟國之福也不濟則
得正而斃猶可以見　先皇於地下且　上登極後
即當行事彼朋謀從中相左則爭之費力不如豫以
言之吾今即於登極日且先疏上五事明正事體使
君父作主政有所歸蓋不惟止權閹之假借而亦
以防彼之串通裡　上假內批以行私害人也若得
行則再陳致治保邦之策若不得行則任彼朋謀傾
陷死生不復頋矣儀長嘆曰公言允當自是大丈夫
事然禍福未可逆視吾固不敢贊公行亦不敢勸公
止也至　上登極之日拱乃即上疏曰大學士高拱

等謹題爲特陳緊切事宜以仰裨新政事茲者恭遇
皇上初登寶位實總覽萬幾之初所有緊切事宜
臣等謹開件　上進伏頋　聖覽特賜施行臣等不
勝仰望之至謹具題以聞　一　祖宗舊規御門聽
政凡各衙門奏事俱是　玉音親荅以見政令出自
主上臣下不敢預也隆慶初閣臣擬令代荅以致
人生玩愒甚非事体昨　皇上於勸進時荷蒙諭荅
天語莊嚴　玉音清亮諸臣無不忭仰當日即傳遍
京城小民亦無不欣悅其所關係可知也若臨時不
一親荅臣下必以爲上不省理政令皆他人之口豈

不解体合無今後令司禮監每日將該衙門應奏事
件開一小揭帖明寫某件不該荅某件該荅某件該
某衙門知道及是知道了之類　皇上御門時收拾
袖中待各官奏事取出一覽照件親荅至於臨時裁
决如朝官數少奏請查究則荅曰着該衙門查點其
糾奏失儀者重則錦衣衛拿了次則法司提了問輕
則饒他亦湏親荅如此則政令自然精彩可以係屬
人心伏乞　聖裁　一　祖宗舊規視朝回宮之後
即奏事一次至申時又奏事一次內侍官先設御案
請上文書即出門外待　御覽畢發內閣擬票此其

常也至隆慶初年不知何故不設覽本御案司禮監
官奏文書　先帝止接在手中畧覽一二亦有全不
覽者夫人君乃天下之主若不用心詳覽章奏則天
下事務何由得知中間如有奸究欺罔情弊何以昭
察已後乞　命該監官查復舊規將內外一應章奏
除通政司民本外其餘盡數呈覽覽畢送票票後再
行呈覽果係停當然後發行庶下情得通奸弊可燭
而　皇上亦得以通曉天下之事臣等又思得各衙
門題奏甚多難以通篇逐句細覽其中自有節要之
法如各衙門題覆除前一段係原本之詞不必詳覽

其擬議處分全在案呈到部以後一段乞　命該監
官每日將各本案呈到部去處夾一小紅紙籤　皇
上就此覽起則其中情理及處議當與不當自然明
白至於科道及各衙門條陳論劾本則又須全覽乃
得其情伏乞　聖裁　一事必面奏乃得盡其情
理況　皇上新政尤宜講究天下之事始得周知伏
望于每二七日臨朝之後御文華殿令臣等隨入叩
見有當奏者就便陳奏無則叩頭而出此外若有緊
切事情容臣等不時請見其開講之時臣皆日侍左
右有當奏者即于講後奏之如此則事精詳情無壅

蔽不惟　睿聰日啟亦且權不下移而諸司之奉行
者當自謹畏不敢草率塞責矣伏乞　聖裁　一事
必議處停當乃可以有濟而服天下之心若不經議
處必有差錯　國朝設內閣之官看詳章奏擬　旨
蓋所以議處也今後伏乞　皇上一應章奏俱發內
閣看詳擬票上進若不當　上意仍發內閣再詳擬
上若或有未經發擬逕自內批者容臣等執奏明白
方可施行庶事得停當而亦可免假借之弊其推陞
庶官及各項陳乞與一應雜本近年以來司禮監逕
行批出以其不費處分而可徑行也然不知推陞不

當還當駁正與或事理有欺詭理法有違犯字語有
乖錯者還當懲處且內閣係看詳章奏之官而章奏
乃有不至內閣者使該部不覆則內閣全然不知豈
不失職今後伏望　皇上命司禮監除民本外其餘
一應章奏俱發內閣看詳庶事體歸一而奸弊亦無
所逃矣伏乞　聖裁　一凡官民本詞其有理者自
當行其無理者自當止其有奸欺情弊者自當懲治
未有留中不出之理且本既留中莫可稽考則不知
果經御覽而留之乎抑亦未經御覽而留之者乎是
示人以疑也又或事係緊急密切而有留中者及至

再陳豈不有悞今後伏望　皇上于凡一切本辭盡
行發下倘有未發者容原具本之人仍具原本請乞
明旨其通政司進封外來一應本辭每當日將封進
數目開送該科備照倘有未下者科臣奏討明白如
此庶事無間隔而亦可遠內臣之嫌釋外臣之惑其
於治所關非細伏乞　聖裁疏上保果不懌乃不送
閣而從中票出曰知道了遵　祖制盖不納之辭也
拱以爲今日新政之始輔臣百官之首此疏弟一之
疏而保即作梗如此若不明正其事則自茲以後必
任其所爲不復可與爭矣拱於是又上疏曰臣高拱

高儀謹題臣等先於本月初十日恭上緊切事宜五
件仰稗新政今日伏奉　御批朕知道了遵　祖制
臣等竊惟五事所陳皆是　祖宗已行故事而內中
尚有節目條件如命司禮監開揭夾籤盡發章奏如
五日一請見如未蒙發擬者容令奏請與夫通政司
將封進本辭送該科記數備查等項皆是因時處宜
之事必須明示准允乃可行各衙門遵行況　皇上
登極之日正中外人心觀望之際臣等第一條奏即
未發票即未蒙明白允行恐失人心之望用是臣等
不敢將本送科仍用封上並補本再進伏望　皇上

鑒察發下臣等擬票臣等如敢差錯自有公論自有
祖宗法度其孰能容臣等無任仰望之至於是保
無可奈何乃將先本留內而以補本發下擬票乃擬
曰覧卿等所奏甚於時政有禆具見忠藎都依擬行
是時中外臣民皆知二人交結爲奸方爲危懼又見
保矯　旨掌司禮監印而登極之日侍班科官親見
保自升寶座上立傳出外無不駭愕以爲無　君不
道一至於此將來必有叵測之事然所恃者惟有閣
臣戇直可以折其奸萌耳及聞我疏不發票擅自批
出不納則駭懼益甚於是六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

程文等爲明大法劾大奸懇乞　聖斷早賜剪除以
安　社稷事職等竊惟　祖宗設爲刑律以懲不恪
大小皆備而至重者乃在於謀逆僭竊假　詔旨漏
御情大不敬等事有一於此必誅無赦其防至嚴也
乃今有屢犯重條無君不道如司禮監太監馮保者
職等聞見既真敢畏禍而不爲　皇上言乎馮保平
日貪殘害人不法等事萬千難盡姑從後論今以其
無　君不道之甚者先言之　先帝升遐人心不勝
哀慟而中外洶洶喧傳皆以爲馮保所致職等細訪
之乃知馮保平日造進誨淫之器以蕩　聖心私進

邪燥之藥以損　聖體　先帝因以成疾遂至彌留此事無人不知無人不痛恨者昔弘治十八年太監張瑜誤進藥餌致損　孝帝彼時公侯科道等官合本論劾遂將張瑜拿問擬斬張瑜猶是差錯而馮保則有心爲之情爲尤重此其必不可赦者一也　先帝乆知馮保奸邪不與掌印保雖百計營求終不能得乃五月二十六日卯時　先帝升遐辰時即傳馮保掌印豈非保自矯　詔而爲之乎假傳　聖旨有係此其必不可赦者二也　先帝升遐後一日馮保即打出一報内開　遺詔與　皇太子朕不豫皇帝

你做一應禮儀自有該部題請而行你要依三閣臣并司禮監輔導進學修德用賢使能無事怠荒保守帝業一時人皆抄報遍傳四方人心惶惑以爲司禮豈輔導之任内官豈顧命之臣此自古所無者慮實未可知也縱有之亦是御清密事豈宜明寫在外以令天下皆知此不過馮保假此張大其權使人畏不敢言而因以肆其弄權之計耳故使事之無也又是假傳　聖旨總使事之有也亦係透漏御情此其必不可赦者三也　陛下登極之日科道官侍班見馮保直升御座而立皆甚駭異出以訪之累　朝近侍皆云自來無此實自馮保今日起夫御座者　太祖高皇帝之座也惟繼統　天子登之保是何人乃敢儼然立於其上逼挾　天子而共受文武百官之朝拜乎此自古所無之事雖王莽曹操所未敢爲者而保乃爲之不軌之心豈不可見此其必不可赦者四也凡此皆馮保今日大惡而其敢於無　君不道一至於此乃使之日在左右專掌樞權豈不可畏之甚耶又據其素惡言之保在　先朝不恤帑藏空虛惟恣侈糜之導鼇山一作浪費不貲其視邦財等若糞土而凡私營莊宅置買田産則價值物料一切取諸

御用監内官監及供用庫内本管太監翟廷玉言少抗違隨差豪校陳應鳳等拏玉庫役勒送千金遂陷廷玉屈死刑牢凡承運庫實物盜取無筭太監崔敏盡知此其耗　國不仁罪之一者徐爵王杲係嘉靖年間問發逃軍保即收爲腹心事無巨細聽其撥置賄賂錙銖悉憑過付尋爲捏功一陞爲錦衣百户十陞爲總旗以白丁之弟馮佑買功陞至錦衣大堂又爲伊姪馮天馭馮天騏謀陞錦衣千百户家丁王賢王才王欽張勳邵淳等皆以厮役濫竊校尉名色若王賢者又冒陞百户此其竊盜名器罪之二者每年

聖旦冬至端陽三節保輒思巧計乞陞内使二百餘
人毎陞太監一員受銀五百兩少監一員受銀三百
兩小火者給牌賜帽俱五十兩若陞補各王府承奉
正則四千兩副則三千兩除珠寳羅段等物名曰見
面土儀此其販鬻弄權罪之三者織染局舖户石金
關領西十庫銀一十七萬兩保即索受五千餘兩張
大受徐爵各騙銀一千兩仍差陳應鳳等嚇送金背
錢五十車又織染局匠役盗去蟒龍羅段共三百餘
疋保既連贓捉獲乃索受管局太監陳洪銀物二扛
暗將獲贓送入匿不以聞此其貪縱罪之四者如司

禮監太監黄錦病故管家梁經將錦所積玉器凡二
食盒進　上保俱邀截復嚇銀二萬兩玉帶蟒衣不
可勝記先是太監張未舊宅二所價值五萬餘金保
恃强奪之占作樓房見存可究又太監滕祥病故遺
有大青大碌盈數寸許者保乃逼伊侄滕鳳送入私
囊復與太監陳洪争奪鳳宅二所莊田一處價值十
萬兩因不可得忿將陳洪陷害此其吞噬驅禦罪之
五者至若打死行兇内使徑棄屍骸妄殺無辜妻孥
忍殃同列並將太監陳憲坑下寃獄亦皆人所共知
共恨此其荼毒凌虐罪之六者夫以保負此四逆六

罪皆律法所不可赦者以　先皇長君昭臨於上而
保尤敢爲如此況在　陛下冲年而倖竊掌印虎而
加翼爲禍可勝言哉若不及今早處將來　陛下必
爲其所欺侮　陛下政令必爲壞亂不得自由　陛
下左右端良之人必爲其陷害又必安置心腹布滿
内廷共爲蒙蔽恣行兇惡待其勢成必至傾危　社
稷　陛下又何以制之乎昔劉瑾用事之初惡尚未
著人皆知其必爲不軌九卿科道交章論劾　武皇
始尚不信及至釀成大釁幾危　社稷方驚悟誅其
人而天下始安矣然是時　武皇已十有五齡也猶

且有此逆謀況保當　陛下十齡之時而兼機智傾
巧又甚於劉瑾者是可不爲之寒心哉伏乞　皇上
俯納職愚　勅下三法司亟將馮保拏問明正典刑
如有巧進邪説曲爲保救者亦望聖明察之則不惟
可以除君側之惡而亦可以爲後人之戒矣　社稷
幸甚天下幸甚職等不勝激切懇祈之至爲此除具
題外理合具揭須至揭帖者
隆慶六年六月　日吏科都給事中雒遵等爲僭横
宦官壞亂朝綱懇乞　聖明速賜宸斷以杜禍本事
職惟自古英哲之主所以統一天下而無意外之患

者必彰法於幾礽而使人不敢僭必制蘖於方萌而
使人不敢横方今司禮監太監馮保僭竊横肆壞亂
朝綱若不明法大斥其罪則禍本未除其何以號令
天下而保安社稷哉職等謹以馮保僭横之罪著且
大者為我　皇上陳之恭惟　皇上方以冲齡之年
嗣登大君之位據今一時之舉動實係萬方之觀瞻
必近侍致敬斯遠人不敢慢也始時能謹斯將來有
法程也近於本月初十日我　皇上陞殿登寶座始
即　天子位則寶座者　天子之位也惟　皇上得
御之以受文武百官拜祝保不過一侍從之僕臣爾

乃敢儼然竟立於御座之上不復下站殿班是其日
文武百官果敬拜　皇上邪抑拜馮保邪　皇上受
臣下之拜馮保亦受臣下之拜無乃欺　皇上之幼
冲而慢肆無憚之若是也豈僕從敬　主之禮哉其
在殿陛之上如此則在梓宮前可知矣其在礽服之
時如此則將來又可知矣馮保僭横之罪漸豈可長
哉臣等又查　祖制凡宦官私宅閒住者原無給米
撥夫之例也保乃妄奏閒住太監孟冲得月給米十
石歲撥人夫十名是非僭亂祖制私作威福敢於背
先帝之恩敢於挑　皇上之法而大亂　朝廷者

乎近日中外臣民相顧驚疑嘖嘖私語謂馮保操權
僅數十日梓宮在殯輒敢耽視　皇上大肆更張失
今不治恐不至昔年王振劉瑾之禍不止也　皇上
安用此宦竪而不亟寘於法哉臣等竊計制惡於未
熾者其為力也易其貽患也小若緩之制於晚則難
矣况保之惡為已熾乎伏望　皇上念　祖宗之基
業不易保懲小人之罪惡不可縱大奮乾剛亟賜宸
斷將馮保付之法司究其僭横情罪大寘法典奪孟
冲違例之給勿事姑息不少輕貸庶惡本預除而衆
心知警礽政肅清而　主勢永尊矣除具題外理合

具揭須至揭帖者
隆慶六年六月　日禮科都給事中陸樹德等為懇
乞　聖明嚴遣姦惡中官以清政本以慰羣心事職
等竊惟自古有天下者壅蔽之患莫甚於中官蓋內
外間隔姦弊易生一借寵頗則縱肆大作其拙鈍無
能者其為弊猶淺其儇巧不測者其為患則深矣此
自古聖帝明王必慎於僕從之選也職等竊見今之
中官如馮保者剛復自用險惡不悛機巧善於逢迎
變詐熟於窺伺暴虐久著賄賂彰聞此羣情之所共
憤而昔年科道之論列屢申　先帝非不知之嚮將

以其逢迎窺伺之故僅倖免　聖世之誅然終　先
帝之世不令其掌司禮監事天下固有以仰　先帝
知人之明矣玆五月二十六日卯時　先帝崩逝辰
時忽傳馮保掌司禮監大小臣工無不失色始而駭
既而疑駭者駭禍機之隱伏疑者疑傳奏之不真舉
相謂曰是果　先帝意乎則數日之前何不傳示而
乃傳示於彌留之後是可疑也是果　陛下意乎則
是時　陛下哀痛方切何暇念及中官是尤可疑也
此其機巧變詐之用誠有不可測者即此推之而其
神通鬼秘陽設陰施又何事不可爲也哉易曰履霜

堅氷至言漸不可長耳馮保他惡未暇悉論即其掌
司禮監也事渉曖昧來歷不明其壅蔽專擅之漸已
著而其患有不可勝言者矣夫司禮監係章奏所經
行而職等待罪該科實與有檢詳章奏之責倘此人
不去則阻抑留中之弊必不能免與其一一執奏於
後以蹈不測之禍而無補於　朝廷孰與其明言於
今以去未形之惡而有益於先事此職等所以不敢
循默也我　朝廷法甚嚴固無有中官干政之患即
有之如王振劉瑾等隨即敗露禍不旋踵蓋　祖宗
法制之森嚴即其神霧之照察孰有自作不典而能

逃遁者哉然當其柄用之時未免濁亂　朝綱敗壞
士氣後雖誅戮所損已多使早聽曲突徙薪之言亦
何有於焦頭爛額之悔也往鑑昭然知幾在早況當
聖明臨御之始正羣情觀望之初姦惡如馮保者若
不早爲擯遣恐非所以慰　先帝在天之靈而荅天
下臣民之望也伏願　皇上大奮乾剛之勇將馮保
特賜投擯其所引用朋昵若張奉等一切罷去庶羣
枉之門塞而政治之本清其有光於初政者不淺也
伏乞　聖明留意爲此除具題外理合具揭須至揭
帖者

隆慶六年六月　日又有十三道御史劉良弼等公
本劾保縁科本皆具揭内閣而道本未具揭故不録
疏上保見人情如此恐百官面奏卒難收拾令徐爵
於荆人問計荆人曰勿懼便好將計就計爲之而侍
郎魏學曾即詣荆人言事荆人方假病不出使人語
曰有言第寫帖來於是魏即寫一帖云外人皆言公
於閣協謀每事相通遺詔亦出公手今日之事公宜
防之不宜衛護此閣恐激成大事不利於公也此蓋
忠言而荆人大恐隨大怒以爲攻閣者攻我也閣敗
我必繼之矣遂回魏札云此事僕亦差人密訪外間

豈無此說今公爲此言不過欲僕去耳便當上疏辭
歸敬聞命矣魏正直故進忠言乃遂忤意自是遂成
讐隙嗾人劾之至今未已且語人曰高老之禍魏子
激之也本情露矣乃遂嗾保去我將科道本勿令
上見是夜開東華門徐爵姚曠凡三四往來定計遂
捏寫　旨意封付徐爵持入令行之十六日早拱在
閣荆人稱病不出有　旨召内閣五府六部衆皆至
荆人獨遲使者旁午於道既乃假病狀扶曳而入寻
不知其計謂曰今日之事必是爲昨科道本有問我
當對我必以正理正法爲言言必忤意公可就此處

我去則無事矣荆人佯曰公只是這等說話於是太
監王蓁捧　聖旨出各官皆跪蓁曰張老先生接
旨意荆人接受展閲則内開云　皇后懿旨　皇貴
妃令旨　皇帝聖旨說與内閣五府六部等衙門官
員我　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内閣三臣在御榻
前同我母子三人親受遺囑說　東宮年小要你們
輔佐今有大學士高拱專權擅政把　朝廷威福都
强奪自專通不許　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爲我母
子三人驚懼不寧高拱便著回籍閒住不許停留你
每大臣受　國家厚恩當思竭忠報　主如何只阿

附權臣蔑視　幼主姑且不究今後都要洗心滌慮
用心辨事如再有這等的處以典刑　皇上既在幼
而保又文理不通此　旨詞語通順無滯是誰爲之
也一覽自可知矣於是各官駭愕皆叩頭起拱復獨
叩頭以出是時九卿皆欲上疏明此事或曰總上一
疏或曰各衙門自上一疏議方未決荆人恐蹤跡發
露當有後禍乃復稱病不出而令人揚言曰張老未
出閣中誰人票　旨隨又托心腹人揚言恐以禍福
衆本遂不敢上而荆人欲掩飾其事乃自上疏大學
士張居正等乞愼舉措鑒忠直以全　國體以成

君德事本月十六日該司禮監太監馮保傳奉・皇
后懿旨　皇貴妃令旨　皇帝聖旨說與内閣五府
六部等衙門官員我　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内
閣三臣在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親受遺囑說　東
宮年小要你們輔佐今有大學士高拱專權擅政把
朝廷威福都强奪自專通不許　皇帝主管不知他
要何爲我母子三人驚懼不寧高拱便著回籍閒住
不許停留你每大臣受　國家厚恩當思竭忠報
主如何只阿附權臣蔑視　幼主姑且不究今後都
要洗心滌慮用心辨事如再有這等的處以典刑欽

此臣儀臥病不能赴 闕宣諭除抄白傳示外居正
方自天壽山覆視陵地回還途中觸帽感暑嘔泄瀉
已註門籍調理忽聞傳宣力疾扶掖趨至 會極門
欽奉前諭臣不勝戰懼不勝憂惶臣等看得高拱歷
事三朝三十餘年小心端慎未嘗有過雖其議論侃
直外貌威嚴而中實過於謹畏臨事兢慎如恐弗勝
昨 大行皇帝賓天召閣臣三人俱至御榻前親受
遺囑拱與臣等至閣相對號哭欲絕者屢每惟 先
帝付託之重 國家憂患之殷日夜兢兢惟以不克
負荷爲懼豈敢有一毫專權之心哉夫人臣之罪莫

大於專權拱讀書知禮義又豈敢自干 國紀以速
大戾正緣昨者閣疏五事其意蓋欲復 祖制明職
掌以仰裨 新政於萬一詞雖少直意實無他又與
臣等彼此商確連名同上亦非獨拱意也若 皇上
以此罪拱則臣等之罪亦何所逃仰惟 皇上登極
大寶 國家多事之時正宜任使老成匡贊聖治豈
可形跡之間遽生疑二且拱係顧命大臣未有顯過
遽被罷斥傳之四方殊駭觀聽亦非 先帝所以付
託之意也伏望 皇上思踐祚之初舉措當愼念
國家之重老成可惜特命高拱仍舊供職俾其益紓

忠藎光贊新政不惟國家待大臣之體亦足見 皇
上知人之明始疑而終悟當與成王之郊迎周公漢
昭之信任博陸後先相望矣知以申明職掌爲閣臣
之罪則乞將臣等與拱一體罷斥庶法無獨加而人
皆知儆矣疏上乃捏一旨云卿等不可黨護負國付
徐爵封入內票發出蓋以見衆無本者公論不與我
也獨有本者彼尚從厚前事非已出也不惟掩飾已
事且以歸過於君抑且以事歸馮保脫後日有禍令
保當之今即解使去已而保猶不之悟也 上既在
幼保文理不通黨護負國豈保所能言者蓋止知自

飾而不知蹤跡之露斷有不能掩者也次早予辭朝
即行荆人來顧曰我爲公乞恩馳驛行予曰行則行
矣何馳驛爲且諷之曰公必不可爲此獨不畏黨護
負國之 旨再出耶荆人曰公到底只是如此然彼
厲色力止而彼竟上疏不令予知也語竟予遂行不
備威儀覓一騾車載以行道路之人見之多流涕者
又一本昨該原任大學士高拱欽奉 聖諭回籍閑
住查得舊例閣臣去任 朝廷每每優加恩禮今拱
既奉 旨閑住臣等未敢冒昧請乞但拱原籍河南

去京師一千五百餘里家口重大不得一馳驛而去長途跋涉實爲苦難伏望　皇上垂念舊勞不遺簪履特賜馳驛回籍在拱感荷　皇上高厚之恩在朝廷猶存待輔臣之體臣等同官亦爲榮幸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奉　聖旨准馳驛去至眞空寺有親故以飯相送者予下車見一吏持文書隨入予問何人是何文書吏云此老爺馳驛勘合也張爺已票旨准馳驛矣本部即寫勘合伺候待　旨下即送上也予笑曰安知　上之必准乎安知再無黨護之説乎而豫寫勘合以來則其理可知矣夫欲上本救我則上

本救我欲言黨護負國則言黨護負國欲乞馳驛則乞馳驛欲准馳驛則准馳驛俗言又做師婆又做鬼吹笛揑眼打皷弄琵琶三起三落任意搏播弄　君父於掌中乃至此也拱乃北嚮祝曰吾　皇雖幼然聰明天縱出尋常萬倍願天地鬼神　祖宗　先帝之靈盃加啓發早識奸謀勿使爲　社稷之禍拱雖萬死亦甘心祝畢遂出登車魏確菴云不可既有命馳驛公安得如此行予悟謝曰吾知荆人所爲故不用也然既稱　君命則安敢不受遂乘傳行是時大學士高南宇在病間聞予去大驚因嘔血三日而死人情洶洶科道官各具本欲言荆人乃只稱病不出科道以閣中無人姑待而荆人出則即語科道曰今後内邊事不要説他衆方觀望而荆人已上揭帖考察百官既　命下則科道皆聽處分誰敢聲言於是但異已毫髮者悉去之一網打盡而留者又示恩以收之且既經一翻風雨人皆以見留爲幸而前事不復説起而彼則引用奸黨布滿　朝廷盡反我所行之事笑吟吟掌定三台印裏迎外合挾　天子以令諸侯乾坤世界任其翻弄無復誰何之者而予歸即深居避咎不復聞知之矣予既歸客有過知其事

者問曰方科道欲有言攻張時公亦可以復此怨乃力爲之解今乃卒爲所謀以歸得無悔乎予曰吾何悔使我當時爲和解取容今爲所賣則悔也然我彼時爲　先皇病篤恐苦　先皇心故寧受吞噬而不敢以此戚　先皇也今吾順以送　先皇終而曾未敢苦其心則吾本心已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悔之有

毒害深謀

萬曆元年正月十九日早朝　上出乾清宮門見一内使趨走周章左右執之搜撿則無鬚男子假内使

巾服者也問其名曰王大臣（本名章龍）問何自來曰自總
兵戚繼光所來時內閣張居正聞知急遣人寄謂保
曰奈何稱戚總兵禁勿復言此自有作用可借以誅
高氏滅口隨票旨着馮保鞫問追究主使之人保於
是使人以二劍一刀置王大臣懷袖中而自下廠鞫
問閉户屏左右密語王大臣曰汝只說是高閣老使
汝來刺　朝廷我當與汝官做求享富貴王大臣在
獄與人言隨屬一心腹豭長辛儒賞銀二十兩使與
王大臣朝夕同處共其飲食致美而教之誣高閣老
使行刺事儒遂與王大臣涯押款厚教之使熟記待

審時而又教之誣稱高閣老家人李寶高本高來與
同謀於是保遂差廠校五名飛去河南新鄭縣挐高
家人盖欲硬成其事也而居正又上本令追主使者
是時朝官及閭巷小民莫不洶洶駭愕痛恨不平然
莫知所措而居正以天官楊博必與巳同心遂密謀
於博曰此事當何如處博曰此事關係重大若果爲
之恐惹事端且大臣人人自危似乎不可居正面赤
意沮不懌博與臺長葛守禮同年相厚密以此情語
葛葛又與同寮僉堂陳省厚問以語之而省乃居正
之幕賓也當奔告居正居正以博洩巳意遂深恨之

乞致其去云又太僕卿李幼滋者居正之鄉人至厚
者也時方病注門籍乃强起造居正謂曰公奈何爲
此事居正曰何謂我爲幼滋曰　朝廷挐得外人而
公即令追究主使之人今廠中稱主使者即是高老
萬代惡名必歸於公將何自解居正强應之曰我爲
此事憂不如死奈何謂我爲之盖居正雖飾辭以荅
而意不回持獄情甚急時科道官各具本欲明其事
而畏居正不敢上乃刑科衆給諫相與議曰此事關
我刑科若無一言遂使　國家有此一事吾輩何以
見人於是具本欲將王大臣送出法司審問而赴朝

房白於居正居正力阻不許上第二云事巳成矣奈何
科道官意不巳連候五日自朝至暮不得請而御史
鍾繼英上疏暗指其事而不明言居正大怒票旨令
回話然見有人言恐復有繼之者頗懷籌慮乃祈籤
於午門關聖廟中得籤曰纔發君心天巳知何須問
我决嫌疑願子改圖從孝弟不愁家室不相宜解曰
所謀不善何必禱神宜决於心改過自新雖神告甚
明而居正意巳决尚不轉移遂令錦衣朱希孝等入
廠同審是日方晴霽既入廠忽風沙大作黒霧四塞
人對面不相識衆皆駭懼辟易又雨雹不止有東廠

理刑官白一清者謂二問官千户曰天意若此可不畏乎高老係顧命元老此事本無影響而强以誣之我輩皆有身家妻子他日能免誅夷之禍耶二君受馮公公厚恩當進一忠言爲是兒王大臣言語不一而二君所取招由乃言歷歷有據是何所據二問官云此四字是張閣老親筆改的白曰汝當死矣東廠機密獄情安得送閣下改乎汝若言此則其説長矣乃二問官竟不爲言既二十刻餘天氣稍開明遂提出王大臣會問故事廠衛問事必先加刑於是將王大臣夾十五板大臣大言曰原説與我官做永享富

貴如何打我馮保即問曰是誰主使你來大臣瞪目仰面曰是你使我來你豈不知却又問我保氣得面色如土又强問曰你昨日説是高閣老使你來刺朝廷如何今日不説大臣曰是你教我説來我何曾認得高閣老於是朱希孝恐其盡説隱情即厲聲曰這奴才連問官也攀扯一片胡説只該打死老公公不必問他遂罷審而馮保既已爲此必求其遂入宮猶以高老行刺事奏於　上有一近侍太監殷姓者年七十餘亦即跪奏曰　萬歲爺爺不要聽他那高閣老是箇忠臣他如何幹這等事他是臣下來行刺

將何爲必無此事不要聽他隨顧謂保曰馮家（内中同行列者相呼以姓曰某家云）　萬歲爺爺年幼你當幹些好事扶助萬歲爺爺如何幹這等事那高鬍子是正直忠臣受顧命的誰不知道那張蠻子奪他首相故要殺他滅口你我是内官又不做他首相你只替張蠻子出力爲何你若幹了此事我輩内官必然受禍不知死多少裡使不的使不的保大沮出而太監張宏亦力言其不可保知難行即差人報居正曰内邊有人説話事不諧矣蓋科官請命之第六也居正知事不濟乃即語科官曰此事我當爲處只不妨礙高老便了

你每不必上本罷蓋恐一人言之衆必有和之者翻出底蘊便難收拾故只力以不必上本爲言也而科官既知不礙高老則亦安心而不復上本矣而鍾繼英回話本上衆謂叵測而居正以爲英明説此事今既不行若甚罪之恐露出本情乃止罰俸半年而是時人情不平之甚恐尚有言其事者乃因御史景嵩韓某劾尚書譚綸遂票旨並吏科都給事中雒遵皆降調外任盖雒前此曾劾綸已有　旨矣而今仍追降罰之盖借以威衆使不敢再有言耳此是二月十九日事二十日夜始將王大臣送法司然已中毒啞

不能言至二十一日三法司同審更不問所以王大臣亦無一言當將處决了事而科道被其威劫亦更不復敢言矣居正乃遂改換面目向人曰高老事幾乎不免我爲他憂愁晝夜不能寢食吐血若干鬚白了若干今纔救得下也又寫書南都及四方之人皆以救高老爲功矜時人亦惑之及後漸漸所爲盡露皆有證據人始知其端的以爲毒哉居正高老平日何等厚你乃與馮保同謀矯詔傾陷奪其位既奪其位而又中以奇禍遂欲族誅以滅口自古險邪忍狠未有如此者也又以爲奸哉居正既借馮保以殺人

而又賣馮保以自飾使有日事發又必將推與馮保而仍自下手以明其不然也試待看之必有信然者矣

病榻遺言二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高拱撰拱有春秋正旨已著錄是編備述與張居正先後搆隙之端一曰顧命紀事二曰矛盾原由三曰毒害深謀以史考之亦不盡實錄

國朝名世類苑四十六卷

（一）

〔明〕淩迪知輯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年刻本

國朝名世類苑序

吴興淩大夫燕居取　本朝名臣著稱籍甚者彙次之題曰名世類苑乃馳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屬序於司勳氏余展卷而覽其凡例先之以姓氏爵里系以論贊次之以嘉言善行門分類別何嚴也再覽其引用諸書上自

御製下及群賢文集別省通志埤官野史何博也附以遜國何公也余迺作而嘆曰十朝人物

恍接一堂懿範猶存流風未泯何盛也粵稽孟軻氏之言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是以皐夔稷契亮工於唐虞之代伊傅姬召熙績於殷周之時兩漢六朝以迄唐宋由此

其選也書載九官之命詩歌多士之寧孰不感會於風雲乘時於鱗翼若允愷挺淑於帝裔申甫誕神於崧嶽天之生斯人也抑豈徒哉俾佐命立德翊運恢功狗烈不朽垂名聲於無窮者

也　明興肆我

太祖高皇帝天縱神武士藉寵靈戈鋋所向掃腥羶穢旌麾所指格蠢遐騶一十六載海宇廓清乾坤底定雲霧悉披日月重朗虜毋猾夏華不淪夷課功減

五登三詎止邁漢軼唐而已哉由是安濟拾又制策登良文武並用智勇響臻中山岐陽諸臣咸以鴻漸之羽困於燕雀乃拔足羊豕而功睎竹帛倔起鼓刀而志膺珪組遇其時也蓋有憑

軾而下齊脫軏以定鼎者矣靖難之餘吉以永嘉肇始銷鏑談儒息馬論道數郡甫遷胡烽未戢攝理萬機實維三楊𠀤何而閹啓土木之釁遄

上平城之憂非賴干城鑾輿幾不返矣迺後閉關以謝西域排闥而擁南城並貪天功終獲顯戮惜哉

憲孝之朝海內寧謐興于化理經緯國典潤色鴻猷長沙有開闡之風闢洛倡大雅之什

世家繼序稽古禮文摛藻掞天家握珠而戶懷璧矣屠維執徐之歲彬〻郁〻得人爲盛焉是以名當世而詒來葉者也浚氏茲編大都祖吾學而宗自警稽

春秋因乎魯史子長昉於呂覽至乎引用之博殆兼金匱之秘藏采實書於列國者也信而徵婉而倫矣嗟乎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矧聞而知之且身覩見之可無思齊李杜附節子臧者哉則各從其類矣此大夫之

惠也大夫名迪知字稱哲嘉靖
丙辰進士官繕部員外郎去
萬曆三載歲在乙亥
賜進士尚書吏部郎 敎僉雲
南憲使安定皇甫汸子循撰

國朝名世類苑序

維 皇累葉景運休明
聖神繼體英臣良弼際風雲而依
日月者層疊鱗布濟濟乎皇皇乎龍
車鳳姿之士鴻流駿迅之儔盈卷
累牘莫能畫書予臣十亂之屬抑
何寥寥奚之專美哉然名雖散見代
寡全文或以琬琰成編或以經濟命
帙或以理學纂輯或以言行蒐羅
合之雜遝而不倫離之泮渙而無統
舊聞新篇紛紜互見今賢往哲另
衍錯陳稗氏虞官何闕金馬街談

卷說徒取蟲魚者矣惟鄭端簡公
吾學之編網羅彥淵包鴻函滙
獺衆聞覩摹史漢犄與美矣焉
患無傳特其勢尚阻於擇牙髒或
傷於隱諱捴攬僅資乎博識條今
未擇於品流所謂既升司馬之堂
山屆董狐之筆者也不僅猥以學
庸年逢熙洽隆大夫之後乘功三
事之末議林居雜萬耳目游多
爰集諸書讎為品目手雖黄而不
去將鉛槧而已夜上遡
高廟之年興下迄

肅皇之獻代斷自十朝歷逾二百匯
云充棟但紀名流於公頎擷并庶
像而不遺鉅筆偉詞靡徵要而盡
錄聯今圖混科綴并如當載疑名
爵里以詳其人後系髓蠹贊辭以
定其議而後益綱陳目條理燦然綱
凡書九目則若干始明德以啟其端
終治平以畢其事厄厥身心旋于
首政盛德大業倚於是乎華札
幾更星紀屢易寒芳搜胰文哉
譬手割裂聚猥集翠干力抑裨
於彌縫書成凡四十六卷乃命曰

國朝名世類苑云嗚呼遜國孝賢
志流金石人代繇邈公論昭明溝
瀆之諒誠未免乎迭夫　廟堂之議
已不廢其臣節況
成祖　仁皇既惜其死而
肅　莊遺詔盡雪其忠玄之乃出

於無名採錄何嫌乎濫羅若夫
世　穆二廟以迄於今不慭之老
論未定於蓋棺靈光者流望猶
殷乎束帛略而不收以俟君子蓋
述而不作迪也庶幾改易蔑聞我
則不敢是編也非敢擬立言之撰
著亦以便後學之稽式云爾
萬曆乙亥十又一月吳興凌迪知序

凡例

一是編啓於洪武迄於嘉靖凡十朝

一是編采名臣嘉言善行昭於耳目者摘粹分類據舊入編不敢自述

一名臣諸錄各自列名凡年代履歷皆因文潤色條分綴附未嘗立傳鄭端簡略倣史傳稍爲蒐輯然名臣中或以節行標或以勳業顯或以理學稱或以忠烈著或以文學鳴濟濟皇皇爲世所矜式今摘其言行以類而編庶便觀覧

一名臣俱本於月湖楊氏康名臣錄理學名臣錄海鹽徐東濱咸近代名臣錄鄭端簡曉名臣記常熟沈鈞玄應魁名臣新編各錄未有者並未敢入

一是編先紀名臣姓氏爵里贈諡歷官履略爲四卷次摘取嘉言善行分類立門爲四十二卷題曰名世類苑

一履略四卷約人品相類事蹟相同立朝相近者萃爲一列各系以贊總結以論約以吾學編爲準間有參附者以類而從蓋亦景行前修式昭后學焉爾

一名臣各錄俱述正德以前嘉靖間歷四十五祀英賢輩出然有忌于時而不敢名言狃于言而不敢取入者甚多以是議尚未定不佞際熙時無避諱姑以已見僭取熊公浹等三十一人附之于後非敢妄議亦天理人心所不容泯也第聞見寡陋遺缺者多尚有俟於後之君子

一名臣琬琰錄姓氏間有與前錄不同者然既曰名臣亦當併入故其言行有可采者亦照編分列而首卷紀略中則另書于後不敢紊舊序也

一國朝彥俊雲興而直言犯諫之士尤嶙峋不絕其奇言偉行雖有可書然舊錄未編入名臣者不敢僭附俱載名賢瓌異集中

一遜國諸臣輯名臣錄者俱不敢載不佞以彼皆忠義臣也而數奇若是甚可愍焉其皎皎大節僅載稗史不入全錄何以崇賢而勸後也噫彼固待時也昔

文皇帝亦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

仁皇帝又曰方黃輩皆忠臣大哉王言後世固無得而諱也況鄭端簡已編爲遜國記今

天子又詔中外搜求遜國諸臣事蹟表式厥里以昭後世固盛舉也不佞故敢同名臣分編而首卷姓

氏紀略中則另書于後不敢紊舊序也

一宋趙善璙氏以名臣言行分類成書名曰自警編是編固宗其意也第自警編先之以學問是矣遺周程張朱而首及范質質背周從宋其所學可知矣而乃書之引首其取與襍矣何以詔后是編本大學明德新民修身齊家治國之訓故先之以資稟學問操修齊家接物事君以及政事是為綱也綱凡有九其目則若干覽者細考之

一近代名臣姓字已列而言行尚有未及書者無全書也當有俟焉

一名氏各有贊詞雖間出已見然一本於名臣錄若近代諸臣贊自傳誌碑記中出亦示不敢專也靖難諸臣雖倂書入然贊亦未盡述者以原書未備耳

一名臣言行皆摘書其粹至於讜論忠言犯顏批逆條陳利弊有益國家者雖繁不厭

一門類中各述其事之相同不可他移間有互見者亦只具事因以示原委固非傷于同也

一是編國家大事體名臣大關節俱已傳述而片言瑣事亦不敢遺者以君子之一言一行皆可師

法故爾

一名臣俱據先達定議照編列書故於姓氏履略外復逈目錄中以示有所本也然其間亦有瑕疵可指未宜綴入者不佞末學晚進惟述成書不敢去取覽者當自審焉

一名臣有稱謚有稱號有稱地有稱字有稱官有稱名者非無別也蓋稱所習聞如劉文成或稱伯溫或稱誠意王文成或稱陽明之類是矣中有未經請謚稱官與號稱謚之下間又書名者欲學者易于觀識爾

一名臣言行赫奕于時固多集入然偶致遺落緣未得其全爾他日向當博採以增其所未備也

一履略分為三十五列非論品也大略從世代編次而又以軌蹟相同故稍為次第先後若謬詮甲乙則吾豈敢

一是編雖曰類書然昔人謂讀出師表而不隕涕者非忠臣是前者殆後之鏡也故先之以姓氏使後學知其人繼之以言行使後學考其實一代英賢法戒具存覽者當自得之

一先儒有曰莫為於前雖美弗彰莫為於後雖盛

弗傳名臣言行已編錄矣而其先德之發祥後人之繼響不可泯也故於諸臣之先後間有摘書其一二者然亦出自成書非漫爲去取

凡例終

引用書目

高皇帝御製文集　皇明本記
奉天靖難記　天潢玉牒
皇明祖訓　御製大誥
皇明聖政記　國初事蹟 金華劉辰著
國初禮賢錄　大明一統志
皇明翊運錄 青田劉基著　平吳錄
三朝聖諭錄 太和楊士奇著　皇明經濟錄
皇明疏議輯略　皇明開國忠臣錄 定遠黃金輯
建文遺蹟 淸江張芹著　遜國忠臣錄

革除遺事 太和黃佐著　皇明名臣錄贊 莆陽彭韶著
皇明名臣言行錄 豐城楊廉輯
皇明名臣言行全錄 常熟沈應奎輯
皇明近代名臣錄 海鹽徐咸輯
皇明名臣琬琰錄　皇明理學名臣錄 楊廉輯
革朝遺忠錄　九朝埜記 姑蘇祝允明著
正統臨戎錄 楊銘著　剪勝埜聞
吾學編 海鹽鄭曉著　徵吾錄 鄭曉著
今言 鄭曉著　皇明憲章錄 武進薛應旂編
龍飛錄　國朝典故輯遺

損齋備忘錄 夏邑梅純著　壬午賞功錄 姑蘇都穆著

殿閣詞林記 瀟圻廖道南著　殿閣詞林續記 黃佐同廖道南著

內閣行實 豐城雷禮著　碩輔寶鑑 雷禮著

燕對錄 長沙李東陽著　孤樹裒談 建安李默著

大學衍義補 瓊山丘濬著　傳信錄 順德梁儲著

窓勿稿 東萊毛紀著　餘冬稿 郴何孟春撰

菽園雜記 崑山陸容著　天順目錄 南陽李賢著

水東日記 崑山葉盛著　可齋日記 安福彭時著

艸木子 龍泉葉子奇著　震澤長語 姑蘇王鏊著

病逸漫記 太原王瓊著　寓圃雜記

綠雪亭雜記 清江敖英著　困知記 太和羅欽順著

琅玕漫抄 姑蘇文林著　北征錄 新淦金幼孜著

懸笥瑣綴 姑蘇劉昌著　青溪暇筆 金陵姚福著

否泰錄 永新劉定之著　古今識鑒 鄞袁忠徹著

北狩事蹟 金臺楊銘著　王文恪公筆記

出使錄　呆齋錄 劉定之著

海涵萬象錄 明州黃潤玉著　復齋日記 許浩著

蓬軒類記 姑蘇王錡著　雙溪雜記

郊外農談　日詢手鏡

瑣綴錄 太和尹直著　西湖塵談錄

立齋閒錄 莆田宋端儀著　庚巳編 姑蘇陸粲著

楓山語錄 蘭溪章懋著　畜德錄 四明陳沂著

百可漫志 閩中陳鼐著　閩中今古錄 四明黃溥著

客座新聞 長洲沈周著　蘇談 吳郡楊循吉著

仰山脞錄 江右闕文著　枝山前聞 長洲祝允明著

駒陰冗記 古番闌莊著　中洲埜記 鄱陽程文憲著

西樵埜記 吳郡侯甸著　莘埜纂記 吳郡伍餘福著

近峯聞錄 吳郡皇甫錄著　馬端肅三記 馬文升著

蓉塘詩話　四友齋叢說 北海何良俊著

藝苑卮言 瑯琊王世貞著　吳中往哲記

梓吳　明興雜記 古郫陳敬則著

忠烈編　雙槐歲抄 南海黃瑜著

平交錄 瓊山丘濬著　平番始末 靈寶許進著

名賢彙語　楊文敏公年譜

雲中記變　治世余聞

褒忠錄　懷麓堂稿 李東陽著

金獻彙言　皇明文衡 休寧程敏政著

皇明文範 四明張時徹輯　皇明文纂 大梁張士瀹纂

皇明文則大成 吳興慎蒙輯　國雅 錫山顧起綸選

木鐘堂國琛集 烏程唐樞著　宋潛溪集 浦江宋濂著

楊東里集太和楊士奇著　遜志齋集寧海方孝孺著
楊文敏集建安楊榮著　吳康齋集崇仁吳與弼著
王抑菴集太和王直著　陳白沙集新會陳獻章著
劉古直集壽光劉翊著　彭從吾集莆田彭韶著
何椒丘集廣昌何喬新著　楊文懿集鄞楊守陳著
瓊臺集丘濬著　石淙稿巴陵楊一清著
王侍制集金華王禕著　制府小稿楊一清著
吳匏菴集姑蘇吳寬著　程篁墩集程敏政著
姚東魯集慈谿姚鏌著　張東白集南昌張元禎著
林見素集莆田林俊著　羅一峯集永豐羅倫著

熊峯集藁城石瑤著　圭峯文集太和羅玘著
桃溪集台州謝鐸著　楊文恪集楊廉著
息園集金陵顧璘著　柴墟集海寧儲巏著
空同集大梁李夢陽著　容春堂集錫山邵寶著
薛文清集河東薛瑄著　王氏家藏集河內王廷相著
康對山文集武功康海著　何大復集信陽何景明著
林東城文集泰州林春著　張文定集四明張邦奇著
周恭肅集松陵周用著　王渼陂集關中王九思著
朱凌溪集寶應朱應登著　王夢澤集楚王廷陳著
王文成全書餘姚王守仁著　傳習錄王守仁著

羅念菴集吉水羅洪先著　霍文敏集南海霍韜著
楊升菴集新都楊慎著　袁永之集姑蘇袁袠著
馬西玄集關中馬汝驥著　遵巖文集晉江王慎中著
五嶽山人集吳門黃省曾著　張龍湖集茶陵張治著
楊忠愍集保定楊繼盛著　皇甫少玄集長洲皇甫涍著
鄒東廓集安福鄒守益著　沈青崖集山陰沈煉著
唐荊川集武進唐順之著　存笥稿右轄王維禎著
蔡洨濱集寧晉蔡叆著　潘笠江文集上海潘恩著
滄溟文集歷城李攀龍著　何翰林集松江何良俊著
薛考功集鳳陽薛蕙著　震澤先生文集姑蘇王鏊著

祝京兆集姑蘇祝允明著　冀越通烏程唐樞著
惜陰集吳興顧應祥著　鳳笙閣簡抄吳興淩約言著
見素奏議莆田林俊著　唐漁石奏議蘭溪唐龍著
鄭淡泉奏議鄭曉著　浙江通志
山東通志　江西通志
湖廣通志　四川通志
廣東通志　陝西通志
山西通志　雲南通志
貴州通志　中都志
河南通志　常州府志

廣平府志　福建通志
湖州府志　西湖遊覽志
承天大志　三關志
三輔皇圖　大名府志
太平人物志

名臣姓氏總目

楊月湖廉名臣言行錄　七十一人

魏國徐武寧王達　鄂國常忠武王遇春
曹國李武靖王文忠　衛國鄧武順王愈
信國湯襄武王和　西平侯沐昭靖王英
參政越國胡武莊公大海
武定侯郭威襄公英　誠意伯劉文成公基
學士承旨宋文憲公濂　御史中丞章公溢
侍制王忠文公禕　尚書吳文節公友雲
參政陶公安　祭酒宋文恪公訥

大學士朱文恪公善　少師蹇忠定公義
少保夏忠靖公原吉　尚書胡忠安公濙
參議解公縉　祭酒胡公儼
左都御史顧公佐　少師楊文貞公士奇
少師楊文敏公榮　少師楊文定公溥
少保黃忠宣公福　襄城伯李公隆
都督山襄毅公雲　祭酒陳公敬宗
尚書魏文靖公驥　僉都御史魯公穆
副都御史吳文恪公訥　尚書軒公輗
尚書耿清惠公九疇　尚書陳節愍公洽

英國張忠烈公輔　尚書鄺忠肅公埜
尚書王忠簡公佐　侍郎曹文忠公鼐
少保于肅愍公謙　昌平侯楊武襄公洪
平江伯陳恭襄公瑄　尚書周文襄公忱
知府況公鍾　尚書年恭定公富
左都御史陳僖敏公鎰　尚書王文端公直
祭酒李忠文公時勉　僉事陳公祚
尚書王忠肅公翱　侍郎薛文清公瑄
侍講劉忠愍公球　侍郎廖忠敏公莊
知府劉公實　康齋先生吳公與弼

少保李文達公賢　侍郎劉文安公定之
少保彭文憲公時　侍郎楊文懿公守陳
侍郎林公鶚　御史鍾恭愍公同
尚書崔莊敏公恭　尚書李襄敏公秉
尚書王莊毅公竑　尚書姚文敏公夔
侍郎葉文莊公盛　右都御史韓襄毅公雍
尚書余肅敏公子俊　僉都御史楊公繼宗
布政使陳恭愍公選　修撰羅文毅公倫

徐東濱咸名臣後錄　七十六人

侍郎章恭毅公綸　尚書林莊敏公聰
尚書項襄毅公忠　尚書程襄毅公信
尚書原襄毅公傑　尚書周文安公洪謨
少保商文毅公輅　都御史朱恭簡公英
太師王端毅公恕　知府岳文肅公正
布政使夏公寅　定襄伯郭忠武公登
尚書黃公紱　尚書陳康懿公俊
太保劉文和公翊　太師馬端肅公文升
少保秦襄毅公紘　僉都御史高公明

都督同知王公信　都御史鄧襄敏公廷瓚
少保丘文莊公濬　尚書何文肅公喬新
尚書耿文恪公裕　按察使楊公瑄
知府張公享　尚書彭惠安公韶
尚書周文端公經　尚書張莊簡公悅
侍郎黃文毅公孔昭　侍郎張公元禎
尚書章文懿公懋　尚書韓忠定公文
尚書吳文定公寬　祭酒蔡公清
都御史王公雲鳳　侍郎儲文懿公巏
尚書王文莊公鴻儒　庶吉士鄒公智

徐東濱咸名臣續錄　四十八人

侍郎寇公天敘　副都御史張公欽
知府宋公以方　左都御史屠簡肅公僑
侍郎劉公源清　副都御史朱公裳
修撰舒公芬　錦衣指揮牟公斌
都督王公佐　都督梁公震
都督馬公永

鄭端簡公曉名臣記　增五十二人

虢國俞忠烈公通海　蔡國張忠毅公德勝
梁國趙武莊公德勝　泗國耿武莊公再成
永義侯桑公世傑

太師丞相韓國李公善長
太子太保潁國傅公友德
靜誠陳公遇　祭酒樂公韶鳳
祭酒劉公崧　祭酒陶公凱
太子少保唐公鐸　尚書郁公新
尚書詹公同　尚書開公濟
大學士吳公伯宗　大學吳公沉
學士劉公三吾　河間張忠武王玉
東平朱武烈王能　漳國鄭忠毅公亨
鄆國薛忠武公祿　鄆國宋忠順公晟

廣寧侯劉忠武公榮　少保黃文簡公淮
少師胡文穆公廣　少保金文靖公幼孜
太保高文義公穀　榮國姚恭靖公廣孝
尚書宋公禮　湯陰伯郭忠襄公資
少師金忠襄公忠　太子少師儀文簡公智
尚書郭公璡　武功伯徐公有貞
都御史羅公通　少保馬恭襄公昻
太子少傅劉節愍公儁　侍郎段公民
太子少保樊清簡公瑩　都御史熊莊簡公繡
太傅徐文靖公溥　侍郎錢文肅公習禮

太子少保鄒文敏公濟　侍郎劉文介公儼
尚書王文忠公英　太保尹文簡公旻
靖遠侯王忠毅公驥　咸寧伯王襄毅公越
都御史楊恭惠公信民　尚書王恭毅公槩
大理卿夏公時正

沈鈞玄應魁名臣新編　增二十四人

尚書畢公亨　東丘侯花公雲
高陽侯韓公成　丹陽男孫公炎
國子監博士王公紳　樂浪公濮公眞
侍郎曾公棨　學士曾公啓

御史曾公鳳韶　御史魏公冕
御史王公度　御史甘公霖
監察御史高公翔　御史王公彬
御史鄭公智　御史韓公郁
叅軍高公巍　按察使王公艮
叅政鄭公居貞　副使程公本立
僉事胡公子義　僉事林公嘉猷
知府王公璡　知府姚公善
知府陳公彥回　行軍斷事錢公芹
閣門使劉公璟　長史程公通

知縣顏伯瑋　知縣鄭恕
教授陳思賢　縣丞劉亨
教諭王省　吏目鄭華
舉人劉政　貢士高永寧
安節先生龔詡　郎中梁玉田
侍郎王公景　侍講樓公璉
孝莊王先生稌　尚書魏公澤
太傅魏國公徐輝祖　附馬都尉梅殷
附馬都尉耿瑢　都指揮馬瑄
朱鑑　卜萬　宋忠　崇剛

余瑱　孫太　宋瑄　瞿能
鎮撫楊本　都督廖鏞　平安
川中補鍋匠　雪菴和尚　馮翁
東湖樵夫　河西傭

附名臣琬琰錄姓氏

陝國郭宣武公子興　江國吳襄烈公良
蘄國康武毅公茂才　縉雲伯胡公深
侍郎范公理　南山先生黃公潤玉
少詹事柯公潛　太常卿王公獻
都御史艾公璞　涇國武勇蔣公貴
侍郎馬公諒　伏羌侯毛武勇公忠
太子少保張懿簡公鵬　忠誠伯茹公瑺
太子賛善梁公潛　副都御史盛公顒
茂國李剛毅公彬　夏國顧武毅公成

濬國陳武靖公懋
少師茌平伯尚書吳榮襄公中
尚書古公朴　定遠沐忠敬王晟
都御史向公寶　尚書趙公翊
右都御史王公彰　侍郎陳公璉
尚書魏公源　尚書柴公車
僉都御史淩公晏如　侍郎章公敞
春坊諭德林公誌　尚書黃公宗載
右都御史熊公槩　司業吳公溥
知府周公濟　知府李公驥

尚書張公鳳　侍郎孔公文英
尚書劉公廣衡　學士曾鶴齡
大理卿王公宇　侍郎俞公山
尚書侯公璡　尚書楊公寧
都御史張公楷　侍郎吳公寧
副都御史羅公亨信　侍郎焦公宏
副都御史程公富　尚書郭公敦
侍郎李公紹　郎中眘菴彭先生勗
少保閔莊懿公珪　大理卿陳公恪
光祿卿馬公理

名世類苑目錄

目錄終

國朝名世類苑卷一　姓氏履畧

吳興後學凌迪知穉哲甫　輯

上海後學秦嘉楫少說甫　校

一　開國文武元功七人

中山徐武寧王達直隸鳳陽人開國畧功仕至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卒贈中山王謚武寧配享廟庭子輝祖嗣增壽以靖難封定國公今嗣二公

王爲人言簡慮精當提兵時令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受命而出功成而旋不自矜伐至於封姑蘇府庫置胡宮美人財寳無取婦女無所愛可謂忠志無疵昭光天日者也

開平常忠武王遇春直隸懷遠人開國畧功仕至太保中書右丞相鄂國公卒於軍追封開平王謚忠武配享廟庭子茂封鄭國公安置次昇靖難國除嘉靖中昇裔孫嗣懷遠侯

王謙慎不矜有功無過運籌決勝不學而能其從大將軍謹聽約束及秉鉞專征即能節制將校所向克捷由其智識明而神力雄故施之得其宜也

岐陽李武靖王文忠字本思直隸盱眙人開國畧功仕至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卒追封岐陽王謚武靖配享廟庭子景隆靖難國除嘉靖中裔孫嗣臨淮侯

王高帝姊子也器量沉閎人莫窺其際臨敵蹈厲奮發過大敵膽氣益壯夫以肺腑之親攀風雲之會東征西討所向輒克五出漠北深入不毛殘胡竄匿獸駭鳥散雖李靖之擒突厥介子之斬樓蘭蔑以過也家居恂恂若儒生賦詩雅歌有祭征虜之風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岐陽有焉

寧河鄧武順王愈直隸虹縣人開國畧功仕至衛國公卒贈寧河王謚武順配享廟庭子鎮攺封申國公國除嘉靖中裔孫嗣定遠侯

王器宇宏偉沉毅剛重謙恭縝密而奉公守法臨大敵而不驚又能禮賢下士寛惠愛人作鎮八州至今猶懷其德不獨將畧之雄兼有君子之行

東甌湯襄武王和字鼎臣直隸鳳陽人開國畧功仕至信國公左都督卒追封東甌王謚襄武配享廟庭子鼎立功陞督府僉事征雲南卒國除嘉靖中裔孫嗣靈壁侯

王沉毅質直勇而善斷臨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衂

有語及兵法者輒笑曰臨敵決機在智識敏達何以泥古爲哉得賞賜多惠鄉閭父老及孤貧無告者賚極公宰見故交遺民驩如也以功名令終智矣哉

黔寧沐昭靖王英字文英直隸定遠人初賜朱姓後復沐姓開國累功仕至西平矦哭懿文太子卒追封黔寧王謚昭靖配享廟庭子春年十八功授都督僉事沉毅果敢有父風無子次晟嗣矦平交阯功封黔國公世嗣

王寛洪沉毅謀慮深遠臨事果斷善能用兵以少

擊衆方其蹋崑崙踰流沙焚穹廬雖衞霍弗過逐殲梁王定雲南作鎮十年政令寛簡西南晏寧子孫世封奄宅滇土匹美中山盛矣哉

誠意伯劉文成公基字伯溫浙江青田人元進士隱居國初應聘仕至御史中丞封誠意伯賜告歸胡惟庸毒卒正德中追贈太師謚文成子長璉江西叅政有文行次璟谷府長史靖難死停嗣嘉靖中裔孫續嗣配享廟庭

先生剛毅慷慨有大節論天下安危義形于色與人交開心見誠至義所不可則無少假借

高皇察公忠誠任以心膂公自謂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毎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人莫能測其機今觀　御書詔誥之推奨國計事幾之商確彌綸叅贊殷周以來一人而已

總論曰中山淮陰之流亞而善保其功名誠意幾於子房矣開平勇冠三軍岐陽恂恂若儒生閩浙皆服其恩信寧河著績湖湘東甌守毘陵言雖不慎而心靡二黔寧守滇南夷民懷之功不後于傅將軍也

二　開國儒臣六人

學士宋文憲公濂字景濂浙江浦江人　國初應聘

仕至翰林院學士丞旨兼太子賛善孫慎獲罪安置茂州卒於夔正德中追謚文憲

傳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

高皇帝下金陵定括倉首聘四子此亦嚴渭弓旌之遇也宋公雖白首侍從無封矦之業優游中禁非堯舜不陳其所奏對諷而不失正觀其始召見即以不殺爲對此豈小儒曲學瑣瑣富強者能之哉卒能以所學潤色鴻業使我明之禮樂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區區叔孫通桓榮之徒不足多矣

學士王忠文公禕字子充浙江義烏人　國初應聘

仕至翰林待制使雲南死節正統中贈翰林院學士
諡忠文子紳孫稌俱有學行
公平生慷慨長身山立人初見之若不敢卽及夫
一言之入則情義藹然恨相知之晚於經史百氏
無不究其極爲文宏麗沉雅自成一家篤行君子
也其效節滇荒不辱君命豈非烈丈夫哉
附尚書吳忠節公雲字友雲直隸宜興人　國
初薦舉仕至刑部尚書使雲南死節弘治中諡
忠節
御史中丞章公溢字三益浙江龍泉人　國初應聘

仕至御史中丞終喪感疾卒子存道指揮副使戰没
章公一儒者提戈躍馬掃清妖氛牧民馭衆之才
兼資文武綽乎有寇恂之風立臺端振肅綱紀表
儀百僚務存大體正直忠厚章公有焉
參政陶姑孰郡公安字主敬直隸當塗人　國初迎
附仕至行省參知政事卒追封姑孰郡公子被誅絕
妻與家人俱戍遼東尋釋還
高皇帝渡江安首先謁所言皆大計卒之定鼎金陵
夘伐之禍遠過湯武安言悉酬非王佐之才能之
乎昔鄧禹追光武于鄴下玄齡謁太宗於軍門皆
一言合意遂爲元功如陶公豈出房鄧下乎尚論
其世亦劉宋之匹儔也
祭酒宋文恪公訥字仲敏直隸滑縣人元進士知縣
國初應聘仕至國子祭酒卒正德中追諡文恪子復
祖國子司業
宋公爲成均師道先躬行而後口說故事皆務實
國初人材多質直朴醇足以適用則身教行而師
道立也其有功於朝廷豈淺哉
大學士朱文恪公善字備萬江西豐城人　國初薦
舉廷試第一仕至文淵閣大學士卒正德中追諡文

恪
元社幾屋握瑾懷瑜躬行所學解經著書大明麗
天起爲師儒乃升翰苑演綸操觚途海文淵出入
裕如引疾乞骸詔許家居文星奄墜士林欷歔
附太子正字桂彥良名德以字行浙江慈谿人
元舉人　國初薦舉仕至　晉王府右傳
總論曰文憲學行純固教太子諸王功最大忠文效
節南徼姑孰首陳勘定之策中丞持憲善治民宋文
恪內行修能立師道朱文恪有經術練達政體皆宿
儒長厚君子也

三　開國死難十三人

虢國俞忠烈公通海字碧泉直隸巢縣人　國初歸附累功樞密院同知中書省平章事戰没贈虢國公謚忠烈配享廟庭父廷玉河間郡公弟通源南安侯通淵越嶲侯俱停嗣

公以驍勇之才際興王之會歸欵和陽破兆先攻友諒公功居多殉身戰没不克親沐封榮惜哉

越國胡武莊公大海字通甫直隸虹縣人　國初歸附累功行省叅知政事爲苗帥刺死追封越國公謚武莊配享廟庭子德濟亦戰功都指揮使停嗣

公長身鐵面智力過人仗策謁轅門一見語合從列戎行屢建奇功方之祭征虜無忝也

蔡國張忠毅公德勝直隸合肥人　國初歸附累功僉樞密院事戰没贈蔡國公謚忠毅配享廟庭養子同嗣復姓名爲汪興祖封東勝侯俱停嗣

公才畧豪邁沉毅剛果以舟師歸欵得捷采石開先之功不可少也

梁國趙武莊公德勝直隸鳳陽人　國初歸附累功僉江南行省樞密院事戰没贈梁國公謚武莊配享廟庭孫輔立功封武靖侯俱停嗣

公沉鷙簡靖剛明正直御下嚴肅號令一行旗幟改色平生未嘗讀書隨機應變智畧如神臨難不懼奮不顧身

附張子明張元帥之子死節贈忠節侯

許瑗浙江諸暨人元解元　國初謁見授博士守太平僞漢陷太平不屈死

葉琛浙江麗水人與劉基宋濂同應聘擢營田司僉事知洪都府死戰贈南陽郡侯

泗國耿武莊公再成直隸五河人　國初歸附累功守處州府戰没贈泗國公謚武莊配享廟庭子天璧

嗣守處州停嗣

公攄忠盡瘁謀勇兼著守處州保釐軍民恩孚上下死於苗將惜哉

永義侯桑公世傑直隸無爲人　國初歸附累功判行樞密院事戰没贈永義侯配享廟庭子敬以父故封徽先伯停嗣

公性倜儻好施予馭衆一以寛勇畧超出諸將上惜陷陣戰没不克共成大功也

太師韓國李公善長直隸定遠人　國初迎附仕至太師左丞相進封韓國公坐胡黨累卒虞部郎中王

國用上書訟公冤不報子祺尚　皇長女臨安宮主
爲駙馬都尉停嗣
功臣
韓國首附義旗與謀軍幾晝饋餉甚見親信大封
軍食功甚大券文比之蕭何不幸死於胡黨舉朝
太祖諭諸將曰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久給足
無一人救者惜哉
太子太師穎國傅公友德直隸宿州人　國初歸附
累功封永昌侯進封穎國公兼太子太師坐胡黨暴
卒子忠尚　壽春宮主爲駙馬都尉停嗣

明興猛將雲從功倍雲臺而六王最著其以驍勇
稱者莫如開平次則傅穎國耳觀其下蜀掃滇踰
險隘涉荒遠席卷飈馳譬之良駿超軼絕塵而造
父爲御奮迅騰驟一日千里其用兵方畧悉稟廟
算是豈泛駕者哉
丹陽縣男孫公炎字伯融直隸句容人　國初召見
仕至華陽府知府爲苗將所殺贈丹陽縣男
竊悲夫炎有烈士之風而死於賊手　國初死忠
者如王禕之使滇希烈之真卿也花雲之守姑孰
祿山之杲卿也韓成之誑楚沛公之紀信也張子

明之僞盟晉人之解陽也而胡越國之死金華孫
耿之死括倉其事與唐張鎬李絳頗類要皆能處
死者世以成敗幸不幸論人烏足以知烈丈夫哉
東丘侯花公雲直隸懷遠人　國初迎附累功判行
樞密院事守太平府死節贈東丘郡侯子煒八歲侍
皇太子就學授指揮僉事
雲以新造之孤城當方張之勍虜疲兵三千抗數
十萬虎狼之衆城破身縛罵不絕口慷慨激烈有
張睢陽顏常山之風視倉卒死鋒鏑者殊不侔矣
使不死封侯奚足道哉乃獨不得與越國胡公等

何耶至其妻之死夫妾之存孤事皆卓異有足書
者讀少師李東陽花將軍歌未有不流涕者也
高陽侯韓公成直隸虹縣人　國初附從累功帳前
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死節追封高陽侯建祠康山
位第一子觀累官都督同知有將才鎮廣西徭僮畏
之如神與山雲齊名
彭蠡之戰諸將死行間者甚衆祀康郎山者凡三
十六人而韓成功第一其事與紀信誑楚絕相類
樂浪公濮公眞直隸鳳陽人　國初附從累功都督
僉事死節追封樂浪公子璵生數月封西涼侯

死生亦大矣以李陵之勇壯而偷生降虜隳其家
聲他尙何貲哉夫身爲大將而拜官島夷其何恥
如之此濮公之所以剖心而不顧也一死而夷虜
失色使國勢重於九鼎眞烈丈夫哉
榮國郭威襄公英直隸臨淮人　國初附從累公封
武定矦賜告卒追贈榮國公謚威襄世嗣矦諸中進
配享廟庭
公孝友仁恕恭儉誠實出於天性事
高皇帝四十餘年小心謹愼未嘗有過眷雖隆而自
處益謙大小百餘戰金鎗遍體及聞　命即日就

道未始以老疾辭公勳業之隆子孫之盛富貴壽
考終始令節當世罕儷人以比之郭汾陽云
總論曰俞胡張趙耿桑孫花韓濮十三公首從義旗經
營四方　皇情軫惜侑食大蒸然皆殞身行間不及
見一統之盛韓國比迹蕭矦賴國取巴蜀滇南功皆
第一佐成帝業剖符上公竟不免於丞相良弓之憾
功名之際可易言哉

四　開國文學侍從十人

靜誠陳公遇字中行金陵人　國初聘起授翰林院
學士除禮部尙書固辭卒於家賜賻祭子叔舉人累
官通政贈公大理少卿弟中復翰林待詔
靜誠先生天資沉粹篤學博覽應聘顧問左右辭
榮守饑亦可謂明哲保身者也
祭酒樂公韶鳳直隸全椒人　國初附從仕至祭酒
致仕弟暉由人才任太常卿毅諸暨州同知竑知名
公博學能文章有智畧謹厚自持修大明日律定
洪武正韻更製先師樂章彬彬文學之士也
附訓導葉居升字巨鄉浙江寧海人任山西平
遥訓導上言下獄死
胡翰浙江金華人　國初以儒士辟授衢州府

學教授
趙撝謙浙江餘姚人　國初以儒士辟授瓊州
府學教授
徐舫浙江桐廬人屢徵不就
錢唐浙江象山人刑部尙書
王冕字元章浙江諸暨人　國初徵聘授幕府
諮議叅軍尋卒
杜環字叔循金陵人　國初辟就晉王府錄事
鄭士利字好義浙江寧海人上言空印事
祭酒劉公崧字子高直隸太和人元至正鄉舉洪武

三年以經明行修薦授職方郎中歷禮部右侍郎攝
吏部尚書事致仕復召爲國子祭酒以壽終於官
世否則匿世治乃與歷司兵署副憲北平孤燈弊
衾執如其清進貳宗伯尋攝天卿退而復起特任
司成有學有行終始哀榮

祭酒陶公凱字中立浙江樂清人洪武中薦舉授翰
林應奉文字陞禮部尚書出爲湖廣參政召任國子
祭酒致仕自稱耐久道人忤旨坐罪卒
公才高學博識見卓遠爲文千言汩汩不見有艱
難意明興應聘而起凡稽古禮文事多公裁定又

兼領翰林院事詔令封冊歌頌碑碣時時命公文
章遂盛傳於世

太子少保唐公鐸直隸鳳陽人　國初從附仕至太
子少保詹事禮部尚書致仕卒
公重厚愼密不妄取予　太祖嘗稱其德有餘而
才不足然不動聲色而政務修理人咸愛之

尚書郁公新直隸臨淮人洪武中薦舉授戶部主事
仕至戶部尚書卒於官
公篤實有禮家素餘財慷慨豪舉喜賓客樂賑施
理邦賦能會計量出入綜理甚密而取民有節

尚書詹公同字同文直隸新安人元學正事僞漢爲
翰林院學士　國初附從授國子博士仕至翰林學
士丞旨吏部尚書卒子徽仕至吏部尚書兼左都御
史坐藍黨死孫紱尚寶司丞從孫希原爲中書舍人
善大書
公穎悟好學見用明時父子遞顯徽尤長於政事
惜不克終

尚書開公濟字來學河南洛陽人　國初舉明經授
訓導仕至刑部尚書坐黨禍暴卒
公敏慧有才辯凡國家經制田賦獄訟工役河渠
事衆莫能裁定得公一算畫即有條理品式可爲
世守人忌其才誣言卒起竟罹於禍究哉

大學士吳公伯宗名祐以字行江西金谿人洪武四
年開科進士第一人授禮部員外郎忤胡惟庸謫居
鳳陽召爲國子助教司業忤旨貶陝西金縣學教諭
仕至武英殿大學士復坐罪降翰林檢討卒
公爲人溫厚貞諒而不苟妬媢故屢獲罪說者以
爲開科第一人名德俱稱非耶廖道南曰誰其繼
之一峯羅倫

大學士吳公沉字濬仲浙江金華人元國子博士洪

武十二年薦舉爲縣學訓導仕至東閣大學士降侍
書致仕
公進精誠錄及著孔子封王辯皆正議也
學士劉公三吾字如孫湖廣茶陵人洪武十七年薦
舉授左贊善仕至翰林院學士主考會試獲罪死
三吾爲人慷慨坦夷不設城府自號曰坦坦翁至
于大節則屹乎其不可奪也
博士王公紳字仲縉忠文公仲子蜀獻王聘爲教授
召爲國子博士
紳警敏絶人貫穿經史一時才俊遜服

侍郎曾襄敏公翀字子啓江西吉水人永樂甲申進
士第一仕至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卒贈禮部左侍郎
謚襄敏孫追成化戊戌一甲第三仕至侍讀
公儀貌魁偉襟度坦夷天才雄麗倚馬萬言楊文
貞稱其文可以嗣遷固然與
侍郎曾公魯字得之江西新淦人　國初應聘授儀
曹王事仕至禮部侍郎致仕卒學者稱爲守約先生
公蓄德熙和温如春風不見忿戾色退然若不勝
衣其從仕也精白一心知無不爲凡大典禮大制
度必經公損益而後定眞濟世之學也

侍郎董公倫字安常山東恩縣人　國初應聘授春
坊贊善大夫註誤謫教滇南建文召拜禮部侍郎兼
翰林院學士與方孝孺入內閣侍經筵靖難後年八
十餘卒
倫質直有文學爲時所重濟時臣君之念老而益
篤以甘盤之舊學建文中復起宣屋之召壽考令
終不與齊黃之難昔魏徵言願爲良臣不願爲忠
臣有以哉
知府陳公璭字同故江西廬陵人　國初迎附仕至
寧國知府卒

公風采凝峻人咸畏服秉行清介重義輕利出守
圻郡百廢具舉政化大行惜壽不永耳
總論曰靜誠抗志弊策終被恩遇三祭酒績學勵行
模範克修唐公厚德之士鄒公精敏之才詹公留心
史事後無繼者開公長才博識雖曰刑官兼裁衆職
兩吳公文而不靡質而不俚劉公叔孫綿蕞之對不
可無也惟於試禍惜哉王博士紳有父風曾得之負
濟時之學曾子棨抱倚馬之才皆一代之鴻匠也董
學士從容清禁不與齊黃之難將不得爲良臣乎
五　靖難元功七人

河間張忠武王玉字世美河南祥符人　國初歸附靖難累功至都督同知戰没追封榮國公加封河間王諡忠武配享廟庭子輔世嗣

王識見卓然老成非諸將所及且端方有匡直之益誠難得也至其殉國之志雖古名將何過焉

東平朱武烈王能字士弘直隸懷遠人嗣父燕山護衛正千戶靖難累功封成國公卒於龍州追封東平王諡武烈配享廟庭子勇嗣戰没贈平陰王諡武愍世嗣嘉靖中希忠嗣加太師兼太子太師入内直希孝錦衣衞左都督

公沉毅驍果善俯士卒起於儔伍底定大功世嗣奕葉與國匹休盛矣哉

定興張忠烈王輔字文弼忠武王之子嗣父官靖難累功封新城侯平交趾進封英國公死於土木之難贈定興王諡忠烈孫懋嗣謹恪好禮守法知兵總十三營兵加太師贈寧陽王諡恭靖世嗣

王善用兵其取交趾凡三犂其廷皆生擒元凶壯矣哉歷事三朝恭慎有禮天下倚以為重父子竝王國家酬功之典隆哉

平江侯陳恭襄公瑄字彦純直隸合肥人嗣父官代父戍遼陽功陞都督僉事靖難累功封平江伯卒贈侯諡恭襄開河功正德中敕祠子佐嗣孫豫減鄧茂七有功進侯贈黔國公諡恭敏曾孫銳治河渠進少傳玄孫熊怍瑾謫戍海南奪爵尋復爵世嗣伯

公闓爽英毅弘度偉畧稠人廣會談論亹亹公餘披閱載籍知往古成敗治亂之故喜近逢掖士開河渠有功於國也大矣

漳國鄭忠毅公亨直隸合肥人嗣父千戶靖難累功陞都督僉事封武安侯卒贈漳國公諡忠毅世嗣侯

公嚴肅謹厚善撫士尚廉潔恥搖克人不敢干撓

三鎮大同防禦有方畧無虜患是時邊將稱公及薛公祿云

鄞國薛忠武公祿初名貴山東膠州人　國初起卒伍靖難累功右軍都督封武陽侯加太保巡邊卒贈鄞國公諡忠武世嗣侯

公有勇畧善謀謀定後戰以故戰必勝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又潔廉善撫健兒同甘苦人樂為効力靖難諸將推河間東平及公三人為最

鄆國宋忠順公晟字景陽直隸定遠人父朝用右都督嗣兄官征胡累功左都督平羌將軍封西寧侯卒

贈鄆國公謚忠順子琥瑛俱尚王爲駙馬都尉世嗣

公從父起田間屢建奇功乂鎮涼州著威信回番畏服

廣寧矦劉忠武公榮直隸宿遷人嗣父官總旗靖難累功左都督封廣寧伯鎮遼東卒贈矦謚忠武子安嗣守大同討曹賊功加太子少傅進封矦卒贈嶧國公謚忠僖世嗣伯

公謀慮多善戰遇倭斬首七百四十二生捕八百五十七自是倭大創迄今不敢犯遼東

總論曰河間善謀東平善戰靖難之勳二王爲最平

江開漕渠罷海運至今賴之定興三出南交拓地千里武安陽武往來塞上且戰且守忠順靖羌於西戎廣寧伏倭於東徼所謂經營四方矯矯虎臣歟

六　四朝賢相三人

太師楊文貞公士奇名遇以字行江西太和人建文初薦舉試授審理副靖難後改編修入內閣仕至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正統八年卒贈太師謚文貞子稷以罪誅

文貞歷事四朝委身徇國誠結主知受遺秉政力擠太平雖前輩有擬之歐陽文忠者而柄國之久成功之大迺實過之若公者非書所謂商有老成人詩所謂王之藎臣也歟

太師楊文敏公榮字勉仁福建建安人建文庚辰進士授編修靖難後召入內閣仕至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正統五年展墓卒於道贈太師謚文敏子授建寧都指揮使世嗣孫旦吏部尚書

公總裁四朝實錄經理三帝山陵累從出塞累受遺音撫順討逆羈靮萬里運籌設險折獄理財隨機應變靖重不撓濟險解紛調停有術果而能容謀而善斷內行修謹胸度圓融祿厚財豐贍賑窮

阨貧賤賢愚皆歸心焉

太師楊文定公溥字宏濟湖廣石首人建文庚辰進士授編修靖難後侍東宮下獄十年洪熙釋出陞翰林院學士宣德元年召入內閣仕至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正統十一年卒贈太師謚文定

公夙秉醇實之資養剛大之氣於聖賢言行精思力踐文詞據理不涉浮華自官翰林至登館閣始終四十餘年謹畏清慎未嘗以私干人人亦不敢以私干之

總論曰西楊玉質金相通達國體東楊揮斤游刃遇

事力斷南楊安貞履節調羮釀醴衆合成名並稱賢
相云吾學編曰文貞輔導監國危心慮患卒能保其
身以濟其主文敏經畧北塞金湯萬里有武績焉文
定中更險艱比入內閣暹二楊者二十三年復還弘
文再入內閣　昭皇后臨朝與民休息四海晏然皆
其力也丘文莊爲土木之禍乃三楊釀成不亦過乎
七三朝者碩五人
太師蹇忠定公義字宜之四川巴縣人洪武乙丑進
士授中書舍人仕至少師吏部尚書宣德十年卒於
齋所贈太師諡忠定子英筌俱尚寶司丞

公渓沉質實和厚簡靜處人有量未嘗一語傷物
至議典法不苟爲包容必歸於正歷事五朝凡五
十年無一日顛躓之憂賢而能謙富而能約上前
所言未嘗退以語人蓋天下有陰受其利者矣楊
文貞謂魯簡肅之忠實不欺李文正之不爲傷人
害物張忠定之不飾玩好傳簡獻之遇人以誠范
忠宣之不設城府公蓋兼而有之矣
太師夏忠靖公原吉字惟喆湖廣湘陰人洪武庚午
舉人授戶部主事仕至少師戶部尚書宣德五年卒
贈太師謚忠靖

北都初建庶務草創大者如宮殿諸司封建征討
財用四出而夏公從容經畫沛乎有餘天下晏然
不知有誅斂之擾力役之征節縮浮沉以資計度
寛無濫予啚無苛求其大學所謂生財有大道者
乎守北京坐縮八印叢脞棼錯迎刃而解贊襄帷
幄無非讜謀薦賢引士不啻己出謀斷兼資才德
竝優世稱蹇夏實媲美云黃忠宣贊公德足以格
君而不言其直量足以容物而不言其善身足以
任天下之重而不言其功休休挌遜有古良臣之
風時以爲確論焉

太保黃忠宣公福字如錫山東昌邑人洪武甲子舉
人授項城縣主簿陞龍江衛經歷上書超陞工部侍
郎戶部尚書鎮交趾十有九年召還改南京刑部尚
書兼掌南京兵部參賛機務加少保正統五年卒贈
太保謚忠宣
公秉心正大義利介然天下士大夫無論識不識
皆知其爲君子斥姦闢諛無所顧忌憂國忘家老
而彌篤黎利之變大臣如陳洽柳升龔皆死賊手
而公獨免其惠澤誠固結其心也忠信可行於蠻
貊信矣哉

太子太師胡忠安公濙字原潔直隷武進人建文庚辰進士授兵科給事中仕至少傅兼太子太師禮部尚書天順元年請老卒贈太保謚忠安子長寧錦衣衛鎮撫

老成人國之耆蔡而士之表儀也胡公以碩德亘朝著忠勤篤棐夙夜匪懈歴事六王亟受寵遇晝接蕃庶冠絶百僚晏子有言一心可以事君斯之謂矣求之古昔其文潞公之儔歟

尚書周文襄公忱字恂如江西吉水人永樂甲申進士改庶吉士授刑部主事陞越府長史薦陞工部右侍郎仕至工部尚書廵撫江南二十二年景泰二年致仕三年卒謚文襄

公才畧超絶善謀果行而居心寛平量抱闊關接物開坦簡畧勢分集衆自廣最善於理財用人調停轉移沛然無滞人謂其善計似劉晏庶幾有古良相之風

總論曰忠定秉銓忠靖握利權皆二十七年忠宣尚書兩京三十九年而在交南者十有九年忠安爲禮書三十二年文襄廵撫二十二年皆久任責成以故用人理財禮樂征伐諸大政事文經武緯各盡其長

章程故在後鮮能及焉

八 殿閣元輔六人

大學士解公縉字大紳江西吉水人年十七中江西鄉試第一洪武戊辰進士改吉士改監察御史奔喪謫河州衛吏建文召入翰林待詔靖難後召入内閣進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高庶人譖出爲交趾叅議逮下獄卒洪熙赦妻子還鄉官其子禎中書舍人

公結髪讀書留心經濟任事直前風生雷發早遇聖明名動天下不一二年遂叅鈞軸不可謂不遇矣若遇于　仁宗時事業必遠過士奇輩卒以幽死未竟其用甚矣讒人之罔極也羅念菴曰　高皇帝揮斥英雄濯式宇宙此何時也而解公未弱冠天眷獨隆　成祖之初弃符魚水觀其應制寓諷封事犯顔有富鄭公之正乳兒朝賓敝屣爵位有東方朔之奇忤權蹈危投荒厲節有李太白之邁保儲忘身徙家戍邊有張東之之烈雖有歉於聖賢亦當不失爲豪傑世之知公者淺類以詞翰賞之至論平生莫定題品伏聞　仁廟嘗曰人言解縉狂縉非狂士嗚呼非日月之明哉公亦有言

寧爲有瑕玉莫作無瑕石斯固自況矣

附高啓直隷吳縣人　國初聘授史館編修擢

禮部侍郎爲友人坐誣死

少保黄文簡公淮字宗豫浙江永嘉人洪武丁丑進士授中書舍人靖難後召入内閣仕至少保戸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宣德元年致仕正統十四年卒謚文簡

公勤慎周密於職事無所不舉命讞疑獄而獄無冤命議鈔法而法無弊其識尤爲人所不及文貞所載日録謂淮忌縉縉死與有力焉瑣綴録又謂

淮好訾毁同列豈其然歟

少師胡文穆公廣字光大江西廬陵人建文庚辰進士第一更名靖授修撰靖難後復名廣入内閣仕至文淵閣大學士卒贈禮部尚書加贈少師謚文穆子穜翰林院檢討

公居官敬慎沉静以滿爲戒在上前承顧問必盡誠必據理而忠厚爲本未嘗及人過失奏對有關機務退未嘗語人操修厚重之君子也

少保金文靖公幼孜名善以字行江西新淦人建文庚辰進士授戸科給事中靖難後入内閣改檢討仕至少保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宣德六年贈少保謚文靖子昭伯宣德二年進士

公簡易沉默温裕有容不肯伐善矜名爲文和平寛綽類其爲人所謂金玉君子者其人也

太保高文義公穀字世用直隷興化人永樂乙未進士改吉士授中書舍人正統中陞侍講學士入内閣仕至少保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天順初致仕卒贈太保謚文義

高公天資簡重操履清介而交人不泛覗義所在勇於必爲雖衆不恤也在位論薦多號得人可謂

慥慥乎篤實之君子矣

附尚書趙榮字孟仁閩縣人正統中以善書薦授中書迎復　英宗於漠北仕至工部尚書

太常卿岳文肅公正字季方直隷漷縣人正統戊辰會試第一殿試一甲第二授編修天順初召入内閣忤石亨降欽州同知戍肅州成化元年召復修撰出爲興化知府請告卒嘉靖中贈太常卿謚文肅

岳季方性剛而志高抱負經濟不輕屈下人人有不可意雖權貴人當言即言無藏宿有古豪傑之風以故奇公者多忌公者亦衆再起再廢竟不盡

其用惜哉

總論曰解公才高志銳受知三朝皆遭讒忌竟損其身黃公讒脫縲絏不一二年遂屏跡丘園尤不免于娼娸之口胡公金公入奉絲綸出從羈靮軍旅之事不及東陽而隨事獻納裨補亦多高公素稱忠實遣使迎鑾之議尤壯岳公負才氣直前任事仆而復起益不屑下人皆磊落賢輔臣也

九　殿閣儒輔三人

太子賓客胡公儼字若思江西南昌人洪武丁卯舉人授教諭陞桐城知縣薦授翰林檢討入內閣陞左諭德兼侍讀出爲國子祭酒兼學士掌院事洪熙元年加太子賓客致仕正統九年卒

公資性朴諒問學該博凡天文地理曆數醫卜皆通其說文章簡質不事辭藻晚年沉潛性理克養亦粹言行慥慥稱者俊焉

侍郎薛文清公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永樂辛丑進士授御史忤宦振坐死正統十四年召起大理丞天順四年召入內閣仕至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致仕天順六年卒謚文清隆慶中從祀文廟

公學賓踐履不務論說辭受取與必揆諸義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待之以誠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益至純熟　國朝理學公爲之最

侍郎呂文懿公原字逢原浙江秀水人正統辛酉浙江鄉試第一壬戌進士一甲第二授編修天順元年陞通政叅議兼侍講入內閣仕至翰林院學士憂歸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懿子常應授試中書舍人舉鄉試歷官南太常卿有學行

公在內閣六年端潔不苟取與性儉約身無紈綺清心寡慾至老勤學不倦議大事出人意表而爲民之心尤切而天下有陰受其賜者矣惜其享年不永云

總論曰胡公端諒持正好直言薛公剛毅沉潛聖學益不見容於時呂公溫恭儉約與人無忤竟以憂去卒士大夫際時遇主尚不究於用惜哉

十　興途宜力四人

榮國姚恭靖公廣孝直隸長洲人初名道衍妙智菴僧從靖難累功陞太子少師卒贈榮國公加少師謚恭靖配享廟庭嘉靖中移祀大興隆寺罷配享

公識眞主與密謀卒能成帝業公功不可誣也

太子太保宋公禮字大本河南永寧人洪武中太學生授戶部主事坐事謫成寧夏建文元年薦授陝西僉事靖難後陞禮部侍郎仕至工部尚書治漕河有功卒敕祀河上隆慶六年贈太子太保

公剛果質直有經濟才馭下嚴事亦易集治河功最大迄今賴之

少師金忠襄公忠浙江鄞縣人兄戍通州省兄以卜與靖難累陞兵部尚書卒贈少師謚忠襄子達應授翰林檢討澄歸寧波學文倖讀書仕至禮科都給事中出為長蘆運使

公博覽史籍議論河懸謹厚謙抑卒相大業以布衣而為碩輔不亦奇乎

知府況公鍾字伯律江西靖安人吏員永樂中薦授禮部主事薦知蘇州府在任十有三年陞正三品卒

公剛方奇偉潔廉之操一塵不滓操履之固千夫莫回令行秋霜靡暴弗馴惠流時雨靡悴弗煦蘇人至今尸祝之此豈驩虞得之哉

附魏觀蒲圻人薦舉任至四川叅政知蘇州府事坐罪死

張宗璉江西吉水人永樂進士授編修歷陞大理寺丞謫常州府同知卒於官

總論曰成湯立賢無方有以哉姚公籌軍旅宋公成河渠況公條賦役金公處君臣父子兄弟間卒能調護倩嫌以終其身此其人豈易及哉

十一 政績名臣十人

太子少師儀文簡公智山東高密人洪武中薦舉授教官仕至禮部左侍郎致仕卒贈太子少師謚文簡子銘字子新舉經明行修仕至兵部尚書兼掌詹事府事贈太師謚忠襄天性易直孝友

公寬平嚴正務持大體尚忠厚遇事是非又輒別白不屑附會侍 皇太孫以老成端謹稱

尚書郭公璡初名進直隸新安人永樂中由太學生授戶部主事宣德元年陞行在吏部左侍郎兼少詹事上為改今名代蹇公為吏部尚書在部十四年致仕

公天資質直寬厚臨事從容不見喜怒秉銓雖不及蹇公然潔廉務採實行不用浮薄游聲譽之士雖為內閣所欺然能堅忍持正自行其志

都御史羅公通江西吉水人永樂壬辰進士授御史仕至左都御史天順二年致仕卒

公才警敏曉暢兵法巳巳之變守關有保障功弘
治中赦祀居庸關
太子太保陳僖敏公鎰字有戒直隸吳縣人永樂壬
辰進士授御史仕至左都御史太子太保掌院事景
泰四年致仕卒諡僖敏贈少保
公鎮陝慈厚寛洪淸慎悉民疾苦不作聲色専務
安輯代者濟之以猛陝遂多事非復昔日之氣象
矣
武功伯徐公有貞字元武初名珵直隸吳縣人宣德
甲寅進士改吉士授編修景泰元年改御史擢副都

御史奪門功仕至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封武功
伯出爲廣東叅政逮下獄坐死尋編金齒爲民天順
四年釋歸卒於家
公短小精悍博學多能有膂力天官地理兵法水
利陰陽方術無不通貫詩文雄奇遒勁奪門決策
再定天位呼吸之頃天下晏然功誠不可少也然
南遷之議少保之死能免鴟黃之口哉袁公之獻
實循吉之往哲記皆公鄉人也其如公論何
附楊善直隸興濟人宣德舉人仕至左都御史
興濟伯

湯陰伯郭忠襄公資字存性河南武安人洪武乙丑
進士改吉士授戸部主事靖難畱侍居守陞戸部尚
書掌北平布政司事仕至太子太師戸部尚書致仕
卒贈湯陰伯諡忠襄子佑戸部主事
公受眷三朝屢登八座恭愼忠實盡心瘁力衣食
僅充幾不能葬亦後人之不可及者也
少保馬恭襄公昂字志高直隸滄州人宣德中舉人
授序班薦陞御史仕至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改戸部
致仕成化四年卒贈少保諡恭襄子愬錦衣衛百戸
公質直肯任事曉暢軍務選擢將校多得其人曹

賊反公與孫鏜爲首功改戸部會計非所長功名
損於兵部時亦難矣哉
大理卿虞謙字伯益直隸金壇人洪武中由太學生
授刑部郎中仕至大理寺卿宣德二年卒
公寛厚廉平簡知　仁廟讞獄平反惟愼惟明應
詔直言皆切中時弊
尚書張公本字致中山東東河人洪武中由國子生
擢江都縣知縣靖難平陞知府仕至太子賓客南京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事兼戸部事宣德六年卒
公廉介有守竭力任事剛果嫉惡於治姦宄鮮所

寬假而禮賢敬儒尤厚卒之日家無餘資可以觀
其平素矣
侍郎劉公季箎名韶以字行浙江餘姚人洪武甲戌
進士授行人仕至刑部右侍郎謫工部主事卒
公爲人清素雖歷顯要而冶然自持雍容雅度有
犯不校公餘手不什卷喜吟咏沖淡優柔有陶靖
節韋刺史之趣
總論曰儀公耆德有綺園之風劉侍郎之治績虞大
理之評刑張尚書廉介有守郭公朴魯少文然能持
正不皎皎與人競亦不失已羅公陳公咸有風節知

兵曉吏事民思慕之馬公著功名于南北邊本兵亦
不失其職湯陰不能救張非平武功不能全于蕭愍
興廢之際然乎亦不能無議矣
十二　死節忠臣七人
太子少傅劉節愍公儁湖廣江陵人洪武乙丑進士
授兵部主事靖難後陞兵部尚書鎮交趾簡定反死
難贈太子少傅諡節愍
公有才力縝密勤敏能出奇應變出參交趾屢著
勞績堅節授首以忠徇國義矣哉
少保陳節愍公洽直隸武進人洪武中薦善書授兵
科給事中累官兵部尚書鎮交趾黎利反死難贈少
保諡節愍官其子樞爲刑科給事中敕祠
公淹貫經史謹敏有才識討交趾參軍事平衆將
士功罪建授土官經理兵食剖決如流皆中機要
三鎮交趾事寛大專撫輯交人悅服及馬騏兆亂
力陳利害主將不聽遂以身徇國視貪生畏罪者
異矣
附知州何忠江陵人洪武進士爲御史言事謫
政平知州死難贈府同知
知府易先湘陰人國子生爲諒山知府死難贈

參政
知府劉公子輔江西廬陵人永樂中太學生授御史
累官廣東按察使左遷諒江知府黎利反死難贈參
政
子輔志節端方冰霜凜凜平日恂恂少言且不慕
交際人蓋鮮知之守諒江悉力捍禦矢與城亡豈
不偉哉
副使毛公吉字宗吉浙江餘姚人洪武進士授刑部
主事仕至廣東按察副使洞賊反死難贈廣東按察
使官其子科爲國子生後舉進士爲提學副使

兩廣數苦蠻賊流劫任事者賊至僞不聞聞亦不
往往不戰戰亦不力甚者十餘賊驅子女數百過
城下亦莫肯以一矢相加逮賊去廼始耀兵入墟
落殺掠齊民以爲功邀爵賞朝奏捷而夕告急覆
帥弃城丞非問也獨一毛吉如兩廣何哉

附僉事陶成字孔恩廣西鬱林人永樂中舉人
授交趾鳳山典史歷任浙江兵備僉事處州葉
宗畱反遇害

太傅曹文忠公鼐字萬鍾直隸寧晉人宣德癸丑進
士第一授修撰埋侍講入內閣累官吏部左侍郎兼
翰林院學士正統十四年没于土木之難贈太傅吏
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諡文忠官其子恩爲編修孫
榮錦衣世百戶

公學贍行端內剛外和識達政體才智出人自東
陽後議大事多決於公明敏之才頗相類爲雖王
振恣横亦曲加禮敬惜没于土木之難

少保鄺忠肅公埜字孟質湖廣宜章人永樂壬辰進
士授御史累官兵部尚書没于土木贈少保諡忠肅
官其子儀爲王事

公學博行壯仕官四十年風[illegible]然見重于士大
夫感行惠施近悅遠懷服仁踏義至死不衰士林
惜之

少保王忠簡公佐山東海豐人永樂中舉人授給事
中累官戶部尚書兼吏部事没于土木贈少保諡文
簡

公狀貌魁梧器宇渾厚政有體要心無苛隘權歸
閹振力諫不從覆師捐軀惜哉

總論曰劉陳曹王鄺毛南征北伐倉卒遇賊非所謂
以死勤事者耶劉陳宣力邊徼從事獨賢始焉共命
終焉効死無可憾也劉毛誓不與賊俱生盡瘁捐軀
皆稟忠直之死靡他者曹平章宥密鄺典司戎政不
能力爭於朝卒致萬乘蒙塵捐軀草野悔無及矣

國朝名世類苑卷一

國朝名世類苑卷二　姓氏履畧

吳興後學凌迪知稺哲甫　輯
上海後學秦嘉楫少說甫　校

十三清介名臣十二人

侍郎段公民字時舉直隸武進人永樂甲申進士改吉士授刑部主事仕至刑部右侍郎宣德九年卒

公好古力學精練吏事廉平勁直人莫敢干以私貧不能葬吳文恪經紀始克殮

左都御史顧公佐字禮卿河東太康人建文庚辰進士授莊浪縣知縣陞御史仕至都察院左都御史掌

院事致仕正統十三年卒

公性嚴重守正嫉邪不畏強禦正綱紀飭憲令使人畏而不敢犯其猶太阿干將鋒頴鋭而令人凛乎莫攖者哉卒以直道不能安其位惜哉

尚書耿清惠公九疇字禹範河南盧氏人永樂甲辰進士授給事中陞兩淮運司同知運使被逮至京事白陞刑部右侍郎歷右都御史掌院事被讒出為江西右布政復召為南京刑部尚書天順四年卒謚清惠子裕稱名臣

公奉身節儉無他嗜好公退家居惟謹身讀書而已交人不泛闗節不至其門雖權貴亦敬憚不敢犯論是非確然不肯詭隨尤嚴取與與衆寡合累遭讒困賴上知其所存卒保全之袁氏獻實曰國家鹽課兩淮為最然官運司者多饕汚鮮克自樹立士之自好者恥為此官而司銓者至皆以闒茸耄昏者主之亦不復敘遷輒考黜而去由是鹽法大蠹奸弊百出而商人皆不樂報中竈丁且失所國課日縮殆不知所稅駕矣安得加耿公者使乂於其官一掃清之耶

尚書年恭定公富字大有直隸懷遠人永樂中舉人

授訓導召為吏科給事中歷右副都御史忤石亨被逮致仕復起為南京戶部右侍郎廵撫山東仕至戶部尚書卒謚恭定

公剛正朴忠簡言寡慾遇事直前不顧利害氣節才識世不易得

左都御史軒公輗字惟行河南鹿邑人永樂甲辰進士授行人陞御史仕至左都御史刑部尚書致仕卒

公天性廉介律已嚴毅清勁俊偉不務文飾秉持風紀謟諛不行奸墨屏跡有為有守之士也

都御史魯公穆字希文浙江天台人永樂丙戌進士

授御史仕至左僉都御史卒子崇志景泰五年進士官至應天府尹亦以淸愼見稱

公剛正淸愼内恕外嚴決疑應變才氣雄敏歷仕中外二十餘家無餘資歿不能歛

尚書林恭肅公鶚字一鶚浙江太平人景泰辛未進士授御史仕至刑部右侍郎嘉靖中贈刑部尚書諡恭肅

公秉禮植義造次必恭愼公餘輒危坐閱書史臨古帖作楷書寢必夜半漏盡卽起馭下嚴交遊不苟事母極敬愛歷仕二十六年家無百金之積歿

無以爲殮篤行孝廉君子也古所謂居官廉雖大臣無厚積者公其人矣

都御史楊公繼宗字承芳山西陽城人天順丁丑進士授刑部主事仕至左僉都御史卒於官

公好善惡惡出於天性與人不苟合人亦憚其方嚴居官三十餘年民懷父母吏畏神明忠孝諒直光明俊偉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

太子少保樊淸簡公瑩字廷璧浙江常山人天順癸未進士授御史仕至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宦瑾奏奪職壽復卒贈太子少保諡淸簡

公明習律令潔己好修偘偘自樹交游稀寡人皆敬而畏之

尚書熊莊簡公繡字汝明湖廣道州人成化丙戌進士授御史論知縣仕至都察院右都御史致仕卒贈刑部尚書諡莊簡

公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賢能貧居常能儉歷仕四十餘年守法徇公推賢嫉惡不邀時譽不急近功才節操履一時莫儷

尚書陳公壽字本仁江西新淦人成化壬辰進士授給事中仕至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卒

公歷官四十年大半在散地食祿任事不久而廉名最著老無所于歸諸子旅寓飄泊環堵蕭然歿無以爲殮宦轍所至人懷去而思之

少保陶恭介公琰字廷信山西絳州人成化辛丑進士授刑部主事仕至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致仕卒贈少保諡恭介子滋正德九年進士武選郎中論大禮謫戍

公宏才偉度累試繁劇恤國勤民動著聲績中忤權貴屢進屢退方毅直亮喜慍不行自奉儉節人所不堪

太子太保梁端肅公材字大用南京金吾衛人正德己未進士授德清知縣仕至太子少保戶部尚書忤郭勛削籍卒隆慶改元贈太子太保謚端肅

公狷介清約守正嫉邪國有大役諸塞有虜警緡財賦不忍加賦於民為權奸中傷削籍生理蕭然

副都御史朱公裳字公垂直隸沙河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御史仕至右副都御史致仕卒

公清信自堅貧困裕如士頌其廉民懷其惠知友服其不市名狷介篤行之君子也

附薛遠無為州人永樂進士仕至南京兵部尚

書父祥　國初薦舉仕至工部尚書下獄死遠居官四十年貧如寒士

王琦字文進仁和人舉人仕至提學僉事致仕以飢寒卒

周子良浙江錢塘人兵部郎中

師逵東河人永樂中太學生授御史仕至戶部尚書兼吏部事逵孝行純至操履端潔

總論曰　成祖痛懲贓吏然左右大臣亦有好利蓄貨聚馬者獨段公以清謹受知顧耿年三公皆有孝肅清獻之風屢遭頑讒非恃聖明幾陷奇禍軒魯林楊陳五公剛毅直方不可犯顧於民有惠政陶梁朱三公耿介清苦人所不堪獎公熊公清譽孚洽竟與時違不究其用

十四　德行　文學十人

侍郎李忠文公時勉名懋以字行江西安福人永樂甲申進士改吉士授主事陞侍讀仕至國子祭酒致仕景泰元年卒謚文毅成化中贈禮部侍郎改謚忠文

公文學老成操行修潔節義足以表俗剛正足以任事量足以有容而志不可奪危言直諫兩下詔

獄皆垂死至折脅不少拙屈白首荷校不悔非直養浩然之氣者能之哉

附石大用薊州人國子生上書代李忠文荷校仕至戶部主事

祭酒陳公敬宗字光世浙江慈谿人永樂甲申進士改吉士授刑部主事陞侍講仕至南京國子祭酒致仕天順三年卒

行方而嚴學優而粹勢利紛如頽然無累抑抑德隅人望如長詞林重輕卜其進退時有古廉於公作配古廉即時勉也

尚書魏文靖公驥字仲房浙江蕭山人永樂三年舉人授松江府學訓導薦陞太常博士仕至南京吏部尚書景泰元年致仕成化八年卒年九十八諡文靖

公端厚祗慎簡約廉勤身不勝衣言不出口清德雅望海內達尊

都御史吳文恪公訥字敏德直隸常熟人永樂二十一年舉醫生授監察御史仕至右副都御史致仕卒諡文恪

公持敦慎之心秉廉直之操其議論舉措有前賢之遺風視世之隨俗變化方外而圓內者相去遠矣以布衣歷事三朝雖功不表見其剛嚴之風亦足以砥礪有位立綱紀矣

侍郎葉文莊公盛字與之直隸崑山人正統乙丑進士授兵科給事中仕至吏部左侍郎卒諡文莊

公溫雅簡重崇道誼尚名節思跂古人居家惇孝友蒞官清慎勤論事不激不隨其取人先行檢而後才藝終不計人過門無雜客公退手不釋卷考古辯疑殆忘寢食而於聲色財利之外澹然不以動心惜乎大用未究而卒

尚書楊文懿公守陳字維新浙江鄞縣人景泰辛未

進士授編修仕至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卒諡文懿贈禮部尚書弟守阯南京吏部尚書守隨工部尚書諡康簡守隅布政使子茂元刑部右侍郎茂仁按察使濟美世其家

公孝友方正與人交篤於信誼居常恂恂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至說理論事辯是非毅然不可屈博學多識文詞藻雅惜未竟用耳

太子太保張莊簡公悅字時敏直隸華亭人天順庚辰進士授刑部主事仕至南京兵部尚書太子少保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莊簡

公性素清約終始不渝為士林表率者四十餘年平居謹畏小心無疾言厲色至臨事卓有定見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清修篤實之君子也

尚書謝文肅公鐸字鳴治浙江太平人天順甲申進士授編修仕至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祭酒事請告瑾勤致仕卒贈尚書諡文肅

公忠誠孝友性氣屹屹好善嫉邪不屑回互非其友不交非其時不仕諡之以肅斯稱情矣

太子少保章文懿公懋字德懋浙江蘭谿人成化丙戌會試第一二甲進士改吉士授編修仕至禮部尚

書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懿萬曆元年從祀孔廟

公平生襟懷坦蕩不修城府器度宏偉不見涯涘望之敦龐即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好賢禮士樂人爲善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據經援古確乎不可易性尤寡嗜慾隨遇而安行藏去就以時而動自筮仕九轉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

太子太保吳文定公寬字原博直隸長洲人成化壬辰會廷試俱第一授修撰仕至禮部尚書詹事府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公端靜淵穆廉潔方嚴不溷溷爲同不澆澆爲異士無賢愚見者靡不歸心公亦保合兼容不見畛域平生不聞有毀譽之言亦不見喜慍之色其古所謂大雅君子者乎

總論曰我　太祖有言吾取士得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者此十君子可以當之行誼足以師人文章足以華國問學足以明道才識足以濟務隱約足以激時所謂先進於禮樂者非歟嗟乎吾不得而見之矣

十五　忠直遺難十一人

學士劉忠愍公球字求樂江西安福人永樂辛丑進士授禮部主事薦改侍講以直諫死獄贈翰林院學士謚忠愍子鉞釪舉進士鉞廣東叅政釪雲南按察使俱振没出仕

公天性孝弟忠潔寛平議論堅正慷慨常依名節沉思積學好義力行文詞鏗鏘金春玉應人共寶之如月蠙天犀也

附成器餘姚人布衣

侍郎鍾恭愍公同字世京江西永豐人景泰辛未進士授御史以直諫死獄天順元年贈大理寺丞謚恭愍官其子啓知縣成化中又官其一子通政知事

忠誠節義可貫金石比跡龍逢雖死如存

附楊集字浩然常熟人進士以救鍾公出爲知州

尚書廖恭敏公莊字安止江西吉水人宣德庚戌進士改吉士授給事中陞南京大理少卿以直言下獄謫定羌丞天順元年召復職仕至刑部左侍郎致仕卒贈刑部尚書謚恭敏

公任性易直表裏洞然然好剛尚氣言辭激憤又好面折人人不能堪公已無芥蔕人故益恨公公

既抗忠獲罪名聞天下顧不屑謹細行遠嫌好存
謝賓客諸遊知爲懽狎葢其闊達天性然也
尚書章恭毅公綸字大綸浙江樂清人正統乙未進
士授南京禮部主事直諫下獄天順元年復職超拜
禮部右侍郎陞南京吏部左侍郎致仕卒贈尚書謚
恭毅官其子玄會爲鴻臚主簿長子玄應進士爲南
京吏科給事中
侃侃恭毅抗志獨立忠讜是陳龍爲鱗逆綱常是
扶我躬追䘏天目重明加乃丕績今之名臣古之
遺直

按察使周公新字志新廣東南海人洪武中太學生
授大理評事歷官浙江按察使爲權倖所害死
公性鯁直勁厲姿幹高大俊偉異常好學能文政
尚大體斷疑獄如神人以爲生閻羅或謂公發奸
擿伏有廣漢風而宋有鐵面御史公似過之故當
時稱之曰冷面寒鐵公云死非其罪人皆憐之
府尹陳公諤字克忠廣東番禺人永樂六年舉人授
刑科給事中仕至順天府尹出爲按察使降知縣陞
荊府長史遷鎭江府同知致仕卒於家
公以犯顏敢諫屢瀕于死賴　文皇　仁皇之明

躓而復奮然竟齟齬坎壈其身直道三黜其信然
哉
御史練公綱字從道直隸長洲人宣德乙卯舉人授
御史以直言左遷邠州判官憂去卒
公賦性剛鯁嚴於嫉惡遇事敢言玉陛宣宥猶不
能奪其直亦可謂能其官矣竟以此擯弃一斥不
復太剛則折又奚足恠乎
知府劉公實字嘉秀江西安福人宣德庚戌進士改
吉士出爲金華府同知陞南雄知府忤權璫卒獄中
公生平清強其心貧窶與古廉吏范冉李及無異

彭文憲稱公躬過人之操履立絕俗之儀矩利誘
不回勢傷不阻
按察使楊公瑄字廷獻江西豐城人景泰甲戌進士
授御史以直諫下獄坐死釋戍南丹成化元年復職
仕至浙江按察使卒於官子源任欽天監五官監候
以直諫死
楊公正色昌言首排曹石身貫三木幾死徙行直
聲振天下而源以京房之術伐恭顯之姦託志精
忠慷慨有父之風名與天壤俱敝可也
光祿寺卿陳恭愍公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天順庚

辰進士授御史仕至廣東左布政使忤中貴逮卒正德中贈光祿寺卿謚恭愍父貞韶景泰中爲福建右布政使

公學醇行方文詞簡古潔廉無私終身甕牖經濟之才綽有展布實行高名信於海内王守溪哀詞曰當成化間望重天下者三人焉三原王公莆田彭公及公是也

僉事陳公祚字永錫直隸吳縣人永樂壬辰進士改吉士授御史以言事逮獄五年陞福建僉事致仕自號退翁卒

公平生屢涉奇禍皆人所不堪者而公之心安焉曾不以生死易其心眞烈丈夫哉李文正公哀公詞曰孝友足以厚倫材識足以斷政事氣節足以厲風俗其存其亡關乎天下者甚重也

總論曰　國朝文臣忠直不以死生二其心者數公足以當之劉公之言行必無巳巳八月之事鍾公廖公章公之言行必無丁丑五月之事楊公之言行必無辛巳七月之事五公忠憤所激遇事當言見死且不避彼受頤指爲權貴人鷹犬博一笑語者眞天淵矣陳府尹陳御史陳僉事剛直敢言屢死不悔劉南雄周按察陳方伯皆以節用愛民故忤中貴人殞其身悲哉

十六中興賢輔九人

太師李文達公賢字原德河南鄧州人宣德壬子鄉試第一癸丑進士授吏部主事仕至少保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卒贈太師謚文達

公爲人恭嚴莊重得時行志不爲小廉曲謹平居無疾言遽色其容粹然見者如在春風中浮躁者爲之自失陰狡者爲之中沮蓋其所養者深故其所得有大過人者論者謂天順以來所以正君德恤民生進賢才廣言路抑僥倖却夷狄皆賢之力云三楊之後文達一人而已

太傅商文毅公輅字弘載浙江淳安人宣德乙卯鄉試第一正統乙丑會試廷試俱第一授修撰景泰元年陞侍講入內閣天順元年爲民成化二年召入內閣仕至少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太傅謚文毅子良臣翰林院侍講

公丰儀山立襟度淵澄以經濟爲巳任以薦賢爲首務間論古今治亂事機得失賢否疊疊不倦文牘盈案裁決如流方果好直言遇大議能持正身

退名完德業善于當時風聲聳于後世馬鈞陽曰
我　朝賢佐商公第一文貞文達不及也視古名
相如勃之重厚崇之應變旦之沉靜亦何忝哉
太傅彭文憲公時字純道江西安福人正統戊辰進
士第一授修撰歷侍讀入內閣仕至少保吏部尚書
文淵閣大學士卒贈太傅諡文憲
公資稟既異克養問學敬謹粹溫休休好善秉謙
抒誠歷事三朝敬謹如一日世稱賢相其所論建
皆深切時弊同時商文毅實相似云
太傅徐文靖公溥字時用直隸宜興人景泰甲戌進
士第二授編修仕至少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致仕卒贈太傅諡文靖

公在位以寬大稱承劉吉恣威福報私怨之後一
以安靖誠信隨才器使保全善類從容調劑弭謗
消讒雖無勇功智名而培養國家元氣多矣
太師劉文靖公健字希賢河南洛陽人天順庚辰進
士改吉士授編修仕至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
士忤瑾致仕卒年九十四贈太師諡文靖嘉靖初存
問又官其曾孫爲尚寶丞
公骨相奇古學問深粹行淳履正偉識宏材早際
聖明晚罹奸佞進不盈侈退不窘戚近世賢輔
太保楊文忠公廷和字介夫四川新都人年十二中
鄉試成化戊戌進士授檢討仕至少師吏部尚書華
蓋殿大學士議禮削籍隆慶改元復官贈太保諡文
忠子愼正德辛未狀元授修撰以議禮謫戍滇南卒
隆慶改元復職贈翰林院學士惇恂俱進士弟廷儀
兵部右侍郎父春成化辛丑進士提學僉事
公明達有謀敢于任事康陵巡幸不草赦又擒滅
元兇中興一詔朝野肅清尊號之議首尾數十疏
揭家族以博中興古社稷臣也豈可易議哉

太師梁文康公儲字叔厚廣東順德人成化戊戌進
士授編修仕至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致仕
卒贈太師諡文康弟億正德四年進士
公立朝四十年多自蔽掩不誇其功不言人過失
施德於人不責報有庇其德反操戈者亦不較諭
言至居之恬然生平輕財周恤志慕清修宸濠反
藉士大夫多有餽惟公無之至於止泰藩之封地
不草巡遊之敕尤其大節梗梗者
少師蔣文定公冕字敬之廣西全州人成化丁酉年
十五舉鄉試第一丁未進士改吉士授編修仕至少

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仕致仕卒隆慶改元贈少
師謚文定

公端澄簡愼遇事不激不隨　武皇之末匡扶調
護不動聲色除奸弭亂以迎　英主非社稷之臣
乎

太保毛文簡公紀字維之山東掖縣人成化丁未進
士改吉士授編修仕至少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
士致仕卒贈太保謚文簡子渠丙戌進士槩舉人光
祿寺卿槩乙未進士副使

公歷事四朝清德正學卓識宏才爲海內所倚重

武廟時殛人情洶洶公極言諫止迺定議迎　英
主以成旋乾轉坤之功此古所謂社稷臣也

總論曰文達遇曹石巽以行權文毅處　永壽　昭
德兩宮順以濟險斯實難矣文憲乞終喪起不得入
內閣所謂險德避難者與文靖承萬劉之後有取新
之義焉康陵時劉公鞠躬盡瘁以正其始楊公撥亂
反正以扶其終或去或不去均之爲大臣乎梁蔣毛
三公咸有社稷之功與楊公等也俱以議禮不合去
惜哉

十七中興賢輔七人

尚書劉文安公定之字主靜江西永新人正統丙辰
一甲進士第三授編修成化二年陞太常少卿侍讀
學士入內閣仕至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卒贈
禮部尚書謚文安

公襟懷坦夷操履謙謹與人語色温氣和遇人無
貴賤大小一於恭敬其居官論事則根據義理詞
峯峭厲雖勇者有弗及

太傅丘文莊公濬字仲深廣東瓊山人景泰甲戌進
士改吉士授編修仕至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卒贈太傅謚文莊

公好論議上下千古尤熟國家典故政事可否反
復與大臣言官爭是非雖未必一一中適然不肯
媕阿取悅商榷往事時出意見能以辯博濟其說
對人語滚滚不休人無敢難者然剛褊每事欲有
紛更與劉健爭至脫幘於地其嫉三原尤不爲衆
所與

太保劉文和公珝字叔温山東壽光人正統戊辰進
士改吉士授編修仕至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
太學士致仕卒贈太保謚文和

公秉心不疑諄直無顧廉公無私嘗決天下大計

一言而定利害不能奪有大臣之節抑邪嫉惡恒
過于嚴以是小人多忌之
太傅謝文正公遷字于喬浙江餘姚人成化甲午鄉
試第一乙未會試第三殿試第一授修撰仕至少傅
戸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太傅謚文正子
丕弘治進士第三人仕至吏部左侍郎兼學士
公器宇豐厚風神秀朗見者知爲壽俊元臣其忠
誠端確始終不渝所謂清白之操百鍊愈精剛毅
之氣萬人必往誠如聖諭也在内閣時劉公敢於
任事而資公之斷李公長於爲文而資公之典則

公可否其間不阿不激號能持正同寅協恭所以
輔成盛治者端有在也
太傅王文恪公鏊字濟之直隸吳縣人成化乙未進
士第三鄉會俱第一授編修仕至少傅武英殿大學
士致仕卒贈太傅謚文恪
世以文學稱王公豈知公者耶厄於權奸竟不得
一用所學少攄其經綸天耶人耶昔敬輿阻于延
齡古今同惜洛陽絳灌何代無之奚獨王公哉
太傅劉文肅公忠字司直河南陳留人成化戊戌進
士改吉士授編修仕至少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致仕卒贈太傅謚文肅
公性峻少通行方寡合一介不苟得在内閣未久
無大建明然重厚持正爲賽倖所嫉
少保石文端公珤字邦彥直隸藁城人成化丁未進
士改吉士授檢討仕至少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致仕卒謚文隱隆慶改元贈少保改文端兄玠同
舉進士累官戸部尚書俱有文
公清修無玷毀譽不撓持論堅確不避夷險秉正
嫉邪進禮退義
總論曰文安在内閣再進密疏皆　國家大計文莊

博覧古今號通儒文和處文康文穆間道不同時時
相詆竟爲擠去文正文恪之遇逆瑾進退殊轍歸潔
其身文肅去時瑾已誅長沙爲政竟不知其讒間所
起文隱秉銓清勁不説於新都數議大禮乃不肯負
新都也文隱去後而吁咈之風微矣
十八　近代賢輔六人
太師李文正公東陽字賓之湖廣茶陵人四歲舉神
童隸業京庠天順甲申年十六舉進士改吉士授編
修仕至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太
師謚文正

公慧悟夙成文章流麗代言敷奏明暢爾雅又能奬進才儁推挽聲譽風韻所漸人皆嚮附事太陵稱忠勤康陵時周旋曲濟保護善類清謹弗渝休休不專政歸卿寺人顧思之

太保楊文襄公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籍直隸丹徒人八歲舉神童隸業翰林成化壬辰進士授中書舍人歷總制三邊左都御史忤瑾逮獄尋復職正德十年以吏部尚書入內閣致仕嘉靖四年起內閣兼兵部尚書提督陝西軍務復入內閣仕至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八年削籍卒二十七年贈太保諡

文襄

公生而隱宮貌類寺人學博才雄善調停應變濟務尤曉暢邊事羽檄旁午一夕十疏口拈指授悉中機宜又好汲引人人或訾已顧揚薦之一時俊達名流亦爭趨其門

太師張文忠公孚敬字懋恭初名璁賜今名浙江永嘉人正德辛巳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以議大禮陞翰林院學士召入內閣仕至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太師諡文忠

公天性孝友氣度朗豁博極羣書奇偉迴特非時俗膚淺所能揆測及當事涖政執法以行剛崛不回遭遇聖主建明大禮乃知殷宗思治夢帝賚傅周宣中興岳降生申有由然也

太傅席文襄公書字文同四川遂寧人弘治庚戌進士授郯城知縣累官兵部右侍郎以議大禮陞禮部尚書加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太傅諡文襄弟春吏部右侍郎

公爲主事已具綜理之才歷官巡撫貪官豪右摶擊無遺風裁凜凜文章卓然可稱服御儉約不逐時好近世之名卿也

太傅桂文襄公萼字子實江西安仁人正德辛未進士授丹徒知縣陞南京刑部主事以議大禮仕至少傅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太傅諡文襄

公實學勵行執古傲上一言悟主遂極峻用讀公奏議皆經國大猷切中時弊至密論四事若放宮人止織造罷鎮守却祥瑞尤時所難言者況其講學論政皆自稽古根本中來又其于進退之際懇懇不肯自恕可謂名相也已

太保霍文敏公韜字渭先廣東南海人正德甲戌進士授主事以議大禮仕至少保禮部尚書卒贈太保

諡文敏子與瑕已未進士

公議論侃侃直毅無前才識宏博能鼓舞人才奏疏屢上皆惓惓憂國愛君惜功業未究識者大以爲憾

總論曰余見學士大夫多訾議李公豈其然哉文正爲政值奸凶隕名毀跡保護善類卒之日諸門生故吏斂金錢爲葬具不一二年家人不免於凍餒蕭然四壁不足當近日輔臣一晏會之費楊公文武兼資處瑾永張桂間固有深意非直任權術其濟不濟命也席公早自修檢才諝學識又足展其志意所注措

有善譽張公晚年發憤抗朝議受知聖明攬才俊謝苞苴孤立行一意元庚中賚莪莪歛束要亦有以服其心矣桂文襄潛心實學乘時効用綱條燦然霍文敏才高學博建議平正惜其未竟用耳

十九　天曹碩宰七人

太保王文端公直字行儉江西太和人永樂甲申進士改吉士授修撰仕至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致仕天順六年卒贈太保諡文端

公修髯方面氣宇宏偉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至接人和氣盎如屢典文衡得人最盛在翰林三十年恭勤不怠秉銓軸益加廉慎海內想望其風采獻實曰太宰百官之表也惟至公則官無私昵至明則名實不眩至恕則人無弃才至剛則政出於一若文端者庶幾兼之矣

太保王忠肅公翺字九皐直隸鹽山人永樂乙未進士改吉士授大理寺正薦除監察御史仕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致仕卒贈太保諡忠肅

南陽嘗曰皐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剛廉而塞強而義彭惠安公贊公淡然無欲不識姜姬而況苞苴莫我敢施古三不惑於公

見之人皆以爲確論

太師王端毅公恕字宗貫陝西三原人正統戊辰進士改吉士授大理寺副仕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致仕卒年九十三贈太師諡端毅子承裕歷官南京戶部尚書諡康僖清慎有父風

公以忠誠受知　憲廟所論奏皆讜侵貴近無復諱避悉見優納及秉銓衡抑躁獎恬黜幽陟明拔薦羣賢布列三事弘治初明良一德朝野清晏唐之貞觀宋之慶曆不足多也求之於古其希文君實之論歟

少保倪文毅公岳字舜咨浙江錢塘籍應天上元人天順甲申進士授編修仕至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卒贈少保諡文毅父謙正統四年授編修仕至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文僖父子翰林自公始

父才學識量優於經濟狀貌魁梧又足稱其志意於諸卿中推遜馬鈞陽至論國事亦不肯相徇

太傅馬端肅公文升字負圖河南鈞州人景泰辛未進士授御史仕至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致仕忤瑾削籍尋復職卒年八十五贈太傅諡端肅

公性介特寡言笑不尚華侈舉止嚴重修髯偉貌

望之知為異人居官重名節厲廉隅雖位極人臣名聞四夷退然不敢自居至於直事變臨利害屹然如山不可撓奪可謂社稷臣矣議者謂公忠鯁如汲長孺勳名如郭汾陽相業則比韓稚圭范希文殆非過論也

太保耿文恪公裕字好問清惠公子景泰甲戌進士改吉士授工科給事中尋改檢討謫泗州判官成化元年召復職仕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卒贈太保諡文恪

公偉幹修髯儼然神明學問該洽文章雅正冠冕縉紳世濟其美世稱文恪之剛嚴不及清惠而長厚過之夫惟長厚是以無私怨惡而能愛惜人才為國家養和平之福崇恥遜之風彼中懷媢嫉而外掩詭異者其亦異乎耿公矣汪公宣曰先任吏部之臣廉介端貞不如王翺公忠直亮不如王恕坦夷無物不如耿裕

少保許襄毅公進字季升河南靈寶人成化丙戌進士授御史仕至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忤瑾削籍尋復職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襄毅加贈少保子八人詩鄒貢士任知府誥南京戶部尚書博學能文諡莊敏

贈太子太保讚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諡文簡稱名臣論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有才畧

公器宇魁岸抱負甚偉議論洶洶出若無不可為者法尚嚴峻凡有請託多拒不行見者敬而憚之崔後渠評公德有四曰言直道推賢敢為人咸以為名言

總論曰秉銓大臣非上結主知不得行其志即上知非內閣調護亦不得安於其位抑菴之遇芳洲忠肅之遇文達命也盧氏之遇萬文康三原之遇劉文穆

亦命也文毅端肅或尚包荒廼謂二公太別白賢不
肖功名不及禮兵時吏部之難非一日矣襄毅沮於
逆瑾當是時焦芳入内閣而張綵代宇世道又一變
矣

二十 鯁直忠勤九人

太傅于肅愍公謙字廷益浙江錢塘人永樂辛未進
士授御史仕至少保兵部尚書爲權奸所害死贈太
傅諡肅愍尹昺應天府尹節槩修潔有文學壻錦衣
千戶朱驥亦坐戍邊宥還累官掌錦衣衛事都指揮
使

己巳之變迄今可爲寒心方也先入寇 英皇南
奔呼吸間即有永嘉靖康之禍而于公砥柱狂瀾
屹然不動坐使社稷危而復安觀其分守九門移
營城外堅壁清野以挫賊鋒而喪君有君廟算無
失專意戰守罷紬和議計擒喜寧安除禍本故能
返 皇輿於絶漠正 帝坐乎黃屋謀國之善古
未聞也而卒以駿功取奇禍夫功蓋天下者不賞
于公之謂矣

尚書王莊毅公竑字公度湖廣江夏籍戍河州正統
己未進士授戶科給事中仕至兵部尚書致仕卒正
德中諡莊毅

於惟奸臣實惟謀王首碎于庭衆歌斯舞侃侃黃
門潭潭烏府風力鷹鸇戎力貔虎惟彼老成乃國
羽翼乃當急流完名歸處守谿筆記曰公性剛毅
少豪俊尚氣節義所當爲奮往直前生長西陲有
志功名居言路見事有不平者輒爲之阨腕自廷
擊馬順之後所至令行禁止人望而畏之曰此擂
殺馬順者公名自是滿天下豈非一世人豪哉

太子太保項襄毅公忠字藎臣浙江嘉興人正統壬
戌進士授刑部主事仕至兵部尚書忤汪直逮獄復

職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襄毅子綬孫錫皆舉進士
綬爲江西參政錫爲光祿寺卿鏞世蘇州衛指揮改
錦衣鎭壬戌進士曾孫治元丙辰進士篤周壬戌進
士

公明果倜儻達練吏事悉體民隱曉暢軍務直言
正色不屑詭隨當權璫赫烜世勳大臣俛首屈膝
莫敢吐氣而公視之如孱弱忠言抗論按法行事
累不少顧及其投閒摘疵釀成排擯之訐且欲陷
之坑穽而公侃侃正色力折姦回而奪之氣竟亦
不能甚公之禍無何直道自明而公之節義大伸

于天下顧非豐功偉德而　皇天之默騭耶
太保余肅敏公子俊字士英四川青神人景泰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仕至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致仕卒贈太保謚肅敏
公凝重簡默外和內嚴正不詭俗廉不近名平生仕宦多在西北榆林修邊之功最大已而入兵部欲推榆林法盡修宣大兩鎮惜阻於讒忌功有緒竟不能就
太子少保程襄毅公信字彥實直隸休寧人正統壬戌進士授吏科給事中仕至南京兵部尚書致仕卒

贈太子少保謚襄毅子敏政有文名
公在正統末捍禦都城景泰中督餉廣寧破松蕃夷寇天順初巡撫遼東成化初督川貴軍務平山都掌叛夷而最後叅贊留務謨謀猷納宜威力平暴亂者實兼文武之功
少保秦襄毅公紘字世纓山東單縣人景泰辛未進士授御史劾中官降北黃驛丞歷州縣陞巡撫陝西都御史仕至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致仕卒贈少保謚襄毅
公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列位孤卿所居僅蔽風雨菜羹糲飯不改其舊及卒家無餘貲子孫有貧乏不能存者
少保胡端敏公世寧字永清浙江仁和人弘治癸丑進士授德安府推官歷江西副使劾寧藩逮獄謫戍遼東尋復職陞湖廣按察使仕至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致仕卒贈少保謚端敏子純肇慶知府有材行蚤乞致仕
公朴忠直諒氣壯才雄濟以學問優於經濟淡薄寧靜清素不滑身不踰中人言若期期不出口及論大政事侃侃不回居常憂國不遑寢食事有不

可即閉門草疏無少顧忌正色立朝孤立無與且見幾勇決進退有禮世尤高之
少保李康惠公承勛字立卿湖廣嘉魚人弘治癸丑進士授太湖縣知縣仕至兵部尚書卒贈少保謚康惠父田右都御史兄承恩刑部郎中承芳評事承箕承顏舉人子救益府長史
公學有源委才無枝梧提兵南北曉暢軍事通達
國體議論英發潔廉自守家無餘貲
尚書方簡肅公良永字壽卿福建莆田人弘治庚戌進士授刑部主事仕至南京刑部尚書終養卒謚簡

肅
公筮仕以廉介稱劾朱寧致仕屢起爲中丞侍郎
尚書皆以終養爲辭忠孝之節剛廉之操精卓之
識完名全美可謂一世偉人矣
總論曰肅愍在當時衆輒罵權奸又請削公兵柄至
謂德勝之役爲無功公没未幾端人志士至談公事
又輒流涕稱公忠勇謂公社稷臣也豈非娼嫉激於
同時是非白於異世邪王公殺馬順項公擢汪直余
公開榆林程公上襲千戸書秦公劾柳景胡公發宸
濠反謀李公抗疏言彰義東市之事皆起於内臣方
公首發錢寧之黷貨足落權奸之膽此其人豈以死
生利害動其心乎

二十一　德學儒臣十一人

侍郎錢文肅公習禮名幹以字行江西吉水人洪武
辛卯進士改吉士授檢討仕至禮部左侍郎兼學士
致仕卒謚文肅
公孝弟忠信篤於倫誼厚生送死推財賑贍好古
秉禮動有矩則文章論議士類宗仰
太子少保鄒文敏公濟字汝舟浙江餘杭人洪武中
薦舉明經授訓導累官儀制郎中仕至右庶子兼少
詹事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敏子幹正統四年進士仕
至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康靖
公博學修行能文章樂易無涯屢與諸儒臣纂修
大典公爲總裁惜惟於官寮之禍不竟所用
附徐善述天台人右贊善贈太子少保謚文肅
王汝玉長洲人贊善兼檢討贈太子賓客謚文
靖
馬京武功人進士北京刑部侍郎贈少傅謚文
簡
梁潛太和人舉人右贊善兼修撰
周冕寧波人司諫春坊以上五官俱以官寮罹
罪下獄死

侍郎儲文懿公瓘字静夫直隷泰州人成化甲辰會
試第一二甲進士授主事仕至南京吏部侍郎致仕
卒謚文懿
公體貌清羸若不勝衣端默簡重凝然臺閣之器
邵文莊嘗語人曰持身當以柴墟爲法終不爲匪
人累其見重如此
侍郎劉文介公儼字宣化江西吉水人正統壬戌進
士第一授修撰仕至太常寺少卿兼學士卒贈禮部

左侍郎謚文介

公學有沉潛文無險塞取與明潔士林倚重

太子少保邵文莊公寶字國賢直隸無錫人成化甲辰進士授許州知州仕至南京禮部尚書終養卒贈太子少保謚文莊

公質性淳懿學問博洽孝親睦族獎誨後進應務之才細巨皆適一時儒碩竝以天下士稱之

太子少保楊文恪公廉字方震江西豐城人成化丁未進士授給事中仕至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恪

公好學能文負時名吏事精敏性介耿恥回互遵信程朱厭弃詞章講求義理學問可擬古醇儒事業可擬古名臣德性可擬古君子求之當世鮮有其倫

祭酒魯文恪公鐸字振之湖廣景陵人弘治壬戌會試第一二甲進士改吉士授編修仕至國子祭酒請告卒謚文恪

公端飭自勵不肯言人短長及時政得失虚心約已清慎不渝憂時濟世之心每惓惓焉屢召屢起羣情嚮慕益競持名節縉紳欽仰

尚書崔文敏公銑字子鍾河南安陽人弘治乙丑進士改吉士授編修忤瑾謫南吏部主事尋復職仕至禮部右侍郎致仕卒贈尚書謚文敏

公宏才博學好古能文素履皭然出處無玷淵醇清邵卓然巨儒

尚書呂文簡公柟字仲木陝西高陵人正德戊辰進士第一授修撰議大禮謫解州判官歷陞南考功郎中仕至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卒隆慶改元贈尚書謚文簡

公內充外裕色温氣和藹然可挹而行方詞厲守堅力定在朝在野隨寓盡道其真君子方之程伯子不信然哉

尚書羅文肅公玘字景鳴江西南城人成化丙午鄉試第一丁未進士改吉士授編修仕至南京吏部右侍郎致仕卒贈禮部尚書謚文肅

公學問淵源氣節高古德業遠邁千古人識見不隨于流俗文章忠義盎兼有之

右都御史何公塘字粹夫河南懷慶人弘治壬戌進士改吉士授編修忤瑾謫州判仕至禮部右侍郎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辭不就

公敦朴正大廉靜忠貞雅志恬修趨避榮利旣忤
時俗左官卒以人望致位通顯又復乞歸杜門掃
跡其于貨利若將浼焉
總論曰諸君子文養節行足任丞弼往往罹讒誹忤
權奸否卽抱痾夭閼不獲致用所謂命數非耶不然
錢劉崔呂羅豈在胡商徐彭之下儲邵鄒楊何獨不
得與金李呂楊班乎

二十二 恬靜儒臣七人

祭酒劉文恭公鉉字宗器直隸長洲人永樂庚子舉
人授中書舍人仕至國子祭酒少詹事卒謚文恭子

瀚進士孫棨尚寶卿
公簡靜端確不屑詭隨忠誠結主以完名終
附楊翥字仲舉長洲人宣德進士歷修撰坐長
史仕至禮部尚書

尚書黎文僖公淳字太樸湖廣華容人天順丁丑進
士第一授修撰仕至禮部尚書卒謚文僖子民表進
士雲南參政
公性耿介寡合尤好直言居官屢除弊事考校多
得名士在部不受私餽不行請囑律己最嚴

太子太保朱恭靖公希周字懋忠直隸崑山人弘治
丙辰進士第一授修撰仕至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卒
贈太子太保謚恭靖
公莊重簡淡嶷然有守坦夷平直廉不徼名厚德
直諒人不可及
附穆孔暉字伯潛山東堂邑人弘治乙丑進士
仕至禮部左侍郎兼學士
陳音字師召福建莆田人天順甲申進士改吉
士授編修仕至南京太常寺卿號愧齋人稱愧
齋先生

尚書章公拯字以道浙江蘭谿人文懿公從子弘治

壬戌進士授工部主事仕至工部尚書致仕卒
公孝弟忠信慎交遊敦廉素汲引後進與人樂易
無畛畦一出天成遇事侃侃不避平生出處大節
屹如山岳嘗告人曰某在工部惟約束材力不加
賦天下此心無愧

侍郎楊公果字實夫直隸興化人弘治壬戌進士授
戶部主事仕至南京戶部右侍郎
公理學淵懿制行端良推誠任朴舉動恂恂足以
消人富貴浮薄之態

尚書何文簡公孟春字子元湖廣郴州人弘治癸丑

進士授兵部主事仕至吏部右侍郎以議大禮調南工部尋削籍人稱燕泉先生隆慶改元贈尚書謚文簡子商臣刑部郎中

公才高學博臨事敢言人信其剛直然仁厚儉約有長者風少耽墳素皓首不衰名馳藝林學者矜式

都御史邵康僖公銳字思抑浙江仁和人正德戊辰會試第一二甲進士授編修調主事仕至太僕寺卿致仕卒贈右副都御史謚康僖

公性光明純粹表裏洞徹居官行已交友接物一以道義官至卿寺門第瀟然人咸服其爲真道學云

總論曰七君子者皆執持道義恬靜簡淡不尚紛華不屑詭隨行造其至望重天下恂恂直諒厚德之人也豈人所易及哉惜不能竟其用

二十三 理學名臣十人

職君吳公與弼字子傳江西崇仁人天順中徵聘至京授左春坊左諭德固辭還山卒門人稱康齋先生

公風格高邁議論英偉嘗次灑落師道尊嚴善感悟啓發人其學術質任自然務涵養性情有孔門陋巷風雩之意亦通時務能用世凡天文兵法陰陽易卦無不諳悉嘗曰註箋繁無益以故不務著述云要之力學修行不失爲儒者不至如尹直所議也

翰林檢討陳公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正統丁卯舉人薦授翰林院檢討不仕卒門人稱白沙先生

公涵養甚熟德器粹完脫落清灑獨超造物牢籠之外雖不售用於時而道風義槩足以歆動天下章楓山嘗謂當時人物以陳白沙爲天下第一流

敬齋胡公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門人稱敬齋先生萬曆元年南京科臣請從祀孔庭未行

先生之學以求放心爲主主敬爲要端莊凝重履繩蹈矩見義勇爲不擇利害排異端振流俗高風偉節儀表江南

布衣陳公真晟字剩夫福建漳州人門人稱布衣先生

先生骨格高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中人學以靜爲主兩上書 闕下不能行其所學惜哉

附劉閔布衣莆田人林見素薦侍東宮不報

訓導曹端澠池人學者稱爲月川先生

翰林院修撰羅文毅公倫字彛正江西永豐人成化
丙戌進士第一授修撰以言事謫廣東市舶提舉尋
復南京翰林院修撰請告卒諡文毅
公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避惡若浼聞善
若驚篤志力行青天白日楓山語錄稱公剛毅不
可及又曰一峯可正君善俗我輩只可修政立事
翰林修撰舒公芬字國裳江西進賢人正德丁丑進
士第一授修撰以直諫謫廣東提舉復職以議大禮
挺杖憂歸卒隆慶改元贈學士
公為人其死忠勇其孝感誠其從善敏其自治嚴

其持身潔其處貧樂黃太泉敘公文曰江右大魁
惟一峯以道鳴世先生實繼之其策名清時同令
德崇問同官止修撰抱德而終又同夫豈徒以文
傳者哉
給事中賀公欽字克恭遼東廣寧籍浙江定海人成
化丙戌進士授給事中辭歸弘治初薦授陝西叅議
復辭世稱醫閭先生子士諮舉人博學篤行終身不
仕
公篤行淵雅確乎不移亦管幼安之流亞歟不務
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身體力行鄉人莫不興

於禮義
郎中莊公昶字孟陽直隸江浦人成化丙戌進士改
吉士授檢討以言事改寺副憂去居家二十年薦起
任南吏部驗封郎中致仕世稱定山先生
定山豪邁胷中多奇瀟然灑落望之知為有德人
也蚤以忠諫著聲能取友當世老而赴召偃蹇以
去惜哉
庶吉士鄒公智字汝愚四川合州人成化丙午年十
六鄉試第一丁未進士改吉士以直諫謫石城州吏
目卒年二十六

公性穎敏剛直敢言諤諤之氣百折不回彼患得
患失者可以愧死矣
祭酒蔡公清字介夫福建晉江人成化甲辰進士授
禮部主事累官江西提學副使致仕薦起南京國子
監祭酒卒
公明經博學行潔心凜氣清色和外簡內辯與之
論天下事治俗汙隆文章高下學術邪正古今人
品優劣事功立後當若何成敗一以禮義折斷蓋
學識操履如介夫者不多見也
總論曰諸君子學聖人者也志氣清明踐履篤實超

然物表一洗陋習其於喜怒哀樂視聽言動之際蓋兢兢焉乃若昌言正色違衆矯時視險如夷不渝不沮非所謂直養無害者歟

二十四 端直文臣七人

尚書王文安公英字時彦江西金谿人永樂甲申進士改吉士授修撰仕至南京禮部尚書卒謚文安

公文章典贍尤善草書寛弘樂易豪俊豁達不屑曲檢顧直諒好規人過以故三楊皆不喜

太子少保周文安公洪謨字堯弼四川長寧人正統乙丑進士第二授編修仕至禮部尚書太子少保卒

謚文安

公少有奇質歷官翰林專心問學為文詞簡直有理致不為奇澁語尤熟國家典故故議論建白緣飾吏事應對賓容出入經史丘文莊稱為卓爾不羣之才可謂知人矣

侍郎張公元禎字廷祥江西南昌人天順庚辰進士改吉士授編修仕至禮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致仕卒

公貌癯然纎弱勤學好問力探經傳賾隱多所獨得論義揭揭岸岸孤貞剛果之氣不可屈好面折人過交陳選羅倫陳獻章皆以道學相規切

太子太保林文安公瀚字亨大福建閩縣人成化丙戌進士授編修歷祭酒南京吏兵二部尚書忤瑾降浙江右叅政致仕削籍瑾誅復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安子廷棉嘉靖中任工部尚書謚康懿廷機南京禮部尚書謚文簡孫炫正德甲戌進士爍南京禮部尚書煙壬戌進士

秦誓稱一个臣斷斷無他技休休有容若文安者庶幾近之矣寛弘大度與衆無忤而好賢樂善無所不至未嘗言人過失亦未嘗有一言欺人其淳

德雅量若是然使其不問賢否一於有容如張禹孔光奚足貲乎公方逆瑾亂政以正直取忤指為朋黨誦降以歸而公處之太然邉佚不怨又得於栁下恵之介焉

尚書王文莊公鴻儒字懋學河南南陽人成化丙午鄉試第一丁未進士仕至南京戸部尚書卒謚文莊弟鴻漸亦舉鄉試第一官至山東右布政致仕廉靖有吏才

公博文多識學有體要宏俗與衍交發互溢尤明習國家故事凡祖宗設政任人及先輩立朝行已

歷歷能言皆有按據至論時務要決成敗可否通窒援証今古如探囊指掌待物開誠和而有禮不問人私人亦不敢以私問也

太子少保傅文毅公珪字邦瑞直隸清苑人成化丁未進士改吉士授編修仕至禮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毅

公朴端諒直自檢甚嚴孝友之行孚于鄉曲正德中前則劉瑾以慘行其毒中則張永以巧弄其惡終則張忠張雄錢寧江彬以愚暴肆其妄士靡靡矣全臣節者大學士劉忠尚書傅珪及牟錦衣斌三人云

附陸容字文量直隸崑山人景泰進士授兵部主事仕至浙江叅政

張淵直隸華亭人宣德進士仕至南安知府

少保毛文簡公澄字憲清直隸崑山人弘治癸丑進士第一授修撰仕至禮部尚書加太子太傅致仕卒贈少保謚文簡

公心術平夷學識淳正狀貌抑抑謙恭至是非義利禍福確乎不可拔也

尚書羅公欽順字允升江西太和人弘治癸丑進士第二授編修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弟欽德欽忠先後舉進士時稱羅氏三鳳

公方正端毅持法執禮行已居官真如精金美玉議論足以定國是典則足以範羣公有不可禦之勇有不可奪之節天下陰受其賜天下倚以為重焉

總論曰文簡清標雅量顧宏達無枝枉然有定執不曲徇人大禮議起公最先去羅整菴堅定國是扶持善類調劑甘平一時公功為多文忠與抑菴齊名稱東西皆阻於廬陵不得入內閣東王乂秉銓柄公竟置散地商文毅不能薦周文安乃萬安劉吉皆得入內閣張公家居時人爭薦東白名儒顧輔比起又交章醜詆林文安傅文毅二公皆守正抗奸佞風節稜稜文莊在外僚遂受知太陵皆不究其用

國朝名世類苑卷二

國朝名世類苑卷三　　姓氏履畧

吳興後學淩迪知稺哲甫　輯

上海後學秦嘉楫少說甫　校

二十五　持正銓臣四人

太子少保李襄敏公秉字執中山東曹州人正統丙辰進士授御史仕至吏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諡襄敏

公才識宏博議論持正剛直不阿人意宣遼一鎮功業德惠在人耳目秉銓方鯁爲人所忌竟不復起

太子少保崔莊敏公恭字克讓直隸廣宗人正統丙辰進士授戶部主事仕至吏部尚書尋起南京吏部尚書兼參贊機務致仕贈太子少保諡莊敏

公寬平坦易中無芥蒂好善惡惡出於天性臨事剛而不亢柔而不褻其在吏部愼恤人材奬拔後進廉靖自居人知嚴憚

少保姚文敏公夔字大章浙江桐廬人正統辛酉鄉試壬戌會試俱第一二甲進士授吏科給事中仕至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卒贈少保諡文敏子璧進士兵部郎中

公丰神秀朗氣度宏偉言論侃侃達大體居官精敏渝人拔擢人才無間新故立朝三十餘年憂國憫民遇事勇爲廷議大政正色昌言人皆悅服一時大臣詞氣慷慨才識高邁未有出公右者識者謂公可屬大事如周勃應變成務如姚崇世以爲知言

太保尹恭簡公旻字同仁山東歷城人正統戊辰進士改吉士授吏科給事中仕至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致仕卒贈太保諡恭簡子龍進士翰林侍講

公選法通敏賢愚皆悅竟爲要津人所惡中傷去

總論曰九皐執中相繼在吏部南人不喜謂二公右北人也時内閣南人爲政以故執中僅一年去北人紛然詆南黨善傾人不得已迺用克讓南人又不喜克讓數月去而大章代入吏部出入五年北人爲之語曰斬却姚夔頭去祭王翶墓同仁代大章凡十三年内閣又指同仁爲北黨巧中傷敗其名父子奪官去甚矣銓曹之難任也執中之方鯁克讓之廉靖大章之宏才雅度皆時望所歸可屬大事尹同仁附有貞指于公爲奸邪能不内愧乎

二十六　忠勤元老七人

太子少保彭惠安公韶字鳳儀福建莆田人天順丁丑進士授刑部主事仕至刑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諡惠安

公孝友溫恭廉明直諒寡慾清心始終無玷儀狀歎然不啻寒士至法理所在義色昌詞人不可奪林見素疏言公諡不副行乞如葉盛吳訥魏驥等諡事雖不行士論稱快

尚書何文肅公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景泰甲戌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仕至刑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少傅諡文肅父文淵吏部尚書太子太保致仕

公守己清慎律己方整博學精法律敏於吏事事無難易夷險不避嫌怨必行其志公沒後林見素為公請諡云其仕也有功有烈其處也有德有言信道之篤無愧于薛瑄著述之多可配乎丘濬諡之文肅實為稱情云

太保周文端公經字伯常山西陽曲人天順庚辰進士改吉士授編修仕至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致仕正德三年起禮部尚書卒贈太保諡文端父瑄宣德乙卯舉人歷官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莊懿寬大詳雅守官廉靜家無田宅可居移寓江陵

公出太原世家早登科第迴翔翰苑幾三十年編摩校閱有文章名青宮侍講尤多啓沃之功及授政務守正應變剸裁不滯屹然有古大臣風

太保劉忠宣公大夏字時雍湖廣華容人天順甲申進士改吉士授兵部主事仕至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致仕瑾矯旨逮詔獄讁戍肅州瑾誅復官致仕卒贈太保諡忠宣

公平生不以勢位自居所至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遇事有當行未嘗先洩有疑未行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尾書名

以故所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力不相欺負功名富貴子孫福澤淵如也

太傅韓忠定公文字貫道山西洪洞人成化丙戌進士授工科給事中仕至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致瑾削籍復逮獄瑾誅復官致仕卒贈太傅諡忠定子士奇舉進士歷參政士聰舉人士賢舉人兩淮運司同知孫廷臣舉人廷偉進士

公清心寡慾凝厚雅粹又奮勵充養識量益弘居常抑抑至臨大事斧斷霆擊之死不撓當其時與司馬劉東山都憲張介菴稱弘治大君子諡議謂

公愚同甯予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而不弛於學
請謚忠定
太子太保戴恭簡公珊字廷珍江西浮梁人天順甲
申進士授御史仕至刑部尚書改左都御史掌院事
卒贈太子太保謚恭簡
公德性和粹顧耿耿不苟合而洞達無城府奉職
守法不爲物撓而意常近厚祿仕四十餘年無餘
貲辰入酉出窮寒暑不變歷中外所至有聲政
績爲尤著
太子少保張簡肅公敷華字公實江西萬安人天順

甲申進士改吉士授兵部主事仕至南京刑部尚書
改左都御史掌院事忤瑾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簡
肅父洪進士改吉士授御史歿于土木子翥山進士
改吉士任提學御史知人好獎拔雅尚藝文興起古
學以鯁直爲忌者所誣落職孫秩程乙丑戊辰進士
改吉士授翰林四世吉士　國朝僅有
公丰采凝重義利介然學問文章貫飾吏治受知
孝廟執法內臺力振頹綱表正有位與華容鈞陽
諸公一心同德可否相濟以贊弘治熙和之業國
運中興觸忤權逆歸老丘樊旣明且哲身名兩得
三世濟美士林稱之
總論曰人臣忠勤可任大事剛勁可寢大姦明敏可
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國之所謂元老也惠安文肅
忠宣莊簡文端忠定恭簡際時則旬宣弼亮以濟康
熙遇險則正色危言以遏奸宄卓然以道事君不可
則止者矣弘治之治功不其盛哉
二十七　勳業撫臣七人
右都御史韓襄毅公雍字永熙直隸吳縣人正統壬
戌進士授御史仕至總制兩廣都察院右都御史致
仕卒謚襄毅

公明經讀律洞達凱爽篤於孝友與人交有信義
不爲岸谷臨戎涖政豹變鵬搏雖發奸摘伏而事
簡心平每有惠澤江西嶺南莫不畏如神明愛如
父母摛詞灑翰風生泉湧天才逸發
都御史楊恭惠公信民浙江新昌人永樂中舉人授
工科給事中仕至巡撫廣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卒
謚恭惠敕祠
公公勤廉能最得民心守南海宣布恩威撫歸數
萬人公卒廣人手香燈弔者幾萬又奏請立祠載
在祠典

太子少保鄧襄毅公廷瓚字宗器湖廣巴陵人景泰甲戌進士授淳安知縣九載陞梧州知府復補程番府歷官總制兩廣右副都御史掌院事復出鎮梧州卒贈太子少保諡襄毅

公處事求濟待人不疑雅量廓如莫窺其際至所設施動中機宜其中明炳人亦莫能及也

尚書雍公太字世隆陝西咸寧人成化乙丑進士授吳縣知縣陞御史仕至南京戶部尚書忤瑾罷歸卒

公才明剛斷既廢復起操行清介至老不渝平生大節非與世浮沉者比

太子少保吳清惠公廷舉字獻臣湖廣嘉魚人戍籍梧州成化丁未進士授廣東順德知縣九載陞成都府同知陞僉事忤瑾逮詔獄謫戍鴈門瑾誅復職仕至南京工部尚書致仕卒隆慶改元贈太子少保諡清惠

公長身而瘠面如削爪敝衣帶穿不修藻飾神采英毅志識雄偉言行必自信人鮮能奪之視財利如糞土妻子目飢寒而施予不較有無崔文敏稱公貞才潔履厚行定力鮮儷也

尚書原襄敏公傑字子英山西陽城人正統壬戌進士授戶部主事仕至南京兵部尚書致仕卒諡襄敏

公才識通敏議論英發處流民設郡縣得保釐安集之效實國家萬世之利也

太子太保朱恭簡公英字世傑湖廣桂陽人正統乙丑進士授御史歷官總制兩廣右都御史陞左都御史掌院事加太子少保卒贈太子太保諡恭簡

公性度宏暢才識通敏剛介而仁恕所至有惠政

總論曰大臣持黼斧督撫方隅固欲其威望素著然必有恩信爲非約已裕人與士卒同甘苦與農氓共休戚而徒欲以武健鷙夷蠻金碧媚津要數月日幸無事得內遷即創祠樹碑稱頌功德人誰信之此數公者信心而行磊磊落落恩威孚布後世不忘卓乎不可及也

二十八　剛直者臣七人

少保林莊敏公聰字季聰福建寧德人正統己未進士授刑科給事中忤權貴逮獄坐死尋釋左遷國子學正超陞右僉都御史仕至太子少保刑部尚書卒贈少保諡莊敏

公恂恂和易身不勝衣遇事可否大義毅不可撓抗議易儲直聲大振官歷所至領遡風采晚更謙

易稍示包荒按覈鈞陽功罪跡涉浮沉未必無少
貶云

尚書王恭毅公槩字同節江西廬陵人正統壬戌進士授刑部主事仕至刑部尚書卒謚恭毅子臣成化己丑進士翰林侍講

公歛達有才暢習吏事評刑明允濟以長厚諸所叅駁會文切理為後人式

太子少保陳康懿公俊字時英福建莆田人正統戊辰進士授戶部主事仕至南京兵部尚書致仕加太子少保卒謚康懿

公孝友廉慎沉毅簡質淵澄山峙一望而知為正人既仕以清白自持位至六卿蕭然如寒士

尚書黃公紱字用章河南封丘人正統戊辰進士授行人陞南京刑部主事仕至南京戶部尚書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致仕卒

公贛直崖異成稜截然見之者畏聞之者慴非夙生富貴足以動之者也

尚書黃文毅公孔昭字世顯浙江太平人天順庚辰進士授工部主事仕至南京工部右侍郎卒嘉靖中贈禮部尚書謚文毅子俌進士吏部郎中孫綰官生

議大禮歷官禮部左侍郎陞尚書被論致仕

公學純志潔公正剛直重如山不移勢以動介如石不逐物以移

太子少保林貞肅公俊字待用福建莆田人成化戊戌進士授刑部主事以直諫謫姚州判官尋復南部仕至巡撫江西右都御史嘉靖初起刑部尚書致仕卒隆慶改元贈太子少保謚貞肅子志道進士兵部郎中

公平生不戀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強禦抗犯顏敢諫之節高難進易退之風用兵以殺降為大戒以撫綏為上策蜀人畏之如神明比之宋張詠

尚書畢公亨字嘉會山東新城人成化乙未進士授吏部主事歷順天府丞忤權貴謫兩淮運司同知薦陞湖廣叅政仕至南京工部尚書劾瑾罷卒

公器識英邁好學多聞耿介正直之操出於天性平居接物有禮而嫉惡太甚以是被誣遭抑迄老不為屈有古大臣風

總論曰莊敏風節著于言路恭毅之刑名文毅康懿之用人理財皆可謂成章矣封丘孤勁廉朴必行其

志新城淸曰剛方遭抑不出林待用抗顔敢諫以禮
進退眞不可及也惜當是時咸不究其用

二十九 恬退廉臣五人

布政使夏公寅字正夫直隸華亭人正統戊辰進士
授南京吏部主事仕至山東右布政使請告
公誠心直道無黨無援自筮仕爲郎二十年爲副
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

都御史高公明字上達江西貴溪人景泰辛未進士
授御史仕至右僉都御史請告
公天性孝直俊暢有通才難進易退出處皦然

大理卿夏公時正字季爵浙江仁和人正統乙丑進
士授刑部主事仕至南京大理寺卿請告三十年卒
年八十八
公博學高才工詩文善書多著述尤詳禮文之事

知府張公寧字靖之浙江海鹽人景泰甲戌進士授
禮科給事中歷都給事中忤權貴陞汀州知府請告
公偉貌脩揖雄文直道重瞳屢囘屬意大用銜命
萬里專對不辱出守南郡勤卹民隱蚤見幾歸養
高林聲閑家有則孤踪無玷如公者出則爲天下
士處則稱鄉先生者也

都御史王公雲鳳字應韶山西和順人成化甲辰進
士授禮部主事歷郎中坐事謫陝州知州陞提學僉
事仕至右副都御史請告父佐南京戶部尚書
公天資高邁智識卓越器度弘遠博學力行以聖
賢爲標的居無惰容自少至老如一日爲性嚴察
吏不能售奸與人交侃侃不脂韋臨炙生禍福之
際不苟趨避守官清介人不敢干以私

總論曰國家盛時卿大夫士多自奮欲効用樹聲績
五君子廼獨急流勇退脩然自適鳳翔千仞龍戢九
淵庶幾廉頑立懦者歟

三十 定遠忠勳七人

新建侯王文成公守仁字伯安世稱陽明先生浙江
餘姚人弘治乙未進士授刑部主事劾璫逮獄謫貴
州龍場驛丞陞廬陵知縣吏部主事仕至南京兵部
尚書封新建伯被譖削爵隆慶改元贈侯謚文成議
祀孔廟父華成化辛未進士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
尚書封新建伯子正億嗣伯爵
公才高學邃兼資文武英敏天成機權莫測其用
兵也訓練嚴明籌畫精密對客笑談萬衆遄集擒
宵斷馘獻凱轅門左右尚不知也眞所謂天生豪

傑特立于斯世者也豈近世名卿所及哉特以講
學故衆口交訾葢公功名昭揭不可葢覆惟學術
未易詮測以是指斥則讒譖易生媢忌稱快耳今
又咸謂公異端陸子靜之流嗟乎子靜豈異端乎
以異端視子靜則游夏純於顏曾而思孟劣於雄
況矣公所論敘古本大學則言傳習錄諸書具在
學者虛心平氣反覆融玩當見之

尚書孫忠烈公燧字德成浙江餘姚人弘治癸丑進
士授刑部主事歷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廵撫江西
宸濠之變不屈被害贈禮部尚書謚忠烈子堪承蔭

中武舉第一仕至都督墀尚寶司丞陞乙未進士第
二人仕至南京禮部尚書謚文恪堪子鈺武進士錦
衣都督同知鑨舉人墀子鋾舉人陞子鑨南京鴻臚
卿鋌解元庶吉士禮部右侍郎鋾壬戌進士御史鑛
甲戌會元廷試二甲進士禮部主事

公學精于易及門造就甚衆平生取與介介不苟
謙以自牧而是非臧否確有定見尤重風教在建
寧爲晦菴祠在江西每謁廟學必進諸生諭以忠
孝大節在吉安廣文山祠爲之贊詞甚壯激其他
所至新學宮表貞烈皆爲世道計而卒不負斯志
以終其身

尚書許忠節公逵字汝登河南固始人正統戊辰進
士授樂陵知縣平流賊有功陞山東僉事歷江西副
使宸濠之變不屈被害贈都御史贈禮部尚書謚忠
節子瑒承蔭中武舉錦衣都指揮同知

公神清氣朗風格迥異守樂陵計戰楊莊人固知
其有死義之忠也備兵江西密疏當道訓練土兵
使當事者蚤然其計事勢當不至此臨刑之言聽
者無不凜凜常山睢陽徇國之烈豈是過哉

少師王恭襄公瓊字德華山西太原人成化甲辰進

士授主事仕至少傅吏部尚書嘉靖元年下詔獄謫
戍綏德七年起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制陝西復
改吏部卒謚恭襄

公才極高先事燭機吏事精敏達權應變人不可
及所謂經國之臣非歟獨不見知于新都故忌者
爭起幾得奇禍

尚書伍公文定字時太湖廣松滋人弘治乙未進士
授常州府推官仕至兵部尚書致仕卒

公資兼文武豪宕不羈崇尚節義喜談兵法自公
退食輒輕裘緩帶射隼投壺悲歌長嘯與起古人而

與之友聞地方有警奮厲激發有擊鼓其鏜踴躍用兵之意隱然儒將風致故其名位亦以武功顯其荊楚之奇士也哉

光祿卿宋公以方字義卿湖廣靖州人弘治乙丑進士授主事歷江西瑞州府知府宸濠之變不屈遇害贈光祿卿敕祠曰嘉忠

公貌不揚悃愊無華克厲節操宸濠肆橫無談及義氣激發其死亦素所辯非倉皇應變之爲也其眞烈丈夫哉

侍郎劉公源清字汝澄山東東平州人正德甲戌進士授江西德興知縣調進賢濠平陞御史任至兵部左侍郎兼都御史總督大同三鎭軍務忤權貴逮詔獄爲民隆慶元年復職

公崛起寒素偉餘負氣臨義奮不顧利害宸濠之起禍也僞檄之傳道經進賢而公斬其使燬其檄閉妻子杜門以死誓戰不利則將焚妻子自殺以報國濠竟以不得援而敗惜忌功者多不得敘錄識者憾之

總論曰宸濠變起人心危疑無敢以賊名濠者陽明不顧九族身任其事不踰旬朔卒平大難蓋世之勳也孫許二公非特慷慨死事而已庶人未反時二公日夜爲防奸遏亂計自分必死即死所晝城戍調兵食足以滅賊二公死忠憤貫天日士民爭奮義兵四起伍公協謀伯安卒底大功劉公首斷僞檄誓死守城宋公積忤罹禍亦不失爲死社稷也王晉溪才高精密人不可及王伯安擒濠悉如公策伯安之成功晉溪成之也數公其有功于國家豈淺也哉

三十一　忠孝名臣二人

少保黃公鞏字伯固福建莆田人弘治乙丑進士授德安府推官陞刑部主事歷兵部郎中正德十四年

以直諫逮詔獄除名嘉靖元年召任南京大理寺丞卒于官贈大理少卿

武皇之南巡外有宸濠之覬覦內有江彬之惑亂朝野危疑社稷幾搖而黃公獨奮其精忠危言極論明白痛切可爲流涕嗟乎以斯人而使之無年天曷故哉雖然讀其書與日月爭光可也

附陸震字汝亨浙江蘭谿人正統戊辰進士歷兵部車駕司員外郎直諫杖死贈太常少卿

劉校字宇夏河南許州人正德辛未進士歷刑部郎中直諫杖死贈太常少卿

李紹賢字崇德江西人進士授行人直諫死
張英錦衣千戶直諫死贈都指揮使
何遵江寧人正德甲戌進士仕至工部主事以
直諫死贈尚寶卿
王思字宜學江西太和人正德進士授編修言
事謫驛丞嘉靖初復職以大禮杖死
御史陳公茂烈字時周福建莆田人先世浙江瑞安
人弘治丙辰進士授吉安府推官陞御史母老乞終
養旌為孝廉
公杜門養廉領悟既深充養益熟隱衷粹行可質
鬼神對天地鄉國敬服殆管寧黃憲之流也得在
聖門可幾顏閔薦者謂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
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殆有未足盡者
總論曰二公皆甫產忠潔足以明志孝廉足以存節
究其用經濟才也孰非人臣孰非人子觀此能無深
省乎惜皆無予耋年尤天禍故哉雖然觀二公所樹
立亦可與天壤俱敝矣
三十二 中興元臣十一人
少傅喬莊簡公宇字希大山西樂平人成化甲辰進
士授主事改吏部仕至少保吏部尚書致仕隆慶改

元贈少傅謚莊簡父鳳職方郎中兄宗同舉進士歷
官參政
公長身偉貌聲如洪鐘博學好文遇事從容裁處
無疾言遽色待官屬有禮馭輿臺有恩盛怒未嘗
出惡聲休休有容得大臣之體
少保孫榮僖公交字志同湖廣安陸人成化辛丑進
士授南京兵部主事仕至少保戶部尚書致仕卒謚
榮僖子元正統甲戌進士
公純德遠猷孤忠正色言論恂恂誠慤無大臣氣
岸歸隱再起為國當怨必欲杜利孔清利源還虛
耗殷阜之舊國命民命身任不疑其清慎恬雅始
終一致云
少保彭襄毅公澤字濟物陝西蘭州人弘治庚戌進
士授工部主事歷官右都御史忤朱寧逮獄坐死尋
釋歸嘉靖元年起兵部尚書致仕卒隆慶改元加少
保謚襄毅
公純誠直諒剛挺敢為西著平寇之勳威名震動
然經畧哈密一事實不能無故議者不以功掩過
可也
少保王肅敏公廷相字子衡河南儀封人弘治壬戌

進士改吉士授兵科給事中言事謫亳州判官陞高
淳知縣陞御史忤中貴下詔獄謫贛榆縣丞仕至太
子太保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掌院事致仕卒隆慶
元年贈少保謚肅敏
公歷事三朝以忠誠不欺為先御下則公直不虐
有益國是雖負天下之謗不恤蓋識見中有持守
持守中有精力義理堅定隨事而應故雖屢遭下
獄罷斥震撼挫掣可憂可怖之勢互交目前而志
氣不可奪也論者謂公持守類洪洞韓忠定恭贊
類青谿倪文毅掌憲類安福張簡肅亦知言矣

太子太保王康毅公憲字惟綱山東東平人弘治庚
戌進士授御史仕至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卒謚康毅
子汝孝丙戌進士右副都御史
公德度汪洋才識淵練居官四十餘年凡所為必
思盡其力不激不黨人謂其得大臣之體焉
尚書韓公邦奇字汝節陝西朝邑人正德戊辰進士
授王事歷陞浙江僉事忤鎮守內官逮下詔獄削籍
嘉靖元年起山西參政仕至南京兵部尚書致仕卒
弟邦靖同舉進士仕至參政有文名
公性剛直尚節槩端潔方正人不敢干以私威望
稜稜人方之軒司寇惘行王冢宰九皐云
太子太保劉公天和字養和湖廣麻城人正德戊辰
進士授御史忤權貴謫金壇知縣仕至太子太保兵
部尚書致仕卒子瀛壬戌進士淞乙未進士
公端毅有謀風裁凜然盡心國事鞠躬盡瘁其經
畧西戎夷人不敢忘中國大義非公之德望才畧
致然哉
侍郎寇公天敘字子惇山西榆次人正德戊辰進士
授南大理評事仕至兵部右侍郎卒弟天與子陽俱
舉進士有才名

公涵養素深操持謹慎正大光明之氣聲勢不能
挫從容通敏之才繁難皆有處然未究厥施君子
以為憾焉
少保屠簡肅公僑字安卿浙江鄞縣人正德辛未進
士授御史歷南京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改左都御
史掌院事卒贈少保謚簡肅
公端潔持正始終一節未嘗俯仰于時平居提挈
綱維涵畜細碎至于臨事決疑屹然岳立苟係國
家以身當之卓然樹立完名全節世稱公有陳僖
敏之仁彭幸菴之正王恭靖之清不其然哉

太子少保李公克嗣字士修四川内江人成化丁未進士改吉士授戶部主事忤權貴謫岳州府通判陞隨州知府薦陞按察僉事仕至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

公忠亮典則執法不撓廵撫東南治水白沙勿毖小利遂獲大功坐鎮留都不動聲色尤其偉然者也

太子太保俞莊襄公諫字良佐浙江桐廬人弘治庚戌進士授長清知縣陞御史仕至右都御史掌院事卒贈太子太保謚莊襄

公經學淹貫敏達過人剛毅敢爲事不避難入總院事守法明允考校精嚴人不敢犯僚屬敬信以爲不可及　朝廷方倚公大用而公卒矣

總論曰白嚴當　武廟駐蹕留都能持正鎮靜以馭江彬卒護大駕回鑾社稷功也孫九峯彭幸菴王康毅於嘉靖初協心輔政　朝廷改觀不久罷去王子衡歷事三朝秉直守正言論侃侃韓苑洛剛鯁威嚴人望攸屬劉養和經畧西戎夷人懾服寇涂水奏止織造眞有回天之力李梧山白泖之役迄今誦之屠簡肅始終一節王張國是俞莊襄敏達過人事不避難惜不究於用也要皆無愧於大臣歟

三十三　介直名臣八人

太子少保胡康惠公富字永年直隷績谿人成化戊戌進士授主事仕至南京戶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康惠

嗚呼我公一代名臣兩居大理監薛公瑄敬忌之德一征廣黎終韓公雍奇正之勳北留京兆著顧公佐廉威之政南拜司徒懋年公富夙夜之勤巨璫不和幾爲忠愍大忠欲救曰作章綸

尚公林公廷玉字粹夫福建侯官人成化癸卯鄉試第一甲辰進士授給事中詿誤謫海州判官歷陞長沙府知府仕至戶部尚書致仕

公立朝侃侃不阿籌邊十策保治八箴與夫劾奄宦黃繇舉大臣貪私粲然皆正氣之發至其判海州守長沙整屯田督學校恭大藩陟銀臺進中丞所在著聲績爲時名卿至於里居而靖軍校之變雖公之威信素孚而亦是氣之充塞也

太子少保黄簡肅公珂字鳴玉四川遂寧人成化甲辰進士授龍陽縣知縣陞御史仕至南京工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簡肅子華嘉靖壬戌進士南

京工部尚書致仕

公方廉端慎敢于任事自御史晉司空所在著聲績爲時名卿請老去完名全節士論歸之

布政使楊公子器字名父浙江慈谿人成化丁未進士授崑山縣知縣陞吏部主事言事下詔獄尋釋去爲湖廣叅議仕至河南布政司左布政使卒請謚不報

公天性剛介沉默重厚風儀峻整而中實和易持已克堅利害不計位至方岳無異寒素陳都御史察請謚公曰應事有功曰敏博聞多能曰憲請謚爲敏憲可乎

尚書劉端毅公玉字咸栗江西萬安人弘治丙辰進士授輝縣知縣陞御史忤瑾逮詔獄削籍瑾誅起河南按察司僉事仕至刑部左侍郎以大獄事罷歸隆慶改元贈尚書謚端毅

公學一主於誠故終身無浮詞偽行孝友信讓時靡間言居官一志公家秉正嫉邪端方清白終始一節博通羣籍尤長于天文地理凡軍謀師律儀章法制皆詳究其本末惟所用之

府尹陳公鼎字文相山東登州籍直隸宣城人弘治乙丑進士授給事中言事逮獄罷嘉靖改元起陝西叅議仕至浙江按察使陞應天府府尹卒於官

公系出忠貞心懷激烈廉介正直遇事敢言批鱗觸禁瀕死不回故發諸事業皆磊落峻絕嶄然名世

尚書張恭簡公潤字汝霖山西臨汾人弘治壬戌進士授給事中仕至南吏部尚書卒謚恭簡

公丰采凝峻不肯詭隨卒能守典法均縮財用諸不便已者輒齟齬公公益持堅節不爲動搖

副都御史張公欽字敬之直隸通州人正德辛未進士授御史仕至右副都御史致仕卒

公爲人慷慨剛毅爲御史綽有風力自居庸阻駕直聲聞于天下

總論曰士君子之所難者剛與廉也剛不爲撓廉不可揑非涵養深邃見理洞徹鮮克致之數君子之剛方不回清白一致其眞不可及歟張敬之居庸阻駕天下想望風采眞不負御史也胡公耿介正直有古大臣風楊公陳公皆凜凜持風裁上下畏之如神明林粹夫于里居而靖軍士之變劉咸栗任撫江而首遏宸濠之亂皆才德之表表者黃簡肅方廉端慎張

恭簡正色昌言士論尤推重焉

三十四 文學才臣五人

尚書程公敏政字克勤襄毅公長子舉神童成化丙戌進士第二授編修仕至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以考試事罷歸卒贈禮部尚書

公秀眉長額風神清茂於書無所不讀文章為一代宗匠天稟既高造詣益極惕惕行檢不宜無忌憚至此特以不能屈下人遂遘讒忌惜哉

提學副使李公夢陽字獻吉陝西慶陽人從父寓大梁年十八舉鄉試第一弘治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郎中代草劾瑾逮下詔獄罷歸復起為江西提學副使致仕卒子枝善文賦有父風舉進士

公為人氣高節挺孤立峻視不能少縮下時依賢人又如鳳矯龍變人罔不知其為神亦罔不駭其異故再罹奇禍坎壈終其身世咸疾之如讐袁公獻實曰余嘗使大梁見李公雙瞳炯炯如電論古今終夜不少休噫斯人也豈世俗所能容哉

提學副使何公景明字仲默河南信陽州人弘治壬戌進士授中書舍人仕至陝西提學副使弃官歸卒於家孫洛文嘉靖甲子解元乙丑進士授編修洛書

萬曆癸酉鄉試第二

公少有神解弱冠入京身不勝衣馳才長賦並凌作者時海陵儲柴墟錫山邵二泉咸加歎賞和粹沖夷人樂為友衆目為台輔中人然性簡意寬不善事津要遂出為校文之職以勞致瘁弗臻大成惜矣

國子博士徐公禎卿字昌穀直隸吳縣人弘治乙丑進士授大理寺右寺副上書改國子博士卒

公簡抗不輕與人交落職後益砥礪名節欲希跡古人不少變其志無何疾卒於京公談藝錄一卷鎔冶凋飾步準趨繩華而不靡質而不俚深而不晦壯而不怒約而精聘而中節斯非希世之寶乎哉

郎中薛公蕙字君采直隸亳州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改吏部歷考功司郎中以議大禮去

公行己峻潔表裏皎然質直寬簡不與人校然強執不屑隨人遇事直前以是去國晚歲刻意詩文晚乃潛心性命造詣深邃杳不可測

附鄭善夫字繼之福建侯官人正德進士仕至禮部郎中告病去

孫一元字太初自稱關中人浪跡江湖人稱爲
太白山人

李應禎字禎伯直隸長洲人成化舉人仕至太
僕少卿

總論曰昔人言文章與時高下不其然哉漢去古未
遠然自遷向雄固而下亦鮮稱矣唐則韓柳宋則歐
蘇咸以所長擅稱而說者尤多低昂謂宋之不逮唐
猶唐之不逮漢也我明文章發于金華數子而劉宋
二公雍容述作潤色鴻業特尚典則雖奇麗不足而
朴醇有餘要亦氣運熙洽使然也列聖紹統人文宣

朗弘治間李公夢陽以命世之雄才洞視元古謂文
莫如先秦兩漢古詩莫如盛唐乃與姑蘇徐禎卿信
陽何景明鳳陽薛君采號稱四傑作爲古文詞以蕩
滌南宋胡元之陋而後學者有所準裁彬彬郁郁庶
以尚矣然四君者非文士也李公當　孝廟朝言事
希貫失代韓司徒嘗奏劾權奄正氣侃侃何公因清
寧之災直言時政試義子不當蓄宦官不可寵甘蹈
虎尾徐公砥礪名節不輕與人交薛公秉銓清愼以
議大禮不合而去晚更恬靜好逸超然物外眞有自
得之樂也四君子文章節氣當爲我　朝之冠冕墩

天才逸發學問該博迺爲讒口所擠惜哉

三十五　文武經畧十五人

襄成伯李公隱字彥平直隸和州人永樂中襲父爵
總兵鎭山海三關宣德元年留守南京十八年召還
世嗣

公丰姿凝重器宇宏遠最識大體接儒者之禮尤
恭上下靡不敬畏正統中以得人心見疑召回京
師始近聲妓爲自安計自後代者終莫能及

懷遠伯山襄毅公雲直隸徐州人永樂中以指揮從
征累功陞都督僉事宣德正統充平蠻將軍鎭廣西

累官都督同知卒贈懷遠伯謚襄毅

公沉毅不浼用兵如神廉正自持淡然儒素甘苦
與衆共之臨戰人皆出死力及其卒也廣西之人
皆爲立祠歲時祭之

附冀傑東安人起卒伍仕至都督僉事卒贈清
源伯謚忠壯妻王氏自殉贈淑人

穎國楊武襄公洪字宗道陝西漢中人嗣父官百戶
累功陞都指揮鎭宣府有功封昌平伯景泰二年破
虜進侯卒贈穎國公謚武襄子傑嗣卒俊嗣擒喜寧
有功鎭宣府獨石天順中石亨坐于公黨死子珍戍

廣西尋赦世襲指揮使從子四人能武強伯信彰武伯仁錦衣指揮使智開平指揮使

公生長在遼有機變用詭道累立戰功紀律嚴明將士用命一時號稱巨擘焉

定襄侯郭忠武公登字元登直隸臨淮人營國忠襄公之孫充勳衛進都督僉事守大同破虜封定襄伯天順元年奪爵謫戍甘肅成化元年復爵充團營總兵八年卒贈侯謚忠武世嗣指揮使

公事父母至孝居喪秉禮武而能文謀而善斷施爲措置一以至公人不能干以私眞不忝古之良將也

靖遠侯王忠毅公驥字尚德永樂丙戌進士直隸東鹿人授兵科給事中歷按察司副使順天府尹宣德二年陞兵部侍郎坐事逮繫尋陞兵部尚書征甘涼征木麓川有功封靖遠伯充征蠻將軍復兼尚書天順四年卒贈侯謚忠毅世嗣

公沉毅弘偉有文武才遇事剛斷用法嚴明吾學編曰麓川之役大費財力騷動半天下比再出兵益復虛耗苟且奏捷鐵券金書至今不絕威寧新建止終其身豈不舛哉

都督王公信字君實陝西南鄭人嗣父官千戶累功陞都督同知總理漕運卒子繼善從善皆舉進士有名

公好謀善戰有文武材其廉約不擾第無纖華廐無肥良敝袍緩帶娛意文史亦儒將之優者乎

太傅威寧伯王襄敏公越字世昌直隸濬縣人景泰辛未進士授御史歷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征威寧海有功封威寧伯世券仍左都御史掌院事佩征西前將軍印充總兵鎮大同寧夏延綏三鎮加太子太傅召掌前軍都督府事提督團營冊敘

子錦衣千戶成化十七年被劾奪爵編管弘治元年復職致仕十年起左都御史鎮陝西甘涼寧夏軍務有功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卒於軍贈太傅謚襄敏

公姿表奇邁慷慨自許論議英發見事風生文膺師旅身經十餘戰出奇取捷慮成發中顛倒才智柔馴辨強皆樂爲之用效之者皆自以爲不及不愧古之名將也

錦衣牟公斌字益之京師人起旗校累官錦衣衛指揮使掌北鎮撫司事忤瑾廷杖革職瑾誅復任鎮撫忤張雄安置武昌卒

公剛直忠義司刑不屑阿徇兩遭奇禍怡怡若分
然崔文敏稱正德中全臣節者公得同于劉傳二
公也
都督王公佐字汝弼山後人襲錦衣衛指揮使嘉靖
已丑中武舉第一仕至後軍都督府右都督掌錦衣
衛事
公才敏而志忠不好利不肯搜索京師富室細過
至巨猾兇豪有犯雖巧賄勢囑亦不得脫以故人
皆敬之稱名執法前後爲錦衣者皆莫能及也
附袁椒起旗校從北狩恭謹服勞歷官錦衣衛

都指揮使掌衛事門達中傷謫戍召還
朱驥于肅愍公壻戍開平召還仕至錦衣衛指
揮使掌衛事
都督馬公永字天錫直隸遷安人世襲金吾左衛指
揮使累官左都督鎮遼東卒於軍
公善養士同甘苦又善知人獎拔蕭徃劉淵祝雄
皆起列校爲方鎮
太保梁武壯公震字子東河南新野人世襲榆林指
揮使累功左都督鎮守陝西大同卒贈太子太保改
贈太保謚武壯

公忠勇好讀書在遼專練家丁時時出塞刼虜營
得馬盡與劫者以故人皆效死虜益畏公不敢輒
近塞公卒五堡旋廢而鴈門河東雲中上谷虜無
歲無之矣
附撫寧侯朱武襄公謙山東夏邑人嗣指揮僉
事正統中累功陞都督同知充鎮朔將軍總兵
宣府景泰元年禦虜有功封撫寧伯贈侯子永
嗣累功太子太傅進封保國公加太師卒封宣
平王謚武毅子暉嗣公後嗣侯
淶國孫武敏公鏜康滕州人永樂末嗣指揮同

知累功陞都督僉事協守大同以奪門功封懷
寧侯殺曹賊功進侯卒贈淶國公謚武敏世嗣
侯
涼國將敏毅公琬直隸江都人正統中嗣爵成
化中充平羌將軍鎮甘肅充平胡將軍禦虜宣
大還充團營總兵卒贈涼國公謚敏毅世嗣侯
父貴起小卒累功右都督封定西伯征木麗川
功進侯贈涇國公謚武畧
太傅譚莊僖公祐四川清流人嗣新寧伯充京
營總兵恭慎守法好禮累加太保太傅卒謚莊

僖

太傅顧榮靖公仕隆字仲勳直隸江都人弘治中嗣鎮遠侯充京營漕運總兵卒贈太傅諡榮靖子寰嗣漕運總兵總督京營戎政端明廉靖

謚恭孝友時論歸之加太子太保

總論曰近見敘名臣者多不及武臣鄭端簡始詮次其事亦數人耳如撫寧朱謙懷寧孫鏜定西蔣琬新寧譚佑鎮遠顧仕隆啓封嗣秩竝著聲猷邊鎮總兵王効桂勇杭雄何卿沈希儀周尚文安慶守將崔文楊銳曹帥毛瑜劉璽戰將陳乾張世忠皆名將尚未錄也

國朝名世類苑卷三

國朝名世類苑卷四　姓氏履畧

吳興後學淩迪知穉哲甫　輯

上海後學秦嘉楫少說甫　校

嘉靖間名臣舊錄俱未登入兹訪公論擬列于後俟博覽者詳考焉

一

少保熊恭肅公浹字説之江西南昌人正德甲戌進士仕至吏部尚書以上言削籍隆慶元年贈少保諡恭肅

公忠誠直亮爲太宰執法不阿首論大禮不附張桂朴忠自許侃侃有大臣風節因論箕仙不足崇信至忤　上意削籍惜哉

太子太保張文肅公治字文邦湖廣茶陵人正德辛巳會試第一二甲進士改吉士授編修仕至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卒贈太子太保諡文隱萬曆初改諡文肅

公文學典贍議論懸河豪爽豁達不肯依阿屢典文衡號稱得士顧剛直好規人過以是分宜忌之不竟於用

已上二公劉文肅秦襄毅之儔也

二

太子少保唐文襄公龍字虞佐浙江蘭谿人正德戊辰進士授剡城知縣陞御史仕至吏部尚書削籍復職贈太子太保謚文襄子汝楫嘉靖庚戌進士第一仕至左春坊左諭德

公才猷敏捷屢著經濟條利弊諫止燒造皆勳業表表者任太宰能持正不阿忤 旨削籍卒於道惜哉

尚書姚公鏌字英之浙江慈谿人弘治癸丑進士授禮部主事歷左都御史總制兩廣軍務致仕嘉靖十九年復起兵部尚書總制三邊告老致仕子淶嘉靖

癸未進士第一仕至翰林院侍講學士卒

公有文學吏事倜儻有負荷督撫兩廣誅岑猛數十年之兇寇攻破巢寨九十五處皆公之功也遭讒而去惜哉

太子太保周恭肅公用字行之直隸吳江人弘治乙丑進士授行人仕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卒謚恭肅

公端明簡諒有風節不肯依附人人亦不敢干以法

尚書翁公萬達字仁夫廣東揭陽人嘉靖丙戌進士授戶部主事仕至兵部尚書

公性剛志潔思深猷遠出謀憲慮秘不可窺故能達變傾否蹈危履險剿南蠻禦北虜可稱奇計亦國家干城之托也

附少保聶貞襄公豹字文蔚江西永豐人正德丁丑進士授華亭知縣仕至兵部尚書太子太保隆慶改元贈太保謚貞襄

唐胄字平侯廣東瓊山縣人弘治壬戌進士授行人仕至戶部右侍郎忤 旨被杖削籍隆慶改元贈尚書

已上數公可與程襄毅李康惠爲匹

三

少保許文簡公讚字廷綸襄毅公第三子弘治丙辰進士改吉士授編修仕至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忤張桂致仕隆慶中謚文簡

公爲吏部恭慎小心守法不敢任喜怒進退人平居簡易至大黜陟秉正不阿 上嘗稱讚端慎獨爲賓溪分直所持不得盡行其志惜哉

太子少保劉淸惠公麟字元瑞江西安仁籍浙江長興人弘治丙辰進士授刑部主事仕至工部尚書忤旨削籍卒贈太子少保謚淸惠

公狷介清約立朝輒著偉績蚤休恬退謝絕世紛酷嗜藝文寄情山水囊無長物蕭然率真文章風節足關世教李古沖稱爲文質彬彬君子信哉

太子少保鄭端簡公曉字窒甫浙江海鹽人嘉靖壬午鄉試第一癸未進士授刑部主事仕至刑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諡端簡子履淳壬戌進士以上書削籍復職任光祿少卿

公文學優長才識超卓淹諳故典通達國體佐銓秉持不肯依附司憲秉刑綽有定力竟以忤 旨去惜哉

少保蔣恭靖公瑤字粹卿浙江歸安人弘治己未進士授行人陞御史仕至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致仕贈少保諡恭靖

公性寬厚未嘗一忤於物每事急先務守法惠民不事操切惟以愼靜處之事集而民不擾眞休休有容之大臣也至於守揚時當橫肆屹不爲動非有執持者能然乎

已上四公文簡可方石文介清惠可方耿盧氏端簡可方周文端恭靖可方毛文簡皆磊落大臣也

尚書張文定公邦奇字常甫浙江鄞縣人弘治己未進士改吉士授檢討歷陞太子賓客禮部尚書兼詹事府事告終養改南京兵部尚書致仕卒諡文定叔時徹正德進士仕至南京兵部尚書有文名

公靖恭含和清儉博達隆然公輔之望而未得以培和元氣衍慶靈長莫不惜之

太子少保汪文莊公俊字美之弘治癸丑會試第一二甲進士授編修仕至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文莊

公敏而敦文而能履克敘倫誼質心善世雅不與俗詭隨官大宗伯會議考典力諍之雖其明之未諳蓋不自輕於同也

侍郎董公玘字文玉浙江會稽人弘治乙丑會試第一廷試進士第二授編修仕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憂歸不復出

公文學蘊藉行誼修潔竟爲永嘉中傷一廢不復起士論惜之

尚書馬文簡公汝驥字仲房陝西綏德人正德丁丑進士改吉士授編修上言廷杖謫澤州知州尋復編修仕至禮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諡文簡

公洽覽羣集習識今古遇可言則問答如流平居覩之則恂恂若不能者至於諫南巡禁藩府沉毅有大節惜以病卒不及竟施

侍郎王公道字純甫山東武城人正德辛未進士授編修仕至吏部左侍郎

公文學行誼表著一時難進易退晚得向用隨亦病卒惜夫

侍郎魏恭簡公校字子才直隸崑山人弘治乙丑進士授南刑部主事仕至國子監祭酒兼太常卿謚恭簡隆慶改元贈禮部右侍郎

公恬靜端確篤志學問始而肆力墳典繼而反之身心內外交養之意日持瞿瞿事必先有成法儼然朝夕守而弗渝歷官大司成澹若寒士蓋慥慥篤實之君子也

尚書程文肅公文德字舜敷浙江永康人嘉靖己丑進士第二授編修仕至吏部左侍郎兼學士以玄修忤　旨改南工部右侍郎隆慶改元贈尚書謚文肅

公剛方端確臨事屹不可奪至於任司成教士循循善誘敦大寬裕卒以正而去位士林仰之

已上數公崔子鍾曾振之儔皆足任丞弼卒不竟用惜哉

少卿羅文恭公洪先字達夫江西吉水人嘉靖己丑進士第一授修撰坐左春坊左贊善言事落職屢薦不起卒隆慶改元贈光祿寺少卿謚文恭

先生德誼在鄉評文學在史館忠義在　朝廷退而在野海內無不想望風采先生益厲素志不復仕進潛心理道遂為完人

侍郎鄒文莊公守益字謙之江西安福人正德辛未進士第二授編修仕至國子祭酒致仕卒贈禮部右侍郎謚文莊子義舉人順天府通判善丙辰進士歷

任山東左布政孫德涵辛未進士刑部主事德溥舉人

公學識醇正議論典雅蹈規準繩毫細不渝議禮去位敎修名節優游林下慥慥篤實之君子也

參政王公慎中字道思福建晉江人嘉靖丙戌進士授禮部主事改吏部謫常州府通判仕至河南參政請告不出時年三十三弟惟中辛丑進士禮部郎中

公資穎學博為文悉刋落浮艶一根於理故其章出而人誦之至其為人歷官竟蹇阨塞以終其身君子哀之

郎中林公春字子仁直隸太州人嘉靖壬辰會試第
一二甲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吏部文選郎中請告卒
公志行敦實德量寬弘紛華靡麗絶不入好巧慧
辯智一無存念潔以律身謙以自牧故不爲巍崖
嶄截之行而自愜乎人心之所安其敦行君子哉
已上四公皆篤學修行君子學聖人者也可附
理學名臣而文恭其文毅之儔歟
尚書曾襄愍公銑字子重直隸揚州人弘治乙丑進
士仕至右副都御史爲宰執所陷死隆慶元年贈兵
部尚書謚襄愍

公爽愷有大志經畧足以捍邊隅思拓疆土爲時
宰陷死哀哉
附楊守謙字允亨彭城衛人嘉靖己丑進士授
主事仕至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勤王坐
罪死隆慶改元贈兵部尚書謚恪愍
孫繼魯字道甫雲南籍錢塘人嘉靖癸未進士
授主事仕至都察右副都御史忤　旨杖卒隆
慶改元贈兵部左侍郎謚清愍
商大節字孟堅湖廣承天府人嘉靖癸未進士
仕至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勤王坐罪死

隆慶改元贈兵部尚書謚端愍
大理寺丞楊公爵字伯修陝西富平人嘉靖己丑進
士累官御史直言下獄釋爲民隆慶元年贈大理丞
公天性孝友眞誠直諒屢進讜言輒批鱗逆忤徃
首尾八年曾不少挫方之黄伯固陳孝烈俱無忝
焉
都御史楊忠節公最字殿之四川射洪人正德戊辰
進士授行人仕至太僕寺卿言四廟事杖卒隆慶改
元贈副都御史謚忠節
公生平廓落無所容慕古不弄與人不設樊圃毋

任眞獨了爲有司隨在有恵政官至太僕卿當嚴
愼之地亦率意以其素施之乃獲罪
太常少卿楊忠愍公繼盛字仲芳直隸容城縣人嘉
靖丁未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陞兵部職方司員外
郎諫馬市逮獄降陜西狄道縣典史歷陞兵部車駕
司員外郎以直諫死隆慶元年贈太常少卿謚忠愍
敕祠旌忠
公直道正氣出自天性精忠峻節屢挫不回諫馬
市論權相中蜚語被禍海内至今婦人女子亦知
慕公之烈也今讀其疏中語忠肝義膽眞足以寒

奸諛之骨而詔獄諸詞調旨春逸曾不以死生一
毫動慮所謂浩然大丈夫者非歟

光祿少卿沈公鍊字純甫浙江山陰人嘉靖戊戌進
士授溧陽縣知縣調清豐陞錦衣衛經歷以直諫編
置保安州爲權相陷死隆慶元年贈光祿少卿

先帝時權相柄用很捩梟磔于是纓縫之士皆望
景星奔爲之牙款即有不者亦錄錄如轅下駒沈
公叅軍衛幕非有言責廼劾奏權相十大罪竟以
死殉堂堂乎忠難矣哉

巳上四公皆秉忠直諫致陷身刑辟或死或不
死其忠一也其即鍾恭愍黄伯固之儔歟

少卿楊公愼字用修文忠公長子正德辛未進士第
一授修撰以議大禮謫戍雲南卒隆慶元年贈太常
少卿

先生以卓絶之才弘博之學登高第謫滇南端居
覃省發憤著書紬瑩理解搉文表義覔坎壈終其
身哀哉

尚書顧公璘字華玉應天江寧人弘治丙辰進士授
王事謫知州仕至南京刑部尚書弟瑮進士

公沖容雅度瓌材偉識宜猷中外綽著成績解褐
談藝即與李何之輩高視上京獨步江左亦一代
之鴻匠也

按察使高公叔嗣字子業河南祥符人嘉靖癸未進
士授工科給事中歷任至湖廣按察使卒兄仲嗣進
士

子業穎特奇崛高視流輩人爭向慕而忌者亦多
至於平獄仁恕明斷晉父老咸頌其神明益天才
逸發不可以文士目之也惜不永年云

翰林待詔文公徵明字徵仲初名壁以字行直隸長
洲人國子貢士嘉靖初薦舉任翰林院待詔告歸年
九十八而終子彭嘉俱有文名

公性方古威儀舉舉博學洽聞熟于典故詩學字
學直逼唐晉士林高之至於辭受之間決之以義
千金之重等視浮雲是能立德者巳豈文士云乎

附按察使李公攀龍字于鱗山東歷城人嘉靖
甲辰進士授刑部主事仕至河南按察使卒

巳上五公李何徐薛之儔也而楊公以議禮遠
戍終身哀哉

太保周武襄公尚文字彦章陝西西安衛人塽指揮
嘉靖中累功太保兼太子太傅後軍都督府左都督

卒隆慶元年贈太保謚武襄
公性淸約行軍不事音樂其所當邊徼周思極慮
忘寢食與士卒同甘苦尤雄健剛直故屢建奇功
雖古名將無以過也
都督沈公希儀字虞佐廣西賓縣人嗣奉議衛指揮
嘉靖中累功陞都督僉事充兩廣總兵陞右都督卒
公貌短而精悍目炯炯燭人善謀多智議論磊落
激發威名震烈蠻夷懾服所謂偉男子也惜未盡
其用哉
已上二公梁武莊馬都督之儔也

附遜國忠臣
文學博士方公孝孺字希古浙江寧海人洪武中薦
舉任漢中府教授建文召爲翰林博士進侍講學士
改文學博士靖難師入金川門召草詔不屈死
傳曰孝孺和粹貞諒事親孝處師友篤恩義死節
事至今百八十年人皆歷歷能言雖人人殊其成
仁取義之死靡悔斷然不可泯滅然獨恨其不死
于金川不守之初宮中自焚之際與周自修輩爲
伍斯忠成而不累其族也建文遜臣有行遯者題
詩云一箇忠誠九族亡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
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頭此令人有餘悲
尚書齊公太字　應天府溧水人洪武戊辰進士
授兵部主事仕至兵部尚書靖難兵入被執不屈死
之
太常卿黃公子澄名湜以字行江西分宜人洪武乙
丑會試第一進士第二授編修累官至太常卿靖難
師入被執不屈死
御史大夫練公子寧名安以字行江西新淦人洪武
乙丑會試第一進士第二授修撰累官吏部侍郎改
御史大夫靖難師入被執不屈死

尚書鐵公鉉字鼎石河南鄧州人洪武中由國子生
授禮科給事中累官兵部尚書靖難師入被執不屈
死
尚書陳公迪字景道直隸宣城人洪武中由薦舉授
寧國府學訓導擢翰林編修累官禮部尚書靖難師
入被執不屈死
尚書暴公昭字　山西潞州人洪武中薦舉累官
刑部尚書靖難師入被執不屈死
斷曰三尚書禍烈至此猶且至死不變眞鐵漢哉
侍郎張公昺山西澤州人洪武中舉人材累官刑部

左侍郎建文元年以才望出掌北平布政司事靖難
兵起不服死
長史葛誠不知其何許人以進士爲燕府長史靖難
師起被誅
尚書張公統字昭季陝西富平人洪武中舉通經授
東宮侍書陞通政參議歷雲南左布政使建文召爲
吏部尚書靖難後自縊死
侍郎黃公觀字瀾伯直隸貴池人初從許姓洪武庚
午舉鄉試第一會試廷試俱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復
黃姓累陞尚寶卿禮部右侍郎建文中改侍中靖難

師入投河死
侍郎郭公任字　直隸丹徒人洪武中由薦舉累
官戶部侍郎靖難師入不屈死
御史尹公昌隆字彥謙直隸太和人洪武壬戌進士
授修撰改監察御史建文中直諫不聽靖難師入釋
爲北平知事改主事復改中允呂震誣隆論死
論曰三公之言皆忠謀良策而建文一不能用豈
非天耶
侍郎陳公植字　直隸盧江人元舉人洪武初薦
起授吏部主事歷官兵部侍郎靖難兵起督師江上
爲諸將所害
侍郎胡公子昭字仲常四川大足人洪武中薦授訓
導建文初陞翰林院檢討歷官刑部侍郎靖難師入
不屈死
御史大夫景公清陝西真寧人洪武辛未進士第二
授修撰改御史建文初歷官左都御史改御史大夫
靖難後不屈死
都御史茅公大芳順天太興人洪武中薦舉授淮安
府學訓導擢秦府長史建文初歷官右副都御史靖
難師入不屈死

都御史陳公性善名復初以字行浙江山陰人洪武
壬戌進士授行人陞翰林院檢討歷官禮部左侍郎
建文初改副都御史監淮上軍兵敗被執投河死
大理少卿胡公閏字松友江西鄱陽人洪武初召官
督府經歷大理少卿靖難師入不屈死
太常寺少卿廖公昇襄陽人洪武初薦舉授左府斷
事歷太常少卿靖難師入自縊死
太常少卿盧原質字希魯浙江寧海人洪武乙丑進
士第三授編修歷官太常少卿靖難師入不屈死
大理寺丞彭與明江西萬安人洪武中由貢士授兵

科給事中陞刑部員外郎歷官大理寺丞督察江北
軍爲靖難兵所執逃避
入自縊死
修撰王公叔英字原采浙江黃巖人洪武中薦授仙
居訓導陞漢陽知縣建文初召爲翰林修撰靖難師
入自縊死
修撰王公艮字敬止江西吉水人建文已卯鄉試庚
辰會試俱第一廷試以貌不揚易胡靖第一改第二
授修撰靖難兵起服毒死
編修程公濟陝西朝邑人洪武中由明經授岳池教
諭建文初上書被逮獄靖難兵起召任翰林編修北

師入金川門隨建文逃去
紀善周公是修名德以字行江西太和人洪武中由
明經授霍丘學訓導陞紀善靖難師入自縊死
論曰壬午之事是修慷慨激烈論事何其壯也解
楊諸公與是修相約守死可謂豫於難矣然而或
死或不死嗚呼管召之際難矣哉
給事中黃公鉞字叔揚直隸常熟人洪武中以生員
薦授宜章縣典史建文元年舉湖廣鄉試庚辰進士
授刑科給事中憂歸靖難師入聞姚善死自投于河
死

伴讀余逢辰字彥章直隸宣城人薦授燕府教授陞
伴讀靖難兵起泣諫被誅
侍郎毛太不知何許人建文初爲吏部左侍郎靖難
後論死
侍郎盧廻浙江仙居人建文初爲侍郎靖難後不屈
死
左拾遺戴德彝浙江奉化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
三人授編修改御史建文中改左拾遺靖難兵入不
屈死
給事中韓永陝西西安人建文中爲戶科給事中靖

難後不屈死
主事巨敬陝西平涼人建文中爲監察御史改戶部
主事靖難後不屈死
經歷宋徵不知何許人建文中爲宗人府經歷靖難
後不屈死
知府孫鎮直隸合肥人洪武中中制科除度支主事
坐累謫戍雲南尋後累陞衛輝府知府靖難後不屈
謫戍山海關
御史葉希賢浙松陽人建文中爲監察御史靖難兵
入遁去不知所終

給事中龔公太字叔安浙江義烏人洪武十九年鄉
薦授戶科給事中靖難師入被執自投河死
御史曾公鳳韶江西廬陵人洪武丁丑進士授御史
靖難兵入召陞侍郎不至自殺
御史魏公冕江西吉安永豐人洪武末年進士建文
初授御史靖難師入自盡
御史王公度字子中廣東歸善人洪武中薦舉授監
察御史靖難師入不屈死
御史甘公霖直隸懷寧人洪武丁卯鄉薦授御史靖
難師入被執不屈死

監察御史高公翔陝西朝邑人洪武中以明經薦爲
監察御史靖難師入召見不屈死
御史王彬字文質山東東平人洪武中進士授御史
巡按江淮守揚州城被執投靖難兵中不屈死
御史鄭公智字叔眞浙江寧海人建文初舉賢良授
監察御史靖難師入坐方黨論死
御史韓郁未詳何許人洪武中由薦舉授監察御史
靖難兵起上書諫阻不聽
叅軍高公巍字不危山西遼州人洪武十五年應貢
授前軍都督府左斷事出叅李景隆盛庸軍靖難師

入自縊死
按察使王公良字天性河南祥符人洪武乙丑進士
歷官刑部左侍郎左遷浙江按察使靖難師入自焚
死
叅政鄭公居貞直隸徽州人洪武中以明經舉授鞏
昌府通判陞禮部郎中建文時授河南左叅政靖難
後坐方黨死
副使程公本立字原道浙江桐鄉人系出程子後洪
武九年舉明經授秦府引禮舍人謫雲南馬龍郎長
官司吏目建文初薦入翰林纂修陞　右僉都御史

改江西副使靖難兵入自縊死
僉事胡公子義刑部侍郎子昭弟也洪武中薦舉授
威遠訓導歷山東按察司僉事靖難兵入聞兄死避
去不知所終
僉事林公嘉猷名昇以字行浙江寧海人洪武二十
九年以儒士薦入史館遷陝西按察司僉事靖難後
坐方黨死
知府王公璡字器之山東日照人洪武中舉明經授
教授末年薦陞寧波府知府靖難師入被執釋還
知府姚公善字克一湖廣安陸人洪武中鄉舉授直

隸祁門縣丞歷廬州府同知陞蘇州府知府靖難兵入被執不屈死

知府陳公彥回字士淵福建莆田人洪武中坐累謫戍後舉明經任保寧府訓導陞平江知縣薦陞徽州府知府靖難兵入被執不屈死

行軍斷事錢芹字繼忠直隸吳縣人洪武初辟從中山王北伐建文初薦授戶部司務署行軍斷事入奏事道病卒

閣門使劉公璟字仲璟太師文成公子洪武中召任閣門使陞谷王府長史靖難兵入被執不屈死于獄

長史程公通字彥亨直隸績谿人洪武中由太學生中鄉試授遼府紀善陞長史靖難兵入被執論死

知縣顏伯瑋名瓌以字行江西廬陵人建文元年以賢良徵授沛縣知縣靖難兵攻城自縊死

知縣鄭恕字本忠浙江仙居人洪武初聘授昌國縣訓導陞蕭縣知縣靖難師破蕭死之

教授陳思賢廣東茂名人洪武末以明經薦授福建漳州府學教授靖難詔至被執死

縣丞劉亨字嘉會江西廬陵人洪武初授壽州訓導建文初陞武進縣丞靖難後弃官宣德中召不起正統中卒

教諭王省字子職江西吉水人洪武五年舉人乞便養授濟陽縣教諭靖難兵攻濟陽被執自殺

吏目鄭華浙江臨海人洪武壬戌進士授行人謫東平州吏目靖難兵入東平不食死

舉人劉政字仲理直隸長洲人建文元年舉人靖難兵入聞孝孺死不食死之

貢士高永寧山東濟陽人建文元年貢爲國子生靖難兵攻濟南射書城外靖難後被執遯歸終身不仕年九十七

安節先生龔詡字大章直隸崑山人建文初年十七爲金川門守卒靖難兵入大哭還鄉後兩薦爲學官不就門人私謚安節先生

郎中梁田玉浙江定海人洪武中由薦舉歷官郎中靖難師入髡髮爲僧避去雪菴和尚河西傭川鋪鍋馮翁皆避世者不知何許人

論曰余聞之陶徵士言齊二客魯兩生史並失其名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撫卷長歎不能已矣余獨幸夫雪菴諸君子忍垢茹荼卒晦其名以不滅其族也

侍郎王公璟字常齋浙江松陽人洪武初薦舉授懐遠教諭歷知州山西參政謫戍雲南建文元年復召任知縣陞禮部左侍郎兼侍講仍進學士

侍講樓璉字士連浙江浦江人洪武中以儒士任宣寧縣主簿陞藍田知縣陞監察御史謫戍雲南建文元年召入翰林院侍講經筵官至侍讀靖難兵入召草詔自經死

孝莊先生王稌字叔豐仲縉之子靖難被逮獲釋召用力辭門人謚爲孝莊先生

尚書魏澤字彥恩直隸溧水人洪武中薦舉歷刑部尚書謫寧海典史存方氏後

太傅魏國公徐輝祖初名允恭中山王長子洪武二十一年嗣公靖難後不屈逮獄尋卒

駙馬都尉梅殷河南歸德人汝南侯思祖從子洪武十一年尚寧國公主建文元年充總兵官鎮淮安靖難兵入召見尋死於盜二子俱襲封指揮使孫純舉嘉靖辛丑第二甲進士改中都留守

駙馬都尉耿璿長興侯炳文子洪武中任前軍都督僉事尚懿文太子長女建文元年進封公主駙馬都尉掌前府事靖難坐罪死

都指揮馬瑄　朱鑑　卜萬　宋忠　余瑱　宋瑄
崇剛　瞿能　莊得　楚智　陳質

鎮撫楊本　都督廖鏞　平安　儲福衛卒

總論曰　文皇仗義周公師陳江上金川不守本
高皇帝親嫡子豈異姓比况英毅豁達遠邁建文使知如管仲以忠　高皇者忠　文皇他日齊名揚蹇亦無不可胡乃甘飴於赴鼎取適於捐生宗嗣奄滅而守不移朋屬既殲而心不動精金以百鍊益勁長河雖萬折必東壯烈泣鬼神血誠貫天日方陳暴鐵之節尤爲皎皎而周景諸公相時委曲終完大義他若知名無考有蹤無名者不可勝數又寧無名迹俱泯詩不見於娥眉幾豫見於色舉者乎盍自推戴留名外人人苟息豫讓矣此其浩然天植夫豈聞彼伯夷古稱商家一代之人心風俗竊爲　高皇作人之化更過之矣

又曰　文皇秉鉞靖難之際一時文武才智皆知機達權決擇所事去故就新策勳佐命勒彝鼎而誓河上惟良丕顯哉乃有圖懐王私罔識天授捍抗憤摟上干赫怒前既灰骨況宗後罔或懲而繼之稱厲參夷武屬乃猶兢慕而勸趨焉嗚呼其愚不可及也大

而天常人極乃以之存終古世道之攸繫也顧不大
與嗟夫是或一道也巳壬午内難逮玆百四十年諸
先生徇國之烈故老私載時時槩於見聞毅色危辭
凜猶亟世予未嘗不三復流涕也是故沐浴文武之
澤而能不義夷齊云又聞諸老先生言　文皇師入
都城之夕郎官御史給舍相與縋城逸去者四十餘
人詰朝覺察以聞後來邃谷窮山人往往遇識之傭
販樵寂中嗚呼盛哉夫國運興廢事之所必有也而
建文死國之臣一時累百三代革命罕前聞矣兩漢
以還勿論也殆自天地剖判肇有君臣以來而創見

於斯焉嗚呼盛哉其皆天地精華之萃　聖祖功化
之神書之足以樹貞風光信史震耀奇偉於宇宙間
屹爲千萬世委質臣人而懷二心者防誠不可以莫
之傳也

附名臣琬琰錄姓氏

陝國郭宣武公子興直隸鳳陽人開國首附累功封
鞏昌侯鎮關陝卒追封陝國公謚宣武

江國吳襄烈公良直隸定遠人開國首附累功封江
陰侯卒贈中軍都督江國公謚襄烈弟禎封靜海侯
追贈江國公謚襄毅

蘄國康武毅公茂才字壽卿蘄州人初從陳友諒歸
降累功封大都督府同知兼太子右府使卒追封蘄
國公謚武毅

縉雲伯胡公深字仲淵浙江龍泉人開國歸附推中
書左司員外郎總制處州等軍事死難贈縉雲伯

侍郎范公理字道濟浙江臨海人宣德壬戌進士授
江陵縣知縣仕至吏部左侍郎

南山先生黃公潤玉字孟清浙江鄞縣人永樂中舉
人授南昌訓導薦陞交阯道監察御史陞廣西按察
司僉事降含山知縣致仕門人稱爲南山先生子隆
進士按察副使

少詹事柯公潛字孟時福建莆田人景泰辛未進士
第一授修撰仕至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

太常卿王公獻字惟臣浙江仁和人景泰辛未進士
授編修仕至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卒贈禮部左
侍郎

都御史艾公璞字德潤江西南昌人成化丙戌進士
授刑部主事仕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涇國蔣武勇公贇字大富直隸江都人起卒伍靖難
累功封定西侯追封涇國公謚武勇

侍郎馬公諒字子諒直隸和州人宣德癸丑進士授
吏科給事中仕至戸部右侍郎
伏羌侯毛武勇公忠字允誠陜西蘭州人　國初起
卒伍累功右都督卒贈伏羌侯謚武勇
太子少保張懿簡公鵬字騰霄號拙菴直隸保定人
景泰辛未進士授御史仕至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
懿簡
忠誠伯茹公瑺湖廣衡山縣人洪武中由國子生仕
至兵部尚書加授忠誠伯太子少保永樂中下獄死
太子贊善梁公潛字用之江西太和人洪武丙子舉
人授四川蒼溪訓導陞太子贊善下獄死子果築俱
舉人
尚書謝公一夔字大韶江西南昌人天順庚辰進士
第一授修撰仕至工部尚書
副都御史盛公顒字時望直隸無錫人景泰辛未進
士授御史仕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茂國李剛毅公彬字文質直隸懐遠人嗣父指揮僉
事靖難累功封豐城侯總兵鎮交趾卒追封茂國公
謚剛毅世嗣
夏國顧武毅公成字景韶直隸江都人開國首附累

功右軍都督僉事靖難後封鎮遠侯鎮守貴州卒追
封夏國公謚武毅世嗣
濟國陳武靖公懋字舜卿直隸壽州人嗣父都督同
知靖難累功封寧陽侯太子太師追封濟國公謚武
靖
少師茌平伯尚書吳榮襄公中字司正山東武城人
洪武戊寅由國子生授營州屯衛經歷靖難迎附累
陞至工部尚書加少師卒追封茌平伯謚榮襄
尚書古公朴字文質號素軒河南陳州人洪武中舉
人授五軍斷事陞工部主事仕至戸部尚書
定遠沐忠敬王晟字景茂黔寧王第二子洪武中年
十七以軍功授都督僉事嗣西平侯加封黔國公鎮
雲南卒追贈定遠王謚忠敬世嗣
都御史向公寶字克忠號踈菴江西進賢人洪武乙
丑進士授職方員外郎仕至都察院右都御史兼詹
事府詹事
尚書趙公翊字雲翰河南開封人洪武丁卯舉人薦
授兵部主事仕至兵部尚書
右都御史王公彰字文昭河南鹿邑人洪武丁卯舉
人擢吏科給事中仕至都察院右都御史

侍郎陳公璉字廷器號翏軒洪武中舉人授桂林府教授陞國子助教仕至禮部左侍郎

尚書柴公車字叔輿浙江錢塘人永樂中舉人授兵部主事仕至兵部尚書

都御史淩公晏知字安然浙江歸安人永樂中由薦授中書舍人陞吏科給事中仕至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卒於官孫震儒學訓導曾孫約言刑部員外郎世以文行稱

侍郎章公敞字尚文浙江會稽人永樂甲申進士改吉士授刑部主事仕至禮部左侍郎

春坊諭德林公誌字尚默號蔀齋福建晉江人永樂辛未鄉試壬辰會試俱第一廷試進士第二授編修仕至右春坊右諭德兼侍讀卒

尚書黃公宗載字厚夫江西豐城人永樂甲申進士授行人仕至吏部尚書

右都御史熊公槩字元節江西豐城人永樂辛卯進士仕至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

司業吳公溥字德潤號古崖江西崇仁人洪武乙丑進士授編修仕至國子司業子與弼以高士徵授左春坊左諭德四上疏辭不就

知府周公濟字大亨河南洛陽人永樂甲午舉人授御史改斷事仕至安慶知府

知府李公驥字尚德山東郯城人洪武丙子舉人授給事中仕至河南知府

尚書張公鳳字子儀直隸安平人宣德丁未進士授刑部主事仕至兵部尚書

侍郎孔公文英字世傑陝西安化人宣聖之裔永樂辛丑進士授盧陵知縣陞御史仕至刑部左侍郎

尚書劉公廣衡字克平河南祥符人永樂甲辰進士授刑部主事仕至刑部尚書

學士曾公鶴齡字延年永樂辛丑進士第一授修撰仕至翰林侍講學士子序進士廉舉人

大理卿王公字仲宏號厚齋河南祥符人正統己未進士授戶部主事仕至大理寺卿

侍郎俞公山字積之浙江秀水人永樂癸卯舉人授直隸崑山訓導陞郕府伴讀正統己巳陞鴻臚寺丞仕至太子太傅吏部左侍郎

尚書侯公璡字廷玉山西澤州人永樂癸卯鄉試第一甲辰進士授行人仕至兵部尚書

尚書楊公寧字彥謐浙江錢塘人宣德庚戌進士授

刑部主事仕至禮部尚書
都御史張公楷字式之浙江慈谿人永樂甲辰進士
授御史仕至右僉都御史
侍郎吳公寧字永清直隸徽州歙縣人宣德庚戌進
士授兵部主事仕至兵部左侍郎
副都御史羅公亨信字用實廣東東莞人永樂甲申
進士改吉士授工科給事中仕至右副都御史
侍郎焦公宏字克明河南葉縣人宣德庚戌進士授
御史仕至戶部右侍郎
副都御史程公富字好禮直隸歙縣人永樂甲午舉

人授御史仕至右副都御史
尚書郭公敦字仲原山東棠邑人洪武癸酉舉人授
戶部主事仕至戶部尚書
侍郎李公紹字克述江西江縣人宣德癸丑進士改
吉士授檢討仕至禮部左侍郎
郎中香菴彭先生勗字祖期江西永豐人永樂乙未
進士授南雄府教授陞刑部主事轉考功郎中謫廣
西梆州府同知致仕
光祿卿馬公理字伯循陝西三原人正德甲戌進士
仕至光祿寺卿

少保閔莊懿公珪字朝瑛浙江烏程人天順甲申進
士授御史仕至都察院都御史太子太保刑部尚書
致仕卒贈少保謚莊懿
大理卿陳公恪字克謹浙江歸安人成化丁未進士
授直隸宿松縣知縣陞御史仕至大理寺卿卒於官
侍郎吳公悌字克誠江西金谿人嘉靖壬辰進士授
宣城知縣陞御史仕至刑部右侍郎卒於官

國朝名世類苑卷四

國朝名世類苑卷五

呉興後學淩迪知穉哲甫　輯
金陵後學姚汝循敘卿甫　校

資稟類

早慧

宋潛溪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盡自後日記一二千言諸生同隸小學者日暮罷歸其所讀書公皆能誦記九歲學爲詩有道士樓節翁至或命賦詩爲贈公操筆輒成四韻衆因目爲神童鄉先達教授張繼之聞公善記亟延見於別墅問四書經傳若干日可通背公以一月爲答繼之不信抽架上雜書俾即記五百餘言公以指爪逐行按之按畢成誦一字不遺繼之驚曰有才若此不可廢也當就明師即有成爾乃携入城受學于聞人夢吉先生授以春秋三傳之學凡學春秋者皆苦其歲月先後難記公則并列國記年悉誦之但舉經中一事即知爲魯公幾年幾月是年實當列國某君幾年幾月或俾書而復之無少異者適鄉校行私試公輒占前列稍長從呉文貞公萊悉得其閫奥遂以文章名海内　鄭濟撰少傳

劉誠意年十四入庠從師受春秋經人未嘗見其執經讀誦而默識無遺習舉業爲文有奇氣決疑義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講理性於復初鄭先生聞濂洛心法即得其旨先生大器之乃謂公父曰吾將以天道無報於善人此子必大公之門矣元揭傒斯見而奇之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濟時器也　黄伯生撰行狀

劉誠意長子璉字孟藻生數歲授以詩一二三過輒能暗誦後終不忘年餘爲文辭立就奇氣爍爍紙上其師覽之有愧色璉氣局凝重而識慮宏遠誠意伯之留輦下也璉内事母睦宗姻外應門戶撫鄉里無一不中度於時永嘉爲方氏所據鄉之群無賴子煽於方氏將相挻爲變璉出其不意先其未發一夕撲滅之無得脫者而闔境遂以奠枕其年纔十八爾誠意伯以聞　上曰非卿焉有是子毎召至榻前與語上爲傾聽　蘇伯衡撰碑銘

方孝孺幼精敏絶倫雙眸炯炯日讀書積寸爲文雄邁醇深鄉人呼爲小韓子年十四五侍父宦遊齊魯間歷覽孔子周公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從宋濂遊同門多天下名士一旦盡出其下先輩如胡翰蘇伯

衡皆自謂弗如孝孺顧未視文藝恒以明王道闢異
端爲己任進修所詣月異而歲不同世咸以爲程朱
復出　吾學編

吉水縉紳解學士七歲時其母居孀苦於里胥催徵
之急解具訴於縣宰併系以詩曰母在家中守父憂
却交兒子訴原由他年諒有相逢日好把春風判筆
頭邑宰意其假手於人即指堂邊小松爲題令再賦
應聲曰小小青松未出欄枝枝葉葉耐霜寒如今正
好低頭看他日參天仰面難邑宰大奇之遂蠲其稅
百可漫志

解大紳穎悟絶人郡守令至其家抱置膝上應聲成
文皆錯愕驚歎六歲時其族祖戲之曰小兒何所愛
即應口作四詩其一曰小兒何所愛愛者芝蘭室更
欲附飛龍上天看紅日甫十七舉江西第一登甲科
入中書知誥敕兼翰林内外制皆掌之其論思獻納
兩制皆自以爲莫及年甚少巍然有碩大之望嘗自
謂曰處其心常在熙春麗日之間則天下無可惡之
人咸以爲名言　行狀

解學士縉童時婦翁過其家解父抱縉出置椅上婦
翁云父子坐禮乎解遽答云嫂溺叔援權也翁又
云何緣得佳偶解亦遽答有幸遇良媒翁奇之遂聯
姻焉　詩話

朱文恪少聰慧不好弄好讀書十歲通五經大義祖
洞雲先生嘗指以示人曰是兒他日必爲令器　聶
鉉撰墓志

曾魯官至侍郎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不遺奉禮郎
簡君正理欲以神童舉于朝其父力止之稍長取三
史日記之數千年間國體治亂人才忠佞制度沿革
咸能言之有叩即應以博學稱于時　宋濂撰神道
碑

王忠文幼秀爽敏慧稍長師事侍講王文獻縉至元

戊子爲書七八千言上之不用有齊琦者得邵子先
天數推言天人興衰甚驗見公歎曰子充異代人物
也　太祖取婺徵至行在商畧機務悉葬　上衷必
稱子充而不名　鄭濟撰行狀

夏忠靖公自幼端厚好學出入鄉閭其老長皆忘年
賓禮之時已負矩人望喜怒不形於色有被酒侮慢
公者里人共擊之罵之曰汝小人不知鄉有君子耶
楊文貞撰神道碑

楊文敏六歲遣從里中師不數月能誦孝經啓蒙論
孟諸篇祖達卿令誦古人詩皆通其意達卿曰異日

無忝太尉矣年十三從教授周質夫與同門講學或
論古名相皆歎為不可及公徐云皋夔伊周或不可
及其他未有不可學而至也智者知其識見不凡云
年十五歲旱齋禱龍巖大雨汪里中道絕溪洪常懷
於水行者病涉男女或相牽挽公歎曰此殘於禮也
即禀於祖倡衆採木編筏固以鐵栰行者安之時鄉
人有依鬼惑衆者獨不敢過公里　陳繼撰傳
薛文清毋齊氏夢一紫衣人謁生公祖以生時卜之
吉曰此子必大吾門童時教之詩書輒成誦日記千
百言侍父榮陽公時年十二以所作詩賦呈監司監

司奇之既而聞魏范二先生深於理學迺禮延於家
供子弟職日相與講習周程張朱性理諸書久之歎
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心於是至忘
寢食　李賢撰神道碑
于肅愍骨相異常七歲僧古蘭見而奇之曰此他日
救時宰相也書過目成誦為文行雲流水有奇氣詩
清麗頃刻千言稍長即以古人功業自期　言行錄
姚文敏夔生而穎異一歲失怙母屠夫人撫教三歲
口授孝經論語輒能記誦八歲即鋭然有志于學十
三游邑校通貫經史為文雄健有奇氣下筆滔滔數

千言弗窘正統戊午舉鄉試第一入太學進業李公
時勉一見知為偉器待以殊禮間游劉公忠愍之門
尤見嗟異壬戌會試第一與從弟龍同登進士時人
榮之　商輅撰墓志
商文毅公自幼穎敏游邑庠學諭王端最有經學試
以舉業下筆千餘言立就即以狀元宰相奇之宣德
乙卯發解浙江明年會試下第入太學祭酒李時勉
器之特設館東廂之後俾卒業焉正統乙丑會試廷
試皆第一　楊子器撰傳
徐武功自幼性穎異年十二三已能古文詞卓然出

諸生右少長再學于都憲思菴吳公吳公曰子欲求
仕乎乃率之見國子祭酒頤菴胡先生請授進士業
時頤菴以事稱病不出坐臥以土床雖親故至皆伏
枕與語初見頗以幼小易之既而使面賦一詩援筆
立就皆老成句頤菴聞之蹶然起而徧牀行極皆稱
賞遂以其業授之學未幾月即了其義　內閣行實
劉定之父髦以易魁鄉闈學者稱之為石潭先生公
自幼天資絕倫書過目成誦石潭先生日授以書而
不令作文字公每私為之一日公病先生往視焉於
床褥間得所作祀竈文及詠挑漿詩大驚殊未嘗

嘗口誦之也自是稍敢以文字進然毎進先生輒斥之忽一日公以所作文字進先生曰此子有八面受敵之才宣德乙卯中江西鄉舉明年會試第一三人廷試一甲第三人授編修　劉宣撰行狀

右都御史熊公槩幼英悟過人甫成童聞父講左氏春秋即知大旨忻然請授之書過目輒記憶不忘父心異焉比長學大進有志向一時同輩不惟推讓其學至其器識自多以爲不及　錢幹撰志銘

向都御史寶資性異常五歲能誦孝經七歲通四書章句過目不忘稍長隸業邑庠教諭丁之翰授以書

經甚見器重嘗從友人假通鑑綱目七日即還還之問舉以問答之如響　金幼孜碑銘

彭脊菴生有異質七歲日記數百言嘗從鄉父老入佛寺獨不拜寺僧強之不從反叱之曰彼佛裸跣不衣冠我何拜爲人大奇之父聞私語之曰爾能力學以繼前聞人乎即應聲曰吾能之於是遣從曾以南先生大通經書之旨年十六登進士第　葉盛撰傳

黃南山潤玉方五歲侍母病夜不寢家人已稱其孝六歲就塾坐立屹然不與羣兒狎書過目輒成誦師奇之十歲行道見遺金不拾途人悉嗟異歲十二聞郡守王公璵舉鄉飲酒禮于郡庠往觀之默識其儀歸書于冊師愈奇之十有三歲時改元永樂從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詣官請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踰年抵京受廛北城外十里所沙漠寒沍茫無人煙先生與同役築室成比閭傾貲給徭賦墾闢蕩蔬以爲生人不堪其勞瘁先生安之稍隙輒肆力於學以已心爲嚴師　楊守陳撰碣銘

王侍郎獻天賦穎異讀書記誦日數百言不煩熟復即終身不忘十五通經肆筆作舉子程文十七領鄉

書十八登進士第與柯狀元潛等十八人同進學東閣益肆力於學工古文詞在同年中最號敏贍時公猶未娶吏部侍郎淳安項公見而奇之以女妻十九授編修同修永樂大典等書　誌

呂逢原自幼穎敏九歲能通孝經小學稍長爲文輒動驚長者時父兄俱爲教官識者曰此子殆穎脫而出者也　內閣行實

楊文懿大父樓芸先生潛心理學爲時名儒公在袵時母夢大星入懷及生天庭有七黑子狀如北斗自幼敏慧絕倫讀書目五行下日記數百言稍長作詩

文下筆有驚人語然楼芸教之不以記誦文辭爲能而以精思力踐爲務公感悟遂作致知力行持敬三銘題于牖以自勵　王文肅撰神道碑

丘文莊少孤力學天資過人六歲能詩弱冠著論謂許文正公仕元無能改于其俗又不能行巳之道不仕可也耆儒碩師見其論初甚駭之巳而又大服以爲先儒未有言及此者　何文肅撰墓志

何文肅吏部尚書東園先生第三子也讀書頴悟過人年十一讀通鑑綱目輒了其大指有問者備擧其首尾若在目前聽者忘倦翰林修撰周君中規嘗至

先生書齋見壁間懸新城朱文徽所寫丹鳳朝陽圖中規因歎文徽多能先生徐曰此非學者所當爲也中規異之因問所閲何書對曰陳子桱通鑑續編也曰子桱書法視朱子何如曰先輩著述非後生所敢議然呂文煥之降元不書其叛張世傑之溺海不書其死節曹彬包拯之卒不書其官紀羲軒則揆惟謹不經之談書遼金則失内夏外夷之體似有未當也中規大驚因白東園曰三郎學識不易及也　林俊撰神道碑

何文肅髫齔時巳有出羣器識問辯出人意表嘗以宋書稽首事賀于少宰公曰觀其沮立德昭陷於逢君之惡而史氏於其歿顧宜書其爵乎若包孝肅公亦名臣也宜以爵書而否焉知公論何又嘗從容問曰吳臨川以宋擧人而仕元今預從祀之列抑亦不以此累之乎公大異之　周長齋集

張公寧幼頴敏絶人七歲題畫龍有莫點金睛恐飛去之句人巳識其不凡景泰甲戌會試考官奇其文擬置第一不遂批其卷曰進對大廷自當出一頭地廷對擧筆數千言觀者丞相報稱學識不易得侍郎姚夔讀之驚曰得非張寧耶少保于謙歎曰是之謂

天馬行空步驟不凡者　夏時正撰墓志

鄒公智生而頴異過人十二歲能文章羣經子史一經目即不忘嘗居龍泉菴貧無繼晷之具則掃樹葉爇之以燃讀書達旦如是者一二年文思警拔千言可立就蜀雖多才未能或之先也年十六擧四川丙午鄉試第一鄉人聚觀公馬上口占曰龍泉菴内小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大相驚丁未第進士授庶吉士　崔銑撰傳

倪文毅生而瓌岸秀異甫五歲聞隣塾書聲即請入游閣侍文僖公問曰天上更有天地下亦當有天益

巳悟天包地外之理業文之餘兼通吏事偶有羣吏
將赴吏部試戲出獄詞爲題令剖斷旁觀者曰此老
吏筆也識者巳知公他日非特以文名者　吳文定
撰家傳

彭文憲時自小端重不與羣兒狎戲惟奮勵讀書從
叔父憲副彭琉學屬文輒有驚人語玩賞謂他日必
爲宗工及領鄉薦入國學李忠文以公輔期之　彭
華撰行狀

劉公咸栗六歲時侍父方伯公側輒問天何依地何
際終有壞否及聞元會運世之說則又曰後之人將

奈何方伯大奇之笑曰童子何慮之遠閒侍客客有
談及天下阨塞及運道可憂者趨而進曰勿使奸雄
聞之客甚驚異其夙慧不凡如此　羅文莊撰墓志

程篁墩生而發慧人方之孔文舉李長源十餘歲隨
父參政蜀藩方鎮大臣以神童薦之　朝　英廟喜
其應對拜起如老成人　命賜之食詔館閣即日試
之賦聖節瑞雪詩并經義各一篇援筆立就文采燦
然諸閣老皆嗟異之蹔進呈　上喜甚詔讀書翰林
院官給廩饌大學士南陽李公賢安成彭公時皆當
世碩儒就之講授李公尤加愛而以女妻之弱冠中

成化丙戌第一甲第二授編脩　沈東之撰傳

謝方石生而資性澄朗機神警悟童時即能爲韻語
年十四叔父逸老先生授以四子書毛詩輒通大義
將冠游邑校與同邑黃文毅公孔昭友弄服膺儒素
日相砥礪以古人自期乃並有時名　王浚川撰墓
志

張東白五歲精爽過人書過目成誦其父松亭翁名
之曰文魁寧靖王召見作儷對韻語有心定萬事定
之句大加賞歎書元徵二字賜之因易名元徵松亭
携入閩觀者塞道公至考亭拜朱晦菴遺像輒有志
所謂道學者松亭謂曰彼儒先曷嘗不由科舉進耶

乃入南昌學爲諸生都御史韓公雍奇之曰此人瑞
也復易其名曰元禎字之曰廷祥天順庚辰魁禮部
李文達特簡爲庶吉士劉文安公奉　詔授業見其
文斐然以驚　李東陽撰志銘

林諭德誌生時母夢梁僧寶誌入室因以爲名幼穎
悟其母嘗口授經傳即朗然成誦在髫齔時巳喜爲
文辭後從學于王子孟陽極好辯理因字之曰尚默將
冠選入郡庠益自勤勵於經史子集旁及天文地理
星命醫卜之書無不研究而尤工舉業後舉鄉試會
試俱第一殿試賜及第第二　楊文敏撰志銘

羅文肅少有異質負奇氣奮發出語作事恒欲上行輩初視書涉獵不經意數行而下惟務解其語不事記憶隨羣兒丞道上遇遷金做[illegible]學趨且攫且擲之竟不視去西庄邀入學初謂尹尹以少易之試以偶句曰毯蟀入床下應聲曰麒麟出郊垌人以是期之遠大　夏良勝撰墓志

襄城伯李隆年十五襲爵雖甚少而負英偉之姿雄傑之材　上深器重之每六師征伐輒命公領兵從其應機發策出奇取勝雖老于行陣者亦多讓其能上益奇之以為可大用　墓志

章恭毅資禀殊常六歲失恃甫成童即刻勵好學年十八以詩經中正統戊午鄉薦明年會試第三廷試二甲進士告畢姻　尹直撰碑銘

羅一峯先生生時有奇祥甫五歲隨母入菓園長幼競取先生斂手賜而受年七歲父善耕翁訓于庭不匝月而童蒙諸書咸遍八年學于里師令遍逐諸生授讀生未成句讀而先生皆已成誦年十四受徒于鄉以資親養莊重儼毅師道卓然常曰學豈科第而已哉遂勵志聖賢之學　王鏊撰傳

寧德林莊敏公聰九歲時邑宰包姓者謁其尊翁梅所先生公侍側有白犬在門顧梅所包曰公子能對乎梅所曰頗能包出句云白犬當門兩目睜睜惟顧主應聲曰黃蜂出洞一心耿耿只隨王包歎異曰公輔之器也　行略

儲文懿生而穎異六歲讀書過目成誦九歲善屬文選充弟子員十六鄉試名聞京師　顧清行狀

李文正東陽早負奇氣四歲能作大書時稱神童順天府以神童薦　召入內廷過門限太監云神童脚短李高聲答云天子門高即闈于　上召見文華殿命給紙筆書麟鳳龜龍十餘字書奏　上甚喜抱置

膝上賜上林珍果及內府鈔寶六歲八歲復兩召之試講尚書益稷篇惟荒度土功一段大義　命隸京庠復賜鈔果如初天順壬午舉順天鄉試甲申登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　年譜

章尚書拯宋相得象之後生而穎慧授以句讀數過輒能成誦雙瞳炯然[illegible]人異之世父楓山翁授以易學講說輒能潛思究繹期年盡究六經之旨楓山翁曰此非凡兒也舉子業不足以盡之勉以聖賢之學　行狀

寇涂水生而岐嶷英敏五歲母趙淑人歿公即號哭

擗踊如成人常依鞠于外祖趙翁毎撫其首曰此子面方口大他日必昌寇門年十五補邑庠生隨其叔父大理睎菴公于京師游中丞姚東泉之門布褐短袍往來徒步東泉甚器之　唐龍撰墓志

舒公芬幼岐嶷峭穎異于凡兒甫成童入郡學嘗作赤鷹賦郡守奇其才常聞天下家貧清苦不與人羣雖於書無所不讀實勵志聖賢之學不屑為博物洽聞之士　薛應旂撰傳

夏正夫幼而岐嶷有巨人志日記數百言稍長益肆力于學日取羣經及百家言讀之久之發為文章淵懿

閎奥密脫去流俗自成一機杼聲稱蔚然　華亭志

薛君采生而靈異七歲能屬文年十五尤攻古文詞亳故偏鄙公崛起齊民能自得師大中丞儀封王公判亳奇其文曰是李何之流也盛為之延譽年十二即以詩名題三教圖曰斯道有三教聖心無二天陰陽動靜機活潑一圈圓試問一歸何處此理玄之又玄　王廷撰行狀

薛考功自幼穎異過人始生三月偶見芒神連呼曰芒兒家人驚怪亟沃以冷水止之稍愈益聰慧不類群子弟郡之長老相會曰薛氏其昌乎　唐順之撰志銘

何仲默八歲能屬文十五舉鄉試第三明年會試以文多奇字不第入太學北歸祭酒林瀚賦詩贈之　蘇實

馬西玄父煙山公任夏縣學訓導公生之夕煙山公夢月墮廨宇中取而抱之懷覺異之以為得子必顯後煙山公弃官携先生歸先生尚幼即善舉子業讀書一見輒誦而又即知聲律吟咏之學試于有司有司異之稱馬生以為年少而奇非常人也年二十舉進士入翰林號為才子能詩　王維禎撰行狀

楊升菴慎幼慧穎八歲即點綴儁絕二十四舉進士

第一少師三南楊公設四事詞之皆生平所未了從容酬對本末融貫少師歎曰此真才子　馮復俊撰序

高子業幼而穎特父移之官有相者獨奇子業有圈犀因熟視其父曰君第三子貴不可言顧先生無以常兒畜之也生五歲父僚因以詩書教之乃隨聲嚮答父僚大驚謂其父曰君兒甚奇曩相者果非欺先生遂購求奇書乃日誦數千言年十六著申情賦一首幾萬餘言大梁諸豪傑皆傳歎以為即不可及也十八遂薦鄉舉十九登進士空同李公曰高其奚不為狀元耶高其萬人敵也　兄仲顆行狀

王晉溪生有吉徵四歲能楷書五歲舉奇童八歲通尚書　霍文敏撰神道碑

楊文襄幼穎異日誦數千言八歲以奇童薦大宗伯姚夔獨器之疏補翰林秀才　憲廟命內閣選師教之受業於黎文僖公成化戊子年十四中順天鄉試時已抗顏為人師有文中子之風焉　謝純撰行畧

蔣公冕十歲書過目成誦十五舉成化丁酉鄉試第一丘文莊見而奇之曰台輔之器　行狀

楊石齋廷和少神異稱奇童年十二舉鄉試其第進士也先于父春　皇明通紀

董中峯玘八歲能詩翰詠胡桃曰形狀如雞子剛柔實未分擘開混沌殼渾是一團仁梅月曰夢覺羅浮夜已闌碧天雲靜月團圞玉人不學桃花面淨洗紅粧鏡裏看九歲以來真楷草書歌賦序記及三場文字亦皆能之後中一甲第三仕至禮部侍郎　雙槐歲抄

陽明王先生生五歲能言一日誦祖竹軒公所讀過書訝問之曰聞祖讀時已熟記矣十一歲父龍山迎養竹軒翁因携先生如京師翁過金山寺與客酒酣擬賦詩未成先生從傍賦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大驚異復命賦蔽月山房詩先生隨口應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明年就塾師先生豪邁不羈龍山公常懷憂惟竹軒公知之一日同學生走長安街遇一相士異之曰吾為爾相後須憶吾言鬚拂領其時入聖境鬚至上丹臺其時結聖胎鬚至下丹田其時聖果圓先生感其言自後每對書輒靜坐凝思嘗問塾師曰何為第一等事塾師曰惟讀書登第耳先生疑曰登第恐未為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龍山公聞之笑曰汝欲做聖賢耶　年譜

敏達

劉誠意在燕京時閒閲書肆有天文書一帙因閲之翊日即背誦如流其人乃大驚以授公公曰已在吾胷中矣　黄伯生撰行狀

劉誠意初見　上上與坐賜食因問曰能詩乎基曰詩儒者末事何謂不能　上即舉所用竹箸示之曰試吟此基應聲曰一對湘江玉細攢湘江曾灑淚痕斑　上曰秀才氣基曰未也即續之云漢家四百年天下盡在張良一借間　上悅　朝記

孫炎持辯風生舉辭如雲人莫當其只能爲歌詩元至正中丁復夏煜以詩名炎遊此兩人間日夜柁坊磨盆好立機括下紙可盡辭彩爛然驚動一時雅好酒嘗與煜對飲務出奇相勝每得一爽句拍按大呼投劍起舞謔聲撼四隣所與交皆天下英俊亦以經濟自負氣豪才雄常輕視章句儒衆中嘗自許曰孫炎男子豈死蒿下耶　方孝孺撰傳

景濂倜儻尚大節領鄉薦遊國學時同舍生有秘書清求而不與匿讀約明旦即還書生旦往索曰吾不知何書亦未假書於汝生忿訟於祭酒濂即持所假書往見曰此清燈窗所業書即誦輒卷祭酒問生生不能誦一詞祭酒叱生退清出即以書還生曰吾以子珍秘太甚特此相戲耳　遜國記

王紳警敏絶人貫穿經史百家言爲文縱横出入數千言可立就宋濂見而奇之曰王華川其有後乎一時才俊皆遜服　獻寔

曾棨廷對策幾二萬言不屬草宏博鮮儷　文皇選進士中秀敏者二十八人爲庶吉士以應列宿棨居首選　上時召試棨信筆千百言立就辭理俱到深見獎重遂名聞天下　獻實

吳伯宗任翰林　上製十題命賦公援筆立就詞語峻潔　上曰伯宗才子　諸學記

陳節愍讀書力學淹貫羣籍尤工于書法弱冠用薦拜吏科給事中嘗奉　命典軍籍過目輒識其面且記姓名弗忘有再至者輒笞之叱令其去總戎懼請罪公上其事　太祖高皇帝嘉之賜金織衣一襲　曾棨撰墓志

周文襄善記憶有奸民以事經公斷理後復訴公公曰汝於某時某處告已決之何爲復言邪吏於糧稅有所欺隱則曰某年撥某處若干存留若干以籍驗之果然吏驚服以爲神　墓志

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中官有事來閣下議必問曰東楊先生在否知不在即回凡議事未嘗不遜西楊或執古以斷不可行已而卒斷於東楊灼然可行而無礙也每秋、敕文武大臣赴憲臺書錄重獄自英國而下俱遜避候二楊先生決之西楊訊之至不可了東楊一問即決衆皆歎服　閣學記

劉文安資極穎敏一日中使傳　旨命公製元宵詩却立以俟公據几筆不停運頃刻成七言四句詩百首以進其敏速如此　彭時撰神道碑

夏布政寅讀書數行下每試諸生日暮納卷畢則閱

卷亦畢當晚銜入揖即一一別白次早吏胥騰牘以出矣藻鑑人才多在驪黃牝牡之外　楊廉撰序

倪文毅留心世務經史之餘凡生民休戚財計登編戎禦利害無不諳暢歷官執政每大廷集議慷慨持正論一時儀文古典軍民重計多公裁定公又長於奏議一寫千言春容暢達考古道今會文切理下至鎖屑案牘吏人旁俟運筆如飛略不經意　吾學編

都憲韓公初授御史年二十三巡按江西藩臬諸司多玩視之至日即具奏事數十條請決公覽畢即條答衆皆驚服平兩廣所向克捷號稱神明陞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年未三十民情吏治素所諳練風裁凜然凡臨衆決事動發百餘言皆引經據律無一語疎滯處置事務靡不允當至今官民遵守之曰韓都例繼公者皆以爲不及　李喬瑣綴

余肅敏授戶部主事在部屬中獨開敏精勵常有兩勢家爭田多未決部檄公理之甲以其地名與己姓同欲爲其家故產公曰然則張家灣盡張産耶卒爲直之一時服其明敏出知西安府公務叢委議讞紛紜三邊之事咸萃于彼使車往來無虛日公處之裕如洽行爲關中七府之冠　丘濬撰傳

丘文莊穎悟絕人私淑于趙考古無書不讀自六經諸史九經箋疏古今詞人之詩文下至醫卜老釋之說靡不深究尤熟于　國家典故議論高奇人所共賢必矯以爲是能以辯博濟其說亦自恃其才故對人語滾滾不休無能難者　守溪長語

倪文毅天資明睿爲文敏捷若不經意千言可立就初在翰林凡考校纂修綽有餘力　家傳

孫忠烈天性明徹精于易登魁鄉省舉進士授刑部主事所司獄訟平反居多　敕讞江西刑獄十餘年疑不決者至則決之如流獲伸其冤者不可勝記士

民輒以神明誦之　楊邃菴撰墓志

羅文肅入國子時祭酒丘文莊公主議以南北人分隸兩監上下莫敢抗議先生獨延楊公鼎北人告就南監以師陳先生爲詞三杜之而志不移文莊公異之且詰曰若能識幾字先生亦甚憤激大聲曰秘禁書不能讀也姑留之而識其名于庭越數日堂試數百人衆方攢思先生不假稿援筆而就文莊公驚歎曰若之不偶誠有所遇也吏試以長安賦公以爲可步兩都時就入朝過知厚輒與嶺賞之丙午入試李文正得卷大喜曰眞才也以冠解額時議翕然以爲得人　夏良勝撰行狀

志向

章三溢始生其音如鐘父母疑爲不祥幾棄不舉及成童嶷然莊重不習鄉井輕儇態諸兄出應科試頗爲儕輩所侵苦公忿曰彼徒謂我弱爾吾不自勵豈爲男子耶　宋濂撰碑銘

王冕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爲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朗朗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

不見安陽韓性見而異錄爲弟子學遂爲通儒　潛溪集

茹忠誠幼時掃書室題詩云此室此室嘗不掃看看遍地生塵草丈夫爲事立室間我欲掃之天下好及謝政還家又有詩云三十餘年喜治安兩朝深賀聖恩寬才微愧食千鍾祿位重叨承一品官　帝命歸來全出處神靈呵護賴平安結茅衡岳依松竹晚節清風耐歲寒　館山紀實錄

姚恭靖幼名天僖父欲公學醫曰兒不樂爲醫願學諸生求仕否則從佛學至正間削髮爲僧里中妙智

菴名衍字斯道已又不學佛頗好讀兵書尚謀畧兼爲詩學書嘗遇異人授占術輒爲人決休咎與王賓高啓輩善厚亦與宋濂蘇伯衡往來編遊江湖有大志焉　吾學編

王公景自幼聰敏異常而有至性十歲通尚書十五舉業成時元鼎已沸乃闢常齋以屏世終益求性命道德仁義之說期於實踐凡經史子集涉獵殆遍發爲文章高深雄健得古作者意當　國朝洪武郡邑交薦不就明年由科目進其父語之曰吾家世受宋爵暨元不競汝生命在箕斗此其兆也當思先世以儒道顯希聖賢之迹立身行道非止於事親當移忠於孝也汝其勉之公拳拳服膺雖屢屈復伸終躋顯用以宋才碩學爲當代文人　陳璉撰墓志

東里楊先生世爲儒家一歲而孤母改適羅公理時舉進士爲德安府同知以其家行歲時祀先祠恒命諸子侍禮公獨不見命時尚六歲以問母母泣而語之因慟日益感發七歲私竊磚土倣作神主于外別室祀其三世每旦入焚香謁拜出入扃鑰秘無知者既久左右覘知以告德安公日伺先生入謁與母宜人從戶外竊窺之見其進退拜伏皆感泣遂復姓德安公日告之以楊氏先世文學行義之盛曰小子勉之無幾德安公坐累謫戍陜西先生歸家益貧時甫九歲饘粥或不充井汲杵臼之勞皆身親之而書冊未嘗去手旦暮入治家事晝出從師學不逐閭巷童兒嬉狎貧不得書五經左氏傳皆手抄以讀母喜曰兒可承先業矣旁舍有爲掾曹傭書致富者雅重先生而念其貧數邀其家人告其母欲以俱去歎曰貧乏儒家小兒豈可役志於是以辱祖宗哉十二三習舉子業十五鄉人請爲子弟師踰年從遊者益衆寖寖乎有聞矣　陳賞撰小傳

胡文穆十歲喪父已有志向學內浸漬其母訓外則日受從祖子貞先生之教故德器不凡居家篤倫誼處鄉曲恂恂執恭讓既冠溥遊閩中閩之前輩君子率忘年與交　楊士奇撰碑

周文襄字恂如　太宗簡進士曾棨等二十八人入文淵閣俾進學公自陳願進學其間　太宗喜曰是真有志者命增爲二十九人　蕭鎡撰墓志

曹文忠鼐爲人疏通俊爽初爲校官不樂願得繁劇一職改泰和典史時中使旁午置郵無虛日公處之裕如延禮名儒益進學不倦復修舉子業遂登進士

及第西楊先生嘉其志薦入經筵復入閣與政士林榮之自東楊後議大事多決于鼎明敏之才頗相類焉 天順日録

李文達少即有志聖賢之學爲諸生時提學者問所志對曰爲學之道當如周子言蘊之爲德行之爲事業其人大異之舉進士使山西見河東薛瑄講論淵源心悅之學益不厭公餘閉戶讀書五經要義多所自得 程敏政撰行狀

王莊毅竑性剛毅喜大節宣德中舉進士方弱冠即自許經濟擢給事中曰士當希汲黯朱雲安能局促

效轅下駒耶 吾學編

夏公寅嘗語客曰君子有三惜何曰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客僂然避席曰名言也 政監跋

黃文毅微時執友建寧府賀滋知其賢舉爲松滋訓導不果公歎曰士之出仕遡藉人薦舉耶慨然誓取科第以世其家讀書刻苦志忘寢食晝粥爲齏而以米飯食其弟妹倦則書姓名以自警嘗夜坐至徹曉賊有伺于門者不敢犯遂媿媿以退 吳文定撰傳

吳康齋資稟英異八九歲時讀書鄉校嶷然有立年十九一見伊洛淵源録道學之傳心竊慕焉及觀明道亦嘗有獵心廼知聖賢之必可學遂棄舉業謝絶人事獨處小樓之上日玩四書諸經洛閩語録明欲身心沉潛義理視世之所尚舉不足爲其志直欲造乎聖賢之域其詩曰九仞始一簣千里方跬步又曰誠能通鬼神志當貫金石不下樓者二年 婁諒撰行狀

陳白沙自幼穎悟絶人讀書一覽輒記一日讀孟子至有天民者歎曰大丈夫行已當如是也弱冠領鄉薦兩上春官不第聞臨川吳與弼講伊洛之學遂從遊既受業忽悟曰夫學貴自得苟自得之則古人之

言我之言也遂築春陽臺日靜坐其中 張詡撰行狀

泉州布衣陳公剩夫家始微賤父打銀常攜公攻業於人其人密爲防公年十一語其父曰父何執業而蒙盜賊之名乎遂勸其父舍之見賣油者問其所得曰日餘油二三盃喜曰此足備養矣貨油至書舍聞講有子孝弟章大悅明日又至聞講弟子入則孝章益喜入請其師曰今日所講似勝於昨爲此言者何人師曰昨日之言乃有子弟子也今日孔子之言師也公曰自是不同聖賢之學真可師法小人願從受學日餘油二三盃爲貲何如師曰諾復告曰吾本以賣油

代吾父打銀之業備日養耳一千學則累吾父願得每日二受講日仍賣油師從之逾年學大進卒成名儒 羣賢彙語

陳茂烈髫年喪父繼戎後勵志邁俗不與羣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翳燈默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歎曰善學聖人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歟迺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時奉使廣東師事白沙語累日甚喜白沙曰學須靜一退作靜思錄終身佩服其教 莆陽文獻

賀公欽爲給事中聞白沙先生議論歎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霾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爲用即日抗疏解官執弟子禮既別肖先生小像懸之別室有大事必啓焉 白沙撰行狀

呂文簡柟垂髫入學有志于聖賢之道夙夜居一矮屋危坐莊誦祈寒盛暑不越戶限足寒則藉以麥草而已嘗夢見明道程子東萊呂氏就正所學益大進 馬理撰志銘

徐武功入翰林不屑以文凡軍旅行役水利之數無不講求其法而欲通之或曰公職業在文字事此奚爲理曰此孰非儒者事使朝廷一日有事用我吾恐學之已無及矣聞者壯之 內閣行實

薛文清擢御史監湖廣銀場手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誦讀至夜分方寢或思有所得即起燃燭記之或通宵不寐而樂之不知手足舞蹈 李賢撰神道碑

羅一峯先生生時有奇祥補郡弟子員勵志聖賢之學常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郡守張公瑄嘉其學行而惜其貧乏命有司周之先生謝弗受 墓志

張簡肅爲庶吉士李彭二閣老欲公官翰林與劉忠宣時雍力辭願親民事後二公皆以政事爲名臣 李文正撰神道碑

陳尚書壽大父成遠東父觀業儒爲里社師以公有異質携教之端坐雒雒不休十歲善屬文十三選充衛學生益務樹立雖家故貧甚落落自豪嘗值上元燈節出市得遺金坐候夜分竟歸失主衆服其介殖學僧舍精思自得迺取正於醫閭賀先生養益邃既三舉不遇見大人遺弓弊幕欣然有懷故疆埸之事多所討論遍歷宣大關西諸鎮欲持戈建功名積二年仗劍歸遼左理舊業成化乙酉領山東鄉薦丙戌第進士拜給事中 吾學編

陳恭愍少沉靜端愨不妄言笑從先生陳璲游日坐

一室誦習未嘗嬉戲敝衣糲食人不堪其清苦而處之自如　撰傳

耿文恪初舉進士任給事中時厥父清惠公爲右都御史　上言父子同在要地非宜遂改翰林檢討後謫泗州判官益厲志讀書不以寵辱介意成化改元召還翰林　琬琰錄

劉文介自幼不凡勤學勵行有遠大志年十六七爲文必主理雖修舉子業恥爲口耳之學務探底裏嘗曰讀書豈但皮毛而已年二十四遂領鄉薦春闈中乙榜不就而還潛心林下二十六年正統壬戌乃得雋春闈廷對有鯁直忠愛之詞遂擢第一以文名天下　李賢撰碑銘

劉文靖在翰林閉戶讀書交遊稀寡衆謂公木強人已入閣練習國家典故人又謂公有經濟才　殿閣詞林

詞林

我　朝政在内閣士之始進以翰林爲極選而覬進者率規計恐後戴公珊與華容劉公堅避不往且曰願就部曹習聞民事爲國家建勳業甚幸没没老文字竊所恥也後兩公咸爲名臣　褒談

林見素生秀穎異常兒年十六即善屬詞岳季方時爲莆守甚加賞識年十七祖病劇祖母欲爲之娶辭弗肯明年祖母復病強之娶以祖未大祥固辭不肯君子已知其志向之不凡矣補郡庠游心理學舉業若不屑意舉進士李文正見其所著作語人曰他日當以文名世者陳白沙先生以薦至京公日與講學大有所得　楊一清墓志

孫榮僖公交初任南京駕部主事時每日散衙後諸僚輩各歸私第或出訪客或拉朋儕飲奕賦詩習以爲常公獨退處一室默坐觀書至晚方回或以爲言則曰對聖賢語不猶愈于對賓客妻妾乎三原王公時爲大司馬嘉其有志甚愛之後累官至戶部尚書致仕平生言論恂恂誠慤清慎恬雅始終一致云

漫錄

章恭毅公自少嗜學不事家人生產嘗截枯竹繼晷晝夜誦不休久之出從春官主事章先生脉學及爲郡學生則又從郡守何公文淵參貫疑義既歷官南北聚書幾萬卷自六經子史以至星曆醫卜皆搜抉務達其要以爲文之有關世教者莫先告君之詞故平生之文奏議爲多而間發爲詩亦不事雕琢而自成一家　行狀

兵部右侍郎缺中官有欲薦郎中劉公大夏者邀人言于尚書冀一往見大夏巽辭謝之卒不往吏又議以太僕卿處之大夏私語所知曰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曰使我做時其事當如何行其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況郎中一出非知府即叅議官階崇重何爲不可但恐人負官耳吏部乃陞大夏福建叅政後遷布政使累官至大司馬嘗言曰我能至今日得叅政布政之力也其志先定如此　通紀

劉公源清爲諸生時讀唐史巡遠傳卒業起曰張巡許遠何如人異日吾爲人臣宜如何同舍生相顧愕然避去　本傳

胡端敏幼有大志數夢偕于少保立朝議軍國事　邵銳撰墓志

曾希文幼舉動異常兒稍長肄學邑庠攻苦食淡篤志經史雖祁寒盛暑不少休息嘗書人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之語于座右毅然以清操自勵　楊榮撰墓志

陽明先生年十五出遊居庸三關即慨然有經畧四方之志詢諸夷種落悉聞備禦策逐胡兒騎射胡人不敢犯經月始返一日夢謁伏波將軍廟賦詩曰卷甲歸來馬伏波蚤年兵法鬢毛皤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文尚不磨時畿內石英王勇盜起又聞秦中石和尚劉千斤作亂屢欲爲書獻於朝龍山公斥之爲狂乃止初先生侍龍山公于京師徧求考亭遺書讀之一日思先儒謂衆物必有表裏精麤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聖賢有分乃隨世就辭章之學明年春會試下第縉紳知者咸來慰諭宰相李西涯戲曰汝今歲不第來科必爲狀元試作來科狀元賦先生懸筆立就諸老驚曰天才天才退有忌者曰此子取上第目中無我輩矣及丙辰會試果爲忌者所抑同舍有以不第爲恥者先生慰之曰世以不得第爲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爲恥識者服之歸餘姚結詩社龍泉山寺致仕方伯魏瀚平時以雄才自放與先生登龍山對奕聯詩有佳句輒爲先生得之乃謝曰老夫當退數舍　年譜

林東城志行敦實父故貧不能資君以書邀給事千戶王其所千戶奇君令與其子烈同學書君自是始學書父數見讀書且喜且嗔之曰見讀書固善然書

可飽乎因取其書欲燒之君婉詞跪謝迺解君後賢常思王氏厚報之君始以窘故幾廢書者屢矣君讀書居常以竹筒汪膏繫衣帶間惟所適則出膏於筩燃火讀書君父爲漕卒君獨與母妻織屨讀書辛終夜不輟日中不能炊黃米於隣不得君行歌自若家人頗非恠之亦自若而已受學於王知州及鄉先生王汝止兩王君皆陽明弟子始聞致良知之說則心喜之遂欲以身踐之則日以朱墨筆點其意滅否醇雜以自取鏡久之方悟曰此治病於標者也于是駸駸乎有意於反本矣 唐順之撰墓志

國朝名世類苑卷五

國朝名世類苑卷六

吳興後學凌迪知稚哲甫 輯
金陵後學姚汝循敘卿甫 校

資禀類

識見

劉誠意居青田山中著郁離子客或說公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畧據括蒼幷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句踐之業也舍此不爲欲悠悠安之乎公笑曰吾平生忿方國珍張士誠輩所爲今用子計與彼何異耶且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 太祖皇帝下金華定括蒼公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總制官孫炎以上命遣使來聘公遂由閩道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從之 黃伯生撰行狀

吳元年中書省設 御座將奉小明王行正旦慶賀禮誠意大怒駡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爲不拜遂陳天命所在 太祖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 行狀

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江皆未下衆以蘇松地肥饒欲先取之誠意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據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張氏如囊中

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遂伐陳因大戰于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於　上移兵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皆從之陳氏遂平　行狀

太祖既擒友諒還京誠意曰鳳陽帝鄉非建都地王保保雖可取然爲力甚難是秋請告歸後定西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　上手詔叙公勳代召至京稱公孔明之儔　行狀

陳友諒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一死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劉文成獨張目不言　太祖召公入內公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爾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　上喜用公策乘東風發伏擊之遂大勝　行狀

李善長初見上滁陽　上從容問曰四方戰鬬天下何如定乎對曰秦亂漢高帝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使不嗜殺人不五載而成帝業胡元酷暴視秦尤烈以故羣雄蝟奮土崩瓦解王公濠産距沛不遠與漢高帝同山川王氣能法其所爲天下不足定也　上曰善　吾學編

曾公魯初爲儀曹主事常忠武王薨高麗王遣使來祭公索其文觀之外則襲以金龍黃帕內則不書洪武之號公責之曰藩帕固疑誤用若稱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臣之義果安在耶使者頓首命易去之安南來貢主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公取其副覽之乃國王陳叔明公曰前王陳日熞爾今驟更名必有以也亟白尚書詰之使者不敢對盍日熞爲叔明所逼死遂簒其位中心懷懼故託修貢以覘朝廷之意上聞之曰島夷何狡獪如此却其貢不受　宋濂撰神道碑

建文元年靖難兵未起前都督府試斷事高魏上書借漢爲喻畧曰昔漢高祖提三尺劒滅無道秦大封同姓分王天下之半雖曰遠慮然卒遭文景以不治之痼疾賈誼所謂股大于腰指幾于股者也賴文帝寬厚含容之量尚不免斗粟尺布之謠景帝寬厚既以弗類又輔以晁錯之深刻徑削諸侯遂挑六國之禍非命將得人人心輔漢則社稷危矣我　太祖高皇帝之起與漢高同而神武過之封建諸王星羅棊布比諸古制雖分封過當然　太祖聖意莫不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親王故多驕逸不法違犯

朝制不削則虧紀綱削之則傷親親之恩此我 皇
上所難處也賈誼曰欲天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
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眞裁制諸
侯之良策也其在于今益亦師其意勿行晁錯削奪
之策而效主父偃推恩之令命秦晉燕蜀四府子孫
分王於齊兗吳楚譚湘齊兗吳楚潭湘子弟分王於
秦晉燕蜀其餘比類皆然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
矣其賢如河間東平下詔褒賞驕逸不法如淮南濟
北者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書奏 帝
奇之命參李景隆軍務 遜國臣記

文廟初甚寵愛解縉之才置之翰林豪邁敢直言
文廟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國通正朔時賓貢
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爲郡縣 仁宗居東宮 文
廟甚不喜而寵漢府漢府遂恃寵而有覬覦之心縉
謂不宜過寵致有異志 文廟怒謂其離間骨肉縉
由此得罪暨 宣廟初漢府果發交趾亦叛悉如縉
言 天順日錄

楊文敏初爲翰林編修 文廟兵入城迎見馬首請
上先謁陵而後入朝從之既而召公謂非若言幾誤
事矣由是寵遇日隆 守溪長語

文皇履極初入内閣之臣七人惟楊榮齒最少最警
悟一日晚寧夏報被圍 上急召解縉等七人皆已
出惟榮赴命 上不懌示以奏曰爾後進寧解此今
當遣何處兵往救之榮曰不須救臣嘗奉使至彼其
城堅且人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日虜必已退但
敕守臣固守及隣近諸城堡隄備可矣不必遣兵重
煩擾也 上頗回顏曰待明日與諸臣議之夜半虜
圍解報至詰旦 上詔榮以報書示之 諭曰何料
之審也喜見于色又吉安鄉民嘯聚先遣行人許子
謨賫 勑撫諭行將一月又遣都督韓觀統兵繼之
至是江西三司奏言嘯聚者悉已復業 上以奏章
示榮曰觀不至不下其降敕褒觀榮對曰訐發之
日觀尚在道未足褒從之由是益重公 内閣行實

永樂中政和山寇周叔光等聚二千餘人往來行劫
漸至滋蔓 上命兵部尚書李慶等議調防倭都指
揮張翥所領勁兵三千併閩浙兩都司各統於翥而
捕之楊榮從容進言以爲彼皆愚民或爲有司所苦
或爲衣食所窘不得已逃入山林苟活朝暮耳何敢
爲亂若寛而撫之當遂散矣急則堅其爲盜之心況
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願更思處置之宜 成祖

下卿言是也可敕閩浙三司招撫若更頑梗弗服用兵勦滅未晩矣既而果悉順服　楊士奇撰墓志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周王橚楚王楨相繼來朝例次日謁　孝陵周王先至適遇節　上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孫陪謁已出東華門　上遽召翰林臣時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皆至　上問曰二王東宮太孫及小皇孫謁　陵展敬之位如何朕意已畧定三人試言之楊金未有對　上顧問臣士奇對曰周楚王屬列稍前兩傍　東宮殿下稍列後居中　皇太孫亦居中列於東宮殿下之後諸皇孫與皇太孫同班而

分列兩傍　上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熹家禮如此　上曰吾未嘗熟家禮但據已見書其位次遂出片楮　宸翰所書位次正與士奇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援筆　命士奇足之遂遣鴻臚卿周昇馳齎赴陵俾率行之少頃復命以宸翰進　上以授士奇葢　上天資高所見暗與古人合多類此　三朝聖諭錄

宣德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三世嫡孫暠表乞立爲氏後其辭懇切　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此賊耳輔退乃　召尚書蹇義夏元吉示之且諭二人曰何以處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于天下二人退遂　召楊榮及士奇出表示之且諭以三人所對曰今日與你兩人決之榮對曰永樂中費數萬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不若因其請而與之旋禍爲福　上顧問上奇云何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兵民困于交趾之役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行祖宗之初心以保祖宗之赤子此正

陛下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弃珠崖前史爲榮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皇帝久聖心數數追憾此事臣願陛下今日明決　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　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今吾三人可謂同心同德遂命尚膳賜酒饌明旦朝罷表示文武羣臣且諭之曰　太祖皇帝初平天下安南最先朝貢及黎氏簒弑毒虐國人　成祖文皇帝發兵誅之本求陳氏之後立之求之不得始郡縣其地至我　皇考毎追念往事形諸浩歎比數年來一方不靖不得已屢勤王師豈朕所樂今陳氏既有後爾等試觀表中所言其從之便

抑不從之便羣臣對曰　陛下之心即　祖宗之心且偃兵息民上合天心從之便　上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朕不武但得人安朕何恤人言其從之

三朝聖諭錄

正統九年春修國子監訖工楊文定公奉　旨撰御製碑文文定以重建太學爲題具稿進呈命范太監持示楊文貞公時文貞已臥病乃作一篇以新建廟學爲題封進用之文定不悅執用其題文貞具本論凡言重建者謂已作之後又作之廟學雖前元所建非　國朝事此不可論今既悉徹而新作之只當云新建且廟與學二者若只書建太學而不云廟於禮未安請通改作新建廟學四字爲宜廷議雖諱文貞之言然已刻石無及矣二公之學識於是可見　審齋瑣綴

景泰元年　太上皇萬壽聖節禮部請率羣臣朝詔免朝給事中葉盛林聰約草疏偕科道與禮部同上既而葉公曰今　皇上孝悌　上皇盛德兩宮帖然安請長久當誼愈溪而禮愈隆矣使易以言則涉衆易疑恐無中生有反爲非便遂已之御史盛景一日私示葉公一疏亦此事葉具以告景且葉公曰已不爲又沮人不爲耶葉曰此大事宜熟慮之惟安與靜久長之道也劉祭酒原博亦以爲然後盧指揮奏計幾成大禍衆始信葉公前說之不謬　水東日記

已巳之變　英宗既北狩捷虜將犯京城聲言欲據通州倉舉朝倉皇無措議者欲遣人舉火燒倉恐敵之因糧於我也時周文襄公適在京因建議令各衛軍預支半年糧令其往取於是肩負者踵接於道不數日京師頓實而通州倉爲之一空　叢說

天順初也先得知院各遣使人入貢胡忠安公計令得知院使進青鼠裘爲私禮公議賞之甚厚也先使不平歸告其主截殺得知院使得知院亦興兵殺也先殆盡於是土木之忿少雪　皇明紀畧

景泰時立春日正值聖節衆議以先行慶賀然後迎春或以迎春而後慶賀俱未定議俄而于肅愍至衆質之公曰迎春宜先衆曰何據曰不見春王正月春加王上宜迎春衆是之其機敏一時無出其右　畜德錄

李賢爲戶侍以虜欲無紀不宜終徇上疏言北酋也先近殺其主併吞諸夷包藏禍心其志非小若只聽其講和貢馬圖金帛之利蔑敬順之誠增數冒名曾無定約竭生民之膏血供無厭之貪求醜類日見盛

強中國日加罷敝持此悠悠實非長慮惟　陛下奮仁者之勇勵總戎之臣惕然于心不必自逸觀釁而動以挫長驅之勢振中國之威則夷狄之心自懾方來之患自弭　詔下兵部少保于謙謂李某言誠爲正論請下其章以厲邊臣　內閣行實

土達滿四糾衆劫掠勢甚張　皇兵部請命都督劉玉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忠未至官軍不待命輕進大敗死者數千人兵部尚書程信恐劉項不勝任　敕命撫寧侯朱永再領京軍及邊兵四萬以往撫寧難其事　上命太監懷許黄三人召兵部於閣下計議

程曰事急矣不可緩彭文憲時曰前者賊若四出攻劫誠可駭懼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日賊必窮困可擒取也京軍何用再行商公文毅亦曰觀項布置賊不足憂矣程意不平程又請差錦衣衛千戶一人去看動靜已准行矣時閣請止之曰去看無益徒失將士心程忿忿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衆不察翕然附和以爲止軍不行必失關中相知者咸爲時懼私問曰止軍不發何所見時曰觀項疏畫折知賊決可平但彼既聞已遣將亦不敢卧任故也衆猶不信洶洶益甚十二月二十日邊捷報至知十一月二十一日執滿四賊寨悉平羣言始息皆服彭之識　可齋雜記

永樂間韃虜來降者多安置于河間府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之際皆將乘機騷動至不可收拾時發兵征湖貴及廣東西諸處寇盜于謙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賚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留于彼於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行狀

成化初言者訐中人之惡謂不可與同國政得補外或咎李文達公不申救公曰事不可激也甘露之變黨錮之禍諸君獨不知之耶　行狀

成化初楊公瑄任浙江海道數歲波恬風息丁酉春忽報倭船數百犯邊公時在杭寮采驚問公徐曰彼果來犯吾將盡誅之乃出巡至寧波府衛已戒嚴守令已呼民壯授甲林立矣公謂曰海上甲兵自足內地不須虞安用民壯今農事方殷亟散之至定海數日乃知倭僅兩船入貢耳於是皆服公之智量　楊守陳撰墓志

項襄毅爲廣東副使按部高州諜報賊携男婦數百流劫村落部將請發兵公曰流賊無携家理無妄殺及訊其俘果皆良家被掠者盡休之　李東陽撰神道碑

成化辛卯春上以雨澤不降令羣臣條陳闕失程公
襄毅上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弊可伸理者五大約
謂當今在外惟延綏兩廣無歲無擄劫之患四方流
民悉聚荆襄此大可憂也而不求規畫之良以爲經
久之筭在内惟京營乃　天子六師所以居重馭輕
四方有事恒病其不練而困于不足凡此皆宜更張
之大者　詔下兵部當事者難之未幾復有事于三
方悉如公言　行狀

夏公寅平居以諸葛武侯范文正公文天祥自期待
蚤心當世聞朝廷政令善否形于色或有他則不懌

終日嘗疏論國家之勢在離合合則安離則土崩今
兩京並建其勢宜當合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東饑
饉無聊宜在賑恤臨淸乃南北咽喉或暫梗焉爲害
不小宜選大臣有資望者鎭守二邦訓兵屯田示天
下形勢　廷議是之爲出白金四萬兩賑徐州命都
御史賈俊鎭臨淸　華亭志

黃仲昭平居所爲不事表暴其深識遠念能見人所
未至如　朝廷有某事公私計曰後當爾果皆爾
定軒遺錄

鈞陽馬公上言今天下財力大耗臣日夜思之計無
所出獨蘇松折糧銀價輕今稍增之民不病而國用
足　詔下廷議劉忠宣公曰馬公國家元老其言固
當然東南民力竭矣又復重之因而生變誰其任之
乃不果增雲南思疊梗化守臣議欲用兵馬公疏言
今中外民疲財困災異疊出何以用兵公言用兵之
法不足示之有餘今公之言得無示弱乎使思疊聞
之或輕中國矣不如姑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彼當
無不服否則用兵未晚矣於是衆皆從之　王鏊撰志

弘治中安南櫌占城奏請命官往問　上欲從之李
文正上疏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

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若遣官往至其國海
島茫茫徒掉寸舌必遮道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
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聽
詞林

正德中流賊勢張大王師屯德州惠安伯張偉不敢
出提督馬中錫以鄉黨墳墓所在倡議招撫司禮張
永以問李文正公憤然曰此賊本朝廷編氓非外夷
比今攻破州縣拒敵官兵赤子殘害數十萬衆　朝
廷養兵百五十年用在今日且方出師而以招撫爲
事凡有血氣宜痛心疾首而食不下咽也永等皆歎

曰公言是也　内閣行實

宸濠恃權利制誘諸守臣皆畏威歛避相結納獨許公逵務違之數縛縶其黨禁抑不貸言於巡撫諸公曰寧府敢於爲暴者恃權臣也權臣曲右寧府者貪重賄也重賄靡所不到者爲盜數也方今權臣既難去寧府又難制策惟有剪盜則財困困則賄急急則交解解則惡孤而吾志可行不然後難圖也當事者難之又勸孫巡撫先發後聞孫公以爲不可使盗反有名然亦重奇公凡規防機宜悉與公議未幾難作　郭維藩撰行狀

李公夢陽上疏有二病三害六漸之說所虞宦官外戚盜賊之禍後來其言無一不酬正德初劉瑾擅權稔惡繼而流賊四起幾至大亂至嘉靖中壽寧侯卒以驕橫干誅三復此疏其才識氣節一時可想矣

滄江野文

林見素巡視江西寧庶人貪譎忮害倍取祿米官校害人侵牟民利公悉裁抑其奏易府殿琉璃瓦疏極言其非謂乞斷大義特亟善處毋涉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時濠雖横未有逆萌或以爲過後卒如公言人服其先見云　楊一清撰墓志

劉忠愍公爲諫官時與友人具論邊事將有後來之患正統八年公上疏言十事其一即前四年所論邊事疏有詆訐權臣語遂爲所仇擠以死又六年爲正統十四年公所言邊事大驗　薛瑄書遺翰後

伍公文定嘗語人曰寧賊之敢于肆惡者以李士實劉養正爲之謀主腹心也此賊欺天虐民無所不至桀紂莽操不過是也蓄逆已久必反無疑但不知發于何日而二人者吾亦不知其死所也當是時濠勢焰薰天觸之者必死孰敢議其非者而公能先識而昌言之明年己卯濠果反士實養正竝遭屠滅而濠亦竟爲公所擒舉不出公之意料昔張曲江識安祿山之反史氏誇之公之先見殆亦無愧于曲江者歟

紀聞

辛巳春　駕駐通州江彬擁邊兵環衛勢極兇赫召九卿覲都下洶洶云江彬謀逆召九卿往屠爲因行大事九卿凜凜無敢詣覲王晉溪曰予也備位大臣天威咫尺敢不覲即日詣通州覲人云江彬將掠奪九卿印行大事公反佩印往詣彬獨扈　蹕謀可遏兵部尚書扈蹕將士屬兵部彬有邪謀不得逞大臣制變之畧也抑亦智勇合德者能焉　墓碑

武宗末年當㒷留之際楊石齋已定計擒江彬然彬所領邊兵數千爲彬爪牙者皆勁卒也恐其倉猝爲變計無所出因謀之於王晉溪曰當錄其扈從南巡之功令至通州聽賞於是邊兵盡出而江彬遂成擒矣　叢說

陽明自言與寧藩戰于鄱陽湖部署已定初亦不甚讐張但罪人既得而　聖駕忽復巡遊上意叵測爲之目不交睫者數夕二中貴至浙江陽明張讌于鎮海樓酒半徹去梯出書簡二篋示之皆此輩交通之跡也盡數與之二中貴感謝不已返南都力保陽明無他遂免於禍若非陽明持此挾之則禍且不測此之謂推赤心置人腹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叢說

武定侯郭勛提督團營暴横不法道路以目張永無疾暴卒中外洶洶以勛致毒且言勛忌永有以制之也桂文襄與楊文襄張文忠霍文敏言皆不聽後又勸文忠當思所以保全之使不久持兵柄張復以爲迂闊後勛益横不可制卒以致敗諸公皆服桂公之先見云　遵事

嘉靖初年北虜嘗寇陝西花馬池鎮巡邊請兵策應　朝廷命九卿會議時王晉溪爲冢宰王荊山憲在本兵荊山以爲必當發兵不然恐失事衆皆不敢異同獨晉溪不肯畫題曰吾意以爲兵不必發我當別有一疏即題奏曰花馬池是臣在邊時區畫防守頗嚴必不能入縱入亦不過擄掠彼處自足守禦不久當自退若遣京軍遠涉邊境道路疲勞未必可用而沿途騷擾害亦不細儻至彼而虜已退則徒勞往返耳臣以爲不發兵便然兵議實本兵主之竟發六千人命二遊擊將之以往至歡德未渡河已報虜人出境矣一日入朝張羅峯與晉溪相遇於朝堂羅峯舉手賀晉溪曰古人稱老成謀國公前日料敵如見亦甚奇矣即於報捷本上摽旨賞晉溪四表裏銀二十兩　叢說

大同初叛之歲失總兵官所佩征西前將軍印職方請給新印鄭端簡時爲主事白郎中總兵印文柳葉篆請改印文或稱別將軍或增減其字恐原印在叛軍處有事時行文奏報真僞不可辨誤事非小往年胡忠安公在禮部失行禮部之印改鑄行禮部印此在內衙門尚然況邊鎮兵權又反側不靖時郎中不以爲然　今言

謀猷

太祖自和州渡江至釆石陶安首先來見，太祖問曰有何道以教之安曰即今羣雄兵起不過子女玉帛將軍若能反羣雄之志不殺人不擄掠不燒房屋首取金陵以圖王業願以身許之後　太祖得建康等處全有江南安功居多　本傳

樂平儒生許瑗聰明過人至正初兩以易經舉於鄉皆第一及會試不第放浪吳越間毎醉輙大言自負至是謁　太祖於金華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豪傑之士勢不獨安夫有勇畧者乃可馭雄才有奇識者然後能知奇士閤下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收攬英雄難以成功　上曰今四方紛擾民困塗炭予用英雄有如飢渴方廣攬羣議博收衆策共成康濟之功瑗曰此實帝王之道天下不難定也　上即授博士留帷幄叅密謀未幾以太平爲股肱郡命瑗爲知府　雙槐歲抄

漢庶人謀反移檄誣　輔臣奸邪亂政　上夜召楊公士奇等入議命士奇分坐密議屛左右語楊榮首勸　上親征曰彼謂　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故敢爾若　陛下出其不意而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若或遲疑使彼得爲計未可知也　上難之士奇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庭如此則臨事可知又曰兵事貴速宜卷甲韜戈而往一鼓平之所謂先聲有奪人之心者也楊榮言是　上意遂決即躬率六師征之　王直撰墓志

英宗嗣位李文達上言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禽獸夷狄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豢養禽獸者今京師韃官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司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韃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韃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況夷狄獸心人面一旦有警其勢必不自安前代五胡之亂可不鑒哉乞斷自　宸衷爲萬世之計　敕兵部漸次出之於外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亦可以消未萌之禍雖議者難之而已巳之變畿內韃官羣起扇亂應虜公言始驗　內閣行實

景泰初年貴州土苗稱叛　朝廷大調官軍征勦吏部侍郎何文淵奏娶將貴州止設宣慰司及都司衛所革去布按二司并各府將大小官吏并從征官軍俱各取回于肅愍上疏曰貴州地方雖僻在一隅人多頑獷係我　太祖高皇帝開創于前　太宗文皇帝經營于後逮今八十餘年法制已定地方無虞比

年以來爲因邊將處置乖方加以征南之師數出兵疲於久戍民困於遠輸遂致各種賊寇乘機生發殺掠人畜上干　聖慮勞師遠征已及一年之上各該城池雖被蠻賊圍困而各城官員皆能效力死守又總督總兵叅將巡按三司等官又不曾要將賓州地方邊弃并征進官軍取回緣由具奏況土地　祖宗之土地人民　祖宗之人民豈可輕易弃擲兼且事干邊務難以遙制合無行令總督軍務本部左侍郎矦璡總兵官保定伯梁瑤等將本官所言取回各衛門官員等項緣由公同勘議明白務在斟酌停當處置合宜上不違　祖宗之成法下不貽邊境之後患通行具實回奏定奪　肅愍奏草

英廟北狩景皇即位于肅愍公入見泣曰賊虜不道遮留我　皇輿既得志必將長驅深入宜爲計急召募義勇起集民夫更替漕運官軍以備操調令工部分局督造戰具京師九門爲最要宜用分兵以守而徙城外居民入城通州倉糧數百萬不可弃以資虜宜令在官悉詣關支隨其多寡官籍其數以准月糧誠兩便大同宣府經虜剽掠請出守臣訓練士卒挑濬墩塹凡關隘墩臺各令有備軍旅之事臣請任其責　上嘉納施行焉　通紀

弘治中虜酋火篩擁衆寇大同威遠勢甚猖獗京師戒嚴　上親灑宸翰賜以尚膳品具召馬公文昇至內便殿啓以戰守之策公因舉保國公朱暉等整搠官軍以待且令各邊謹斥堠修戰具虜知有備即時遠遁　通紀

土魯番刼曲先衛人牙木蘭爲將蘭擁族帳內徙歸我土魯番遣使求蘭將甘心焉大臣即欲縛蘭與之以易哈密胡端敏言曲先衛本中國羈縻牙木蘭反正歸順非納叛比而哈密空城懸遠無益事實土魯番善賈多巧術往往以珍奇啗時貴自成化至於今中國爲彼欺負今欲甘心牙木蘭以携貳我屬夷而以哈密爲餌釣大利宜敕王瓊爲國忠謀先盡復爪沙羽翼之地收忘失屬夷封殖哈密永爲不侵不叛之臣而後請敕降印庶不辱王命且土魯番方恫愒中國懸衛諸夷但遠越流沙烏合難久我大鎮威畧以離其黨購賞義附使相破滅此伐交之上謀正宜厚牙木蘭以風蠻夷不報　吾學編

成化中北虜潛伏河套歲爲西患輔臣有請與十萬之師以大同守將楊信爲總制俾勳之程褒毅信力

言河套地曠遠無水草輿師十萬則餽運者加倍自古禦戎來者拒之去者弗追此不易之法而楊信亦止請三萬人巡邊禦敵公曰此大舉亦係國勢之強弱以三萬人搜套則少巡邊則多葢關陝連歲受兵今此之往勝形未具而先自困豈謀國之道卒與二萬人巡邊而罷搜套之議　行狀

景泰中京師有警召募四方丁壯隸勇敢營久多逋逃大臣請治其罪編之尺籍丁壯洶洶思亂御史練剛上言召募之初諭以大義且許事定還歸故健夫勇卒雲集京師爭先自効淹留日久恩寵未及飢寒廹身勢必逃避且今犯大辟者尚原其死俾隸尺籍何至使應募之民與之爲伍刑賞失中莫此爲甚捜求太急恐生他虞兼之邊務尚殷急於用武他日召募誰其肯從有　詔不問得歸者數千人人心始安

王倎撰墓志

耿清惠守陝西邊將請增臨洮諸衛兵公上疏言邊城士卒不爲少矣在爲將者馭之何如耳果能信賞罰紀律精練習勤撫恤戒侵漁以養其銳氣則一可當百人人自奮不然徒冗食爾部從公議　神道碑

荆襄等處流民屯聚生育莫可數計而混無名籍成化初區處失宜幾至大變謝文正公深以爲慮每與戶部議思有以處之後司徒韓公言于上命刑部侍郎何公鑑經理其事公撰古今隨宜安集附籍還鄉各從其願附籍者終得所編戶已三十餘萬復有沮其事者遂中止識者恨之未幾果叛　朱希周撰墓志

正德中土魯番大掠甘肅　廟議閉關絶貢至是數遣番文求貢語尤悖慢寇涂水巡撫甘肅議曰彼奏勢必求通于我而我無終絶之理能絶其貢路矣將亦絶其入寇之路乎彼夷桀驁不大挫衂之則朝和夕敗徒爲辱耳是宜聚糧犒師以張我撻伐之威以堅彼悔禍之志然後議和則操縱在我不在彼庶可恃以無虞又總制軍門欲遣使傳檄詰責彼夷送出哈密爲王如其人不類聽選擇本類一人主理國事先生執不可以爲祖宗間關立哈密而欲世世守之雖被彼夷占據終我地也若廢置由之則地彼之有矣豈春秋正侵强之意乎況倉卒遣使而爲彼羈留如國體何遂還聽彼選擇立王數語直付之進貢回夷使執之去此皆非長久之計也俱獲允從　呂柟撰墓志

宸濠反聞朝士駭愕持兩端陰卜成敗爲從違王晉

溪公獨奮曰豎子烏鼠聚刻期成擒又曰王守仁據上游躡濠後擒濠必守仁乃從直房塡刻覆十三疏首請下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次請命平賊大帥趨南都次請命南和伯方壽祥防江𠃔南都次請命南都文武臣戒嚴次請命尚書王鴻儒主給餉次請命王守仁率南贛兵由臨吉奉金率湖兵由荊瑞李克嗣鎭鎭江許延光鎭浙叢蘭鎭儀眞遏賊衡俞諫率淮兵翊南都已而守仁擒濠如公策禮部主事梁焯語人曰濠反時朝士歸心者十之七且曰濠必成屹屹不懼獨晉溪一人　墓碑

丁丑八月　武皇帝單騎廵邊朝士凜凜曰遠則漢高帝之平城近則土木可鑒也議嚴兵守京師王晉溪乃馳奏行在命文武大臣守都又密調將士列伏邊城大同遼東延綏士馬皆集行在又請暫命大帥一人開閫河間近係京師遠控齊魯又于大名武定權署兵備副使二人鎭壓盜賊又檄薊州都御史臧鳳係定都御史李瓚嚴兵要害為駕蹕扈又檄山東河北餙武事又檄在京守備時察奸宄是時乘輿出邊逾年無虜警京師至于邊服按堵如常公籌畫鎭定之功也　墓碑

器量

解大紳襟宇闊畧不屑細故而表裏洞達絶崖岸雖野夫穉子樂親之求文與書者日輻輳至與之無厭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笑之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且人孰不可與進者　任亨太撰文集序

楊文貞有鄉人貢入胄監需選久不授官懇公開仕路公不允遂還因作詩寄公云三十年前做秀才秀才赿送秀才回不如歸去生兒子係作賢良方正來蓋公緣是科致顯云公亦不較　閒中今古錄

姚少師初為僧於香山寺解性超絶法力殊驗以文廟起兵而靖難之功居多　朝廷深寵異之永樂間領　敕往蜀雲臺觀懸幡譯路代有迎疾行至姑蘇寒山寺輒駐命往觀之在松下散飯曳履獨步不將餘人會有吳邑曹三尹喝道來少師行如故丞怒撻之二十少師漫不為意丞使人絏之置後隨行人有識之者曰少師也丞大驚伏請罪徐云且送郡獄頃而撫按會集少師令出之曰秀才官人不識事一野僧行道何足怒而據咎之吾昨者乃以相戲耳更不罪也出一詩示云出使南來坐畫船袈裟猶帶御爐煙無端撞入曹公相二十皮鞭了宿緣衆咸大笑

野記

夏忠靖公先世施德與人大父官湖沔遂家湘陰公德量汪洋莫測其際嘗使蘇有庖人烹肉過醎公但噉素飯而已無所問退視淮陰甚于野馬驚而逸從者逐之未還公遥謂過客寄聲尋馬者客不應且詈之從者執以見公公笑釋之有隷盜銀酒器數事為邏者所獲公釋械且語之曰汝非艱貧寧忍為此仍與所盜杯一遣之隷感泣而去有進士戲乘公轎或告公公曰有志言者慚退呂尚書為子乞官 上以問公公對曰震 先朝有守功宜量與一官或語公曰彼昔奏公寧忘之乎曰其自得罪彼何與恭襄陳公靖難時嘗欲害公公後為恭襄總漕運又內贊其所請以濟國事二公深自敬服時同事有性褊急者嘗書公姓于座右自警少忘之性如舊歎曰夏公真不可及也 畜德錄

夏忠靖器宇深閎不見涯涘嘗有從吏汚公金織賜衣懼欲逃公曰汚可浣何懼為吏壞公所寶硯石匿不敢見公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於時公卿大夫雅量推公第一知者益比公于王子明韓稚圭之度 楊士奇撰碑銘

夏公冬月出使至館晨發館人烘襪誤燒一隻館人懼不敢告索襪甚急左右請罪公笑曰何不早白欲以餘廩易之弗及并存者弃之而行館人感泣曰他人無故加捶若此平生纔一遇也在戶部時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為墨汚吏驚懼肉袒以俟公曰汝何預焉叱起明日 朝畢至便殿請罪臣不謹筆汚精微文書 上命易之或問公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則不與人較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公使吳中館于文正書院之偏室夜三鼓適范氏子孫有事中堂公聞之先期起衣冠獨坐俟贊者至禮畢方就寢前輩之存心如此 畜德錄

夏忠靖公德量寬厚喜怒不形永樂間嘗以治水至崑山寓千墩禪寺所居不設儀從鄉民數人入寺遊觀公方坐室中觀書不意其為夏公也雜坐其旁既而他之問僧云尚書何在僧云室中觀書者是也民懼爭奔去公好食爓豬肝一日膳夫供具公飯盡而肝如故恠之已而分食乃知入鹽故多鹹不可食也人服其量 菽園雜記

魏文靖公驥致仕時往于田值御史官舟公岸引纜

而行御史怔問對曰魏驥又問曰
尚書歸老蕭山魏驥也御史惶恐謝罪　畜德錄
魏文靖嘗以俸金百兩委人爲其家僕盡易之公竟
不言他日事覺鞫出金還公其主始知之公爲尚書
北還一小舟常沮于要津其子稍設儀仗公見命撤
去曰豈藉重於是也　畜德錄
魏文靖公爲南禮侍郎時嘗積求文銀百餘兩置書
室中失去邏者詗知爲一小吏所盜發其藏已費用
一紙裹餘尚在也當送法司治罪公憐其貧且將得
冠帶曰若置之法非惟壞此吏其妻子恐將失所遂

釋之　菽園雜記
宣德間大理寺卿胡槩巡撫南直隸用法嚴峻凡豪
右之家素爲民害者悉被其籍産徙置遠方小民怨
氣一時得伸周文襄繼之一意寬厚富家大小頗被
悖懞有告訐者亦不輕理一訐者面斥公曰大人如
何不學胡卿使我下情不能上達公從容語之曰胡
卿敕書令其袪除民害我勅書只令撫安軍民　朝
廷委托不同溫頻遣之人服其量　水東日記
巡撫周文襄初至崑山甫登岸盛怒撻一人儒學教
諭朱冕叱阜隸令止進白公曰請姑息怒至衙門治

之可也公從之至寓府入見後召冕問故對曰下車
之初觀聽所係恐因怒傷人累盛德耳公謝之未幾
太倉開設衛學公奏保冕爲教授且語二衛武職云
吾爲爾子弟得一良師宜隆重之　菽園雜記
正統十四年　朝廷有北虜之患東南諸郡調發頗
多周文襄爲巡撫奏以缺官署用凡門下之人皆得
薦舉有越人邵晰先爲長洲縣丞憂制遂起爲崑山
令故縣有雙尹三丞四簿之濫縣民王廷珮候文襄
至大書于迎海驛壁曰崑山百姓有何辜一邑那勝
兩大夫巡撫相公閑暇處思量心裏忸怩無文襄見

之畧無怒色邵不久而罷　百可漫志
陳恭愍鎰爲人忠恕有容正統初自外臺擢副都御
史久鎮陝西民藏之時王文爲按察使公知其廉舉
以自代公與王相繼擢左都王擢在後反欲位公上
關中之鎮王次當往反欲擠公行　朝廷以二人皆
名臣制下使一年一代因爲定規王後遇公郎有忿
然不樂之意凡臺官之巡蘇者必私命其伺察公家
人子弟所爲凡可以害公者無所不至公一一無所較
菽園雜記
楊文定公最善王檢討張修撰相見輒出所作就二

人評有所改易卽樂從公亦喜改人文字太和陳學士嘗筆譔祭文公欲有所易陳忿然不平見於言色公卽已之　水東日記

李忠文公因除庭樹被罰是日先生方坐東堂閱試卷而錦衣官校猝至捲卷起身免冠解帶受縲絏合監師生皆驚愕失色獨先生神色自若徐呼諸生近前與語曰某人某處講是某處講非某人今次少勝前某人比前不及因顧僚屬曰還須校定高下出榜語畢乃行已而命枷寘監前監生三千餘人上疏救解有石大用者又具本願代枷事乃釋先生涉歷艱

險操存有素故禍亂不足以動心如此眞有古人氣象而石大用者義氣激發於儕輩中亦不可多得然非先生德學感人之深何以致此　可齋雜記

陳白沙爲人豁達大度不與物競未第時隣人有侵居地者欲威之以力揚言于衆曰陳氏子異日他出我必辱于途及見不覺自失先生曰尺寸地吾當爲若讓其人慙竟不能作惡而去又有侵其田者處亦如之後復有盜葬其祖墓者先生怒曰此義不共戴天也彼不悛吾必訟之官吾敢沽虛名而忘大義哉盜葬者聞之果悛　張詡撰行狀

兵部侍郎王偉先任職方郎中因少保于公薦陞是職未幾何于公過誤密奏之　景帝信任于公方專召入以偉奏授之公叩頭認罪　帝曰吾自知卿卿弗慽也公既出偉下堂迎問之曰今日　聖諭爲某乎公曰姑入語之既入復請乃笑曰老夫有不是處賢弟當面言之未必不從也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偉惶愧局蹐無地　通紀

于節菴與葉與中相識葉之內子最賢病亡于每爲悼惜葉一日持行狀求于公作墓表于公讀行狀既曰嘉禾易伐甘泉易竭奈何不數日爲德勝門軍躪

死葉劾于公　詔原之是日于公朝退謂郎中王偉曰科中葉公近日求作一文不意今日有此事若稍遲則俗矣卽命紙一揮而成當時皆以高致稱之

水東日記

吳文定公未第時家應織人役徵擾百狀公見重下有司其父亦長者或當苛甚時稍謂公盍白之上官公曰譬我不做秀才亦已矣乃潛入金脅徒輩以寬其事父不知也里偎子以私憾公同夫人出臨胥公於車傍從人欲一較公召戒約應而已又刓去公所爲郡學碑刻名上官追究公曰吾文誠不足福幸無

校官重刻而已縣官嬌激束縛公家人固無所可罪至事公禮儀亦矯而簡慢公殊不介意縣官去述職公正佐吏部冢宰欲黜此令問公公曰謂之最固非公以黜則亦未至爾冢宰卽從之遷佐別郡　水東日記

吳文定被選宮僚人動色相賀公獨戚然曰我何以當此任及日講內殿尤世所榮而公辭之至再至三當道見其誠不強也及掌　制誥久衆望公柄用當道忌之遷延不進意公亦不能少無望公曰吾初望不及此吾處此甚宜之甚安之衆議爲之冰釋公未

遇時下第回聞母病急奔過關不待報韓關王政拘留公不爲意上詩答之末二句云扁舟載得愁千斛不道關中也稅愁王關者憨而釋之　本傳

定襄伯郭登治大同廉而尚謀有古良將風一日韃賊迫城下人心洶洶自登城親帥酣戰鬪馬溺於前左右急呼用草裹去公笑曰草菓好吃雞生也此亦能示整暇以安人心　水東日記

彭文憲正統戊辰廷對第一初謝恩以夜坐久誤入朝披劾　上惟命錦衣衛尋而已及就鴻臚習儀大鴻臚厲聲詰其誤事之由公舉止從容唯唯謝過而巳人以是服其量　近峯聞畧

彭文憲召入內閣　英廟向用大學士賢獨見寵信數召對賢退亦諮公公持正論不肯詭隨或至失色爭議南楊亦服公雅量語人曰彭公眞君子也　琬琰錄

錦衣衛都指揮門達有罪下獄謫戍南丹衛召袁彬復還舊職先是達詔獄任情張威大興羅織天下騷動至是言官劾達欺罔故殺諸大罪數十謫戍煙瘴達卒亥謫所彬復職餞送達出城如禮不念舊惡時以爲難　通紀

大司馬程公信成化中叅贊南都左鎖安寧時爲守備燕公設席中爲巳坐而以公位其下公心不平盖內官雖爲主亦居首席六卿而下皆列坐焉公戲爲一絶云主人首席各居傷此理分明大不祥若使周公來守備定因屋上放交牀安見詩遂分賓主　仰山脞錄

章文懿居城中宅後有天福山一日本縣勾攝一罪犯經文懿門逕入從天福山逸去差人在文懿家作鬧謂藏匿此人文懿令其自至內房尋索差人直至文懿臥房內尋不獲亦從後門上天福山追去公與

夫人畧不動色　叢說

張莊簡選其道御史方廿七歲差山東廵按初到臨淸三朝行香偶酒家酒標掛低𢷬落紗帽左右爲之失色公恬不爲意取帽徑去明日鎖押酒家請罪公徐語曰此是上司過往去處今後酒標須掛得高些亦不與知州交一言逕避出葢公之寛大仁恕出於天性不假修習　叢說

張莊簡爲刑部尚書散衙後回家路上遇一醉漢素無賴傷一人哄之曰你若奪得這老爹藤棍方見得你手段此人奪去其一公不問逕歸及酒醒問其妻

曰昨日醉歸有甚事故其妻曰汝帶一藤棍回其夫取視之曰此文官棍子也訪之是張尚書明日淸晨頭頂此藤跪長安街少頃公至雙藤缺其一此人叩頭請死公命隷人取其棍竟不問公之器度如此其去王子明韓稚圭何遠　叢說

黃簡肅任龍陽令有郡推溫其來縣編審置鄒夫馬先是已籍定貧富遠近酌量攸當溫信吏必欲再審勾攝騷然公曰民籍已定勾攝恐益滋弊盍已諸溫以爲抗翻然去白其守守令公謝却不從適監司至溫時理捕事有告其誣執平民爲盜者監司欲窮治之忽以問公推官何如人公曰此人素質實無他意都下人爲之耳監司以爲然乃命公理其事竟白推官服公之度量　碑

伍文定初爲常州推官以簡伉忤提學御史陳琳左遷起爲嘉興府同知而陳亦來爲郡守相見握手道舊歡若平生彼此各無芥蔕時兩賢之　漫錄

李公秉與王竑俱號一時名臣俱致仕居鄉竑高自摽岸非其人不與交公出入閭巷每與市井人對奕終日無忤竑曰　朝廷大臣而與閭巷小人遊戲何自輕之甚公曰所謂大臣豈能常爲之在朝在野固

自不同何至以官驕鄉人哉其不同如此　守溪筆記

中原西北大小長幼之禮甚嚴年長者毋呼姓名飲酒獻酬幼者必跪初不計貴賤也山西雍憲副泰性氣廉厲凛不可犯旣貴便道過家往訪同總舊友王生時生已弃士農矣遇諸途謂曰雍泰乃貧賤之交乎倘不弃予約期訪汝䓁曲泰敬諾而歸至期冠帶以俟生布衣毡毯背隻雞持瓢酒至據而坐泰以兄事之與飲必跪生亦直受之不辭　雙槐歲抄

楊石齋久入閣漫無見白人易之　武皇南巡倖臣竊柄天下洶洶有任生上書數其過公延禮生泣下

曰久當不負良意已而　武宗崩于豹房禁從兵悉
屬江彬安危俄頃公密計擒之始服公之才量　國
琛集

當　毅皇帝時梁文康公首百揆石齋楊公宅憂甫
闋巫起之俾位于已上敬所蔣公方在庶僚則延譽
宮府力援爲輔比南巡將欲奉天子行寳以行楊公
不可蔣公亦爲不可且嘖有煩言公無少見于顏色
亦未嘗輒語人也蔣公服公盛德不特同升之感而
已又西安張御史璉者論列詆毀人不能堪而公引
慝薦揚竟至大用璉終身感之夫東里南楊皆賢相

也然東里遠抑菴不使入閣南楊斥一峯不得立朝
覩公之度何如也　黃佐撰選稿序

楊侍郎果初爲文選郎中本要地居此者非矜持自
異則黨植私交公則淡然如無有也人亦不敢干以
私與人推誠任朴舉動恂恂足以消人富貴浮薄之
態家居門第蕭然若未仕宦議者重其量也稱鷗溪
先生　續錄

崔子鍾爲翰林編修遇劉瑾不降屈改南京吏部驗
封王事衆咸爲公不樂公曰此胡爲不樂奇求諸已
者無愧于吾何損未幾瑾敗科道交章薦公詔復原
職或又爲公喜公曰此亦不足喜吾求諸已有可疾
焉今日于吾爲何益公用心于內不以得失介懷人
咸服公之量　黃省曾撰序

梁文康在位日王御史溱請典刑公田給事中賦請
沒公之貲代天下輸租之半劉瑾矯詔抄公之家公
在南京報聞皆不動色嘉靖初言官聯疏劾公假宸
濠衞兵是曰故縱反者請召置獄正其罪公不辯惟
曰余只致仕去已矣勿論宸濠獲衞兵事由也人曰
是公大罪案何可勿論公不辯劾者猶不已久之知
與宸濠衞兵非出於公實石齋楊公當制正德九年

三月十五日也舊凡閣下當制擬旨人親署銜著筆
跡焉故不得移誣他人君子云是時也使淺夫處之
未有不悻然嗷且辯返其罪於楊也公惟引罪三疏
乞致其仕無片言自辯公去位後大臣被劾無不辯
者后知公之大不惟難能且足法也已　霍韜撰傳

王晉溪在西北修築花馬池一帶邊牆二指揮董其
役二指揮甚效力邊牆極堅且役功亦不甚費有羨
餘銀二千餘兩二指揮持以白晉溪晉溪曰花馬池
一帶城牆實西北要害去處汝能盡心了此一事此
瑣瑣之物何足問即以賞汝後北虜犯界即遣二指

揮提兵禦之二人爭先陷陣一人竟殁于敵　叢說

蔣恭靖性寬厚未嘗一忤於物守揚時出而有兒放紙鳶因落公帽左右欲執之公曰兒幼弗怖也有婦瀉水樓牕誤濺公衣縛其夫至公叱左右去之或訝公大褻公曰吾非好名婦誤耳夫則何辜公爲御史時南行舟泊石佛閘有一野僧狀甚潑野大肆罵詈舟人膚愬以告公殊不聞少頃復罵詈如初舟人復以告公假寐不應即命放舟次日一主事亦泊舟其僧以侮公者侮之遂箠楚僧詰奏被逮詢之僧乃國族也後問公所以忍者公曰以一僧而妄侮吾輩

於中必有所恃可輕與較哉里有惡少瀋姓者以牆址小差侯公出加以惡聲公曰毋論爵位只以長少論之恐非禮也郎讓還其人大慙而退他日公爲大司空鄉人以商至金陵顧先施之其人惶恐伏於牀下昔人以量擬滄海若公者非歟　本傳

林東城德量惇篤當調吏部時吏部故於厓鎖門謝賓客雖親故人不往拜示自尊重而吏部以提熱柄故雖諸寮中率自羯䠞相猜抵君色溫氣和不以行能先人其在諸寮中恂恂下之惟謹門無置賓日旰出部則徧丞刺諸賓客或羅致諸賓客講學其尤厚者則相與挾食被治具往宿觀寺中講學竟夕以爲常後爲郎中益多事矣猶如此不倦以此諸寮中雖志行與君不絕相入者亦謂君者不猜也而善類因君以聡者多矣　唐順之撰墓志

國朝名世類苑卷六

吳興後學凌迪知穉哲甫　輯
金陵後學姚汝循敘卿甫　校

學問類

學問

宋文憲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及致仕青羅山關一室曰靜軒終日閉戶纂述人[illegible]其面視近甚明一黍上能作十餘字　鄭濤撰行

陶主敬弱冠閉門研討經籍得四明程氏日程倣考亭六條法大肆力於經史尤銳志濂洛關閩之學沉

潛道義千載自期江南名儒皆樂與之師友考德問業者接武而至　本傳

曾侍郎魯弱冠即志於學始習四經之文又推於遷固范曄諸書參於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譔定之集錄探幽索微使無遁情於是道德性命之奧以至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封建郊祀職官選舉學校財用貢賦戶口征役之屬無所不詣其極有叩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疊敷杳莫察其端倪公殊不以爲足所藏子集動至數百家各攬其精而擷其華聞有僻書隱牒不憚道理之遠必購得之既得必篝燈讀之達旦不寐發爲詞章龐蔚炳朗毅然有不可奪之氣杜內翰鄉之丈人行也公負笈從之遊牾疑辯惑惟日不足遂以博極羣書稱于時初召公纂修元史時　朝廷編集禮書羣言沸騰公揚言曰某禮宜據某書則是從某說則非是有不服者爭相辯詰公歷舉傳記答之各心醉而去凡大典禮大制作必經公損益而後定其濟世之學徐尊生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爲筆一以筆爲舌蓋指宋濂與公也　宋濂撰碑銘

胡若思以穎異之資銳志古聖賢之道於羣書罔不

精究其他子史百家亦探索無隱且生文獻之邦得賢士相師友熊百幾以古文辭自高一見公亟稱其有所養悉以古文法授之　楊榮撰文集序

章三溢弱冠從鄉先生王叔剛遊從事于正心修身之學既又聞金華爲文獻之邦間出遊以咨叩其統緒公篤尚伊洛之學嘗曰古爲學者皆躬行實踐人倫日用之間無非學也今人以記誦詞章爲務特學之末事耳　宋濂撰碑

程本立少有大志讀書不務章句與海鹽沈壽康友善壽康父毋葬祭以禮敎行誼南臺論薦與官力辭

不就鄉人稱爲孝隱先生甞執手告本立曰世之學者爭務科舉以經學爲名而無實吾所不取子之質近厚年且富當志於聖賢之學本立遂篤志修檢就學金華朱克修最久造詣益深 〔遜國臣記〕

吳文恪學端而識明志篤而行莊所著性理羣書補註文章辯體其集解文公小學 上初御經筵即錄上進公自童丱積學有素求端用力必由博以入約自體而達用不事矯飾務以行檢爲先至其爲文根抵則以群經爲之主波瀾則以遷固爲之輔以是形諸論不苟同人言必以實而要其歸則一本於理 〔魏驥撰文集敘〕

呂文懿勤學至老不倦居秘閣圖書左右有得即識之手錄口誦自晨至昃不輒暮歸少暇即爲門人誦解書史退則吾伊聲復達于外蓋寢不移時而起所修宋元通鑑續編義例精甚有先儒所未到者書成鬚髮殆白嘗考一事不獲不憚者累昕夕一旦考得之謂門人曰進我二階殊不若得此可喜其好學類此 〔李賢撰碑銘〕

薛文清擢監察御史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誦讀夜分方寢或思有所得即起燃燭記之或通宵不寐 〔碑〕

王端毅公本治易然於聖經亦皆涉獵尤熟于書詩嘗言我亦垂老方理會學問此亦可見學問之有益於人也公之德之才垂老而不衰者其有得于學問之力益信矣時公年七十有四至九十猶考論經史著述爲書而一言一動必揆諸矩度公問蔡清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清言事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本末盡其道下之人又幸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官既到手或無暇于學或自以爲無用學矣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爲必麤以此雖有異質者亦不能成異才公曰然吾兒承裕今年二十三巳中

舉然吾未欲急于仕且令靜覧羣書閒閱世務冀他日得實用耳 〔虛齋集〕

李文達登進士使山西見河津薛瑄講論淵源心悅之學益不厭公餘閉戶讀書多所自得 〔本傳〕

林鶚公事之暇輒危坐閱書史臨古帖作楷書夜分乃止五鼓輒起率以爲常聞人有異書必求之既得手自校讐有未安者訪善本是正 〔墓志〕

丘文莊穎悟絶人私淑于趙考古無書不讀其爲己之學見于朱子學的經濟之學見于大學衍義補至

世史正綱以明正統大義家禮儀節以扶世教大端人舉僻事問之則曰出某書退取閱之良是尤熟本朝典故　國朝著述之富文學之博無出其右者　理學名臣錄

吳文定好古力學至老不倦於權勢榮利則退避如畏在翰林時於所居之東治園亭朝蒔花木退　朝執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佳節爲具召客分題聯句爲樂若不知有官者　墓表

劉文靜之學根極理性以伊洛爲師書非正不讀發爲文章務闡明義理羽翼風教刊落華藻而悉歸于

純厚作舉子業亦以理爲主不逐時好門生受業學多知近裏其主考鄉試同考會試廷試讀卷皆以是爲的故所得多名士　楊一清撰碑

張學士元禎於書務博涉尤好探經傳賾隱多所獨得一時談學者數人各樹門戶而公岸然不爲下作易書春秋語要四書集要太極圖說要綱目近思錄家語解皆未脫稿爲詩文始務奇崛勇脫蹊經晚就平實若出二手爲人所重莫能軒輊　李東陽撰墓志

王文莊於書無所不讀大要以窮理致用爲主雖一家之異同亦必求其原而審其義之所安故其所得宏博奧衍交發互益其於六經沛如也善觀史每以前代君臣之行事爲案而已從中斷之審得失辯實正上下數千年如指諸掌尤明習　國家故事自祖宗用人行政及前輩立朝行已之詳皆能一一言之至論當世之務原始必要其終可否成敗必證以古人士樂親之　墓志

邵文莊公博綜羣籍研窮有得著爲日格十二卷蓋取伊川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意也而疑似之剖析義理之折衷人物賢否之評古今治亂之故亦畧可見矣如發言盈廷晁玉端拱時出一語兩造信

服此豈易及哉養之大存之大論議精絶詞旨雋永固其所也王文恪謂公文無忝昌黎云　陳察撰日格子序

楊文恪夙有志識求道甚懇百家之籍無所不覽而一以六經爲的凡詞說之出于諸君子者篤信而固守之精思而力踐之及其學成行尊遂爲多士之所矜式士無遐邇皆知有楊月湖先生公好學攻文詞以宇宙內事當盡索理會禮樂兵刑之說及財賦數算雜藝稗說各取而玩之低昂百氏而權衡程朱以庶吉士歷官宗伯嘉樂退休之心老而彌切　國琛集

張恭簡公西盤嘗曰學達于政則簿書非俗吏政成于學則章句非腐儒乃今學術日新政體日敝奈何能善其後也　鄭曉撰嚴摟碳欽記

王晉溪父師事辥文清公幼承家學踐履實用不飾枝言業舉時公當樞軸虎谷歎曰晉溪才識雖則優也亦原學力觀其施諸經濟無一不由平日講履之素云　霍韜撰碑

桂文襄公自幼學與其兄古山先生私淑于吳聘君門人胡敬齋有見于聖賢之宗旨故其爲學也以收歛身心爲主以孝弟忠信爲行以經綸康濟爲業自

天文地理禮樂名物屯田水利以及醫藥耕種之書靡不悉意講求要在默契于心推之致用是以其爲邑也以人心未嘗不古而先王之道未始不可行于今三仕令尹道由一轍旣而遭際　聖旨一言妙契大明父子君臣之倫薦承股肱心膂之托自是厥後隨事納忠上而啓沃輔翼之謀中而明揚登薦之法下而軍國生民之計凡有裨于治道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綱條燦然纖悉具備凡公所爲若此要皆以其所自得之學煥發于人文奮庸于帝載信非人所能及也　唐珣撰奏議序

文學 詩品附

宋文憲奉制詠鷹七舉足卽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高廟忻然曰卿可謂善諫矣　行狀

宋文憲德尊而不居位顯而彌恭旣司制作之柄造門求文之士先後相繼蠻夷朝貢者數問先生安否日本得潛溪集刻板國中高麗安南使者至請先生文集不啻拱璧日本使奉敕請文以百金爲獻先生卻不受　行狀

宋景濂爲文初若不經思而用意極精密當是時鄉先生翰林待制柳公貫學士王公溍皆大儒景濂各及其門執弟子禮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爲極

盛吾老矣此後繼者惟景濂以絕類之資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以不止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之王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蕭山陳若旅爲之序曰景濂之文其辭韻沉鬱類柳文體裁簡嚴類黃公學士歐陽玄嘗評景濂文氣韻沉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攝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騫舉不沾塵土辭調爾雅如殷貞周彝龍文漫滅古意獨存態度多變如晴霽終南衆驪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其爲當世所

稱許如此遂以文學名海内　王褘撰小傳

王待制褘問學深粹博覽經籍貫綜百家與胡翰宋濂俱以文章名江南三人之交相上下而公之才氣尤雄遠其文章簡而嚴深而肆跌宕閎偉倬然鮮儷蓋自宋元諸君子之後所以振起斯文者公與胡宋二人實爲之首也　鄭緝撰墓表

太祖親征江南命王偉進平江西頌　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爾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　表

趙古則撝謙洪武初徵脩正韻衆以謙年少黜爲中都國子監典簿同官論事不直罷歸築考古臺述六書之旨註聲音文字通及易學提綱諸書凡三百餘卷大臣薦召爲瓊山教諭進所著書不報還瓊山初謙來京宋濂遣子仲珩受業謙歸仲珩校正韻多用謙說謙六書之學最精既没門人柴廣敬以聲音文字通進學書者心好之莫不得而見也謙於勢利聲華澹然無罣礙直義所在目無王公以此阨窮無悔卒于番禺　今言

金華胡翰文博無所不究爲文章明潔簡峻議論出人意欵句灑灑不落塗俗之態雅好泉石幅巾短杖

著書以自樂有勸之仕則謝之　太祖命聘衢州教授預修元史　木鍾臺集

高啓攻苦力學詩追唐大家文亦汪洋雅則張上誠據姑蘇公避居吳淞日詠歌自適與時俊張羽楊基徐賁王彝杜寅張憲輩遊尤好權畧論事數中肯綮太祖召充史館編修擢侍郎乞歸復居江上爲故人魏觀作上梁文彙誅　木鍾臺再集

解大紳文雄勁奇古新意疊出敘事高處逼司馬子長韓退之詩豪宕豐贍似李杜書小楷精絶行草尤宜　楊士奇撰志

成祖開宴賞中秋節月爲濃雲所掩因　命解學士縉賦詩解作風落梅花一闋其詞曰嫦娥面今夜圓垂簾不着臣見拚今宵倚欄不去眠看誰過廣寒殿上覽之懽甚賜飲至東白　傳信録

樂祭酒韶鳳姿性過人才優學博識見卓遠爲文千言汨汨不見有艱難意初避吳楚文多激慨中更亂離去居溪山中援經養親文多隱得明興應聘而起凡稽古禮文事多公論定又兼領翰林院事　詔令封冊歌頌碑碣時時命公文遂盛傳於世　吾學編

永樂中倭夷入寇戍將捕獲之　上憫其無知命儒

臣草　詔歸其倅侍郎曾公魯所譔有中國一視同
仁之語　上悅曰頃覩陶凱文已起人意今魯復如
此文運庶其昌乎凱禮部尚書也九月膏露降鍾山
羣臣咸見諸咏歌公獨譔賦以進十月　上將郊祀
出宿齋宮命取諸作使侍臣更番領之至公獨曰此
曾魯作擲據既精鋪敘有法豈新進之可驟至哉
宋濂撰碑

太宗皇帝在北京有白鵲之瑞行禮部南京慶賀監
國下及五府六部例各進表時士奇以病在告監國
表命庶子贊善撰呈稿　殿下不懌命尚書蹇義持
以示臣士奇曰甚寂寥且不着題以賀白鹿白龜皆
可命臣士奇改益士奇改一對云望金門而送喜馴
彤陛以有儀後增一對云與鳳同類蹌蹌于帝舜之
廷如玉其輝翯翯在文王之囿義以進　殿下喜曰
此方是帝皇家白鵲　三朝聖諭錄

曾襄敏棨廷對策幾二萬言不屬草宏博鮮麗時
文皇帝初御極慨然欲興起斯文乃選進士中秀敏
者二十八人爲庶吉士以應列宿開文淵閣盡出中
秘書使讀之朝暮大官供膳月給内帑鈔爲膏火費
棨以翰林修撰居選首　上時召試二十八人棨信

筆千百言立就辭理俱到溪見獎重遂名聞天下扈
從　巡北京數燕間應制賦詩輒稱　上意後有薦
文士於　上者必問得如曾棨否其文如源泉奔放
一瀉千里又如園林得春羣芳組綉讀其文信然工
書法草書雄放獨步當世　獻實

王博士紳幼孤鞠于其兄綬讀書慷慨有志操見史
傳中有以功業文章名世者輒慕之稍長從宋公濂
游宋公教以爲文章卽能馳騁變化議論鑿鑿出入
意表宋公亟稱之曰吾友待制公有後矣一時流輩
皆以爲不可及時蜀王方求士有以君國初名臣子
其學行文章有稱于時遂遣使以幣羅君既至蜀王
見之喜甚謂長史黃友義曰王徵士不遠千里而來
卿宜善爲館穀復作詩以賜之因命爲成都府文學
自藩閫諸司大臣無不敬禮者生平酷嗜著述每夜
燈燭獨坐吟咏多忘寢食雖祈寒盛暑不少變至於
體憊力疲而猶未已也爲文章泓涵演迤豐蔚雅贍
稱其家法尤喜爲五言詩沖澹古雅有陶韋風致
鄭緝撰墓志

楊文敏英特之資卓越之才簡于帝心超于倫類嘗
見公制作之暇應四方之求執筆就書若不經意及

其成也江河演迤平波漫衍言辭爾雅不事雕琢氣象春容自然光彩譬之春日園林羣英競秀清風澗谷幽蘭獨芳及其晩年所作筆力愈勁波瀾老蒼尤足敬羡　吳若思撰文集序

劉文安之學六經子史下至小說雜技釋老之書無所不窺終身成誦非他人之彷彿記憶者比其爲文數百千言援筆立就雄渾高古變化莫測逼眞蘇氏父子者居多初年所著經義及策畧業舉子者家傳人誦焉年十七八已名動郡邑閒比登進士遂名動天下求文者日躔門戶公皆曲爲應答不少厭倦初北虜之變內外章疏無慮千萬惟公之奏爲人所膾炙云　劉宣撰行狀

夏布政寅幼而岐嶷日記數百言稍長益肆力于學初除南京吏部主事日取羣經及百家言讀之久之爲文章淵閎奥密脫去流俗自成一機杼聲稱蔚然　松江志

吳文定爲文不事彫琢而體裁具存外若簡淡而意味雋永紆徐則有歐之態老成則有韓之格爲詩用事渾然天成不見痕跡沉着高壯一洗近世尖新之習作書姿潤中時出奇倔雖規模似蘇而多所自得信其學力之至自得者深乎其所養可知也　王鏊撰文集序

梁贊善潛自十五六已用心周程張朱之學壯而益探其微爲文章馳騁司馬子長韓退之蘇子瞻亦閒出莊騷爲奇語務去陳言出新意古詩高處逼晉宋所著論皆可傳後　本傳

羅公玘刻意爲文每至嘔血數升發狂或登木叫號或偃仰幾絶務爲奇語不蹈陳言遂以古文名天下　近峯聞畧

凌都御史晏如少力學問尤攻書其楷書學晉小篆則師秦相並有名鄉邑　太宗皇帝銳意文藝必欲追配古人公入翰林與邢公克寬曾公鶴齡齊名優游館閣益自勵務欲稱　上意仁宗在東宮雅知之嘗令善書以進令藏于秘府永樂十五年擢拜吏科給事中以恭慎舉其職日侍　上左右有所顧問數奏評明同輩皆推服焉　王直撰墓表

鄒文莊之文其謹重精純蓋得諸宋其雄渾森嚴蓋得諸唐其爾雅深厚蓋得諸漢其近古蓋得諸先秦至其諸篇每曰君子云云者則左氏法也而公乃自附焉　湘瓘撰序

王文恪之文規模昌黎以及秦漢純而不流于弱奇而不涉于恠雄偉俊傑體裁截然振起一代之衰得法于孟子論辯多古人未發詩蕭散清逸有王岑風格書法清勁自成得晉唐筆意嘗擬作皐言其論史一條尤切中今時之弊　王守仁撰傳

李西涯當國時其門生滿朝西涯又喜延納奬挍故門生或朝罷或散衙後卽羣集其家講藝談文通日徹夜率歲中以爲常一日有一門生歸省兼告養病還家西涯集同門諸人餞之卽席賦詩爲贈諸人中獨汪石潭才最敏詩先成中有一聯云千年芝草共

靈藥五色流泉洗道機衆人傳誦以爲絕佳遂呈稿於西涯西涯將後一句抹去令石潭重改衆愕然石潭思之亦終不復能綴衆請於西涯曰吾輩以抑之此詩絕好不知老師何故以爲未善西涯曰歸省與養病是二事今兩句単說養病不及歸省便是偏枯且近於合盤衆請西涯續之西涯卽援筆詩曰五色宮袍當舞衣衆始歎服葢公於弘治正德之間爲一時宗匠陶鑄天下之士亦豈偶然者哉　叢說

逆瑾旣誅曉諭天下楊文梁公儉菴之筆也大學士李東陽見而愛之及作史記事稿東陽及大學士楊一清各作一篇意俱不愜曰此等文章須史筆兼律筆乃爲得體今但有史學耳不可傳後乃命各部屬擬上東陽獨取公作云法史能兼可愛也遂以付史館令勿改　行實

李夢陽以命世之雄才洞視元古謂文莫如先秦西漢詩莫如盛唐乃與姑蘇徐禎卿信陽何景明作爲古文詞以蕩滌南宋胡元之陋而後學者有所準裁彬彬郁郁復以尚矣　袁袠撰傳

弘治初北地李獻吉首爲古文以變宋元之習文稱左遷賦尚屈宋詩古體宗漢魏近律法李杜學士大

夫翕焉從之其時濟南邊貢姑蘇徐禎卿及何景明最有名世稱四傑四人才各有所長李天才雄健徐陶冶精融而景明藻思秀逸皆藝苑之鴻匠也　獻實

何景明少有神解馳才長賦並凌作者天才騰逸咳唾成珠實亦人倫之雋乎所著有何氏集十二論及雍大記嘗曰文靡于隋韓力振之而古文亡于韓詩弱于陶謝力振之而古詩亡於謝人以爲知言　國寶新編

何仲默早歲能文下筆傾刻數千言不休十有六齡卽舉於鄉至京師學士大夫慕其神藻無不降重逆

謁以求識面及登第與北地李獻吉爲文社交稽述往古式昭遠模擴棄積俗肇開賢蘊一時修辭之士翕然宗之稱曰李何云今詳其文侵謨匹雅佽騷儷選遐追周漢俛視六朝溫醇典雅色澤丰容妙緒鴻裁靡不備舉標而彰之將並日月朗於太虛豈非高邁獨立出世離類不爲時拘者耶古稱雄視百代斯文信矣　文集序

徐禎卿善屬文弱冠作談藝錄以究詩體之變斷自漢魏而止晉以下勿論也北地李夢陽方以文雄海内見禎卿所爲文異之人稱徐李禎卿善賦頌恠楊

雄反騷作反反騷賦膾炙人口所著有文集一卷談藝錄一卷新倩籍一卷其文精純典雅出入漢魏曹陸弗過也鎔冶雕飾步準趨繩華而不靡質而不俚深而不晦壯而不怒約而精騁而中節斯非希世之寶乎　獻實

迪功神清體弱雙瞳燭人又精文理不由教迪著交誠感暮賦諸篇詞旨沉鬱逐闖晉宋之藩淩躐曹魏長病驚稱爲文雄仕　武皇朝厭司法比請移學職斯可窺其雅識矣專門詩學究訂體裁上探騷雅下括高岑融會折衷備資文質取充揀之章刪存百一冀成一家之言傳諸來世至今海內奉如圭璧其所研索具在談藝錄中可謂良工獨苦者歟　國寶新編

詳君采好學雖章程叢脞而益精采不怠見諸論撰精深典則不爲常語爲詩溫雅麗密有王孟風樂府歌詞追躅漢魏折獄詳明所當必允緣飾以文條例燦然一時法家咸推之以爲能　文徵明撰墓志

王浚川文學優贍杜柟序公家藏集曰浚川文之氣魄法度本之六經該之百氏理道彝倫章章乎備矣雖左氏司馬子長殆弗之過也其道體諸篇蓋自思孟之後稱獨步焉　浚川集

王子衡著慎言十三篇俾相確訂閎深洞達超詣玄幽上究乾樞下稽物變人倫運世學統政模參伍詮析必要聖軌殆六籍之精英名理之楷式與至其原五行則先水火辯性本則主緣生語學術則貫經綀品施措則尚神識自我開先特標妙義殆所謂神解之機不束曲教而成一家之言也　顧璘序

石文隱爲文博極羣書而根于理性意會心契有已所獨得之妙所著有熊峯集閎深沖逸精采逼人

楊一清撰碑

楊文襄敘李文正懷麓堂稿云高才絕學獨步一世

如大河之源出崑崙至積石至龍門至底柱吞吐百川涵浴日月頊刻萬變而不知其所窮邵二泉云盛德嘉謨雄文邃學一時海內莫及　文集

楊升菴少負才儁紬文石渠顔觀閣秘進詰愈湜未幾以議大禮不合謫戍滇雲違丹禁而就朱炎辭密親而之荒戍萬里于邁人何以堪公神襟灑灑旅棲高嶢扃絶世務時與韻士浮艫游轝窮金碧林水之勝人間斷簡與篇延披其殫行遊飲觴吟披不徹獨舞之服著書五十六種扶疎浩蕩考訂精密篆隸草眞咸臻厥妙嗟夫古人之學可想也漢以降儒或博

而不精或精而不博迺今兼之以故含英擷秀之士識或不識皆宗尚焉　周復俊撰文集序

高子業有振古之才受知北郡李生弱冠登朝亳州辭考功一見歎服既雅見推重益資珍謝絶品流不爲淺易之談故其篇什往往直舉胷情刮抉浮華有應物之沖淡兼曲江之沉雅體孟王之清適具岑高之悲壯詞質而腴興近而遠洋洋乎斯可謂之詩也其言滿萬其年二十有八悲夫　陳束撰序

劉南坦之文能以沖泊雅淡之詞發塊瑋奇崛之氣幻渺之音穠纖之色皆冥與神會書法宗義獻以還尺牘片簡人爭寶之至與人談諧往往出微辭臻妙趣雖蒙孺里生咸樂自近云　李默撰傳

李于鱗以古文辭創起齊魯間陳百家言附而讀之務鉤其微抉其精取恒人所置不解者拾之以績學蓋文自西漢以下詩自天寶以下若爲其毫素汚者輒不忍爲也當其爲刑曹時曹寢以劇守文法文無害而其業日益進大司寇有著作輒以屬于鱗藉藉公卿間時有賦咏人人意自得最後于鱗出片語則人人自失也　王世貞撰傳

文徵明璧性方古威儀舉舉自宋元暨　國家典故

無所不能通詩學喜石曼卿梅聖俞尤長于法書雲間張弼書名雄天下識者評之不如璧遠甚璧所善沈石田尤愛敬嘗爲推策曰徵明庚甲何異迺聰慧若此評其文者曰法度森嚴言詞典則近代之名作也觀諸公之以文名家者其制作非不華美譬之以文木爲櫝雕刻精工施以采翠非不可愛然中實無珠但意其櫝耳　往哲記

我　朝如楊東里李西涯二公皆以文章經國然只是相沿元人之習至弘治間李空同出遂極力振起之何仲默邊廷實徐昌穀諸人相與附和而古人之

風幾遍域中矣律以古人空同其陳拾遺乎
我　朝文章在弘治正德間可謂極盛李空同何大
復康滸西邊華泉徐昌穀一時共相推轂倡復古道
而南京王南原顧東橋寶應朱凌溪則其流亞也然
諸人猶以吳音少之稍後則有亳州薛西原蕙祥符
高子業叔嗣廣西戴時亮欽沁水常明卿倫河南左
中州國璣關中馬西玄汝驥諸人薛西原規矩大復
時出入初唐而過於精潔失其本色便覺太枯高子
業是學中唐者故愈淡而愈見其工耳馬西玄極重
戴時亮二公皆工初唐故也左國璣常明卿宗李翰

林皆翩翩欲度驊騮前者也如王庸之教李川甫廉
則空同門人樊少南鵬戴仲鶡冠孟望之洋則大復
門人譬諸孔門其田子方荀卿之流與　叢說

附詩學

劉文成駿才鴻調工爲綺麗古風如思歸引思美人
近體如古戍並出騷雅亦足以追步梁父憑陵燕公
矣

高季迪始變元季之體首倡　明初之音發端沈鬱
入趣幽遠得風人激刺微旨故高楊張徐雖並稱豪
華惟季迪爲最其古體咀嚼劉楨近體厭飫李頎庖
言云季迪如射雕胡兒抗捷急利往往命中亦是名
鑒

宋文憲景濂文既綜緯詩稍平易句亦清拔不失崇
雅思致

王叅軍元章才贍思新善繪竹得意處輒題往往奇
拔尤長于七言如雲合紫駝開虎帳天連春草入龍
沙海氣或生山背雨江潮不到石頭城千峰回影陷
落日萬壑欲盡松風聲抽思雖奇摛詞未秀

姚恭靖性空思玄心寂語新其興彌僻其趣彌遠如
龍馴傳信鶴池蓄換書鵝翠低承雨竹綠碎受風蕉

過林纔見日到渡不逢山此例已到彼岸恵休法振
不得專譽禪藻矣

曾子啓該博逸蕩其才長於七言古遂切直健捷爲
工頗以繁靡爲累故永成間多效其體先輩于肅愍
楊文貞諸公互相宗尚亦一時藝林風氣使然也其
行路難燉煌二作頗不失唐家聲袁氏獻實云曾公
浩如懸河所乏嚴潔此是確喻

郭忠武元登詩爲　國朝武臣之冠其戰場征人二
作平易渾厚直言賦事譬之兵法正而無奇循守繩
墨者也句有黃河白骨斜陽裏衰草連天戰血腥将

無突圍破敵有平吞疆場之志公嘗謫戍甘州甘州
城南河水流甘州城北胡雲愁玉關人老貂裘敝苦
憶平生馬少游其激烈壯志可想
李文正學既該博詞頗弘麗且老於掌故其詠史樂
府乃所優也當時如丘邵二文莊吳文定石文隱諸
縉紳先生倡酬多作七言律甚至聯和累篇毋以什
計　明興自高侍郎以還七言律流而極弊文正公
以大雅之宗尤能推轂後進而李何徐諸公作矣卮
言曰長沙之於何李其陳涉之起漢高乎頗善比輿
讀公之花將軍歌丘之羅都御史吳之送武靖西征

邵之胥門石之葬苾兒諸篇稍頡頏馳騖矣
張汀洲縱調騁情頗稱作者其采蓮昭君風力丹彩
俱備堪以陶寫幽心至林葉經霜盡河冰近午開是
前賢未振語殷璠所謂意新理愜斯得之
陸文量寓目成韻風彩醞藉楊妃詩云烽火照人輦
鼓急尚疑燒燭夜催花徽宗畫云翠輦北巡將不去
只應留與蔡京看調雖短而意頗長可舉可怨公有
焉
李獻吉何仲默氣象弘闊詞彩精確力挽頹風復臻
古雅遴材兩漢嗣響三唐如航琛越海輦贄踰嶠琳
闕珠房輝燦朗映各成一家之言繼而海內翕然景
從焉　明音中興之盛實二公倡之也二公古體逼
出楚騷詞漢樂府而憲章少陵者近體尤酷擬杜李
古勝何如屯雲出峽驚風湧湍波瀾幻變層彩疊出
何近勝李如石門寒瀑劒閣朝霞空中聲色高遠難
攀薛君采云俊逸終憐何大復麤豪不解李空同則
何似勝李邪國寶新編曰李朗暢玉立傲睨當世何
身不勝衣賦淩作者二公皎然風度又可想矣直說
云李作詩一句不工即弃而弗錄何深惜之李答是
自家物終久還來豈非良工獨苦耶

徐昌穀豪縱英裁格高調雅馳騁於漢唐之間婉而
有味渾而無迹尤長於賦頌其反騷巴馮淩班楊矣
足冠　盛明名家評者曰徐詩可以繼軌二晉標冠
一代又曰徐集獨綜菁英莫可瑕類王元美云如飛
仙遊天不染塵俗可謂知言矣昌穀詞藻雖富情性
或猶未閑故強年偃蹇冷署閒適之興其寂寂乎長
轡既驟窮途忽蹶顧未盡肆力耳假天老其才而追
述大雅則有唐大家不當北面邪
顧華玉體裁變創工於發端斐然　盛明之羽翼也
如經旬謝賓客春草當門生鹿飲紅泉細徑啼翠壁

重綠樹邀行騎青山擁寺門又御前却輦言無忌衆裏當熊必不辭足使文通變色彥升失步矣

王文成博學通達詩非所優然亦有幽逸思致余讀其陽明先生集疏義侃侃詞切理約自是經國大手

王子衡學古才辯其爲文章多漢晉人語特閑於古體如闕里孔檜泰嶽秦松蒼秀挺欝王元美譏其稍露本色不無有之其南昌行亦足以發其忠憤激烈之思

鄭繼之才賦英邁往往有新語如瞑煙分野意山鬼習人聲馬上琵琶曲流悲入漢宮二作豈佳國寶新

編贊云靈運樂遊稽康慕仙超矣驗封千載同然

唐文襄風度瓌爽學該左史頗臻古雅元美云虞佐如苦行頭陀終少玄解

孫太初朗姿美鬚飄然風塵外物也其才清趣逸頗擅詩名一時名士咸欽其風其佳句有山根晴亦濕湖氣夜難昏長天下遠水積霧帶巖扉僧歸虹外雨雲抱水邊樓浪花迎棹尾山影上人衣清流梳石髮遠霧着山巾酒醒燈暈裏秋墮葉聲邊又百年知已長鏡在萬事無心柱杖閒遠江天入星河濕高木豁廻風露稀嚴儀卿曰詩有别才非關書也詩有别趣非關理也豈不然哉

楊用修世閥駿英魏科雄望爵咀搜玉咳唾成珠其爲詩如錦城雪棧險恠高峻其鍾山川之靈乎又詩曰羅衣香未歇猶是漢宮恩石帆風外蠱沙鏡雨中明又汀洲春雨寒芳杜茅屋秋風帶女蘿夜夜月爲青塚鏡年年雪作黑山花此非雕飾曼語

辟考功七歲能文弱年擅藝大爲儀封王公判亳時所奇文徵仲評其詩云古風追躅漢魏近體有王孟風如咏燭云珠簾照不隔羅幌映疑空又餘花飄近渚衆鳥喧深竹征馬不返顧浮雲相背馳渚花藏笑

語沙鳥亂歌聲翠帷低舞燕錦薦踏驚鴻飛蓬來曠野啄木響空林豈是警句辟之馬飾金羈連翩蹀躞穩步康莊了無蹈踳之跡王元美云如倩女臨池疏花獨笑特言其秀拔處

張文肅才雄思贍抽緒錯彩遹繹華曠江漢横流岌然衡嶽之秀也公長於古風其豪縱處如孫武將兵甲隊嚴整鼓而爲氣窮力破敵特沈機輕襲非所肯也

高子業負奇氣博雅倩其爲詩若磊磊喬松凌風廻秀響振虛谷如莫作空山臥令人望白雲貧家滿座

客閉戶一牀書以我不得意憐君同此心磨滅名題枉淒凉賦賣金暖雲蒸海氣殘月吐洲暉又連山楚雨迷官舍隔縣鄉音認故園一官已謝於陵後百畝饒開莘野西殆秀句也大抵高詩有情與通篇讀去頗沉鬱王元美謂其高山鼓琴沈思忽往者是也

文徵仲吳中往哲如公之博鑒雅步藝苑者宜冠林謦矣其文恬寂整飭詩亦從實境中出特調稍纖弱李觀察庖言云五七言律至仲默而暢獻吉而大于鱗而高又云古惟子美今或于鱗余觀李何之爲詩如良畯又田闢草秡禾油然生矣若夫勃然之機至

觀察而始化至以左遷高岑輩目之云代不數而得之

明人不數而得之李推是言也則天寶以還千載之下僅得觀察一人而已其爲一時學士大夫所推崇如此不足以厭服羣心耶　以上俱國雅并庖言

國初崇朴詩尚仍元迨李文正倡中唐清婉之風儲文懿別唐代後先之格然猶未盛也唯李獻吉掘起關中而何仲默旋相趾美一時藝林之士翕然宗之天下稱爲何李而詩道中興然李詩專工子美而同時趙叔鳴輩則崇尚唐音又姑蘇陳齋喜爲六朝信陽樊鵬獨重初唐競起爭鳴李儲之名遂掩自是吳門徐禎卿歷下邊庭實關西康德涵繼興而詞益暢厥後顧華玉鄭繼之楊用修薛君采文徵仲之儔靄蔚雲蒸翩翩不可稽數而昭代風騷之盛遂爲大雅不羣炳然與唐晉同音矣爰究厥初則何李數公爲之變始也大抵北偏於格以渾雄爲本故其詩專主子美李獻吉其最著也南偏於調以流麗爲工故其詩豆祖開元文徵仲其最著也詩家於獻吉譏其模擬太似於徵仲病其體態或輕不知李之氣皃固是乎其不可及而文之詞句穩貼音韻悠揚讀之則琅琅其傾耳也試觀宮掖諸詠早朝諸篇斯殆岑賈之

侶矣何至以晚唐擬耶嘗謂詩有十法一曰立格渾雄二曰命調雋永三曰敘事簡練四曰陳情婉切五曰用韻和諧六曰寄興蕭散七曰寓意悠遠八曰托諷圓轉九曰賦景新倩十曰綴詞流麗精於斯者亦可以言詩矣　鳳笙閣簡抄

理學上

薛文淸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衆公惓惓以復性爲教嘗曰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以異於買櫝而還珠也公爲學篤踐履一言一動於理有違便自身心不安辭受取與必揆諸義晩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矣其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一以誠待之其言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說　李賢撰神道碑

薛先生邃於性理之學周易太極圖西銘近思錄未嘗釋手嘗以程門教人居敬窮理接引後學晩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益至純熟著讀書錄二十卷多名言嘗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有所制作而言道統者必歸之亦確論也古穰雜錄曰本朝仕途中能以理學爲務者幾見薛大理一人劉文安嘗請公從祀　廟廷言官屢乞亦不報隆慶改元祀　廟廷　名臣錄

薛文淸以復性爲本言以明性爲先其言曰六經四書性之一字括盡又曰孟子之後道不明只是性不明至論所傳之事曰明此性行此性而已　遺事

澠池曹月川先生端篤尚理學躬行實踐自幼以聖賢爲已任其言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氏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嘗著家規輯畧釋太極西銘通書又作存疑錄夜行燭篇家宗統譜月川書圖孝經有述解性理有文編孝親弟長崇正厚倫仕終蒲州學正彭幸菴公欲舉端從祀夫子廟廷以爲本朝理學之冠嘗致書於南巡撫李梧山都憲曰我　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于誠意伯劉公潛溪宋公至于道學之傳則斷自澠池月川曹先生始也然則公之學有師承有自來矣停驗錄

聘君吳康齋名開京師累薦不起先生剛毅疾惡慕明道之和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用力既久渾然無復圭角之露然當風頹俗靡之中壁立萬仞非剛毅不能也嘗語學者曰吾平生得患難九韶曰惟先生遇患能進學在他人則惰志矣康齋論學多學古人成法由濂洛關閩以上達洙泗尊師道勇擔荷不屈不撓如立千仞之壁蓋一代人豪也康齋師道尊嚴好書字奇古自成一家暇則詠物適與胷襟高邁嘗見詠桃一詩云靈臺淸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物華

春雨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有吾與點也氣
象先生風格高邁議論英發善啓迪人聽其言踴躍
思奮嘗歎宋末以來箋註之繁非徒無益反有害焉
故不輕於著述　費誾撰行狀
白沙先生曰夫道非動靜也得之者動亦定靜亦定
無將迎無內外苟欲靜卽非靜矣於是隨動靜以施
其功又曰學須從靜中坐養出端倪來方有商量處
訓學者曰去耳目支離之用全圓神不測之神又曰
日用間隨處體認天理緊要正在勿忘勿助間又曰
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其教人不

立語言文字有勸之著述則曰伏羲著述數畫耳況
畫前元有易乎又曰六經之外散之諸子百家皆剩
語也故其詩曰莫歎老慵無著述眞儒不是鄭康成
性喜吟咏進退語默之箴無爲自然之旨悉於詩焉
發之楓山語錄曰天下學者做誠未至動不得人惟
白沙誠能動人　名臣錄
白沙先生詩曰從前欲洗安排障萬古斯文看日星
其本乎曰一笑功名卑管晏六經仁義沛江河其用
乎曰時當可出寧須我道不虛行只在人其出處乎
所謂吟咏性情而不累于性情者乎白沙先生之學
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其語甘泉曰
隨處體認天理語係菴曰此學乾乾無一息間斷章
楓山謂當時人物以陳白沙爲天下第一流又謂白
沙不免流于寫字之間又謂其學流于禪亦未爲定
論　理學名臣錄
陳剩夫學術專一教人靜初讀中庸爲存養省察工
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
據及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傳註主敬諸說以補小學
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求其所以爲敬見
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主一始於敬字見得親

切實下功夫嘗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
字乃其玉鑰匙也又曰人於此學若眞知之則行在
其中矣　漳州人物志
陳剩夫眞晟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
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覺工夫次作心學二圖其
一爲天地聖人之圖大書一心字以上一點規而大
之中虛曰太極太極左曰靜右曰動太極前一字倒
朝上曰復靜作十六點黑動作十六點白蓋太極生
兩儀也自是如旋螺狀凡十點灣而向左又各作十
八黑白點如前而大每一大點包二卦自二而四自

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卽邵子先天圖也坤復在下書冬至乾姤在上書夏至升訟爲義曰立秋咸遯曰秋分否謙爲正曰立冬明夷無妄爲仁曰立春臨同人曰春分履泰爲中曰立夏萃兼太極而一之也其一爲君子法天之圖亦大書一心字其上一點規而大之視前差小中虛曰敬敬左曰靜右曰動前一字朝上曰復靜之左半黑而白白復黑動之右半白而黑黑復白卽太極圖之陰陽動靜也然白黑皆互圓相入與太極稍異上曰乾下曰坤左曰坎右曰離坎之左曰靜主動

離之右曰動主靜乾之上書聖要四說曰主一無適曰整齊嚴肅曰常惺惺法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蓋採朱子之說亦合先天太極爲一者也總爲之說曰右圖二一著天心動靜之本然是性之原也一著君子法天之當然是性之復也聖人亦天心之自然者也君子豈可以不學乎然復性之說傳詳矣而未有如此後一圖義之要而盡者也惟君子知之又能主敬以體之以盡其法天之功效也而有序焉蓋始則主敬使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卽致知誠意之事是始學之要也固不外此一圈終則敬立而動靜相根明通公溥卽知至誠意之事是爲聖功之成也亦不外此一圈而自始至終則皆不離乎敬焉如是則法天之功用如是豈不大哉三代學校之所以教者惟此而已此非後世記誦俗學之所能與也自伏羲書卦示精之後卽復卦堯以是欽傳之舜舜以是恭傳之禹禹以是精傳之湯湯以是日躋傳之文緝熙武戒周公待旦孔子博約孔子傳之顏心齋曾一貫思尊德性孟求放心及孟氏沒而遂失其傳者此也寥寥千餘載至周程張朱氏出然後此學大明及朱氏沒而後晦者只由宋元學校雖皆用程朱之書而取士又仍隋唐科舉是以

士視此心學爲無用故多不求又失其眞傳焉今幸聖明崇重聖學學校採程朱之議而用之則心學之傳可以繼朱氏矣夫象理甚明不煩解剝但能體此下學之功主敬至於得其上達之妙太極全體則此圖在我雖四書五經無復遺理蓋秖是吾所得於天之本心而聖聖相傳者也其至要而廣大悉備孰有加於是哉故宜朝夕敬觀且樂與同志者共焉而尤望有以是正之後書泉南布衣陳眞晟述非進呈體也歲拙

胡居仁幼穎異有大志七歲學于家塾言動如老成人旣而學于康齋慨然以古人自期斯道自任以記

誦詞章爲末事用心于內其學以主忠信求放心主敬爲要因名敬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孥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之際愈嚴愈密毎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自考終日竟夕孳孳不倦見義勇爲不擇利害爲趨舍排異端振流俗高風偉節儀表江南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居業錄者先生道明德立無可告語事有感于外而無可施行故筆之于冊取易修辭立誠之義其間論聖賢德業經傳旨趣學問工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至異端佛老之學尤深辯詳闢惟恐其陷溺人心變亂上習葢亦有爲而發故其詞繁而不殺焉所著進學箴畧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立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賢能事此其畢矣先生以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而士之游情高遠者非也故其爲道必始于卑近以漸造乎高遠而方興未艾之勢實不容已焉雖其老於林泉無以考其本末兼備之明驗然于斯理體認親切一反求諸身心以得之吾邑自曹無妄先生後僅見斯人而已 潛德錄并居業錄要語

羅整菴曰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居業錄中言敬最詳葢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 困知記

國朝名世類苑卷七

國朝名世類苑卷八

吳興後學淩迪知穉哲甫　輯

金陵後學姚汝循敘卿甫　校

學問類

理學下

羅一峯天資剛明淸介澹然無欲勵志聖賢涵養純正教人本之以誠敬成之以寧靜又以小學近思開發之惓惓不少怠於功名富貴眞如浮雲過目終日乾乾不自滿足潛修之功垂歿不已而踐履益純此靜觀正密之銘所以作也楓山語錄曰一峯氣皃大

感動得人嘗謂其可正君善俗我輩只可修政立事又曰一峯剛毅不可及愼言曰或問陳克菴曰節行振世羅一峯曰學術衛道請折諸聖曰由士賢克之也仁爲已任死而後已者乎由彝正充之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而不爲者乎　名臣錄

章文懿公論學者須大其心胷蓋心大則萬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小心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不至狂妄矣論學術程朱後又大壞矣必須眞聖賢出方能救得論政體第一是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爲本然後政事可舉而行也論世道惟唐虞三代之盛皆是聖人在上致中和下此是一泰一否秪憑氣運推盪耳論家法如鄭義門弟兄讓死篤義如此其家安得不悠久乎論風俗須放橫渠復古之志行藍田呂氏之鄉約庶可一變而厚論吾婺有三巨擘自何王金許没而道學不講自忠簡默成逝而功業不彰自吳黃柳宋謝而文章不振後學可不勉哉論居常處困每誦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語便覺自警接論居敬自謂于專一上見功覺得心中無甚放僻邪侈之雜論窮理自謂于精義處得力見進退辭受之節頗分明不敢放過先

生專志六經附博子史意所詣極將欲起發學數百年後會北山魯齋仁山白雲之派以上接東萊晦菴之傳　行述并見素書

莊杲先生論詩文曰取乎內而忘乎外得之心而應之手如相馬之神非牝非牡如斵輪之功不疾不徐斯其至矣若夫優人之學孫叔敖抵掌談笑得其形似者奚可哉　白沙語要

整菴羅公著書三篇曰困知記摘似明眞剔僞正實其曰思者心之用得乃性之理是曰立知能心之用愛敬天之理故曰良析心性以辯儒釋合理氣以一

天人達茲四者而羣言統矣洋洋哉其武夷之泒乎
崔銑壽文

楊文恪公之學門戶自程朱淵源自六經權衡百代低昂漢唐故其發之詩文鑿鑿乎程朱之矩度若求之漢唐則不及深信篤好程朱之書老而勿懈自修諸身施諸政以至文詞書札冠禮衣裳之細必取法焉或羣言之淆人莫適從也先生輒舉二夫子之言曰程朱云云吾不知其他可謂言程朱之言行程朱之行服程朱之服者矣先生復余子積論禮氣尤有獨見其曰論一則不徒理一而氣亦一也論萬則不徒氣萬而理亦萬也眞足以發明其不相離者　彭汝寔序

蔡虛齋先生凝重端雅操養力專而進取之念畧初寓永順楊九峯拜何椒丘願爲弟子既又友儲殖菴楊月湖好古獨信眞風渊軌使人躁息忘消嘗曰吾始念一靜字既又念一虛字自覺安便不費力又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聖賢言語熟復涵玩則去舊來新日改而月以化又曰前輩何嘗不教人舉業義理充拓發由中之蘊隱括以時文之式自然神采動人奚必棲奇索隱收難字爲工泉州一方文物之盛實

始于先生焉　林俊撰碑

呂涇野任南都日集問道請業之士懇懇爲發明講解或問朱陸同異公曰晦菴象山同法堯舜同師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不同而究竟本原其致一也亦何害其爲同哉學者不貧力行而膠于見聞以資口耳竟于身心何益聞者多感發興起其訓釋經籍皆躬行心得之言有程朱之所未發者本朝學者見道分明踐履篤實粹然成德者惟河津薛文清公一人觀于讀書錄可知也乃至于今涇野公出焉完名令德不忝文清至于著述公則爲盛其大者若周易說翼尚書說要毛詩說序春秋說志問內篇外篇四書因問宋四子抄釋足以發前聖之奥旨正後賢之偏識指來學之迷途若斯人者謂不有功于聖門可乎
王九思撰墓表

陳恭愍選立志以聖賢自期潛修默識不求人知其學以克己求仁爲要因自號克菴讀書不貲於文詞遇格言即手錄于冊爲力行之助平生言若不出口視所當爲之不顧利害其處事緩而詳御下嚴而恕至於言動端莊雖家人見其終身然也　薛應旂撰傳

陽明王先生拈出良知以示人眞可謂擴前聖所未

發葢此良知卽孔子所謂愚夫愚婦皆可與知者卽孟子所謂赤子之心卽佛氏所謂本來面目卽中庸所謂性卽佛氏所謂見性成佛乃得於禀受之初從胞胎中帶來一毫不假於外故其工夫最爲切近近陽明既已指出學者卽須就此處着力便不失本然之初便是作聖之功其或雜以己私則於夜氣清明之時反觀內照而其虛靈不昧之天必有赧然自愧者因此漸漸充去損之又損而本體自無不具矣 全書

今人專指斥陽明學術余不知學但知大學恐不可直以宋儒改本爲是而以漢儒舊本爲非此須虛心靜思得之復少宰羅欽順曰來教謂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爲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辭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工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誤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 全書

吉水羅公倫歷官有聲嘗爲台州知府平生潛心理學所養甚正嘗著潛心錄以貽其子所論性理之懿極有旨義眞學者所當潛心也有云每見青天白日便看吾心光明何如每見雲影蔽日便看吾心昏蔽何如每見草木生意便看吾心生意何如每見禽獸自適便看吾心自適何如又云人於一日自朝至夕由興至寢可有一毫惡念惡念一萌卽斬絕之使根株悉拔不可一息無善念善念一萌卽充廣之使若泉達火燃此二條人能體驗於心身則心無不存而身無不修矣德學如公眞一代巨望 雜錄

羅公念菴論心曰當極靜時恍然覺吾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盡有如長空雲氣流行無有止極者如大海魚龍變化無有間隔無內外可指無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來古今渾成一片所謂無在而無不在吾

之一身廼其發竅固非形質所能限也又答門人論
學曰周子所謂主靜者乃無極以來眞脈路其自註
云無欲故盡是一切染不得一切不得無然歆羨無
然畔援莊生所言混沌者近之故能爲立極種子非
就識情中認得箇幽暇閒逸者便可代替爲此物也
指其立極處與天地合德則發育不窮與日月合德
則照應不遺與四時合序則錯行不忒與鬼神合吉
凶則感應不爽修此而忘安排故謂之吉悖此而費
勞攘故謂之凶觀周子爭炎因卽欲去位趨清獻無
少納交臥疾散篋無錢行部深入感疾未嘗有分毫

不盡分處此是眞能主靜者益樂則行憂則違或爲
季桓子之仕或爲燔肉之去孔門相傳脈絡始相續
也若識認幽閒暇逸以爲主靜便與野狐禪相似便
是有欲一切享用玩弄安頓便宜厭忽縱弛隱忍很
很之弊紛然潛入而不自覺卽使清介孤潔自守一
隅亦不免於偏聽獨任不足以倡率防檢以濟天下
之務其與未知學者何以相異是可不深省而致思
也哉　文集答門人問學書

邵康僖爲人初負奇氣放達不羈既第國子生金華
施懋力箴之遂幡然檢飭刻意進修一變近道折節
從海內名士游而同郡胡端敏最先知厚爲學務培
本原循蹈正脈嚴理欲之辯嘗勉人曰此心天理只
因怠惰失之提起此心便是天理放倒此心便是人
欲夫安于所未安學者病根不除理欲交戰雖學無
益也　家傳

理學自程朱後無傳久矣薛文清倡道河汾陳白沙
旨深語約非上智未易究竟惟陽明先生致良知之
說至爲明切蓋良知卽良心之別名學者能致此知
於倫物感應酬酢云爲之著無內外無動靜無顯微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由勉而安由強而熟

天下之能事畢矣然自指出竅以來學者執德不宏
少悟卽歇樂其簡捷謂知卽行徒知執靈明以爲用
假精覓以爲神而忘其所謂戒愼恐懼惕厲之功而
其高明穎異者又或時出微言妙論以佐其狂而不
知莽蕩空疎日流於支離誕遁而不自覺此其害不
知視楊墨何如也比年閩廣盜起言撫斯邦提兵往
來輒武羅子之廬因以就正且索比所撰著間出數
篇若所與蔣聶王錢諸君子論學諸書與其記正學
書院序困辯錄若良知復古異端諸篇所以憂墮溺
捄詖離正人心端士習而防其淫且蕩者貞復扶賢

腸嘔心肺其心更切於余之所感此與仲尼之傷賢智孟子之放陂陷異乎哉其有功斯世學者多矣

胡松撰念菴文集序

陳白沙王陽明二公之學功夫簡捷最易入道世或病其出於象山然射者期於破的渡者期於到岸學者期於聞道而已苟射者破的渡者到岸斯能事畢矣又何必問其所從入哉 叢說

我 朝理學之士薛文清瑄陳克菴選爲最胡敬齋居仁羅一峯倫章楓山懋亞之盍一峯楓山偏於退隱爲高矣陳白沙獻章只味禪莊定山杲只是一箇

詩人與未軒仲昭言行皆未見灼灼定山晚年出處一節雖白沙亦譏之陳剩夫只是狷介之士其學識比胡敬齋猶未及鄒吉士智忠鯁名臣不必厠于道學餘非末學所敢議矣楊方震錄所遺前有曹月川端後有何椒丘喬新邵二泉寶羅整菴欽順皆當續入 文集

本朝正統景泰間以理學爲倡者河東薛敬軒其讀書錄自 國初以來諸公所著述求其粹然一出于正未有或之先者也近年乃得餘干胡敬齋所爲居業錄其言精確簡當亦粹然出于正讀書錄之外所見惟此耳敬齋嚴毅清苦力行可畏其議論實由涵養體驗所得非探詳考索致然讀其書者其尚有以識此哉 楊廉撰序

國朝士夫留心理學者若河津薛文清公崇仁吳聘君安仁吳敬齋蘭谿章文懿晉江蔡司成豐城楊文恪則君子之論無間然者也文恪之學開端用力得之其父復菴先生復菴師胡九韶胡之師即聘君也淵源固有所自若夫旁搜博取窮深反約則公所自得爲多其平居之應酬立朝之議論篇章之著述政事之敷施大抵自其學術中可謂名實相副者矣

羅欽順撰墓志

儒行

吳康齋幼有異質讀書窮理累辟不就謂聖賢可學而至謂師道必尊而後可則守伊川之法以迪人來學四方之士不納贄見之儀自食其力不苟於取與躬行實踐佑啓後人後以石亨之薦　英廟特遣行人曹隆禮聘至京授以春坊諭德不就而還卒于家進修不倦名重一世雖庸人孺子亦知其賢議者或少其無所著述或議受知權臣不知聖人之教何倹於言語文字之末石亨之薦尤足以驗秉彝好德之心及其屢疏求退不受官祿若有逆知亨之必敗則

其見幾明決尤足多者居鄉動必以禮或誚其迂僻先生不少變於俗每省親太學麤衣敝履人莫識爲司成之子今康齋沒未百年而子孫貧無寸土其家世清白不事產業即此一節亦足以康貪立懦其功誠不可泯也　行狀

陳白沙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戊辰辛巳再上禮部不第聞康齋講伊洛之學遂棄其學而學焉成化三年復游太學邢祭酒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曰能飢謀藝稷冒寒思植桑少年負奇氣萬丈摩青蒼夢寐見古人慨然悲流光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義利分兩途析之極毫芒聖學信匪難要在用心臧善端日培養庶免物欲戕道德乃膏腴文詞固粃糠俯仰天地間此身何昂藏胡能追逸駕但欲嗽餘芳持此木鑽柔其如磐石剛中夜攬衣起沉吟獨彷徨聖途萬里餘髮短心苦長及此歲未暮驅車適康莊行遠必自邇育德賢含章邇來十六載滅迹聲利場閉門事探討蛻俗如驅羊隱几一室內兀兀同坐忘那知顛沛中此志竟莫強譬如濟巨川中道奪我航顧茲一身小所繫乃綱常

樞紐在方寸操舍決存亡胡爲漫役役斲喪良可傷願言各努力大海終回狂大驚曰龜山不如也即颺言　朝著謂真儒復出由是名動京師一時名士羅倫章懋莊㫤周瑛輩皆樂與之友給事中賀欽師事之即抗疏解官去歷事吏部時侍郎尹旻賢之遣子從學辭不納薦紳謁見考德問業無虛日成化乙丑復下第南歸絕意仕進四方來學者日益衆乃築小廬山書屋以待學者雖中官緇流沓吏農賈接之無不得其懽心者家故貧或貸粟於人僉事陶魯以田遺之不受海北提舉汪廷貞慕甚作懷沙亭以想像

之江西布政使陳偉修復白鹿洞書院丞書幣聘爲
師謝不往先生嘗曰吾年六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
學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
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
引惟日尋書冊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
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也於
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
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
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
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人

之功其在茲乎林俊曰先生澄瑩開朗韻致極高自
遊康齋而心學正友一峯而節槩明友定山而詩學
又大進勾押煙霞陶寫風月堯夫之襟度識量高洪
才慮深遠有道之風致而春從懿醇軒特斬絕則又
叔度之雅與子陵之風焉先生雖不用于時而道風
義槩歆動天下天下之士稍知自立而不隨風以靡
者又誰之力歟使游濂洛關閫得其微言與旨似羣
哲會數聖以肩項四子無疑也　吾學編

澠池有曹月川先生正夫端戊子鄉薦授霍州學正
壬寅改蒲州教人以踐履爲主日事著述其事父母
養志愉色飲食衣服惟務精潔及遭喪五味不食寢
苫枕塊始終不易既喪廬墓六年建祠堂以祀先又
建義祀以薦外族之無後者不用浮屠巫覡詣縣上
書請毀淫祠年荒勸賑全活甚衆屢舉同僚之喪貧
不能𧻓任者贐之客歿者葬之學徒從教一於禮義
郡人皆薰然而化甲辰蒲霍二州弟子上章競留之
霍州先上得　允宣德甲寅卒于官一郡人罷市童
子亦悲泣上官不敢以屬禮相遇至其境必敬謁之
凡考授必質之以王者去取正統中河南僉事姑蘇
張敬澠池知縣胡復立特祠　雙槐歲抄

陳布衣真晟骨格高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
年十七八即勵志儒業業成薦于有司至福州有司
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爲事
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
程朱正學纂要得　肯付禮部看詳時侍郎鄒幹乃
不知其說云何竟寢家居見提學憲臣　敕諭教條
有主敬窮理修己治人崇正學迪正道敦尚孝弟忠
信禮義廉恥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雖崇
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因採　敕諭
中節要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

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各有案例可據而行又慕尚書告當道諸君子終不能行丞臨川就正康齋貸其家直得五金携兒子一人以行戒之曰我必卽墜于道題曰閩南布衣陳其墓行至江西張元禎太史止之宿叩其學大加稱許曰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眞吳許二子亦未如是無至臨川爲也遂歸鎭海卒年六十四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題曰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 漳南人物志

胡敬齋先生家居日以悅親爲事父病劇嘗糞味苦疾果愈兄毎外歸迓于門外有疾亦躬調藥家人化之篤宗族訓子姓不倦執親之喪初則水漿不入口哭踊毎夕方蘇久則柴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祠堂月朔之薦四時之祭及緦功之小忌遷古禮簞食瓢飲處之泰然四方摳衣及門者衆於是築書室曰禮吾曰南谷先生持己雖嚴待物甚恕其言學也則曰惟爲己則所從不差然後可以及人言治則曰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此王道之本也其矜家食稍有餘鄰里有假無不應不能償亦不較比後艮窘人或爲之籌先生曰吾何暇汲汲爲此故其詩曰終日觀書聖賢在目終日言談不及利祿若使稊稗弗生何愁四穀不熟。 高明撰墓志

布衣劉閔恭愼醇粹孝行高古日無二粥身無完衣而處之裕如劉大夏徐貫毎拜其門知府王弼齋所必致閔曰對劉君鄙吝自去詞藻雖不逮其爲人而德宇道風又自難及弘治中尚書林俊薦閔以布衣入侍東宮報聞 吾學編

莊定山自少穎異長益不羣貌古心夷學博志大就之退遜若不勝衣而胷中多奇探之索之其出無窮使人怳然若失而溫潤和易又能使人戀戀從之遊而不忍去其爲詩以近代之詩俚俗可厭握唐人機軸變換百出往往追踵風雅詩之初變自先生始也暨登進士授檢討江西羅倫爲狀元議論風節警服一時南海陳獻章至太學亦隱然風動京師先生于二公慕其義醉其道情深若骨肉顯然知有善而不知有已以是造詣愈深先生持身則慕伊川法度嶄然而難犯接人則慕明道和氣油然而可親嘗曰天生聖賢爲斯道計也或裁成以制其過或輔相以補其不及孔子之於六經朱子之於傳註喚醒聾瞶所

以引其不及者矣今世降風移學者泥于聞見入耳出口至淪胥以溺非制其過可乎　湛若水撰墓志

羅一峯先生為人不視惡色不聽惡聲不恥惡衣惡食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臣言依于忠與居官者言民疾苦見一善人則愛之如祥麟綵鳳見一惡人則惡之如封豕長蛇見一飢寒凍餒之人則傾家所有以賑之大率義之所在毅然以必為人之毀譽欣戚事之成敗利鈍已之死生禍福皆所不顧也先生所交盡一世豪傑之士其語及先生之為人也必曰青天白日云先生既謫廣東市舶未幾李公卒商文

毅公復入閣言於上復先生南京翰林修撰廬陵陳公文亦卒士有為詩悼之者末二句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為道羅生已復官時以羅之謫陳與有力焉故云　鄒智撰行狀幷菽園雜記

蔡介夫餙躬砥行動準古人其學以六經為正宗四書為嫡傳四儒為眞派平生精力盡用之易四書蒙引闡發幽秘梓學宮而行天下其於易深矣經義趣深理到論策諸作暢達疎爽詩文別出體格披人心而繫名教卒澤于仁義道德粹如也在禮曹三原王公引入為吏曹竟復為禮曹乞南又乞告特起按察副使督學江西寧庶人仇介夫介夫引而去逆瑾亂政起祭酒以鎮壓人望而介夫先没矣儲侍郎曰嚾始來京師謁今大司成丘公公為海内儒宗不屑一世獨言介夫學醇而行潔可以進于古人嘖嘖加歎賞介夫氣清而色和外閒而内辯始即之固已使人忘其鄙吝及與之久處不自覺其薰蒸于中而優游乎相忘于外也與之論天下事治俗之隆汙文章之高下道學之邪正古今人心術之公私事功之立後當若何成敗一以禮義斷之聞者瞿然以驚犁然有所得嚾於是益服丘公之知人楊月湖曰介夫蚤歲

壁立已有聞于士夫中年偃蹇仕途一時名公鉅卿無不改容禮敬之至于東南之士講學以求是當者率於介夫取正焉蓋學識操履如吾介夫者絕不多見也獻實曰蔡公明經而尤長於易觀其去銓司而乞南曹甘心澹泊以遠權利知時審勢卒脫淮南之禍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非深於易者乎　名臣錄

王文恪歸吳屛絕塵囂翛然山水之間究心理性尚友千古其與人清而不絕於俗和而不淆於時無賢賤少長咸敬慕悅服有所興起平生嗜欲淺吳中士大夫所好尚珍賞觀遊之具一無所入惟喜文辭翰

墨之事至是亦皆脫落雕繪出之自然中年嘗作明理克己二箴以進德砥行及充養既久晚益純明凡所著述必有所發其論性善一說足徵其槩陽明先生曰王公所深造世或未之能居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說以微見其槩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　王守仁撰傳

邵文莊平生操履端飭自登第至侍養家居一切餽遺例不苟受篋無長物惟圖書金石遺文蓄之甚富大司馬幸菴彭公緘附節孝堂三字遺之公于家稱孝子于國稱名臣于世稱純儒傑然爲天地間完德君子　秦金撰傳

邵文莊性度端雅貞介夙成臨事猶講學然未嘗疾言遽色人或數百語不能終公以數語卽竟之嘗曰願爲眞士大夫不願爲假道學於聲色貨利嬉戲事絕口不言惟賢人君子前輩舊德則敬之弗衰一時儒碩亟以天下士稱之　張愷撰行狀

鄒汝愚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廢政悉舉當道重其人往往待以賓禮會總督都御史秦公紘檄遣董醝修書得居廣城白沙陳先生忘年而友之居無何得暴疾卒公寫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事盡事悲青史定誰眞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辭朝詩有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其慷慨忠厚之意溢于言表獻實曰自蹇諤之風衰而偷懦之習成士務循默以射富貴其流敝必至於四維潰裂而後已間有能自樹立者必摧挫不能容其身以死如汝愚者不少也古云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彼患得患失者聞汝愚之風可以愧死矣　名臣錄

張公元禎矍然纖弱崖岸孤峭剛果之氣不可屈人有過能面折之爲文務奇崛每作不經人道語晚乃

削意爲同黜奇爲平淡所交若陳布政士賢羅修撰彝正陳檢討公甫皆以道學稱于時公入翰林未幾卽歸臥林下名高一時天下士想望其風采一旦起立華要驟驟大用或者始忌而毀昧者弗察紛然和之亦不復究其初之何如也　王鏊撰神道碑

彭惠安天資粹美涵養深厚其學以儒爲宗務清明其心以求聖賢氣象終日端坐非繙閱經史則省察性情處已待人一於誠敬暮年名德益尊而其自處如退然而無所有處丘里終始以質儉起頹風進修之功老而不倦未卒前數月猶簡所知云抵家半載

邨居寡學所行一故吾而已何由可善其後而滅術咎哉　行狀

陳茂烈髫年喪父繼戎役勵志邁俗不與羣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韜燈默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歎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已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歟乃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奉使廣東所司致贐乃謝曰我窮時嘗授徒兩泉司尚不欲規利于人況今日耶於是往拜白沙陳公甫願執弟子禮白沙與之語累日甚喜且告以為學須主靜一退而作靜思錄終身佩服其教

先生以母老乞終養供母外短牀敝席不辦一敞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妻子服食麤糲皆人所甚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嘗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　莆陽文集

醫閭先生賀公欽少穎敏沉厚好學偶得近思錄朝夕玩讀得其旨要遂厭俗學成化二年舉進士為戶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歎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霾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為用即日上疏解去官執子弟禮事白沙既別肖其像懸室中事之甚謹泰陵初荐授

陝西叅議撫治商洛以老病每憂上疏懇辭公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婚喪祭遵用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小學鄉人由是興於行義老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卒鄉人祠之淩溪釣臺子士懿鄉貢士博學篤行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辭疾歸終身不仕　吾學編

章文懿之學自日用飲食動靜以至出處進退之大惟循乎心之安求不倍於道而已未嘗衒奇節飾異行以取尚於人者至於粹養獨得深造遠詣於義利是非之際凜乎有必生不易之介海內之士翕然稱

楓山先生之為古君子也　王僎撰墓志

姜僉事麟贊章文懿公曰喜怒不形于色恩怨不慨於心矜伐不出諸口驕泰不措于身碩膚不自見小疵不自掩以闇然自命可謂稱情矣楊文恪公曰儒雅如黃未軒豪邁如莊定山斂華就實獨立其間如羅一峯簡靜如陳白沙公既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天涯之學膺五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臣未有或之先也嗚呼在漢東都不為危言之叔度在宋鵝湖不立異論之伯恭公之謂矣　名臣錄

羅整菴先生自發身詞林以至八座其行巳居官如

精金美玉人無得致疵及退居卽杜門惟以讀書明道爲事本分之外一無所預足跡不入城市惟巳丑秋視季弟西野公病纔一出家人子弟守其家法欽欽一步不敢肆觀其辭吏部一節眞有鳳翔千仞之意雖孟子辭萬鍾何足過焉可謂躬行君子矣　林希元困知記序

楊文恪先生掇危科入翰林讀中秘書拜官淸要論事侃侃無所規回一時推重以爲得體遠進副光祿遷秩太僕出典文衡職業彌厲中外屬望台司之任可計日而起者先生方且恬然自居如韋布公餘輒

肆于學而心事如青天白日故其所作沖澹簡遠而理自寓焉豈規規爲文而欲以誇示于人者哉　彭汝寔敘

楊文恪公爲諫官也危言正論有范景仁之大體爲光祿也飲食日用有張天祺之戒心爲京兆也不通關節有包希仁之明不妄造請有馮當世之節爲禮侍有常袞之重譽爲禮書有裴行儉之兼資公學問可擬古醇儒事業可擬古名臣德性可擬古君子長者求之當世鮮有比倫　吳東湖序

舒國裳端居終日讀書治事之暇未嘗晝寢夜必計過自訟晤卽相告盍乾乾惕若其眞積深矣嘗謝賜恩馳入吏部堂屬嘖有煩言先生將奏其作威友人謂曰曾記定性書乎於怒時遽忘其怒公謝曰予督過是也卽焚其草公學博而行修自布衣窮居無不可稱說于世嘗悲悼俗學其爲文志意溢發翔出萬物之表而義理淵塋有紫陽氏之家法焉爲詩好古雅謂流連光景爲無益昔人考文者徵實于憂時敢諫其公之謂歟公拜掄魁甫十年再入翰林一謫福建市舶提舉丁內外艱半之享年四十有四風神玉立眉宇英特秀爽遇事侃侃無幾微矯飾盍其養之

正出之果而非有意必也　張鏊撰文集序

莊渠魏恭簡仕正德間當是時凶闔擅　朝士大夫浮湛茍仕高者留意詩史夸示矜重次者圍棊酌酒而巳乃古人修巳安人安百姓之學則奚暇省憂哉先生資材既別志識夐異始爲南刑曹譚精法理既而畢之尚友天下之士矢心經畧尼丘氏術義所載經世之業必加討論務期底績其後謂本之不在是也反之身心大抵無慮三變故其居江湖則思其君處臺省則憂其民要不獨敷納論思卽其寄懷贈答書命所以忠告善道弼翼匡救靡所不用其極

通天下四海為一身者矣他文弗論即如周禮世稱
殘闕不經之書先生綱分縷析發明聖人代天覆民
至公無我之心宛然可掬至謂後王能盡其道則天
地可位萬物各正其所且追憾於秦之廢古任法而
歎曰古一宇宙也今一宇宙也自秦限之矣自京口
渡江踰淮浮河覽觀輿地凡古今山川經絡之大戒
轉漕都會之形勢舉中原方數千百里之地指畫經
緯運諸掌握此其志慮豈三代而下隨世就功名者
可比耶又病學者多言留道虛文妨實嘗曰人從開
闢以來虛文日勝一日自孩提後聲臭日增一日何

由至道今須塞兌深根還淳反樸以回造化又曰收
斂停蓄深造默成方是天機之學其機只在此心操
存舍亡所以君子賢戒慎恐懼也於乎微矣故所著
六書精蘊時發此意于象形意事之間要不獨正古
文變易俗書而已　胡松撰序

嘉靖初刑部尚書林俊上錄名德以重士風疏曰祭
酒師儒之本型範非良則器非良器故曰經師易得
人師難得上世多取德器醇厚儒學優長之臣周成
王時形伯為祭酒漢而下皆劉向韓愈劉毅呂公著
楊時輩數人為國儲賢以致用成化非細故也魯鐸

約質渾厖志尚清純道足以鎮雅俗學足以訓頑
立懦方今登崇庶類正育賢成德振作士風之時況
魯鐸與弘治間謝鐸人品為類謝鐸以祭酒養病
孝宗用吏部薦進禮部侍郎掌祭酒事起之于家遣
官以速其行重道尊師頌美有作　陛下今日處魯
鐸如謝鐸令日頌美　陛下亦將同　孝宗矣一時
撫按諸臣暨兩京臺諫論薦先後以十數於是推鄉
左者五皆不應年六十七卒撫按諸臣以恤典請
詔賜葬祭謚文恪編修童承叙狀魯公行曰功不及
康濟而休風令範激昂貪鄙位不及卿相而崇名重

紳傾動朝野年不及期頤而清德粹言垂式後學究
其所得不在尺寸間矣　沔陽志并林公奏議

王文成專以良知教人當楠岡橫水用兵之時敵人
偵知其講學不甚設備而我兵已深入其巢穴矣蓋
用兵則因講學而用計行政則講學兼施於政術若
陽明者真所謂天人蓋天資高以斯道為己任以
聖人為必可學而致雖處富貴常有煙霞物表之思
視弃千金猶如土芥藜羹珍鼎錦衣縕袍大廈窮廬
視之如一真所謂天生豪傑挺然特立于斯世近時
誠未見有其人如公者也　黃綰撰行狀

薛君采之學無所不窺不名一家中歲讀老子及瞿曇氏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曰是矣是矣故其學一以復性爲鵠以愼獨爲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爲奥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爲竅自是收歛耳目澄慮默照者若干年先生貌癯氣清行已峻潔表裏皦然一無所緇其才雖高而破去崖岸居鄉絕不爲人干請性奸施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曰吾不愧此心耳

唐順之撰墓志

吳疎山爲御史觀風河洛激濁澄清有宋清獻風以御史養病家居近二十年屢疏不起惟與其師卓峯黃公講象山之學澹然世故凡世之講學者有自立太峻則學者不敢近有自處太易則匪人靡不親公溫然和粹渾然端重學者靡不願見而飾僞者自遠公終日無惰容平生無怒氣後由御史召入爲太常卿改太僕卿改大理卿擢刑部侍郎一歲超遷至三品公自筮仕至少司空而所居僅蔽風雨身服布袍終日焚香危坐古書數卷而已一日偶與孫尚書坐語忽覺有痰飲乃歸本署有鄉人佘生在坐誤投京劑而痰壅不能言孫公縛佘生公以手索筆書僅成字略不及家事但曰我命當盡佘生何與急釋之孫公命釋縛而公逝其臨歿之際且能克巳如此學者稱爲疎山先生

金谿張應雷撰事畧

著述
宋文憲奉　詔作辯姦錄　祖訓成復命序之　太
祖稱善詔纂修大明日曆一百卷擇其大者爲寶訓
五卷公總其事　上方稽古制治凡郊廟山川祠祀
律曆禮樂夷裔貢賚諸禮文大政皆公裁定　吾學編
樂韶鳳博學能文有智畧謹厚自持洪武六年改侍
講學士修大明日律定洪武正韻更製釋奠先師樂
章　吾學編
丘文莊嘗謂朱子家禮最得崇本敦實之意然儀節
畧焉爲考諸儒所言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可舉而

行朱子徽言散見于傳註語錄學者猝未易求乃采
其精切者彙爲二十篇倣曾論語作學的朱子綱目
以正統爲主然秦隋之末有不可遽奪漢唐之初有
不可遽與者乃作世史正綱著世變之升降明正統
之偏全又謂西山眞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於治
國平天下之務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及于治國平
天下者附以己見作大學衍義補上之　上覽之甚
喜　何喬新撰墓志
劉三吾博覽善記應對詳敏　上嘗命公編集歷代
帝皇祭祀詳異感應可爲鑒戒者萃爲一書名曰存

心錄錄漢唐後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别爲一書名
曰省躬錄　諸學記
詹同爲翰林學士上言　陛下起兵渡江以來征討
平定之蹟禮樂治道之詳雖有紀載尚未成書乞編
日曆　上從之命公與侍讀學士宋訥爲總裁官自
上起兵臨濠至六年癸丑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
政設施羣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爲一百
卷又言日曆藏之天府人欲見之有不可得請如唐
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爲書以傳天下後世
上從之分四十數目敬天至制蠻夷凡五卷名　皇

明寶訓　吾學編
孝孺文章大類蘇氏而正論過之嘗謂道之於事無
乎不在列爲二十八箴又作雜誡三十八章以自警
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先王之治先德
化而後刑政作深慮十首以纂臣女主夷狄雖一天
下不可爲正統作釋統三篇多先哲所未發者四方
夷裔得一字實於金璧所著有遜志齋集四十卷又
有周禮考次大易按辭武王戒書註帝王基命錄文
統宋史要言諸書　遜國臣記
王華川所著有華川集二十五卷玉堂雜著二卷詩

五卷續東萊大事記七十九卷並藏于家鄭濟撰行狀
周文安洪謨著經書疑辯錄每曰吾爲此錄發經
書之蘊正先儒之失破千載之惑雖三公之尊黄閣
之榮吾不與易也洪謨專門尚書恒不滿於蔡傳欲
訂著爲書未成而卒　部學詞林
周文安手置璿璣玉衡圖以木代之規制極巧識者
服其精廖道南曰予夙侍　帝座廻翔天門乃見洪
謨所著璿璣圖者張平子之靈憲郭守敬之簡儀後
先若符及讀五經辯疑錄則又知其用心精密非有
本而能然乎贊曰堯授四時舜齊七政顯蹤窮祇潛

深玄運俗儒罔覺誦習成書承訛襲舛白首紛如矯
矯周公直窺象緯璿璣製圖宗祧析禮文莊之銘可
謂知人闡幽明微以步芳塵　部學詞林
禮部右侍郎周洪謨進所纂疑辯錄三卷言五經四
書雖經宋儒朱熹註釋間亦有仍漢唐諸儒之誤者
乞特　敕儒臣考訂仰取　聖裁　上曰五經四書
漢唐宋諸儒之誤者本朝永樂間儒臣考訂纂修悉
取其不悖本旨者輯錄之天下學者誦習已久周洪
謨乃以己見紛更不准　憲章錄
黄孔昭平生好學不倦公暇輒手一冊日求古書多

自校正輯鄉里前輩文詞爲赤城論諫錄并赤城錄
詩集板刻行世其所自著質實而理勝有定軒集若
干卷定軒者公之別號也　李東陽撰碑
黄潤玉閒居簡出日惟玩味經義無厭足平生著述
甚富以朱子嘗欲編禮記附儀禮乃取儀禮析爲四
卷而以禮記比類附之不類者附諸卷末首亦各有
意義又以五禮獨缺軍禮因取周官大田禮補之而
以禮記諸篇載田事附焉別爲一卷通五卷皆爲之
註釋名曰儀禮載戴記附註以小學四書諸經註家
或遺或誤撰經書補註以大學中庸旨皆淵奥撰學

庸通旨以禮記深衣制十有二幅鄭氏誤註爲裳而
王藻長中繼揜尺亦誤撰考定深衣古制以四明新
志蕪穢撰寧波簡要志以道德經陰符經古註皆昧
各爲之註嘗因安遠侯溥問古兵法爲註孫子其他
備論理事曰南山錄雜著詩文曰南山稿皆藏之家　楊守陳撰墓志
大理卿夏公博學高才工詩文善楷法行書多所著
述於稽古禮文之事最詳以朱子家禮爲未成之書
晚年多從儀禮公本叅定家禮爲士儀禮畧十卷人
或以爲繁公又刪爲舉要十卷以家禮深衣有未盡

合古制遍考諸禮書參以白雲朱氏之說斷以己意
作深衣考一卷以禹貢山川傳疏之說與今地里沿
革不同考古證今作禹貢詳節一卷官奉常時修太
常志十卷致仕後修玩志六十三卷公自號留餘道
人有留餘稿二十卷又有瀛嶼稿梅花百詠西湖書
院十六題皆孤山所作東歸稿拾穗二咏則慈谿所
作晚年以春秋胡傳及諸說互有得失著春秋辯疑
未半而絕筆　楊守阯撰墓志
李文達所居圖書左右口誦手録雖老不懈每有得
即識之有體驗録一卷雜録三卷所備顧問有天順

日録三卷作文章理爲主不爲難深靡麗之詞每教
人以晦菴草廬爲法有古穰集若干卷詩沖澹溫厚
有和陶詩二卷杜詩一卷讀易一卷　內閣行實
謝方石所著有桃谿集續西山談書記伊洛源淵續
録元史本末宰輔沿革　國朝名臣事畧尊鄉録赤
城新志論諫録祭酒禮儀註公嘗曰我　太祖有度
越前代者五事攘克夷狄收復諸夏也肇基南服統
一天下也威加勝國鋒刃不交也躬自創業臨御最
久也申明　祖訓宗法最嚴也　吾學編
何椒丘自少好學公退書聲朗然閉戶外所著有宋

元史臆見周禮集註椒丘稿所編選有文苑彙玉唐
律彙玉續編百將傳勛賢琬琰集皆藏于家　蔡清
撰傳
彭惠安所著有從吾滯稿若干卷奏議一卷名臣録
贊三卷政訓一卷天曹日録秋臺録北岳代行録各
若干卷續修莆陽志十卷　林俊撰碑
邵文莊所著有簡端學史二録爲吳獻臣録進其定
性書說漕政舉要容春集勿藥諸集若干卷藏于家
秦金撰傳
楊文恪公平生所著有文集六十卷劄記三卷奏議

四卷家規一卷所述有新增河洛淵源録先後天圖
學考證太極圖纂要程氏遺書二程年表西銘旁通
皇極經世啓鑰象山語類洪範纂要禮樂詩　皇明
名臣言行録　皇明理學名臣言行録選註風雅源
流唐詩咏史絕句白沙定山詩星畧算學發明綴算
舉例醫學舉要名醫録凡二十餘種　羅欽順撰墓志
程敏政所著有篁墩續稿二卷新稿共一百二十卷
行素稿一卷編類　皇明文衡一百卷蘇氏檮杌若
千卷迎賢奏對録若干卷新安文獻志一百卷宋逸
民録十五卷修程氏統宗譜四十卷程氏貽範録四

十卷附証眞文忠公新經三卷　洗東之撰傳
程敏政有道一編大率言朱陸之學本出於一愚謂
顔子最明敏孔子稱其聞一知十則是顔子以敏又
曰參也魯則是曾子以魯然皆可入道卽孟子所序
前古聖人此皆道統授受所係然禹以拜善言湯以
執中文王以視民如傷望道未見武王以不泄邇忘
遠周公以思兼三王孔子以作春秋各有其道不相
沿襲然皆能上維道統夫千溪萬徑皆可以入國則
古人之所未必盡同者安用強而同之也哉　叢說
胡端敏公讀大學衍義補著有見四卷居遼陽著春

秋志疑十八卷幼精騎射及遇盜于滄敗楊虎劉六
㷔賊逃滄洲退賊事畧一卷德安行稿太平寶慶雜
稿各二卷桃源建昌征寀東昌撫案共十卷撫屬雜
稿一卷讀易私記四卷詩文二卷自述年譜一十六
卷奏議二十卷　獻實
崔文敏著文苑春秋四卷凡百篇法尚書紀厥綱要
其篇冠之序法詩以表見作者之志省曾讀而歎曰
美哉茲撰乎非王佐之才能與此誠理國之金鏡療
世之良方也其編首漢至元而以　高皇帝中原檄
終焉者以見否極而泰　聖朝萬世之業幾治此也

命曰文苑春秋者其文咸出於史以獲麟之志名之
耳公性淵醇淸卲卓然鉅儒燕居著書者數年若易
象春秋傳說皆仲尼之心也　黄省曾序
明興稱博學饒著者蓋無如楊用修其所撰有升菴
詩集升菴文集升菴寶堂集南中集南中續集七十
行戍稿升菴長短句陶情樂府續陶情樂府洞天玄
記滇載記轉註音畧古音叢目古音獵要古音複字
古音駢字古音附錄異魚圖贊丹鉛餘錄丹鉛續錄
丹鉛閏錄丹鉛別錄丹鉛總錄墨池瑣錄書品詞品
升菴詩話補遺箋箋新詠月節詞檀弓叢訓墐戶錄

瀑布泉行滇侯記夏小正錄升菴經說楊子巵言閏
集敝帚病榻手欣晞錢銑六書索隱六書練證經書
指要其所編纂有詞林萬選禪藻集風雅逸編秇林
伐山五言律祖蜀秇文志唐絕精選唐音百絕　皇
明詩抄赤牘清裁赤牘拾遺經義模範古文韻語敘
管子錄引書品鈺選詩外篇交游詩錄絕句辯體蘇
黄詩髓宛陵六一詩選五言三韻詩選五言選李詩
選杜詩選宋詩選元詩選羣詩麗句名奏精英羣公
四十六節文古今風謠古韻詩畧說文先訓文海釣
鰲禪林鈎玄塡詞選格百琲明珠古今詞英塡詞玉

脣韻藻古諺古雋褒中秀句逸古編經詩指要詩林
振秀　　危言
鄭端簡公幼學即志四方無書不讀所讀必可裨用
少壯入仕益諳典故耳目見聞咸類記之博古則約
其精徵今則核其備人文淵藪國是蓍龜以博洽伏
宇內著作極多因丙辰李太宰爲翹文華所訐奏論
劾公曰古以言殺身況成書乎悉畀火只選吾學一
編徵吾古今言數冊所編吾學自戊申年　太祖混
一區夏改元洪武歷永樂洪熙宣德正統景泰天順
成化弘治正德凡關係大政者倣朱子綱目以歲係

月各爲一記建文雖革除殘鈌亦搜集遺文析爲遜
國記至於同姓諸王分封列藩及開國靖難禦胡勳
寇弁戚畹佞幸列爵三等者各爲表傳別功罪爲萬
世勸懲又表內閣以崇政本表太宰以重銓衡記文
武名臣以垂景範紀遜國諸臣以獎忠義述天文地
理以嚴修省辯經畧述三禮百官以秩祀典別職掌
考四夷北虜以通正朔飭邊備俱原本始核事情公
潛心世故殫平生精力使昭代二伯年行事實跡萃
於一旦足以龜鏡後來不但備江南一方文獻而已
矧禔身淛行不愧屋漏而保釐江淮撟定倭寇與夫
天曹之秉公京營之袪弊刑部之敬慎俱焯然爲朝
紳所景仰較之襲縟辭侈清談於理道無補者何啻
徑庭也　　雷禮撰序

國朝名世類苑卷八

國朝名世類苑卷九

吳興後學淩迪知穉哲甫　輯
金陵後學姚汝循敍卿甫　校

操修類

正心

高皇帝訪桂彥良以治道彥良對曰治道在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失當賞罰失當則無以致治功故爲治在于正心而正心之要又在懲忿窒慾而已　上善其言又一日從登內城　上從容顧謂彥良曰朕比來好惡如何彥良對曰惟人君至公無私則好惡自得其當故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上曰善卽書其語揭于便殿楹間又嘗進皇太子心箴及上太平十二策　太祖曰卿帝者師也　通紀

太祖祀方丘患心不寧宋文憲曰孟軻有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淸而身泰矣　聖政記

太祖諭朱文恪公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萬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公對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機人嘗持此心不爲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　蕭銘撰墓志

解大紳呈大學正心章　上覽之悅諭之曰人心誠不可有所好樂有一好樂泥而不返則欲必勝理若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鑑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朝退默坐未嘗不思管此心紳對曰　陛下之言誠爲切要　內閣行實

李文達上政本十事大畧言　朝廷闕遺有司利弊生民休戚中外進言巳詳然有關于上之心者或畧臣以爲　陛下一身國家天下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正其本萬事理惟　陛下之心旣正則國家天下之事可以次第推行乞留中以時省覽　詔付外給事中李侃等上疏謂李賢忠信幸賜覽納　上復取奏入命翰林繕寫置左右焉　名臣錄

劉文靖教人嘗以收放心爲主嘗語諸子姓曰吾老矣巳極壽躋耆耋此心猶日兢兢不敢放爾曹生膏粱中易流侈肆少弗知檢將損若身敗若家可不愼歟　雙溪雜記

薛文淸曰愼動當愼其幾於心次當愼之行作事皆愼動也人當於心意言動上做工夫心必操意必誠言必謹愼內外交修之道也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皆掃去以全吾湛然之性見枯樹則心不

悅見生榮之花木則愛之亦可驗已意與物同也又曰一念之差心卽放纔覺其差而心卽正水清則見毫毛心清則見天理　讀書錄

愼言曰心爲道主未有不能養心而能合道者未有不能寡慾而心得養者人心如櫃虛則容實則否道義者心之天理也知之必踐之以爲實而櫃之虛乎道義者心之私欲也知之且禁之以爲砂礫而弃之櫃之未盈猶足容也故私欲之感或可乘隙而入至於天理充滿無少虧欠櫃盈而無隙可乘矣又安能容故學者當蓄德以實其心或問聞道曰非言語也得道曰非見聞也達於事而會於心斯謂之聞養於中而暢於外斯謂之得　家藏集

魏恭簡爲講官　世宗賜　御製十六字箴公發明心箴對曰臣惟聖王心學不傳也久矣　陛下始孳孳講求理學親註范浚心箴臣不勝大慶敢提掇要義以獻聖學樞機全在此心有箇主宰故謂之天君箴內所謂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此只爲無主宰故耳若此心作得主宰則百體皆守位聽命豈能病心惟作不得主宰則百體皆逐物妄行衆欲紛然來誘心始不勝其病矣今欲就百體上一一防檢誠恐茫無下手處莫若收攝用功提起此心來作主宰件件皆有着落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箴末所謂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正是此箇功夫也語意繁悉莫若只道箇敬夫敬何以用功若外面徒把捉則方寸愈不定疊若裏面纔急迫則四體俱不舒泰皆未免別以一心治此一心臣嘗謂心是吾身自做主宰處只要常存畏底意思一言不敢輕發一事不敢輕爲務合道理此千聖相傳心法也臣又聞之古人恭曰篤恭敬曰篤敬沉潛蘊蓄全在內裏用功不輕發泄於言語文字則厚而有力　高宗所以恭默思道而心與天通也伏願　陛下體而行之　莊渠遺書

誠實

宋景濂在上前所陳說不爲文飾隱蔽雖家事苟有問亦一一道之嘗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耶　上嘗問昨日飲酒否座客爲誰饌爲何物悉以其人及膳羞品對　上笑曰卿飲時朕令人視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故　上久而益信其誠先生常戒子孫曰上德猶天地也將何以爲報獨有誠敬忠勤畧可自効萬一耳　行狀

章三溢天性孝友撫世酬德一本於誠每臨大事議論不避權勢必折衷而後已　傳

詹事唐鐸重厚愼密靖廉不忘取予　上初起兵時即侍左右每以故舊遇之僚屬罪數連公　上念公篤行皆不問時諸卿中公以德勝而政務修理人咸愛之　吾學編

桂彥良爲　太子正字　上嘗出御製詩文示彥良即　上前大聲誦朗朗然左右驚愕翰林學士詹同私戒之　上知之謂曰儒者正當誠意自然無事矯揉也益寵信之　通紀

開國功臣公卿多置田宅獨郭公英不治　上問之對曰臣一布衣荷陛下寵靈叨有封爵子孫衣食餘饒安敢增益俾生侈心　上善之嗟歎良久曰廷臣若其之忠誠朴實實諸人不及也公勳業之隆子孫之盛富貴壽老始終令節世所罕儷人比之郭汾陽云　楊文敏神道碑

蹇忠定舉進士授中書舍人初名瑢　太祖高皇帝問曰得非蹇叔之後乎公叩首不敢對　帝嘉其誠實因更名曰義御書義字賜之　楊士奇撰墓志

皇太子監國　上命蹇義金忠黃淮與士奇職輔導義於事多疑少斷常持兩端曰事當熟慮不然必有後憂士奇曰事豈得不思但多思則惑惟據理而行

皇太子聞而笑曰此須廉知仁勇自今議事擇當理者從之不必多思致惑也然　皇太子知士奇誠篤惟其言是從或初若有疑而終必見用由是少有闕失而上下安　內閣行實

蹇忠定義善書　成祖手授金龍文箋命書外國詔偶落一字奏曰臣敬畏之深輒復有此　上曰朕亦有之此紙艱得姑註之耳對曰示信遠人豈以是惜復授以箋更書之　畜德錄

永樂初盡革建文諸例復洪武之舊蹇忠定公從容爲　上言鑒成憲者豈無因革反亂政者自有經權

間舉數事陳說本末　上嘉公忠實從其言或遂諧
公不忘建文君　上不聽　墓志
胡文穆公廣小心敬畏出入禁闥目不忤視在　上
前承顧問應對必盡誠據理而忠厚爲本未嘗及人
過失於奉　旨制敕視草即有所見必具實以聞多
見采納　王行錄
廣東布政司徐奇朝京師載嶺南土簟諸物將以饋
廷臣或得其單目以進　上閱無士奇名獨　召士
奇問故將以私交罪之士奇曰奇自都給事中受命
付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餽臣不與名者以

當時病未有不然亦不免令衆名雖具然受否未可
知且物微甚當無他意　上意解命中官燬其目一
無所問　內閣行實
況鍾始由一吏起職歷任綽有善聞內相二楊公知
其名薦之故領敕來守吾蘇及臨任剖折若流善政
四出民皆駭服第遇考校士子悉委諸郡僚多不親
事其詣學宮講解竟不能發一問於其間亦惟唯唯
而已嘗諭衆曰其本刀筆吏所恨者不在科目固不
可罔人也　蘇談
劉文恭簡靜端確立身以不欺爲主久在翰林或以

不諳事爲先生疑久之始大服　景皇時易儲之議
漸萌禮部兩亞卿俱缺　上素知公誠篤令大學士
陳循等議鉉以進江淵不悅退謂內侍曰鉉忠厚不
能幹事不可用編修薩奇一日報易儲宜勸進鉉曰
國子監諫止則可勸進則不可遂止後　英廟復辟
間閱諸疏無國子監勸進名問徐有貞曰祭酒何人
官幾年矣有貞以公對召見　上曰卿學行醇篤可
傳東宮推少詹事後公以完名終此不能幹事之効
也　守溪筆記
張莊簡少凝靜篤學力行爲鄉里所推重居官奉職

守法以不欺爲本在刑部時有囑其所親者曰不敢
撓公法但乞假一詞使知某嘗有言耳訖事而問之
曰其人無大罪既據法施之矣敢僞言以市恩聞者
歎服　碑
劉公玉學主于誠味齋戒二字謂動靜無間而誠乃
可得故終身無浮詞僞行孝友信讓時靡間言　羅
欽順撰墓志
張悅爲南京兵部尚書悅篤學力行居官恪慎守法
以不欺爲本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嘗謂人曰古
之聖人其過人遠甚凡所猷爲皆公無私故其事業

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聖賢亦遠矣每事竭其忠猶恐不及況復濟之以私乎　縣志

劉忠宣公爲廣東布政使至新會縣時吳廷舉爲令公到久乃迎告以鄉智瑜事故迎遲時鄉以名士出謫公亦重之不怖其遲且嘉其賢後公發戍氈帽布袍徒步過大明門匍匐頓首乃行策一蹇驢赴戍所時以兵部尚書發戍莫不加禮不欲至戍公曰大夏有罪不加誅之今復不服役耶披甲持銳與諸卒無異莫不歎服　名臣錄

章公懋爲南京國子監祭酒有監生請假托言方採

薪不至將往求之公聞之愕然曰薪水之資付托有失奈何憂動顏色使亟求且冀得之當復我此生甚悔曰公待我以誠我何詒之明返命具實謝罪　吾學編

章文懿之誠朴出於天性其家居每歲請門生二次清明一次冬至一次皆其祭先之福物也兩人共二席有不至者文懿自專一席很餐一盡若門生績至則夫人自來益之夫人平日與門生皆相見文懿他日只蔬食蓋文懿初非矯強亦無意必其誠朴之性以爲有則弊無則已順其自然適當如是而止耳　叢說

楊公繼宗年四十三乞致仕疏曰錢若水年四十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三歲陶弘景未朝請年三十六歲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七歲放臣致位得與弘景若水遊於地下足矣此皆發自實心告君上正宜如此　今言

尚書王佐性資誠篤器宇深厚得大臣體立心忠恕有愛民之實與人相接開心見誠怛然無疑光明正大有君子篤實之風　本傳

王文莊爲吏部以甄拔爲己任奬實行不純采虛名嘗曰濟天下事惟誠實者能之趨名者亦趨利無益

也不見夏忠靖王鹽山乎惟知有朝廷而不知有親黨惟知有天理而不知有身家社稷生民於是依賴識者韙其言　墓志

廖莊敏公爲人直易表裏坦然不孑孑爲異飾細行以取譽接對士類不見有纖毫貴勢態尤甚於鄉里故舊賓至卮酒豆肉輒與爲懽無一日不對賓客既爲天官或勸稍謝往來遠嫌公笑曰昔人有言臣門如市臣水如冰吾無愧吾心而已　琬琰錄

太常卿陳公音以文學鳴世然不事修飾逢垢自喜時苦吟輒遺世務嘗赴飲既出而復旋默坐於堂若

有所忿僇疑以告其夫人出視之公訝曰何爲亦在此官四品時夫人爲鬻得金獅緋袍不知爲武臣服色公亦竟不察一日命工肖像公整容服獅袍而坐西涯李公適至因乞爲贊西涯據題曰觀其鬚則齊觀其衣則非若人也可信而可疑使逢其鬚更其衣嗚呼庶幾士林傳以爲談笑　客座新聞

陳音愧齋先生篤行君子也古貌古心於世故細碎米鹽筐篋殊甚無所幅尺遇人無貴賤賢愚輒傾盡小事無可無不可輒曰也罷人戲稱也罷先生居官三十餘年頹然而已胷中是非輕重涇渭甚辨與人交際錙銖不爽遇大事有不可必如其志爲編修時考滿到於戶部二司務訝其來叩之始知其誤認爲吏部陳有文學近於朴實故耳　王鏊撰傳

愧齋陳公性寬坦在翰林時夫人嘗試之會客至公呼茶夫人曰未煮公曰也罷又呼曰乾茶夫人曰未買公曰也罷客爲捧腹時因號陳也罷及擢南京太常門生會餞有悲涕者大學士李文正公東陽在席爲句云師弟重分離不陞他太常卿也罷公應聲曰君臣難際會便除我大學士何妨一座絕倒後召爲翰林學士同官投刺招飲明日公忘爲誰乘馬漫行一給事中設席公曰招我者此也遂入席頃之同官使人來速夫人曰此必胡撞不知投誰家矣汝認所乘馬可覓也使者蹤跡見公公曰我誤我誤告以其故座客皆掩口李公文正嘗得良馬贈公公騎入朝歸至門成詩二章惟而還其馬文正問故公曰吾舊所乘馬朝回必成六詩方至門此馬止二詩耳非良也文公笑曰馬以善奔爲良此固非良耶公唯唯復縶而去其誠實眞率皆此類　客座新聞

檢身

潛溪宋太史歸田日銛于楹曰積高山之善尚未為君子貪絲毫之利便陷於小人 小集

楊文貞或問公平日所行曰不能為善亦不為惡其存心不問物我見人有樂如己之樂有憂如己之憂 言行錄

楊文定為人謙謹小心篤於操履接吏卒亦不敢慢嘗曰士君子一言一行幽明無愧然後無負於父母生身之恩 言行錄

楊文定公贊小像云資可以為學而理或有未明時

可以行道而力有不至緬懷古人夙夜惟勵而莫及焉嗚呼老矣又自贊待漏像云以一介書生居三公之貳峩峩其冠瑲瑲其佩日近清光談仁道義將為德為民以為志乎抑碌碌庸庸以保富貴乎聖賢之道匪知之艱而行之不易也尚思時之所遭身之所自以報萬一庶於君親為無愧也 文集

薛文清曰吾居祭院中每念韋蘇州自慚居處崇未覩斯民康之句惕然有驚於心云又曰孔子云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惟親歷者知其味余忝清要日夜思念於職事萬無一盡況敢恣肆於禮法之外乎余毎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安寢或有不合則展轉不能寢思所以更其失又慮始勤終怠也因筆錄以自警又曰修德行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夜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知命也韋應物詩曰所願酌貪泉心不為磷緇亦可以為守身之戒大丈夫當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終不為邪暗小人所惑而易其所守 讀書錄

陳光世剛正介潔不見喜慍撓之不亂澄之不清公善飲嘗飲李襄城所襄城知重公賓罷輒留公再飲

酩酊言貌儼然若未嘗飲者一夕飲過劇兀坐嗒頹中人伺公見拳握甚謹蓋恐失色于人也其檢身之功如此此所以模範多士至今南京言師道之重者必以先生為首稱云 雜記

司業吳古崖先生溥自讀書鄉校巳立志不凡近雖宴夙夜勤苦淬勵不奪於外物在國子時以禮率其屬屬官中有不檢者數輩不便之相與求先生之短以沮之率無所為又飾詐以詬之然先生素行乎於外者久詬卒不行有以告者先生但自引咎而巳以是名益高而詬者益不容於清議雖弘度待物未嘗

屈己求合以是權豎卒不樂之而自信益篤　仁宗
皇帝知之有素一日顧士奇曰朕即位以來兩京之
臣多以序進惟南京吴司業未進蓋朕久不見之故
忘之耳後三日　宮車上賓吴先生爲司業十有八
年太學生數千人及天下賢士君子皆稱吴先生古
道吴先生賢師職銓衡者獨若不聞此雖先生之命
而益以見其所守之堅也　楊文貞撰墓志

李文達登台輔受寵遇每以盈滿爲戒取小旻詩中
語扁其堂曰臨深以寓安不忘危之義雖位及三孤
不蓄女侍爲學務實不爲空言因自號浣齋　行實

劉嘉秀選庶吉士未嘗投足權門自陳才薄親老乞
教職會有詔汰庶官累千人公意且得教職竟判金
華在金華三年不以妻子隨不與流輩伍廉操直節
縡有聲稱公閒即探閱經史視事又掩卷已則復然
郡僚或竊笑公不爲改　吾學編

徐文靖公少學時性甚沉質言動不苟嘗效古人以
二缾貯黃黑荳每舉一善念道一善言行一善事投
一黃荳不善以黑荳投之始黑多黃少漸積參半久
之黃者乃多云平生如是雖貲不輟　謙齋集

彭惠安天資粹美涵養深厚其學以儒爲宗務清明
其心以求聖賢氣象終日端坐非繙閱經史則省察
性情處己待人一於誠敬暮年名德益尊而其自處
退然如無所有處丘里終始欲以質儉起頽風進修
之功老而不倦未卒前數月猶見所知云抵家半載
邨居寡學所行一故吾而已何由可善其後而滅宿
咎哉　宋端儀撰行狀

王守溪先生自贊有曰噫嘻先生何如其人窮年校
書結法勵行白首於道茫然無聞者乎爵厠公孤官
居臺閣志懷忖忠幾昧納約卒無以致君澤民者乎
貴戚赫炎不能附麗權璫任衚不能婉阿一有違者

超然去之不辱其身者乎遇事直前不知顧忌見利
思義不知覬畫歸卧空山家行立壁晏然居之以忘
其貧者乎斯人也其量則隘其才則庸曾無禆補于
世所幸日潔其躬跡其所至益知慕首陽之極而不
知柱下之工知希止足之班傅而不能爲應變之姚
崇者乎　文集

劉忠宣語陸吉士深曰初入仕不可受人知知己多
難立朝矣只如朋友若三數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
過多則晚年受累　谿山餘話

劉文肅在翰林即修勵行檢時國家無事翰林程李

輩有文學好交遊有聲譽公獨參欽沉默寡交遊一介不苟得公言薛文清言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盡以是知克己最難益麤暴之氣不惟損德召尤其損身尤甚予平生被此字害最多因書公言爲師訓　聞錄

章文懿任福建僉事因歲序却桃符題其門曰要使鬼神司屋漏不須鬱壘衛門庭題其楹曰天才自愧虛靡祿有病應須早掛冠雖盡心職業顧直以德學顯不以吏事名　從子極撰行狀

蔡虛齋寄李宗一書曰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群生而今數口之家生計乃常不辦至數數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疎劣於此亦可自考雖然此上之常也清亦常有自解之法即今臥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回任窮夭非敢以德自居也用以自勗以見貧之外又有在所當念者爾先生自箴有曰善變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濟盛時操名器徒以就其一己之私而已矣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者也又曰處今世亦有許多當避嫌處不可便以聖賢自擬王應詔云此魯男子善

學柳下惠之法也又曰分陰不惜學力不充當事臨疑耳目無所歸手足無所措　虛齋集

三原王公爲吏書署于門曰宋人有言受任于朝者以餽及門爲恥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今動曰贄儀而不羞于入我寧不自恥哉一時帖然使非真識積久而孚亦自不敢書之適足以憎多口矣

治世餘聞

儲文懿沉毅端簡凝然臺閣之器每與學士大夫語必政事文學等事否則端坐終日而已居常於家人言亦恒引古賢孝烈故事爲訓絕無燕怩語詰詞稱其雅操不羣長才傑出學有本原志存貞固邵文莊嘗語人曰持身當以柴墟爲方終不爲匪人累其見推重如此　龍瑛撰墓志

梁儉菴尚書嘗曰秀才讀書不要錢是分內事不可向人說況欲驕人乎又曰爲人須要立得脚跟定若立不定未有不失脚也又曰要錢不做官做官不要錢此吾平生自考語也又曰不爲汝子孫計者上負吾君下負吾民也又曰平生爲國薦賢不欲其人知之恐來物議也又曰平生不報復犯而不校一句我敢當名言也　行實

胡端敏為王事自著贊云信而未孚者多言也正而
未諒者多戲也周而若比者好稱人之善也恕而若
刻者多發人之奸也過有甚於此者輕賤麤疎也然
則無一長可取歟曰瞞人之事弗為害人之心弗存
有利于國之事雖死弗避三者吾將持是以終身焉
而前數者氣質之偏則予庶乎其有改也卒不愧其
言　獻實
黃公綰嘗言曰人生仕宦至公卿大都不過三四十
年惟立身行道為千載不朽世之人往往以彼易此
何耶其素志如此　文獻

楊文恪自贊給事中小像云二十六而魁鄉三十六
而魁省其入仕也方之今人不可謂之早長猶工科
舉之文久乃知義理之學其立志也求之古人可以
謂之遲胡為乎膺吉士之選胡為乎叨諫諍之司以
言其讀中秘之書當卽尋醫僅獲旬月之益以言其
有格心之論間嘗塞責何有萬分之裨所愧乎修于
己者既不免于缺畧而治乎人者復未見于設施自
今以往必痛加策勵而可以庶幾也　讀書續記
曾文恪公家居以身率物嘗作俗言以勸鄉人有巨
盜掠民牛馬或詒為公家物必釋之其感化如此

遺事
邵康僖每厭世俗頌贊表志諸作多溢美嘗為文自
銘曰我生不求文死不求志刻石與列祖徒為泉下
愧平生為己之學槩見于此矣　遺事
薛西原里居十七年儉約自將常如貧士雖村翁野
豎接之盡禮人以非義干者卽婉言却之人亦無怨
嘗自書曰雖小事不可為人囑托縱能救人于患難
而自損廉恥已多矣己之德與他人之事孰輕孰重
此事當銘之于心不可忘也誓之于死不可改也其
介如此　獻實

張文定於歲除自作倣箴曰慎修冥冥時惟陰德矧
曰有臨曷監斯赫為天立極為世作則庸行庸言勗
哉是力矧乃祖考儉勤兢惕傳世十一歷年三百珠
貫璧連罔有疵忒其在于今昭哉燕翼于孫黎民在
汝培植日月逝矣頭顱漸白鼎鼎百年追悔何益命
之不易永念時敕灑掃室庭經營四國審厥危微恭
敬朝夕曰篤不忘庶幾昭格　墓志

謙讓

太祖親征友諒大戰鄱陽湖相持連晝夜郭威襄金瘡未療力疾鏖戰敗賊於禁江口已而友諒中流矢死有言公之功者　上問之公曰天威神算臣何力焉　備忘錄

太祖克金陵至江南行中書省拜陶安爲左司郎中贊機務既而得劉基宋濂章溢葉琛四人　上問四人者何如安對曰臣謀畧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及章溢葉琛　上多其善讓　太平人物志

宋文憲好接引後進遇人拜雖三尺童子必屈膝以答　本傳

太祖召劉誠意還京手詔曰爾昔從朕于羣雄未定之秋居則臣輔治道動則仰觀天象察列宿之羅布驗日月之光華指示三軍往無不克至於彭蠡之鏖戰砲聲擊則猶天雷之臨首諸軍吶喊雖鬼神也悲號自旦至暮如是者凡四爾亦在舟豈不同患難也哉今天下一家爾當疾至同盟勳策庶不負昔者之多難但着一鞭朕心悅矣至京贈基祖父爵皆永嘉郡公　上欲授基爵基固辭曰　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　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卒不受　本傳

永樂六年冬以巡狩北京詔誥天下　命楊士奇視草　上稱善又命與諸尚書觀之尚書劉儁私與士奇曰請以有字易自字士奇善之衆謂二義不相遠且　上既稱善不必易士奇奏曰國家大體當用儁言　上喜曰士奇能服善則何有敗事愈屬意之　王直撰傳

楊文敏侍　上終日隨答無不稱旨而事皆合宜時人多謂公警敏不可及公聞之曰吾何警敏過人哉

所以能是者由熟思審處之有素而日盡其忠誠耳　年籍

金文靖嘗寵賚日加卽以盛滿爲戒名其燕處之居曰退菴疾革士奇勉仁問公有何言公言受國家恩重上無所益　朝廷下無所益生民何言傷或啓之請身後之澤者公正色曰君子所恥迄終清明未嘗片語及私　墓志

黃忠宣恭贊留都機務每事先籌付襄城伯襄城伯敬信公比視事皆襄城伯處分公不出一語或以爲言公曰體當如事且汝見守備何嘗一事錯　水東

日記

胡若思凡是非利害必審度以求至當惟恐遺患於人羣論中有不合即引退不與辯　楊溥撰墓碑

吳文定掌詹事府事久之程學士敏政以策免起復故事起復官前所歷俸不入考公曰少詹學士職與我同彼則先官即日上疏請以印讓有旨命公仍掌之士論益多公　徐源撰行狀

謝文正在內閣乞致仕薦吳文定王文恪二公以代已極懇至對劉文靖曰還非私於寬也寬之科目先於予年齒長於予聞望重於予予越次在此吾心慙焉一時恬讓之風感動中外　近峯聞畧

耿文恪居太宰有譽公可繼端毅者公曰王公孰可當之其謙抑如此　墓志

楊公繼宗於郡邑校官皆優以賓禮見必茶話移時乃去賓與有宴必列之上坐曰吾爲民之父母諸君則教吾子弟者也義同賓主豈可與屬吏班哉　遺愛錄

楊公子器歷三縣俱有遺愛崑山有德政之謠常熟有去思之碑且立生祠焉公聞之輒不樂曰以三原公盛德尚或累于毘陵之傳其何人而可以當此公

在里中兒童婦女皆知公名述公異政爲嘉話嘗曰但官負民耳民何負于官哉　楊守陳撰志

邵文莊家居辭人稱泉翁書曰某幼也孤育且教於母太淑人太淑人子惟某某請告歸養不能具物而以心承焉比歸而病重累親心幸愈矣然親心猶未能忘也每見吾色煦則悅言揚則悅不然則否由是自計無以悅者我思古人於老萊氏得我心焉推類而效之葢無不爲也然吾年踰五望六矣距夫古人之稱老者行將及之病非親所悅而悅老乎泉翁之稱吾甚不願聞於吾親也古者親在恒言不稱老

老不可諱而若諱焉惟避尊亦將以悅之而已矣君子之稱我固將以尊我敬我也尊我敬我而不悅於吾親其也懼敢辭惟重爲親圖之　勿藥集

李康惠公爲刑部屬見素林公爲僉都謂李曰昔三原王公在南都其志未嘗一日不爲天下國家故無一日無賢士大夫往來門下今吾門寂寥豈吾不能屈已耶何賢者之不至也李因問曰公今所交何人曰同官張公實太宰楊應寧司諫楊方震請各問所長曰某長於某各開所短曰某短於某請問公所長公遜謝請問公所短林因虛心問李曰承勛每侍教

所聞惟節義文章而未嘗及學問公所長在是所短亦在是乎林大歎服 水東日記

陽明先生受新建封吏部又奏差行人賫白金文綺慰勞兼下 温旨存問父華於家賜以羊酒至日適海日翁誕辰親朋咸集先生捧觴爲壽翁蹙然曰寧濠之變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皆以事難平矣而卒平讒搆朋興禍機四發前後二年岌乎知不免矣天開日月顯忠遂良窮官高爵濫冒封賞父子復相見於一堂茲非其幸歟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禍之基雖以爲幸又以爲懼也先生洗爵而跪曰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者也聞者皆歎會遇之隆感盈成之戒 行狀

世宗封王文成爲新建伯時御史程啓充給事毛玉倡議論劾以遏正學承宰輔意也陸澄時爲刑部主事上疏爲六辯以折之先生聞而止之曰無辯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況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議論紛紛吾儕可勝辯乎惟當反求諸己苟其言而是歟吾斯尚有未信歟則當務求其非不得輙是已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歟吾斯既以自信歟則當益求於自慊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於我亦將以爲衞夫道也況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者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未可專以罪彼爲也 年譜

名世類苑 卷之九

謹默

宋文憲恭默自持似不能言者嘗曰古人爲學使正心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綮詞複說道之弊也　行狀

宋公濂善諫深密不洩禁中語有奏輒焚稿嘗大書溫樹二字室中或問朝廷事指二字不對　行狀

宋濂磨兠堅箴昔李侍郎敦立嘗揭磨兠堅三字於坐隅磨兠堅者古之慎言人也其善於自防者哉爲著箴曰磨兠堅慎勿言口爲禍門昔人之云磨兠堅人各有心山高海深磨兠堅高不知極深不可測磨兠堅言出諸口禍隨其後磨兠堅鐘鼓之聲因叩而鳴磨兠堅不叩而鳴必駭衆聽磨兠堅唯口之則守之以默守之以默是曰玄德磨兠堅磨兠堅慎勿言　潛溪集

劉誠意凡遇廷臣有過失得譴者密爲救解而免其人或知而詣公謝者則拒不納其人不知亦未嘗爲人言也　行狀

文清薛先生曰少言沉默最妙常沉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又曰常默最妙已心既存而人自敬因喜而多言覺氣流而志亦動故輕言輕語之人不可以與深計易喜易怒者亦然又曰多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又曰謹言最是難事只與人相接輕發一言而人不從便是失言不可不謹易曰庸言必信庸常之言人以爲不緊要輕發而不慎殊不知一言之妄即一言之失故庸言必信德之盛也　讀書錄

石文隱沉默寡慾居政府不輕發言遇事所難徐出一二語輒中節　碑

陳獻章忍字贊七情之發惟怒爲遽衆逆之加惟忍爲是絶情實難處逆非易當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愈勵過一百忍爲張公藝不亂大謀其乃有濟如其不忍傾敗立至　白沙集

顧都御史佐性嚴重聲望偉然未嘗口毀譽人或以爲言則曰我知善則當舉我知不善則當去我何可徒知之哉　言行錄

敬慎

徐武寧取元都封其府庫及圖籍寶物又封故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領其宦侍護侍號令士卒無得侵暴人民安堵市肆不易人謂曹彬下江南伯顏入臨安不是過　開國功臣錄

高廟嘗詔徐武寧夜飲命左右強之使醉既醉則命內侍數輩送至舊內寢焉中夜酒醒問曰此何處也內侍曰此舊內也即起趨丹陛下北面四拜三叩頭而出明日　高廟聞之喜　傳信錄

徐武寧丙午征吳鏖戰擒吳兵六萬直抵蘇州城中震恐遣人詣建康請命　上曰將軍天性忠義沉毅有謀端重有武顧軍中稟命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將軍然將在外君不御自後軍中緩急便宜行吾不中制　朝野見聞

郭威襄事　太祖高皇帝四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眷雖隆而自處益謙　上嘗御便殿賜坐適有奏事者公趨避之　上曰卿侍坐朕自理事不汝關也其見敬愛如此　楊文敏撰碑

夏忠靖諫北征頌繫內官監　車駕至榆林川不豫八月楊榮以凶問至　皇太子親臨繫所與共哭令出視事公叩首曰臣　先帝罪人未聞　詔強之乃受命　遺事

夏忠靖與蹇忠定同飲于所昵家歸值雪過　禁門有不欲下馬者曰雪大寒甚公曰君子不以冥冥惰行公之盛德雖緣事納忠而其本則在此敬慎耳　遺事

金尚書忠事　文皇敬慎小心每被顧問知無不言退未嘗泄以是燕見禮遇而委任益篤輔導　儲君以正直自持言無不盡尤見優待病革尚書蹇公問所欲言公曰命至此何言獨念忠始以一夫見　上

歷數年位至六卿寵極貴盛而未嘗効分寸之報忠即死能瞑目哉已而顧其襁中兒謂蹇公曰忠不能報　上恩矣士奇必志　上所以寵我者銘我庶幾兒長而或有知也　褒談

楊文貞初入翰林奉職惟謹私居未嘗言公事所治職事雖至親厚不得聞而亦無敢以請遇月俸之入或得賜賚顧其家人曰我何才德可以當此常人施一飯之恩猶望報今吾舉家享　天賜何以報也惟應勉力為善耳　野記

永樂間取翰林黃淮楊士奇湖廣楊榮金幼孜五人

入內閣典機務五人者恒相與感激聖德嘗相戒曰勤於務者必慎於身慎於身者必端於心端於心者而後發於思惟言動嘗在乎善不在乎不善五人者皆能視爲一體交相警發無所拂逆又非獨相警於已而已於其家之兄弟子姪無不皆然其相益之意忠且周如此庶幾古人益友之義也　楊士奇撰序

陳祭酒敬宗遇僚屬諸生極嚴有懷忿而訟之者法司將覆請就逮周文襄公之同年謂公當具疏申雪遂屬筆於公未免有遷就之詞公見之驚曰無乃欺君乎或笑曰枉法惟奏事不實耳公曰不可被誣罪小欺君罪大乃具實以聞或以公爲迂而公不亦爲純臣哉事竟白　水東日記

程襄毅征川賊詔從便宜信自發兵至班師不敢輒殺賞一人同事者以爲言曰刑賞人主之大柄顧因外事不集而假之人幸而集事又竊弄之豈人臣之道耶　墓志

楊文敏在　文皇時多進諫未嘗使人知之或舉宋韓魏公不焚諫草之言爲諷公曰吾豈敢望魏公哉然魏公愛君白其迹吾以存諸心不必似也　行實

王忠肅公翺自總督兩廣軍務入爲太宰與內閣李

文達最相得一日偕文達趨召入文華殿　英廟臨前楹見之顧問畢去見其衣後穿呼還笑問其故公頓首對曰臣適在部衣此聞　命遂不及易臣聞君命召不俟駕而暇易衣乎賜綺一端叩謝而出　上益知其誠格可用一日入　內府王事其從至左掖門附名王事書云吏部尚書王王事其入忠肅叱之云汝知敬我不知敬　朝廷耶君前臣名汝不聞乎使書名而入立候東閣下王事在左順門旁與一舊識內豎談笑自若公遙見之呼王事問曰曾讀論語鄉黨篇否王事以曾讀對公曰過位色勃如也如何說此地豈是你嬉笑之所後生如此輕薄耶葢奉天門　御榻在焉左順去奉天不遠故忠肅云然其敬慎如此忠肅之謚可無愧矣　菽園雜記

好生

夏忠靖公休沐偶撫按歎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夫人問之公曰適吾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吾筆一下則死生決矣以是惻怛而筆不忍下也 遺事

周文襄閱一死獄欲活之無路形于憂歎使吏抱成案讀之至數萬言背手立聽至一處忽然點頭喜曰幸有此可生遂出其人 墓志

商文毅致仕歸北劉先生見其子孫多賢乃歎曰某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妄殺一人宜爾子孫多賢若是公應之曰實不敢使 朝廷妄殺一人也 碑

太祖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焚尸之氣惡之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枯骨近世狃於胡俗或焚之而弃骨於水孝子慈孫於心何忍傷恩敗俗莫此爲甚 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王師所臨見枯骸必掩之而後去至是乃下此令我 聖祖可謂體天地之仁矣 野記

都憲韓公雍巡江西日方鞫死獄忽誦句云水上凍冰冰積雪雪上加霜久不能對一囚曰囚冒死敢對公曰汝能對貸汝死囚曰空中騰霧霧成雲雲開見日公撫掌稱善果爲減死或謂不若空中擁霧霧成雲雲騰致雨更爲順但見日意於囚爲當耳 野記

徐武寧仁厚不殺友諒寇池州設伏擒其衆三千人副將常遇春欲盡殺之達亟以聞 上得全活克武昌偽平章姜珏乞降且曰當死者珏也百姓無辜達下令禁戢與張士誠戰于皂林獲衆六萬不戮一人戒將士毋得殘其肢體離散之民老弱給與完聚前後攻下城堡未嘗怒其固守拒師以屠之 爲善陰隲

陶安守饒時諸將以鄉民多從賊欲屠之安曰民爲

所脅耳從賊非本心奈何殺之由是民皆得全明年入朝民爲之歌曰千里榛蕪侯來之初萬姓耕闢侯去之日既而復守饒民懷其德復歌之曰湖水悠悠侯澤之流湖水有塞我思侯德相率建生祠祀之 開國功臣錄

楊繼宗初爲刑部主事獄中重囚數百久桎梏多臭腐死公巡視曰此曹非應死即未死亦宜善視時與飲食櫛沐蘇活人無算 謝遷撰志

國朝名世類苑卷

國朝名世類苑卷十

吳興後學淩迪知稺哲甫　輯

金陵後學姚汝循敘卿甫　校

操修類

清介

宋潛溪臨財廉當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餓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爲名言權要非其人雖置金滿橐一字不肯縱與之亦不受餽日本使奉敕請文以百金爲獻先生却不受　上以問先生先生對曰　天朝侍從之臣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　行狀

仁廟即位初命楊士奇兼兵部尚書公辭不許請辭俸　上曰卿於朕勤勞二十年故酬以此祿何用辭公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可養壯士六十人臣已受二俸安敢復加尚書蹇義言宜聽辭學士俸公言辭祿厚何用取虛名　上曰朕成卿志乃聽辭顧義曰廉貪之風士奇有焉　大傳

洪熙元年二月　上以田二頃賜士奇特蹇義先已受賜士奇懇辭　上曰卿事朕表裏一誠資益良多朕心不忘卿前辭祿今又辭田何執之固也士奇曰臣起自寒微今受恩踰分豈可不知止足幸少延殘喘得更事　陛下二三年獲全歸山林受賜多矣　上曰汝勿憂終身吾送汝入土身後事皆勿憂士奇曰聖仁在上臣復何憂遂聽明日諭蹇義曰士奇眞能廉使任者皆知此世豈有贓吏乎　內閣行實

師逵者東阿人　長陵北巡嘗問　太子南京群臣孰廉　太子對曰皆廉　上曰從朕北來者皆好貨惟吏部侍郎師逵一人廉耳　吾學編

楊文貞弱冠游章貢章貢守儒者重公令攝琴江教事公道令平怒遇有冤囚公爲言令得解囚懐金謝公曰吾以教爲職縣官事吾安所預辭不受　碑

鄺遠歷官南京兵部尚書居官四十年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少吾事親不足今安忍有餘　吾學編

山襄毅廉正自持淡然儒素先帥府有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公呼牢試問曰世謂爲將者不忌貪廣西饒珍貨亦可貪否牢曰白袍點黑終不可湔公笑曰人言土夷餽送苟不納彼疑且怨奈何牢曰居官黷貨國憲甚嚴公不畏　朝廷乃畏蠻子耶公舉手加禮曰教我教我公鎮廣西十餘年廉操始終不踰固不由牢而亦可尚云　水東日記

高文義穀官至台鼎而家業瀟然敝廬瘠田僅足衣食身没未幾子孫貧窶其方毅端靜廉潔無私卓然有古大臣之風　內閣行實

曾希文自幼舉動異常兒稍長肄業邑庠攻苦食澹篤志經史雖祁寒盛暑不少休息嘗書人嘗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之語于座右以清操自勵及登進士還鄉杜門讀書未幾戒行邑長贐實楮萬緡辭弗受或曰贐亦禮也何故拒之公曰區區始出仕可以此自累乎後任御史常州有巨商羅法鄉人懷金三伯兩乞減死公斥去之鄉人以姻戚故復來遂執之公

父卒無以爲歛公卿賻治其喪始克襄事公爲人剛正清慎內恕外嚴寡嗜慾薄滋味歷仕中外二十餘年家無饒貲被服如寒士卒之日莫不咨嗟歎息　楊榮撰志

周子良正統間爲職方郎苦節縮縮自持退數鄰戸産以支官費有千戸王者以事褫職周受其財貸之巳而王緣其藏從持三百金入酬周駭而大叱欲暴於公因伏罪索免乃麾去凡世廉士類懷刻削迹此知其非直廉也　木鍾集

吴文恪公素與襄城伯李公善公年七十上疏懇求致仕　朝廷嘉其賢特　賜宴而遣之臨行李以紫貂裘及白金百兩爲贈公一無所受初巡按貴州時復命三司遣人以黄金百兩追送至夔府公不啓封就題其上還之詩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贓私幷土物任教沉在碧波間其廉而不激多此類公以醫生進京歷官左副都御史　錢昕撰行狀

軒公輗天性廉介初爲進士往淮上催糧冬寒舟行忽落水救出衣盡濕得一錦被裹之有司急爲製衣一襲却之不用徐待舊衣之乾爲御史獨振冰蘖之

聲爲浙江按察使俸資之外一毫不取四時着一青布袍蔬食不厭與同僚約三日以米易肉一觔多不能堪故舊經過者留供一飯至厚者殺一雞僚屬見之驚異曰軒廉使會客殺雞大破費忽聞親喪次日遂行僚屬尚有未及知者陞副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清操愈堅張都憲素侈縱設席會諸僚公獨不赴既而以卓食饋之亦不納　古穰雜

耿清惠任禮科給事中凡事務存大體有清譽正統二年大臣言兩淮鹺政之弊推公爲鹽運司同知公巡行諸鹽場盡革宿弊復條奏數事遂著爲令癸亥

丁毋憂鹽場數千人詣　闕乞留乃進鹽運使廉名
大著嘗坐水傷一童子曰水清不如使君之清正統
間楊文貞自江西還朝所過州縣餽送一切不受耿
清惠時爲淮運使餽雞四翼茄一盤楊公受之且携
手而行其激揚之意默寓於交際如此　李賢撰碑
王忠肅高邁孤峭人不敢干以私鎮守遼東還朝餽
遺一無所受某太監者與同事久持明珠數顆餽之
固辭某曰公於他人之餽皆不受我之餽亦不受吾
有死而已公不得已受之乃自綴於衣領間起臥自
隨雖妻不知也居數年太監死其猶子以貧不敢見

公使人召之曰何不買第宅曰貧不能也公曰第買
之其人訝不肯買公乃解其珠出之衣領之間與之
曰直可千金買第尚有餘云　守谿筆記
于肅愍巡撫河南山西前後幾二十年每入京議事
獨不持土物賄當路汴人常誦其詩曰手帕蔴姑與
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
話短長　孤樹裒談
劉公嘉秀校文南畿所給帷幙衾褥故事因以爲贓
公悉還之官丁毋憂廬墓蔬食終喪遷順天府治中
饋生鵝不受委而去公從之門外擢知南雄府府爲
江廣要路商稅鉅萬官于是者鮮不盈橐推其餘以
待過客亦無或缺至君至存稅之一二以繕郡學補
大庾嶺松而已　劉定之撰少傳
成化間都御史態莊簡繻操履潔廉自卄布蔬飯麤
有美不入私室致仕屏居斷絕書問生事蕭條俯仰
益恬卒時子巳夭繼子又夭巡撫秦金爲請于朝贈
尚書太僕少卿何孟春上疏請恤孤加諡上詔給繼
子端月米一石諡莊簡　吾學編
錢塘王文進琦鄉貢試禮部乙枋授泗州學正擢監
察御史以學行老成稱陞山東按察僉事提督學校

士風爲丕變改四川不樂行乞致仕年纔五十歸以
清介自持在公門無私謁平生不治生產居閒陶如
也值歲大侵無以度朝夕冬且暮大雪日僵臥不能
出門戶有饋者非有故舊拒不受即故舊至亦却之
有唁者曰當路甚重公舉一言何所不濟乃自苦如
此琦曰吾求無愧於心耳心無所愧雖飢且寒無不
樂也何唁之有竟以飢寒卒杭守胡濬聞而弔之告
于藩臬祠諸杭學鄉賢云　雙槐歲抄
林一鶚官至三品家無百金之積產無一畝之增古
所謂居官廉大臣無厚蓄者公其人矣卒之日圖籍

之外囊槖蕭然　謝鐸撰神道碑

崔莊敏在湖廣初布政以下魚菜油燭茶菓之類咸取辦於民公至諭其僚屬革去之遷江西將行官舍器物一無所取篋中惟大明律書數冊衣數套而已　陸容撰行狀

楊公繼宗知嘉興府止帶蒼頭家僕一人如旅寓然踰兆年即獨居在嘉興九年朝夕飯兩盂蔬兩盤而已夫人自其鄉來閱三日促歸官滿回郡居宿客堂蔡介夫厲清操獨以絕慾為難能常歌公行自勵云堅浙江按察使初藩臬諸司所用咸辦於下鎮守中

官供給日費萬錢公一切革去之軍民愛之如父母官吏畏之如神明未幾以內艱去任將行悉以廨舍中器物付之有司一毫不以自隨篋中惟貯大明律書數卷衣數襲而已張公寧送行序曰漢楊伯起以清白著聞尤有可却之金承芳治郡始終無一足取暮夜及門者蘇子卿以死為事史外猶有餘書承芳抵官以來瀟然獨處齋閤此二者尤非夙昔之所多見也　遺愛錄

羅一峯先生嘗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而弗辭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于途輒解以覆之客晨至留其飯其妻語子曰餅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為意提舉泉州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即放還之不復問山中結茅以居取給于隴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為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之知也　陳白沙撰傳

王都督信奉　命總理漕運即日上道嘗語人曰荷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肝少盡區區爾及之任抗章言事不允公益思奮厲府舊有湖前官漁利其中公即開通以泊運舟疏放蓄洩日夜

運謀多忤於人未有怨者　讀書雜記

何文肅第進士奉使淮西巢令閻徽以嘗師其先公贈以白金文綺公却之徽曰吾以壽吾師非贈君也曰子以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卒不受在閩時典市舶內臣死鎮守太監分其餘貲遺三司公獨力辭之不獲則受而輸于帑及轉汴臬都指揮武成德公嘗薦聞職贈以犀帶銀器數事公笑曰我知君君不知我成慚而退及致仕日楊宣慰遣使致金銀為壽并獻文梓可為棺者公一無所納或言可受公曰戒之在得正在今日此其所以為廉

葢其性然也　賽齋瑣綴

黃文毅公清介有守自舉進士已有廉名及授秩以公事之江南雖鄉人之仕其地者以尺帛來餽亦却去後同考會試有勢家子暮夜投金私謁叱之不容見終身儉素雖老且貧如未仕時　吳文定撰傳

儲文懿狷介寡合在南都中貧同事者咸見敬憚乞休賜乘傳還太監蔡用素重公廉餽白金百兩爲贐峻辭不受　行畧

劉忠宣於弘治十八年春　朝覲畢　上召公與戴公珊賜白金各二錠諭曰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者卿二人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賂通乎以故賜卿二人又曰勿朝謝公卿知之且懷愧懼公被逮時故人贈遺皆謝絕至肅州貧無所資藩臬諸司畏謹不敢館穀三學生徒相繼食之公自入仕以來不營田宅之利官至大司馬不爲子孫求恩澤　邵寶撰傳

陳公壽登仕籍四十年其建明樹立多可述而廉名爲尤著居家布素如寒士老無所于歸流寓南都敝屋頹垣不蔽風雨卒于寓第貧無爲歛京兆寇公天敘大司空李公克嗣哭臨爲歛具題賜祭葬身後子孫無錐地旅寓飄泊四壁蕭然十喪未舉行路嗟歎　楊一清撰墓

畢尚書亨爲運使鹽法御史委至眞州所抽鹽乃潛舟突至稱驗之轉湖廣參政淮人爲碑去思贈之有瓊花觀裏長廊下千古清風滿素碑之句爲吏部員外郎時嘗使淮府行冊封禮饋遺一無所受　趙璜撰行狀

李襄城閒居手不釋卷服行古道祿賜之外不妄取一錢嘗刻漢疏廣及唐羅坦之言以貽世嘗稱晉之卻穀以詩書禮樂將中軍晉是以大漢諸葛武侯不使有餘財以負昭烈君子謂爲大丈夫是以公自號湛然道人人以是稱之　墓志

章文懿先生嘗言學者奉身要儉約不可好華侈苟好華侈必致貪得他日居官決不能清白又曰吾平生一切玩好皆無所好惟好古書而已昔在閩吳文定公子孫有送一部寫本致堂管見來予因問其家再有重本否彼曰止有此本遂發還俟我有力當刊之不敢私取爲一已所有也　傳

張簡肅初爲郎中奉使畿內夜遇盜劫其囊得俸銀七兩慚悔而去一日胥人告衙隸易公銀同官詰之

曰焉知非張衙銀乎屠叩首曰張衙惟有俸銀是以知之是時爲浙右轄家口衆大日料肉止一觔公子某以孫來省體魁碩食兼數人公笑曰吾固慮汝不飽也尋遣歸楚中任滿庫羨二萬餘公盡籍錄之副在諸司歸見路夫人戲曰汝常笑我貧今羨二萬不已富乎自夫人侍公至是始聞戲言則爲應曰得子孫無飢寒常如今日足矣於是相顧一笑公不獨在官無所私也卽以小物饋遺亦必以義路夫人卒有以帨奠者公返其人問故公曰帨以爲奠知我廉矣不知帨非奠物也我故返之　羅洪先撰傳

王知府璡洪武末以賢能薦任寧波府知府潔廉平易杜私謁革利弊政教兼敷璡自奉儉約一日見饌兼魚肉大怒命撤而瘞之號埋羹太守　墓志

大理卿王公宇初任撫州民多商給繻之錢歲計累萬守皆自取以爲當然公曰可以無取而取之是傷廉也悉屬於官郡治傷有穴地前守引水畜魚以自給公遂實之爲倉儲粟數萬石以濟飢民郡人題其壁曰關節一通無地入公廉兩字有天知雖居顯貴服食不異寒士視貨財如汚穢見不賢者若將浼已避而遠之卒之日囊篋罄然無以爲斂　上聞計惻然傷悼曰可惜佳士　李賢撰墓表

柴尚書車初任江西參議道經廣信廣信太守與公有舊餽蜜一罌公疑其重發視之皆白金公笑曰此所謂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卒拒不納　王直撰墓志

古尚書朴不事生產華靡雕琢之玩纖毫不畜公退清坐一室書冊自娛常病楊文貞公往問之入其齋室几案間獨有自警編一帙可以觀其所存矣卒之日無銖累之積以遺子孫　楊士奇撰碑

彭脊菴先生爲南雄教授時雲南鄉試聘爲考官驛

冊抵廣東界有稱臨安府生求見贄以黃金先生笑卻之三日復尾其後因怒叱左右擒其人不得卽至方鎭諸公禮待甚厚凡場屋事一惟先生言是聽乃知黔國公晟都督昂二公以考官多私是科則各使人偵之獨先生嚴不敢犯故耳　葉盛撰傳

河南耿公裕爲禮部尚書時嘗曰吾暮自部歸必經過三原之門見其老蒼頭毎持秤買油吾自入仕未嘗買油故毎過輒面城而行蓋愧也後耿公代王公爲吏書嘗以此語人其心服如此可謂賢已又朝士嘗言公之子自三原來京省公只如貧士只騎一騾

而已有司驛遞何曾承奉之又公女適宋監生者只乘市井所雇兩人小轎嘗以銀二兩託雲南張鳳儀知印買寶石叮嚀切勿使公知之其刑于之化非一日矣 褒談

章朴菴極釋褐爲給事中後官至工部尚書清操淳朴畧與楓山相似其致仕歸有俸餘四五百金楓山知之大不樂曰汝此行作一場買賣回大有生息朴菴有慙色 叢說

廣州知府沈琮嘗爲武庫司主事武庫司典皂隸凡諸司多屬意焉蓋皂有定數得之多或得之蚤皆可

覬利耳嘗語人曰惟利可以觀人琮司皂者久不以動心而千人撓法者得兩公尚書魏公驥都御史軒公輗是也 褒談

吳司業溥洪武中舉鄉貢入太學祭酒司業禮之不與諸生等奉命宣諭武臣雲南又閱軍士福建時奉旨出使者所至皆有金帛之贈重朝命也先生一毫無所受及歸其裝不益絲毫維經過山川所作侔古賞勝之詩百數十篇耳 本傳

白沙嚴於取與一毫不苟巡撫都御史謝綬遺先生壽木甚美一日其交厚陳某卒遺言必得木如先生者其子以告即舉而畀之林艮以畫名天下嘗作一圖爲先生壽惠州同知林璧至閱之甚愛亦即畀之無吝色知縣翟其顯者貪聲懼先生遇當道露其事遺白金數挺爲太夫人壽先生不得已受之戒家人勿啓後其以贓去追而還之其人感泣提學汪廷貞慕先生作懷沙亭以寓仰止亦數以白金爲壽其卒於官也書封還以爲賻參政伍希淵遺白金欲新先生居卻不可乃營小廬山書院以處四方學者初年甚窶嘗貸粟於鄉人陶曾知之遺田若干頃藩臬二司倣富鄭公故事破費百金買園一區拃羊城之北

其廣先生封券至於三四往返俱不受 行狀

吳公廷舉敝衣帶穿不修藻飾視財利如糞土妻子冒飢寒而施予不較有無永順保靖土官征調至梧感公宿惠以數百金爲壽堅卻之聞公沒裹糧赴弔其恩信感于夷狄如此爲尚書歸所居湫隘無郭外田丘基之寄十餘畝卒之日殯斂無具都御史姚鏌助之 崔銑撰傳

陳茂烈舉進士奉使廣東所司以故事致贐乃謝曰吾窮時嘗受徒兩臬司尚不欲規利于人況今日耶爲吉安推官考績歸至淮以乏䆁具柬幾以所知覆

以敝裘敉之爲監察御史袍服朴素借騎一䮕馬身
若無官而自繫風紀之重母老乞終養供母外短床
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出則執小油
葢妻子服食麄糲一女適彭惠安孫輔嫁具涼薄皆
人甚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
旨體念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
土苴耳吏部以公養母清苦奏改爲晉江縣學教諭
資其祿疏辭不拜既又援侍郎潘禮事例奏給月米
制曰陳茂烈清苦可嘉着月給米三石資孝養公又
具疏辭曰　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微

臣亦荷存恤豈獨一家之幸而已第念臣家素貧寒
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于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遂
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已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
皆以爲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守貧寡居
艱苦獨至雖勉盡心力之義竟未酬涓滴之恩且母
年已八十有六來日恐無多返哺至情固欲自盡資
養月米心竊不安奏　上不准公辭　制曰朝廷以
孝治天下陳茂烈既家貧親老月米資養不准辭公
以母年九十未有嗣息日以爲憂方抱疾而母卒強
起號哭寢地疾轉亟泣謂岳曰吾平生所事見素所

友吾弟如不可諱身後是托見素爲治殮具立其族
子遠揚爲後海內士大夫聞而傷之　莆陽文獻

胡端敏擧於鄉舊例有司給其道里費人百金公以
浙右歲飢獨受五十金明年擧進士歸例得坊銀時
須關謁鎭守中貴公重折節棄之去　許相卿撰碑

黃公鞏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罄款貸米隣邨日
中未擧火亦不以屑意於官府無絲毫干　莆陽文獻

邵文莊家居門人提學張某欲爲置祭田公致書辭
之曰昨辱過我精舍山水增多矣所諭祭田時供之
外固可爲修理之助但利之所在衆共趨爲病餘之

人恐動心氣敢辭之且昔年在撫州嘗止諸生爭古
寺基今受此是人已異致後先殊情也敢固辭之其
精舍從屋亦以是故不欲尺寸之益請勿爾念是望
又曰昨精舍夜坐閱祭田之歸初亦未見不可既而
思之我精舍自有田三十餘畝足以供祭若復益此
是利之也利之弗遠如尚德何是以敢固辭之且屬
本縣以公文申達吾友誠愛我宜聽吾辭亟令罷免
不然外則損名內則損氣執事愛我反以病我也將
焉用之如不吾信雖勤百致決不敢取戴天履地字
字由衷惠山之靈實聞吾言惟高明亮之　容春堂集

陶恭介性清儉衣服鮮御文繡矍然若寒士自奉儉
節每飯一蔬數行罷歸蕭然行李三竹笥相隨者數
十年謚恭介清德重望爲縉紳欽仰云 雜記
朱公裳少勵清節爲諸生衣食不續裕如也正德丙
㝉御史顧潛試士知其賢檄府守資之不受仰學于
京師旅于郊寺無僕從自炊汲同門生或辦甘脆而
食之不去讀朱氏詩諷誦不輟口登進士積官至九
卿大夫寒約如一日自號貧子既顯改安齋自都御
史守制還居無賓堂土壁席門自奉嘗茹菜逮旬無
肉食爲御史按山東山西有風釆人稱爲長齋御史

爲肇昌知府嘉靖初 詔舉先朝故典選天下方面
知府治行高者賜燕勞止得八人公以清苦與列後
給事中劉世揚舉內外清正臣大學士石瑤而下八
人公在中爲浙江副使清操愈勵冬夏惟紗絹袍各
一再無可更者夫人荆釵布裙菜羹糲飯親操炊汲
與貧民無異迎父就養同列知其貧共製衣一襲爲
壽公父力卻之終不受蓋其家教如此 海上紀聞并碑
年公斌誦武昌撫按藩臬諸公皆重其人曲加禮待
有司飾公廨以居之斌謝曰某逐臣也安敢居此自
僦民房獨處謝絕人事閉門誦書有司供餽一無所

受行橐蕭然及卒官爲治殮人咸恤之再用時長子
死工部循舊事官賻三百金斌指其存者二子曰斌
司刑不道天禍一子若受金行及此子矣堅卻之庳
屋敝衣再遭禍怡怡若分然 崔銑撰傳
羅念菴曰世以多欲病楊文襄其亦親知其廉介或
曰何目有故人餽實珠一斗受之客既退分勞左右
投之地頃刻立盡一生有以貧歸者發橐助給率數
十金爲常夫爲天下用財而不以私蓄即比于一介
不取可也非廉介乎 念菴文集
梁文康自入仕至歸老附郭不增寸土廣郡沈同知

尚經曰順德南海番禺梁厚翁無百畝田所有者香
山浮坦從化賊巢瘦敝不食之土耳家無餘財 霍
韜撰傳
梁厚齋歸老日家無餘財嘗見一匠人何云公歸閭
日議建祠安祀其先計工匠之直曰需八金匠六往
曰未有以給也盍少需八往不能營給祀竟不克建
選事
南坦劉公素性清約蔬布自喜守紹興紹興漢劉寵
故處也在郡精核廉敏甫五月郡政大治逆瑾銜公
出守不修謁擬郎中時瑣細㾗爲編氓郡人爭致贐

公曰勤苦諸君吾治不逮前劉敢蒙一錢耶旣去越人肖翁像爲小劉祠僦居溧陽四壁惟掛書數束他無長物賓至了無宿具臨以乳羊博帀酤風雨蕭蕭欣然達旦惟其眞也　李默撰傳

文溫州以病報衡山先生爲廢食裌衣而馳至則歿三日矣慟哭且絕久之乃蘇郡寮以數百金爲溫州公賻先生固謝不受曰勞苦諸君孤不欲以生汚逝者郡吏士謂溫州公來廉而先生得爲子因修故郤金亭以配前守何文淵云有俞中丞諫者先生季父中丞森同年也念先生貧而才先生欲遺之金謂曰

若不苦朝夕耶先生曰朝夕饘粥具也俞公故指先生藍衫曰敝乃至此乎先生佯爲不悟者曰雨暫敝吾衣耳俞公會意不忍言一日過先生廬而門渠沮洳俞公顧曰通此渠若於堪輿言當第先生謝曰公幸無念渠渠通當損傷民舍異日俞公自悔曰吾欲通文生渠奈何先言之我終不能爲文生德也先生名益重寧庶人者浮爲慕先生貽書及金帛聘焉使者及門先生辭病亟臥弗起於金帛無所受亦無所報人或謂王天下長者朱邸虛其左而待獨不能效枚叔長卿曳居樂耶先生笑而不答亡何寧竟以反敗先生所最愼者藩邸其所絕不肯往還者中貴人曰此　國家法也前是周王以古鼎古鏡徽王以金寶瓶他珍貨直百鎰贄使者曰王無求於先生慕先生耳奩爲一啓封先生遜謝曰王賜也啓之而後辭不恭敬弗啓　叢說

顧公仕隆嘉靖中鎭湖廣十年冰操之節如一日自餼廩外纖毫無所取奉　命持節藩府冊封有所餽遺皆卻不受　楊一清撰墓志

楊侍郎果寢室如禪門　羅雀清心省事可謂造其極矣　月湖書

儉約

宋文獻平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不事生產不置田宅或勸爲子孫計曰貧富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遺之也　行狀

司業劉公崧性廉愼所居室敝半覆以茅嘗曰令後世師吾儉家有田五十畝皆館穀所置後居官未嘗增益一布被嘗爲鼠所傷始命更置仍補其鼠傷者以衣其子歷官十一年未嘗以家累隨嘗携一童子到官亦遣還清苦如布衣時　劉楚撰行狀

郭威襄家居簡靜好讀書天文地理之書靡不通曉教訓子孫以儉素力學爲務時公卿多置田產公獨不治　上問之對曰臣一布衣荷　陛下寵靈叨有封爵子孫衣食餘饒安敢增益俾生侈心　上善之嗟歎良久曰廷臣若某之忠誠朴實諸人不及也　楊文敏撰碑

楊公士奇嘗奉　旨歸展墓所過澹然不改布衣時道途所遣迎送騶從悉却不用歸鄉入謁守令避其正路人比之歐陽原公　吾學編

吳文恪家居環堵蕭然周文襄巡撫江南見公宅窄隘欲爲創新第於城中舊址公曰某素不愛華靡何

爲勞民傷財以重吾罪耶文襄乃止　許彬撰志

劉文安性尤孝友微時苦家貧年弱冠即授徒于鄉資束脩以養二親每暮夜歸侍晝則赴學館一日水漲徒涉手足皸折比就館則釜飯已罷公隱忍至午方得食其貧困甚如此既入仕即分祿歸養而已惡衣菲食無異寒士或以爲居侍近者不宜如此公亦不能從其言也　劉宣撰行狀

陳恭愍身既貴顯宴會惟服先人故衣帶客至瓦器蔬食相對無媿色自河南聞喪還行裝蕭然車一兩而已及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而去其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　吳寬撰傳

秦襄毅平生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官至大司徒所居僅蔽風雨菜羹麥飯不改其舊及卒家無餘資子孫有貧乏不能存者　事畧

耿文恪父子清修不營產業不治居第儉約蕭然無異寒素　小傳

張莊簡致仕歸處舊居杜門不出在外公私事一無所預時見風俗奢靡日甚於是益崇節儉以率子孫至於待賓日常所費亦不敢少豐以助俗所尚嘗有言揭屏間以示人曰客至留餞儉約適情肴隨有而

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撞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清儉約素自小官至重任終始一節爲搢紳表率者四十餘年

年譜

王都督信沉毅簡重服儒素出入省騶從人莫敢犯歷鎮大邦不嘗私產嘗曰儉足以久久之後不以侈累子孫者我所遺也諸子稍有侈用違禮則怒色終日不命之見不敢見總兵權者皆爲子弟奏官公但令讀書自力無他求平居默坐玩經史敝袍緩帶糲飯蔬羹故人婚喪傾心賑恤無所顧吝出鎮三十年

苟無華麗之衣廐無肥良之馬鈴閣之下寂無人聲金玉奇玩一無所好曹御史璘稱公脊梁鐵硬心腸木枯操履潔白如馬援肖彬謙厚如祭遵嗜學如杜預處事鑿鑿乎利害如趙充國實不愧乎古之名將

廉仁錄

章文懿嘗曰學者奉身務要儉約不可好華侈苟好華侈必至貪得不能清白他日居官決不能清白

楓山語錄

章文懿先生家故田居諸子躬操耒治農邑令過訪諸子輟耰跪迎在司成其子自金華徒步來省道逢邏檢笞之已知請罪公笑曰吾子垢衣敝屨宜爾不識也論者曰古三不惑公有之矣先生謂黃遵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酒食相尚非也聞薛文清公在家官客往來只一雞一黍酒三行就食飯而罷又魏文清公在家官客相望必留飯食止一肉一菜年雖高矣必就舟次回望不之公府有所相還必有報禮不肯虛受人惠此二公者可以爲法矣

言行錄

章楓山祖居渡瀆在蘭溪城外十五里後去官歸家居過客與上司至蘭溪者必出城訪之至者必留飯

惟雞肉三四品楓山力不能備皆族人營辦每一月凡數次族人甚苦偶有一廢尼寺上司送與爲宅楓山遂徙居城中唯舊屋數間而已寺舊有小樓二間其卑至於礙冠楓山日宴坐其中楓山作文構思必匏坐繞室中行紗幘數爲所觸楓山亦不知後年八十六竟卒於斯別無營構家有田二十畝食指親丁與家人男婦只十口每口日食一升終歲當得米三十六石金華所收又薄歲入不穀其半客來相見者饋贈因主人從來不受而來者亦忘致之矣時嘗缺米則以麥屑置粥飯中吳一源少從學於楓山有時

往見楓山是大鬍子飯後必拂鬚而出麥屑尚沾滯
鬚上拂拭不盡吳益親見之 叢說
韓忠定年五十時喪其閫夫人子輩數以再娶并納
妾爲勸言及輒怒云我年巳至此復何爲哉卒獨處
惟一室雖使婢亦不容入遇冬寒命小孫温足教其
念書作對句雖處極貴自奉甚薄其清心寡慾如此
後渠雜識
雍公奉身儉素雖貴顯至肉味止一二品晉司徒猶
未製緋衣瀕沒而後家人製之以斂 呂柟撰墓志
周按察新未顯時配夫人嘗治襦以給及偕來浙處
如貧日無難色同僚私屬內燕公夫人往荊釵布裙
大類若田野婦各歸漸恧遂相變爲澹素公雖處家
儉朴而轉移人若此脫大柄用而侈聲樂不爲之減
者少矣 彭森撰傳
彭文憲閒居無惰容飲食不聞匕筯聲尤不喜紛華
先後蒙賞賚白金幾千兩綵幣數百鈔十萬襲冠帶
衣服書籍器玩鞍馬飲食之類有加而公處之泊然
終歲不一二宴會未嘗有音樂於物有愛惜雖片
紙寸墨未嘗輕擲 言行錄
席文襄爲浙江按察使服御儉約不逐時好賓屬多

爲感化 胡端敏撰碑
林見素性簡儉居官尤廉約不取隸金不貴公廩蕭
然若寒素深厭末俗侈汰欲以身爲表率一時同德
諸老推先焉 鄭岳撰行狀
胡端敏貞忠廉約仕幾四十年雖祿一品被服猶儒
士也 本傳
西長安有屋一區價值二百金人皆嫌其卑陋梁儉
菴至卽居之但掃地塗壁而已 後渠雜識

鎭靜

成祖車駕廵狩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中外庶務惟諸王遠夷有奏請行在餘悉啓聞處分蹇忠定熟于典故達于政事孜孜無倦不動聲色而事賴以濟命兼部職務塡委處之裕如　楊文貞撰墓志

文皇親征北虜命夏原吉輔　皇太孫居守北京兼掌六部都察院事　上諭公曰朕以房廷齡委卿宜盡心輔導時京邑諸司草創公每旦入朝獨近　宸前叅決機務退至政事堂上郎官御史抱成案盈廷公口應手判不動聲色北奏　行在南啓　東宮京師肅然　遺事

夏忠靖南京扈　皇太孫周行鄉落以觀民俗至一村店取　黍進曰願　殿下味此以知民艱難又至一民舍有犯　駕者　皇太孫怒欲罪之公言　上命所至無擾罪之非　上意也召見鄉老長令一一陳其風俗疾苦　上嘗諭廷臣曰夏原吉　高皇帝養成翼德欲觀古名臣此其人矣　遺事

周文襄廵撫江南嘗去騶從入田野間問民所疾苦與村夫野老相語每坐一處使聚而言之惟恐其不能盡也　畜德錄

祭酒劉崧洪武中爲北平按察副使携一童遻邏每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輒五更衣冠起坐待旦招徠逋逃慰安反側惟務寛厚存大體尤慎威刑小人險狡輒先事防制溫顔巽詞而見者凛然致仕歸益謙下問學之功老而彌篤與人言未嘗及官政　吾學編

宣德中王忠肅以都御史鎭守江西剛果孤介斂華就實處事若平易而吏民自懼臨下雖寛裕有餘而犯奸觸法者不少貸刑政肅清一方鎭靜　江西通志

正統已巳間浙亂起銀冶朱恭簡英與諸御史分守州縣比至大軍尚駐金華公徑赴處州鬬土木之難廼取道慶元揭榜諭賊招老弱被擄者又計獲巨盜

若干人有中使報黑面大王者統衆三萬欲劫所捕賊議欲偕廷公不可徐使人覘之而令所司尸賊于市竟無他變　李文正撰傳

廣西立山徭賊嚮順請置永安州以其子世吏目餘黨皆爲編氓立山實大勝盜衝自是莫敢越境後山惡少間聚出掠有利其田者風所司以亂聞或請屠其鄉朱公英總督兩廣移兵臨之語其良民執諸兇以獻誅止數十所活萬計田州岑氏有内亂公諜諭族屬俾除世讎皆感泣共數殺首惡傳首軍門於是

諸徭種卒聽命還業　本傳

交趾侵老撾諸郡且立營柵于龍州外境議者謂彼謀内寇　詔諸鎮設備且徇於朱公公奏安南小國不過與老撾爭隙地耳姑諭之若果不自量致討未晚　上用公言交人咸畏修職貢不弛　本傳

天順中曹欽反廵大獄牽連冤濫冒功者至割乞兒頭上功都人不敢夜出林公聰時署院事力請禁戢平雪雠冤地方獲寧　傳

正德中楊文襄嘗言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皆時所深忌者　奏畧

初宸濠報至南京内外府部大臣計無所出都人洶洶喬公宇時任留守從容籌畫若平時客至則談笑飲奕自若京師恃以爲安人謂公有安石雅量　白下紀聞

嘉靖初本兵缺人　上命輔臣寫敕起王康毅公公感恩思報知無不爲武選之法其宿弊盡剗用人先取其節而後其才奔競自止雲中逆賊戕害主帥報誘胡虜據城抗命旬月不下衆心洶洶公紓徐安閒獻謨廟堂動中機宜旋果不兵而卒平　李序菴撰志

韓苑洛廵撫山西政益嚴肅守益儉朴間日以廩米一升易肉一觔有司供餽悉拒不受廳事惟二小童侍立三司官入請議事數語而退公庭如水不聞履聲諸王府武衛官俱相戒不敢犯在南京兵部廉簡鎮靖寡于交接雖同鄉同列亦罕往返每拜表　聖誕令節赴禮部行禮禮畢孑然獨行内外守備議事外一不他及咸望聳然人方之軒司寇惟行王冢宰九臯云　海上紀聞

寇涂水在甘肅二年鎮靜持大體華夷帖服邊人惟恐公去廵按胡體乾疏請進秩以酬經畧之勞久任以慰邊民之望丙戌進右副都御史廵撫陝西内撫八府外餉三邊兵荒相仍時事甚艱難公靜以養民義以訓兵嚴以教吏明以袪奸圖大體急先務以慰關輔之望　志

朱公英在兩廣繼韓雍之後值兵荒之餘民多橫炊鋒鏑及逐散巖谷者至連城數百里無煙火葢因用兵以來戎帥喜邀功毎有小寇輒張大賊勢覬用兵得成其私英深知其弊盡反前政竭力勞來下令撫輯徭獠各安生業約餙將士寇來在吾不許輒進兵諸峒岷有倡亂者購首惡誅之而釋其脇從之黨遂

復業凡一切征需供餽之饋省節縮十去其五數年間所增戶口四十餘萬如天河荔浦潯韜閭皆巨盜巢穴莫不感德畏威乞供職貢　上手勅褒獎稱其協謀撫治使對壘之衆化爲編氓視彼勞師殫費僅成攘却之功者損益大不侔云　陸簡撰小傳

楊文襄同張永太監西督軍務令邊臣擒斬諸賊道得報公卽勸張永遣京兵歸朝帥諸部曲往撫其地險不乘輿暑不張蓋與士卒同甘苦申嚴紀律所過秋毫無犯夏人始共爲亂者逸未就法心懷疑懼搆危言相恐喝衆兀兀不自保裹糧出丞官司莫能制

公道聞之卽出榜數百言宣布德意官兵農賈各安職業至靈州鞫諸逆犯釋其脅從第列情罪付之檻車比入夏城耕鋤不費市肆如故又謂兩鎮重臣曰造僞命僞符者破人廬室汚人子女者是不可赦悉遣人掩捕之其受賊賞賚聽指使者悉置不問自是帖帖莫敢有言者而藩鎮威令復舊矣　制府小稿

正德己卯寧濠稱亂江西嶋集羣盜發數百艘而東遠近震動撫巡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伯安傳檄隣境舉兵討賊時其父南京吏部尚書王公致仕居會稽有傳伯安遇害者人謂公曰盍避諸公曰吾兒以義舉大義吾避安之或曰伯安既仇賊賊必陰使人行不利於公避之是也公笑曰吾兒能棄家討賊吾何可先去以爲民望祖宗功澤在天下賊行且自斃吾爲國大臣恨老不能荷戈首敵卽有不幸猶將與鄉里子弟共死此城耳因使人趨郡縣宜急調兵糧爲備禁訛言勿令動搖人心鄉人竊視公晏然如常時衆志亦稍稍定蓋不旬月而伯安之捷報至矣　今言

陳恭愍巡按江西務持大體布按長貳有過爲卑諂者公曰有憲綱在妄自尊大吾不敢也悅不以道吾不願也諸皆動色相戒舊習頓革　本傳

國朝名世類苑卷十

國朝名世類苑卷十一

吴興後學凌迪知穉哲甫　輯

金陵後學姚汝循敘卿甫　校

操修類

練達

洪武元年拜章公溢爲御史大夫公務持大體不屑細故或以爲言曰憲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其廉恥使避而不犯豈直恃搏擊爲哉　碑

蹇忠定廵撫應天間兵民休戚及文武吏之賢否而升黜之公謂　國家多事之際悉以法繩吏人將不勝特黜其太甚者數人餘多見寛假而兵民利弊當建革者具奏行之　志

蹇忠定歴事五　朝以忠實受知遇　文皇北征全國是屬不動聲色而天下宴然官冢宰者幾三十年其所取士先純朴而黜浮華故永宣之間士風吏治厖厚可觀秦晉所謂斷斷無他技者蹇公其人哉　本傳

楊文敏才器恢博識慮溟遠立　朝歳久凡人情政體莫不諳練忖度事會動中機括有大論建衆方異同徐決一語而定莫不服其剛明毋承命省覽章奏從容　人主前進以數語安天下生民被其惠利者甚衆退與家人燕語未嘗一及　朝事密謀至計公所獨知而他人不與知者尤多是以　三朝聖君皆委托腹心而公亦以古名臣爲己任　年譜

永樂辛丑四月　奉天華葢謹身三殿災火勢猛烈而奉天門東偏切近密閣楊公榮奮身直入麾衛士三百人將　御書圖籍并積歳　制敕文書舁至東華門河次明日　成祖召諭之曰昨夜火發在目前幾人卿能不避艱危收拾圖籍可謂歳寒松栢也榮謝曰職分當然　成祖嘉之賜銀酒器古銅器各一事鈔一千錠　楊士奇撰志

金忠襄毎事遵人寛愛無爲苛刻公事輒推同官使展其才能有闕誤引爲己過不遺片善不念舊惡　墓志

胡文穆公廣居官敬愼以滿爲戒雖親厚不敢私涉尤志於扶持名教奬掖善類小人有毁公者屢毁公而公自執愈堅意度蕭散未嘗一日忘山林公退閉戸讀書賦詩而已　碑

楊文貞處心正論事必當大體常扶君子而抑小人毎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如有

一毫出於私意不論厚薄皆當獲罪神明直道而行
不爲阿狥秉謙執虛未嘗自滿薄利篤義壯老一心
大傳

黃尚書宗載初巡按交趾時工部尚書東萊黃公福
掌交趾藩憲二司才行過人而不事邊幅御史往者
多庸常視之至公獨恂恂恭讓而法亦不廢及歸行
李蕭然無交趾一物東萊嘗語人曰吾久居此所接
御史多矣唯宗載知大體永樂戊子　朝廷以海運
糧餉赴北京下湖廣造船四十九命擇風憲官之賢
能者涖其事衆議以屬公而工部所遣官苛察生事

將聞于　上以銜能公鎮之以靜消其毒螫而落其
機牙得不擾而成功　琬琰錄

正統初鳳陽歲凶盜起敕耿公九疇往綏之公不動
聲色迺詈英武飛熊諸衛軍耕守以杜奸宼覬覦之
心招徠流民七萬餘戶一方晏然　李賢撰神道碑

關中守臣缺人　英皇敕耿公往撫既至革弊黜貪
威望愈振初六卿使外文移不得徑下按察司以故
偃蹇不受約束公首奏下之邊將請於臨洮諸衛添
取防兵　朝廷下公議公上疏言邊士卒不爲少矣
在爲將者馭之何如耳果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
絕侵漁以養其銳氣則一可當百加以賞罰明信則
人人自奮不然徒冗食耳遂從公議邊境頗安　碑

正統間　朝廷敕一邊將本左軍都督府之職而誤
寫右軍邊將既受敕具疏請於何府支俸疏下內閣
召武選王事鄭厚至衆皆詰其請敕手本之誤欲罪
之惟東陽先生徐曰鄭王事你何出身對曰生曾與
會試東陽曰然則豈不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乎敕
書既云右府即合於右府帶俸何誤之辯衆釋然時
謂得體蓋東陽才識敏捷多類此　瑣綴錄

古尚書朴居官臨事蚤作夜思勤勞弗懈一志於公

無敢干以私者謹守　祖宗成憲不肯踰越或言事
久於時小過不及者亦當損益就中終不爲動　琬
琰錄

況君鍾於庠校師徒甚加禮至講誦校試多不親事
朔望謁先聖後亦不命講曰某本刀筆吏未嘗事墳
籍不能妄教習所能者精別勤惰消長耳諸君幸自
勉同寅有勸君稍加考簡勿廢進退權者君報之如
前語且曰公以科目名以屬公矣後每同座閱士類
卷惟聽同寅酬酢君袖手敬陪無不足意焉師徒每
入白事必延之內堂坐而擾茗談笑愉然不褻如以

私事至則頓慢之矣　九朝野記

正統中宗伯胡公濙一日早朝承　旨跪起帶解落地從容繫之遂叩頭還班御史亦不能糾十三年彭可齊中狀元當上表謝恩之夕坐以俟旦四鼓乃隱几不寤竟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拿已奉　旨公從容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合着錦衣衛尋上是之不然一新狀元遂被拘執如囚斯文不雅觀矣老成舉措自得大體於是可見　瑣綴錄

程公信掌兩京兵政及征伐俱有成績且能任怨南京守備欲與錢穀詞訟公曰守備機務所以莅非常

此特有司之事耳斷不可與論者以為得體　劉文和撰志

韓公雍征大藤峽出兵令五鼓戰時將領聞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問以違令之罪以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　畜德錄

陳尚書壽性孤特不矯訐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無隱惟不喜彈劾曰吾父戒弗作刑官枉人言官枉人尤甚顧可輕耶故公雖敢言而不搜索士大夫之短長以沽直名楊文襄曰宋王素為諫官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為　朝廷愛惜程明道為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　本仁得之矣　楊一清撰志

王恭毅任兩法司及畿藩讞奏參錯情法多所平反時吏語律比者類多深刻公獨持明允濟以長厚諸所審駁會文切理倫要簡暢轉相傳錄類成卷籍至今法司行之　吾學編

陳康懿為戶部侍郎號稱練達邊事驛動四方奏災傷文移環集咨議旁午尚書楊鼎以剛訐自任公佐之凡所裁處悉合時宜部屬相謂請稿有陳公筆如

嵌金然其重如此公自筮仕歷兩京凡政事之大禮樂銓選兵戎錢穀或副或專公無不與咸持重老成不動聲色而事集功奏葢四十年矣一時推論今之大臣清修慎重足以坐鎮雅俗標榜後進負德望知大體者必及于公　莆陽文獻

商文毅罷政家居甫七載成化丁亥被召再起初未有復職之命至日衆謂難稱職名及　陛見方巾絲縧青布圓領自稱原籍為民臣商輅行取到京見聞者謂其妥帖　瑣綴錄

彭文憲在　朝凡大臣為新進所媒孽者必反覆辯

折且以愛惜人才之意上達言官以言語微過被譴亦必委曲言其不足深罪賴以全者甚衆人稱得宰相體　琬琰錄

朱公驥性度寬厚涉獵書史初襲正千戶少保于謙以女妻之天順初謙爲權姦搆害驥亦坐累謫戍成化初謙冤白驥得還任兵部薦陞指揮僉事督官校捕賊有功命掌錦衣衞印奉　敕兼理機密刑察之務驥爲政不苛時重妖言禁有妖人眞惠僞爲書以惑衆爲邏者所執株連數十百人坐死驥曰首事者獨惠耳餘皆愚民何辜得遞減邊有衞卒偵有隣人傳示妖書者欲發其事覬賞亟以告驥斥之曰此妄耳取書焚之滅其迹凡制獄下錦衣衞者所司輒加巨挺以厲威驥獨否　憲宗嘗命撻忤旨者或譖其用小杖　上怒遣中使詰責驥具以實對卒不易人稱驥老成得體敦厚不刻云　通紀

王太宰恕爲巡撫時革牟倖之煩苛復周文襄之舊政民皆樂業惟宦豎權豪爲敵如水火之不相容每御府縣小官少所黜罰嘗曰此輩去此輩來無益於事徒費迎送耳眞得大臣體　傳

倪文毅公居常能鑒別人物一旦當銓選抑揚進退各當其才或言別白太過終當召怨公不恤曰吾知冢宰之職當如是　家傳

吳文定公遷吏部時羣議以公久處翰林恐未諳政事爲歉耿公裕爲太宰務爲寛恕一日除進士六人王府長史衆甚不平同詣部堂譁然辯論不肯赴職耿公惟安慰之衆愈侵侮文定正色曰諸子務進取當擬董生賈傅向二人亦曾爲王傅然後名高百世而諸子縱傲折毀王司厭弃斯職使選擧從人自擇任耶汝輩所學何事因謂耿公曰諸人恣肆甚傷政體當奏處之明日疏上降　旨以爲首者從軍餘皆從吏紀綱大振人始服公　庚巳編

周文端在　朝毅然以天下爲巳任愼守　祖宗成法不恤其他事有不可雖有成命必抗疏言之無所顧忌寬逋負緩征歛裁冗食一時善政多公建白四方災傷告者必覆奏蠲之屬吏有務刻以爲功者下其考人始向慕爲惇大寬平之政天下陰受其賜宋李沆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王旦摧利至民力竭之念公實兼之　石淙序

林莊敏爲刑部尚書其決獄不瑣屑善委任遇大節則反覆詳覈躬自筆削屬官咸心服以爲不可及凡

大政會議多持老成經久之計一時大臣風裁屹屹足鎮浮薄而繫人望如公者益鮮其比、　墓志

韓忠定在諫垣時不立異於物而論事侃侃量事當否物勢便戾政因革所宜歷官中外廓大遂永莊簡凝重抑抑貶損親賢下善以詢咨遠猷默化潛運天下陰受其賜當其時與司馬劉公東山都憲張公介菴稱弘治君子　見素壽文

王康毅公爲左都御史總持內憲公以都察院紀綱之司庶僚之表且夙所踐歷習知章典事多循舊規恤大體德度汪洋才識淵練居官四十餘年不激不

黨人謂其有大臣之體焉　志

鎮遠顧仕隆器識宏遠心事坦夷於人無所乖忤而是非臧否方寸了然人不能欺動必循理雖燕居非衣冠不見羣下脫去紈綺之習聲色貨利絕無所好　石淙文集

林一鶚知鎮江府舉偏救弊凡前政之廢弛者次第舉之未嘗一言暴前人非惟曰必如是乃是及調蘇俗喜誇詐好興作公一切鎮之以靜有所建革必詳審至再然後施行蘇人以公有雅望責旦夕效於是頗有後言久而見公所處置事一一各有深意然後帖然大服　名臣錄

年恭定任戶部經理財賦以國計爲巳任不動聲色尤熟　國朝典故在戶部最久文移奏劄悉出其手攷定戶部事例芟繁正訛均節委積內外遠近多寡輕重咸有品式會校出納吏胥拱手時中外競陳利害始一人以爲可行而行又一人以爲可罷而罷公一切勿聽　碑

陳恭愍轉河南按察使政尚簡易釋繫囚除苛細凡諸宿弊名爲舊規者一切罷革獨於贓吏不貸然受賄百金者要辤但列六七錢或問之公曰汚人惜才

如惜命若責賂厚彼挈而貸權人則法撓而難除矣然亦權以趨時實非正法也自是官屬歛戢　傳

姚司馬鏌論老成人物於林文安曰公當　孝廟盛時有韓范之遇家政輯睦子孫醇謹有萬石君之風處鄉里風動郡國有陽城晉鄙之化龐眉皓首鄉人具瞻有文潞公富鄭公洛社之望焉憲副陳伯獻謂賤者即之不知公之貴卑者即之不知公之尊不肖者即之不知公之賢且智非意相干者即之始知公之凜然不可犯人以爲名言　見素跋

大同猫兒莊本北虜入貢正路成化初虜使有從他

路入者上因守臣之奏許之時姚文敏夔爲禮書因奏
請筵宴賞賜一切殺減虜使有後言者姚令通事諭
旨云故迤北使臣進貢俱從正路入境　朝廷有大
筵宴相待今爾從小路疑非迤北頭目只照他處使
臣相待耳虜使不復有言人以爲得馭夷之體　寂
園襍記

邵康僖好論天下事有遠識多格言今　天子厲精
更化羣哲刮劘公與當路言勉以寬大是崇始胡端
敏書曰大臣義欲有爲必其信任日專幾會可即援
引善類布列要地俟君志大定國是不搖徐議興革

庶係克濟否則恐有異議乘之不惟無益且啓不靖
而黨事日滋矣　本傳

蔣恭靖每事急先務在守法惠民兼上下不事操切
惟以鎮靜處之事集而民不擾　傳

端方

宋文恪爲祭酒剛嚴當其職　高皇殊眷之　上燕
居思見公不欲數召勞煩令畫工陰寫其神工往潛
處簾幕公方公服危坐不語工亟圖以進　上覽訖
明日公朝罷　上謂曰昨日其時卿當公服坐堂上
乎對曰然　上曰何以有怒色公惶恐對曰適一生
獻茶踣而碎其甌臣不覺怒且念臣不才不能教率
所致有負　陛下委任故含怒自訟未責此生耳因
問何以知之　上出像語其故笑而慰之更賜以茶
枝山野記

文恪在國學居嘗寢食恒在廨房不徧于家公疾革
其子麟托諸監官懇請還家先生厲聲曰是何風雲
氣少兒女情多況在丁社兩祭齋戒中耶　劉三吾
撰志

西域法王來朝　文皇將親勞之夏原吉曰彼慕化
而來宜示以君臣之禮且上如是下必有甚焉禮義
從此大壞　上曰汝欲效韓愈耶他日法王見便殿
上命公拜公曰王臣雖微加於諸侯之上況夷狄乎
臣恐一屈膝有辱　天子大臣必不敢奉詔　上笑
曰卿過侍郎楊勉之拜備後遠矣公誕辰　上親繪

壽星圖御製詩有獨生申甫扶鴻運之句 王鏊撰傳
宣廟初思用舊人 召蹇義等數人寵待之皆依違
承順之不暇惟戶部尚書黃福持正不阿卓然自立
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圍碁曰臣不會著碁問何
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
所以不會 上默然 名臣錄
顧佐性嚴重端方聲望偉然未嘗口毀譽人旦夕東
朝房小憩前呵雙藤立戶外官僚以此為驗往往有
挽驢任馬折而旋者雖公遭時得君之盛要亦有慴
伏彈壓之實云午門外東直房六部都察院堂上候

朝之所兩門入惟都察院正官獨處一小夾室公非
公事未嘗與諸司羣坐 水東日記
魏文靖端重方嚴好別白君子小人嘗曰孟氏不云
乎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學者可忽哉品量不爽人信
服之在學校嚴師道與諸生冠衣相對不間寒暑
琬琰錄
滄然陳公以南京祭酒九載奏績之京時中貴有柄
國者勢傾朝野素慕公人品欲收之門下適工部侍
郎周公忱巡撫南圻在京進謁中貴知其與公同年
微露其意周公詣公達其意公曰敬宗忝為人師表
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周公因諷中貴曰陳
祭酒書法極高姑以求書為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
謝矣中貴乃遣人致彩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公為
黍筆書之而遣還其禮竟不往見故為祭酒十八年
更不遷轉士大夫益高其風節云 郊外農談
正統間南京祭酒陳公以不見內侍故一任十八年
未嘗乘階泰和王公直時為天官欲以司寇之任轉
陞從容問曰老先生久居司成將以司寇相轉何如
陳起揖曰某托公為知己豈有與天下英才終日講
道論學而顧以桎梏之徒見辱何哉王公頓服卒寢

之前輩風節嚴嚴有如此 客座新聞
劉文恭立 朝無惰容不以寒暑久速少變一日在
家中作祀事忽外傳云閣老使人來言有保薦矣先
生不怡者終日曰爾自保薦何與我事蓋先生與高
最厚高初以有旨即應入謝欲先生知之耳蓋出無
心而先生云云則其為人可知也 水東日記
景皇即位楊翥以郕府長史來朝主劉鉉家時翥以
舊學入見內殿其還也手疏言鉉及呂原可大用
景皇以授大監宋某曰候有缺言之會宋病召醫盛
叔大治之問何許人曰蘇人也曰長洲有劉先生者

識之乎盛曰劉學士古板人也宋某曰上亦知之且將大用之矣盛退以告鉉且邀與同見鉉訝之曰必翥之言也王於我而害我如此耶卒不往 守溪筆記

楊公翥嘗夜夢誤入林園私食人二李旣寤深自咎曰吾必且書義心不明以致此也羞澁無地而三日不飧焉 蘇談

李忠文在翰林時一歲上元夜 朝廷結鰲山一騶控先生馬而行中道拾一墮釵以呈先生視之金也懷之歸少酬騶以錢大書揭于門旣而失釵婦往尋不獲人告以李翰林家有示帖婦遂往先生扣之婦

言夫爲錦衣衛千戶勾當海外妄昨失去一金釵尚存其一可驗也先生卽以歸之亦不問其姓氏旣久千戶還妻述失釵事夫亟往叩謝之因具儀物酬先生先生悉卻之其人曰公不受不能強此一匣藥乃海域所產初非傷財而幸罕覯公幸受之先生問何物曰血竭也乃受付夫人言此爲血竭當識之旣而先生被擊脇折舁至錦衣適此千戶莅獄驚曰此李翰林先生也 聖旨固未嘗令死因密召良醫入視醫云可爲第須眞血竭千戶曰吾曩固嘗覯公立命索之夫人舁醫治藥以板夾脇傅之越一日夜遂甦焉 九朝野記

景泰改元魏文靖至京閣老陳循公所取士也來見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公曰君輔臣宜爲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不悅退謂人曰渠將 朝廷事爲一已事安得善終 葉盛撰志

薛文清擢監察御史時三楊當國令人屢邀欲一識面先生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於班行中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得而屈乎稱歎不已先生自大理入內閣李賢喜曰正先生行道

時也先生曰某自外臣驟進誠意未孚一日 召入便殿 上服短衣小帽先生不入 上遽易服入見語及平時皆正心誠意之言左右曰此正薛夫子也 行狀

王振之專政也問三楊曰吾鄉亦有可爲京堂官者乎三楊以薛瑄對乃召爲大理寺少卿瑄初至京居朝房三楊先過之不値語其僕曰若王之擢王太監力也朝罷可卽詣謝明日朝退又使人語之終不往振至閣下問薛少卿安在三楊爲謝且曰彼將來見也知李賢與瑄厚令轉語之賢往道三楊意瑄曰厚

德亦爲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先拜先生獨立振自是銜之 李賢撰碑

正統間王振擅權聲勢烜赫自劉忠愍之歿公卿大臣多出其門無不望塵下拜恬不知媿薛然自重不爲所屈辱者魏文靖陳祭酒薛文清三公而已 紀聞

薛文清初入閣以疾辭石亨素敬先生來視疾因謂先生曰如卽不留我爲先生啓上請敕書卽家爲塾以訓子弟且以資其養先生曰昔魯齋去元世祖賜敕書以敎人魯齋懸于梁終身不以示人及卒發而視之乃敕書也某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之爲愈也

行狀

宣廟懷金錢至史館撒之于地命諸公拾取李公時勉獨正色立　上呼至前以袖中餘錢　賜之又嘗至文淵賜諸學士飲　上呼曰李時勉非朕安得飲此酒公頓首曰臣蒙再造之恩不勝感激 名臣錄

黎文僖在部無私交不受私餽不行請囑尤愼形跡事涉矯詐輒窮本末必暴白乃已聞人有玷行雖所甚愛必摧抑不曲爲庇覆下至胥隸亦畏憚不敢犯素儉朴患鄉俗好侈躬自裁抑婚葬飲宴之禮人多視以爲則 墓志

劉嘉秀來京師考績不投足於達官貴人之門自陳才薄親老乞授教會有詔旨省滌庶官時以冗退者累千百嘉秀自謂必得所欲乃復有金華之命出判郡事三年不以妻子隨不與流輩伍廉介之操綽有聲稱 墓志

古尚書朴在戶部主事劉良素行不檢滿三載公考其績下良叩　上之左右求公最考公曰貪侈之人幸未覺露不改行終當敗最考不可得也良遂誣奏公他事逮繫　太宗皇帝燭其誣竟釋公他日吏部奏授良　誥命封贈其父母　仁宗皇帝曰愷悌君子福祿攸降是嘗誣奏大臣罪者其得爲君子乎不與良卒以贓敗衆服公之明 墓志

黃潤玉制行不苟懌然後語確不可易焉揆然後動端無所苟焉京有富翁僅一女招先生寓宿其家同買先生辭或問之曰瓜田不納履也其愼行如此

本傳

吳文恪初由醫生至南京所居鄰有婺婦少而美夜穿壁將奔之公亟排戶冒大雨出明日卽遷他所

言行錄

軒公覩持己甚嚴遇人無問賢否悉峻拒之不與接
居南都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至則屏居一室撤去
侍炬朝衣端坐寂無一言待鼓嚴而出禮畢不告於
同事者竟御肩輿而歸同事者聞其來不悅與處皆
避去平生峻偉之節惟侍公牘之抒間令吏寫數十
大冊以爲他日傳世考此足矣於紀載之外一無所
好　懸笥瑣探
英皇詔營王忠肅第于鹽山有司承媚於外多列屋
若干公悉拆去之曰非詔旨也每退朝於公卿前孑
然獨坐行不與人言時馬昂爲兵部尚書崔恭爲兵

部侍郎公直以名呼之　行狀
鄺公埜初任陝西臬司副使有聲其父子輔家教至
嚴嘗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此
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以安其民乃索此不
義之物汙我即封還以書責之又欲見其父不可得
以父爲教職居閒因秋闈聘典文衡謀於僚友往請
其父父大怒曰此子無知汝居憲司吾爲考官何以
防範且將貽笑于人又以書罵之公一念之孝爲此
舉不恤其他迎書跪誦泣受其敎而已後爲府尹益
厲其操聲價益高　天順日錄

于肅愍持身嚴非其分一毫不取位至孤卿惟市屋
數間以居夫人董卒年未五十不再娶以王事多艱
居止朝房留侍僅一養子食無重味　上以公有疾
時幸萬壽山伐竹爲瀝以和其藥　上所賜玉帶蟒
衣諸物置第嚴封識賜第京師懇辭不受　畜德錄
康齋先生辭官還鄉遭風舟幾覆衆驚怖失措先生
獨正襟危坐舟定衆問其故曰吾守正以俟耳父任
司成在京時命先生還鄉畢姻至親迎後不行合巹
之禮及赴京拜父母畢始入室祭酒胡公父執也自京
還家往謁之至大門四拜而退明日又造其宅方請

見曰昨日已行拜禮今日長揖問其故曰先生父執
也面拜恐勞尊凡行類此　古穰雜錄
楊文懿恬淡官五品十有六年泊然自處未嘗求進
權幸有重其賢欲援之者使所親喻意公謝却之私
謂其人曰吾猶婺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
而改節耶嘗被命教內竪教成多去爲近侍與公同
事者率因之取寵貲而公獨無所資藉士論韙之　碑
都御史楊公繼宗居憂時閹宦汪直以權幸延攬名
士聞楊公治郡名往弔公衰絰於墳所直趨至墳所
拜起手捋公鬚曰比聞楊繼宗名今貌乃爾公曰繼

宗親陋但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復敢言直時威震海内不屈者公一人耳　後渠雜識

李文達官吏部本部尚書王文端以公輔期之楊文貞公每以不識公爲恨南陽知府陳正倫文貞友也因邀公往見之公不肯曰無一面之雅而造門是求知也士大夫兩賢之　行狀

林公鶚貌莊重對妻子無惰容見小吏必束帶爲郡多正謬俗鎮江祀隱士焦光爲冕服像及左右侍衛如王者公以爲非法易去蘇郡先時歲迎春于東郊百戲前導觀者塞途公悉屏不用識者以爲合禮

吳寬撰碑

王公竑年七十一作壽壙于先隴之傍鄉人語公曰今制大臣終官爲營葬公當朝元老何庸爲此公咈然曰竑以謭薄奉命總帥自分馬革裹尸仰賴神謀妙算師無敗衄謬膺奬擢期于自効屬時罹疾所懼妨賢今幸優游林下以終餘年志願畢矣何敢僭擬當路以徼意外之寵　王偁撰壽壙記

周文端爲左中允侍　皇太子講文華大訓　皇太子每起拱聽内閣大臣或以爲勞謂公宜跪請坐聽公不從竟得如禮　李文正撰碑

劉文和性方學純經筵稱講官第一入内閣持廉秉忠無所阿私嘗決天下大計一言而定利害不能奪凡所建明入告于　上出不語人鮮有知者　上雅重之呼爲東劉先生　山東通志

黄文毅學純志潔公正剛直重如山不依勢以動介如石不逐物以移自始仕以至卿貳未嘗一至勢要之門禁中有宦官欲招一揖公亦莫之顧　定軒遺錄

莊定山薦起赴吏部三揖不跪冢宰耿公裕起延之以茶令四司送出部門先生曰第令不失巳官職外物耳家居時都憲王公訪于定山欲以白金十五鎰理其敝廬先生曰受官辦以理私廬可乎卒不受

湛若水撰墓志

孫原貞舉進士以實録事至杭屬學諸生給事筆硯時于肅愍公謙在列進曰學校之設將養賢以爲用耶抑供事書辦耶孫下席迎上坐謝過遂與定交公居大位薦孫爲知巳　近峯聞畧

謝文正初入翰林爲御史某驟陞都憲臺中循例請公文爲賀公曰此人素不爲公議所與惡可以諛言悅之竟不與作　傳

王文恪與壽寧侯有連姻絕不與通歲時問遺輒斥

去或以爲過公曰昔萬循吉攀附招德吾嘗恥之迺今自附壽寧耶　傳

姚文敏公爲吏部左侍郎有真定守以賄敗石亨挾勢囑復其官同列附亨者令擬准稿來求判公擲筆大言曰吾寧不做侍郎必不判此稿事竟止　墓志

陳恭懋少沉靜端慤不妄言笑日坐一室誦習未嘗嬉戲敝衣糲食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　吳寬撰傳

太監覃包重張給舍寧累遣人邀與相見尚書姚夔咸勸公往卒不往見他日以事會與覃語頗洽公語一不及前事覃始大不悅　志

劉忠宣居官接物雖稱從容和易至屬官之不才者一裁以法未嘗姑容苟免猶不喜屬吏奉承有曲意奉者未嘗喜不及者未嘗怒也　前傳

雍公太正德丁卯言官滿鐸諸人交辟公有戡亂之節克亂之才　詔起公爲左副都御史董振江累疏固辭弗克時劉瑾用事卿佐遷除厚賂行謝鄉人喻公公曰進退在天若奈我何未幾陞南京戶部尚書又不謝瑾怒遂令致仕罰芻米千石輸宣府滿鐸諸人及吏書馬公文昇兵書劉公大夏數十人皆以辟公罰米有差　呂柟撰墓志

劉文靖在內閣與馬文昇許進焦芳李鐩皆河南人雖同鄉而不爲阿比信陽進士何景明年少能詩人咸以爲首相同鄉必選入翰林公曰此人福薄能詩何用不取後景明除中書舍人遷提學副使不壽卒自來居內閣不私鄉故惟公一人公當國正已率下凡諸僚謁見私宅者不與交一言及大朝事關大議累千百言不休卒無一言干求恩澤　殿閣詞林

劉文肅性峻少通行方寡合一介不苟得惡人趨競自處常過抗賓人亦力抑之在翰林幾三紀始拜侍讀學士公自撰墓志銘云嗚呼野亭胡爲而生胡爲

而仕胡爲而歸胡爲而歿蓋其生也窮天地之委和其仕也濫　皇明之介祉考諸已考諸人則歸有餘裕委者還濫者收則歿獲所止嗚呼世有爲野亭嗤者曰如斯如斯後有爲野亭嗟者曰乃爾乃爾　閒錄

劉瑾從人望召劉文肅入翰林比至相見見公端方又不喜業已召改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是年瑾誅始入內閣是時張永幸用事大臣事永復如瑾公益持重永還其黨廖鵬來謁公不加禮怒僕覘之又却其餽永大不悅不滿三月乞致仕不許輒進讜言賚幸益不悅公又疏辭不允強起王禮部

試貢士出院既乞省墓　上忽召長沙至煖閣摘録
中數語欲罪公長沙力爲解公即日陛辭去　吾學編
陳尚書壽撫延綏時同事者諷公誣子弟姓名戰籍
中當有功賞公曰吾子弟不諳弓馬竟不許識者多
之　墓志
王虎谷平生坐立言動皆不苟處私室如在公門自
少至老如一日暇日未嘗不對聖賢語爲性嚴察吏
不能進奸與人交侃侃不脂韋臨生死禍福之際不
苟趨避守官淸介人不敢干以私　錢榮造行序
張莊僖悅在　憲孝兩朝聲望甚重　孝廟深知之

爲吏部侍郎時嘗缺尚書　孝廟注意欲用之中官
揣知　上意即差人來言爺爺要你做天官我知張
侍郎是淸官與人没往來然手帕亦須送我們一對
在爺爺面前好說話莊僖不徃中官又差人來言張
侍郎既無人事帖子亦送我們一箇竟不徃公後陞
南京吏部尚書　叢說
儲文懿與學士大夫語必政事文學等事否則端坐
而已人莫言其私家居常與家人言亦恒引古賢孝
貞烈故事爲訓絶無燕昵　行狀
陶恭介琰剛介自持不附權貴總督漕運過淮者有

干即不許有需索即裁抑之官吏貪墨者悉置之法
部内肅然起爲南京兵部尚書沉默簡重不輕言笑
待司屬甚嚴時稱爲閻羅包老不徇時好一以圖務
爲重内外守備諸公咸敬憚之請老去　世廟登極
徵用舊德起公爲户部尚書力辭不出人益高之于
滋舉進士爲兵部郎中以議禮謫戍京城多風塵人
多以靑繒蔽面陶公以爲類婦人獨不用素不信鬼
所至淫祠盡毁之　傳
何景明爲中書錢寧欲交驩景明持古畫求題謝曰
此名畫不可點汚卒不許師御史客死京邸中人廖

鵬贈棺景明叱之曰吾友生不苟受人之物死豈受
人之棺哉遂自出金賻之　獻實
何編修塘當劉瑾用事諸司有事必往見約相見長
揖不得屈諸司同僚畏其勢不覺屈跽公疾聲曰禮
惟長揖何以爲此瑾曰先生之言是也　國琛集
桂文襄自釋褐授丹徒知縣執正不肯徇時曲媚見
辱于知府林魁林辭官疏有此縣有聖人之令之言
請避之公亦棄官去　漫録
呂涇野家居絶非義之餽劇請托之跡門庭肅然無
異寒素有交遊爲權貴托以三百金求公文公曰人

心如青天白日不意視如鳥獸交遊慚而退及起爲南太常時內閣張羅峯冊起道出南都大臣多迎候公獨不往時羅峯甥王激亦任南京衆與結好公禮接之外無交言羅峯欲去公不果爲禮侍時霍公渭厓爲尚書適羅峯病歸卒霍約同祭從徵祭文公不可霍乃疏羅峯十善于公公答以書曰公才如此倘不附私黨則一變而爲正人有何不可霍銜之　馬理撰志

桂文襄與邵康僖厚居政府嘗貽公書竟不答首相聞其名數欲見之卒不往有以相意來訪公者第答曰有命按闔時持法不撓爲有力者所銜竟妨柄用　家傳

張簡肅督漕入京諸閹用事者桀與結納因西涯浮梁二公通姓名復以名香爲壽冀得往謝公固辭曰二公以公會故得朝夕其則不敢二公强公不得已各報幣使者纔入內急追還曰幾誤矣吾平生無內交忍一旦自敗乎其後劉公薦於上　上曰朕非不知張敷華但忒難爲人耳　李文正撰碑

劉公源清撫關隴時有門生在諫垣有書來求作司諫箴復書曰老悖學植荒落安能辨此曾見近科程文數邦有道危言危行一篇其中講語曰事關利害有舉世不敢言而已獨言之請以此語書之座右爲司諫箴可也門生得書讀之竦然居無何其人正色言事落職投荒　敖瑛項言

張文定任吏部時值閹瑾兄死朝士大夫俱往弔文定獨不往迺作狐記以誚之踰月瑾敗友人曰子前記爲讖耶　文集

顧東橋考滿赴京權相邀飲堂中懸一畫是月明千里故人來乃吳小仙筆也作揖甫畢東橋即大聲言曰此摹本也權相沮色後登席戲劇盈庭約六七十

人東橋曰相別數年今日正要講話此輩喧聒當盡數遣去命從人取銀五錢賞之權相父子大爲沮喪不一月感南京科官萬虞愷劾罷東橋　叢說

文衡山先生於辭受界限極嚴人但見其有里巷小人持餠餌一簽來索書者欣然納之遂以爲可浼嘗聞唐王曾以黃金數笏遣一承奉賫捧來蘇求衡山作畫先生堅拒不納竟不見其使齎不肯啓封承奉逡巡數日而去　叢說

國朝名世類苑卷十二

吳興後學淩迪知穉哲甫　輯

金陵後學姚汝循敘卿甫　校

齊家類

孝友

蘄黃妖寇自闖犯龍泉章溢與從子存仁避亂山中存仁爲寇所執公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謂賊曰兒幼無所知我願代之賊聞公名大喜其帥欲用計公正色拒之賊怒縶之柱以刀磨其脇曰不從者死公終不爲屈賊壯之不爲加害乘間脫

歸乃集里民爲兵不旬日擊却之　碑

章三溢改官陝西至虎林心忽驚悸力辭而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八日而逝人以爲孝感所致後在處州毋夫人歿公馳還舍援例乞丁憂　詔不允丞相李韓公復貽書道　上眷倚之意而遣存厚還家公灑泣而出日從戎事惟謹鄉兵旣集命存道部領鄉兵浮海北上章乞如律守制詔仍不允已而章再上

上覽之爲惻然曰吾固知其情不可奪矣公信篤於孝友父喪未葬而盜發里閈室廬被災公稽顙籲天火至柩所卽滅事母夫人備極孝養每事必得其懽心與二兄別居已久尤致請同居以奉母怡怡之情公藹如也　宋濂撰碑

郭威襄孝友仁恕恭儉誠實出于天性母夫人嘗疾篤懸身燈告天求以身代疾遂愈人謂公孝感所致後母卒公廬墓晝夜號泣不絕臥寢于地毀瘠日甚一夕夢母夫人告曰地濕則致疾傷生汝固純孝惟竭忠報國爲父母光墓不必廬也公感悟歸家三年之中哀痛如一日　楊文敏撰碑

朱文恪奉繼母李氏克盡孝道壬寅亂劇扶母逃竄十餘日兩全無恙人謂孝感所致　聶銑撰志

王博士痛父歿義尤孝事母母卒未幾兄亦卒營葬艱苦教授蜀郡痛父遺骼未返丘隴白王丞雲南慟哭原野行求久之不能得卽奠歿所仰天一號幾絕日夜悲哀滇人感愴稱王孝子紳因述滇南慟哭記布政使張紞重紳純孝爲作王孝子文　吾學編

王稌紳子也少有志行壯力問學性至孝紳痛念父歿食不兼味稌遵教子孫相承數十年不變父母喪三年酒肉未嘗入口門人私謚孝莊先生　遜國臣記

高巍事母蕭至孝蕭老而痼疾巍奉湯藥不懈母亡廬墓蔬食三年以孝行旌　革除遺事

程通少有至性動必遵禮嗜學不倦鄉先生奇之年十四補弟子員洪武乙丑貢入太學時年二十二丙寅遭喪歸廬墓三年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識戊辰復上太學時祖平謫戍延安年耄耋通迺上書言臣幼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今邊繳戍卒如林顧豈少祖者辭極懇切書奏上　高皇帝憐之持其章不下私命兵部驛召平旣至迺幷召通東西立殿陛下顧通曰汝識此人否祖孫相持哽咽不能仰視　帝歎曰孝哉此人命除其籍　遜國臣記

方正學父方克勤守濟寧被誣謫戍江浦上書乞以身代不報　吾學編

司業劉崧丙寅應天鄉試報捷至公適自田中摘粟歸悵然泣下曰奈二親何　行狀

英皇御極察陳公祚忠直　詔復書官幷釋家屬公以父母槀葬且未成服乞歸殯終喪不允明日復上章言益痛切有曰古人立德必移孝爲忠聖王任官必求忠於孝俾不克居喪之子而求爲伏節之臣是欲以負叛之臣而求爲順歸之士也借惟有此一人必當投諸四裔豈公論所宜容盛世所宜有尚可列諸士朝加諸官爵耶　上嘉其誠詔許之御史河東薛瑄重其事親以忠感君以孝作文送之有勁節苦心如金百鍊無敗色殆可匹休古人之語　年譜

劉忠愍球性孝友居喪哀毀過常事伯兄甚謹兄弟五人同居合食終無間言從弟玭爲莆田知縣奉夏布一疋卽日封還貽書戒之曰當力行淸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議論慷慨卒以直言取禍天下寃之二子長鉞次釪通春秋痛父歿於非命皆杜門家居養母絶意仕進及王振馬順歿球被褒贈時刑部侍郎楊寧巡撫江西召二子慰勉之曰先公忠

義顯白子可以出而仕矣乃出應舉釪卽舉是秋鄉試第一尋兄弟竝登進士鉞仕至左叅政釪選翰林庶吉士攺御史仕至雲南按察使後子孫科第綿綿不絶人謂天固所以報忠愍云　李忠文撰志

林䇿齋性至孝事母益謹或有疾則親調湯藥不敢離左右及母歿家雖貧薄而殯殮葬祭一於禮而不苟每痛二親不逮養語及必悽愴終日　楊榮撰志

知府周公濟父禮遠涉江湖間公旣冠入郡庠爲弟子員因讀論語至父母在不遠遊章味定省曠而音問踈之語愀然不樂曰父在數千里之外幾星周矣

若之何而不往省乎卽徒步以往再越月抵閩適遘
疾已危一見公遂愈乃奉以歸復入學曰方寸定矣
於是刻苦不知寒暑者累年遂領河南鄉薦　李賢
撰狀
柯學士潛聞父喪　上命諭祭弃營葬葢異數也公
感激銜哀就道抵家不入中門寢苫枕塊不脫經帶
擇葬地于所居東南一里許以不忍離喪次圖繪形
二付其弟學正以董成之戴宜人卒公哭踊絕而復
生　朝廷聞之復遣官諭祭仍詔起復時祭酒缺員
久難其人　上知公剛方欲用之以厭士論公聞命

卽具疏乞終制大畧言忠與孝豈有二致事君事親
初無兩心使親喪可短則他日所以事君者可知矣
上覽奏許之　本傳
呂文懿未遇時父任景州學正歿不能歸葬或勸公
火之公痛哭不肯從權厝景時至墓慟哭景人及道
旁行者聞皆酸慘後公任內閣母憂去道景州啓窆
歸合葬或以陰陽五行家說沮公不聽奉載舟寢苫
枕塊極哀毀病抵家卒　吾學編
林公鶚母程淑人性嚴終日侍立稍不當意則跪請
移時雖終夜不敢離左右家有大小事必咨稟後行

母始娠爲嫡母所妬百計墜之不能旣而父懼害寄
養於所親某教諭移至蘇學稍長卽勵志經史後舉
進士迎養其所生父母於京師及守蘇郡母令夜陳
其日所行事或有過輒笞之故公得以賢能稱　客
坐新聞
郭忠武登至孝太夫人有疾兩割股作羹以進居喪
哀毀骨立不肉食笑語者三年　彭時撰碑
陳御史茂烈弃官養母灌園藝蔬太守閔其勞遣力
助汲閱三日往白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溢口食也
還之論者曰孝親之道詰極矣以母老陳情乞終養

疏曰臣生十五年父善辟不幸早喪母張氏無任劬
勞臣又隻身別無次丁孤苦成立臣前任吉安府推
官母年雖高猶能就祿蒙　聖恩行取來京母年愈
老疾病纏綿不禁跋涉重違故鄉臨別叮嚀言語悲
切臣待罪於玆將二年矣顧菲才無補風紀又蒙
聖恩錄臣前任微勞賜之　敕命舉家幽明感被
天寵揣分奚堪固宜損軀圖報於萬一也奈何慈闈
衰邁夕照如飛母今年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再酬
母年不可多得況臣又無男嗣又無兄弟一母一子
各各天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餌

執與調節臣既思母則報　主之心亂母復思臣則
保身之心微臣心可憫母心猶可虞也伏望　皇上
憐母子孤苦乞　敕該部照例放臣終養使得以慰
倚門之望少伸寸草之忱臣雖秖奉龍顔仰瞻天日
愈思　恩渥益勵初心尚期涓埃之報於將來効犬
馬之勞於未歿臣心實懇切　上憫其情特許之
吾學編
劉文恭性至孝母遘疾割腕肉以進事兄若嚴師雖
加楚毒不敢怨　李賢撰碑
陳白沙先生事太夫人甚謹太夫人非先生在側輒

不食食且不甘先生在外太夫人有念輒心動亟歸
果然母愛子慕惟日不足太夫人頗信浮屠法及病
命以佛事禱先生從之御史王鼎曰此見先生變通
處也北行時不別太夫人欲倣徐仲車故事伯兄不
可曰吾弟爲人子吾獨不爲人子乎兄弟泣爭義感
行路太夫人歿以七十年之孤子居九十年之母喪
哭擗食素一如先王之禮太夫人老耄康強如壯先
生以古希年顧多病嘗慮一日身先朝露不能遺太
夫人終故自太夫人七十年之後也每夕具衣冠秉
燭焚香露禱于天曰願某後母歿也後喪太夫人服
闋絶不衣錦繡曰向者爲親娯耳　行狀
耿清惠天性孝友親終追思不忘遇亡日悲痛如初
喪時事三兄恭而盡禮常修耿氏家業以昭先德
傳
劉文和居家至孝母歿廬墓三載事其父誠敬尤篤
父歿亦廬墓因致疾遂不起鄉人感化號其所居曰
仁孝里建祠祀之嘉靖初言官聞於　上賜額曰昭
賢有司歲祭御撰祭文有曰忠稗于國孝表于鄉爲
一代名臣云　山東通志
林文安天性孝嘗念二親生時弗克孝養故自宮坊

及南部兩乞省墓歸後家祭必躬不以老病廢禮族
人有孤貧者皆周其急　行狀
彭濟物少慷慨有志節初會試時前二場文論皆得
意忽得家報言母夫人劇病即束裝歸朋輩咸勸其
畱終場必取高第公曰吾方寸亂矣且母病與取第
孰重耶遂行抵家母見之喜病亦尋愈人稱其孝
紀聞
羅整菴父果齋先生家居日三子已鼎貴公禮部尚
書欽德按察副使欽忠通政司通政其初輒迎養復
乃更舉在告依依親庭不忍舍去滿門孝義海內賢

之　揚月湖撰東齋志

何燕泉性至孝父卒扶櫬舟還遇飄風人各奔免公誓與櫬存亡獨守不去竟全母病痿不能言公色養必得其欲嘗扶母避盗臨危弃檟以脫母比還則檟猶存人以為神庇　顧璘撰碑

韓苑洛性極孝友與弟邦靖同舉進士交相砥礪事父蓮峯先生及閤恭人終身不違顔色燮靖尤為切至公疾于廬幾一載汗惡之氣人咸不堪靖侍側未嘗少離飲食必親湯藥必分飲之鄉士夫為立孝弟之碑為鄉閭式後靖病亟公日慟不解衣不滋味者

二月有餘形且瘁靖譬曉之公泣曰吾弟憶東坡之詩乎來生之因尚當同為兄弟也及靖卒公廢寢食哭絶賓客遵生事衰経蔬食祥而弗懈公嘗謂其友樊恕夫曰世安有司馬遷關漢卿之筆能寫吾思吾弟痛吾弟之情吾當以此身報之故樊恕夫孝弟碑曰自有兄弟以來中間道德之相高功業之相耿亦多矣至于相愛之深相信之篤所見之同如公兄弟可謂曠世少有矣　王九思撰傳

寇公涂水隨其叔父大理裕菴公于京師一日聞父毅菴先生病嗽急即暮裝晨歸千里六日夜抵家侍湯藥不解帶者四十餘日毅菴先生見公至喜疾愈鄉人稱其孝感後公在寧波南畿閩中皆迎養處諸弟恩義備至從弟天瑞天與携教官所天瑞中舉天與發解山西登進士剛直邁往不絶于時予陽弱冠舉進士　呂柟撰志

刑部員外郎林公待用疏論妖僧繼曉指斥貴近被逮詔獄賴　憲廟仁明竟坐謫官去謂余曰俊罪當斥逐不悔獨二大人家居重貽其戚為懼耳久之其父菊莊公得報喜曰眞吾兒也自是待用名重天下而公亦以賢父稱云　楊一清撰志銘

呂涇野父渭陽公病公侍湯藥晝夜衣不解帶履恒無聲如是一年鬚髮盡白渭陽公卒公哀毀嘔血先是宋淑人權厝城東至是啓壙失一指公號天痛泣乃復得之遂合葬時大雨如注公徒跣擗踊泥中皆感泣稱孝　本傳

李賓之事父極孝雖位至公孤周旋承順畧不少怠公飲酒不多然遇酒邊聯句或對奕則忘倦嘗中夜飲酒歸其翁猶候之賓之愧悔自是赴席誓不見燭將日晡必先告歸此為人子者所當効也　菽園雜記

邵文莊晉少司徒引疾歸吳以遂慈侍尋遷大宗伯

竟不懟愉婉庭闈數載年踰六十日侍太夫人側怡愉懇款不異少壯日太夫人病中風公齋居茹素露禱移榻人謂純孝初公上疏辭職疏曰臣惟宗伯任隆司存三禮留都地重職備六卿顧臣才德既非其人而臣之情事又有必不能舍者竊念臣三歲而孤賴母過氏教育以至今日先因臣母年踰七十疾病交攻臣惟一身無弟無子臣累具疏乞歸照例終養比蒙　聖慈憫臣孤苦至情特廣殊恩准臣侍養是惟大造之仁使臣母子各遂其所凡臣母得以苟延數年之命者皆　皇上之賜也今臣母年至八十神志耄昏體力頹弱在牀褥每發輒危久近之期有不可言者臣於此時可一日而離側乎若奉以就祿則自臣家抵部水陸計肆百里顧臣母病勢如此道途困頓必不能堪儻由此以致不起則是養事靡終顧速其壽以負我　皇上前日曲成之恩臣之不孝莫大於此尚何能強顏就列與聞邦禮乎疏上聽辭

容春堂集

儲文懿公年二十三母王淑人疾醫藥不愈乃刺股救之延數旬卒時尚未室宗戚強公娶公頓足號天足指俱折乃已淑人遺命勿葬先兆内家貧無資公極力別營墓域每日伏哭塚上夜則苦誦讀以圖顯揚癸卯舉應天鄉試第一歸至儀眞卽號泣趍家痛母氏弗及見也　顧璘撰狀

吏科給事中林粹夫父芝司訓信宜母沒留葬焉及父遷韓府紀善占籍平涼遂領陝西解首連第進士以葬會都憲使吾廣因遡信宜訪得母墓慟哭祭之欲負骨以歸陳白沙止之有不與阜華其戴之句乃圖山形而去　雙槐歲抄

陽明先生祖母岑年百一歲考終時先生父海日翁壽七十有五煢煢苫塊哀毀踰制先生幼鞠於祖母聞訃不勝痛割又聞海日翁居喪之戚將何以爲情乃移書與克彰大叔曰老父癃疾不能歸侍日夜苦切眞所謂欲濟無梁欲飛無翼近來誠到知漸平復始得稍慰蚤晚更望大叔寬解怡悅其心開此時尚居喪次令人驚駭憂惶衰年之人妻孥子孫日夜侍奉承直尚恐居處或有未寧豈有復堪孤露勞苦如此之理就使悉遵先王禮制則七十者亦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内宴飲從於遊可也況於七十五歲之人乃尚爾煢煢獨苦若此妻孥子孫何以自安乎若使祖母在冥冥之中知得如此哀毀如此孤苦

將何如爲心老年之人獨不爲子孫愛念乎況於禮制亦自過甚使人不可以繼在賢知者亦當俯就切望懇懇勸解必須入內安歇使下人亦好蚤晚服事時嘗遊嬉宴樂快適情性以調養天和此便自爲子孫造無窮之福此等言語爲子孫者不敢直致惟望大叔爲我委曲開譬要在必從而後已千萬千萬至懇至懇正憲讀書一切舉業功名等事皆非所望但惟教之孝弟而已來誠還草草不盡　文成全書

楊公斛山授御史一載餘欲告歸侍養其友止之曰御史三載例有　敕贈之榮寧不少待公曰菽水之懽天性之愛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吾志決矣後母歿廬墓六年哀毀骨立屢薦不起朝賢嫉之革不復用已亥復起遂直言忤　旨逮獄八年　文集

嘉靖乙卯十月法司奏當決囚時楊忠愍公名適與張尚書經李都御史天寵同上內有陰主之者遂傳旨引決公夫人張氏謹奏爲籲天乞恩願代夫死事臣夫原任兵部員外郎先因諫阻馬市預伐仇鸞逆謀　聖恩僅從薄謫旋因鸞敗首賜湔洗一歲四遷歷任前職臣夫銜恩感泣私圖報効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臣所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尚伍書生

之習遂發狂論委的一時昏昧苟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卽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杖後入獄死而復甦者數次剜去臀肉兩片斷落腿肋二條膿血五六十碗日夜籠柙備極苦楚年荒家貧常不能給止臣紡績織屨供給已經三年該部兩次奏請俱蒙特允監候今歲多官會議適與張經一同奏請奉　旨處決臣夫雖隕市曹亦將瞑目臣仰惟　皇上方頤養沖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迴宸顧下垂覆盆倘蒙鑒臣螻蟻之私少從末減不勝大幸若以罪在不赦卽將臣斬首都市以代夫死雖遠禦魑魅親執戈矛必能爲疆場效命之鬼以報　皇上臣於九泉稍有知識辯復銜結無盡矣不報　楊忠愍遺集

教子

楊文敏諸子有雋才不令習舉業恐與寒士爭進其教子者皆聖人之道也有訓子序其序曰古者男女其未生也則有胎教既生也則有姆師之教其自幼之長也則有詩書禮樂之訓言行動止之則何莫而非教之之地哉惟古有是教也則飲食動息進退語默之間承訓誨之勤習見聞之熟由是邪僻之念不萌於心非禮之事不干其志蓋其德性之美才行之懿皆得於涵養薰陶之久以成之也是以其教無不備而其人無不賢者良以是夫迨至後世教法不立

有子女而不知所以教有父師而不知所以學由是放肆滛佚冥行暗路貿貿焉以自恣於禮法之外者衆矣欲求其成人者豈不難哉予於公退之暇料檢先聖賢所以垂教者掇其切要類爲一帖名之曰訓子編以藏于家俾爲父師者知所以教爲子女者知所以學庶幾有以成德性之善而不至於放僻邪侈以爲不肖之歸則幸矣至於傳世垂後則非予之所敢僭也　年譜

薛文清嘗曰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不明諸此往往於仕宦中目昧禮法不義之財以爲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錐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況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如宋之呂蒙正范文正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將相曷嘗有賴於先世之遺財乎然則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者惑之甚矣　讀書錄

李襄城訓諸子曰吾襲父爵四十年幽遠之情固多未達所行之事寧免過差然兢兢惕勵悔往修來不敢欺公貪墨以負　朝廷付託則自謂庶幾無愧也
墓志

劉忠宣教子讀書兼力農常督耕雨中曰習勤忘勞習逸成惰吾困之將以益之也或勸公爲子乞恩曰此固　國典然以待賢有功者其何敢哉　邵寶撰
前傳

邵文莊戒子書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謂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謂理卽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之天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爲人之名苟倫理一失雖具人之形其實於禽獸何異哉蓋禽獸所知者不過渴飲飢食雌雄牝牡

之欲而已其於倫理則蠢然無知也故其於飲食雌
雄牝牡之欲既足則飛鳴躑躅羣遊旅宿一無所爲
若人但知飲食男女之欲而不能盡父子君臣夫婦
長幼朋友之倫理終日煖衣飽食嬉嬉遊蕩與禽獸
無别矣聖賢憂人之陷於禽獸也如此其得位者則
修道立教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其不得位
者則著書垂訓亦欲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是
則聖賢窮達雖異而君師萬世之心則一而已汝曹
既得天地之理氣凝合父祖之一氣流傳生而爲人
矣其可不思所以盡其人道乎欲盡人道必當於聖

賢修道之教垂世之典若小學若四書若六經之類
誦讀之講貫之思索之體認之反求諸日用人倫之
間聖賢所謂父子當親吾則於父子求所以盡其親
聖賢所謂君臣當義吾則於君臣求所以盡其義聖
賢所謂夫婦有别吾則於夫婦思所以有其别聖賢
所謂長幼有序吾則於長幼思所以有其序聖賢所
謂朋友有信吾則於朋友思所以有其信於此五者
無一而不致其精微曲折之詳則日用身心自不外
乎倫理庶幾稱其人之名得免流於禽獸之域矣其
或飽煖終日無所用心縱其耳目口鼻之欲肆其四

體百骸之安耽嗜非禮之聲色臭味淪溺於非禮之
私欲宴安身雖有人之形行實禽獸之行仰貽天地
凝形賦理之羞俯爲父母流傳一氣之玷將何以自
立於世哉汝曹其免之敬之竭其心力以全倫理乃
吾之至望也　勿藥集

余肅敏弟子寰舉進士授戸部主事教之曰誠能動
人惟積誠自能銷僞又曰人固貴剛不可使人畏之
如虎識者以爲名言　李文正撰傳

羅整菴官兩都時留冢子視家事訓飭相繼如曰勢
位非一家物須要看得破又曰愛好人窮貪嚼不爛

人以爲確論仲子謁選未嘗通書故舊瀕行酌巵酒
而訓之曰前程有分定惟安義命便是比授官有期
欲圖南方以便省問乞公一達相知公復之曰數字
本不惜但似于信命欠確耳竟不與惟作行誨投之
而諄諄于忠信篤敬云　歐陽塾撰狀

劉文莊家訓素嚴仲子辭以進士使南方戒之曰見
利毋苟得也比還閲其衣篋無他乃喜曰無玷吾門
矣　李賢撰碑

楊文懿公示茂元書曰得書知汝預問刑之選吾一
喜一憂又一恨蓋近時進士率外補鮮得京職吾官

京久矣汝今又幸京官父子相聚足樂此所以喜也
凡刑官必須仁厚明斷而又夙夜勤愼無懈庶幾寡
過否則縱有罪虐無辜災及于身家毒流于子姓此
所以憂也吾幼嗜學欲以道德文章名世老而無成
每念常自愧見汝少若頴悟一以聖賢之學誨汝冀
汝長而成吾志揚吾名不朽不意汝慵不力僅能取
仕若在閑曹尚可鞭策今官于彼將役役於案牘其
暇學乎不學少文則異日雖或能建勳立業亦不過
一俗吏耳吾既不能爲大儒汝又爲俗吏令雖暫榮
一時而竟澌沒於千百世之下與凡珉同此所以恨

也不審汝有以解吾之憂而思釋吾之恨否也汝叔
去捉筆草此目昏手倦不盡所欲言　鏡川集
陳恭襄公瑄家有樂善堂恒舉鄒孟氏仁義忠信樂
善不倦之語以勉子孫　行狀
夏理卿訓子姓必以忠孝大節嘗曰吾未暇遠引杭
先達如貞襄之忠肅愍之烈王文璡之節爾曹弗能
效之非夫也　楊守陳撰志
台州章某聘某氏未成婚納妾氏有娠而其得疾且
死某氏請往視父母謂未成婚不許某氏堅欲往某
一見卽逝某氏爲棺歛之撫妾守喪妾生子綸親教
讀書通四書然後遷就外傳竟第進士官至禮部侍
郞綸先欲疏請復立舊太子恐貽母憂未果某氏聞
之謂曰吾平日教汝何爲汝能諫死職雖爲官婢無
所恨也綸遂以疏入忤　旨謫戍某地某氏怡然綸
獲復官終養某氏嘗自爲詩見志人共傳誦詩曰誰
云妾無夫猶及見夫夫方殂誰云妾無子側室生兒
與夫似兒讀書妾辟纑空房夜夜聞啼烏兒能成名
妾不嫁良人瞑目黃泉下　復齋日記
胡公富嘗語諸子曰予官居四十年無他長但淸白
二字平生守之勿失爾曹他日有官守務全名節金

帛易動人遠而勿親自然氣壯而政事理汝等宜無
忘予言　汪言錫撰行狀
楊公子器嘗論諸子曰若能孝弟勝于擢高科否則
雖中三元亦何用　遺事
林見素子達初時多病公在蜀移書戒之曰父母惟
其疾之憂夫子所愼在此也念之哉子承父後汝爲
長宗祊汝屬也念之哉形天地間靈而秀於物者人
汝形貌人也亦具所爲人者乎靈而秀於人者士汝
巾汝衣則士也亦具所以爲士者乎汝懷抱之隱行
業之顯吾不得而知也吾欲汝爲子贍汝弟適子由

吾不能老臯欲汝爲純仁適純禮吾不能希文欲汝爲伯子適叔子吾不能大中獨汝愧乎哉吾老矣所不能爲汝兄弟及爲之念之哉謂子賢愚不足掛懷抱任達語也執不變其子教之聖與賢教之的也元亮責子天道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堯夫亦謂望子大賢不知天意從否二賢距拔穎脫流俗外於諸子特未忘情爲善由己聖賢可學而至無與於天也借天而言責之子者至矣達後舉進士有文行　見素集

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況乃事奢華軒軒傲閭里僕僕過形衙不知禍所伏方謂勢可諸

勢亦有時歇禍來或無涯不如愼德業庶幾永無譁此張簡肅悅有感之作仕宦子弟宜書諸紳　近峯聞畧

朱公垂父鳳嘗教公曰汝當勵清操無以家爲慮予一盂飯一裘一葛自外於我何有又曰古大賢遭坎坷内抱安天下才竟泯泯草間汝幸逢時其立功爲孝乃父後以公貴贈官都御史　崔銑撰志

陽明先生在廣西書示子姪正思等曰近聞爾曹學業有進有司考校獲居前列吾聞之喜而不寐此是家門好消息繼我書香者在爾輩矣勉之勉之吾非徒望爾輩但取青紫榮身肥家如世俗所尚以誇市井小兒爾輩須以仁禮存心以孝弟爲本以聖賢自期務在光前裕後斯可矣吾惟幼而失學無師友之助逮今中年未有所成爾輩當鑒吾既往及時勉力毋又自貽他日之悔如吾今日也習俗移人如油漬麪雖賢者不免況爾曹初學小子能無溺乎然惟痛懲深創乃爲善變昔人云脫去凡近以遊高明此言良足以警小子識之吾嘗有立志說與爾十叔爾輩可抄錄一通置之几間時一省覽亦足以發方雖傳於庸醫藥可療夫眞病爾曹勿謂爾伯父只尋常人

爾其言未必足法又勿謂其言雖似有理亦只是一場迂闊之談非吾輩急務苟如是吾未如之何矣讀書講學此最吾所宿好今雖干戈擾攘中四方有來學者吾亦未嘗拒之所恨牢落塵網未能脫身而歸今幸盜賊稍平以塞責求退歸臥林間携爾曹切磋朝夕砥礪吾何樂如之偶便先示爾等爾等勉焉毋虛吾至望又有詩示子正憲曰幼兒曹聽教誨勤讀書要孝弟學謙恭循禮義節飲食戒遊嬉毋說謊毋貪利毋任情毋鬭氣毋責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

惡是兇類譬樹果心猶蔕蔕若壞果必墜吾教汝全
在是汝諦聽勿輕弃　續編

羅文毅倫上叔父書曰列位叔父列位兄長倫别無
他屬爲人祖宗父兄者惟願有好子弟所謂好子弟
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者也謂
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岳爭重與雲壤爭久足
以安國家足以風四夷足以奠蒼生足以垂後世如
汴宋之歐陽修如南渡之文丞相者是也若只求飽
煖習勢利如前所云則所謂惡子弟非好子弟也此
等子弟在家未仕也足以辱祖宗殃子孫害身家出

而仕也足以汙朝廷禍天下負後世甚至子孫不敢
認如宋之蔡京秦檜此豈父兄祖宗之所願哉想其
勢焰官爵富貴豈止如今日鄉閭中一二前輩也而
今日安在哉然所謂好子弟者亦在父兄有以成就
之耳人才之盛鄉黨爲最然非父兄敗之則子弟喪
之取譏天下貽笑後世甚可惡也載之史書使後世
之明君賢王輕弃吾人未必不由此也吾願叔父聽
之子姪戒之共慫成我做天地間一箇完人蓋未有
治國不由齊家家不齊而求國治無此理也何謂齊
家不爭田地不占山林不尚鬬爭不肆強梁不欺鄉
里不陵宗族不擾官府不尚奢侈弟讓其兄姪讓其
叔婦敬其夫奴恭其主只要認得一忍字一讓字便
齊得家也其要在子弟讀書興禮讓若不聽吾言譬
如爭一畝田占一畝任居兩邊不讓或至人命或告
官府或集親戚所損甚大若以此費置買前物所費
幾倍若曰任基無賣此又愚也其所以爲此計者不
過還自己之子耳父母之心愛子孫一也今奪吾父
母之子以與自己之子甚非吾父母之心也父母雖
不在逆其心則逆天理矣安知吾子孫不如今日之
爭哉凡事皆此類也而此事尤切故特言之今後若

有田地等物不明只許自家明白不許擾及官府我
若不仕尤當守此言也其餘取債之屬民甚貧窮可
憐自己少用一分便積得一分德奴僕放横必不可
縱容自今以後無片言隻字經動府縣方好不然外
人指議此人要做好人不能齊家世間安有此等好
人哉由此得禍未可知也兼我在此國事日在心懷
仲淹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況今日乎進退得
失有義有命吾心視之已如孤雲野鶴脫灑無繫自
古壞事皆是愛官職底人弄得狼狽了脫使根本不
安枝葉能自保乎戒之戒之　文集

厚倫

葺三溢先世有墓祠曰摽慶菴公起其廢一新之且益田供祀事而定祭享之禮令子孫世守之其於宗族里黨患其子弟無所於學則創龍淵義塾延師以教之患其歿者無所於葬則以玉峯西岡爲義阡聽其瘞焉又以王叔剛實鄉郡之賢者而石抹將軍能忠於所事即龍泉劍水之陽設祠宇祀之曰忠賢祠蓋凡可勸善扶義者無不爲也　宋濂撰碑

楊文貞事從兄仲基甫盡恭愛從子如子諄諄訓之爲學好義雖隔數千里貽書不輟也待羅氏弟妹尤

有恩意弱冠姑氏舉家疫疾素所厚皆削迹先生曰吾父同産也獨冒浹旬日爲灑掃戸庭具湯粥調護安而後去竟亦無恙　王直撰傳

夏忠靖公性孝友其弟原啓沒愛其子如子讀書鄉校時教諭史九部雖非授業師遇之必拜雖貧不變九部陞教國子月恒分之祿九部將老　朝廷從公請命致仕公與人交久而敬平生故人在患難率賙給之遇士之貧者振之有顛躓失所者援之德雖微必報而未嘗存怨惡心　楊士奇撰碑

曾公鶴齡事親孝於家極雍穆訓育其兄還孤子庠

自睟至有室卒成偉器致有弋陽司訓之薦嫁庠女兄弟二人如已女寡娣孤甥無不席其庇嘗分　上賜金買田以給先祀積俸餘以周族人之貧者親故均蒙其惠　劉球撰行狀

楊文敏外艱歸既襄事乃料檢鄉黨平日有假貸弗能償者悉焚其券族人有喪不能舉者悉葬之孤弱不能自存者悉收養嫁娶之有因産業致爭者罰已業畀之詔奪情起復宗戚鄉鄰送行者咸垂涕去　年譜

劉文介天性孝友初二親垂白在堂伯兄孟世仲兄

優游文翰間惟父綜理家務雖公私多故而二親安公之養閒居教子弟務底成材族人數千凡窘者葬其喪貧者成其配寡弱者扶之得所鄉人有貸者悉焚其券嘗慕范文正之爲人立義倉於先祠之左貯粟以周其乏且自爲記以見志　李賢撰碑

柯學士友愛二弟撫育從子尤極恩意季氏早沒悉以先公所搆寢室讓與其子宗壁而自與兄學正江別作室於都所東西以儉陋自居人以義稱　碑

林評齋治家儉而有禮待宗黨極厚族弟喜幼孤無依養於異姓取歸撫育迄于成立勸子姪讀書言不

輒口與鄉人周旋欵洽不事矯飾事其師孟陽最謹孟陽後爲翰林檢討以事没于京爲之經畫家事以反其妻子于閩　楊榮撰志

楊文懿凡有賜賚必奉親及施與族衆及親没而朝廷恩眷日隆至給三俸恒以親不逮養爲歎乃請以少傅俸於鄉邑給受以供祭祀及周恤親族故舊之貧者　詔允之　行狀

吕文懿宗族中有困乏者必推所有以賙之遇人之危殆者濟之惟恐不及歲時賞賚奉母之餘輒分遺宗族鄉黨而自奉甚薄　吾學編

陳恭愍倣范文正公置田一百四十畝以充祀先賙族之用號思遠莊及卒後族人以公無餘貲舉田還公子戴戴不可曰先人置此以行義也戴取而私之獨無愧乎況治命又嘗俾勿廢此人謂公有子　塵談錄

徐文靖倣范文正置義田以贍宗族奏請施行凡同宗合族之内有不給一切有劵有恤規矩森然子孫迄今不廢　内閣行實

吳文定篤厚倫誼吳中有田數百畝每歲租入視親戚故舊之貧者分給之　本傳

謝文肅先世遺有常稔田若干畝先生議供祠墓祿稍贏即别買田代之分給弟姪又置田儲租供家塾建方石書院賙宗黨治喪併患難之不贍者其處宗族仁義忠厚之行多可尚如此　顧璘撰傳

王康毅居家孝友敦睦尤出天然嘗倣范文正公遺意置義田若干畝以贍族人又置祭田若干畝歲時致祭祭畢因讌長幼以合族鄉人貧者賙之其於人之賢者禮待奬借不置不肖者容之以故終身無怨之者　行狀

馬西玄性廉不好居積所得俸祿悉以給昆弟親戚

困無依者弟汝驥歿後恤其孤有甥十餘人數來乞公公應之不爲怠卒之日鄉人會哭其室發笥視之無有也咸爲賻治棺斂以歸　存笥稿行狀

劉忠宣嘗以先世二宗族屬流散幾不可識作敦本堂歲舉二祭祭畢有燕以合族人且爲家規誦燕所　邵文莊撰傳

林見素居家鄉鄰貧不能存者歲給以粟喪助之棺衾婚姻助之財率以爲常而期功之親尤篤父所遺悉推與諸弟一弟無子家獨裕公不與子以姪後之人以爲難葺上世九墓捐田以供祭祀　楊一清撰志

接物類

教育

國初太學成中外歲貢學徒日衆師生相奸教化不行　高廟擢宋文恪爲祭酒釐正前弊　上自製誥詞至以尚父興周八百擬之感惟眷遇所以提挈鏠硤不遑餘力師道既立諸生畏教乙丑戊辰得士三天下之二而魁選又在太學大被賞遇後公卒　上一日思公論太學生曰宋訥作祭酒學規嚴肅秀才循路規矩向學中用朝廷以故得人訥善終朕禮送還葬又令沿途有司祭訥正德中謚文恪　劉三吾撰志

胡若思以內閣學行甚爲師表身先教士翕然向慕在國學二十餘年敦尚恩義時諸生以故告歸者法坐戍邊公申論其情可矜得免太學稱曰前有宋胡後有李陳　楊溥撰墓志

胡若思筮仕華亭時尚少而能以師道自任勸勉諸生務實學力行檢以變浮華之習日親講授每至夜分雖隆冬甚暑不廢華亭長者皆稱重之謂先生必大用其在餘干如華亭時士子樂從之成効居多　碑

魏文靖爲松江訓導汲汲成就人材諸生在學者候一更携茶往視之見書聲者供茶一甌至三更携粥以往尚有誦者供粥一碗如此者亦不頻數間一行之士子感激　古穰雜錄

薛文清提學山東每臨諸生親爲講解不事檟楚皆呼之曰薛夫子　行狀

古廉李先生時勉爲祭酒嚴毅正大極意造就人才初至令坐堂一月後乃散處於廂房列格致誠正四號號房中有家室者居外晨入饌堂讀書夜讀書務盡二更將五更復令膳夫提鈴循號喚起讀書或自潛行以察勤惰無燈者瑁記示責自是燈光達旦書聲不歇學者感激競相勸勉先生多宿廂房每隔三五夜必召同鄉人侍坐或說鄉曲舊事或論詩文言簡而確聽者忘倦更深乃已別時必曰話久誤工夫自當退補且曰三更是陰陽交代時讀書宜二更即止過此時則次蚤無精神其愛人多類此　可齋雜記

正統十一年太師英國暨侯伯二十餘人蚤朝畢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史願賜一日假詣國子監聽講　上命以三月三日往先是太師率諸侯伯至日到監乃携茶湯菓餅之類甚豐祭酒李先生時勉命

諸生立講五經各一章講罷設酒饌奉欵諸侯伯讓曰受教之地皆就列坐惟太師與先生抗禮飲甚歡太師累辭先生曰秀才家飯不易措置願太師少寛後命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抵暮而散此亦太平盛事也　近峯聞畧

陳祭酒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望之者起敬當會食諸生稍有失儀卽待罪不輕容或有所禀嚴於對君之理師道卓立名重一時六館殆千人凡升堂聽講會饌儀矩森嚴雖　朝廷之上不之過也　古穰雜録

陳先生璉崇尚道學爲提學南畿惟以禮義廉恥教化諸生病學者競爲浮華之文力欲變其故習徧歷郡縣居宿學宮默然端坐以身爲教令讀小學暇則習禮一時諸生翕然感化前後三年變色之語不見於衿珮　姑蘇志

禮部侍郎陳璉領鄉薦選桂林府學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時有　詔武臣子弟皆受學公日進諸生講聖賢之道仁義忠孝之說必使身體力行諸生雖文武不同莫不皆有所得都督韓觀鎮守廣西猛悍不下士聞公之教心悅誠服每以儒師加禮焉秩滿陞

國子助教　琬琰錄

臨川吳古涯先生以明正之學惇實之文端厚之行峻潔之操挺然而不詘脩然而不滓其於施教必先正本而後循序以達永樂中吏部言國子缺司業上曰此非可輕授其令祭酒胡儼愼舉有學行可爲師表者以聞胡公舉先生卽日授國子司業禮讓之俗洋洋於京師首善之地矣　薛應旂撰傳

康齋中歲家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稼穡手足胼胝非其義一介不以取人四方來學者郤其束脩雖飢寒有所不顧而寒士就學者復館穀之　行狀

謝文肅在南監勤以身教每嚴約束禁諸生班見禮損皂役錢以沛僚屬籍膳夫錢于官搆東西二書樓以庋鏤板上疏請增楊龜山從祀而黜草廬吳氏餘若擇師儒愼科貢等事論列尤多在北監請增號舍修堂室又請廟門衢面狹斜以爲褻慢買其地而廓之又買官廨三十餘區居學官以省僦直皆出夫皁雇役諸生貧困者有給死者請京府賻給歸其喪凡所建白皆師古義持獨見未始有徇俗希人之意
李東陽撰碑

戴恭簡珊爲南圻提學凡考校必以文藝占器識有

請謁者不色拒而終無所撓品藻精明其最所賞譽者大學士王鏊也士心帖服至無後言　李文正撰志

王文莊督學山西以陶養爲本先行檢而後詞華高下毫髮不爽又好面誨人毎生徒請益因材開發終日不倦士子翕然歸之　石瑤撰志

孝宗勵精圖治任儒宿北監既用謝公鐸爲祭酒復起章文懿爲南祭酒謹矩度尚德化厲廉恥六館諸生翕然向風姑蘇尤樾毋病不得歸省晝夜涕泣公許之或謂例沮則曰吾寧以違制受譴不忍絶其母子之情聞者歎服　行狀

耿好問爲祭酒誨教有恩義時異姓諸侯年幼者令學于國學公類古諸侯動戚言行可法者爲書以授之在國學十年士類感而化之　琬琰錄

丘文莊爲國子祭酒時文體尚奇恠或不可句公考南京鄉試及會試痛斥之怨謗不恤也士有慕道學者立詭異之行以徼名公因會試發策言之其在太學論者謂師道尊嚴無愧李忠文王於綜理周密則忠文不及　柯喬新撰志

林文安爲祭酒垂十年待諸生嚴而有恩凡差撥歷事定立規矩雖勢家子不容請托越次故事祭酒膳銀歲以百數計公悉貯之官贖置祭酒公署一所合監師儒公廨盡備實公創其始也　林廷選撰行狀

劉文恭鉉爲侍講屬正統戊辰選庶吉士命公教之公慨然以師道自任俾力追古作大有所造多以文學稱壬申祭酒缺大學士高穀以公學行老成薦乃命爲祭酒士類懽然稱得人公曰士子若室女當保愛之於是定課程示教條旦暮講學不懈六館之士肅然　李賢撰碑

邵文莊爲江西提學以身爲教先行檢而後辭藝黜浮崇雅士類勃興修濂溪書院白於巡撫林公待用

撤取濂溪族孫守祠改建白鹿洞書院清學田定課程遠近嚮慕　楊一清撰志

楊文襄爲山西提學力祛夙弊學政肅清弘治初改陝西大作士類創正學書院拔各學俊秀會業其中親爲督教其大規先德行後文藝故院中士連魁天下爲狀元者二人其以學行功業著聞者甚多　謝紀撰行畧

席文襄提學貴州夷方士鮮知學公力教約迪以正道時王伯安謫龍場驛公毎學擇秀者一二人集省城書院延伯安爲師士始聞古道趨正學　楊一清撰志

劉咸粟爲河南福建提學所至敦本抑浮士風丕變在河南士民遭巨寇劉六等之慘凡數十人死于節義既舉以聞且録其親屬之可教者于學在福建莆中二陳公繼之彥回建文中俱以節死爲立祠祀之　羅欽順撰志

魯文恪屢歷成均其教主于理道不屑章句南北士多所造就尤持清操滌宿弊縉紳欽仰　丙志

呂涇野爲祭酒篤行率人勤於訓迪每有條約動遵古誼經書子史博讀詳玩並有發揮門生環向請益耳聽口授無倦容無擇言今先生沒已久門人列在

仕籍者殆徧海内凡敦本欽華篤行好學恂恂然畧去空談者即不問可知其爲先生門下士也以故諸生爲之語曰當代非無儒先生則爲真儒當世非無學先生則爲實學海内以爲確論　著存録

涇野爲北國子祭酒時監規久弛先生發明揭示動以身教一二賢游子弟有不率者即繩之以法不少假借於是咸知所從事而乞差爭攙之敝風頓息或有以敬敷五教在寬規先生者先生曰寬非縱弛之謂乃日刮月劘以要其成而不責效於旦夕故謂之寬然云敬敷則不可不謂之嚴也古稱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其意正謂是也今人才漸不如古豈真古今人不相及哉内則祭酒外則提學皆有師道而以教人爲職者率多姑息假借而不知人才之日流也茸臨希悅進道于譽且非治民所宜矧以之教士哉規者不以爲然而先生持之愈堅國子諸生自是知所檢束而絃歌之聲禮讓之俗洋洋於京師首善之地矣　薛應旂撰傳

張邦奇由翰林檢討歷提學副使南京國子祭酒端重典雅所至卓有師模嘉靖年來浙中儒臣可爲輔弼者董中峯玘張文定邦奇皆不得用　浙志

劉公天和爲陝西提學副使關中人聞之喜曰今復得見我劉公耶比至潼關士女迎者如堵至有褰廉而觀者於是膠庠之士鼓掌而言曰先生至士風不患不周漢也公乃黜浮崇雅先行後文一時士習翕然且變山州鄙邑有交望其先試者　康海撰序

邵康僖試春官第一即知義理之學爲江西福建提學咸以正學從事教先德行藝取理彛樂陳古詞祠表忠烈士類宗之　續記

王虎谷任陝西提學語學者以聖賢之道曰立志曰主敬曰讀書曰慎行以五要肅士風以十有一行正

士教以九戒教士禮以二十一過禁士愆又立四科以待士建書樓於正學書院廣收書籍以資諸生誦覽學政肅清三秦之士莫不興起後陞國子祭酒時國學教廢公以十有七約示諸生學政嚴厲不少姑息士始不堪而終直其法　雍大紀

羅文莊補南國子司業先是起章公懋爲祭酒以家難辭　詔推補司業以需遂以命公此員缺而不補者七十年時監規積弛士多放逸每遇差撥爭論紛如公至謂放心宜收非管攝之嚴不可爭風宜息非稽考之精予奪之公不可持此三者甚力始而怨謗

交集終亦安之六館肅如　歐陽塾撰行狀

國朝名世類苑卷十二

國朝名世類苑卷十三

吳興後學淩迪知稚哲甫　輯
金陵後學姚汝循敘卿甫　校

接物類

厚德

徐武寧南征陳有定至蘇州閶門見一女子絕色卽以重幣備結曰且不卽納當爲後期及師旋悔之使人道意令其他適女父堅求以女侍巾櫛固拒不從更遺數十金以助其貲且謝負約之罪王之厚德如此　傳信錄

鄧襄武家蓄媵妾百餘晚年皆資遣寧家得賞賜多惠鄉閭父老及孤貧無告者實極公寧歸田里見故交遺民驩如也　朱夢炎撰碑

劉公崧赴北平時盡支職方俸得白金九十兩封識之以托其鄉人及歸往取則其人已用之公亦不問　行狀

太祖常召宋文憲問廷臣臧否第其善者復問否者爲誰濂曰其善者與臣交臣故知之其否者縱有之臣不知也卒無所毀　青溪暇筆

朱文恪善自遺陽放歸買地一區爲終老計方往經

嘗聞老翁哭聲甚哀詢之乃知翁子鬻此以償公帑翁以無依故悲公聞惻然憫之以券還翁而不索其值　談纂

解開吉水人背累鉅富其親故婚喪力瘠者輒以財穀濟之或有告急者蹈湯火赴援不顧利害或多爲鄉里所負開曰人孰不欲厚積而肯輕捐所有以與人哉夫富者怨之府也吾但知種善以貽子孫而暇金玉乎哉識者賢之開生一子甫七歲能詩長而穎悟魁人洪武永樂間翰林大學士縉紳卽其子也

客座新聞

杜環侍父官遊好學飭謹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執王事常允恭歿於九江家破母張氏年六十餘無所歸有憐其老告之曰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道上人對以一元歿已久矣惟子環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至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子平生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人無在者又不知伯章存亡姑謂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飢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坐乃定環購帛令妻爲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其家人順其所爲勿與較母有痰疾環親烹藥進七筯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

年環爲太常贊禮郎奉　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語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歿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氣絶環具棺槨殮殯之買地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云環後晉王府錄事

呂尚書震爲子乞官　上以聞夏忠靖公請與之或謂公曰彼昔奏公公忘之耶公曰吾自得罪彼何與焉平江矦陳瑄靖難時嘗欲害公後公薦瑄總漕又内賛其所請以濟國事二公深敬服公薦人自布衣至公卿不使人知此類甚衆　楊士奇撰碑

楊文貞自少知學手不釋卷年十二鄉人請爲童子師有觚生攜書過館下色僂甚公問故云有母不能養公曰嗟乎人孰無母乃分其徒之半與之俾得束修奉母　畜德錄

楊文貞客江夏嘗館於陳氏會城中大疫其家無少長悉病皆勸公出館不從陳竊聞之曰先生在我砥柱也終其家瘉不去婦家塚多壞子孫貧不克修治公初喪母宜人卜宅未得兆也婦有季父素重先生者告曰吾家某所壞塚世遠無遺骸葬此其後當賢請以贈也公曰丈人厚意不敢忘然義有不可幽明一理攘人之室而居之其得者失者皆能安乎且所重有後者爲其爲墳墓主耳壞而不治不可爲孝況又舉以畀人哉願丈人愼之以率子弟自是其家無復舉塚售人者　陳賞撰小傳

希顔先生楊翥講道於胥溪之上學徒彌衆楊士奇自廬陵來邂逅間以求館事公叩其中而器之乃告主人曰吾不足爲若師求我之所師者以師之遂辭去主人詢其所謂師者蓋指士奇也竟延之士奇德之迨入閣首以公薦入翰林尋拜禮部侍郎進尚書　畜德錄

尚書楊公翥厚德冠一時鄉邦傳誦其事甚多如隣家搆舍侵其甬溜墜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天雨日少也又或侵其址公有普天之下皆王土更過些些也不妨之句又以隣翁生兒恐乘驢驚之徒行如此

等紀載已多又聞其先墓前碑爲數田兒戲推仆墓人奔告公曰傷兒乎曰否曰幸矣語諸兒家善護兒毋驚之　九朝野記

薛文清曰惟寛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載物深以刻薄爲戒毎事當從忠厚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此言當留心　讀書錄

黎大樸世居岳之華容性耿介寡合重倫尚節違祿養極嚴廟祀兄嫂卒其孤名獻民及女皆幼育爲己子山東副使董國器妻歿而董適未返大樸屡省至臨清使携其柩以歸太常卿孟士亨卒家貧不能舉

大樸倡諸鄉宦官合賻俾襄葬事鄉吏鄧祿寓銀數十兩後祿死遂藏所寓物十年俟其子長乃還之居官儉朴不受私餽常患風俗奢侈婚葬宴飲滨示節度所居黃洋渡即潦病涉私帑築堤四十丈民甚利焉後官至禮部尚書　懐鹿堂稿

永新劉侁行業端茂永樂戊子領鄉薦會試下第道過滏水一女子未没號救劉命援之登舟載歸道中皎然不涅逮歸家婦迎問曰買妾乎劉告之故婦和女處女言本富族今舉室葬魚腹矣感君子再生恩請執婢役以報劉曰惡有是吾力猶能返汝立命人

送之還至則茫茫大川耳親戚皆絶形迹復載來劉命婦善視爲覓壻歸之婦曰渠已無家吾尚無后君非構意室之政使從人未必勝君殆亦天作之合其置侍巾櫛劉固不可知者諭勸數四久之乃處二室既而生二子長即大宗伯文安公定之次布政彛議寅之也　九朝野記

劉文恭在翰林祿賜之餘必分惠宗族故舊之貧者僚友卒而乏者爲具後事復教其孤有病吏公憐而舍之家家人以染其疾或請遷之弗聽已而皆愈鄉人有逮繫不能明者公爲白其寃其人懐金以謝公曰吾直爾公也豈爲私耶遂感泣而退　行狀

尚書張公鳳時人以公執法呼爲板張爲人正直而心地平易遇事敢爲人不敢以私干之尤篤於友義同門蹇於仕途者必極力助之故人李詢爲太常贊禮郎母老子幼夫婦相繼而卒公惻然遂養其母以終聘其女爲子婦教養其子至於成立又急於濟人嘗渡江偶遇一舟覆於急流公即捐白金購人救之舟中之人賴以全活鄉人稱爲朴實君子　李賢撰碑

故侍郎許公思温雅善呂文懿公其孫瑤旅食京師公周之數年曰汝當還守丘隴瑤佯應之曰諾公厚

贐之瑤受而不歸居月餘復來謁先生不問又周以粟布且勸之歸無倦意有鄉人丐於市公識之呼至衣食之終其身　碑

南陽李某閣老文達公之大父也公未生家有廣地千畝歲種綿花收後載往湖湘間貨之是時價頗賤停于邸舍越三月適臨江三商議值三百兩交易訖但貨未及發舟邸忽火延燒無遺三商者抱持而哭曰某等假人財物爲販江湖頻年辛苦合積貲本一旦罹此禍殃是天絶吾輩也躃地號天各欲自盡某聞而呼之曰汝等貨未及舟尚爲我貨物失價存我

當還汝亦理所宜汝失貨本無以爲生我尚能力業歸可再致人人咸義之即還其價三人感謝不已旦夕其家有客假宿于舍傷夜半聞堂中有人聲客起竊視之見兩緋衣人坐相語曰李某陰德固有但陰宅所向不利耳畧轉從某向發不可言詰旦客以告而去異其言即易所向明年生文達公中宣德癸酉進士天順末首相云　客坐新聞

景泰間臨川聶大年用薦起爲仁和訓導通詩書二經博涉羣書篤意古文及唐人詩書法李北海瀟泉諸公與一時達官顯人過抗者皆禮重之其名傳于遐邇初大年嘗言王抑菴冢宰求錢塘戴文進畫十年不得何如移十年求畫之心以求天下之才則野無遺賢矣此言頗聞于抑菴大年病不起以詩投抑菴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抑菴見詩曰彼欲予志墓耳及大年卒抑菴遂爲志其墓人以是知抑菴之德不可及　蓉塘詩話

天順初李襄敏公秉以都御史巡撫宣府張鵬以御史巡按有武臣私役士卒公將劾之故事都御史不理訟獄公以屬鵬鵬不可曰鵬非公問刑官也強之再三必不可乃自爲奏劾之事得下御史鵬曰今乃可理耳其後鵬與楊瑄俱以言事得罪謫戍兩廣詔詞嚴峻曰亡則殺之命錦衣衛林千戶監行二人同手梏行坐有妨朝不謀夕時公復巡撫南直隸瑄答鵬曰若於是時少貶李公今日能不少視我乎語未畢傳呼者至問誰爲二御史頃之公至見二人同梏哭不能起命左右寬之二人曰吾歿則已矣其敢累公此係錦衣衛親封且有邏者在後事且不測公曰何傷如　朝廷有責吾自當之即前訪林千戶跪請之林曰　詔旨也公曰有事吾自當之林乃從二人得釋於是所過州縣以公故皆飲食之或餽之贐公自解帶貽之二人安然得至戍所　守溪筆記

天順癸未春姚文敏知貢舉試院災天下貢士歿者相籍公祭于郊祭畢自謂不能致防災及賢俊拜于地慟哭觀者以萬數哀震數里　畜德錄

吳文定公有同年賀解元恩在京遘疾遷至其邸晨夕視之賀歿爲服一月喪鄉人教官某歿于京貧甚其子假貸于人公聞之惻然亟命還所貸自出白金爲衆先衆皆樂助竟得以喪歸　李傑撰行狀

何文肅初任禮部主事歸葬父卜地不得吉會宋樞密陳文定公葬父廣昌子孫貧欲鬻其地衆謂此吉

壤公曰暴人父而葬吾父吾不忍為卒絶之 吾學編

周文端少受學于吳布政繹恩吳既謝事歲製衣一襲銀十兩終其身久而不厭 李東陽撰碑

白沙陳先生嘗買婢得邑人尹氏女既而知之歎曰良家也命內人撫育如已女及笄擇壻嫁之

許西原性好施與人有疾親為檢合方藥常脫綿襖施貧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先生曰但不負此心耳聞者歎服 唐順之撰志

魯文恪會試北上家僕荷擔驅驢以隨遇大雪夜寒甚公必令同寢處同行者非之公曰彼亦人子也其

人令獨寒哉其厚德如此 遺事

王陽明先生以言事謫貴州龍陽驛丞有京來官赴任攜一子一僕道死作瘞旅文以祭之詞婉而盡悲愴感歎之意溢於言表 文集

衡山精於書畫尤長於鑒別凡吳中收藏書畫之家有以書畫求先生鑒定者雖贋物先生必曰此真蹟也人問其故先生曰凡買書畫者必有餘之家此人貧而賣物待此以舉火若因我一言而不成必舉家受困矣我欲取一時之名而使人舉家受困我何忍焉同時有假先生之畫求先生題欵者先生即隨手

書與之略無難色則先生雖不假位勢而吳人賴以全活者甚衆故先生年至九十而聰明強健如少壯人 叢說

接物類

交友

宋濂以孫愼獲罪安置茂州行至夔州卒方孝孺柔荆榛徃彼爲文祭之曰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爲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盖其後昆其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能而未嘗自以爲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泰然委命而不置乎戚欣此公之所以跨越前古抜彙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乎世

烏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遺文執其詞者感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眞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怪乎臧倉與叔孫宜乎公之厭斯世而不居并遠跡於峨岷盖將從重華於九疑唁屈子於江濱而不忍汙乎流俗之埃塵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爲夢幻得失毀譽爲浮雲六合之内孰非其第宅薦紳之士皆若其曾玄尚何窮達之足云吾獨悲歎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彷彿見公騎風馭氣鞭日月而叱星辰遨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乎無窮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二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可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噭噭哭于山巔與水濱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恩嗚呼哀哉列泰華以爲殽汪滄海以爲樽吾知公之不我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所得以冀有益於黎元酹皇天與后土尚同鑒乎斯言孝孺仍言之蜀王軫恤其孤嫠備至

遜志集

方希直死魏尚書澤是時謫寧海典史嘗捕方氏悉

力保護周旋以故方氏有遺育後過方故居爲詩悲悼詩曰箭輿衝雨過荒城撫景令人感慨生黄鳥向人空百囀清猿隨淚只三聲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却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

遜國臣記

王紳子穉初從學方孝孺靖難後嘗欲與孝孺表姪鄭珣至聚寶門外覓其遺骸歸葬不可得坐逮繫獄文皇念禕忠特宥之且用穉穉辭疾讀書青巖山下將終身焉穉與童昇庸書言痛念遜志名蹟日就湮沒欲執事與令兄商確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卒始末

爲家傳行狀以傳有虔慕之心者自能默識謹藏或可待時發揚於萬一稌遂輯方氏遜文爲赤城集後百年始傳　遜國臣記

楊文敏從　文廟北征登發凌霄峯公與學士胡廣金純金幼孜迷失道　太宗命中官二人及傳令者追尋得之時昏黑中官疾馳去公等復迷入窮谷中幼孜墜馬胡學士金侍郎不顧而去公下馬爲整鞍繼不數步幼孜復墜馬鞍盡裂公即以所乘馬讓之自乘騾馬從夜至旦登高涉險不勝疲勞翌日出山望見左掖乃趨赴之至午方詣中軍　上大喜慰問

良久嘉公之義公謝曰僚友之分誼所宜然　上曰廣非僚友耶何不顧而去也　通紀

周新在郡庠同列有過面責至人無所容人以公爲太甚輒抗聲曰責善朋友之道苟阿諛何取友爲有過者即改恒恐公知之益其養可知已　本傳

吳司業溥在太學遇諸生告歸省者輒感動不勝交友必輔之正道雖迂不避中允李貫故同舍生素相厚貫坐累係獄十年家甚貧先生極力賙之且戒其家人有無相共貫竟死獄中而賙其家益勤　行狀

李侍郎紹與人交必誠必信察後進有志於學者獎掖稱譽惟恐不至處僚友勸善規過言直意盡雖衣冠不正舉止失度亦必告焉其愛人以德如此　彭時撰碑

楊士奇知陳司成敬宗自南京考滿來京將至先令子迎於道分贈黃封一壺而侑詩一首詩曰請詢陳司業幾月出南都河上交冰未江南下雪無道途多跋涉塵土著些須下馬須煎滌呼兒送一壺此詩一時傳者爲領聯有相臣體更於友誼之隆藹然見於詞表可以爲後人法又以見前輩之風致云　客座新聞

謝方石憫鄉人方正學殞身滅族沉鬱百年不避忌諱收綴遺文行於世虛齋蔡先生致書有曰先生秉禮執義學士大夫所共推重清雖不肖心知向往矣已而得赤城論諫錄遜志齋集赤城詩集讀之三集皆公所訂正表章遜志一編則天地正氣沉鬱百年而幾憫者一旦遂得其全以顯行于世公之功大矣　墓志

黃文毅不妄交遊故布政使陳公仕賢今祭酒謝公鳴治皆鄉人之倬然者獨以道義相好刑部侍郎林一鶚既歿念其子孱弱爲經紀其喪復輯其事行傳

之　吳寬撰傳

吳公廷舉篤于友誼見良士身下之羅玘年四十餘貲貢入太學公奇玘玘病痢兩僕死公日爲煑粥負玘登厠一晝夜數十返玘病瘥同登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獻臣生我也在順德時庶吉士鄒智以直言謫石城吏目死公歸其喪于成都梓其遺文　鄭曉撰小傳

劉少傅忠爲南京吏部尚書時因司屬王主事韋之父致政家居素奢而漸貧乏乃遺白金二十兩與韋奉親曰恐父奉養不悅汝欲曲意以養則變節之事有矣幸勿改節　崔銑撰

李文達與學士呂文懿原陳公文彭文憲時相處十餘年未嘗失辭色每語具以忠言相告而於講學論政至終日忘倦人有善若己出不白之不已　內閣行實

邵文莊爲李西涯門生情義懇篤邵雖在臺閣尤箴規切磋嘗批邵文莊文字後云予往時嘗被方石老駁得荒迄今爲感不知國賢亦耐得我否文莊家居偶得手病不能作楷字每上李公書輒假手于人李恐文莊手尚病故書索親書曰但得數字足矣不必楷也甲戌歲李得文莊壽詩其和章有月窟靜探廉節手溪衣閒稱老萊衣文莊嘗誦以自警及西涯病没文莊聞計執喪如子爲位哭泣追憶生時每事作詩不下百首又西涯寄惠山泉詩有曰地主侍郎心似水平生品泉如品士但去江山不得清此山自得青金精　勿藥集

儲柴墟在南京與大宗伯白巖喬公少司徒二泉邵公中丞虛谷王公雲鳳咸翱翔郎署爲士林領袖砥礪名節刮磨道義爲學者師宗焉　行狀

喬莊簡宇年十五歲時以父職方公命偕其兄宗從

楊文襄遊授尚書習舉子業時公爲中書也年十八舉京闈鄉試登進士第授儀部主事初在門時飲食起居日必與俱分雖師生情猶家人父子歷官三十餘年楊位輔弼喬以禮書寒暄相通悲歡相體悉道義相規切逮列尊貴不忘師弟之義楊遭逆瑾之害憂形於色周旋排解無所顧忌喬轉南兵楊時在告尚移書相規曰君勿以官成自怠益自砥礪矜持崇德廣業以永終令譽則予之無似得以托姓名于不朽矣觀其言眞古道哉　楊一清敘別述

何仲默與李獻吉交厚李爲逆瑾所惡仲默上書李

長沙救之又求康修撰力救乃免以後論文相搏擊遂致小閒何晚出名遽成李漸不能平何病革屬後謂墓文必出李手李後爲撰之 紀事

鄭善夫初不識王儀封廷相作漫興十首中有云海內談詩王子衡春風坐遍魯諸生後鄭卒王聞之爲位而哭走使千里致奠爲經紀其喪仍刻其遺文 巵言

李夢陽代韓文草疏瑾已誦之猶不快前忿羅以他事械至京遂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修撰康海與夢陽同有才名各自負不相下瑾慕海嘗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瑾恒先施必欲其一至海每闞亡答之竟不一入其門至是夢陽所親有左姓者詣獄謂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唯康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識今臨死生之際乃始托之獨不愧於心乎吾寧死矣左曰不謂李子而爲匹夫之諒也強之再三以片紙請書數字夢陽乃援筆曰對山救我唯對山爲能救我餘無一言對山者海別號也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枉我我豈敢吝惡人之見而不爲良友一辟咎也遂詣瑾瑾焚香迎海延置上座海不少遜瑾曰今日有何好風吹得先生來也命左右設席

海曰吾有言告公公如聽吾言當爲公留不然吾且去矣瑾曰云何海曰昔唐明皇任高力士寵冠羣臣且爲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瑾即請爲先生脫之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於李白數倍而海固萬不及一者也下獄而公不爲之援奈何欲爲白等脫靴哉即奮衣起瑾固挽而止之曰此 朝廷事今聞命即當斡旋之海遂解帶與之痛飲天明始別夢陽遂得釋歸而海自是與瑾往復遂罹清議矣張治道狀又曰對山爲獻吉往瑾所瑾聞先生至倒屣迎之留飲坐話久之瑾謂先生曰人謂自來狀元俱不如先生眞爲關中增光先生謟言曰海何足言今關中有三才古今所稀少也瑾驚曰何三才古今稀少也先生曰李郎中之文章張尚書之政事老先生之功業瑾曰李郎中爲誰乃與我豆耶先生曰是今獄中李郎中也瑾曰非李夢陽耶先生曰是瑾曰若應死無赦先生曰應則應矣殺之關中少一才矣飲既罷明日瑾奏上赦李夢陽其顚倒小人愚弄奸臣如此 薛應旂撰傳

南昌舉人劉養正舊從王陽明遊黨附宸濠僞授太師事敗被擒伏誅其母死未葬公爲之葬又爲文祭

之曰吾不敢宥汝之生以葬汝之母可謂故舊不遺
情法兩盡矣　黃綰撰行狀

箴規

方孝孺爲翰林侍講典　國家大政同郡王叔英時爲漢陽知縣遺書曰凡人有天下之才固難能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文帝不能自用其才者也子房之於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故高祖得以用之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於是文帝不獲用其言方今明良相逢千載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也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乎得時措之宜也孝孺深然之及與政又輒慕古王政卽欲見諸事以故多紛更卒無成効　通紀

蹇忠定被援擢與時浮沉博士王紳上書勸之曰執事方負天下重望治否安危固係於進退去取之是非而所任非所長所職非其所事位高於器則有覆餗之患才過於職則有積薪之譏非其財而强委之至於僨事則是執事欲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

況敢望其逸樂優游而與時俗上下乎義得書極感
之　本傳
都憲何喬新與彭方伯韶書曰閣下轉調廣州士大
夫往往譏閣下爲好名僕切以爲不然君子爲所當
爲初非爲名也但舉世不爲而已獨爲之衆人遂以
爲好名耳然好名何過哉先哲有言求士于三代之
上惟恐其好名求士于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使
世之爲士者皆知好名又安肯叩稽匍匐於官寺之
前以求美官乎田承君責鄒志完有云願君無以此
舉自滿士之所當爲者未止也僕亦願閣下勿避好

名之嫌力行其所當爲者爾舉世不我知安知百世
之下不有知我者乎不可因此自沮也按此書句句
字字正言確論深得責善輔仁之道抑公勵人如此
其自勵從可知庶幾壁立千仞氣象　通紀
何文肅爲副使見時政闕失致書於翰林學士彭華
曰古之善觀人國者不觀其國勢之強弱而觀其用
人之賢否今則用人賢與否與愚不能知但見陞一
官進一秩士論輒譁然曰其以親舊當道而得之或
曰其以通書政府而得之其以納賄權門而得之僕
始聞之以爲人言不可信徐而察之巧宦者悉皆趨
擢自守者往往淪弃亦不能不信也夫平居之時既
苟利以進身多事之秋肯捐身報國乎不待智者可
知也愚謂當崇奬恬退之士抑遠奔競之徒以其振
名教於風頹俗靡之際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剛介寡
合者君子也媚柔易親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得八
九矣果君子與拔而用之不必親也不必故也不必
識其面也果小人與黜而退之親不可私也讎不可
避也羣言交屬不可徇也以此處之庶幾有招之不
來麾之不去君子之士出焉此時弊之大者閣下官
爲學士職號論思時政之孰得孰失人才之孰賢孰

否知之素矣經筵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
受其賜可也昔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爲翰林學士所
論奏者豈徒發揮經義而已哉舍二子而他取法焉
非僕所望於閣下也尊兄少保先生實秉國鈞古人
有云政將及子可不預慮而熟圖之耶　通紀
吳廷舉陞兵部侍郎即自劾及蔣文定公隨侍南狩
之事將公與面論曰爾謂不能移書論冕有愧于古
者四人其引韓愈諍臣論歐陽修與范司諫書意蓋
欲冕隨事効忠未爲不善至朱熹與史浩書謂不爲
張禹孔光爾亦信冕之決不爲張禹孔光也獨陳瓘

謂曾布以官爵牢籠移書論其過爾今入朝首疏論
冕以示鄉曲朋友無私交之意正與璀意同但曾布
是宋時宰相當時欲以朝廷官爵市私恩故陳璀特
論之今之內閣學士不比古時宰相爾之陞官皆吏
部會官相舉不與內閣相干誰敢以　朝廷之官職
市一已之私恩乎爾何不相諒也廷舉遂無言而去
湘皋集

蘇郡守以民間多隱田於是爲丈量之法劉公文恭
在林下聞之投守詩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
與青天如今那有閑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守爲罷

之劉可謂得規諫之體　蘇談

薛文清曰余昨自京師來河南瀕行院中寮友有誦
唐人此鄉多寶玉慎莫厭清貧之句余每不忘其規
戒之益導友善不納則當止宜體此言未合者不可
强言以鈎之若然則近於諂　讀書錄

邵文莊以戶部出爲江西提學李西涯贈以詩曰職
在文學官在憲政宜嚴肅教宜寬文莊嘗語人曰其
在江西深得其力　家傳

兵書王公竑應　詔薦編修岳正給事中張寧爲都
御史二公爲內閣李公賢所忌嫉吏書王公翱附之
皆得外補竑致仕歸河州柯學士潛有詩送之末云
不知白髮龍鍾者猶踏清霜候早朝王翱見之曰柯
君此詩蓋謂我也　野記

張寧序送楊繼宗曰予聞公此行不謂考書最將歸
老陽城又聞天官尚書數論薦未果夫有天下之名
者求退誠難古昔名臣至欲自汙而去其道宜有所
處公必退也其審焉穎川黃霸爲相功名損于治郡
宦成而怠事所當警公必進也其勉焉朋友近則相
規遠則相譽乎於公有交際之義於其別也聊以此
言贈之　文集

正德時李西涯公于劉瑾張永之際不可言臣節矣
士惠其私猶曲貸而與之幾無是非之心羅公玘乃
李之門人引大義責之書云生違教下屢更變故雖
常貢書然不敢頻頻者恐彼此無益也今則天下皆
知忠赤竭矣大事亦無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終日此
言非與彼朝夕獻諂以爲當依依者皆爲其身謀也
不知乃公身集百垢百歲之後史冊書之萬世傳之
不知此輩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
日然病亦垂死此而不言誰復言之伏望痛割舊志
勇而從之不然請先削生門牆之籍然後公言于衆

大加誅伐以彰叛恩之罪生亦甘心焉生蓄誠積直
有日矣臨械不覺狂悖干冒之至李得書淚下 主
峯集
邵康僖有遠識好箴規人倫菴梁公遷按察使公勉
之曰大吾心胷以集衆善廣吾耳目以宣羣情贈韓
僉憲汝節之言曰充之以量罔有弗容守之以謙罔
敢不服林見素復召胡端敏還司馬咸以進止之義
世道之責箴之李立卿爲方伯贈以言曰風之厚也
而後可以負大翼水之厚也而後可以負大舟學之
全也而後可以勝大任先民所以建業于商周者蓋

可識矣立卿拜而謝之 遺事
寇涂水入太學尚友天下士與馬谿田伯循呂涇野
仲木崔後渠子鍾切磨聖賢之學而以躬行實踐爲
本詞章非所先也用是各底於成 碑
王文莊佐吏部時尚書陸完有才名顧與宸濠通語
言公亟稱夏忠靖王忠肅二公賢可師法感動完完
意不悅㘴公南戶部 吾學編
邵康僖好論天下事有遠識多格言令 天子勵精
更化羣哲刮劘公與當路言勉以寬大是崇貽胡端
敏書曰大臣義欲有爲必其信任日專幾會可卽援

引善類布列要地俟君志大定國是不搖徐議興革
庶保克濟否則恐有異議乘之不惟無益且啓不靖
而黨事日滋矣 言行錄
王子衡與張羅峯書曰公受知 主上雖古昔夢賚
之賢魚水之懽殆不是過飛 詔再起 聖心拳拳
所毗賴益篤矣伏自大賢鄕丞以來援稽古典矯正
時弊闡穆祛除精華宣朗出自巖廊之上達之溥天
之下蓋純然一變而改觀矣此固 主上聖智聰明
總攬乾綱所成而公卽心啓沃秉猷入告之功亦不
爲少也以愚言之方今天下之勢如治病然劫毒之

劑既投沉痼之病巳脫脈息內融精神外灼巳十得
八九矣所欠者安靜調適以保養其元氣爲急務耳
然安靜功夫僕不敢盡言惟公急其先務 主上操
其簡約則天下受福奄在目前 亞浚川集
劉養和擢任三邊總督上疏懇辭王襄敏在留都與
書勸之曰仕者遊南都安豫閒散誠如我公之論獨
叅贊之官任重責大與內外守備同事最難爲處過
則激不及則廢事行而又能懾服其心殊不易得僕
之庸虛不肖每懷顛越安有所濟之哉故人眷淚顧
獨不教我乎切望切望陝西三邊戎虜所會近歲可

謂多事矣卽今用人賢者多苦留公總理勢所必至預儲百萬之糧不在歲用之數則公他日當事決不費心安夏陵胡不勞而舉矣如何如何謀謨於廟堂者之經理之才宣力於庶績者寡論道之望公也兼之他日　聖明擇輔舍公而誰若餒然求退視民如吳越而無納諸溝中之痛不惟愧於伊摯亦社稷臣之所不取也念之念之　浚川集

王陽明寄楊邃菴閣老書曰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大夫忻忻然相慶皆爲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至憂以爲猶甚難也夷尾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

無可以望者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難然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受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可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義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益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不詭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　文集

崔文敏銑以時事多乖上西涯李公書曰竊聞忠臣者遠不間其情厚師者徵不格其敬銑賤士也待罪

侍從坐視時變上未能訟言於君次未能私告於師是天下之大罪今天下之病深矣財殫而用加役民疲而勞未已賞數而功不勸罰輕而罪不威令下而不循惠施而不霑官肆貪而法廢事取具而實亡雖然此見事也惟執事可告之也而所以拯救之者端係于一二帷幄之臣竊意執事之計之不可緩也夫舉政以才行介而內信學深而知政藝精而適用才之全也偏得者酌用之毋以科目舉其進毋以浮僞溷其眞毋以麤率弃其直毋以小瑕遺其長毋以資格緩其爲使部薦其監監薦其守守令各薦其屬抑

倖治貪厲恥表節嚴其進裒其僞不惟得眞才亦可以正士習矣周上需繫民心財也今　內廷之奉軍旅之供者可計乎南以水荒北以盜蕪其歲入幾何也財不足則民貧貧則苦生苦生則心離心離則凡可以救劾者何不爲夫盜者擾始也擾之靡靡英雄因之而起是故亂則財始乎曰節用而愛人周禮歲終計入以會王用官以工皆稽業而定餼廩併庶官今皆可行也夫本強者能制弱枝備豫者能當卒變禁兵本也重鎮備也兩京禁兵伍以內賂而鉄操應故事而舉治戎者以紈綺子將之一旦緩急此屬可

仗乎當燎眉濡髮之時尚修拱手徐行之度非計之得也秦晉兩鎮地險人勇選將以練禁卒擇人以守秦晉厚結民心精治士馬守險廣儲俾可憑藉今議者曰土兵劣於邊兵未知計者也勇不自奮作之斯興技非自長習之斯熟　太祖定中原江上卒耳太宗北伐中土兵耳是故安危在所任倡者利鈍之繫也　文則

樂善

三原王公一日出朝有在夫向之呼萬歲入部延屬僚諮之衆駕部曰昔張忠定行軍三軍呼萬歲公曰止勿言即回戒閽人謝賓客反覆思得數策明早請衆駕部語之衆不答公乃曰當時忠定何以處之曰亟下馬呼萬歲公喟然歎曰吾輩安能及古之人彼倉卒應變而有餘吾無事終日思而不足子於倉卒中即能舉忠定事爲告恕不能及也其好善如此

菽園雜記

東山劉忠宣稱王都督信云予在本兵日毎用一將

官思得王君實若人那得討來　康仁錄

學正魏齡潮州人初至京嘗侍古廉先生言曰昨聽選部中見羣衆相語但問其處地方有出產不聞一人施政教方畧爲言者皆若此天下安得治先生聞其言甚喜間謂彭文憲時曰新學正能言諸人所不能言有志之士也因誦其語云云後力薦于吏部

可齋雜記

王子衡嘗曰余取友於天下得有道者二人焉河內何粹夫高陵呂仲木是已彼二子者篤莽往哲幾於聖軌求諸今世葢絶無而僅有者也觀其忠君孝親

從兄信友儀刑于妻子卓卓乎世之表儀又能率復
貞淳游心澹泊非其道義雖世所華重若塵垢戕賊
我者毋貧守節老而彌固不亦古人之篤行乎其學
之造詣通極天人言論風旨希夷瑩徹時而羣疑方
搆機宜未審乃能據經體聖檢括參合獨斷內凝與
道無爽不亦古人之實學乎嗟乎天欲興治必以彌
綸之業付諸大賢當今之世舍二子其誰哉　王氏
家藏集
舒翰撰與林泗州書曰所示崔司成欲表章胡子意
甚喜崔公古學芬心師之久矣故所見畧同胡之純

粹疑於辭過之而辭之比則蔡虛齋亦其人也不知
執事以爲何如生欲來春歸時爲蔡請謚雖不必當
道者可合亦庶幾後進之士少有提撕且讀其書考
其行可以爲他日建議者張本唐虞世遠雖自名大
儒者無復讓德之意如崔公者良不多見也林見素
楊邃菴王陽明吳東湖此皆好善樂士爲一代之表
表者然亦不免自家先據他位要之還是韓范一班
人物但若虛齋之見善卽欿然自以爲不及稍不同
耳崔公似有此意不知吾兄取友當世亦論及于此
否　梓溪遺文

楊公仲舉昔戍武昌楊文貞公爲學官以失印避罪
至其地流落無依變名曰楊立可因行途中值雨偶
憩仲舉之家見其方爲童子句讀與談有契文貞因
善易遂許受焉仲舉下拜願終其聽文貞以無資爲
言仲舉卽讓與之而自教授於他處往返十餘里不
以爲勞文貞被薦乃相引拔文貞作第初成設中門
未行使人亟請仲舉先生至曰此門何不容有德之
人先踐也其好德也如此　蘇談
彭惠安任蘇松巡撫何文肅移書勉之曰東吳巡撫
之設最舊然有遺惠在人者文襄周公近日士夫所

賢以爲忠鯁者司馬王公也盍思有以兼之彭公抵
任訪質諸士大夫求周王二公良法美意與時損益
作思齊堂記畧曰文襄公之功於經理邦計爲大若
司馬之孤忠尤爲公議之所歸然其行事皆有實惠
不減於文襄特爲忠鯁之名所掩耳然文襄以侍郎
任巡撫未兼憲職語默有時未可輕議也二公皆吾
師也但力卑弱思欲企之而未能不可不勉以終友
人之教焉　思齊堂記
吳匏菴爲吏部侍郎時蘇州有一太守到京　朝覲
往見匏菴匏菴首問太守曰沈石田先生近來何如

此太守原不知沈石田茫無所對匏翁大不悅曰太守一郡之王郡中有賢者尚不能知餘何足問此猶是盛朝事若在今日則舉朝訕笑以爲迂妄不急矣　叢說

文衡山以李梧山薦至京林見素一見稱之曰世人知衡山者曰辭郡伯之聘王戎固爲之矣古文字之高元賓固爲之矣書畫之美文忠文敏爲之矣然君峻節孤風使人傾懷注臆有不可及之歎私悱經義策士徒求之繩墨尺寸之間不足致磊落奇偉之材而公之宛珠傳璣又非循常肉眼之所易識吳文定公亦坐是久之而竟大遇刖足連城均是物也自愛自愛　見素集

國朝名世類苑卷十三

國朝名世類苑卷十四

吳興後學淩迪知稚哲甫　輯
金陵後學姚汝循敘卿甫　校

出處類

恬退

高廟詔誠意至京稱爲孔明之儔累欲封公謝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功固辭又欲相亦辭三年封公伯爵告老正德九年　賜誥曰劉基學爲帝師才稱王佐孔明之任豈間人言敬輿之謀不負所學占事考詳明有徵驗運籌畫計動中機宜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受爵能讓懷辭金蹈海之風成功不居從辟穀封留之請可謂明哲允矣清真特贈爾爲太師謚文成　行狀

高廟欲用宋文憲參大政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不願居職任也　行狀

陳靜誠名遇　太祖定金陵時南臺侍御史秦元之薦公宜顧問左右即日召見與語大悅每稱先生三年　幸其弟與官輒辭不就再除翰林學士固辭除禮部侍郎又辭會疾醫療頻至病愈入謝　上望見連呼君子君子除禮部尚書又固辭自是不煩以務

毋從容燕見　賜坐侍食談說經史古今成敗孝弟仁慈公溫良謹恪人有過被　上譴力爲解　上喜公誠篤毋聽公言嘗曰卿老不欲仕有子可帶刀衛朕公頓首伏地辭益靜澹恬退始終一致年七十二卒　賜賻祭及東園秘器命葬鍾山長林之原　楊士奇誄表

徐舫桐廬人戴黃冠服白鹿裘腰絳青絲絛性尚風義章綴不能縻自幼有俠氣視法度士如無物已而悔受章句業輒操觚爛然已而復悔是蠹書魚也人生貴適意乃放浪山水歌吟於雲烟出沒之間與江

漢淮浙名士相摩切人莫測其涯際宛陵故人羅氏率五百指來避兵輒衣食之病爲主藥死爲殯葬久且弗懈事平具送還其家先是青田劉基金華宋濂麗水葉琛龍泉章溢同被徵赴召過桐江遇方舟立於江濱揖劉而笑且以語侵劉劉銜方舟以隱自高數欲挽起之方舟竟不出厥後葉守南昌歿于王事章中丞病劉封伯爵受毒卒宋安置茂州獨方舟養高終老于山林亦豈偶然之故哉　潛溪集

大學士胡文穆公廣擢高科陟華要歷朝三十年襟度蕭散以滿爲戒廼心毋在丘園命善繪者圖其故居曰長林書屋楊公士奇贊之曰夫古云仁人君子其處也未嘗忘斯民及出而仕矣亦未嘗忘乎其平昔丘園棲遁之適蓋其所學必在乎兼濟而所自得書內者不以窮達而有所變易也苟一朝得乎彼忽忘乎此沈醉溺焉變易其所素此其人可與有爲者乎公少居於此久而不忘於此蓋人之情也顧今遭遇　聖明居斯文之首任　寵待之隆千載一時也公於是時方圖盡其所當爲者以仰答盛遇之不暇其暇乎望山林處士之適哉然則公之斯圖殆所謂寄意者乎　東里文集

永樂六年車駕將巡狩北京預召鎮遠侯顧成副儲君監國既至　上再四且諭所以召公之意公言皇太子仁厚恭儉明達足任付託且左右文武之臣其智識深長皆非愚臣所及蠻夷雖今帖服小有兢爭必持兵爲亂愚臣非敢決意去留惟　陛下命之上忖知公意嗟嘆累日賜鈔幣白金命還貴州陛辭又辭於文華殿曰　殿下於事君父恤兵民素行有誠惟於小人當置度外萬事有天理餘不足計蓋是時懷奪嫡志者多不樂公在京師公燭知故先幾引去也　野記

正統五年楊公士奇求歸未遂與館閣同志者七人倡真率敘會畧曰世以文學仕而得入館閣者鮮館閣而得其僚之德同志合又相與壯老不相違離尤鮮也今學士七人枉館閣或二三十年或四十年皆歷事四朝所謂德同志合者也每共相謂遭逢之不偶契好之逾深而以自幸於是皆老矣正統戊午士奇年七十有四建安楊公六十有八南郡楊公六十有七文江錢公六十有六安成李公六十有五臨川王公六十有三泰和王公六十遂倣唐宋洛中諸老真率之會約十日一就閣中草具小集酒各隨量般

止一二味蔬品不拘取為具簡而為歡數也以是歲二月六日肇事序仍以官者在館閣不改舊也顧在坐者文雅風流道義相發皎羣玉之交映鏘金石之和洽謂盛矣而士奇最老濫厠于列存枯幹於芳林昧大易之知退能免懷慚乎因賦近體四韻且屬和章以備他日館閣故事云　文敏公年譜

黃公文簡從　上親征師旋固請歸田時淮父靜庵先生八十有九淮年餘六旬恪供子職弗懈父殁　上命以一品禮葬既襄事淮拜恩　闕下　上寵留累月　賜遊西苑　命乘肩輿登萬歲山賜宴山之麓翌日獻詩以謝　上大悅仍　命宴餞於太液池且諭之曰明年朕誕辰卿其復來越明年如期至寵錫有加九月辭還歸田杜門不接世故者二十餘年至正統十四年乃卒于家壽八十三謚文簡　内閣行實

練御史綱歸吳絕意功名葺舊業于尹山之陽為終焉計建思庵于先塋之側塑先賢范文正公文信公像于中語人曰初吾自分得用於時當學范公不則為文公然爾今兩失之奉其遺像以見吾志識者憫焉　黃偉撰志

陳光世祭酒德望文章名聞朝野既退家居不輕出入被其容接莫不興起別號澹庵居士又號休樂老人　水東日記

天順元年軒公輗以老疾告歸　上不許吏部覆奏始　賜公休致又明日公　陛辭復承　召問公歷陳為御史為按察使為都御史所以　上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具僅二竹籠是汝乎公頓首又問年未老再可用乎公頓首以疾告　上知公之不可强乃賜織金綵段二表裏白金二十兩公辭既即日就道　劉廣衡送行序

王文端公退于家居一切世味安於澹薄居第隘陋曾不屑意天順初年踰八十春夏間集諸僕耕蒔擊鼓唱歌公乘肩輿循觀阡陌諸子孫更迭稱觴上壽宴樂鄉邑以為美談一日澄江洪漲公踦門坐觀諭諸子孫曰為東里先生不欲吾同事于內閣調出理部事我時不能無憾然使我在內則天順初年當坐首禍必有遼陽之行今日安得與汝曹觀水為樂邪以此知出處有定非人力所能為也　蹇齋瑣綴

英廟復位薛文清居內閣數月　朝議遣使求獅子於西域諫不聽又見石亨竊弄威權歎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引疾懇乞致仕得允即出城行至直沽遇風雨舟不能行餱糧俱乏日中猶未舉火吟咏不輟子淳私慍公不為意言曰人家好好做官他便要退受困誰怨先生聞之曰我雖困而道自亨也　遺事

南陽李先生當國每以詩寄薛文清先生始終不答門人問之曰昔温公退居于洛中呂申公當國屢以書問起居温公不答某亦此意　行狀

商文毅諫　上去西廠諸內臣忌公公不自安遂請老陞少保致仕公家居十年絕口不談世事　行狀

高公明成化間乞終侍養歸貴溪山築蚕閒亭逍遙其中起捕閩賊賦承　詔出蚕閒詩有四壁蕭然安一榻寸心虛了湛三靈之句嘗號五宜居士謂無才一宜退有疾二宜退親老無昆弟三宜退及以治盜徵謂宜再起功成疾作宜再退其號五宜以此昔孔戣有三宜去司空圖有三宜休皆歛退事史傳所稱載嗚呼勇退固難事然退而出出而復退其出不徇物而退不為矯情者蓋尤難焉君子論事必先大節矧其才卓有治效可指述哉故公雖名位未極功澤不徧施揆厥終始稱國之大臣可也　李東陽撰傳

都御史高明急流湧退時人高之乃於第前豎大石柱二上題一聯云進以禮退以義大節昭明於天下耕而食鑿而飲身蔽處於林間　客座新聞

章文懿僉事一考至吏部年四十一乞解官吏部尚書尹旻慰留之辭益力遂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如何可退公對曰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某之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鬢髮蚕白亦可謂老疾矣請一退之足矣尹公撫然嘉歎特為具奏得從所請既歸閉門却掃不入城府力耕以自給四方子弟執業雲從名卿隱士接軫

于門家貧刈蔬脫粟而餉之或諷爲文章曰小技爾予弗暇請著述曰儒先之言至矣盡矣刪其繁蕪可也家食二十餘年公卿臺諫　交薦無虛日成以出處卜治亂焉　孝宗勵精圖治思得醇儒宿德以變士習特起公爲南祭酒公遭喪力辭　詔復司業攝監事虛位以待終制再辭不獲抵任三年滿以老不能赴京給由懇辭不待報而歸　憲廟更新大化特陞禮部尚書公復懇辭致仕自筮仕九轉以至八座居官歷俸僅一年難進易退之說世尤高之時逆瑾擅權名卿多遭黜辱而公已先幾去矣　從子極撰行狀

徐武功金齒歸杜門謝客曹石敗自號天全居士日以山水爲樂遊靈巖山寺調水龍吟詞云佳麗地是吾鄉看西山更比東山好有壘樓臺金碧巖扉彷彿十洲三島却也有風流安石清眞逸少向西施洞口望湖亭畔對雲影天光上下相涵相照似寶鏡裏翠娥粧眼且登臨且談笑眼前事幾多堪弔香徑蹤消屧廊聲杳麋鹿還遊未了也莫管吳越興亡爲他煩惱是非顛倒古與今一般難料嘆宦海風波幾人歸蚤得在家中老遇酒美花新歌清舞妙儘開懷抱又何須較短量長此生心應自有天知道醉呼童更進餘盃便拚得到三更乘月回仙棹此天全歸田時自慰之作也　閒中今古

謝文肅授丁內外艱水飲蔬食倚廬祥禫一如古禮終制親友勸起復先生曰初心縻祿爲親爾今復何爲乃閉門讀書以養道求志時侍叔逸老登眺方山石䃶蕩之上怡神自足彈冠之念泊如也　孝皇登極詔起之李長沙移書勸駕極言君子道隆乖運救世之義始勉力入朝補國子監祭酒以師道難盡請致仕不許適喪仲子力求解任將十年特陞公禮部右侍郎掌祭酒事遣使就其家起之未踰年疏凡五上每優　旨勉留不能奪乃許養疾　李東陽撰碑

張公寧至汀年餘以疾乞休尚書李秉侍郎葉盛黎淳交奏起公皆以疾辭王端毅道郡城特造公敦勸之卒不起閒居三十年絕迹不事干請藩臬士夫東西行者靡不造謁得一接見爲幸名震海外行乎鄉黨英風峻節足以敦薄俗勵後進公眞一代之偉人哉　讀書續記

張公元禎與時宰議不合乃乞歸養家居二十餘年益潛心性理之學名高一時天下想望其丰采　李

雍公太以擅辱將官罷日居韋曲別墅不涉城市秦簡王出入温泉駕過韋曲欵語移時爲詩云雍與東山謝安石莫因高臥負蒼生未幾起用再陞南戶部尚書以忤瑾致仕公歸復居韋曲日焚香讀書與鄉人論稽事凡陜士大夫守令苟非所合不與相見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曰某是某非卒無爲雍抗法年八十卒所著奏議稾五卷正誼菴語六卷皆其志焉　呂柟撰志

章恭毅家居創祀先祠及校定時祀拜謁儀節居家

禩儀爲子孫規宅西搆重屋以庋圖籍日坐其上觀書覽勝東搆小軒瞰與西泉石時從賓客觴咏其中其子給事嘗得拜慶稱壽姻戚咸集公劇飲大醉歌吟笑呼大樂也　行狀

劉文肅年六十告老倘徉山水笑傲怡情嘗自撰墓志進子元嗣而諭之曰吾老且病沒之日勿請葬祭贈謚勿干名筆爲誄文詩輓有一於是吾不汝子矣或曰公筮仕四十年所歷非一官各有所職今何爲不書公對之曰予雖以文翰著述爲銜其所職則啓沃輔導有關於上下者頗重大予於是無一能效焉書之徒以自貽愧也公孤窮階而居之若不能一日安者益予峭直狷介既無功業以爲顯明之資又乏低昂以爲植立之地不即去則曰大愧日集士夫清議并以先所有者而奪之矣其歸而居家雖杜門謝客然猶有車馬遊從之樂有貧餓周恤之意若未能絕意於世者蓋遊從之樂所以章君上之賜周恤之惠所以侈君上之恩外此則非所知焉其不敢有恤典文誄之請者益無實德而尚虛名此予平日所深恥者今若是使予昭昭累士夫之餘議冥冥爲地下之愧鬼矣自揣平生無大過尤此心無少負焉耳今

附諸石者俾來世子孫皆當歎予不負以副其所無負者　野亭自撰志

羅一峯復南京修撰抵任即以疾辭歸開門受徒日以詮經爲業十年卒于退居之金牛山　文集

劉忠宣爲戶侍三上章乞致仕　孝皇特旨令馳驛歸養病病痊起用公歸蹤跡不出里閈庚申進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　敕使臨門即攜二僮以行兩廣人士聞公來如饑兒之歸乳毋廣人駸駸樂生矣　吳廷舉撰壽藏記

劉忠宣公預作壽藏東山陽記曰予嘗見士夫大家

愛其父兄者俟其身後必求名儒大筆衍[illegible]業以
志乎其墓作國史者或憑而釆之子無似承祖宗世
澤竊科甲一官前後四十年在家在邦無一事可述
者萬一後人私所親譽言以誤名筆縱可欺人獨不
可自愧于泉下也耶用是述平生履歷書而勒諸石
付兒祖生等藏之以候他日其言雖俚其事則核子
心安焉公嘗曰居官以正巳爲先所謂正巳不但當
戒利亦當戒名　言行錄

魏文靖家居二十餘年布袍糲食不治生業成化八
年御史梁昉疏公有德有壽請如漢故事優禮特遣

行人存問　賜羊酒有司加粲米三石公病遺書戒
子勿擾鄉里營墳墓巳而有司得請如例子完以遺
命力辭　葉鳳撰志

劉瑾權傾中外見王公鏊每開誠與言初亦間聽及
焦芳專事媕阿議彌不協而瑾驕悖日甚毒流縉紳
鏊過之不能得居常戚然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
苦乃爾耶鏊曰求去瑾意愈咈衆虞禍且不測鏊曰
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瑾使伺鏊無所得且聞交贊
亦絕乃嘆曰過矣於是懇疏三上許之　賜璽書乘
傳歲支月米以歸時方危公之求去咸以爲異數云

鏊既歸吳屏絕紛囂翛然山水之間究心理性尚友
千古至其與人清而不絕於俗和而不流於時無貴
賤少長咸敬慕悅服有所興起平生嗜欲絕然吳中
士大夫所好尚珍賞遊觀之與一無所入惟喜文詞
翰墨之事至是亦皆脫落雕繪出之自然中　王守
仁撰傳

黃封丘廉峻直執重忤時貴自以歷事五朝中外凡
五十年戇直厓異忤人獲名伏禍難測又盛滿宜戒
乃引年懇辭乞骸骨無幾疾作竟不起　李夢陽撰傳

夏時正大理請告歸仁和僦居民舍布政張瓚爲西

湖書院於孤山處公久之書院火歸慈谿巳又還杭
家食三十年卒年八十九　吾學編

林見素性簡儉居官尤廉約不取隸金不費公廩蕭
然若寒素深厭末俗侈汰欲以身爲表率一時同德
諸老推先焉公在仕途屢起屢罷雅志林壑不繫心
得喪官皆不及滿考閒居不忘憂國尤好接引海內
名流後進極力獎與多成大名公在刑部立朝僅十
四月暮年遭際晉謁忠以仰裨新政然尤以保終完
名爲念遂乞休八疏乃允賜　敕以行士夫祖餞都
門外道路爭嘆其賢論者以數十年來大臣以禮進

退無瑕隙可議者公一人耳　楊一清撰墓志
王抑庵先生還政歸太湖日有嘆落花詩一首最愛東園桃李花可堪飄蕩委泥沙人生榮謝皆如此不用臨流去嘆嗟春雷一首東風萬樹發青條信宿都隨雪色彫惟有前林松與栢依然蒼翠拂雲霄其亦有所感寓而作歟　野記
蔡虛齋明經而尤長於易觀其去銓司而乞留曹甘心澹泊以遠權利知時審勢卒脫淮南之禍見幾而不俟終日非深於易者乎　林俊撰碑
儲文懿總理畱都糧儲閒局無事專心經史訪輯國

李樂

家故事又明年陞戶部侍郎逆瑾專權公卿奔走瑾前公愧憤引疾求去東陽與公善得允致仕公去數月瑾誅起公時瑾雖誅諸倖佞繼用事公益不樂又乞休去七年改南工改吏部公辭益力起愈數其惇易恬靜人皆慕之　顧璘撰志
邵文莊總督漕運與劉瑾一無所通瑾銜之數令以危言撼之公不苟動乃勒致仕去庚午瑾誅起巡撫貴州陞戶侍疏乞終養　世宗嗣極大臣言官交薦乃有禮尚書之命公三疏懇辭　上褒以温旨不奪其志　楊一清撰碑

邵文莊家居日久有司傳聞起用將勸駕公與縣官俟世卿書畧曰凡用人者必量而後行不行而後量一曰量才二曰量志三曰量力某也不才不能用於世固矣而人不謂然者葢自筮仕以來在許州嘗從事勸課矣入爲戶部屬嘗從事章奏矣及出江西又嘗從事程試矣若是者皆粗疎跡也施之當時僅可逭責而已而可謂才乎其于臬于藩于漕不及而去之且獲咎焉又不必論也若今之地則非昔之比矣以昔所爲而施之於今可乎此吾所謂量才者乃槩言事實而知其必然非泛爲謙遜云爾某既不才重

以母老且病無人侍養於是懇乞南歸歸及半年某得危疾大驚母心病乃有甚於前者繼而濕痰叢脾釀爲中泄流爲下腫旬發月作越二年未嘗愈也毋嘗少間見其病餘習行於庭必戒童僕隨之此何心哉當是時有不言離朝言離則夕以病夕言離則朝以病病乘衰至愈將無日侍養之缺猶前日也茲艱日思百念俱灰又可知矣葢區區今日之志如此而望其有爲乎哉此吾所謂量志者猶夫才之謂也惟我疾之初起痰涎壅盛口眼喎斜左手足不舉是謂中風在醫書葢第一證也說者謂無幾全卽全矣不

戒則復復則不可藥是故虞从者數日虞發者數月既而稍愈人曰非中風也類中風也類云者謂諸證既同所謂不戒則復者有不同之乎凡我姻友近者以言遠者以書不曰戒勞則曰戒怒戒勞者曰雖詩文亦不可作爲其損心精也詩文不可而可簿書乎戒怒者曰童僕有過不宜作嗔爲其動肝火也童僕不可而可吏民乎哉謂可出出將奚若舟行則不任夫眩也輿行則不任夫頓也人猶可相也至於趍命謝恩朝參陵謁拜跽輿伏亦將扶於人乎不可也凡此大節下至交承應接發言行事氣不隨心必多舛誤至是而後退處館舍曰吾疾又作此養病地耶此吾所謂量力者亦猶夫才與志之謂也是豈惟吾知之人皆知之特不肯言耳不言可也而欲強之何居且某官學餘三十年矣勉強從事少圖建立豈非平生之願哉顧以情事如此不能自副故耳守知止之戒以終養吾親期免大戾而已 容春堂集

梁文康罷相而歸也時乘一䑰艇遊詠于山巔水涯之間紅顏白髮望之若神仙中人清貧僅能足歲而公恬然自得不植生產順逆得失若無預于中者
遺事

毛文簡以定策功錫之伯爵力辭不受甫踰六十即懇乞致仕而歸其高尚之風尤人所罕及者自家居以來幾二十年壽已八十矣而視聽聰明筋力強健無異壯者常營別墅爲遊息之所以尋樂名其軒傚溫公眞率故事與鄉之耆碩爲忘形會若山水園林之勝觴咏壺奕之歡惟意所適怡然忘倦何其康寧也 朱希周撰壽序

林粹夫謝中丞事而歸也杜門謝塵囂以著述自娛閒時有頗僻意有所觸則發爲樂府命小童歌之歌竟則陶然以怡未嘗一至公所有事于閫者率先加禮公以方巾古服接之有謀焉則以大體相告未嘗委曲狥其意 尊俎餘功

何公塘以經筵晉講忤旨被謫遂乞歸養嘉靖初起爲浙江提學副使陞南太僕晉二工部改戶部踰三月又改禮部非其願也再疏乞休薦者交章留公公懇疏得回不踰月復以薦陞都察院右都御史益非其志又懇辭至再獲免崔後渠曰世道日非人爲榮利所迷能自立者殊鮮如公之立而不挫何可得耶
栢齋集

魯文恪以祭酒告歸乃闢小園于夢野臺之東鑿池

築亭襍蒔花木爲遊息之所總名之曰已有園客至則葛巾野服延坐或泛舟磬池呼酒三數行自歌古詩有物外之趣自作記曰葢吾材類樗而今復病是加之朽也樗而朽葢無所用之無用則無所屬吾其屬吾矣吾吾屬吾園始爲吾有也苟藥物能吾扶孰使吾不樂觀此則公之風致可知矣　已有園集

朱恭靖公歸吳趨里中市貨溢衢紛華滿耳入公之堂蕭然如村落中見野翁環堵出與賓客遊魚魚雅雅宛如崑山舊弟子里中後生思畏名檢欲一有爲則曰恐玉峯先生知也田廬閨闥猥事一不置念老

隱陽山幾三十載未嘗一日去書不觀當道疏公當起者前後幾三十人公爲人莊重簡淡疑然有守坦夷平直廉不徼名學惟務實思以攵三代之英于百載之上臨終戒其子孫不得請恩于朝萬一臺章以聞　主上憐之賜諡易名願無以文爲諡脫犯吾父之諱亡寃何安小子切記之終于正寢遠近慕惜之朝廷恤典不煩陳乞於是贈官太子太保諡恭靖從公志云公初舉狀元略無喜色歸里中惟徒行人甚器之後爲禮部侍郎家載席一車爲公買宅費都城宦者阻之且云必得一刺以別眞僞公弗許家人云必入乃得利公曰不得利又何傷乎竟止于城外平時居翰林多謂無所可否不知公於大節處無間毫髮平生未嘗知與人交官之遷轉升沈一無所與後擢南京吏部尚書人曰不遷是無天理矣及考校諸司銖兩甚平有敗職詆公託有力者爲援命下詰之公不辨請致仕人至是益服　行實

辟君采家居恬靜寡欲所與遊非道義不親紛華聲利之言一不出口晚歲自謂得老眀玄默之旨因著老子以自見詞暢理明多前人所未發又喜觀釋氏諸書謂能一死生外形骸將掇其腴以求會於吾儒

性命之理葢亦閒居無事用寄其淵微深寂之趣爾所居之西隙地所謂西原故有水利之勝日遊衍其中著書樂道悠然自適行已峻潔表裏皎然一無所繙其才雖高而破去厓岸居鄉絕不爲人干請　唐順之撰志

王浚川家居閉門讀書對親友不言官途事時遊東園會客葛巾野服訢訢焉臺諫交薦爲戸書再舉兵書不報乃卒撫按會疏謂公一世名流有庇民之徳戀　主之誠宜加䘏典　許瓚撰志

何公塘家居廬舍不過數椽敝衣疏食日以觀書玩

道爲樂當世達人公卿亦罕接見惟王浚川呂涇野
諸公至屏從造廬雅談終日爲翰林時古朴衣冠不
事藻飾而文美在中志存當世既忤時俗左官卒以
人望致任通顯又復乞歸杜門掃跡雖官司禮餽悉
卻不受其于貨利若將浼焉　續紀

蔣公冕議禮不合固乞罷奉　旨有曰卿在先朝隨
事納忠曲盡心力事朕以來知無不言朕心嘉悅方
隆委任吳廷舉一時過激之言不必介意又曰朕在
藩邸已知卿用心行事之正前後匡救忠誠懇到議
論諄切無愧古之名臣　湘皐集

蔣公冕罷歸湘中杜門掃軌不通賓客林見素贈公
致仕詩曰一柱隨流勢盡東碧天寥廓見飛鴻名於
星斗歸着德功在朝廷倚素忠國史特書唐上相鄉
人初識漢三公官舟泊晚龍關下猶記南征涕淚中
歷盡艱危宇縣新漢家柱石有元臣翼龍雷電擎天
手刑馬山河相國身道在必行公豈計老於決去疏
還陳麟袍博取魚蓑月焦麓曾論夢與眞　言行錄

崔子鍾自丁丑及甲申仕于兩京不及三載餘皆山
林閒逸之日作迷居曰往者崔子辭玉堂之廬退修
學于家買田郡西築垣構屋樹果爲園舍背有渠水
出蜀村南山下淙然東流過予舍入于高平渠已崔
子被召修史遷長泮宮又棄之歸渠南有圃一區有
田二夫水可斞而灌之者數畝且耕且蔬以養以育
率鄉人子弟修孝弟忠信之行明仁義進退之道祖
述洙泗之文考訂宋賢之書稽歷代治亂之迹旁通
醫卜農桑之藝暇則招集親友命觴申好樂則闡微
章贖綴文詠詩客有告者曰先生知今之所謂君子
乎狹小賢哲而動稱唐虞鄙劣典常而談必性命非
神非化不言德非寂非玄不措詞先生曷知之以昌
其名乎崔子曰是難言也聞宋代有村如桃源其民

食粟飲水不鹽不酪既朴而和年皆累百後通外人
致美異乃更狡而夭矣況乎好新而以常爲陳重異
而以恠爲奇陋紈綺而衣罽氊厭膾炙而食蜆蛤所
好愈高所失愈遠夫水誠淡穀誠糲民可一日棄之
乎彼醉濃飽鮮者且有代生之患況于蜆蛤哉吾見
其驅民于疢疾而已　松廳寤言

馬都督永在南京卜居徐氏東園不携室家杜門謝
客焚香讀書射隼投壺隱約如經生澹泊如處士五
年之多不越外戶回視前日威望若不在已惟以日
費俸錢無以報國爲愧軍民之窮困不得其所者爲

憂　呂柟撰志

尚書楊公仲舉從軍武昌楊文貞公適以流落相遇遂締爲布衣交廬陵既貴祓登薦　景皇帝在邸時爲宮僚以醇謹見重景泰初用舊臣爲禮部侍郎方是時從潛之臣無踰公者僉云樞筦可俟而公獨奉身還吳宦槖淸貧至居無安泊之處寓棲故人家耳北虜也先既革心向化詣　闕表賀　景皇帝製衣一襲面命服之以觀其修短焉公手疏乞時朝　太上皇帝受尚書以歸及家居猶寒素如故不以身被上知少見於顏色歲朝時或詣郡縣展禮布袍角帶

獨立堦下未嘗先通於閽人及甍子津方八歲朝京師　景皇帝親召入內賜果餌遂授吳縣王篟天順初罷及朝廷追理一時柄臣公獨以靜退得免削奪或傳猶以前奏故也公忠厚有雅量時稱長者必曰楊尚書　吳中往哲記

夏太卿以七十致仕家居風度曠達爲吳中一時人士所宗其子鉞奉之甚備太卿好與賓客游樂未嘗一日不具酒食或無客至則鉞先令人遍召太卿所善客集城外盤桓所以肩輿舁太卿至其處盡歡方歸盤桓太卿之別業也有林木花竹之勝太卿晚歲優游凡二十二年而下世太卿爲人善因娛飲後情暢則以杯擲起而接之歌弄自若其風韻如此近世所不復見也　通志

王虎谷起副都御史理鹺淮浙即上疏乞休移書楊文襄太宰言頗直訴疏上尋告家素貧遭逆瑾詘贖稱貸鄉曲終其身不能償妻女五人幾凍餒山西巡撫言公忠義廉節周其家　雜大紀

劉公南坦既歛跡嘉遯益遠世紛里中不復知有鉅公益絫玄論兼達天命嘗請浚川王公廷相預作墓銘聰明色澤彌老不衰心慕樓居無力築作友人文

內翰徵明爲寫層樓圖遺之常懸置北壁下命之曰神樓楊用修爲作後神樓曲賓至則陳法書名畫以爲娛叩以時事即不答公卿臺僚騰章交薦公不知也年八十餘常披褐扁舟往來太湖間湖中人不識也入郡城繫舟峴山隱處郡大吏造請不能得人輒呼爲坦上翁云　李默撰傳

楊公子器沈默重厚風儀峻整而中實和易與人遊處恒掩其短而揚其所長於所論薦必密終不令其人知於自處安分自足雅度恂恂爲縣官時則曰得倣此足矣爲部屬官則曰得陞此足矣及爲方面官

則曰得倣此足矣子孫元麁京鄉試省公于汴嫗之
曰都下故人有問我者可實以我病告之且為我寄
語知己儻有推轂幸為我遲遲勿驟　行狀

孫一元不知何許人浪蹟江湖丰槩軒逸十三讀老
氏專氣致柔之說委心其學已有遺世獨立之志辭
家去入太白山守中致虛以為命因以太白山人為
別號既數年東入華南入衡又東登岱又南入吳會
比至愛其山川學士迤里其間殆且十年過奇書一
覽得其雋腴為詩先氣格有刮劘胃腎之功與名流
相倡馳其聲於四方然實假於詩洞究典章可以致

用凡履迪悉不苟動發矩度衆稱隱君子云嘗隱居
西湖有一朝貴辟騶從過訪太白迭之出西對山不
一顧朝貴訝曰山有何好處太白對曰山無好處但
對青山勝對俗人爾朝貴慚而去　劉麟撰志并木
鍾集

鄭善夫侯官人性疎闊無留伏為禮部郎曠志辭榮
博學為古文尤長於詩義不詭於風人浩焉仰瀕縱
游名山川其意嗛嗛如也正德末以養痾終其身
國琛集

出處

辭文清曰君子之出處也當聽諸天彼卑污苟賤搖
尾乞憐攀援勢要以售進者果何心哉　讀書錄

天順元年石亨謀於南陽南陽為草疏薦吳康齋與
弼疏留中　上問南陽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
高蹈古昔明王莫不好賢下士　皇上聘與弼即
聖朝盛事　上曰善特遣行人齎敕書束帛召先生
至京　上問南陽與弼宜何官對曰宜授宮寮侍太
子講學　上曰與諭德左對曰與弼至乞召至文華
殿備顧問又乞與館穀供帳　上曰然已而見　上

文華殿公辭官　上曰前先生前　上曰久聞高義
特聘爾來何為不受職對曰微臣草茅賤士少時多
病杜跡山林本無高行徒以聲名過情誤塵薦牘
聖明過聽龍書束帛天使造門不勝愧感力疾謝
皇上上厚德今年六十八實不能供職　上曰宮寮優
閒不必辭辭益力　上起顧南陽曰此老非迂闊者
務令就職三辭不允遂稱病篤　上諭南陽曰與弼
召至何為不受職即受職必欲歸山俟秋凉亦不固
留且祿之終身不亦可乎卿為朕諭此意公固辭求
歸南陽為　上言與弼初意本欲受一官事　陛下

第老且病進退狼狽幸　陛下包荒　上曰果爾亦難留南陽又曰此　朝廷盛事幸始終恩禮　上首肯曰既以行人取來復以行人送歸與　璽書令有司繼粟終其身南陽曰　帝王盛德事也公陳十事復表謝而歸過南京士夫有候之者多不見間得見者問之曰先生何爲不致君而還則搖手曰我欲保性命而已即却客去未幾亨敗凡與交通者悉被重譴先生似有先見之明歟　今言

陳白沙屢試禮部不第遂還山成化壬寅方伯彭惠安中丞朱英交薦　旨下吏部移文藩司趣令赴京

力辭郡縣催促不得已至　京師朝廷用故事敕吏部考試會疾不果上疏略曰臣累染虛弱自汗等疾又有老母朝夕視養不能赴部聽選成化十五年左布政使彭韶右都御史朱英前後具本薦臣堪充任使吏部移文廣東布政司趣令起程臣以舊疾未平母年加老未能趨行府縣官吏日夕催迫不免强起就道而沿途病發隨地問醫扶衰補羸僅不大憊於成化十九年三月三十日　朝見乃以久勞道途舊疾復作日復一日病勢轉增視昔所染無慮數倍衆目所覩不敢自誣又於八月二十日得男陳景陽書報臣母別臣以來憂念成病寒熱迭作痰氣交攻待臣南歸以日爲歲臣病中得此神魂飛喪仰思　君命俯念親情展轉鬱結終夕不寐臣之愚迷實不知所以自處也臣自幼讀書雖不甚解然於君臣之義知之久矣伏惟我　國家教育生成之恩　陛下甄錄收采不遺卑賤之德至深至厚於此而不速圖稱於萬一非其情有甚不得已者孰敢驚虛名飾虛讓趦趄進却於日月之下以冒雷霆之威哉臣所以一領鄉書三試禮部承部檄而就道聞　君命而驚心者正以此也緣臣母年二十四而寡臣遺腹之子也

方臣幼時無歲不病非母之仁臣委於溝壑久矣臣生五十六年臣母七十有九視臣之衰如在襁褓天下子母之愛雖一宜未有如臣母憂臣之至愛臣之深者也臣以母恩無以爲報而臣母以守節應例爲府縣所白已蒙　聖恩表厥宅里是臣以母氏之故荷　陛下之深恩厚德又出於尋常萬萬也顧臣母以貧賤蚤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末暮而氣則衰心欲爲而力不逮雖欲效分寸於旦夕豈復有所

措哉臣所以日夜憂懣欲處而未能者又以此也伏
望 聖明察臣初年願仕之心憫臣久病思親不能
自已之念乞放臣暫歸田里日就醫藥奉侍老母以
窮餘年俟母養獲終臣病痊愈仍用赴部以聽試用
則臣母子 未死之年皆 陛下所賜臣感恩益厚
圖報益深雖死於道路無所復辭矣疏上 憲宗皇
帝親閱者再三明日授翰林檢討俾親終疾愈仍來
供職蓋異數也先生以表謝其略曰臣本菲材誤蒙
薦舉又以老母在念沉疴在躬未得以承試用 陛
下憫其愚誠不加誅責已云幸矣而又慰之以温言

寵之以清秩使遂其欲去而勉其復來此誠天地之
量日月之明雨露之恩出於尋常條格之外者臣雖
至愚亦知銜負恩德圖報稱於親終疾愈之日不敢
負 朝廷待士之盛意不敢違臣子效用之初心也
表既上又遲遲至於旬日始買舟南去學士李東陽
贈別詩云只有報恩心未老更無辭表意全眞諭德
陸釴詩云逍遙佳客恣吟哦古寺心齋長薜蘿本為
愛君觀國屢可堪思母望雲多東郊信有靈光在西
土空聞鳳翼過應笑病夫方鑄錯汗顏何處逐頹波
蓋實錄也弘治改元以來先後論薦不下數十次庶

申給事中吳世忠以先生及王恕劉大夏張元禎謝
鐸等八人同薦與二三儒臣入內閣柄用上方 敕
吏部而先生歿矣　張詡撰行狀
陳白沙獻章膺薦時當國者不及李南陽輒令公就
試兩以疾辭卒不就試蓋南陽能優禮康齋而公之
禮數似不及公無加損但當時宰相人品之不同可
見矣先生歸經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對曰康齋以
布衣為石亨所薦所以不受職而求觀秘書者冀得
間寤主也惜當時宰職不寤以為實然令受職然後
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某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
始終願仕故不敢為辭釣虛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

宜爾弼唯唯　徵吾錄
章楓山論出處曰康齋出處第一酌白沙第二酌一
峯第三酌我輩又是第四五酌了　言行錄
莊定山被薦 召用巡撫何公鑑躬詣定山勸駕繼
遣應天府官候行先是冢宰王公恕司寇張公瑄輩
請薦疏皆出部檄非 特旨也故先生曰吾向以諫
謫退處幾三十年矣乃今 特旨敢不行乎且學士
丘瓊臺嘗嫉曰引天下士夫背 朝廷者梟也吾當
國必殺之丘今入閣矣承 特召而不行罪其可逭

乎遂行九月入　京陛見大學士徐溥語郎中邵寳
曰定山亦我朝出色人當官翰林乃協輿情丘語人
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徐公又語李西涯曰定山君
之故人君當汪意我已致政不能爲　國家薦賢矣
李唯唯西涯初見先生戲曰今復能用大字作拜帖
乎謁吏部三揖不跪冢宰耿公裕起延之以茶令四
司送出部門先生曰第令不失已官職外物耳吏部
題補行人司副西涯語吏部曰留都根本之地定山
還當官此陞南京吏部驗封郎中到任十二日病風
遲留野寺明年赴本部告歸不爲題處又明年丁巳

遇考察尚書倪岳以老疾去之乃先生告去已改歲
矣故白沙詩曰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是孤臣托疾時
此是定山最高處江門漁父却能知先生嘗曰進而
當行吾道也吾義所安不違道以干譽退而當明道
也吾志所存亦不立異以求名　湛若水撰墓志
霍文敏曰人謂定山之出處始也懼於瓊臺瓊臺不
入相入相而先物故則先生退居三十年矣未必出
瓊臺噫是殆小窺定山也定山自立之定也　天子
詔猶不奉何懼於瓊臺定山三十年高尚之節懼瓊
臺而變是禍福眩而夭壽貳也瓊臺之威孰與　天
子不畏　天威而畏大臣定山不爲也瓊臺嫉定山
其語無考丙辰瓊臺薨明年定山罷是定山之罷也
非由瓊臺定山之出也非懼瓊臺也可知也如定山
懼瓊臺之嫉之禍遂變高尚三十年之節豈所以語
定山也哉定山者卽薄浮雲溷視一世然不忘君臣
之義者也其出也以　特旨也以君罷也以時何損
於定山如曰定山懼瓊臺出也小定山也不可不辨
霍文敏讀祠堂記

劉文靖致仕歸或者謂公受命　先朝當以身徇國
乃卽引身去爲公歎嗟乎蕭望之固漢元臣且帝傅

也計去恭顯竟誣望之下獄死其餘漢事如何或卽
使公不去復抗節不渝瑾忤公必罹禍卽罹禍於瑾
無悛也徒重壞國體耳公既諍不從義惟有去卽先
後亦落職公葢熟慮之矣嗚呼文靖始終之義倍矣
哉　殿閣詞林

謝方石起除大司成屢疏懇辭李西涯當國移書促
之曰司成之薦輿論所歸葢當習俗波蕩之餘必得
清德重望乃可廉貪而立懦所以培植根柢樹揭標
幟風厲天下非分一署領一務者比先生雖遠引高
蹈邈不欲與世接而天下之士未嘗一日不屬望於

左右也況剡章一入遂契　淵衷雖平居職事未嘗
周旋　旒扆以厪顧注而　聖心明睿輒記姓名以
爲薦稿之所屢見特加優擢出於常格於是朝野內
外竦然生風知公道之不亡文運之當有復也說者
謂先生抱道自樂或不爲勸　駕所迫僕則以爲出
處之分視義可否而已南雍之辭詞意懇迫　朝廷
俯而從焉固已成先生之志矣今　聖天子方重士
風采輿論有寤寐英賢之意此數十年之所僅見先
生何忍不幡然就道以一副　宵旰之懷乎且君子
所以安於處者以道之難行也今既有行道地矣而

上下無方柄之阻左右無掣肘之患蓋將舉一世之
名教付之先生而聽其所爲先生亦何惜不一出以
畢平生未盡之志也乎若又以爲事不可以預料功
不可以必成苟出焉而有所不合則所以處者固在
浩然而歸未晚也又孰爲强其所不欲而曲爲先生
留哉僕任重力微僥躐已甚正韓昌黎所謂行且謀
引去而柳子厚所議以爲非者乃以是言爲先生計
宜亦有不見諒焉徒恃平生之知猶有是言而是言
也非一人之私殆一時之所謂輿論者也　文則
見素林公年六十餘聰明强健不減壯時而居閒既

久無復當世之念會蜀寇告急中外紛擾乃復有意
事功朝召夕赴東甲西馳粤融妙略卒用戡夷大難
保蜀餘命功甫告成而公之身已在閩止之南矣夫
闖難而出功成而去豈獨今之人所少哉而公履之
已素有不待今日而見者公初爲司寇屬上書言天
下事指黜倿倖幾蹈不測既而收自放弃赴歷要途
若可懲矣而執法糾檢又多忤物旋赴旋廢曾不能
三年留也而天下之人方共高之公之心固不可誣
哉推公之心求公之事其有無益於當世必有能辨
之者今四方多事用才如渴　朝廷毎印求舊之典

而公方堅保晚之節或者謂公用不盡才海內有遺
望焉嗚呼此又奚足病公哉　文徵明壽序
提學僉事邵銳乞休陽明先生時任江西巡撫批其
呈曰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提學僉事邵銳求歸誠
切堅守考槃之操而按察司伍文定挽留懇至曲盡
緇衣之情是亦人各有志可謂兩盡其美然求歸者
雖亦明哲保身使皆潔身而去則君臣之義或幾乎
息挽留者雖以爲國惜賢使皆靦顏在位則高尚之
風亦日以微況本院自欲求退而未能安可沮人之
求退仰該司備行本官再加酌量於去就之間務求

盡合於天理之至必欲潛身遠害則掛冠東門亦遂聽行所志若猶眷顧　宗國未忍割情獨往且可見危受命同舟共艱稍須弘濟却遂初心則臨難之義既無苟免於搶攘之日而恬退之節自可求伸於事定之餘興言及此中心愴而陽明先生批呈不過數言而出處進退之際權於道義一毫不苟所謂文之立言者是矣　文集

呂仲木因乾淸宮灾應　詔陳十事不報遂引疾乞歸門人邢臺王卯迎于途曰夫子如京期年而又返何其不憚煩也公曰豈予得已哉曠職而素餐在官之酒脯不若南山蔬食之爲甘也友人崔子鍾言于衆曰仲木之就可謂以道矣　本傳

處患難

宋濂末年遭飛語一子一孫死於禍家遷身放公臨大故遭大禍視子孫之死夷然不少見顏面竄逐之至若返其鄉次于江壖端坐而逝此其心豈以世之榮辱介意哉其信乎已者可以質之幽明而無怍其於人之謗且譽若推之以爲高也抑之以爲卑也安之而已矣嘗言事君猶事父與事天也父不可欺天不可怨順受之而已每論古人遇貶竄而怨誹及爲文過於憤激者深甚薄之以爲不達君臣之義其素所存者如此　方正學與蘇伯衡書

朱文恪中廷試第一授翰林修撰知　制誥逾年以家屬不完謫戍遼東公略無慍色方且日賦詩文有遼海集未至遼城　賜還鄉語子達掖曰汝力耕以供賦役我取汝祖皇極經世等書而考證之　言行錄

文皇北巡漢庶人日夜謀奪嫡造飛語動搖監國幷中傷黃公文簡坐公奉表進　上不敬逮　詔獄凡十年語家人曰此長麻線也不足多慮獄中有省愆集自省錄　獻陵卽位出獄　吾學編

漢庶人謀奪嫡離間宮臣楊文定下錦衣獄十年家人供養數絶糧又　上命叵測日與死爲隣公方讀

書不輒難者止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為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而得釋晚年遭遇為閣老大儒　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實有賴於獄中之功蓋天玉成之如此　曹鼐撰碑

劉文靖忤瑾去國忌者謀孽未已幾中奇禍公杜門不出遇客請見一例謝絕然聞六飛出狩終日不樂至廢服食曰古人處江湖則憂其君況嘗備位大臣者乎　內閣行實

謝文正既去焦芳入內閣劉瑾擅柄二人深相結納欲甘心于公人皆危之公曰天佑　皇明無他不見

劉元成之事乎遂處之裕如日與客圍棊賦詩以自娛若不知有憂患者　費宏撰碑

莆田見素先生成化間為部署言繼曉事謫姚安士林偉之渡楊子江詩云親見　朝廷令政新小臣何事浪憂民一言雖忤　九重意萬死尤存七尺身沙畔白鷗閒侍我鏡中華髮苦催人十年楊子江三渡此日何勞更問津初貶時有國子生用李師中贈唐子方韻送之八千里外未為遠三十成名始是難自信孤忠能報國誰憐赤手可移山沙門有地黃金盡溝壑何由白骨寒愧我布衣空引領　九重何日詔君還　閩中今古

陽明先生在貴陽龍場西北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蠱毒瘴癘與居夷人鴃舌難語可通語者皆中土亡命舊無居始教之範土架木以居時瑾憾未已自計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尚覺未化乃為石槨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而從者皆病自折薪取水作糜飼之又恐其懷抑鬱則與歌詩又不悅復調越曲雜以詼笑始能忘其為疾病夷狄患難也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

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合因著五經憶說居久夷人亦日來親狎以所居湫濕乃伐木構龍岡書院及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翫易窩以居之思州守遣人至驛侮先生諸夷不平共毆辱之守大怒言諸當道毛憲副科令先生請謝且諭以禍福先生致書復之守漸服水西安宣慰聞先生名使人餽米肉給使令既又重以金帛鞍馬俱辭不受　年譜

陽明上毛憲副書曰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

趍太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凌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鬬此自諸夷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太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弃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

子猶爲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況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居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至於有所隳墮則某也受教多矣　文集

壽考

胡忠安公天順元年八十二辭免師傅以禮部尚書致仕時公三弟皆年七十餘皆康强無恙蒼顏皓髮燕樂一堂之上遂名其堂曰壽豈自爲之記公歸七年年八十九薨蓋公自建文庚辰登第立朝幾六十年爲尚書三十一年知貢舉者十天下學士多其門生及乎名成身退而猶有天倫之樂福壽如公斯世一人而已　談纂

南京吏書魏文靖家居二十餘年布袍糲飯不治生業年九十八御史梁昉言驥耆德請如漢故事優禮

之　上御奉天門顧禮部曰尚書魏驥壽及伯齡兼有德望朕深嘉悅其　敕遣行人存問　賜羊酒有司月給米三石贍之　敕未臨浙而公薨　古穰雜錄

魏文靖公天順甲申遇　憲廟卽位　詔文武官員五品以上致仕者進階一級時年九十一歲進一品官階閒居述懷詩云迂疎不覺巳成翁鎮日優游雨露中一品新陞遵紫詔百年將屆荷蒼穹松楸入望山逾麗禾黍連雲歲又豐感激　天恩深似海沾濡能有幾人同至巳丑元日年九十六詩云白頭又喜換年華香靄清芬燭吐花宮錦任披隨所戀椒觴從

泛不須賒年登上壽身逾健官拜渥恩秩又加願祝堯年等天地華夷一統慶無涯庚寅元日年九十七歲詩云家家簫鼓慶新年老我風情只自然庭竹禁寒呈晚翠牕梅和雪獻春妍烟香旋灑延佳客詩就清吟讀舊編最喜康强勝去歲從人說是地行仙辛卯元日九十八歲詩云骨肉團圞子與孫昇平又喜沐晨昏江河合派歸溟渤夷夏同心仰舜文粲粲呈春梅吐玉欣欣獻歲客過門老臣白首棲蓬蓽只效封人祝至尊秋夜閒居詠懷云步玉登金鬢已霜天恩乞得老江鄉虀鹽隨分猶鍾鼎泉石長甘即廟

廊雅素欲追陶靖節疎狂又學賀知章百年已屆殊康健任樂唐虞化日長官至一品可謂尊矣年近百歲可謂壽矣　國朝大臣罕與之儷期耋作詩固不暇計其工拙也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公恕年九十　朝廷差行人吳志乘傳存問并　賜牢醴月給米二石役夫四名子承裕以刑科左給事中便道歸省陝西宗藩暨鎮巡守臣藩臬士大夫相率致賀賀有詩里巷喧闐觀者如堵楊文襄爲序舊臣存問錄曰尊賢養老虞周之制代以日詳而漢唐以下莫之能及間有之情弗稱其文或加之匪人不足以爲訓今王公自郎官至極品幾五十年中外想望其風采其在方鎮有虎豹當關之勢焉在　廟堂有泰山喬嶽之重焉比其家居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光景不呈而川陸增媚故受知　憲　孝二朝言聽計行天下陰受其賜始終一節完名而歸天又錫之上壽以有今日煌煌使　命貢于里閭　敕詞藹然義雖君臣情猶父子且望其嘉謨讜論以裨不逮是即周康王嗣位求助羣臣諸侯之意也而非公其孰敢當之哉在昔唐之裴晉公宋之文潞公皆以高年耆德爲世所尊而當時所以

待之者未嘗有此我　先朝尚書肖山魏公驥嘗被存問而不及拜　命君子有遺憾焉公年雖耄而聰明强固猶日親書史筆劄不倦其壽殆未可量於呼若公者於斯文爲名賢於斯世爲大老　朝廷所以尊且養之者寧止是哉　石淙小稿

王端毅致仕家居幾二十年以碩德宿望師表海內年九十三猶討論經史著述爲書而一言一動必揆諸矩度王虎谷贊公曰憂天下之志如范希文濟天下之才如司馬君實直諫如汲長孺惠愛如鄭子產子承裕官至戶部尚書清慎有父風　王雲鳳撰祀堂記

禮部侍郎高密儀公以清德正學洪武中自教官爲
寶慶知府永樂二年　詔選東宮官遂陞通政兼春
坊中允三年陞禮部左侍郎又奉　詔侍皇太孫講
公端莊凝重雍容有大臣之度年八十奉　敕致仕
上賜馳驛歸璽書褒美年九十終　楊一清撰序

世宗中興　賜書褒嘉户部尚書韓文加太子太保
令有司存問　賜誥有曰比因權奸之竊柄痛惟朝
政之紛更廼能守正不阿以忠自誓倡危言而叩閽
屹乎山嶽之難搖甘奇禍以忘家凛爾冰霜之不變
天下仰其風采神明相其壽寧起敔博于九袠之餘

人心攸屬繼韓魏公于百代之後家慶彌彰宣詔畢
文俯伏感泣年九十三而卒吏部請謚有曰愚同窮
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而不弛於學得請謚忠定
楊一清撰志

劉文靖位極人臣壽至九十四功成身退完名以歸
其鄉二十餘年有奇謂爲古今之僅見非耶嘉靖初
年巳九十降詔存問又遣撫臣卽其家　賜束帛餼
羊上尊酒又官其子爲中書舍人加太師二十一年
又官其曾孫爲尚寶丞　傳

馬溪田年七十歸隱于商山書院諸生問道者遠近
踵集公山巾野服鶴髮童顏望而卽之皆德容令色
亦飄然仙風道氣如是者又十年而始告終　琬琰錄

令終

朱文恪公臨終坐起冠帶舉手加額曰感荷　聖恩無以報効了畢而逝卒之前夕鄉人望見有星如虹墜於所居之左衆咸謂文星之墜　蕭鎡撰志

薛文清平日奏疏削其藁皆不存一日檢閱舊書及讀書錄東置架上爲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天性通忽搆疾彌留正衣冠危坐而逝迅雷震屋白霧繞室天順八年六月十五日也　閻禹錫撰行狀

魏文靖公驥易簀時自爲詩曰舊日華池水漸來今朝懷抱覺寬開上蒼未必重頒福殘喘何期又復回

瑶島不勞青鳥至菊籬還許白衣來明當放棹西湖上翠水丹山喚作陪後書云是時因病篤未及敲推故有兩來字繼復書平生不作欺心事一點靈光直上行書畢乃瞑先期有星隕於公隣王振宅人已知公不起矣　名臣錄

鴻臚寺序班魏完奏先臣驥以正月卒於家臨終語臣母曰我即死　朝廷賜葬必須辭免又以手書遺臣死後愼勿以葬事累鄉里今者　皇上念先朝老臣特加優恤而臣於先臣遺命不忍弃違故敢昧死以請章下禮部言辭葬固魏驥誠心　賜葬乃　朝廷之盛典惟　上裁處　上曰朝廷恤典爲盡忠者之勸今驥臨終遺言猶恐勞民可謂純臣矣覽之良用惻然重違其志特從之　憲章錄

三原王端毅公以清忠勁節負天下重望年七十八致仕九十三而終臨終之日旣遷正寢戒家人曰吾氣將絕必有風雷環遶吾居爾輩謹無哭當靜以待之公方瞑目少頃震雷大風雨如注下家人相戒屏息良久開霽乃敢舉哀乃殮視公貌如生焉　庚巳編

彭文憲病革衣冠端坐徐言曰死生常理不足驚但冒居大位上不能報　國下不能養老父耳無一語及私　琬琰錄

白沙卒之前數日蚤具朝衣朝冠命子弟扶掖焚香北面五拜三叩首曰吾辭吾君復作一詩云託仙終被謗託佛廼多修弄艇滄溟月聞歌碧玉樓曰吾以此辭世歿之日頂出白氣勃勃加蒸竟日乃息前一夕五鼓隣人聞車馬駢闐異之急出見一人若王者狀儀節甚都出先生廬而去以爲大官至及旦詢之無有也　張詡撰行狀

章文懿公年八十六卒時衛守林有年來問疾即臥榻與論古今天下事甚悉次夕與從子贄論士大夫

所以保天下國家長久之道因及春秋列國推許士會父子爲庶幾卒之日鄉人見所居前山有白氣衝天久之乃散咸以爲慜亡之徵云　行狀

馬端肅之終前數日州城西大劉山忽崩是日天鼓再鳴羣鶴飛繞其廳事久之廼去翌日里人有王姓者自葉回忽遇公于途見公莽衣玉帶騶從甚盛自北而南若出師狀拜而別之亦異哉　韓文撰志

雍公太卒時榻下若雷震數聲人謂公平生英雄不平之氣如此訃聞　天子痛悼賜葬祭禮部覆奏有曰雍太才明剛斷既廢復起操行清介至老不渝雖嘗被劾革職平生大節非與世浮沈者倫時以爲確論　呂柟撰志

尚書畢亨卒遺命長子右副都御史昭曰吾官惟有清白吾祖父以此傳家不可改爾輩讀書要探見義理方是學不可苟也勉之我死後愼勿煩瀆　朝廷求葬祭言已而逝更不及他　毛紀撰碑

高都御史明卒時題絕句曰歸去來兮歸去來一聲長嘯入瑤臺誠明本是吾儒學寄語吾儒莫浪猜又書一對云平生無一事欺天今日送百骸歸地　玉池談屑

陳按察禹疾革忽起坐榻上舉手望空拱揖若迎客狀家人問故曰楊憲長請我來交代爲城隍也言訖而卒　海上紀聞

席文襄疾亟時呼弟修撰春及子中至榻前曰自檢平生清苦體　國一念可質鬼神既死無愧　上若問遺言第曰願　朝廷親君子遠小人分別邪正審于取舍而已言畢而逝　楊一清撰志

儲侍郎瓘易簀時夫人以公落髮與鬚指爪甲及頭垢各盛囊爲殮其愛親敬身可謂全歸矣召友人顧璘王韋囑以後事至不能語猶舉筆作　國恩未報親養未終八字無一語及家事非素養定烏能至是　顧璘撰志

陽明先生踰梅嶺至南安登舟時南安推官門人周積來見先生起坐咳喘不已徐言曰近來進學如何積以政對遂問道體無恙先生曰病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積退而迎醫診藥廿八日晚泊問何地侍者曰青龍舖明日先生召積入久之開目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何遺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　年譜

國朝名世類苑卷十四

國朝名世類苑卷十五

吳興後學淩廸知稚哲甫　輯
金陵後學姚汝循敘卿甫　校

事君類

際遇

劉誠意在勝國時年甫弱冠已擢巍科然而低廻散地三十餘年載及東南多故稍見任用竟莫能行其志今　上龍興遂爲心腹之臣殫其智慧上贊　廟謨曾不十年濟一統之功傑然爲　開國宗臣　蘇伯衡撰序

誠意始謁　太祖以天道後舉者勝一語契合遂置幄中多所咨受以成大功公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于色家居惟飲酒奕棊未嘗自言其功　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其中　上亦甚禮公嘗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有過失得譴者公密爲救解而免　行狀

誠意言處州青田縣山多田少百姓多於上累石作田耕種農事甚艱　太祖曰劉基有功于我　國家本縣田畝止是一等起科五合使百姓知劉基之心　國初事蹟

洪武五年甘露降　太祖召宋文憲賜坐　上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于巵以賜先生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　上嘗廷譽先生曰古之人太上爲聖其次賢其次爲君子若宋濂者事朕十有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僞誚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誠所謂君子人乎匪止君子亦可謂之賢者矣　行狀

洪武九年拜宋濂爲翰林學士孫愼爲儀禮序班子璲爲中書舍人　上時時訓戒之　上笑語濂曰卿爲朕敎　太子諸王朕爲卿教子孫以濂行步艱詔

皇太子選良馬以賜　上親作馬歌詔羣臣咸作之以寵馬十年冬致仕歸請歲一來朝明年秋入朝　上佇想久廷問者數矣及至大喜　皇太子諸王皆動色相賀　上降敕符遣儀曹賜珍羞諸物侍食便殿日晏始退　上嘆曰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其自愛濂逐避不敢當歲暮辭歸　上語璲曰朕儔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平生　賜緋綺　御製文集　太子贈衣三襲　上曰朕最愼賞知卿忠誠貫金石故以賜卿卿今年幾何曰六十八　上曰藏此綺爲百歲衣公頓首謝　訓運錄

高皇帝令宋學士濂作靈芝甘露頌　賜酒大醉歸爲方孝孺言之須臾酣寢方候之夜漏殊未醒方料先生不寤明當誤事卽爲製文書完比曉宋起趨朝愕然謂方曰我今日死矣方問何故宋曰昨上命作頌醉甚誤不爲今無及矣　上怒必賜死方曰正恐先生覺遲已具一草或裁定以進可乎卽以文呈宋閱之曰何改爲亟懷之入朝　上迎謂濂頌安在宋出進之　上讀之曰此非學士筆也宋又愕然上曰此當勝先生宋叩首謝臣實以賜酒過醉未能成章門生方其代爲之　上曰此生良勝汝立召見卽試以一論五策方立成　上覽之訖復顧宋曰渠實過汝卽命面賜緋袍腰帶猶帶平巾令往禮部宴命伯陪之復遣覘焉方據上席岸然　上曰斯人何傲因不留俾爲蜀王府教授語　懿文曰有一佳士賚汝今寄在蜀其人剛傲吾抑之汝用之當得其大氣力　文皇旣卽位問廣孝誰可草詔廣孝以方對遂　召之數往返方竟不行乃强持之入方被斬衰行哭旣至令覩草大號詈不從强使搦管擲去語益厲曰不過夷我九族耳　上怒曰吾夷爾十族左右問何十族　上曰朋友亦族也於是盡其九族之命而大搜天下爲方友者殺之　野記

洪武之八年秋八月甲午　皇上覽川流之不息水容澄爽油然有感于　宸衷陋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爲之賦賦成　召禁林羣臣觀之且曰卿等亦各譔賦以進宋濂幸同列研精覃思鋪敘成章詰　東皇閣次第投獻　上皆親覽爲復賓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　敕大官進天厨奇珍內臣行觴觴已　上顧濂曰卿何不盡飲濂出跪奏曰臣荷　陛下聖慈賜臣以醇酎敢不如詔第臣衰邁恐不勝杯酌志不攝氣或愆於禮度無以上承寵光爾　上曰卿姑試濂卽席而飲將徹　上復顧臣曰卿更宜酹一觴臣再起固辭　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濂舉觴至口端又復逡縮者三　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爲濂對曰天威咫尺間不敢重有所瀆勉强一吸至盡　上大悅濂顏面變赬頓覺精神遐漂若行浮雲中　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爲卿賦醉歌二奉御捧黃綾案進　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曰西風颯颯兮金張特會儒臣兮舉觴目蒼柳兮梟娜閱澄江兮水洋洋爲斯悅而再酌弄清波兮永光玉海盈而馨透泛瓊斝兮銀漿宋生微飲兮畣

醉忽周旋兮步驟蹌蹌弄秋景兮共樂但有益於彼兮何傷洪武八年七月七日午時青濂既醉下筆傾欹字不成行列甫綴五韻　上遽召濂至命編修官朱右重書以遺濂遂諭濂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之盛也濂行五拜禮叩首以謝　上更敕給事中臣善等賦醉學士歌云　雙槐歲抄

洪武六年以桂彥良爲　太子正字　上嘗從容問人品高下人有過何如及仁者有好惡乎彥良悉舉經傳要語以對至問三教則對曰治天下當法孔子八年授晉王右傅陛辭　上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　上曰濂文人基峻隘不足取是時劉基已歸景濂方近密而　上於彥良稱獎如此　通紀

章三溢以疾在身　上時遣使存問及疾小愈即入謁　上見其來喜曰疾其瘳乎何其出也一日　上忽念公論于中書左司都事張來碩曰章溢日來康强否來碩對曰溢日夜念母不至而　主上遇之厚不敢以言欝欝成疾耳　上即命歸省而留其季子存厚于京師尋　命處州代總制胡公入朝而爲存厚娶胡女賜賚優渥且俾存厚入侍　皇太子以示親信荆楚平設湖廣按察司遷公僉事入見　上慰勞之曰紀綱之事今屬卿矣未幾湖廣行省鎮撫回回怙勢作威公廉得狀坐以法按察司宋思顔以浙東憲吏事不白下獄而浙東按使孔克仁僉事王琦亦以事被逮辭連公　上遣太史令劉基喻公曰子素知章溢守法令毋疑也青田稅官金甲發其同僚白乙匿官課乙既誅忿而甲恣爲姦利公訊之甲善口給辯不置公曰汝罪狀已明奈何欲以口舌撓法乎其詞遂屈　上知爲公所鞫當不宽命斬之　碑

高皇時有御史言陶學士安隱微之過者　上曰朕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道路　上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毁譽人以此爲盡職乎令黜之中書省臣奏曰御史職當言路言之有失乞容之　上曰不然夫植佳木者必去螟蟊長良苗者必芟稂莠任正大者必絕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結以小信而後逞其大詐此人嘗有所言朕不疑而聽之故今日乃爲此妄言夫去小人當如撲火及其未盛而撲之則易爲力不然則害滋大矣竟黜之　野記

元末天下日入於亂章公溢結廬匡山又避地入閩

中　太祖遣使召公與劉基葉琛宋濂同至建業入見　上問勞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耳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唯不嗜殺人能一之　上曰卿等其留輔予矣　宋濂撰碑

太祖取婺徵王禕至行在署中書省掾每商確機務悉契　上東語必稱子充而不名與宋濂同修元史在史局渴甚謂宋公曰待昨　上所賜梨漿吾渴濟矣中官竊聞之言于　上卽命齎賜之　鄭濟撰行狀

開尚書濟由訓導取入京爲國子助教喪病回六部舉濟有王佐才　太祖督渠父開蒙同濟至京賜詩

一首云春首擕孫出洛陽輪蹄馥郁野花香崤函古道行商遝熒澤荒城叔段邦雪夜蔡城忠李愬風天赤壁助周郎老人閱景心慷慨稽首遙瞻拜上蒼濟至除刑部尚書代父賡詩云金陵王氣起淮陽四海俄聞德澤香鶴髮自應歸鳳闕龍鬚誰復釣魚邦夔龍禮樂趨朝士貔虎威儀執戟郎恩雨滿門思報德吾皇萬壽祝穹蒼一日濟從　太祖遊金水橋　太祖忽然墮淚問濟曰朕爲何如此奏云過金橋倚金欄憶金妃墮金淚　上執濟手云縮手過金橋有事不相饒濟奏云臣無虧心事不怕帝王刀凡　朝廷制度禮樂錢糧賦役多所建立後爲詹徽事劾於非命　七修類藁

宋公訥病　高廟遣中使諭曰卿稟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巳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速痊以其有神也又嘗言宋祭酒骨格必壽遍有畫工至命繪公像甚肖　上喜吏部尚書余熂不喜公以事逐公去　上怒誅熂念公老召其子望江縣王簿麟侍養二十年卒於官年八十　上爲文祭之故事文臣四品無給喪費者給自公始又遣行人祭于家爲治墳塋官其次子復祖爲司業一時君臣之契莫倫

海上紀聞

洪武十五年方公孝孺以吳沈揭樞薦召見　上喜其舉動端整謂　太子曰此壯士當老其才輔汝遣還鄉會仇家得罪連孝孺籍其家械送　闕下　上識孝孺名特開釋令侍祖母及妻子還二十五年又薦召至　上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教授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　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每見必陳說道德王喜甚講經論文無虛日爲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遜國臣記

解大紳爲監察御史時都御史袁泰怙勢家人横恣

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者公揮筆立就歷舉其過竟上雖曲宥泰而一時多其直　上慮公少涵養將爲衆所傾　召其父至諭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　諭之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父子其歸益盡心于古人後十年來朝當大用爾遂侍父歸　楊士奇撰志

夏公原吉任戶部主事尚書郁新奇之與商確諸司事劉郎中者忌公會劾諸司怠事者　上曰宥之新請必罪　上怒新問誰教汝會免冠謝得巳劉郎中因奏果人教尚書者意中公　上問新爲誰對曰堂

後書算生敎臣臣愚過聽萬死　上下書算生獄劉郎中又奏公專尚書柄言前事實原吉教尚書　上曰聞原吉能佐尚書汝顧陷原吉耶劉郎中與書算生皆弃市自是知遇日隆　吾學編

都御史陳公性善洪武中進士　上見性善疑重謂侍臣曰性善君子人授行人司副入翰林初誠意伯劉基卒命李鐸往取其遺書基子璉卽出觀象玩占石室中從驛詣　闕上之性善楷書　召入便殿繙錄　上威嚴進見者惶汗手顫不成字惟性善動止安雅書法端正　上悅賜性善酒是時威讒叵測留

竟日家人以爲死矣比出大驚喜久之超陞禮部侍郎　遜國臣記

洪武中袁廷玉以事過鄞縣前見婦人乳女于枋廊下哭聲淒甚問其故對曰夫當戍趙州今在酒肆飲旗軍飲畢卽行矣言旣哭益悲袁心憐之往見其夫夫曰我韓嶺金世忠也居以卜課度日今欽戍爲强人賂旗軍以我代行袁相其面曰此尚書骨法也他日當大貴此行勿憂因代償其價又貸米二斗贍之臨行囑曰登舟卽順境他日富貴無相忘旣而舟泊西渡其濟者病腹痛金與之卜言宜用衣帶刮咽喉

下卽愈其人如其言果瘥驚以爲神因厚謝之沿途惟用謝卜所得因不匱乏至戍前開卜肆以奇驗聞燕邸召至問以靖難卜告以吉援引古今才識溢發上大喜多用其謀策因薦袁　上又召之后師起以世忠著長史累遷至兵部尚書兼詹事卽金世忠也洪熙初贈少師諡忠襄子達方十歲授檢討還鄉支俸幼童膺官寔自此始其際遇亦奇極矣　雙槐歲抄

建文初廷臣交薦方公孝孺召爲翰林博士進侍講尋陞侍講學士曁董倫侍經筵講顧問孝孺德望素隆一時倚重凡將相大政議輒咨孝孺　上好讀書

毋有疑即召講解臨期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
孺就　宸前批答孝孺嘗作書事詩曰近宸臨軒几
硯間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携得香烟
兩袖還又曰風軟彤廷尚薄寒御爐香遶玉欄杆黄
門忽報文淵閣　天子看書召講官時　大召名儒
修　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孝孺總裁會攺謹身殿
名正心孝孺獻銘作疑命神寶孝孺又獻頌皆規正
君德比定官制改孝孺爲文學博士　通紀
文皇龍潛時劉觀爲王府良醫一旦以事怒之與數
人謫雲南始至入鐵佛寺寺僧此宗顧劉等曰方談

盛德傷一僧曰豐干饒舌劉知二人異禮拜請言皆
固拒懇之久乃顧劉曰君知之劉又問答曰姚和尚
知之蓋二僧方談邸事時劉等亦未知也無幾果召
劉歸以啓上時姚公未見親寵劉等言其能　上召
問爾能卜乎姚以吳語對曰會曰何術耶曰觀音課
曰用課錢乎曰我自有即開襟有太平錢五文繫于
內衣帶解奉於　上上祝既姚以一文錢擲之復徐
一擲擲訖語　上曰　殿下要作皇帝乎　上曰莫
胡說曰有之又曰有一人善相　殿下可尋來一看
問爲誰曰寧波袁珙既而　上乃命人致之未至燕

使者與飲于酒肆一人馳入報　上命與天顏相類
者九人竝服衛士衣同入肆沽使者因謂袁試看此
十人珙趨拜　上前曰殿下何如此輕行　上曰胡
說我等十人皆後護衛長官也珙不答　上還宮命
召陛座詳扣之珙曰殿下太平天子也伺龍鬚及臍
即登寶位　上怒命數士縶送有司言有遊客來府
中爲妖言令解還原籍索文牒而去既至直沽入舟
士以大桶盛袁而鐍之舁入王府　上遂與言事
上日夕視其鬚既一年有半及臍矣召袁視之袁方
至　上昂首謂吾鬚如何珙曰巳及臍矣　殿下何

忽仰視乎仰之猶少不及然時巳至特稍費力耳
野記
姚廣孝建取日功後　文皇欲疏茅土姚固辭乃只
爲善世一日朝罷　上與語姚應對如常　上曰公
今日胷中當有事乎姚曰無之　上曰必有之朕見
卿詞氣知之矣〻諱姚又對如初三四問答始言今
蚤　駕未出時臣與吏部尚書言尚書班在前臣進
而應之凡越二班話間屢進屢退殊爲不安以此少
介介耳　上曰向欲爵公固以此耳即　命爲少師
姚乃受之然終不畜髮　上即欲爲建第姚力辭之

竟居慶壽寺中又賜宮人姚亦不受惟章服曾服之
今有畫像面大方肥紅袍玉帶髠頂上戴唐帽也
野記
太宗一日問宋指揮晟有子無宋對有二子琥瑛
上令帶來我看晟引入見　上喜曰都卽令三公主
四公主同下降兄弟亞爲都尉一日晟從外歸二子
迎侍晟醉大喜撫二子曰吾家受恩深矣父腰金子
腰玉時二主在屏後聞之後見　上偶語及之　上
曰渠要玉帶耳無幾命守寧夏以功擢都督薦至封
侯西寧　野記

永樂十年元宵節　賜文武羣臣宴聽臣民赴午門
外觀鰲山三日自是歲以爲常　上或御午門示
御製使儒臣奉和以爲樂是時尚書夏原吉奉其母
往觀鰲山　上聞之曰此賢母也　命中官賞鈔二
百錠卽其家　賜之曰爲賢母懽也　遺事
永樂壬辰五月　賜文武羣臣宴聽臣民午門外觀
鰲山是日車駕駐午門示　御製使儒臣奉和覽而
說之　賜羊酒時以陳侍講　敬宗五首爲工其一
皓月金門夜和風玉殿春雲移三島近燈簇萬花新
天仗臨丹扆星橋接紫宸中官宣德意燕賞及詞臣
其二紫禁疎鐘靜高城刻漏傳五雲迎寶蓋萬炬綴
金蓮瓊醴行仙席龍盤進御筵教坊呈百戲齊過玉
階前其三劒佩青霄近峯巒翠閣重花明金幄月香
度玉樓風拜舞諸番集歡娛萬國同遙聞鼓吹發五
色慶雲中其四紫陌連青禁彤樓接絳河　九門星
彩動萬斗月華多寶炬通宵朗鸞笙叶氣和臣民涵
聖澤齊作太平歌其五山擁金鰲壯雲盤彩鳳來銀
河隨斗轉珠闕倚天開歡洽春聲徧　恩從淑氣回
願歌魚藻詠長奉萬年杯　雙槐歲抄
胡文穆光大擢進士第一從　文皇出塞征胡　上
時召帳殿語移時或夜漏數刻遣出道中相失必遣
兵騎四出尋時顧問左右　上知其朴實信任亞於
東楊　碑

黃文簡請老　文皇賜葬公父來謝　賜遊西苑與
公侯伯師傅十一人俱肩輿登萬歲山宴山麓比辭
又宴太液池　諭公曰朕明年生日卿其復來至期
公至　上喜命充會試考官　吾學編
王文忠英從　成祖征胡至闊灤兒海旋師至威虜
命碎李陵臺驛碑沈河中絕虜爭　上顧公喜曰秀
才二十八人中讀書者朕需爾爲用宜宣力勿憚勞

公因言虜遁幸勿入險窮追　上笑曰朕爲天下國家計秀才直不欲黷武耳又曰凡軍中一切動靜或謠言有聞卽密奏朕又顧內臣曰秀才有事見朕勿攔駐安平鎭軍中有怨言　上怒公言此皆壯士幸宥其過稍與恩澤異日得其死力　上喜立命兵部尚書李慶給餉及輜畜　通紀

錢文肅習禮除檢討　上喜公鄉人惡公者持公短長公行潔修無可摘乃指公爲練子寧姻宜坐姦黨公懼告東楊東楊間聞　上曰習禮有文學史才顧陛下憐察　上欣然曰使練子寧尚在朕且用之況習禮乎公感泣自奮　獻陵卽位陞翰林侍讀與修兩朝實錄十二月朔霜寒　上顧光祿卿曰文官蚤朝寒盍賜羊酒又　顧公曰　皇祖考臨朝每旦常賜食朕偶忘習禮謹識陞學士　上過史館示近臣招隱歌頓首曰　皇上聖性聰明文章清麗懷賢覽古天趣悠然　上喜　吾學編

文皇初開文淵閣簡用七人備顧問以解縉爲首諭之曰爾七人朝夕相與共事鮮離左右朕知爾等敬愼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常存於心爾等亦當謹終於始庶幾君臣保全之美縉

對曰　陛下不以臣等淺陋俯垂信任敢不策勵圖報　上喜各賜五品服進學士七人胡儼蚤休胡廣先卒縉沒于獄惟西楊秉鈞最久東楊謙慳最密黃淮在圜土十年家食二十年士固有遇不遇也　內閣行實

永樂乙未始開科於北京王忠肅翺名在第五　文廟見公名卽喜北京初啓會闈而魁得畿甸士遂以布衣　召見賜酒飯後公官至宮保太宰壽祿名位非常可及遭際有自來矣　瑣綴錄

永樂十七年楊文敏進言十事皆指黜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　上覽而嘉之密　諭公曰實切時病但汝爲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愼密御史言之於是得御史鄧眞畀入奏皆股栗免冠請罪　詔諸法司卽日悛改怙終者不赦　楊士奇撰志

曾公魯初官王事　上問丞相曰曾魯在禮部今何職耶對曰不過王事爾卽日超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郞公以順字犯父諱執　朝請下皆吏部以國法有定不之許　墓志

淩都御史晏如以文學薦尤工李斯大篆二王小楷

自布衣擢任中書　文皇帝臨省遍觀諸中書書皆慴不能書晏如獨不慴操筆自若　文皇帝立命書璇柄數十字穩結得晋人風致　文皇帝大悅賜御膳并二銀碗又曰汝能飲酒耶　賜上方酒十瓶因召入中秘問及政事內直十五日陞吏科給事中隨駕北征凱還陞本科都給事中奏疏懇切涖官英發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掌院事　仁廟登極一日朝畢　上從容顧問晏如曰爾父京師朕知之今在何所晏如頓伏言臣萬死臣父賢在數千里外適隆平侯張信奏　命採訪薦其才可當大任　仁皇帝作

招隱歌　命行人軒輗齎賜馳驛取還入　見命任司馬辭曰臣年老不堪兵務　命掌都察院事辭曰父子不同任臣願乞骸骨歸　上嘆曰汝欲學疏廣耶朕遂汝高志　御書賜老堂三字衷而遣之仍以子銜　命晏如送之歸楊士奇作　賜老堂記以壯其行蓋異數也　仁廟實錄并一統志

能槩拜御史聽決精敏若老於吏事者即以能稱父縣邑校弟子員陞國子監生六館多所宗仰方是時文皇帝駕幸北京　仁皇帝以太子監國事公侍朝立文華門下於大衆中見其狀貌壯偉問侍臣誰何知者以公姓名對且言父學行之美稱嘆久之以是父子益有聲會藩憲大臣員缺　太宗命吏部兩京朝臣之有才望者補之公在選列　仁宗宴之禮部予道里費擢廣西按察使　王直撰碑

仁廟在東宮時嘗觀二內侍奕棋因命曾子啓應制詩云兩軍對敵立雙營坐運神機決死生千里封疆馳鐵馬一川風浪動金兵虞姬歌舞悲垓下漢將旌旗逼楚城興盡計窮征戰罷松陰花影滿殘枰　仁宗和云二國爭强各用兵擺成隊伍定輸贏馬行曲路當先道將守深宮戒遠行乘險出車收敗卒隔河

飛砲下金城等閒識得軍情事一着成功見太平詞意宏偉尤勝前詩君臣之器量見矣　瑣綴錄

洪熙初加楊文敏少師工部尚書兼二職　敕曰茲爲醜虜梗化累犯邊疆我　皇考文皇帝爲宗社子孫天下臣民長久之計不得已躬擐甲胄親率六師往行天討豈期醜虜畏威遠遁班師之日不幸中道皇考上賓六軍在外朕又遠違膝下及其崩殂兒孫亦莫能知惟卿盡忠爲國報　先皇帝恩德獨爲果斷致有今日　國家寧謐宗社奠安今辰奏告忽思至此實感不已卿嘗重賚暴者哀悼倉遑之際報甚

徵今追前愆加賜卿白金五十兩綵幣十表裏寶鈔
二萬貫白米二十石特陞卿工部尚書前官如故三
俸俱支本色卿當領服以慰朕懷初榮扈從北征
成祖委以軍務及　上賓之日所行喪禮并軍中處
置事宜　仁宗聞訃之時不及訪聞至是有以爲言
者遂降　敕奬諭　年譜
仁宗初卽位一切政議預者三四人而蹇忠定公居
首進少師　賜銀章一其文曰繩愆糾繆　上諭之
曰朕有過擧卿具疏用此封識進來蓋望公等匡直
也繼　賜公誥　上特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

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又念公侍從監國舊勞　賜
敕有以善詡君勞心焦思二十餘年夷險一致之褒
楊士奇撰志
仁宗御便殿蹇夏東楊及西楊侍　上問昨夜星變
見否對曰未見　上慘然曰天命也嘆息而起去又
明日　召西楊及蹇公曰朕監國二十年讒慝交構
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　皇考仁明得保全言已
泣三人亦流涕慰　上上曰卽吾不幸誰復有知吾
三人同心一誠遂賜西楊楊貞一印　聖諭錄
胡忠安巡浙還　朝時　文皇帝北征駐蹕宣府馳

謁　行在　上方臥不出聞公至起見勞之曰卿驅
馳勞苦　賜坐與語凡所歷山川郡縣民情疾苦悉
爲陳說　上欣然比退漏下四鼓矣　水東日記
顧公佐掌憲吏有遭笞者捃佐之過謂受皁隸賂遣
歸悉具姓名以聞　上以示楊士奇曰汝不擧佐廉
乎對曰所訴誠有之今朝官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
馬芻取給於皁不得不遣半歸使備不足皁亦回歸
耕實兩便京朝官皆然臣亦然　先帝知此所以增
中朝官俸　上嘆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曰
朝廷用一好人輙爲小人所搆乃以吏所訴狀付佐

自治之佐叩首退召吏示之狀吏恐甚佐曰　上命
我治汝我容之但改行爲善覓不問　上聞之喜曰
佐得大體矣　聖諭錄
李侍郎紹侍講文華殿陞禮部右侍郞時有結權貴
圖進者　上不許密訪近輔求才德老成厭服人心
者得公甚喜曰朕知其人久矣次蚤　召吏部陞任
公聞者爲之驚喜及卽任公卿往賀尚書王公翺擧
酒酬曰天選侍郞也已而權貴不平伺間譖公奏事
多南音　上曰大臣以德選何以聲音爲是年祭酒
鈌吏部請以公兼領之　上謂王翺曰禮部不可無

此人其別選代之鄭退語同列曰我不知李侍郎見
重於　上如此　碑
宣德二年　賜楊文敏銀範圖書五其文曰方直剛
正忠孝流芳關西後裔建安楊榮楊氏勉仁且面致
訓戒以表眷侍之隆又親御翰墨作春山竹石牧牛
三圖題詩其上裝成卷　賜榮八月賜枸杞湯令中
書吳誠諭曰服此可以延年益壽可以袪疾又賜詩
褒嘉詩曰武夷巍峩青插天丹山碧水相連延扶輿
磅礴之所產往昔奮起多名賢只今繼續揚華芬漢
清白吏有遠孫明經策第登詞垣　皇宗承天御天

下竭誠論思靡餘暇懷忠秉誠履堅貞臨事果達智
識明禁中頗牧才卓犖風雲驥足千里輕顧予渺德
嗣天位旰食宵衣急圖治普天之下率土之濱安危
休戚繫于一人大廈之興藉梁柱爲邦必資輔弼臣
卿事文祖兼仁考歷年固多身未老方兹倚重傅予
保士有大抱負堯舜其君民最哉弼違補闕輔吾仁
齊芳昔賢耀千春　年譜
宣德中　駕幸少師楊士奇第夜已二鼓士奇驚起
朝服而迎但見儀從塞屋香氣氤氳不知　上所惟
向北而拜不已　上方倚東闌看月笑而呼曰士奇

朕在此所賜已充庭矣頃之屏去左右有所問人皆
不得聞遂起　寓圃雜記
宣宗即位胡忠安自南京來朝　上素重公及入見
顧問良久即留任行在禮部事漢王謀反事覺公贊
上親征賞賚甚厚　特賜銀章四文曰毘陵胡濙曰
文恭世家曰大宗伯章曰清和恭靖蓋異數也　姚
夔撰志
宣廟一日在宮中覽尚書黃福贊漕運時言便民數
事出其章示士奇且曰福所言知慮深遠可行今六
卿中其誰之倫對曰福受知　太祖最先大用其爲

人正直剛果一志國家生民今六卿中鮮及之永樂
初建北京行部命之綏輯凋瘵及得交趾　命總藩
臬之政安新附之民躬勤夙夜具有成績其才德兼
備有大臣體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
政事享安佚福四朝舊人乃奔走道途勞悴不已殆
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　上曰非汝不聞此言
吾嘗欲得一忠直老成之臣處之南京根本之地緩
急可倚今以　命福豈不誠當明旦　命福改南戸
部尚書中外皆悅　聖諭錄
宣德間　上御文淵閣命以五色菊花賜楊公士

奇楊公榮金公幼孜皆撰詩　上謝文敏詩曰內園植物眞奇特一種秋花開五色瑪瑙葳蕤琥珀黃胭脂隱暎鉛華白由來托根得所宜造化生成雨露滋喜見幽芳出上苑何須佳色羨東籬今晨拜舞承
恩澤　詔命中書賜館閣穠艶偏含曉日明貞姿獨傲秋霜薄對此感激瞻堯天嘗聞蒼菊能延年願祈
聖壽齊天地歲歲花開滿御筵抑亦館閣之盛事也
年譜

宣德五年二月　上奉　皇太后幸　皇后謁長陵獻陵駐天壽山　上請　皇太后令輔義士奇榮幼孜溥六臣見行殿　皇太后曰　皇帝數言卿數人贊輔多用心今　國家清寧生民無事固　祖宗垂佑亦卿等之力輔等頓首對曰　皇上聰明睿智敬天法祖仁愛兆民以致康濟之功此皆　皇太后聖德大訓臣等實無寸補　皇太后曰我有何德上由
祖宗積善垂慶卿等皆　先朝舊人自今更須協力一心非但　國家蒙福　祖宗神靈昭鑒在上亦必敷佑卿等俾卿等子孫安榮永世　命　上賜六臣酒饌白金文綺　通紀

楊文貞公在內閣時夫人已棄世惟一婢侍巾櫛而已一日　中宮有喜慶文武大臣命婦皆　朝賀
太后聞公無命婦令左右召其婢至則諸婦已退矣
太后見其貌既不揚衣復儉陋　命妃嬪重爲梳整易內製首飾衣服而遣之且笑云此回楊先生不能認也翌日　命所司如制封之不爲例其眷遇之隆如此聞此卽南京太常少卿導之母也導字簡叔能詩文善談論　菽園襍記

宣宗一日獨與楊文敏公語家事甚詳又問公有何事難處者朕爲卿處之公謝無有　上固詢之公曰臣惟有一妾與臣同貧賤頗善事第妾有父以臣貴久依臣臣固厚伺之今被侵家政規權賂頗撓臣事臣未能去之也公意蓋欲　上屬之法吏罪而屏之耳　上忽呼左右喚校尉來面封杖至公第杖殺之公叩首謝然而雙箠往公請其故　上曰既去其父安用其子乎公頓首言此女頗無過平居亦自疾其父殆且留之　上曰父以女炎女寧自安要之勢自不可後或噬臍無如初忍情也公又申懇再三竟不從校去頃刻報已兩斃公猶未出朝也　野記

聖諭錄曰　太宗皇帝初正大統故翰林之臣不及十數人　詔吏部及翰林舉文學行誼才識之士授

職其中士奇首膺簡擢　賜五品服肇建內閣簡七
人專典密務皆進官士奇與焉時屬幾務孔殷常旦
及午百官奏事退內閣之臣造　扆前進呈文字商
機密承顧問率漏下十數刻始退既建儲簡翰林之
臣兼輔導士奇與焉旦上前奏事退又造　東朝叅
侍經幄　車駕北征簡內閣二人輔監國士奇與焉
仁宗皇帝　宣宗皇帝嗣位所以寵任士奇者始終
皆如永樂士奇祗事　三聖三十有三年寵愈厚而
官愈進負乘之愧夙夜靡寧嗚呼　三聖遠矣當時
共事之臣或亡或退獨士奇今年七十有八衰病昏

老猶濫玷朝行未已也　誠孝昭皇后上仙梓宮歸
葬士奇奏　命祗送旬乃竣事其每旦展敬　三陵
之下追念舊恩五內摧痛因記憶楊前所得　玉旨
之詳者輯而錄之釐爲三卷永樂居首洪熙次之蓋
計平生所得此殆百之一二而潦倒荒迷非惟不能
悉述亦不能悉記也有疑之者曰　廷陛之密可存
於私乎輒應之曰吾惟慮泯吾君之盛美是懼而遑
他恤哉不覯於古乎歐陽文忠公著奏事錄及濮議
司馬文正公著手錄具記當時君臣問對之辭委曲
而詳盡所以著一代明良契合之盛事蓋昔之大臣

君子往往皆然義之所不能已也況臣之所錄有聖
德焉有聖訓焉有特恩焉臣惟懼錄之不能詳也而
疑暇他恤哉疑者既釋號曰　聖諭錄云　文集
我　朝賢相以三楊爲首然亦賴　朝廷委遇而成
之正統初　英宗與幼君臨御　張太后在上有擁
佑之功凡事專任三楊百司奉事必命中使咨議然
後裁決中官王振一日以事至閣楊少師士奇有所
議擬振輒可否其間公憤懣而歸三日不朝　太后
遣使來問楊少師榮語其故　太后震怒詔鞭振遣
人押至閣中謝罪且戒之曰再爾必殺無赦用是數

年朝綱整飭海內晏安其後　太后賓天三楊亦先
後下世振始弄權天下遂多事矣　塵談錄
英廟一日問李賢曰吏部左侍郎久缺王尚書年老
叅得一人習練其事　命與翶訪其人得巡撫都御
史崔恭明日叅于文華殿具奏　上喜以爲得人後
上與賢論六部官　上曰吏部侍郎姚夔崔恭亦佳
賢曰二人才器異日皆尚書之選崔在吏部精選舉
嚴考覈置勸懲簿以錄天下人才賢否賢者必言於
冢宰王忠肅公用之否必指其實黜之選人之有憑
籍聲勢相干者不恤也始吏部缺左　上敕召公且

語王公曰朕已爲汝尋一同寮矣其簡在帝心如此
陸容撰行狀

英宗之初立年在幼沖　朝廷大政承　張太皇太后指裁爲多　太后常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　旨入朝　太后左右女官襍佩刀劒侍衛凛然　英宗東立英國公西下立　太后召問之人皆有奬勵之辭及溥乃嘆曰　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相見也又顧召　英宗曰此五人　先朝所簡貽　皇帝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贊成者不可行也　英宗受命

余冬

景泰中倪謙及呂文懿公初教小內官黃賜等七人書于　文華殿東廡　上一日至廡中　命二人講倪講詩國風公講堯典　上悅問二人官謙對臣左中允兼翰林院侍講公對右中允兼侍講　上又問中允講讀官品二人對曰皆正六品　上曰品同安得相兼令左右取官制再三覽　顧二人曰進汝二人講讀學士兼中允二人頓首謝他日　上再至二人還坐旁壁下　上曰何踧踖乃爾二人頓首對曰君父嘗臨坐臣子避不敢當　上喜二人敬慎後至館輙立語或東西行不復坐　吾學編

年恭定富剛正朴忠簡言寡慾遇事直前不顧利害氣節才識世不易得屢遭誣謗賴　上知得釋巡撫大同襄垣王遜漕誣公公請老戶部言公廉威爲姦豪所忌不可許　景皇帝爲敕王守法度勿得汙風憲大臣卒吳淮誣公不法侵郭總兵坐總兵上于公謙上議曰穰苴布衣監莊賈軍以軍法誅賈卒破秦晉一以穰苴故稱强列國裴度御史中丞督淮西諸大帥平蔡我　朝左都御史王翺鄉來學坐總兵上以軍令出翺等淮妄言沮軍法宜究王者事遂寢又

嘗按山西叅政林厚亦誣公臺置獄訊　景帝曰厚怨富富執法公廉誣富得自便朕以邊事付富終不以一人言辱富後竟削籍又按分守內臣韋力轉貪虐韋誣公廵按御史爲雪公誣狀事得已南陽薦公　上諭南陽戶部非富不可對曰人多不喜富　上曰富執法宜司國計竟召爲戶部尚書　上又諭南陽曰繼翺吏部非富不可　吾學編

英宗復辟岳修撰正　上廉知其名吏部王忠肅公亦薦之　召見文華殿　上遙見遽曰好旣陞陛登殿連曰好好問年若干對曰四十　上曰正好問何

處人對曰漷縣　上曰又是此北方人問治何經對曰尚書　上曰是書經尤善問何科進士對曰正統十三年　上益喜曰又是我所取者乃顧謂曰今用汝內閣參預機務凡事爲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公頓首辭至再乃出赴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軏自外入愕然曰何以至此公不敢對時亨軏已不平比入見　上曰今內閣朕自訪得一好人亨軏請爲誰上曰岳正亨軏陽賀曰誠佳　上曰但官小耳今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如何亨軏因奏曰陛下欲陞正亦甚易但姑試之果稱職未晚也　上默然蓋亨輩以事非已出故撓之云爾　李東陽撰傳

天順改元　上召彭文憲公時於文華殿問曰汝十三年狀元耶對曰臣不才誤恩拔擢頓首　上又問第二陳鑑第三岳正乎對曰唯又問汝年幾何對曰犬馬齒四十二　上笑曰善賜酒飯出當是時內閣進退甚輕惟公　召見命以太常少卿兼大學士入內閣　彭華撰行狀

耿九疇軒輗皆廉介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之天順初首用耿爲都御史軒爲刑部尚書耿欲糾石亨之罪爲所排黜爲江西布政尋轉四川　上知其爲人清正但爲亨輩所嫉一日從論人才念及九疇非其罪賢因曰此人操行誠不易得因禮部缺人　召至京師　上憐其衰命爲南京刑部尚書且曰遂其優閒可也　天順日錄

韓公雍精悍闊達有智畧　上喜以狀貌壁兵部右侍郎　諭南陽曰邊撫臣但得如雍者南陽薦山東按察使王越代公越至見　上上又喜曰是將官也　西樵野記

成化中　賜尚書馬昂并內閣學士三人游南城中有宮殿樓十餘所皆　宣廟與　上游幸之處也是秋新作行殿一所東爲蒼龍門南爲南風門中爲龍德殿左右有崇仁廣智殿之北有橋皆白石雕鏤水簇於其上南北有飛虹載鰲兩牌樓東西有天光雲影二亭又北壘石爲山曰秀麗山上有圓殿曰乾運其東西二亭曰淩雲御風山後爲佳麗門又後爲永明殿最後爲圓殿引流水繞之曰環碧移植花木青翠蔚然如夙溉畢工乃命學士李賢呂原洎時往觀焉受　命領行者太監裴當也宴畢乃回時謹記於此庶不忘　上恩德云　筆記

庚辰年四月六日辰時　上御南薰殿召王翱李賢

馬昻彭時呂原五人入侍命內侍鼓琴鼓者凡三人皆年十五六者 上曰琴音和平足以養性情囊在南宮自撫一二曲今不暇及矣所傳曲調傳於太監李永昌永昌歷事 先帝最精於琴是三人者皆不及也賢等對曰由此不輟亦可精妙因皆叩頭曰願皇上歌南風之詩以解民慍幸甚 上起人賜金鑲鶴頂博帶一條皆親授五人者皆叩頭而出 彭文憲公筆記

孝宗朝召劉公忠宣面見公跪 御榻前 上左右顧內侍卽退避一日奏對久不能起 上命李榮等扶掖出順門外且扶且言曰吾輩行事多失幸於上前隱惡揚善公曰 聖上聰明某於政事外未嘗輕毀譽人 上嘗謂某曰李榮亦言卿是好官某與公蹤跡疎遠不知何以若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也 言行錄

劉文靖晚年遭際 孝廟與西涯李公木齋謝公同心輔政有所獻納多荷采納有缺失盡心匡正無所顧忌 上推心任之不時顧問三公亦慨然以天下爲已任時人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 費宋撰碑

孝宗 召劉忠宣公面語曰事在不可每欲召卿商確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卿可密寫揭帖封進對曰不敢 上曰何也公曰 先朝李孜省可爲鑑戒 上曰卿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乎對曰臣下以揭帖進 朝廷以揭帖行是亦前代斜封墨敕之弊也 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也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臣不敢效順 上稱善 言行錄

孝宗親鞫大獄諸司震慄戴恭簡從容應對時有開拆 天威頓霽 上知公淸愼每 廷宣接膝面咨至移晷刻引疾求退必優 詔勉留命醫賜食問有慰諭若家人父子公不覺泣下 上亦爲動容一日公私懇華容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不瞑目公同年好友受知 王上獨不爲我一言乎一日上召華容議事畢因問珊病華容言珊久病累疏乞休本出情實乞憐允 上曰渠倩卿奏乎對曰珊在告臣往視珊恐微誠不能動 天聽令臣見 陛下日爲彼達情悃 上曰卿去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捨朕先歸華容以 上語告公泣曰吾不得返家矣 治世餘聞

劉文請入內閣時　孝宗方勵精凡國家大事　召見輔臣宜與去召公乃及李謝二公至　文華殿平臺煖閣議大政凡朝臣去留皆　上前相可否當是時國家無事　上顧公喜諭曰勞卿久矣兼支大學士俸進左柱國　上時憂勞思治益明習機務眷念民瘼欲盡革諸煩苛弊蠹　召對輒屏左右左右不得聞大懼竊從屏隙中觀但聞　上數數稱善十八年五月　上不豫六日昧爽司禮太監戴義出　左掖門急宣公及李謝二公入　乾清宮至　寢殿上便服坐榻中公等叩頭　上令近前　上曰朕承

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矣乃得此疾殆不能與故與先生每相見時少公曰　陛下萬壽無疆偶爾違和暫須調攝安得遽爲此言　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强也太監張愉勸　上進藥不答　上又曰朕爲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因執公手若將永訣者　上又曰朕蒙　皇考厚恩選張氏爲　皇后生　東宮今年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急令禮部舉行時司禮太監陳寛李榮蕭敬等皆至羅跪榻前　上曰受遺旨太監扶安李璋捧筆硯戴義就榻　上書之

上又曰　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勤請他出來讀些書輔他佐箇好人公等皆叩頭仰奏曰臣等敢不盡力遂出明日上崩　通紀

敬皇無日不視朝或三五日　朝罷輒御　上起立寶座　上高聲兵部來於是尚書劉大夏跪承　旨由西陛以進　上退立寶座後大夏遜造　上前語移時羣臣侍班觀望人人欣戴間或宣都察院於是左都御史戴珊亦承　旨由西陛而登　上立寶座後或坐輦中與二臣相與商確大事多或移一二時方退間亦召吏書文升與語其與劉公嘗令左右却

立有欲盡削內官權柄當時裁九門監門官及禁革過取商稅皆本於此　治世餘聞

都御史戴公珊累以疾辭不允　上一召大夏并戴同入行間戴懇對曰少項進見當舍己爲我言之及見議論公事畢論曰爾珊昨日何以又陳老疾求去珊顧劉未敢對遂進曰都御史與各道係互相糾劾衙門若堂上官以病不出恐爲御史所劾不得不奏珊實有病不敢假　上曰賓客在人家告歸主人懇留之亦置家事而止爾何忍咈朕意珊感而流涕上亦爲之感動上下相對不能言者久之　上曰爾

等姑退珊退謂劉曰自此之後雖死不敢言去矣

治世餘文

張學士元禎爲日講官　上命設低几就而聽之葢張短小不及四尺且貌寢然聲音朗徹聞者竦然上亦起敬故設此几以便之張自七歲能屬文稱爲奇童　行狀

孝皇優禮大臣無大故未嘗斥辱如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輩往往召至幄中從容講論　天顏和悅眞如家人父子內閣諸臣皆稱爲先生李西涯有近臣嘗造膝閣老不呼名葢實錄也　治世餘文

李文正乞休　上賜之敕曰君臣相遇自古爲難卿資禀神異慧悟天成爰自召見中禁應制稱　旨名動四方遂以宏博之學蜚聲藝苑資歷既深聞望稱重逮我　皇考擢之政府朝夕獻替便殿延訪平臺賜問有懷必吐無言不從不激不隨無私無比顧命付托感激知遇益竭忠勤委曲匡救西鄙戡亂兩河討賊　廟謨勝算多贊畫釐革弊政率循舊規樂育人材明揚善類代言宣意敷奏達情文學詞翰獨妙一時立朝五十年輔政十八年清愼之操始終不渝自古大臣兼茲衆美者代不數人屬時艱方切倚伏乃以止足爲念章數十上重違雅志　特賜允俞於乎成功身退自處善矣國有大政將就而問焉公留京師雖乞歸尚給歲祿時詢朝政十一年年七十卒于家　內閣行實

江西宸濠謀逆　武宗親征既得凱駐蹕金陵渡江幸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第　賜絕句十二首公又有應制律詩四首應制賀　聖武詩絕句十二首編爲二卷名車駕幸第錄公自敘謂虞廷賡歌之後古帝王有以詩章寵臣下者不過一篇數言而止未有聯章累牘若是其盛者至以屈萬乘之尊枉位者或有

之然亦鮮者若罷政歸休者爲尤鮮或有之豈有至載至三如今日者乎守溪王公鏊有四絕句云相國移家江水湄金山望幸已多時太平金鏡無由進願得回鑾一顧之趙普元爲社稷臣君臣魚水更何人難虛雪夜相過意海錯尤堪佐酒巡北固山前駐翠華慇懃來訪相臣家太湖怪石慿多幸也得相隨載後車賡歌千載盛明良　宸翰如今更煒煌溫衍魚龍看未了梨園新部出西廂　漫記

世宗登極遣行人陳侃齋　敕起謝文正於家且命鎮巡藩臬促公上道抵京師進戶部尚書謹身殿

大學士公在舟中具二疏大意以安靜寬厚爲本及
入朝自度衰暮且難徇時力求生還　上待甚隆嘗
以天寒免朝參以除夕　賜御製諸詩以郊祀賜錦
織大帶以疾在告遣太醫視藥餌遣中官　賜酒米
少間則遣鴻臚卿趣出視事益異數也　費寀撰碑
梁儉菴爲戶部侍郎廷臣以戶部尚書乃國計大臣
總領財賦得人實難六宰許公獨薦公堪任復陞戶
部尚書不數月　上手敕命公監吏部都察院考察
京官蓋異典也公卽日赴吏部考察凡降調黜留公
議居多士論大服是歲刑部重獄不決者四事　上

命公兼掌刑部印信勘問之數日問四事俱得其擬
罪各當奏　上上覽之喜謂中官張佐曰得尚書如
才者十二員朕無憂矣嘗詔還梁儉菴司徒途人丐
子相語曰今天眼開取回梁爺然則司馬入朝百姓
留之宜也　后渠襍識
張文忠七試禮部正德十五年年五十始得舉進士
明年嘉靖改元　賜進士時議大禮未定以進士上
疏極言父子之倫不可奪衆不悅是年冬授南刑部
主事嘉靖三年再上疏　上召與衆廷議陞翰林學
士四年陞詹事五年陞兵部侍郎兼學士署都察院
事十月陞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　賜銀圖
書二忠良貞一繩愆弼違自釋褐不五年官至一品
七年加　太子太保再加少保　上幸太廟見公喜
賜詩稱公貌奇才崛進姚溪書院集賜書院名貞義
六月加少傅太子少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八
年與桂文襄不相能致仕至天津　召還九年　上
爲改名孚敬字懋敬十年致仕十一年召還加　太
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少傅尚書如故八月又致仕
十二年四月召還十三年加少師　命有司爲作寶
綸樓十四年病在告　上親製藥餌賜之後歸山

命錦衣衛視病數數候問日望其再出　御札有曰
疾愈卽便來曰急來見朕未愈則曰當善自保攝曰
累疾未愈更不煩以見再起至金華疾又作歸後公
卒　上每思之不置贈太師謚文忠始終恩榮近代
所無也　遺事
世宗每出西苑必召大學士張孚敬等同遊　命坐
賜茶賜酒及爲錦囊花果聚禽圖扇書廻文詩又賜
輔臣同遊古樂府五七言絕各一首諸臣復恭和
聖製有春遊咏和集　便覽

忠愛

劉誠意未薨前數日乃以天文授長子璉使候服闋進且戒之曰勿使後人習也復命次子仲璟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奏遽表無益也日後　上必思我待有問當密爲我奏其略以爲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爲政寬猛如循環耳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幸　聖王留意　行狀

宋景濂以疾告歸　詔還家　皇太子致贈有加焉先生上箋謝　恩復書　皇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無怠惰毋驕縱修德進業以副天下之望

上覽書喜甚召　太子語以書意且賜書答其略曰曩者先生敎吾子以言相訓是爲不佞也以聖人文法變俗言敎之是爲疏通也所守者貞忠所用者節儉是爲得體也昔聞古人今則親見之復以文綺侑書十二月擢太子贊善　皇太子一言一動皆以禮法諷諭使歸於道讀書至切於政教及前世興亡之故必拱手揚言曰君國子民之道當如是不當如彼且推人情物理以明其義　皇太子每斂容嘉納敬禮未嘗少衰言則曰師父師父云書舊學二字以賜　本傳

太祖嘗微行每至徐太傅家一日太傅病篤　帝忽至太傅自枕蓐下出一劒以示　帝曰戒之戒之若他人得以僇汝也自後諸功臣家不一至矣　翦勝舊聞

文廟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還京師欲發其事疑未決獨　召士奇問曰昨問蹇義漢府事對曰不知朕有未知爾輩疑有離間不敢言今朕既知矣爾言之何害士奇對曰臣與義事　東宮外無敢與臣等言者但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肯行今知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

陛下善處之使蚤有定所全父子之恩爲永世之利上默然起還宮後數日悉得其反狀及所爲戰具大怒褫其冠帶繫之西華門內　東宮力救解乃免遂命削其兩護衛處之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邇即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　內閣行實

解學士縉應　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文皇帝素不喜　仁宗感此詩甚思之時　仁宗留守南京頗懷憂虞因所親信者莫如夏原吉即日往迎之可謂得諷體矣　畜德錄

永樂十九年　上復親征北虜羣臣莫言者夏原吉
曰吾受國厚恩不可不以死諍之約尚書方賓同諫
入獨言頻年出師無功戎馬儲糧十喪八九災眚間
作內外俱疲況　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
上怒命公治邊儲于塞北賓懼自縊遂併籍公家惟
賜鈔千貫餘皆布衣瓦器　命錦衣衛官尅日召還
公方治裝使者促之公曰姑少俟不爾恐有侵漁死
吾安之不以相累也及至　上問征虜得失公歷陳
往鑒謂當內治不宜勤遠略執不變坐繫內官監
上察公忠間訪國事敷對如平時二十二年車駕至

榆林川顧左右曰夏某愛朕八月楊榮以凶問至
皇太子親臨繫所與其哭令出視事公叩首曰臣先
帝罪人未聞詔强之乃受命　遺事
仁宗爲太子監國有飛語　上聞上屬胡濙往察之
公至以所見七事皆誠敬孝謹密疏以聞　上覽之
大悅自是不復疑　姚夔撰墓志
文皇北征命　太子監國　上問監國事楊士奇言
太子孝敬仁明又曰有事宗廟祭品祭器皆親閱每
御進用物皆親封識　車駕北征不敢寧居恒日中
昃始食駕還而後即安　上曰此子道當然士奇曰

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耳且　殿下天資高有過
未嘗不速改存心以愛人爲本將來必不負付託之
重　上悅　聖諭錄
文皇頗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出過楊士奇
家報者言苑太監來士奇倉皇出迎　上已入門立
月中士奇俯伏悚懼言　陛下柰何以宗廟社稷之
身而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誰識至尊萬一或有識
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　上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
明日遣太監范弘問曷爲不謝對曰至尊夜出愚臣
迨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又數日遣弘問尭不

微行乎對曰　陛下恩澤豈能徧洽幽隱萬一有悍
夫怨卒窺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後旬餘錦衣獲二盜
嘗殺人捕急遂私約候　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
傍林麓中作亂捕盜校尉僞服入盜羣盜無疑以謀
告遂爲所獲　上嘆曰士奇言不虛眞愛我者　聖
諭錄
永樂儲位未定　上密問金忠襄公歷數古昔適孽
故事對　上喜賜公大鏹又曰詹事宮端汝以尚書
兼詹事幸善調護佐　太子公侍　監國時時勸起
孝敬篤友愛小心敬愼無失禮毀譽禍福聽諸天日

而已或譖詬廷臣及宮寮過者　上密令公察審公退毎數日頓首再三爲白無此事願　陛下寛霽上或不喜卽又頓首言臣敢保其無他他日有踪跡卽如人言臣甘連坐以故諸所全獲者多公謹厚不洩人亦不知也　吾學編

楊文貞歸省過南京聞黄忠宣公疾稍瘥未出遂往問公聞文貞來甚喜强衣冠出迓執文貞手以義責之曰今日豈公治私時耶又曰不見谷永論宗室事乎文貞應曰某不學無術之人也然未嘗不內愧　東里征行錄

英廟還自北狩居南宮　朝廷闕朝謁之禮天象示變程公信上中興固本十事曰敬天求賢納諫謹災節用詳刑選將練兵尚儉隆師反覆數千言而敬天一事則請隆孝友之實以答天心之仁愛聞者壯之　碑

正統間蝗旱言官言大臣尸位妨賢內批令自陳諸大臣遂皆請乞休謝天譴郭尚書璡獨不可曰　主上沖年吾輩皆　先朝簡任受付托一時請去誰與共理宜引罪乞改過璡老矣官至冢宰豈敢貪位顧君臣恩義如此衆是公言　吾學編

楊文懿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祖定天下卽命儒臣撰元史　太宗靖難其後史臣不紀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數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皆湮没不傳及今采輯尚可補　國史之缺景皇帝已復位號而　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郕戾王附是宜改正舊例羣臣章疏留中者雖有可傳皆不得書乞以留中之奏悉付史館擇而書之草奏欲上以卒不果　神道碑

憲廟以嗣續爲念西宮儲貳已長莫敢言商公輅委曲言之東宮乃立復上疏略曰　皇太子聰明岐嶷

天下歸心重以賢妃保育恩踰已出內外稱賢但外議皆云　皇太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事體誠爲未順伏望　敕令就近居任使　皇太子仍令賢妃撫育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以遂母子之至情愜人心之公論踰月　東宮母　紀賢妃薨舉宋李宸妃故事殯斂悉如禮　本傳

孝廟卽位大臣相率上疏求去張莊簡時爲工部侍郎曰更新之始正當竭忠報國豈可以去言耶還吏部侍郎上言遵舊章恤小民崇儉素裁冗食禁濫罰數條并修德圖治二疏皆嘉納之　曾時忠撰墓志

鄒公智以言事謫石城吏目寫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眞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舜朝詩有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其慷慨之意溢于言表 立齋遺文

武宗卽位劉文靖以顧命大臣翼政承 先帝之後舉故事勸 上耕籍田 幸太學 冊大婚 御經筵惠天下百度振肅海內晏然屬逆瑾竊柄姦黨盤據 國政日廢健率同官自劾上奏大要政治乖方天變示警不報再上極言政治之方有十 上付各

衙門行之未幾劉瑾入司禮監焦芳媢瑾逐公又榜示天下指爲朋黨奪官罰米瑾誅復職還所罰米上數狩邊及幸江南健每聞必嘆息不食曰嗟乎使帝暴衣露蓋自若如此而吾安處家食死無以見先帝矣輒又憶弘治時復不語淚潸下也 殿閣詞林

黃公鞏以忠諫罷去嘉靖改元以南大理丞起公于家公感 上知遇勉强受命因謝恩勸 上稽古正學敬天勤民必爲堯舜必法祖宗且謂君子或有過誤所當愛惜小人豈無才能要須深惡而痛絕凡數百餘言皆藥石語 林希元撰狀

武宗無嗣石文隱公上疏請於藩中親且賢者育于宮中代行溫凊蒸嘗之禮 武宗狩宣大疏請回鑾曰六師不備遠違法宮內無親近之託外有事變之虞若輿一日未返則臣子之心一日未能安其後百官相率諫南巡者罪且不測公上疏救之辭尤切直 通紀

世宗入正大統遣行人存問劉文肅公公上疏陳願緝聖學守祖訓進忠直抑邪諂開言路選將帥惜賞賚罷土木其于馭朽履冰春然剴切又請時御文華殿召輔臣及九卿長貳及撫巡藩臬來朝者各面 早

異直寫知見無隱毀譽萃諸御屏而時拔之公用世未盡之蘊豈悻悻長往不復預人間事耶 鄒守益撰志

嘉靖初遣使存問謝文正公遣子正入謝疏千言大要勸 帝勤學法祖守成憲以安靜敦厚爲本 上嘉納之 碑

李文正公懷麓續稿五月七日 泰陵忌晨詩云秘殿深嚴 聖語溫十年前是一乾坤孤臣林壑餘生在 帝里金湯舊業存 舜殿南風難解慍 漢陵西望欲銷寬年年此日無窮恨風雨瀟瀟獨閉門

讀之不能不使人掩卷流涕　蓉堂詩話

國朝名世類苑卷十五

國朝名世類苑卷十六

吳興後學淩迪知稺哲甫　輯
金陵後學姚汝循敘卿甫　校

事君類

忠義

靖難兵起高巍從李景龍出師叅贊軍務巍上書言臣願使燕披忠膽大陳義禮曉以禍福及親親之誼遂遣往燕巍自稱　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王志慕仲連子善與人排難解紛名世不朽我　太祖升遐內外臣民同心輔政我　聖明天子嗣登寶位誕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戴奚啻考妣朝野皆曰內有　聖明君王外有骨肉藩輸帝王之治可待不意大王與　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衡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在朝諸臣執言仗義以順討逆臣以爲動干戈孰若和解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臣所以侍奉　明詔置死度外來見大王欲盡一言求頸血汚地者稱臣宿許太祖生當殞首死當結草之願也昔周公聞流言即避位居東若大王始知謀逆者械送京師或戮奏聞或解其護衛或質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

賊離間之口不與周公比隆哉慮不及此遂檄遠邇大興甲兵襲彊宇任事者得藉口以爲　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効漢吳王倡七國以誅晁錯爲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恐一奸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乘釁率衆數萬突起而横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眞定易若建瓴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區蕞爾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將士殆亦疲矣況　朝廷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之士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　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況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用追而死于殿下乎大王信臣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　朝廷寛宥再修舊好天意順人心和　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僥倖悖事恐與伯夷叔齊泰伯仲雍求仁讓國之義徑廷矣幸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謂何儻有蹉跌取譏萬世於是時也追復臣言可得乎巍白髪書生蜉蝣微命生死不懼者但久蒙　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愚臣孝行臣竊自負既爲孝子當爲忠臣死忠死孝臣至願也書再上不報

靖難記

王學士景當　建文君崩　上問景葬禮當如何景頓首言宜用天子禮　上從之景博學能文章善書　靖難錄

宣廟時漢府密遣人與張定興謀公卽縛其人白於宣廟得此奸覺易于撲滅　宣廟愈重之十四年死於土木之難　本傳

冀傑東安人起卒伍靖難功進都督恭謹有大節高煦及列侯諸將或持兩端輒言漢王機變不測用兵若神傑獨罵諸言者勿妄取族滅高煦誇詐無膽略況順逆曲直分明又臨以　天威不日就擒卒贈清源伯妾王氏自殉　吾學編

正統十四年　上北狩報至京師大震于公謙北望號哭誓不與虜俱生　郕王卽位　太后以公人望所屬陞兵部尚書公以　鑾輿未回大敵重至若前日扈從失律者一槩寛貸則今日被堅臨陣者何所畏憚乃上章劾舉武臣顧興祖等文臣王佐等公見上泣曰虜賊不道氣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爲計邇者各營精鋭盡揀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遣官分投召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

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隸神機等營操
練聽用仍行工部齊集料物內外局廠晝夜併工成
造攻戰器具京城九門最為緊急令都督孫鏜等統
軍士出城守護列營操練振耀軍威遣給事中御史
等官王竑等分投巡視勿令疎虞各城門外居民虜
若迫其脅從則敵勢愈衆宜令兵馬司曉諭遷徙城
內居住通州壩上等倉糧不可捐弃令在官諸人關
支准作月糧之數一舉兩得計無便於此者大同宣
府等處曾經虜騎往來摽掠者請　敕各處守臣諭
以今日國家之事必須輯和衆庶固守城池整搠人

馬互為應援一切關隘樓櫓墩臺壕塹務在挑修浚
固不許虛應故事至於選用人才尤為當今急務文
臣如軒輗者宜令巡撫武臣如楊洪柳溥者宜為將
帥凡軍旅之事臣請身任其責不効則治臣之罪
上深嘉納之悉施行之時邊報絡繹訛言萬端侍講
徐珵妄言占象倡議南遷以避之事聞六宮與二三
大臣復依違其間公慟哭于　廷抗言京師本根
宗廟山陵社稷咸在此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此
此處不守何處可守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事
可鑒矣　上是公言堅持固守之議先是京場草束

自永樂以來承平日久俱在城外堆積以數百萬計
壩上養大馬草束料豆亦置倉場於野外公一聞虜
寇臨關急分遣五城兵馬司官縱火焚燒一面奏
聞或謂事重何不待報公曰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
若少縱待　命下適以資虜人皆服公經濟遠略主
將石亨與公謀議頗異只欲盡閉九門堅以待之公
不聽乃請率先將士躬擐甲冑出德勝門外閉闔城
門示以必死泣諭三軍誓言　國恩當報忠義難得
事機一失禍患立至生不如死人人感奮勇氣百倍
十月之朔也先入紫荊關傳言迓　駕還京長驅直

前邀我六七大臣出城議和奉　駕還宮所邀金帛
以萬萬計蓋責我難從以起釁端廷議洶洶部使來
問公公曰今日止知有軍旅他非所敢聞對壘凡七
日是為十月既望詢知虜中移　英廟車駕離其壘
漸遠乃砲擊其壘虜死砲下者萬計也先大沮宵遁
仍奉　駕以北我軍奮欲追擊之公不許止令逐出
境外縱之自去論功加少保總督軍務或言宋李綱
不如也公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耻也敢言功乎
倪岳撰神道碑
英廟北狩國勢危疑羣臣慟　郕王進議未決詢諸

六科王公竑曰 朝廷任用大臣爲社稷計何必詢諸小官乃詣文華懇請事遂定虜犯都城戰守不一公言初敗之餘人心未定只宜固守伏兵歸路擊之遂上疏遣人間道齎 敕宣府遼東令總兵楊洪等各選精騎刻期以進內外夾擊賊聞霄遁 丘濬撰碑

葉文莊授給事中已巳 英廟蒙塵公廷劾驕將楊俊請誅扈從失律者然後選將練兵以復不共戴天之讐十月也先薄京城請罷內府軍將悉事征操復請犒師遣散卒取軍器於天津以張外援形勢四日中疏凡八上動合幾宜虜退公言賞罰者爲治之要

務而今日爲尤急効勞如孫鏜死事如謝澤韓清及武興趙麟王晟等倉卒慘酷宜亟行賞其他守關不嚴赴難不力者宜亟誅從之進都給事中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公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營不棄則六師何以蹈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苟邊防不固京師雖守不過保九門耳其如 陵寢郊廟田里之民何宜遣將固守宣府居庸便 吾學編

郭忠武登正統己巳也先大舉入寇 天子親征至萬全前軍覆敗拜公都督僉事副廣寧伯劉安鎮大同尋 詔班師公語學士張益曹鼐曰 駕還宜從紫荊關鼐等入奏已得請俄拆而竟從居庸未入而天子蒙塵大同城門晝閉軍士多戰死所存皆創殘登涕泣拊循之弔死問傷親爲裹瘡傳之藥或謂登曰事已至此城旦夕且破何空自苦乎登曰天若祚國家必無可憂之事若胡勢莫遏吾誓與此城存亡當不使諸君獨死也晝夜練兵恤民號令嚴整虜亦知公名不敢犯八月也先奉 上皇至城下索金幣萬計約賂至卽歸 駕登閉門不納 上皇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傳奏曰臣奉 命守

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劉安及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乃出見納幣而也先實無歸 駕意笑不應登曰此詒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劫其營奪 駕入城此爲上策也因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曰事城當封侯受上賞壯士皆踴躍願効死力將遣行或以危言沮之虜驚疑擁 上皇去登大慟曰篤才敗吾事時賊勢張甚而劉先借他故還京師獨登守城十月虜寇京師登率所部并糾集忠義從雁門入援兼以獄書馳奏其略曰胡馬長驅三關失險賊留連內地爲患非輕臣今悉起官軍民

壯入護　闕廷京兵擊于內臣兵擊于外使賊有腹
背受敵之患首尾不救之虞又曰忠誠在己敢忘報
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爲臣之節奏至賊已退　優
詔褒答焉　　吾學編
郕王登極練御史綱疏言在　廷文武羣臣中間有
以王和議爲詞即是奸臣就乞誅之勿留誤　國鎮
守大同都督僉事許貴又奏　上要與賊講和暫示
休兵待人馬强壯密定討伐之計朝議紛紜于肅愍
公上疏曰賊首也先自逞梟獍之雄烏合犬羊之衆
既侵犯邊境而拘留　上皇復入寇京畿而震驚

陵廟其爲讐恨庸可勝言且以和議一事論之當去
年秋冬之間正虜勢方張之際　朝廷亦嘗遣賫金
繒往使虜庭賄賂纔入於穹廬虜騎已至於關口
朝廷灼見虜情譎詐和不足恃以故絕使不通往還
惟　敕邊將修武備以勵人心固守城池相機戰守
今許貴又奏講和之說臣等切惟今日之事理與勢
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
君父而忘大義此理有所不可和也又醜虜貪而多
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
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有所不可和也苟以爲虜

强難制姑從和以緩其兵臣等請質之前代宋眞宗
澶淵之役契丹之衆累被我兵摧阻既盟之後朝廷
尚歲輸銀絹及季世徽欽北狩中國名將如張韓劉
岳之徒屢敗金師及奸臣秦檜一主和議朝廷既割
境土以與之又輸歲幣以賄之甚至降黜尊號含垢
忍恥屈己從和卒至人心解體國勢陵夷無救成敗
而後已援古證今和議之不足恃也明矣爲今之計
莫若選將練兵養威畜鋭賊若來侵則相機而剿殺
賊若遠遁不貪利以窮追萬一虜寇復有大舉入寇
之謀則我兵操習有素加以將帥思奮臣等當盡死

効力以圖剿滅以雪　國耻必不出犬羊之下其或
皇天厭亂黠虜自知數寇不利遣使入貢則量與賞
遣回亦不拒絕而已若欲　朝廷先遣使臣往彼通
好則示彼以弱而啓其輕侮之心萬萬不可此則方
今之要務而臣等之愚見也又上疏臣等切惟也先
逆背天道辜負　國恩一旦無故生釁侵擾邊境荼
毒生靈雖悔過攄誠遣使入貢而罪大惡極終不可
容臣謙備員總督臣亨叨任總兵日夜兢惕思所以
報　朝廷之恩雪君父之耻今犬羊自相吞噬是天
授以復讐之機而不可失也且虜寇驚散擾亂必來

窺伺我邊今春興冬作之時未免有妨耕種若非振以兵威令其遠遁則邊方屯田之事恐未能成臣等再三計議欲各統在京馬軍五千臣謙往宣府亨往大同其餘將佐於范廣楊俊等內定奪前去益京非無軍馬若帶去太多恐費邊儲且兵貴乎精不貴乎多故也臣等到邊遇警則所在各城軍馬悉聽臣等調度如賊勢大必用添軍剿殺另行奏 請定奪如蒙允臣等所請就將三營團操軍馬內挑選停當整理部伍收拾軍裝什物等件至二月中旬以後天氣漸和啓發前去兵部仍先行各邊各關整搠軍馬以爲聲援豫備策應其餘軍前合用事件臨期具奏臣等素乏謀勇之才又無勲閥之望叨受 恩寵任寄兵戎苟於此時而不奮忠義之氣竭涓埃之報則是負 天地生成之恩其於天下後世之清議亦有所不容者 踈議輯畧

英皇北狩虜數請使迎 上皇侵我上谷雲中急廷議相顧忌不能決中書舍人趙榮毅然獨請往遂陞大理少卿高文義公壯榮解金帶贈榮曰子忠義人也 上皇至京公言奉迎禮宜厚會有千戶龔遂榮投匿名書公所言 上皇之出爲宗社計迎復宜從厚 主上當避位固辭而後受之乃可不然貽譏千載公袖入朝傳示羣公卿不敢出一言言官疏聞上不直詰匿名書從何所得公曰得自臣所遂榮恐累公自縛 闕下下詔獄 上亦不深罪比 聖駕至公復上章以伸前議無所顧忌聞者義之 吾學編

己巳項公襄毅以刑部員外郎扈從北征羈留虜中困公飼馬公仰天竊嘆曰圖歸事本 朝久之公挾三良馬南越四日馬疲遂弃馬步奔間道攀巖涉澗凡七晝夜達宣府視其足陷蒺藜者百數而公不知也 呂太常撰行狀

景泰元年禮部會疏奏北虜請遣使迎復 上御文華殿門諭諸大臣及科道曰朝廷通和壞事欲與虜絕而卿等以爲言何也王直首進曰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 上色少不怡曰當時大位是卿等固請朕爲之非出朕心少保于謙進言曰大位已定孰敢異議但欲對使盡禮紓邊急耳 上意解曰從汝從汝羣臣既出太監興安出呼曰爾等欲遣使且曰孰可行者孰爲文天祥富弼其人耶衆未對直面赬大言曰是何言羣臣皆朝廷人一惟聽朝廷用孰敢有不行者詞色俱厲興安語塞而去乃陞李實爲禮

部侍郎以行　冰東日記
景泰議迎復　英宗之禮或謂虜人變詐不測遣一
車二馬往足矣林恭敏聰曰　上皇北征爲宗社計
也迎復禮宜從厚胡忠安公出一小紙袖中示公與
葉文莊公云此小人質朴之言大抵皆欲從厚者吾
欲以此進何如太宰王直聞之曰此禮失而求之野
然於此可驗人心同然進之是公舉手加額曰賴有
此幸毋遲疑適王文以匿名文書沮之事幾寢公亟
以聞迎復竟從厚　彭華撰志

景泰元年七月癸亥禮部右侍郎李實及也先使臣
把禿等至自瓦剌寧陽侯陳懋吏部尚書王直等言
實至自虜中言虜欲和且還　大駕又引實至　上
皇所　上皇諭虜誠和非僞愼勿疑朕需少物作人
事汝歸爲朕取來朕得南還卽令朕守祖陵或爲庶
人朕亦甘心乞再遣實奉衣物禮幣奉迎　上不聽
曰虜譎叵測實歸楊善復去不必更使卽以迎　上
皇意敕也先附其使去便丙寅懋直等再上言往者
脫脫不花阿剌遣人議和　皇上不吝一介今也先
悔禍專使行成竟不一報適啓戎心後患無巳下大
臣再議丁卯實上言臣自瓦剌還時也先與臣約八
月五日來迎　上皇臣言需歸朝請　旨未敢竊定
期約也先言正使卽未遣須先遣一二使同我使來
報不然勿謂吾失信遂令諸小酋偕少卿羅綺收還
大同宣府塞上部落臣過懷來見官軍出郊芻牧收
米轉餉虜言可信臣復命日蒙　召對詳述虜情近
在廷大臣累疏未允臣將命講和其欲遣人迎復定
約期且臣特傳也先口語伏望　俯從羣言別遣材
智大臣往迎雖虜情變詐不測亦可塞彼無辭不然
直在彼曲在我猶豫趦趄過期失約彼欲遣使或又
以命臣臣自揣愆期決不敢往彼此相疑和議不成

則　上皇終不可復干戈終不可息邊鄙終不可寧
矣疏入復下大臣再議是日把禿等還諭也先曰把
禿等至悉議和之意顧前已遣楊善趙榮齎書幣至
可汗及太師專爲迎朕兄　太上皇帝朕念朝廷自
祖宗來待瓦剌甚厚一旦因嫌搆隙邊兵太師既能
復修舊好朕亦當勉從所請繼今益宜上順天意休
兵息民以實前言把禿等回特頒賞給至可領也所
言欲送還　大駕實朕至願果出誠心卽令楊善等
奉迎還京朕當永保和好太師其深省之是日懋直
等復請再遣實奉迎　上曰俟善還時御史畢鑾等

翰林檢討邢讓皆班乞迎　駕不聽已已善至虜營庚午也先引善見　上皇是日定議也先遂奉餞
上皇　通紀

上與李賢從容論人才及工部尚書趙榮賢曰此人可取如曹賊時文職皆畏縮逃避况兵非已任誰肯出頭惟榮自奮披甲躍馬呼於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剿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於陣前鼓舞獎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豈得及　上曰固忠臣也　內閣行實

天順一日議及郕王監國李文達公覼縷言有社稷功當復帝位左右聞者皆泣下　上亦泣遂復景帝號　名臣錄

景泰不豫尚書胡公濙在告姚文毅強之出率文武大臣詣　闕問安退集東閣倡言復　太子公躍然時同官鄒幹稱善已而入朝衆議百官僉名具本會奪門變作弗果進　英廟復位石亨竊弄威權恠公不附已乘間調公南京禮部　英廟素知公爲人且聞立　儲之議未幾驛召至京　賜一品服　墓志

太上皇復位之後因思建庶人輩無辜淹禁將五六十年意欲寬之一日謂李賢曰親親之意實所不忍賢對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鑒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　上遂決即日白　太后許之左右或以爲不可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左右聞之媿服不能止乃遣中官於鳳陽造房屋畢日　上召賢曰今可送去敕軍衛有司供給柴米一應器用悉令完具聽其婚娶自在出入給與閽者二十婢妾十數人遣太監牛玉禁諭其意建庶人聞之且悲且喜不意　聖恩如此時庶人年五十六七吳庶人已沒尚有庶祖母奶老婦五六人有年八十之上者庶人入禁時方二歲出見牛馬亦不識　上召賢謂可發旨意賢謂此非細事宜諭文武百官　上曰然次日宣畢人人感嘆以爲眞　帝皇之美事而又有淺見者以利害之言沮之　上不聽

天順日錄

上皇在虜音問不通者一載餘有自虜營脫回者方知無恙虜亦遣使來通但譎詐不可信未可以使往報左都御史楊善慨然欲往　上從之人皆危懼善曰　上皇在虜庭食君之祿者於心安乎此爲臣效命之秋也遂行至其境虜將也先密遣人點慧者田

氏來迎且探其意相見云我亦中國人被虜于此因問向日土木之圍南朝兵何故解衣甲而走答曰太平日久將卒相安况此行只是扈從隨　駕初無號令對敵四方無虞只管修寺宇而已何曾操習被爾虜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雖然汝虜幸而得勝未見爲福今　皇帝即位聰明英武納諫如流有一人獻策云虜人敢入中國者只憑好馬扒山過嶺越關而來若令一帶守邊者俱做鐵頂橛子上留一空安尖頭錐子但係人馬過的山嶺遍下錐橛來者無不中傷即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如今大銅銃止有一箇

石砲所以打的人少若裝雞子大石頭一斗打去迸開數丈闊者着人馬即死打中最多也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廣西四川等處射虎弩弓毒藥最快若箭頭搽此毒藥一着皮肉人馬即死今從其計已取藥來天下選了三十萬有力能射者演習曾將有罪人試驗箭去着皮就死又一人獻策云如今放火鎗者雖有三四層他見放了即裝藥便放馬來衝蹕若做大樣兩頭銃裝鐵彈子數箇搭上毒藥排于四層候馬來齊發俱打穿肚曾試驗三百步之外皆然獻計者皆陞官加賞天下有智謀者聞知莫不皆來操練

的軍馬又精鋭可惜無用了虜人曰如何無用答曰兩家和好了何用虜人聞此言前去報知次日至營見也先問曰汝何官曰都御史曰兩家和好許多年今番如何減了我馬價與的叚疋一疋剪爲兩疋將我使臣閉在館中不放出這等計較關防如何答曰比先汝父差使臣到我　太宗　宣宗皇帝前進馬不過三十餘人所討物件十與二三也無計策一向和好汝今差來使臣多至三千餘人一見　皇帝每人便賞織金衣服一套雖十數歲孩兒也一般賞賜殿上筵宴爲何只是要官人面上好看臨回時又加

賞宴差人送去何曾拘留或是帶來的小廝到中國爲姦爲盜惟怕使臣知道從小路過去或遇虎狼或投別處中國留他何用若減馬價一節亦有緣故先次官人寄書一封着使臣王喜送與中國某人會喜不在誤着吳良收了進與　朝廷後某人怕　朝廷疑惟乃結權臣因說曰這番進馬不係正經頭目如何一般賞他以此減了馬價叚疋及某人送使臣去反說吳良詭計減了意欲官人殺害吳良不想果中其計也先答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又說買鍋一節此鐵鍋出在廣東到京師萬餘里一鍋賣絹二疋使臣去買

止與一疋以此爭鬬而賣鍋者閉門不賣　皇帝如何得知譬如南朝人問使臣買馬價少便不肯賣豈是官人分付他來也先笑曰者又說前開段疋是回回人所爲他將一疋剪做兩疋送與官人充做課程若不信去搜他行李好的都在也先曰者這都御史說的皆實如今事已往都是小人說壞因見說意思和了又曰官人爲北方大將帥掌領軍馬却聽小人言語忘了　大明皇帝厚恩便來殺擄人民上天好生官人好殺將無罪人民擄去有想父母妻子脫逃者拿住便剜心摘膽高聲叫苦上天豈不聞知答曰

我不曾着殺他是下頭人自殺又曰兩家今日和好如初可發出號令收回軍馬免得上天發怒降災也先笑曰者問　皇帝回去還做否答曰天位已定難再更換也先曰堯舜當初如何來答曰堯讓位于舜今日兄讓位于弟正與堯舜一般有知院伯顏帖木兒說將這使臣留下再差人去問來還着這　皇帝做然後放去不然不要放去也先曰當初要他大臣來迎既差來又去問是我失信了着他迎　皇帝去罷有平章昂克說汝來取　皇帝將何財物來答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官人受財了若空手迎去見得

官人有仁義能順天道自古無這等好男子我監修史書備細寫上着萬代人稱贊也先笑曰者這都御史寫的好者次日方見　太上皇帝明日也先設筵宴與　上皇送行也先自彈琵琶妻妾奉酒也先曰都御史坐　上皇曰太師着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羨曰好禮數宴畢也先送上皇去明日又設筵宴與使臣送行至午後而罷又明日伯顏與　上皇送行又明日與使臣送行次日駕起也先率衆頭目羅拜而別伯顏帖木兒領大軍護送至野狐嶺痛哭別去仍命大頭目率五百騎送

至京師行未數里忽有五十餘騎追來　上皇失色大驚及至乃是平章昂克因送而還獵射獲一麞來獻受而去　駕入關送的頭目緊隨　上皇不離左右至東華門住　乘輿揭簾覷見候入大內然後就館此事雖是也先輩累受　朝廷恩惠一念之善不可遏向非使臣負忠義之氣發于言詞應對不窮有以竦動觀聽陰折兇惡而開其向善之心則彼未必不猶豫遲留以索利于再四安肯一旦慨然首肯無疑以回　乘輿於不可出之境前代若晉若宋數帝陷入者迎之不得秪見其辱耳嗟夫使臣若此千載

一人而已　經濟錄

曹欽反時邀孫鏜孫祥與欽謀欽留孫帥兵孫言馬須素乘熟者欽令十勇士隨孫往取馬孫入門輒鏁之重重鏁入數十兵於家從後門出治軍襲欽欽殺孫之子孫遂迄成纖渠之勲　野記

項公征滿四日披堅于石城下督軍殺賊矢石如雨略無懼色鈞陽馬公勸其持重公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與論偉之　西征石城記

陝西固原州土達滿四叛聚衆萬餘據石城砲架山流劫鄰境震驚關陝其山七峯險峻前此官軍追剿每失利至是伏羌伯毛公奉　敕以行遂率甘凉兵馬與總督項公會行自十月初九發哨期以軍至放砲犁軍舉烟次日埜石城前門會議適遇賊迎敵時甘州軍馬在後遂以騎二百餘人衝陣至砲架山截山奪險對敵後哨至賊已大敗礌石滚木至以車輪磨石俱盡公與孫鏜鎧督我軍乘勝直擣七峯聞山上老稚皆號泣奔丞功垂成忽昏霧起他哨誤先舉烟掣軍賊乘風盡抽餘黨以死決戰公顧孫鎧曰勢急矣我受高爵厚祿職在滅賊誓不與賊俱生鎧亦顧衆曰我君我祖在上寧與賊同死遂首騎與祖破

陣以進孤軍相持自巳至酉戰凡十餘合射矢皆盡拾賊矢射亦盡公遂中流矢鎧前翼救仍奮馬殺十餘合賊執鎧斷其指裂其額曰爾復能射否是月十一日也夜半風起折旗拔帳營中士卒皆聞甲馬聲幕下卒王寬夢公曰我必將滿四馬上活活擒來既覺驚愕御史鄧本端隔帳聞之即起焚香祝曰公果有靈能助我擒賊當爲具奏立廟祠祀未幾滿四就擒伏誅忠義所感天固有以相之也耶公平居不喜遊略不嗜貨利存心一以忠義爲主其訓子孫亦如之又嘗賜五倫書謂子孫曰忠義盡在是矣汝等捧誦之毋忽　九朝野記

楊公子器初爲湖廣叅議分守辰常值郴桂賊起地方之憂非細分守者人人皆不欲往公願改郴桂曰吾將以效犬馬冒暑投兵戮力平賊班師之後獨不言功陞河南叅政公已有疾因語家人曰我固欲休致但今河南賊起所在驛騷豈臣子圖安時耶即日抵汴城河洛之人聞賊走湖廣以爲無虞公策之曰湖廣士兵追逼賊必復還汝州爲洛陽藩籬賊所必趨乃自嵩兼程赴汝既而賊果至公時方食投筯登城四望皆賊壘矣乃手書信牌示城中人曰不上城

者斬皆竭力固守汝城克全公之力也　楊康撰行狀

正德十四年六月寧王宸濠反巡撫都御史孫公燧按察副使許公逵死之江西兩司俛首從賊惟王守仁同御史伍希儒謝源誓心效忠起兵討賊當是時諸路羽書皆不敢指名宸濠反或曰江西省城有變或曰江西省城十分緊急或曰江西巡撫被害或曰南昌忽聚軍馬船隻傳言有變惟陽明傳報明白言江西寧王宸濠反欽奉　敕旨會兵征討卒致擒濠

今言

劉瑾亂政寧庶人已蓄逆謀瑾誅又結錢寧張雄日夜伺中朝事幸有變又劫持省臣賂諸文武大吏逆謀益著九年　乾清宮災羣臣輒請建　儲庶人多輦金壁通奸倖臧賢徧遺諸奸欲且徼庶人子名上廟燒香成則自取之諸奸臣既得庶人賂又疑畏不敢發直以好語詒庶人庶人自以為事十成八九日恣横生殺不可禁朝議選才節大臣推其機牙陞孫忠烈公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公聞命嘆曰投艱於我死生以之携二家童入南昌南昌洶洶謂庶人旦暮得為皇帝諸省臣附黨及羣賊依倚者相助為聲勢公旁盡庶人奸黨言動輒告庶人公有心計周防密

畫旁奸黨不得知先是宸濠有異志輒中傷忠梗胡端敏公下詔獄公力為湔雪得不死宸濠逆謀有迹覦宗室公不敢先事訟言托禦他寇曲為備首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南康建安義鄉者盜賊淵藪割近地開縣初饒撫二府罷兵備公曰緩急曷倚奏復饒撫兵備不果復又請　敕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相犄角九江當湖衝最要害請重兵備權兼攝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與國通城便控制廣信横峯青山諸寨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恐宸濠一日起劫兵器公假討賊盡出會城兵器

外府宸濠亦知公意遲回不敢發公見逆謀急又結中朝諸權倖恐變起內外不可測屢密疏言宸濠必反盡為宸濠伏途諸奸所得卽逮上所又為諸權倖盜致宸濠所索金璧謝公不得已乞休又不允積憂勞數月髭髮盡白未幾難作果如公所料云公自下車以來日親庶政常至夜分漏下五滴卽起秉燭而坐諸葛公之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者同一意舊例巡撫官俱携家屬公任四載獨居恒如一日與岳武穆之不受名姝者同一心間關奏疏務剔奸惡以保宗社與甯武子盡心竭力不避奸險者同一

愚委身不去賊脇以兵而詞色愈厲又與文信公之
從容就義者同一節公遇害未閱月而陽明一呼諸
郡響應兵充食足亂人斯得皆公平日先事預防之
績也公卒之日長街委巷老穉相與扶携哭公柩一
日凡十餘祭凡數十人哭皆盡哀吁於此可以驗公
之澤占民之思矣　吾學編并襃忠錄

孫忠烈公在江西毋謁廟學必進諸生以忠孝大節
在吉安廣文山祠爲之贊詞甚壯激都諫張文傑謂
郭維藩曰汝登近寄文山詩一帙以予觀之寧邸其
將變乎汝登其爲文山乎是二公之死忠乃其素定

非臨難倉皇而委之無可奈何也　郭維藩撰行狀

巳死宸濠反　武皇帝議視師羣臣諍曰不可大學
士廷和儲晃議居從曰如皆從蹕孰與分如皆守孰
與圖上之危艱乃議楊公居守曰社稷是保梁公蔣
公從是時也三公蓋聯股肱而共成一人之身矣
莘野雜聞

劉侍郎源清任進賢令政尚嚴肅百事整齊人莫敢
犯每言及寧王怒髮上指曰不撿此賊非夫也明年
六月寧王反殺孫許二公僞檄傳至邑中洶洶謀竄
匿公閉關下令曰敢逃者斬有家僮欲避去即手刃
之以狗妻妾皆鎖置一室周積以薪俟事急舉火寧
遣兵校妻伯等來取印及徵兵公俱斬之檄報傍縣
互爲防守自是民志始定寧兵不敢東向者進賢首
挫之功也公初聞變題衙壁曰節義不可失富貴不
可圖綱常萬古在我庸非丈夫後因都御史王守仁
吉安守伍文定起義公率兵進剿寧王就擒　西江
記聞

劉玉改南京僉都御史提督江洋六月抵任是夜聞
宸濠作亂詰旦與守備陳敗賊之策詞氣侃侃或勸
公少晦爲家族計公曰人臣之義知有國不知有家

族　具疏請兵傳檄遠近同興義舉有曰即墨齊民
尚能奮孤城之勇子房韓相豈可忘五世之恩毋惑
流言自貽顯戮讀者無不感奮徵崇明舟百餘水兵
千人募勇士合操以援安慶濠沮而遯陽明王公既
擒濠檢濠籍公卿多餽遺賀啓惟公介然無染　鄒
守益行狀

楊石齋明達有謀忠于任事　武宗崩外議籍籍以
內陰有所主公以爲非倫序所當乃力排羣議密啓
太后迎立　世廟改元之詔實公手筆後一品四考
上命宴于禮部適公誕辰修撰舒國裳作詩壽之有

共識丹心苦渾忘白髮新謀深誅四罪功薄定三秦
自証云方三公待罪于　乾清宮前請于　太后以
誅彬賊一反掌間則有滅族之禍旁觀者恐不深察
故云忘白髮也　梓溪集

羅文肅玘謝病歸足不履城府心不忘　朝廷真操
特介至死不踰逆濠常遣內使餌以金錠織皮覺而
逃之深山濠叛時方病亟得知府曾璵約共討賊書
猶奮然力疾答之遂卒禮部奏公問學淵源氣節高
古筮仕以來德業遠邁乎古人識見不隨于流俗文
章忠義蓋兼有之　江西通志

宸濠之變王文成自豐城聞變定興兵之策恐父海
日翁不知爲賊所襲即日遣家人問道趨赴至是發
兵復上書與翁曰江省之變昨遣來隆歸報大畧想
已如此寧王尚留省城未敢遠出蓋慮男之擣其虛
躡其後也男處所調兵稍稍自聚集忠義之氣日以
奮揚觀天道人事此賊不久斷成擒矣昨彼遣人齎
檄至欲遂斬其使柰齎檄人乃参政季斅此人平日
善士又其勢亦出於不得已姑免其死械繫之已發
兵至豐城諸處分布相機而動所慮京師遙遠一時
題奏無由即達　命將出師緩不及事爲可憂爾男
之欲歸已非一日急急圖此已兩年今竟陷身於難
人臣之義至此豈復容苟逃幸脫惟俟命師之至然
後敢申前懇俟事稍定然後敢決意馳歸爾伏望大
人倍萬保愛諸弟必能勉盡孝養旦暮切勿以不孝
男爲念天苟憫男一念血誠得全首領歸拜膝下當
必有日矣因聞巡檢便草此臨書懷不知所云是報
慰翁心也嘗聞幕士龍光云時師聞變返風回舟濠
追兵將及師欲易舟潛遯夫人諸公子正憲在舟夫
人手提劒別師曰公速去毋爲妾母子憂脫有急吾
恃此以自衛爾及退還吉安將發兵命積薪圍公署

戒守者曰儻前報不利即舉火焚公署時鄒謙之在
中軍聞之亦取其夫人來吉城同誓　國難人勸海
日翁移家避變翁曰吾兒以孤旅急君上之難吾爲
國舊臣顧先去以爲民望耶遂與有司定守城之策
而自密爲之防噫吾於君臣父子夫婦之間一家感
激若此至今人傳忠義凜凜然　年譜

花雲懷遠人體長面黑驍勇絶倫　上將取滁州雲單騎前驅猝遇數千人遮道顧後騎未至欲退去不可雲獨提劒躍馬衝　上横衝賊陣而出賊驚曰此黑將軍勇不可與爭鋒後命守太平友諒以舟師入寇圍太平雲率麾下三千人迎戰相持者三日友諒不得入乃引大舟泊城西南軍皆緣舟尾攀堞而上城中乏食而雲士馬俱憊城遂陷縛雲急雲奮躍大罵縛盡解奪賊刀格殺五六人復罵曰賊奴非我主敵曷不趨降賊怒碎雲首縛之舟檣至死罵不絶

口　上聞追悼封東丘郡侯方雲與賊戰甚急妻郜氏抱其所生三歲兒拜家廟泣謂家人曰今城且破夫死吾必不獨生然花氏止此兒若等幸善視之郎赴水死侍兒孫氏抱兒走匿爲陳軍所虜至九江軍中惡小兒啼孫氏乃潛以簪珥屬漁媪養之王師伐漢漢敗孫氏脫身至漁家覘兒瞯漁人出竊負走宿陶穴中明日僦舟渡江遇陳軍敗還爭舟捽孫氏及兒投之江方出沒波中有斷木自上流浮來附之蘆中採蓮實啗兒凡七日不死忽夜半聞人語聲呼之問其姓名曰我雷老也偕行達　上所孫氏涕泣抱兒再拜　上亦泣數行下抱兒坐膝　上曰此將種也　命賜老父衣忽不見衆以爲神云兒八歲入侍皇太子年十三授虎賁千戸陞指揮僉事名煒宋文憲作花將軍歌曰雲雷遘屯宇區分篤生眞人鎭乾坤騎龍鞭霆下天門前翼後衛瀚若雲誰其最雄花將軍力驅智駕敵萬人踩礫孥盜猶麕麚大刀長戟屬櫜鞬左麾右刺流電奔緋衣緇弁貔虎屯駐馬飲江江水渾吳越之域殺氣昏手挽天河洗妖氛軍聲隆然若雷霆遭者膽落兩足蹲元戎開府大江濆腰佩兵符威令尊控制上游爲國藩僞漢恃力不圖存

建旗揚帆事有征艨艟蔽江躡鉤援提牛享士士氣伸馳馬督戰寧顧身賊焰熾若烈火焚大戰三日勢愈殷单騎赴之齒囓齦怒髮長衝氣如烟汝賊兇頑犬與豚願臨汝肉一口吞賊懟耳塞不忍聞至死不屈酬　國恩飄然乘雲叩　帝閽請爲厲鬼扼賊元賊當殛死洗厥冤　天子下詔褒忠勳東丘建侯賁九原孤兒保育寵便蕃不墜宗祀天所敦生爲烈士死明神神靈在天光焞焞嗟爾來觀萬子孫繼忠思孝愼勿諼弗信請考太史文獻實曰雲以新造之孤城當方張之勍虜疲兵三千抗數十萬虎狼之衆城

破身縛駡不絕口慷慨激烈有張睢陽顔常山之風
覘倉卒從敵者不侔矣廼獨不得與越國胡公等何
耶　名臣録并潛溪集
韓成從　上親征陳友諒率師六十萬圍南昌大戰
鄱陽湖自戊子至庚寅三勝之復鏖戰良久賊悉衆
合圍數重矢石雨下一時諸將計無所出成上進曰
臣聞古之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辭也遂
賜成龍衮冠冕與　上服同對賊投水中從陳軍皆
呼萬歲遂解圍　御舟乘間得脫竟殲友諒封高陽
侯建祠康郎山設像祀之位第一　獻實

孫炎爲池州守會處州降　上命耿再成守之炎爲
總制炎還入處州時城外皆賊營不奉約束炎坐廳
事召城中人跽堦下諭以順逆利害語極剴切人皆
叩頭流血誓不敢有二心轉相告其鄉民謂孫使君
仁武降者接踵數月賊皆化爲良民炎乃擇其驍勇
者練爲兵而以衆所推服者長之賊至即率以殺賊
事罷散歸爲農有警馳符召之立至奸吏豪族畏之
如神上方征伐無一兵與炎苗將賀仁德李祐之叛
襲炎炎所練卒反應之炎被擒幽空窖中列卒環守
脅炎降詒之曰若生吾吾能成若事賊知炎非本意
恐自遺患乃夜以隻鴈斗酒餉炎曰以此與公訣援
佩刀割鴈啖之舉卮酒引滿仰天嘆曰嗟乎丈夫乃
爲鼠輩擒耶飲酒自如卒令解衣炎大駡曰此紫綺
衣　主上賜者吾當服以從勿解引枕而卧賊不忍
侯其睡乃害之後　帝即位贈丹陽縣男　功德録
濮眞以忠勇受知　高廟征高麗兵敗被執高麗王
詰之曰汝無故加兵于我亦有説乎眞曰　天子神
聖撫有華夷惟爾國叛服不常　天子不忍即加征
伐數遣使諭意爾不奉若王命始遣將征討豈爲無
故爾能悔過效順庶幾轉禍爲福虜愛其驍勇紿曰

吾欲用爾將亦不失富貴何如眞厲聲曰我天朝大
臣爾猶下風敢以此望我耶虜怒欲殺之眞大駡曰
夷虜爾殺我我　王必滅汝國爾不知我大丈夫有
赤心耶即拔所佩刀剖心以示之而死虜大懼遣人
詣　闕下謝罪并歸眞瀆行兵士　上嘉眞忠節追
封爲樂浪公子璵甫生數月即襁褓中封爲西京侯
幼穉朝爲多士踢傷母夫人以聞　上命御用監鑄
一王字牌懸其冠上每朝俾人知避焉　名臣録
胡深奉命征陳友定遂取建之浦城崇安建陽　上
賜以所乘駿馬建之守將阮德柔兵四萬屯緑江實

出我師後公還兵擊之破其寨柵友定大恩師銳卒亟圍我營公突陳與決戰馬蹶因被執友定旣得公頗禮之公具道天子仁聖四海歸心羣雄樂爲之用且援賓融歸漢事撼之友定初無殺公意會元使至趣督迫之遂遇害事聞追封縉雲伯　碑

趙武莊被圍于南昌出戰射殺僞漢金指揮漢益兵攻城且壞公先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城壞復完巡城至東門敵發蹶張弩中腰脅箭深入六寸即拔出捬髀喟嘆曰命也柰何大丈夫恨不能從　主上掃中原耳卒封梁國公　吾學編

張子明者張元帥之子朱文政使爲間使走金陵求援還至湖城被執友諒强官之萬戶令狥城諭降子明佯許至城下大呼我張大舍巳見　主上令諸公堅守救兵且至我必死幸得見諸公賊怒即攢槊刺死贈忠節侯　吾學編

壬寅苗帥叛耿武莊守處州方與客飲聞變上馬收戰卒不滿二十人迎賊罵曰俘虜奴何負汝乃反急解甲降不降吾斫汝萬段揮劒連斷數槊兵不繼賊刺公墮馬大罵不絕口死贈泗國公　功臣錄

上征友諒命通海乘風火焚友諒舟漢驍將張定邊者直前戰通海率飛舸射中定邊相持數日復乘風棹七舟載葦置火藥入敵水寨焚其戰艦數百時通海舟深入敵寨鏖戰我師遙望久之不復見舟意通海戰沒少頃舟飄飄遶出敵舟傍我師見之大喜躍呼奮前大敗敵兵陳理降陞中書省平章政事從征浙西中流矢卒　吾學編

張德勝初以舟師來歸　上喜曰方欲渡江泛舟楫而德勝至殆天意也上率兵攻和陽授萬戶越采石取太平擒陳也先從取集慶大破方山營擒兆先友諒犯龍江公退至采石戰沒贈蔡國公　吾學編

胡武莊長身鐵面智力過人從上入和州克采石攻金陵常州公先登授統軍元帥　上以婺浙東大郡通甌引越以公爲江南行省參政婺州克處州苗軍元帥蔣英叛刺公幷殺郎中王愷等降士誠李將軍下杭縛英至京　上命懸公像刺英血祭公公嘗曰吾不知書吾行軍惟有三事不殺人不擄人婦女不焚人廬舍以故所至徙兒驩附徧堠寧輯有祭征虜之風　吾學編

桑世傑從征拔鎭江下金壇丹陽克大浦口江陰下太湖收宜興尋與諸將攻石碑海寇樂瑞公奮戈躍

馬陷陣死諸將大怒奮擊盡獲海舟擒瑞　上念公贈永義侯侑享太廟　吾學編

洪武五年　上以天下一統惟雲南弗臣命王禕持詔往諭馬衆謂雲南險遠禕文學不宜遠蹈不測禕慷慨就道既至見梁王君臣諭之曰　皇上聖武天與人歸作君萬邦惟爾有衆僻在西南久阻聲教故遣使者諭意今能祗若明命亟奉版圖歸職方則尺地一民按堵如故高爵厚祿身名俱全柰何欲以一隅抗中國哉不聽館禕別寨數日又諭曰　朝廷以雲南百萬生靈不欲殲于鋒刃曾不聞元綱解組天兵西征不五六年天下大定爾恃險遠旅抵明命龍驤鷁艦會戰昆明無及矣梁王駭服有降意即為改館會元遣使脫脫至雲南覘梁王有異心迫殺我使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不決匿公民間脫脫聞之請梁王不得已出公見之脫脫欲屈公公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爝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吾將命遠來豈為汝屈有死而已顧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旦夕至矣遂遇害洪武二十九年子紳走雲南求父遺骸不得述滇南慟哭記正統六年謚公忠文贈翰林學士　鄭濟撰行狀

尚書吳雲字友雲宜興人　太祖以雲南未奉正朔命公往諭公對曰天命所在誰能違之臣奉威德告以大義彼必附順若冥頑不從興師未晚七年九月遣行會雲南使鐵知院等二十人使漠北為我獲上釋二十人與雲俱至沙塘口二十人者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執而還罪必死共說誘雲令胡服辮髮詐為元使者又逼令改制書共紿梁王雲不從以死自誓竟被害梁王遣人收雲骨瘞蜀給孤寺子瓛以雲死事來白命給驛歸葬謚忠節與王公禕竝祠　李東陽撰忠節錄後

宣德改元蠻寇黎利勢益張成山侯王通率師討之陳節愍公以為宜駐師石室縣之沙河以覘賊勢王帥欲渡河而陣公反復論以利害且陳方畧王帥弗聽翌日五鼓麾兵以渡公弗能止次寧橋賊自巳至未力戰公遂自奮突入賊陣欲擒其首惡身被鎗甚而了無怖色既而墜馬左右扶掖公欲還營中且曰主帥且退公何自苦如此公張目叱之曰吾受　朝廷厚恩四十年矣報　國正在今日吾豈偷生忍恥者乎衆皆潰散公奮勇持戈前進手殺數人知力不能支大罵自刎而死　曾啓撰志

名世類苑　卷之十六

劉子輔者江西廬陵人也永樂中自太學生擢監察御史巡按浙江三年按察使周新慎許可獨賢子輔陞廣東按察使坐累左遷交趾諒江知府子視交人交人愛之黎利叛攻圍諒江旁郡縣多陷沒子輔與守將倡兵民死守者數月賊增兵攻城急城中食且盡遂陷兵民盡死鬭無一人降者子輔曰吾奉命守郡郡亡與亡義不可死賊手即自經死一子一妾皆死事聞贈參政賜祭復其家　楊士奇撰傳

何忠為御史言事出知政平明敏有吏才居州廉慈忠計事上藩司會寧橋軍敗賊乘勝逼城成山侯詭與賊和且請赦　朝廷賊遣酋陳渭老表謝詺令忠與千戶桂勝同渭老行請益兵征勦至昌江內使徐訓泄其謀賊拘忠等欲降不聽刀鋸臨忠不降且鋸忠忠益大罵賊勝亦不屈忠父子及勝同日死　名臣記

易先國子生為諒山知府有善政任滿當還交人乞留進三品祿留諒山城陷不屈死　吾學編

劉節愍儁江陵人有才力縝密勤敏能出奇制勝征交趾出參軍有功永樂六年趾賊簡定反出參沐晟軍敗生厥江被圍罵賊而死　名臣錄

已已也先入寇中人王振勸　上親征鄺埜上章諫止不聽遂扈從出居庸關道中數奏言虜犬豕不宜屈尊指麾諸將足以成功皆不聽振惡鄺埜數言事欲疎之敕埜與戶部尚書王佐隨老營至懷來墜馬幾殆從者請少留以便醫藥埜叱曰　天子在前我大臣豈可以疾自便耶馳赴雲中駕還至宣府虜踵至埜奏請疾驅入關而嚴兵為殿不報埜詣行殿固請振怒罵曰腐儒安知兵再妄言必死埜抗聲曰我為社稷生靈而言何得以死相懼邪振愈怒叱左右扶出埜與王佐皆暴相對泣明日次土木營中無水士馬皆饑渴泉請戰振又不許虜四面集矢雨下獨史師覆埜死焉蓋八月十五日也學士曹鼐才志通爽扈從土木王振恣挾進兵成國公朱勇滕行聽命尚書有覔日跪伏草中噤無一語者公抗聲曰臣子不足惜社稷安危之係曾無念乎振不聽尋遇害景泰初謚文襄　傳

國朝名世類苑卷十六

國朝名世類苑卷十七

吳興後學淩迪知穉哲甫 輯
金陵後學姚汝循敘卿甫 校

事君類

忠節中

景泰八年正月 景帝不豫在廷文武羣臣同于公肅愍等上章請 憲廟臨朝議未下 太上皇帝先復寶位改元天順實天與人歸之會也石亨等貪天功爲巳有假奪門迎復之名以欺 朝廷誣迎立外藩之罪以報私怨原其奸計謂此罪不重則彼功不高不大殺股肱重臣則威不立不搆成黨逆大獄其權不專乘機嗾言官劾公與王公等六七大臣黨有異謀俱下獄所司勘得金牌敕符見存禁中別無顯跡亨等揚言雖無實跡其意則有廷鞫之日徐有貞對衆大聲令有司痛加考掠文不勝其忿反覆力辯公徐曰辨之何益朝廷赦得我衆人饒不得我所司畏懼亨等羅織煅煉添揑意欲二字文致成招蓋踵於秦檜所云莫須有之故智也忠良被誣古今如一痛哉是月二十三日狀聞 上猶豫良久曰于謙曾有功衆相顧未及對徐珵避倡南遷之故改名有貞素以前事憾公直前對曰若不置謙等於死今日之事爲無名 上意乃決公與文遂遇害時錦衣衛指揮劉敬帶刀侍衛目擊其事後每言及公未嘗不切齒於有貞有貞又與亨輩令所司奏列被害諸臣姓名誣以奸黨榜示天下遣官來杭繫家屬戍邊沒產於官公沒之日天日無輝陰霾蔽天行路嗟咨太監吉祥麾下達官朶耳者素不見公聞公死慟哭都市且以紙錢壺漿酬公吉祥聞之切責明日號哭如初忠義感激雖降虜異類天理昭然不可泯也所司籍公第自 上所賜外無他物其後陳汝言代公以尚書賂敗 上御便殿以所籍財物陳 大內廡下召大臣入覲且曰景泰間任用于謙久且專殁無餘物汝何得賂之無算耶時 上色變亨等俛首不敢動者久之越數日 上擊毬內苑恭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等數勳舊隨侍石亨張軏自外來未及至御前 上遙見亨等連以毬杖截地曰好箇于謙如此者數聲瑾永等皆流汗沾背戰慄無所措出語所親曰觀 上意亨輩將無所逃矣一日邊報忽急集羣臣廷議未定恭順侯吳瑾進曰于謙若在邊患何足慮哉 上爲之默然旣出有詰瑾者曰君先世爲謙

所劾幾敗事。君何過言。瑾大聲曰。豈可以私家之怨
而廢天下之公議耶。初公被害時。 皇太后宮中聞
而莫知。後聞之嗟悼累日。適 上來問安。 太后語
之曰。于謙曾効功。不用當放彼歸田里。何忍置於死。
上益悟其寃。而深悔之。不旋踵間。徐有貞以罪遠竄。
石亨等竟坐謀逆。夷滅無噍類。此天道好還之明驗
也。公之遺骸。都督陳逵密賂守者。收殯城西淺土。又
踰年。冕遺義兄康。扶柩歸葬祖塋。明年 憲宗即位
改元成化 詔釋冕等之戍邊者。仍給還家產。天日
開明。公道始白。冕還自龍門。詣訴公寃。 朝廷復公

故秩。遣行人馬暶祭於墓。其文曰。當 國家之多難。
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奸之所害。在
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中外稱快。冕亦復
官。三年 特旨令天下有司燒燬奸黨榜文。盡復榜
內被誣者官秩。弘治元年。鳳陽府訓導儲衍奏。公績
卓異。宜賜贈謚。立廟祭祀。言甚愷切。禮部將上其事。
給事中孫孺議奏。古之節義。若諸葛亮在漢。張巡在
唐。文天祥在宋。今之節義。若侍講劉球。祭酒李時勉。
少保于謙。俱合一體祭祀。表勵將來。遂蒙 朝廷歲
賜一祭於鄉祀。恩至渥也。冕痛念未及贈謚。尋復乞

恩於上。事下禮部。議得古今人臣。能爲國家建大議。
成大功者。生則有旌擢之恩。死則有褒恤之典。若前
宋岳飛盡忠報國。死非其罪。其追謚祠祀。在宋就已
舉行。于謙受寃雖同。而功業所就則大過之。宜如其
子所請。 朝廷從之。建祠墓所。賜額旌功。令有司春
秋祭祀。仍賜贈謚誥命。其畧云。當皇祖北狩之時。正
國步艱危之日。乃能殫竭心膂。保障家邦。回鑾有期。
論功應賞。不幸爲權奸所構。乃隕其身。輿論咸寃。兹
復贈特進光祿大夫大柱國太傅。謚肅愍。用昭旌崇
之典。天語丁寧。可垂之萬世矣。且如搖儲位一事。首

建邪謀。迎合朝廷者。廣西都指揮黃竑也。職掌邦禮
欣然定議者。誰歟。天生下民。作之父。有天下傳之子。
執筆草詔者。誰歟。當時密受黃金重賞。畧無難色。人
所共知。況會官定議之日。舉朝羣臣莫不俯首聽命。
臺諫言職。竝無一人喘息。柰何石亨等用徐有貞之
策。固知迎立外藩之罪。出於誣揑。不能服天下人心。
仍諷所司。以衆人之僉謀。遂致一槩加公。必欲置之
於死。惜哉。 男冕撰狀

李夢陽曰。論肅愍公。未嘗不酸鼻流涕。烏乎。蓋傷爲臣
不易云。夫事莫大於君出虜入。排遷主戰。四者旦夕

之勢而存亡之判也乃今日人議則異是或見鮑莊
事輒曰夫葵猶能衛其足然獨不思勇士不忘喪其
元乎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故生而有所不用者
然將軍蠡留侯良功成身退天下兩高焉此又何焉
於乎難言乎難言乎豈所謂計免者非忠貪盛者爲
智歟而賊酋擁　太上皇大同城下勸降也大同人
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京城下城
人又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於是颺言曰
豈不聞社稷爲重君爲輕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之
生者歟且太子之易南宮之錮二者有能爲公怨者

否邪公有不如意輒拊膺忿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
聞其言孰非酸鼻流涕者而獨咎于也於乎傷乎傷
乎雖然宗澤岳飛非下於人者艱難百戰卒愠衂而
死若公者死可矣死可矣公嘗奉懸宋文文山畫像
于臥所朝夕瞻對自爲之贊曰嗚呼文山遭宋之季
殉國亡身舍生取義難欺者君可畏者天寧正而斃
弗苟而全孤忠大節萬古攸傳載瞻遺像清風凜然
公之以身許國蓋有素矣　祠堂碑并行狀
浙江僉事陶成世爲廣西梧之鬱林人正統壬戌邊
海桃渚千戶所倭賊登岸失機守邊三司懼罪自縊

藩臬疏於朝命推選廉能老成方面整飭邊務公與
其列公量海寇來風汛時月預以釘板陰布於沿海
泥淖中賊艤舟爭跳躍登岸足盡被刺衆踣伏兵四
合賊艤舟皆焚自是倭寇不復擾海東朝廷有綺羅
段寶鈔之賜公又奏准減京運二十五萬留精兵八
十餘名屯戍要口常戍者出糶兵洋中以民兵屯平
陸至今海遂無虞皆公之力也正統戊辰冬寇起處
州將薄金華逼近蘭谿賊勢日熾爲官民憂僉以爲
非陶公謀畧未易遏絕也推公以行至蘭谿首率民
壯因故城址爲木柵晝夜儆備又以縣南五十里立

山口蘇村大巖諸寨募民兵修戎器置快船立營寨
阨其要衝彌月間執渠魁戮黨與數百人聲震遠邇
賊不敢犯境百姓爲之歌曰僉憲陶君賊震驚始爲
民患今賊逃生由是金華一郡晏然而隣郡亦恃以
無恐時總兵官都督徐恭尚書石璞等屯師日久賊
深入險阻猖獗于温台婺處之間帥臣罔知所施會
議遣藩臬臣僚一人抵賊巢招諭之莫敢行者公慨
然請任其事抵賊所留七日諭以禍福利害賊首葉
宗留陳諫等感悔率其黨出降守臣具公之功以聞
朝廷嘉公偉績陞本司副使仍守金華先是諸賊皆

平惟陶得二逃竄巖谷尤號桀黠節鉞重臣欲誘其降遣使者授以冠帶得二不受招反殺使者官軍莫能制公以計陰結彼渠魁葉仁八誘得二賊黨數百人生擒百餘人得來降者三千人賊勢孤弱得二與四十餘賊遠遁山谷欲追之絕其類同事者忌公成功爲沮抑計公遂止未幾賊勢復猖公奮然與都指揮崔源任師武義備禦之武義無城柵木爲城至甫數日賊益至矣先密遣其徒數人詐爲避盜鄉民潛入城匿民間爲內應得二率衆涉溪水攻武義柵城而賊外急或勸公稍却以避賊鋒公嚙指厲聲以諭衆曰正臣子盡職時吾誓不與此賊俱生乃麾兵出戰自卯至申勝負未決俄而城中火起內外攻焚烟塵[illegible]天咫尺莫辨公力戰不支衆遂大潰公毒口罵賊而死實景泰元年五月十七日也賊退吏求公屍殮之如生遠近聞之莫不震悼　經濟錄本傳

正德己卯六月十四日宸濠反因各官入謝生辰晏禮濠陰令諸兵仗衷刃匿幕中出立露臺曰　太后有密旨請我監國孫忠烈時爲巡撫請密旨看濠語塞第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公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　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濠怒却入

殿中易戎服以出幕中兵皆走出露辨環立大呼罵公曰我何負於汝奏我七本公曰　朝廷何負於汝汝反耶一時官屬駭愕相顧咸股栗不敢出口獨副使許逵厲聲覆辨曰我輩亦方面大臣何得若此濠又問逵何言逵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乎濠怒喝武卒縛曳公及逵出惠民門外斬之逵顧公曰蚤聽吾言當不至此蓋逵嘗勸公謀欲先發後聞也既就縛復大罵曰我則死矣汝逆賊亦當旋死罵不絕口挺立就誅日方烈忽陰曀黯焉濠復竿二首于通衢者三日江西人痛其忠烈殮二人屍供奉佛寺中時諸守臣皆就縛繫獄戶部主事馬思聰不食三日死參政黃宏以索處其項亦死逵父方家居聞江西有變殺一都御史一副使便爲位易服而哭人怪問之曰此必吾兒也吾兒素志如是故知孫謚忠烈贈禮部尚書許謚忠節贈左副都御史後贈刑部尚書唐公龍曰嗚呼孫許不可加矣馬黃亦難矣哉死雖有先後要皆同於能死其餘不必屑論也獻賓曰國家養士有禮褒死忠崇義烈累遭變故而奇節挺見疾風勁草挫而益奮然皆未有孫許之烈者也方其露刃林列戈鋌在頸從逆者生不從者死而二公獨抗

折其鋒挺立受戮首竿稾街精貫白日雖常山睢陽狥國之烈不是過也彼懷二心以偷活旦夕者亦何心哉　浙江通志并名臣錄

正德戊寅冬至夜二鼓有火墜瑞城東者三聲如雷光燭數里地爲之赤良久乃滅時宋公以方爲瑞守占之云地方當有兵火寧府其將不靖乎自是聚糧練兵修城固隘以防其變凡濠使至有所爲輒拒抑之以是積忤濠意濠甘心於公久矣明年己卯六月公考績將之省父老遮曰公其以死行乎公曰封疆之臣死封疆吾雖死汝郡安矣至則濠果執付南昌

獄十四日濠反殺孫許二公及出城械公前驅至册勒其領兵公曰吾有死而已行至鄱陽湖守者少懈公望康郎山曰此我埋骨處也遂罵賊投水而死當時陽明奏討皆逸其事後都御史陳公洪謨巡撫江西廉得其實具聞贈光祿卿立祠祀之賜額曰嘉忠瘞其子太學生公性好學居官手不釋卷天文地理陰陽兵法無不究心其死亦素所辨非倉皇應變之爲也　雜識

毛副使吉餘姚人總廣東軍務賊掠惠州河源縣督兵敗之賊走靖遠守將張通與戰不利吉馳救賊見其幟呼曰毛家軍來矣遂潰斬首三百級踰月廣州新會縣告急吉敗之火磴斬首數千級賊走陽江縣營于雷岫山進擊敗之賊弃營走山上我師乘勝突入其營陣亂賊乘之師遂潰吉勒馬持刀大呼曰劉任師潰已不可遏從者勸吉避走吉叱曰爾去吾誓不與此賊俱生奮而前揮刀斫賊不已力屈被害成化元年正月也是日晝晦風雷大作山谷震動踰七日得屍貌如生事聞贈廣東按察使遣廷臣諭祭賜其家米四十斛布四十疋錄其子科爲國子生　名臣錄

毛吉之遇變也貧無以歸或以犒軍餘銀寄付吉家

僮爲道路費吉神降于僮妻亟呼曰夏憲長吾平生玉潔肯舍垢入地哉悉索還之閤郡駭觀謂其死無易節如此　本傳

楊忠愍椒山自狄道遷轉遷兵部之武選嘗獨居深念至夜分配張安人問其故公曰吾受上恩思有以報耳安人曰嚴相方用事此豈君直言時耶公不應而止自計欲報恩其道莫如去奸人使不得亂政遂以癸丑正月疏論少師嚴嵩十罪五奸請召二王問狀公意以嵩在位久其黨與布中外　上即問不肯言而今　皇帝以明聖在東府冀一召問可盡得其

實、嵩更借以爲讒、詔逮公訊所以引二王者、公具對侃侃、至斷指出脛不易辭、詔杖公一百、送刑部獄、郎史君朝實議從輕、比而其長二皆嵩黨、竟擬公詐傳親王令旨、絞公于時受杖也、或遺之蚺蛇膽、却不受曰、椒山自有膽。或謂公勿怕、公笑曰、豈有怕打楊椒山者、及繫刑部、創甚、吏畏禍莫敢睨公、公乃自破甆碗、刺右股出血數升巳復、手小刃割左股、去其腐肉旁觀者咸爲戰慄、公顧自如、在獄三年、以乙卯十月晦死西市、臨行刑作詩二首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天王自聖明。制度遵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寃補。又朝審途中口吟風吹枷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願同聲稱義士。可憐長板見君王。 聖明厚德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唐。性僻生來歸視死。此身原自不隨楊。義不忘君、豈以死生動念者比歟、嗚呼、士方平居、語及節義、往往扼腕張眉目、自謂能之、一旦臨患害僅如毛髮、輒心悸色變、不敢出一詞、或走匿以規苟免、有能自奮如其言者寡矣、未有蹈必死而不悔者也、偶出不意蹈一死、及既脫、深自懲創、毀方以爲圓、又或自滿足、不肯復爲危言正色者矣、未有慷慨激烈、赴再死而

不顧者也、公始忤仇鸞、偶不死、犇走絕塞間、稍稍徵用、去訊繫時無幾、痛哭之狀、宜猶在心目、張安人所以語公、與古牛衣之說亦何以異、而公不懼不惑、卒直諫以殞其生、此其視唐子方諸人且猶過之、矧叔世碌碌者耶、

徐少湖撰志

附靖難忠臣

靖難兵起、日召謀議、招檄皆出孝孺手、兵既渡淮及江上、畫策堅守、誓死社稷、建文君遜去　文皇以姚廣孝言召用孝孺、不肯屈、繫獄、一日遣人諭再三、終不從、又　召孝孺草詔、公服衰衣入見、悲慟徹殿陛上、降榻勞曰、先生無勞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爾孝孺曰、成王今安在　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即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　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文皇又曰、此朕家事、先生無故勞苦、置左右授筆札、又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云云、投筆於地、且罵且哭、死即死、詔不可草　文皇大怒、命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戮、爲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復詔收其妻鄭、鄭先

已經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洪熙初　仁廟
皆謂羣臣曰若孝孺輩皆忠臣詔奸臣黨與從寬典
方氏遺族始有赦還鄉者因立祠堂祀孝孺成化初
還文始行或曰錄孝孺家時得魏典史澤周旋藏其
幼子以故孝孺尚有後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一葉
是君恩也澤以刑部尚書謫寧海　遜國記
齊尚書受顧命輔　皇太孫時諸王皆尊屬擁重兵
專制地嫌勢逼詔諸王臨邸中毋奔喪王國所在吏
民悉聽　朝廷節制　詔下諸王不悅謂此齊尚書
疎間我也嘗使燕燕賂太太受請為兵費　上益倚

重太　文皇自邸入臨至淮安太言　上急出敕符
勒歸國又與黃子澄建策凡親王有罪輒除國請難
兵起太專主籌畫命將出師　上日召學士輩討論
周官法度處便殿弄柔翰閫外事一付太太遂移檄
指斥削屬籍或難之太怒曰名正言順敵乃可服請
難兵遂以誅太為名兵日進逼淮泗謫太子澄求解
兵不聽進兵益急尋召太未及還金川門開　建文
君遜去太追至廣東欲往他郡起兵興復竟被執見
文皇不屈死之從兄弟敬宗等皆死兒甫六歲給配
赦還今其子孫猶存故居為舖舍人稱為尚書舖云

本記
建文君為太孫時坐東角門謂太常卿黃子澄曰諸
王尊屬擁重兵柰何對曰諸王僅有護兵纔足自守
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卒
底亡滅大小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　太
孫毎呼子澄黃先生　太孫即位倚任子澄謂曰先
生無忘東角門之言子澄頓首應曰不敢遂出與齊
太議削奪諸王兵權未幾周王得罪子澄曰燕周毋
兄弟不併去燕後難圖於是更置北平守臣伺府中
事日急靖難兵遂起及耿炳文諸將相繼敗北　建

文君召問子澄對曰勝負兵家常事今天下富盛兵
強食足區區一隅豈能當天下全力聚兵五十萬四
面並進旦夕且成擒遂薦李景隆為大將代炳文景
隆尤昏懦戰輒敗并其師遁召還京又赦不誅子澄
慟哭曰景隆出師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謝祖宗
厲將士練子寧亦執景隆於朝且哭且數請誅之皆
不聽江淮諸將連敗子澄撫膺慟哭曰大事去矣誤
薦景隆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賦詩云伏鉞曾登大
將壇。貂裘遠賜朔方寒。出師無律真兒戲負國全身
獨汝安。論將毎時悲趙括。擬夷何日見齊桓。尚方有

劒憑誰借哭向蒼天幾墮冠　靖難兵至淮上建文君
不得已逐子澄且密使募兵而以甯齊黄使告燕
文皇曰此緩我也請召平安吳傑盛庸師還卽罷兵
建文君爲遣少卿薛嵓請罷兵　文皇又不許抵江
干蘇州府知府姚善言子澄文武才畧足捍國家難
顧置諸閑遠以快敵人胡失計至此始急召子澄未
至金川門失守　文皇執子澄不服族其家　本記
建文中子寧練侍郎與聞國政靖難師起子寧疏曹
國公李景隆覬望不忠願斬以衅鼓又憤急請先伏
誅皆不聽會衡府紀善周是修淸江直史蕭用道上

書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詬二人子寧曰國事
至此尚不能用言者乎詬者愧而止　文皇卽位縛
子寧至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
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逮戍
邊者百五十一人越數年吉水錢習禮以未及逮爲
鄉人所持楊文敏乘間以聞　文皇帝欣然曰使練
子寧尚在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正德中江西督學
副使李夢陽爲金川書院祀子寧　本記
鐵鉉由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奏對詳明　上喜賜
字鼎石建文二年李景隆師駐德州鉉督餉飛芻輓

粟米水陸竝進兵與不乏靖難兵圍濟南鉉暨徐將
軍盛統兵高僉憲宋參軍張都統王太守等悉力防
禦令軍詐降開城門候　文皇入急下鐵板幾中比
出戰令軍譟罵　文皇窘大怒攻至秋七月不能克
舍之南去宋參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
去畱守北平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縣堅
守者實多郭布政輩書生大參公能出奇軍陸行抵
眞定南朝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
其間豪桀有聞義而起者大參便宜署部號召招徠
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

間素稱驍勇大參公檄諸守臣倡集義勇候北兵歸
合南征進者晝夜躡之大參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
迎其至擊之彼背腹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
盡於德州城守三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駑才無足
恃莫若固守濟南牽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
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
宴天心水面亭犒問辛苦述賦賡歌激發忠義未幾
又有東昌之捷建文君以却敵之賞賞鉉進布政使
再陞兵部尚書參盛庸軍務小河之捷中原震動
文皇欲北遝以諸將言再戰遂得勝長驅渡江鉉感

憤欲自裁　文皇登極鉉尚擁殘兵駐淮南已而擒
鉉至不肯屈反背立廷中令一顧終不可得割其耳
鼻亦不顧劈碎其體至死駡不絕聲時年三十七子
福安康安戍河池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俱安置海
角　本記
陳尚書迪幼倜儻有志操洪武中薦辟爲郡學訓導
嘗爲郡草萬壽賀表　上覽而異之擢爲翰林編修
歷官雲南布政使建文初徵爲吏部尚書靖難兵起
與黃子澄等上疏陳大計迪受命督軍儲於外過家
未嘗入聞變卽付京師　文皇繼統責問迪謾駡不

屈與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日就戮將刑鳳山呼曰
父累我迪叱勿言駡不絕口割鳳山等鼻舌熬熟食
迪迪吐唾益指斥遂皆凌遲死既死人于衣帶中得
詩有曰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
論明於日照徹區區不二心又有五噫詞並悲烈蒼
頭侯來保者拾其遺骸歸葬洪熙初召釋迪宗姻戍
邊者還鄉給產業郡置祠祀公郡人私謚曰靖獻
本記
暴昭初爲北平叅政防藩府甚嚴未幾遷刑部侍郎
克北平採訪使甫至境聞變亟走歸聞上建文元年

設平燕布政司於眞定陞昭刑部尚書掌司事平安
諸兵敗召歸京師靖難兵入城出亡被執見　文皇
抗駡不屈　上大怒先去其齒次斷手足駡不絕口
至斷頭乃死　本記
張昺由人才累官刑部侍郎建文君卽位諸大臣言
藩王周代岷谷湘相繼告變藩國所在宜籍精强謀
畧有威望者爲守臣彈壓昺出掌北平布政司事與
謝貴並受密命未幾詔讓　文皇昺貴遂集兵部署
守王城　文皇亦稱疾不出長史葛誠謂昺王無恙
昺不信張玉朱能請　文皇起兵　文皇曰昺貴已

先發非計擒二人不可建文元年七月六日會朝廷
遣人逮府中官校　文皇盡縛官校置廷中　召昺
貴入與械去昺以　文皇見兵大集窘不得已縛府
中人獻　朝廷不妄防守遂懈二人入至端禮門內
伏兵起縛二人　文皇擲杖起立曰我何病爲爾輩
所迫耳昺與誠貴等俱不服死之昺厥得還初昺至
北平以吏李友直機警寄心腹令調府中事友直輒
先事泄昺謀以故府中得爲備昺死友直遂得爲北
平叅議後陞爲工部尚書靖難後族昺家焚殺近戚
程亭輩一子得脫避　文皇嘗夢昺被髮爲厲出焚

其㞐面色如生正德五年知州馬汝驥立祠祀之
本記

請難後　文皇召吏部尚書張紞戶部尚書王鈍諭曰卿二人久事　皇考習知典故今老矣其解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戾舊　制者直告朕無隱庶稱厚望老成之意紞出遂自經後堂死
本記

黃觀初從父贅姓許幼穎敏受學元黃哻哻死節觀益砥礪洪武二十四年會試禮部第一廷對禦戎策大要以天道福善禍淫之機人事練兵講武之法爲言擢進士第一受官翰林復黃姓累陞尚寶卿禮部右侍郎建文君改侍中掌尚寶司事與方齊竝見信用　文皇索齊黃時觀草詔極其詆斥建文四年觀奉詔募兵上游且督諸郡勤王至安慶聞變痛哭自分大事已去乃朝服東向再拜於羅刹磯湍急處投水而死妻翁氏在京師被逮將給配象奴翁攜二女投淮清橋下死　詔籍其家并逮姻黨　仁宗初得釋
本記

洪武二十一年卓敬爲給事中時制度未備諸王服乘多僭敬乘間爲言　上曰爾言是朕慮不及此因陞宗人府經歷歷進戶部侍郎建文初燕王來朝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彊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封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機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機非至明莫能察建文君覽奏大驚袖之翼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何得及此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建文君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事竟寢　文皇帝即位責敬不奉迎乘輿厲聲不遜欲殺敬憐其才且繫獄或以管仲魏徵事諷敬不聽　文皇謂姚廣孝曰向者奸臣各欲首先害朕惟敬欲徙封內地建文若聽其言則干戈息矣廣孝曰不然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囊中物耳使敬言用　陛下豈有今日哉於是敬就僇敬臨刑從容嘆曰變起宗親畧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凜然經日尤如生夷三族　文皇嘗曰國家養士三十年惟有卓敬後四十年劉球傳其事私謚曰忠貞敬立朝慷慨英偉美丰姿善談論凡天文地理律曆兵刑皆能究察詩文峭拔磊落所著有詩文五十卷
本紀

建文初用齊黃之策討諸藩之不靖者然後及燕戶部侍郎郭任奏曰天下事先其本而後其末除惡不

務其本臣愚以爲末也夫今日儲財粟以補軍實果何爲者然而北討周南討湘舍其本而末是圖非上策也且兵貴神速苟爲曠日持久銳氣旣竭姑息隨之所謂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將坐自困耳任廉介有吏才調兵食軍興不乏靖難師入被執不屈死之子經亦坐死少子金山保戍廣西嘉靖中鎭江知府劉儲秀祀之鄉賢祠　本紀

陳植歷官兵部侍郎靖難兵至植受命督師江上有督將密議降者植責以大義督將恨之遂遇害督將李衆奉迎自陳邀賞　文皇立誅之且棺斂植遣官護喪葬於白石山植宗人大懼皆變姓名走匿無敢會葬者　本紀

胡侍郎子昭富經術性方介從學方孝孺漢中蜀獻王重子昭贈子昭詩以明經薦爲滎縣訓導累官刑部侍郎靖難師入金川門被執不屈死之臨刑詩曰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時年四十一父母子皆謫戍正德中巡按御史熊相立祠祀之　本紀

文皇繼統建文閹官自焚御史大夫景清覘知其出之也猶思與復乃詣　上自歸　上喜曰吾故人也即厚遇之仍其官清自是袒腹伏利劍衣袵中委蛇侍朝人疑焉至是日早朝清衣緋衣而入朝畢　上出御殿門清奮躍而前將犯駕先是欽天監奏有星紅色犯帝座甚急至是清衣緋果獨鮮也　上命左右收之得所帶劍清知志不遂乃躍起奮立嫚罵　上大怒命抉其齒且抉且罵噴之含血近前直噴沁御衣　上、上愈怒剝其皮草櫝之械繫長安門示百官而碎磔其肉骨是夕　上夢清仗劍繞殿追逼明晨駕過其處忽斷索行三步爲犯駕伏乃命藏於庫中　詔赤清族盡掘其先墓焚夷焉抄提外親尤慘眞寧一邑幾徧蔓延于隣郡縣云　本紀

茅都御史大芳洪武中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高廟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甚寵大芳感激額其堂曰希董方孝孺爲記稱大芳志意偉然敎大和雅不亢不諂深有得於正誼明道之旨靖難兵起遺詩淮南守將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敎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師入金川門被執不屈死之子順童通壽文生並論死有希董集五卷行于世　本紀

皇太孫在東宮時熟聞陳侍郎性善名及即位一日退朝獨召性善賜坐問治天下之要且使手書以進性善感知遇盡所欲言　朝廷悉從之然施行未竟輒爲有司所更性善請見曰　陛下不以臣愚狠承顧問臣既僣塵上聽許臣必行未幾輒改所謂爲法自戾何以信天下靖難兵起改副都御史監軍建文四年三月靈壁戰敗績與彭與明王資皆被執　文皇縱之歸性善衣朝服躍入河死後加追戮家徙邊已而赦還　本紀

胡少卿閏博學修行不詭隨於世　高皇征陳友諒至鄱陽吳芮祠見壁間題竹詩云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高皇問祠中人此誰詩也對曰里墟中儒生胡閏立　召見置帳前久之官督府經歷建文中以直諒知名進大理少卿靖難兵起數與齊黃議軍國事壬午　文皇渡江閏直氣强項不撓　上命力士以金瓜碎其齒又不屈遂支解籍其家子傳道論死傳慶謫戍一女得釋歸貧甚無依鄉人競遺錢穀曰此忠臣女也旬日饒足嘉靖初提學副使邵銳祠之學宮　本紀

廖少卿昇博雅有史才朗達負氣聞忠誠伯茹瑺等自龍潭還慟哭與家人訣自縊死都御史陳瑛奏追戮上詔勿問　本紀

彭寺丞與明廉勤律己剛毅敢言敏達能斷建文四年擢中朝官知兵有風裁者出江北督察諸將與明爲衆所推遂出淮西至靈壁會何福戰敗爲北兵所執　文皇遣歸令傳語中朝士與明慚憤裂冠裳弃官變姓名　本紀

盧原質舉進士第三人方孝孺選原質詩曰奉天殿上榜初開。共賀江南得秀才。好與青蘿居士說今年文運屬天台。靖難後召見謾罵不屈死之族其家　本紀

靖難兵至淮上游兵逼江干建文君遣使四出募兵翰林修撰王叔英奉詔行至廣德聞建文君遜位慟哭會齊太奔叔英曰太二心矣急擒太至問之故乃相抱慟哭與太且圖後舉已而知事不可爲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藏裾間自經於玄妙觀銀杏樹下詞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余事君父。日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嚥。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不偏。高蹤渺難繼。偶爾無足傳

千秋史官筆。愼勿稱希賢。又題其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亦徒然無慚於後世。錄其家妻金安人亦自縊二女俱赴井死嘉靖中縣官建忠節祠祀叔英妻及二女有貞烈祠所著有靜學集　本紀

王艮江西發解禮部會試俱第一廷試最優以貌不揚易胡靖第一艮次之授修撰靖難兵起輒憂不食日羸憊及渡淮閉門涕泣不已訣妻子服毒死建文君褒其忠遣禮部侍中黃觀諭祭　本紀

周紀善是修少孤力學舉明經爲霍丘學訓導入見高帝問家居何爲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　高帝喜擢周府奉祠正改衡府紀善王未之國留京師數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衆共挫折之是修屹不爲動靖難師渡江宮中自焚是修留書其家別友人江仲隆解縉胡靖蕭用道楊士奇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縊死年四十九　文皇繼統都御史陳瑛言是修不順天命宜加追戮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勿問是修內貞外和孝友忠信非其義不苟取襟懷坦明灑落而沖澹攸然其學自經史百氏下至陰陽醫卜靡不通究爲文未嘗締思援筆立就而雍容雅善詞理條達嘗曰忠臣不以得

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無不果　本紀

黃鉞建文初授禮科給事中外艱去方孝孺屏左右問曰北兵日南蘇常鎭京師左輔君吳人朝廷近臣今雖去宜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鎭江最要害守非其人自撤藩籬也鎭江指揮童俊狡猾不可測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能當一面但仁慈有餘而御下大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定亂然國家大勢不在東南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因附書善勉以忠孝期勠力王室濟時艱善得書與鉞相對慟哭以死自誓鉞就父殯居陂上舊廬足跡不入城邑靖難兵至江上善受建文君詔總蘇松常鎭嘉興五郡兵勤王以書招鉞鉞即日營葬畢遂至善所時俊果以鎭江降靖難後詔暴善罪捕善急善麾下許百戶素權詐得親善縛善邀賞鉞聞之慟哭遂絕食閉目三日求死家人救免或告鉞曰善欵服已得宥鉞復瞠目曰吾知善決無二心吾且少俟善事定吾獨死未免朓善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遂復稍稍食是年七月十一日善死報至鉞起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祀善慟哭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國有難義同許身

君今與希直同死國吾忍獨生乎祀畢詒家人歸祭具遂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北兵四出捕善黨籍籍言且併錄鉞家親族悉驚伏鉞友人楊福具棺衾日夜泣橋側百方求鉞屍不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福慟哭抱起易衣體猶不濱竟成禮葬之屏處福父榮早奇鉞鉞與福共學福亦有古行　本紀

給事中龔太遇事剛果有爲以孝友聞建文三遷都給事中　文皇渡江太與妻訣曰事至此我自分死爾第移幼穉歸否則俱溺井無辱俄宮中火起太馳赴爲兵校所執見　文皇金川門以非奸籍得釋太自投城死子永吉後累官兵部右侍郎

曾鳳韶爲御史會潘王入覲馳皇道入鳳韶侍班言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敘叔姪之情由皇道不拜大不敬建文君曰至親勿問靖難兵起遣使持詔北平郡臣皆懼任獨鳳韶毅然請行至軍前不納乃還　上既即位嘉其直召復御史不至尋加侍郎召又不至堅臥于邸刺血書憤詞于襟畧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邦素負剛鯁之强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既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屬妻李子公望曰我死弗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亦自經死　本紀

魏冕建文時爲監察御史勁直有才名靖難兵至有約開門者冕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毆之幾死會輟朝冕及鄒瑾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不聽明日宮中火起或勸冕宜急迎附冕毅色厲聲曰使我改臣節必不爲時不用奈何徒自壞也遂自盡法官請追罪夷其族　本紀

王御史度少肆力問學通經史爲鄉里師以明經薦授監察御史有風裁靖難兵起與齊黄調兵食監盛庸軍密陳便宜有東昌之捷靖難兵南下益急度請募兵未幾有小河之捷敕度勞軍徐州北還鳳陽京師失守方孝孺與度書誓死社稷　文皇召入讁戍賀州語不遜夷其族　本紀

甘霖由鄉薦任御史剛介持正敢言中臺推重之靖難後被執求死從容就戮子孫相戒不復求仕正德中知府胡纘宗祀之鄉賢祠　本紀

高翔有文學矜名節洪武中明經徵爲御史諸所論奏皆國家機要當　上心建文時尤戮力戎事相與激發忠義靖難後　上召翔翔服喪服入見大哭語又不遜遂族翔沒其產親戚戍邊　本紀

王彬起家爲御史巡江淮治揚州靖難兵至彬與指揮崇剛共守揚城指揮王禮欲舉城降彬與剛知之執禮及其黨繫獄彬外禦內防七日不解甲有力士能舉千觔彬常以自隨靖難兵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左右憚力士莫敢縛禮弟宗厚賂力士母誘其子出會彬解甲浴盤中爲千戶徐政張勝所縛舁至城上投靖難兵中不屈死之政遂出禮等于獄與江都知縣張本開城門降正德中揚州祀彬名宦　本紀

鄭公智與方希直同鄉力學好古攻文詞方薦之蜀

獻王召至成都王與語經史論詞藝公數稱述河間東平賢行王說之建文初侍孝孺至京尋舉賢良爲監察御史吏事精敏持法不阿靖難後坐方黨死　本紀

高斷事巍字不危當建文君卽位詔辟巍兩上書不報使燕又上書燕王不報監李景隆軍兵敗自拔南歸遇鐵鉉於臨邑相持慟哭共誓效死遂趨濟南守城拒靖難兵巍賦志喜有曰至濟南而被圍思張巡之忠堅幸遇知己之鐵相更從英輩以雲聯若徐將軍之赴赴盛統兵之桓桓僉憲高公之糾謬大參宋公之周旋掠陣張都統之能勇給儲王太守之從權吾道王府校之論議斯文王肯播之勉旃衆資羣策屈力保全京城破巍縊死驛舍　本紀

建文時王良左遷浙江按察使至浙江謁岳鄂王墓誓曰苟愧武穆非人也建文君遜位大慟九月詔召良良集臬司諸印私第躊躇未敢訣妻問故曰我分應死未知所以處爾妻曰我何難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餽良食抱其子歔欷如厠置其子池傍自投池死良殮妻畢卽列薪於戶寫遺囑付家人令妾抱幼子匿某僉事家遂舉火闔室自焚死事聞　上

曰死本良分也朝廷印信良不得輒毀良毀印不得無罪徙其家於邊正德戊寅浙江按察使梁才提學副使劉瑞立祠祀良　本紀

程本立由左僉都御史降江西按察副使未至江西聞靖難兵入京自縊死所著有巽隱集　本紀

鄭居貞豐頰美姿髯從父官閩中洪武中由薦舉建文時爲河南左參政孝孺之爲漢中教授也居貞嘗以詩送之曰翩翩紫鳳雛羽翮備五彩徘徊千仞翔餘音　江海於焉覽德輝濟濟鏘環佩天門何差峩羣山久相待晨沐晞朝陽夜息飲沆瀣如何復西飛

去去秦關外岐山諒匪遙啄食良自愛終當巢阿閣
庶以鳴昭代永樂初坐方黨死有閩南集關隴行稿
本紀
胡子義任山東按察僉事聞兄子昭死避世丹稜蜀
獻聞而憐之令削髮爲僧子義以親遺體辭有子二
人生數歲子義曰吾兄無後天不絕吾姓二子當免
於難竟弃去莫知所終　本紀
林嘉猷爲陝西按察僉事嘗被召入燕邸最久知二
郡王素傾世子以告孝孺建文君遣千戶張安持書
詣燕許世子王燕燕內使黃儼因間世子計且得行

世子竟先發事遂洩靖難後坐方黨死　本紀
王知府璡任寧波痛絕豪武人以故衛吏卒恨璡靖
難兵至江上璡造船取海道勤王爲衛吏卒縛至京
見　文皇　文皇問造船何爲璡徐對曰由海道趨
瓜州截路耳　文皇亦不怒釋還田里鄞人黃學憲
潤玉贊璡曰富貴不淫患難奚恤神明其心始終一
德　本紀
建文君用漢破七國策貶齊黃于外姚知府善言于
朝曰人有文武才略可扶顛濟危者反置散地不用
今事已狼狽須急召之詢其姓名不對再三詢之曰

今人才豈有過於黃大卿者遂復召還二人四年詔
善兼督蘇松嘉常鎮五郡兵勤王未及戰　文皇卽
位索子溍甚急子溍避善所約共航海善謝曰公可
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可四徃號召圖興復善職守土
義當與城存亡子溍遂去善爲麾下許千戶等縛見
文皇詰善曰若一郡守何敢舉兵抗我善厲聲曰臣
各爲其主遂就戮子三人謫戍正德中湖廣巡撫秦
金祀善鄉賢祠　本紀
錢芹少好奇節建文君求直言舉山林巖穴懷才抱
德之士姚善薦芹　上用芹爲戶部司務署行軍斷

事從大將咨議軍事遣入奏事道病卒猶條兵事緩
急上執政　本紀
陳彥回父被誣論死彥回謫戍滇南未入滇家人多
道死比至蜀惟彥回與祖母郭存會赦又弗原監送
者憐而縱之去顧貧不能歸往依定遠知縣黃積良
稱黃姓未幾被薦爲保寧府學訓導建文初薦陞徽
州知府是冬郭氏子承重徽父老乞走京留會彥回
衰絰赴闕疏乞得復陳姓奪服留徽又乞竟服不許
葬郭徽郡北十里北山之陽彥回視事時走墓下哭
甚哀徽人名爲太守山彥回恒以亡命冒宗爲愧悒

悒不自安屢欲陳首輒自籌曰祖母年高郎蹉跌柰何隱忍二十餘年始得行其志靖難兵至江上彥囘糾義勇勤王　文皇卽位至京死之籍其家　本紀

劉璟誠意伯仲子也自少精朴峻厲博通經史究兵畧嘗同兄璉侍父入朝　太祖奇之曰阿璉明秀阿璟凝重伯温有子矣既而碁與璉相繼卒詔璟襲爵以讓兄子薦卽封薦誠意伯璟偉貌豐髯論說英侃　太祖愛之欲令左右倣宋制授璟閤門使且金書除姦敵佞四字於鐵簡賜之令糾正不法者時都御史袁太奏事忤旨璟當大廷擊其項舉朝憚之咸欲其遠去會谷王封宣府　上謂侍臣曰谷王年少誰可羽翼王者諸大臣故忌璟對曰閤門使劉璟忠勇果敢可任　上頷之授谷府長史弁敕提調肅遼慶寧燕趙六王府事璟嘗至燕　文皇與璟奕璟勝　文皇曰卿獨不少讓我耶璟正色曰可讓處璟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璟不敢讓也靖難兵起璟馳還京獻十六策不聽命參李景隆軍隆又不聽戰敗璟夜半渡蘆溝河兵陷馬㸌璟力破冰跳躋岸冒雪走良鄉裂趾跛行三十里子貊自大同赴難越良鄉至涿州遇璟翼璟上馬奔還家養疾二年璟輿疾赴闕進聞見錄千萬言又不聽令璟還家待用明年　文皇登極璟稱疾不起　上欲用之罪以逃叛親王逮繫之臨别姻戚戒之曰　皇上英武何止唐文皇先生忠良允爲魏徵可也盍承順天心不宜自底刑戮璟曰爾謂我學魏徵耶我死生之分已決矣至京授以官不受見　上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箇　字下詔獄辮髮自經死法官希旨緣坐其家　上不許得歸葬嘉靖初提學副使萬潮蕭像配享文成祠　本紀

程通拜遼府紀善靖難兵起從王渡海來朝進左長史從王之國荆州衛士紀綱者方幸王通輒辱之朝廷遣人至荆州通上防禦北兵數千言　文皇卽位綱入賀留錦衣衛幸用事綱乘間言通曩有封事指斥逐械通至京論死家人戍邊　本紀

顏伯瑋聰敏介直能文章建文元年以賢良徵授沛縣知縣靖難兵起淮北民終歲給軍餉伯瑋征戝有方民不告勞三年六月北兵掠濟寧游兵過沛沛人竄匿伯瑋設法招徠靖難兵攻沛伯瑋遣縣丞胡先百夫長邵彥莊間行至徐告急都督援兵竟不至庚不能文令其弟珏次子有爲還曰汝歸白大人子職

弗克盡矣題詩察院壁曰太守諸公鑒此情只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二十二日夜二鼓靖難兵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冠帶陞堂再拜慟哭曰臣無能報國遂自縊死有爲不忍去復還見父屍遂自刎以從珏脫走濟寧逾月還沛詢邑人知胡先已收葬伯瑋父子於沛南關外乃至徐告伯瑋友人晏壁壁與伯瑋同郡又同官於徐因爲伯瑋傳其事　本紀

陳思賢質直好義洪武末爲漳州府學教授以忠孝行誼勗諸生隨才教誨多所成就　文皇靖難詔至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臥不出迎幸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鄭君默曾廷瑞呂賢即明倫堂爲舊君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暨六生咸以身殉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之　本紀

王省任濟陽教諭靖難兵至省爲游兵所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衆舍省省歸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爲名明倫今且勿多論只論君臣之義如何省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柱死女靜適郎墨周簿聞靖難兵至濟陽謂父必死三遣人訪覓得還骸歸葬省子禎爲夔州通判亦抗節死賊中　本紀

鄭華洪武壬戌進士建文中謫東平州吏目靖難兵至謂其妻蕭曰吾義必死柰親老汝少何妻泣對曰君能爲國妾獨不能爲君乎乃稱病尋醫攜家托友人無錫丞趙次進亟還州州長貳以靖難兵至盡弃城走華獨率吏民憑城守力不支請援山東又不至不食五日而死　本紀

龔翊字大章篤學力行年十七爲金川門守卒靖難兵入門翊大哭復還鄉躬秉耒耜竄伏田野間肆力羣書著述不輟宣德巡撫周忱累候其家諮訪治道薦爲崑山太倉學官辭不就曰翊仕無害於義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竟隱終身門人諡爲安節先生　本紀

劉政長洲人建文元年秋方孝孺試圻府士千五百人題命論語托孤寄命節不可奪章得政卷孝孺喜曰此烏中孤鳳當虛左處子矣列名第一四年建文君遜位殺孝孺政慟哭不食死之　本紀

高賢寧受學於教諭王省建文中貢爲國子生靖難兵攻濟南不下以箭射書城中使亟降賢寧時在城

中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靖難後被執
文皇曰此作論秀才耶秀才好人命官之賢寧固辭
其友紀綱時爲錦衣指揮倖用事勸賢寧就職不聽
曰君以軍旅發身余爲書生食祿有年於義不可綱
言於 上得遣歸年九十七卒 本紀
梁田玉定海人歷官至郎中靖難兵入金川門玉與
葉御史希賢俱禿髮爲僧避去松楊人王詔游治平
寺觀轉藏閣藏上嚄嚄有聲異之緣藏登絕頂無所
見見書一卷載建文君出亡臣僚二十餘人事紙毀
浥不可讀讀數日稍稍銓錄其可識者九人其十一

人不可考矣中書舍人梁良玉郎中族也靖難後易
姓名至海南寓市肆粥書爲業中書舍人何申建文
末奉使四川金川門不守發憤慟哭吐血不數日死
宋和郭節亦中書也變姓名挾卜筮書走異域客死
梁良用梁中節亦定海人任中書父子兄弟八人同
仕於朝相率變姓名避去良用去爲舟師中節與郭
良同爲道士何洲海州人與宋和等友善相約棄官
爲筮人客死異城王詔憐其忠又得之異各贊數語
本紀
建文君即位樓璉以文學舉入翰林侍經筵官至侍
講靖難兵入京 文皇命孝孺草詔孝孺哭且罵被
誅改命璉及王景惶懼不敢辭歸而憤悶妻子問曰
得無傷方先生耶璉愧曰我受刑尤可正恐累及爾
輩爾逡巡一夕自經死 本紀

國朝名世類苑卷十七

國朝名世類苑卷十八

吳興後學淩迪知穉哲甫 輯
金陵後學姚汝循敘卿甫 校

事君類

忠節下

建文元年燕王使世子及其弟高煦高燧至京師皆魏國徐輝祖甥也輝祖察高煦異常欲 帝留之密奏曰臣觀三甥中獨高煦勇悍無賴自倚騎射非惟不忠抑且叛父他日必爲大患不聽及靖難師起高煦宣力爲多 帝始大悔不用輝祖之言兵逼江上

輝祖及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將士往往離散不肯向敵隨遂還京 文皇即位時武臣無一人不歸附者輝祖不屈 上親召問輝祖不出一語始終無推戴意法官追取供招輝祖默然操筆惟書其父開國功勞子孫免死而已 上大怒欲誅以國舅元動又輒中止徘徊久之竟從寬典止勒歸私第尋幽繫永樂五年輝祖卒年四十 上曰輝祖與齊太等同罪宜論死朕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大功於國家曲赦輝祖今病死中山王不可無後令輝祖子嗣 本紀

謝貴北平都指揮使已卯六月貴部署北平七衛兵布城中遍王城盡柵端禮門 文皇用張玉朱能計先擒貴貴死兵遂散 本紀

北平都指揮使馬宣靖難兵起殺張昺謝貴宣巷戰不勝東走薊州起兵西逆戰遇靖難兵戰不利退守薊州出城再戰又敗被執罵不絕口死之建文君褒恤宣家 本紀

朱鑑北平都指揮守大寧靖難兵至大寧諸將陳亨房寬皆降鑑力戰不支被縛罵不絕口死之 本紀

卜萬大寧大將也謀勇自負效死無恨每戰輒先登

靖難兵畏萬萬部將陳亨欲降燕畏萬不敢發 文皇貽萬書盛稱萬極詆毀亨緘識牢密召所獲大寧卒解縛厚賞之置書衣中俾歸密與萬故使同獲卒見之怏問守者曰彼何爲得此守者曰我得偕行請惟命無庸守我者爲請得俱遣竟不與賞不得賞者大恚即至發其事劉貞與陳亨搜卒衣得與萬書遂疑萬執下獄籍其家未幾亨竟降貞遁遼東大寧相繼不守矣今寧陽侯者亨後也 本紀

廖鏞以永忠嫡孫任散騎舍人歷官至都督建文中與議兵事宿衛殿廷靖難後 上以廖侯兩子鏞與

銘嘗受學方孝孺令召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復命　上怒令軍校扠孝孺孝孺杖衰絰至闕下大哭　上大怒刑之聚寶門外凡七日罵聲不絕廖兩子拾遺骸葬聚寶門外山上甫畢廖氏亦見扠兩子遂逃去永樂元年被獲論死　本紀

宋忠錦衣指揮使知勇有名　文皇殺謝貴張昺忠率兵三萬至居庸關不敢進退保懷來　文皇曰宋忠握兵懷來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擊之遂率精兵八千卷甲倍道趨懷來獲諜言忠謂諸將士家在北平者並爲燕府誅滅盍努力復家仇報國恩　文皇

急令其家人張故旗幟爲先鋒呼其父子兄弟相問勞家無恙輒喜罵宋都督欺我倒戈走忠倉卒列陣未成　文皇一麾渡河大戰敗奔入城被執死之

本紀

北平都指揮使余瑱與謝貴密謀不遂貴死瑱走居庸關宋忠承制令瑱守關瑱簡閱關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　文皇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我得此可無北顧憂瑱若據此拊我背宜急取緩則增兵繕守後圖難矣令指揮徐安鍾祥千戶劉祥等擊瑱瑱且守且戰援兵不至棄關走懷來依忠忠兵又敗同被執不屈死之　本紀

都指揮孫太從宋忠戰懷來先登頗斬獲靖難兵擇善射者並射太中矢流血被甲慷慨裹血力戰奮呼陷陣死之時同戰者都指揮彭聚莊得俱力戰死

本紀

靖難兵起揚州衛都指揮使崇綱練兵繕濬城濠御史王彬倚任之兵至專以城守是屬剛晝夜不解甲同列懷二心者忌剛畏彬不敢發及彬被執爲徐政所縛張本又不喜剛剛不屈而死　本紀

宋瑄鄆國忠順公晟子也建文中爲府軍右衛指揮

使數從諸將禦靖難兵有功靈壁之戰披甲躍馬先登斬首數級已而諸營兵敗瑄猶格鬭力屈死之

本紀

梅殷尚公主爲駙馬都尉恭謹有謀能騎射靖難兵起殷充總兵官鎮守淮安悉心防禦　文皇假道殷割使人耳鼻口授詞答　文皇曰留汝口與　殿下言君父恩義　文皇竟不得道淮安乃渡泗水破盱眙出六合至京師卽帝位殷尚擁重兵淮上　上迫公主招殷公主嚙指血爲書付李中使至殷所殷得書慟哭詢建文君所在中使曰去矣殷曰君存與存

君亡與亡吾姑忍俟之乃還京見　上上曰駙馬勞苦殷曰勞而無功明年冬入朝殷仇家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擠殷死笪橋下曦又誣殷自投水死都督許城發其事　上怒罪深曦二人對曰此　上命也柰何殺臣　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諡殷榮定子順昌爲中府都督景福旗手衛指揮　上賜手書二甥曰朕不念爾毋爾安得至今日

本紀

耿璿尚懿文太子公主爲駙馬都尉勇悍有武略靖難兵起與聞兵事炳文北行璿力勸直搗北平已而

炳文戰敗璿怏怏抱病時對公主悲泣建文遜去杜門稱疾竟坐罪死公主亦憂卒弟瓛以都督從楊文守遼東靖難後亦論死　本紀

葛誠爲燕府長史靖難師未起時王嘗病瘧暑中四圍皆着火爐猶自言寒三司官入視疾皆懼危篤獨誠知之以不得于上之故因令人告變會王遣人至京奏事　上執之成獄即發符逮王官屬且約謝貴先舉誠許爲內應入王府無大小誠皆籍以爲後謀不密見戮其家　革除遺事

雪菴和尚名暨不知其姓靖難初方黃之獄殺幾萬人即不殺謫戍窮邊不死於道死於邊者又幾萬人當是時和尚壯年始慟哭落髮爲僧西南走重慶重慶大竹善慶里山水奇絕可廬和尚又走善慶里里墟中有隱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與之遊往來白龍諸山山旁有松栢灘灘水清駛蘿篁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賢有力亟爲之寺寺成和尚率其徒數人入居之昕夕誦經山中人不知書謂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乾卦也景賢曰和尚相釋而誦儒不可請誦佛經景賢意和尚不宜誦儒書恐有踪跡然又不肯顯言言則恐和尚走去以故婉解之乃和尚亦知景

賢意遂弃儒經乃誦觀音經寺因名觀音云和尚好觀楚詞時時買楚詞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讀一葉輒投一葉於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讀終卷乃已衆莫測其云何景賢固知之然亦不問和尚和尚好酒不戒酒日注酒一壺俟客客至輒飲客不至即拉樵牧豎入飲飲半酣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瞑焉而寐和尚頎形秀爽指柔白剪剪落筆成章詞不甚工密然意氣渙發又能感愴人或曰和尚當建文壬午爲御史不數月帝遜位和尚固秘跡以死死之日其徒問曰師即死宜銘何許人和尚張目曰松

楊問其姓名不答和尚有詩若干篇今且百四十餘年尚未敢顯行於世或曰此松楊葉希賢也以賢良方正舉爲監察御史　遜國記

河西傭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夏六月　成祖入金陵即帝位傭被葛衣走是冬至金城行乞邊地極寒傭常衣葛衣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魯家爲傭傭亦取直稍稍積買羊裘披之雖寒必覆之故葛衣葛益破縷縷竟不肯脫故葛衣夏或衣暑布布即新故葛衣輒覆其上人勸之弃故葛衣不肯弃直悶悶不答傭錢有餘走市中買牛肉酒與諸乞兒食飲傭力作

倦時自吟哦或夜聞其哭泣聲永樂中有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者識傭欲與言傭走南山中避旬月留都官去乃還有問留都官傭何人者留都官亦不答在莊浪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囑曰我死無殮我棺幸西北風大起火我無埋我骨魯家從其言　遜國記

川中補鍋匠亦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爲人補鍋至州邑不過三日即去去或復來夔慶有欲學補者即教之補鍋不索謝錢直令負擔從有後曹學者至即遣先學者去如是數年夔慶間人識之皆呼爲老鍋匠補鍋或與錢布米不擇當食時與之食即不復索錢錢稍稍積囊中遇風雨寒暑不出補鍋即出錢買酒飯自飲食嘗寄宿蕭寺中忽夔州市中逢馮翁者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牽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學補鍋者屏不得聞二人語語已又相持哭且別去言今永訣不可復相見已竟莫知其所終

蜀中峨眉亭嘗有建文遜臣題詩云一箇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　遜國記

馮翁亦不知何許人在夔州以章句教童子給衣食能爲對句及古詩詩輒自題馮二子或馮公或塞馬

先生嘗作詩大書壁間比見補鍋匠歸即剗去詩曰夜夢何奇特龍飛天漢津朝橫滄海曲夕過滇池濱光雯皆五色蜿蜒無損鱗淵田變化間張主藉高旻時蓋永樂甲申乙酉間未幾辭主人去莫知所終　遜國記

東湖樵夫浙東臨海東湖上日負柴入市口不二價建文壬午秋詔至海臨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詔或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樵夫愕然曰皇帝安在或曰燒宮自焚矣樵夫慟哭遂投湖水中死竟不知何許人　遜國記

周縉字伯紳武昌人以太學生授永清典史攝令事文皇兵起郡縣望風迎降永清地密邇燕府縉極力爲拒守縣民寡弱相率逃散縉度不可爲懷印南奔將他圖焉道聞母喪歸葬即出糾義旅勤王戰艦戎器數日畧具則聞南師熸而天命去矣遂去匿編氓間已而事露有司即其家械赴京師縉分必死慷慨就行至則下獄久之從輕典謫戍興州居數年以子代還年八十考終于家　吳文定公撰傳野記

余逢辰爲燕府伴讀靖難兵未起逢辰頗聞其謀遺書戒其子自分必死起兵時逢辰泣諫死之　本紀

都指揮使瞿能驍勇有名洪武中副凉國公破賊有功建文君即位從李景隆爲裨將戰敗白溝河諸將皆狼狽走能父子獨力戰死之能通之子也　本紀

都指揮莊得建文末隷宋忠麾下懷來之戰惟得一軍得全盛庸戰夾河得力戰助庸斬譚淵已而靖難兵勁騎乘暮掩擊得力戰死　本紀

都指揮陳質有威名建文初充參將守大同發代府陰事靖難兵出懷來質以西師助宋忠忠敗被執不屈死　本紀

都指揮楚智驍將也從曹國公統騎卒遇靖難兵輒奮力戰夾河之戰被執不屈死之　本紀

吏部侍郎毛太建文元年代王謙爲左侍郎蹇義爲右張紞爲尚書太文章政事皆優所與交者亟中朝俊彥靖難兵起數上封事條方略紞死太亦死　本紀

盧侍郎廻疎爽不屑曲謹然大節皎然少喜飲酒飲酣輒長歌人或謂廻狂既仕顧折節恭慎靖難後不屈縛就刑長謳而死聞者悲之　本紀

戴拾遺洪武中任編修　上諭曰汝爲侍臣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汝宜以古人自期建文中

改左拾遺靖難兵起與方黃晝兵事靖難後被執大罵而死　本紀

給事中韓永豐軀美髯音吐宏朗每慷慨論兵事建文君喜之靖難後召入見不遜死之　本紀

戸部主事巨敬初爲御史伉直敢言建文中爲主事清慎有聲靖難後被逮責問不屈死夷其族　本紀

宋徵爲宗人經歷建文中上疏請削罪廢宗藩又嘗與盧振謝昇牛景先數言耿李諸將失律懷二心靖難後縛至不屈死并殺其妻子　本紀

知府孫鎮任衛輝政令嚴明士民信服靖難兵至抗

節不附謫戍山海關宣德初薦起爲上饒縣丞不就自號沖夷子　本紀

儲福燕山衛軍年二十頗好義靖難兵入挈母妻逃去　文皇即位詔捕購戍卒入伍福在錄中調曲靖衛仰天大哭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爲叛逆之臣在舟中日夜泣不輒竟不食而死母韓妻范爲營地葬之妻范氏時年二十有姿色居貧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聞之姑也一日范往澗水邊浣衣見其傍草生若蘇席草因取之織席售養姑姑賴以存姑年七十餘終營葬爲廬于墓傍年八十

餘卒席草遂不生土人義之即其廬葺爲菴名節孝菴

忠勇

常忠武性剛毅膂力絕人狀類獮猴指臂多秋毫從　太祖克太平　太祖引兵薄采石磯元兵陣於磯上磯下巨舟如織相距三丈餘難登岸忠武乘快舸繼至　上麾之使前忠武即捨舟先登衆皆披靡拔采石遂取太平授管軍總管　上即位之歲加封鄂國公從大將軍下山東進攻河南敵兵五萬屯洛北迎戰王布陣既定單騎執弓矢馳入陣敵二十騎攢刺公公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人悉獲其衆河南平　名臣錄

陳友諒攻圍南昌　太祖親率大軍往援八月進駐鄱陽湖水勢湍急友諒悉以巨艦連鎖爲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軍舟小怯於仰攻　上親執旗四麾右師稍却命斬隊長而下十數人猶不能止時郭子興郭英侍側趨進曰彼舟大小不能敵非人不用命臣愚以爲非火攻不可　上驚顧英曰吾得之矣即命常遇春與子興等分調綱船數百艘載蘆葦火以往別備走舸往來如飛發火燃蘆食頃風急火猛烟焰障天敵舟大不能動移時悉煨燼焚溺死者不可勝計諒走鞋山進退不能決復整兵來戰遇春笑謂

子興曰前計良是舍此何爲哉復以火筏火船連次以前初風逆不可行少焉風順官軍鼓譟稱慶火勢大作敵舟敗走追奔數十里戰酣友諒勢迫啓蓬牕四顧親自督戰子興望見訝其有異遽開弓射之箭貫其顱及晴而死餘悉降時四方竊據僞號者雖多獨友諒兵强大號稱巨敵至是敗 上大喜曰郭子興一枝箭勝十萬師又曰此賊亡天下不足定矣諒死子理立 上以武昌圍久不下親往督師攻之城東有山名高冠下瞰城中 上問諸將誰能奪此傅友德請先登面中一矢鏃出腦後脇下復中一矢顏色不少變遂一鼓奪之 上手爲洗瘡嘆曰古關張不汝過也 本傳

陳友諒圍洪都寧河王固守時賊相持三月上率援兵至湖口友諒解圍大戰康郎山友諒竟敗死袁公獻實曰寧河王之功大矣哉方友諒之順流東下也卷土合圍氣呑豫章頓兵堅城之下者三月其鋒銳亦畧少挫矣卒之漂血康郎鼉㞑彭蠡一發而殪雖帝之神武然固守以待王師拒其咽喉使友諒進退失據者誰之功也作鎭八州威嚴以敵愾恩信以撫人禮賢下士雖古之名將何以加諸 名臣錄

雲南夷人反覆數叛緬思倫發以十萬衆寇定遠沐昭靖親將兵三萬討之始戰獲一象殺百餘人昭靖曰吾知賊不足破也下令分軍爲三多用火器間以長刀明日大戰乘風縱砲皆股栗三軍夾戰之呼聲震山谷夷師大奔斬首三萬級獲四十七象自是南夷不敢反矣 程本立撰碑

郭威襄英沉毅多智身長七尺膂力絕人常從征僞漢陳友諒之將有陳同僉者驍捷善搠馳入中軍帳下 上遽呼公曰郭四爲我殺賊公持鎗躍馬奮臂一呼賊應手而墜 上解所御戰袍衣之曰唐之尉遲敬德不是過也 楊榮撰碑

鎭遠侯顧成初歸附至鎭江同號勇士者十一人轉鬭入城莫敢嬰其鋒者旣敵益衆而援絕悉爲城中人所縶十人者皆被殺公奮躍起縶絕蹤持刃者仆之歸語衆曰鎭江城中皆庸夫可取也遂導衆攻其城克之十四年從頴川侯征雲南率步騎兵爲前鋒首克普定公部將士樹柵以守明年公出兵攻西堡於是諸蠻合數萬攻圍普定諸將皆欲出戰公持不可曰賊衆我寡一出卽爲賊所窺必俟其攀柵乃出賊及柵公披甲上馬出北門率戰士奮擊手殺賊騎

之迎戰者十數人賊衆引却將遂乘勝出東門西門
戰敗賊衆時南門之圍未解公取所生擒者十八人
斬之而縱其一歸曰吾以夜二鼓乃殺爾矣及期賊
聞官軍舉銅角銃鉋皆惶懼奔走圍悉解獲賊兵無
算　典故

平保兒安爲　太祖義子歷官右府都督僉事靖難
兵起克叅將從景隆北征安援景隆殺陳亨還與鐵
鉉共守濟南兵至敗之轉戰東昌告捷又戰單家橋
執薛祿祿逸去戰小河殺王眞　成祖督戰甚急安
挺鎗大呼馬蹶弗得前王騏又奮刀入安陣逼安安

遂退又戰靈璧被執安力舉數百斤果勇善戰亨眞
皆驍將亚爲安所殺靖難諸將請殺安　成祖惜其
才勇釋縛簡銳卒衛之北平且令世子郭資善視安
已而掌北平都司事進都督永樂七年　成祖見安
忽問曰安乃尚在耶安慚愧自縊死　遜國記

瞿能驍勇有名從李景隆爲裨將二年四月與靖難
兵戰于白溝河與平安斬陳亨徐忠　文皇與高煦
接戰力疲日薄午能復引衆躍馬而前大呼滅燕斬
其騎百餘人越雋侯俞通淵陸凉衛指揮滕聚復引
衆赴之會旋風起　文皇見其陣少動乃以勁騎繞
出其後突入馳擊能父子死于陣精兵萬餘人皆死
遜國記

程本立洪武九年舉明經補周府引禮進長史從王
來朝被累謫雲南長官司吏目會師可伐㸌誘百夷
爲逆本立單騎入夷巢諭順逆利害諸酋落咸感悅
歸附冬諸夷復變帥藩沐英張紞屬本立行縣典兵
事且撫且禦誓以死濟萬民不避險難山行野宿自
楚雄姚安抵大理永昌鶴慶麗江往來綏輯民夷稍
安　遜國記

楊本初爲太學生精於遁法建文元年募才智之士

本應募起兵部試之授錦衣衛鎮撫時吳王撫軍一
日本請王出觀兵及登將臺見大水森泓平階而一
軍皆不見本曰此水遁也及帥將北向本常持一鐵
捧重三十斤臨陣馳突北軍披靡不敢前遂破之景
隆謂諸將曰今日譬之一園瓜我輩種得熟迺被別
人採去耶竟擁兵不救本上疏畧曰刑屬三千罪莫
大於不孝人倫有五德莫大於盡忠忘君虐民者不
可以不懲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罪今都督袁宇與
耿炳文征討喪軍士三十萬於燕地　皇上憐其爲
太祖故舊不忍加刑又曹國公李景隆冒進兵喪失

軍馬無限　皇上責問乃歸罪羣下此實總兵之罪
也乞假臣爲大總兵用能官一員召募義勇招撫軍
伍凡先鋒叅謀稽考等官臣自當保舉仍特命親王
爲監軍疾馳燕帥則可免生民於塗炭奠宗社於太
山矣不報本遂帥孤軍獨出被擒繫北平獄　文皇
攻濟南失利趙王奔還北平恐人心動搖索本殺之
文皇大怒曰本有才畧予且欲用本奈何殺之〈遜國記〉
張河間玉莊重果毅紀律嚴肅與士卒同甘苦毋與
麾下曰爲將當濺血戰袍流芳汗簡　太宗親製祭
王之文有秉義懷忠一心爲國先身陷陣視死如歸

之語　楊士奇撰墓志
張英國輔擒黎季犛平交趾置州縣後簡定復反又
命王征之賊聞王師至走海洋據險荷花海口王率
兵促之至愛子江登岸賊象伏以俟王偵知之以戒
先驅羣象來衝一矢落其象奴再矢披其象鼻象奔
還自相蹂踐大軍乘之賊敗擒斬無算遂獲巨首餘
冦平　名臣錄
正統十四年也先犯京師分兵寇廣寧王忠肅翱方
坐教場賞軍虜騎數萬猝至我軍大潰翱收散卒堅
壁固守虜爲遁去居遼東十餘年積銀萬餘兩糧數
萬石馬千餘疋邊用饒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樂戰
用將才如施聚焦禮皆自衆中拔起爲虜所憚〈姚夔撰志〉
昌平侯楊洪起行伍生長在邊有機變累立邊功善
騎射發則賊應絃而墜百無一失歷陞將帥能用奇
兵必擣其虛或出其不意善於劫營虜人憚之呼爲
楊王初爲指揮杜衡所誣魏尚書論救貶衛繼爲部
卒李友全所奏　天子付洪自治故得成其功名已
巳之變人心驚疑公與于謙等守護京師賴以再安
其用兵紀律士卒用命爲一時巨擘焉　古穰雜錄
也先寇京師王莊毅竑以于公謙薦守北門即戎服

鞭馬馳赴軍號令區畫雖老將弗如也部伍壁壘精
采冠九門虜望見奪氣潛出奇兵擊之虜敗走因逐
之盡境而還以功超拜都察院僉都御史出鎮居庸
關虜憚竑名不敢近　薛瑄撰記
巳巳虜自屢勝以來出入自由不聞有出一兵拒之
者郭公登不勝憤急晝夜撫循將士激以忠義定爲
賞格期必殺賊忽報東驛賊入境公率兵躡其蹤行
七十里至水頭日巳暮休兵以覘之夜漏下二鼓報
云二十里外沙窩賊營皆自朔州搶掠而回者將士
問計皆曰賊衆我寡莫若全師而還公曰我軍已去

城百里且疲困一退避賊必以鐵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卽拔劒起曰敢有言退者斬漏下二鼓徑薄賊營且賊以數百騎迎戰公率衆進呼聲震山谷射殺一人手刃二人賊大敗追奔四十餘里斬首無算奪回人口牛馬弓械以萬計捷聞封定襄伯是役也以八百騎破虜數千自有賊以來戰功當爲第一 公初至大同戰士僅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設攪地飛天網等法鑿爲溪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平地賊入圍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賊

傳以爲神公當大同創殘之餘人心搖撼而能鎭以大義保全孤城衛護宗社其功不細且廉謹尚謀善撫士卒有古良將風 彭時撰碑

正統己巳十月之朔也先入紫荊關傳言送 駕還京長驅直前其先至者四散前突我軍堅不爲動知我有備稍自引却也先次至城下對壘而陳 英廟在也先營虜酋覘知我軍嚴整不敢有加我亦不敢向虜輕放一矢喜寧嗾也先邀我六七大臣出城議和奉駕還宮所邀金帛以萬萬計蓋責我所難從而妄啓釁端也廷議忷忷禮部使使問于肅愍公公曰今日止知有軍旅他非所敢聞對壘凡七日是爲十月既望諜知虜中移 英廟車駕離其壘漸遠乃砲擊其壘虜死砲下者萬計也先大沮宵遁仍奉 駕還北我軍奮欲追擊之公不許止令逐出境外縱之自在公又慮不蚤除喜寧邊境無由得安迺計授都督楊俊擒寧解京 朝廷猶豫未決公上章廷劾其罪曰寧以打話爲由引領强虜入寇反爲胡虜之腹心此謂朝廷之仇敵也若不明正典刑是使夷虜有輕視之心禍亂無可彌之日 上從其言卽日誅寧識者快之 吾學編

己巳之變虜擄擁乘輿登陳臨視諸臣在城下朝上虜以長刀筌一臠燒羊於銛端啖尚書趙榮趙徑開喉仰接而吞之虜驚嚙指曰好漢好漢 立齋閒錄

豐城侯李彬勇悍屢戰必勝靖難時與南軍交戰被鎗 上卽遣醫視之賚予優厚俾還北平公奏曰臣本戰士豈以微傷自餒願隨軍効犬馬之力 上聞而壯之 吾學編

羅都御史通當正統己巳北虜深入當道者建議趣召宣府總兵官入衛京城衆欲弃城走時羅公巡撫其地乃毅然仗劒當門拒之且下令曰敢有出者手

斬之衆遂定　丘濬挽詩序

天順五年孫公鏜克陝西總兵與兵部尚書馬昂出禦虜七月二日出師先一日夜指揮馬亮走告鏜曹欽反謀先殺鏜及昂奪其軍攻　皇城鏜披衣起急草奏呼長安左順門閽人曰與爾奏疾造　上前告急變稽遲軍法且斬又走右門亦如之　內廷始得集兵縛吉祥鏜微服至太平侯張瑾家議討賊賊已呼噪四出劫殺文武大臣　上出密帖隙中令百戶楊能至瑾家伺鏜云何能報鏜誓殺此賊　上喜手敕鏜父子爲朕用心滅賊賊攻長安右門不得入攻

左門又不得入欽兄弟率胡兵直趨東安門發火力攻　上又敕鏜賊犯闕急鏜等努力殺賊俄又敕鏜昂盡統各營兵殺賊子輔子軏追賊至東市大戰奮力入陣砍欽兩臂傷賊并力圍軏攢鎗殺軏鏜急調神砲與諸營兵夾攻欽傷遁歸家投井中其黨盡擒伏誅進封侯卒贈涞國公　吾學編

都督王信守荆襄石和尚劉千斤僣逆荆襄震驚公度房陵險要自率數十騎往據之調集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衆突至圍攻之王帥逗留不援公多張旗舉火晝夜不息歷四旬餘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破賊以爲援兵至驚潰走乘潰追斬六十級陞都督同知　廉仁錄

朱謙愼重不洩號令嚴整克鎭朔將軍總兵宣府裕陵北狩過宣府公率其子永出謁頓首哭獻犒軍金帛屢出戰截虜有功封撫寧伯　吾學編

梁太保震忠勇好讀兵書總兵大同自五堡之役殺巡撫張文錦叅將賈鑑尋又殺總兵李瑾鎭巡每甘言煦之稍不如意即反唇瞪目或飛章訛語相搖撼公聞命率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嚴約束曰我無爾奚爾無我叛王法軍令具在我敢破綱紀誤　國

其家丁時時向鎭兵語曰爾敢蔑主將者恃衆耳兒郎輩無不一當百五步內恐爾不得用其衆鎭稍歛縮十六年春公率兵出玉林川斬首一百四十級進左都督又出里山民門猫兒莊各斬首八十級廕子百戶十年公鳩卒結餉修五堡軍中不敢譁公益身先之與同甘苦五堡竟復虜不敢近塞公卒以五堡功加太子太保公在邊專練家丁時時出塞劫虜營得虜營馬盡與劫者以故人皆效死趨利虜益畏公不敢輒近塞公卒家丁無所歸守臣以聞令入伍與衣糧邊將頗得其力　事畧

馬都督永讀左氏春秋及兵法機警善射正德六年流賊起功陞都指揮同知十年守備遵化虜入塞戰栢岸堂再戰百羊口斬首五十十三年陞都督僉事充總兵官治三營盡簡諸軍散遣老弱聽其農市取其庸值給健武者衣餉健武者人人奮習武藝當是時區陽一軍中稱雄正德中公守中路擦崖子當胡人出沒之地絕無城寨墩堡民方耕牧輒被虜掠公曰此不可以旦夕戍也乃令部下具一月糧初親率財官五兵營于崖表列陣如長蛇鉤戟長鎩據崖蔚石營內砍木伐瓿百工咸作匝月之間城池廨舍次第立興雖軍士之釜甕場圃亦皆與具然後乃還守禦軍無不樂從至今爲一壯寨公之戰洪山口也伏伏山丘阨隘身領控弦白挺數十摩以督士伺據山側候胡入口二三百乃自蹶張引强以斷後胡先胡半爲伏兵所殄餘皆緣溪澗竄逸摹胡聞之號呼冢遁自是不敢牧馬洪山口十四年遼東軍亂逐都御史呂經召公總兵遼東十七年虜入塞率兵五千又搗虜巢焚其廬還十八年遼兵再亂率家兵逼賊斬四十餘人遂定陞左都督王浚川薦公疏曰馬永驍勇有謀廉潔無欲平時一聞邊報即率領家將當鋒赴敵以爲官軍倡是以人皆用命而戰無不捷又能重賞邊士夜不收尤加厚恤是以哨探遠烽火明但遇虜入竊入無不先知預待虜賊畏之如神擒獲小竊之賊不加殺害撻之數十使去或討鹽米而來即親出關外分給是以虜人戴如父母在任數年虜不敢犯邊臣以爲蠻荊畏服以方叔素著之威回訖羅拜以子儀平生之信今永任遼東總兵宜仍調薊州虜決不敢輕入則都城北面諸鎮無虞而畿甸居民復有環堵之安矣　呂柟撰記

正統己巳虜入關京城洶洶姚公夔時爲諫官建言胡人所重惟馬今天寒地凍野無芻糧其來必襲草場爲久留計宜先焚之以絕其意　詔從之虜至果先趨場見焚燒殆盡皆驚愕嚙指自相謂曰中國人不可易也遂有退志及虜薄彰義門公同給事中徐其請募諸將發下大將軍砲虜軍被衝人馬虀粉其勢即解公復縋城而上虜見之矢發如雨而徐公賴甲不得重傷自此諸將爭恃砲力虜卒不敢近城廷議二公之功咸超擢爲侍郎云　楊守陳撰誄

己巳也先犯京師程襄毅信監軍守西城上五事曰新號令以振軍威募敢勇以備警急召勤王以遏南

侵設武備以防內變養銳氣以備戰守都督孫鏜禦
虜西城外失利諸將不相援鏜急呼城門求入公不
肯曰　朝廷舉國兵而授之鏜今少不利趣之使戰
則必效死納之則虜勢益張人心益危矣非計之得
即上疏言之　詔勿納鏜而虜勢暫逼鏜兵亦附城
戰公上城督諸軍鼓譟發鎗礮佐鏜虜引去　行狀
周公尚文幼讀書初通大義不甚解然過目輒不忘
年十六襲爵多謀善騎射正德庚午安化王寘鐇殺
鎮巡稱亂公受大將曹雄策率騎兵千人過其衝塞
黃河渡口遇叛賊丁廣等截殺之尋與大將兵合遂

擒鐇并錦廣等先是靈州遊擊仇鉞亦從賊與雄尚
文計約令內應乃成功事寧監軍中貴張永攘其功
不報嘉靖初守備階州番漢賊横甚公曰此不大懲
創莫止也乃以計擒殺四百五十餘名奪獲馬騾八
百餘匹頭金銀五千餘兩私茶五萬斤癸未御史劉
冲行過莊浪苦水灣遇伏虜五百餘騎公望見亟分
兵擁御史行而自以身引數騎反射殺虜虜奔去四
月追虜抵閤王溝既出塞虜益衆而公軍甫半至騎
皆恐公從容下馬解鞍令其騎前曰此不殊死戰以
報國顯功名若等寧能駢首就死虜地乎於是振臂

大呼督諸軍背崖以戰自午至酉所殺傷相當會麾
下丁杲軍來虜始退尚文被創甚丁酉八月公鎮山
西虜由偏關直趨岢嵐勢甚盛公迺身先士卒率二
子君佐君仁衝矢轉戰三百餘里梟我軍不用命者
一人遂大破之斬巨魁三人小酋四十餘級而子君
仁又舉放佛郎機擊殺巨虜一人虜救死扶傷奔哭
而北公父子亦被創甚　上聞而壯之甲辰九月吉
囊大舉犯大同公追至黑山殺其子滿罕歹斬首三
十餘級九月再至鳳凰山鐵裹門以步軍接戰斬首
七十餘級賊復奔哭去捷聞加左都督自是虜先起

營溪遁號將軍曰太師聞其名即縮頭咋舌無敢南
向牧馬者丁未八月虜復寇宣府號十萬都指揮董
暘江漢戰死之虜乘勝欲南奔公亟提兵馳至一鼓
而勝斬首百餘級生擒巨虜二人遂遏巨測之勢而
公亦左臂中箭創甚矣是舉也殺聲動天地軍士無
不飲血戰虜大遭衄邊人謂百數十年來所未有
又山西逆黨衛奉偕宗室充灼等齎冠袍表文劫虜
期以三路犯京師謀不軌入公偵知其事遂追至塞外
揄樹灣擒獲之奏聞擬封侯而相嵩素不悅公欲以
反坐賴　上明終莫能誣詔諭曰尚文剪除禍萌擒

縛逆黨消弭隱伏功出非常加太保廕子錦衣正千
戶　曾省吾敘功次

弼治上

宋文憲初見　高廟問以取天下大計公以不殺對
上甚喜俾受　太子經每詢治道公未嘗不以仁義
為言　行狀

洪武時甘露屢降　太祖問災祥之故宋文憲對曰
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祥不于祥于其仁是以春秋
書異不書祥為是故也　上嘗言古之帝王當晏安
之際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恰康即
神仙也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
僧集使移此心以求賢天下有不治乎　本傳

宋文憲嘗對　高祖曰天下以人心為本苟得人心
帑藏雖竭無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補於國耶
行狀

高祖詔丞相李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牛於其民者
官給之勿取其祖丞相退　上顧先生曰向所言當
乎善長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何能獨
富損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也　聖政記

王文忠禕時為漳州府判上疏曰自古帝王定天下
成大業者必祈天永命以為萬世無疆之計所以祈
之者在乎人君修德而已德既修則天眷自有不能

已者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寛大以爲政二者
君德之大端也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
之基漢室以寛大爲政故能成四百年之業夫人君
莫先於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上天以生物爲心故
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間
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
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
心息矣臣願　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待君以爲生
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戚以君民同一
體耳取之有節則民心遂而得其所今兩浙既平租

賦既廣科歛之當減猶有可議者臣願　陛下之順
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施於
政者自然廣大新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也　上
嘉納之此開國名臣第一疏也其言精鑿剴切洞達
理要雖周召之告君無以越此矣　通紀

成祖入正大統用蹇義爲吏部尚書時政令制度有
非洪武之舊者詔悉復之公從容爲言損益貴適時
宜間擧數事陳說本末　文皇以公忠實悉從其言
小人有譖公不忘建文者頼　上聖明不聽　楊文
貞撰墓志

洪熙元年四月初有進言太平之政者　上召蹇義
夏原吉楊榮及士奇以其章示之已而曰今朝無闕
政生民皆安蹇三人意皆云然惟士奇以爲尚未義
等對曰臣等觀　上即位以來詔書赦旨無非仁政
百姓無科歛之擾徭役之繁可謂治世士奇對曰臣
觀　陛下之恩澤已覃被天下但流徙尚未歸瘡痍
尚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人須更得二三年休息庶
幾人皆得所　上笑曰吾意非爲此也朕與諸卿相
與出自誠心去年各與繩愆糾繆圖書切望臣輔惟
士奇曾封五章已皆從所言末一章言周王求藥事

不曾從後亦悔之蹇三人皆無一言豈朝廷政果皆
無闕生民果皆安乎三人皆叩首有慙色既退復召
蹇義還諭曰爾與士奇吾監國舊輔原吉賢良皆吾
所倚任各與圖書自吾本心士奇懇言待人宜均亦
望與榮幼孜既與之後往聞榮有怨謗語義對曰榮
之不足于義者爲官品在臣等之次其他誹語臣實
未聞左右之譏惟　陛下愼察縱其或有亦望容之
久當自定　上曰吾亦不信此語但偶然及之以明
吾所任者爾二人耳事有未當皆須直言勿疑諱盖
上之求言懇切如此　三朝聖諭錄

劉三吾以茹瑺薦入侍　上與論治民之道公言南北風俗不同固有可以德化亦有當以威制又曰三代而上刑罰常簡本仁恕也三代而下刑罰常濫以嚴刻也　上曰善爲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誠如卿言　言行錄

楊文定爲司經洗馬一日　東宮問漢廷尉張釋之之賢溥對曰釋之誠不易得然世豈無其人但無文帝寬厚仁恕之君用之爾釋之固難得文帝亦難得也退采文帝關治道者編爲事類以進　皇太子嘉納之　古穰雜錄

宣宗諭楊文定曰朕卽位以來常念祖宗創業之難子孫守成之不易夙夜惓惓未嘗不敢忘今幸百姓粗安皆賴天地祖宗庇祐蓋亦羣臣勵翼之功朕恒自喜然自古國家禍亂每生於不虞朕未嘗不以爲憂溥對曰聖人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今聖心如此是以膺天眷福蒼生　上曰蒼海之大皆由江湖之助古之君臣更相戒飭克致太平號稱賢良若爲君不求資於臣爲臣不克輔其君欲其善治未之有也比來人臣多進諛詞殊厭之卿宜輔朕以善道對曰臣荷　聖恩敢忘報稱　上曰卿覽朕有過舉直言無隱卽爲報多矣溥曰自古直言非難受言爲難　陛下樂聞讜論臣敢不竭愚衷　琬琰錄

宣德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上召臣士奇至文華殿諭曰憶五年共爾南齋宮論寬恤事今兩閱歲矣民事又不有可恤者乎士奇對曰誠有之只五年官田減租額一事　聖恩已下　璽書已明民間已知戶部格而不行至今仍舊額追徵小民含冤不已　上怒曰戶部可罪也對曰此循習之弊永樂末年多如此往年高煦反以夏原吉爲奸臣之首誣指此事爲說　上怒少解曰今欲再下敕寬恤必舉此爲第一

事却於末增云中外該管官司不許故違　上又曰如再格不行朕必罪之不恕汝試言今日之事當寬恤者對曰事有當變通者不宜執故逃民一事其初本因賦役繁苛不得已爲偷生之計歷歲已久　朝廷雖已赦宥復業而家業盡喪非但歸無所資又有公私債負之擾勢不能歸所在官司又不能容則往往逃聚山林相結爲非積微至著蓋有可慮願得恩旨下所司凡逃民願歸鄉者令郡縣用心撫恤優免差徭不願歸者聽以所在附籍爲民官給空閒田廬處之免差役三年庶以安其危亦以彌患於未萌

上曰此事須行葢在彼在此皆　朝廷之民何須定遏之歸但得人安是矣士奇又言各處課程先因鈔法不通加倍其額徵納葢一時之權今鈔頗流通宜量減倍徵之額又言天下課程皆納鈔惟湖廣廣西浙江商税魚課舊例皆納銀民不勝弊請裁爲一例上笑曰此兩事皆須變通其課程納銀者悉改納鈔銀一兩折鈔一貫士奇又言田里小民之不安皆原於有司之貪汚暴虐請令風憲官考察奏罷　上曰然向使不罷劉觀風憲亦未得靖爾此言是但有司中有廉幹能興利除害者亦令具名來聞用憑奬擢

士奇又言方面郡守皆是要職吏部往往循資陞授不免愚良混進請令吏部自今方面郡守有闕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務取廉公端厚識體能爲國爲民者仍屬吏部審其所保果可用然後奏聞量授以官後犯贓罪併坐舉者又請令法司凡保舉授官以人有告其罪者必先取問干證明白然後奏聞請　旨提對庶幾不爲小人誣陷　上曰然若所舉得人須保全之庶不墮小人之計　上又曰更責吏部須愼選縣令士奇又言今軍民中豈無文學才行卓然出衆及有智謀才勇精於武畧者請令舉

臣詢察保舉選用　上曰進賢之路宜廣此皆應用若有拘於例者宜當開廣又言唐虞之世罰弗及嗣今極刑之家有賢子弟例不許進用　上曰舜殛鯀用禹聖人至公之心也又曰劉翀亦極刑家今不在近侍乎汝于　敕諭中明言極刑除犯謀反大逆其餘犯者其子弟有文學才學並聽舉用　上又曰此數事皆可書　敕頒下矣士奇進曰愚臣一人見聞不廣願更得一人同論此事庶幾可以推廣上澤上曰若多今人知卽　敕諭未下事已徧播於外矣士奇對曰大臣固有謹厚者　上曰胡濙謹厚汝與

通錄明旦進呈　上悅三月朔　璽書遂下三朝聖諭錄

宣德五年正月　上以四方屢有水旱欲下寬恤之令獨召士奇議之　上曰被災之處税糧自當免民間欠孳畜馬官責償甚急民苦之亦有所當恤凡爾所知者當悉爲朕言士奇曰百姓積欠薪芻官府但知督責而民不能輸官糧額重民困無聊多有委弃逃徙者當量與減除部府坐徵買辦諸物不問其地有無一槩取辦民費價十倍不能完惟當於產有處取之無者勿强也年來獄不清旱澇恐由於此宜戒飭所司敕用平恕務求實情四方工匠丁男皆徵集

京師役於公者無幾受私役者十六七身旣勞困而妻孥失顧未免怨嘆當命官察治丁多免其半单丁者免老病無丁者除其籍其本非匠誣引爲匠者察實除之今軍民苦漕運而倉廪無關防姦盜相繼恬不畏法宜命風憲官巡察　上稱善卽書敕明旦行之民大感悅　聖諭錄

天順五年　英廟言官軍一季俸闕銀十四萬兩何以處之李公賢對曰自古國家惟患冗食今官軍有增無減如人只生不死無處者矣自古軍功子孫一再犯法卽國除豈有犯法不革職者今不爲之所將

官多軍少民必大困不可不深慮　上曰然當徐爲之　內閣行實

英廟躬親萬機厭吉祥等干預密謂李賢曰爲之柰何賢曰惟獨斷可以革之又曰權不可下移人主能自攬則彼之勢自消　上曰然吾旦晚視朝退御文華殿大政事訪問大臣復省決章奏左右乃曰此何必一一親覽亦不可送與閣下看姦邪不忠如此賢對曰願　陛下持此不衰堅如金石可以爲堯舜之君矣　詞林記

英宗嘗論景泰不與大臣接言賢曰自古明君未嘗一日不與大臣商確治道所以天下常安先儒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於君德方有益又言朕自復位以來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每以此戒左右賢曰安樂不忘患難古昔聖賢之君存心正如此又以戒左右最善又善飲食隨分曾不揀擇衣服亦隨宜雖着布衣人不以爲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天下自然富庶前代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皆節儉是以當時海內富庶非其餘可及又曰朕於四書尚書嘗遍讀如二典三謨眞是格言賢曰誠如聖諭凡帝王修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爲政之事

皆在其中此時正宜玩味體而行之　英宗每爲首肯　哀談

英宗復位方勵精爲治因災變節御齋宮恭默思道用祈消彌李文達會六科乞詔在京衙門將秕政苛法所當改革及雍者悉奏舉行其不盡不實許言官劾奏　皇上猶當專慮澄心嚴恭寅畏靜存動察默感潛孚凡可以上當天心順而從之隱微冥漠一念轉移望深留意優詔褒答　通紀

吏部尚書王恕上條治疏曰正統以來每日止設一朝臣下進見說事不過片時　聖主雖聰明豈能盡

原缺